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子部

第一一九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魯新登字 07 號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子部一九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廣東精裝印務有限公司印製
787×1092 毫米　16 開本　58.25 印張
1995 年 9 月第 1 版　1995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00

ISBN 7－5333－0478－0

Z・27　子部定價：78300 圓

子部第一九册目次

子部・儒家類

學言二卷續一卷

〔清〕白胤謙撰

山西省圖書館藏清康熙刻本

性理會通七十卷續編四十二卷（三）

〔明〕鍾人傑撰

杭州大學圖書館藏明崇禎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性理會通七十卷續編四十二卷》提要

性理會通卷五十九

歷代一

唐虞三代

堯帝 帝堯陶唐氏伊祁姓帝嚳之子其[illegible]其智如神都于平陽以火德王孔子[illegible]哉堯之爲君也惟天爲大惟堯則之易繫辭曰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居位七十二年老倦于勤四岳舉舜攝行天子事又二十八年而崩

舜帝 帝舜有虞氏瞽瞍之子顓頊六世孫姚姓都于蒲阪以土德王重華協于帝堯故號曰重華濬哲文明溫恭允塞命九官誅四凶舉才子八元八凱四海咸戴其功子商均不肖舜薦禹于天使代巳位南巡崩于蒼梧之野在位六十一年而崩

程子曰得天理之正極人倫之至者堯舜之道也〇堯舜知他幾千年其心至今在〇泰山雖高矣絕頂之外無預乎山也唐虞事業自堯舜觀之亦猶一點浮雲過於太虛爾

龜山楊氏曰舜在側微堯舉而試之慎徽五典則五典克從納于百揆則百揆時敘賓于四門則四門穆穆以至以天下授之而不疑觀其所施設舜之所以爲舜其才其德可謂大矣宜非深山之中所能久處而爲舜者當堯未之知方且飯糗茹草若將終身若使今人有才氣者雖不得時其能自已其功名之心乎以此見人必能不爲然後能有爲

也非有爲之難其不爲猶難矣

禹 夏禹王姒姓顓頊之孫崇伯鯀之子治水有功受舜禪而有天下都安邑以金德王鑄九鼎以象九州會諸侯于塗山執玉帛來朝者萬國在位二十七年而崩

南軒張氏曰禹之有天下也無所與於已又曰禹之爲聖本由學而成皆其工夫至到者也

湯 商湯王姓子名履契之後爲夏方伯夏桀無道暴虐百姓湯聘伊尹爲相率諸侯伐桀放于南巢諸侯尊湯爲天子都于亳以水德王用建丑之月爲歲首在位十三年而崩

文王 周文王姬姓名昌王季之子爲殷西伯閎夭散宜生南宮适之徒來歸發政施仁賢者來歸自岐徙豐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日周之德其可謂至德也已矣享國五十年而崩

武王 文王子名發后稷十六世孫也見商紂無道拜太公望爲師率諸侯伐紂克之諸侯尊武王爲天子都于鎬以木德王用建子之月爲歲首在位七年而崩

程子曰聖人無過湯武反之也其始未必無過所謂如日月之食乃君子之過○或問高宗之於傅說文王之於太公知之素矣恐民之未信也故假夢卜以重其事曰然則是僞也聖人無僞 集覽高宗按史記商王武丁小乙之子恭默思道夢帝賚之以良弼得傅說爲相君臣道合政事循舉重譯來朝者六國殷道復興號爲高宗在位五十一年而崩

或問湯之伐桀也衆以爲我后不恤我衆舍我穡事而割正夏而湯告以必往是聖人之任者也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商是聖人之淸者也龜山楊氏曰非也湯之伐桀雖其衆有不悅之言憚勞而已若夏之人則不然曰時日曷喪予及汝偕亡故攸徂之民室家相慶簞食壺漿以迎王師湯雖欲不往不可得矣文王之時紂猶有天下三分之一民猶以爲君則文王安得而不事之至於武王而受罔有悛心賢人君子不爲所殺則或爲囚奴或去國紂之在天下爲一夫矣故武王誅之亦不得已也由此觀之湯非樂爲任而文王非樂爲淸也會逢其適而已

宣王 周宣王名靜厲王之子共和立之任賢使能王化大行周室中興在位四十六年而崩

華陽范氏曰昔周宣王任賢使能吉甫征伐於外而王之所與處者張仲孝友也夫使文武之臣征伐而左右前後得正良之士善其君心則讒言不至而忠謀見用此所以能成功也苟使憸邪之人從中制之則雖吉甫無以成其功宣王能復文武之業以致中興者內順制而外威嚴也 集覽按史記吉甫江陽人周宣王時爲大臣北伐玁狁有功詩人美之曰文武吉甫萬邦爲憲宣王伐淮夷吉甫以卿士兼內史掌策命[illegible]復文武之境土會諸侯于東都中興之功吉甫爲盛張仲孝友詩小雅六月篇諸侯在

矣張仲孝友注張仲吉甫之友也善父母曰孝善兄弟曰友

伊尹伊尹耕于有莘之野湯以幣三聘之遂幡然而起相湯伐夏故能以天下爲己任一夫不獲其所曰時予之辜又相太甲而放之使之處仁遷義卒成令主孟子稱其聖之任者也

傅說殷高宗恭默思道夢帝賚良弼以象求之說築傅巖之野惟肖遂立爲相焉

程子曰伊尹之耕于莘傅說之築于巖天下之事非一二而學之天下之賢才非人而知之也明其在我者而已

朱子曰伊尹是兩截人方其耕于莘野若將終身焉是一截人及湯三聘幡然而往便以天下之重爲

己任是一截人

總論

程子曰五帝公天下。故與賢三王家天下故與子。論善之盡則公而與賢不易之道也然賢人難得而爭奪興焉。故與子以定萬世是亦至公之法也〇堯與舜更無優劣及至湯武便別孟子言性之反之自古無人如此說只孟子分別出來便知得堯舜是生而知之湯武是學而能之文王之德則似堯舜禹之德則似湯武要之皆是聖人〇聖人無優劣堯舜之讓禹之功湯武之征伐伯夷之清柳下惠之任伊尹之任周公在上而道行孔子在下而道不行其道一也

張子曰稽衆舍己堯也與人爲善舜也聞善言則拜禹也用人惟己改過不吝湯也不聞亦式不諫亦入文王也皆虛其心以爲天下也

華陽范氏曰象日以殺舜爲事舜爲天子則封之管蔡啓商以叛周周公爲相也則誅之其迹不同其道一也舜知象之將殺己也故象憂亦憂象喜亦喜盡其誠以親之而已矣象得罪於舜故封之管蔡流言於國將危周公以間王室得罪於天下故

誅之非周公誅之天下之所當誅也周公豈得而私之哉後世如有王者不幸而有害兄之弟如象則當如舜封之是也不幸而有亂天下之兄如管蔡則當如周公誅之是也舜處其常周公處其變此聖人所以同歸于道也

五峰胡氏曰堯舜以天下與人而無人德我之望湯武有人之天下而無我取人之嫌是故天下無大事我不能大則以事爲大而處之也難矣

魯齋許氏曰五帝之禪三代之繼皆數然也其間如堯舜有子之不肖變也堯舜能通之以揖遜而不

能使己子之不朱均湯武遇君之無道變也湯武能通之以征伐而不能使夏商之無桀紂聖人遇變而通之亦惟達於自然之數一毫之己私無與也

春秋戰國

魯衛

程子曰蒯聵得罪於父不得復立輒亦不得背其父而不與共國委於所可立使不失先君之社稷而身從父則義矣

五峰胡氏曰欲撥亂興治者當正大綱知大綱然後

本可立而末可定大綱不知雖或善於條目有一時之功終必於大綱不正之處而生大亂然大綱無定體各隨其時事故魯莊之大綱在於復讐也衛國之大綱在於正名也讐不復名不正雖有仲尼之德亦不能聽魯衛之政矣〔集覽〕左傳桓十年公及文姜如齊齊侯通焉公謫之以告夏四月丙子享公使公子彭生乘公公薨于車魯人告于齊曰寡君畏君之威不敢寧居來修舊好禮成而不反無所歸咎惡於諸侯請以彭生除之齊人殺彭生魯人立世子同是為莊公文姜私于齊不敢歸衛國之大綱在于正名論語子路曰衛君待子而為政子將奚先子曰必也正名乎云云

管仲

或言使管仲而未死內變復六人何傷桓公之霸乎

程子曰管仲為國政之時齊侯之心未蠱也既蠱矣雖兩管仲將如之何未有蠱心於女色而能盡心於用賢也〔集覽〕史記齊桓公內嬖如夫人者六注謂長衛姬少衛姬鄭姬葛嬴密姬宋華子是也

涑水司馬氏曰孔子稱管仲之器小哉先儒以為管仲得君如此不勉之以王而僅止於霸此其所以為小也愚以為周天子存而管仲勉齊桓公以王是教之篡也此管仲所恥而不為孔子顧欲其為之邪夫大人者顧時不用則已用則必以禮樂正

天下使綱紀文章粲然有萬世之安豈直一時之功名而已邪管仲相桓公伯諸侯禹迹所及冠帶所加未能使之皆率職也而儼然自以為天下莫已若也朱紘而鏤簋反坫而三歸此其器豈不小哉楊氏曰大器其猶規矩準繩乎先自治而後治人斯言得之矣〔集覽〕禮記器篇管仲鏤簋朱紘注鏤簋有雕鏤之飾也紘冕之繫以組為之自頷下屈而上屬于兩旁之笄垂餘為纓天子朱諸侯青大夫士緇也

荀息 息春秋晉人獻公將為大夫請假道于虞以伐虢師還襲虞滅之息初輔奚齊奚齊見殺又立卓子輔之卓子亦見殺息遂死焉奚齊獻公次子驪姬所生者

涑水司馬氏曰晉獻公使荀息傅奚齊荀息曰臣竭

其股肱之力不濟則以死繼之及里克殺奚齊荀
息死之君子曰詩所謂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
之玷不可爲也荀息有焉杜元凱以爲荀息有此
詩人重言之義以愚觀之元凱失左氏之意多矣
彼生與君言死而背之者是小人穿窬之行君子
所不議也夫立嫡以長正也獻公溺於嬖寵廢長
立少荀息爲國正卿君所倚信不能明白禮義以
格君心之非而遽以死許之是則荀息之言玷於
獻公未沒之前而不可救於已沒之後也然則左
氏之志所以貶荀息而非所以爲褒也〔集覽〕按史記克晉人

獻公時爲大夫公使太子申生伐東山皐落氏克諫曰太子奉祭祀社稷之粢盛以朝夕視君膳者也故曰冢子帥師非太子之事也

狐偃　偃晉人突之子文公爲太子時出亡在外偃與兄犯從之十九年比文公定王室宜信諸侯而霸天下大抵多偃謀也

趙衰　衰晉人夙之孫有深智遠謀重耳安于齊與舅犯謀適楚勸受楚客禮適秦脩公子禮既歸勸入定襄王命爲卿以讓欒枝文公反國及霸多出其謀焉

西山眞氏曰狐偃趙衰晉文公以父師事之者也從
亡十有九年其所以輔翼扶持者不遺餘力矣然
聖賢修身治國之道二子蓋未嘗講也故其始霸
也講王者之隧闡天子之邑勤天王之狩使二子

嘗從事於格心之學素以義禮迪其君詎至於是
哉以行事攷之惟用人一節頗得古人推賢遜能
之意其餘則皆孔門之所羞言者也然自二人而
觀則子餘之言論風旨又非舅犯所及

趙文子　趙武晉人衰曾孫父朔爲屠岸賈所殺朔妻成公姊遺腹生武賈索之急賴程嬰杵臼以免後立爲卿相悼公蒲諸侯之盟而重其禮諸侯以是睦於晉卒謚曰文

東萊呂氏曰趙文子其中退然如不勝衣其言吶吶
然如不出諸其口及宋之盟談笑當衷甲之變神
閑氣定而不亂晏子長不滿六尺及崔慶之盟白
刃在前毅然賁育不能奪益其怯者血氣也其勇

者義也〔集覽〕衷甲貫甲于衣之內也左傳子木衷甲以禍人及崔慶之盟齊世家崔杼殺莊公立景公以崔杼慶封爲相與國人盟晏子不抄其辭不肯盟○王劭李曰孟賁齊之勇士能生拔牛角秦武王好多力士賁往歸之○夏育秦之力士移公用之爲將以伐西戎國風披靡

西山眞氏曰趙文子之賢出於天資而未嘗輔之學
故志不能帥氣年未及耄而偷惰形焉其視畢公
弼四世而克勤小物衛武過九十而以禮自防何
相去之遠耶此無他有理義以養其心則雖老而
神明不衰苟爲不然則昏於豢養敗於戕賊未老
而已然矣有志之士可不戒諸〔集覽〕畢公弼四世而克勤小物書畢命篇畢公盛德克勤小物弼亮四世注言畢公旣有盛德又能勤于細行輔道四世衛武过九十而

以孔自防按國語衛武公年九十有五而猶箴儆于國曰自卿以下至于師長士苟在朝者無謂我老耄而舍我必恪恭于朝以告戒我遂作懿戒之詩以自警而賓之初筵亦武公悔過之作則其有文章而能聽規諫以孔自防也可知矣

子產國僑字子產鄭作封洫不毀鄉校制參辟鑄刑書上下有服都鄙有章孔子過鄭聞與之厚及卒泣曰古之遺愛也

或問子產相鄭鑄刑書作丘賦時人不以爲然是他不達爲國以禮底道理待恃法制以爲國故鄭國日以衰削朱子曰是他力量只到得這裏觀他與韓宣子相爭時似守得定及到伯有子晳之徒撓他時則度其可治者治之若治他不得便只含糊

過亦然當時列國世卿每國須有三兩族强大根株盤伏勢力相依倚卒急動他不得不比如今大臣才被人論便可逐去故當時自有一般議論如韓獻子分謗之說只是要大家含糊過不要見得我是你不是又如魯以相忍爲國意思都如此後來張文潛深取之故其所著雖連篇累牘不過只是這一意〔集覽〕國語鄭鑄刑書士文伯曰鄭其火乎火未出而作火火出而象之作丘賦國語鄭子產作丘賦國人謗之曰其父死于路已爲蠆尾以令爲國國將若之何丘十六井當出戎馬一疋牛三頭故子產別賦其田如魯之田賦謂其父子國爲尉氏所殺今重賦毒害百姓韓宣子按史記宣子韓獻子之子晉頃公時與趙魏共分祁氏羊舌氏十縣之地定公時與趙簡子侵伐中行氏由是封疆日蹙韓獻子分謗左傳成公二年晉師伐齊及衛地韓獻子爲司馬將斬人郤獻子克馳將救之至則已斬之矣郤子使速以徇告其僕曰吾以分謗也

西山眞氏曰鄭子產以鄭簡公十二年爲卿明年得政簡公在位三十六年乃卒又歷事定公獻公聲公合凡四十餘年方其始也內則有諸大夫之爭權互相誅殺外則晉楚之兵無歲不至城下國之危且弱幾不可爲矣子產於此從容周幹皆有次第其於內也務息諸大夫之爭而去其猶不可令者然根之難拔者不輕動以激其變惡之既稔者不緩治以失其機有勸懲之公而無忿疾之過故

自子南逐子晳死豪宗大姓弭然聽順無復有梗其政者其於外也事大國以禮而不苟狗其求故終其身免於諸侯之討而鄭能以弱爲强考其所爲惟作丘賦鑄刑書見譏當世自餘鮮不合於理者然大人格心之業則未之聞焉豈其所事四公皆凡庸之主不足與有進耶不然何其無有以一善著者至於用人各以所長蓋得聖門所謂器使之道春秋卿大夫未有能及之者後之以權衡人物爲職者當觀法焉〔集覽〕按通要簡公僖公之子元年諸公子謀欲誅相子駟子駟覺之反盡誅諸公子三年子駟欲自立爲君公子孔使尉止殺子駟而代之子孔又欲自立子

產止之。于是子孔從之而相鄭十二年公怒子孔專國權誅之而以子產爲卿十九年簡公如晉請衛君還而封子產以六邑子產讓受其三邑二十二年吳季札使鄭見子產如舊交二十三年諸公子爭寵相殺又欲殺子產公子或諫曰子產仁人鄭所以存者子產也勿殺乃止

商鞅 公孫鞅衛人因景監入見秦孝公說以彊國之術公大說以爲左庶長乃定變法之令法既具中庶欲令從不示信罰不畏強大賞不私規成在秦二十四年卒使道不拾遺山无賊盜民勇于公戰怯於私闘鄉邑大治列侯就封於商於十五邑號曰商君無何孝公薨惠文王立或以反告車裂以徇

或問商鞅說孝公帝王道不從乃說以霸道鞅亦不曉帝王道但是先將此說在前者渠知孝公決不能從且恁地說庶可以堅後面霸道之說耳朱子曰鞅又如何理會得帝王之道但是大拍頭去揮那孝公耳他知孝公是行不得他恁地說只是欲人知道我無所不曉○問開阡陌曰阡陌便是井田陌百也阡千也東西曰阡南北曰陌或問南北曰阡東西曰陌未知孰是但却是一箇橫一箇直且如百夫有遂遂上有涂這便是陌若十箇涂恁地直在橫頭又作一箇大溝謂之洫洫上有路這便是阡阡陌只是疆界自阡陌之外有空地則只恁地閑在那裏所以先王要如此者也只是要正其疆界怕人相侵互而今商鞅却開破了遇可做

田處便墾作田更不要恁地齊整這開字非開創之開乃開闢之開也

或問商君初變法秦民不悅言不便者以千數令行之後秦道不拾遺鄉邑大治秦民後來言令便潛室陳氏曰始言不便猶是三代直道之民終復言便則戰國刑戮之民矣不下毒手如何得他合曰當看商鞅行法始末○問秦謫戍法先發吏有謫籍及贅婿賈人又父母有市籍者所以重困商賈何故曰秦自商君立法欲民務農力戰故重耕戰之賞以商賈務末不能耕戰故重爲謫罰以抑之所以立致富彊

樂毅 毅靈壽人樂羊之後自魏適燕燕昭王以爲亞卿伐齊下七十餘城封昌國君後齊趙封望諸君漢高帝特求毅後得其孫樂叔封之樂鄉日華成君

孫臏 臏生阿鄄之間孫武之後與龐涓俱學兵法涓爲魏將疾臏之能以計斷其足齊使載歸威王以爲師魏攻齊臏用減竈法搆魏國度涓夜至馬陵白書大樹涓果至見白書讀未畢萬弩齊發涓即死自剄臏由是名顯天下

或問樂毅伐齊文中子以爲善藏其用東坡則責其不合妄效王者事業以取敗二說孰是朱子曰這只是他每愛去立說後都不去考教子細這箇是那田單會守後不奈他何當時樂毅自是兼秦魏

之師又因人怨湣王之暴故一旦下齊七十餘城及既殺了湣王則人心自是休了他又怕那三國來分他底連忙發遣了他以燕之力量也只做得恁地更是那田單也忠義盡死節守那土城樂毅不是不要取他也煞費氣力被他善守後不奈他何樂毅也只是戰國之士又何嘗是王者之師他當時也恣意去鹵掠政如孟子所謂毀其宗廟遷其重器不過如此舉措他當時那鼎也去扛得來他豈是不要他底但是田單與他皆會兩箇相遇智勇相角至相持三年便是樂毅也煞費氣力但

取不得及騎劫用則是大段無能後被田單使一箇小術數子便乘勢殺將去便是國不可以無人如齊但有一田單盡死節恁地守便不奈他何○樂毅莒即墨之圍乃用師之道適當如此用速不得又齊湣王人多叛之及死而其子立于莒則人復惜之不忍盡亡其國即墨又有田單故下之難使毅得盡其策必不失之

或問孫臏料龐涓暮當至馬陵如何料得如此好沈僩曰使其不燭火看白書則如之何曰臏料龐涓是箇絮底人必看無疑此有三様上智底人他曉得必不看下智欲底人亦必不看中智底人必看看則墮其機矣嘗思古今智士之謀略詭譎固不可及然記之者能如此曲折書之而不失其意則其智亦不可及矣

毛遂 遂乃平原君勝門下客也周赧王時秦攻趙王使勝求救于楚擇門下客有文武備具者二十人與俱得十九人遂自薦勝曰士處世若錐處囊中其末立見今先生處門下三年未有聞遂曰若遂得處囊中乃穎脫而出非特末見而已平原君乃以備數十九人目視之至楚定從不決遂按劒歷階曰從之利害兩言而決耳今日出而言日中不決何也楚王怒叱曰胡不下吾與爾君言汝何爲者曰王叱遂以楚國之衆也今十步之内不得恃楚衆也王之命縣于遂手以楚彊天下莫能當白起小豎子耳一戰舉鄢郢再戰燒夷

陵三戰辱王之先人此百世之怨趙之所羞合從爲楚非爲趙也王曰唯唯誠若先生之言謹奉社稷以從遂曰取雞狗馬之血來捧銅盤跪進曰王當歃血而定從次者吾君次者遂左手持盤右手招十九人歃血于堂下曰公等碌碌所謂因人成事者也平原君定從歸曰毛先生一至楚使趙重于九鼎大呂以遂爲上客

趙括 括趙人馬服君奢之子少學兵法以天下莫能當之周赧王時秦攻趙趙使廉頗軍長平堅壁不出秦行千金爲反間曰秦獨畏括爲將耳趙王信之任括爲將及行其母上書言括徒能讀父書傳耳不知合變若使爲將必敗趙王不聽使括爲將果爲秦將白起所射殺卒四十萬皆降坑于長平

魯仲連 仲連齊人嘗遊趙秦圍趙急魏遣新垣衍說趙請帝秦仲連見衍極論帝秦之害秦軍聞之遂解于是平原君以千金爲壽仲連卻之而去後田單問策于仲連遂下聊

城齊王欲爵之仲連不受逃于海上曰與其富貴而詘于人寧貧賤而輕世肆志焉

潛室陳氏曰毛遂上不數於其主下不齒於其徒而卒能奮身決起著名楚趙苟非見棄於人安能以有激乎吾觀戰國游士所以策名當時致身將相快平生之憤酬夙昔之願往往皆因所激而能致之蘇秦之相六國其家激之也張儀之相秦其友激之也范雎談笑而取秦柄其讐激之也故善用人者於其淩厲頓挫之時而乘其感慨奮激之氣則雖尋常之人皆能以自效於尺寸如其習安於豢養之餘而生平之意願已足則雖奇人節士亦或無以自見也〔集覽〕蘇秦初出遊困而歸妻不下机嫂不爲炊既而爲約長并相六國行過洛陽車騎輜重擬于王者兄弟妻嫂側目不敢仰視秦笑曰何前倨而後恭也嫂曰見季子位高金多耳秦歎曰此一人之身富貴則親戚畏懼之貧窮則輕賤之況衆人乎使我有洛陽負郭田二頃豈能佩六國相印乎張儀之相秦其友激之本傳張儀與蘇秦同師及秦爲約長時乃先達儀侯之數日乃見坐于堂下食以僕妾之餐告舍人曰儀才吾不及恐以小利忘未遂故辱之儀怒入秦蘇秦使舍人齎金帛車馬陰給助之卒相秦也范雎談笑而取秦柄其仇激之本傳范雎魏人嘗從須賈使齊齊王聞其辯口賜之金賈歸告魏相齊齊怒繫雎幾死置廁中溺之後因得出更姓名曰張祿入秦秦昭王以爲客卿聘魏冉用事雖逐王蘇之而代爲丞相號應侯他日須賈聘秦雎微服見之賈曰范叔固無恙一寒如此哉取綈袍贈之遂爲賈御至相府雎先入不出門下以實告賈乃膝行謝罪雎曰汝得不死者以綈袍戀戀尚有故人之意爾乃大供具請諸侯坐堂上以莝豆

馬食之

趙括虛張無實言大而才疏其父母知之趙廷之臣知之而敵國之人亦知之獨其君不之知者蓋當是時應侯行千金於趙以爲反間是必左右近臣陰受秦賂相與蒙蔽主知故其君不悟至此人多以名用人失之趙括不知括之在趙未嘗以名聞也使括而以名聞於趙則秦當忌之矣而胡爲利括之爲將也是括虛張疏謬之實已久聞於鄰國其主不知之耳○問趙長平之敗曰長平之敗豈不哀哉此不惟一趙括爲之兵端一開平原君實爲之也蓋當是時秦嘗有事於魏韓而馮亭欲嫁禍於鄰國故以上黨自歸於趙夫秦拔野王而上黨路絕是上黨之在韓也有已亡之形而秦有垂得之勢今韓以空名歸趙實欲嫁秦兵於趙此蓋馮亭狙詐之術耳夫秦日夜勞心苦力以蠶食於韓今上黨有垂得之勢而趙乃欲安坐而利之則雖彊大不能得之弱小而弱小顧能得之彊大乎且無故之獲有道之所深憂也非望之福哲人之所甚禍也乎原不見天下之大勢暗於狙詐之術棄龜鑑之名言而自速危亡之禍則長平之敗豈

獨趙括爲之哉〔蒙覽〕按史記趙勝趙公子最賢喜得士食客數千人相惠文王及孝成王秦圍趙邯鄲畫散家之所有以享士得死士三千人卻秦軍觀平原君與齊孟嘗楚春申魏信陵覽四豪馮亭史記亭與國韓上党守時秦白起伐韓拔野王上黨路絕亭與其民謀曰鄭道已絕不如歸趙趙受秦兵必親韓韓趙爲一則可以當秦矣卒歸趙事在周赧王十三年秦拔野王拔一統志野王縣名本漢所置今爲河內縣即懷慶府治所乃屬爲狙詐之術楊子問道篇曰狙詐之家注狙猾莊子狙公朝三暮四以智籠衆狙即狙詐之家也言兵法權謀家流用此巧詐之計也吞食於韓蘇秦傳秦人吞食于東注秦并六國如蠶食桑葉然必自近以及遠也

魯仲連亦戰國策士耳而奇氣踈節憤激陳義有非策士所能及者鷹隼高飛于雲漢虎豹長嘯於山林其頡頏飛騰之氣豈人之所能近哉一旦受人

之羈縶而豢養於籠圍之中則與雞犬何異何者惟其有所欲故也戰國游士大抵不勝其利欲之私心擔簦而往鼓篋而遊夫孰非有富貴之心者故一受人之羈縻耳人之豢養則雖有奇氣踈節將無所用之而俛首帖尾碌碌人下者往往如是也尚何望其憤激陳義哉仲連惟不見其所欲故不受人之羈縻不耳人之豢養是以高飛長嘯而足以頡頏於一世雖未必爲天下士而人固以天下士奇之矣

藺相如相如趙城人初仕趙爲舍人時趙有良璧秦請易以十五城相如奉璧入秦秦負約相如乃完璧歸趙及秦王與趙王會澠池秦王令趙王鼓瑟相如亦請秦王擊缶秦終不能勝趙以功拜爲上卿

龜山楊氏曰周室之季天下分裂爲戰國游談之士出於其間各挾術以干時君視其喜怒悲懼而捭闔之徼名射利固無足道者間有感憤激昂以就一時之功其材力有足過人而鮮克自重其身者何多耶予讀藺相如傳未嘗不壯其爲人而惜其如此也夫秦籍累世之資肆虎狼之暴搏噬天下有并吞諸侯之心非可與禮義接而論曲直也相如區區掉三寸舌入睚眦不測之秦卒能以完璧

歸亦足壯哉然當其捧璧睨柱示以必死蓋亦磨虎牙矣夫死非難死不失義不傷勇君子所難也且秦趙之不敵蓋雌雄之國也身之存亡非特一璧之重而社稷安危之機亦不在夫璧之存亡也然則趙之有璧存可也亡可也初相如捧璧入秦趙之君臣計議非有親秦之心特迫其威強耳夫以小事大古之人有以皮幣犬馬珠玉而不得免者至棄國而逃况一璧乎雖與之可也相如計不出此乃以孤單之使逞螳怒之威抗臂秦庭當車轍之勢其危如一髮引千鈞豈不殆哉當是時使

秦知趙璧終不可得而欲徼幸不死難矣若是則尚安得爲不失義不傷勇乎不三數年趙卒有殺軍陷城之禍者徒以璧爲之祟也然則全璧歸趙何益哉至於澠池之會則其危又甚矣方趙王之西也廉頗約以一月不返則立太子以絶秦望則是行也非有萬全之計雖無往可也傳曰智者慮義者行仁者守然後可以會三者一闕焉則危事矣挾萬乘之君蹈危事非得計也相如爲趙卿相其智勇不足重趙使秦不敢惴焉乃欲以頸血濺之豈孔子所謂暴虎馮河死而無悔者與。嗚呼周

道衰士無中行久矣區區戰國之際尚足追議其失哉予於相如惜其雄傑俊偉於戰國士有足稱者而其失如此故特爲之論著云〔集覽〕莊子天地篇猶螳怒臂以當車轍必不勝任矣

或曰藺相如其始能勇於制秦其終能和以待廉頗可謂賢矣以某觀之使相如能以待頗之術待秦乃爲善謀蓋柔乃能制剛弱乃能制强今乃欲以匹夫之勇恃區區之趙而鬬强秦若秦奮其虎狠之威將何以處之今能使秦不加兵者特幸而成事耳朱子曰子由有一段說大段取他說他不是

戰國之士此說也太過其實他只是戰國之士纔山亦有一說大槩與公說相似說相如不合要與秦爭那璧要之恁地說也不得和氏璧也是趙國相傳以此爲寶若當時縣然被人將去則國勢也解不振古人傳國皆以寶玉之屬爲重若子孫不能謹守便是不孝當時秦也是强但相如也是料得秦不敢殺他後方恁地做若其他人則是怕秦殺了便不敢去如藺相如豈是孟浪恁地做他須是料度得那秦過了戰國時如此等也多黃歇取楚太子也是如此當時被他取了秦也不曾做聲

只恁休了〔集覽〕卞和春秋時楚人嘗於荊山得玉璞獻之厲王以爲詐刖其左足武王即位復獻之又以爲詐刖其右足及文王即位乃抱璞泣王使人問之曰臣非悲刖悲寶玉而視之以石眞士而名之以詐所以悲也王使玉人琢之果得玉封零陵侯不就黃歇相楚太子通鑑周赧王五十二年楚頃襄王疾病黃歇侍太子質于秦應侯闕之言王曰楚王疾恐不起秦若歸其太子則是親與國而得儲萬乘也不歸則咸陽布衣耳楚更立君必不事秦應侯以告王王曰令太子傅先往問疾反而後圖之歇與太子謀曰王疾病而陽文君之子二人在中王若卒大命陽文君之子必立爲後太子不得奉宗廟焉乃致太子變服爲楚使者御以出關而自爲守舍謝病度已遠乃自言請死王怒欲殺之應侯曰歇出身以衛其主太子立必用歇不如歸之以親楚王從之歇至三月而楚王楚太子即位是爲考烈王以歇爲相封爲春申君

廉頗〔頗趙人惠文王時將兵伐齊大破之取晉陽爲上卿以勇氣聞於諸侯故强秦不敢

加兵于趙

蘇秦

張儀（儀晉人張老之後世居河東始嘗與蘇秦俱學鬼谷子之術後相秦惠言所計從及蘇秦死後遂破從約說六國事秦歸報未至而惠王卒武王立不悅儀儀乃脫身相魏）

東萊呂氏曰趙使武襄君樂乘代廉頗頗怒攻武襄君廉頗出犇魏以是推之則向者肉袒負荊之悔特感相如之義而非眞悔也悔不發於己而發於人烏可久邪（集覽通鑑戰國丙辰年趙孝成王卒悼襄王立使樂乘代廉頗頗怒攻之遂出奔魏魏不能用趙師數困王復思之使視頗尚可用否頗之仇郭開多與使者金令毀之頗見使者一飯斗米肉十斤被甲上馬以示可用使者還報曰廉將軍老尚善飯然與臣坐頃之三遺矢矣王遂不召楚人迎之頗一爲楚將無功曰我思用趙人遂卒于楚）

蘇秦約從說齊王曰夫韓魏所以畏秦者爲其與秦接境壤也韓魏戰而勝秦則兵半折四境不守戰而不勝國已危亡故韓魏所以重與秦戰而輕爲之臣也吾不知蘇秦之說韓魏敢出此語乎此蘇秦之所以爲蘇秦也

蘇秦張儀同門友也蘇秦將止秦兵不以情而遣儀乃以術而激儀何邪蓋平昔師友之間未嘗用情故臨事不可以情告也

屈原（原名平楚武王子瑕後采食于屈因氏焉仕楚懷王爲三閭大夫掌王族三姓）

朱子曰屈原之心其爲忠清潔白固無待於辯論而自顯若其爲行之不能無過則亦非區區辯說所能全故君子之於人取其大節之純全而畧其細行之不能無弊則雖三人猶必有師者況如屈子乃千載而一人哉孔子曰人之過也各於其黨觀過斯知仁矣此觀人之法也夫屈原之忠忠而過者也屈原之過過於忠者也故論其大節則其他可以一切置之不問論其細行而必其合於聖賢之矩度則吾固已言其不能皆合於中庸矣尚何說哉

范雎（雎魏人游說諸侯欲事魏家貧無以自資而先事魏中大夫須賈爲賈所譖魏相攻殺之得脫身入秦爲相封應侯）

涑水司馬氏曰穰侯相秦秦益强宰制諸侯如嚴主之役僕夫左右前後無不如志此穰侯之功也范雎非能爲秦忠謀亦非有怨於穰侯也欲行其說而穰侯適妨其路故控其喉拊其背而奪之位秦王視聽之不明遂至於遷逐母弟況穰侯何有哉穰侯雖擅權未至如雎之所言孔子惡夫佞者豈以此夫（集覽通鑑穰侯魏冉楚人秦武王後芈氏異母弟也武王時任職用事及武王薨迎立其

甥稷是爲昭襄王拜爲相魏而爲丞
相封穰侯因遂專國政諸侯畏之

總論

庸齋許氏曰春秋上下二百餘年其間人材有一節一行之可稱者固難以指而數若夫宏碩之器明敏之識端實之行正大之議論未嘗不相望于世今試舉其材美之著者言之如齊之鮑叔管仲晉之舅犯先軫郤克趙衰宋之華元楚之子文蔿賈秦之百里奚鄭之子產吳之季札此十數輩者皆足以尊主而庇民皆足以捍災而制變皆足以繼絕世而興治平若較之三代王佐之才固未可同

日語若求之漢唐全盛之際未見有出其右者然考諸人之事業其大者僅能輔其君以主夏盟餘皆保全境內幸免社稷之變遷而已遂使後之議者謂其規模淺狹皆無能用於天下而止足以用一國斯言也果足以病諸人乎愚竊以爲春秋之時吾道與元氣會合者皆支離於光岳之分裂天綱地維一墜而難振民彝國政一壞而難修事物統類一紛亂而未易以整齊當是之時陰陽氣運之厄方有以成吾道之厄雖有偉人特起欲以天下爲己任吾知其材力無所施（集覽鮑叔牙齊人敬叔之子世爲秦卿進管仲于桓公以身下之天下不多管仲之賢而多鮑叔能知人也子孫世祿于齊有封邑者十餘世〇郤克晉人缺之子景公時使克于齊齊頃公母從樓上觀而笑之克怒歸至河上曰不報齊者河伯視之言執政又伐齊齊使太子彊爲質莫罷既而又使克欒書韓厥以兵車八百乘與魯衛共伐齊齊因頃公克走晉追北齊獻寶器求平不听必得蕭同叔子爲質齊使曰蕭同叔子頃公母頃公母猶晉公母奈何必得之不義請復戰晉乃許平〇宋文公四年鄭伐宋宋使華元將元人將戰殺羊以食士其御羊羹不及故怨馳入鄭軍元敗績文公因之楚之子文楚一統志子文姓鬭名穀於菟春秋楚人仕楚爲令尹三仕三已無喜慍色舊令尹之政必告新令尹孔子稱之曰忠矣百里奚宛人事虞公七年而無所遇知其將亡不諫而先去之秦困于牛口之下秦穆公聞其賢以五羊贖之授以國政秦日强盛號曰五羖大夫）

秦

始皇（始皇名政莊襄王之子實呂不韋之遺腹子也九十六年始滅六國初并天下更號皇帝以水德王十月爲歲首變三代之制分天下爲三十六郡惡儒生以古非今燒詩書百家語坑諸生四百六十餘人在位三十七年居帝位十有二年東巡狩崩于沙丘）

或云秦始皇用王翦將兵伐楚翦請田宅甚衆或者非之翦曰王怚中而不信人今空國中之甲士盡以委我儻不多請田宅爲子孫業則王疑我矣范陽張氏曰君臣至於此衰世之風也君不信其臣故以術而御其臣臣不信其君故以術而防其君君臣上下無非以術相與欲其終始無間難矣然當此時三綱五常既已淪斁使秦皇不疑其臣則

臣下必移其權使王翦不防其君則後日必被其禍君臣之風喪至此天下可知矣（集覽）按史記翦頻陽人將兵六十萬虜楚王負芻以其地置楚郡用兵與白起齊名王恒中而不信人王翦傳註徐廣曰恒一作粗通鑑釋文曰恒通作粗必不精也

或問自秦始皇變法之後後世人君皆不能易之何也朱子曰秦之法盡是尊君卑臣之事所以後世不肯變且如三皇稱皇五帝稱帝三王稱王秦則兼皇帝之號只此一事後世如何肯變又問賈生仁義攻守之說恐秦如此亦難以仁義守之曰他若延得數十年亦可扶持整頓只是犯衆怒多下面逼得來緊所以不旋踵而亡如三皇五帝三王以來皆以封建治天下秦一切掃除不留種子秦視六國之君如坑嬰兒今年捉一人明年捉兩人絕滅都盡所以犯天下衆怒當時但聞秦字不問智愚男女盡要起而亡之陳涉便做陳王張耳便做趙王更阻遏他不住漢高祖自小路入秦由今襄陽金商藍田入關項羽自河北大路入關及項羽盡殺秦人想得秦人亦悔不且留取子嬰在也

茅焦 焦齊人秦嫪毐之亂始皇遷太后于雍下令門敢諫者死諫而死者二十七人齊客茅焦最后諫言甚切直始皇帝母子復合如初

陳勝 勝陽城人嘗與人傭耕曰苟富貴无相忘傭者笑曰若爲傭耕何富貴也勝曰燕雀安知鴻鵠之志哉遂起兵蘄陽二世元年七月與吳廣詐稱公子扶蘇號大楚勝自立爲楚王廣爲假王遣將伐秦秦遣將軍章邯拒之廣爲裨將田臧所殺勝之御莊賈殺勝以降秦

潛室陳氏曰秦遷太后於離宮諫死者二十七人而後來之輸忠者猶未已夫秦無道極矣而在廷何多直節臣也且其諫者非必皆社稷之臣皆貴戚之卿也非必皆析秦之圭皆儋秦之爵也又非必皆秦之所産皆直言之士也而爲是奮死而不顧蓋生乎戰國之世無一而非口舌之士仕於危亡之朝無一而非口舌之功故常喜出於波濤洶湧之間游人之所不能泳與濟俱没與汨俱出而幸不死焉是其所以爲工耳若夫潢汙行潦弱翁稚子可褰裳而濟彼豈以是而動其心哉此所以積尸秦庭而後來者愈出而愈奇也雖然亦危矣遂驪龍之頷下而取其珠料虎口而奪之食若茅焦者亦幸矣（集覽）世說河上翁家貧緯蕭而食其子没川得千金之珠翁曰珠在驪龍頷下子遇其睡也使其寤子當爲虀料虎口而奪之食莊子盜跖篇孔子曰疾走料虎頭編虎鬚幾不脱虎口哉

陳涉之王也其事至微淺然縉紳先生抱祭器而

往歸之張耳陳餘房君之徒又皆以興王之業說之舊史按其行事謂其不幸如是而致敗設不如是其事當復如何耶至其再三致意也猶曰其所置王侯將相竟足以亡秦且涉所置王侯將相微矣而史誇之若曰夫涉起謫戍而首事志在免死而已其大要不過偷一時之欲其用軍行師未嘗有一日之規徒不勝其憤憤之心決一旦之死爲天下首事蠡未知烏止誰屋也在天下後世正不當以興王之事責之舊史猶復云云至今尚論涉事者猶憤其孰得而孰失也吁亦悲矣天下苦秦之禍故家遺俗豪人俠士袞氣略盡乃其所不虞之戍卒猶能爲天下而首事雖其人物卑陋事至微淺而古今猶幸之蓋積萬年之憾而發憤於陳王猶曰此秦民之湯武耳〔集覽〕張耳大梁人嘗亡命游外黄後從漢高帝定天下以功封趙王〇陳餘大梁人好儒術與張耳爲刎頸交秦滅魏購求耳餘兩人變姓名俱之陳爲里監門後從陳勝起兵餘立爲代王烏止誰屋詩瞻烏爰止于誰之屋

總論

五峯胡氏曰一氣太息震蕩無垠海宇變動山勃川湮人消物盡舊迹亡滅是所以爲鴻荒之世與氣復而滋萬物化生日以益衆不有以道之則亂不有以齊之則爭敦倫理所以道之也飭封井所以齊之也封井不先定則倫理不可得而敦堯爲天子憂之而命舜舜爲宰臣不能獨任憂之而命禹禹周視海內奔走八年辯土田肥瘠之等而定之立井牧多寡之制而授之定公侯伯子男之封而建之然後五典可敷而兆民治矣此夏后氏之所以王天下也後王才不出庶物大侵小强侵弱智詐愚禹之制浸隳浸紊以至于桀天下大亂而成湯正之明其等申其制正其封以復大禹之舊而人紀修矣此殷之所以亡天下也後王才不出庶物大侵小强吞弱智詐愚湯之制浸隳浸壞以王于紂天下大亂而周武王征之明其等申其制正其封以復成湯之舊而五教可行矣此周之所以王天下也後王才不出庶物大吞小强侵弱智詐愚武王之制浸隳浸亂先變於齊後變於魯大壞於秦而仁覆天下之政亡矣仁政既亡有天下者漢唐之盛其不王人也非天也其後亡天也非人也噫孰謂而今而後無繼三王之才者乎病在世儒不知王政之本議三王之有天下不以其道而反以亡秦爲可法也

或問關中形勝周用以興到得後來秦又用以興朱子曰此亦在人做當春秋時秦亦爲齊晉所軋不得伸到戰國時六國又皆以夷狄擯之使不能與中國會盟及孝公因此發憤致得商鞅而用之遂以强大後來又得惠文武昭襄皆是會做底故相繼做起來若其間有一二君昏庸則依舊做壞了以此見得形勝也須是要人相副因言昭王因范雎傾穰侯之故却盡收得許多權柄秦遂益强豈不是會（集覽）秦惠文王孝公子以周顯王三十[illegible]年即位蒙已成之業諸侯來朝天子賀致文武胙一戰勝魏魏納地至再五國之師會盟攻秦秦出兵迎敵五國敗走于是滅蜀伐趙伐韓伐

楚凡斬首二十五萬二千在位二十七年〇武王名蕩惠文王子以周赧王五年即位韓魏齊楚趙皆賓從初置丞相甘茂拔韓宜陽斬首六萬王有力好戲力士任鄙烏獲孟說皆至大官王與說舉鼎絕脈而死國人族說在位四年〇昭襄王名稷武王異母弟以周赧王九年即位伐楚伐韓伐魏伐齊伐趙伐燕凡斬首七虜坑殺沈死一百五十四萬六千遂并西周而赧王亡矣在位五十六年〇胡亥按通鑑秦二世胡亥始皇少子始皇之崩李斯趙高矯詔殺太子扶蘇而立之在位僅三年〇陳勝吳廣兵起沛公率兵入關趙高弑之于望夷〇子嬰按通鑑秦王子嬰扶蘇之子趙高弑胡亥立之既而使齋見廟乃稱病不行高自往請子嬰刺殺高夷其三族在位僅四十六日沛公兵至灞上子嬰素車出降而天下歸漢

〇問溫公稽古錄秦論謂知及之仁不能守之雖得之必失之秦之謂矣又引賈生之論曰仁義不施而攻守之勢異也某竊謂秦以

虎狼并天下設使守之以道且不可保況又非其道耶論者不當徒咎其守之非道而不論其攻之已不善也曰賈生溫公之論若究其極固爲有病然彼其立論非爲攻取者謀以爲可以如是取之而無害也乃爲既得之後而謀以爲如是則或可以守耳今且試以身處胡亥子嬰之地而自謀所以處之之宜則彼前日取之之逆者既不可及矣吾乃可以拱手安坐以待其亡耶

性理會通卷五十九終

歷代二

西漢

高帝 帝姓劉名邦字季沛豐人秦亂起兵於沛自立爲沛公入關受秦降爲漢王五年郎帝位都長安以火德王豁達大度好謀能聽雖日不暇給而規模宏遠矣然不事詩書礼文制度大抵襲秦所以漢治不能復古在位十二年

程子曰高祖其勢可以守關不放入項王然而須放他入來者有三事一是有未坑二十萬秦子弟在外恐內有父兄爲變二是漢王父母妻子在楚三是有懷王〔集覽〕懷王名心楚懷王孫也項梁起兵立之以從人望及梁死諸將尊爲義帝

主約遣兵伐秦先入關者王之及沛公先入項羽致命于王王日如約羽大怒徙之于郴潛遣英布弑之

元城劉氏與馬永卿論圍棊曰棊中有一事今與公論之棊嘗見高棊云高低棊不甚相遠但高棊識先後着耳若低棊郎以後着爲先着故敗昔有高棊曰漢高帝方黥布以窮來歸故洗足不起以挫其銳布欲自殺後見張御從官如漢王則又大喜過望此讓先後着也又有低棊曰梁武帝方侯景以窮來歸遽裂地而王之其後景凡有所須輒痛抑之故景反而梁亡此以後著爲先着也又曰圍棊有過行者必須皆是高棊而當局者爲利害所昏故藉傍人指之爾若低棊雖是提耳而明告之亦不悟也昔漢高帝聞韓信欲爲假王輒大怒慢罵良平躡足此過行法也且高帝見處不甚相遠但高帝當局而迷爾使良平遇暗主雖累千萬言亦何益哉〔集覽〕漢王二年隨何說九江王黥布畔楚歸漢既至漢王方踞床洗足召布布入見布悔怒欲自殺及出就舍張御食飲從官皆如漢王居又大喜過望○梁武帝大淸元年東魏大行臺侯景遣使奉表于梁請以河南十三州內附梁主召群臣廷議皆言頃與魏和不宜納其叛臣梁主自謂我國家如金甌無一傷缺恐納因以生事惟朱异力勸納之梁王乃以景爲大將軍封河南王都督河南北諸路事○漢王四年韓信北定齊地使人言於漢王曰齊僞詐多變反覆

之國也請爲假王以鎭之漢王大怒罵曰吾困於此旦暮望若來乃自立邪張良陳平躡漢王足附耳語曰漢方不利寧能禁信之自王乎不如因而立之使自爲守不然變生王悟復罵曰大丈夫定諸侯郎爲眞王何以假爲郎遣良東印立信爲齊王徵其兵擊楚

或問高祖爲義帝發喪是詐後如何却成事朱子曰只緣當時人和詐也無如五伯假之亦是諸侯皆不能假故也〔集覽〕漢王二年漢王至洛陽新城三老董公遮說日順德者昌逆德者亡兵出無名事故不成明其爲賊敵乃可服項羽無道放殺其主天下之賊也夫仁不以勇義不以力大王宜率三軍之衆爲之素服以告諸侯而伐之於是漢王爲義帝發喪告諸侯日天下共立義帝今項羽故弑之寡人悉發關中兵收三河之士南浮江漢而下願從諸侯王擊楚之弑義帝者

○漢高祖取天下所謂仁義者豈有誠心哉其意

本謂項羽背約、及到新城遇三老董公遮道之言方假此之名以正彼之罪、所謂縞素發喪之舉、其意何在似此之謀看。當。時。未。必。不。是。欲。項。羽。殺。之。而。後。罪。之。也。〔集覽〕王幼學曰三老官名百官表秦法十里一亭十亭一鄉鄉置有秩三老一人掌教化楚漢春秋云董公八十三歲其名未詳秦世隱士避道而說遂封爲成侯樂彥云橫道自言曰遮說〇廣武之會、太公既已爲項羽所執、高祖若去求告他、定殺了、只得以兵攻之、他却不敢殺時高祖亦自知漢兵已弱、羽亦知殺得無益、不若留之庶可結漢之權心、一云使高祖屈意事楚則有俱斃而已惟其急於攻楚所以致太公之歸也 問舜棄天下猶敝屣曰如此則父子

俱就戮爾、亦救太公不得、若分羮之語、自是高祖說得不是、〔集覽〕漢王四年漢與楚皆軍廣武羽爲高祖置太公其上告漢王曰不急下吾烹太公王曰吾與汝俱北面事懷王約爲兄弟吾翁卽若翁必欲烹而翁幸分我一杯羮羽怒欲殺之項伯曰爲天下者不顧家殺之無益祗益禍耳羽遂止 〇高祖斬丁公救季布、非誠心欲伸大義、特私意耳、季布所以生蓋欲示天下功臣、是時功臣多、故不敢殺季布、既是明大義、陳平信布、皆項羽之臣、信布何待反而誅之〔集覽〕丁公楚人季布母弟爲項羽將逐窘帝彭城西短兵接帝急顧曰兩賢豈相厄哉丁公乃還及帝平楚丁公謁見帝以徇軍中曰丁公爲臣不忠使項王失天下遂斬之曰使後世爲人臣無效丁公也〇季布楚人爲項羽將數窘帝羽滅帝購求而敢匿者罪三族布乃髡鉗爲奴自賣於魯朱家朱家心知其布乃之洛陽見滕公曰季布何罪臣各爲其主耳以布之賢漢求之急不走北胡南走越耳此棄壯士資敵國也滕公言于上乃赦布召拜郎中

南軒張氏曰、惟仁義足以得天下之心、三王是也、高帝之興、亦有合乎此、是以能翦暴秦滅強項而卒基漢業、方懷王遣將入關、諸老將固以爲沛公素寬大長者、而心歸之、至於三章之約、其所以得乎民者深矣、此非其所謂仁者與、予每愛三老董公之說以爲順德者昌、逆德者亡、兵出無名、事故不成、名其爲賊、敵可乃服、三軍之衆、爲義帝縞素聲項羽之罪而討之、於是五十六萬之師、不謀而來

從義之所感也、使斯時高帝不入彭城置酒高會率諸侯窮羽所至而誅之、天下卽定矣、惜其誠意不篤、不能遂收湯武之功、然漢卒勝楚卒亡者良由於此名正義立故也、〔集覽〕沛公西入咸陽還軍霸上悉召諸縣父老豪傑謂曰父老苦秦苛法久矣吾與諸侯約先入關中者王之吾當王關中與父老約法三章耳殺人者死傷人及盜抵罪餘悉除去秦苛法秦民大喜悅〇漢王二年漢王率五諸侯兵伐楚入彭城收其寶貨美人置酒高會項羽方擊齊聞之自以精兵三萬還擊漢大破漢軍於睢水上死者二十萬人水爲之不流圍漢王三匝會大風從西北起折木發屋揚沙石晝晦王乃得與數十騎遁審食其從太公呂氏間行還楚軍爲楚軍所獲諸侯復背漢與楚 〇問高祖規模弘遠何事可驗曰約法三章用三老董公仁義之說此

二事可驗。○嘗讀漢史至平城之圍，內外不通者七日，用陳平秘計僅而獲免，未嘗不爲高帝危之。班固號良史，於陳平之計亦莫得聞，意必猥陋可羞之甚，故平亦恥諱，不欲自貽笑於後世也。猶幸有平計可用耳，脫或無策，則漢家社稷豈不寒心。雖欲斬十使、封婁敬，尚及爲乎。一聽之誤，爲禍如此，幸免而悔，所失已多。曷若審聽於初而不輕用以取辱乎。又曰高祖平生奸謀能聽，自起布衣以有天下，用人之言，鮮有誤者，至此忽輕信十輩之言，其病安在。蓋由急於功利之故，惟帝貪易擊之利，遂欲邀功於遠夷，此念既萌，利害倒置，故十輩之言得以入之，雖有婁敬之忠，反怒其妄言沮軍也。是故爲人主者，又當端其二心，勿以小功淺利自惑其聰明，則臣下是非之言可以坐照，而挾功利之說者，亦無隙之可乘矣。（集覽漢高帝七年匈奴寇邊帝自將擊之聞冒頓單于居代谷使人覘之冒頓匿其壯士肥牛馬但見老弱羸畜使者十輩來皆言匈奴可擊上復使婁敬往使未還悉兵三十二萬北逐之敬還報曰兩國相擊此宜夸矜見所長今臣往徒見羸瘠老弱此必欲見短伏奇兵以爭利愚以爲匈奴不可擊也時兵巳業行上怒罵曰齊虜以口舌得官今乃妄言沮吾軍械繫敬廣武遂先至平城兵未盡到冒頓縱精兵四十萬騎圍帝於白登七日漢兵中外不得相救餉帝用陳平秘計使使閒厚遺閼氏冒頓乃解圍去漢亦罷兵歸斬前使十

輩赦婁敬曰吾不用公言以困平城封爲建信侯○平城之圍陳平知閼氏妒忌造木偶人舞埤間閼氏慮冒頓下城必納之乃退）

潛室陳氏曰：楚懷王之立也，天將以興漢乎。懷王之死也，天將以亡楚乎。夫懷王，項氏所立，此宜深德於項。今觀懷王在楚，曾無絲粟之助於楚，而獨屬意於沛公，方其議遣入關也，羽有父兄之怨於秦，所遣宜莫如羽者，顧不遣羽而遣沛公，曰吾以其長者不殺也。沛公之帝業，蓋於是乎興矣。至其與諸將約也，曰先入關者王之。沛公先入關，而羽有不平之心，使人致命於懷王。蓋以爲懷王爲能右己也，而懷王之報命，但如約而已。以草莽一時之言，而重於山河冊書之誓，羽雖欲背其約，其如負天下之不直何。是沛公之帝業，又於此乎定矣。夫項氏之興，本假於亡楚之遺孽，顧迫於亞父之言，起民間牧羊子而王之。蓋亦謂其易制無他而豈料其賢能若是邪。始而爲項氏之私人，而今遂爲天下之義主，始以爲有大造於楚，而今則視羽蔑如也。則羽此心之鬱鬱，悔退豈能久居人下者。自我立之，自我廢之，或生或殺，羽以爲此吾家事，而不知天下之英雄得執此以爲辭也。故自三軍縞

素之義明沛公之師始堂堂於天下而羽始奄奄九泉下人矣懷王之立曾不足以重楚而懷王之死又適足以資漢然則范增之謀欲爲楚也而秖以資漢也嗚呼此豈沛公智慮所能及哉其所得爲者天也此豈范增項羽智慮之所不及哉其所不得爲者亦天也（集覽）秦二世二年居巢人范增年七十好奇計往說項梁曰陳勝首事不立楚後而自立其勢不長今君起江東楚蠭起之將爭附君者以君世世楚將必能復立楚之後也梁然其言乃求得懷王孫心於民間爲人牧羊立以爲楚懷王以從民望○高帝之爲義帝發喪也三軍縞素天下之士歸心焉然帝亦詭而用之耳夫帝之於懷王也君臣之分

未定也生則嘗以天下之義主而事之死則以爲天下之義主而喪之此蓋項氏之短而大其罪以執之是三老董公之善謀豈出於帝之本情哉○問高帝約法三章如何曰沛公之始入關也與秦父老約法三章是時沛公猶未王關中也而輒與其民私約如此殆類於兒曹傴煦之爲者當雌雄未定之時務爲寬大長者以媚悅斯民執不能者及項氏既滅天下一家正高帝創法定令之時也而三章之法不移如山豈兒輩煦嘔之恩姑以媚悅於一時者哉使其仁心仁聞出於至誠憐恤之意雖草莽私約遂以爲漢世不刊之典眞王一言其利博哉○問高祖大封同姓卒有尾大不掉之患高祖明達何不慮此曰懲戒亡秦孤立之弊故大封同姓聖人謂百世損益可知此類是也周以封建亡故秦必損之秦以不封建亡故漢必益之事勢相因必至於此兼漢初戶口減少封諸王時計地故封三庶孽分天下半其後戶口日蕃所以彊大（集覽）漢高帝六年帝懲秦孤立而亡欲大封同姓以鎮撫天下分楚地爲二國以淮東五十三縣立從兄將軍賈爲荊王以薛郡東海彭城三十六縣立弟文信君交爲楚王以雲中鴈門代郡五十三縣立兄宜信侯喜爲代王以膠東膠西臨菑濟北博陽城陽郡七十三縣立微時外婦之

子肥爲齊王故曰大同封姓○問漢高人謂其寬仁長者韓彭英盧曾未免於誅死何耶曰方事之殷能奪諸公死力是高祖善將將處及事之定置諸公於死即將將之餘習未忘寬仁其天資殘忍是無學問（集覽）英布六安人少時客相之曰當刑而王及壯坐法黥因改姓英秦末以兵屬項梁楚漢元年項羽封九江王二年歸漢漢封淮南王五年漢滅楚彭韓被誅因而謀反上自將討之戰敗被殺○盧綰沛人與漢高帝同里同日生又與帝同學以爲太尉封長安侯帝即位之年燕王臧荼反帝擊虜之立綰爲燕王十年相國陳豨反綰與通謀帝召之綰不至十二年遣樊噲將兵擊之綰亡入匈奴○問漢高祖爲義帝發喪與曹操挾天子以令天下未審如何曰爲義帝發喪因人之短而執之挾天

子以令天下、負巳之有而挾之、雖皆詭之爲名、但一則豪傑起事、舉動光明、一則奸雄不軌、蹤跡暗昧、爲義帝發喪、無君之罪在項羽、挾天子以令諸侯、無君之責在曹操

魯齋許氏曰、高祖自有取天下才量、如推車子須是自推得六七分、則人扶領二三分、雖陡峻處都行得、若全推不得、全仰別人、平地上也行不得、况陡險乎、諸功臣但輔翼之也、蹻足不悟、後大害事

文帝 帝名恒、高祖第三子、初封代王、周勃等迎立之、誅諸呂、以安劉氏、爲人謙讓儉朴、以德化民、務内文安、幾致刑措、號稱治平、然制度礼樂、則謙讓未遑、在位二十三年

程子曰、漢文帝殺薄昭、李德裕以爲殺之不當、溫公以爲殺之當、說皆未是、據史不見他所以殺之之故、須是權事勢輕重論之、不知當時薄昭有罪、漢使人治之、因殺漢使也、還是薄昭與漢使飲酒、因忿怒而致殺之也、漢文帝殺薄昭、而太后不安、奈何、既殺之、太后不食而死、奈何、若漢治其罪而殺漢使、太后雖不食、不可免也、須權他那箇輕、那箇重、然後論他殺得當與不當也 集覽 薄昭吳人、薄太后同母弟、迨帝即位、爲將軍、與漢使飲酒、因忿怒而殺之、帝不忍、遂使公卿往哭之、昭自殺○李德裕贊皇人、吉甫之子、穆宗初、擢翰林學士、凡號令大典冊皆更其手、敬宗朝、獻丹扆六箴、拜西河節度使、建壽昌樓、累官門下侍郎、拜太尉、封衛國公、自元和後用兵、宰相或不休沐、繼火乃罷、德裕從容裁決、率然若無事之時

龜山楊氏曰、文帝以竇廣國有賢行、欲相之、恐天下以爲私、不用、用申屠嘉、此乃文帝以私意自嫌、而不以至公處巳也、廣國果賢邪、雖親不可廢、果不賢邪、雖疎不可用、吾何容心哉、當是時承平日久、英才間出、擇可用者用之可也、必曰高帝舊臣、過矣 集覽 竇廣國字少君、平陵人、文皇后之弟、少貧賤、后新立、與兄長君、至長安自陳、帝選有德行者與君居、由此爲退讓君子、不敢以富貴驕人、帝欲相之、曰恐天下以吾私外戚、久念不可、乃止之辛封安豐侯○申屠嘉梁人、以材官蹶張從高祖擊項羽、累官都尉、歷淮陽守、文帝時遷御史大夫、丞相、封故安侯、嘉爲人廉直、不受私謁、鄧通以幸臣戲殿上、嘉欲斬之、數至乃免

朱子曰、三代以下、漢之文帝可謂恭儉之主○問文帝好黃老、亦不免有慘酷處、莫是纔好清淨、便至於法度不立、必至慘酷、而後可以服人、曰、自清淨至慘酷、中間大有曲折、却如此說不得、惟是自家好清淨、便一付之法、有犯罪者、都不消問自家、但看法如何、只依法行自家這裏更不與你思量得此所以流而爲慘酷、或曰、黃老之教、本不爲刑名、只要理會自巳、亦不說要慘酷、但用之者過耳、曰緣黃老之術、凡事都先退一著、做教人不防他到

得逼近利害也便不讓別人寧可我殺了你定不容你殺了我他術多是如此所以文景用之如此文帝猶善用之如南越反則卑辭厚禮以誘之吳王不朝賜以几杖等事這退一着都是術數到他教太子晁錯爲家令他謂太子亦好學只欠識術數故以晁錯傳之到後來七國之變弄成一場紛亂看文景許多慈祥愷悌處都只是術數然景帝用得不好如削之亦反不削亦反【集覽】漢文帝元年南越王佗反逆上遣太中大夫陸賈使南越賜佗書佗惶恐頓首謝罪稱臣奉貢○漢孝文時吳王濞太子入見得侍皇太子飲博爭道不恭皇太子引博局提殺之吳王稱疾不朝京師繫治驗問吳使者吳王恐時有反謀後使人爲秋請文帝復問之對曰察見淵中魚不祥唯上棄前過與之更始於是文帝乃赦吳使者歸而賜吳王几杖老不朝吳謀益解

○問文帝欲短喪或者要爲文帝遮護謂非文帝短喪乃景帝之過曰恐不是恁地文帝當時遺詔教大功十五日小功七日纖三月或人以爲當時當服大功者只服十五日當服小功者只服七日當服纖者只三日恐亦不解恁地臣爲君服不服則已服之必斬衰三年豈有此等級或者又說古者只是臣爲君服三年服如諸侯爲天子大夫爲諸侯及畿內之民服之於天下吏民無三年服道理必不可行此制必是秦人尊君卑臣却行這三年至文帝反而復之耳【集覽】文帝後七年夏六月帝崩遺詔短喪

南軒張氏曰文帝初政良有可觀蓋制事周密爲慮深遠懇惻之意有以得人之心三代而下亦未易多見也文帝以庶子居藩國入踐大統知己之立爲漢社稷非爲己也故不敢以爲己私有司請建太子則先示博求賢聖之義而又推之於吳王淮南王有司請王諸子則先推諸兄之無後者而立之其辭氣溫潤不迫其義誠足以感人也凡所以施惠於民者類非虛文皆有誠意存乎其間千載

之下即事而察之不可掩也史於其編年曰帝既施惠天下諸侯四夷遠近驩洽乃修代來功觀諸此文可見其明先後之宜而不敢私己記史者亦可謂善發明矣其待夷狄蓋亦有道以南越尉佗之强恣自高帝猶難於服之而帝特施恩惠遣使遺以一書而佗即自去帝制下令國中稱漢皇帝賢天子皇恐報書不敢慢予嘗詳味帝所與書則知忠信之可行於蠻貊也如此書之首辭曰朕高皇帝側室之子也棄外奉北藩于代蓋後世之待夷狄往往好爲夸辭於是等皆在所蓋覆矯飾以示

之者也。而帝一以其實告語之。彼亦豪傑也見吾
推誠如此。則又安得不服。故其報書首曰老夫故
越吏也。文帝不以高帝側室之子爲諱。則佗敢以
越吏爲歉哉。若吾以驕辭蓋之。則彼亦且慢以應
我必然矣。推此一端忠信可行於蠻貊可不信哉
以文帝天資之美初政小心畏忌之時得道學之
臣佐之治功之起豈不可追三代之餘風惜其大
臣不過絳灌申屠嘉之徒獨有一賈誼爲當時英
俊而誼之身蓋自多所可恨而卒亦不見庸也故
以帝之賢僅能爲一時之小康無以垂法於後世

如淮南薄昭之事未免陷於刑名之家衰世之事
至於卽位歲久怠肆亦萌新垣平之邪說故得以
入之然終以其天資之高旋卽悟也其終詔有曰
惟年之久長懼於不終蓋可見帝之能察乎此矣
嗚呼亦賢矣哉故予猶重惜其諸臣之無以佐下
風也〔集覽〕吳王濞高帝兄仲之子初帝封爲吳王
召而相之曰若有反相因附其背曰漢后五
十年東南有亂豈若邪然天下同姓一家愼無反
對曰不敢文帝時濞以博局殺子之故稱疾不朝
帝賜几杖以優之景帝時濞卽山鑄錢煑海爲鹽
誘引逃逋謀爲不軌晁錯請削封邑濞與七
國舉兵反上遣周亞夫將兵誅之○淮南厲王長
高帝少子也高帝八年過趙趙王獻美人幸而有
娠趙王繫外宮舍之及貫高等謀反并逮治王盡
捕王母兄弟及美人繫之河內生厲王卽自殺帝
令呂氏育之十一年
誅英布立爲淮南王
或問肉刑始于苗堯因之而不革。更虞夏商周而又
不革。漢文以一女子之言而革之。何唐虞三代不
知出此也。文帝除之而刑亦措何邪潛室陳氏曰
先儒謂井田學校封建肉刑四者廢一不可不知
秦變古法凡古人教民養民處掃地不存單獨留
肉刑以濟其虐雖微文帝必有變之者此蓋損益
盈虛理勢必至能通變宜民雖成康復起不能易
也〔集覽〕肉刑者墨劓臏宮大辟鄭氏云臯陶改臏
爲剕呂刑有剕周改爲刖文帝本紀詔曰今法
有肉刑三注李奇曰高帝約法三章無肉刑文帝
則有肉刑漢文以一女子之言而革之漢書文帝

十三年太倉令淳于意有罪當刑少女緹縈上書
曰死者不可復生刑者不可復屬願沒入爲官婢
以贖父刑上憐
其意詔除肉刑○問漢文平生所爲大抵出於黃
老至其得力處亦是黃老不聞有無情少恩之病
何邪曰文帝天資粹美却能轉得黃老不好處作
好處景帝天資刻忍却將黃老好處轉作不好處
○問漢文殺薄昭李德裕以爲殺之不當溫公以
爲殺之當未知孰是曰雖未免少恩然以文帝仁
厚之資爲之乃是借一人以行法於仁厚中有神
武焉○問漢文時吳王不朝賜以几杖此與唐之
陵夷藩鎭邀節旄者何異不幾於姑息之政歟曰

文帝是純任德教。權綱在上。伸縮由己。唐一向姑息。權柄倒持于下。予奪由人。兩事不可同日語。集覽唐自安祿山史思明之亂肅宗以長安分河北地附授叛將後遂效戰國肱髀相依以土地傳子孫謂之藩鎭也蘇鶚演義曰節編毛爲之上下相重取象竹節因以爲名長一尺二寸大將所擁秦漢以下改爲旌幢之形近世漸長數尺旄旌旄也亦作髦史記釋文曰旄頭幢也蓋以髦尾著於竿頭也

〇問晦翁以三代而下皆人欲而非天理。且如漢文帝資稟純粹。如何斷以人欲。曰晦翁此語止謂秦漢而下不曾有徹底理會學問人。其中好者只是天資粹美。暗合聖賢。元不從學問中來文鑑是若似此人主更從學問中徹底理會。便是湯文以

上人〇問天下之患。莫大於本小末大。周之內輕外重。宜若難久而卒綿遠。漢之內重外輕。宜若足以相制。而猶有七國之禍。何邪。曰周雖諸侯強大。猶能支吾數百年。先史喻爲百足蟲所以難死者。扶之者多也。漢七國之禍。亦自外重。自此以後日以輕矣。集覽漢景帝三年吳王濞膠西王卬膠東王雄渠菑川王賢濟南王辟光楚王戊趙王遂反以周亞夫爲太尉將兵討之二月亞夫大破吳楚軍濞王走越戊自殺

景帝帝名啓文帝太子性情好殺文子夫婦君臣之間慚德多矣獨能節儉不妄費遵守孝文承平之業移風易俗貫朽粟陳故文景並稱賢君然猶古礼文猶多闕爲在位六十年

五峯胡氏曰。漢景以郅都甯成爲中尉。以嚴酷治宗室貴戚。人人惴恐。夫親親尊尊之道。必選天下有節行賢德之人。爲之師傅。爲之交遊。則將有大人君子。可爲天下用。何有憂其犯法耶。治百姓亦然。修崇學校。所以教也。刑。以。助。教。而。已。非。爲。治。之。正。法。也。集覽郅都河東太陽人景帝時爲中郎將敢直諫拜濟南太守公廉有勇氣後遷中尉行法不避貴戚時號蒼鷹〇甯成陽穰人以郎謁者事景帝性最暴猾賊任威郅都死後宗室多犯法上召爲中尉家傑慄之武帝卽位爲內史奉遷關內都尉關吏稅肄群國出入關者號曰寧見乳虎無値甯成怒

武帝帝名徹景帝太子雄才大畧罷黜百家表章六經號令文章煥然惜其外窮武功內極土木信惑神怪巡遊無度百姓疲敝徹輪臺一詔漢幾不免爲秦矣在位五十四年

朱子曰。武帝病痛固多。然天資高。志向大。足以有爲。使合下便得箇眞儒輔佐。豈不大有可觀。惜乎無眞儒輔佐。不能勝其多欲之私。做從那邊去了。欲討匈奴。便把呂后嫚書做題目。要來揜蓋其失。他若知得此。豈無修文德以來道理。又如討西域。初一番去不透。又再去。只是要得一馬。此是甚氣力。若移來就這邊做。豈不可。末年海內虛耗。去秦始皇無幾。若不得霍光收拾。成甚麼。輪臺之悔。亦是天資高方如此。嘗因人言太子仁柔不能用武。答

以正欲其守成若朕所爲是襲亡秦之迹可見他當時已自知其罪向若能以仲舒爲相汲黯爲御史大夫豈不善哉（集覽）匈奴冐頓高后時遺書曰孤僨之君生於沮澤之中長於平野牛馬之域數至邊境願遊中國陛下獨立孤僨獨居兩主不樂無以自娛願以所有易其所無高后報書曰單于不忘弊邑賜之以書弊邑恐懼退且自圖年老氣衰齒髮墮落行步失度單于過聽不足以自汙矣

南軒張氏曰武帝奢侈窮黷之事與秦皇相去何能尺寸然不至於亂亡者有四事焉高帝寬大文景惠養其得民也深流澤滲漉未能遽泯非若秦自商鞅以來根本已蹶民獨迫於威而强服耳此一

也武帝所爲毎與六經戾夫豈眞能尚儒者然猶表章六經聘召儒生爲稽古禮文之事未至蕩然盡棄名教如秦之爲此二也輪臺之詔雖云已晚然詳味其辭蓋眞知悔者誠意所動固足以回天人之心自詔下之後不復萌前日之爲思與民休息矣與卒死於行而不之悟者蓋甚有間秦穆之誓聖人取其悔過列之於書予於輪臺之詔毎三復焉蓋以爲存亡之幾所係耳此三也惟其能悔過也故自是之後侈欲之機息而清明之慮生是以能審於付託昭帝之初霍光當政述文景之事以培植本根於是興利之源窒而惠澤復流有以祈天永命矣此四也以四者相須而維持是以能保其祚然向使武帝老不知悔死於燋然私欲之中則決不能善處其後雖使賴高文景之澤以免其身旋即殆矣故予深有取於輪臺之詔以爲存亡之幾所係也然其能卒知悔者則以其平日猶知誦習六經之言聽儒生之論至於力衰而意怠則善端有時而萌故耳然則其所以不至亂亡者亦豈偶然也哉（集覽）昭帝名弗陵武帝幼子七歲即位霍光秉政天下無事惜其享國不永無子而立昌邑王賀無德光廢之乃立宣帝在位一十三年

潛室陳氏曰武帝之伐匈奴也不絶大漠不襲王庭則不足以泄其怒其通西域也不窮河源不歷懸度則不足以快其欲其事土木也不千門萬戶則不息其聚斂也不告緡則不休其深刑也不根株則不已其崇儒也不辟雍則不樂其務農也不代田則不爲至其老而悔過不下輪臺之詔則不足蓋天地之間凡可以力到者武帝皆能以力致之而有不容於力到者獨其終身用力於神僊曾不獲如其意蓋嘗凝神於蓬萊蜺形於海上䰟交黄帝而夢即安期矣亦嘗交事少君師事文成五利

公孫卿、而賓齊膂之士矣、而卒莫能致也、豈其力尚不足耶、嗚呼、武帝窮奢極欲以從富貴之樂、使神仙道家之事爲不無、蓋非帝之所可冀、矧其實無有哉、今徒狃於力之所可爲、而謂神仙可以力致、曾不察其理之有無也、使天下而有是理則須帝之力而可致、如其無是理也、則雖帝之力何所用哉、觀諸此世之言神仙者亦可以已矣、

[集覽]武帝元狩四年遣衛青霍去病擊匈奴青部前將軍李廣失道自殺去病出代右北平二十餘里絕大漠封狼居山而還自是匈奴遠遁而幕南無王庭○[illegible]元年遣博望侯張騫使西域窮河源而通滇國後事西南夷○武帝太初元年春作建章宮度爲千門萬戶東鳳闕西虎圈北太液池中有漸臺蓬萊方丈瀛洲壺梁南玉堂璧門立神明臺井幹樓輦道相屬○武帝元狩四年詔令諸賈人末作各以其物自占率緡錢二千而一算及民有軺車者皆有算匿不自占占不悉戍邊一歲沒入緡錢有能告者以其半畀之○武帝元鼎三年令株送徒入財補郎初所忠言世家弟子富人亂齊民乃徵諸犯令相引數千人名曰株送徒入財者得補郎郎選衰矣注平準書富人鬥雞走狗馬弋獵博戲亂齊民諸犯令相引命行株送徒○漢武帝建元五年置五經博士元朔五年爲博士置弟子五十人陳同父曰武帝表章六經置五經博士定生員興大學崇儒重道所以爲得也○漢武帝征和四年以趙過爲搜粟都尉教民爲代田一畝三甽歲代處故曰代田苗稍耨附根根深能風旱其耕耘田器皆有便巧用力少而得穀多民皆便之○武帝元封元年正月上幸緱氏禮祭中岳遂東巡海上祠八神益發船求蓬萊及與方士傳車及間使求神仙以千數四月還至奉高泰山下東方如郊祠泰山之禮天子還坐明堂群臣上壽下詔改元天子既已封泰山無風雨而方士更言蓬萊諸神若將可得於是上欣然庶東至海上欲自浮海求蓬萊群臣諫莫能止東方朔曰夫仙者得之自然不必躁求若其有道不憂不得無道雖至蓬萊見仙人亦無益也臣願陛下第還宮靜處以須之仙人自至於是上乃還○武帝元鼎四年上幸雍且郊或曰五帝太一之佐也宜立太一而上親郊上疑未定齊人公孫卿曰漢興復當黃帝之時寶鼎出而與神通黃帝接萬靈明庭明庭者甘泉也黃帝采首山銅鑄鼎於荊山下鼎成有龍垂胡髯下迎黃帝上騎龍與群臣後宮七十餘人俱登天於是上曰嗟呼誠得如黃帝吾視去妻子如脫屣耳拜卿爲郎○武帝元光二年初李少君以祠竈却老方見上上尊之少君匿其年及生長善爲巧發其中言祠竈則致物而丹砂可化爲黃金蓬萊仙者可見見之以封禪則不死於是天子始親祠竈遣方士入海求蓬萊安期生之屬而事化丹砂諸藥之爲黃金久之少君病死天子以爲化去不死[illegible]上燕齊怪迂之士多更求神仙事矣○安期生秦瑯賣藥海邊人言其百歲李少君遇之食以棗大如瓜蕭澗所産昌蒲一寸九節生採而服之其[illegible]居有十蒲澗其一也

○問漢法宰相必出於列侯武帝變而通之是耶非耶曰漢法非軍功不侯非列侯不相、儒者既無軍功可論、永無入相之路、此高祖馬上之陋規、非三代之宏規、至武帝元朔中始下詔嘉先聖之道招四方之士、遂以御史大夫公孫弘代薛澤爲丞相封平津侯、丞相封侯、自弘始也、其後遂爲故事、夫武帝崇儒之君子、厭文吏武功之不學無識、陋國初淺近之規、以爲儒道不能光顯、遂華其故習、不吝厚爵重封以激厲儒者、則武帝之美意、人亦孰得而非之也、然公孫弘起自徒步之、

中以明春秋一經不四年而超取相位至封侯則論者不能不於是而有憾焉蓋武帝以利而用儒儒者見利而求用自弘以明經而爲相後之爲儒者孰不欲競章句之末習以僥倖於一遇利祿之門一開而士大夫之心術自茲蠱壞矣況漢家以軍功立國必以列侯爲相雖漢之規陋然而非軍功不侯則漢之良法使儒者而不相則已使儒者而可相則自版築而遽登相位乎何慊而猶欲假封侯以爲重此又武帝之不善變也故自弘之侯平津也而由相封侯者漢史自爲恩澤侯自是

以恩澤侯者相望於前後使恩澤而可侯則無復軍功之足競矣故自侯法之既壞至元成之間士大夫之氣習豢養於富貴之餘無復剛心銳氣之可畏而委靡巽懦之風猶婦人女子生長于閨房之中求欲如周昌趙堯申屠嘉張蒼輩愈不可得矣夫相者既非眞儒侯者又非軍功是武帝更張之善意不免一舉而兩失蓋自命相之法變而儒者之心術壞自封侯之法變而士大夫之氣習壞更張之善者猶若此更張而不善則奈何此變法之所以難也（集覽）漢武帝元朔五年丞相澤免以公孫弘爲丞相封平津侯○周昌沛人高帝朝拜御史大夫從破項羽有功封汾陰侯昌强力敢直言高帝欲易太子乃力爭不奉詔爲趙王如意相王死因謝病去○張蒼陽武人好書律曆嘗仕秦爲御史後歸漢從攻臧荼以功封北平侯孝文初爲丞相百餘歲乃卒著書十八篇專言陰陽律曆事

宣帝 帝名病已更名詢武帝戾太子之孫皇曾孫也詢與於民間知民疾苦信賞必罰厲精爲治可謂中興漢室然刑名繩下德政不純漢家之元氣索矣在位二十五年

豫章羅氏曰漢宣帝詰責杜延年治郡不進乃善議治體者夫治郡不進非人臣之大罪而宣帝必欲詰責之何耶蓋中興之際內之朝廷外之郡縣法度未備政事未修民人未安堵或治郡不進則百職廢矣烏可不責之夫一郡尚爾況天下乎予謂

漢宣帝議治勢（集覽）杜延年南陽杜衍人父周武帝時御史大夫延年寬厚明法律昌邑王廢勸霍光迎立宣帝以定策功封侯益土出奉車駕入居九卿

或問宣帝言漢雜王伯此說也似是朱子曰這箇先須辨別得王伯分明方可去論他是與不是胡叔器云如約法三章爲義帝發喪之類做得也似好曰這箇是他有意無意叔器曰有意曰既是有意便不是王又曰宣帝也不識王伯只是把寬慈底便喚做王嚴酷底便喚做伯

南軒張氏曰宣帝謂漢家雜伯周其所趨若此然在漢家論之則蓋亦不易之論也自高祖取天下固

以天下爲巳利而非若湯武弔民伐罪之心故其即位之後反者數起而莫之禁利之所在固其所趨也至其立國規模大抵皆因秦舊而無復三代封建井田公共天下之心矣其合於王道者如約法三章爲義帝發喪要亦未免有假之之意其誠不孚也則其雜伯固有自來夫王道如精金美玉豈容雜也雜之則是亦伯而巳矣惟文帝天資爲近之然其薰習操術亦雜於黃老刑名考其施設動皆有術但其資美而術高耳深玫自可見至於宣帝則又伯之下者桓文之罪人也西京之亡自

宣帝始蓋文景養民之意至是而盡消靡矣且宣帝豈眞知所謂德教者哉而以爲不可用也如元帝之好儒生蓋竊其近似之名委靡柔懦敗壞天下者其何德教之云夫惟王者之政其心本乎天理建立人紀施於萬事仁立義行而無偏弊不舉之處此古人之所以制治保邦而垂裕乎無疆者後世未嘗眞知王道顧曰儒生之說迂濶而難行蓋亦未之思矣

或問孝宣綜覈名實而王成以僞增戶口褒賞遂起天下俗吏之僞然綜覈者安在潛室陳氏曰刑名

術數之家各是執一實以御百虛老蘇所謂人服吾之識其一而不知吾之不識其九也宣帝殆用此術間有受人欺處不害他大體也【集覽】綜覈相參錯爲綜不虛拘爲覈○漢宣帝地節三年詔東相王成勞來不怠有異績賜爵關內侯後詔問郡國上計長史守丞以政令得失或對言前膠東相成僞自增加以蒙顯賞是後俗吏多爲虛名云耳

元帝 帝名奭宣帝太子雖溺[illegible]衍然牽制文義優游不斷任用非人孝宣之業衰焉在位十六年

涑水司馬氏曰甚矣闇君之不可與言也天實剝喪漢室而昏塞孝元之心使如木石不可得入至於此乎哀哉京房之言如此其深切著明也而曾不

能喻何哉詩云匪面命之言提其耳匪手攜之言示之事又云誨爾諄諄聽我藐藐噫後之人可不以孝元爲監乎【集覽】京房東郡頓丘人師焦延壽學易甚精尤長於災異占驗以孝廉爲郎元帝時日食陰霧房數上疏指陳時政得失石顯五鹿充宗嫉之出爲魏郡太守卒爲所中下獄死

項羽 項籍字羽下相人梁之姪子少時學書不成去學劍又不成梁怒籍曰書足以記名姓而已劍一人敵不足學學萬人敵耳梁奇其言乃教以兵法秦二世時從梁起兵吳中豪傑多從之及梁敗死遂率兵伐秦入關自稱西楚霸王都彭城既而弒義帝與漢爭鋒平分天下漢遣韓信等圍之于垓下遂自殺

涑水司馬氏曰世皆以項羽不能用韓生之言棄關

中之險故失天下竊謂不然夫秦據函谷東嚮以制天下然孝惠昭襄以之興而二世子嬰以之亡顧所以用之之道何如耳地形不足議也項羽放殺其君不義之名明於日月宰制天下王諸侯廢公義而任私意遂其君以置其臣其受封者爭奪不服疎斥忠良猜忌有功使臣下皆無親附之意推此道以行之雖重金襲湯不能以一日守也況三秦之險哉（集覽）韓子云雖有金城湯池非粟不守注金言其堅湯言其熱喻城池之堅固也

龜山楊氏曰予讀漢紀至高祖謂項王有一范增不能用故爲我禽常以爲信然及讀項羽傳觀范增所以佐羽者然後知羽雖用增無益於敗亡也夫秦人齮齕其民天下背而去之莫肯反顧當是時民之就有道正猶飢者之嗜食不必芻豢稻粱而皆可於口也項籍以閭閻匹夫之資首天下豪傑西向而並爭覩秦車之覆曾不知戒猶蹈其故轍欲以力致天下所過殘夷殘滅是以秦攻秦也范增曾無一言及此乃區區欲立楚後爲足以懷民望何其謬哉其後項王卒有弑義帝之名爲敵國之資增實兆之也增之得計不過數欲害沛公耳

使項王不攻其轍則前日之亡秦是也借令沛公死天下其無沛公乎（集覽）漢高帝五年置酒南宮上曰徹諸侯將皆言吾所以得天下者何項氏所以失天下者何高起王陵對曰陛下所以使人攻城掠地因而與之與天下同其利項羽不然有功者害之賢者疑之戰勝而不與人功得地而不與人利上曰公知其一未知其二夫運籌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鎮國家撫百姓給餽餉不絕糧道吾不如蕭何連百萬之師戰必勝攻必取吾不如韓信此三人者人傑也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項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所以爲我擒也群臣悅服○范增居巢人年七十居家好奇計秦末項羽霸諸侯後羽信反間不用其計增怒曰天下事大定矣君王自爲之願乞骸骨歸未至彭城而死

或問高祖言項羽有一范增不能用所以亡夫項籍之失無數初未聞范增之有諫使項羽而終用范增又將如何潛室陳氏曰係興亡處但看人物有無是第一節范增豈三傑比耶但就項羽人物言之有此人耳

董公

庸齋許氏曰方楚漢爭雄之時能使沛公激發天下之大機括者誰歟三老董公說之以三軍素服其誅楚之弑義帝者順德逆德之辭昭然與日月爭光人心稍知義者其從順去逆已於此決擇矣董公之說又豈蕭何文墨議論之比以子房號爲帝師籌幄之間亦未見有此大計當時仗義而西天

下為之響應者董公力也

蕭何何沛之豐人初為沛主椽吏高祖為亭長何嘗左右之及從入關先收秦律令圖書藏之漢楚爭雄何嘗守關中轉給餽餉軍中無乏天下既定以功第一封酇侯為開國名相卒諡文終

龜山楊氏曰高帝收民於暴秦傷殘之餘而蕭何乘國鈞盡華秦苛法與之更始天下宜之作畫一之歌其法令終漢世守之莫能損益也班固謂為一代宗臣豈虛語哉然高皇帝既平天下於功臣猶多忌刻何為宰輔至出私財以助軍費買田宅以自汙以是媚上僅能免其甚至於械繫之猶不知引去豈工於為天下而拙於謀身耶蓋不學無術

暗於功成身退之義貪冒榮寵惴惴然如持重寶惟恐一跌然而幾蹈者亦屢矣蓋高帝慢而侮人而輕與人爵邑故不得廉節之士而一時頑鈍嗜利無恥者多歸之以何之賢猶不免是惜夫（集覽）漢高帝十二年相國蕭何以長安地因上林中多空地棄請令民得入田上大怒下何廷尉械繫之數日赦出

元城劉氏曰蕭何治未央宮之意深矣高帝項王皆楚人豐沛臨淮相去至近二人之心豈一日忘山東哉羽見秦地皆已燒殘乃思東歸使其如昔日之盛未必不都關中也漢五年夏雖自雒陽駕之關中然長安宮殿未成寄治櫟陽又高帝之在關中無幾時矣五年秋親征臧荼復至雒六年十二月取韓信還至雒陽七年冬十月自征韓信又自雒陽至長安時宮闕已成乃自櫟陽徙都長安則高帝都長安之心方定矣然何欲順適其意以就大事不欲令窺其秘也故假辭云爾此何之深意也而史氏見蕭何之意又不欲明言之又不欲不言之乃書上說兩字以見高帝在何術中而且樂都關中也（集覽）臧荼燕人義帝元年初從項羽救趙以功立為燕王徙燕王韓廣為東王

廣不從荼殺之漢王三年韓信遣使脅荼荼遂附漢高帝即位荼謀反帝自虜繫之○漢高帝六年帝會諸侯於陳執楚王信以歸雒陽赦為淮陰侯○韓王信故韓襄王之孫漢高二年漢王使信畧地韓鄭昌降漢立信為韓王六年遷都馬邑匈奴圍之信遣使入匈奴求解帝疑使人讓之信懼以馬邑降匈奴初年帝自將討之破圍平城七日乃解十二年信敗伏誅

南軒張氏曰蕭何佐高帝定一代規模亦宏遠矣高帝征伐多在外何守關中營緝根本漢所以得天下者以關中根本先壯故也此何相業之大者又何為相之初首薦韓信為大將而三秦之計遂定此亦得為相用人之體曹參雖不逮何然以摧鋒陷陣勇敢果銳之氣而施之治民乃能盡[illegible]

以清淨爲道遵何束約不務變更其人亦寛裕有議矣此參相業也然二子惜皆未之學以高帝之資質何不能賛助遠追三代之法創業垂統貽之後嗣一時所定未免多襲秦故如井田封建等事皆不能復古在高帝之世反者固已數起此在何爲可憾也至參但知以清淨不擾爲善而不知呂氏之禍已復著見當逆爲之慮以折其謀惠帝憂不知所出但爲淫樂不聽政而曾不能引義以强其君心爲可罪也已 惠帝名盈高祖長子恭己[illegible]天下晏然可謂寛仁之主然遭母后殘虐殺趙王斷戚姬驚憂成疾而崩至德不能無損焉在位七年

東萊呂氏曰蕭何治未央但欲高帝安於此不欲之他爾要之創業之君自當以儉爲先何慮不及此也

潛室陳氏曰沛公之入關也諸將爭走金帛財物之府庫蕭何獨先入收丞相府圖籍藏之以故沛公得知天下阨塞戸口多少强弱之處世常以刀筆吏少何此特書生之論耳何非刀筆吏何以知丞相府之有圖籍耶然刀筆吏多矣而何獨知丞相府之有圖籍則自其爲郡縣小吏時固已習於國家之體要若此此其器已不在人下矣況當草莽角逐之時見秦氏府庫宮室之盛雖沛公不能不垂涎者而何之器度越人如此沛公之有愧多矣及項羽王沛公於漢中也沛公意大不滿自絳灌以下莫不勸攻項羽何獨諫曰能屈於一人之下而伸於萬乘之上者湯武是也願大王王漢中養其民以致賢人收用巴蜀還定三秦天下可圖也嗚呼何之器度若此其位當不在人下矣昔者晉重耳之亡也從亡三人者皆相國之器也夫以羈旅喪亡之餘而其從者皆可以相國君子曰用臣如三人公子何患於喪乎吁此固沛公所以興也

集覽晉世家成王曰晉文公賢而久困於外從者三人皆國器此天所授庸可殺乎 ○ 問蕭何未央之營前殿建北闕周匝三十重九十五步街道周廻七十里臺殿四十三所宮門闕凡九十五壯麗如此宜高帝之所以怒温公譏其非元城乃以爲蕭何堅漢高都長安之深意當從何說爲正曰高帝都關中之意猶豫未決蓋嫌殘破故也何大建宮室以轉其機至其自夸壯麗令人皆議其無識不知何不欲以據形勢定根本正言於高帝恐費分疎姑假世俗之言以順適其意 與買田宅自汚意同

韓信 信淮陰人少寄食漂母初事項羽後乃歸漢拜大將軍定三秦擒魏取代代趙脅燕破楚滅齊立爲齊王將兵會垓下滅項羽漢取天下大抵皆信功後徒爲楚王高祖僞遊雲夢至楚擒信赦爲淮陰侯家僮上變呂后殺之

龜山楊氏曰韓信以機變之才因思歸之衆以臨江東而燕代趙齊之間無堅城強敵矣其用奇無窮所向風靡自漢興名將未有倫擬也至其軍修武也又輔以張耳二人皆勇略蓋世余竊怪漢王自稱漢使晨馳入壁卧內奪其印符麾召諸將易置之而耳信未之知也此其禁防潤踈與棘門霸上之軍何異耶使敵人投間竊發則二人者可得

而虜也豈古所謂有制之兵者信亦有未逮歟 集覽漢元年漢王軍成皋羽圍之王逃去渡河宿小修武晨自稱漢使馳入趙壁張耳韓信未起即卧內奪其印符以麾召諸將易置之○漢文帝時匈奴寇上郡雲中詔將軍周亞夫屯細柳以備胡上自勞軍至霸上及棘門軍直馳入大將以下騎送迎而之細柳不得入先驅曰天子且至軍門都尉曰軍中聞將軍令不聞天子詔上乃使使持節詔將軍亞夫乃傳言開門門士請車騎曰將軍約軍中不得驅馳上乃按兵徐行至營成礼而去上曰嗟乎此真將軍矣向者霸上棘門軍兒戲耳

或問太史公書項籍垓下之敗實被韓信布得陣好是以一敗而竟斃朱子曰不特此耳自韓信左取燕齊趙魏右取九江英布收大司馬周殷而羽漸困于中而手足日翦則不待垓下之敗而其大勢蓋已不勝漢矣 集覽漢高帝五年冬十月王追項籍至固陵齊王信魏相國越及劉賈誘楚周殷迎黥布皆會十二月圍籍垓下籍走自殺楚地悉定

張良

程子曰張良亦是箇儒者進退間極有道理人道漢高祖能用張良卻不知是張良能用高祖良計謀不妄發發必中如後來立太子事皆是能使高祖必從使之左便左使之右便右豈不是良用高祖乎

或言正叔云人言沛公用張良沛公幾曾用得張良張良用沛公耳良之從沛公以爲韓報秦也既滅

秦於是置沛公關中辭歸韓已而見沛公有可以取天下之勢故又從之已取天下便欲棄人間事從赤松子遊良不爲高祖之臣可見矣此論甚好以前無人及此龜山楊氏曰此論亦未盡張良蓋終始爲韓者方沛公爲漢王之國遣良歸韓良因說沛公燒絕棧道此豈復有事漢之意及良歸至韓聞項羽以良從漢王故不遣韓王成之國與俱東至彭城殺之先是良說項梁以韓諸公子橫陽君成可立梁遂使良求韓成立爲韓王良爲韓司徒良以韓見殺之故於是又間行歸漢其意蓋欲

爲韓報項羽也至漢高祖用其謀已破項羽平定天下從高祖西都關中於是始導引辟穀有從赤松子之語蓋爲韓報仇之心於是方已故也據良當時說高祖燒絶棧道然後歸韓此亦似有意使韓王成若在良輔之并天下未可知良意以謂可與之爭天下者獨高祖高祖既阻蜀不出其他不足慮矣不幸韓王成爲項羽所殺故無以自資而卒歸漢也如高祖亦自用張良不盡良之術亦不止於如此須更有事在其臣高祖非其心也不得已耳【集覽】漢高帝五年留侯張良謝病辟穀曰家世相韓韓滅爲韓報讐今以三寸舌爲帝者師封萬戶侯此布衣之極願棄人間事從赤松子遊耳○漢元年項羽使卒三萬人從漢王之國楚與諸侯之慕從者數萬人張良送至襃中王遣良歸韓良因說王燒絶所過棧道以備盗兵且示羽無東意○韓王成故韓國公子橫陽君秦二世二年六月項梁既立楚國後韓之舊臣張良因說梁立成爲韓王成以良爲司徒使西畧韓地往來遊兵穎川漢王元年項羽以張良從漢廢韓王成而殺之立故吳令鄭昌爲韓王二年漢使故韓襄王之孫信畧韓地鄭昌降漢於是立信爲韓王○

子房起布衣徒步以三寸舌爲帝者師其奇謀秘計轉敗爲成出於困急之中者數矣故高祖稱之配蕭韓爲三傑天下既平功高者往往以才見忌疑釁一開雖韓信有解衣推食之誠猶不克終竟以俎醢蕭何雖能以功名自全而見疑亦屢矣是三人者惟子房功成智隱不迴權勢視去權利如脫敝屣雖寄身朝市而翛然如江湖萬里之遠溟冥鳳舉矰繳不及方諸范蠡其優矣哉夫漢與將相於去就之際皆中機會而不違理義者吾獨於子房得之矣【集覽】漢四年項羽聞龍且死大懼使武涉說信欲與連和三分天下信曰漢王授我上將軍印解衣衣我推食食我言聽計用我雖死也不易蒯徹亦說信信不聽徹大懼去

或問養虎自遺患事張良當時若放過恐大事去矣如何朱子曰若只計利害即無事可言者當時若放過未取亦不出三年耳問幾會之來間不容髮況沛公素無以繫豪傑之心放過即事未可知曰

若要做此事先來便莫與項羽講解既已約和即不可爲矣大抵張良多陰謀如入關之初賂秦將之爲賈人者此類甚多問伊川却許以有儒者氣象豈以出處之際可觀耶曰爲韓報仇事亦是是爲君父報仇【集覽】漢四年項羽少助食盡韓信又進兵擊之羽乃與漢約中分天下鴻溝以西爲漢以東爲楚歸太公呂后解而東歸漢王亦欲西歸張良陳平曰漢有天下太半楚兵罷食今釋不擊此養虎自遺患也王從之○秦二世二年沛公伐秦秦遣兵拒嶢關沛公欲擊之張良曰未可願益張旗幟爲疑兵而使酈生陸賈往說秦將啗以利秦將果欲連和沛公欲許之良又曰不如因其怠而擊之沛公遂引兵擊秦秦軍大破之○三代以下人品皆稱子房孔明子房今日說了脫空明日更無愧色畢

竟只是黃老之學、及後疑戮功臣時更尋討他不著。○問子房孔明人品。曰子房全是黃老。皆自黃石一編中來。又問一編非今之三略乎。曰又有黃石公素書。然大率是這樣說話。輔廣云、觀他博浪沙中事也甚奇偉。曰此又忒煞不黃老。爲君報仇此是他資質好處。後來事業則都是黃老了。凡事放退一步。若不得那些淸高之意來緣飾遮蓋、則其從衡詭譎、殆與陳平輩一律耳。問邵子云、智哉留侯善藏其用。如何。曰只燒絕棧道、其意自在韓而不在漢。及韓滅無所歸、乃始歸漢、則其事可見

矣。(集覽)三略。黃石公三略。七書謂上中下三計也。○黃石公、秦之隱君子也。著素書六篇。知秦之將亡、漢之將興、因以是書授張良。爲漢王師。後不知其所終。

南軒張氏曰、子房蓋有儒者氣象。三代之後未易得也。五世相韓、篤春秋復讎之義。始終以之。其狙擊嬴政、非輕舉也。其復讎之心、苟得以一擊而遂焉則亦慊矣。此其大義根諸心、建諸天地而不可泯者也。子房之心、非以功利也。始終爲韓而漢之爵祿、不足以羈縻之。故予以爲有儒者之氣象。三代之後未易多得此。其出處大致也。至於從容高帝之旁、其計策不汲汲於售、而所發動中節。會使高帝從之、有不肯釋者、蓋子房非有求於高帝。故能屈伸在己、而動無不得。此豈獨可以知計名哉。(集覽)張良之祖開地、相韓昭侯宣惠王襄王。父平、相釐王桓惠王。凡五世。○高帝之英武慢侮士大夫。其視隨何酈食其陸賈輩、皆撫而忽之。至於蕭相國之功、一旦下之廷尉、亦不顧也。獨於子房蓋敬而不敢慢、順而不可强、則以子房所守在義、而不以利故爾。嗟呼、秦漢以來士賤、君肆正以在下者急於爵祿、而上之人持此以爲眞足以驕天下之士故也。若子房者、其可得而驕之哉。雖然以高帝之英武而能虛己以聽信子房、蓋亦

可謂明也已矣。可謂遠也已矣。(集覽)陸賈、楚人。有口辯。從高祖定天下。使南越、拜尉佗爲王、稱臣奉漢約。高祖大悅、拜陸賈爲太中大夫。時稱說詩書。著書十二篇。以好時地善、因家焉。有五男。出槖中千金分之。令爲産。呂后王諸呂、陳平患之。用賈計、與周勃相結、遂誅諸呂、立文帝。

或問高帝暮年猜忌功臣、張良不能開釋帝意、及見諸將沙中偶語、乃指示曰此屬相聚謀反。毋乃益其猜忌之心。而温公反謂因事納忠、何也。潛室陳氏曰、子房言無虛發。平生智謀、都因事方用。所以撥轉主心、如轉戶樞。(集覽)漢高帝六年、上已封大功臣。餘爭功不決。上從複道上望見諸將往往坐沙中相與語。上問張良。良曰、陛下以此屬取天下。今所封皆故人親愛。所誅皆

平生仇怨此屬畏不能盡封又恐見疑平生過失及誅故相聚謀反耳上曰爲之奈何良曰陛下平生所憎羣臣所共知誰最甚者上曰雍齒良曰急先封齒於是封齒爲什方侯而急趣丞相御史定功行封群臣皆喜曰雍齒且侯吾屬無患矣○問子房之於漢高言無不盡晚年廢立乃不敢言至四皓之來而後定豈天下既定子房之言不足以動帝之聽耶曰此事子房自度不能得之於口舌之間故於人主機括中撥轉來伊川生平不喜人用智獨喜子房此著具見易傳可玩味自是轉移君心一道理未可以一筆勾斷○沛公有三傑故雖遷漢中而卒定三秦項羽無三傑故雖王三將而終不能有三秦嗚呼

羽非失險也失人也夫項羽遷沛公於巴蜀而王三降將以拒漢漢勢若已屈矣吁彼豈知巴蜀果非死地也耶羽以巴蜀爲死地而謀遷沛公沛公亦以死地視巴蜀而忿嫉項羽當是時也取舍屈伸之理惟蕭何知之故何勸王王漢中收用巴蜀還定三秦及其既就國也項羽肺肝之謀惟張良知之故良說王燒絕棧道以示項羽無東意此蕭何之所以强沛公之行也而張良所以安沛公之心也使巴蜀而果能爲死地也則蕭何張良之謀是置沛公於死地也蕭何張良可謂見之明計之熟矣至於韓信登壇之日畢陳平生之畫[illegible]指楚之所以失及漢之所以得漢一日舉兵而東秦民其爲沛公耶爲三降將耶此三秦還定之謀所以卒定於韓信之手也噫三傑宜人傑也向也蕭何張良有卓越之見而始勸沛公之入今也韓信乘罅漏之餘而徑勸沛公之出其入也所以養其出也其出也所以用其入也三子之見智謀畧同故蹙楚之效同孰謂關中非沛公囊中物耶善乎史臣之論高祖曰從諫如轉圜也夫天下之勢成敗未易料也見近者昧其勢而慮遠者審其勢蓋勢者

成敗之所係也一舉措之不謹則俄頃之間大事去矣方羽之王三降將於三秦而王高祖於漢中也高祖蓋不勝其忿而欲奮於一擊之間周勃等又從而從諛之當是時高帝死固未可保而何以成敗爲也及蕭相國進諫而高祖翻然改悟罷兵就國徐起而還定之如取諸寄此豈有他術也知成敗之勢在已而已已能屈之亦能伸之是以高帝之還定三秦也不在於引兵故道之時而在於不攻項羽之日不在於拜將之後而在於聽諫之初[illegible]漢元年漢王以韓信爲大將軍八月還定三秦雍王章邯迎戰敗走廢丘塞王司馬欣翟

王董騎降○漢元年漢王欲拜將乃擇日齋戒設壇具禮諸將皆喜人人自以爲得大將至拜乃韓信也一軍皆驚

彭越越昌邑人常漁鉅鹿澤中及陳勝兵起少年相聚請越爲長收諸侯散卒得千餘人沛公擊昌邑越以兵助之自是爲漢遊兵擊楚卒敗項羽於垓下以功封梁王

龜山楊氏曰天下之禍莫大乎不明分分之不明由較材程力之過也予觀韓彭之亡皆以此歟蓋西漢之初高皇帝以匹夫起阡陌之中一時名將非屠販亡命輕猾之徒則里巷鄙亂布衣之交也其平居握手素非有君臣等威也論其材力亦豈遠相過哉天下未平而大者巳王小者巳侯皆連城

數郡一摇足則秦項之爭復搆矣漢方收民於百戰凋瘵之餘而臨諸侯王之上凜乎其猶蹈春氷而常恐其潰也故疑隙一開則葅醢隨之矣嗚呼是豈知先王所以維持天下者哉雖朝委裘植遺腹而不亂者亦有名義以正其分耳故君君臣臣而天下治如將較材程力以強弱勝負爲君臣則天下之禍何時巳哉漢之君臣不知出此卒至相夷而不悟悲夫(集覽)植遺腹朝委裘若容衣天子幼未生前事先帝裘衣也

或問司馬溫公言漢之所以得天下者大抵皆韓信之功則知彭越又其次耶今考其本末二子各有所長其功一也故張漢家之勢者信之功多於越殘魏取代仆趙脅燕擊齊滅楚是也困項氏之勢者越之功多於信焚楚積聚而項氏敗擾梁地而項氏急是也未審如何潛室陳氏曰彭越人物功勳皆非信比但其常以游兵出宋梁楚間爲項氏腹心之疾所以有功於漢

曹參參沛人爲秦治獄掾佐高祖定天下戰功居多封平陽侯代蕭何爲相一遵何約束當時有歌其清淨民以寧一之歌卒諡懿

程子曰曹參去齊以獄市爲託後之爲政者留意於獄者則有之矣未聞有治市者

龜山楊氏曰曹參從高帝起豐沛間與之並馳者皆一時熊羆之士而陷敵攻堅必以參爲首宜其勇悍強鷙果於擊斷天下已定參爲齊相乃退然不自用盡召長老諸先生問所以安集百姓者既得蓋公避正堂舍之尊用其言而齊大治其後爲漢相亦以治齊者治天下故其効如之觀參所爲其始以戰鬬爲功而終則以清淨無爲自守何其不相侔也非其資務學樂用人言而勇於自克其何能爾若參者可不謂賢矣夫初參與蕭何有隙何且死所推賢唯參參代何爲相國舉事無所變更

一道用何法二人者苟無體國之誠心忘一已之私忿則排陷紛更將無所不至推之以爲賢守之而勿失尚何有哉其卒爲一代宗臣蓋有以也○後世如曹參可謂能克已者覩參本武人攻堅陷敵是其所長至其治國爲天下乃以清淨無爲爲事氣質多變了

婁敬 敬齊人以衣褐見高帝說帝都關中賜姓劉拜中郎號奉春君匈奴入寇帝欲擊敬言不可帝不聽後果被圍七日始得解帝謂敬曰吾不用公言以困平城乃封敬爲關內侯號建信君

龜山楊氏曰婁敬建和親之策欲以適長公主妻單

于以謂冒頓在固爲子壻子壻死外孫爲單于豈聞孫敢與大父抗禮哉可毋戰以漸臣也其說何謬哉且子壻之與外孫孰與父子親也彼且殺父以代立況妻之父乎其何足恃哉然屬人主厭兵故以一言之謬而遂成千載之患惜夫〔集覽〕漢高帝九年遣劉敬使匈奴約和親以家人子名公主妻單于○冒頓漢高時匈奴頭曼單于之子也按史畧單于匈奴天子之號猶華言皇帝也

周勃 勃沛人以材官引從高祖戰功居多高后崩與丞相陳平謀誅諸呂迎代王即位是爲文帝勃爲丞相後封絳侯諡武侯

程子曰周勃入北軍問曰爲劉氏左袒爲呂氏右袒既知爲劉氏又何必問若不知而問設或右袒當如之何已爲將乃問士卒豈不謬哉當誅諸呂時非陳平爲之謀亦不克成及迎文帝至覇橋曰願請間此豈請間時耶至於罷相就國每河東守行縣至絳必令家人被甲執兵而見此欲何爲可謂至無能之人矣〔集覽〕高后八年諸大臣迎立代王恒恒乘傳詣長安至渭橋群臣拜謁稱臣王下車答拜太尉勃進曰願請間中尉宋昌曰所言公公言之所言私王者無私勃乃跪上天子璽符王謝曰至邸而議之

或問周勃雖則重厚少文可屬大事然其畏誅令家人持兵自衛似未得人臣事君之義而班固以爲

漢伊周何耶潛室陳氏曰周勃處事煞有周章處如既入軍復問左右袒迎文帝至渭橋却欲入私謁皆非召之不來麾之不去舉動安劉事特幸成耳

歷代三

陳平 平陽武人少家貧好讀書後佐高帝定天下六出奇計官至左丞相封曲逆侯

或問陳平當王諸呂時何不諫程子曰王陵廷爭不從則去其位平自意復諫者未必不激呂氏之怒也夫漢初君臣徒以智力相勝勝者爲君其臣之者非心悅而臣事之也當王諸呂時而責平等以死節庸肯苟死乎○陳平只是幸而成功當時順却諸呂亦只是畏死漢之君臣當憊時豈有樸實頭爲社稷者使後來少主在事變那時他也則順却如令周勃先入北軍陳平亦不是推功讓能底人只是占便宜令周勃先試難也其謀甚拙其後成功亦幸如人臣之義當以王陵爲正○陳平雖不知道亦知學如對文帝以宰相之職非知學安能此[集覽]漢文帝元年帝問右丞相勃日天下一歲決獄幾何勃謝不知又問左丞相平平日有主者即問決獄責廷尉問錢穀責治粟內史上日君所主者何事平謝日陛下待罪宰相宰相者上佐天子理陰陽順四時下遂萬物之宜外鎮撫四夷內親附百姓帝稱善勃大慙病免

龜山楊氏日呂后問宰相高祖日陳平智有餘難以獨任王陵少憨可以佐之則高祖固有疑平之心矣然終其世不見其隙盖天下初定國家多故諸

侯內叛夷狄外陵平爲護軍常從征伐不擁重兵不親國柄故能免也然高祖謂平難獨任王陵可以佐之而陵終以戇見疎無益於國其後平專爲丞相天下無間言卒以功名終不其反歟知人惟帝難之信矣夫

或問文帝問陳平錢穀刑獄之數而平不對乃述所謂宰相之職或以爲錢穀刑獄一得其理則陰陽和萬事遂而斯民得其所矣宰相之職莫大於是惜乎平之不知此也朱子曰平之所言乃宰相之體此之所論亦是一說但欲執此以廢彼則非也要之相得其人則百官各得其職擇一戶部尚書則錢穀何患不治而刑部得人則獄事亦清平矣

或問良平漢之功臣也十八侯之次良平何以不與高后四年差次功臣其位愈下何歟潛室陳氏曰漢封功臣其盟誓之辭曰非軍功不侯於軍功中又三事最重一曰從起豐沛二曰從入關中破秦三日從定三秦十八侯位次全論此三事良平皆後附良雖從沛公但其時乃有故君韓氏所以不在此數又良平皆帷幄謀[illegible]不履行陣所以諸軍功者率在先

王陵 沛人始爲縣豪高祖微時兄事之及高祖起沛陵以兵屬焉天下既定封安國侯

或問王陵周勃陳平處呂后之事如何南軒張氏曰夫以呂氏之凶暴欲王諸呂其誰扼之獨問此三人者蓋亦有所憚也非特憚此三人蓋實憚高祖之餘威流澤之在天下也陵引高帝白馬之盟以對其言明切固足以折其姦心如砥柱之遏橫流也使二子者對復如陵吾知呂氏將悚焉若高帝臨之在上且懼天下之變或縮而不敢未可知也彼二子者乃唯然從之反有以安其邪志而遂其凶謀既分王諸呂而呂氏羽翼成就氣燄增長然則呂氏之欲篡漢二子實助之予謂二子方對呂

氏時其心特畏死耳未有安漢之謀也退而聞王陵之責顧高帝之眷思天下後世之議於是而不遑則有卒安社稷之言耳雖然使二子未及施計先呂氏而死則是乃畔漢輔呂不忠之臣尚何道哉抑二子安劉氏之計亦疏矣不遏之於爪牙未就之初而抹之於搏擊磔裂之後觀其閒居深念與劫酈寄入北軍等事亦可謂窘迫僥倖之甚夫豈全謀哉酈寄不可劫北軍不可入呂須之謀行則亦殆矣忠於人國者固如是哉人臣之立朝徇義而已利害所不當顧也功業之成不必蘄出於吾身也義理苟存則國家可存矣借使王陵以正對平勃又以正對呂氏一日而尸三子於朝三子雖死而大義固已皎然如白日轟然如震霆天下之義士將不旋踵四面並起而忘呂氏矣安劉氏者豈獨三子爲能哉使人臣當變故之際畏死貪生不知徇義而曰吾欲用權以濟事于後此則國家何所賴焉亂臣賊子所以接踵於後世也其弊至於如荀彧馮道之徒而論者猶或賢之豈不哀哉夫所貴乎權者謂其委曲以行其正也若狄仁傑是已其始終之論皆以母子天性爲言拳拳然

日以復廬陵王爲事然其所以紆徐曲折而卒成其志者則用功深矣潛授五龍夾日以飛仁傑豈必功業於其身者哉人臣之義當以王陵爲正濟大事者當以狄仁傑爲法〔集覽〕漢高后元年太后臨朝議立諸呂爲王王陵曰高帝刑白馬盟曰非劉氏而王天下共擊之平勃以爲可陵罷相遂王呂氏○漢高后八年陳平嘗燕居深念陸賈往直入座而平不見陸生何念之深也陳平曰生揣我何念生曰足下位貴無欲矣不過患諸呂少主耳平曰然奈何生曰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注意將將相和調則士豫附天下雖有變權不分爲社稷計在兩君掌握耳君何不交驩太尉因爲平畫呂氏數事平用其計兩人深相結呂氏謀益衰○漢高后八年呂后崩祿產欲作亂憚周勃劉章等猶豫未決勃使酈寄紿說祿以兵歸勃勃入軍門行令曰爲呂氏右袒爲劉氏左袒軍中皆左袒太尉遂將北軍分部悉

擒諸呂男女無少長皆斬之○潁呂后女弟樊噲之妻也荀彧荀淑孫潁陰人聞曹操有雄畧歸之操與語大悅曰吾子房以爲奮武司馬軍國事悉以咨之○馮道瀛州樂壽人少以孝謹聞唐莊宗莊始貴歷仕晉漢周官皆將相不擇可否爲人簡儉寬弘滑稽多智後封瀛王○唐中宗名哲高宗長子卽位後武后廢之爲廬陵王居均州迁房州凡一十四年還東都居東宮七年后復帝位○狄仁傑纂耻奮忠以權大謀引張柬之等卒復唐室功蓋一時而人不及知故呂溫頌之曰取日虞淵洗光咸池潛授五龍夾日以飛世以爲知言

叔孫通通薛人爲博士說高祖起朝儀采古禮與秦儀雜就之始用於長樂宮自諸侯王以下莫不震肅帝曰吾今日乃知爲皇帝之貴拜通爲太常賜金五百斤徙太子太傅

朱子曰叔孫通爲綿蕝之儀其效至於羣臣震恐無敢喧譁失禮者比之三代燕享羣臣氣象便大不同蓋只是秦人尊君卑臣之法魯二生之不至亦是見得如此未必能傳孔孟之道只是他深知叔孫通之爲人不肯從他耳〔集覽〕漢高帝六年叔孫通說上曰儒者難與進取可與守成願徵魯諸生共起朝儀上從之魯有兩生不肯行曰禮樂積德而后可興也通與所徵及上左右與弟子百餘人爲綿蕝野外習之

或問叔孫通定禮樂召兩生不至曰禮樂積德百年而後可興漢初朝廷無禮羣臣拔劒擊柱若從兩生無救於目前從叔孫則又因陋就簡揚子雲獨以大臣許兩生如何潛室陳氏曰人有所不爲也而後可以有爲叔孫通盜儒稍有節操人便不因之而進兩生不是欲待百年但以叔孫通非興禮樂之人故設辭以拒之耳子雲以其自重難進有所不爲故以大臣許之蓋因其出處之間可卜其事業也

四皓東園公姓唐字宣朗夏黃公姓崔名廣甪里先生姓周名術綺里季無注避秦俱隱商山

朱子曰漢之四皓元稹嘗有詩譏之意謂楚漢分爭却不出只爲呂氏以幣招之便出來只定得一個惠帝結果小了然觀四皓恐不是儒者只是智謀之士〔集覽〕元稹河南人舉制科第一拜左拾遺憲宗時陳西北邊事召問得失當路者惡之出爲河南尉拜監察御史遇事敢言官至膳部員外郎稹長於詩與白居易齊名時稱元白○問四皓是如何人品曰是時人材都沒理會學術權謀混爲一區如安期生蒯通蓋公之徒皆合做一處四皓想只是個權謀之士觀其對高祖言語重如願爲太子死亦脅之之意又問高祖欲易太子想亦是知惠帝人才不能負荷曰固是然便立如意亦了不得蓋題目不正諸將大臣不心服到後來呂氏橫做了八年人心方憤悶不平故大臣誅諸呂之際因得以誅少帝少帝但非張后子或是後宮所出亦不可知史謂大臣陰謀以少帝非惠

帝子意亦可見少帝畢竟是呂氏黨不容不誅耳
杜牧之詩云南軍不袒左邊袖四老安劉是滅劉
〔集覽〕漢惠帝七年帝崩初呂太后命張皇后取他人子養之而殺其母以爲太子至是即位謂之少帝

趙堯　季布　劉章　張蒼　酈寄

龜山楊氏曰予讀漢史至呂戚之事未嘗不爲之廢
卷太息也以高帝之明惓惓於趙王其念深矣然
卒用趙堯之策可謂以金注也且呂后以堅忍之
資濟之以深怨積怒其於趙王也欲得而甘心焉
久矣雖韓彭之强有弗利於巳去之猶發蒙耳一

貴强相何足以重趙哉善爲高皇計者盍亦反諸
巳而已不以衽席燕好之私亂嫡妾之分使貴者
不陵賤者不逼夫夫婦婦而家道正矣是將化天
下以婦道如關雎之詩豈特無母禍而已哉〔集覽〕金注
莊子以瓦注者巧以鉤注者憚以黃金注者惛言以瓦爲注則全無利害之心以鉤帶爲注則已有顧惜之意以金爲注則愛心愈重而易惛矣○發蒙如發去物上蒙覆之物言易也
桓公殺公子糾召忽死之管仲不死孔子稱其仁
管仲之不死繩以春秋之法則其義固有在矣世
莫有能窺之者方季布兇鉗奴辱於朱家非有深
計遠慮也期以免死而已班固謂賢者誠重其死

夫死非其所固賢者所重也然君子固有舍生而
取義者固之爲此說豈非以管仲之事與之乎是
皆未明春秋之法也楊子曰明哲不終事項其義
得之矣

子讀高五王傳至劉章言田事及誅諸呂一人亡
酒者未嘗不爲之寒心也方高后欲强諸呂雖大
臣平勃等皆俛首取容而已其志非忘漢也觀王
陵之事則可鑑矣使章以才見忌不得宿衛禁中
則後雖欲有爲也尚何及哉〔集覽〕漢高后七年是時諸呂擅權用事朱虛侯章忿劉氏不得職常入侍燕飲太后令章爲酒吏章請曰臣將種也請得以軍法行酒太后許

之酒酣章爲耕田歌曰深耕既穜立苗欲疎非其種者鉏而去之太后默然頃之諸呂有一人醉忘酒章追斬之還報左右皆大驚業巳許其軍法無以罪也自是諸呂憚之
張蒼吹律調樂定律令若百工作程品其有意乎
推本之也當是時漢廷公卿皆武夫軍吏無能知
書者惟蒼自秦時爲柱下史明習天下圖書尤邃
於律曆有所建明宜無不從也然其術學疎陋猶
以漢當水德之盛正朔宜因秦弗革卒以此絀惜
夫
諸呂之王非漢約天下莫與也產祿擅兵欲危劉
氏忠臣所共切齒而酈寄固與之交義而商亦莫

之禁何也其誅呂祿也劫之而後從則商寄之罪均矣雖絳侯賴之以入北軍功不足以贖其罪也使商不就劫而呂氏得志則寄之父子得無非望乎其賣友非其本心也

張釋之 [釋之南陽堵陽人以貲為騎郎十年不得調后拜廷尉惟務持平語曰張釋之為廷尉天下無冤民景帝時出為淮陽王相]

龜山楊氏曰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利口捷給古人賤之若上林尉居其位不知其任至十餘問不能對是謂不任職非訥於言者也張釋之以絳侯張相如方之過矣文帝問絳侯天下一歲決獄幾何

絳侯不能對又問天下錢穀一歲出入幾何又不能對帝以問陳平平條析甚辯文帝善之絳侯愧汗洽背自以其能不及平遠甚若是以絳侯為賢乎為喋喋可乎予謂上林尉眞亡賴而虎圈嗇夫雖口對響應亡窮然上所問乃其職事非利口捷給也豈足深過之與

或問張釋之為廷尉天下無冤民于定國為廷尉民自以不冤二者何以異東萊呂氏曰以史氏之辭論之則民自以為不冤者勝於天下無冤民蓋天下無冤民者所斷皆當其罪罪人未必皆心服也然以實考之則定國實不勝釋之

或問張釋之為廷尉天下無冤民于定國為廷尉民自以不冤可乎或者說宣帝時廷尉不獨一于定國雖獨不在定國而定國坐視四子之死亦不能效張釋之之守法如何潛室陳氏曰漢卿有罪未必悉下廷尉自有詔獄多丞相御史大夫治之或下中二千石雜議廷尉所謂平者非必皆寬縱之謂剛不吐柔不茹者平也趙蓋韓楊之死今作文人但浪說耳 【集覽】制秩二千石者一歲一千四百四十石實不滿二千石其云中二千石者一歲得二千一百六十石舉成數

言之故曰中二千石中者滿也

周亞夫 [亞夫沛人勃之子仕為河內守封條侯景帝時吳楚反以亞夫為太尉擊平之后拜丞相]

五峯胡氏曰周亞夫霍光不學不知道能進不能退殺身亡宗是功名富貴誤之也知道者屈伸通變與天地相似功名富貴何足以病之張子房進於是矣

或問周亞夫軍中聞將軍令不聞天子詔不知是否朱子曰此軍法又問大凡為將之道首當使軍中尊君親上若徒知有將而不知有君則將皆亞夫

固無害也設有姦將一萌非意則軍中之人豈容不知有君日若說到反時更無說凡天子命將既付以一軍只當守法

賈誼 誼洛陽人文帝時河南守吳公薦之召爲博士時年二十餘歲中超遷至太中大夫請改正朔興禮樂絳灌等毀之出爲長沙王大傳帝后思之召見宣室因問鬼神至夜中帝不覺前席拜梁王太傅上治安策論者以爲通達國体

或問賈誼程子曰誼之言曰非有孔子墨翟之賢孔與墨之一言其識末矣其亦不善學矣

龜山楊氏曰賈誼以少年英鋭之資抱負其器頗見譏扳慨然遂以身任天下而絳灌之徒出於纖薄販繒之武夫先王之典章文物彼烏足與議哉高

帝所與平天下定法令又皆其身親見之也誼以疎遠晚進之人欲一日悉更奏之彼之心豈能慹然耶此讒譽之所由起也古之君子自重其身常若不得已而後進非固要君也蓋天下重器不可易爲之王業之大必遲久而後成故人君非有至誠不倦之心則不足以有爲也其尊德樂義一有不至則引而去之萬鍾於我何加焉非忘天下道固然也誼之草具儀法與夫三表五餌其術固疎矣當是時人君方且謙讓未遑也誼身非宰輔乃汲汲然自進其說蓋亦不自重矣在我者不重故人之聽之也輕及夫以才見忌不容於朝出爲王傅其論國事猶曰陛下曾不與如臣者議之則是欲嬰撫在廷之臣而出其上也豈不召禍歟孔子曰爲國以禮其言不讓於誼有之（集覽）周勃沛人以織薄曲爲生從漢滅楚有功賜爵列侯食絳八千二百八十戶時稱爲絳侯○灌嬰睢陽人少以販繒爲事亦隨漢滅楚賜爵列侯與絳侯共立故時人稱之爲絳灌○賈誼書謂好人之技愛人之狀仁道也信爲大操常義也愛好有實已諾可期十死一生彼將一至此三表也賜之盛服車乘以壞其目賜之飲食珍味以壞其口賜之音樂婦女以壞其耳賜之高堂邃宇倉庫奴婢以壞其腹於來降者上以召幸之相娛樂親酌而手食之以壞其心此五餌也○漢之儒者若賈誼用

力亦勤矣其文宏妙殆非後儒能造其域然稽其道學淵源論篤者終莫之與也

朱子曰賈誼之學雜他本是戰國縱橫之學只是較近道理不至如儀秦蔡范之甚爾他於這邊道理見得分數稍多所以說得較好然終是有縱橫之習緣他根脚只是從戰國中來故也漢儒惟董仲舒純粹其學甚正非諸人比只是困苦無精彩極好處也只有正誼明道兩句下此諸子皆無足道如張良諸葛亮固正只是太麄

南軒張氏曰賈生英俊之才若董相則知學者也治

安之策可謂通達當世之務然未免乎有激發暴露之氣其才則然也天人之對雖若緩而不切然反復誦味淵源純粹蓋有餘意以其自學問涵養中來也讀其奏篇則二子氣象如在目中而其平生出處語默亦可驗於是矣以武帝好大喜功多欲之心使其聽董仲舒之言則天下蒙其福矣孰謂緩而不切也耶

或問賈誼陳治安策論民俗奢侈盜賊乘時而發夫文帝躬修玄默移風易俗以誼言觀之所謂移風易俗者安在潛室陳氏曰誼煞有疎密太過處惟

文帝能受盡言史臣謂誼之言亦略施行文帝風俗好處誼不爲無助

袁盎 盎楚人也文帝時以兄會任爲郎以直諫不得久居位調隴西都尉既而徙爲呂相因病免歸

龜山楊氏曰淮南王之驕恣其在禍久矣然徵之即至則反形未具以檻車遷之是將置之必死也不早辨之養成其禍卒至乎敗國亡身文帝不無罪也鄭共叔不義得衆詩人以刺莊公而春秋交譏之正謂此也然則人君不幸有弟如淮南者宜柰何若舜之於象放之有庳可也袁盎不能明義以正其君乃以無稽之言啗之不亦過乎若七國之反聞鼂錯之欲治已也反以奇禍中之此戰國策士之帝也然二人之相賊其志一也特繫其發之先後耳不念國家之大計乃欲因禍以釋一已之私怨若二人又何足誅哉而班固謂盎仁心爲質誤矣

賈山 山潁川人涉獵書記爲潁陰侯騎郎孝文時上書言治亂之道借秦爲諭名曰至言其後文帝除鑄錢令山復上書諫遂復禁鑄錢

孝文之恭儉慈仁而賈山乃借秦爲諭盛言其侈靡貪狠暴虐宜若過矣然君臣儆戒正在無虞之時

故舜之臣猶以丹朱戒其君則山之借秦不爲過也後世驕君諛臣特天下無虞而不知儆戒有聞斯言必以爲訕矣其取禍敗不亦宜乎

馮唐 唐趙人也爲中郎署長嘗言雲中守魏尚有功而削其爵文帝納之使唐持節赦尚復爲雲中守後拜唐爲車騎都尉

馮唐謂文帝不能用頗牧其言雖有激然亦深中其病也夫李牧之爲趙將也軍市之租皆自用賞賜皆決於外不從中覆故能有成功魏尚守雲中上功首虜差六級文吏即以法繩之以是較之文帝不能用李牧信矣楊雄謂文帝親詘帝尊以信亞

夫之軍焉爲不能用頗牧夫孫武斬吳王之寵姬
穰苴斬齊君之寵臣與其使者僕車之左駙馬之
左驂皆在軍不受君令也古之爲將者皆然豈獨
亞夫乎然則文帝未嘗詘而亞夫之軍未嘗信也
謂之有激云爾則得矣（集覽孫武子者齊人以兵法見吳王闔廬闔廬出宮人爲二隊以寵姬二人爲隊長試習兵法武乃三令五申而鼓之宮人笑遂斬隊長以徇○司馬穰苴者田完之苗裔晏嬰薦於齊景公召爲將軍使莊賈監軍約出師後期軍法後期者斬遂斬莊賈以徇三軍軍士股栗乃進復故地也

鄒陽　枚乘（陽齊人景帝時仕吳以文辯著名吳王陰有邪謀陽上書諫不納去而之梁從孝王游被譖下吏從獄中上書王立出之卒爲上客○乘淮陰人爲吳王濞郎

中王有異謀切諫去而之梁景帝時拜弘農都尉以病免武帝即位以安車蒲輪徵之道卒

吳王怨望陰有邪謀鄒陽枚乘之徒不能明義以導
其君而區區以利說之宜乎其無益也及吳兵西
嚮而枚乘猶以民之輕重國之大小爲言則是使
吳重大而漢輕小則吳兵可得而進也吳亡乘不
及禍而卒以取重於世幸矣夫

田叔（叔趙郡陘城人好劍學黃老術於樂鉅公爲人廉直喜任俠趙王張敖以爲郎中會趙午等謀弒上事發竟詔捕趙王有敢隨王罪三族唯叔及孟舒皆自髡鉗爲王家奴隨王至長安事白得出乃進言叔等上召見與語漢廷臣無能出其右者盡拜守相

龜山楊氏曰班固謂田叔隨張敖赴死如歸彼誠知
所處予謂田叔之隨王雖以身死之何益於趙此
與婢妾侍人感慨自殺者何以異哉烏在其爲知
所處孟舒爲雲中守而士爭臨城死敵此誠長者
而田叔乃以隨張王事首稱之斯言豈特爲舒而
發抑亦自賢耳夫譽人以自賢是豈長者之言乎
（集覽張敖大梁人趙王耳之子尚高帝女魯元公主七年帝過趙敖執子婿禮甚卑上箕踞嫚罵之趙相貫高趙午等怒謀弒帝人告之午等伏誅廢敖爲宣平侯高后六年敖卒謚元王

五峯胡氏曰田叔悉燒梁獄詞空手來見可謂善處
人母子兄弟之間者也漢景忌刻之君也而能賢

田叔有過人之聰明越人之度量者何歟以太后
在上不敢肆故也天理存亡在敬肆之間耳孔子
作春秋必記災異警乎人君萬世不死也

鼂錯（錯潁川人學申韓刑名以文學爲太常掌故文帝遣受尚書於伏生遷太子家令號智囊數上書言邊事皆見嘉納景帝時遷御史大夫

龜山楊氏曰鼂錯云人君必知術數又云五帝神聖
其臣莫能及而自親事據是說蓋未嘗知治體也
夫天下大器非智力所能勝也舜之惇五典庸五
禮用五刑皆因天而已未嘗自爲也雖股肱耳目
付之臣而不自用況以術數而自親事乎使後世

懷諂者誤其君挾術以自用必貧是言也其爲禍豈淺哉。若吳楚之反不在錯天下共知之矣景帝用讒邪之謀以誅錯其失計不已甚乎當是時兵之勝負國之安危未可知也而誅其謀首豈不殆哉。而在廷之臣無一人爲錯言者蓋變起倉卒各欲僥倖於無事而莫敢以身任之也然而錯亦有以取之矣。夫漢之有七國未若魯之三家也孔子墮三都之城而三家無敢不受命者則其處之必有道矣。孟子曰。子以爲有王者作則魯在所損乎在所益乎。使孟子而得志固將損之也錯無碩德

重望以鎮服其心而强爲之謀。其召亂而取禍蓋無足怪者。武帝時淮南王欲反獨畏汲黯之節義視公孫弘輩如發蒙耳則天下果非智力可爲也以一汲黯猶足以寢淮南之謀況不爲黯者乎。集覽 漢武帝元狩元年淮南王安謀反曰漢廷大臣獨汲黯好直諫守節義如丞相弘等說之如發蒙耳

南軒張氏曰鼂錯在當時只合使居論思獻納之職觀其言之是者行之不是者置之而使之爲御史大夫則過其才矣至如馬謖不是孔明錯看他亦是過用其才謖平生參軍事煞有籌畫一旦使之自將兵所以敗耳使參謀爲都統如何做得 集覽 馬謖襄陽宜城人良之弟仕昭烈爲越嶲太守才器過人好論軍計亮深異之以爲參軍與魏將張郃戰于街亭敗績下獄死亮爲之流涕

竇嬰 嬰觀津人景帝初爲詹事竇太后愛帝弟梁王王朝因燕帝顧曰千秋萬歲後傳嬰進曰天下者高祖之天下父子相傳漢之約也安得傳梁王時太后好黃老而嬰重儒術是以不合遂免去

灌夫 夫潁陰人父張孟嘗爲灌嬰舍人故蒙灌姓吳楚反時孟以校尉戰死於吳夫奮曰願取吳王若將軍頭以報父仇遂被甲持戟而往大破吳軍以此名聞天下後爲淮陽太守

田蚡 蚡長陵人好儒術武帝時爲太尉與丞相竇嬰推轂趙綰等所言皆聽後封武安侯

龜山楊氏曰景帝燕兄弟欲以天位傳梁王竇嬰以

漢約直之忤太后旨可謂不阿矣及爲丞相推轂士類尊用儒術雖籍福之辯不能遷惑其所守直已以往不撓權貴其節義有足稱者至晚節末路失位不得志而與灌夫相爲引重二人者並位公侯顯名當世其平生意氣何其壯哉田蚡以外戚進顯淫奢無度尊已以下人壯夫義士宜恥出其門而二人者乃幸其臨況以爲名高其志慕又何其汙也蓋驚勢勞者勢窮則辱而氣隨以奪其理然矣。若灌夫者勇悍不遜有死之道焉終以一朝之忿亡其身非自取歟竇嬰區區復銳於爲救果

何益哉故卒與俱滅是亦不知量也田蚡規利賣國其不族幸矣〔集覽推轂言舉薦人如推轂之轉運也〕

卜式〔式河南人以田畜爲事武帝初願輸家財助邊召拜郎中初式不願爲郎令牧羊上林歲餘羊肥息上善之式曰治民亦如是矣惡者輒去毋令敗群上奇其言拜緱氏令後爲御史大夫賜爵關內侯〕

潛室陳氏曰漢方事匈奴而卜式願輸助邊方事南越而式願父子俱死天下方事匿財而式猶欲就助公家之費凡式之所樂爲者皆衆人之所難爲而武帝之所欲爲者式輒揣其意而逆爲之故天下因式獲罪者十室而九而式之褒寵眷遇自以爲有用於天下及武帝當封禪而式獨以不習文章見棄式乎式乎何不先衆人而爲之乎

公孫弘〔弘菑川人家貧牧豕海上年四十餘乃學春秋雜說武帝初舉賢良對策第一拜博士待詔金馬門元朔中爲丞相封平津侯開東閣以延賢人與參謀議身食一肉脫粟飯俸祿皆以供賓客家無餘資〕

程子曰觀武帝問賢良禹湯水旱厥咎何由公孫弘曰堯遭洪水不聞禹世之有洪水也而不對所由姦人也

元城劉氏曰公孫弘姦詐人也亦有長處諫罷西南夷不用卜式郭解是也且武帝之好征伐天下皆欲諫而止之而式身爲庶人乃願以家財助邊以迎合人主其後又欲父子死南越帝由是移怒列侯不肯從軍坐酎金失侯者百六人實式激其怒也故弘以式爲非人情不軌之臣不可以爲化而亂法且郭解以匹夫而奪人主死生之權且聖人之作五刑固有輕重今一言不中意而立殺之此何理也考其唱此悖亂之風解實爲之魁故弘之言解布衣爲任俠行權以睚眦殺人解不知此罪甚於解知此二事得大臣之體〔集覽漢武帝元鼎五年南越反列侯以百數皆莫求從軍擊越會九月嘗酎祭宗廟列侯以命獻以助祭少府省金金有輕及色惡者上皆令劾以不敬奪爵者百六人注酎直救反三重釀酒也泰月令曰孟春酎之孟夏始成西京雜記漢制正月日作酒八月乃熟名曰酎以獻宗廟張晏曰酎之言醇也武帝因八月常酎會諸侯廟中出金助祭所謂酎金〇如淳曰相與信爲任同是非爲俠所謂權行州里力折公侯者也或曰任任使其氣力俠之言俠以權力俠輔人也〕

張湯〔湯杜陵人以刀筆吏累官至太中大夫元朔初爲廷尉元狩初御史大夫未幾而有罪遂自殺〕

涑水司馬氏曰或稱張湯蟠爲刻薄而後嗣顯榮七葉不絕意者積善餘慶積惡餘殃近虛語耶應之曰不然所謂積者繼世相因之謂也故傳稱八元八凱世濟其美饕餮三族世濟其凶此非積善積

惡之謂耶欒書有惠於晉晉人思之黶雖剛愎從得保其宗廟至盈無德鄉族遂亡。然則黶之所以存書之餘慶也。盈之所以亡黶之餘殃也。祖父有德子孫爲不善未免禍敢慶何有焉。祖父不善而子孫有德福祿將集殃何有焉。祖父爲不善而子孫又無德以蓋前人之愆則餘殃被之。是以堯舜雖至德朱均不能免其災瞽鯀雖大惡舜禹無所虧其聖若張湯者雖險詖人也而有子安世保赫漢室。寔有大功。子孫嗣之率皆忠恪信厚。恭儉周密邦有道不廢邦無道免於刑戮以是光顯於後

彌歷永世固其宜矣又何異焉【集覽】張安世湯之子官至御史大夫安世以父任爲郎武帝奇其才擢尚書令遷光祿大夫昭帝卽位封富平侯宣帝時以定策功拜大司馬自武以來安世子孫七葉侍中諸曹散騎者千餘人矣

霍光 註見前

朱子曰霍光臨大節亦有大虧欠處○問君臣之變不可不講且如霍光廢昌邑正與伊尹同然尹能使太甲自怨自艾而卒復辟光當時被昌邑說天子有爭臣七人兩句後他更無轉側萬一被他更咆勃時也惡模樣曰到這裏也不解恤得惡模樣了又問光畢竟是做得未宛轉曰做到這裏也不解得宛轉了。良久又曰人臣也莫願有此萬一有此時也十分使那宛轉不得○問霍光小心謹厚而許后之事不可以爲不知馬援戒諸子以口過而褁屍之禍乃口過之所致二人之編在小學無亦取其一節耶曰采葑采菲無以下體取人之善爲巳師法正不當如此論也【集覽】後漢馬援曰男兒當死於邊野以馬革褁屍還葬爾安能死於兒女手中乎

南軒張氏曰霍光天資重厚如朝謁進止常不失尺寸似乎知學者後人往往輕加詆毀使之當大事必不能然立君豈易事呂氏之難或言齊王可立

大臣以爲王舅駟鈞虎而冠卽立齊王復爲呂氏矣遂定議立文帝須謹擇於其初至如昌邑王在國素狂縱光不能察知而輕立之豈得無罪其後幸而能立宣帝劉元城謂取其無黨此則未然○霍光天資重厚故可以當大事而其所以失則由於不學之故也人臣之功至於周公無可加矣而詩人形容其盛德則曰公孫碩膚赤舄几几夫何其温恭謙厚也是則雖以天子叔父之尊處人臣之極位有蓋世之功業而玩其氣象豈有一豪權勢之居而人之覩之也但見其道德之可尊而亦

豈覺權勢之可憚哉孟子曰事親若曾子可也而後之君子亦曰事君若周公可也如曾子之事親適爲人子之能盡其分者耳非有加也如周公之事君亦然蓋在其身所當爲者而何一毫有於巳也周公惟無一毫有於巳也是故德盛而愈恭事業爲無窮也光之所建立想負於其身橫於其心而不能以弭忘惟其不能以弭忘故其氣餒不可掩威勢日以盛權利之途人爭趨之非惟家人子弟門生故吏馴習驕縱而不可戢光之身亦不自知其安且肆矣此凶于乃國敗于乃家之原也可

不畏哉故其一時用舍進退例出於私意以蘇武之忠節進不由巳僅得典屬國而大司馬長史雖如楊敞之庸謬亦得爲宰相至於如魏相蕭望之之才皆擯不用田千秋小不當意則其壻即論死作威作福蓋如此陰妻之邪謀未論其不能白發於後使其妻邪謀至此而人敢爲之助而無復言其姦則履霜堅氷馴致其道夫豈一日之故哉光至此亦無全理矣原其始皆由於其心以寵利居成功不知爲人臣之分故曰不學之過也雖然後之儒生如班固輩蓋知以不學病光矣然使其當

小利害僅如毫髮鮮不喪其所守望其如光凜然當大事屹如山嶽其可得哉然則光雖有不學之病而其自得於天資者蓋有不可及後之儒生雖自號爲學者議議前人而反無以自立則亦何貴乎學哉予謂人才如光輩學者要當觀其大節先取其所長而後議其所蔽反身而察焉則庶幾爲蓄德之要不然所論雖似高亦爲虛言而已矣【集覽】蘇武杜陵人父建以功封平陵侯武在漢初以中郎將使匈奴被留齧雪咽氈仗節牧羝居十九年得還拜典屬國楊敞華陰人莊重漢昭帝時爲進御史大夫○田千秋長陵人爲高廟寢郎會衛太子爲江充所譖敗久之千秋上急變訟太子冤武帝大感召見面說之拜爲大鴻臚數月遂代劉屈氂爲丞相封富民侯

或問周勃霍光在漢均有擁立之功優劣如何潛室陳氏曰霍光仗忠義舉動光明乎勃任智術蹤跡

疎昧

汲黯

龜山楊氏曰周勃起布衣蓋椎朴鄙人以其重厚故可屬大事則天下重任固非狷忿褊迫者所能勝也武帝時淮南王欲反獨畏汲黯之節義至論公孫弘輩若發蒙耳夫汲黯之直爲天下敬憚如此予獨疑其狷忿褊迫臨大事不能無輕動輕動則

失事襪難與成功故武帝謂古有社稷臣黯近之
矣其有得於此乎

疏廣　疏受　廣受俱東海蘭陵人廣官至太子太傅兄子受官至太子少傅在位五年廣謂受日如足不辱知止不殆宦成名立如此不去俱有後悔乃上疏乞骸骨上許之公卿大夫設祖道供張東都門外送者車數百輛道路觀者皆日賢哉二大夫

或論二疏不合徒享爵位而去又不合不爲引剛直之士代巳輔導太子朱子曰疏廣父子亦不必苛責之雖未盡出處之正然在當時親見元帝儒弱不可輔導他只得去亦是避禍而巳觀渠自云不去懼貽後悔亦自是省事恬退底世間自有此等

人他性自恬退又見得如此只得去若不去蕭望之便是樣子望之即剛直之士〔集覽〕元帝名奭宣帝太子雖喜儒術然牽制文義優游不斷任用非人孝宣之業衰焉

魏相　相濟陰定陶人地節中拜相嘗白去副封以防壅蔽時宣帝厲精爲治練辟召核名實而相總領衆職甚稱上意蔚然一代賢相封高平侯

南軒張氏曰魏相所存不得爲正觀其有許史之累則可見矣夫欲其說之行而假許史以重此說遇獲會之心君子不道也然其爲相亦有可取者四方有異聞或有逆賊災變輙奏言之此誠宰相事也其諫伐匈奴書有曰今郡國守相多不實選風俗猶薄水旱不時按今年子弟殺父兄妻殺夫者凡二百二十二人臣愚以此非小變也凡此在他人不知爲憂者而相獨知憂之亦槩乎有聞矣故予甚惜其進之不能以正也進不以正則牽制狥從之事必多而感格正捄之風或鮮矣〔集覽〕許廣漢女平君爲宣帝后因推恩封廣漢昌成君弟舜封博望侯延壽樂成侯延壽子嘉平恩侯嘉女爲成帝后○史恭女弟爲衛太子良娣生史皇孫皇孫生宣帝帝微時依倚史氏及即位恭巳死三子皆以外屬舊恩受封長子高爲樂陵侯大子曾爲將陵侯少子玄爲平臺侯地節中霍氏衰諸領胡騎羽林及兩宮衛屯兵悉以許史子弟代之

趙充國　充國隴西上邽人良家子善騎射沉勇有方畧武帝朝拜中郎將車騎將軍與

霍光定策立宣帝又屯金城計西羌封營平侯卒年八十六謚曰壯侯宣帝時圖形麒麟閣

漢將誠當以趙充國爲最凡將之病患於勇而不詳也充國盖更軍事多矣及聞西羌之事則不敢以遽而曰兵難遥度願馳至金城圖上方畧其不敢忽如此盖思慮之深經歷之多孔子所謂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者也將之病在於急近功也充國則圖其萬全陳屯田十二利持久而爲不可動之計其規模與孔明渭上之師何以異哉將之病在果於殺而不恤百姓也充國任闗外之寄而爲國家

根本之慮要使百姓安邊鄙而西戎坐消焉此殆三代之將非戰國以來摧鋒折敵者所可班也反覆究其規模味其風旨遠大周密拔出倫輩予謂充國在宣帝時且不獨爲賢將殆可相也使其爲相必能爲國家圖回制度爲後世慮安養百姓爲邦本計如魏相輩皆當在下風耳〔集覽〕按史畧屯田十二事其大畧一言屯田致穀威德並行二言據其肥饒以待其弊三言便民力不失農業四言罷騎兵以省大費五言令士卒循河湟漕六言以閑暇繕治郵亭七言不出兵勝得必勝之理八言無經阻遠追死傷之害九言不損威武虜難乘釁十言無驚動河南大开小开使生他變之憂十一言治湟陿中道橋以制西域十二言耕者雜處謂邊軍民安堵

丙吉 吉魯國人爲廷尉監宣帝生數月坐衛太子事繫獄吉擇謹厚女徒保養之帝即位吉不伐功後知之封博陽侯拜相吉尚寬大知大体於官屬務掩過揚善世稱其賢

涑水司馬氏曰丙吉爲丞相出逢羣盜格鬬死傷橫道過之不問見牛喘而問之以爲詰禁盜賊守令之事陰陽不調此乃宰相職耳談者美之愚竊以爲不然夫宰相所以治陰陽者豈拱手端冕無所施設而陰陽自調蓋亦佐人主治庶政安四海使和氣洋洋薄於宇宙旁暢周達浸潤滲漉明則百姓治幽則鬼神諧然後寒暑時至萬物阜安雖古昔聖人之治天下至於陰陽和寒暑時而至治極矣豈庸人所能致哉當丙吉爲政之時政治之不得刑罰之失中不肖之未去忠賢之未進可勝紀哉釋此不慮而慮於牛喘以求陰陽不亦疎乎且京邑之內盜賊縱橫政之不行孰甚於此詩云商邑翼翼四方之極近不能正如遠人何若曰守令之職守令不賢當責何人非執政者之過而又誰歟昔士會爲政晉國之盜逃奔于秦子產爲政桃李垂於街者莫援若盜賊不禁而曰長安令之職風俗不和而曰三老之職刑罰不當而曰廷尉之職衣食不足而曰司農之職推而演之天下之事各有其官則宰相居於其間悉無所與而曰主調陰陽陰陽固可坐而調耶愚以爲丙吉自知居其位而無益於世飾智論問以掩其迹抑亦自欺而已矣〔集覽〕按一統志士會晉人蒍之子事文公襄公食邑於國亦稱隨季城濮之戰紡而與謀靈公時爲大夫境內盜賊悉奔秦晉景公時將中軍王室亂士會平之歸而講求典礼以修晉國之法及老卒諡武子〇子產相鄭桃李垂於衛衞人莫敢攀援

南軒張氏曰丙吉深厚不伐在他人亦無所難者其德厚可稱也其爲相若寬緩者雖天資則然意亦以宣帝之政尚猛而有矯之之意歟然抑亦太甚矣至於韓延壽楊惲之[illegible]則亦莫能救也吉見謂

不親小事知大體二卿之死夫豈事之小耶溢

若是其於大體何有若語其才識蓋不逮魏相遠矣

黃霸（霸陽夏人習文法溫良有讓善御衆武帝末以入錢賞官復察廉遷河南太守丞宣帝召爲廷尉正數决疑獄庭中稱平累遷潁川太守霸外寬內明得吏民心戶口歲增治爲天下第一天子下詔稱揚賜爵關內侯徵拜京兆尹後爲丞相封建成侯）

象山陸氏曰黃霸爲潁川守鰥寡孤獨死無以葬者霸爲區處曰某所木可爲棺某亭豬可以祭吏往皆如其言遣吏司察事旣還而勞其食於道傍爲烏所攫肉事毋得實人無敢欺皆以爲神史家載

其得之之由以爲語次尋繹問他陰伏以相參攷後世儒者乃以爲鉤距而鄙之此在黃霸雖未盡善而後儒非之者猶爲無知蓋不論其本而論其末不觀其心而遽議其行事則皆不足以論人原霸之心本欲免人之欺求事之實而已（集覽）鉤距如釣鉤之有距吞之則順吐之則逆使人入其術中而不能出以鉤索其隱情也

匡衡（衡東海承人累官至太子少傅朝廷有政議輒引經以對數上書陳便宜後拜相封樂鄉侯）

朱子曰嘗見一人云匡衡做得相業全然不是只是所上疏議論其好恐是收得好懷挾又云如答淮陽王求史遷書其詞甚好又曰如宣元間詔令及戒諸侯王詔令皆好不知是何人做漢初時却無此議論漢初却未曾講貫得恁地又曰匡衡說詩關雎等處甚好亦是有所師授講究得到（集覽）淮有王名欽宣帝次子好法律聰達有才王母張婕妤尤幸上由是鍾愛於王嘗欲立以爲嗣以太子幼年失母之故不忍廢之元帝即位乃遣王之國卒謚曰憲也

劉向（向字子政本名更生彭城人以父德任爲輦郎宣帝時以素行脩飭擢諫議大夫元帝時蕭望之等薦更生宗室忠直明經有衡擢爲散騎宗正爲許史恭顯等譖愬免官成帝即位恭顯伏誅復召爲光祿大夫是時[illegible]鳳專政屢上書極諫不納上欲以向爲九卿爲鳳等所譖不迁）

龜山楊氏曰漢武元鼎元封之間燕齊之士爭言神仙祭祀致福之術者以萬數故淫祠於漢世爲多雖當時名儒碩德繼登宰輔莫有能是正之者元成之際衡譚用事始奮然欲盡去淫祠正以古義又幸世主從之其志行矣未幾以劉向一言而廢祠復興豈不惜哉蓋人情狃於禍福而易動鬼神隱於無形而難知以易動之情稽難知之理而欲正百年之謬宜乎其難矣以劉向之賢猶溺於習見況餘人乎〇自孟子沒王道不傳故世無王佐之才既無王佐之才故其治效終不如古若要行

道譏說做計較要行便不是何故自家先負一個不誠了安得事成劉向多少忠於漢只爲做計較大甚幾被見破手足俱露是甚模樣〇初孝宣循武帝故事招置名儒劉更生以通達善屬文與選中可謂遇主矣其後上復興神仙方術之士而更生得淮南枕中鴻寶秘書獻之言黃金可成其所爲未免長君之過也豈其逢世希合而爲之歟抑年少學猶未能無惑於異端歟其後與望之堪猛輩並立于朝爲羣小側目更生乃令外親上變事其義安在哉夫君子小人相爲盛衰蓋天地之大

義也消息盈虛天地且不能不以其漸況於人乎且許史恭顯之於漢也憑籍私昵寵變之恩非一日矣其培根深其滋蔓遠非所以朝升而暮罷而君子之去小人又非智謀之足恃也亦有吾之仁義而已彼方欲肆欺以罔吾之信爲數以敗吾之義而吾且欲决而去之而自爲不信其見乘也不亦宜乎予讀更生傳見其惓惓於其君未嘗不爲之歎息也惜其不知義命之歸故一蹶而不振悲夫

［集覽］漢宣帝復神仙方術之事而淮南枕中有鴻寶苑秘書並道術篇名藏在枕中書言神仙使鬼物爲金之術及鄒衍重道延命方世人莫見而劉更生父德武帝時治淮南獄得書更生取而讀誦以爲奇獻之言黃金可成上令典尚方鑄作事費甚多方不驗下吏當誅兄陽城侯安上書入國戶半贖其罪上亦奇其附得踰冬減死論〇周堪齊人元帝時擢光祿勳與蕭望之並領尚書事以師傅見尊重數宴見言治亂事爲石顯所譖皆免官望之自殺〇張猛城固人騫之孫受學於周堪元帝時爲光祿大夫給事中與堪同心輔政後爲石顯所譖左遷爲槐里令既而徵爲太中大夫顯又譖之令自殺於公車〇石顯與弘恭皆少坐法腐刑爲中黃門宣帝時任中書官恭爲令顯爲僕射元帝即位數年恭死顯代爲中書令是時元帝被疾不親政事方隆好於音樂以顯久典事中人無外黨精專可信任遂委以政事無大小因顯白决貴幸傾朝百僚皆敬事顯初元中蕭望之領尚書事建白宜罷中書宦官元帝不聽顯後害望之自是公卿以下畏顯重足一迹顯與中書僕射牢梁少府五鹿充宗結爲黨友諸附倚者皆得寵位成帝即位丞相御史條奏顯舊惡顯與妻子徙歸故郡遂憂懣不食而死

蕭望之 望之東海蘭陵人徙杜陵素有重望官至太子太傅宣帝疾篤受遺詔輔政領尚書事元帝即位以師傅見重多所匡正後爲弘恭石顯所害

南軒張氏曰蕭望之劉更生輔元帝初政以元帝天資之弱而外有史高總朝廷之事內有恭顯制樞機之權二子居其間可謂孤弱之勢危疑之時矣所以處之之道要當艱深其慮正固其守誠意懇惻以廣上心人才兼收以强國勢謹其爲勿使有差密其機勿使或露積之以久上心開明人才衆多羣心歸而理勢順庶幾有可爲者此在易屯膏小貞之義也而二子處之蓋甚疎矣其綱繆經理

未嘗有一日之功也遽白罷中書宦官其機蓋已盡露而無餘蕭既不蒙信用而中外小人並起而乘之身之死遂不足道而當時之事遂不可復救甚矣二子之疎也况其所爲自多不正用人要當公天下之選而二子者不惟其賢惟其附己不知小人迎合於外者誰可保耶故以鄭朋之傾邪而使之待詔至於華龍之汙穢亦欲入其黨彼蓋有以召之也在易有之君子以遠小人不惡而嚴所謂嚴者嚴其在我者也二子處羣小之間而不嚴如是其可得乎袁安任隗當梁冀強橫之時非惟

不能加害而卒能去之以安隗所處之嚴故也故史稱安隗素行高冀未有以害之斯言誠有味也二子曾不知此耶至於使外親上變事與子上書則又其甚矣予觀二子所執雖正然懇誠之心不篤勢利之念相交以天下之公義而行之以一己之私蓋不知學之弊也吁可惜哉然而昔人未可以一失斷其平生若更生經歷憂患晚歲氣象殊勝於前處王氏之際庶幾爲憂國敦篤者矣〔集覽〕隗宛人光之子義行內修持重守正無言無圖明帝時累官至大司空○梁冀安定烏氏人商之子順帝時以外戚爲大將軍[illegible]冲帝崩迎立質帝帝目之爲跋扈將軍[illegible]帝聰兒忿日積威行內外天子拱手而已既而上與宦者單超等定謀誅之

龔勝 勝字君賓彭城人三舉孝廉哀帝徵爲諫議大夫王莽秉政歸老鄉里

涑水司馬氏曰王莽慕龔君賓之名誅以尊爵厚祿劫以淫威重勢而必致之君賓不勝逼迫絕食而死班固以薰膏之語譏焉未聞有爲辨之者也可不大哀歟昔者紂爲不道毒痡四海武王不忍天下困窮而征之斯則有道天子誅一亂政之匹夫爾於何不可而伯夷叔齊深非之義不食周粟而餓死猶如此仲尼猶稱之曰仁以爲不損其高而已況於王莽憑漢累世之恩因其繼嗣衰絕飾

詐僞而盜之又欲誣洿清士以其臭腐之爵祿甘言諛禮期於必致不可以智免不可以義攘則志行之士舍死何以全其道哉或者謂其不能黜芳棄明保其天年然則虎豹之鞹何以異於犬羊之鞹庸人之行孰不如此又責其不詭辭曲對若薛方然然則將未免於諂豈曰能賢故君賓遭遇無道及此窮矣失節之徒排毀忠正以遂己非不察者又從而和之太史公稱伯夷叔齊不有孔子則西山之餓夫誰識知之信矣哉〔集覽〕龔勝臨終因敕以棺斂喪事衣周於身棺周於衣勿隨俗動吾冢種柏作祠堂語畢遂不復開口飲食積十四日而死時年七十九

歲門人衰経治喪者百數有一老父來弔哭甚京
旣而曰嗟乎薰以香自燒膏以明自銷龔生竟夭天
年非吾徒也遂趨而出莫知其誰○薛方齊人
嘗爲郡掾祭酒王莽以安車迎方方辭謝曰堯舜
在上下有巢由今明主方隆唐虞之德小臣欲守
箕山之節也使者以聞莽悅其言不强致方居家
以經教授善屬文著詩賦數十
篇光武即位徵之中道病卒

王莽 莽元城人元后弟之子僞爲恭儉封新都
侯平帝時秉持漢政稱安漢公加號宰衡
弑帝立孺子嬰自稱皇帝既而纂位建國號
新更爲琛潤罷亟変易天下多事百姓失業
漢宗室劉秀起兵恢復衆
兵斬莽篡之僭位十四年

潛室陳氏曰莽拔於族屬繼四父而輔政時人未之信也於是刻心厲行以著其節禮賢下士以釣其名分布黨與以承其意謟事母后以市其權延見吏民以致其恩意上下之勢既成而人皆知有莽

矣於是力爲險異之行以焜燿當時封邑不受位號不居視天下爵祿若將浼焉天下之人見其苦心如此遂以其無他而謂伊周復出故其避丁傅也莫不稱其賢其罷歸也天下莫不訟其寃一辭釆女而詣闕上書者千數辭益封而吏民上書者八千人辭新野田而前後上書者至四十八萬蓋當時惟恐莽之一日去漢舉國以授之惟恐其不受夫莽斗筲之才賈孺之智兒曹之恩妾婦之行徒以驅委庸人籠絡小儒媚事婦人女子可也而

乃掩竊大物豈非厄會然與 集覽王譚王商王根皆莽之伯叔故曰四父○丁傅謂丁姬傅太后之族也丁姬哀帝之母傅太后哀帝祖母也哀帝即位時丁明傅晏用事故世人稱云丁傅

總論

朱子曰漢興之初人未甚繁氣象剗地較好到武宣極盛時便有衰底意思○周人繁密秦人盡掃了所以賈誼謂秦專用苟簡自恣之行秦又太苟簡自恣不曾竭其心思太史公董仲舒論漢事皆欲用夏之忠不知漢初承秦掃去許多繁文已是質了○董仲舒才不及陸宣公而學問過之張子房

近黃老而隱晦不露

南軒張氏曰西漢末世風節不競居位大臣號爲有正論者不過王嘉何武師丹耳在波蕩風靡之中誠亦可取比之光禹則甚有間矣然西漢末年正如病者元氣先敗凡疾皆得以入之而皆得以亡之爲當時大臣者要當力陳國勢根本之已蹶勸人主以自强於德多求賢才以自輔庶可以扶助元氣消靡沉痼若不循其本而姑因一事之謬一人之進而指陳之縱使一事之正一人之去亦將有繼其後者終無益也故哀帝之末董賢雖去而

王氏即起遂以亡漢矣自成帝以來受病之痼且大者乃在王氏如丁傅董賢之徒又特一時乘間之疾耳在位者當深以王氏爲慮以王氏爲慮當如予所言先勸人主以自强於德自强於德則不宜少有差失顧反尊傅氏寵董賢以重失天下之心是益自削而增助王氏之勢耳故莽得以拱手而乘其後惜當時論者皆不知及此也可勝歎哉

集覽王嘉平陵人鴻嘉中舉敦朴直言召對政事得失累遷至御史大夫哀帝時拜相封新甫侯○何武按漢書武郫縣人舉賢良方正召對策除諫議大夫遷揚州刺史成帝時爲大司空封記鄉侯哀帝時莽以陰誅○師丹瑯琊東武人治詩舉孝廉爲郎累遷大司空哀帝拜封丁傅追帝共王丹

切[illegible]合遂策免平帝即位以丹執忠節蒙聖法[illegible]費之臣封義陽侯○董賢字聖卿美姿容[illegible]子止初爲太子舍人哀帝見而幸之拜黃門郎出則驂乘入則同卧起由是寵倖日甚拜爲駙馬都尉旬月之間賞賜巨萬又拜大司馬○孔光字子夏霸之少子○張禹河内軹人皆明習經累官至丞相

性理會通卷六十二

歷代四

東漢

光武 武名秀字文叔長沙定王發之後景帝六世孫都洛陽帝欣廓大度才明勇略故能芟剗群雄克復舊物未及下車首訪儒術表行仁義興起學校東漢之俗於斯爲美在位三十三年

東軒張氏曰光武之不任功臣爲三公蓋鑒高帝之弊而欲保全之前史莫不以爲美談以予觀之光武之保安功臣使皆得以福祿終身是固美矣然於用人之道則有未盡也蓋用人之道先以一說

橫於胸中則爲私意非立賢無方之義矣高祖之待功臣誠非也如韓彭黥布之徒雖有大功要皆天資小人在易之師開國承家小人勿用蓋於用師既終成功之後但當寵之以富貴而不可使之有國家而爲政也高帝正犯此義是以不能保功臣之終爲光武者要當察吾大臣有如韓彭之徒者乎則當以是待之若光武之功臣則異於是至寇鄧賈復則又識明而行修量洪而氣遠以光武時所用之大臣論之若三子者類過之遠甚與共圖政豈不可乎顧乃執一槩之嫌廢大公之義是

反爲私意而已矣抑光武之所責於大臣者特爲吏事大臣之職固如是乎惟其不知大臣所當任之職故不知用大臣之道而獨以吏事之督責爲憂抑亦末矣方當亂定之後正宜登用賢才與共圖紀綱以爲垂世長久之計而但知吏事責三公其貽謀之不競亦宜矣（集覽寇恂字子翼上谷昌平人光武時爲偏將軍平定河南以恂有牧民御衆之才拜河內太守行大將軍事復爲潁川太守後潁川盜賊起恂從帝出征賊平百姓遮道曰願復借寇君一年乃留鎮撫封雍奴侯○鄧禹事詳後○賈復字文君冠軍人少好學習尚書從光武爲破虜將軍有折衝千里之威後爲執金吾封冠軍侯又以功進封膠東侯）

東萊呂氏曰光武治天下規模不及高帝其禮嚴光

用卓茂所以養得後來許多名節（集覽卓茂宛人父祖皆至郡守茂寬仁恭愛嘗乘車行有人妄認其馬即解與之性不好爭如此後以儒術舉遷密令教化大行路不拾遺蝗不入境光武即位徵爲太傅封褒德侯）○光武罷郡縣材官等事其識見與秦皇相去不遠

或問光武之失正在攬權而史乃稱其總攬權綱舉無過事何耶潛室陳氏曰光武再造於僵仆之後如何不總攬權綱但末流之弊至不任三公乃矯枉過正非謂全不是

和帝（和帝名肇章帝太子十歲即位母竇太后臨朝竇憲專權宦官鄭衆誅之此是宦官外戚迭爲消長東漢之禍自此起矣在位十七年）

致堂胡氏曰和帝幼冲能誅竇憲自是威權不失無大過舉尊信儒術友愛兄弟禮賢納諫中國又安方之章帝實過之矣（集覽竇憲字伯度平陵人融之曾孫專權固寵爲宦官鄭衆等所誅○章帝名炟明帝太子性寬厚盡孝道平徭薄賦民賴其慶然寵竇憲以啟外戚專權之漸在位十三年）

鄧禹（禹字仲華南陽新野人幼遊學與光武相親光武收河北杖策往見曰明公莫如延攬英雄務悅民心立高祖之業救萬民之命光武大悅與定計議任使諸將多訪禹以前將軍持節入關名震關西拜大司徒封高密侯參議大事卒諡元侯）

朱子曰古人年三十時都理會得了便受用行將去如鄧禹十三歲學於京師已識光武爲非常人後

來杖策謁軍門只以數言定天下大計

吳漢（漢宛人勇鷙有謀初從光武擊賊有功累拜大將軍光武即位拜大司馬封舞陽侯卒諡忠侯）

朱子曰古之名將能立功名者皆是謹重周密乃能有成如吳漢朱然終日欽欽常如對陳須學這樣底方可如劉琨恃才傲物驕恣奢侈卒至父母妻子皆爲人所屠今人率以才自負自待以英雄以至恃氣傲物不能謹嚴以此臨事卒至於敗而已要做大功名底人越要緊密未聞粗魯闊略而能有成者（集覽朱然丹陽人仕吳年十九爲山陰令呂蒙病篤帝問曰卿如不起誰可代者蒙

以然對蒙辛假節鎮江陵將漢攻宜都然與陸遜
拒破之後封永安侯〇劉晛中山魏昌人嚴愍時
爲并州刺史出軍長史叛降石勒幽州刺史段匹
磾時在薊州遣人邀晛晛率衆奔薊與匹磾歃血
同盟冀奬晉室有欲襲取薊者遺書請晛爲內應
書爲邏騎所獲而晛實不知也竟爲匹磾所殺

嚴光 光字子陵餘姚人少有高名與光武同學及光武即位披羊裘釣澤中聘至除諫議大夫不屈去耕于富春山終身不仕

南軒張氏曰常惟嚴子陵竟不爲帝少屈何耶考子
陵之言論風旨亦非索隱行惟必欲長往而不反
者彼與光武少而相從知其心度爲最詳也以謂
光武欲爲當時之治則當時之人才固足辨之而
無待乎已若欲進乎兩漢之事則又懼有未能信

從者不然徒受其高位饗其尊禮之虛名則非子
陵之本心也故寧不就之然而以子陵爲光武之
故人名高一世而竟高臥不屈光武亦不敢以屈
之其所以激頑起懦扶植風化助成東京風俗之
美人才之盛其爲力固亦多矣豈不美哉

黃憲 憲字叔度汝南愼陽人安帝時擧孝廉不就

龜山楊氏曰黃叔度學充其德雖顏子可至矣
或問黃憲不得似顏子朱子曰畢竟是資禀好又問
若得聖人爲之依歸想是煞好曰又不知他志向
如何顏子不是一箇衰善底人看他多少聰明便

敢問爲邦孔子便告以四代禮樂

李固 固南鄭人郃之子狀貌奇表好學負笈從師究覽墳籍陽嘉中公卿擧固對策頓切順帝拜議郎冲帝拜太尉後爲梁冀所害天下惜之

杜喬 喬林慮人少爲諸生擧孝廉辟司徒楊震府遷南郡太守轉東海相入拜侍中時梁冀專權固龍喬正色不撓卒爲所害

南軒張氏曰李杜二公精忠勁節不憚殺身百世之
下凜乎猶有生氣其視胡廣趙戒輩眞不翅如糞
土也但恨於幾會節目之間處之未盡要是於春
秋提綱之法講之不素耳李固方擧於朝卽就[illegible]
商之辟商雖未有顯過然如固之志業其進也將

以正邪殆不可以苟也一爲之屬旣涉梁氏賓客
事必有牽制者矣此其失之於前也方質帝之弒
也固爲首相及質帝忍死有語之以被毒之事則
任是責者非固而誰質帝旣不幸固便當召尚書
發冀姦正大義顯言于朝則忠臣義士孰不應固
冀雖勢盛然名其爲賊逆順理殊葢可誅也此閒
不容髮之時而固昧夫大幾獨推究侍醫等擧動
迂緩使冀得以措手大義不白人心日以懈弛其
幾旣失固身據大位當大權持大義而反聽命受
制於賊豈不惜哉此其失之於後也夫以冀之悖

逆而固具奏記與議所立固豈不知冀心之所存哉失太阿之柄而陵遲至此耳度固之不自發冀罪非黨梁氏也恐事之不成無益故欲隱忍以待清河王之立庶幾可扶社稷而不知天下大變已爲冢宰理當明義以正之事之成與不成蓋非所問況如前所論順逆之理冀決無以逭死邪固之隱忍乃所以成冀姦謀殺身不足道而社稷重受害矣若固者盡其忠國之心而無克亂之才可勝惜哉杜喬在九卿中若懷是見必贊固爲之矣及繼固爲相已制命於冀矣相與就死嗚呼悲矣(集覽)

胡廣南郡華容人安帝時舉孝廉爲天下第一拜尚書郎累遷司徒定策功封侯進司空致仕復拜太尉遷太傅○梁商安定烏氏人璣之孫永建初襲乘氏侯累遷大將軍自以戚屬居大位每存謙抑虛己下賢○質帝名纘章帝玄孫初封建平侯年八歲爲梁太后所立梁冀惡其聰慧使左右進毒弑之在位一年有半○清河王名蒜章帝曾孫本初元年質帝遇弑李固等議立王爲嗣中常侍曹騰等先嘗謁蒜蒜不爲禮由是怨之乃白梁冀迎立蠡吾侯志是爲桓帝遂貶王爲尉氏侯尋徙桂陽侯王自殺國除

朱穆 穆宛人五歲以孝稱及長耽學舉孝廉爲侍御史出爲冀州刺史部令長聞穆濟河解印綬去者四十餘人後拜尚書祿仕數十年家無餘資蔡邕與門人共謚爲文忠先生

龜山楊氏曰蔡邕謂朱穆貞而孤有羔羊之節觀其立朝論議有足稱者然乃從梁冀之辟何也孟子曰觀近臣以其所爲主觀遠臣以其所主以穆之賢而主梁冀烏在其爲貞孤哉然邕之從董卓無異於梁冀宜其不以朱穆爲過也(集覽)漢靈帝中平間蔡邕亡命江海積十二年卓聞其名而辟之稱疾不就卓怒詈曰我能族人邕懼而應命到署祭酒甚見敬重三日之間周歷三臺遷爲侍中

荀淑 淑穎陰人少有高行博學而不好章句桓帝朝補朗陵侯相蒞事明理稱爲神君尋棄官歸

朱子曰近看溫公論東漢名節處覺得有未盡處知黨錮諸賢趨死不避爲光武明章之烈而不知

性理會通 卷之五十三 歷代 本

建安以後中州士大夫只知有曹氏不知有漢室却是黨錮殺戮之禍有以歐之也且以荀氏一門論之則荀淑正言於梁氏用事之日而其子爽已濡跡於董卓專命之朝及其孫彧則遂爲唐衡之壻曹操之臣而不知以爲非蓋剛大直方之氣折於凶虐之餘而漸圖所以全身就事之計故不覺其淪胥而至此耳想其當時父兄師友之間亦自有一種議論文飾蓋覆使驟而聽之者不覺其爲非而真以爲是必有深謀奇計可以活國救民於萬分有一之中也邪說橫流所以甚於洪水猛獸

之害孟子豈欺予哉【集覽】荀爽淑之子年十二能通春秋論語仕爲郎中遭黨錮隱海上日以著述爲事後徵起累官司空○唐衡桓帝時宦官與單超徐璜具瑗左倌等定謀以誅梁冀同日封爲五侯中外憚之

陳寔 寔潁川許人隱居好學桓帝時爲太丘長修德清靜百姓以安定在鄉黨平心率物有爭訟輒求判正曉譬曲直退無怨者卒諡文範先生

勉齋黃氏曰陳太丘送張讓父之喪人以爲善類賴以全活者甚衆前輩亦以爲太丘道廣嘗竊疑之如此則枉尺直尋而可爲歟士君子行已立身自有法度有義有命豈宜以此爲法天地如此其廣古今如此其遠人物如此其衆便使東漢善類盡

爲宦官所殺世亦曷嘗無善類哉若使是眞丈夫又豈畏宦官之禍而藉太丘如此之屈辱以全其身哉吾人於此等處直須見得分明不然未有不墮坑落塹者也【集覽】張讓桓靈時宦官與夏惲郭勝十二人爲中常侍皆封侯貴寵父兄子弟布列州郡所在貪殘爲人蠹害權傾天下父死歸葬潁川須與一郡畢至而名士無往者進[illegible]弔焉及後復誅黨人[illegible]寔故有所宥

竇武 武平陵人少以經行著稱延熹中以掖庭親拜侍中遷越騎校尉封槐里侯靈帝立拜大將軍謀誅中常侍曹節等不果遇害

何進 進宛人靈帝朝以女弟爲皇后徵拜侍中遷大將軍以發賊黨毅封慎侯後欲誅宦官不果反爲所害輿論惜之

龜山楊氏曰桓靈之間昏弱相仍女后臨朝權移近習久矣王甫曹節以壹廝之賤便嬖寵昵之私竊弄神器固天下之所同疾也竇武倚元舅之親操國重柄招集天下名儒碩德布在王庭相與仗義協謀勦絕凶類正猶因迅風之勢以揚秠粃耳豈不易哉然而身敗功頹貽國後患者幾事不密而禍成於猶豫也方武之不受詔馳入步軍營召會北軍五校士數千人勢猶足以有爲也張奐北州人豪素非中人之黨可以義動也不能乘機決策收爲已用而乃遲回違且使逆賊得與奐等合豈

不惜哉何進親見竇氏之敗而不用陳琳鄭公業之諫躬蹈覆轍引姦凶而授之柄卒成移禹之禍進實兆之也范曄乃引天廢商之言豈不謬哉【集覽】王甫曹節俱桓靈時宦官者節時迁中常侍持節北迎桓帝及即位以定策功封長安鄉侯與黃門令甫將兵誅竇武陳蕃等封育陽侯○張奐敦煌酒泉人奉賢良對策第一爲安定屬國都尉正身修德威化大行拜武威太守○范曄順陽人好學善文章隸書曉音律元嘉初爲宣城太守累迁太子詹事所著有後漢書

朱子曰東漢誅宦官事前輩多論之然嘗細考其事恐禍根不除終無可安之理後人據紙上語指點前人甚易爲力不知事到手頭實要處斷毫髮之

間便有陳敗不是容易事若使陳竇只誅得首惡一二人後來未必不取王允五王之禍也集覽獻帝時董卓作亂司徒王允與中郎將呂布誅卓詔允錄尚書事以布爲奮威將軍共秉朝政既而卓黨李傕郭汜舉兵犯闕殺允○唐中宗時太后武氏疾甚宰相張柬之崔玄暐敬暉桓彥範袁恕己五人舉兵討內亂迂武氏於別宮迎中宗復位既而武三思用事貶柬之等五人於遠州尋遣人殺之

陳蕃 蕃汝南平輿人年十五閑處一室蕪穢不治父友薛勤曰何不灑掃蕃曰大丈夫當掃除天下安事一室乎後舉孝廉累官樂安太守郡有高士周璆蕃爲置一榻去則懸之後爲豫章太守待徐稺亦然累迁官太傅錄尚書事與竇武同謀誅宦官不果反爲所害

南軒張氏曰竇武陳蕃雖據權處位而事當至難主弱一也政在房闥二也宦官盤錯其勢已成三也

武等雖漸引類於朝而植根未固上則太后之心未明禍亂之原下則中外之情未識朝廷之尊而武等之謀但欲速決爲誅小人之計夫當時宦者雖有罪然豈無輕重先後之倫乃一槩欲施之舉動草草今日誅數輩明日誅數輩輕重失其權先後失其序非天討矣且使之人人自疑反締其黨與而速其姦謀善處大事者顧如是耶觀朱瑀所謂中官放縱者自可誅耳我曹何罪而當盡族滅使蕃武施之有道行之有序則雖此曹蓋亦有心服者矣殲厥渠魁脅從罔治此待盜與小人之法而亦天心也况其所自處者又自有失方是時非衆志允從其何以濟事宦者竊柄已久人知有此曹而已爲大臣者要當深自刻苦至誠惻怛舉動無失而後人有以孚信而趨向於我人心向信則勢立而形成然後可以消弭禍亂而武於靈帝踐位之初一門三侯妄自封殖如此其誰心服乎故王甫後來亦得以藉口則可見此曹平日之所竊議而衆志之所不平者矣及難之作雖曰忠義而無或應之以張奐之賢猶且被給而莫知逆順之所在則以武平日所爲未有以慰士大夫故也蕃雖辭爵而不能力止武之封是亦潔身之爲耳任

天下之重顧止如是哉然予每讀蕃辭爵之疏未嘗不三復嘆息其辭達其義正東京之文若此者蓋鮮亦足以見其忠義之氣也可勝惜哉補註殲盡也渠大也言我但誅首惡之魁而已脅從之黨則罔治也

趙苞 苞東武城人靈帝時爲遼西太守遣使迎母及妻子道值鮮卑劫質以擊郡苞率衆禦之寇出母以示苞苞悲號母遙語曰毋顧忠義苞遂力戰破之其母妻爲賊所害詔封苞鄃侯苞葬母訖謂鄉人曰食祿而避難非忠也殺母以全義非孝也何面目立于天下遂嘔血而死

程子曰東漢趙苞爲邊郡守虜奪其母招以城降苞

遠戰而殺其母非也以君降城而求生其母固不可然亦當求所以生母之方柰何遽戰乎不得已身降之可也王陵母在楚而使楚質以招陵陵降可也徐庶得之矣〔集覽〕漢元年王陵聚黨居南陽既而以衆歸漢楚質其母欲以招之其母使使者語陵曰漢王長者終得天下母以我故持二心遂伏劍而死○徐庶長社人嘗薦諸葛亮于劉備及曹操獲其母庶謂備曰本欲與將軍圖事今失老母方寸亂矣請從此辭遂歸操

臧洪洪廣陵人舉孝廉補卽丘長倡義誅董卓與袁紹結好紹忭其能以爲東郡太守後爲紹害

龜山楊氏曰臧洪初爲張超功曹後遇袁紹以爲青州刺史二人之遇洪其義均矣而洪之報二人者

何其異哉方曹操圍超於雍丘也洪欲赴難而請兵於紹袁曹方睦而紹之與超素無一日之歡則雍丘之圍非切於已也欲其背好用師以濟不切之難則紹之不聽未爲過而洪之絕紹豈亦不量彼已與其不屈而死也蓋亦匹夫匹婦之爲諒也已〔集覽〕超東平人初平初與兄邈首舉義兵誅董卓有功曹操表邈爲陳留太守超爲廣陵太守興平初邈與操有隙因迎呂布拒操操攻邈邈奔劉備留超守雍丘既而邈爲其下所殺操以兵圍超超自殺○袁紹汝南汝陽人中平末爲司隸校尉董卓廢立紹不從奔冀州卓拜紹爲渤海太守不受初平初關東州郡起兵討卓衆推紹爲盟主建安初爲大將軍後與曹操有隙相拒於官渡敗績懟憤嘔血而死

總論

或有問甯武子邦有道則知邦無道則愚其知可及其愚不可及初理會不得武子當衛成公無道失國之時周旋其間盡心竭力而不去及成公因京師武子求掌槖饘賂醫薄酖免衛侯於死終以復國及元咺之訟武子又獨以忠而獲免其能保身以濟其君如此雖謂之知可也而夫子曰其愚不可及又嘗曰君子哉蘧伯玉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可卷而懷之以伯玉之事責武子雖謂之愚者識時亦可也然惓惓忠君不避艱險能爲人所不

能爲抑亦難矣故謂之愚蓋稱之也其稱南容曰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免於刑戮武子之免亦幸矣然武子仕衛兩世其君信任之義不可棄之而去其幾於東漢王允乎允又不免被害伊尹以天下爲已任治亦進亂亦進使成湯不興聘幣不至雖五就桀其志曷施陳蕃漢代人豪驅馳險阨之中與刑人腐夫同朝爭衡屢退而不去者以仁爲已任非人倫莫相卹也卒以謀疎見殺亦昧於夫子免刑戮之戒然陳蕃王允猶是當時朝廷倚任身居樞軸義當與國存亡故程子曰亦有不當愚

者比干是也若無言責官守則如東海逢萌當先漢之亂憤三剛之既絕挂冠東郡門浮海而去惟恐其或緩也君子之道詎可不識時哉朱子曰所疑甯武子事大槩得之但爲遽伯玉南容之愚則易爲武子之愚則難所以聖人有不可及之嘆陳蕃王允固不得爲伯玉南容之愚然蕃事未成而謀事泄允功未就而志已驕則又不能爲甯武子之愚此其所以取禍也然爲逢萌則甚易爲二公則甚難又不可以彼而責此但當問其時義之如何與其所處之當否可也〔集覽〕求掌纂館纂音記衣纂也館音瀟纂也試子以君在幽藍故親以衣食爲已職言其忠至所慮者深矣賂醫薄酖按左傳僖公三十年晉侯欲殺衛侯而罪不致死故使醫因治疾而加酖毒武子視衛侯衣食得知其謀乃以貨賂醫使薄其酖而免于死○逢萌北海都昌人家貧爲亭長既而嘆曰大丈夫安能爲人役哉遂去之長安時王莽殺其子萌謂友人曰三綱絕矣不去禍將至矣即挂冠都城門携其家屬浮海客于遼東及光武即位乃還累徵不起

南軒張氏曰高祖洪模大畧非光武所及也高祖起匹夫提三尺取天下光武則以帝室之胄因人心之思漢而復舊業其難易固有間矣而高祖之對乃項籍亦蓋世之豪也光武所與周旋者獨張步隗囂公孫述輩其去藉蓋萬萬相遠矣至於韓信彭越之徒皆如泛駕之馬實難駕御而盡在高祖掌握之中指揮使令無不如意使光武有臣如此未必能用也然而創業之難光武固不及高祖而至於光武之善守則復非高祖所及也大抵高祖天資極高所不足者學爾即位之後所以維持經理者類皆疎畧雄傑之氣不能自斂卒至平城之辱一時功臣處之不得其道類皆赤族此則由其學不足之故也光武天資雖不逮高祖而自其少時從諸生講儒學謹行義故天下既定則知兵之不可不戢審黃石存包桑閉玉關以謝西域之質安南定北以爲單于久遠之計處置功臣假以爵寵而不使之任事卒保全其始終凡此皆思慮縝密要自儒學中來至於尊禮隱逸褒崇風節以振起士氣後之人君尤未易及此非特高祖也嗟乎以高祖之天資使之知學爲當務則湯武之聖亦豈不可至哉是尤可嘆息也〔集覽〕張步琅琊人更始二年劉永以爲將軍與青徐連兵專據東方建武二年永敗走步乃遣吏詣闕詔拜東萊太守三年永復立步爲齊王步殺漢使而受永封五年詔耿弇討之復降封安丘侯其後復欲反陳俊斬之○隗囂隴西人起兵應漢更始中徵爲將軍建武二年據天水鄧禹承制拜爲西州大將軍專制涼州朔方事六年反帝遣馮異等攻之囂降公孫述述立之爲朔寧王八年帝自將征之囂走西城病死○公孫述茂林人

沕爲清水長更始元年稱益州牧據成都尋稱蜀王後稱帝建武十二年吳漢伐蜀述出大戰漢護軍高午奔陣刺殺之其將延岑以城降○番黃石存包桑閉玉關以謝西域之質光武建武末年上在兵間久厭武事蜀平後非警急未嘗言軍旅北何奴衰困臧宮馬武在蜀請攻滅之鳴劍抵掌馳志於伊吾之北矣上報書告以黃石公包桑記曰柔能勝剛弱能勝強自是諸將莫敢言兵閉玉關門謝絕西域保全功臣不復任以兵事皆以列侯就第○名節之稱起於衰世昔之儒者學問素充其施於用隨時著見不斷於立節而其節不可奪不斷乎狥名而其名隨之在巳初無一毫加意也至於世衰道微於陵遲委靡之中而其能扳然自立者則世以名節歸之蓋士君子道學未至則亦以此自負吁亦小矣然而

名節之稱雖起於衰世而於衰世之中實亦有賴乎此使併與是焉而俱亡則亦無以爲國矣西漢之儒者予甚病之蓋自董相申公數人之外自余往往以佔畢詁訓爲儒無復氣象上焉既不能推尋問學之源流而其次又不能以名節立於衰世其亦何所貴於儒也攷其所自亦由上之人有以致之自高帝鄙薄儒生文景則尚黃老武帝雖號爲表章然狥其文而不究其實適足以爲害至宣帝則又明示所以不崇尚之意矣則其挫抑摧沮之餘不復自振固宜然儒者之學豈必爲一時貴

尚而後勉邪待文王而後興者凡民也漢之儒者自叔孫通師弟子固皆以利祿爲事至於公孫丞相取相印封侯學士皆歆慕之其流如夏侯勝之剛果猶有明經取青紫之言况他人乎蓋其習俗胥靡之陋一至於此宜乎王莽篡竊之日貢符獻瑞一朝成群而能自潔者班班僅有見於史也故

光武中興力矯斯弊尊德義貴隱逸以變其風而中世以後人才輩出雖視昔之儒者有愧然在衰世之中守義不變蓋有足尚者矣至於桓靈之後國勢奄奄群狡並起睥睨神器未敢卽取者亦一

時君子維持之力也然則名節之稱在君子則爲未盡而於國家亦何負哉蓋不可不思也〔集覽〕申公魯人少事齊人孚丘伯受詩武帝過魯申公以弟子從師入見武帝使使以束帛嘉璧安車蒲輪迎之至則拜太中大夫武帝問治亂之事對曰爲治不在多言顧力行何如耳後以病免歸○人言東漢之亡黨錮趣之也曾不知東漢若無數君子其亡也尤速譬如羸病者之服丹一旦死則歸罪於丹不知其所以能延數日之命者丹之力使其不服丹則其死必速矣○東京黨錮諸君子蓋嘉其志氣之美而惜其所處之未盡重其天資之高而歎其於學有所未足也方是時乾綱解紐陰邪

得路天下之勢日入于頹敗矣而諸君子曾不少貶以狥於世慷慨所激視死如歸至于患難得喪寧復肯顧其志氣可謂美矣雖然昔之君子其出處屈伸之際葢各有義故當困之時則有居困之道當屯之時則有亨屯之法時不我用則晦處自修危行而言孫其進不可苟也若乃居位則思其艱而慮其用扶持根本漸以圖濟其爲不可驟也黨錮諸君子在下則噓枯吹生自爲題榜圭角眩露眛夫處困之道矣及其有位於朝不過奮袂正色搏擊豪強數輩以爲事業在是矣又進而居高

位則果於有爲直欲一施之而不復顧身死非所問而國勢愈傾是又失亨屯之法矣是豈非有所未盡爲可恨歟若諸君子之不爲死生禍福易操其問如李膺杜密陳蕃輩卓然一時其天資可謂剛特不羣矣然惟其未知而事於聖門也故所行雖正立節雖嚴未免發於意氣之所動而非循乎義理之安出於惡其聲之所感而未盡夫惻隱之實處之有未盡固其宜也豈非於學有不足歟使其在聖門則當入於仲由之科聖人抑揚矯揉之其必有道矣或以爲陳太丘之事爲得其中以予觀之太丘在諸君子之中持心最平葢天資又嘉美焉耳而其所處張讓之事亦非中節在當時隱迹自晦豈無其方何至送宦者之葬此又爲矯失之過以此免禍君子亦不貴也不然則郭有道乎識高而量洪才優而慮遠足爲當時人物之領袖然收斂之功猶未之盡要亦於學有欠也不然則黃叔度乎言論風旨雖不盡見然其氣象溫厚圭角渾然見之者有所感於心其爲最高乎使在聖門作成之當居顏氏之科矣【集覽】李膺潁川人舉孝廉累官青州刺史守令聞風解印綬而去後爲司隷校尉坐黨錮免官○杜密潁州陽城人爲人沈質少有厲俗志爲

司徒胡廣所辟遷北海相宦官子弟爲令長好惡者輒逮按之後拜太僕黨事起免歸○郭泰字有道介休人容貌魁偉博通墳籍居家教授弟子致數千人嘗遊洛見河南尹李膺膺奇之遂與爲友及卒蔡邕爲銘墓碑曰吾爲銘多矣惟郭有道之銘爲無愧耳

或問高帝不免韓彭之誅而光武乃能全功臣之世何耶潛室陳氏曰此大有說一則逐鹿之勢外相臣服事定難制一則高祖之業名位素定事已相安一則草昧功臣豪傑難收一則中興功臣謹守規矩一則大度中有嫚罵之失人心素疑一則大度中能動如節度人心素定一則刦其死力封爵過度不討後患一則赤心在人監戒覆轍務在保

全(集覽)逐鹿之勢(漢蒯通傳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高才疾足者先得焉)○問高帝只因請苑事便疑蕭何欲置之辟光武於馮異或譖其威權太重百姓歸心而帝信之愈篤何高帝之介介於其小而光武乃釋然於其大曰高帝因諸將而疑元臣光武鑒往事而全功臣

三國

漢昭烈(昭烈姓劉諱備字玄德涿郡人景帝子中山靖王之後有大志喜怒不形於色手垂過膝顧見其耳靈帝末討黃巾賊有功除安喜尉公孫瓚表爲別部司馬數有戰功既而爲豫州牧後領益州用諸葛亮爲政建安二十四年殺張曹取漢中諸將奉爲漢中王二十五年曹丕篡位王遂即位於成都在位三年)

或云昭烈知有權而不知有正朱子曰先主見幾不明經權俱失當劉琮迎降之際不能取荊州烏在其知權耶至於狼狽失據乃不得已而出於盜竊之計善用權者正不如此若聲罪致討以義取之乃是用權之善蓋權不離正正自有權二者初非二物也○劉備之敗於陸遜雖言不合輕敵亦是自不合連營七百餘里先自做了敗形是時孔明在成都督運餉後云法孝直若在不使主上有此行孔明先不知嘗諫止與否今皆不可考但孔明雖正然不若法孝直輕快必有術以止之(集覽)陸遜吳郡人始任幕府歷東西曹令史呂蒙謂吳主權曰陸遜意思深長才堪負重終可大任權乃召拜偏將軍右部督代蒙屯陸口以功封華亭侯進封婁侯黃武初破蜀漢兵於夷陵猇亭爲相連營七百里事見通鑑漢昭烈章武二年○法正字孝直郿人從漢昭烈平蜀爲太守終尚書令昭烈東征敗績孔明嘆曰孝直若在必能制主上東行不至傾危也○先主不忍取荊州不得已而爲劉璋之圖若取荊州雖不爲當然劉表之後君弱勢孤必爲他人所取較之取劉璋不若得荊州之爲愈也學者皆知曹氏爲漢賊而不知孫權之爲漢賊也若孫權有意興復漢室自當與先生協力并謀同正曹氏之罪如何先主纔整頓得起時便與壞倒如襲取關羽之類是也權自知

與操同是竊據漢土之人若先主事成必滅曹氏且復滅吳矣權之姦謀蓋不可掩平時所與先主交通姑爲自全計爾或曰孔明與先主俱要益州獨令關羽在外遂爲陸遜所襲當時只先主在內孔明在外如何曰正當經理西向宛洛孔明如何可出此特關羽恃才疎鹵自取其敗據當時處置如此若無意外齟齬曹氏不足平兩路進兵何可當也此亦漢室不可復興天命不可再續而已深可惜哉(集覽)劉表字景升山陽高平人魯恭王之後獻帝初平元年爲荊州刺史後爲州牧愛民養士奔者歸之下數攻下長沙零陵桂陽地方數千里帶甲數十萬不修貢職僭擬乘輿逆安

十三年表卒子琮嗣曹操來征荊州降之○關羽解良人事先主稱萬人敵拜前將軍假節越威震華夏爲世虎臣有國士風建安末因取襄陽爲吳呂蒙陸遜襲而斬之

或問蜀先主以國委孔明無言不聽伐吳之後先主誠失計也而孔明曾不以爲非及其既敗乃曰法孝直若在必能制主上東行何孔明不能諫於知己之主而猶有待於孝直也潛室陳氏曰只緣孔明規模在據荊益方成伯業以荊州爲必爭之地爭而無得後方悔耳

魏曹操操字孟德沛國譙人桓帝時舉孝廉爲郎除洛陽北部都尉獻帝初平二年破黃巾有功拜東郡太守復而據兖州稱刺史又稱州牧建安元年入朝自爲司隸校尉錄

尚書事遷帝於許且爲丞相自稱魏公弒皇后伏氏及皇子自又稱王二十五年卒子丕嗣遂篡漢祚

吳孫權權字仲謀富春人父堅爲漢長沙太守兄策爲討逆將軍至權封吳王曹丕篡逆蜀主即位權亦稱帝任用周瑜魯肅等雄據江東國內富庶在位三十一年

元城劉氏謂馬永卿曰溫公退居洛一日語某曰昨夕看三國志識破一事因令取三國志及文選示某乃理會武帝遺令也公曰遺令之意如何某曰曹公平生姦詐至此盡矣故臨死諄諄作此令也公曰不然此乃操之微意也遺令者世所謂遺囑也必擇緊要言語傳囑子孫至若纖細不緊要之事則或不暇矣且操身後之事有大於禪代者乎今操之遺令諄諄百言下至分香賣履之事家人婢妾無不處置詳盡無一語語及禪代之事其意若曰禪代之事自是子孫所爲吾未嘗教爲之是實以天下遺子孫而身享漢臣之名此遺令之意歷千百年無人識得昨夕偶窺破之公似有喜色且戒某曰非有識之士不足以語之或云非溫公識高不能至此曰此無他也乃一誠字爾惟以誠意讀之且誠之至者可以開金石況此虛僞之事一看即解散也某因此歷觀曹操平生之事無不如

此夜臥枕圓枕噉野葛至尺許飲鴆酒至一盞皆此意也操之負人多矣恐人報己故先揚此聲以誑時人使人無害己意也然則遺令之意亦揚此聲以誑後世耳（集覽曹操臨終遺令世子曰吾歿後婕妤妓女於銅雀臺上施六尺床張錦帳朝夕設飾旌之屬月朝十五日輒向帳設妓女樂時登吾銅雀臺以望吾西陵墓臺又云餘香可分與諸夫人諸舍中無所爲學作履組可賣也吾歷官所得綬皆著藏中吾餘衣裘可別爲一藏不然兄弟可共分之曹操向在軍中未嘗濃睡每以圓木爲警枕睡熟則欹欹則覺由是征伐四方俱無驚動之慮矣魏武帝嘗習啖野葛至一尺許飲鴆酒至一盞揚此声以誑時人欲其無害已也）

或論三國形勢朱子曰曹操合下便知據河北可以

爲取天下之資既被袁紹先說了他又不成出他
下故爲大言以誑之胡致堂說史臣後來代爲文
辭以欺後世看來只是一時無說了大言耳此着
被袁紹先下了後來崎嶇萬狀尋得箇獻帝來爲
挾天子令諸侯之舉此亦是第二大着若孫權據
江南劉備據蜀皆非取天下之勢僅足以自保耳
○曹操用兵煞有那幸而不敗處却極能料如征
烏桓便能料得劉表不從其後來(集覽)烏桓東胡種名漢初匈奴冒頓破東胡其餘衆退保烏桓山因以爲號焉其俗無常居男女悉髡頭似爲輕便○孫權
與劉備同禦曹操亦是其勢不得不合孫權若不

與劉備卽當迎降於操然此兩人終非好相識到
利害處便不相顧劉備纔得荊州權便遣呂蒙去
擒關羽(集覽)蒙汝南富陂人少依姊夫鄧當擊賊孫策召見引置左右當死張昭薦蒙代當拜荊部司馬從征黃祖有功又與周瑜程普等破曹操於南郡數進奇謀襲獲關羽定荊州封零陵侯
○人謂曹操父子爲漢賊以其觀之孫權眞漢
賊耳先主孔明正做得好時被孫權來戰兩陣到
這裏便難向前了權又結托曹氏父子權之爲人
正如偷去劉氏一物知劉氏之與必來取此物不
若結托曹氏以賊托賊使曹氏勝我不害守得一
偶曹氏亡則吾亦初無利害

諸葛亮

程子曰孔明有王佐之心道則未盡王者如天地之
無私心焉行一不義而得天下不爲孔明必求有
成而取劉璋聖人寧無成耳此不可爲也若劉表
子琮將爲曹公所并取而興劉則可也孔明不死
三年可以取魏且宣王有英氣久不得伸必沮死
不久也(集覽)宣王司馬懿之孫司馬炎篡位後追封祖懿爲宣王○孔明營五
丈原宣王言無能爲此僞言安三軍耳兵自高地
來可勝先主嘗自觀五丈原曰此地不可據英雄
欺人不可盡信(集覽)五丈原山名在鳳翔府郿縣諸葛亮據渭南與司馬懿相拒也

兵於此○問文中子謂諸葛亮無死禮樂其有興乎
諸葛亮可以當此否曰禮樂則未敢望他只是諸
葛亮巳近王佐又問如取劉璋事如何曰只有這
一事大不是便是計較利害當時只爲不得此則
無以爲資然豈有人特地去迎他却於座上執之
大段害事只是箇爲利君子則不然只一箇義不
可便休豈可苟爲又問如湯兼弱攻昧如何曰弱
者兼之非謂并兼取他只爲助他與之相兼也昧
者乃攻亂者乃取亡者乃侮○諸葛亮近王佐之
才或問亮果王佐才何爲僻守一蜀而不能有爲

於天下曰孔明固言明年欲取魏幾年定天下其不及而死則命也其嘗謂孫覺曰諸葛武侯有儒者氣象孫覺曰不然聖賢行一不義殺一不辜雖得天下不爲武侯區區保完一國不知殺了多少人耶其謂之曰行一不義殺一不辜以利一已則不可若以天下之力誅天下之賊殺戮雖多亦何害陳恒弑君孔子請討孔子豈保得討陳恒時不殺一人耶蓋誅天下之賊則有所不得顧爾曰三國之興孰爲正曰蜀志在興復漢室則正也

元城劉氏曰淮陰武侯二人不同若論人品則淮陰

不及孔明遠甚若論功業而武侯何參寡也馬永卿曰西南者漢始終之地也故漢起于西南而卒終於此而淮陰當漢之初興故能卓卓如此而武侯之時火將燼矣故無所成也曰此固然矣然淮陰所以得便宜者以平日名太卑而武侯所以無成者以平日名太高也淮陰有乞食胯下之辱也而武侯既隱於隆中而當時謂之臥龍此一事也又淮陰既從項梁又事項羽又歸漢而武侯則必待三顧而後起此又一事也又楚漢之時用兵者皆非淮陰之敵而嘗易之故淮陰能取勝也三國之將若司馬仲達輩乃武侯等輩人也而又素畏孔明故武侯不能取勝也譬如奕棋有二國手一國手未有名而對之乃低棊不知其爲國手而嘗易之故狼狽大敗有一國手已有名對局者亦國手而差弱焉謹以待之故勝敗未分也且淮陰既平魏趙而功業如此其卓犖也而龍且尚且輕之曰吾平生知韓信爲人易與耳寄食於漂母無資身之策受辱於胯下無兼人之勇以淮陰平日名素卑也孔明與司馬宣王對壘不能取尺寸地宣王受其巾幗之辱而不敢出兵至其已死援行軍

壘猶曰天下奇材也故當時有死諸葛走生仲達之嘲以孔明平日名素高故也人品高下不同而其功業反相去之遠者由此【集覽】隆中山名在襄陽城西北有隆中書院漢諸葛亮隱於此○劉備訪士于襄陽司馬徽徽曰識時務者在俊傑此間自有伏龍鳳雛備問爲誰徽曰諸葛孔明龐士元也將軍宜枉駕顧之由是詣孔明凡三往乃見之○漢元年初項梁渡淮韓信仗劍從之既而梁敗死又數以策干項羽羽不用乃亡歸漢○司馬懿字仲達河內溫人少有奇節博學洽聞漢末兵乱慨然有憂天下之心後受魏武顧命輔政明帝時與孔明相拒于五丈原孔明卒乃還軍至孫炎簒魏追尊宣王○漢後主建興十二年丞相亮進軍于南魏大將軍司馬懿引兵拒守亮數挑戰懿不出亮乃遺以巾幗婦人之服辱之○諸葛亮卒長史楊儀整軍還司馬懿追之姜維令儀反旗鳴鼓若將向懿者懿不敢逼百姓爲之語曰死諸葛走生仲達懿笑曰吾能

料主不能料死

豫章羅氏曰西漢人才可與適道東漢人才可與立三國人才可與權杜欽谷永可與適道而不可與立故附王氏陳蕃竇武可與立而不可與權故困於宦官至於諸葛孔明然後可與權夫人才至可與權而不可以有加張良近太公之才畧諸葛亮近伊尹之出處然良佐高祖論其時則宜語其德則合亮處三國則才大任小惜哉

朱子曰孔明天資甚美氣象弘大但所學不盡純正故亦不能盡善取劉璋一事或以爲先主之謀未

必是孔明之意然在當時多有不可盡曉處如先主東征之類不見孔明一語議論後來壞事却追恨法孝直若在必能制主上東行孔明得君如此猶有不能盡言者乎○南軒言孔明體正大學問未至此語也好但孔明本不知學全是駁雜了然却有儒者氣象後世誠無他比○程先生云孔明有王佐之心然其道則未盡其論極當魏延請從間道出關中侯不聽侯意中原已是我底物事何必如此故不從不知先主當時只從孔明不知孔明如何取荆取蜀若更從魏延間道出關中所守者只是庸人從此一出是甚聲勢如拉朽然後竟不肯爲之○問孔明出處曰當時只有蜀先主可與有爲耳如劉表劉璋之徒皆了不得曹操自是賊既不可從孫權又是兩間底人只有先主名分正故只得從之○問孔明殺劉璋是如何曰這只是不是初間教先主殺劉璋先主不從到後來先主見事勢迫也打不過便從他計要知不當恁地行討殺了他若明大義聲罪致討不患不服看劉璋欲從先主之招領城人民願留之那時郡國久長能得人心如此○孔明之事其於荆蜀亦合取

當日草廬亦是商量準擬在此但此時不當恁地若是恁地取時全不成舉措如二人覦魏而不伐自合當取兼在是時捨此無以爲資若能聲其罪用兵而取之却正但當時劉焉父子亦得人情恐亦未易取或問聖人處此合如何曰亦須別有箇道理若似如此寧可事不成只爲後世事欲苟成功欲苟就便有許多事孔明大綱却好只爲如此便有班駁處（集覽）焉魯恭王之後靈帝中平五年爲益州牧治綿竹以人言蜀有天子氣務行寬惠以收人心陰圖異計與張魯合兵殺漢中大守斷斜谷作乘輿徙成都卒子璋立爲益州牧迎劉備使擊張魯備據涪城以圖璋璋兵敗備入成都璋出降○義利之大分

武侯知之有非他人所及者亦其天資有過人處若其細微之間則不能無未察處豈其學有未足故耶觀其讀書之時他人務爲精熟而已則獨觀大旨此其大者固非人所及而不務精熟亦豈得無欠闕耳○或論孔明事以爲天民之未粹者此論甚當然以爲畧數千户而歸不肯徒還乃常人之態而孔明於此亦未能免俗者則熹竊疑之夫孔明之出祁山三郡響應旣不能守而歸則魏人復取三郡必齲齕首事者墳墓矣拔衆而歸蓋所以全之非賊人諱空手之謂也近年南北交兵淮

漢之間數有降附而吾力不能守虜騎復來則委而去之使忠義遺民爲我死者肝腦塗地而莫之收省此則孔明之所不忍也故其言曰國家威力未舉使赤子困於豺狼之吻蓋傷此耳此見古人忠誠仁愛之心招徠懐附之畧恐未必如或者之論也○孔明失三郡非不欲盡徙其民意其倉卒之際力之所及止是而已若其心則豈有窮哉以其所謂困於豺狼之吻者觀之則亦安知前日魏人之暴其邉境之民不若今之胡虜哉孔明非急近功見小利詭衆而自欺者徒民而歸殆亦昭烈

不肯棄民之意歟○問孔明興禮樂如何曰也不見得孔明都是禮樂中人也只是粗底禮樂○孔明擇婦正得醜女奉身調度人所不堪彼其正大之氣經綸之藴固已得於天資然竊意其智慮之所以日益精明威望之所以日益隆重者則寡欲養心之助與爲多焉（集覧）沔南高士黄承彦曰家有醜女黄頭黑色而才堪相配孔明許卽載送之諺曰不孔明擇婦止得阿承醜女○看史策自有該載不盡處如後人多説武侯不過子午谷路往往那時節必有重兵守這處不可過今只見子午谷過而武侯自不過史只載魏延之計以爲夏侯楙

是曹操壻怯而無謀守長安甚不足畏這般所在只是該載不盡亮以爲此詭計不如安從坦道又揚聲由斜谷又使人據箕谷此可見未易過（集覧）子午谷在西安府南谷中路通南北故名子午斜谷在漢中府褒城縣東北張良説高祖燒絶棧道曹操出斜谷軍遮要以臨漢中孔明由斜谷取郿皆此道也箕谷在漢中褒城縣北孔明遣趙雲鄧芝等據箕谷卽此○問孔明出師每乏糧古人做事須有道理須先立些根本曰孔明是殺賊不得不急如人有箇大家被賊來占了趕出在外墻下住殺之豈可緩一幾緩人便一切都忘了孔明亦自言一年死了幾多人不得不急爲之意司馬懿甚畏孔明

便使得辛毗來遏令不出兵其實是不敢出也（集覽）辛毗潁川陽翟人曹操表爲議郎遷丞相長史入魏爲侍中以事見文帝帝不悅毗隨而引其裾帝竟從其言明帝時封潁鄉侯○諸葛公是忠義的司馬懿是無狀底諸葛公劉禪備位而已

南軒張氏曰諸葛武侯左右昭烈父子立國於蜀明討賊之義不以強弱利害二其心蓋凜凜乎三代之佐也侯之言曰漢賊不兩立王業不偏安又曰臣鞠躬盡力死而後已至於成敗利害非臣之明所能逆睹嗟乎誦味斯言則侯之心可見矣雖不幸功業未究中道而殞然其扶皇極正人心挽回先王仁義之風垂之萬世與日月同其光明可也夫有天地則有三綱中國之所以異於夷狄人類之所以別於庶物者以是故耳若汨於利害之中而亡夫天理之正則雖有天下不能一朝居此侯所以不敢斯須而忘討賊之義盡其心力至死不悔者也方天下雲擾之初侯獨高臥昭烈以帝室之胄三顧其廬而後起從之則夫出處之際固已有大過人者其治國立綱陳紀而不爲近圖其用兵正義明律而不以詭計凡其所爲悉本大公曾無纖毫姑息之義類皆非後世所可及至讀其將

没自表之辭則知天下物欲舉不足以動之所養者深則所發者大理固然也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若侯者其所謂弘且毅者歟孟子曰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謂大丈夫若侯者所謂大丈夫非耶○問孔明不死能取中原否曰屯田渭上根本已固必能取中原司馬懿亦是能者常不敢與戰又問蔣琬特守常之才乎曰誠不可以應變（集覽）蔣琬相鄉人從昭烈入蜀除廣都長昭烈嘗至廣都怒琬衆事不理諸葛亮曰蔣琬社稷之器非百里之才後爲尚書郎亮駐漢中琬統留府事常足食以給軍中亮每言公琰託志忠雅亮卒以琬爲尚書令後封安陽亭侯○馬謖議論與孔明略相似其才非不可用但置之帷幄則可以之爲將帥則違其才孔明使之領衆爲先鋒於此小有差爾

或問魯兩生謂禮樂必百年可興文中子輕許孔明何也潛室陳氏曰叔孫通人物汙下故兩生卻之孔明人物正大故文中子許之○問文中子曰諸葛亮而無死禮樂其有興乎近思錄程子亦以此許之敢問孔明自比管樂使果能興復漢室恐未必便能興禮樂如三代曰孔明是天資帶得又後學問中撥出來據他用事與師調度若當升平之

時做出必須光明不止漢唐人物○問巴蜀四塞
非進取之地惟一江陵然諸葛亮不勸先主都之
及關羽之危又不聞救之何也曰江陵屬荊州武
侯首陳取荊州之策先主不能用其後爭之於吳
而不得吳止分數郡以與之至關羽之敗并數郡
而失之況得而都之耶況荊襄爲南北咽喉在三
國爲必爭之地乃戎馬之場非帝之都也

魯齋許氏曰不問利害只求義理孔明見得眞當時
只有復漢討賊爲當然至於成敗利鈍非臣之明
所能逆睹歸之于天而已只得如此做便是聖賢

之心常人則必計其成敗利害也

臨川胡氏曰開誠心布公道集衆思廣忠益諸有忠
慮於國但勤攻吾之闕漢丞相諸葛忠武侯語也
可以爲萬世相天下者之法矣孔明豈不知爲相
之體哉於主簿楊顒之諫也生既謝之死又哀之
孔明豈不知其言之忠哉然而罰二十以上皆親
覽食少事繁至爲敵國所窺而慶幸其不久孔明
豈不知愛重其身哉其若是者何也嗚呼是未可
以常情度淺識議也夫知相之體而未免自勞知
言之忠而未見渠取知一身繫國之存亡而竟取
敵國慶幸之計苟非甚愚者或有所不爲而謂葢
世絕人之智者爲之乎故曰是未可以常情度
淺識議也且當時事勢如何耶以一木支大廈之
傾事君而致其身盡瘁於國遑恤其他夫豈可已
而不已者楊顒之諫謂之愛孔明則可謂之知孔
明則未也杜子美詩云三分割據紆籌策萬里雲
霄一羽毛又云運移漢祚難恢復志決身殲軍務
勞此詩字字有意細味之庶乎知孔明之心而豈
長情淺識之所能測度擬議者哉〔集覽楊顒襄陽人爲諸葛亮主
簿亮自校簿書顒諫曰坐而論道謂之三公今丞
相親校簿書不亦勞乎亮謝之顒卒亮泣三日○

漢後主建興十二年孔明遣使至司馬懿軍中懿
問其寢食之繁簡而不及戎事使者曰諸葛公夙
興夜寐罰二十以上皆親覽焉所噉食不至數升
懿告人曰孔明食少事繁豈能久乎未幾亮卒

荀彧

龜山楊氏曰議者謂曹公非取天下於漢其說非也
方曹公以強忍之資因亂假義挾主威以利諸侯
其包藏禍心天下庸人知之矣而荀彧間關河冀
擇其所歸卒從曹氏志欲扶義奮謀以紓倒懸之
急迹其行事可謂勇智兼人矣乃獨不知曹氏之
無君乎其拒董昭之義何也夫豈誠有忠貞之節
歟抑欲以晩節葢之歟由前則不智由後則不忠

不智不忠而求免於亂臣宜乎其難矣嗚呼荀君安得無罪歟觀其臨大義斷大謀操弄強敵於股掌之間輔成曹氏之霸業至其威加海內下陵上逼乃欲潛杜其不軌是猶揚瀾潰堤以成滔天之勢而後徐以一葦障之尚可得乎而范曄猶謂彧有殺身成仁之美吾不知其說也○東坡謂荀文若其才似子房其道似伯夷予以謂其才似子房則有之矣伯夷不事非君不立於惡人之朝寧忍事操乎以爲其道似伯夷吾不知其說也

朱子曰荀彧之死胡文定引宋景文說以爲劉穆之宋齊丘之比最爲得其情狀之實無復改評矣考其議論本末未見其有扶漢之心其死亦何足悲又據本傳彧乃唐衡之壻則彧之失其本心久矣

（集覽）宋祁字子京雍丘人與兄庠同時舉進士歷官太常博士進翰林學士禮部侍郎累加龍圖閣學士知鄭州後遷左丞進工部尚書學士承旨卒謚景文

性理會通卷六十二終

性理會通卷六十三

歷代五

晉

元帝（帝名睿宣帝曾孫或曰母夏侯氏與牛金通而生睿於惠懷爲再從兄弟懷帝時爲安東將軍鎮建業愍帝遇害即位於建康恭儉有餘而明斷不足大業未復而禍亂內興竟以憂憤成疾崩在位六年）

或問晉元帝所以不能中興者其病安在朱子曰元帝與王導元不曾有中原志收拾吳中人情惟欲宴安江左耳

南軒張氏曰爲國有大幾大幾一失則其弊隨起而不可禁所謂大幾三綱之所存是也晉元帝初以懷帝之命來臨江左當時之意固以時事艱難分建賢王以爲屏翰庶幾增國家之勢折姦宄之心緩急之際實賴其糾率義旅入衛王室其責任蓋不輕矣而瑯琊之入建康者觀其規模以原其心度之所安蓋有自爲封殖之意而無慷慨謀國之誠懷帝卒以蒙塵迄不聞勤王之舉愍帝之立增重寄委制詔深切而亦自若也祖逖擊楫渡江聊復以兵應其請反從而制之使不得有爲則其意不在中原也亦審矣坐視神州板蕩戎馬縱橫不

以勦其心。不過欲因時自利云耳。愍再蒙塵懼天
下之議已則陽爲出師之勢遷延顧望終歸罪於
運餉稽緩斬一無辜令史以塞責赤眚之異亦深
切矣吾誰欺欺天乎夫受君父之委託而坐視其
禍變因時事之艱難而覬幸以自利三綱淪矣惟
其大幾既失故其所以建國規模亦復不競亂臣
賊子如王敦輩不旋踵而起蓋其弊有以致之也
使元帝痛懷愍之難篤君臣之義念國家之讐率
江東英俊鼓忠義之氣北向討賊名正理順安知
中原無響應者以區區一祖逖倔強自立於群雄

之間猶幾以自振况肺腑之親總督之任數路之
勢何所不濟哉惟其不以太公爲心而私意蔽之
甚可歎息也

集覽懷帝名熾惠帝弟武帝二十五子兄弟相屠存者三人熾其一也初爲皇太弟惠帝中毒乃即位永嘉末劉聰攻洛陽執帝歸平陽尋弑之在位六年○左傳天子出奔謂之蒙塵○僖二十四年天子出居于鄭明年秦伯將納王狐偃言於晉侯曰求諸侯莫如勤王○愍帝名業吳孝王之子武帝之孫初封秦王洛陽既陷索綝迎入雍州賈疋等奉爲皇太子巳而即位於長安漢劉曜入寇帝出降封爲淮安侯尋遇害在位四年○前愍帝建興元年以祖逖爲豫州刺史逖少有大志嘗與劉琨同寢中夜聞雞聲蹴琨起曰此非惡聲因起舞及是南渡請兵于睿睿素無北伐之志乃與逖兵千人不給鎧仗逖渡江中流擊楫而誓曰祖逖不能清中原而復濟者有如此江○神州王者所居之地名通與於周制方丘篇始錄之則是神州之祭自周始也彭考王制晏古今通論崑崙東南方五千里謂之神州中有和美鄉帝王之宅聖人所也故今呼京都爲神州蓋本於此○愍帝建興四年丞相聞長安不守出師露次躬擐甲冑移檄四方刻日北征以漕運稽期斬督運令史淳于伯刑者以刀試柱血流上至柱末二丈餘而下觀者咸以爲冤○王敦字處仲瑯邪臨沂人少有異相武帝以女尚之元帝初鎮江東威名未著與從弟導同心翊戴以隆中興時人爲之謠曰王與馬共天下中興初拜侍中大將軍江州牧既而恃功疑貳永昌元年謀反率兵武昌以誅刁協爲名太寧二年復反帝親征破之病死詔戮其屍

溫嶠 嶠字太真太原祁人父憺河東太守嶠博學能文風儀秀整爲劉琨右司馬奉表江東元帝器之王導等並與親善後除散騎侍郎累遷開府儀同三司

南軒張氏曰溫太眞忠義慷慨風節表著足以爲晉
室名臣古今所共推不待詳言然吾獨有所恨者

絕裾之事也太眞少時嘗以孝友篤至稱一旦奉
劉琨之檄將命江左母崔固止之不可至於絕裾
而行噫太眞有母在此身固不得以許琨矣獨不
見徐元直之事乎。元直所謂方寸亂矣。蓋其天性
不可已者也。而太眞獨忍於此乎。若既以委質爲
人之臣。當危難而無避可也。將命之舉。豈無他人
太眞念母獨不得辭乎。度其意不可以江左將興
奉檄勸進。傥倖投富貴之機。赴功名之會耳。而其
所喪不過甚乎。或曰使太眞不來江左則寧復有
後世之事業太眞固不得以兩全矣此殆不然昔

人之事業皆非有所爲而爲之事理至前因而有成之耳。若懷希慕求必之心。則其私欲而已。苟可以就異日之事。則凡背親賊性皆可以屑爲。此三綱之所由壞而弊之所由生也故伯夷叔齊不受其國夫子以爲求仁而得仁商之三臣微子不得不去箕子不得不爲之奴比干不得不死皆素其位而行也豈直太眞之事業爲不足道就使太眞能佐晉室克復神州一正天下勳烈如此浮雲之過太虛耳豈足以塞其天性之傷也夫太眞順毋之心而終其身雖泯滅無聞於後顧其所全者大

於身無愧烏能以此易彼哉故予謂太眞稱爲功名之士則可。尚論古人則可憾矣〔集覽〕晉元帝時平北將軍劉琨辟溫嶠爲參軍嶠欲將命其母崔氏固止之嶠絕裾而去其後母亡嶠阻亂不獲歸葬爵御鄙之○策名委質服虔曰策名書於所臣之策屈膝而君事之委質委棄其形質而君事之示必死節於其主也

顧榮 榮吳郡人雍孫父穆宜都太守榮神識朗悟與陸机兄弟同入洛時號三俊拜郎中歷尚書郎廷尉正後元帝鎮江東以爲散騎常侍

賀循 循會稽山陰人操尚清厲建武初拜太常朝建疑滯皆咨之而後行元帝渡江宗廟制度皆循所定爲當世所宗

朱子曰東晉時所用人才皆中州浮誕者之後惟顧榮賀循有人望不得已而用之

王導

謝安 安陽夏人鯤從子父裒太常卿安少有重名寓居會稽之東山累徵不起年四十始爲桓溫司馬累官尚書僕射時秦兵百萬寇淮淝加安征討大都督賊平進太保

殷浩 浩陳郡長平人父羨資性介立仕終光祿勳浩識度清遠三府辟皆不就謝尚輩常伺其出處以卜江左興亡後徵爲楊州刺史固讓至五月始受拜仕至中軍將軍

或云庾亮欲移鎭石城興兵討趙王導許之郗鑒蔡謨等皆以爲不可也范陽張氏曰晉以寡弱之師一旦討強暴之寇是無異驅群羊以攻猛虎不格明矣使王導不知利害則導爲不智知而許之則

導爲不忠不智不忠何以爲導予竊料其意蓋當是時導與庾亮有隙亮欲起兵以廢導於此復沮其謀適所以激彼之怒故不若陽且許之以快其情。陰使郗鑒等拒之以絕其議此乃君子之待小人不得不然耳觀史者當逆其意可也〔集覽〕郗鑒高平金鄉人博覽經籍躬耕壠上吟詠不倦爲車騎將軍與王導卞壼等同受遺詔輔少主位至司空加侍中○蔡謨陳留考城人世爲著姓父克少好學博涉書記謨弱冠察孝廉舉秀才皆不就後累官吏部尚書深謀遠略爲當時所重康帝時遷侍中司徒

或問老子之道曹參文帝用之皆有效何故以王謝之力量反做不成朱子曰王導謝安又何曾得老

子妙處然謝安又勝王導石林說王導只是隨波逐流底人謝安却較有建立也煞有心于中原王導自渡江來只是恁地都無取中原之意此說也是但謝安也被這清虛絆了都做不得○謝安之待桓溫本無策溫之來廢了一君幸而要討九錫要理資序未至太甚猶是半和秀才若他便做箇二十分賊如朱全忠之類更進一步安亦無如之何王儉平日自比謝安王儉是巳敗闒底謝安謝安特幸未決脫底王儉耳安比王儉只是有些英氣符堅之來亦無措置前輩云非晋人之善乃符

堅之不善耳然堅只不合擁衆來謝安必有以料之兼秦人國內自亂晉亦必知之故安得以鎮靜待之堅之來在安亦只得發兵去迎敵當來符堅若不以大衆來只以輕兵時擾晉邊便坐見狼狽因問萬正淳曰桓溫移晋祚時安能死節否曰必不能却須逃去曰逃將安往若非死節即北面事賊耳到這裏是築底處中間更無空地因說韋孝寬智畧如此當楊堅簒周時尉遲迥等皆死孝寬乃獻金熨斗始嘗疑之既不與他爲異亦何必如此結附之元來到這地位便不與辨亦不免死䘮不能死便只得失節耳又曰謝安之與符堅如近世陳魯公之於完顏亮幸而捱得他死耳又曰如前代多有幸而不敗者如謝安桓溫入朝已自無策從其廢立九錫巳成但故爲遷延以俟其死不幸而病小甦則將何以處之擁重兵上流而下何以當之於此看謝安果可當仗節死義之資乎或曰坦之倒持手板而安從容閒雅似亦有執者曰世間自有一般心膽大底人如廢海西公時他又不能拒廢也得不廢也得大節在那裏(集覽)朱温宋州人初從黃巢爲盜唐僖宗中和初因見巢兵勢日蹙乃請降以爲河中行營招討副使賜名全忠遷宣武

節度使封爲東平郡王賜號回天再造竭忠守正功臣進爵梁王未幾遂簒唐稱皇帝乾化二年爲子友珪所弒在位六年○王儉字仲寶瑯琊臨沂人儉綽之子自幼篤學手不釋卷年十八解褐爲秘書郎齊高帝爲相引爲參贊及踐祚拜尚書右僕射專見任用凡詔策禮儀皆經其手常謂人曰江左風流宰相惟有謝安蓋自況也武帝即位除尚仗之○韋孝寬杜陵人沉敏和正涉獵經史西魏時爲浙陽郡守有政術轉晉州刺史移鎮玉壁齊神武引衆來攻悉其志力孝寬或拒破之後上策平齊進位大司空上柱國○周靜帝大象三年隋王堅自稱皇帝遷周主于別宮○尉遲迥代人少聰敏美容儀及長有大志好施愛士仕周封西都督任兼文武及文帝命帥兵取蜀以爲益州刺史綏輯新邦夷人懷而歸之宣帝即位爲相州總管及隋文將圖簒奪遂謀舉兵戰敗自殺○陳康伯弋陽人宣和中進士歷官侍郎尚書紹興中拜左僕射大學士進封福國公時金人來兵臨江朝論洶懼康伯屹然不動指撥方略據要害民恃以安有古社稷臣之風及再相制出中外鼓舞都人

惟呼加封魯國公卒贈太師諡文正○完顏亮弒
海陵王乃太祖之孫即位後遷都燕京復遷汴梁
一舉兵伐宋其母諫之亮殺母以俱其衆遂至揚州
將士殺之在位十二年○晉孝武帝寧康元年大
司馬桓溫來朝詔謝安王坦之迎於新亭都下洶
洶云欲誅王謝因移晉祚坦之甚懼安神色不變
溫既至百官拜于道側溫大陳兵衛延見朝士坦
之流汗沾衣倒執手板安從容就席謂溫曰安聞
諸侯有道守在四鄰明公何須壁後置人邪溫笑
曰正自不能乃爾遂命徹之與安笑移日郗超臥
帳中聽其言風動帳開安曰郗生可謂入幕之賓
矣溫有疾還姑孰疾篤諷求九錫安坦之故緩其
事尋卒○晉帝奕哀帝母弟桓溫有異圖廢
帝爲東海王尋降爲海西縣公在位五年

南軒張氏曰符堅掃境入寇方是時晉室之勢亦甚
殆矣梁益既非吾有而襄沔復爲所破在他人宜
恐懼失措之不暇而謝安方且從容應敵不過以

江北軍事付之謝玄及劉牢之輩卒以成功蓋其
方略素定非僥倖苟然也安明於用人考察既精
不以親疎而廢玄有謀慮善使人而牢之勇銳出
衆安所施置各得其宜蓋用兵之道當以奇正相
須使玄將重兵於後此正也使牢之將精兵迎擊
於前此奇也秦兵既近洛澗牢之攖其鋒直搏而
勝之固已奪其心矣淝水之戰其勝算已在目中
故秦兵一退風聲鶴唳以至山川草木皆足以懼
之惟牢之先奪其心故也安之方略可謂素定矣
惟其素定故安靜而不撓其矯情鎮物豈固爲是
哉夫有所恃故耳至於却上流之兵又其一許也
得上流之兵不足以助益而適足以銷薄聲勢搖
動人心桓冲是舉亦無謀矣吾慮既定一却其兵
而戰士之心益固國內之情舉安安見之明且審
矣嗟乎國之所恃者人才耳以當時晉室之勢獨
任一謝安足以當符秦百萬之師以予觀之非特
安方略之妙抑其所存忠義純固負荷國士直欲
與晉室同存亡故能運用英豪克成勳業誠與才
合故也大抵立大事者非誠與才合不足以濟若
安者其在東晉人物中傑出者哉(集覽)謝玄字幼度會稽人少穎

悟與從兄朗俱爲叔父安所器重及長有經國才
略時符堅強盛邊境數被侵冦朝廷求良將可以
鎮禦北方者安乃以玄應舉徵拜建武將軍監江
北諸軍事太元中堅入冦衆號百萬詔以玄爲前
鋒率精銳八千渡之於淝水以功封康樂公○劉
牢之彭城人面紫赤色鬚目驚人而沉毅多計畫
太元初謝玄鎮廣陵以牢之爲參軍領精銳爲前
鋒百戰百勝號北府兵敵人畏之○桓冲譙國人
彝之幼子性儉素有武幹爲兄溫所器重乃率
爲江州刺史溫薨代其任盡忠王室時謝安以將
望輔政爲群情所歸冲乃求出外鎮于姑孰及堅
入冦冲深以根本爲慮時安已遣玄等督將軍
拒之冲因歎曰安有廟堂之量不閑將畧今大敵
至方遊談不暇遣諸不經事少年又且寡弱天
下事可知吾其左衽矣俄
聞堅敗大勳不歸遂恚死

或問晉殷浩謝安少有重名方其隱而未用也人皆
以公輔期之或曰深源不起如蒼生何或曰謝安

不起當如蒼生何及其既用也謝安却符秦安晉室功業亦可無負而殷浩舉兵北伐師徒屢敗桓溫因朝野之怨而廢之如棄草芥夫人之擬二子則同而二子事業何其相遠潛室陳氏曰東晉諸賢大抵務養名節不務實用坐而成功則爲謝安如其無成則爲殷浩然安能矯情鎮物浩則遇事周章較是輸他一着也

符堅（堅字永固本畧陽臨渭氐人雄之子博學多藝有經濟大志王猛呂婆樓等爲其羽翼初封東海王及弒符生遂自立稱天王既而入鄴執燕主暐歸晉武帝時入寇爲謝玄所敗未幾姚萇襲而殺之）

程子曰符堅養民而用之一敗不復振無本故也

或問符堅立國之勢亦堅牢治平許多年百姓愛戴何故一敗塗地便不可救朱子曰他是掃土而來所以一敗便救不得又問他若欲滅晉遣一良將提數萬之兵以臨之有何不可何必掃境而來曰他是急要做正統恐後世以其非正統故急欲亡晉此人性也急躁初令王猛滅燕猛曰既委臣陛下不必親臨及猛入燕忽然堅至蓋其心又恐猛之功大故親來分其功也便是他器量小所以後來如此（集覽王猛劇人少好學氣度雄遠隱於華山晉桓溫入關猛被褐往謁捫虱而談當世之事後秦王堅招之一見如平生若玄德之遇孔明累遷尚書左僕射任兼將相宰政公平秦國富強及卒堅哭曰天何奪吾景畧之速也）〇孔明臨陣對敵意思安閑如不欲戰而符堅踊躍不寐而行師此其敗不待至淝水而決矣

桓溫（溫譙國人彝之子豪爽有風槩姿貌甚偉尚南康長公主除瑯琊太守永和初爲荊州刺史滅賊有功加侍中大司馬都督中外諸軍事假黃鉞太和中擅行廢立威勢赫然欲革晉祚爲謝安王坦之所抑憤卒）

朱子曰桓溫入三秦王猛來見眼中不識人却謂三秦豪傑未有至者何也三秦豪傑非猛而誰可笑

陶潛（潛字淵明潯陽人侃曾孫少好高尚博學善屬文宅邊有五柳自號五柳先生後起

爲州祭酒尋自解歸再起知彭澤縣令郡遣督郵至縣吏白應束帶見之潛歎曰吾不能爲五斗米折腰見鄉里小兒即解印去賦歸去來辭以見意及宋受禪惟賦詩飲酒以終其身有詩集行世）

朱子曰陶淵明有高志遠識不能俯仰時俗故作歸去來辭以見志抑以其自謂晉臣恥事二姓自劉裕將移晉祚遂不復仕則其意亦不爲不悲矣然其詞義夷曠蕭散雖託楚聲而無其尤怨切蹙之病云（集覽晉恭帝元熙二年宋王裕還節建康稱皇帝廢帝爲零陵王以兵守之）〇張子房五世相韓韓亡不愛萬金之產弟死不葬爲韓報讐雖博浪之謀不遂橫陽之命不延然卒藉

漢滅秦誅項以攄其憤然後棄人間事導引辟穀託意寓言將與古之形解銷化者相期於八紘九垓之外使千載之下聞其風者想像歎息不知其心胸面目爲何如人其志可謂壯哉陶元亮自以晉世宰輔子孫恥復屈身後代自劉裕篡奪勢成遂不肯仕雖其功名事業不少槩見而其高情逸想播於聲詩者後世能言之士皆自以爲莫能及也蓋古之君子其於天命民彝君臣父子大倫大法之所在惓惓如此是以大者既立而後節槩之高語言之妙乃有可得而言者如其不然則紀逡唐林之節非不苦王維儲光羲之詩非不脩然淸遠也然亦失身於新莽祿山之朝則其平生之所辛勤而僅得以傳世者適足爲後世嗤笑之資耳

〔集覽〕紀逡琅邪人林沛縣人是二人淸名之士皆以明經飾行顯名當世仕新莽封侯○王維字摩詰九歲能屬詞工草隸善書與弟縉俱以名聞開元初登進士累官尚書右丞天寶間安祿山入長安執維欲殺之因宴凝碧池以其能賦詩肅宗上元初卒於家○儲光羲丹陽人開元中登進士第召入中書賦文章歷監察御史工於詩所著有詩集

鶴山魏氏曰世之辨證陶氏者曰前後名字之互變也死生歲月之不同也彭澤退休之年史與集所載之各異也然是所當攷而非其安也其稱美陶公者曰榮烈不足以易其守也聲味不足以累其眞也文詞不足以溺其志也然是亦近之而公之所以悠然自得之趣則未之深識也風雅以降詩人之詞樂而不淫哀而不傷以物觀物而不牽於物吟咏性情而不累於情孰有能如公者乎有謝康樂之忠而勇退過之有阮嗣宗之達而不至於放有元次山之優而不著其迹此其小小進退所能窺其際耶先儒所謂經道之餘因閒觀時因靜一照物因時起志因物寓言因志發咏因言成詩因咏成聲因詩成音者陶公有焉

〔集覽〕謝靈運襲父爵封康樂公世稱謝康樂○阮籍字嗣宗陳留尉氏人瑀子容貌俊偉志氣宏放初仕魏累官散騎常侍籍本有濟世志屬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遂酣飲爲常司馬昭輔政引爲大將軍從事中郞籍嘗賦詠懷詩八十餘篇○元結字次山

臨川吳氏曰靖節先生高志遠識超越古今而設施不少槩見其令彭澤也不過一時牧伯辟舉扳援俾得公田之利以自養如古人不得已而爲祿者爾非受天子命而仕也曾幾何時不肯屈於督郵而去克此志節異時詎肯忍恥於二姓哉觀述酒荊軻等作始欲爲漢相孔明之事而無其資責子有詩與子有疏志趣之同苦樂之安一家父子夫

婦又如此夫人道三綱爲首先生一身而三綱舉無愧焉忘言於眞意委運于大化則幾於同道矣誰謂漢魏以降而有斯人者乎

崔浩 浩東武城人宏之子博極群書明識天文歷官著作郎魏道武以其所上書常置左右及幸其私第多問異事累官至司徒常參著作序成國書十卷著作令史閔湛郄標素諂事浩乃請立石銘載國書以彰直筆浩用其謀刻石立於郊壇東方百步用功三十萬浩書國事備而不典而石銘顯在衢路北人無不忿恚相與譖浩於帝以爲暴揚國惡帝大怒使有司按浩及秘書郎吏等罪狀浩伏誅

或問崔浩何如朱子曰也是箇博洽的人他雖自比子房然却學得子房歎了子房之辟穀姑以免禍耳他却眞箇要做

總論

五峯胡氏曰桀紂秦政皆窮天下之惡百姓之所同惡故商周劉漢因天下之心伐而代之百姓親附居之安久所謂仁義之兵也魏晉以來莫不假人之柄而有篡三綱之罪仁義不立綱紀不張無以締固民心而欲居之安久可乎

象山陸氏曰燕昭王之於樂毅漢高帝之於蕭何蜀先主之於孔明苻秦之於王猛相知之深相信之篤這般處皆不可不理會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

臨川吳氏曰楚三閭大夫竭其忠志欲強宗國悟王信讒疎之國事日非竟客死於秦襄王又信讒放之江南原不忍見宗國駸駸趨於亡遂沉江而死韓爲秦所滅韓臣之子子房自以五世相韓散財結客爲韓報讐博浪之椎不中則匿身下邳以俟時山東兵起從沛公入關立韓公子成續韓後秦亡而楚覇王沛公於漢又殺韓成良乃輔漢滅楚而後隱去諸葛孔明初見昭烈已知賊之必亡漢而勸昭烈跨有荊益圖伯業復帝室後卒償其所言晉陶淵明自其高祖長沙桓公爲晉忠臣及桓玄簒逆劉裕起自布衣誅玄又滅秦滅燕挾震主之威晉祚將易既無昭烈可輔以興復又無高皇可倚以報復志願莫伸其憤悶之情往往發見於詩詠四賢者其遇時不同其爲人不同而君臣之義重則其心一也（纂覽）陶侃鄱陽人徙家潯陽父丹吳揚武將軍侃歷揚武武岡令有能名後以功封東鄉侯遷江夏太守元帝時累遷廣州刺史在州無事朝暮運百甓以自勵後平王敦蘇峻皆有功拜太尉封長沙公卒謚曰桓○桓玄字敬道譙國人溫之孼子以恩補太子洗馬太元末出爲義興太守尋遷廣州刺史及平殷仲堪楊佺期詔以爲都督八州諸軍事由是樹用腹心兵馬日盛自後名與朝廷構怨元興初後將軍元顯稱詔來代玄遂舉兵及入建康廢安帝爲平固王遷于潯陽自稱皇帝次年益州都護馮遷擊殺之

唐

高祖

高祖姓李名淵字叔德隴西成紀人襲封唐公隋亂起兵晉陽克長安稱唐王立恭帝尋廢之遂即帝位在位九年改元武德都長安土德王後立秦王世民為太子傳位焉自稱太上皇

或問劉武周兵勢甚銳關中震駭上出手敕曰賊勢如此難與爭鋒宜棄大河以東謹守關西而已秦王世民上表請行如何范陽張氏曰高祖可謂謬而無策矣且唐所以能守關西者以河東為之障蔽也今舉而棄之則賊兵深入是棄關西也豈不謬哉以此推之高祖之取天下賴有世民耳不然事未可知也〔集覽〕劉武周鷹揚府校尉隋恭帝義寧元年殺郡守據郡起兵附突厥以為定楊可汗尋僭稱帝改元天興武德三年秦王世民討之戰敗與其將宋金剛皆走突厥殺之

○問李密據洛口倉流民就食日以萬數何也曰隋失其鹿豪傑並起而逐之李密據洛口王世充據東都竇建德據山東以至蕭銑薛軌之徒莫不各據險要以爭進取惟唐高祖用秦王策獨決計入關關中既定遂尊立代王以號令天下除隋苛法以陰結民心收攬豪傑以經營四方則天下之柄已在唐掌握中矣彼李密輩雖橫騖於外果何益哉〔集覽〕李密字法主性多籌第才兼文武開皇中襲父爵蒲山公折節脫李尤好兵書大業初授親衛大都督非其所好稱疾而歸及楊玄感謀反任為謀主玄感敗乃據興洛倉號魏公稱元年取河南諸郡武德初降唐以為光祿卿封邢國公既而失望役叛行軍總管盛彥師討殺之○王世充西域人為江都郡丞煬帝大業六年以為江都官監尋為通守越王侗即位以為納言僕射太尉武德二年自稱鄭王加九錫遂稱帝改元開明四年秦王世民擊降之赦為庶人○竇建德漳南人隋煬帝大業七年聚衆為盜十二年稱長樂王恭帝義寧二年建都樂壽置百官國號夏改元五鳳取洺倉洛相深冀易定等州唐武德四年秦王世民擒斬之○蕭銑後梁宣帝曾孫隋大業初以外賊擢為羅川令恭帝義寧元年巴陵董景珍等叛奉銑稱梁王改元鳴鳳唐武德元年僭稱帝都江陵四年命將伐梁銑降斬之○薛舉蘭州金城人以隋恭帝義寧初起兵隴西自稱西秦霸王未幾自稱秦帝徒都天水攻元秦與唐武德初舉薨子仁果立秦王世民來討仁果降斬之○隋恭帝子侑文帝之孫初封代王隋室既亂唐公李淵兵起立侑為帝淵為丞相煬帝在江都遇弒遂禪於唐在位二年

朱子曰唐高祖辭得九錫却是〔集覽〕隋恭帝義寧二年唐王淵自為相國加九錫

太宗

太宗名世民高祖次子唐得天下皆世民之功太子建成與齊王元吉欲殺之世民遂殺建成元吉高祖因傳位焉帝聰明過人武功文德兼有之在位二十四年

或問貞觀之治不幾於三代之盛乎程子曰關雎麟趾之意安在

或問范祖禹唐鑑譏太宗曰脅父之罪脅以起兵古人行一不義而得天下不為也太宗終守臣節可也愚歷觀唐史隋煬帝既遣都之使唐高祖不

宜坐處亥滅況大業之末生民塗炭太宗苟不爲此必無以濟蒼生之困范氏正大之說果可用否使聖賢處此當守臣節乎將權以濟事乎潛室陳氏曰孤隋之暴何止桀紂若欲行湯武之事但當正名弔伐不當自陷於盜賊之地而脅以起兵以斯舉事是以亂易亂也大桀小桀也惜乎太宗有濟世之志傷於欲速迫切反以堂堂禮義之師自陷於亂臣賊子之倫世上有理明義直之事只爲學術不正舉動不明便壞了事體(集覽)隋煬帝大業十三年太原留守李淵起兵先是晉陽宮監裴寂思以宮人侍淵至是淵從寂飲酒酣寂曰二郎陰養士馬欲舉

大事正爲寂以宮人侍公恐事覺併誅耳會煬帝以淵不能禦寇遣使者執詣江都世民與寂等復說曰事已迫矣宜早定計且晉陽士馬精強宮監蓄積巨萬代王幼冲關中豪傑並起公若鼓行而西撫而有之如探囊中物耳淵從之乃各募起兵遠近交集○問唐太宗誅高德儒之諂諛薄宇文士及之不忠豈不知姦邪讒諂之士不可廁文墨議論之臣而定十八學士之選而許敬宗之姦獨錄而不棄何耶曰知人甚難太宗不但失於許敬宗。以李勣可任大事。此失之尤者(集覽)隋煬帝大業十三年李淵遣世子建成及世民擊西河敗之執郡丞高德儒數之曰汝指野鳥爲鸞以欺人主吾興義兵正爲誅佞人耳先是有二孔雀自西苑飛集朝堂親衞校尉高德儒等十餘人見之奏以爲鸞時孔雀已去無可得驗於是百官稱賀拜德儒朝散大夫賜物件百段○唐太宗貞觀中上嘗止桼中樹下愛之宇文士及從而譽之不已上正色曰魏徵常勸我遠佞人我未知佞人是誰意疑是汝今果不謬士及叩頭謝罪○唐高祖武德四年上以秦王世民功高特置天策上將位在王公上以秦王爲之開封置屬開館以延文學之士杜如晦房玄齡虞世南褚亮姚士廉李玄道蔡允恭薛元敬顏相時蘇勗于志寧蘇士長薛收李守素陸德明孔穎達蓋文達許敬宗爲文學館學士分爲三番更日直宿王暇日輒至館中討論文籍或至夜分使閻立本圖像褚亮爲贊號十八學士大夫得預其選者時人謂之登瀛州○許敬宗字延族杭州人○李勣曹州離狐人客衞南從高祖太宗征戰所至有功拜同中書門下最後代高麗破其國裂其地進太子太師封英國公

中宗 武后附

朱子曰唐中宗事致堂南軒皆謂五王合併廢中宗

因誅武后別立宗英然當時事勢中宗却未有過正緣無罪被廢又是太宗孫高宗子天下之心思之爲他不憤五王亦因此易於成功耳中宗後來所爲固是謬然當時便廢他不得(集覽)唐中宗神龍元年賜敬暉等五人王爵罷其政事注五王敬暉桓彥範張柬之袁恕己崔玄暐是也○問狄梁公雖復正中宗然大義終不明做得似鶻突曰當此時做得到恁地狄梁公終死於周然薦得張柬之迄能反正又問呂后事勢倒做得只如此然武后却可畏曰呂后只是一箇村婦人因戚姬遂迤邐做到後來許多不好武后乃是武功臣之女合下

便有無稽之心自爲昭儀便殦殺其子以傾王后中宗無罪而廢之則武后之罪已定只可便以此廢之拘於子無廢母之義不得胡文定謂武后之罪當告于宗廟社稷而誅之(集覽狄仁傑武則天時爲宰相封梁公○天張柬之襄陽人少涉經史舉進士永昌初以賢良召對策一第一時年七十餘出爲合蜀二州刺史武后欲求奇士狄仁傑曰張柬之雖老宰相才也即召爲洛州司馬轉司刑少卿拜同平章事誅二張復唐社稷以功封漢陽郡王出爲襄州刺史卒諡文貞○戚姬定陶人高帝微時得之及即位有寵立爲夫人主趙王如意爲呂后所忌惠帝崩呂后殺之宮中斷去手足謂之人彘)○問武后之禍曰前輩云當廢武后所出別立太宗子孫曰此論固善但當時宗室爲武后殺盡存者皆愚闇豈可恃哉

南軒張氏曰致堂胡氏論五王不誅武后事曰武氏誠當誅但既立其子難誅其母或者以爲子奪輕重之間不過告於唐家宗廟廢置幽處之耳然以中宗之昏庸其復之如反手耳亦豈是長策以愚觀之五王若有伊周之見則當時復唐家社稷何必須立中宗中宗雖爲武后所廢然嘗欲傳位與后父是其得罪宗廟不可負荷已自著見五王若正大義於唐家見存子孫中公選一人以承天序告於宗廟誅此老媼則義正理順唐祚有泰山之安矣

玄宗(玄宗名隆基睿宗太子即位之初好賢樂善勵精政事任姚崇宋璟爲相致開元之治天寶以來溺楊妃之寵致祿山之亂兵連禍結幾絕唐祚乘輿幸蜀太子即位靈武帝在位四十四年)

元城劉氏嘗與馬永卿論唐史及明皇信任姚宋事曰此二人與張說乃天后時相也非己自用故敬憚之至於張九齡輩乃己所自用故於進退輕也永卿曰人主用相必要專一明皇用二相專故能成開元之治曰明皇仰面不對除吏雖是好事蓋末也明皇之任用宰相是也其以情告宦官者非也使力士以誠告崇固可若加以誕謾之語則崇何從質之曷若以語力士之言面論崇則君臣之情洞然無疑矣又曰以明皇之任韓休一事觀之信忠臣之難遇而佞臣之難去也藉使令知其人曰某人忠某人姦亦未必能任且去之也明皇分明知韓休之忠乃速去之分明知蕭嵩之佞乃久任之後來任李林甫又更好笑分明知其姦至用之二十來年至死乃罷人主唯患不能分別忠佞今分明知之乃如此欲天下不亂可乎又曰雖大無道之君亦惡亂亡而明皇中材之主知姦邪而

用之可也曰此蔽於左右之佞倖耳葢所謂佞倖者嬪御也內臣也戚里也幸臣也此皆在人主左右而可以進言者也賢相不與佞倖交結彼有所倖求則執法而抑之人人與之爲讐必旦旦而譖之而人主之眷日衰矣姦臣則交結佞幸彼有所僥求則謹奉而行之人人感其私恩必旦旦而譽之則人主之眷日深矣人主雖欲用忠臣而去佞臣不可得也李林甫所以作相二十年不去者正緣得高力士安祿山陳希烈等內外贊助之也（集覽）姚崇陝州硤石人父懿貞觀中嶲州都督崇少尚氣節長好斈初授濮州司倉參軍累遷鳳閣侍郎

以張易之譖出爲靈武道大總管張柬之等誅二張崇與謀以功封梁縣侯玄宗立說以十事遂拜相封梁國公○宋璟邢州南和人耿介有大節風度凝遠武后時爲鳳閣舍人遇事直言不顧利害玄宗時拜相務清政刑善守文以待天下之正中與賢相璟爲首稱○張說洛陽人永昌中策賢良方正第一授校書郎遷左補闕累官同平章事後爲中書令封燕國公朝廷大述作多出其手○宦官高力士高州良德人馮盎曾孫聖曆初李千里閹之以獻武后令中人高延福養爲子故冒姓高開元初帝以其謹密善傳詔令故委任焉凡四方奏請皆先白而後進小事得以專決之肅宗時爲李輔國所譖流巫州既而赦還見帝遺詔北向慟哭嘔血而死○韓休長安人父大智洛州司功參軍休斈賢良擢補闕玄宗朝拜黃門侍郎爲人峭直遇事輒諫或謂玄宗曰休爲相陛下殊瘦於舊上曰朕雖瘠天下肥矣官至太子少師○蕭嵩蘭陵人少好斈開元初擢中書舍人會吐蕃陷瓜州以兵部尚書領朔方節度使率兵拒之有功授同中書門下進兼中書令既而上委擇宰相獨推韓休及休同位不合乞歸上授右丞相與休皆罷遷太子太師致仕○陳希烈淮西都虞候代宗大曆十四年逐其節度使李忠臣而代之加同平章事德宗建中三年自稱天下都元帥興元元年僭位蔡州國號大楚改元武成貞元二年淮西將陳仙奇殺之以降

或問唐明皇開元天寶之治何始之不克終耶潛室陳氏曰開元之勢乃無妄之時雖四夷時有不靖乃無妄之疾緣小人以邊功動之致令邊釁一開生出萬端病痛乃無病服藥之故

肅宗　肅宗名與更名亨玄宗太子玄宗幸蜀即位靈武賴郭子儀李光弼等克復兩京迎上皇歸國其後制於李輔國亂生宮掖因病而崩在位七年

致堂胡氏曰玄宗既有傳位之命太子非真叛也其

失在玄宗命不亟行而裴冕諸人急於榮貴是以致此咎也使肅宗著於父子君臣之義豈爲諸人所移得以移之則其心有以來之爾唐高祖睿玄之逼不見幾故也而太宗明肅之惡欲速見小利故父不父子不子豈非後世之大鑒與（集覽）裴冕河東縣人調渭南尉玄宗入蜀拜御史中丞從肅宗至靈武與杜鴻漸等同勸進以功拜左僕射自製巾子人爭效之號僕射巾○睿宗名旦中宗之弟初武后廢中宗立旦爲帝七年改唐爲周立爲皇嗣九年封相王又十年始即帝位僅三年以太子隆基有功傳皇帝位自稱太上皇

朱子曰肅宗之收復京師其功固可稱至不待父命而即位分明是僭功過當作兩項說不以相揜可

也

憲宗 憲宗名純順宗太子即位初藩鎮强盛帝懲前代之失任用將相代叛討逆威令復張淮西既平驕侈浸生末年爲宦官陳志弘所弑諱言藥發暴崩在位十五年

朱子曰退之云凡此蔡功惟斷乃成今須要知他斷得是與不是古今煞有以斷而敗者如唐德宗非不斷却生出事來要之只是任私意帝剛愎不明理不納人言惟憲宗知蔡之不可不討知裴度之不可不任若使他理自不明胸中無所見則何以知裴公之可任若只就斷字上看而遺其左右前後殊不濟事集覽裴度聞喜人貞元初進士累官中書侍郎督師討平淮蔡策勳封晉國公加中書令卒諡文忠度以身係天下輕重者三十年歷事四朝以全德之終始世人稱之

王珪 珪郿縣人性沈澹志量純正太宗朝爲諫議大夫善諫諍遷侍中後爲禮部尚書卒諡曰懿

魏徵 徵鉅鹿下曲陽人太宗時拜諫議大夫凡上二百餘奏無不剴切當帝心者後以秘書監參預朝政及卒帝嘆曰以銅爲鑑可正衣冠以古爲鑑可知興替以人爲鑑可知得失徵沒朕亡一鑑矣

程子曰天下寧無魏公之忠亮而不可無君臣之義昔事建成而今事太宗可乎集覽李建成高祖之長子性驕奢喜酒色畋獵無度所從皆博徒大俠高祖受禪位爲皇太子而多過失其太弟世民功名日盛建成乃與小弟元吉協謀傾之不果武德末太白經天見秦分欲殺世民世民射殺之時年三十八貞觀初追謚隱太子

或云王魏事後世人不當盡繩以古人禮法畢竟高祖不當立建成朱子曰建成既如此王魏何故不見得又何故不知太宗如此便須莫事建成亦只是望僥倖問二人如此機敏何故不見得曰王魏亦只是直

馬周 周博州茌平人少孤家貧嗜學善詩春秋貞觀中拜監察御史數陳時務帝皆稱善累遷中書令帝嘗以飛白書賜之鸞鳳沖霄必假羽翼股肱之寄要在忠力

龜山楊氏曰馬周言事每事須開人主一線路終是不如魏徵之正如諫太宗避暑論事親之道甚善然又云鑾輿之出有日不可遽止願示還期若事非是即從而止之何用如此此正孟子所謂月攘一雞者豈是以堯舜望其君乎

褚遂良 遂良錢塘人亮之子博涉文史工楷隸貞觀中歷官諫議大夫兼起居注太宗曰朕有不善卿亦記耶對曰臣職在載筆人君舉動必書遷黃門侍郎參綜朝政受顧命輔高宗遷尚書右僕射時將立武后遂良力諫不納乃置笏殿階叩頭流血曰還陛下笏乞放歸田里後累貶愛州刺史竟以憂卒

龜山楊氏曰褚遂良脩起居注唐太宗曰朕有不善卿亦當記之乎或爲之言曰借使遂良不記天下亦記之曰此語亦善但人主好名則可以此動之

耳未盡也夫君子居室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出其言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故言行君子之樞機不可不謹縱使史官不記而民之應違如此雖欲自掩其不善其可得乎

狄仁傑（仁傑太原人武則天時爲宰相封梁公）

龜山楊氏曰狄仁傑在武后時能撥亂反正謂之社稷之臣可也然亦何嘗挾數任術觀史氏所載其議論未嘗不以正當時但以母子天性之說告武后其擯於死者亦屢矣卒至武后怒而言曰還汝太子夫豈嘗姑務柔從以陰幸事之成乎孟子曰

君子創業垂統爲可繼也若夫成功則天也人臣之事君或遠或近或去或不去歸潔其身而已可也豈可枉巳以求難必之功乎

陸贄（贄蘇州嘉興人十八年登進士第德宗時爲翰林學士從幸奉天日詔書旁午贄思如湧泉武夫悍卒聞者無不感泣思奮累遷中書侍郎同平章事爲裴延齡所謗貶中州別駕在朝論諫甚切一本於仁義卒謚宣所著有奏議翰苑文集）

龜山楊氏曰陸宣公當擾攘之際說其君未嘗用數觀其奏議可見欲論天下事當以此爲法宣公在朝自以不恤其身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至於遷貶唯杜門集古方書而已可謂知進退者

或問陸宣公既貶避謗闔戶不著書祗爲古今集驗一方朱子曰此亦未是豈知聖經賢傳可以玩索可以討論終不成和這箇也不得理會○陸宣公奏議末數卷論稅事極盡纖悉是他便理會來此便是經濟之學○史以陸宣公比賈誼誼才高似宣公宣公諳練多學更純粹大抵漢去戰國近故人才多是不粹○問陸宣公比諸葛武侯如何曰武侯氣象較大恐宣公不及武侯當面便說得如說孫權一段雖辨士不及其細密處不知比宣公如何只是武侯也密如橋梁道路井竈圊溷無不脩

繕市無醉人更是密只是武侯密得太嚴其氣象剛大嚴毅

楊綰（綰華陰人少孤貧事母甚孝性沈靜大曆中拜相制下朝士相賀奢侈者靡然改行）

朱子曰楊綰用而大臣損音樂減騶御則人豈可不有以養素自重耶（集覽）（唐代宗大曆十二年以楊綰等同平章事綰性清儉制下之日朝野相賀郭子儀方宴減坐中音樂五分之四京兆尹黎幹騶御甚盛即日省之止存十騎綰相三月卒上痛悼曰天乎不欲朕致太平何奪朕楊綰之速也）

東萊呂氏曰楊綰爲吏部欲去科舉後世皆以爲不可但未之知耳及爲相半年而死志遂不及施唐時如陸贄楊綰論治道皆有規模

陽城（城定州北平人少好學無所不通舉進士第乃去隱中條山與弟堦城常易衣出入謙恭簡素德宗時召拜諫議大夫後爲國子司業遷道州刺史）

或論及陽城事謂永叔不取純夫取之其言曰陽城荅有待而爲者也後世猶責之無已其不成人之美亦甚哉此論似近厚龜山楊氏曰陽城固可取然以爲可法則不可裴延齡之欲相其來非一朝一夕何不救之於漸乎至於陸贄之貶然後論延齡之姦佞無益矣觀古人退小人之道不然易之姤卦曰女壯勿用取女夫姤一陰生未壯也而曰壯者生而不用固有壯之理也取女則引而與之

齊也引而與之齊則難制矣陰者小人之象也小人固當制之於漸也故當陰之生則知其有壯之理知其有壯之理則勿用取女可也是以姤之初爻曰繫於金柅貞吉有攸往見凶金柅止車之行也陰之初動必有以柅之其制之於漸乎蓋小人之惡制之於未成則易制之於已成則難延齡之用事權傾宰相雖不正名其爲相其惡自若也何更云待其爲相然後取白麻壞之耶然城之所爲當時所難能也取之亦是但不可以爲法耳（集覽 裴延齡河東人天資苛刻又劇於刑事剋下附上肆騁詭譎其進退皆[illegible]人莫敢言而延齡言之不疑帝頗知其詐但以其不隱欲聞外事故斷用不疑延齡恃已得君爲心輔政少所降下至嫚罵近臣時延人側目及卒人皆相慶惟帝悼不已○唐德宗貞元十年上欲相裴延齡諫議大夫陽城曰脫以延齡爲相當取白麻壞之慟哭于庭遂已）

朱子曰說者謂陽城居諫職與屠沽出沒果然則豈能使其君聽其言哉

張巡（巡南陽人博通羣書曉戰陣法氣志高邁開元末擢進士第爲清河令後調眞源令祿山反巡起兵討賊與許遠同守睢陽大小四百戰糧盡城陷罵賊而死贈揚州大都督郡人廟祀焉）

涑水司馬氏曰天授之謂才人從而成之之謂義發而著之事業之謂功精敏辯博拳捷趫勇非才也

驅市井數千之衆摧胡虜百萬之師戰則不可勝守則不可拔斯可謂之才矣死黨友存孤兒非義也明君臣之大分識天下之大義守死而不變斯可謂之義矣攻城拔邑之衆斬首捕虜之多非功也控扼天下之咽喉蔽全天下之大半使其國家定於已傾存於既亡斯可謂之功矣嗚呼以巡之才如是義如是功如是而猶不免於流俗之毀況其㥶㥶者邪

總論

或問百世可知之道程子曰以三代而後觀之秦以

反道篡政亡漢興尚德行崇儒術鑒前失也學士大夫雖未必知道然背理甚者亦鮮矣故賊莽之時多伏節死義之士世祖興而襃尚之勢當然也節久而苦視死如歸而不明乎義理之中也故魏晉一變而爲曠蕩浮虛之習人紀不立相胥爲夷五胡亂華行之弊也陰極則陽生亂極則治形隋驅除之唐混一之理不可易也唐室三綱不立自太宗啓之故後世雖子弟不用父兄之命玄宗使其子篡肅宗使其弟反選武才人以剌王妃入繼納壽王妃以武才人進也終唐之世夷狄數爲中

國患而藩鎭陵犯卒以亡唐及乎五季之甚人爲所致也

（集覽）西晉之末稱五胡者劉淵匈奴也石勒羯也慕容氏鮮卑也苻氏氐也姚氏羌也五族迭興據有中原故曰亂華○唐玄宗天寶十五載安祿山陷京師帝出奔蜀次於馬嵬將士飢疲皆憤怒長國忠等及逼上縊殺貴妃然後發父老遮道請留上命太子慰撫之父老擁太子馬不得行使皇孫俶白上上曰天也使諭太子曰汝勉之西北諸胡吾撫之素厚汝必得其力且宣旨欲傳位太子至平涼朔方留後杜鴻漸迎入靈武請尊馬嵬之命歲五月上乃即位是爲肅宗皇帝遙尊上爲上皇天帝○唐肅宗至德元載永王璘反上皇遣淮南節度使高適等討之二載江南採訪使李成式討璘璘敗走死璘玄宗子也○唐太宗貞觀十一年以武氏爲才人注才人女官名○剌王妃楊氏齊王元吉妃也元吉死追封巢剌王貞觀初楊氏有寵於上及長孫皇后崩欲立爲后魏徵諫止既而生子明封曹王使繼元吉後○楊貴妃小字玉環容州普寧縣雲陵里人父繼斤蔡氏生妃有異質蜀州司戶楊玄琰夫爲女攜隸京師遊壽王宮興爲妃開元末武惠妃薨後宮中無當意者或言壽王妃楊氏之美上見而悅之乃令妃自以其意乞爲女官號太眞更爲壽王娶郎將韋昭訓女潛內太眞宮中不期歲寵遇如惠妃宮中號曰娘子凡儀禮皆如皇后天寶四載冊爲貴妃贈其父兄三姊皆有才色帝呼爲姨封韓魏秦三國夫人出入宮掖貴寵赫然初安祿山有邊功帝寵之詔與諸姨約爲兄弟而祿山母事妃來朝必宴餞山生日上及妃賜予甚厚及三日召入禁中妃以錦繡褁之使宮人以綵輿舁之上聞問故左右以妃洗祿兒對上乃賜妃洗兒金銀錢復厚賜祿山盡歡而罷自是祿山出入宮掖頗有醜聲聞於外上亦不疑既而妃從兄國忠拜相知祿山有異志屢言於上不信祿山果反率兵犯闕帝出奔蜀次馬嵬六軍皆言禍由國忠遂帝殺國忠及妃妃薨年三十八

元城劉氏曰嘗考前世已然之事蓋有眞朋黨而不

能去亦有非朋黨而不能辯者此實治亂消長之機不可不察也東漢之衰姦人先以黨事誅戮禁錮天下之賢者而在朝皆小人也故漢以之亡此所謂非朋黨而不能辯者也唐之季世牛李之徒迭進相毀巧相傾覆而善人君子廢斥無餘其所用者皆庸鄙不肖也故唐以之亂此所謂眞朋黨而不能去者也蓋君子之進則至公引類以報國小人之進則猶私立黨以固寵雖世主深疾臣下之背公成朋而小人窺見間隙鄉原上意陰匿其私陽若可信反指君子引類之公以爲有黨黨之

與類相似而不同是非虛實間不容髮辨之不早遂生亂階此正人所以常被誣而小人所以常得志也（集覽）牛僧孺鶉觚人弘之裔第進士憲宗時以賢良方正對策條指失政累官御史中丞穆宗時同平章事敬宗立封奇章郡公終太子少師

五峯胡氏曰漢唐以來天下既定人君非因循自怠則沉溺聲色非沉溺聲色則開拓邊境非開拓邊境則崇飾虛文其下乃有惑於神仙眞空之術者曷若講明先王之道存其心正其情大其德新其政光其國爲萬世之大君乎後世必有高於漢唐賢君之聰明者然後能行之矣而漢唐賢君志趣

識量亦未易及也可輕棄哉又況三代之盛王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有不爲者其仁何可及乎

豫章羅氏曰漢武帝知汲黯之賢而不用唐太宗知宇文士及之佞而不去何其謬耶夫人主知賢而不能用未若不知之爲善知佞而不能去未若不知之爲愈苟知賢而不能用則善無所勸知佞而不能去則惡無所懲雖然武帝知賢而不用猶愈於元帝知蕭望之之賢而反罪焉太宗知佞而不去猶愈於德宗知盧杞之姦而復用焉觀元帝德宗之與武帝太宗豈不相寥絕哉○石守道採摭唐史中女后姦臣宦官事各以其類作三卷目之曰唐鑑而言曰巍巍巨唐女后亂之於前姦臣壞之於中宦官覆之於後攷其所論可爲萬世鑑借乎不推其本而言之故人主欲懲三者之患其本不過有二以內則清心以外則知人能清心則女后不能亂之能知人則姦臣不能壞之宦官不能覆之請借明皇一君而論開元能清心矣能知人矣武惠妃蕭嵩楊思勉豈能易其志及天寶之際不能清心矣不能知人矣而楊貴妃李林甫高力

士遂亂其心清心知人其人主致治之本與（集覽）武惠妃攸止之女美姿容善音律開元初年選入宮爲上所寵進冊惠妃其礼秩比皇后及王皇后廢死上欲立妃爲后以御史潘好礼諫而止開元末薨追謚貞順皇后○人主欲明而不察仁而不懦蓋察常累明而懦反害仁也漢昭帝明而不察章帝仁而不懦孝宣明矣而失之察孝元仁矣而失之懦若唐德宗則察而不明高宗則懦而不仁兼二者之長其惟漢文乎

樂庵李氏曰人讀書須是識字固有讀書而不識字者如漢之孔光張禹唐之許敬宗柳宗元非不讀書但不識字或問其說曰孔光不識進退字張禹

不識剛正字許敬宗不識忠孝字柳宗元不識節義字。

朱子曰漢高祖取天下却正當爲他直截恁地做去無許多委曲唐初隋大亂如此高祖太宗因羣盜之起直截如此做去只是誅獨夫爲他心中打不過又立恭帝假援回護委曲如此亦何必耳所以不及漢之創業也○漢高祖私意分數少。唐太宗一切假仁借義以行其私。○劉漢而下高祖大宗亦是如此都是自智謀功力中做來不是自聖賢門戶中來不是自自家心地義理中流出使高祖

太宗當湯武固自不得若當桓文尚未可知問使二君與桓文同時還在其上還在其下曰桓公精密做工夫多年若文公只是六年已自甚快但管仲作內政盡從脚底做出所以獨盛於諸侯漢高從初起至入秦只是擄掠將去與項羽何異但寬大不甚殺人耳秦以苛虐亡故高祖不得不寬大隋以拒諫失國故太宗不得不聽人言皆是他天資高見得利害分明稍不如此則天下便叛而去之如太宗從諫甚不得已然當世只有這一處服得人○太宗從魏鄭公仁義之說只是利心意謂

却此便可以安居民上漢文帝資質較好然皆老氏術也○太宗功高天下所係屬亦自無安頓處只高祖不善處置了又建成乃欲立功益之如玄宗誅韋氏有功睿宗欲立宋王成器宋王成器便理會得事堅不受(集覽唐中宗景龍四年六月皇后韋氏弑帝於神龍殿臨淄王隆基起兵討韋氏并其黨與皆伏誅罪睿宗欲立宋王成器堅不受通鑑唐景龍四年睿宗將立太子以宋王成器嫡長久不決宋王辭以死願居平王下上從之)○論三代而下以義爲之只有一箇諸葛孔明若魏鄭公全只是利漢唐之興皆是爲利須是有湯武之興始做得太宗亦只是爲利亦做不得曰漢高祖見始皇出謂

丈夫當如此耳項羽謂彼可取而代也其利心一也○問唐宦官與東漢末如何曰某嘗說唐時天下尚可爲唐時猶有餘策東漢末直是無措手處且是無主了如唐昭宗文宗直要除許多宦官那時若有人似尚可爲那時只宣宗便度得事勢不能誅便一向不問他也是老練了如此伊川易解也失契勘說屯其膏云又非恬然不爲若唐之僖昭也這兩人全不同一人是要做事一人是不要做與小黃門啗果食度日呼田令孜爲阿父不知東漢時若一向盡引得忠賢布列在內不知如何

只那都無主可立天下大勢如人衰老之極百病交作畧有些小變動便成大病如乳母也聒噪一場如單超徐璜也作怪一場如張讓趙忠之徒纔有些小權柄便作怪一場這是甚麽時節武云從那時直到唐太宗天下大勢方定疊曰這許多時節直是無著手處然亦有幸而不亡者東晉是也汪莘作詩史以爲竇武陳蕃誅宦者不合前收鄭颯而末收曹節王甫侯覽若一時便收却四箇便了陽球誅宦者不合前誅王甫段熲而末誅曹節朱瑀若一時便誅却四箇亦自定矣此說是(集覽)僖宗名儇懿宗太子諸宦官立之年方一十二歲政出臣下威令不行藩鎭強盛盜賊並起黃巢兵至長安出奔西蜀田令孜等兵逼京城繼奔鳳翔在位十五年○昭宗光化三年中尉劉季述幽上於少陽院上日與小黃門看果食度日而已○唐僖宗乾符元年宦官田令孜有寵使知樞密遂擢爲中尉上專事遊戲政事一委令孜呼爲阿父○單超徐璜桓帝時宦者張讓趙忠靈帝時宦者曹節王甫侯覽桓靈時宦者○陽球漁陽泉州人孝廉補尚書侍郎遷議郎校尉侍中常侍王甫等奸虐弄權扇動中外球奏收甫等送獄盡誅之○段熲武威姑臧人少便習弓馬尚遊俠輕財長乃折節好古學任孝廉爲司隸校尉與皇甫規張奐並顯名於時

東萊呂氏曰自古以來雖經太康之亂三代之季只是一變其罪皆由商君雖漢文帝唐太宗出來扶持天下然此骨子終不換得井田最先壞其次封

建其他亦未盡壞府兵尚存古制及張說方壞盡兩稅壞於楊炎自然有此等人來○兩漢以來明君良臣屬意於邦本者多矣賈誼治安之策言雖忠而道則疎義府承華之箴言雖切而心則詐元積教本之書言雖華而要則寡用智囊爲家令則輔之非其人開博望延賓客則處之非其地養之無素導之無術。無惑乎其治效之卑汙蹇淺也。(集覽)夏王太康啓之子逸豫滅德畋于有洛之表有窮后羿距於河弗得歸失國而崩在位二十九年○景帝爲太子時晁錯爲家令得幸太子家號爲智囊○襄王幼李曰智囊言一身所有皆是智弄若囊橐之盛物也○漢武帝爲戾太子築博望苑使通賓客義取廣博以觀望也

潛室陳氏曰漢高祖事事不能只有一箇帝王器度本不擬到此地位自是天人推出來所以規模比三代太宗事事了得。本是唐之第一君爲其必欲做帝王不待天人自安排。所以只做得魏晉規模○問高祖之興計謀有人光武之起既身爲之謀又身爲之戰遂復故物馬援乃以爲光武不及高帝意者用人者大自用者小耶曰光武太宗身經百戰。眞千古英雄之將。所以不似漢高者。蓋漢高不能爲將而善將將。此光武太宗所以見容於漢高也○問漢宣帝之麒麟閣明帝之雲臺二十八

將及唐太宗之十八學士凌烟閣皆所以圖畫功臣也須觀漢之人主務實不務名唐之太宗務名而無實以許敬宗之奸佞而與十八學士之選以侯君集之小人而與凌烟之數皆失實也不然漢唐之世皆有得失否曰此未免以成敗論所可論處者亦多却不只在二子二子不足爲輕重唐學士之選卽淮南王安之招致賓客羽翼既多便有相軋之勢凌烟雖祖麒麟雲臺然漢時却有教化之意寓其間如以蘇武而與麒麟以馬援而不與雲臺此殆有深意唐則無之(集覽)(侯君集幽州三水人少以雄才見稱及壯數從太宗征伐有功封潞國公李靖討吐谷渾薦爲積石道行軍總管進吏部尚書既而高昌不臣遣君集率兵平之及還私取珍寶婦女於有司劾免官未幾太子承乾謀反事連君集伏誅○淮南王安厲王之子少好讀書善屬文善直名招致賓客方術之士數千人作爲内書二十一篇外書甚衆又有中篇八卷言神仙黄白之術號淮南子)

〇問唐太宗恭儉不若孝文而功烈過之何耶曰三代而下英主無出文帝太宗止做得創業功臣。君德上可議處甚多。不止恭儉文帝不是無功但當守文時。故不以征伐顯耳太宗只是削平盪定之功而德在人心處少〇問漢七制景帝昭帝何爲不與唐三宗宣宗武宗何爲不錄願聞其說曰景帝天資刻薄無人君之度但以不失文帝之恭儉故史人之辭稱曰文景昭帝雖聰明早成而享國不永所以不在七制之數唐三宗已不似漢更添宣武何爲(集覽)(宣宗名怡更名忱憲宗第十三子武宗叔父即位裁決庶務咸當於理恭謹節儉惠愛民物故太中之政人思詠之謂之小太宗在位十三年〇武宗名瀍文宗之弟穆宗之子英敏特達雄謀獨斷任李德裕削平禍亂唐之威令復行矣在位六年)

庸齋許氏曰高祖天資本明而將之以寬大太宗識見固高而將之以詳審惟其寬大故事爲常牘與道合而闊失之疎惟其詳審故事爲敏閑於念慮而或過於密

歷代六

五代

後唐明宗 明宗胡人言邈佶烈為晉王克用養子更名嗣源亂軍弑莊宗請嗣源監國遂嗣位更名亶性不猜忌與物無競登極之年已踰六十每夕於宮中焚香祝天曰某胡人因亂為衆所推願天早生聖人為生民主居位年穀屢豐兵革罕用校於五代之世粗為小康亦號賢君也在位八年

致堂胡氏曰明宗美善頗多過舉亦不至甚求於漢唐之間蓋亦賢主也其尤足稱者內無聲色外無遊畋不任宦官廢內藏庫賞廉吏治贓蠹若輔相

得賢則其過舉當又損矣其焚香祝天之言發於誠心天旣厭亂遂生聖人用是觀之天人交感之理不可誣矣

後周世宗 世宗姓柴名榮周太祖妻姪初太祖養子以榮為嗣為人英武承積亂之後用心進取倒廢克敵旣而治律曆興禮樂審法令修政事用賢才養百姓為五代賢君惜乎功未成而早卒在位六年

朱子曰周世宗規模雖大。然性迫無甚寬大氣象做好事亦做教顯顯地都無些含洪之意。亦是數短而然○晉悼公幼年聰慧似周世宗只是世宗却得太祖接續他做將去雖不是一家人以公天下言之畢竟是得人接續所做許多規模不枉却且如周武帝一時也自做得好只是後嗣便如此弱了後來雖得一箇隋文帝終是不甚濟事○周世宗亦可謂有天下之量纔見元稹均田圖便慨然有意○周世宗天資高於人才中尋得箇王朴來用不數年間做了許多事業且如禮樂律曆等事想見他都會得故能用其說成其事

馮道 道瀛州樂壽人少以孝謹聞唐莊宗時始貴歷仕晉漢周官皆將相不擇可否為人簡儉寬弘滑稽多智後封瀛王

程子曰馮道更相數主皆其讎也安定以為當五代

之季生民不至於肝腦塗地者道有力焉雖事讎無傷也荀彧佐曹操誅伐而卒死於操君實以為東漢之衰彧與攸視天下無足與安劉氏者惟操為可依故俯首從之方是時未知操有他志也君子曰在道為不忠在彧為不智如以為事固有輕重之權吾方以天下為心未暇卹人議己也則枉己者未有能直人者也【集覽】荀攸潁川潁陰人彧之從子祖父曇廣陵太守攸仕為汝南太守曹操以為軍師及魏建國為尚書令卒諡敬侯

涑水司馬氏曰忠臣不二君貞女不二夫策名委質有死無二天之制也彼馮道者存則何心以臨前

代之民死則何面以見前代之君自古人臣不忠未有如此比者然而尊官重祿老以没齒何哉夫爲國家者明理義奬忠良褒義烈誅姦回以厲羣臣羣臣猶愛死而忘其君況相印將節以寵叛臣其不能永享天命宜矣然庸愚之人往往猶稱其智蓋五代披攘人主歲易羣臣失節比踵於朝因而譽之欲以自釋余恐後世以道所爲爲合於理君臣之道將大壞矣臣而不臣雖云其智安所用哉

宋

太祖 太祖姓趙名匡胤涿郡人周時爲殿前都點檢世宗殂恭帝幼契丹入寇遣匡胤將兵禦之至陳橋驛軍士擁還汴遂受禪卽帝位都汴梁以火德王天下削平僭亂寛仁恭儉躬致太平在位十七年

元城劉氏曰太祖極好讀書每夜於寢殿中看歷代史或至夜分但人不知及口不言耳至與大臣論事時出一語往往盡利害之實又曰太祖旣平孟蜀而兩浙錢王入朝羣臣自趙普以下爭欲留之聖意不允一日趙相拉晉王於後殿奏事畢晉王從容言錢王事太祖曰我平生不曾欺善怕惡不容易留住這漢候捉得河東薛王令納土於後數日錢王陛辭太祖封一軸文字與錢王曰到杭州開之錢王至杭會其下開視乃滿朝臣僚乞留錢王表劄君臣北面再拜謝恩至太平興國四年河東已平乃令錢王納土太祖此意何也馬永卿對曰此所謂不欺善也曰此固然也錢氏久據兩浙李氏不能徑藉使錢王納土使大將鎭之未必能用其民須本朝兵去鎭服又未必能守兩浙必不敢附李氏李氏既平則兩浙安歸乎此聖模之宏遠也 〔集覽〕后蜀王孟知祥邢州人初爲晉王中門使及唐兵破蜀莊宗以爲成都尹西川節度使明宗立知祥訓練兵甲增置諸營有王蜀之志大成四年與東川節度董璋謀叛朝廷長興三年

知祥攻破之所有東川四年封蜀王閔帝應順元年僭稱帝○吳越王錢鏐字具美杭州臨安人僖宗乾符五年黃巢兵寇掠兩浙杭州募兵使董昌將討賊鏐以驍勇事昌爲兵馬使中和二年劉漢宏寇杭州昌遣鏐破之以功擢爲杭州刺史昭宗景福二年爲鎭節度使董昌僭號鏐遣顧全武攻斬之兼鎭東節度盡有浙東西之地天福二年進越王梁開平元年爲吳越王薨諡武肅○趙普字則平幽州薊人父迥徙洛陽普沈厚寡言事太祖初爲掌書記後拜相能以天下之事爲已任又相太宗拜太師及卒追封韓王諡忠獻○河東薛王河東護聖營卒薛釗娶北漢主劉崇女生子繼恩初崇鎭太原爵位隆顯釗以微賤罕得見妻居常怏怏因乘醉求見佩刀刺之妻走釗乃自刎乾祐末漢隱遇弑崇自稱帝是時繼恩尚幼崇以太子鈞無子命養之劉妻改適何氏生繼元鈞亦養子崇殂鈞立宋開寶初鈞殂繼恩立未幾爲其下所弑立其弟繼元故當時稱之爲隋王

或言太祖受命盡除五代弊法用能易亂爲治朱子

曰不然只是去其甚者其他法令條目多仍其舊大凡做事底人多是先其大綱其他節目可因則因此方是英雄手段○問藝祖平定天下如破竹而河東獨難取何耶以爲兵强則一時政事所爲皆有敗亡之勢不知何故如此曰這却本是他家底郭威乘其主幼而奪之劉氏遂據有并州若使柴氏得天下則劉氏必不服所以太祖以書諭之謂本與他無讎隙渠答云不忍劉氏之不血食也此其意可見矣被他辭直理順了所以難取〔集覽〕後周太祖郭威邢州堯山人漢高祖起兵太原威應募補軍吏及太祖即位以功擢爲樞密副使乾祐中

拜鄴都留守天雄節度使隱帝遇弑將士擁而立之爲人儉約處事平允亦一時之英主也在位三年

太宗 太宗名匡義太祖長弟封晉王太祖承挨太后遺命傳以天下即位更名炅闢拓境土削平海內任用人才百度修舉在位二十二年

眞宗 眞宗初名德昌再改名恒太宗次子守已成之業先任寇準爲相親征契丹南北講好后惑於王欽若封禪祠祀天書土木之事並起疾病昏眊而崩在位二十五年

仁宗 仁宗初名受益更名禎眞宗之子十三即位劉皇后臨朝稱制丁謂用事自景祐以來帝方親政至慶曆之間君子滿朝天下承平無事在位四十二年

朱子曰太宗眞宗之朝可以有爲而不爲太宗每日看太平廣記數卷若能推此心去講學那裏得來不過寫字作詩君臣之間以此度日而已眞宗東封西祀糜費巨萬計不曾做得一事仁宗有意於爲治不肯安於小成要做極治之事只是資質慈仁却不甚通曉用人驟進驟退終不曾做得一事然百姓戴之如父母契丹初陵中國後來却服仁宗之德也是慈仁之效緣他至誠惻怛故能動人如此〔集覽〕契丹古東胡種也其國先在横山南本鮮卑舊地元魏氏自號契丹初大賀氏有八子號八部大人推一人爲主三歲一代唐開元中有邵固者統衆部許襲王至是諸部以耶律幹里少子阿保機爲主至梁均王時始稱帝名億耶律氏畨名阿保機雄勇有畧所處夜有光殺諸部大人併爲一與梁晋連和其國漸大遂稱皇帝傳九主合二百九年爲金所滅

神宗 神宗初名仲鍼賜名頊英宗太子即位之初勵精爲治熈寧以後惑於王安石之説行青苗助役均輸等法紛紛制作用兵西下卒無成功由志大而才小也在位十八年

朱子曰神宗銳意爲治用人便一向傾信他初用富鄭公甚傾信及論兵鄭公曰願陛下二十年不可道著用兵二字神宗只要做鄭公只要不做説不合後來傾信王介甫終是坐此病只管好用兵用得又不着費了無限財穀殺了無限人殘民蠹物之政皆從此起○神宗極聰明於天下事無不通曉眞不世出之主只是頭頭做得不中節拍如王介甫爲相亦是不世出之資只緣學術不正當遂

悞天下使神宗得一眞儒而用之那裏得來此亦氣數使然天地生此人便有所偏了

欽宗 欽宗初名亶改名桓徽宗太子既受禪金兵陷汴上皇與帝赴軍北行中原皆入金在位一年崩於五國城

朱子曰欽宗恭儉慈仁出於天資當時親出詔答所論事理皆是但於臣下賢否邪正辨别不分明又剛健勇決之操纔説著用兵便恐懼遂致播遷之禍言之使人痛心

孝宗 孝宗初名伯琮宗室秀王子稱之子太祖七世孫高宗太子旉卒擇太祖子孫得伯琮賜名瑗又改名眘立爲皇太子遂受禪即位之始鋭意恢復惜無賢相以輔其成然能

正敵國之礼改受書之儀南北休息亦爲賢君末年禪位太子退居重華宮在位二十七年

問或言孝宗於内殿置御屏書天下監司帥臣郡守姓名作揭帖于其上果否朱子曰有之孝宗是甚次第英武劉恭甫奏事便殿常見一馬在殿庭間不動疑之一日問王公明公明曰此刻木爲之者上萬機之暇即御之以習據鞍騎射故也○孝宗小年極鈍高宗一日出對廷臣云夜來不得睡或問何故云看小兒讀書念不得甚以爲憂某人進云帝王之學只要知興亡治亂初不在記誦上意方少解後來却恁地聰明

寧宗 寧宗名擴光宗子初封嘉王孝宗崩光宗不豫宰相趙汝愚使知閤門事韓侂胄白太皇太后迎王立之既而侂胄恃已有策立之功專權用事謀逐汝愚等威制天下排斥善類大儒朱熹誣以僞學竄逐無遺値元興於北金勢日蹙得保壽終然謙恭仁儉始終如一在位三十一年

寧宗即位踰月留揆以一二事忤旨特批逐之人方服其英斷朱子被召至上饒聞之有憂色曰人心易驕如此某今方知可懼或問曰某人專恣當逐何懼之有曰大臣進退亦當存其體貌豈宜如此又問恐是廟堂諸公難其去故以此勸上逐之曰

亦不可如此何不使其徒諭之以物論不佳恐丞相久勞機務或欲均佚俟其請去而後許之則善矣幼主新立豈可導之以輕逐大臣耶〔集覽〕留正永春人從效裔孫奉進士歷知衞州紹興府又以龍圖直學士制置四川兼知成都以簡素化民孝宗特拜右丞相紹興初遷左丞相正謹法度惜名器以功封魏國公卒謚忠宣夏僎曰揆即舜典所謂百揆之位蓋留正爲丞相故謂之留揆也

向敏中 敏中開封人瑀之子舉進士累官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天禧中進左僕射昭文館大學士

王隨

程子曰本朝向敏中號有度量至作相却與張齊賢

爭取一妻爲其有十萬橐橐故也王隨亦有德行仁宗嘗稱王隨德行李淑文章至作相蕭端公欲得作三路運使及退隨語堂中人曰何不以溺自照面看做得三路運使無皆量所動也今人何嘗不動只得綾寫一卷便動又干他身分甚事

楊億（億建寧浦城人性耿介尚名節太宗召見試賜進士爲翰林學士卒謚曰文）

朱子曰楊億工於纖麗浮巧之文已非知道者所爲然資稟清介立朝獻替畧有可觀而釋子特以爲知道者以其有八角磨盤之句耳然既謂之知釋氏之道則於死生之際宜亦有過人者而方丁謂

之逐萊公也以他事召億至中書億乃恐懼至於便液俱下面無人色當此時也八角磨盤果安在哉（集覽）丁謂字公言長洲人登進士甲科累官至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初謂參知政事寇萊公準甚禮之嘗會食羮汚準鬚謂起拂之準笑曰參政國之大臣乃爲官長拂鬚邪謂甚愧因媒孽準過請罷其政事既而謂拜相貶準知相州未幾又貶道州司馬雷州司戸參軍事在真宗天禧四年及乾興元年

范仲淹

程子曰張橫渠謂范文正才氣老成

朱子曰范文正傑出之才〇近得周益公書論呂范解仇事曰初范公在朝大臣多忌之及爲開封府又爲百官圖以獻因指其遷進遲速次序曰某爲超遷某爲左遷如是而爲公如是而爲私意頗在呂相呂不樂由是落職出知饒州未幾呂亦罷相後呂公再入元昊方犯邊乃以公經畧西事公亦樂爲之用嘗奏記呂公云相公有汾陽之心之德仲淹無臨淮之才之力後歐陽公爲范公神道碑有懽然相得戮力平賊之語正謂是也公之子堯夫乃以爲不然遂刊去此語前書今集中亦不載疑亦堯夫所删他如叢談所記說得更乖其謂呂公方寸隱微雖未可測然其補過之功使天下實

被其賜則有不可得而掩者范公平日胸襟豁達毅然以天下國家爲己任既爲呂公而出豈復更有匿怨之意況公嘗自謂平生無怨惡於一人此言尤可驗忠宣固是賢者然其規模廣狹與乃翁不能無間意謂前日既排申公今日若與之解仇前後似不相應故諱言之却不知乃翁心事正不如此（集覽）周必大廬陵人登進士又中博學宏詞科除秘書省正字兼國史院編修官高宗見其文奇之孝宗即位除起居郎權給事中以力排權倖忤旨改福建路提刑後除參知政事遷樞密院使拜左丞相進少保益國公卒謚文忠嗣于李有文集行世〇元昊字嵬理其先党項人唐僖宗時有拓拔思恭者爲宥州刺史討黃巢有功賜姓李爲定難節度使有銀夏綏宥靜夏五州之地其後

有李仁福傳子彝超歷彝殷更名彝興太祖乾德四年封爲夏國王卒子光叡嗣卒子繼筠嗣卒弟繼捧嗣太宗太平興國七年獻其地其弟繼遷叛去寇邊眞宗咸平六年攻七殺之其嗣子德明請降賜姓趙封西平王仁宗明道元年卒子元昊嗣僭位改元開運復改廣運再改天慶國號夏慶曆三年稱臣其子諒祚嗣令哥弒之○李光弼營州柳城人性嚴毅沈果有大略善騎射○王忠嗣辟爲兵馬使天寶中安祿山叛郭子儀薦其能授河東節度使後累功進封臨淮郡王卒諡武穆光弼用兵謀定而後戰能以少擊衆唐室中興世推其功○呂夷簡字坦夫壽州人進士及第通判濠州知開封府治嚴辨眞宗識姓名於屛風仁宗時累官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進昭文館大學士手疏陳八事語甚切以使相出判陳川後再相進位司空初封申國公尋改許國公卒諡文靖自仁宗初立太后臨朝十餘年天下晏然夷簡之力爲多有文集二十卷行世

才時便以天下爲己任無一事不理會過一旦仁○范文正公自做秀

宗大用之便做出許多事業今則所謂負剛大之氣者且先一筆勾斷秤停到第四五等人器宇厭厭布列臺諫如何得事成故其向謂姓名未出而內外已知其非天下第一流矣○問范文正公振作士大夫之功爲多不知使范公處韓公受顧命之時處事亦能如韓公否曰看范公才氣亦須做得又曰祖宗以來名相如李文靖王文正諸公只恁地善亦不得至范文正時便大厲名節振作士氣故振作士大夫之功爲多〔集覽〕李沆洺州肥鄉人且之子太宗時進士爲右補闕大制誥上嘗稱其風範端凝眞宗時拜相日取水旱盜賊奏聞曰人主少年當使知四方艱難不然則留意於土木禱祠之事矣王旦以爲細事後果驗嘆曰李文靖眞聖人也至於封祀之詔奪西夏之請不用浮薄不市私恩可謂正大光明矣張詠曰吾榜得人最多謹重雅望無如李沆故論宋初得大臣之休者沆爲首稱卒諡文靖○王曾益都人自少穎悟善爲文辭時禮部延對皆第一累官右僕射平章事集賢大學士封沂國公卒諡文正曾資質端厚在朝進止皆有常處當國時正色危言進退士人莫有知者嘗曰夫執政者恩欲歸己怨使歸誰范仲淹服其言

韓琦 琦字稚圭

程子嘗與韓公范公泛舟於潁湖有屬吏求見韓公公旣已見之退而不悅曰謂其以職事來也乃求薦擧耳程子曰公爲州太守不能求之顧使人求君乎范公曰子之固毋若是也夫今世之仕者求

擧於其上蓋常事耳程子曰是何言也不有求者則遺而不及知也是以使之求之與韓公無以語愧且悔者久之程子顧范公曰韓公可謂服義矣

朱子曰韓魏公爲相或謂公之德業無愧古人但文章有所不逮公曰某爲相歐陽永叔爲翰林學士天下之文章莫大於是○韓魏公作相溫公之言路凡事頗不以魏公爲然魏公甚被他激撓後來溫公作魏公祠堂記却說得魏公事分明見得魏公不可及處溫公方心服他記中所載魏公之言曰凡爲臣者盡力以事君死生以之顯事之是非

何如耳至於成敗天也豈可豫憂其不成遂輟不爲哉公爲此言時乃仁宗之末英宗之初蓋朝廷多故之時也

南軒張氏曰韓魏公登第時唱名未終太史奏五色雲見未幾色映殿庭此不偶然魏公後來果有之功於社稷

司馬光 光字君實陝州夏縣人他之汎子宝元初進士累官端明殿李士知永興軍上疏極言青苗助役法不便出判西京留臺退居洛十五年哲宗初立召拜左僕射罷青苗法人謂元祐根本有旋乾轉坤之功著述甚多卒贈太師封溫國公諡文正

程子曰司馬君實能受盡言故與之言必盡又曰能

受盡言儘人忤逆終不怒便是好處○君實之語自謂如人參甘草病未甚時可用也痛甚則非所能及觀其自處必是有救之之術○問司馬公辭副樞名冠一時天下無賢不肖浩然歸重呂申公亦以論新法不合罷歸熙寧末取公起知河陽先生以詩送行復爲詩與溫公蓋恐其以不出爲高也及申公自河陽乞在京宮祠神宗大喜召登樞府人以二公出處爲優劣曰呂公世臣不得不歸見上司馬公諍臣不得不退處

朱子曰溫公可謂知仁勇他那活國救世處是甚次第其規模稍大又有學問其人嚴而正

南軒張氏曰司馬溫公改新法或勸其防後患使他人答之必曰苟利社稷遑恤其他只如此說已自好使某答之亦不過如此溫公乃曰天若祚宋必無此事更不論一己利害想其平日所養故臨事發言能如是中理雖聖人不過如此說近於終條理者矣

呂公著 公著字晦叔

呂申公嘗薦處士常秩秩旣起他日稍變其節申公謂知人實難以語程子且告之悔程子曰然不可

以是而懈好賢之心也申公矍然謝之

上蔡謝氏曰申公寡言在中書議事衆人議畢然後以一語去取之人亦不能易其議至於用人於已分合除得若干人須教是當初自洛中上君道十篇不止可用於當時爲君之道幾無出此

王安石 安石字介甫臨川人

程子曰介甫之言道以文焉耳矣言道如此已則不能然是已與道二也夫有道者不矜於文學之門啓口容聲皆至德也○或曰未有大臣如介甫得君者曰介甫自知之其求去自表於上曰忠不足

取信尋事待於自明使君臣之契果深而有是言乎○王介甫當初只是要行已志恐天下有異同故只去上心上把得定他人不能搖以是拒絕言路進用柔佞之人使之奉行新法今則是他已去不知今日却留下害事

涑水司馬氏曰介甫文章節義過人處甚多但性不曉事而喜遂非致忠直疎遠讒佞輻輳敗壞百度以至于此

龜山楊氏曰神宗嘗問伯淳王安石如何人伯淳云安石博學多文則有之守約則未也又嘗問是聖

人否伯淳云詩稱周公公孫碩膚赤舃几几聖人蓋如此若安石剛褊自任恐聖人不然○荆公云利者陰也陰當隱伏義者陽也陽當宣著此說源流發於董仲舒然此正是王氏心術之蔽觀其所爲雖名爲義實爲利以此觀王氏之學其治天下專講求法度如彼修身之潔宜足以化民矣然卒不逮王文正呂晦叔司馬君實諸人者以其所爲無誠意故也明道先生嘗曰有關雎麟趾之意然後可以行周官之法度蓋深達乎此

元城劉氏謂馬永卿曰金陵有三不足之說聞之乎永卿曰未聞曰金陵用事同朝起而攻之金陵闔衆論進言於上曰天變不足懼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卹此三句非獨爲趙氏禍乃爲萬世禍也司馬溫公嘗云人主之勢天下無能敵者或有過舉人臣欲回之必思有大於此者把攬庶幾可回也天子者天之子也今天變乃天怒也必有災禍哉可回也今乃教人主使不畏天變不法祖宗不卹人言則何等事不可爲也永卿曰此言爲萬世禍或有術可以絕此言使不傳於後世乎曰安可絕也此言一出天下人皆聞之不若著論明辯之曰

此乃禍天下後世之言雖聞之不可從也譬如毒藥不可絕而神農與歷代名醫言之曰此乃毒藥如何形色食之必殺人故後人見而識之必不食也今乃絕之不以告人既不能絕而人誤食之死矣〔集覽〕王安石自熙寧中拜相後以致仕罷居金陵故時人稱之王金陵云○歷代名醫按輟耕錄云唐甘伯宗撰歷代名醫姓名自伏羲至唐凡一百二十八

樂菴李氏曰荆公長處甚多亦不易得方其執政時豈有意壞亂天下第所見有不到處故溫公曰介甫無他但執拗爾此言正中荆公之病可謂公論

或論荆公云他當時不合於法度上理會朱子曰法

度如何不理會只是他所理會非三代法度耳○問荊公節儉恬退素行亦好曰他當時作此事已不合中如孔子於飲食衣服之間亦豈務滅裂他當初便只苟簡要似一苦行然○問王介甫其心本欲救民後來弄壞者乃過誤致然曰不然正如醫者治病其心豈不欲活人却將砒霜與人喫及病者死却云我本心欲救其病死非我之可乎介甫之心固欲𢹂人然其術足以殺人豈可謂非其罪

南軒張氏曰王介甫執拗只是不曉事若是曉事言有當於吾心者當幡然而改矣

范純仁（純仁字堯夫元祐間拜相卒諡忠宣公）

程子曰范公堯夫之寬大也昔余過成都公時攝帥有言公於朝者朝廷遣中使降香峨眉實察之也公一日訪予款語予問曰聞中使在此公何暇也公曰不爾則拘束已而中使果怒以鞭傷傳言者耳屬官喜謂公曰此一事足以塞其謗請聞於朝公旣不折言者之為非又不奏中使之過其有量如此

鄒浩（浩字志完）

或曰鄒浩以極諫得罪世疑其賣直也程子曰君子之於人當於有過中求無過不當於無過中求有過

曾肇（肇字子開南豐人鞏之弟自幼力學為文溫潤有法治平間登進士歷事三朝更十一州所至有声人為中書舍人遷翰林學士與兄布同時居翰苑人以為榮卒諡文昭）

龜山楊氏曰曾子開不以顏色語言假借人其慎重為得大臣之體於今可以廣幾前輩風流者惟此一人耳

宗澤（澤義烏人少有大志元祐間第進士靖康時以直秘閣守磁州欽宗拜副元帥起兵勤王與金虜大戰破之高宗時為開封府尹留守東京志在復國虜畏不敢犯其境建炎間前後二十餘疏請帝還京為汪黃所沮不報毀而發憤卒諡忠簡公）

李綱（綱邵武人少有大志政和初舉進士第徽欽高三朝官至宰相諡忠定綱負天下之望以一身用舍為社稷生民安危雖居位不久而其忠誠義氣初不少貶書曰吾知盡事君之道禍患非所恤也）

朱子曰宗澤守京城治兵禦戎以圖恢復之計無所不至上表乞回鑾數十表乞不南幸乞修二聖宮殿論不割地其所建論所謀畫是非利害昭然可覩觀其勢駸駸乎中興之基矣耿南仲沮之於南京時使不歸京城汪黃沮之淮甸時動相掣肘使不得一有所為（集覽 耿南仲開封人與余深同年登第累官至觀文殿大學士靖康

中力主和議搢紳少之高宗嘗曰吉作謀淵聖天下共知朕嘗欲手劍擊之命降授别駕安置南淮州行至吉州死

惟天下之義莫大於君臣其所以纏綿固結而不可解者是皆生於人心之本然而非有所待於外也然而世衰俗薄學廢不講則雖其中心之所固有亦且淪胥陷溺而爲全軀保妻子之計以後其君者往往接迹於當世有能奮然拔起於其間如李公之爲人知有君父而不知有其身知天下之有安危而不知其身之有禍福雖以讒間竄斥屢瀕九死而其愛君憂國之志終有不可得而奪者

是亦可謂一世之偉人矣

汪伯彦 黄潜善

朱子曰舜舉十六相誅四凶如此方恰好兩邊方停勻後世都不然惟小人得志耳方天下無事之時則端人正士行義謹飭之士爲小人排擯不能一日安于朝廷遷竄貶謫及擾擾多故之秋所謂忠臣義士者犯水火蹈白刃以捐其軀而小人者平世固是他享富貴及亂世亦是他獨寛縱横顛倒無非是他得志之日君子者常不幸而小人者常幸也如汪黄在高宗初年爲宰相後來竄廣中正中原多故之日却是好好送他去廣中避盜及事稍定依舊取他出來爲官高宗初啓中興而此等人爲宰相如何有恢復之望在維揚時番人兵矢簇在胸前了他猶自不管世間有此愚人

趙鼎 鼎聞喜人崇寧中進士除高宗南渡累官殿中侍御史陳四十事遷御史中丞初鼎爲張浚後並相協心以啚興復之功與秦檜論和議不合罷政謫嶺南在吉陽不食卒贈太傅豊國公謚忠簡

或問中興賢相皆推趙忠簡公如何朱子曰看他做來做去亦只是王茂洪規模當時廟論大槩亦主和議使當國久未必不出於和但就和上却須有些計較如歳幣稱呼疆土之類不至一一聽命如

秦會之樣卓草地和了後來秦没意智乃以不合沮撓和議爲詞貶之却十分送箇好題目與他問趙好處何如曰意思好又孜孜汲引善類但其行事亦有不強人意處○趙丞相中興名臣一人而已然當時不滿人意處亦多且如好伊洛之學又不大段理會得故皆爲人以是欺之○沈公雅言趙丞相鎮靜德量之懿而諳練事幾則恐於秦公不逮張子恭以爲不然且曰嘗在都司日忠簡爲相有建議者必詰曰如是則利在上而害在民

如是則害在上而利在民今須如此行財利澤均
一而公私便至秦公則條屬凡有關白黙無一語而
屬諸吏事出則皆吏輩所爲而非復前日之所擬

【集覽】張燾字子恭德興人根之子宣和間進士第高宗時爲吏部尚書時與金和燾請河南修陵寢遂言此仇萬世不可忘尋知成都府兼安撫使有惠政蜀人祠之孝宗時遷叅知政事辭不拜卒謚忠定燾平生清修節靜願憙大書得顏魯公筆法

或問趙忠簡公南軒張氏曰人品甚高如元祐黨籍
至忠簡始除〇五峯云過江來如趙丞相做得五
分宰相若充之以學須做成十分

洪皓 皓樂平人少負奇節有經畧四方志博學强記政和間奉進士建炎間假禮部尚書使金留北十五年不爲少屈還除徽猷閣直學士提舉萬壽觀以忤秦檜安置英州後徙袁州卒謚忠宣

西山眞氏曰蘇武之還自匈奴也詔拜爲典屬國賜
錢二百萬緡田宅副焉洪忠宣公之節亡媿蘇武
而高宗皇帝之所以寵錫者有過漢庭其褒表忠
義皆可爲後世法然武不幸見抑於霍光公亦不
幸逢怒於秦檜武之見抑不過不爲公卿爾而公
方遺陜山之北復貶瘴海之南是公之不幸視子
卿爲甚而檜之罪又浮於博陸也

張浚 浚漢州緜竹人咸之子登進士高宗時累官右僕射兼知樞密院事嘗平苗劉之乱禦邦勍敵招降劇盜能使將帥用命始終不主和議爲秦檜所惡所著有五經解及雜說孝宗封國公卒謚忠獻

張俊 俊成紀人好騎射負才氣政和中以討河朔群寇爲都指揮使靖康中以裨將擊金人於太原金人圍汴俊勤兵勤王高宗即位擢後軍統制平苗劉之變後又拒金兀朮於明州反討平諸盜累遷太傅封益國公進封清河郡王

韓世忠 世忠延安人目瞭如電驚勇絕倫以應募立功擒方臘討河北盜賊從高宗南渡平苗劉之亂大敗金兀朮於江中累遷橫海武寧安化三郡節度使以不主和議忤秦檜解樞柄奉朝請後封咸安郡王卒謚忠武爲中興名將

劉光世 光世保安軍人延慶之子以討河北有功拜鎮海軍節度使後從高宗南渡累立戰功封楊國公卒謚武僖後追封鄜王

岳飛 飛湯陰人少負氣節好左氏春秋孫吳兵法誓以忠義報國初授河南河北諸州招討使轉少保志圖恢復用兵能以寡敵衆屢破强敵未嘗一敗大業垂成爲秦檜所害後追封鄂王謚武穆

朱子曰張魏公材力雖不逮而忠義之心雖婦人孺
子亦皆知之故當時天下之人惟恐其不得用〇
張魏公不與人共事有自爲之意也是當時可共
事之人少然亦不可如此天下事未有不與人共
而能濟者〇問如張韓劉岳之徒富貴已極如何
責他死了宜其不可用若論數將之才則岳飛爲
勝然飛亦横只是他猶欲向前厮殺曰便是如此

有才者又有些毛病然亦上面人不能駕馭他若
撞着周世宗趙太祖那裏怕他駕馭起皆是名將
緣上之舉措無以服其心所謂得罪於巨室者也
又問劉光世本無能然却軍心向他其裨將亦多
可用者張魏公撫師淮上將劉光世進軍是時虜
人正大舉入寇光世恐懼遂背後懇趙忠簡是時
趙爲相折彥質爲樞密折助之請樞密院遂命劉
光世退軍魏公聞之大怒遂趕回劉光世約束云
如一人一馬渡江者皆斬光世遂不敢渡江僞齊
淮上樞府一面令退軍而宣撫令進軍淮上然終

退怯魏公既還朝遂力言光世巽懦不堪用罷之
而命呂安老董其軍及安老爲瓊等所殺降劉豫
魏公由是得罪而趙忠簡復相趙既相遂復舉劉
光世爲將都弄成私意魏公已自罷得劉光世好
了雖呂安老敗事然後舉能者而任之亦足矣何
必須光世哉此皆趙之私意以某觀之必竟魏公
去得光世是而趙所爲非豈有虜人方入你却欲
掉了去一邊令進軍一邊令退軍如何作事因言
諸將驕横張與韓較與高宗密故二人得全岳飛
較疎高宗又忌之遂爲秦所誅而韓世忠破膽矣

只有韓世忠在大儀鎮笄殺得虜人一陣好高宗
初遣魏良臣往虜中講和令韓世忠退師渡江韓
開魏將至知其欲講和也遂留之云某方在此措
置得畧好正抵當得虜人住大功垂成而主上乃
令追還何也魏云主上方與大金講和以息兩國
之民恐邊將生事敗盟故欲召公還愼勿違上意
韓再三歎息以爲可惜又云既上意如此只得抽
軍歸耳遂命士卒束裝卽日爲歸計魏遂渡淮兀
术問以韓世忠已還否魏答以某來時韓世忠起
治疊行卽日起離矣兀术再三審之知其然遂稍

弛備世忠乘其懈回軍奮擊之兀术大敗魏良臣
皇恐無地再三求哀云實見韓將回不知其紿已
乃得免（集覽彥質雲中人可適之子崇寧中登進士第建炎初爲樞密副使以方直得名日作執政論居呂化軍與僭士許廷惠章放司馬光在幸會爲鄉約每五日一集太守李行中與焉後移居楙州紹興間召拜簽書樞密院事○呂祉字安老建陽人宜抑初上命釋褐高宗朝累官直龍圖閤知建康府還吏部侍郎劉豫于入寇命祉護合肥諸將鄜瓊叛迫祉過淮北不從而死其妻吳氏在吳氏自縊以殉葬開者哀之○劉豫阜城人登進士高宗建炎二年知濟南府降于金以豫知東平府兼節制河南四年金立豫爲齊帝改元阜昌紹興二年遷都汴梁六年分道入寇張浚督劉光世等破之明年金熙宗以豫不能立國廢之○魏良臣溧水人高宗嘗稱其可屬大事後累官參知政事良臣無品及天下事奮髯抵掌以爲已任

岳飛恃才不自晦郭子儀晚節保身甚闒茸然當緊要處又不然單騎見虜是也飛作副樞便直是要去做張韓知其謀便只依違然便不做亦不免直是忠勇故也集覽唐代宗永泰元年叛將僕固懷恩誘回紇吐蕃入寇召郭子儀屯涇陽懷恩道死二虜爭長不睦子儀遣人說回紇欲共擊吐蕃先是懷恩欺回紇謂子儀已死使至回紇不信曰郭公在可得見乎使還報子儀與數騎出使人傳呼曰令公來回紇大驚藥葛羅執弓矢立陣前子儀免胄釋甲而進諸首長相顧曰是也皆下馬羅拜子儀亦下馬執手與之語取酒相與誓約而還吐蕃聞之夜遁諸軍與回紇追擊大破之

秦檜檜字會之高宗時姦臣專主和議謀殺岳飛忠義切齒

或問胡文定公與秦丞相厚善之故朱子曰秦會之

嘗爲密教翟公巽時知密州薦試宏詞游定夫過密與之同飯于翟奇之後康侯問人才於定夫首以會之爲對云其人類荀文若又云無事不會京城破虜欲立張邦昌執政而下無敢有異議惟會之抗疏以爲不可康侯亦義其所爲力言於張德遠諸公之前後會之自海上歸與聞國政康侯屬望尤切嘗有書疏往來講論國政康侯有詞掖講筵之召則會之薦也然其雅意堅不欲就是必已窺見其微隱有難處者故以老病辭後來會之做出大疏脫則康侯已謝世矣定夫之後及康侯諸子會之

皆擢用之又曰此老當國却留意故家子弟往往被他牢籠出去多墜家聲獨胡明仲兄弟却有樹立終是不歸附他嘗問和仲先世遺文因曰先公議論好但只是行不得和仲曰聞之先人所以謂之好議論正以其可以措諸行事何故却行不得答曰公不知便是六經也有說得行不得處此是這老子由中之言看來聖賢說話他只將做一件好底物事安頓在那裏又曰此老千鬼百怪如不樂這人眼底將去却與他通慇懃不絕一日忽招和仲飯意極拳拳比其還家則臺章已下又送白

金爲贐如欲論去之人章疏多是自爲以授言者做得甚好傅安道諸公往往認得如見彈洪慶善章曰此秦老筆也〔集覽〕張邦昌欽宗時叛臣爲金人入汴立爲楚帝高宗即位請貶遠州事見建炎初間〇洪興祖字慶善丹陽人少讀禮至中庸穎悟性命之理爲文日進登政和上舍第累官知兗州直敷文閣與祠好古博學自少至老未嘗一日去書著周易通義繫辭要旨古文孝經序贊楚詞考異等書〇秦老倡和議以誤國挾虜勢以邀君終使彝倫斁壞遺親後君此其罪之大者至於戮及元老賊害忠良攘人之功以爲已有又不與也

胡銓銓廬陵人舉進士任樞密院編修官上封事力詆和議乞斬秦檜孫近王倫坐是謫

居海外三十年後入爲工部侍郎請祠以歸復召以經筵稱疾力辭因陳時病五事自號澹菴老人卒謚忠簡祠于李宮

南軒張氏語門人曰胡澹庵大節極好曾見其諫書否門人對曰見之曰雖與日月爭光可也

張九成 九成錢塘人年十四游庠貢辟雍初從楊時學紹興間以直言對策上及兩宮下及閹寺忠憤激烈無所顧避仕至禮部侍郎以與秦檜議論不合謫居南安軍後起知溫州理宗時贈太師追封崇國公謚文忠

朱子曰張子韶人物甚偉高廟時除講筵嘗有所奏陳上云朕只是一箇至誠張奏云陛下對羣臣雖如此退居禁中時不知如何云亦只是箇誠又問對宮嬪時如何上方經營答語間張便奏云只此便是不誠蓋高宗容諫故臣下得以盡言

李椿 椿洺州永年人父升進士起家爲吏有廉名靖康中金人破汴以刃迫其父升椿前捍之與父俱死椿奉繼母避地南走紹興中仕爲吏部侍郎知太平州以敷文閣待制致仕尤長於易

朱子曰直敷文閣李公椿莊重簡淡凝然有守泊然無欲喜怒不形見於色故人不可得而親疎而中夷易平直廉不近名介不絕物應事存心悉主於厚平生未嘗失節於權倖然非有意以矯厲爲高也

總論

程子曰熙寧中洛陽以清德爲朝廷尊禮者大臣曰富韓公侍從曰司馬溫公呂申公位卿監以清德早退者十餘人好學樂善有行義者幾二十人邵先生隱居謝聘皆相從忠厚之風聞於天下里中後生皆知畏廉恥欲行一事必曰無爲不善恐司馬端明邵先生知○嘗觀自三代而下本朝有超越古今者五事如百年無內亂四聖百年受命之日市不易肆百年未嘗誅殺大臣至誠以待夷狄此皆大抵以忠厚廉恥爲之綱紀故能如此蓋睿

主開基規模自別

武夷胡氏曰自熙寧元祐靖國間事變屢更當其時固有名蓋天下致位廟堂得行所學者然夷考其事猶有憾焉如張天祺朱光庭等可謂奮不顧身盡忠許國而議論亦多過矣乃知理未易窮義未易精言未易知心未易盡聖賢事業未到也

臨川吳氏曰韓司徒張文成侯漢丞相諸葛忠武侯唐司空狄文惠公宋參知政事范文正公四人之功業不盡同而其爲百代殊絕之人物則一文成身事漢而心在報韓仇文惠身事周而心在復唐

祚常人莫能測知卒克遂其志故邵子稱其忠且智焉忠武扶漢於末造文正佐宋於盛際器局公平廣大設施精審詳密心事如青天白日遘時雖異易地則皆然故朱子稱其磊磊落落無纖芥之可疑也

性理會通卷六十四終

性理會通卷六十五

君道

程子曰君道以至誠仁愛爲本又曰大要以正心窒慾求賢育才爲先又曰人主當防未萌之欲○君道以人心悅服爲本○君道稽古正學明善惡之歸辨忠邪之分曉然趨道之至正君志定而天下之治成矣夫義理不先定則多聽而易惑志意不先定則守善而或移必也以聖人之訓爲必當從以先王之治爲必可法不爲後世駁雜之政所牽滯不爲流俗因循之論所遷改信道極於篤自知極於明去邪勿疑任賢勿貳必期致治如三代之

隆而後已也然患常生於忽微而志亦戒乎漸習故古之人君雖從容燕閑必有誦訓箴諫左右前後罔匪正人輔成德業誠能尊禮老成訪求儒學之士不必勞以官職俾日親便坐講論道義又博延俊彥陪侍法從朝夕延見講磨治體則睿知益明王猷允塞矣○人君欲附天下當顯明其道誠意以待物恕己以及人發政施仁使四海蒙其惠澤可也若乃暴其小惡違道干譽欲致天下之親己則其道狹矣○古之聖王所以能化姦宄爲良

善綏仇敵爲臣子者由弗之絕也苟非含弘之道而與己異者一皆棄絕之不幾於棄天下以讐君子乎故聖人無棄物王者重絕人

涑水司馬氏曰夫道者萬世無弊夏商周之子孫苟能常守禹湯文武之法何衰亂之有乎故武王克商曰乃反商政政由舊然則雖周室亦用商之舊政也書曰無作聰明亂舊章詩曰不愆不忘率由舊章然則祖宗舊法何可廢也

元城劉氏曰書稱堯之德曰稽于衆舍己從人舜戒其臣曰予違汝弼汝無面從退有後言伊尹之告

太甲曰有言逆於汝心必求諸道有言遜於汝志必求諸非道傳說之復於高宗曰惟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然則古之聰明睿知之君所以能大過於人者未有不以求諫爲先務也○昔之聖人深居九重以謂竭其聰明猶不足以盡天下之聞見遂以耳目之任付之臺諫之官而臺諫之論每以天下公議爲主公議之所是臺諫必是之公議之所非臺諫必非之人君所以不出户庭而四海九州之遠物無遁情者用此道也

龜山楊氏曰人君所以御其臣只有一箇名分不可易名分旣正上下自定雖有幼冲之主在上而臣下不亂若以智籠臣下智有時乎困焉則彼不爲用矣○問或謂人主之權當自主持是否曰不爲臣下奪其威柄此固是也書稱湯曰用人惟己而孟子亦曰見賢焉然後用之則人君之權豈可爲人所分然孟子之論用人去人殺人雖不聽左右諸大夫之毁譽亦不聽國人之公因國人之公是非吾從而察之必有見焉而後行如此則權常在我矣若初無所見姑信己意爲之亦必終爲人所惑不能固執矣

上蔡謝氏曰帝王之功聖人之餘事有內聖之德必有外王之業其所以存心一言以蔽之曰公而已

華陽范氏曰人君以一人之身而御四海之廣應萬務之衆苟不以至誠與賢而役其獨智以先天下則耳目心志之所及者其能幾何是故人君必清心以涖之虛己以待之如鑑之明如水之止則物至而不能罔矣夫權衡設而不可欺以輕重者唯其平也繩墨設而不可欺以曲直者唯其正也我以其正彼以其邪我以其直彼以其佞何患乎邪之不察佞之不辨一爲不誠則心且蔽矣邪正何

能辨乎是故鑑垢則物不能察也水動則形不能見也已不明故也且待物以誠猶恐其不動也況不誠而能動物乎○易曰天下之動貞夫一朝廷者四方之極也非至公無以絶天下之私非至正無以止天下之邪人君一不正其心則無以正萬事苟以術御下是自行詐也何以禁臣下之欺乎是以術行而欺愈多智用而心愈勞蓋以詐勝詐未有能相一者也禮曰王中心無爲也以守至正夫惟正不可得而欺欺則不容於誅矣豈不約而易守哉○龍錯有言五帝神聖其臣莫能及故自

親事此本刑名之言也豈足以知帝王之道哉然而後世或稽其說以誤人主至使爲上者行有司之事宰相失職天下不治由其臣不學之過也夫人主任一相一相舉賢才賢者各引其類豈不易而有成功乎是故上不可代其下下不可勤其上若爲上而親有司之事豈獨治天下不可爲也一縣亦不可爲也奚獨一縣也一家亦不可爲也

武夷胡氏曰君遇臣下恩禮雖一而崇高嚴恪常行於介冑爪牙之夫以折其驕悍難使之氣柔遜謙屈必施於林壑退藏之士以礪其廉靖無求之節乃能駕馭人才表正風俗威有所當加勢有所可屈加於所當加以立威則强屈於所可屈以忘勢則昌

致堂胡氏曰夫以違拂對順從則有恭與不恭之似以恣肆對儆戒則有樂與不樂之殊惟聰明睿知之君則知違拂之爲恭而順從之爲大不恭也知儆戒之可樂而恣肆之有大不樂也

五峰胡氏曰人皆生於父父道本乎天謂人皆天之子可乎曰不可天道至大至正者也王道至大至正奉行天道乃可謂之天之子也○養天下而享

天下之謂君先天下而後天下之謂君反是者有國危國有天下危天下○人君不可不知乾道不知乾道是不知君道也君道如何曰天行健人君不可頃刻忘其君天下之心也如天之行一息或不繼則天道壞矣○天下有三大大本也大幾也大法也大本一心也大幾萬變也大法三綱也有大本然後可以有天下見大幾然後可以取天下行大法然後可以理天下是故君克以天下自任則皇天上帝畀付以天下矣君以從上列聖之盛德大業自期則天下仁人爭輔之矣君以保養天

下爲事而不自奉養則天下黎民趨戴之矣上循天心中得聖賢心下得兆民心夫是之謂一心心一天下一矣天下之變無窮也其大幾有四一曰救弊之幾二曰用人之幾三曰應敵之幾四曰行師之幾幾之來也變動不測莫可先圖必寂然不動然後能應也其大法有三一曰君臣之法二曰父子之法三曰夫婦之法夫婦有法然後家道正父子有法然後人道久君臣有法然後天地泰天地泰者禮樂之所以興也禮樂興然後賞罰中而庶民安矣○人君盡下則聰明開而萬里之遠親

於衽席偏信則亂昏而父子夫婦之間有遠於萬里者矣人君欲救偏信之禍莫先於窮理莫要於寡欲窮理寡欲交相發者矣○天下有二難以道義服人難難在我也以勢力服人難難在人也由道義而不舍禁勢力而不行則人心服而天下安○易詩春秋者聖人之道也聖人之道若何曰聖人者以一人理億兆人之德性息其爭奪遂其生養者也○天下之臣有三有好功名而輕爵祿之臣是人也名得功成而正矣有貪爵祿而昧功名之臣是人也必忘其性命矣鮮不及哉有由道義而行之臣是人也爵祿功名得之不以爲重失之不以爲輕顧吾道義如何耳君天下臨百官是三臣者雜然並進爲人君者烏乎知而進退之孟子曰君仁莫不仁○義理群生之性也義行而理明則群生歸仰矣敬愛兆民之心也敬立而愛施則人心誠敬矣感應鬼神之情性也誠則能動而鬼神來格矣

豫章羅氏曰祖宗法度不可廢德澤不可恃廢法度則變亂之事起恃德澤則驕佚之心生自古德澤最厚莫若堯舜向使子孫可恃則堯舜必傳其子

至於法度則莫若周家之最明向使子孫世守則歷年至今猶存可也○人君納諫之本先於虚巳禹拜昌言故能納諫德宗強明自任必能拒諫

朱子曰天下之綱紀不能以自立必人主之心術公平正大無偏黨反側之私然後紀綱有所繫而立君心不能以自正必親賢臣遠小人講明義理之歸閉塞私邪之路然後乃可得而正○天子至尊無上其居處則內有六寢六宮外有三朝五門其嬪御侍衛飲食衣服貨賄之官皆領於冢宰其冕弁車旗宗祝巫史卜筮瞽侑之官皆領於宗伯有

師以道之教訓有傳以傳其德義有保以保其身體有師氏以媺詔之有保氏以諫其惡前有疑後有丞左有輔右有弼其侍御僕從罔匪正人以旦夕承弼厥辟出入起居罔有不欽發號施令罔有不臧在輿有旅賁之規（旅賁勇士掌執戈楯夾車而趨）位宁有官師之典（門屏之間謂之宁）倚几有訓誦之諫（工師所誦之諫書之於几也）居寢有暬御之箴（暬近也）臨事有瞽史之道宴居有工師之誦史爲書（太史君舉則書）瞽爲詩工誦箴諫大夫規誨士傳言庶人謗商旅于市（旅陳也陳其貨物以示時所貴尚）百工獻藝（獻其技藝以喻政事）動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

書之御瞽幾聲之上下（幾猶察其樂）不幸而至於有過則又有爭臣七人面列廷爭以正救之蓋所以養之之備至於如此是以恭己南面中心無爲以守至正而貌之恭足以作肅言之從足以作乂視之明足以作哲聽之聰足以作謀思之睿足以作聖然後能以八柄馭羣臣八統馭萬民而賞無不慶刑無不威遠無不至邇無不服傳說所謂奉若天道建邦設都樹后王君公承以大夫師長不惟逸豫惟以亂民武王所謂亶聰明作元后元后作民父母所謂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其克相上帝寵綏四方箕子所謂皇建其有極斂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惟時厥庶民于汝極錫汝保極董子所謂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正萬民以正四方者正謂此也〇天無私覆地無私載日月無私照故王者奉三無私以勞於天下則兼臨博愛廓然大公而天下之人莫不心悅而誠服儻於其間復以新舊而爲親疎則其偏黨之情褊狹之度固已使人惻然有不服之心而其好惡取舍又必不能中於義理而甚則至於沮謀敗國妨德亂政而其害有不可勝言者〇天

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故人主之家齊則天下無不治人主之家不齊則未有能治其天下者也是以三代之盛聖賢之君能修其政者莫不本於齊家蓋男正位乎外女正位乎內而夫婦之別嚴者家之齊也妻齊體於上妾接承於下而嫡庶之分定者家之齊也采有德戒聲色近嚴敬遠技能者家之齊也內言不出外言不入苞苴不達請謁不行者家之齊也然閨門之內恩常掩義是以雖以英雄之才尚有困於酒色溺於情愛而不能自克者苟非正心修身動由禮義使之有以服吾之

德而畏吾之威則亦何以正其宮壼杜其請託檢
其姻戚而防禍亂之萌哉書曰牝雞之晨惟家之
索傳曰福之興莫不本乎室家道之衰莫不始乎
梱內〇一念之萌則必謹而察之此爲天理耶爲
人欲耶果天理也則敬以擴之而不使其少有壅
閼果人欲也則敬以克之而不使其少有凝滯推
而至於言語動作之間用人處事之際無不以是
裁之知其爲是而行之則行之惟恐其不力而不
當憂其力之過也知其爲非而去之則去之惟恐
其不果而不當憂其果之甚也知其爲賢而用之

則任之惟恐其不專聚之惟恐其不衆而不當憂
其爲黨也知其爲不肖而退之則退之惟恐其不
速去之惟恐其不盡而不當憂其有偏也如此則
聖心洞然中外融徹無一毫之私欲得以介乎其
間而天下之事將惟所欲爲無不如志矣〇古先
聖王所以立師傅之官設賓友之位置諫諍之職
凡以先後縱臾左右維持惟恐此心頃刻之間或
失其正而已原其所以然者誠以天下之本在是
一有不正則天下萬事將無一物得其正者故不
得而不謹也〇天下之事千變萬化其端無窮而

無一不本於人主之心者此自然之理也故人主
之心正則天下之事無一不出於正人主之心不
正則天下之事無一得由於正蓋不惟其賞之所
勸刑之所威各隨所向勢有不能已者而其觀感
之間風動神速又有甚焉是以人主以眇然之身
居深宮之中其心之邪正若不可得而窺者而其
符驗之著於外者常若十目所視十手所指而不
可掩此大舜所以有惟精惟一之戒孔子所以有
克己復禮之云皆所以正吾此心而爲天下萬事
之本也此心既正則視明聽聰周旋中禮而身無

不正是以所行無過不及而能執其中雖以天下
之大而無一人不歸吾之仁者然邪正之驗著於
外者莫先於家人而次及於左右然後有以達於
朝廷而及於天下焉若宮闈之內端莊齊肅后妃
有關雎之德後宮無盛色之譏貫魚順序而無一
人敢恃恩私以亂典常納賄賂而行請謁此則家
之正也退朝之後從容燕息貴戚近臣攜僕奄尹
陪侍左右各恭其職而上憚不惡之嚴下謹戴盆
之戒無一人敢通內外竊威福招權市寵以紊朝
政此則左右之正也內自禁省外徹朝廷二者之

開洞然無有毫髮私邪之間然後發號施令羣聽
一不疑進賢退姦衆志咸服紀綱得以振而無侵撓
之患政事得以修而無阿私之失此所以朝廷百
官六軍萬民無敢不出於正而治道畢也心一不
正則是數者固無從而得其正是數者一有不正
而曰心正則亦安有是理哉是以古先聖王兢兢
業業持守此心雖在紛華波動之中幽獨得肆之
地而所以精之一之克之復之如對神明如臨淵
谷未嘗敢有須臾之怠然猶恐其隱微之間或有
差失而不自知也是以建師保之官以自開明列

諫諍之職以自規正而凡其飲食酒漿衣服次舍
器用財賄與夫宦官宮妾之政無一不領於冢宰
之官使其左右前後一動一靜無不制以有司之
法而無纖芥之隙瞬息之頃得以隱其毫髮之私
蓋雖以一人之尊深居九重之邃而懍然常若立
乎宗廟之中朝廷之上此先王之治所以由內及
外自微至著精粹純白無少瑕翳而其遺風餘烈
猶可以爲後世法程也○人主當務聰明之實而
不可求聰明之名信任大臣日與圖事反覆辯論
以求至當之歸此聰明之實也偏聽左右輕信其

言此聰明之名也務其實者今雖未明久必通悟
務其名者或一時可以竦動觀聽然中實未明愈
久而愈暗矣二者之間所差毫釐而其得失則有
大相遠者○講學所以明理而導之於前定計所
以養氣而督之於後任賢所以修政而經緯乎其
小入下之事無出乎此者矣○問聖人兼三才而
兩之曰上至天下至地中間是人塞于兩間者無
非此理雖是聖人由來左提右挈原始要終無非
欲人有以全此理而不失其本然之性天佑下民
作之君作之師只是爲此道理所以作箇君師以

輔相裁成左右民使各全其秉彝之良而不失其
本然之善而已故聖人以其先得諸身者與民共
之只是爲這一箇道理
南軒張氏曰人主尤不可孤立堯舜明四目達四聰
通天下爲一身若紂則爲獨夫矣○漢武謂多欲
不宜君國子民此言極是既是多欲豈可使之君
國子民武帝雖能言此他却亦自多欲然此言不
可以人廢○人主不可以蒼蒼者便爲天當求諸
視聽言動之間一念纔是便是上帝鑒觀上帝臨
汝簡在帝心一念纔不是便是上帝震怒

西山眞氏曰知父母之心者可以知天心知人君之道者可以知天道蓋父母之於子也鞠育而遂字之仁也鞭扑而教戒之亦仁也君之於臣也爵賞以褒勸之仁也刑罰以聳礪之亦仁也天佑民而作之君其愛之深望之切無異親之於子君之於臣也故君德無媿則天爲之喜而祥瑞生焉君德有闕則天示之譴而災異形焉災祥雖異所以勉其爲善一也天之愛君如此爲人君者其可不以天之心爲心乎

鶴山魏氏曰古之人君以天位爲至艱至危如履虎

尾如蹈春冰如恫瘝乃身是故師氏司朝僕臣正位太史奉諱工師誦詩御瞽幾聲巫史後先卜筮左右人主無一時可縱弛也虞賓在位三恪助祭夏士在庭殷士在廟僰民在甸夷隸在門人主無一事不戒懼也蟲飛而會盈日出而視朝朝退而路寢聽政日中而考政夕而斜虔天刑日入而絜奉粢盛然後即安人主無一刻可暇逸也后妃御見有度應門擊柝鼓人上堂女史授環彤管記過人主無一息可肆欲也夫以貴爲天子富有四海之内而自朔至昃兢兢業業居内之日常少居外之時常多蓋所以養壽命之源保身以保民也豈惟可以保民雖子孫千億亦自此始自秦人蕩滅古制爲人上者深居穆清而受事於婦寺出令於房闥四方文書非瞽御之臣不得上聞千數百年以來相尋一轍於是宦官外戚女寵嬖倖代操政柄人主僅擁虛器以寄于民上其接士大夫不過視朝數刻之外凡以傷生伐性者畢陳於前豈惟湮政事之原抑以傷壽命之本身不得康嗣不得蕃凡以是耳（集覽）左傳襄二十五年鄭子產曰昔虞閼父爲周陶正我先王以其神明之後也庸以元女配胡公而封諸陳以備三恪注閼父舜之後元女武王之長女胡公閼父之子滿

也周得天下封夏後于杞殷後於宋又封舜後謂之三恪凡三王後爲三國其禮轉隆示敬而已故曰三恪韻會載古客字皆讀如恪三恪如孔叢子禮之如賓客也唐玄宗初以魏周隋後爲三恪取其近世今乃求殷周漢後爲三恪

魯齋許氏曰民生有欲無主乃亂上天眷命作之君師必予之聰明剛斷之資重厚包容之量使首出庶物表正萬邦此蓋天以至難任之非予之可安之地而娛之也堯舜以來聖帝明王莫不兢兢業業小心畏慎日中不暇未明求衣誠知天之所畀至難之任初不可以易心處也知其爲難而以難處則難或可易不知爲難而以易處則他日之難

有不可爲者矣孔子謂人之言曰爲君難爲臣不易則其說所由來遠矣〇人君不患出言之難而患踐言之難知踐言之難則其出言不容不慎矣昔劉安世見司馬溫公問盡心行己之要可以終身行之者公曰其誠乎劉公問行之何先公曰自不妄語始劉公初甚易之及退而自檃括平日之所行與凡所言自相掣肘矛盾者多矣力行七年而後成自此言行一致表裏相應遇事坦然常有餘裕夫劉安世一士人也所交者一家之親一鄉之衆同列之臣不過數十百人而止耳然以言行

相較猶有自相掣肘矛盾者況夫天下之大兆民之衆事有萬變日有萬幾而人君以一身一心酧酢之欲言之無失豈易能哉故有昔之所言而今日不記者今之所命而後日自違者可否異同紛更變易紀綱不得布法度不得立臣下雖欲黽勉而無所持循徒汨沒於瑣碎之中卒於無補況因之爲弊者又日新月盛而不可遏在下之人疑惑驚眩且議其無法無信一至於此也此無他至難之地不以難處而以易處之故也苟從古者大學之道以修身爲本凡一事之來一言之發必求其所以然與其所當然不牽於愛不蔽於憎不因於喜不激於怒虛心端意熟思而審處之雖有不中者葢鮮矣柰何爲人上者多樂舒肆爲人臣者多事容悅容悅本爲私也私心盛則不畏人矣舒肆本爲欲也欲心熾則不畏天矣以不畏天之心與不畏人之心惑合無間則所務者皆快心事耳快心則口欲言而言身欲動而動又豈肯兢兢業業以修身爲本一言一事熟思而審處之乎此人君踐言之難所以又難於天下之人也〇人君處億兆之上所操者予奪進退賞罰生殺之權不幸見

欺以非爲是以是爲非其害可勝旣耶人君惟無喜怒也有喜怒則贊其喜以市恩鼓其怒以張勢人君惟無愛憎也有愛憎則假其愛以濟私藉其憎以復怨甚至本無喜也誑之使喜本無怒也激之使怒本不足愛也强譽之使愛本無可憎也强短之使憎若是則進者未必爲君子退者未必爲小人予之者或無功而奪之者或有功也以至賞之罰之生之殺之鮮有得其正者人君不悟日在欺中方伏若擿發細隱以防天下之欺欺而至此欺尚可防耶大抵人君以知人爲貴以用人爲

急用得其人則無事於防矣既不出此則所近者一爭進之人耳好利之人耳無恥之人耳彼挾詐用術千蹊萬徑以蠱君心於此欲防其欺雖堯舜不能也○為人君止於仁天地之心仁而已矣

君德

程子曰為宗社生靈長久之計惟是輔養上德而輔養之道非徒涉書史覽古今而已要使跬步不離正人乃可以涵養薰陶成就聖德

河東侯氏曰君德天德也有此盛德故能上順天理下達人情無一事之繆無一物之戾如天之高如

淵之深見而民莫不敬言而民莫不信行而民莫不悅其聲名之洋溢也無遠無近無內無外極天地之所覆載日月之所照臨霜露之所墜凡有血氣者無不尊親故曰配天聖人之事盡於是矣

華陽范氏曰書曰自成湯至于帝乙成王畏相其稱中宗曰嚴恭寅畏大王王季曰克自抑畏詩曰維此文王小心翼翼夫為人君動必有所畏此盛德也不然以一人肆於民上其何所不至哉

豫章羅氏曰仁義者人主之術也一於仁天下愛之而不知畏一於義天下畏之而不知愛三代之主仁義兼隆所以享國至於長久自漢以來或得其偏如漢文帝過於仁宣帝過於義夫仁可過也義不可過也

朱子曰修德之實在乎去人欲存天理人欲不必聲色貨利之娛宮室觀遊之侈也但存諸心者少失其正便是人欲必也存祗懼之心以畏天擴寛弘之度以盡下不敢自是而欲人必已同不循偏見而謂衆無足取不甘受佞人而外敬正士不徇於近利而昧於遠猷出入起居發號施令念茲在茲不敢忘怠而又擇端人正士剛明忠直能直言極

諫者朝夕與居左右不使近習便利捷給之人得以窺伺間隙承迎指意汙染氣習惑亂聰明務使此心虛明廣大平正中和表裏洞然無一毫私意之累然後為德之修而上可以格天下可以感人凡所欲為無不如志

西山真氏曰三代聖王以敬為修身立政之本故伊尹告太甲曰嗣王祗厥身念哉又曰欽厥止率乃祖攸行周公之戒成王一則曰嚴恭寅畏天命自度二則曰治民祗懼不敢荒寧三則曰克自抑畏四則曰皇自敬德而召公之誥一則曰嗚呼奈何

弗敬二則曰王其疾敬德三則曰王敬作所不可不敬德四則曰惟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伊周召公皆古聖賢而所以啓迪其君者如出一口又考之書昏迷不恭侮慢自賢禹之所以征有苗也威侮五行怠棄三正啓之所以伐有扈也狎侮五常荒怠弗敬謂已有天命謂敬不足行武王之所以誅獨夫受也蓋敬則爲堯舜爲禹湯爲文武不敬則爲有苗爲有扈爲獨夫受聖狂之所以分治亂之所由判未有不出乎此者○先聖贊易於乾曰君子以自強不息謂其體天之剛健也於坤曰君

子以厚德載物謂其法地之博厚也不體乎乾無以宰萬物不法乎坤無以容萬物況觀古昔凡過於剛者爲亢爲暴爲強明自任偏於柔者爲闇爲懦爲優柔不斷雖其失不同而害治一也○誠之爲道可以參天地贊化育其功用大矣然求其用力之地不過曰無妄也不欺也悠久不息也盡此三者而誠之體具矣何謂無妄純乎眞實而不雜以虛僞是也何謂不欺戒謹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是也何謂不息終始惟一時乃日新是也此三者有一之未至焉則去聖遠矣姑舉其槩言之實奢而文之以儉實暴而掩之以仁所樂者諛佞而外爲納諫之名所愛者姦邪而謬爲敬賢之貌此妄也非誠也修飾於大庭廣衆之中而放肆於深宮燕閑之地矯揉於親近君子之際而發露於昵比小人之時此欺也非誠也敬畏未幾而慢忽繼之儉約未幾而侈泰隨之勤怠之靡常而暴寒之不一凡此者皆非誠也易曰鳴鶴在陰其子和之言其應之速也詩曰鼓鐘于宮聲聞于外言其實之易彰也苟意念少差則觀感立異豈不甚可畏哉

聖學

程子曰人心廣大無垠萬善咸備盛德大業由此而成故欲傳堯舜禹湯文武之道擴充是心焉爾帝王之學與儒生異尚儒生從事章句文義帝王務得其要措之事業蓋聖人經世大法備在方冊苟得其要舉而行之無難也○人主之學惟當務爲急辭命非所先也○古之人君守成業而致盛治者莫如周成王其所以成德則由乎周公周公之輔成王也幼而習之所見必正事所聞必正言左右前後皆正人故習與智長化與心成今輔養之

道不可不至也所謂輔養之道非謂告詔以言過而後諫也尤在涵養薰陶之而已矣今夫一日之間接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寺人宦官之時少則氣質自化德器自成謹選賢德之士以待勸講講讀既罷常留以備訪問從容燕語不獨漸摩至於人情物態稼穡艱難日積既久自然通達比之常處深宮爲益多矣夫傅德義者在乎防聞見之非節嗜欲之過保身體者在乎適起居之宜存畏謹之心故左右近侍宜選老成重厚小心之人服飾器用皆須質朴之物屏華巧靡麗不至於前淺俗之言不入於耳凡動作言語必使勸講者知之庶幾隨物箴規應時諫正調護聖躬莫過乎此矣人君居崇高之位持威福之柄百官畏懼而莫敢仰視萬方崇奉而所欲必得苟非知道畏義所養如此則中常之君無不驕肆英明之主自然滿假此古今同患治亂所由也所以周公告成王稱前王之德以寅恭祇懼爲首云〇歷觀前古成就幼主莫備於周公爲萬世之法考之立政之書其言常伯常任之尊與綴衣虎賁之賤同以爲戒要在得人以爲恩恤者鮮也終篇反覆惟此一事而已夫僕

臣正厥后克正左右侍御僕從罔匪正人旦夕承弼然後起居出入無違禮也發號施令無不善也後世不復如此以謂人主就學所以涉書史覽古今也夫此一端而已苟曰如是而足則能文宮人可以備勸講知書內侍可以充輔導又何必置官設職求賢德之士哉自古帝王才質鮮不過人完德有道之君至少其故何哉皆輔養不得其道而勢位使之然也

華陽范氏曰人主學與不學繫天下之治亂如好學則天下之君子欣慕願立於朝以直道事上輔助德業而致太平矣如不好學則天下之小人皆動其心欲立於朝以邪謟事上竊取富貴而專權利矣

龜山楊氏曰古之聖人固宜莫如舜也舜之在側微與木石居鹿豕遊固無與於深山之野人也是豈以文采過人邪伏羲畫八卦書斷自堯典當是時六經蓋未有也而舜之所以聖者果何自哉然則聖人之所以爲聖其學必有在矣

武夷胡氏曰明君以務學爲急聖學以正心爲要心者事物之宗正心者揆事宰物之權也六經所載

古訓不可不攷若夫分章析句牽制文義無益於
心術者非帝王之學也○心者身之本也正心之
道先致其知而誠意故人主不可不學也蓋戡定
禍亂雖急於戎務必本於方寸不學以致知則方
寸亂矣何以成帝王之業乎
致堂胡氏曰古之人君既得賢材布之列位矣於是
朝以聽政則公卿在前史在左右諫諍七人詔告
教誨而無怠朝矣晝以訪問則監于成憲學於古
訓多識前言往行與萬民之疾苦物情之幽隱而
無怠晝矣夕以修令則思夫應違慮夫榮辱慎而

後出莫而後發不敢苟也而無怠夕矣而又無淫
于觀于逸于遊于畋于酒于樂而又盤有銘几有
戒杖有詔器有箴圖有規藝有諫夫所以寅畏祗
懼不使放心邪氣得溺焉者如此夜而寢息則又
有雞鳴之賢妃卷耳之淑女警戒相成不懷宴安
昧爽丕顯坐以待旦此乃憂勤之事也憂勤如此
乃所以端拱無爲也是故勤勞者非衡石程書衛
士傳餐之謂也無爲者非遺棄萬務嘿然兀然之
謂也稽無逸周公之言則人君之法具矣【集覽】夫始皇本紀以衡石量書日夜有程注衡稱衡也石百二十斤言表牘奏請稱取一石日夜有程期不滿不得休息前後刑法制始皇毀先王之法滅禮誼之官躬操文墨晝斷獄夜理書自程決事○漢文帝每臨朝或至日昃未暇大食令侍衛士傳餐而食之

豫章羅氏曰人主讀經則師其意讀史則師其迹然
讀經以尚書爲先讀史以唐書爲首蓋尚書論人
主善惡爲多唐書論朝廷變故最盛
朱子曰天下之事其本在於一人而一人之身其主
在於一心故人主之心一正則天下之事無有不
正人主之心一邪則天下之事無有不邪如表端
則影直源濁則流汙其理有必然者是以古先哲
王欲明其德於天下者莫不一以正心爲本然本

心之善其體至微而利欲之攻不勝其衆嘗試驗
之一日之間聲色臭味游衍馳驅土木之華貨利
之殖雜進於前日新月盛其間心體湛然善端呈
露之時蓋絶無而僅有也苟非講學之功有以開
明其心而不迷於是非邪正之所在又必信其理
之在我而不可以須臾離焉則亦何以得此心之
正勝利欲之私而應事物無窮之變乎然所謂學
則又有邪正之別焉味聖賢之言以求義理之當
察古今之變以驗得失之幾而必反之身以踐其
實者學之正也涉獵記誦而以雜博相高割裂裝

綴而以華靡相勝反之身則無實措之行則無當者學之亦也學之正而心有不正者鮮矣學之邪而心有不邪者亦鮮矣故講學雖所以為正心之要而學之邪正其繫於所行之得失而不可不審者又如此易曰正其本萬事理差之毫釐繆以千里○舜之戒禹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而必繼之曰無稽之言勿聽弗詢之謀勿庸慎乃有位敬修其可願四海困窮天祿永終孔子之告顏淵既曰克己復禮為仁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而又申之

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既告之以損益四代之禮樂而又申之曰放鄭聲遠佞人鄭聲淫佞人殆嗚呼此千聖相傳心法之要其所以極夫天理之全而察乎人欲之盡者可謂兼其本末巨細而舉之矣兩漢以來非無願治之主而莫克有志於此是以雖或隨世以就功名而終不得以與乎帝王之盛其或耻為庸主而思用力於此道則又不免蔽於老子浮屠之說靜則徒以虛無寂滅為樂而不知有所謂實理之原動則徒以應緣無礙為達而不知有所謂善惡之幾是以日用之間內外乖離不相為用而反以害於政事蓋所謂千聖相傳心法之要者於是不復講矣○帝王之學雖與章布不同經綸之業固與章句有異然其本末之序竊以為無二道也聖賢之言平鋪放著自有無窮之味於此從容潛玩默識而心通焉則學之根本於是乎立而其用可得而推矣患在立說貴於新奇推類欲其廣博是以反失聖言平淡之真味而徒為學者口耳之末習至於人主能之則又適所以為作聰明自賢聖之具不惟無益而害有甚焉○人主所以制天下之事者本

乎一心而心之所主又有天理人欲之異二者一分而公私邪正之塗判矣蓋天理者此心之本然循之則其心公而且正人欲者此心之疾疢循之則其心私而且邪公而正者逸而日休私而邪者勞而日拙其效至於治亂安危有大相絕者而其端特在夫一念之間而已舜禹相傳所謂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者正謂此也○人主之學當以明理為先是理既明則凡所當為而必為所不當為而必止莫非循天之理而非有意必固我之私也○周武王之言曰惟天地萬物

父母惟人萬物之靈亶聰明作元后元后作民父母而孟子又曰堯舜性之湯武反之蓋嘗因此二說而深思之天地之大無不生育固爲萬物之父母矣人於其閒又獨得其氣之正而能保其性之全故爲萬物之靈若元后者則於人類之中又獨得其正氣之盛而能保其全性之尤者是以能極天下之聰明而出乎人類之上以覆冒而子畜之是則所謂作民父母者也然以自古聖賢觀之惟帝堯大舜生而知之安而行之爲能履此位當此責而無媿若成湯武王則其聰明之質固已不能

如堯舜之全矣惟其能學而知能利而行能擇善而固執能克己而復禮是以有以復其德性聰明之全體而卒亦造夫堯舜之域以爲億兆之父母蓋其生質雖若不及而其反之之至則未嘗不同孔子所謂及其成功一也正此之謂也誠能於日用之間語默動靜必求放心以爲之本而於玩經觀史親近儒學已用力處益用力焉數召大臣切劘治道俾陳要急之務至於羣臣進對亦賜溫顏反復詢訪以求政事之得失民情之休戚而又因以察其人材之邪正短長庶於天下之事各得其理經歷詳盡浹洽貫通聰明日開志氣日强德聲日聞治效日著四海之內瞻仰畏愛如親父母則是反之之至而堯舜湯武之盛不過如此

勉齋黄氏曰帝王之學必先格物致知以極夫事物之變使義理所存纖悉畢照則自然意誠心正而可以應天下之務

西山真氏曰惟學可以養此心惟敬可以存此心惟親近君子可以維持此心蓋義理之與物欲相爲消長者也篤志于學則日與聖賢爲徒而有自得之樂持身以敬則凜如神明在上而無非僻之侵

親賢人君子之時多則規儆日聞諂邪不得而惑三者交致其力則聖心湛然如日之明如水之清義理爲之主而物欲不能奪矣○人主之學其要在於誠意正心修身齊家以爲出治之本非徒琱鎪詞藝破析章句爲書生之末技而已

魯齋許氏曰凡人之情敬慎於憂危惰慢於暇豫惟聖人不如此堯舜只兢兢業業無已時憂危暇豫處之如一一日二日萬幾何得惰慢程子謂惟慎獨可以行王道初未然之餘而思之不如此不能行王道蓋功夫有間斷故也以太宗之英明猶於

此不能進兩漢文帝光武敬愼終身然聖學不足以成就之惜哉

儲嗣

涑水司馬氏曰古之明王教養太子爲之擇方正敦良之士以爲保傅師友朝夕與之遊處左右前後無非正人出入居處無非正道

五峯胡氏曰養太子不可以不愼也望太子不可以不仁也○大本正然後可以保國一天下

朱子曰賈誼作保傅傳其言有曰天下之命繫於太子太子之善在於早諭教與選左右教得而左右正則太子正太子正而天下定矣此天下之至言

萬世不可易之定論也至論所以教諭之方則必以孝仁禮義爲本而其條目之詳則至於容貌詞氣之微衣服器用之細纖悉曲折皆有法度一有過失則史書之策宰徹其膳而又必有進善之旌誹謗之木敢諫之鼓瞽誦詩史書工誦箴諫士傳民語必使至於化與心成中道若性而猶不敢怠焉其選左右之法則有三公之尊有三少之親有道有充有弼有承上之必得周公太公召公史佚之流乃勝其任下之猶必取於孝弟博聞有道術者

不幸一有邪人厠乎其間則必逐而去之是以太子朝夕所與居處出入左右前後無非正人而未嘗見一惡行此三代之君所以有道之長至於累數百年而不失其天下也當誼之時固已病於此法之不備然考孝昭之詔則猶知誦習誼之所言而有以不忘乎先王之意降而及於近世則帝王所以教子之法益疎略矣蓋其所以教者不過記誦書札之工而未嘗開以仁孝禮義之習至於容貌詞氣衣服器用則雖極於邪侈而未嘗有以裁之也寮屬具員而無保傅之嚴講讀備禮而無箴

規之益至於朝夕所與出入居處而親密無間者則不過宦官近習掃除趨走之流而已夫以帝王之世當傳付之統上有宗廟社稷之重下有四海烝民之生前有祖宗垂創之艱後有子孫長久之計而所以輔養之具疎略如此是猶家有明月之珠夜光之璧而委之衢路之側盜賊之衝也豈不危哉集覽漢文紀朝有進善之旌旌旛也堯設之五達之道令民進善也如淳曰欲有進者立於旌下言之○帝堯置諫鼓達旁具立誹木使人書之欲聞過也應劭以誹謗橋梁邊板也所以書政治之愆至秦去之諫鼓即登聞鼓也

魯齋許氏曰有家有國所以立適嗣無所爭者出於

無爲而分定故也如走兎在野人競逐之積兎在
市過而不顧此之謂分定

君臣

程子曰君貴明不貴察臣貴正不貴權

華陽范氏曰書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又
曰元首叢脞哉股肱惰哉萬事墮哉此舜臯陶所
以賡歌而相戒也夫君以知人爲明臣以任職爲
良君知人則賢者得行其所學臣任職則不賢者
不得苟容於朝此庶事所以康也若夫君行臣職
則叢脞矣臣不任君之事則惰矣此萬事所以墮

也當舜之時禹平水土稷播百穀土穀之事舜不
親也契敷五教臯陶明五刑教刑之事舜不治也
伯夷典禮夔典樂禮樂之事舜不與也益爲虞垂
作共工虞工之事舜不知也禹爲一相總百官自
稷以下分職以聽焉君人者如天運於上而四時
寒暑各司其序則不勞而萬物生矣君不可以不
逸也所治者大所司者要也臣不可以不勞也所
治者寡所職者詳也不明之君不能知人故務察
而多疑欲以一人之身代百官之所爲則雖聖智
亦日力不足矣故其臣下事無大小皆歸之君政
有得失不任其患賢者不得行其志而持祿之士
得以保其位此天下所以不治也

五峯胡氏曰人君剛健中正純粹首出庶物者也人
臣柔順利貞順承乎天而時行者也○寡欲之君
然後可與言王道無欲之臣然後可與言王佐○
自三代之道不行君臣之義不明君誘其臣以富
貴臣干其君以文行夫君臣相與之際萬化之原
也既汩於利矣末流其可禁乎此三代之治所以
不復也

朱子曰君臣之際權不可略重纔重則無君且如漢

末天下唯知有曹氏而已魏末唯知有司馬氏而
已魯當莊僖之際也得箇季友整理一番其後季
氏遂執其權歷三四世魯君之勢全無了但有一
季氏而已葉賀孫問也是合下君臣之間其識慮
不遠曰然所以聖人垂戒謂臣弑君子弑父非一
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由辨之不早辨也
這箇事體初間只爭些小到後來全然只有一邊
聖人所以一日二日萬幾常常戒謹恐懼詩稱文
王之盛於後便云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宜鑒于
殷駿命不易此處甚多集覽季友魯桓公之子莊公之弟號成季其後爲季

孫氏與孟孫仲孫三氏三分公室故謂之三桓者也○問忠只是實心人倫日用皆當用之何獨只於事君上說忠字曰父子兄弟夫婦皆是天理自然人皆莫不自知愛敬君臣雖亦是天理然是義合世之人便自易得苟且故須於此說忠却是就不足處說如莊子說命也義也天下之大戒看這說君臣自是有不得已意思○問君臣父子同是天倫愛君之心終不如愛父何也曰離畔也只是庶民賢人君子便不如此韓退之云臣罪當誅兮天王聖明此語何故程子云是好文公豈不知紂之無道却如此說是非欺誑衆人直是有說須是有轉語方說得文王心出看來臣子無說君父不是底道理此便見得是君臣之義處莊子云天下之大戒二命也義也子之於父無適而非命也臣之於君無適而非義也無所逃於天地之間

東萊呂氏曰畢公弼亮四世爲周父師而康王之冊尚有罔曰弗克罔曰民寡之戒康王非敢少畢公蓋規警勉飭此自君臣間常法初不以耆艾廢也[集覽]畢公名高與周同姓武王克商封高於畢其後爲魏也歷事文武成康之世爲父師卽太師也康王名釗成王之子[illegible]天下太平刑措不用[illegible]康王[illegible]命畢公以成周之衆保釐東

臣道

程子曰臣之於君竭其忠誠致其才力用否在君而已不可阿諛逢迎以求君之厚己也○事君者知人主不當自聖則不爲諂諛之言知人臣義無私交則不爲阿黨之計○君子之事君也不得其心則盡其誠以感發其志而已誠積而動則雖昏蒙可開也雖柔弱可輔也雖不正可正也古之人事庸君常主而克行其道者以己誠上達而其君信之之篤耳○人臣身居大位功蓋天下而民懷之則危疑之地也必也誠積於中動不違理威福不自己出人惟知君而已然後位極而無逼上之嫌勢重而無專權之過斯可謂明哲君子矣周公孔明其人也郭子儀有再造社稷之功威震人主而上不疑之也亦其次歟[集覽]郭子儀華州鄭縣人自武舉補左衛長史累遷至同平章事平安史之亂功居第一加司徒封代國公德宗賜號尚父封汾陽王八子四孫皆以才顯○臣賢於君則輔君以所不能伊尹之於太甲周公之於成王孔明之於劉禪是也臣不及君則贊助之而已○剛健之臣事柔弱之君而不爲矯飾之行者鮮矣夫上下之交不誠而以僞也其能

久相有乎○人臣之義位愈高而思所以報國者當愈勤飢則爲用飽則飛去是以鷹犬自期也曾是之謂愛身乎○問世傳成王幼周公攝政荀卿亦曰履天下之籍聽天下之斷周公果踐天子之位行天子之事乎曰非也周公位冢宰百官總已以聽之而已安得踐天子之位又問君薨百官聽於冢宰者三年爾周公至於七年何也曰三年謂嗣王居憂之時也七年爲成王幼故也又問賜周公以天子之禮樂當否曰始亂周公之法度者是賜也人臣安得用天子之禮樂哉成王之賜伯禽

之受皆不能無過記曰魯郊非禮也其周公之衰乎聖人嘗譏之矣說者乃云周公有人臣不能爲之功業因賜以人臣所不得用之禮樂則妄也人臣豈有不能爲之功業哉借使功業有大於周公亦是人臣所當爲爾人臣而不當爲其誰爲之豈不見孟子言事親若曾子可也曾子之孝亦大矣孟子纔言可也蓋曰子之事父其孝雖過於曾子畢竟是以父母之身做出來豈是分外事若曾子者僅可以免責爾臣之於君猶子之於父也臣之能立功業者以君之人民也以君之勢位也假使

功業大於周公亦是以君之人民勢位做出來而謂人臣所不能爲可乎使人臣恃功而懷怏怏之心者必此言矣

張子曰近臣守和和平也和其心以備顧對不可徇其喜怒好惡

龜山楊氏曰人臣之事君豈可佐以刑名之說如此是使人主失仁心也人主無仁心則不足以得人故人臣能使其君視民如傷則王道行矣○問以匹夫一日而見天子天子問焉盡所懷而陳之則事必有窒礙者不盡則爲不忠如何曰事亦須量

深淺孔子曰信而後諫未信則以爲謗己也易之恒曰浚恒凶此恒之初也故當以漸而不可以浚浚則凶矣假如問人臣之忠邪其親信者誰歟遽與之辨別是非則有失身之悔君子於此但不可以忠爲邪以邪爲忠語言之間故不無委曲也至於論理則不然如惠王問孟子何以利吾國則當言何必曰利宣王問孟子卿不同則當以正對蓋不直則道不見故也

和靖尹氏每赴經筵前夕必沐浴更衣設香案以來日所當講書置案上朝服再拜拈香又再拜齊于

燕室初夜乃寢次日入侍講筵學者問焉曰必欲以所言感悟君父安得不盡敬人君其尊如天必須盡己之誠意又曰以吾所言得入則天下蒙其利不能入則反之安敢不盡誠敬。

致堂胡氏曰忠愛其君者必思納諸無過之地而不計一身之安危不忠不愛者惟其身之營使君荒怠昏亂而不恤也○莫難强如怠心莫難制如慾心莫難降如驕心莫難平如怒心莫難抑如忌心莫難開如惑心莫難解如疑心莫難正如偏心。然皆放心也大人格君心之非者格此等也未至乎

大人而當大人之任亦當勉勉焉思齊以事其君君心怠則强之慾則制之驕則降之怒則平之忌則抑之惑則開之疑則解之偏則正之要使君心常收而不放則善日起惡日消治可立安可保矣夫水源濁則流汙源清則流潔古之人所以惡夫逢君之惡者爲病其源也○事功出于臣下效智謀輸才力及其有成必曰此君之德非臣所能也君亦安然受之不幾於僞乎蓋道固當然非僞也在易坤之六三曰含章可貞或從王事無成有終謂有功善則隱晦其美而歸之於君不敢當其成

然後下得恭順之道而上無忌惡之心也在師之九二曰在師中吉承天寵也爲衆之主專制其事所以能吉者以受委於君非已無因而致者也是故智如良平不恃帷幄爲謀主則滅秦梟羽之事何以效畧如英衛不受鈇鉞制閫外則征伐四克之績何以著故自古有成功而知此道者必謙虛退讓冲然而若無不然既非所以蓄德又非所以全身也夫矜伐生於氣盈貪戀生於氣歉所以然者爲利祿耳有大勳勞於天下孰若周公使周公以勳勞自居既以薊商受賞又以東征受賞又以

踐奄受賞又以滅國五十受賞又以制禮樂頒度量受賞必見於詩書今可考者爲太師位冢宰開國曲阜以侯伯禽而已不聞賞而又賞也太師冢宰其所當爲也俾侯于東衆建親賢非私於周公也然則周公有大勳勞而未嘗取賞明矣故曰以周公之才之美使驕且吝其餘不足觀也已驕吝者盈而歉之謂歟(集覽周公旦文王之子武王之弟也佐文武成王有大勳勞於天下成王命爲太宰留相天子乃封其長子伯禽於曲阜爲魯國以輔周室將伯禽至其國變其禮革其俗國人化之)○忠賢之於事有所不可亦陳其正理開悟君心而已聽否雖仲尼孟子不能必其說之

行也苟必其說之行將用智任術與小人無異矣

故曰若夫成功則天也

五峯胡氏曰守身以仁以守身之道正其君者大臣也漢唐之盛忠臣烈士攻其君之過禁其君之欲糾其政之謬彈其人之佞而已求其大正君心引之志於仁者則吾未之見也惟董生其庶幾乎

豫章羅氏曰士之立朝要以正直忠厚爲本正直則朝廷無過失忠厚則天下無嗟怨二者不可偏也一於正直而不忠厚則漸入於刻一於忠厚而不正直則流入於懦汲黯正直所以闢公孫弘之面

諛忠厚所以闢張湯之殘刻武帝享國五十五年其臣之賢獨此一人而已○立朝之士當愛君如愛父愛國如愛家愛民如愛子然三者未嘗不相賴也凡人愛君則必愛國愛國則必愛民未有以君爲心而不以民爲心者故范希文謂居廟堂之上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諒哉○士之立身要以名節忠義爲本有名節則不枉道以求進有忠義則不固寵以欺君矣

朱子曰古之君子居大臣之任者其於天下之事知之不惑任之有餘則汲汲乎其時而勇爲之知有所未明力有所不足則咨訪講求以進其知援汲引以求其助如救火追亡尤不敢以少緩上不敢愚其君以爲不足與言仁義下不敢鄙其民以爲不足以興教化中不敢薄其士大夫以爲不足共成事功一日立乎其位則一日業乎其官一日不得乎其官則不敢一日立乎其位有所愛而不肯爲者私也有所畏而不敢爲者亦私也屹然中立無一毫私情之累而惟知其職之所當爲者夫如是是以志足以行道道足以濟時而於大臣之責可以無愧○臣子無愛身自佚之理○今之仕

宦不能盡心盡職者是無那先其事而後其食底心○誠以天下之事爲己任則當自格君心之非始欲格君心則當自身始○夫宰相以得士爲功下士爲難而士之所守乃以不自失爲貴○於天下之事有可否則斷以公道而勿牽於內顧偏聽之私於天下之議有從違則開以誠心而勿誤以陽開陰闔之計則庶乎德業盛大表裏光明中外遠邇心悅誠服

南軒張氏曰伊尹云予弗克俾厥后惟堯舜其心愧恥若撻于市一夫不獲時予之辜君不堯舜心便

愧恥民有不獲是爲己辜與所謂任天下之重者人須存伊尹之心方得○畢公以四朝元老方且克勤小物若在吾人則合當如此也古人未嘗不謙至周公方說謙蓋周公以天子之叔父而又爲宰相猶且自處以謙若在吾人則亦合當爲者也謙之九三伊川專以指周公德言盛禮言恭德只要盛禮只要恭又曰某於世間無所愛慕亦無所享用惟有報君愛民之事在所當爲耳

象山陸氏曰古人所以不屑屑於間政適人而必務有以格君心者蓋君心未格則一邪黜一邪登一

弊去一弊興如循環然何以窮已及君心既格則規模趨鄉有若燕越邪正是非有若蒼素大明既升羣陰畢伏是瑣瑣者亦何足汚人牙頰間哉

勉齋黃氏曰臣子之於君父與生俱生而不可解於心者也食人之祿者當任其事此亦不待智者而後知也

西山眞氏曰古今事業未嘗無所本諸葛武侯平生所立事業奇偉然求其所以則開誠心布公道集衆思廣忠益而已蓋此四者乃武侯事業之本而誠之與公又其本也○忠臣之心常欲君身之强固君德之清明故動以聲色遊畋爲藥石之戒古之人有行之者周公是也姦臣之心則不然君身强固則必不倦於政機而威權在己君德清明則必不謬於邪正而用舍合宜此正人君子之所深願而憸夫壬人之所甚不便者也故必蠱之以逸欲導之以奢淫然後其君恣肆昏荒而惟己之聽後之人有行之者趙高仇士良是也二人刀鋸之餘何足深罪而春秋名卿如管仲趙武者亦安覩其君有六嬖四姬之惑而不能救焉彼其人非姦慝也其志非蠱媚也適至於是者由不知古人保

傅之職而以强兵制敵爲功故也有志愛君者其可不以周公爲法以管仲趙武爲戒哉【集覽】仇士良文宗時宦官性狡詐以李訓所薦得典北司兵柄由是收制太子纘擅國政宰相奉行文書而已帝崩乃矯詔立武宗并觀軍容使既而爲帝所忌以老病致仕尋詔削其官爵籍其家貲○左傳齊桓公有內嬖如夫人者六人晉侯內實有四姬焉釋名嬖便嬖左右近習者也姬周姓貴於衆國之女所以婦人美號皆稱姬也

魯齋許氏曰臣子執威權未有無禍者豈惟人事在天道亦不許夫月陰魄也借日爲光與月相遠則光盛猶臣遠於君則辭名大威權重與日相近則光微愈近愈微臣道陰道理當如此大臣在君側

而檀權此危道也古人舉善薦賢不敢自名欲恩澤出於君也刑人亦然恩威豈可使出於己使人知恩威出於己是生多少怨敵其危亡可立待也故月星皆借日以爲光及近日却失其光此理殊可玩索

性理會通卷六十五終

性理會通卷六十六

治道一

總論

程子曰論治者貴識體○治身齊家以至平天下者治之道也建立綱紀分正百職順天揆事創制立度以盡天下之務治之法也法者道之用也○聖王爲治修刑罰以齊衆明敎化以善俗刑罰立則敎化行矣敎化成而刑罰措矣雖曰尚德而不尚刑顧豈偏廢哉○治必有爲治之因亂必有致亂之因在人而已矣○立治有體施治有序酌而應

之臨時之宜也○治道之要有三曰立志責任求賢○必井田必肉刑必封建而後天下可爲非聖人之達道也善治者放井田而行之而民不病放封建而臨之而民不勞放肉刑而行之而民不慼得聖人之意而不膠其迹迹者聖人因一時之利而利焉者耳○天地之生萬物之成合而後遂天下國家至於事爲之末所以不遂者由不合也所以不合者由有間也故間隔者天下之大害聖王之所必去也○事事物物各有其所得其所則安失其所則悖聖人所以能使天下順治非能爲物

作則也惟止之各於其所而已止之不得其所則無可止之理○養民者以愛其力爲本民力足則生養遂然後敎化可行風俗可美是故善爲政者必重民力○敎人者養其善心則惡自消治民者導以敬遜則爭自止○聖人爲戒必於方盛之時方盛慮衰則可以防其滿極而圖其永久至於既衰而後戒則無及矣自古天下之治未有久而不亂者蓋不能戒於其盛也狃安富則驕侈生樂舒肆則紀綱壞忘禍亂則釁孽萌是以浸淫滋蔓而不知亂亡之相尋也○守國者必設險山河之固

城郭溝洫之阻特其大端耳若夫尊卑貴賤之分明之以等威異之以物采凡所以杜絕陵替限隔上下皆險之大用也○治道亦有從本而言亦有從事而言從本而言惟從格君心之非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若從事而言不救則已若須救之必須變大變則大益小變則小益朱子曰自閨門衽席之微積累薰蒸洋溢天下無一不被其化然後可行周官之法度也愚謂周官謂周禮法度卽前所謂綱官讀法平價類也○爲天下安可求近效才計較著利害便不是○王者高拱於穆淸之上而化行於禪海之外何修何飾而致哉以純王之心行純王之政爾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此純王之心也使老者得其養幼者得其所此純王之政也尚慮其未也則又尊國老而躬事之優庶老而時養之風行海流民陶其化孰有怠於親而慢於長者哉虞夏商周之盛王由是道也人倫以正風俗以厚鰥寡孤獨無不得其養焉後世禮廢法壞敎化不明播棄耆老饑寒轉死者往往如是嗚呼率是而行而欲王道之成猶却行而求及前抑有甚焉爾○安危之本在乎人情治亂之幾繫乎事始衆心睽乖則有言不信萬邦協和則所

爲必成○先王之世以道治天下後世只是以法把持天下○民可明也不可愚也民可敎也不可威也民可順也不可强也民可使也不可欺也○又嘗與客語爲政曰甚矣小人之無行也牛壯食其力老則屠之客曰不得不然也牛老不可用屠之猶得半牛之價復稱貸以買壯者不爾則廢耕矣且安得芻粟養無用之牛乎曰爾之言知計利而不知義者也爲政之本莫大於使民興行民善俗而衣食不足者未之有也水旱螟蝗之災皆不善之致也○天下之事無一定之理不進則退不

退則進時極道窮理當必變惟聖人爲能通其變於未窮使其不至於極堯舜時也○三代忠質文其因時之尚然也夏近古人多忠誠故爲忠忠弊故救之以質質弊故救之以文非道有弊也後世不守故寖而成弊雖不可以一二事觀之大槩可知如堯舜禹之相繼其文章氣象亦自小異也○識變知化爲難古今風氣不同故器用亦異宜是以聖人通其變使民不倦各隨其時而已矣後世雖有作者虞帝爲不可及已蓋當是時風氣未開而虞帝之德又如此故後世莫可及也若三代之

治後世決可復不以三代爲治者終苟道也○自古聖人之救難而定亂也設施有未暇及焉者既安之矣然後爲可久可繼之治自漢而下禍亂既除則不復有爲姑隨時維持而已所以不能髣髴於三代與○三代而後有聖王者作必四三王而立制矣或曰夫子云三重既備人事盡矣而可四乎曰三王之治以宜乎今之世則四王之道也若夫建亥爲正則事之悖繆者也

張子曰大都君相以父母天下爲王道不能推父母之心於百姓謂之王道可乎所謂父母之心非徒見於言必須視四海之民如己之子設使四海之內皆爲己之子則講治之術必能爲秦漢之少恩必不爲五霸之假名○井田而不封建猶能養而不能教封建而不井田猶能教而不能養封建井田而不肉刑猶能教養而不能使然此未可遽行之○秦爲月令必取先王之法以成文字未必實行之道千乘之國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此皆法外之意秦苟有愛民爲惠心方能行徒法不能以自行須實有其心也有其心而無其法則是雖有仁心仁聞不行先王之道不能爲政於

天下

華陽范氏曰治天下之繁者必以至簡制天下之動者必以至靜是故號令簡則民聽不惑心慮靜則事變不撓此所以能成功也○民莫不惡危而欲安惡勞而欲息以仁義治之則順以刑罰治之則咈矣故治天下在順之而已咈之而能治者未之聞也

龜山楊氏曰書曰德惟善政孔子曰爲政以德離道德而爲政事非先王之政事也○書曰德惟善政則以德爲政也伯夷降典折民惟刑則以禮用刑

也有德禮則刑政在其中矣○政者正也王中心
無爲以守至正而天下從之○或謂經綸天下須
有方法亦須才氣運轉得行曰天保以上治内采
薇以下治外。先王經綸之迹也其効博矣然觀其
作處豈嘗費力本之誠意而已今鹿鳴四牡諸詩
皆在先王所歌以燕羣臣勞使臣者也若從取而
歌之其有効乎然則先王之用心蓋有在矣如書
堯典序言克明俊德以至親睦九族平章百姓協
和萬邦法度蓋未及也而其効已臻黎民於變時
雍然後乃命羲和以欽若昊天之事然則法度雖

不可廢豈所宜先。羲和按書傳羲氏和氏主曆象授時之官也○正心
一事自人未嘗深知之若深知而體之自有其効
觀後世治天下者皆未嘗識此然此亦惟聖人力
做得徹蓋心有所忿懥恐懼好樂憂患一毫少差
則不得其正自非聖人必須有不正處然有意乎
此者隨其淺深必有見効但不如聖人之効著耳
○爲政要得厲威嚴使事事齊整甚易但失於不
寬便不是古人作處孔子言居上不寬吾何以觀
之哉又曰寬則得衆若使寬非常道聖人不只如
此說了今人只要事事如意故寬見寬政悶人不

知權柄在手不是使性氣處何嘗見百姓不畏官
人但見官人多虐百姓耳然寬亦須有制始得若
百事不管惟務寬大則胥吏侮文弄法不成官府
須要權常在已操縱予奪總不由人儘寬不妨程
伯淳作縣常於座右書視民如傷四字云某每日
常有愧於此觀其用心應是不錯決撻了人古人
於民若保赤子爲其無知也常以無知恕之則雖
有可怒之事亦無所施其怒無知則固不察利害
所在教之趨利避害全在保者今赤子若無人保
則雖有坑穽在前蹈之而不知故凡事疑有後害

而民所見未到者當與他做主始得
上蔡謝氏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親親而尊尊所謂
民彝也爲政之道保民而已不然人類幾何其不
相噬嚙也
五峯胡氏曰造車於室而可以通天下之險易鑄鑑
於冶而可以定天下之妍醜蓋得其道而握其要
也治天下者何獨不觀乎此反而求諸身乎是故
一正君心而天下定矣○下之於上德不待聲色
而後化人之於其類不待聲色而後從禍福於善
惡不待聲色而後應詩云民之秉彝好是懿德是

故君子篤恭而天下平○事成則極極則變物盈則傾傾則革聖人裁成其道輔相其宜百姓於變而不知此堯舜之所以為聖也○處之以義而理得則人不亂臨之以敬而愛行則物不爭守之以正行之以中則事不悖而天下理矣○聖人尚賢使民知勸教不能使民不爭明善惡之歸如日月之照白黑然民猶有惑於欲而陷於惡故孔子觀上世之化喟然而歎曰甚哉知之難也雖堯舜之民比屋可封能使之由而已亦不能使之知也夫人目於五色耳於五聲口於五味其性固然非外

來也聖人因其性而道之由於至善故民之化之也易○馬牛人畜也御之失道則奮其角踶躍有猛士莫之敢攖得其道則三尺童子用之周旋無不如志焉天下分裂兆民離散欲以一之固有其方患在人不仁雖與言而不入也○井法行然後愚智可擇學無濫士野無濫農人才各得其所而游手鮮矣君臨卿卿臨大夫大夫臨士士臨農與工商所受有分制多寡均而無貧苦者矣人皆受地世世守之無交易之侵牟也無交易之侵牟則無爭奪之訟獄無爭奪之訟獄則刑罰省而民安

刑罰省而民安則禮樂修而和氣應矣○養民唯恐不足此世之所以治安也取民惟恐不足此世之所以敗亡也○財出於九職兵起於鄉遂學校起於鄉行士選於庠塾政令行乎世官然後政行乎百姓而仁覆天下矣

豫章羅氏曰三代之治在道而不在法三代之法貴實而不貴名後世反之此享國與治安所以不同○教化者朝廷之先務廉恥者士人之美節風俗者天下之大事朝廷有教化則士人有廉恥士人有廉恥則天下有風俗或朝廷不務教化而責士

人之廉恥士人不尚廉恥而望風俗之美其可得乎○天下之變不起於四方而起於朝廷譬如人之傷氣則寒暑易侵木之傷心則風雨易折故內有李林甫之奸則外有祿山之亂內有盧杞之邪則外有朱泚之叛易曰負且乘致寇至不虛言哉

【集覽】按唐鑑林甫小字哥奴初給事武三思家性柔佞多狡數因與三思女有私三思知而不泄乃薦于朝而官之在開元間深結宦官及妃嬪家伺上動靜無不知之由是奏對稱旨上信任之天寶間拜相專權固寵君子切齒好以其言啖人而陰擠之世謂其口有蜜而腹有劍中外憚之卒致安祿山之禍萬古所怨焉○按唐鑑杞滑州人奕之子貌面藍色陰有口辯德宗特性恩擢用交結宦官德宗朝[illegible]然升相[illegible]出已出多詐不情由郭尚父以下皆憚之卒致朱泚之亂唐祚幾不保焉○

按唐書朱泚與弟滔但爲李懷仙部將後泚爲盧龍節度使代宗大曆中入朝留京以弟滔知留後德宗建中初以泚爲涇原節度既而詔涇原節度姚令言將兵救襄城作亂奉泚爲主據長安稱大秦皇帝改元應天自將圍奉天李晟渾瑊擊破泚解圍泚改國號漢興元年李晟等克復京師泚亡走其將韓旻斬之以降

延平李氏曰治道必以明天理正人心崇節義厲廉恥爲先本末備具可舉而行

元城劉氏曰嘗攷禮記春夏月令以謂無聚大衆無置城郭掩骼埋胔毋起土工有以見聖人奉順陰陽取法天地力役之事不奪農時行道之墐亦順生氣是以風雨時若災害不生天人和同上下交

泰其或賦政違道役使過中人力疲勞養氣搖動則國有水旱之變民罹疾疫之災此繼天奉元之君所以夙夜恭敬而不敢忽也（集覽）骼音格禽獸骨也胔音漬骨之尚有肉者

朱子曰天下萬事有大根本而每事之中又各有要切處所謂大根本者固無出於人主之心術而所謂要切處者則必大本既立然後可推而見也如論任賢相杜私門則立政之要也擇良吏輕賦役則養民之要也公選將帥不由近習則治軍之要也樂聞警戒不喜導諛則聽言用人之要也推此數端餘皆可見然未有大本不立而可以與此者此古之欲平天下者所以汲汲於正心誠意以立其本也若徒言正心而不足以識事物之要或精覈事情而特昧夫根本之歸則是腐儒迂濶之論俗士功利之談皆不足與論當世之務矣○天下之士有本有末正其本者雖若迂緩而實易爲力捄其末者雖若切至而實難爲功是以昔之善論事者必深明夫本末之所在而先正其本本正則末之不治非所憂矣○古聖賢之言治必以仁義爲先而不以功利爲急夫豈故爲是迂濶無用之

談以欺世眩俗而甘受實禍哉蓋天下萬事本於一心而仁者此心之存之謂也此心既存乃克有制而義者此心之制之謂也誠使是說著明於天下則自天子以至於庶人人人得其本心以制萬事無一不合宜者夫何難而不濟不知出此而曰事求可功求成吾以苟爲一切之計而已是申商吳李之徒所以亡人之國而自滅其身國雖富其民必貧兵雖强其國必病利雖近而爲害也必遠顧弗察而已矣○天下之事有緩急之勢朝廷之政有緩急之宜當緩而急則繁細苛察無以存大

體而朝廷之氣爲之不舒當急而緩則怠慢廢弛無以赴事幾而天下之事日入於壞均之二者皆失也然愚以爲當緩而急者其害固不爲小若當急而反緩則其害有不可勝言者不可以不察也○天下國家之大務莫大於恤民而恤民之實在省賦省賦之實在治軍若夫治軍省賦以爲恤民之本則又在夫人君正其心術以立紀綱而已矣董子所謂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正萬民以正四方蓋謂此也○治道別無說若使人主恭儉好善有言逆于心必求諸

道有言遜于志必求諸非道這如何會不治這別無說從古來都有見成樣子直是如此○人主以論相爲職宰相以正君爲職二者各得其職然後體統正而朝廷尊天下之政必出于一而無多門之弊苟當論相者求其適己而不求其正己取其可愛而不取其可畏則人主失其職矣當正君者不以獻可替否爲事而以趍利承意爲能不以經世宰物爲心而以容身固寵爲術則宰相失其職矣二者交失其職是以體統不正綱紀不立而左右近習皆得以竊弄威權賣國鬻獄使政體日亂

國勢日卑雖有非常之禍伏於冥冥之中而上恬下熙亦莫知以爲慮者是可不察其所以然者而反之以汰其所已用而審其所將用者乎選之以其能正己而可畏則必有以得自重之士而吾所以任之不得不重任之既重則彼得以盡其獻可替否之志而行其經世宰物之心而又公選天下直諒敢言之士使爲臺諫給舍以參其論議使吾腹心耳目之寄常在於賢士大夫而不在於羣小陟罰臧否之柄常在於廊廟而不出於私門如此而主威不立國勢不强綱維不舉刑政不清民力

不裕軍政不修者吾不信也書曰成王畏相語曰和臣不忠且以唐太宗之聰明英特號爲身兼將相然猶必使天下之事關由宰相審熟便安然後施行蓋謂理勢之當然有不可得而易者集覽後漢書靈帝和光初開西邸賣官自關內侯虎賁羽林入錢各有差私令左右賣公卿公千萬卿五百萬又開鴻都門賣官富者則先入錢貧者到官而後倍輸崔烈入錢五百萬得爲司徒及拜日帝顧謂親倖者曰悔不少靳可至千萬烈由是聲譽衰減論者嫌其銅臭烈從兄寔也○左傳昭公十四年晉邢侯與雍子爭鄗田鬻獄攝理雍子納女於叔魚叔魚蔽罪邢侯邢侯怒殺叔魚與雍子于朝韓宣子問其罪于叔向叔向曰三人同罪施生戮死可也雍子自知其罪而賂以買直鮒也鬻獄邢侯專殺其罪一也己惡而掠美爲昏貪以敗官爲墨殺人不忌爲賊夏書曰昏墨賊殺皋陶之刑也請從之

乃施邢侯而尸雍子與叔魚于市○四海之廣兆民之衆人各有意欲行其私而善爲治者乃能總攝而整齊之使之各循其理而莫敢不如吾志之所欲者則以先有綱紀以持之於上而後有風俗以驅之於下也何謂綱紀辯賢否以定上下之分核公罪以公賞罰之施也何謂風俗使人皆知善之可慕而必爲皆知不善之可羞而必去也然綱紀之所以振則以宰執秉持而不敢失臺諫補察而無所私人主又以其大公至正之心恭己於上而照臨之是以賢者必上不肖者必下有功者必賞有罪者必刑

而萬事之統無所闕也綱紀既振則天下之人自將各自矜奮更相勸勉以去惡而從善蓋不待黜陟刑賞一一加於其身而禮義之風廉恥之俗已丕變矣惟至公之道不行於上是以宰執臺諫有不得人黜陟刑賞多出私意而天下之俗遂至於靡然不知名節行檢之可貴而唯阿諛軟熟奔競交結之爲務一有端言正色於其間則群議衆排必使無所容於斯世而後已此其形勢如將傾之屋輪奐丹雘雖未覺其有變於外而材木之心已皆蠹朽腐爛而不可復支持矣苟非斷自聖志洒

濯其心而有以大警敕之使小大之臣各舉其職以明黜陟以信刑賞則何以振已頹之綱紀而厲已壞之風俗乎管子曰禮義廉恥是謂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賈誼嘗爲漢文誦之而曰使管子而愚人也則可使管子而少知治體是豈可不爲寒心也哉二子之言明白深切非虛語者○天下豈有兼行正道邪術雜用君子小人而可以有爲者○人情不能皆正故古人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然則固有不必皆順之人情者若曰順人心則氣象差正當耳井田肉刑二事儘有曲折恐亦未

可遽以爲非○欲整頓一時之弊譬如常洗澣不濟事須是善洗者一一折洗乃不枉了庶幾有益○爲政如無大利害不必議更張則所更一事未成必鬨然成紛擾卒未已也至於大家且假借之故子產引鄭書曰安定國家必大焉先○古人爲政一本於寬今必須反之以嚴蓋必如是矯之而後有以得其當今人爲寬至於事無統紀緩急予奪之權皆不在我下梢却是姦豪得志平民既不蒙其惠又反受其殃矣○問爲政更張之初莫亦須稍嚴以整齊之否曰此事難斷定說在人如何

處置然亦何消要過於嚴令所難者是難得曉事底人若曉事底人歷練多事纔至面前他都曉得依那事分寸而施以應之人自然畏服今人往往過嚴者多半是自家不曉又慮人欺已又怕人慢已遂將大拍頭去拍他要他畏服若自見得何消過嚴○問政治當明其號令不必嚴刑以爲威曰號令既明刑罰亦不可弛苟不用刑罰則號令徒掛墻壁爾與其不遵以梗吾治曷若懲其一以戒百與其覆實檢察於其終曷若嚴其始而使之無犯做大事豈可以小不忍爲心○問爲政者當以

寛爲本而以嚴濟之曰某謂當以嚴爲本而以寛濟之曲禮謂蒞官行法非禮威嚴不行須是令行禁止若曰令不行禁不止而以是爲寛則非也○或問程子云論治便要識體這體字是事理合當做處凡事皆有個體皆有個當然處問是體段之體否曰也是如此又問如爲朝廷有朝廷之體爲一國有一國之體爲州縣有州縣之體否曰然是個大體有格局當做處如作州縣便合治告訐除盜賊勸農桑抑末作如朝廷便須開言路通下情消朋黨如爲大吏便須求賢才去贓吏除暴歛均

力役這箇都是定底格局合當如此做

南軒張氏曰周家建國自后稷以農事爲務歷世相傳其君子則重稼穡之事其室家則躬織紝之勤相與咨嗟嘆息服習乎艱難詠歌其勞苦此實王業之根本也如周公之告成王其見於詩有若七月皆言農桑之候也其見於書有若無逸則欲其知稼穡之艱難知小人之依也帝王所傳心法之要端在乎此夫治常生於敬而亂常起於驕肆使爲國者而每念乎稼穡之勞而其后妃又不忘乎織紝之事則心不存焉寡矣何者其必嚴恭朝夕

而不敢忌也其必懐保小民而不敢康也其必思天下之饑寒若已饑寒之也是心常存則驕矜放肆何自而生豈非治之所由興也與美哉周之家法也聖哲相繼固不待論而其后妃之賢見於簡編太王之妃則姜女也而文王之母則太姙妃則太姒而武王之后又邑姜也皆助其君子焦勞于內以成風化之美觀后妃則太王文武之德可知矣以此垂世而其後世猶有若幽王者惑褒姒而廢正后以召犬戎之禍而詩人刺之曰婦無公事休其蠶織蓋推其禍端良由稼穡織紝之事不聞

於耳不動於心以至於此故誦服之無斁之章則知周之所以興誦休其蠶織之章則知周之所以衰其得失所自豈不較著乎以是意而攷秦漢以下其治亂成壞之源皆可見矣。〔集覽〕按列女傳太姜者王季之母有呂氏之女太姜賢以爲妃生太伯仲雍王季貞順率道靡有過失太王謀事遷徙必與太姜君子謂太姜廣於德教○按列女傳太姙者文王之母摯任氏中女也王季娶爲妃太姙之性端一誠莊惟德之行及其有娠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淫聲口不出傲言生文王而明聖太姙教之以一而識百君子謂太姙爲能胎教○按列女傳太姒者武王之母禹後有莘姒氏之女仁而明道文王嘉之親迎于渭造舟爲梁及入太姒思媚太姜太姙日夜勤勞以盡婦道太姒號曰文母文王治外文母治內太姒生十男長伯邑考次武王發次周公旦次管叔鮮次蔡叔度次曹叔振鐸次霍叔武次成叔處

次康叔封次聃季載太姒教誨十子自少及長未嘗見邪僻之事及其長文王繼而教之卒成武王周公之德君子謂太姒仁明而有德○按史記注邑姜者太公望之女生有聖德武王娶之及即位立以爲妃成王其所生者也

問三代治天下曰井田封建肉刑後世變井田爲阡陌變封建爲郡縣變肉刑爲鞭笞而末流愈不勝其弊今欲追復舊制於斯三者何先潛室陳氏曰復古惟唐得之世業府兵六典建官分畫措置最有法度其不傳遠者井作法不善自是家法不正無賢子孫耳先儒謂必有關雎麟趾之化而後可以行周官之法度古人所以兢業寅畏左規右矩者正欲立個人樣以爲守法之地耳

西山眞氏曰世之言政者有曰寬以待良民而嚴以馭姦民也或曰撫民當寬而束吏貴嚴也或曰始嚴而終之以寬也然則治人之術其果盡於此乎如其盡於此也夫人之所知也吾何庸思且世之能是者亦衆矣抑何其合於聖賢者寡也嗚呼吾患不能存吾心焉爾吾之心存則蘊之爲仁義發之爲惻隱羞惡隨物以應而無容心焉則寬與嚴在其中矣且獨不覩諸天乎凞然而春物無不得其生者凜然而秋物無不遂其成者是果孰爲之

哉曰陰與陽而已人知天道之妙若是而不知吾之所謂仁義者即天之陰陽也昔者聖人繫易叅並言之以見夫人之與天其本則一自夫汩之以私亂之以欲於是乎與天不相似矣盍亦反其本而觀之怵惕於情之所可矜顙泚於事之所可愧此固有之良心而非由外鑠者也吾能存之使勿失養之亡以害則天理渾然隨感輙應於其當愛者惻惻施焉非吾愛之也仁發乎中而不能不愛也於其當惡者懲艾加焉非吾惡之也義動乎中而不能不惡也吾之愛惡以天不以人故雖寬而

寛之名不聞雖嚴而嚴之迹不立以之治人其庶矣乎○嘗觀古今之變大抵盛衰强弱之分不在兵力而在國勢不在財用而在人心誠使國勢莫安人心豫附運掉伸縮惟所欲爲以之治財則財可豊以之治兵則兵可强其機易回而其事易察也惟吾之所恃者國勢也而操持不定無以遏其趍吾之所恃者人心也而繫屬不加無以保其固百度搶攘衆志渙散天下之患方悵然未知底止之地雖兵財之畫日計月究何益哉○或者患國勢未張而欲振以威刑患財用未豊而欲益以聚

斂謂誠信不如權譎謂忠厚不如刻深有一于玆皆伐國之斧斤蠹民之螟螣也

鶴山魏氏曰自三代以還王政不明而天下無善治寥寥千百載間豈無明君令辟修立法度講明政刑欲以挈其國於久安長治之域者哉然撑東而西傾捉衿而肘見治之形常浮於亂之意則亦未明乎紀綱而已矣

魯齋許氏曰孔子曰政寛則民慢慢則糾之以猛猛則民殘殘則施之以寛寛以濟猛猛以濟寛政是以和斯不易之常道也○革人之非不可革其事亟當先革其心其心既革其事有不言而自革者也○爲天下國家有大規模規模既定循其序而行之使無過焉無不及焉則治功可期否則心疑目眩變易紛更日計有餘而歲計不足未見其可也昔子産處衰周之列國孔明用西蜀之一隅且有定論而終身由之况堂堂天下可無一定之論而妄爲之哉古今立國規模雖各不同然其大要在得天下心得天下心無他愛與公而已矣愛則民心順公則民心服既順且服於爲治也何有然開創之始重臣挾功而難制有以害吾公小民雜

屬而未一有以梗吾愛於此爲計其亦難矣自非英睿之君賢良之佐未易處也勢雖難制必求其所以制衆所未一必求其所以一前瞻郤顧因時順理予之奪之進之退之内主甚堅日戞月摩周旋曲折必使吾之愛吾之公達於天下而後已至是則紀綱法度施行有地天下雖大可不勞而理也然其先後之序緩急之宜審有定則可以意會而不可以言傳也是之謂規模

禮樂

程子曰禮儀三百威儀三千非絕民之慾而強人以

不能也所以防其欲戒其侈而使之入道也○禮者人之規範守禮所以立身也安禮而和樂斯爲盛德矣○禮者理也文也理者實也本也文者華也末也理文若二而一道也文過則奢實過則儉奢自文至儉自實生形影之類也○學禮者攷文必求先王之意得意乃可以沿革○禮之本出於民之情聖人因而導之耳禮之器出於民之俗聖人因而節文之耳聖人復出必因今之衣服器用而爲之節文其所謂貴本而親用者亦在時王斟酌損益之耳○行禮不可全泥古須當視時之風

氣自不同故所處不得不與古異若全用古物亦不相稱雖聖人作須有損益○大凡禮必須有意禮之所尊尊其義也失其義陳其數祝史之事也○人或勸先生以加禮近責曰何不見責以盡禮而責之以加禮禮盡則已豈有加也○禮者因人情者也人情之所宜則義也三年之服禮之至義之盡也○禮樂大矣然於進退之間則已得性情之正○樂隨風氣至舜則極備若堯之洪水方割四凶未去和有未至也至舜以聖繼聖治之極和之至故韶爲備○先王之樂必須律以考其聲今律既不可求人耳又不可全信正惟此爲難求中聲須得律律不得則中聲無由見律者自然之數至如今之度量權衡亦非正也今之法且以爲準則可非如古法也此等物雖出於自然一有之數字亦須人爲之但古人爲之得其自然至於規矩則極盡天下之方圓

張子曰禮所以持性蓋本出於性持性反本也凡未成性須禮以持之能守禮已不畔道矣禮即天地之德也如顏子者方勉勉於非禮勿言非禮勿動勉勉者勉勉以成性也禮非止著見於外亦有無

體之禮蓋禮之原在心禮者聖人之成法也除了禮天下更無道矣欲養民當自井田始治民則教化刑罰俱不出於禮外五常出於凡人之常情五典人日日爲但不知耳時措之宜便是禮禮即時措時中見之事業者非禮之禮非義之義但非時中者皆是也非禮之禮非義之義又不可一槩言如孔子喪出母子思守禮爲非也又如制禮以小功不稅使曾子制禮又不知如何以此不可易言時中之義甚大須是精義入神以致用觀其會通以行典禮此則眞義禮也行其典禮而不達會通

節有非時中者矣禮亦有不須變者如天叙天秩如何可變禮不必皆出於人至如無人天地之禮自然而有何假於人天之生物便有尊卑大小之象人順之而已此所以爲禮也學者有專於禮出於人而不知禮本天之自然告子專以義爲外而不知所以行義由內也皆非也當合內外之道（集覽）記檀弓篇子思之母死而不喪門人問諸子思曰昔者子之先君子喪出母乎曰然子之不使白也喪之何也子思曰昔者吾先君子無所失道道隆則從而隆道污則從而污伋則安能爲伋也妻者是爲白也母不爲伋也妻者是不爲白也母也母故孔氏之不喪出母自子思始也○學者且須觀禮蓋禮者滋養人德性又使人有常業守得定又可學便可行又可集得義○能答曾子之問能教儒悲之學斯可以言知禮矣進人之速無如禮學（集覽）曾子問篇曾子問曰君薨而世子生如之何孔子曰卿大夫士從攝主北面於西階南大祝裨冕執束帛升自西階盡等不升堂命毋哭云云○記雜記恤由之喪哀公使孺悲之孔子學士喪禮孔子辭以疾將命者出戶取瑟而歌使之聞之○學之行之而復疑之此習矣而不察者也故學禮所以求不疑仁守之者在學禮也學者行禮時人不過以爲迂彼以爲迂在我乃是徑捷此則從吾所好文則要密察心則要弘放如天地自然從容中禮者盛德之至也○古人無椅卓智非不能及也聖人之才豈

不如今人但席地則體恭可以拜伏今坐椅卓至有坐到起不識動者主人始親一酌已是非常之敬蓋後世一切取便安也○禮文參較是非去取不待已自了當蓋禮者理也須是學窮理禮則所以行其義知理則能制禮然則禮出於理之後今在上者未能窮則在後者烏能盡今禮文殘缺須是先求得禮之意然後觀禮合此禮者卽是聖人之制不合者卽是諸儒添入可以去取今學者所以宜先觀禮者類聚一處他日得理以意參校○禮但去其不可者其他取力能爲之者○大凡禮

不可大段駭俗不知者以爲怪且難之甚者至于怒之疾之故禮亦當於有漸於不可知者少行之已爲多矣但不出戶庭親行之可也毋强其人爲之已德性克實人自化矣正己而物正也○古樂不可見蓋爲今人求古樂太深始以古樂爲不可知只以虞書詩言志歌咏言聲依永律和聲求之得樂之意蓋盡於是詩只是言志歌只是咏其言而已只要轉其聲令人可聽今日歌者亦以轉聲而不變字爲善歌長言後却要入於律律則知音者知之知此聲入得何律古樂所以養人德性中

和之氣後之言樂者止以求哀故晉平公曰音無哀於此乎哀則正以感人不善之心歌亦不可以太高亦不可以太下太高則入於噍殺太下則入於嘽緩蓋窮本知變樂之情也○聲音之道與天地同和與政通蠶吐絲而商絃絕正與天地相應方蠶吐絲木之氣極盛之時商金之氣衰如言律中大簇律中林鍾於此盛則彼必衰方春木當盛却金氣不衰便是不和不與天地之氣相應（集覽淮南子蠶吐絲而商絃絕感嘆之也注老蠶吐下絲東口故曰呷絲新絲出故絲脆商於五音最細而急故絕

五峰胡氏曰等級至嚴也失禮樂則不威山河至險也失禮樂則不固禮乎樂乎天下所日用不可以造次顛沛廢焉者乎

朱子曰天叙有典勑我五典五惇哉天秩有禮自我五禮五庸哉這個典禮自是天理之當然欠他一毫不得添他一毫不得惟是聖人之心與天合一故行出這禮無一不與天合其間曲折厚薄淺深莫不恰好這都不是聖人白撰出都是天理決定合著如此後之人此心未得似聖人之心只是將聖人已行底聖人所傳於後世底依這樣子做做得合時便是合天理之自然○禮即理也但謂之理則疑若未有形迹之可言制而爲禮則有品節文章之可見矣人事如五者固皆可見其大槩之所宜然到禮上方見其威儀法則之詳也○問冠昏之禮如欲行之當須使冠昏之人易曉其言乃爲有益如三加之辭出門之戒若只以古語告之彼將謂何曰只以今之俗語告之使之易曉乃佳（集覽儀礼士冠礼始加祝曰令月吉日始加元服棄爾幼志順爾成德壽考維祺介爾景福再加曰吉月令辰乃申爾服敬爾威儀淑愼爾德眉壽萬年永受胡福三加曰以歲之正以月之令咸加爾服兄弟具在以成厥德黃耇無疆受天之慶○儀礼士昏礼曰父醮子命之曰往迎爾相承我宗事

勗帥以敬先妣之嗣若則有常子曰諾惟恐弗堪不敢忘命父送女命之曰戒之敬之夙夜無違命母施衿結帨曰勉之敬之夙夜無違宮事庶母及門內施鞶申之以父母之命命之曰敬恭聽宗爾父母之言夙夜無愆視諸衿鞶○禮時爲大古禮如此零碎繁冗今豈可行亦且得隨時裁損爾孔子從先進恐已有此意或曰禮之所以亡正以其太繁而難行耳曰然○古人於禮直如今人相揖相似終日周回於其間自然使人有感他處後世安得如此○聖人有作古禮未必盡用須別有個措置視許多瑣細制度皆若具文且是要理會大本大原曾子臨死丁寧說君子所貴乎道者三動容貌斯遠暴慢

矣正顏色斯近信矣出辭氣斯遠鄙倍矣籩豆之事則有司存上許多正是大本大原如今所理會許多正是籩豆之事曾子臨死教人去不要理會這個夫子焉不學而亦何常師之有非是孔子如何盡做這事到孟子已是不說到細碎上只說諸侯之禮吾未之學也吾嘗聞之矣三年之喪齊疏之服饘粥之食自天子達于庶人這三項便是大本大原○嘗見劉昭信云禮之趨蹌登降揖遜皆須習也是如此漢時如大射等禮雖不行却依舊令人習人自傳得一般今雖是不能行亦須是立

一科令人習得也是一事○六經之道同歸而禮樂之用爲急遭秦滅學禮樂先壞漢晉以來諸儒補葺竟無全書其頗存者三禮而已周官一書固爲禮之綱領至其儀法度數則儀禮乃其本經而禮記郊特牲冠義等篇乃其儀疏耳若乃樂之爲教則又絕無師授律尺短長聲音淸濁學士大夫莫有知其說者而不知其爲闕也○古禮繁縟後人於禮日益踈略然居今而欲行古禮亦恐情文不相稱不若只就今人所行禮中刪修令有節文制數等威足矣古樂亦難遽復且如今樂中去其

噍殺促數之音并攷其律呂令得其正更令掌詞命之官製撰樂章其間略述敎化訓戒及賓主相與之情及如人主待臣下恩意之類令人歌之亦足以養人心之和平○古者敎法禮樂射御書數不可缺一就中樂之敎尤親切夔敎冑子只用樂大司徒之職也是用樂蓋是敎人朝夕從事於此物得心長在這上面蓋爲樂有節奏學他底急也不得緩也不得久之都換了他一副當情性（集覽 書舜典篇夔命汝典樂敎冑子注夔舜臣名冑長也自天子至卿大夫之適子也）○古者太子生則太師吹管以度其聲看合甚律及長其聲

音高下皆要中律○今之士大夫問以五音十二律無能曉者要之當立一樂學使士大夫習之久後必有精通者出○今人都不識樂器不聞其聲故不通其義如古人尚識鐘鼓然後以鐘鼓爲樂如孔子云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今人鐘鼓已自不識○音律只是氣人亦只是氣故相關○樂律自黃鐘至仲呂皆屬陽自蕤賓至應鐘皆屬陰此是一個大陰陽黃鐘爲陽大呂爲陰太簇爲陽夾鐘爲陰每一陽間一陰又是一個小陰陽○自黃鐘至仲呂皆下生自蕤賓至應鐘皆上生以上生

下、皆三生二以下生上、皆三生四、

北溪陳氏曰禮樂有本有文禮只是中樂只是和中和是禮樂之本然本與文二者不可缺一禮之文如俎豆玉帛之類樂之文如聲音節奏之類須是有這中和而文以玉帛俎豆與聲音節奏方成禮樂○就心上論禮只是個恭敬底意樂只是個和樂底意本是裏面有此敬與和底意然此意何自而見須與賓客祭祀時將之以玉帛寓之於籩豆播之於聲音節奏間、如此則內外本末相副方成禮樂○禮樂亦不是判然二物不相干涉禮只是

個序樂只是個和、纔有序便順而和、失序便乖戾而不和、如父子夫婦兄弟所以相戕相賊相怨相仇如彼其不和者都先緣無父子君臣兄弟夫婦之禮無親義序別便如此、○禮樂無所不在所謂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如何離得、如盜賊至無道亦須上下有統屬此便是禮底意纔有統屬便自相聽從自相和睦這便是樂底意又如行路人兩個同行纔存個長少次序長先少後便相和順而無爭其所以有爭鬬之心皆緣是無個少長之序先自亂了安得有和順底意、○人徒見升降裼襲有類乎美觀鏗鏘節奏有近乎末節以為禮樂若無益於人者抑不知釋回增美、皆由於禮器之大備、而好善聽過皆本於樂節之素明、禮以治躬則莊敬不期而自肅、樂以治心則鄙詐不期而自銷、蓋接於視聽者、所以養其耳目而非以娛其耳目形於舞蹈者、所以導其血氣而非以亂其血氣則禮樂之用可知矣

西山眞氏曰敬者禮之本制度威儀者禮之文和者樂之本鐘鼓管磬者樂之文禮樂二者闕一不可

記曰樂由陽來禮由陰作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

禮制行焉天尊于上地卑于下萬物散殊有大有小此即制之所由起蓋礼生乎別故也流而不息合同而化而樂興焉陰陽二氣流行於天地之間未嘗止息二氣和合而化生萬物此樂之所由興蓋樂主乎和故也所謂陰陽二氣者凡日月雷霆風雨寒暑之類皆是二氣和合方能生成萬物故禮屬陰、凡天地間道理一定而不可易者皆屬陰樂屬陽、凡天地間流行運轉者皆屬陽禮樂之不可闕一如陰陽之不可偏勝、一歲之間寒暑之相易雨露霜雪之相濟方能氣候和平物遂其生陽太勝則亢而為旱陰太勝則溢而為水有陰無陽則物不生有陽無陰則生不成禮勝則離以其太嚴而不通乎人情故離而難合樂勝則流以其太和而無所限節則流蕩忘返所以有禮須用有樂有樂須用有禮此禮樂且是就性情上說

然精粗本末亦初無二理○禮中有樂（言嚴肅之中有自然之和此即是禮中之樂）樂中有禮（言和樂之中有自然之節此即是樂中之禮）朱文公謂嚴而泰（此即禮中有樂）和而節（此即樂中有禮）

鶴山魏氏曰人生莫不有仁義之性具乎其心禮儀三百威儀三千聖人所以合內外之道而節文乎仁義者也昔之教人者必以是爲先

魯齋許氏曰凡天倫如父子兄弟夫婦長幼禮應如法不可妄意增損簡易者略之細密者過之皆非也禮者人事之儀則天理之節文聖人之於儀則節文乃所以當然者不可易也○禮只是個敬之

節文不可令人後來有悔心亦不可使已有悔心故曰已辭者猶可受已與者不可奪饋獻亦然○聖人感人心天下和平聖人和順積於中發之於禮樂禮樂之本在是古人所以作樂寓情性風化於其中非爲鐘鼓之鏗鏘也小雅盡廢四夷交侵禮壞樂崩不能固結人心人心無所繫屬元氣虛隙邪氣乘之以入三百篇古樂章也與後世樂章大異尤以見古人敦本業厚人倫念念在是未嘗流於邪僻也傷人倫之廢哀刑政之苛禮樂廢故也

宗廟

張子曰宗子爲士立二廟支子爲大夫當立三廟是曾祖之廟爲大夫立不爲宗立然不可二宗別統故其廟亦立于宗子之家

朱子曰王制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諸侯大夫士降殺以兩而祭法又有適士二廟官師一廟之文大抵士無太祖而皆及其祖考也（鄭氏曰夏五廟商六廟周七廟今按商書已云七世之廟鄭說恐非顏師古云父爲昭子爲穆孫復爲昭昭明穆美也後以晉室諱昭故學者改昭爲韶）其制皆在中門外之左外爲都宮內各有寢廟別有門垣太祖在北左昭右

穆以次而南天子太祖百世不遷一昭一穆爲宗亦百世不遷（宗亦曰世室亦曰祧鄭注周禮守祧曰宗亦曰祧亦曰世室周禮有守祧之官鄭氏曰遠廟爲祧周爲文武之廟遷主藏焉又曰遷主所藏曰祧先公之遷主藏於太祖后稷之廟先王之遷主藏于文武之廟羣穆于文羣昭于武明堂位有文世室武世室鄭氏曰世室者不毀之名也）二昭二穆爲四親廟高祖以上親盡則毀而遞遷昭常爲昭穆常爲穆（昭之二廟親盡則毀而遷其主于昭之宗曾祖遷于昭之二新入廟者祔于昭之三而高祖及祖在穆如故穆之二廟親盡故毀而新死者如當爲昭則祔于昭之近廟而自近廟遷其祖于昭之次廟而于主祭者爲曾祖自次廟遷其高祖于昭之世室蓋于主祭者爲五世而親盡故也其穆之廟如故不動其次廟于主祭者爲高祖其近廟于主祭者爲祖也主祭者沒則祔于穆之近廟而遞遷其上放此凡毀廟遷主改塗易檐示有所變非盡毀也）

見穀梁傳及注諸侯則無二宗大夫又無二廟其遷毀之
次則與天子同但毀廟之主藏于太祖儀禮所謂以其班祔
檀弓所謂以其祔於祖父者也曲禮云君子抱孫不抱子此言孫可以爲王父尸子不可以爲父尸鄭氏云以孫與祖昭穆同也周自后稷爲太祖不窋爲昭鞠陶爲穆以下十二世至太王復爲穆十三世至王季復爲昭十四世至文王又爲穆十五世至武王復爲昭故書稱文王爲穆考詩稱武王爲昭考而左氏傳曰太伯虞仲太王之昭也虢仲虢叔王季之穆也又曰管蔡郕衛文之昭也邘晉應韓武之穆也其次序一定百世不易雖文王在右武王在左嫌于倒置而諸廟別有門垣足以各全其尊初不以左右爲尊卑也三代之制其詳雖
不得聞然其大略不過如此漢承秦敝不能深攷
古制諸帝之廟各在一處不容合爲都宮以序昭

穆韋元成傳云宗廟異處昭穆不序但攷周制先公廟在岐周文王在豐武王在鎬則都宮之制亦不得爲與漢亦無甚異未詳貢禹韋元成匡衡之徒雖欲正之
而終不能盡合古制旋亦廢罷後漢明帝又欲遵
儉自抑遺詔無起寢廟但藏其主於光武廟中更
衣別室其後章帝又復如之後世遂不敢加而公
私之廟皆爲同堂異室之制見後漢明帝紀祭祀志又云其後積多無別而題宗但爲陵寢之廟自是以來更歷魏晉下及隋唐其間
非無奉先思孝之君據經守禮之臣而皆不能有
所裁正其弊至使太祖之位下同孫子而更僻處
於一隅既無以見其爲七廟之尊羣廟之神則又
上厭祖考而不得自爲一廟之主以人情而論之
則生居九重窮極壯麗而没祭一室不過尋丈之
間甚或無地以容鼎俎而陰損其數孝子順孫之
心於此宜有所不安矣肆我神宗始獨慨然深詔
儒臣討論舊典蓋將以遠追三代之隆一正千古
之謬甚盛舉也不幸未及營表世莫得聞秉筆之
士又復不能特書其事以詔萬世今獨其見於陸
氏之文者爲可攷耳然其所論昭穆之說亦未有
定論獨原廟之制外爲都宮而各爲寢廟門垣乃
爲近古但其禮本不經義亦非古故儒者得以議

之如李清臣所謂略于七廟之室而爲祠於佛老
之側不爲木主而爲神像不爲禘祫烝嘗之祀而
行一酌奠之禮楊時所謂舍二帝三王之正禮而
從一謬妄之叔孫通者其言皆是也然不知其所
以致此則由於宗廟不立而人心有所不安也不
議復此而徒欲廢彼亦安得爲至當之論哉【集覽】漢禮樂志孝惠時以沛宮爲原廟注原重也言已有正更重立也○祖有功而宗有
德是爲百世不遷之廟商六百年只有三宗皆以
有功德當百世祀故其廟稱宗至後世始不復問
其功德之有無一例以宗稱之【集覽】淮南子曰商祀六百惟有三宗

汝太甲號太宗太戊號中宗武丁號高宗是也○古人七廟恐是祖宗功德者不遷胡氏謂如此則是子孫得以去取其祖宗然其論續謚法又謂謚乃天下之公議非子孫得以私之如此則廟亦然○問漢儒所論如何曰劉歆說得較是他謂宗不在七廟中者謂恐有功德者多則占了那七廟數也○或問遠廟爲祧如何曰天子七廟如周文武之廟不祧文爲穆則凡後之屬乎穆者皆歸於文之廟武爲昭則凡後之屬乎昭者皆歸乎武之廟也○昭穆昭常爲昭穆常爲穆中間始祖太廟門向南兩邊分昭穆周家

則自王季以上之主皆祧于后稷始祖之夾室自成王昭王以下則隨昭穆遞遷于昭穆之首廟而止如周則文王爲穆之首廟凡新崩者祔廟則看昭穆但昭則從昭穆則從穆不交互兩邊也又云諸廟皆有夾室○問廟主自西而列何所據曰此也不是古禮如古時一代只奉之於一廟如后稷爲始封之廟文王自有文王之廟武王自有武王之廟不曾混雜共一廟○古者一世自爲一廟有門有堂有寢凡屋三重而牆四周焉自後漢以來乃爲同堂異室之廟一世一室而以西爲上如韓

文中家廟碑有祭初室祭東室之語今國家亦只用此制故士大夫家亦無一世一廟之法而一世一廟之制亦不能備故溫公諸家祭禮皆用以右爲尊之說獨文潞公嘗立家廟今溫公集中有碑載其制度頗詳亦是一世一室而以右爲上自可撿看伊川之說亦誤昭穆之說則又甚長中庸或問中已詳言之更當細考大抵今士大夫家只當且以溫公之法爲定也○家廟要就人住居神依人不可離外做廟又在外時婦女遇雨時難出入

臨川吳氏曰古之大夫元士有家有家者何謂都邑

有食采之田以奉宗廟子孫雖不世爵而猶世祿承家之宗子世世守其宗廟所在而支子不得與焉宗子出在他國而不復然後命其兄弟若族人主之此古者大夫士之家所以與國咸休而無時或替也

性理會通卷六十六終

治道二

宗法

程子曰宗子繼別爲宗言別則非一也如別子五人各爲大宗所謂兄弟宗之者謂別子之子繼禰者之兄弟宗其小宗子也○宗子無法則朝廷無世臣立宗子則人知重本朝廷之勢自尊矣古者子弟從父兄今也父兄從子弟由不知本也人之所以順從而不辭者以其有尊卑上下之分而已苟無法以聯屬之可乎○凡小宗以五世爲法親盡則族散若高祖之子尚存欲祭其父則見爲宗子者雖是六世七世亦須計會今日之宗子然後祭其父宗子有君道○後世骨肉之間多至仇怨忿爭其實爲爭財使之均布立之宗法官爲法則無所爭○立宗非朝廷之所禁但患人自不能行之○凡大宗與小宗皆不在廟數○禮長子不得爲人後若無兄弟又繼祖之宗絕亦當繼祖禮雖不言可以義起○凡人家法須令每有族人遠來則爲一會以合族雖無事亦當每月一爲之古人有花樹韋家會法可取也然族人每有吉凶嫁娶之類更須相與爲禮使骨肉之意常相通骨肉日疎者只爲不相見情不相接爾

張子曰宗子之法不立則朝廷無世臣且如公卿一日崛起於貧賤之中以至公相宗法不立既死遂族散其家不傳宗法若立則人人各知來處朝廷大有所益或問朝廷何所益曰公卿各保其家忠義豈有不立忠義既立朝廷之本豈有不固今驟得富貴者止能爲三四十年之計造宅一區及其所有既死則衆子分裂未幾蕩盡則家遂不存如此則家且不能保又安能保國家○夫所謂宗者以己之旁親兄弟來宗己所以得宗之名是人來宗己非己宗於人也所以繼禰則謂之繼禰之宗繼祖則謂之繼祖之宗曾高亦然○言宗子者謂宗主祭祀宗子爲士庶子爲大夫以上牲祭於宗子之家非獨宗子之爲士爲庶人亦然○宗子之母在不爲宗子之妻服非也宗子之妻與宗子共事宗廟之祭者豈可夫婦異服故宗子雖母在亦當爲宗子之妻服也東酌犧尊西酌罍尊須夫婦共事豈可母子共事也未娶而死則難立後爲其無母也如不得已須當立後又須幷其妾母與之

大不得已也未娶而死有妾之子則自是妾母也
○古所謂支子不祭也者惟使宗子立廟主之而
已支子雖不得祭至於齊戒致其誠意則與祭者
不異與則以身執事不可與則以物助之但不別
立廟爲位行事而已後世如欲立宗子當從此義
雖不與祭情亦可安
朱子曰宗子法雖宗子庶子孫死亦許其子孫別立
廟○問周制有大宗之禮乃有立適之義立適以
爲後故父爲長子權其重者若然今大宗之禮廢
無立適之法而子各得以爲後則長子少子當爲
不異庶子不得爲長子三年者不必然也父爲長

子三年者亦不可以適庶論也曰宗子雖未能立
然服制自當從古是亦愛禮存羊之意不可妄有
改易也如漢時宗子法已廢然其詔令猶云賜民
當爲父後者爵一級是此禮意猶在也豈可謂宗
法廢而諸子皆得爲父後乎
北溪陳氏曰神不歆非類民不祀非族古人繼嗣大
宗無子則以族人之子續之取其一氣脉相爲感
通可以嗣續無間此亦至正大公之舉而聖人所
不諱也後世理義不明人家以無嗣爲諱不肯顯

立同宗之子多是潛養異姓之兒陽若有繼而陰
已絶矣蓋自春秋鄫子取莒公子爲後故聖人書
曰莒人滅鄫非莒人滅之也以異姓主祭祀滅亡
之道也秦以呂政絶晉以牛睿絶亦皆一類然在
今世論之立同宗又不可泛蓋姓出於上世聖人
之所造正所以別生分類自後有賜姓匿姓者又
皆混雜故立宗者又不可恃同姓爲憑須擇近親
有來歷分明者立之則一氣所感父祖不至失祀
今世多有以女子之子爲後以姓雖異而有氣類
相近似勝於姓同而屬疎者然賈充以外孫韓謐

爲後當時太常博士秦秀已議其昏亂紀度是則
氣類雖近而姓氏實異此說亦斷不可行（集覽）穀梁傳滅鄫非滅也立異姓以莅祭祀滅亡之道也注莒是鄫甥立以爲後非其族類神不歆其祀故言滅莒嬴姓鄫姒姓皆子爵國○按通鑑秦昭襄王時太子柱有庶子楚爲質于趙陽翟大賈呂不韋見之曰此奇貨可居乃適秦因太子妃華陽夫人之妹以說妃立楚爲適嗣不韋因納邯鄲美姬有娠而獻于楚生政實呂氏旣而昭襄薨政生十三歲得立爲王是爲始皇而嬴姓之祭遂絶○按通鑑魏明帝時張掖柳谷口水通寶石負圖有馬七又讖牛之象自司馬懿至晉愍時已符七馬之數晉初又有牛繼馬後之謠故懿深忌牛氏酖其將牛金厥後琅邪王覲之妃夏侯氏與小吏牛金私通生睿及長嗣覲爲王永嘉之亂遂即位于建康是爲元帝而司馬氏之晉亦絶○按通鑑晉武帝太康三年魯公賈充老病自憂謚傳從子模曰是非久自見不可掩矣至是薨無嗣妻郭槐欲以外孫韓

謚爲世孫曹彰誄曰礼無異姓爲後之文枇表陳之云充遺意帝許之乃詔自非功如太宰始封無後者不得以爲此及太常議謚博士秦秀曰充悖礼溺情以亂大倫昔鄫養外孫莒公子爲後春秋書莒人滅鄫絕父祖之血食開朝廷之亂源按謚法昏亂紀度曰荒請謚荒公帝更曰武

滑室陳氏曰宗法爲諸子之庶子設恐其後流派寖多姓氏紛錯易至殽亂故於源頭有大宗以統之則人同知尊祖分派處有小宗以統之則人各知敬禰且始封之君其適子襲封則庶子爲大夫大夫不得以禰諸侯故自別爲大夫之祖是謂別子爲祖也別子之適子則爲大宗使繼其祖之所自出從此直下適子世爲大宗合族同宗之是謂繼

別爲宗也別子之庶子又不得以禰別子却待其子繼之而自別爲禰繼禰者遂爲小宗凡小宗之適子服屬未盡常爲小宗凡小宗之庶子又別爲禰而其適子又各爲小宗兄弟同宗之謂繼禰爲小宗是也大宗是始祖正派下雖其後支分派別皆同宗此祖則合族皆服齊衰九月初不以親屬近遠論是爲百世不遷之宗小宗是禰正派下親盡則絕如繼禰者親兄弟宗之爲之服期繼祖者則從兄弟宗之爲之服大功繼曾祖者再從兄弟宗之爲之服小功繼高祖者三從兄弟宗之爲之服緦自此以後代常遷一代是爲五世則遷之宗宗法之立嫡長之尊有君道焉大宗所以統其宗族凡合族中有大事當禀大宗而後行小宗所以統其兄弟如同禰者有大事則同禰之兄弟當禀繼禰之小宗而後行一族之中大宗只是一人小宗儘多故一人之身從下數至始祖大宗惟一數至高祖小宗則四此古者宗族人情相親人倫不亂豈非明嫡庶之分有君臣之義由大宗小宗之法而然歟

謚法

程子曰古之君子之相其君而能致天下於大治者無他術善惡明而勸懲之道至焉爾勸得其道而天下樂爲善懲得其道而天下懼爲惡二者爲政之大權也然行之必始於朝廷而至要莫先於謚法何則刑罰雖嚴可警於一時爵賞雖重不及於後世惟美惡之謚一定則榮辱之名不朽矣故歷代聖君賢相莫不持此以勵世風也○或問臣子加謚於君父當極其美有諸曰正終大事也加君父以不正之謚知忠孝者不爲也

涑水司馬氏答程子書曰承問及張子厚謚倉卒奉

對以漢魏以來此例甚多無不可者退而思之在所未盡竊惟子厚平生用心欲率今世之人復三代之禮者也漢魏以下蓋不足法郊特牲曰古者生無爵死無謚爵謂大夫以上也檀弓記禮所由失以謂士之有誄自縣賁父始子厚官比諸侯之大夫則已貴宜有謚矣然曾子問曰賤不誄貴幼不誄長禮也唯天子稱天以誄之諸侯相誄猶爲非禮況弟子而誄其師乎孔子之沒哀公誄之不聞弟子復爲之謚也子路欲使門人爲臣孔子以爲欺天門人厚葬顏淵孔子嘆不得視猶子也君子愛人以禮今關中諸君欲謚子厚而不合於古

禮非子厚之志與其以陳文範陶靖節王文中子孟貞曜爲比其尊之也曷若以孔子爲比乎〔補註〕按檀弓鄭莊公及宋人戰縣賁父御馬驚敗績縣賁父死之圉人浴馬有流矢在肉公曰非其罪也遂誄之○漢陳寔謚文範晉陶潛謚靖節隋王通謚文中子唐孟郊謚貞曜皆故舊門人所私謚也

和靖尹氏曰謚法最公以成周之時其子孫自以幽厲赧爲謚此孝子慈孫所不能改也文王只用個文字武王只用個武字大小大公

五峰胡氏曰昔周公作謚法豈使子議父臣議君哉合天下之公奉君父以天道耳孝愛不亦深乎所以訓後世爲君父者以立身之本也知本則身立家齊國治天下平不知本則縱慾恣暴惡聞其過入於滅亡天下知之而不自知也唯其私而已是故不合天下之公則爲子議父臣議君夫臣子也君父有不善所當陳善閉邪引之當道若生不能正既亡而又黨之是不以天道奉君父而不以人道事君父也謂之忠孝可乎今夫以筆寫神者必欲其肖不肖吾父則非吾父不肖吾君則非吾君奈何以謚立神而不肖之乎是故不正之謚忠孝臣子不忍爲也

封建

問封建可行否程子曰封建之法本出於不得已柳子厚有論亦窺測得分數秦法固不善亦有不可變者罷侯置守是也柳子厚論曰天地果無初乎吾不得而知之也生人果有初乎吾不得而知之也然則孰爲近曰有初爲近孰明之由封建而明之也彼封建者更古聖王堯舜禹湯文武而莫能去之蓋非不欲去之也勢不可也勢之來其生人之初乎不初無以有封建封建非聖人意也彼其初與萬物皆生草木榛榛鹿豕狉狉人不能搏噬而且無毛羽莫克自奉自衛荀卿有言必將假物以爲用者也夫假物者必爭爭而不已必就其能斷曲直者而聽命焉其智而明者所服必衆告之以直而不改必痛之而後畏由是君長刑政生焉故近者聚而爲羣羣之分其争必大大而後有兵有德又有大者衆羣之長又就而聽命焉以安其屬于是有諸侯之列則其争

又有大者焉德又大者諸侯之列又從而聽命焉以安其封于是有方伯連帥之類則其爭又有大者焉德又大者方伯連帥又就而聽命以安其人然後天下會於一是故有里胥而後有縣大夫有縣大夫而後有諸侯有諸侯而後有方伯連帥有方伯連帥而後有天子自天子至于里胥其德在人者死必求其嗣而奉之故封建非聖人意也勢也夫堯舜禹湯之事遠矣及有周而甚詳周有天下列土田而瓜分之設五等邦群后布履星羅四周于天下輪運而輻集合為朝覲會同離為守臣捍城然而降于夷王害礼傷尊下堂而迎覲者歷于宣王挾中興復古之德雄南征北伐之威卒不能定魯侯之嗣陵夷迄于幽厲王室東徙而自列為諸侯厥後問鼎之輕重者有之射王中肩者有之伐凡伯誅萇弘者有之天下乖盭無君之心余以為周之喪久矣徒建空名于諸侯之上耳得非諸侯之盛強末大不掉之咎歟遂判為十二合為七國威分于陪臣之邦國殄于後封之秦則周之敗端其在乎此矣秦有天下裂都會而為之郡邑廢侯衛而為之守宰據天下之雄圖都六合之上

游攝制四海運於掌握之中此其所以為得也不數載而天下大壞其有由矣亟役萬人暴其威刑竭其貨賄負鋤梃謫戍之徒圜視而合從大呼而成群時則有叛人而無叛吏人怨于下而吏畏于上天下相合殺守劫令而並起咎在人怨非郡邑之制失也漢有天下矯秦之枉徇周之制剖海內而立宗子封功臣數年之間奔走扶傷而不暇困平城病流矢陵遲不救者三代後乃謀臣獻畫而離削自守矣然而封建之始郡國居半時則有叛國而無叛郡秦制之得亦以明矣繼漢而帝者雖百代可知也唐興制州邑立守宰此其所以為宜也然猶桀猾時起虐害方域者失不在于州而在兵時則有叛將而無叛州州縣之設固不可革也或者曰封建者必私其土子其人適其俗修其理施化易也守宰者苟其心思遷其秩而已何能理乎余又非之周之事跡斷可見矣列侯驕盈黷貨事戎又凡亂國多理國寡侯伯不得亂其政天子不得變其君私土子人者百不有一失在于制不在于政周事然也秦之事跡亦斷可見矣有理人之制而不委郡邑是矣有理人之臣而不使守宰

是矣郡邑不得正其制守宰不得行其理酷刑苦役而萬人側目失在于政不在于制秦事然也漢興天子之政行于郡不行于國制其守宰不制其侯王侯王雖亂不可變也國人雖病不可除也及夫大逆不道然後掩捕而遷之勒兵而夷之耳大逆未彰奸利浚財怙勢作威大刻于民者無如之何及夫郡邑可謂理且安矣何以言之且漢知孟舒于田叔得魏尚于馮唐聞黃霸之明審覩汲黯之簡靖拜之可也復其位可也臥而委之以輯一方可也有罪得以黜有能得以賞朝拜而不道夕斥之矣夕受而不法朝斥之矣設使漢室盡城邑而侯王之縱令其亂人戚之而已孟舒魏尚之術莫得而施黃霸汲黯之化莫得而行明譴而導之拜受而退已違矣下令而削之締交合從之謀周于同列則相顧裂眦勃然而起幸而不起則削其半削其半民猶瘁矣曷若舉而移之以全其人乎漢事然也今國家盡制郡邑連置守宰其不可變也固矣善制兵謹擇守則理平矣或者又曰夏商周漢封建而延秦郡邑而促尤非所謂知理者也魏之承漢也封爵猶建晉之承魏也因循不革而

二姓陵替不聞延祚今矯而變之垂二百祀大業弥固何係于諸侯哉或者又以為殷周聖王也而不革其制固不當復議也是大不然夫殷周之不革者是不得已也蓋以諸侯歸殷者三千焉資以黜夏湯不得而廢歸周者八百焉資以勝殷武王不得而易徇之以為安仍之以為俗湯武之所不得已也夫不得已非公之大者也私其力于己也私其衛于子孫也秦之所以革之者其為制公之大者也其情私也私其一己之威也私其盡臣畜于我也然而公天下之端自秦始夫天下之道理安斯得人者也使賢者在上不肖者居下而後可以理安今夫封建者繼世而理繼世而理者上果賢乎下果不肖乎則生人之理亂未可知也將欲利其社稷以一其人之視聽則又有世大夫世食祿邑以盡其封界聖賢生于其時亦無以立于天下封建者為之也豈聖人之制使至于是乎吾固曰非聖人之意也勢也

張子曰古者諸侯之建繼世以立此象賢也雖有不

賢者象之而已天子使吏治其國彼不得暴其民故舜封象是不得已周禮建國大小必務相得蓋是建大國其勢不能相下皆小國則無紀以小事大莫不有法

五峯胡氏曰封建之法始於黄帝成於堯舜夏禹因之至桀而亂成湯興而修之天下以安至紂而又亂文王武王興而修之天下亦以安至幽王而又亂齊桓晉文不能修而益壊之故天下紛紛不能定及秦始皇而掃滅之故天下大亂爭起而亡秦猶反覆手於須臾間也○黄帝堯舜安天下非封

建一事也然封建其大法也夏禹成湯安天下亦非封建一事也然封建其大法也文王武王安天下亦非封建一事也然封建其大法也齊桓晉文之不王非一事也然不能封建其大失也秦二世而亡非一事也然掃滅封建其大謬也故封建也者帝王之所以順天理承天心公天下之大端大本也○聖人制四海之命法天而不私巳盡制而不曲防分天下之地以爲萬國而與英才共焉誠知興廢之無常不可以私守之也故農夫受田百畝諸侯百里天子千里農夫食其力諸侯報其功天子饗其德此天之分也○郡縣天下可以持承平而不可以支變故封建諸侯可以持承平可以支變故

朱子曰柳子厚以封建爲非胡明仲輩破其說則專以封建爲是要之天下制度無全利而無害底道理但看利害分數如何封建則根本較固國家可恃郡縣則截然易制然來來去去無長久之意不可恃以爲固也○封建實是不可行若論三代之世則封建好處便是君民之情相親可以久安而無患不似後世郡縣一二年輙易雖有賢者善政

亦做不成○封建只是歷代循襲勢不容巳柳子厚亦說得是賈生謂樹國必相疑之勢甚然封建後來自然有尾大不掉之勢成周盛時能得幾時到春秋列國强盛周之勢亦浸微矣後來到戰國東西周分治赧王但寄於西周公耳雖是聖人法豈有無弊○問後世封建郡縣何者爲得曰論治亂畢竟不在此以道理觀之封建之意是聖人不以天下爲巳私分與親賢共理但其制則不過大此所以爲得賈誼於漢言衆建諸侯而少其力其後主父偃竊其說用之於武帝○武論郡縣封建

之弊曰大抵立法必有弊未有無弊之法其要只
在得人若是個人則法雖不善亦占分數多了若
非其人則有善法亦何益於事且如說郡縣不如
封建若封建非其人且是世世相繼不能得他去
如郡縣非其人却只三兩年任滿便去忽然換得
好底來亦無定范太史唐鑑議論大率皆歸於得
人其初嫌他恁地說後來思之只得如此說○或
疏胡五峰論封建井田數事以質疑曰封建井田
乃聖王之制公天下之法豈敢以爲不然但在今
日恐難下手設使强做得成亦恐意外別生弊病

反不如前則難收拾耳○因論封建曰此亦難行
恐膏粱之子弟不學而居士民上其爲害豈有涯
哉且以漢諸王觀之其荒縱淫虐如此豈可以治
民故主父偃勸武帝分王子弟而使吏治其國故
禍不及民所以後來諸王也都善弱蓋漸染使然
積而至於魏之諸王遂使人監守雖飲食亦皆禁
制更存活不得及至晉懲其弊諸王各使之典大
藩總强兵相屠相戮馴致大亂沈僴云監防太密
則有魏之傷恩若寬去繩勒又有晉之禍亂恐皆
是無古人敎養之法故爾曰那個雖敎無人柰得
他何或言今之守令亦善曰却無前代尾大不掉
之患只是州縣之權太輕卒有變故更支撑不住
○問封建周禮說公五百里孟子說百里如何不
同曰孟子說恐是夏商之制孟子不詳考亦只說
嘗聞其略也若夏商時諸處廣闊人各自聚爲一
國其大者止百里故禹合諸侯執玉帛者萬國到
周時漸漸吞併地里只管添國數只管少到周時
只千八百國較之萬國五分已減了四分已上此
時諸國已自大了到得封諸公非五百里不得如
周公封魯七百里蓋欲優於其他諸公如左氏說

云大國多兼數圻也是如此後來只管併來併去
到周衰便制他不得也是尾大了到孟子時只有
七國這是事勢必到這裏雖有大聖大智亦不能
過其衝今人只說漢封諸侯王土地太過看來不
如此不得初間高祖定天下不能得韓彭英盧許
多人來使所得地又未定是我底當時要殺項羽
若有人說道中分天下與我我便與你殺項羽也
沒奈何與他到少間封自子弟也自要狹小不得
須是敎當得許多異姓過

學校

程子曰古者八歲入小學十五入大學擇其才可教者聚之不肖者復之田畝蓋士農不易業既入學則不治農然後士農判在學有養若士大夫之子則不慮無養雖庶人之子既入學則亦必有養古之士者自十五入學至四十方仕中間自有二十五年學又無利可趨則所志可知須去趨善便自此成德後之人自童稚間已有汲汲趨利之意何由得向善故古必使四十而仕然後志定只營衣食却無害惟利祿之誘最害人人有養方能定志于學○古者家有塾黨有庠三老坐於里門察其

長幼出入揖遜之序詠歌諷誦無非禮義之言今也上無所學而民風日以偷薄父子兄弟惟知以利相與耳以古所習如彼欲不善得乎今以所習如此欲其善得乎○生民之道以教爲本故古者自家黨遂至于國皆有教之之地民生八年則入于小學是天下無不教之民也既天下之民莫不從教小人修身君子明道故賢能羣聚於朝良善成風於下禮義大行習俗粹美刑罰雖設而不犯此三代盛治由教而致也後世不知爲治之本不善其心而驅之以力法令嚴於上而教不明於下民放僻而入於罪然後從而刑之噫是可以美風俗而成善治乎

朱子曰昔者聖王作民君師設官分職以長以治而其教民之目則曰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五者而已蓋民有是身則必有是五者而不能以一日離有是心則必有是五者之理而不可以一日離也是以聖王之教因其固有還以導之使不忘乎其初然又慮其由而不知無以久而不壞也則爲之擇其民之秀者羣之以學校而聯之以師儒開之以詩書成之以禮樂

凡所以使之明是理而守之不失傳是教而施之無窮者蓋亦莫非因其固有而發明之而未始有所務於外也夫如是是以其教易明其學易成而其施之之博至於無遠之不暨而無微之不化此先王教化之澤所以爲盛而非後世所能及也○古者學校選舉之法始於鄉黨而達於國都教之以德行道藝而興其賢者能者蓋其所以居之者無異處所以官之者無異術所以取之者無異路是以士有定志而無外慕早夜孜孜惟懼德業之不修而不憂爵祿之未至也若夫三代之教藝爲

最下然皆猶有實用而不可缺其爲法制之密又足以爲治心養氣之助而進於道德之歸此古之爲法所以能成人材而厚風俗濟世務而興太平也○道不遠人理不外事故古之教者自其能食能言而所以訓導整齊之者莫不有法而況於家塾黨庠術序之間乎彼其學者所以入孝出弟行謹言信羣居終日德進業修而暴慢放肆之氣不設於身體者由此故也○天生斯人而予之以仁義禮智之性而使之有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倫所謂民彝者也惟其氣質之稟不能一於純

秀之實是以欲動情勝則或以陷溺而不自知焉古先聖王爲是之故立學校以教其民而其爲教必始於洒掃應對進退之間禮樂射御書數之際使之敬恭朝夕修其孝弟忠信而無違也然後從而教之格物致知以盡其道使之所以自身及家自家及國而達之天下者蓋無二理其匡直輔翼優游漸漬必使天下之人皆有以不失其性不亂其倫而後已焉此二帝三王之盛所以化行俗美黎民醇厚而非後世之所能及也○古者聖王設爲學校以教其民由家及國大小有序使其民無不入乎其中而受學焉而其所以教之之具則皆因其天賦之秉彝而爲之品節以開導而勸勉之使其明諸心修諸身行於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間而推之以達乎君臣上下人民事物之際必無不盡其分焉者及其學之既成則又興其賢且能者寘之列位是以當是之時義理休明風俗醇厚而公卿大夫列士之選無不得其人焉此先王學校之官所以爲政事之本道德之歸而不可以一日廢焉者也至於後世學校之設雖或不異乎先王之時然其師之所以教子弟之所以學則皆忘

本逐末懷利去義而無復先王之意以故學校之名雖在而其實不舉其效至於風俗日敝人材日衰雖以漢唐之盛隆而無以彷彿乎三代之叔季然猶莫有察其所以然者頗遂以學校爲虛文而無所與於道德政理之實於是爲士者求道於老子釋氏之門爲吏者責治乎簿書期會之最蓋學者之僅存而不至於遂廢者亦無幾耳○學校之政不患法制之不立而患理義之不足以悅其心夫理義不足以悅其心而區區於法制之末以防之是猶決湍水注之千仞之壑而徐翳蕭葦以捍

其衡流也亦必不勝矣
南軒張氏曰惟民之生其典有五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是也而其德有四仁義禮智是也人能充其德之所固有以率夫典之所當然則必無力不足之患惟人之不能是也故聖人使之學焉自唐虞以來固莫不以是教矣至於三代之世立教人之所設官以董蒞之而其法益加詳焉然其所以爲教則一道耳故曰學則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倫也嗟夫人倫之在天下不可一日廢廢則國隨之然則有國者之於學其可一日而忽哉○先王

所以建學造士之本意蓋將使士者講夫仁義禮智之彝以明夫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倫以之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其事蓋甚大矣而爲之則有其序教之則有其方故必先使之從事於小學習乎六藝之節講乎爲弟爲子之職而躬行乎洒掃應對進退之事周旋乎俎豆羽籥之間優游乎絃歌誦讀之際有以固其肌膚之會筋骸之束齊其耳目一其心志所謂大學之道格物致知者由是可以進焉至於物格知至而仁義禮智之彝得於其性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倫皆以不亂而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無不宜者此先王之所以教而三代之所以治後世不可以跂及者也後世之學校朝夕所講不過綴緝文辭以爲規取利祿之計亦與古人之道大戾矣上之人所以教養成就之者夫豈端爲是哉○三代之學至周而大備自天子之國都以及於鄉黨莫不有學使之朝夕優游於絃誦詠歌之中而服習乎進退揖遜之節則又申之以孝弟之義爲之冠昏喪祭之法春秋釋菜與夫鄉飲酒養老之禮其耳目手足肌膚之會筋骸之束無不由於學在上則司徒總其

事樂正崇其教下而鄉黨亦莫不有師其教養之也密故其成材也易士生斯時藏修游息於其間誦言而知味玩其文而會其理德業之進日引月長自宜然也於是自鄉論其行而升之司徒司徒又論之而升之國庠大樂正則察其成以告于王定其論而官之其官之也因其才之大小蓋有一居其官至于終身不易者士修其身而已非有求於君也身修而君舉之耳夫然故禮義興行人材衆多風俗醇厚至斑白不負戴於道路而王道成矣

東萊呂氏曰學校之設非爲士之貧而食之也又非欲羣其類而習爲文辭也不農不商若何而可以爲士非老非釋若何而可以爲儒事親從兄當以何者爲法希聖慕賢當自何門而入道德性命之理當如何而明治亂興衰之故當何由而達考之古以爲得失之鑒驗之今以爲因革之宜此士之所當用心也自孔門高弟猶勤勤於問仁問孝問知問政所以爲士請之於師辯之於友後世之士不逮遠矣儻離羣索居而蔽其所習則固陋乖僻無自進於道聖人憂之著爲成書以詔萬世教養

漸摩以俾之講習立師儒之官以董正之此開設學校之本意也

西山眞氏曰按古教法其近民者教爾數故二十五家爲閭閭有塾民朝夕處焉四閭爲族則歲之讀法者十有四法者何大司徒所頒之三物也士生斯時不待舍去桑梓而有學有師敬敏任恤則閭胥書之孝弟睦婣則族師書之其所以教又皆因性牖民而納諸至善之域禮節樂治以成其德達其材古者作人之功蓋如此然士之於學豈直處庠序爲然哉鷄鳴夙興嚮晦宴息皆學之時微而暗室屋漏顯而鄕黨朝廷皆學之地動容周旋酒掃應對皆學之事知無時之非學則晝而有爲夜而討過者其敢懈知無地之非學則警於冥冥惕於未形者其敢忽知無事之非學則務細行勤小物者其敢或遺

魯齋許氏曰先王設學校養育人材以濟天下之用及其弊也科目之法愈嚴密而士之進於此者愈巧以至編摩字樣期於必中上之人不以人材待天下之士下之人應此者亦豈仁人君子之用心也哉雖得之何益於用上下相待其弊如此欲使

生靈蒙福其可得乎先王設學校後世亦設學校但不知先王何爲而設也上所以教人人所以爲學皆本於天理民彝無他教也無異學也〇學則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倫也司徒之職教以人倫而已凡不本於人倫皆非所以爲教樹之君以立政謹此教也作之師以立教教以此也先王皆本於人心之所固有不强以其所無有故人易從而風俗美非後世所謂學所謂教也文公小學四書次第本末甚備有王者起必須取法

臨川吳氏曰古者盛時爲二千五百家之鄕有鄕學

鄉大夫主之頒教法於州黨族閭俾敎其民二千五百家之州則州長屬民讀法以時習鄉射於學而尚功五百家之黨則黨正屬民讀法以時習鄉飲酒于學而尚齒雖二十五家之閭巷口亦有塾閭內致仕之老朝夕坐其中民之出入者必受敎此所以教成俗善而人人有士君子之行也

用人

程子曰海宇之廣億兆之衆一人不可以獨治必賴輔弼之賢然後能成天下之務自古聖王未有不以求任輔相爲先者也在商王高宗之初未得其

人則恭默不言蓋事無當先者也及其得傳說而命之則曰濟川作舟楫歲旱作霖雨和羮惟鹽梅其相須倚賴之如是此聖人任輔相之道也夫圖任之道以愼擇爲本擇之愼故知之明知之明故信之篤信之篤故任之專任之專故禮之厚而責之重擇之愼則必得其賢知之明則仰成而不疑信之篤則人致其誠任之專則得盡其才禮之厚則體貌尊而其勢重責之重則自任切而功有成是故推誠任之待以師傅之禮坐而論道責之以天下治陰陽和故當之者自知禮尊而任專責深而勢重則挺然以天下爲已任故能稱其職也雖有姦諛巧佞知其交深而不可間勢重而不可搖亦將息其邪謀歸附於正矣後之任相者異於是其始也不愼擇擇之不愼故知之不明知之不明故信之不篤信之不篤故任之不專任之不專故禮之不厚而責之亦不重矣擇不愼則不得其人知不明則用之猶豫信不篤則人懷疑慮任不專則不得盡其能禮不厚則其勢輕而易搖責不重則不稱其職是故任之不盡其誠待之不以其禮僕僕趨走若吏史然文案紛冗下行有司之事當

之者自知交不深而其勢輕動懷顧慮不肯自盡上恐君心之疑下虞羣議之奪故蓄縮不敢有爲苟循常以圖自安耳君子弗願處也奸邪之人亦知其易搖日伺閑隙如是其能自任以天下之重乎若曰非任之艱知之惟艱且何以知其賢而任之或失其人治亂所繫此人君所以難之也〇天地生一世人自足了一世事但恨人不能盡用天下之才此其不能大治

涑水司馬氏曰用人者無親踈新故之殊惟賢不肖之爲察其人未必賢也以親故而取之固非公也

苟賢以親故而舍之亦非公也夫天下之賢固非一人所能盡也若必待素識熟其才行而用之所遺亦多矣古之爲相者則不然舉之以衆取之以公衆曰賢矣巳雖不知其詳姑用之待其無功然後退之有功則進之所舉得其人則賞之非其人則罰之進退賞罰皆衆人所共然也巳不置毫髮之私於其間苟推是心以行之又何遺賢曠官之足病哉

元城劉氏曰朝廷之務莫先於用人君子進則治之本也小人用則亂之階也王者深居於九重不能

盡知臣下之邪正是以設諫官御史之職俾司耳目之任而採中外之公議是非可否惟衆之從故蔽賢之言不能害君子黨姧之論無以助小人明君無所用心而賢不肖自辨知人則哲其道不過於此○天下之治亂在朝廷朝廷輕重在執政論執政才否而進退之者人主之職也使廟堂之上皆得當時之賢而都俞戒敕以圖天下之治則善日進而君子道長此易之卦所以爲泰使公卿輔相非其人而姧邪朋黨更相比周以蔽人君之聰明則惡日滋而小人道長此易之卦所以爲否也

自古雖聖賢之君不能無惡人立朝堯之四凶是巳雖甚衰之世未甞無君子在位商之三仁是巳聖人之興賢者衆則惡人不能勝其善故雖有四凶而或竄或殛卒無幸免暴君在上讒諂並進則善人不能勝其惡故雖有三人而或去或死終莫能用此乃治亂盛衰之機不可不察也○自古及今未有任君子而不治用小人而不亂者蓋姧言美辭足以感移人意小節僞行足以欺惑世俗及其得志苟患失之陰引姧邪廣布心腹根深蔕固牢莫可破則其爲國家之害將有不可勝言者矣

故陸贄之論以爲操兵以刃人天下不委罪於兵而委罪於所操之主蓄蠱以殃物天下不歸咎於蠱而歸咎於所蓄之家此言雖小可以喻大○齊桓公之郭問其父老曰郭何故亡父老曰以其善善而惡惡也桓公曰若子之言乃賢君也何至於亡父老曰不然郭君善善而不能用惡惡而不能去所以亡也每讀至此未甞不掩卷太息以謂鄙夫固陋燭理不明人之所非反以爲是衆之所惡覆以爲美此乃愚者偏僻之常態固不足論若夫能知天下之善惡如辨白黑而無疑惑之心蓋非

智者有所不及然而郭君反以此而亡國其故何也夫郭君能知善之爲善惡之爲惡則不可謂之不智特以其見善而不能用使君子無以自立知惡而不能去使小人得以成朋因循積累其害遂至於亡國然則有天下者可不視此以爲戒乎

華陽范氏曰才有君子之才有小人之才古之所謂才者君子之才也後世之所謂才者小人之才也高陽氏有子八人天下以爲才其所以爲才者曰齊聖廣淵明允篤誠高辛氏有子八人天下以爲才其所以爲才者曰忠肅恭懿宣慈惠和周公制

禮作樂孔子以爲才然則古之所謂才者兼德行而言也後世之所謂才者辯給以禦人詭詐以用兵僻邪險詖趨利就事是以天下多亂職斯人之用於世也在易師之上六曰開國承家小人勿用象曰小人勿用必亂邦也未濟曰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小人勿用王者創業垂統敷求哲人以遺後嗣故能長世也豈以天下未定而可專用小人之才與○人君勞於求賢逸於任人古者疇咨僉諧然後用之苟得其人則任而勿疑乃可以責成功○明君用人而不自用故恭己而成功多疑之君自用而不用人故勞心而敗事自古征伐或勝或負多由於此二者矣○自古君子易疎小人易親蓋君子難於進而果於退小人不耻於自售而戚於不見知其進也無所不至人君一爲所惑不能自解鮮有不至禍敗者也

五峰胡氏曰唐文宗云宰相薦人當不間疎戚若親故果才避嫌而棄之亦不爲公誠哉是言也

豫章羅氏曰名器之貴賤以其人何則授於君子則貴授於小人則賤名器之所貴則君子勇於行[illegible]而小人耻於下僚名器之所賤則小人勇於浮競

而君子耻于求進以此觀之人君之名器可輕授人哉○君子在朝則天下必治蓋君子進則常有亂世之言使人主多憂而善心生故天下所以必治小人在朝則天下必亂蓋小人進則常有治世之言使人主多樂而怠心生故天下所以必亂

朱子曰天下之治固必出於一人而天下之事則有非一人所能獨任者是以人君既正其心誠其意於堂阼之上突奥之中而必深求天下敦厚誠實剛明公正之賢以爲輔相使之博選士大夫之聰明達理直諒敢言忠信廉節足以有爲有守者隨

其器能賓之列位使之交修衆職以上輔君德下固邦本而左右私褻使令之賤無得以奸其間者有功則久其任不稱則更求賢者而易之葢其人可退而其位不可以苟充其人可廢而其任不可以輕奪此天理之當然而不可易者也人君察於此理而不敢以一毫私意鑿於其間則其心廓然大公儼然至正泰然行其所無事而坐收百官衆職之成功一或反是則爲人欲私意之病其偏黨反側黮闇猜嫌固日擾擾乎方寸之間而奸僞讒慝叢脞眩瞀又將有不可勝言者此亦理之必然

也○尋常之人將欲屬人以一至微至細之事猶必先爲規模使其盡善然後所屬之人有所持循而不失吾之所以屬之之意况有天下者將以天下至大之事屬之於人而不先爲盡善可守之規以授之乎○蓬生麻中不扶而直白沙在泥不染而黑故賈誼之言曰習與正人居之不能無正猶生長於齊之地不能不齊言也習與不正人居之不能無不正猶生長於楚之地不能不楚言也是以古之聖賢欲修身以治人者必遠便嬖以近忠直葢君子小人如氷炭之不相容薰蕕之不相入

小人進則君子必退君子親則小人必疎未有可以兼收並畜而不相害者也能審乎此以定取舍則其見聞之益薰陶之助所以謹邪僻之防安義理之習者自不能已而其舉措刑賞所以施於外者必無偏陂之失一有不審則不惟其妄行請託竊弄威權有以害吾之政事而其導諛薰染使人不自知覺而與之俱化則其害吾之本心正性又有不可勝言者然而此輩其類不同葢其本出下流不知禮義而稍通文墨者亦有服儒衣冠叨竊科第而實全無行檢者是皆國家之大賊人主之

大蠧苟非心正身修有以灼見其情狀如臭惡之可惡則亦何以遠之而求忠直之士望德業之成乎○伏節死義之士當平居無事之時誠若無所用者然古之人君所以必汲汲以求之者葢以如此之人臨患難而能外死生則其在平世必能輕爵祿臨忠難而能盡忠節則其在平世必能不詭隨平日無事之時得而用之則君心正於上風俗美於下足以逆折奸萌潛消禍本自然不至眞有伏節死義之士非謂必知後日當有變故而預蓄此人以擬之也惟其平日自恃安寧便謂此等人

材必無所用而專取一種無道理無學識重爵祿輕名義之人以爲不務矯激而希寵之是以綱紀弓壞風俗日偷非常之禍伏於冥冥之中而一旦發於意慮之所不及乎自所用之人交臂降叛而無一人可同患難然後前日擯棄流落之人始復不幸而著其忠義之節以天寶之亂觀之其將相貴戚近幸之臣皆已頫頷賊庭而起兵討賊卒至於殺身滅族而不悔如巡遠杲卿之流則遠方下邑人主不識其面目之人也使明皇早得巡等而用之豈不能銷患於未萌巡等早見用於明皇又

何至眞爲伏節死義之舉哉○自古君子小人雜居並用非此勝彼卽彼勝此無有兩相疑而終不決者此必然之理也故雖舉朝皆君子而但有一二小人雜於百執事之間投隙抵巇已足爲患況待從之列乎況居丞弼之任而潛植私黨布滿要津乎蓋二三大臣者人主之所與分別賢否進退人才以圖天下之事自非同心一德協恭和衷彼此坦然一以國家爲念而無一毫有已之私間於其間無以克濟若以小人參之則我之所賢而欲進之者彼以爲害已而欲退之我之所否而欲退之者彼以爲助已而欲親之且其可否異同不待勉爭力辯而後決但於相與進退之間小爲俯仰前郤之態而已足以敗吾事矣是豈可不先以爲慮而輕爲他計以發其害我之機哉

象山陸氏曰銖銖而稱之至石必謬寸寸而度之至丈必差石稱丈量徑而寡失則可爲論人之法且如其人大槩論之在於爲國爲民爲道義此則君子人矣大槩論之在於爲私已爲權勢而非忠於國徇於義者則是小人矣若銖稱寸量校其一二節目而違其大綱則小人或得爲欺君子反被猜

疑邪正賢否未免倒置矣

東萊呂氏曰用人之道詎可信其虛言而不試之以事乎是以明君將欲付大任於是人必納之於膠擾繁劇之地以觀其材處之於閒暇寂寞之鄉以觀其量使之嘗險阻艱難以觀其操使之當盤根錯節以觀其斷投之州縣磨之歲月習之既久養之既深異時束帶立於朝天下之事莫不迎刃而解也

西山眞氏曰易君子在內小人在外則謂之泰泰者通而治也君子在外小人在內則謂之否否者閉

而亂也君子小人並生於天地間不能使之無也但當區處得宜使有德者布列朝廷有才者奔走任使於外如此則治矣

鶴山魏氏曰嘗聞朱熹云天地之間有自然之理凡陽必剛剛必明明則易知凡陰必柔柔必闇闇則難測故光明正大疏暢通達無纖微可疑者必君子也回互隱伏閃倏狡獪不可方物者必小人也其嘗以是爲察言觀人之鑒邪正之辨了不可掩則取舍之極定於內矣

晉齋許氏曰賢者以公爲心以愛爲心不爲利回不

爲勢屈寘之周行則庶事得其正天下被其澤賢者之於人國其勢固如此也然或遭世不偶務自韜晦有舉一世而人不知者雖或知之而當路之人未有同類不見汲引獨人君有不知者人君雖或知之召之命之泛如廝養而賢者有不屑就者雖或接之以貌待之以禮而其所言不見信用有超然引去者雖或信用復使小人參於其間責小利期近效有用賢之名無用賢之實賢者亦豈肯尸位素餐徒糜廩祿取譏誚於天下也雖然此特論難進者然也又有難合者焉人君位處崇高日受容悅大抵樂聞人之過而不樂聞已之過務快已之心而不務快民之心賢者必欲匡而正之扶而安之使如堯舜之正堯舜之安而後已故其勢難合況奸邪佞倖醜正惡直肆爲詆毀多方以陷之將見罪戾之不免又可望庶事得其正天下被其澤邪自古及今端人雅士所以重於進而輕於退者蓋以此爾大禹聖人聞善即拜益戒之曰任賢勿貳去邪勿疑貳之一言在大禹猶當警省後世人主宜如何哉此任賢之難也○任用人才與作事功自已已有一定之見然不可獨用已意獨

用已意則排沮者必多吾事敗矣稽於衆取諸人以爲善然後可堯之禪舜也以聖人見聖人不待三載之久而後知也當一見便知之然而不敢以已之見便以天下位付之必也賓於四門納于大麓歷試諸難使天下之人共知之四岳十二牧共推之若不出於堯之意也然後居天位理天職人無間言後世稱聖後之任用人材立事功者皆獨出已意憲宗准蔡功成而裴中立不得安於朝矣況大於此者乎(集覽)按唐鑑憲宗十四年初彰義節度使吳少誠死弟少陽自領軍府少陽陰養亡命未幾死其子元濟嗣知乃縱兵侵掠及東畿詔發十六道兵討之平盧節度使李師道

請赦元濟不許裴度宜慰淮西行營還言淮西可決取上悉以兵事委同平章事武元衡元衡師道素養刺客奸人客請爲往刺元衡則他相必爭勸天子罷兵矣元衡入朝賊射殺之又擊裴度傷首上怒討賊愈急以度同平章事上曰吾倚度一人足破賊命度兼彰義節度使充淮西宣慰招討使督諸軍進討唐鄧節度使李愬先擒賊將夏士良與秀琳李祐釋而用之用祐計雪夜七十里引兵至蔡州城擊鵝鴨池混軍聲入擒元濟之外宅元濟登牙城拒戰已而就擒檻送京師斬之賜度爵晉國公復入知政事十四年度在相位知無不言爲皇甫鎛之黨擠之詔度以平章事充河東節度使中立度表字也○奸邪之人其爲心險其用術巧惟險也故千態萬狀而人莫能知如以讒言單辭誘人入于過失然後發之之類惟巧也故千蹊萬徑而人莫能禦如勢在親暱則諂近習勢在宮闈則諂宮闈之類人君不察以諫爲恭以訐爲公以欺

爲可信以佞爲可近喜怒愛惡人主固不能無然有可者有不可者而奸邪之人一於迎合竊其勢以立巳之威濟其欲以結主之愛愛隆於上威擅於下大臣不敢議近親不敢言毒被天下而上莫之知此前人所謂城狐也所謂社鼠也至是而求去之不亦難乎雖然此由人主不悟悞至於此猶有說也如宇文化及之佞大宗灼見其情而竟不能斥李林甫妬賢嫉能明皇洞見其奸而卒不能退邪之惑人有如此者可不畏哉〔集覽〕容齋隨筆曰城狐不攻社鼠不燻謂其所棲定者得所憑依此古語也故議論者率指人君左右近習爲城狐社鼠○天下之務固不勝其煩也然其大要在用人立法而巳古人謂得士者昌自用則小意正如此夫賢者職治之體知事之要與庸人相懸蓋十百而千萬也布之周行百職具舉然人之賢否未能灼知其詳固不敢用或巳知其孰爲君子孰爲小人復畏首畏尾患得患失坐視其弊而不能進退之徒曰知人而實不能用人亦何益哉○生民休戚係於用人之當否用得其人則民賴其利用失其人則民被其害自古論治道者必以用人爲先務用能得人則其所謂善政者始可得而行之以善人行

善政其於爲治也何有

臨川吳氏曰治天下者在得人相天下者在用人用人必自好賢始周公大聖也而急於見賢一食三吐其哺一沐三握其髮趙文子賢大夫也所舉筦庫之士七十有餘家嗚呼當時周公所見文子所舉豈必皆其親舊而有所請求者哉好賢之臣能容人而天下治妬賢之臣不能容人而天下亂此大學平天下章所以引秦誓之言而深切敎戒也

〔集覽〕禮檀弓篇趙文子所舉於晉國筦庫之士七十有餘家生不交利死不屬其子焉

性理會通卷六十七終

性理會通卷六十八

治道三

人才

程子曰善言治者必以成就人才爲急務人才不足雖有良法無與行之矣欲成就人才者不患其稟質之不美患夫師學之不明也師學不明雖有美質無由成之矣○作新人才難變化人才易今諸人之才皆可用且人豈肯甘爲小人在君相變化如何爾若宰相用之爲君子孰不爲君子○才高者多過過則一出焉一入焉才低者多不及不及者殆且弛矣

元城劉氏曰所謂長養成就人才非如今學校之類也但於人才愛惜保全之爾譬如富家養山林不旦旦伐之乃可爲棟梁之具若非理摧折之及至造屋無材可用也是愛惜人才乃人主自爲社稷計耳

龜山楊氏曰當先王之盛禮義之澤漸摩浸灌天下亹亹向風承德敦厚而成俗於斯時也士游乎校庠術序之間攬六藝之英華而充飫乎道德之實凡耳目之所習聞者皆足以廸已而勵行優游自得不見異物而遷焉此三代之士所以彬彬多全德也陵夷至於戰國暴君汚吏各逞其私欲磨牙搖毒相吞噬者天下相環也機會之變間不容髮故從人合之以效其謀衡人離之以攻其後掉三寸之舌鬬天下之諸侯歛爲巳功由是靡靡日入於亂也漢興襲秦遺俗而高皇帝起於布衣戶伍之中一呼而有天下慢而侮人尤不喜儒士故一時貪利頑頓無耻者多歸之雖秉國鈞衡爲一代宗臣者猶且囚拘縲絏而不知去況其餘人乎光武中興尤旌節義之士而依違附逆之臣多見戮

辱故宏儒遠智累行高舉激揚風流者方軏而出及其衰也懷濟時之志則以彌權而嬰禍謝事丘壑則以黨錮而陷刑雖輿敗轅脫猶不忍改轍一犯清議則蹈鼎伏鑕而不悔東漢之社稷僅如垂髮而不絕者亦衆君子之力也東晉之興士懲前軌皆遺世絕俗視天下治亂愬然如秦人視越人之肥瘠也而晉從而亡此氣俗之不同然亦與衰治亂之所繫也故戰國之士務奇謀而不徇正道西漢之士喜功名而不務奇節東漢之士貴節義而不通時變東晉之士樂恬曠而不孚實用是皆

爲世變所移而昧夫中行者也惟古之聖賢則不然不以世治而堅其操世亂而敗其度雖變故日更而吾之所守自若也〔集覽〕顔師古曰六經謂之六藝蓋藝種也宰者用功于六經猶農者用功于穜藝也○晉百官志宰相秉鈞持衡注鈞均也衡平也宰相秉國之致得其均平故曰鈞衡○易大畜卦九二輿說輹象曰輿說輹中無尤也○周之士也貴秦之士也賤周之士非獨上之人貴之也士亦知自貴焉秦之士非獨上之人賤之也士亦輕且賤焉自秦而來迄于今千有餘歲士之知自貴者何其少而輕自賤者何多邪蓋古之士雖一介之賤廁於編戶齊民之間短褐不完含菽飲水裕然有

餘而不知王公之爲尊與夫膏粱文繡之爲美也三公之位非其道也有弗屑焉萬金之餽非其義也有弗受焉夫如是上之人雖欲挾貴自尊以輕天下之士其可得乎後世之士顛冥利欲而不知有貴於己者故守道循理之士薄而偷合苟得之行多伺候公侯之門奔走形勢之途脅肩諂笑以取容悅其自處如是而欲人貴之其可得乎故愚竊謂士之貴賤雖視世盛衰然其所以貴賤者皆其自取也〔集覽〕莊子讓王篇延之以三旌之位注三旌謂三公也

朱子曰世間有才底人若能損那有餘勉其不足時節却做得事却出來擔當得事與那小廉曲謹底不同

東萊呂氏曰不離莘野而割烹之周已調不離傅巖而濟川之舟已具不離磻溪而牧野之陣已成彼爲伊傅太公者曷嘗徒勞州縣屈首簿書然後知之哉殊不知有非常之才而後有非常之舉也

魯齋許氏曰大聖大賢本末具舉極其規模之大盡其節目之詳先勤小物而後盡於大事降此一等亦豪傑之士然舉其大則遺其細盡其大則[illegible]大材具稍大便不謹細行所以有材大便疎之語

謹於細小者多不識大體不能謀大事用人者宜知之後世功名之士到禮樂制度便進不去蓋到此稍細密亦精力有所不及故須別用一般人物○傳記中人才傑然可觀以道理觀之只是偏才聖人則圓融渾全百理皆具古今人才多是血氣用事故多偏聖人純是德性用事只明明德便自能圓成不偏

求賢

程子曰古之聖王所以能致天下之治無他術也朝廷至於天下公卿大夫百職羣吏皆稱其任而已

何以得稱其任賢者在位能者在職而已何以得賢能而任之求之有道而已雖天下常用易得之物未有不求而得者也金生於山木生於林非匠者採伐不登於用況賢能之士傑出羣類非若山林之物廣生而無極也非人君搜擇之有道其可得而用乎自昔邦家張官置吏未嘗不取士也顧取之之道如何爾○歷觀前史自古以來稱治之君有不以求賢爲事者乎有規規守常以資任人而能致大治者乎有國家之典不由得人者乎由此言之用賢之驗不其甚明若曰非不欲賢也病

求之之難也竊以爲不然夫以人主之勢心之所嚮天下風靡景從設若珍禽異獸瓌寶奇玩之物雖遐方殊域之所有深山大海之所生志所欲者無不可致蓋上心所好奉之以天下之力也若所存好賢之心如是則何巖穴之幽不可求何山林之深不可致所患好之不篤爾

龜山楊氏曰三代兩漢人才之盛風俗之美後世莫能及者取士以行不專以言故也今雖詔內外官舉經明行修之士中第之日優其恩典不獨取之以言又本其行庶乎近古然徒使舉之而不由鄉里之選又無考察之實與斯舉者隨衆牒試於有司糊名謄錄校一日之長不惟士失自重之義且於課試之際無以別異於衆人則所謂本其行者亦徒虛文而已謂宜別立一科稍放三代兩漢取士官人之法因今之宜斟酌損益要之無失古意而已至於投牒乞試糊名謄錄之類非古制者一切罷之待遇恩數盡居詞賦經義等科之上庶使學者尊經術惇行義人人篤於自修則人才不盛風俗不美未之有也○明道在鄠邑政聲流聞當路欲薦之朝而問其所欲對曰夫薦士者皆才之

所堪不問志之所欲

五峰胡氏曰人君聯屬天下以成其身者也內選於九族之親禮其賢者表而用之以聯屬其親外選於五方之人禮其英傑引而進之以聯屬其民是故賢者衆之表君之輔也不進其親之賢者是自賊其心腹也不進其人之賢者是自殘其四肢也○古者舉士於鄉自十年出就外傅學於家塾州序其學者何事也曰六禮也七教也八政也書其資性近道才行合理鄉老鄉吏會合鄉人於春秋之祭祀鬼神而書之者也三歲大比鄉老鄉吏及

鄉大夫審其性之不悖於道也行之不反於理也質其書之先後無變也乃入其書於司徒謂之選士選士學於鄉校其書之如州序三歲大比鄉大夫及司徒審之如初乃入其書於樂正謂之俊士俊士入國學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以上觀古道樂正官屬以時校其業之精否而勉勵之三歲大比樂正升其精者於王謂之進士王命冡宰會天下之進士論其資性才行學業其可以爲卿與其可以爲大夫與其可以爲士與卿闕則以可以爲卿者補之大夫闕則以可以爲大夫者補

之士有闕則以可以爲士者補之三年一考其績三考黜其不職陟其有功者是故朝無幸位野無遺賢毀譽不行善惡不眩德之大小當其位才之高下當其職人務自修而不僥倖於上人知自守而不冐昧求進人知自重而不輕用其身人能有耻而不苟役於利此所以仕路淸政事治風俗美天下安寧四夷慕義而疆場不聳也〔集覽〕六礼冠昏喪祭鄉飲酒士相見也七教謂父子兄弟夫婦君臣長幼朋友賓客也八政謂飲食衣服車馬異別度量數制也

朱子曰德行之於人大矣然其實則皆人性所固有人道所當爲以其得之於心故謂之德以其行之於身故謂之行非固有所作爲增益而欲爲觀聽之美也士誠知用力於此則不惟可以修身而推之可以治人又可以及夫天下國家故古之教者莫不以是爲先若舜之命司徒以敷五教命典樂以教胄子皆此意也至於成周而法始大備故其人才之盛風俗之美後世莫能及之漢室之初尚有遺法其選舉之目必以敬長上順鄉里肅政教出入不悖所聞爲稱首魏晉以來雖不及古然其九品中正之法猶爲近之及至隋唐遂專以文詞

取士而尚德之舉不復見矣〔集覽〕通鑑晉武帝太康六年初陳羣以吏部不能審覈天下之士故令郡國及州各置中正皆取本士之人任朝廷官德充才盛者爲之使銓次等級以爲九品有言行修著則升之道義虧欠則降之吏部憑以補授行之○夫古之人教民以德行道藝而興其賢者能者其法備而意深矣今之爲法不然其教之之詳取之之審反復澄汰至于再三而其具不越乎無用之空言而已深求其意雖或亦將有賴於其用然彼知但爲無用之空言而便足以要吾之爵祿則又何暇復思吾之所以取彼者其意爲何如哉○古之大臣以其一身任天下之重非以其一耳目之聰明一

手足之勤力爲能周天下之事也其所賴以共正君心同斷國論必有待於衆賢之助焉是以君子將以其身任此責者必咨詢訪問取之於無事之時而參伍較量用之於有事之日蓋方其責之必加於已而未及也無旦暮倉卒之項則其觀之得以久無利害紛拏之惑則其察之得以精誠心素著則其得之多歲引月長則其蓄之富自重者無所嫌而敢進則無幽隱之不盡欲進者無所爲而不來則無巧僞之亂眞久且精故有以知其短長之實而不差多且富故有以使其更迭爲用而不

竭幽隱畢達則讜言日聞而吾德修取舍不眩則望實日隆而士心附此古之君子所以成尊主庇民之功於一時而其遺風餘韻猶有稱思於後世者也○天下之事決非一人之聰明才力所能獨運是以古之君子雖其德業智謀足以有爲而未嘗不博求人才以補裨益方其未用而收寘門墻勸獎成就已不勝其衆是以至於當用之日推挽成就布之列位而無事之不成也○古之君子有志於天下者莫不以致天下之賢爲急而其所以急於求賢者非欲使之綴緝言語譽道功德以爲一時觀聽之美而已蓋將以廣其見聞之所不及思慮之所不至且慮夫處已接物之間或有未盡善者而將使之有以正之也是以其求之不得不博其禮之不得不厚其待之不得不誠必使天下之賢識與不識莫不樂自致於吾前以輔吾過然後吾之德業得以無愧乎隱微而寖極乎光大耳

○朝廷設官求賢故在上者不當以請託而薦人士人當有禮義廉耻故在下者不當自衒鬻而求薦集覽東方朔傳漢武帝召天下賢良文學材力之士待以不次之位四方士上書言得失自衒鬻者以千數

東萊呂氏曰井田之制士與兵國之重事皆取於農工商不與古者取士於田野取其民之秀者以其質朴故也

臨川吳氏曰古之爲士者苟可以仕則選於里舉於鄉而長治其鄉里之民在公得以行已志在私得以資祿養此古之士所以自安於內而無願外之想也後世取士之法不一雖存選舉之名而實與古不同何也所取不于其可用之實能而于其不可用之虛技可以仕者或不得仕而不可以仕者乃或得仕時之多失人士之多失志往往由是

論官 流政附

程子曰古者位以德爵以功世祿而不世官故賢才衆而庶績成及周之衰公卿大夫皆世官政由是敗矣○三代之時人君必有師傅保之官師道之教訓傅傅之德義保保其身體後世作事無本知求治而不知正君知規過而不知養德傅德義之道固已踈矣保身體之法無復聞焉○古之時分羲和以職天道以正四時遂司其方主其時政在堯謂之四岳周乃六卿之任統天下之治者也[illegible]後世學其法者不復知其道故星曆爲一技之事而

與政分矣(集覽)書堯典乃命羲和欽若昊天注羲氏和氏主曆象時之官○書堯典注四岳官名一人而總四岳諸侯之事也○書周官六卿分職注六卿亦曰六官謂冢宰司徒宗伯司馬司寇司空故謂之六卿分職也○禮院關天下之事得其人則凡舉事可以攷古而立制非其人未免隨俗而已○或曰治獄之官不可爲曰不然苟能充其職則一郡無冤民矣○四海之利病係於斯民之休戚斯民之休戚係於守令之賢否然而監司者守令之綱也朝廷者監司之本也欲斯民之皆得其所本原之地亦在乎朝廷而已

元城劉氏曰左右之史紀人主之言動職清地要他官莫比非器識端方上下所信才學優贍中外所推者不虛授也

華陽范氏曰夫天地之有四時如百官之有六職天下萬事備盡於此如綱之在綱裘之挈領雖百職不可易也人君如欲稽古以正名苟不於周官未見其可也

朱子曰宰相擇監司吏部擇郡守如此則朝廷亦可無事又何患其不得人

臨川吳氏曰予閒居思天下之治法以爲禹稷伊[illegible]之志苟得一縣亦可小試何也縣之於民最近令

之福惠所及最速莫是官若也而舉世瞀瞀孰知其任之爲不輕專務肥已遑恤民瘠壅厥吾君之德使不得下達愁怨之氣瀰漫兩間以至上干陰陽之和者十而八九也聚羣羊而牧之以一狠恣其啖食何辜斯民而至斯極於斯之時倏有人焉慰愜其蘇息之望則民之愛之也烏得不如子之愛其父母哉世固有廉者矣其見不明則爲吏所蔽雖廉何補亦有廉而且明者矣其心不仁則自謂無取於民不恤於事而深刻嚴酷又縱其下漁獵蹦躒畧無惻隱之意或其心雖仁而短於剸裁

徒有仁心而民不被其澤仁而不能故也或其才
雖能而意之所向不無少偏終亦不免於小疵能
而未分故也全此五善難矣哉
程子曰談經論道則有之少有及治體者如有用我
者正心以正身正身以正家正家以正朝廷百官
至于天下此其序也其間則又係用之淺深臨時
裁酌而應之難執一意也以下論蒞政○斟酌去取古
今恐未易言須尺度權衡在胸中無疑乃可處之
無差○古者鄉田同井而民之出入相友故無爭
鬬之獄今之郡邑之訟往往出於愚民以戾氣相

搆善爲政者勿聽焉可也又時取強暴而好譏侮
者痛懲之則柔良者安鬬訟可息矣○韓持國常
患在下者多欺曰欺有三有爲利而欺者則固可
罪有畏罪而欺者在所恕事有類欺者在所察○
問臨政無所用心求於恕如何曰推此心行恕可
也用心求恕非也恕已所固有不待求而後得舉
此加彼而已○呂進明使河東伊川問之曰爲政
何先對曰莫要於守法曰拘於法而不得有爲者
舉世皆是也若恭之意謂猶有可遷就不害於法
而可以有爲者也昔明道爲邑凡及民之事多衆

人所謂於法有礙焉者然明道爲之未嘗大戾於
法人亦不以爲駭也謂之得伸其志則不可求小
補焉則過之與今爲政遠矣人雖異之不至指爲
狂也至謂之狂則心大駭盡誠爲之不容而後去
之又何嫌之有○或問爲官僚而言事於長理直
而不見從也則如之何曰亦權其輕重而已事重
於去則當去事輕於去則當留事大於爭則當爭
事小於爭則當已雖然今之仕於官其有能去者
必有之矣而吾未之見也○一命之士苟存心於
愛物於人必有所濟○問臨民曰使民各得輸其

情問御吏曰正己以格物
人有語及爲政者和靖尹氏曰子張問政子曰居之
無倦倦最害事若能無倦推而行之爲尉爲邑爲
郡以至爲宰相皆可了若倦則雖居家至小事也
不能了
五峰胡氏曰事有大變時有大宜通其變然後可爲
也務其宜然後有功也
朱子曰作縣固非易事然盡心力而爲之必無不濟
○今人多是自放懶了所以一綱弛而衆目紊也○
仕宦只是廉勤自守進退遲速自有時節切不可

起妄念也○大抵守官只要律已公廉執事勤謹晝夜孜孜如臨淵谷便自無他患害纔是有所倚便使人怠惰放縱不知不覺做錯了事也○大率天下事循理守法平心處之便是正當如賊盜入獄而加其桎梏箠楚乃是正理今欲廢此以誘其心欲其歸恩於我便是挾私任術不行衆人公共道理况恩既歸已怨必歸於他人彼亦安得無忿疾於我耶○事變無窮幾會易失酧酢之間蓋有未及省察而謬以千里者是以君子貴明理也理明則異端不能惑流俗不能亂而德可久業可

大矣○問班朝治軍蒞官行法非禮威嚴不行禱祠祭祀非禮不誠不莊先生謂古人以誠莊對威嚴蓋爲政以嚴爲本寛以濟嚴之太過也某竊謂居上以寛爲本寛則得衆嚴以濟寛之不及耳若一意任威其弊將有至於法令如牛毛者然先王爲政之本寛嚴先後之異施者不敢不講曰爲政以寛爲本者謂其大體規模意思當如此耳古人察理精密持身整肅無偷惰戲豫之時故其政不待作威而自嚴但其意則以愛人爲本耳及其施之於政事便須有綱紀文章關防禁約截然而不可犯然後吾之所謂寛者得以隨事及人而無頹敝不舉之處人之蒙惠於我亦得以通達明白實受其賜而無間隔欺蔽之患聖人說政以寛爲本而今反欲其嚴正如古樂以和爲主而周子反欲其淡蓋今之所謂寛者乃縱弛所謂和者乃淫哇非古之所謂寛與和者故必以是矯之乃得其平耳如其不然則雖有愛人之心而事無統紀緩急先後可否予奪之權皆不在已於是奸豪得志而善良之民反不被其澤矣此事利害只在目前不必引書傳攷古今然後知也但爲政必有規矩使

奸民猾吏不得行其私然後刑罰可省賦歛可薄所謂以寛爲本體仁長人孰有大於此者乎○平易近民爲政之本

南軒張氏曰爲政須是先平其心不平其心雖好事亦錯如抑强扶弱豈不是好事往往只這裏便錯須是如明鏡然奸者自奸醜者自醜何預我事若是先以其人爲醜則相次見此人無往而非醜矣○問趙德莊知建寧府問於晦菴爲政寛則是猛則是晦菴云若教公寛一向猛一向則如發瘧子相似以其之意御善良以寛治强暴以嚴此語如

何曰若胸中著一寬字。寬必有弊。著一猛字。猛必有弊。吾徒處事當如持衡。高者下之。低者平之。若聖人之秤。則常平矣。

東萊呂氏官箴曰凡治事有涉權貴須平心看理之所在若其有理固不可避嫌故使之無理。直須平心看若有一毫畏禍自恕之心則五分有理便看作十分有理。若其無理亦不可畏禍曲使之有理𢇁使見得無理只須作尋常公事看斷過後不須拈出說尋常犯權貴取禍者。多是張大其事。邀不畏強禦之名。所以彼不能平。若處得平穩妥帖彼

雖不樂視前則有間矣然所以不欲拈出者本非以避禍蓋此乃職分之常若特然看做一件事則發處已自不是矣○當官之法唯有三事曰清曰愼曰勤知此三者則知所以持身矣然世之仕者臨財當事不能自克常自以爲必不敗持必不敗之意則無不爲矣然事常至於敗而不能自已故設心處事戒之在初不可不察借使役用權智百端補治幸而得免所損已多不若初不爲之爲愈也司馬子微坐忘論云與其巧持於末孰若拙戒於初此天下之要言當官處事之大法用力寡而見功多無如此言者人能思之豈復有悔吝耶○事君如事親事官長如事兄與同僚如家人待羣吏如奴僕愛百姓如妻子處官事如家事然後爲能盡吾之心如有毫末不至皆吾心有所不盡也故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事兄弟故順可移於長居家理故事可移於官豈有二理哉○當官處事常思有以及人如科率之行既不能免使就其間求所以使民省力不使重爲民患其益多矣○當官者難事勿辭而深避嫌疑以至誠遇人而深避文法如此則可免○前輩嘗言小人之性專務苟

且明日有事今日得休且休當官者不可徇其私意忽而不治諺有之曰勞心不如勞力此實要言也○當官既自廉潔又須關防小人如文字曆引之類皆須明白以防中傷不可不至謹不可不詳知也○當官者凡異色人皆不宜與之相接巫祝尼媼之類尤宜疎絕要以清心省事爲本○後生少年乍到官守多爲猾吏所餌不自省察所得毫末而一任之間不復敢舉動大抵作官嗜利所得甚少而吏人所盜不貲矣以此被重譴良可惜也○當官者先以暴怒爲戒事有不可當詳處之必

無不中若先暴怒只能自害豈能害人前輩嘗言凡事只怕待待者詳處之謂也蓋詳處之則思慮自出人不能中傷也嘗見前輩作州縣或獄官每一公事難決者必沉思靜慮累日忽然若有得者則是非判矣是道也唯不苟者得之○處事者不以聰明為先而以盡心為急不以集事為急而以方便為上○畏避文法固是常情然世人自私者率以文法難事委之於人殊不知人之自私亦猶己之自私也以此處事其能有濟乎○當官大要直不犯禍利不害義在人精詳斟酌之爾然求合

於道理本非私心專為己也○當官處事但務著實如塗擦文書追改日月重易押字萬一敗露得罪反重亦非所以養誠心事君不欺之道也百種奸偽不如一實反復變詐不如慎始防人疑眾不如自慎智數周密不如省事不易之道也○事有當死不死其詬有甚於死者後亦未必免死當去不去其禍有甚於去者後亦未必得安世人至此多惑亂失常皆不知義命輕重之分也此理非平居熟講臨事必不能自立不可不預思古之欲委質事人其父兄日夜先以此教之矣中材以下豈臨事一朝一夕所能至哉教之有素其心安焉所謂有所養也○忍之一字眾妙之門當官處事尤是先務若能清慎勤之外更行一忍何事不辦書曰必有忍其乃有濟此處事之本也諺有之曰忍事敵災星少陵（杜甫號也）詩云忍過事堪喜此皆切於事理為世大法非空言也王沂公嘗說喫得三斗釅醋方做得宰相蓋言忍受得事也○居官臨事外有齟齬必內有窒礙蓋內外相應毫髮不差只有反己兩字更無別法也

魯齋許氏曰恐害於己者必思所以害人也豈知利

人則未有不利於己者也至於推勘公事已得大情適當其法不旁求深入是乃利人之一端也彼俗吏不達此理專以出罪為心謂之陰德予曰不然嚴正奉公嫉惡舉善人臣之道也有違于此則惡者當害之而反利之善者當利之而反害之顯不能逃其刑責幽不能欺於神明顧陰德何有焉○每臨事且勿令人見喜既令見喜必是偏於一處隨後便有弊蓋喜悅非久常之理既不令人喜亦不令人怒便是得中

諫諍

程子曰有翦桐之戲則隨事箴規違養生之戒則卽時諫止集覽周成王翦桐葉爲圭授弟唐叔虞曰以此封若虞喜告周公周公請封虞王曰余與虞戲周公曰臣聞之天子無戲言于是遂封虞叔于唐○人臣以忠信善道事其君者須體納約自牖之意必達其所蔽而因其所明乃能入矣雖有所蔽亦有所明未有冥然而皆蔽者也古之善諫者必因君心所明而後見納是故訐直强果者其說多忤溫厚明辨者其說多行愛戚姬將易嫡庶是其所蔽也素重四老人之賢而不能致是其所明也四老人之力孰與夫公卿及天下之心其言之切孰與周昌叔孫通

也高祖不從彼而從此者需侯不攻其蔽而就其明也趙王太后愛其少子長安君不使委質於齊是其蔽也愛之欲其富貴久長於齊是其所明也左師觸龍所以導之者。亦因其明爾。故其受命如響夫教人者亦如此而已集覽通鑑周赧王五十年秦伐趙取三城趙王新立太后用事求救於齊齊人曰必以長安君爲質太后不可齊師不出大臣强諫太后明謂左右曰有復言者老婦必唾其面左師觸龍請見太后盛氣而胥之入左師公徐趨而坐謝曰老臣病足不得見久矣而恐太后躰之有所苦也故願望見太后太后曰老婦時輦而行曰日食得無衰乎曰特粥耳太后不和之色稍解左師曰賤息舒祺最少不肖而臣衰竊愛之願得補黑衣之缺以衛王宮太后曰記年幾何矣對曰十五歲矣雖少願及臣未塡溝壑而託之太后曰丈夫亦愛少子乎對曰甚于婦人太后笑曰婦人異甚對曰老臣竊以爲媼之愛燕后賢于長安君太后曰君過矣不如長安君之甚左師曰父母愛其子則爲之計深遠媼之送燕后也持其踵而哭之念其遠也亦哀之矣已行非不思也祭祀則祝之曰必勿使反豈非爲之計長久爲子孫相繼爲王也哉太后曰然左師曰今三世以前至于趙王之子孫爲侯者其繼有在者乎曰無有曰此其近者禍及身遠者及其子孫豈人主之子孫則不善哉位尊而無功奉厚而無勞而挾重器多也今媼尊長安君之位封以膏腴之地多與之重器而不及今令有功于趙一旦山陵崩長安君何以自託于趙哉太后曰諾恣君之所使之于是爲長安君約車百乘質于齊齊師乃出秦師退莊左師官名觸龍左師之名趙策作觸讋

元城劉氏曰嘗讀國語以爲天子聽政使公卿至于列士獻詩瞽獻曲史獻書師箴瞍賦矇誦百工諫

庶人傳語近臣盡規親戚補察瞽史教誨耆艾修之而後王斟酌焉是三代之前上則公卿大夫朝夕得以納忠下則百工庶民猶執藝事以諫故忠言嘉謀日聞於上而天下之情無幽不燭無遠不通所爲必成所舉必當者諍諫之効也後世之士不務獻納於君而多爲自全之謀正論遠猷鮮有入告於是設員置職而責之以諫矣夫進言者日益少而聽言者不加勤此天下之治所以終愧於先王之盛時也

華陽范氏曰人臣諫而不聽則當去位苟不能强諫

而視其君之過舉至于天下咸怨其臣則曰非我不諫君不能用我也始則擇利以處其身終則引誘以歸於君此不忠之大者也○國之將興必賞諫臣國之將亡必殺諫臣故諫而受賞者興之祥也諫而被殺者亡之兆也天下如人之一身夫身必血氣周流無所壅底而後皆能存焉諫者使下情得以上通上意得以下達如血氣之周流於一身也故言路開則治言路塞則亂治亂者繫乎言路而已

五峰胡氏曰事物之情以成則難以毀則易足之行

也亦然升高難就卑易舟之行也亦然泝流難順流易是故雅言難入而淫言易聽正道難從而小道易用伊尹之訓太甲曰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諸道有言遜于汝志必求諸非道葢本天下事物之情而戒之耳非謂太甲質凡而故告之以如是也英明之君能以是自戒則德業日新可以配天矣

朱子曰内自臣工外及吡庶有能開寤聖心指陳闕政者無間疎賤使咸得以自通然後差擇近臣之通明正直者一二人使各引其所知有識敢言之士三四人寓直殿門凡四方之言有來上者悉令省閱舉其盡忠不隱者日以聞于聰聽則夫天人之際將有粲然畢陳於前者然後兼總條貫稱制臨決晝爲科品以次施行○問淵源錄折柳事程伊川在經筵一日講罷未退哲宗忽起憑檻戲折柳枝進曰方春發生無故不可摧折曰有無不可知但劉公非妄語人而春秋有傳疑之法不應遽削之也且伊川之諫其至誠惻怛防微慮遠旣發乎愛君之誠其涵養善端培植治本又合乎告君之道皆可以爲後世法而於輔導少主尤所當知至其餘味之無窮則善學者須以自養可也

南軒張氏曰某每登對必先自盟其心曰切不可見

上喜便隨順將去恐一時隨順後來收拾不得上嘗曰伏節死義之臣難得某對曰陛下未得所以求之之道上曰何如曰當於犯顏敢諫中求則臨事可以得伏節死義之士矣若平時不能犯顏敢諫他日安能望其伏節死義乎○武昭儀稱制長孫無忌欲諫褚遂良曰公國之元舅諫而得罪使上有殺元舅之名不如遂良先諫諫而不從公却繼之遂良至於棄筋此非不美也然費了多少氣力終亦不成事孰若高宗初幸尼寺取才人入宮之時大臣一言可去矣大凡事豈可不辨于幾微

小處放過却來大處旋爭無益矣〔集覽〕唐高宗永徽五年上之爲太子也入侍太宗見才人武氏而悦之太宗崩武氏爲尼忌日上詣寺行香見之納之後宫取爲昭儀后及叔妃寵皆衰由是有廢立之意

東萊呂氏曰自古進言於君者必以責難爲恭蓋寡安之適聲色之娱瓌麗之玩畋游之佚實爲治之大蠹其樂難捨其惑難移忠臣義士乃冐萬死而欲奪其君之所嗜此自古及今所共謂之責難也〇大凡爲人須識綱目詞氣是綱言事是目言事雖正詞氣不和亦無益自古亂亡之國非無敢諫之臣既殺其身國亦從之政坐此耳〇諫之道有

三難焉曰遠曰疎曰驟遠則勢不接疎則情不通驟則理不究故言之不行也固也彼周設師氏之官淵乎其用意之深乎師氏之官實居虎門之左而詔王以微者也其勢近其情親其言漸若江海之浸膏澤之潤日加益而不知焉周公之設官三百六十官必掌一事事必寓一意而師氏獨列地官之屬實周公致意之深者想夫成周之隆出入起居同歸於欽發號施令同歸於臧者師氏亦有助焉昔周太史辛甲命百官箴王闕而虞人之箴獨傳竊意師氏之所獻必反復紬繹辭順意篤足以爲百代箴規之法然求之於蠹書漆簡之中雖斷章片詞邈不可得是可嘆已〔集覽〕昔周辛甲之爲太史也命百官官箴王闕于虞人之箴曰芒芒禹迹畫爲九州經啓九道民有寢廟獸有草木各有攸處德用不擾在帝夷羿冐于原獸忘其國恤而思其麀牡武不可重用不恢于夏家獸臣思原敢告僕夫

西山眞氏曰天下之務至廣也軍國之機至要也雖明主聽斷賢相謀議思慮之失亦不能免一失則爲害不細必藉忠良之士諫正夫忠良之士論治體補國事乃其志爾能密有所助則亦志伸而道行豈必彰君過而取高名哉當君相議事之際使諫官預聞得以關說或有闕失從而正之天下但

覩朝政之得宜不知諫者之何言上下誠通國體豈不美乎況大臣論事以諫官規正於人君之前安有不公之議茲亦制御大臣使之無過之術爾若以諫官小臣不可預聞國議必衆知闕失方許諫正事或已行而不可救過或已彰而不可言故剛直之臣有激訐不顧以爭之者君從之猶掩其過君或不從則君之過大臣之罪愈大矣〇君子小人之分義利而已矣君子之心純乎爲義故其得位也將以行其道小人之心純乎爲利故其得位也將以濟其欲二者操術不同故所以道其君

者亦異夫爲人君者受諫則明拒諫則昏明則君子得以自盡昏則小人得以爲欺故爲君子者惟恐其君之不受諫爲小人者惟恐其君之不拒諫彼小人者豈以受諫爲不美哉蓋正論勝則邪說不容公道行則私意莫逞故其術不得不出諸此

○欲諫其君者必先能受人之諫倘在巳則知盡言以諫君而於人則不欲盡言以諫我是以善責君而未嘗以善責巳也其可乎哉故爲大臣必以羣下有言爲救巳之過而不以爲形巳之短以爲愛巳而不以爲輕巳以爲助巳而不以爲異巳然後可稱宰相之度矣

魯齋許氏曰後世臣子謀於君只說利害有如此以利害相恐動則利害不應時都不信了或者於君前說旱災可畏稅課害人爲害不細後皆無損耳有便難說後來雖因此壞了天下也說不得唐懿宗爲諫驪山事曰彼叩頭何足信此其驗也人只當言義理可與不可當與不當且如天道福善禍淫有時而差是禍福亦不足信也人只得當於義理而已利害一切不恤也[集覽]唐宝暦元年上欲幸驪山溫湯左僕射李絳諫議大夫張仲芳等屢諫不听拾遺張權輿伏紫宸殿下叩頭諫曰昔周幽王幸驪山而爲犬戎所殺秦始皇幸驪山而國亡玄宗宮驪山而祿山亂先帝幸驪山而享年不長上曰驪山若此之凶邪我宜一往以驗彼言幸溫湯還謂左右曰彼叩頭之言安足信哉

法令

程子曰三王之法各是一王之法故三代損益文質隨時之宜若孔子所立之法乃通萬世不易之法孔子於他處亦不見說獨答顏回云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舞此是於四代中擧這一箇法式其詳細雖不可見而孔子但亦言其大法使後人就上修之二千年來亦無一人識者

居今之時不安今之法令非義也若論爲治不爲則已如復爲之須於今之法度內處得其當方爲合義若須更改而後爲則何義之有○古之人重改作變政易法人心始以爲疑者有之矣久而必信乃其改作之善者也始旣疑之終復不信而能善治者未之有也○爲政必立善法俾可以垂久而傳遠若後世變之則末如之何矣

龜山楊氏曰立法要使人易避而難犯至於有犯則必刑而無赦此法之所以行也

元城劉氏曰嘗攷載籍以推先王之道雖禮樂刑政號爲治具而所以行之者特在於命令而已昔之

善覘人之國者不覘其勢之盛衰而先察其令之弛張未論其政之醇疵而先審其令之繁簡惟其慮之旣熟謀之已臧發之不妄而持以必行則堅如金石信如四時敷天之下莫不傾耳承聽聳動厭服此聖人所恃以鼓舞萬民之術也書曰愼乃出令令出惟行弗惟反易曰渙汗其大號傳曰令重則君尊又曰國之安危在出令凡此皆聖人愼重之意也○人君命令雖在必行苟處之得其理則執之不可變惟其不合衆望違咈人情關天下之盛衰繫朝廷之輕重所宜擇善何憚改爲

五峯胡氏曰荀子云有治人無治法竊譬之欲撥亂反之正者如越江湖法則舟也人則操舟者也若舟破楫壞雖有若神之技人人知其弗能濟矣故乘大亂之時必變法法不變而能成治功者未之有也○法制者道德之顯爾道德者法制之隱爾天地之心生生不窮者也必有春秋冬夏之節風雨霜露之變然後生物之功遂有道德結於民心而無法制者爲無用無用者亡（劉虞之類）有法制繫於民身而無道德者爲無躰無體者滅（暴秦之類）是故法立制定苟非其人亦不可行也（集覽）按史記劉虞東海恭王五世孫嘗爲幽州刺史民夷懷其恩信獻帝即位拜大司馬虞節儉寬愛甚得民心關東諸將奉虞爲帝不受初平四年虞以公孫瓚暴掠率兵討之虞兵一素不習戰無部伍爲瓚所敗虞與妻子皆死之

朱子曰古人立法只是大綱下之人得自爲後世法皆詳密下之人只是守法法之所在上之人亦進退下之人不得○朝廷紀綱尤所當嚴上自人主以下至於百執事各有職業不可相侵葢君雖以制命爲職然必謀之大臣叅之給舍使之熟議以求公議之所在然後揚于王庭明出命令而公行之是以朝廷尊嚴命令詳審雖有不當天下亦皆曉然知其謬之出於其人而人主不至獨任其責臣下欲議之者亦得以極意盡言而無所憚此古

今之常理也

賞罰

程子曰聖人所知宜無不至也聖人所行宜無不盡也然而書稱堯舜不曰刑必當罪賞必當功而曰罪疑惟輕功疑惟重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異乎後世刻核之論矣○萬物皆只是一箇天理巳何與焉至如言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此都只是天理自然當如此人幾時與與則便是私意有善有惡善則理當喜如五服自

有一箇次第以章顯之惡則理當惡彼自絕於理故五刑五用曷嘗容心喜怒於其間哉舜舉十六相堯豈不知只以他善未著故不自舉舜誅四凶堯豈不察只爲他惡未著那誅得他舉與誅曷嘗有毫髮私於其間哉只有一箇義理義之與比

元城劉氏曰人主所以鼓動天下制馭臣民之柄莫大於賞罰使賞必及於有功罰必加於有罪則四海之内竦然向風而無不心服者矣惟其無功者虛受有罪者幸免遂容僭濫而其弊將至於無所勸懲然則爲天下者安可不以至公而愼用之乎

華陽范氏曰人君賞一人而天下莫不勸罰一人而天下莫不懼豈其力足以勝億兆之衆哉處之中理而能服其心也用一不肖而四方莫不解體殺一無罪而百姓莫不怨怒豈必人人而害之哉處之不中理而不能服其心也

武夷胡氏曰人主以天下爲度者也所好當遵王道不可以私勞行賞所惡當遵王路不可以私怨用刑其喜怒則當發必中節和氣絪緼而育萬物也

呂氏本中曰賞必當功罰必當罪刻核之論也罪疑惟輕功疑惟重君子長者之心也以君子長者之心爲心則自無刻核之論如君子不盡人之歡不竭己之忠去其臣也必可使復仕去其妻也必可使復嫁如此等論上下薰蒸則太平之功可立致也芝草生甘露降醴泉出皆是此等和氣薰蒸所生

朱子曰古之欲爲平者必稱其物之大小高下而爲其施之多寡厚薄然後乃得其平若不問其是非曲直而待之如一則是善者常不得伸而惡者反幸而免以此爲平是乃所以爲大不平也故雖堯舜之治既舉元凱必放共兜此又易象所謂遏惡

揚善順天休命者也蓋善者天理之本然惡者人欲之邪妄是以天之爲道既福善而禍淫又以賞罰之權寄之司牧使之有以補助其禍福之所不及然則爲人君者可不謹執其柄而務有以奉承之哉（集覽元凱謂八元八凱共兜謂共工驩兜注見前卷）

性理會通卷六十八終

治道四

王伯

程子曰得天理之正極人倫之至者堯舜之道也用其私心依仁義之偏者伯者之事也王道如砥本乎人情出乎禮義若履大路而行無復回曲伯者崎嶇反側於曲徑之中而卒不可與入堯舜之道故誠心而王則王矣假之而伯則伯矣二者其道不同在審其初而已易所謂差之毫釐繆以千里者其初不可不審也故治天下者必先立其志志

先立則邪說不能移異端不能惑故力進於道而莫之禦也苟以伯者之心而求王道之成是衒石以爲玉也故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而曾西恥比管仲者義所不由也況下於伯者哉○王者奉若天道動無非天者故稱天王命則天命也討則天討也盡天道者王道也後世以智力持天下者伯道也

涑水司馬氏曰合天下而君之之謂王王者必立三公三公分天下而治之曰二伯一公處乎內皆王官也周衰二伯之職廢齊桓晉文糾合諸侯以尊天子天子因命之爲侯伯修舊職也伯之語轉而爲霸霸之名自是興

問如管仲之才使孔子得志行乎天下還用之否龜山楊氏曰管仲高才自不應廢但紀綱法度不出自他儘有用處曰若不使他自爲或不肯退聽時如何曰如此則聖人廢之不問其才又曰王道本於誠意觀管仲亦有是處但其意別耳如伐楚事責之以包茅不貢其言則是若其意豈爲楚不勤王然後加兵但欲楚尊齊耳尊齊而不尊周管仲亦莫之詰也若實尊周專封之事仲豈宜爲之故

孟子曰五伯假之也蓋言其不以誠爲之也又曰自孟子後人不敢小管仲只爲見他不破近世儒者如荆公雖知卑管仲其實亦識他未盡況於餘人人若知王良羞與嬖奚比比而得禽獸雖若丘陵弗爲之意則管仲自然不足道又曰管仲只爲行詐故與王者別若王者純用公道而已【集覽】左傳僖四年齊桓伐楚曰爾貢包茅不入王祭不供寡人是征楚人對曰貢之不供寡君之罪也敢不供給楚不勤王勤納也○問或謂衞於王室爲近懿公爲狄所滅齊桓公攘戎狄而封之當是時夷狄橫而中國微桓公獨能如此故孔子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

衽矣爲其功如此也觀晉室之亂胡羯猖獗於中原當是時只爲無一管仲故顛沛如此然則管仲之功後世信難及也曰若以後世論之其功不可謂不大自王道觀之則不可以爲大也今人只爲見管仲有此故莫敢輕議不知孔孟有爲規模自別見得孔孟作處則管仲自小曰孔孟如何曰必也以天保以上治內以采薇以下治外雖有夷狄安得遝至中原乎如小雅盡廢則政事所以自治者俱亡四夷安得而不交侵中國安得而不微弱是時縱能救之於已亂雖使中國之人不至被髮

左衽蓋猶賢乎周衰之列國耳何足道哉如孟子所以敢輕鄙之者蓋以非王道不行故也曰然則孔子何爲深取之曰聖人之於人雖有毫末之善必錄之而況於仲乎若使孔子得君如管仲則管仲之事蓋不暇爲矣（集覽按史謂衛懿公名赤惠公之子好鶴鶴有乘軒者及狄人伐衛將戰國人受甲者皆曰使鶴鶴實有祿位余焉能戰衛師敗績殺懿公事見春秋閔二年○宋書何敬容傳晉太祖尚玄虛使中原淪於胡羯注胡虜戎羯也說文云羯羊羖犗也以爲虜之別號也按吳漢傳注羯本匈奴別部分散居上黨武鄉羯室因號胡羯此總謂戎狄不特指羯也）

問管仲之功孔子與之其曰如其仁何也和靖尹氏曰如似也與其功而不與其仁問何故不與其仁曰只爲大本錯了問如何是大本錯曰且如初相一子糾其錯亦大矣問如何是錯曰觀春秋所書莊公九年夏公伐齊納子糾齊小白入于齊九月齊人取子糾殺之可見也管仲功高豈可補過但只是恐恥能就其功故孔子與其功也其於仁也何有若夫舍王道而行伯道以富國強兵爲本則更不待論也如責包茅不入昭王不返亦謂假仁以行其伯孟子雖說久假而不歸然怎生謂之假豈能久而不歸若到得不歸處時只是假之以成霸也然桓公尚在五伯中爲盛者也孟子責管仲功烈如此其卑者以其不能行王道以至于仁也孔

子謂九合諸侯一匡天下者以其功也孔孟之意則同舍此皆穿鑿也問孔門羞稱五伯何也曰七十子之徒皆未必能作得管仲之功然所以羞稱者只爲錯了大本不知學者也學者不可不知此也

五峯胡氏曰三王正名與利者也故其利大而流長五伯假名爭利者也故其利小而流近

豫章羅氏曰王者富民伯者富國富民三代之世是也富國齊晉是也至漢文帝行王者之道欲富民

而告戒不嚴民反至於奢武帝行伯者之道欲富國而費用無節國反至於耗

南軒張氏曰學者要須先明王伯之辨而後可論治體王伯之辨莫明於孟子大抵王者之政皆無所爲而爲之伯者則莫非有爲而然也無所爲者天理義之公也有所爲者人欲利之私也考左氏所載齊桓晉文之事其間豈無可喜者要莫非有所爲而然考其迹而其心術之所存固不可掩也

問王伯如何分別潛室陳氏曰司馬溫公無王伯之辨要之源頭只是王伯兩字以其爲天下王故謂

之王以其爲方伯故謂之伯以王天下言之謂之王猶伯之爲伯也未見其美玉珷玞之辨後來制字有不備故伯字有覇字王字只是王字點發爲之然伯字亦無詐力之義故言三王以其王天下也言五伯以其伯諸侯也自其有三王之至公有五伯之智力而後有王伯是非誠僞之分故今之言王伯之分者當以孟子德行仁力假仁爲正

西山眞氏曰義信禮爲國之本不可一日離古之王者動必由之非有所爲而爲之也子犯之爲晉文公謀必曰示之義示之信示之禮則皆有爲而爲之矣王伯純駁之異其不以此哉

田賦

或問井田今可行否程子曰豈古可行而今不可行者或謂今人多地少不然譬諸草木山上著得許多便生許多天地生物常相稱豈有人多地少之理○問古者百畝今四十一畝餘若以土地計之所收似不足以供九人之食曰百畝九人固不足通天下計之則亦可家有九人只十六已別受田其餘皆老少也故可供有不足者又有補助之政又有鄉黨賙捄之義故亦可足○又嘗與張子厚

論井地曰地形不必謂寬平可以畫方只可用筭法折計地畝以授民子厚謂必先正經界經界不正則法終不定地有坳垤不嘗只觀四標竿中間地雖不平饒與民無害就一夫之間所爭亦不多又側峻處田亦不甚美又經界必須正南北假使地形有寬狹尖斜經界則不避山河之曲其田則就得井處爲井不能就成處或五七或三四或一夫其實四數則在又或就不成一夫處亦可計百畝之數而授之無不可行者如此則經界隨山隨河皆不害於畫之也苟如此畫定雖便使暴君汙

吏亦數百年壞不得經界之壞亦非專在秦時其來亦遠漸有壞矣又曰井田今取民田使貧富均則願者衆不願者寡正叔言亦未可言民情怨怒正論可不可爾須使上下都無怨怒方可行

藍田呂氏曰古之取民貢助徹三法而已校數歲之中以爲常是爲貢一井之地八家八家皆私百畝同治公田百畝是爲助不爲公田俟歲之成通以什一之法助于百畝是爲徹

龜山楊氏曰先王爲比閭族黨州鄉以立軍政居則爲力耕之農出則爲敵愾之士蓋當是時天下無

不受田之夫故均無貧焉而人知食力而已游惰姦宄不軌之民無所容於其間也

五峯胡氏曰仁心立政之本也均田爲政之先也田里不均雖有仁心而民不被其澤矣井田者聖人均田之要法也恩意聯屬奸宄不容少而不散多而不亂農賦既定軍制亦明矣三王之所以王者以其能制天下之田里政立仁施雖匹夫匹婦一衣一食如解衣衣之如推食食之其於萬物誠有調燮之法以佐贊乾坤化育之功

華陽范氏曰自井田廢而貧富不均後世未有能制民之產使之養生送死而無憾者也立法者未嘗不欲抑富而武益助之不知富者所以能兼并由貧者不能自立也貧者不能自立由上之賦歛重而力役繁也爲國者必曰財用不足故賦役不可以省盍亦反其本矣魯哀公以年饑用不足問於有若有若曰盍徹乎夫徹非所以裕用然欲百姓與君皆足必徹而後可也後之爲治者三代之制雖未能復唯省其力役薄其賦歛務本抑末尚儉去奢占田有限困窮有養使貧者足以自立而富者不得兼之此均天下之本也不然雖有法令徒

文具而已何益於治哉

問橫渠謂世之病井田難行者以亟奪富人之田爲辭然處之有術期以數年不刑一人而可復不審井議之行於今果何如朱子曰講學時且恁講若欲行之須有機會經大亂之後天下無人田盡歸官方可給與民如唐口分世業是從魏晉積亂之極至元魏及北齊後周乘此機方做得苟悅漢紀一段正說此意甚好若平世則誠爲難行

東萊呂氏曰孔子言王道曰道千乘之國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孟子言王道須說百畝之

田八口之家及材木不可勝用之類何故須說許多以此見得春秋時井田尚在戰國時已自大故廢須要人整頓如史記說決裂阡陌以靜天下之業又以此見得井田亦不易廢

理財

龜山楊氏曰古之制國用者量入以爲出故以九賦斂之而後以九式均節之使用財無偏重不足之處所謂均節也取之有藝用之有節然後足以服邦國以致其用先王所謂理財者亦均節之使當理而已（集覽按周禮九賦者言在上之人定九等之賦斂之於下者也謂邦中之賦四郊之賦邦甸之賦家削之賦邦縣之賦邦都之賦關市之賦山澤之賦弊餘之賦○按周禮九式者言太宰以九式均節財用也謂祭祀賓客喪荒羞服工事幣帛芻秣匪頒好用是也）○周官泉府之官以市之征布斂市之不售貨之滯於民用以其價買之物揭而書之以待不時而買者夫物貨之有無民用之贏乏常相因而至也不售者有以斂之蓋將使行者無滯貨非以其賤故買之也不時買者有以待之蓋將使居者無乏用非以其貴故賣之也蓋所以阜通貨賄也此商賈所以願藏於王之市而有無贏乏皆濟矣（集覽周禮泉府掌以市之征布斂市之不售鄭司農故書或作錢也）○先王所謂理財者非盡籠

天下之利而有之也取之以道用之有節各當於義之謂也取之不以其道用之不以其節而不當於義則非理矣故周官以九職任之而後以九賦斂之其取之可謂有道矣九賦之入各有所待如關市之賦以待王之膳服邦中之賦以待賓客之類是也邦之大用內府待之邦之小用外府受焉有司不得而侵紊之也冢宰以九式均節之下至工事芻秣之微匪頒好用皆有式焉雖人主不得而逾之也所謂惟王及后世子不會特膳服之類而已有不如式雖有司不會冢宰得以式論之矣（集覽周禮太宰以九職任萬民謂三農園圃虞衡藪牧百工商賈嬪婦臣妾閒民是也）○什一天下之中制自堯舜以來未之有改也取其所當取則利即義矣故曰國不以利爲利以義爲利則義利初無二致焉

朱子曰古者荒歲方鑄錢周禮所謂國凶荒札喪則市無征而作布既可以此以養飢民又可以權物之輕重蓋古人錢闕方鑄錢以益之

節儉

程子曰仁宗一日問折米折幾分曰折六分怪其太甚也有旨只令折五分次供進偶覺藏府痛曰習

使然也。却令如舊。又一日思生荔枝。有司言已供盡。近侍曰。乍需者。請買之。上曰。不可。今買來歲必增上供之數。流禍百姓無窮。又一日夜中甚饑。思燒羊頭。近侍乞宣取。上曰。不可。今次取之後。必常備。日殺三羊。暴殄無窮。竟夕不食。

元城劉氏曰。仁宗恭儉出於天性。故四十二年如一日也。易所謂有始有卒者。世以明皇初節儉後奢侈。疑相去遼絶。此說非也。此正是一箇見識耳。夫錦綉珠玉。世之所有也。已不好之則不用。何至焚之。焚之必於前殿。是欲人知之。此好名之弊也。夫

恭儉不出於天性。而出於好名。好名之心衰。則其奢侈必甚。此必至之理也。故當時識者見其焚珠玉。知其必有末年之弊。若仁宗則不然。若非大臣問疾。則無由見其黃絁被漆唾壺。集覽唐玄宗以風俗侈靡制乘輿服御金銀器玩令有司消毀以供軍國之用其珠玉錦綉焚於殿前后妃以下皆毋得服罷兩京織錦坊

五峯胡氏曰。上侈靡而細民皆衣帛食肉。此饑寒之所由生。盜賊之所由作也。天下如是。上不知禁。又益甚焉。然而不亡者。未之有也。

朱子曰。先聖之言治國。而有節用愛人之說。蓋國家財用皆出於民。如有不節而用度有闕。則橫賦暴斂必將有及於民者。雖有愛人之心。而民不被其澤矣。是以將愛人者必先節用。此不易之理也。

東萊呂氏曰。古人自奉簡約。類非後人所能及。如飲食高下自有制度。諸侯無故不殺牛。大夫無故不殺羊。士無故不殺犬豕。此猶是極盛時制度也。大抵古人得食肉者至少。如食肉之祿。冰皆與焉。肉食者謀之。肉食無墨。此言貴者方得肉食也。比之後人簡約甚矣。

魯齋許氏曰。地方之生物有大數。人力之成物有大

限。取之有度。用之有節。則常足。取之無度。用之無節。則常不足。生物之豐歉由天。用物之多少由人。○天地間爲人爲物。皆有分限。分限之外。不可過求。亦不得過用。暴殄天物。得罪於天。

賑恤

元城劉氏曰。昔堯有九年之水。湯遇七年之旱。而國無捐瘠之民者。蓋備之有素而已。集覽按史記堯立七十年有九年之水使鯀治之九載弗績○史記湯時大旱七年史占之曰當以人禱湯曰吾所爲請者民也若必以人禱吾請自當遂齋戒剪爪斷髮素車白馬身嬰白茅以身爲犧牲禱于桑林之野以六事自責曰政不節與民失職與宮室崇與女謁盛與苞苴行與讒夫昌與言未已大雨方數千里（）

聖王爲國、必有九年之畜、故雖遇旱乾水溢之災民無菜色、今歲一不登、人且狼狽、若有司不度事勢拘執故常、必俟春夏之交、方行祈禱之理、民已艱食、旋爲賑貸之計、所謂大寒而後索衣裘、亦無及矣、

龜山楊氏曰、先王之時、三年耕有一年之積、故凶年饑歲民免於死亡、以其豫備故也、不知爲政乃欲旡其人、而取其資以爲賑饑之術、正孟子所謂雖得禽獸若丘陵弗爲也、

朱子曰、夫先王之世、使民三年耕者必有一年之蓄

故積之三十年、則有十年之蓄、而民不病於凶饑此可謂萬世之良法矣、其次則漢之所謂常平者其法亦未嘗不善也、○救荒之政、蠲除賑貸固當汲汲於其始、而撫存休養尤在謹之於其終、譬如傷寒大病之人、方其病時、湯劑砭灸固不可以少緩、而其既愈之後、飲食起居之間、所以將護節宣少失其宜、則勞復之證、百死一生、尤不可以不深畏也、○自古救荒、自有兩說、第一是感召和氣、以致豐穰、其次只有儲蓄之計、若待他餓時理會、更有何策、○或說救荒賑濟之意固善、而取出之數不節、不可、黃直卿云、制度雖只是這箇制度、用之亦在其人、如糴米賑饑、此固是、但非其人、則做這事、亦將有不及事之患、曰然、○嘗謂爲政者、當順五行修五事、以安百姓、若曰賑濟於凶荒之餘、縱饒措置得善、所患者淺、終不濟事、○賑饑無奇策不如講求水利、到賑濟時成甚事、

象山陸氏曰、社倉固爲農之利、然年常豐、田常熟、則其利可久、苟非常熟之田、一遇歉歲、則有散而無斂、來歲闕種糧時、乃無以賑之、莫若兼置平糴一倉、豐時糴之、使無價賤傷農之患、闕時糶之、以摧

富民閉廩騰價之計、析所糴爲二、每存其一、以備歉歲代社倉之匱、實爲長利也、〔集覽〕宋鑑孝宗乾道中崇安縣大饑朱文公請於郡得粟六百石以賑給之冬成民償粟于官因乞留里中乃以所貸米藏五夫等里立社倉夏貸冬收以爲常規文公自作記后請頒其法于天下

禎異

程子曰、陰陽運動有常而無忒、凡失其度、皆人爲惑之也、故春秋災異必書、漢儒傳其說而不得其理是以所言多失、○或問鳳鳥不至、河不出圖、不知符瑞之事、果有之否、曰有之、國家將興、必有禎祥人有喜事、氣見面目、聖人不貴祥瑞者、蓋因災異

而修德則無損因祥瑞而自恃則有害也。問五色祥瑞何也。曰亦有此理。譬如盛冬時發出一花相似。和氣致祥，乖氣致異，此常理也。然出不以時則是異也。如麟是太平和氣所生，然後世有以麟駕車者，却是怪也。譬如水中物生於陸，陸中物生於水，豈非異乎。又問漢文多災異，漢宣多祥瑞，何也。曰且譬如小人多行不義，人却不說。至君子才有一事便生議論，此是一理也。至白者易汚，此是一理也。詩中幽王大惡爲小惡，宣王小惡爲大惡，此是一理也。又問日食有常數，何治世少而亂世

多，豈人事乎。曰理會此到極處，煞燭理明也。天人之際甚微，宜更思索。曰莫是天數人事看那邊勝否。曰似之，然未易言也。又問魚躍于王舟，火復于王屋流爲烏，有之否。曰魚與火則不可知，若兆朕之先應亦有之。（集覽）史記周武王東觀兵至于盟津，白魚入王舟中，王俯取以祭。既渡，有火自上復于下，至于王屋，流爲烏，其色赤，其聲魄。

○或問東海殺孝婦而旱，豈國人冤之所致邪。曰國人冤固是，然一人之意自足以感動天地，不可道殺孝婦不能致旱也。或曰殺姑而雨，是衆人冤釋否。曰固是衆人冤釋，然孝婦冤亦釋也。其人雖亡，然冤之之意自在，不可道殺姑不能釋婦冤而致雨也。（集覽）漢書東海郡有孝婦，少寡無子，養姑甚謹。姑欲嫁之，不肯。後姑縊死，姑女告婦殺之。吏捕婦驗治，獄成。于公以爲冤，太守不聽，竟殺孝婦。郡中枯旱三年。後太守至，于公曰孝婦不當死，咎當在是。守祭孝婦冢，天乃大雨。後人立廟而祭焉。

五峯胡氏曰變異見於天者，理極而通，數窮而更，勢盡而反，氣滋而息，興者將廢，成者將敗。人君者天命之主，所宜盡心也。德勤於氣，吉者成，凶者敗，大者興，小者廢，夫豈有心於彼此哉。謂之譴告者，人君覩是宜以自省也。若夫天命爲恃，遇災不懼，肆淫心而出暴政，未有不亡者也。

朱子曰商中宗時有桑穀並生于朝，一莫大拱。中宗能用巫咸之言，恐懼修德，不敢荒寧，而商道復興，享國長久，至于七十有五年。高宗祭于成湯之廟，有飛雉升鼎耳而鳴，高宗能用祖己之言，克正厥事，不敢荒寧，而商用嘉靖，享國亦久，至于五十有九年。古之聖王遇災而懼，修德正事，故能變災爲祥，其效如此。（集覽）史記太戊之世，亳有祥桑穀共生于朝，一暮大拱。伊陟相之，巫咸爲伊陟曰妖不勝德，君之政其有闕與。大戊於是修先王之政，明養老之禮，早朝晏退，問疾弔喪。三日桑枯死。三年，遠方重譯至者七十六國。殷道復興，享國七十五年，號曰中宗。○史記商王武丁祭成湯，明日有飛雉升鼎耳而鳴。祖己訓諸王曰惟先格王正厥事。高宗從之，不敢荒寧，嘉靖殷邦，至于

小大無時或怨三年蠻夷編髮重譯來朝者六國自是章服多用翟羽既而伐荊楚伐鬼方偕亂既夷殷道復興享國五十有九年號曰高宗

象山陸氏曰昔之言災異者多矣如劉向董仲舒李尋京房翼奉之徒皆通乎陰陽之理而陳於當時者非一事矣然君子無取焉者爲其著事應之故也孔子書災異於春秋以爲後王戒而君子有取焉者爲其不著事應故也夫旁引物情曲指事類不能無偶然而合者然一有不合人君將忽焉而不懼孔子於春秋著災異不著事應者實欲人君無所不謹以答天戒而已

性理會通〈卷六十九〉

西山眞氏曰祥多而恃未必不危異衆而戒未必不安顧人主應之者如何耳

滁齋許氏曰三代而下稱盛治者無若漢之文景然考之當時天象數變如日食地震山崩水潰長星彗星孛星之類未易遽數前此後此凡若是者小則有水旱之應大則有亂亡之應未有徒然而已者獨文景克承天心消弭變異使四十年間海內殷富黎民樂業移告訐之風爲醇厚之俗且建立漢家四百年不拔之業猗與偉與未見其比也秦之苦天下久矣加以楚漢之戰生民糜滅戶不過萬文帝承諸呂變故之餘入繼正統專以養民爲務其憂也不以己之憂爲憂而以天下之憂爲憂其樂也不以己之樂爲樂而以天下之樂爲樂今年下詔勸農桑也恐民生之不遂明年下詔減租稅也慮民用之或乏懇愛如此宜其民心得而和氣應也○或問天變曰胡氏一說好如父母嗔怒或是子婦有所觸瀆而怒亦有父母別生煩惱時爲子者皆當恐懼修省此言殊有理

論兵

程子曰兵以正爲本動衆以毒天下而不以正則民不從而怨敵生亂亡之道也是以聖王重焉東征西怨義正故也又曰行師之道以號令節制行師無法幸而不敗且勝者時有之矣聖人之所戒也○用兵以能聚散爲上○兵陣須先立定家計然後以遊騎旋旋量力分外面與敵人合此便是合內外之道若遊騎太遠則却歸不得至如聽金鼓聲亦不忘却自家如何如符堅一敗便不可支持無本故也○技擊不足以當節制節制不足以當仁義使人人有子弟衛父兄之心則制梃以撻秦楚之兵矣○韓信多多益辦分數明而已（集覽漢高帝六

性理會通〈卷六十九〉

上嘗從容問信諸將能將兵多少上曰如我能將幾何信曰陛下不過將十萬上曰與君何如曰臣多多益辦上笑曰多多益辦何以爲我擒曰陛下不能將兵而善將將此信所以爲陛下擒所謂天授非人力也〇管轄人亦須有法徒嚴不濟事今帥千人能使千人依時及節得飯喫只如此者能有幾人嘗謂軍中夜驚亞夫堅臥不起不起善矣然猶夜驚何也亦是未盡善集覽漢景帝三年吳楚反拜周亞夫爲太尉東擊之至滎陽吳方攻梁梁急請救亞夫堅壁不出而使輕騎絕吳楚兵後食道吳楚兵乏糧數挑戰終不出夜軍中驚相攻擊擾亂至於帳下亞夫堅臥不起頃之復定吳奔壁東南亞夫使備西北已而精兵果奔西北不得入吳楚既餓乃引而去亞夫出精兵追擊大破之〇善兵者有二萬人未必死彼雖十萬人亦未必能勝二萬

性理會通〈卷六十九 治道 十九

人古者以少擊衆而取勝者多蓋兵多亦不足恃昔者袁紹以十萬阻官渡而曹操只以萬卒取之王莽百萬之衆而光武昆陽之衆有八千仍有在城中者然則只是數千人取之符堅下淮百萬而謝玄纔二萬人一麾而亂以此觀之兵衆則易老適足以資敵人一敗不支則自相蹂踐至如聞風聲鶴唳皆以爲晉軍之至則是自相殘也譬之一人軀幹極大一人輕捷兩人相當則擁腫者遲鈍爲輕捷者出入左右之側必困矣集覽漢獻帝時袁紹據冀州簡精兵十萬騎一萬欲攻許沮授諫曰曹操奉天子以令天下今舉兵南向於義則違竊爲公懼之紹

不聽擇相拒於官渡紹軍大潰走〇漢玄帝時將軍劉秀徇昆陽定陵郾皆下之莽遣王邑王尋大發兵平山東以長人巨無霸爲壘尉驅虎豹犀象之屬以助兵勢號百餘萬旌旗千里不絕諸將見兵盛皆走入昆陽欲散去秀至郾定陵悉發諸營兵自將步騎千餘爲前鋒尋邑遣兵數千合戰秀奔之斬首數千級諸將曰劉將軍平生見小敵怯今見大敵勇甚可怪也尋邑陣亂漢兵乘銳破之遂殺尋昆陽城中守者亦鼓噪出中外合勢呼聲動天地莽兵大潰走〇晉書秦王堅遣兵分道寇晉姚萇欲乘其募勸之南代堅遂發長安戎卒六十餘萬騎二十七萬晉以謝安謝玄督衆八萬拒之水陸並進堅登壽陽城望見八公山草木皆以爲晉兵憮然有懼色朱序在陣後呼曰秦兵敗矣遂潰玄等乘勝追擊秦兵大敗走者聞風聲鶴唳皆以爲晉兵至狼狽還長安〇餽運之術雖自古亦無不煩民不動搖而足者然於古則有兵車其中載糗糧百人破二十五人然古者

性理會通〈卷六十九 治道 二十

行兵在中國又不遠敵若深入遠處則決無省力且如秦運海隅之粟以饋邊率三十鍾而致一石是二百倍以來今日師行一兵行一夫饋只可供七日其餘日必俱乏食也且計之須三夫而助一兵仍須十五日便回一日不回則一日乏食以此校之無善術故兵也者古人必不得已而後用者知此耳

龜山楊氏曰自黃帝立丘乘之法以寓軍政歷世因之未之有改也至周爲尤詳居則爲比閭族黨州鄉出則爲伍兩軍師之制使之相保相愛刑罰慶

賓相及用一律也天子無事歲三田以供祭祀賓
客充君之庖而已其事宜若緩而不切也而王執
路鼓親臨之教以坐作進退有不用命者則刑戮
隨之其教習之嚴如此故六鄉之兵出則無不勝
以其威令素行故也丘井之廢久矣丘農不可以
復合而伍兩軍師之制不可不講無事之時使之
相保相愛刑罰慶賞相及用之於有事之際則申
之以卒伍之令督之以旌旗指揮之節臨難而不
相救見敵而不用命必戮無赦使士卒畏我而不
畏敵然後可用若夫伍法不修雖有百萬之師如

養驕子不可用也傳曰秦之銳士不可當齊晉之
節制齊晉之節制不可以當湯武之仁義其稱謂
雖有仁義之兵苟無節制亦不可以取勝甘誓曰
左不攻于左汝不恭命右不攻于右汝不恭命弗
用命則孥戮之牧誓曰不愆于六步七步乃止齊
焉不愆于四伐五伐六伐乃止齊焉其節制之嚴
蓋如此故聖人著之於經以為後世法也故諸葛
孔明曰有制之兵無能之將不可以敗無制之兵
有能之將不可以勝此之謂也○韓信用兵在楚
漢之間則為善矣方之五霸則自已不及以無節

制故也如信之軍修武高祖即其卧内奪之印易
置諸將信尚未知此與棘門霸上之軍何異但信
用兵能以術驅人使自為戰當時亦無有以節制
之兵當之者故信數得以取勝也王者之兵未嘗
以術勝人然亦不可以計敗後世惟諸葛亮李靖
為知兵如諸葛亮已死司馬仲達觀其行營軍壘
不覺嘆服而李靖惟以正出奇此為得法制之意
而不務僥倖者也古人未嘗不知兵如周官之法
雖坐作進退之末莫不有節若平時不學一日緩
急何以應敵如此則學者於行師御衆戰陣營壘

之事不可不講○或問今之為將帥者不必用狙
詐固是祭兵官武人之有智略者莫非狙詐之流
若無狙詐如何使人曰君子無所往而不以誠但
至誠惻怛則人自感動曰至誠惻怛可也然今之
置帥朝除暮易若以至誠為務須是積久上下相
諳其效方見卒然施之未必有補曰誠動於此物
應於彼速於影響豈必在久如郭子儀守河陽李
光弼代之一號令而金鼓旗幟為之精明此特其
號令各有體耳

華陽范氏曰古之明王天下有不順者必諄諄而告

敎之至於再至于三告之不可然後征之則其民知罪而用兵有辭矣

朱子曰先王之制内有六鄉六遂都鄙之兵外有方伯連帥之兵内外相維緩急相制○本强則精神折衝不强則招殃致凶○兵法以能分合爲變不獨一陣之間有分合天下之兵皆然○兵之勝負全在勇怯又曰用兵之要敵勢急則自家當委曲以纒繞之敵勢緩則自家當勁直以衝突之○厮殺無巧妙只是死中求生兩軍相拄一邊立得脚住不退卽羸矣須是死中求生方勝也○晝戰聽

金鼓夜戰看火堠嘗疑夜間不解戰蓋只是設火堠防備敵來刼寨之屬古人屯營其中盡如井形於巷道十字處置火堠如有間諜一處舉火則盡舉更走不得○管仲内政士鄉十五乃戰士也所以敎之孝弟忠信尊君親上之義夫子曰以不敎民戰是謂棄之故雖伯者之道亦必如此○五代時兵甚驕矣周世宗高平一戰既敗却忽然誅不用命者七十餘人三軍大振遂復合戰而克之凡事都要人有志（集覽）周世宗顯德元年北漢王以契丹兵擊周周主自將禦之于高平北漢兵郤周主遣其道去取諸軍亟進後軍未至衆心危懼而周主志氣益銳合戰未幾周右軍將樊愛能何徽先遁右軍遣步軍千餘解甲降周上見軍勢危自引親兵犯矢石督戰宿衛將趙匡胤曰主危如此吾屬何得不致死於是身先士卒馳犯其鋒士卒死戰無不一當百北漢兵大敗楊衮不敢救北漢主晝夜北走僅得入晉陽周主收樊愛能何徽及所部軍使七十餘人責之曰汝輩皆不能戰正欲以朕爲奇貨賣與劉崇耳悉斬之驕將惰卒始知所懼不行姑息之政矣○或言古人之兵當如子弟之衛父兄而孫吳之徒必曰與士卒同甘苦而後可是子弟必待父兄施恩而後報也曰巡而拊之三軍之士皆如挾纊此意也少不得○陣者定也八陣圖中有奇正前面雖未整猝然遇敵次列便已成正軍矣（集覽）諸葛亮推演兵法作八陣圖凡三一在沔陽之高平舊壘一在廣都之八陣鄕一在魚復永安宮南江灘水上其法六十

四陣天衡十六陣居兩端地衡十二陣居中間天前衝四陣居右後衝四陣居左地前衝六陣居前後衝六陣居後風八陣附天雲八陣附地合爲八陣天衝并前後衝二十四陣合雲八陣爲三十二陽地衝并前後衝二十四陣合風八陣爲三十二陰遊兵二十四陣在六十四陣之後凡行軍結陣合戰設疑補闕全在遊兵天地之前衝爲虎翼風爲蛇蟠兵家先陰以右爲前又風從虎虎與蛇皆陰類同位西北也天地之後衝爲飛龍雲爲鳥翔兵家後陽以左爲後又雲從龍龍與鳥皆陽類同位東南也以天地風雲爲四正以龍虎鳥蛇爲四奇所謂八陣也每以二陣相從一陣之中又有兩陣一戰一守中外有輕重之權陰陽有剛柔之節彼此有虛實之地主客有先後之敘○或問史記所書高祖垓下之戰季通以爲正合八陣之法曰此亦後人好奇之論大凡有兵須有陣不成有許多兵馬相戰鬭只衮作一團又只排作一

行必須左右前後部伍行陣各有條理方得今且以數人相撲言之亦須擺布得所而後相角今人但見史記所書甚詳漢書則畧之便以司馬遷爲曉兵法班固爲不曉此皆好奇之論不知班固以爲行陣乃用兵之常故畧之從省文耳看古來許多陣法遇征戰亦未必用得所以張巡用兵未嘗做古兵法不過使兵識將意將識士情蓋未論臨機應變方畧不同只如地圓則須布圓陣地方則須布方陣亦豈容槩論也又曰常見老將說大要臨陣又在番休迭上分一軍爲數替將戰則食第一替人既飽遣之入陣便食第二替人覺第一替人力將困即調發第二替人往代第三替人亦如之只管如此更番則士常飽健而不至困乏〇問選擇將帥之術曰當無事之時欲識得將須是具大眼力如蕭何識韓信方得

南軒張氏曰君子於天下之事無所不當究況於兵者世之興廢生民之大本存焉其可忽而不講哉夫兵政之本在於仁義其爲教根乎三綱然至於法度紀律機謀權變其條不可紊其端爲無窮非素攷索烏能極其用一有所未極則於酬酢之際其失將有間不容髮者可不畏哉

東萊呂氏曰後世用兵者以爲黃石一書無與比者不知黃石公未出之前三代之兵一舉而無敵於天下兵書何在黃石公有一秘法在人間人自不識三代之得天下亦不過此道唯仁一字爾

西山眞氏曰古之用武者不急於治兵而急於擇將將之勇怯兵實係焉天下無必勝之兵而有不可敗之將昔人未嘗不用民兵也然既募之後則有紀律焉馬燧之練戌精卒是也方募之始則有差擇焉馬隆之立標揀試是也【集覽】馬燧汝州郟城人唐代宗雅聞其才授商州刺史未幾遷河東節度使太原承鮑防之敗兵力衰單燧募厮役得數千人悉補騎士教之戰伐數月皆成精卒卒諡莊武圖形凌烟閣〇馬隆東平人少而智勇好立名節泰始中將興伐吳之役詔選良將兗州舉隆才堪良將稍遷司馬督及涼州反拜爲武威太守隆募限腰引弩三十六鈞弓四鈞立標揀試得三千餘人西渡溫水悉被犀甲轉戰千里羌戎遂平太熙初封奉高侯加授秉羌校尉十餘年威振隴右

鶴山魏氏曰余少讀書於十三卦制作之象易所謂門柝以待暴客弧矢以威天下竊歎風氣既開人情易動雖黃帝堯舜有不容不先事而爲慮者及觀古制之詳莫備於周有井牧之田有伍兩之兵有溝樹之固有郊關之限有巡鼜之警有壺椓之

守不得已而用民也則鄉遂三邑三等采地以次召發不止則諸侯又不止也則有遍境出之法乃知古人雖以禮義廉耻爲域民固國之道然未嘗不設險用師以輔之也

論刑

龜山楊氏曰文帝之去肉刑其用志固善也夫紂作炮烙之刑其甚至於刳剔孕婦則雖秦之用刑不慘於是矣而商之頑民亦非素教不聞周繼之而廢肉刑也豈武王周公皆忍人哉若文帝之承秦蓋亦務爲厚養而素教之耳不思所以教養之而去肉刑是亦圖其末也則王通謂其傷於義恐未

爲過論及夫廢之已久而崔鄭之徒乃聚議復之則其不知本末也甚矣○或曰特旨乃人君威福之權不可無也曰不然古者用刑王三宥之若按法定罪而不敢赦則在有司夫惟有司守法而不移故人主得以養其仁心今也法不應誅而人主必以特旨誅之是有司之法不必守而使人主失仁心矣○因論特旨曰此非先王之道先王只是好生故書曰好生之德洽于民心爲天子豈應以殺人爲已任孟子曰國人皆曰可殺然後殺之故曰國人殺之也謂國人殺之則殺之者非一人之私意不得已也古者司寇以獄之成告于王王命三公參聽之三公以獄之成告于王王三宥然後致刑夫宥之者天子之德而刑之者有司之公天子以好生爲德有司以執法爲公則刑不濫矣若罪不當刑而天子必刑之寧免於濫乎然此事其漸有因非獨人主之過使法官得其人則此弊可去矣舜爲天子若瞽瞍殺人臯陶得而執之舜猶不能禁也且法者天下之公豈宜徇一人之意哉怪張釋之論渭橋犯蹕事謂宜罰金文帝怒釋之

對曰法者天子所與天下公共也今法如是更重之是法不信於民也此説甚好然而曰方其時上使人誅之則已以謂爲後世人主開殺人之端者必此言也夫既曰法天子與天下公共則得罪者天子必付之有司安得擅殺使當時可使人誅之今雖下廷尉越法而誅之亦可也○集覽記文王世子獄成有司讞于公其死罪則曰某之罪在大辟其刑罪則曰某之罪在小辟公曰宥之有司又曰在辟公又曰宥之有司又曰在辟及三宥不對走出致刑于甸人公又使人追之曰雖然必赦之有司對曰無及也注云君每言宥則答之以至於三宥定不復答走往刑之爲君之恩無已也○漢文帝三年張釋之爲廷尉上行出中渭橋有一人從橋下走乘輿馬驚捕屬廷尉釋之奏犯蹕當罰金上怒釋之曰法者

天子所與天下公共也今法如是更重之是法不信於民也云云

五峯胡氏曰生刑輕則易犯是敎民以無耻也死刑重則難悔是絶民自新之路也生刑死刑輕重不相懸然後民知所避而風化可興矣

豫章羅氏曰朝廷立法不可不嚴有司行法不可不恕不嚴則不足以禁天下之惡不恕則不足以通天下之情漢之張釋之唐之徐有功以恕求情者也常袞一切用法四方奏請莫有獲者彼庸人哉天下後世典獄之官當以有功爲法以袞爲戒[illegible]

朱子曰昔者帝舜以百姓不親五品不遜而使契爲司徒之官敎以人倫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又慮其敎之或不從也則命皐陶作士明五刑以弼五敎而期于無刑焉蓋三綱五常天理民彝之大節而治道之本根也故聖人之治爲之敎以明之爲之刑以弼之雖其所施或先或後或緩或急而其丁寧深切之意未嘗不在乎此也乃若三代王者之制則亦有之曰凡聽五刑之訟必原父子之親立君臣之義以權之蓋必如此然後輕重之序可得而論淺深之量可得而測而所以悉其聰明致其忠愛者亦始得其所施而不悖此先王之義刑義殺所以雖或傷人之肌膚殘民之軀命然刑一人而天下之人聳然不敢肆意於爲惡則是乃所以正直輔翼而若其有常之性也後世之論刑者不知出此其陷於申商之刻薄者既無足論矣至於鄙儒姑息之論異端報應之說俗吏便文自營之計則又一以輕刑爲事然則愈輕而愈不足以厚民之俗往往反以長其悖逆作亂之心而使獄訟之愈繁則不講乎先王之法之過也○以舜命皐陶之辭考之[illegible]所掌惟象流三法而已鞭扑以下官府學校隨事施行不領於士官之所宜也其曰惟明克允則或刑或宥亦惟其當而無以加矣又豈一於宥而無刑哉今必曰堯舜之世有宥而無刑則是殺人者不死而傷人者不刑也是聖人之心不忍於元惡大憝而反忍於啣冤抱痛之良民也是所謂怙終賊刑刑故無小者皆爲空言以誤後世也其必不然也亦明矣夫刑雖非先王所恃以爲治然以刑弼敎禁民爲非則所謂傷肌膚以懲惡者亦旣竭心思而繼之以不忍人之政之一端也今徒流之法旣不足以止穿窬淫放之姦而其過於重者則又有不當死而死如強暴

叱蒲之類者苟采陳群之議一以宫刑之辟當之則雖殘其支體而實全其軀命且絶其爲亂之本而使後無以肆焉豈不仰合先王之意而下適當世之宜哉況君子得志而有爲則養之之具教之之術亦必隨力之所至而汲汲焉固不應因循苟且直以不養不教爲當然而熟視其爭奪相殺於前也【集覽】按三國志群字長文潁川人紀之子累官錄尚書事初太祖復肉刑令曰安得通理君子達於古今者乎斯事乎群對曰臣父紀以爲漢除肉刑而增加笞本興仁惻而死者更衆所謂名輕而實重也名輕則易犯實重則傷民且殺人償死合於古制至于傷人或殘毁其體而裁翦毛髮非其理也若用古刑使淫者下蠶室盗者刖其足則永無淫放穿窬之姧矣三千之屬未可悉復若斯數者宜先施用時鍾繇與群議同太祖以軍事未罷故寢

〇獄事人命所繫尤當盡心近世流俗惑於陰德之論多以縱出有罪爲能而不思善良之無告此最弊事不可不戒然哀矜勿喜之心則不可無也〇今人說輕刑者只見所犯之人爲可憫而不知被傷之人尤可念也如刼盗殺人者人多爲之求生殊不念死者之爲無辜是知爲盗賊計而不爲良民地也若如饑荒竊盗之類猶可以情原其輕重大小而處之〇今人獄事只管理會要從厚不知不問是非善惡只務從厚豈不長姦惠惡大凡事付之無心因其所犯考其實情輕重厚薄付之當然可也若從薄者固不是只云我只要從厚則此病所係亦不輕〇今之法家惑於罪福報應之說多喜出人罪以求福報夫使無罪者不得直而有罪者得倖免是乃所以爲惡爾何福報之有書曰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所謂欽恤者欲其詳審曲直令有罪者不得免而無罪者不得濫刑也今之法官惑於欽恤之說以爲當寛人之罪而出其死故凡罪之當殺者必多爲可出之塗以俟奏裁則率多減等當斬者配當配者徒當徒者杖當杖者笞是乃賣弄條

貫舞法而受賕者耳何欽恤之有罪之疑者從輕功之疑者從重所謂疑者非法令之所能決則罪從輕而功從重惟此一條爲然耳非謂凡罪皆可以從輕而凡功皆可以從重也

南軒張氏曰治獄所以多不得其平者蓋有數說吏與利爲市固所不論而或矜智巧以爲聰明持姑息以惠姦慝上則視大官之趣向而重輕其手下則惑胥吏之浮言而二三其心不盡其情而一以威怵之不原其初而一以法繩之如是而不得其平者抑多矣無是四者之患郵罰麗於事而深存

哀矜勿喜之意其庶矣乎在上者又當端其一心
勿以喜怒好惡一毫先之聽獄之成而審度其中
隱於吾心竭忠愛之誠明教化之端以期無訟爲
本則非惟可以臻政平訟理之效而收輯人心感
召和氣其於邦本所助豈淺也哉
象山陸氏曰獄訟惟得情爲難唐虞之朝惟皐陶見
道甚明群聖所宗舜乃使之爲士周書亦曰司寇
蘇公式敬爾由獄賁象亦曰君子以明庶政無敢
折獄賁乃山下有火火爲至明然猶言無敢折獄
此事正是學者用工處噬嗑離在上則曰利用獄

豐離在下則曰折獄致刑蓋貴其明也○夫五刑
五用古人豈樂施此於人哉天討有罪不得不然
耳是故大舜有四裔之罰孔子有兩觀之誅善觀
大舜孔子寬仁之實者於四裔兩觀之間而見之
矣近時之言寬仁者則異於是蓋不究夫寬仁之
實而徒欲爲容奸慝之地殆所謂以不禁奸邪
爲寬大縱釋有罪爲不苛者也罪疑惟輕罪而有
疑固宜爲輕與其殺不辜寧失不輕謂罪疑者也
使其不輕甚明而無疑則天討所不容釋豈可失
也宥過無大刑故無小使在趨走使令之間簿書

期會之際偶有過誤宥之可也若其貪黷姦宄出
於其心而至於傷民蠹國則何以有爲於其所不
可失而失之於其所不可宥而宥之則爲傷善爲
長惡爲悖理爲不順天殆非先王之政也

夷狄

或問蠻夷猾夏處之若何而後宜程子曰諸侯方伯
明大義以攘却之義也其餘列國謹固封疆可也
若與之和好以苟免侵暴則亂華之道也是故春
秋謹華夷之辨
元城劉氏曰中國與夷狄爲際正如富人與貧人隣

居待之以禮結之以恩高其墻垣威以刑法待之
以禮則國家每有使命往來有立定條貫禮數束
縛之也結之以恩則歲時嘗以遺餘之物厭飽之
也高其墻垣則平日講和而不失邊備也威以刑
法待其先犯邊然後當用兵也
龜山楊氏曰邊事之興多出於饕功幸利之人黷武
玩寇不以朝廷大計爲念視生靈荼毒若非已事
恬不以爲戚夫蠻獠猖獗自古然也緩之則豺噬
豨勇干紀而不受命急之則鳥驚魚散依險以自
匿蓋其常態也不務撫馭之使恩威兩行乃次幸

其有事平雖而厭獮之以求有功一有失律則敗
衂不支上貽朝廷憂此邊吏之大弊也○觀載國
用兵中原之戰也若今之用兵禦夷狄耳力可以
戰則戰勢利於守則守來則拒之去則勿追則邊
鄙自然無事蓋夷狄之戰與中原之戰異夷狄難
與較曲直是非惟恃力耳但以禽獸待之可也以
禽獸待之如前所爲是矣

五峯胡氏曰中原無中原之道然後夷狄入中原也
中原役行中原之道則夷狄歸其地矣○制井田
所以制國也制侯國所以制王畿也王畿安彊萬

國親附所以保衛中夏禁禦四夷也先王建萬國
親諸侯高城深池徧天下四夷雖虎猛狼貪安得
肆其欲而逞其志乎此三王爲萬世慮禦四夷之
上策也王公設險以守其國孔子之所以書於習
坎之彖也城郭溝池以爲固孔子之所以答言偃
之問也

朱子曰益之戒舜曰儆戒無虞罔失法度罔遊于逸
罔淫于樂任賢勿貳去邪勿疑而終之曰無怠無
荒四夷來王周之文武亦以天保以上治内采薇
以下治外始於憂勤終於逸樂其後中微小雅盡
廢四夷交侵中國衰削宣王承之側身修行任賢
使能内修政事外攘夷狄而周道粲然復興其嘗
以是觀之然後知古先聖王所以制禦夷狄之道
其本不在乎威彊而在乎德業其備不在乎邊境
而在乎朝廷其具不在乎兵食而在乎紀綱蓋決
然矣

西山真氏曰爲國者當示人以難犯之意不可示人
以易窺之形昔春秋時晉師入齊齊使國佐求盟
于晉其勢亟矣一聞齊之封内盡東其畝之言[illegible]
憤事之餘不肯苟從以紓一旦之禍蓋敵國之相

與有以折其謀則爲和也易有以啓其嫚則爲和
也難況戎狄豺狠變詐百出又非可以中國常理
待之也○中國有道夷狄雖盛不足憂内治未修
夷狄雖微有足畏蓋昔者五胡之紛擾與單于爭
立之事同而拓拔氏之東西與匈奴之分南北亦
無以異然宣帝因呼韓之朝而益疆其國劉石符
姚之變晉迄不能以成寸功光武因南單于之歸
拓地千里而侯景内附適以兆蕭梁之禍所遇畧
同而成敗以異者豈固有幸不幸哉蓋光武之政
修而晉梁之政失也

魯齋許氏曰天下事常是兩件相勝負從古至今如此大抵只是陰陽剛柔相勝前人謂如兩人角力相抵彼勝則此負此勝則彼負但勝者不能止於其分必過其分然後止負者必極甚然後復各不得其分所以相報復到今不已如中國與夷狄中國勝窮兵四遠臣伏戎夷夷狄勝必潰裂中原極其慘酷如此報復何時能已三代盛時分別中夏夷狄君子小人各安其分所以大治後世不能也且如周成康漢文景世所謂大治者然土宇廣狹可見彼四君者未嘗事遠畧也治吾所當治者而

已不取其勝夷狄也故亦不至爲夷狄所敗

性理會通卷七十

詩

古選

乾坤吟　邵子

用九見群龍首能出庶物用六利永貞因乾以爲利
四象以九成遂爲三十六四象以六成遂成二十四
如何九與六能盡人間事

皇極經世一元吟

天地如蓋軫覆載何高極日月如磨蟻往來無休息
上下之歲年其數難窺測且以一元言其理尚可識

一十有二萬九千餘六百中間三千年迄今之陳迹
治亂與廢興著見于方策吾能一貫之皆如身所歷

觀物詩

地以靜而方天以動而圓既正方圓體還明動靜權
靜久必成潤動極遂成然潤則水體具然則火用全
水體以器受火用以薪傳體在天地後用起天地先

偶得吟

日爲萬象精人爲萬物靈萬象與萬物由天然後生
言由人而信月由日而明由人與由日何嘗不太平

心安吟

心安身自安身安室自寬心與身俱安何事能相干誰謂一身小其安若泰山誰謂一室小寬如天地間

答人書意

仲尼言正性子輿言踐形二者能自得殆不爲盧生所交若以道所感若以誠雖三軍在前而莫得之凌

此日不再得示學者　龜山楊氏

此日不再得頹波注扶桑躩躩黄小群（唐食貨志云人始生爲黄四歲爲小）毛髮忽已蒼顧言媚學子共惜此日光術業貴及時勉之在青陽行矣慎所之戒哉畏迷方舜跖善利間所差亦毫芒富貴如浮雲苟得非所臧貧賤豈

昔羞逐物乃自戕胼胝奏艱食一瓢甘糟糠所逢義適然未殊行與藏斯人已云沒簡編有遺芳睎顏亦顏徒要在用心剛譬猶千里馬駕言勿彷徨驅馬日云遠誰謂阻且長末流學多岐倚門誦韓莊出入四寸間雕鐫事詞章學成欲何用奔趨利名場挾策博奕遊巽趣均亡羊（熊氏剛大曰挾簡策以讀書志在圖名之人以博奕爲事以圖利之人其志趣雖不同均爲失其所守言臧谷二人牧羊臧貪書谷貪博俱亡其羊）我懶心意衰撫事多遺忘念子方妙齡壯圖宜自强至寶在高深不憚勤梯航茫茫定何求所得安能常萬物備吾身求得舍即亡雞犬猶知尋自棄良可傷欲爲君子儒勿謂予言狂（列子云禹惟荒度土功身體偏枯手足胼胝（注）胼蒲眠反胝張尼反胼胝皮堅厚也〇楊子學行篇睎驥之馬亦驥之乘也睎顏之人亦顏之徒也）

送元晦　南軒張氏

君侯起南服豪氣蓋九州頃登文石陛忠言動宸旒坐令聲利場縮頸仍包羞却來臥衡門無悶自日休盡收湖海氣仰希洙泗游不遠關山阻爲我再月留遺經得紬繹心事兩綢繆超然會太極眼底無全牛惟玆斷金交出處寧殊謀南山對床語匪爲林壑幽白雲正在望歸袂風颼颼朝來出別語已抱離索憂妙質貴强矯精微更窮搜毫釐有不察體用豈周流

驅車萬里道中途可停輈勉哉共無斁邈矣追前修

感興二十首　朱子

昆侖大無外旁礴下深廣陰陽無停機寒暑互來往
皇羲古聖神妙契一俯仰不待窺馬圖人文已宣朗
渾然一理貫昭晰非象罔珍重無極翁爲我指重掌

吾觀陰陽化升降八紘中前瞻既無始後際那有終
至理諒斯存萬世與今同誰言混沌死幻語驚盲聾

人心妙不測出入乘氣機凝冰亦焦火淵淪復天飛
至人秉元化動靜體無違珠藏澤自媚玉韞山含輝
神光燭九垓玄思徹萬微塵編今寥落歎息將安歸

靜觀靈臺妙萬化從此出云胡自蕪穢反受衆形役
厚味分朶頤妍姿坐傾國崩奔不自悟馳騖靡終畢
君看穆天子萬里窮轍迹不有祈招詩徐方御宸極
溼册膠楚澤熊氏剛大曰此言周室衰替之由盍自昭王無道南游於楚濟漢船人惡之即溼水之舟膠合以進至中流而膠液遂沉沒於楚江焉周綱已陵夷況復王風
降故宮黍離離玄聖作春秋哀傷實在茲祥麟一以
踣反袂空漣洏漂淪又百年僭侯荷爵珪王章久矣
喪何復嗟嘆爲馬公迭孔業託始有餘悲拳拳信忠
厚無乃迷先幾
東京失其御刑臣弄天綱西園植姦穢五族沉忠良

青青千里草乘時起陸梁當塗轉凶悖炎精遂無光
桓桓左將軍仗鉞西南疆伏龍一奮躍鳳雛亦飛翔
祀漢配彼天出師驚四方天意竟莫回王圖不偏昌
晉史自帝魏後賢盍更張世無魯連子千載徒悲傷
晉陽啓唐祚王明紹巢封垂統已如此繼體宜昏風
麀聚瀆天倫牝晨司禍凶乾綱一以墜天樞復崇崇
淫毒穢宸極虐焰燔蒼穹向非狄張徒誰辦取日功
云何歐陽子秉筆迷至公唐經亂周紀凡例孰此容
侃侃范太史受說伊川翁春秋二三策萬古開群蒙
朱光遍炎宇微陰眇重淵寒威閉九野陽德昭窮泉

文明昧謹獨昏迷有開先幾微諒難忽善端本緜緜
掩身事齊戒及此防未然閉關息商旅絕彼柔道牽
微月墜西嶺爛然衆星光明河斜未落斗柄低復昂
感此南北極樞軸遥相當太乙有常居仰瞻獨煌煌
中天照萬國三辰環侍旁人心要如此寂感無邊方
放勳始欽明南面亦恭已大哉精一傳萬世立人紀
猗歟嘆日躋穆穆歌敬止戒獒光武烈待旦起周禮
恭惟千載心秋月照寒水魯叟何常師刪述存聖軌
吾聞庖羲氏爰初闢乾坤乾行配天德坤布協地文
仰觀玄渾周一息萬里奔俯察方儀靜隤然千古存

悟彼立象意契此入德門勤行當不息敬守思彌敦
大易圖象隱詩書簡編訛禮樂夘變喪春秋魚魯多
瑶琴空寶匣絃絕將如何與言理餘韻龍門有遺歌
顏生躬四勿曾子日三省中庸首謹獨衣錦思尚絅
偉哉鄒孟氏雄辯極馳騁操存一言要爲爾挈裘領
丹青著明訓今古垂煥炳何事千載餘無人踐斯境
元亨播群品利貞固靈根非誠諒無有五性實斯存
世人逞私見鑿智道彌昏未若林居子幽探萬化原
飄飄學仙侶遺世在雲間盜啓玄命秘竊當生死關
金鼎蟠龍虎三年養神丹刀圭一入口白日生羽翰

我欲往從之、脫屣諒非難、但恐逆天理、偷生詎能安
西方論緣業、卑卑喻群愚、流傳世代久、梯接凌空虛
顧瞻指心性、名言超有無、捷徑一以開、靡然世爭趨
號空不踐實、躓彼荆榛塗、誰能繼三聖、為我焚其書
聖人司教化、黌序育群材、因心有明訓、善端得深培
天序既昭陳、人文亦褰開、云何百代下、學絶教養乖
群居競葩藻、爭先冠倫魁、淳風久淪喪、擾擾胡為哉
童蒙貴養正、遜弟乃其方、雞鳴咸盥櫛、問訊謹暄凉
奉水勤播灑、擁篲周室堂、進趨極虔恭、退息常端莊
劬書劇嗜炙、見惡逾探湯、庸言戒粗誕、時行必安祥

聖途雖云遠、發軔且勿忙、十五志于學、及時起高翔
哀哉牛山木、斧斤日相尋、豈無萌蘖生、牛羊復來侵
恭惟皇上帝、降此仁義心、物慾互攻奪、孤根孰能任
反躬艮其背、肅容正冠襟、保養方自此、何年秀穹林
玄天幽且默、仲尼欲無言、動植各生遂、德容自清溫
彼哉夸毗子、呫囁徒啾喧、但騁言辭好、豈知神鑒昏
曰予昧前訓、坐此枝葉繁、發憤永刊落、奇功收一原

酬南軒

昔我抱冰炭、從君識乾坤、始知太極蘊、要眇難名論
謂有寧有跡、謂無復何存、惟應酬酢處、特達見本根
萬化自此流、千聖同茲源、曠然遠莫禦、惕若初不煩
云何學力微、未勝物欲昏、涓涓始欲達、已被黃流吞
豈知一寸膠、救此千丈渾、勉哉共無斁、此語期相敦

觀物二首　魯齋許氏

物產天地間、精粗據兩偏、兩偏互倚伏、一氣常周旋
善善不可緩、安安貴能遷、人生喻此意、自當心乾乾
事物形雖同、中間勢各異、推遷無窮期、倏忽幾易位
智者識幾微、安焉處平易、人生貴無私、莫使鬧見累

律

復卦詩　邵子

冬至子之半、天心無改移、一陽初動處、萬物未生時
玄酒味方淡、太音聲正希、此言如不信、更請問庖犧

天道吟

天道不難知、人情未易窺、雖聞言語處、更看作為時
隱几工夫大、揮戈事業卑、春秋賴乘輿、出用小車兒

為善吟

人之為善事、善事義當為、金石猶能動、鬼神其可欺
事須安義命、言必道肝脾、莫問身之外、人知與不知

閑吟

忽忽閑拈筆、時時樂性靈、何嘗無對景、未始便忘情

句會飄然得詩因偶爾成天機盡狀處一點自分明

觀物

萬物備吾身身貧道未貧觀時見物理主敬得天真
心爽星辰夜情忻草木春自憐衰後能作太平人

仁術

在昔賢君子存心每欲仁求端旣有術及物豈無因
惻隱來何自虛明覺處真擴充從此念福澤遍斯民
入井倉皇際牽牛觳觫辰向來看楚越今日備吾身

聞善決江河

大舜深山日靈襟保太和一言分善利萬里決江河

可欲非由外惟聰不在他勇如爭赴壑進豈待盈科
學海功難竝防川患益多何人親理道耳順肯同波

秋日　程子

閒來無事不從容睡覺東窗日已紅萬物靜觀皆自
得四時佳興與人同道通天地有形外思入風雲變
態中富貴不淫貧賤樂男兒到此是豪雄

和堯夫打乖吟

打乖非是要安身道大方能混世塵陋巷一生顏氏
樂清風千古伯夷貧客求墨妙多携卷天爲詩豪剩
借春儘把笑談親俗子德言猶足畏鄉人

和堯夫首尾吟

先生非是愛吟詩爲要形容至樂時醉裏乾坤都寓
物閑來風月更輸誰死生有命人何與消長隨時我
不悲直到希夷無事處先生非是愛吟詩

龍門道中　邵子

物理人情自可明何嘗戚戚向平生卷舒在我有成
筭用舍隨時無定名滿目雲山俱是樂一毫榮辱不
須驚侯門見說深如海三十年前掉臂行

天意

天意無他只自然自然之外更無天不欺誰怕居暗

室絕利須求在一源未用力時猶有說到收功處更
何言聖人能事人難繼無價明珠止在淵

極論

下有黃泉上有天人人許住百來年還知虛過死萬
遍却似不曾生一般要識明珠須巨海如求良玉必
名山先能了盡世間事然後方言出世間

觀易

一物其來有一身一身還有一乾坤能知萬物備於
我肯把三才別立根天向一中分造化人於心上起
經綸天人焉有兩般義道不虛行只在人

觀物

耳目聰明男子身、洪鈞賦予不爲貧、須探月窟方知物、未躡天根豈識人、乾遇巽時爲月窟、地逢雷處見天根、天根月窟閒來往、三十六宮都是春、

首尾吟三首

堯夫非是愛吟詩、詩是堯夫可愛時、寶鑑造形難隱髮、鶯刀迎刃豈容絲、風埃若不來侵路、塵土何由上得衣、欲論誠明是難事、堯夫非是愛吟詩

堯夫非是愛吟詩、詩是堯夫不强時、事到强爲須涉迹、人能知止是先機、面前自有好田地、天下豈無平

路岐、省力事多人不做、堯夫非是愛吟詩

堯夫非是愛吟詩、詩是堯夫喜老時、明着衣冠爲士子、高談仁義作男兒、敢於世上明開眼、肯向人間浪皺眉、六十七年無事客、堯夫非是愛吟詩

先天吟示邢和叔

一片先天號太虛、當其無事見眞腴、胸中美物肯自衒、天下英才敢厚誣、理順是言皆可放、義安何地不能居、直從宇泰收功後、始信人間有丈夫、

仁者吟

仁者難逢思有常、平居愼勿恃無傷、爭先徑路機關惡、近後語言滋味長、爽口物多須作疾、快心事過必爲殃、與其病後能求藥、不若病前能自防、

安樂窩中自貽

物如善得終爲美、事到巧圖方有公、不作風波於世上、自無氷炭到胸中、災殃秋葉霜前墜、富貴春花雨後紅、造化分明人莫會、枯榮消得幾何功

次卜掌書落成白鹿佳句　朱子

重營舊館喜初成、要共群賢聽鹿鳴、三爵何妨奠蘋藻、一編詎敢議明誠、深源定自閑中得、妙用元從樂處生、莫問無窮身外事、此心聊與此山盟、

白鹿講會次方丈韻

宮墻蕪沒幾經年、秖有寒烟鎖澗泉、結屋幸容追舊觀、題名未許續遺編、青雲白日聊同趣、霽月光風更別傳、珍重箇中無限樂、諸郎莫苦羨騰騫、

蒼蒼吟寄答曹州李審言龍圖　邵子

一般顏色正蒼蒼、今古人曾望斷腸、日往月來無以異、陽舒陰慘不相妨、迅雷震後山川裂、甘露零時草木香、幽暗巖崖生鬼魅、清平郊野見鸞凰、千花爛爲三春雨、萬木凋因一夜霜、此意分明難理會、直須賢者人消詳

絶句

書春陵門扉　周子

有風還自掩無事晝常關開闔從方便乾坤在此間

月到梧桐上吟　邵子

月到梧桐上風來楊柳邊院深人復靜此景共誰言

清夜吟

月到天心處風來水面時一般清意味料得少人知

安分吟

安分身無辱知幾心自閑雖居人世上却是出人間

天聽吟

天聽寂無音蒼蒼何處尋非高亦非遠都只在人心

感事吟

芝蘭種不榮荊棘剪不去二者無奈何徘徊歲將暮

至靈吟

至靈謂之人至貴謂之君明則有日月幽則有鬼神

人鬼吟

既不能事人又焉能事鬼人鬼雖不同其理何嘗異

仁聖吟

盡道之謂聖如天之謂仁如何仁與聖天下莫敢倫

心耳吟

意亦心所至言須耳所聞誰知天地外別有好乾坤

偶成　程子

雲淡風輕近午天傍花隨柳過前川時人不識予心樂將謂偷閑學少年

謝王佺寄丹

至誠通聖藥通靈遠寄衰翁濟病身我亦有丹君信否用時還解壽斯民

酬韓資政湖上獨酌見贈

對花酌酒公能樂飯糗羹藜我自貧若語至誠無兩外却因分別更迷真

恍惚吟　邵子

恍惚陰陽初變化絪縕天地乍迴旋中間些子好光景安得工夫入語言

誠明吟

孔子生知非假習孟軻先覺亦須修誠明本屬吾家事自是今人好外求

莫春吟

林下居常睡起遲那堪車馬近來稀春深晝永簾垂地庭院無風花自飛

芭蕉　張子

芭蕉心盡展新枝新卷新心暗已隨願學新心養新德旋隨新葉起新知

和陳瑩中了齋自警五首　龜山楊氏

晝前有易方知易曆上求玄恐未玄白首紛如成底事蠹魚徒自老青編

八荒同宇渾車書一視那知更有渠憑軾自應繇砥道徑溪無處問歸愚

行藏須信執中難時措應容道屢遷一目全牛無肯綮騞然投刃用方安

聖門事業學須强俚耳從來笑折楊詭遇得禽非我事但知無有是吾鄉

盈科日進幾時休到海方能止衆流只恐達多狂未歇坐馳還愛鏡中頭

水口行舟　朱子

昨夜扁舟雨一蓑滿江風浪夜如何今朝試揭孤蓬看依舊青山綠樹多

詠閒窻

昨日土墻當面立今朝竹牖向陽開此心若道無通塞明暗如何有去來

克己

寶鏡當年照膽寒向來埋沒太無端秪今垢盡明全見還得當年寶鏡看

觀書有感二首

半畝方塘一鑑開天光雲影共徘徊問渠那得清如許爲有源頭活水來

昨夜江邊春水生蒙衝巨艦一毛輕向來枉費推移力此日中流自在行

公濟和詩見閔耽書勉以教外之樂以詩請問二首

至理無言絕淺深塵塵剎剎不相侵如云教外傳真的却是瞿曇有兩心

未必瞿曇有兩心莫將此意攪儒林欲知陋巷憂時樂只向韋編絕處尋

石子重兄示詩留別次韻爲謝三首

此道知君着意深不嫌枯淡苦難禁更須涵養鑽研力强矯無忘此日心

克己工夫日用間知君此意久晞顏摛文妄意輸朋益何似書紳有訂頑

喜見薰成百里春更慚謙誨極諄諄顧言勉盡精微蘊風俗期君使再淳

送林熙之二首

仁禮難明君所疑欲求直截轉支離聖言妙蘊無窮意涵泳從容只自知

天理生生本不窮要從知覺驗流通若知體用元無間始笑前來說異同

春日

勝日尋芳泗水濱無邊光景一時新等閑識得東風面萬紫千紅總是春

春日偶成

聞道西園春色深急穿芒屨去登臨千葩萬蘂爭紅

紫誰識乾坤造化心

敬義堂

高臺巨牓意何如住此知非小丈夫浩氣擴充無內外敢誇心月夜同孤

答袁機仲論啓蒙

忽然半夜一聲雷萬戶千門次第開若識無心含有象許君親見伏羲來

易二首

立卦生爻事有因兩儀四象已前陳須知三絕韋編者不是尋常數墨人

潛心雖出重爻後着眼何妨未畫前識得兩儀根太極此時方好絕韋編

文

贊

原象贊　朱子

太一肇判陰降陽升陽一以施陰兩而承惟皇昊羲仰觀俯察奇偶旣陳兩儀斯設旣榦迺支一各生兩陰陽交錯以立四象奇加以奇曰陽之陽奇而加偶陽陰以章偶而加奇陰內陽外偶復加偶陰與陰會兩一旣分一復生兩三才在目八卦指掌奇奇而奇

初一曰乾奇奇而偶兌次二焉奇偶而奇次三曰離奇偶而偶震四以隨偶奇而奇巽居次五偶奇而偶坎六斯睹偶偶而奇艮居次七偶偶而偶坤八以畢初畫爲儀中畫爲象上畫成卦人文斯朙因而重之一貞八悔六十四卦繇內達外交易爲體往此來彼變易爲用時靜而動降帝而王傳夏歷商有占無文民用弗彰文王繫彖周公繫爻視此八卦二純六爻乃乾斯父乃坤斯母震坎艮男巽離兌女離南坎北震東兌西乾坤艮巽位以四維建官立師命曰周易孔聖傳之是爲十翼遭秦弗燼及宋而明邵傳羲畫

程演周經象陳數列言盡理得彌億萬年末著常式

述旨賛

昔在上古世質民淳是非莫判利害不分風氣既開
乃生聖人聰明睿智出類超羣仰觀俯察始畫奇偶
教之卜筮以斷可否作爲君師開鑿戶牖民用不迷
以有常守降及中古世變風移淳澆質喪民僞日滋
穆穆文王身蒙大難安土樂天惟世之患乃本卦義
繫此彖辭爰及周公六爻是資因事設教丁寧詳密
必中必正乃亨乃吉語子惟孝語臣則忠鉤深闡微
如日之中爰暨末流淫于術數僂句成欺黃裳亦誤

大哉孔子晚好是書韋編既絕八索以袪乃作彖象
十翼之篇專用義理發揮經言居省象辭動察變占
存亡進退陟降飛潛曰毫曰釐匪差匪繆假我數年
庶無大咎恭惟三古四聖一心垂象炳明千載是臨
惟是學者不本其初繫辭象數或肆或拘嗟予小子
既微且陋鑽仰沒身奚測奚究匪警滋荒匪識滋陋
維用存疑敢曰垂後

明筮賛

倚數之元參天兩地衍而極之五十乃備是曰大衍
虛一無爲其爲用者四十九蓍信手平分置右於几
取右一蓍掛左小指乃以右手揲左之策四四之餘
歸之於扐初扐左手無名指間右策左揲將指是安
再扐之奇通掛之筭不五則九是謂一變置此掛扐
再用存策分掛揲歸復準前式三亦如之奇皆四八
三變既備數斯可察數之可察其辨伊何四五爲少
八九爲多三少爲九是曰老陽三多爲六老陰是當
一少兩多少陽之七孰云少陰少兩多一既得初爻
復合前蓍四十有九如前之爲三變一爻通十八變
六爻發揮卦體可見老極而變少守其常六爻皆常
彖辭是當變視其爻兩兼首尾變及三爻占兩卦體

或四或五視彼所存四二五一二分一專皆變而化
新成舊毀消息盈虛舍此視彼乾占用九坤占用六
泰愕匪人姤喜來復

稽類賛

八卦之象說卦已全考之於經其用弗專彖以情言
象以像告惟是之求斯得其要乾健天行坤順地從
震動爲雷巽入木風坎險水泉亦雲亦雨離麗文明
電日而火艮止爲山兌說爲澤以是舉之其要斯得
凡卦六虛奇偶殊位奇陽偶陰各以其類得位爲正
二五爲中二臣五君初始上終貞悔體分爻以位應

陰陽相求乃得其正凡陽斯淑君子居之凡陰斯慝小人是爲常可類求變非例測非常曷變謹此爲則

警學贊 以上易五贊

讀易之法先正其心肅容端席有翼其臨于卦于爻如筮斯得假彼象辭爲我儀則字從其訓句逆其情事因其理意適其平曰否曰臧如目斯見曰止曰行如足斯踐毋寬以略毋密以窮毋固而可毋必而通平易從容自表而裏及其貫之萬事一理理定既實事來尚虛用應始有體該本無稽實待虛存體應用執古御今由靜制動潔淨精微是之謂易體之在我

動有常吉往昔程氏繼周紹孔奥旨宏綱星陳極拱惟斯未啓以俟後人小子狂簡敢述而申

復卦贊

萬物職職其生不窮孰其尸之造化爲工陰闔陽開一靜一動於穆無疆全體妙用奚獨於斯潛陽壯陰而曰昭哉此天地心蓋翕無餘斯闢之始生意闖然具此全美其在於人曰性之仁斂藏方寸包括無垠有茁其萌有惻其隱于以充之四海其準曰惟茲今眇綿之間是用齋戒掩身閉關仰止義圖稽經協傳敢贊一辭以詔無倦

復卦義贊 南軒張氏

天地之心其體則微于動之端斯以見之其端伊何維以生生羣物是資而以日亨其在於人純是惻隱勁眶以斯則非天命曰義禮智位雖不同揆厥所基脉絡貫通曷其保之日乾夕惕斯須不存生道或息養而無害敬立義集是爲復亨出入無疾

心經贊 西山眞氏

舜禹授受十有六言萬世心學此其淵源人心伊何生於形氣有好有樂有忿有懥惟慾易流是之謂危須臾或放衆慝從之道心伊何根於性命曰義曰仁

曰中曰正惟理無形是之謂微毫芒或失其存幾希二者之間曾弗容隙察之必精如辨白黑知及仁守相爲始終惟精惟一故中聖賢迭興體姚法姒持綱挈維昭示來世戒懼謹獨閑邪存誠曰忿曰慾必窒必懲上帝實臨其敢或貳屋漏雖隱寧使有愧四非當克如敵斯攻四端既發皆擴而充意必之萌雲捲席撤子諒之生春噓物茁雞犬之放欲知其求牛羊之放濯濯是憂一指肩背孰貴孰賤簞食萬鍾辭受必辨克治存養交致其功舜何人哉期與之同維此道心萬善之主天之與我此其大者斂之方寸

大極在躬散之萬事其用弗窮若寶靈龜若奉珙璧念茲在茲其可弗力相古先民以敬相傳操約施博孰此爲先我來作州茅塞是懼爰輯格言以滌肺腑明窓棐几清晝爐熏開卷肅然事我天君

箴

敬齋箴　朱子

正其衣冠尊其瞻視潛心以居對越上帝足容必重手容必恭擇地而蹈折旋蟻封出門如賓承事如祭戰戰兢兢罔敢或易守口如甁防意如城洞洞屬屬毋敢或輕不東以西不南以北當事而存靡他其適

勿貳以二勿參以三惟精惟一萬變是監從事於斯是曰持敬動靜弗違表裏交正須臾有間私欲萬端不火而熱不氷而寒毫釐有差天壤易處三綱既淪九法亦斁於乎小子念哉敬哉墨卿司戒敢告靈臺

主一箴　南軒張氏

人稟天性其生也直克慎厥彝則靡有忒事物之感紛綸朝夕動而無節生道或息惟學有要持敬弗失驗厥操舍乃知出入曷爲其敬妙在主一曷爲其一惟以無適居無越思事靡他及涵泳于中匪忘匪亟斯須造次是保是積既大而精乃會于極勉哉勿倦聖賢可則

勿齋箴　西山眞氏

天命之性得之者人人之有心其孰不仁人而不仁曰爲物役耳蕩於聲目眩於色以言則肆以動則輕人欲放縱天理晦冥于焉有道禮以爲準惟禮是繇匪禮勿徇曰禮伊何理之當然不雜以人一循乎天勿之爲言如防止水孰其尸之曰心而已聖言十六一字其機機牙既幹鈞石必隨我乘我車驅馬交騖孰範其驅維轡在手是以君子必正其心翼翼兢兢不顯亦臨萬夫之屯一將之令霆鈞颷馳孰敢干命

衆形役之統於心官外止勿流內守愈安其道伊何所主者敬表裏相維動靜俱正芟盡苗長酷化醲醇方寸盎然無物不春惟勿一言萬善自出念茲在茲其永無斁

思誠齋箴

誠者天道本乎自然誠之者人以人合天曰天與人其本則一云胡差殊蓄累於物心爲物誘性逐情移天理之眞其存幾希豈惟與天邈不相似形雖人斯質則物只皇皇上帝命我以人我顧物之抑何弗仁惟子思子深憫斯世指其本源袪俗之蔽學問辨行

統之以思擇善固執惟日孜孜狂聖本同其忍自棄
人十巳千弗至弗巳雲披霧卷太虛湛然塵掃鏡空
清光自全曰人與天既判復合渾然一真諸妄弗作
孟氏繼之命曰思誠更兩鉅賢其指益明大哉思乎
作聖之本歸而求之實近非遠

夜氣箴

予盍觀夫冬之爲氣乎木歸其根蟄坏其封凝然寂
然不見兆朕而造化發育之妙實胚胎乎其中蓋闔
者闢之基正者元之本而艮所以爲物之始終夫一
晝一夜者三百六旬之積故冬乃四時之夜而夜乃

一日之冬天壤之閒群動俱閴窮乎如未判之鴻濛
維人之身嚮晦宴息亦當以造物而爲宗必齊其心
必肅其躬不敢弛然自放於牀笫之上使慢易非辟
得以賊吾之衷雖終日乾乾靡容一息之間斷而昏
冥易忽之際尤當致戒謹之功蓋安其身所以朝聽
晝訪之地而夜氣深厚則仁義之心亦浩乎其不窮
本既立矣而又致察於事物周旋之頃敬義夾持動
靜交養則人欲無隙之可入天理皦乎其昭融然知
及之而仁弗能守之亦空言其奚庸爰作箴以自砭
常凜凜如瘝恫

理一箴　　臨川吳氏

或問予天予對曰理陰陽五行化生萬物其用至神
然特氣爾必先有理而後有氣蒼蒼蓋高包含無際
其體至大然特形只形氣之凝理實主是無聲無臭
於穆不已天之爲天斯其爲至分而言之名則有異
乾其性情天其形體妙用曰神主宰曰帝以其功用
曰神曰鬼專而言之曰理而已大哉至哉理之一言
天以此理位上爲天物資以始是謂乾元地以此理
而位下焉物資以生實承乎乾人生其間眇然有[illegible]
乃位乎中而參天地惟其理一所以如此天地與人

理固一矣人之與物抑又豈二天地人物萬殊一實
其分雖殊其理則一天地無情純乎一真至誠不息
終古常新曰天地人理則惟鈞或不相似以人有身
氣質不齊私欲相因惟理無欲與天地參理渾然一
形肖而二下聖一等于時保之未能樂天畏天之威
畏天伊何無終日違及其至也與聖同歸一者謂誠
惟天惟聖希聖之賢主一持敬敬而戒懼弗聞弗見
敬而謹獨莫顯莫見敬而窮理則明乎善如臨如履
心常戰戰一而無適有失者鮮如或不爾禽獸不遠
人物之初理同一原人靈於物曷爲其然形氣之禀

物得其偏是以於理不通其全人得其正固非物比全體貫通性爲最貴最貴之中又有不同氣有清濁質有美惡曰聖賢愚其品殊途濁者惡者愚不肖也其清其美則爲賢知得美之美得清之清無過不及純粹明靈天理渾然無所虧喪斯爲聖人至誠無妄聖性而安賢學而行愚而能學雖愚必明愚而不學是自暴棄下愚不移正此之謂乾父坤母民胞物與四而實一窮亘今古四者之內物爲最賤天地與人則無少間胡世之人多間以私上不化賛下甘物爲上智下愚學知困知就人而論亦分四岐理焉本一

人自爲四下愚之人盖不足齒困知可賢聖可學能奈何爲人不求踐形理在兩間一本殊分散爲百行別爲四端或謂之道或謂之誠千言萬語一之異名萬事萬物胥此焉出理一之義周遍詳容理萬而一心爲主宰心一而萬理之宗會在天曰理在人曰心理一曰實心一曰欽

銘

東銘　張子

戲言出於思也戲動作於謀也發於聲見於四支謂非己心不明也欲人無己疑不能也過言非心也過動非誠也失於聲謬迷其四體謂己當然自誣也欲他人己從誣人也或者謂出於心者歸咎於己戲失於思者自誣爲己誠不知戒其出汝者反歸咎其不出汝者長傲且遂非不知孰甚焉

顏樂亭銘　程子

天之生民是爲物則非學非師孰覺孰識聖賢之分古難其明有孔之遇有顏之生聖以道化賢以學行萬世心目破昏爲醒周爰闕里惟顏舊止巷汙以榛井湮而圯鄉閭嵬嵬弗視弗履有卓其誰師門之嗣追古念今有惻其心良價善諭發帑出金巷治以闢

井渫而深清泉澤物佳木成陰載基載落亭曰顏樂昔人有心予忖予度千載之上顏惟孔樂百世之下顏居孔作盛德彌光風流日長道之無疆古今所常水不忍廢地不忍荒嗚呼正學其何可忘

克己銘　藍田呂氏

凡厥有生均氣同體胡爲不仁我則有己立己與物私爲町畦勝心横生擾擾不齊大人存誠心見帝則初無吝驕作我蟊賊志以爲帥氣爲卒徒奉辭于天誰敢侮予且戰且徠勝私窒慾昔焉寇讎今則臣僕方其未克窘我室廬婦姑勃谿安取其餘亦既克之

皇皇四達洞然八荒皆在我闥孰曰天下不歸吾仁癢痾疾痛舉切吾身一日至之莫非吾事顏何人哉希之則是

敬恕齋銘　朱子

出門如賓承事如祭以是存之敢有失墜己所不欲勿施於人以是行之與物皆春胡世之人恣己窮物惟我所便謂彼奚䘏孰能反是斂焉厥躬于墻于羹仲尼子弓內順于家外同于鄉無小無大罔時怨恫爲仁之功曰此其極敬哉恕哉永永無斁

學古齋銘

相古先民學以爲己今也不然爲人而已爲己之學先誠其身君臣之義父子之仁聚辨居行無怠無忽至足之餘澤及萬物爲人之學燁然春華誦數是力纂組是誇結駟懷金煌煌煒煒世俗之榮君子之鄙維是二者其端則微眇緜不察胡越其歸卓哉周侯克承先志日新此齋以迪來裔此齋何有有圖有書厥裔伊何衣冠進趨夜思晝行咨詢謀度絕今不爲惟古是學先難後獲匪亟匪徐我則銘之以警厥初

求放心齋銘

天地變化其心孔仁成之在我則主于身其主伊何神明不測發揮萬變立此人極晷刻放之千里其奔非誠曷有非敬曷存孰放孰求孰亡孰有詘伸在臂反覆惟手防微慎獨茲守之常切問近思曰惟以相

尊德性齋銘

維皇上帝降此下民何以予之曰義曰仁惟義惟仁維帝之則欽斯承斯猶懼弗克孰昏且狂苟賤汙卑浮視傾聽惰其四肢褻天之明慢人之紀甘此下流衆惡之委我其監此祇栗厥心有幽其室有赫其靈執玉奉盈須臾顛沛任重道遠其敢或怠

志道齋銘

曰趨而抯者孰履而持曰饑而寒者誰食而衣故道也者不可須臾離子不志於道獨罔罔其何之

據德齋銘

語道術則無往而不通談性命則疑獨而難窮惟其厚於外而薄於內故無地以崇之

依仁齋銘

舉之莫能勝行之莫能至雖欲依之安得而依之爲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雖欲違之安得而違之

游藝齋銘

禮云樂云射御數書俯仰自得心安體舒是之謂游

以游以居嗚呼游乎非有得於內孰能如此其從容而有餘乎

崇德齋銘

尊我德性希聖學兮玩心神明蛻汙濁兮

廣業齋銘

樂節禮樂道中庸兮克勤小物奏膚公兮

居仁齋銘

勝己之私復天理兮宅此廣居純不已兮

由義齋銘

羞惡爾汝勉擴充兮遵彼大路行無窮兮

蒙齋銘

物盈兩間有萬其數天理流行無一不具維象之顯理寓乎中反而求之皆切吾躬觀天之行其敢逭息察地之勢亦厚於德天人一體物我一源驗之義經厥旨昭然卦之有蒙內險外止止莫如山險莫如水曷不曰水而謂之泉濫觴之初厥流涓涓其生之微若未易達其行之果則不可遏有崇茲山潤澤所鍾維靜而正出乃不窮始焉一勺終則萬里問奚以然有本如是是以君子法取於斯維義所在必勇於為維行有本聚德為山是滋是培其本乃立靜而養源澄然一心動而敏行萬善畢陳厚化川流初豈二致溥博淵泉其用弗匱於惟簡肅宜有此孫揭名齋扉目擊道存養正於蒙奚必童稚終身由之作聖之地

敬義齋銘

惟坤六二其德直方君子體之為道有常內而立心曰直是貴惟敬則直不偏以陂外而制事曰方是宜惟義則方各當其施曰敬伊何惟主乎一凜然自持神明在側曰義伊何惟理是循利害之私罔汩其真靜而存養中則有主動而酬酢莫不中矩大哉敬乎一心之方至哉義乎萬事之綱敬義夾持不二不忒

表裏洞然上達天德昔有哲王師保是詢丹書有訓西面以陳敬與怠分義與欲對一長一消禍福斯在怠心之萌闇焉沉昏欲心之熾蕩乎狂奔惟此二端敗德之賊必壯乃猶如敵斯克怠欲既泯敬義斯存直方以大協德於坤一念小差眡此齋扁嚴師在前永詔無倦

克齋銘　南軒張氏

惟人之生父乾母坤允受其中天命則存血氣之萌物欲斯誘日削月朘噫鮮能久越其云為匪我之自營營四馳擾擾萬事聖有謨訓克己是宜其克伊何

本乎致知其致伊何格物是期動靜以察晨昏以思良知固有匪緣事物卓然獨見我心皦日物格知至萬理可窮請事克己日新其功莫險於人欲我其平之莫危於人心我其安之我視我聽勿蔽勿流我言我動是出是由涵濡游泳不競不絿允蹈彝則靡息厥修遠夫既克曰人而天悠久無疆匪然而然爲仁之功於斯其至我稽古人其惟顏氏於穆聖學具有始終循循不舍與天同功請先致知以事克己仁遠乎哉勉旃吾子

敬齋銘

天生斯人良心則存聖愚曷異敬肆是分事有萬變統乎君心一頹其綱泯焉絲棼自昔先民修己以敬克持其身順保常性敬匪有加惟主乎是履薄臨深不昧厥理事至理形其應若響而實卓然不與俱往動靜不違體用無忒惟敬之功協乎天德嗟爾君子敬之敬之用力之久其惟自知勿憚其艱而或怠遑亦勿迫切而以不常毋忽事物必精吾思察其所發以會于微忿慾之萌則杜其源有過斯改見善則遷是則天命不過于躬魚躍鳶飛仁在其中於焉有得學則不窮知至而至知終而終嗟爾君子勉哉敬止成己成物匪曰二致任重道遠其端伊邇毫釐有差繆則千里惟建安公自力古義我作銘詩以諗同志

敦復齋銘

惟聖作易研幾極深惟卦有復於耶天心六爻之義各隨所乘其在於五孰復是明其敦如何篤志允蹈順保其中而以自考我觀爻義厥有戒辭君子體之敬戒是資人欲易萌天理難存毫釐之間消長所分凡百君子奈何不敬祗于夙宵以若天命惟積惟久匪伏乎外敢曰無悔庶幾寡悔

恕齋銘

刑成不變君子盡心明動麗止象著義經所存曷先其恕之云自盡于己以察其情意有所先則弗敢成見雖云獨亦靡敢輕幽隱之狂是達是由毫釐之疑是析是明俾爾寡弱無有或困於爾强慝靡誅靡遁及得其情又以勿喜古人如此恕有餘地我名于齋意實在茲嗟嗟來者尚克念之

主一齋銘

人之心一何危紛百慮走千岐惟君子克自持正衣冠攝威儀澹以整儼若思主于一復何之事物來審其幾應以專匪可移理在我寧彼隨積之久昭厥微

靜不偏動靡違嗟勉哉自邇卑惟勿替日在茲

敬銘　臨川吳氏

維人之心易於放逸操存舍亡或入或出敬之一字其義精密學者所當服膺弗失收歛方寸不容一物如入靈祠如奉軍律整齊嚴肅端莊靜一戒慎恐懼兢業戰栗如見大賓罔敢輕率如承大祭罔敢慢忽視聽言動非禮則勿忠信傳習省身者悉把捉於中精神心術檢束於外形骸筋骨常令惺惺又新日日致以此語鍥于虛室

和銘

和而不流訓在中庸顏之豈弟孔之溫恭孔顏往矣孰繼遐蹤卓彼先覺元公淳公元氣之會淳德之鍾瑞日祥雲霽月光風庭草不除意思沖沖天地生物氣象融融萬物靜觀境與天通四時佳興樂與天通泯若圭角春然心胸如玉之潤如酒之醲粹面盎背辭色雍容待人接物德量含洪和粹之氣涵養之功敢以此語佩于厥躬

自新銘

齒本白一朝不漱其汙已積面本白一旦不頮其垢已黑體本白一日不浴其形已墨齒雖汙漱之則即白面雖垢頮之則即白體雖墨其形浴之則瑩然如玉潔且清是知齒本無汙其汙也實是吾面本無垢其垢也實自取體本潔且清其形之墨也實自成齒本白而我自汙誰之辜面本白而我自垢誰之咎體本白而我自墨誰之愆幸而一朝漱其齒白者復爾一旦頮其面白者復見一日潔其體而浴白者復如玉盍曰向也吾身白者已塵今焉滌雪舊染維新而今而後殆不可復士子守已當如女子文人治身當如武人女子居室必無一毫點汙介然自守如此是謂守已如女武人殺敵必須直前不顧勇於自治如

此是謂治身如武女不女易所謂不有躬也武不武傳所謂我非夫者身之白者渾全而未壞貴常以不女之女爲戒身之白者既壞而求全謹無若不武之武人然

自修銘

養天性治天情正天官盡天倫奚而養奚而治奚而正奚而盡未知之則究之既知之則踐之究者何窮其理踐者何履其事若何而爲仁義禮智之道若何而爲喜怒哀懼愛惡之節若何而爲耳目鼻口手足四支之則若何而爲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之常

探其所以然求其所當然是之謂窮其理存之於心則如此見之於事則如此行之於身則又如此內而施之於家則如此外而推之於人則如此大而措之於天下則又如此躬行之焉力踐之焉是之謂履其事然則其先如之何曰立誠而居敬

消人欲銘

人欲之極惟色與食食能殞軀色能傾國紾兄摟子食色乃得將紾將摟不亦大惑必也謀道必也好德而勿謀食而勿好色飲食男女大欲存焉不爲[illegible]流乃可聖賢我思古人以明制欲常戒以懼惟慎其獨

賢賢易色好善不足何暇色耽恣情悅目食無求飽志學惟篤何暇食求以極其腹如或不然是人其天貪淫蠱惑有愧格言好色是欲德未見好惡食是恥未足議道嗚呼食色人其戒茲戒之如何剛以治之

長天理銘

天理之至惟仁與義仁只在孝義只在弟苟孝於親是能爲子尚弟於兄是能爲弟能爲子弟他不外是此之不能何況他事盡乎人倫堯舜爲至然其爲道孝弟而已知斯二者即所謂知節斯二者即所謂禮實有二者即信之謂安行二者樂則生矣五常百行不離斯二窮神知化亦由此始如或不然流入佛氏名爲周遍實外倫理事親從兄豈不甚易人非不能特不爲耳嗚呼仁義爲之由己尚勉之哉毋自暴棄

克己銘

去病非難當拔其根己私既克天理復還克他未得但加裁抑固不猖獗終尚潛匿克者伊何譬如破敵戰而勝之是之謂克二者異情學者當明人欲如敵入據吾城被吾戰勝遠屏退聽不復敢求攻城犯命或敵在內嚴之城外閉門固拒控守要害雖不得[illegible]禍胎猶在守備一疎又被攻壞一戰有功敵自服從

區區固守敵敢力鬬一日克己隨即復禮天下歸仁其效如此克伐怨欲苟徒力制而使不行仁則猶未去惡之道如農去草既已芟夷復蘊崇之絕其本根勿使能殖則善者信無復蟊賊不能勝敵其何能國爲學亦然其可弗力以士希賢顏眞準的力到功深優入聖域

賦

拙賦　周子

巧者言拙者默巧者勞拙者逸巧者賊拙者德巧者凶拙者吉嗚呼天下拙刑政徹上安下順風清弊絕

白鹿洞賦

承后皇之嘉惠宅廬阜之南疆閔原田之告病惕農扈之非良粤冬孟之既望夙余駕乎山之塘徑北原以東騖陟李氏之崇岡揆厥號之所繇得頹址於榛荒曰昔山人之隱處至今永久而流芳自昇元之有土始變塾而爲庠儼衣冠而絃誦紛濟濟而洋洋存叔季之且然矧休明之景運皇穆穆以當天一軌文而來混念敦篤於化原乃搜剔乎遺遯肦黃卷以置郵廣青衿之疑問樂菁莪之長育拔儁髦而登進逮繼照於咸平又增修而罔倦旋錫晁以華其歸琢以

肯堂而詒孫悵茂草於熙寧尚茲今其奚論天既啓予以堂壇友又訂予以册書謂此前修之逸迹復關我聖之宏規亦既震于予衷乃謀度而咨諏尹悉心以綱紀吏竭蹷而奔趨士釋經而敎事工殫巧而獻圖曾日月之幾何屹厦屋之渠渠山葱瓏而遶舍水汩㶁而循除諒昔人之樂此羌異世而同符偉章甫之峩峩抱遺經而來集豈顓眺之爲媒實官墻之可入愧余修之不敏何子望之能給矧道體之無窮又豈一言之可緝請姑誦其昔聞庶有開於時習曰明誠其兩進抑敬義其偕立允莘摯之所懷謹巷顏之攸執彼青紫之勢榮亦何心於俛拾亂曰澗水觸石鏘鳴璆兮山木苯蓴枝相樛兮彼藏以修息且游兮德崇業茂聖澤流兮往者弗及予心憂兮來者有繼兮我將焉求兮

遂初堂賦　臨川吳氏

皇降衷于下民兮粤惟其常猗歟穆而難名兮維生之良翕衆美而俱存兮不顯其光彼孩提而知愛親兮豈外鑠繄中藏年燁燁而寖長兮紛事物之交相非先聖之生知兮懼日遠而日忘緣氣禀之所偏兮横流始夫濫觴感以動兮不止乃厥初之或戕既志

師之莫御氣決驟以翺翔六情放而曷禦百骸弛而莫强自青陽而逆旋暨黃髮以茫茫儻矍然於中道盍反求於厥初厥初伊何夫豈遠歟彼匍匐以向井我惻隱之拳如驗端倪之所發識大體之權輿如寐而聽如迷而途知睍睍之匪遐乃本心之不渝嗚呼予既知其然兮予惟以遂之若火始然而泉始達兮毋惟不息以終之予視兮毋流予聽兮毋從予言兮毋易予動兮以躬惟日反兮于理茲日新兮不窮遠充實而輝光信天資而本同極存神而過化亘萬古而常通嗚呼此羲文之所謂復而顏氏之所謂爲萬世

道學之宗與

太極賦

厥初馮翼以帶闇兮維玄黃其莌分爰揭揭于中立兮配天地以爲人彙既學而有志兮紛逡逡其求索曰道不可名兮孰無徵而有獲繄皇義之神聖兮感龍馬之負圖得妙契於俯仰兮何有畫而無書豈至道之玄遠兮非名言之可摹懿尼丘之降神兮廓人文以宣朗揭日月於中天兮啟群昏之罔象指道妙於難名兮曰以一而生兩是謂太極兮非虛無與恍惚高下以位兮天尊地卑燥濕以類兮五行順施南

乾北坤兮西坎東離物錯綜兮殊鉅細與妍蚩孰主張是兮茲一本之所爲歷兩都而江左兮胡論說之紛霏豈淸言之弗美兮夫道遠而愈離偉先哲之獨詣兮重指掌於無極揭座右以爲圖兮開盲聾於千億謂斯道之匪他兮在夫人而曰滅幾善惡猶陰陽兮茲吉凶之所生嗟奇論之後出兮穴墻垣爲戶牖析同異於一言兮或曰無而曰有猶終不可使薰兮臭終不可使黜道惟辨而愈明兮詒詁言于不朽昔聖門之多賢兮纔入室而升堂端木氏之穎悟兮僅得說其文章雖亞聖之挺生兮猶歎其前後之無方嚮敵索無聲於寂默兮孰能求無形於渺茫惟下學而上達兮炳聖謨之洋洋嗟諸生之貿貿兮方鉤深而測隱探賜也之未聞兮誇神奇而掟紋持空言於繫影兮曾不滿夫一哂曰予未有知兮何太極之敢言秉思誠之遺訓兮矢顛沛而弗諼庶反觀而有得兮明萬理之一原申誦言以自詔兮聊抒意於斯文

性理會通卷七十終

性理會通卷一

蜀臨邛張行成述

元包數義

元包以坤先乾歸藏之易也易者變也天主其[illegible]者藏也地主其藏天統乎體八變而終于十六易用四十九蓍者存掛一之數爲太極則六八四十八者體中之用也地分乎用六變而終于十二包用三十六蓍者以共一之數爲太一則六六三十六者用中之用也太玄本三十六蓍亦地數也地虛三以扮天故用三十三掛一而三十二則四八之數地之體也

玄之爲書以一元行乎地之四體之間四體卽方州部家是也故玄之掛一有天用地之義而虛三有地承天之義若元包三十六不掛不虛而每揲存二十四則八卦用於地上者也是故乾三奇震坎艮各得其一巽離兌各得其二則十二畫也坤三隅巽離兌各得其一震坎艮各得其二則二十四畫也陰陽之畫共三十六以陰之二截陽之一則三十六畫爲用矣故易老陽之策極于四九而包以六六用之易以兩卦相重而後天地合包亦以兩揲相通而後九六均是故卦數自一至八凡三十六重之而七十二一揲之蓍合乎單卦之數兩揲之蓍合乎重卦之數五行之數五十有五自三十六言之五行盈於八卦十九當閏數之物自七十二言之八卦盈於五行十七當運數之氣以八歸五氣類相從則乾兌爲金坤艮爲土震巽爲木坎爲水離爲火吉凶順逆占法由生故曰三十有六取數於乾坤五行八卦同符合契也其法分而爲二以三揲之左右各存三四十二蓍所謂營之以四以象四時也常存此數不用者坤之二十四氣爲萬化之基易存四卦之義也餘十二蓍[illegible]爻數與歸奇數也爻數不九卽六歸奇數不六卽三

爻數得九者陽畫也歸奇數則三矣爻數得六者陰畫也歸奇數則六矣陽畫九而歸奇三用者三不用者一也陰畫六而歸奇六用不用各半也三畫皆陽者乾也皆陰者坤也二陽一陰者三女也二陰一陽者三男也三畫皆陽其數二十七重之而五十四者六九也三畫皆陰其數十八重之而三十六者六六也二陽一陰其數二十四重之而四十八者六八也二陰一陽其數二十一重之而四十二者六七也此八重卦之本數亦六七八九之數而以六爲主者也大衍六七八九之數以求爻也爻者用也六七八九

皆祖乎四者用生乎體自四揲而來也元包六七八
九之數以求卦也卦者體也六七八九皆祖乎六者
體生乎用自六爻而來也以用爲主故易爲天以體
爲主故包爲地也乾之一卦得五十四歸奇一十八
坤之一卦得三十六歸奇亦三十六三男四十二歸
奇三十三女四十八歸奇二十四以五十四合三十
六則九十也以四十八合四十二亦九十也以十八
合三十六則五十四也以三十合二十四亦五十四
也故元包八卦爻數合之爲三百六十歸奇數合之
爲二百一十六總之而五百七十有六得先天八位

之卦數與大衍除掛一而用四十八蓍十二用之數
正同所不同者大衍以四爲一故兩卦相偶用不用
之數卽得五百七十有六元包以一爲一比大衍數
四分僅得其一蓋大衍兼用七八九六分于男女者
太極用八卦天地之數也元包專用九六宗于父母
者八卦自用人物之數也是故大衍五十之虛一天
之虛之極也四十九之合一地之有之極也四十九
之掛一人之用之極也在四十八用之外元包以共
一爲太一是四十九合一之義爾揲之以三爲三才
在三十六用之內故易揲之以四以象四時備四體

而致用者天用地也包管之以四以象四時存四體
而不用者地用物也此所以大小不同也元包存本
之數每揲二十四一卦六揲而百四十四凡六十四
卦九千二百一十有六則大衍五百一十二卦之蓍
存乾坤坎離四卦不用之策數也包所存之數亦地
之本數故與大衍同大衍從天故又有掛一之數三
千七十二包四分得其三乃地之用數也包八卦之
數乾五十四而八之則四百三十二坤三十六而八
之則二百八十八三男四十二而八之各三百三十
六三女四十八而八之各三百八十四乾歸奇數十

八而八之則一百四十四坤歸奇數三十六而八之
則二百八十八三男歸奇數三十而八之各二百四
十三女歸奇數二十四而八之各一百九十二總卦
數計二千八百八十則三百六十之八也總歸奇數
計一千七百二十八則二百一十六之八也一千七
百二十八則七十二之二十四二千八百八十則七
十二之四十共六十有四以地之體十六析之卦數
得其十歸奇得其六皆二百八十八也以先天準之
卦數之十爲離之顯仁則開物八萬六千四百之數
歸奇之六五爲坎之藏用閉物四萬三千二百之

數一爲存本則八千六百四十之閏數然先天視元包皆三十倍矣此元包與大衍先天之合也所謂八封自用者陰陽分爲八位各以一卦變七卦自一世至五世遊魂歸魂而卦體復各守本體其一不變故曰八卦自用其數也今世卜筮所用火珠林卽是此法而其文不雅先生著書欲傳此一法於後世爾非爲文也分而爲二自左揲至右終而爻見奇則復歸于左故曰數之閏也在於左陽之動也數之萌也在於右陰能生也大衍四十九蓍各以一卦變六十四卦其數之變至于一十五萬五百二十八則每蓍得

三千七百二元包三十六蓍各以一卦變八卦其數之變至于一萬三千八百二十四則每蓍得三百八十四三千七十二者三百八十四之八也

大衍四十九蓍此言第三變五百十二卦之數者先天數也若第二變六十四卦之數則每蓍止得三百八十四總掛一歸奇用策得一萬八千八百十六也

先除掛一一蓍計三千七十二存天之太極也

再除三揲三掛三蓍計九千二百一十六爲乾坤坎離四卦之數存地之太極也

實用四十五蓍以應一卦當一節之數計一十三萬八千二百四十則六十卦三百六十爻每爻用三百八十四地生物之數也

元包三十六蓍

先除二十四蓍計九千二百一十六則乾坤坎離存本之數也大衍存四卦之數在十三萬八千二百四十之外者太極之地數也元包存四卦之數在一萬三千八百二十四之內者物之地數也

餘一十二蓍之用卦數通歸奇計四千六百八則震巽艮兌反復迭用之數也易之蓍四十八而策窮于三十六者乾與坤坎與離反復不互見爲四卦故各當十二震巽艮兌反復互見爲二卦故共當十二而十二常不見是故元包之蓍三十六存二十四不用

之外所用者十二而已一萬三千八百二十四析而十之卽一十三萬八千二百四十地之生物全數也九千二百一十六析而十之則九萬二千一百六十地開物之數也四千六百八析而十之卽四萬六千八十地閉物之數也開物者易用策之數閉物者易歸奇之數歸奇之數易之物數也葢全數十二會三分之天地各用其一餘一分以爲人物也兩揲七十二蓍各存二十四者存坤之體也歸奇共九策者存乾之用也通之用五之三不用十九之三者用其冲氣存其物體也

存本數每卦百四十四歸奇數均之每卦二十七用策均之每卦四十五以歸奇合存本每卦一百七十一則太玄九章之數者閏數也以用策合存本每卦百八十九合之而三百七十八則太玄五日三辰之策者餘分數也以用策併歸奇每卦七十二則太玄一日之策數者晝夜之數也

周易太玄元包潛虛蓍數義

易三微成著三著成象二象十有八變而成卦者謂揲蓍法也三微成著者謂三揲歸奇三多三少與兩少一多兩多一少三微之氣已成一象則爻之微象

也著謂爻也天三變成一象于上而六七八九之數成一爻于下故謂六七八九爲四象也三著成象者三爻既具得三畫一卦爲地之一象則卦之著象也著象相交乃成一重卦矣四十九著除掛一之外以四揲之得一十二奇數得四三四四四五四六用數得四六四七四八四九老陽用者九不用者三少陽用者七不用者五少陰用者八不用者四老陰用者六不用者六奇數通掛一則老陰用者以四爲一而得六不用者以五爲一而得五少陽用者以七爲一而得四不用者亦以七爲一而得三老陽少陰之奇

通掛一則不可分矣六七爲本屬乎天八九爲標屬乎地地之奇數不可分者宗于一天也先生曰陽不窮九陰不極八明大衍不可過者蓍爲天數故也并而均之則用策一爻皆三十者天五地六之二中奇策一爻皆十九者天九地十之二終也并兩卦用策得三百六十當一期之日并兩卦去掛一之奇策得二百一十六當重乾之策三十六者老陽之數也三百六十者十之也二百一十六者六之也數有十天以三爲體地以四爲體天兼二用故天六而地四兩卦奇策得老陽之六者天之三微變于上而後地之

四象化于下地之四象未見故用六也兩卦用策得老陽之十者地以四體承天六用載元氣而左行以成一歲之日故用十也六者二三也得其參天十者二五也兼參天兩地矣其掛一之蓍一十二以代虛一之蓍一十二既揲成卦則虛一之蓍卽爲二卦十二爻之本體皆不用而用以之宗者也是故六十四卦用策萬一千五百二十得三百八十四之三十奇策七千二百九十六得三百八十四之十九通爻體三百八十四爲七千六百八十乃得三百八十四之二十用者二十爲天數託於地以顯諸仁奇者二十

爲地數歸於天以藏諸用通之爲大衍五十易倚天地正數而立之之數所謂三天兩地而倚數者也

繫數以乾坤之策當期之日者起於一爻均得三十策爲一月而十二之故後天軌華以卦當年以爻當月以策當日也康節謂一爻爲一策者以用卦六十之爻與乾坤之策數同故後大卦氣圖以六十卦直三百六十日也繫辭以二篇之策當萬物數者三百六十爲一年積一世三十年得萬有八百加閏數七百二十成三十二年以三十二之數而均于三十則年得三百八十四日三百六十爲天道六變之正餘

二十四爲中盈朔虛之分月得二日也三百六十者去閏之數也故當基之日者用數也加二十四者通閏之數也故當萬物之數者體數也閏數爲物數歸奇以象閏故亦爲物數閏數爲物數者自餘分言之天之餘以與物自十九言之天地之終則爲物也二百二十八者十二爻之奇策二百一十六而加十二積策成爻爲天之微象則未成物者也三百八十四者六十四卦之爻數三百六十而加二十四積爻成卦爲地之者象則已成物者也天用六變餘分六日以與物陰又於六變之中克其六日共爲十二以成

十二辰之體在天當十二次在地當十二野皆物之體也故乾坤二卦掛一之蓍十二以代虛一之蓍十二而當十二氣之用應之以十二爻則十二物之體也天一而二地二而四故閏之本體在年數者六而十二當乾坤二卦之爻在月數者十二而二十四當乾坤坎離四卦之爻陰陽合德剛柔有體是爲十二物之根種與天地同分于太極所賴以生生不窮者也其二卦之奇策二百一十六爲天之六其二卦之用策三百六十爲天地之十則歲常用之以生成此十二物故掛一象三其蓍十二在策奇則成二百二

十八偶之爲二十四而在用策則成三百八十四皆爲物數也二百一十六爲老陽之氣六變得坤之百四十四陽以陰凝而後歲功成物矣其奇策二百一十六則未成物也是故二百一十六當自子至午七月而加餘分之日百四十四當自未至亥五月而減小月之日坤位在未地道代終故坤作成物也先天卦數六十四卦得五百七十六則二卦去掛一之蓍數也蓍天也故通掛一數地也故去掛一蓍爲實獨用其顯故用其用數數爲虛兼用幽顯故盡用五百七十有六也二卦用策以當三百六十爻則一卦成

三十卦二卦去掛一之策以當五百七十六數則一
卦成三十二卦亦用數不通閏體數通閏之理也五
百七十六得三十六之十六則八卦而一卦變八卦
之數也用數得其二六則六子之六卦數四百三十
二也體數得其四則乾坤之二卦數百四十四也位
數在地坎離主之乾坤退藏六子用事是故乾坤合
體共當坤之策六子通用再得乾之策也五百七十
六在爻則用十而存六在數則用十二而存四者天
地之分日辰之用不同是故經世之位十六地常晦
一從會而用十二也

蓍去掛一而四十八爲十二之四老陽之策三十六
以四九之體爲六六之用則用之者三不用者一也
太玄之蓍三十三於老陽用策之中地虛三以拼天
天用三六地用二五爲天地相交而互用者也玄用
易蓍四分之三故天有四方玄有三方數皆自三而
變者去其不用之一以當北方罔冥之一玄而用其
直蒙酋之三方以當天地人之三元也天統乎體體
者有四地分乎用用者有三易爲天用地之數故用
四而別虛一掛一于四體之外玄爲地承天之數故
用三而又虛三掛一於三用之內也用數之中自分

用與不用則亦用之者三不用者一是故玄蓍極用
不過三九其虛其掛其奇幷之而不用一九也夫自
體言之四而用三自用言之又四而用三所謂地常
晦一故地體十六用其十二而十二又用其九也易
以四揲者從地之四象也三揲成一爻者太極元氣
含三爲一天之三也六爻爲一卦者用之六也易卽
用六爻者體用合一也所謂從體起用故爲天用地
也玄以三揲者從天之三元也兩揲成一重者陰陽
合德剛柔有體地之兩也四重爲一首者體之四也
玄別用九贊者體用分兩也所謂去體從用故爲地

承天也易三揲之奇一揲不五則九再揲三揲皆不
四則八者天除其一地除其二也玄兩揲之奇皆不
三則六者地除其二也易通三揲而奇十九得天九
地十之數玄通二揲而奇九得天九而已故易爲天
包地玄爲地承天也易一卦之奇得十九之六并之
而一百十四得玄一首四揲之晴數玄之四重者地
之四體也其初揲之晴數者地中之虛用故當物數
也玄一首之奇得九之四并之而三十六得易一爻
老陽之策數乾之六爻者天之六用也其一爻之策
數者天元之本始故當日數也無非天用地地承天

之理也玄之蓍本用老陽之策四之九虛其三則爲三之十一用二十七者爲去二用九用二十四者爲去三用八用二十一者爲去四用七是去其二三四之九而用其七八九之二十四也九者乾也去之以存九天之用二十四者坤也用之以立四重之體也易揲以四玄揲以三揲去其一蓍易用六七八九之策玄用七八九之策去其六之一數六者坤之數是爲不用之一其實則方州部家所以載其體其虛則玄之所生也易去其三四五六之數用其六七八九之策天四地四中交共一則從天之七四者體也中

交所以起用故離之則四十八者爲先天八卦六爻之體合之則四十二者爲經世日月一變之用也玄去其二三四之數用其七八九之策天三地三中虛五六則成地之八三者用也中虛所以生體故虛之則三十三者爲太玄虛三承天之蓍實之則四十四者爲觀物陰陽剛柔之數也

元包三十六蓍者用乾四九之體爲坤六六之用故以坤爲首存其四六用其二六則三分之中用一而存二也老陽之數三十六進之爲三十六旬一年之中開物之日二百四十則天地生物之數爲天地之用閉物之日一百二十則物已成體致用之數爲萬物之用是故經世以開物八月爲生物之數於閉物四月之中取交數餘數十二以爲閏數則物數也元包三分用一是爲物數故主八卦兼五行而用也用數之中又自分用不用析十二爲四分用不用各半者爲坤之六去一用三者爲乾之九并之則八分之中不用其三者存其三天用其五者用其參天兩地也大抵與易之理皆合然易用六者爲四六二十四用九者爲四九三十六歸奇不用三天者每卦得一百八爲三十六之三策數用參天兩地者每卦得百

八十爲三十六之五易以四爲一者包以一爲一易以四九爲一者包以一九爲一易爲地歸奇於天包爲物歸奇於地是故易爲天地之大數包爲人物之小數也

元包曰易用七七極少陽也包用六六窮老陰也明大衍之不可過也是故易元包皆不越五十之數然而潛虛用七十蓍何也曰坤當百數故十數之衍得百位易用其半虛一以從天七之用玄爲地承天而布氣之數包爲地配天而載物之數故皆不過乎易數也虛與包皆爲物數然包於元者獨指地之元氣

潛於虛者兼太極之氣與神故包名書以元首卦以坤而虛名書以虛首圖以氣也太極判而生天地天地交而生萬物天與其氣以載神地與其形以載氣是故虛於百數之中十取其七而用之在七則體地之十在十則用天之七所以體用十數名用七變而蓍用七十也易用七七而虛一者存太極也虛用七十而虛五者存五氣之元也易爲天數虛爲物數易體三才六位虛體五行十數也虛實用五變者天之五也并始終而七變則天之盈數也體用五行之十數者地之二五也并合數而十九則天地之終數也

體極十九用極于七故易初揲之奇均一爻而七并三揲均之而一爻盡于十九歸奇者閏數是以月行一日之餘得十九分度之七而經世動植數聲數每位而七音數二位而十九也經世有三數潛虛得其物餘二者則天地之數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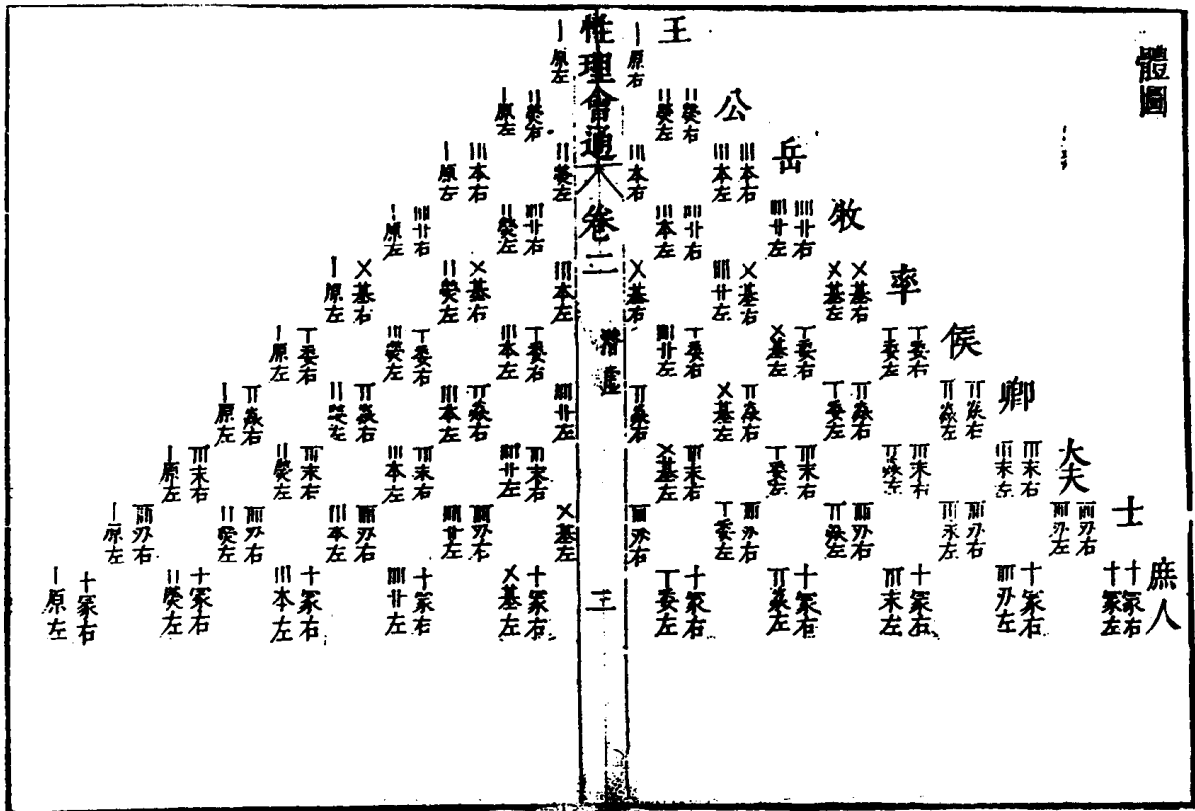
性理會通卷一

性理會通卷二

宋 司馬光撰

潛虛

萬物皆祖於虛生於氣氣以成體體以受性性以辨名名以立行行以俟命故虛者物之府也氣者生之戶也體者質之具也性者神之賦也名者事之分也行者人之務也命者時之遇也

氣圖

一等象王二等象公三等象岳四等象牧五等象率六等象侯七等象卿八等象大夫九等象士十等象庶人一以治萬少以制衆其維綱紀乎綱紀立而治具成矣心使身身使臂臂使指指操萬物或者不爲之使則治道病矣卿詘一大夫詘二士詘三庶人詘四位愈卑詘愈多所以爲順也詘雖多不及半所以爲正也正順茂墜之大誼也

性圖

𝍠𝍠水𝍡𝍡火𝍢𝍢木𝍣𝍣金XX土𝍥𝍥水𝍦𝍦火𝍧𝍧木𝍨𝍨金十十土

𝍠𝍡火𝍡𝍢木𝍢𝍣金𝍣X土X𝍥水𝍥𝍦火𝍦𝍧木𝍧𝍨金𝍨十土十𝍠水

𝍠𝍢木𝍡𝍣金𝍢X土𝍣𝍥水X𝍦火𝍥𝍧木𝍦𝍨金𝍧十土𝍨𝍠水十𝍡火

𝍠𝍣金𝍡X土𝍢𝍥水𝍣𝍦火X𝍧木𝍥𝍨金𝍦十土𝍧𝍠水𝍨𝍡火十𝍢木

𝍠X土𝍡𝍥水𝍢𝍦火𝍣𝍧木X𝍨金𝍥十土𝍦𝍠水𝍧𝍡火𝍨𝍢木十𝍣金

𝍠𝍥水𝍡𝍦火𝍢𝍧木𝍣𝍨金X十土

凡性之序先列十純十純既洽其次降一其次降二其次降三其次降四最後五配而性備矣始於純終於配天地之道也

名圖

性理會通 卷二 潛虛 五

一六置後二七置前三八置左四九置右通以五十
五行叶序卯而聠之宿躔從度卯則爲黄類則爲墜
卯得五官類得十數元餘者物之始終故無變齊者
中也包斡萬物故無位臭至之氣起於元轉而周三
百六十四變變尸一日迺授於餘而終之以步黄軌
以叶歲紀人之生本於虛然後形形然後性性然後
動動然後情情然後事事然後德德然後家家然後
國國然後政政然後功功然後業業終則返於虛矣
故萬物始於元著於裒(蒲侯)存於齊消於散訖於餘五
者形之運也柔剛雍昧昭性之分也容言慮聆覩動

之官也繇情(酉)得厲耽情之訹(恤)也歬郤庸妥(吐火)蠢
(尹)人事之變也訒(刃)宜忨峕曼德之塗也特偶暱續考
家之綱也范徒醜隸林國之紀也曆(四)準資賔戒政
之務也斆(效)理續育聲功之具也興痛(鋪)泯造隆業
之著也爲人上者將何爲哉養之教之理之而已養
之故人賴以生也教之故人賴以明也治之故人賴
以乂也夫如是故人愛之如父母信之如卜筮畏之
如雷霆是以功成而名自立也夫爲人上而不能養
則人離叛矣養而不能教則人殽亂矣教而不能治
則人抵捍矣三具者亡而祈有功名可得乎

行圖　變圖　解圖

元
行：元始也夜半日之始也朔月之始也冬至歲之始也好學智之始也力行道德之始也任人治亂之始也
變：慎于舉趾差則千里里儀正其矢
解：慎于舉趾差則遠也

裒
行：裒聚也氣聚而物宗族聚而家聖賢聚而國
變：
初 進而遂而侯其信而利用正
二 人保而殫而繁獸猛
三 百姓之聚勝者爲主惟物之蠱
四 羽毛鱗介各從其彙
五 兔絲之莽附草絕根
六 八音和鳴神祇是聽
上 雲還于山水泮于川
解：
初 裒不可苟也進遂也
二 人保而繁善以道舉也
三 百姓之聚止害人也
四 羽毛鱗介彙以倫也
五 兔絲之莽知固根也
六 八音之裒感人神也
上 雲還水泮泰極必分也

柔
行：柔地之德也臣之則也天爲剛矣不逆四時君爲剛矣不卻嘉謀金爲剛矣從人所爲故剛而不柔未有能成者也
變：
初 馬牛服從左右殫力
二 蓬蔟戚施盜跖之所或得其管
三 齒剛必缺乂存者舌
四 蜚石之落抗之以幕
五 大柔如水利物無已
六 蒲梁椰轂傾摧脫輻
上 綴旒靡委政不在已
解：
初 馬牛服從辰載宜也
二 蓬蔟之所扉不爲害得其管爲主所知也
三 齒缺舌存乂剛必危也
四 蜚石之落強不能支也
五 大柔如水不與物逆也
六 蒲梁椰轂任重力微
上 綴旒靡委君道非也

剛
行：剛天之道也君子之守也
變：
初 偃王無骨莫之自立
二 不忍小岑自經溝瀆
解：
初 人之有骨以自立也
二 自經溝瀆小人決也

地為柔矣負載山岳臣為柔矣正直謇諤水為柔矣類厓穿石故柔而不剛未有能立者也

三　一日興丌塞拔木崩石一跌而踣壞壞之食　一跌而踣不復振也
四　金輿玉軸歷險不殞　金輿玉軸任重載也
五　介潔自守其要无咎　其要无咎由寡欲也
六　金鑄百鍊有折無卷　有折無卷貫不渝也
上　陟谷鑄劍利用加錫　利用加錫剛過則折也

丨乂 **雍**

雍和也天地萬物之性不剛則柔不壅則明而通行之其在和乎

初　匪飛匪潛出門交有功　出門交有功尚和也
二　柳下惠不易其介伯夷怨是用希　夷清不偏惠和不流
三　王質金聲利用陳于帝庭　玉質金聲有嘉德也
四　猗猗領領無施而適摶沙流僚俗席卷棘　猗猗領領不可如何也
五　嚮者減求者增萃會于平瀦盂　嚮減求增益寡損多也
六　蘦梅不適美棄不食　蘦梅不適性有頗也
上　天地融融為物雍雍　天地融融萬物和也

丨丅 **昧**

昧晦也日之將昏夜以成月之晦弦望以生君子之晦與時偕行

初　取足於已不知外美　取足於已所以昧也
二　日匿其光俟于東方　日匿其光日未耀也
三　鐵目石耳蹈于覆水　鐵目石耳不可導也
四　冥行失足或導之燭　或導之燭能受教也
五　無相之瞽闔戶而處　闔戶而處未失道也
六　不習而新敗材弗樸　不習而新不免咎也
上　僩人守金衆盜攸伺　以昧其上必有盜也

乂Ⅱ **昭**

初　食其鑑拂其塵蔽其形　食鑑拂塵以自照也

昭明也天地之明靡不察也日月之明靡不燭也人君之明官群材也恒有辜也懋有功也

二　附珠照夜不如膏燭　珠能照夜不可常也
三　察窮秋毫物駭而逃　察窮秋毫物所駭也
四　鑿壁偷光厥志惟勤爭畀之燭　鑿壁偷光善借明也　爭畀之燭速光大也
五　循牆不蹶秉燭而跌　秉燭而跌明惰也
六　日麗于天萬物粲然　日麗于天無不照也
上　宿火于灰　宿火于灰善養明也

Ⅲ **容**

容貌也尊卑有儀卑國有容捨之則麗

初　修而貫而久而安而　修容有常久則貫也
二　葆首夷俟不若遺死　葆首夷俟不可忍見也
三　頹面不飾　頹面不飾不變也
四　褧衣錦褧君子衣美猎虛　褧衣錦褧不自絢也
五　如圭如璋以和以莊　以和以莊容之善也
六　朱襮紫裹服久必敝　朱襮之敝其裹見也
上　繆木之番甘瓠之纍　木之瓠纍貴下賤也

Ⅲ **言**

言辭也有雷有風天心始通有號有令君心無隱有語有言中心乃宜

初　壹囊之口可用以受瘠者之食稻粱之賊　稻粱之賊言不可已也
二　人不長知饋金謂疑　饋金而疑人弗信也
三　不問其關禍濫浮天　禍濫浮天不可救也
四　大信其時萬物攸期　萬物攸期素信之也
五　庸言之謹必顧其行　庸言之謹以立誠也
六　聘言之利上下攸賴　上下攸賴其利博也
上　言由于德弗思而得萬世之式　言由于德非意之也　萬世之式當于理也

||| X 慮

慮思也聖人無思自合於宜賢者之思以求其時踊事不思不能言機學道不思不能造微

初 秋毫差機矢不可追　秋毫差機不可不慎也

二 旁瞻千里卻顧百世　旁瞻卻顧所慮遠也

三 澄源正本執天之鍵　澄源正本萬術盡也

四 林甫月至偪人笑出匪躬之蓋　匪躬之蓋終自及也

五 萬物之神出天入塵　出天入塵無不驕也

六 謀利忘寢商賈之任　謀利忘寢思不遠也

上 孔子從心不踰矩　孔子從心從容中道也

||| T 聆

聆聽也天下其耳辨達四聰聽而不聞是謂耳聵聞而不擇是謂心聾所以王者聽德惟聽學者非禮勿聽

初 聽德惟聽否不若聵　否不若聾聞無益也

二 雖續弗欲舜聽四達　舜聽四達[illegible]不蔽也

三 其言便耳沒于溺水　其言便耳不可悅也

四 苦言刺耳惟身之利　苦言利身不可惡也

五 卑聽惟順擇其利病　擇其利病出乎心也

六 蠛聞聲惟通言是聽　通言是聽心不逮耳也

上 聖人無擇惡聲不入　惡聲不入耳不順非也

||| 丌 覿

覿視也天高其目辨明四目視而弗見是謂目盲見而弗擇是謂心瞽所以王者視遠惟明學者非禮勿視

初 紛澤之輝覆辨理機昧者不知明者識微　昧者不知目誘之也

二 項楚姚虞形似心殊　形似心殊明不在目也

三 驅車擊轂自掩其目坦途猶覆　自掩其目不能見也

四 虎視耽耽其心譚譚　其心譚譚審所視也

五 蓬蒢戚施俯仰相疑　俯仰相疑任偏見也

六 漆器象箸因微知著離婁之明視細猶巨　視細猶巨明辨晳也

上 疑蕨十二惟日之蔽同仁一視　疑蕨之蔽不用日也

||| 丌 繇

繇喜也天地同春萬物忻忻聖賢相逢四海歸仁

初 凱風怡怡萬物熙熙　凱風怡怡怒氣散也萬物熙熙無疾怨也

二 悅之匪人步於幽榛覆車陷輪　悅之匪人徇所愛也

三 愛笑愛語神親心與弗喪其斧　弗喪其斧未失則也

四 聞謗而喜反求諸已　聞謗而喜以從道也

五 喜怒以律愛惡不失大人元吉　大人元吉不失律也

六 賞溢於喜重器是委或顛而毀　賞溢於喜愛人從政也

上 爵祿錫予飾喜之具惜印吝金人委而去　爵祿飾喜不虞拘也惜印吝金人失望也

||| 丌 懠

懠怒也天地之怒風霆橫飛王者之怒爰整六師君子之怒暴亂是夷小人之怒適爲身菑

初 匪怒之道必理之求拔亦難救　必理之求[illegible]慮後斷也

二 自怒自解人不知畏　自怒自解威已玩也

三 快心一朝忘其宗祧失不可招鯀[illegible]之浮鳥[illegible]之求　快心一朝忘後患也

四 雷霆赫赫亂是用息戮畢死國　雷霆赫赫以止亂也

五 有象有刑怒然後與　無刑而怒懠取侮也

六 恐之少時福祿無期　恐之少時乃免禍也

上 雷風既息繼以沛澤　風息而雨霽物游也

||| 十 得

得欲也牝牡飲食禽獸之識官爵財利僕隸之忌欲仁求仁入自聖門

初 耳目鼻口外交中誘惟心之咎　外交中誘心不君也

二 以禮制心成湯之德漢高入關弗御貨色　弗御貨色智之事也

三 聖人循理百物不察其心無累　其心無累過不留也

四 豨腹饕饕爲人益膏　豨腹饕饕貪欲不厭也

五 守常知足不危不辱　不危不辱又何求也

六 不學無義推飲食牲牝之嗜貪獸之甓　貪獸之甓鬬可食也

上 鴟爭腐鼠鵷雛弗顧　腐鼠弗顧乃可貴也

懼

懼憂也知命樂天無憂知命則賢樂天知命有憂則聖若夫涉世應事則有常理始於憂勤終於逸樂人無遠慮必有近憂

初 飽食無憂傑諾馬牛　傑諾馬牛人必有憂也

二 巨艦之莪衝風激波濟于江河先哭後歌　先哭後歌憂則有喜也

三 火在薪下安寢不懼　安寢不懼無所知也

四 德誼不積惟躬之戚　德誼不積賢者之憂也

五 婺婦之恤匪知其緯　婺不恤緯知所憂也

六 杞人蚩蚩憂天之墜　憂天之墜亦過計也

上 周規孔制後世之計　周規孔制萬世也

湛

初 利用作室周悍于勤大廈以成婦子欣欣　婦子欣欣享其安也

潛虛

湛樂也以欲忘道賊而不樂以道制欲樂而不亂去欲從道其樂也誠

情有七而處其五何也人喜斯愛之怒斯惡之故喜怒所以兼愛惡也

二 萬民不匱守業安居形苦心愉　形苦心愉內自適也

三 醉飽之愭歌舞之紛突火將焚蠢倚其門　醉飽之愭忘躬之戚也

四 酒食衎衎威儀反反繩墨不遠　酒食衎衎以禮自防也

五 不勤厭畝喪其稷黍　不勤厭畝無以食也

六 家有部婁外忘其槃　家有部婁樂道德也

上 王用宴于鎬京　鎬京之宴樂以天下也

洊

洊進也駑馬日進騏驥可及學者日進聖門可入爲國日進功業可得險途冒

初 洊非獲已進寸退咫飾其金屨　洊進之初不可不慎也

二 盲人操舟乘彼湍流　盲人操舟禍在不振也

三 日出而征日沒而息君子之則　日出則出君子之則處順也

四 兔跳而踴鳥飛而伏弧張拊縮　兔跳而踴以退爲進也

進或至於蹐

五 主人三速日中必恭失時不逐　主人三速從勿問也

六 駑馬之疲驥馬之追鷇羽纔蜚咮于藩籬　駑馬追驥力疲盡也

上 日沒而征力憊而竄遇途兵　日沒而征危辱近也

郤

郤退也日月進退晦明以成寒暑進退品物以生君子進退功名以彰

初 一葉于蜚木陰未稀我心傷悲　一葉于蜚陰始長也

二 納履而顧心留逝去　納履而顧心有望也

三 唾面不辱叱咤不縮或揖諸谷　唾面不辱顏之強也

四 雲蜚于江舟藏于浦需出于山車稅于宇　雲蜚于江識徵象也

五 揖之則揖麾之則止無愠無喜　揖揖麾止動不妄也

六 膳珍不御致鼎而去勿須其沃　膳珍不御辭不享也

上 龍登于雲垂尾之卷下人式瞻　垂尾之卷終可仰也

潛虛

庸

庸常也日月運行不差旦暮四時變化不愆寒暑君從下下不失其尊聖賢達節不亂其經

初 天地之德變化無極四時不忒　變化無極終有常也

二 井泉之潦汲者不絕　井泉之潦常可久也

三 岳鎮之巍無增無虧　岳鎮之巍善保常也

四 樹陽沃水一日十徙　一日十徙不能以榮也

五 晝作夜息寒耕暑織小人其職　小人其職君子治也

六 井汙而久蠹暴其戶　井汙而久不知變也

上 魚跳失水困于螻蟻　魚跳失水不安常也

安

安靜也息也日息于夜月息于晦鳥獸息于蟄草木

初 藏心于虛非有非無其樂于于　藏心于虛不假物也

二 止水之清鑑物而明　鑑物而明得所止也

三 窮驥之腐豢汙攸聚　窮驥之腐不能擇居也

息于根爲此者誰曰天地天地猶有所息而況于人乎

蠢

蠢動也天之動晝夜以行地之動草木以生聖賢之動功業以成

四 馴鹿籠鷄由習得成
五 居則鬱鬱動則愈屈吉人之得躁人之失
六 鶡飼于泥不能鳥蜚
上 雷伏于地或震于天火伏于灰或燎于原
初 陽氣潛萌品彙咸生允初乾坤
二 新居之徙舊居之棄不如其巳
三 狙入于罔跳梁俯仰
四 據于蒺藜欲去何之不去何爲去或得岐
五 鑿凍樹稷勞而無得
六 樹穀于雨拔草于暑
上 洗心藏密龍蛇其蟄利用無極

由習得成馴而心也
吉人之得以待也
鶡飼于泥志在汙也
雷震火燎因時勢也
陽氣潛萌動在中也
新居之徙未有利也
狙入于罔[illegible]蓋難也
據無所之不可處也
鑿凍樹稷徒自勤也
樹穀于雨費及辰也
龍蛇之蟄以存神也

訒

訒仁也天地好生秋不先春王者尚恩德先于刑人無惻心虎狼奚異擴而充之同仁一視

初 牽牛釁鐘惻于厥心
二 養虺縱蠆匪仁之方
三 工不踰閾車成轍
四 青蚕白刃利以征亂
五 赤子在谷文人濡足
六 推與濟人不如杠梁之成
上 至德如春決于無根莫知其然
初 盜跖莊蹻諱聞其惡
二 守爾庖魚喪爾囊珠匪愚則迂

牽牛惻心仁之祖也
養虺縱蠆失所與也
工不踰閾寘中度也
青蚕白刃斷以誼也
赤子在谷濡不避也
推與濟人惠不大也
仁道大成萬物遂也
跖蹻諱惡有羞惡也
喪爾囊珠所失大也

宜

宜誼也君子有誼利以制

事事無常時務在得宜知宜而通惟義之功闇宜而執亦父之賊所以天地當秋不廢肅殺聖人用刑不害慈愛

三 徇利遺節記名以說汙予斧鉞
四 名駒大輅安行正路疾徐中度
五 孝惟殺身無所成名
六 斷胻納忻毀形殘生惟心所安
上 殉義之大手足無愛

忱

忱信也天地信而歲功成日月信而曆象明人君信而號令行人臣信而邦家榮苟爲給之未見其能久長者也

初 可用交勿恤其孚後有從
二 言無夸善懼不能踐
三 天道難測四時不忒下上之式
四 父子乖離吐心而疑之亂不在事
五 硜硜之信小夫之謙
六 小信之必大諠之失君子不由
上 堅城捍外壘堤過水[illegible]漏不在大

記名以說以欺世也
疾徐中度不失節也
孝惟殺身不可爲名也
毀形殘生義無咎也
手足無愛大得宜也
勿恤其孚自誠也
言無夸善省華求實也
下士之式人信之也
父子乖離[illegible]知其可也
小夫之謙可爲民也
君子不由[illegible]重[illegible]也
城堤[illegible]不可不完也

詰

詰智也經天緯地必存其理智者見之心開事濟鑿以爲巧詐以爲奸聖門論智其流不然

初 盜薪火發[illegible][illegible]梟剽
二 斤斧顯顯梓匠之從
三 盜兵利吏不制
四 動若流水惟物之利
五 務本安分金石其命
六 狙鼠狡譎志在竊食
上 神禹濬川行其自然

盜薪[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學祛蔽也
梓匠之從小役大也
盜兵利祗盜害也
流水之動以利物也
務本安分知保身也
狙鼠狡譎以竊食也
行其自然不爲鑿也

憂

初 仰天俯地正名辨位以定民志

仰天俯地名位辨也

旻禮也天高地下制禮之經尊隆卑殺節禮之文人不知禮進退無度手足閑措罔不閑禮紀綱不舉四鄰之傷

二 敝衣敝形猶愈裸裎　敝衣敝形猶愈無也
三 衣冠周孔揖遜發家　揖遜發家以節奸也
四 擊牛之狂服酖遺場　擊牛之狂能自制也
五 偶人粉澤　偶人粉澤徒飾外也
六 斐如煌如紀如綱如四海王如　斐如煌如王者事也
上 男女貴辨嫂溺則援　嫂溺則援禮有權也

丌丌 特

特天也天氣下降地資以生日光旁燭月借以明大和而正婦聽以行是謂天

地之終陰陽之義人道之始

初 桃李之哀情悼心悲松筠之思　松筠之思幾無及也
二 有猴在牢或投之刀先笑後號　先笑後號不求終也
三 大剛而令婦順而聽　夫剛婦順[illegible]失常也
四 闍門雍穆靡歌靡哭　靡歌靡哭得守節也
五 德禮不東舜嬪媯汭　德禮不東以身先也
六 鉛刀析薪析齒餘斷　折齒餘斷不可用制也
上 枯楊生華老夫得其女妻蛇入燕巢之悲　枯楊生華何可久也蛇入燕巢必敗家也

丌丌 偶

偶妃也天能始事地實以終之陽能生物陰實以成之有夫無婦中饋孰主所以咸先於恒男下於女

初 嗜酒之甘不知沈醉虺蛇是長末或成豺　末或成豺不早辨也
二 忌疾貪鄙狗情黜理　狗情黜理不服訓也
三 化雞司晨惟家之索　化雞司晨反常也
四 堅柔而靜品物咸正　堅柔而正順承天也
五 無非無儀中饋攸司　中饋攸司未失道也
六 宣王宴起姜后請罪　姜后之請警戒相成也
上 君王后治齊不可用正呂武用　不可用正婦人從子也

十川 暱

暱親也疏者必疏親者必親事之常理人之常情苟違其常心安可怙識者畏之如避虎豹

初 九族咸敘省犳之故　省男之故知所從也
二 象封有庳食而弗治　食而弗治弗私以政也
三 竹怙不拔兹死不踬　竹怙之安輔之多也
四 條亡挤存或斧之根　條亡挤存見者執柯也
五 父母妻屬等衰以睦　等衰以睦示不同也
六 剖脊斯足易之金玉其肌不爲　剖脊易玉棄親即它也其肌不爲人於彼何也
上 堯舜親親萬國興仁　萬國興仁大成也

丌丨 續

續子也堯父舜子二者雖全與其父智享若子賢所

以舜生商均虞祚不延鯀生神禹祀夏配天

初 絡馬首穿牛鼻利用以早　絡馬穿牛初易馴也
二 父蠻其土子終厥畝　子終厥畝能紹先也
三 嚳子滿腹不如螺贏之不育　嚳子滿腹害厥生也
四 飯菽羹藜父母怡怡　父母怡怡善承意也
五 鷹雛賊鸞不爲鳴鳶　不爲鳴鳶亦似宗也
六 酒膳矜加父母頻加　父母頻加不養志也
上 體完不虧德備不虧祖考之輝　體完德備終于事也

丌丌 考

考父也君爲尊矣患不爲親母爲親矣患於不尊能尊親者其惟父乎慈而不訓失尊之義訓而不慈害親之理慈訓曲全尊親斯

初 老牛舐犢不加燕引其雛　燕引其雛教之飛也
二 作室無資勿壞其基以俟能爲　作室無資不可壞也勿壞其基亦可尚也
三 愛馬益粟肥益而陸終不可服或受之梁　愛馬益粟祗益害也
四 散而金珠聚而藏害賢不長志否不益愚　散而金珠賢於人也
五 囊金篋玉不畀之燭盜守之屋　不畀之燭失義誨也
六 薪火不滅貽加無窮湯湯其流無織之慶　薪火不滅明有繼也

偘

〤〣 范

范師也天垂日星聖人象之龜出圖書聖人則之禹叟之敘文武是資剡子之漏孔子所咨若之何其無師

〣〣 徒

徒衆也薪以續火益之愈光江漢承流達于遐方顏閔博業聖道以彰

〤〣 醜

醜友也天地相友萬彙以生日月相友群倫以明風雨相友草木以榮君子相友道德以成

上 丹朱商均利用作賓 利用作賓知于明也

初 易子之義貴善是爲惟嚴之利 惟嚴之利人知畏也

二 衡不平繩不直大斗短尺民莫之則 衡不平不足由也

三 章句之見授其訓傳以鑰授鍵 以鑰授鍵發蒙也

四 北指燕南指楚惟爾之取 北燕南楚使自謀也

五 準矩繩規象法斂資 準矩繩規先自修也

六 投璧於闇或按之劍 投璧於闇人不見也

上 聖作六經萬世典刑如見其人 萬世典刑言作訓也

初 出門擇術跬步之失之晉而粵 出門擇術慎所從也

二 巧心妙手木不雕朽 木不雕朽其質陋也

三 虎豹之能千人莫當不可服箱 不可服箱不可馴也

四 驊騮騏驥造父授轡一日千里 一日千里天才異也

五 中人不惰可以寡過 中人不惰志務學也

六 樛木之曲惟材之揉爲輪轉轂 曲木爲輪性可揉也

上 仲尼之道三傳時習以克永世 以克永世道大明也

初 素絲藹如適緇適永 適緇朱惟所擇也

二 意氣相許不以利取 取不以利能擇交也

三 水石相親石潔水清蓬麻共植惟蓬亦直 惟蓬亦直近賢也

四 總角綢繆膠而漆投半塗分析注矢操矛 注矢操矛反相賊也

五 春耕秋穫易力並作游惰勿諾 游惰勿諾不如已也

丅〣 隸

君臣也地不天不能以生月不日不能以光臣不君不能以功

丅〣 林

林君也三人無主不能共處一人元良萬國以康厥德惟何仁武及明備其蓄且飫則衰亡夫民之所資者道也不可斯須去也是以君臣相與講于朝師友相與講于野然後道存而國可治也

〣〣 禋

禋祀也豺知祭獸獺知祭魚忘先背本傲忽狂悖明而人貴幽則鬼誅

六 毛群豺聚犧食之義 犧食之義無所益也

上 一首三尾先完後毀惟初之辜 惟初之辜不早識也

初 水養其材工則劓之玉潛於石人則琢之 木養其材以待用也

二 玉馬金牛惟邦之寶 玉馬金牛專所奉也

三 一身三首睽曦所麗 一身三首無所容也

四 登丘而俛置膝而遠百祿簡簡 登高而俛不自崇也

五 股肱綏體沒身不改 股肱不改節所從也

六 顏蔽其勞口揚其高挾思以驕或傳之刃 或傳之刃惕其庸也

上 秋穀既收土田之休 穀收田休不敢處功也

初 赤子之命在厥初生 赤子初生性命係也

二 循迹不失無喪無得 循迹不失亦足繼也

三 奸賞忠誅藏違否依首足顛施 奸賞忠誅庚事戾也

四 巨舟褰褰濟于洪波 巨舟褰褰賴賢以濟也

五 鑒無光斧無鍇股肱不從惟身之殃 光鍇之無下不使也

六 天日昭如糜柱森如忠進奸誅 天日昭如明無蔽也

上 日中而移山高而危大人克中 日中而移不可不戒也

初 聖人知幽明之故死生之說鬼神之情狀 祭祀之設非虛文也

二 謂祖無知謂天可欺謂祭何爲 謂祭何爲心徹息也

三 豺獺之蹇霜露之思無失其時 無失其時不忘本也

四 匪隆匪殺惟義所在 惟義所在務適宜也

五 藺粟之角用尾登鞠爵上帝是享
測曰藺粟之角用誠不必豐也
六 弗播而穀弗攻而木祀淫祭瀆
祀淫祭瀆佞神也
上 學匪于祿祭匪求福果時則熟
果時則熟理必至也

準

準法也爲農無法黍稷不生爲工無法器用不成御衆無法資斂喪兵治國無法長亂殃民

初 堇荼之萌雜則不祭燎火熒熒沃不盡撫
堇荼之萌惡不可恣也
二 瞽夫執經蘭艾同制上用下畢獸駭而突
獸駭而突窮則悖也
三 罔密而斂徵逃網繁不如其棄
徵逃網繁制小失大也
四 擒虎于穴百獸戰栗罔目甚濶昌不可脫
擒虎于穴畏暴戾也
五 榮水之盈小偏必傾庭燎之明繼其薪蒸
盈水之盈偏則敗也庭燎繼薪明不可息也
六 稂莠之鉏嘉穀扶跡
稂莠之鉏[illegible]物害也
上 驅繩去飯毋使汗案逐之勿遠
驅繩去飯不足追辜也

資

資用也何以臨人日位何以聚民日財有位無財斯民不來所以洪範八政食貨爲先天子四民農商居半

初 衣食貨幣生養之具爭怨之府
爭怨之府當義治也
二 子贏父單不憂飢寒
子贏父單厚于民也不憂飢寒必相養也
三 務其耕桑尊農卑商蹶原道委上下均利
尊農卑商明本末也蹶原道委通上下也
四 山童澤涸今笑後哭
山童澤涸其利窮也
五 隋珙之富或典或仆
或典或仆道不同也
六 大盈藏金鄙夫之心
鄙夫之心私積財也
上 勤約成風人不困窮
勤約成風身先之也

賓

賓客也君臣有主有賓燕飲有主有賓諸侯朝聘天子之賓四夷朝貢中國之賓所以周官設行人之職行葦歌序賓之禮

初 賓擇主人有禮則親
賓擇有禮主宜謹也
二 三十輻共一轂天子雍雍四門穆穆
四門穆穆無離心也
三 莪具途臣其戶四鄰攻之莫之或助
莪[illegible]途臣[illegible]與物交也
四 重禮輕幣遠人畢至
重禮輕幣不爲利也
五 伯父伯舅惟賓惟友禮循其舊
禮循其舊固有制也
六 秦帝按劍諸侯西馳面服心違
面服心違咸劫之也
上 東鄰無客西鄰之集
西鄰之集亦可畏也

戒

戒兵也天生五材民並用之缺一不可孰能去兵偷憂生亂何以止亂所以樂有舞干燕有射佩劍即禦敵之具井田寓營陣之法

初 不利爲冠利用禦寇
利用禦冠自衛也
二 利劍在手不敢飲酒
不敢飲酒知戒慎也
三 兵由貪忿民殫國虛
民殫國虛終自焚也
四 節制之兵有死無奔
兵死不奔有節制也
五 公孫建議禁挾弓矢
公孫之議[illegible]窮理也
六 伐亂除凶修國省躬
修國省躬乃正人也

上 戢戈櫜矢憂患方始
憂患方始戒不虞也

數

數教也木有材工則斲之民有性君則教之生之者天教之者人教化既美習俗乃成習俗既成運數莫奪越千百年流風不絕

初 去毋從父得其途路
得其途路知向方也
二 虎狼養子教之搏噬秦人以鷙
秦人以鷙不由義訓也
三 建其師立其規誨其笞
建其師[illegible]長也立其規示其物也誨其笞弼以刑也
四 漢光厲俗幾士屢續
漢光厲俗尚名節也
五 直木不令其影自正
其影自正身先之也
六 飽食嘻嘻貪饕之肥
飽食嘻嘻追居無教也
上 契敷五教黎民比屋可封時雍
比屋可封惡人盡也

乂

[illegible]治地種植耘

初 刀斧採器必先就礪
刀斧就礪先自治也
二 政令苛碎遺大得細上勞下敝
上勞下敝不知要也

除王者治國罷賞刑誅衆而不治其國無制無制之國其民作慝

三　畀人爲主喪其資斧　　喪其資斧任匪人也
四　欲罔之張引其綱欲絲之治振其紀　　綱張紀治舉賢悳從也
五　量形製衣可用爲儀　　量形製衣不好大也
六　網闕而疏蜎蝦其道利以得魚　　利以得魚得民也
上　能魚科斗惟萃于首　　惟萃于首不續終也

十十 績

績功也事不見功何以爲終務學不在多能以道成爲功用兵不在多務以亂靜爲功是故物成秋冬天地之功時庶隆平帝王之功

初　先春布穀雖勞不育恐以俟時若遲若速　　若遲若速善乘時也
二　帝王君臣務在安民　　務在安民無前功也
三　六子奮庸萬物以豐天地之功　　天地之功不自爲也
四　有鱣悅珠人口之腹　　有鱣悅珠非其[illegible]人口之腹祇取禍也
五　項羽日勝而亡高祖日敗而王　　日敗而王善要終也
六　生事要功利已夸庸　　生事要功好作爲也
上　漢宣筭效優於孝文日漓我醇　　日漓我醇潛有損也

十丨 育

育養也天地生物人資以養君臣一法人得其養是故大人祥養于母幼養于父終身養于天地人君

初　井渫勿幕通遐之汲　　遐邇之汲養而不窮也
二　芻我黃牛以耕則收婦子無憂　　芻我黃牛養賢也
三　赤子啼飢觀我朵頤載矜載嗤　　載矜載嗤莫之恤也
四　吐哺伺兒母瘠子肥母心之喜　　母瘠子肥損上益下也
五　燕雀之黨自育自養解而羅網　　解而羅網勿擾之也
六　發廪移粟東歌西哭　　東歌西哭不徧及也
上　井田之行何富何貧萬國之均　　萬國之均大成也

十丨丨 聲

聲名也無其實聲不濫無其聲人不聞聲濫而崇德之所以終人聞而廣業之所以始故日善不積不足以成名又日三代之王必先令聞

初　擊鼛撞鐘或濁或洪　　或濁或洪聲從實也
二　愼守而身勿爲鷄鳴　　勿爲鷄鳴無惡聲也
三　蔽葉之鷄其鳴嘵嘵鷙鳥之招　　鷙鳥之招聲致殃也
四　空谷來風有聲颯颯　　有聲颯颯匪求之也
五　鬼肅粢上弗見其象人莫之享　　弗見其象無實也
六　非雷非霆四方之聞蓍者思亨　　蓍者思亨求自眘也
上　金聲玉振始終惟令　　始終惟令不寖消也

十丨丨丨 興

興起也作而復起衰而更興前王之澤後王之能

初　選馬修輿辨道徐驅　　選馬修輿審所寄也
二　大囊無囊敝木無功有初無終喪其故官　　大囊無囊力不副志也
三　澣垢縫裂搢款補鈦　　澣垢縫裂可衣也
四　病危得醫器敝得匠　　病危得醫佐以明智也
五　楠有枏栽或爲棟材焚出于灰可以焚萊　　枏栽爲棟天才具也
六　田亂而憊遠望而晞　　望遠而晞志力憊也
上　總轡操筆左右在己　　總轡在上執與替也

十丨丨丨丨 痛

痛病也官病於上民病於下國以陵夷

初　外強中瘠恃而不戒　　外強中瘠災所從也
二　祛寒得熱金石之孽　　祛寒得熱失中節也
三　齒拔兒傷治體得亡　　治體得亡其醫庸也
四　固本以靜防欲以愼天不能病　　天不能病自治詳也
五　弗益弗擊輔根引日以俟明術　　輔根引日未失也
六　其亡其亡剸審其方倩用其良　　其亡其亡戒愼不敗也
上　膏肓不治世無良醫　　膏肓之疾不可如何也

十丅 泯

泯滅也熒出于灰嘘之實難火燎于原滅之則易是故周之興也十五王而不足及其滅也一衰奴而有餘可不戒哉可不懼哉

初　蜩鳴于林綻衣絜衾　蜩鳴絜衾旨早防也

二　微子前見商祀不殄其紹如綫　微子之祀重存商也

三　緡自寶亾乃生少康　夏之不泯得少康也

四　躬顛血絕廟夷龍滅　躬顛血絕誠可傷也

五　更志壓躬惟運之從　更志壓躬兼以穰也

六　水厭其原木剿其根　波高葉繁日昧心昏　水厭其原何可長也

上　前車已覆踵後社屋　前車之覆後所懲也

丅丅 造

造始也雲雷方屯開乾闢坤肇有父子始立君臣唱

之者聖和之者賢爲之者人成之者天

初　太虛測冥開乾闢坤　萬有咸敘寶惟其人　萬有咸敘人所爲也

二　舜禹之禪湯武之戰天心人願　天心人願雖利之也

三　用不擇術功借惡積成釁毀疾　成釁毀疾不由德也

四　依仁附義乘時順理　誅暴誅奸利物利巳　能利乎物實自利也

五　量時度力田作方一規模可則　規模可則不自棄也

六　方春不犁泊秋而飢婦子悲號　泊秋而飢失時極也

上　立德建名惟天之命　而贊之成否則禍生　立德建名天所命也

丅丌 隆

隆盛也一陽之進必盛于夏是謂隆暑陰則生矣一陰之進必底于寒是謂隆冬陽亦形焉是故王者之業必極盈成忍成之時必

初　其憂其勤日升于雲　其憂其勤明日進也

二　百體四支勿增勿虧守之以祗　體支已完勿增損也　善守其成惟能謹也

三　酒肉如陵鐘鼓盈庭鑠乃墮城　鑠乃墮城守備盡也

四　視舟之濡窒之用御　視舟之濡屚患于謹也

五　暑至陰生寒極陽萌　君子畏盈小人怙成　小人怙成危偪近也

六　盛不忘衰安不忘危一日萬幾　萬事之微不可不慎也

貴持守可不念哉

上　一累土匪易勿虧一簣　一簣未成虧九仞也

丅丌 散

散消也氣散而竭族散而絕民散而滅

初　敝弓之招蓋漆與膠　蓋漆與膠結以禮信也

二　心德之離微子去之　微子去之親戚離也

三　守素兢兢朝露春水　朝露春水雖凝易泮也

四　倒廩虛庫財散人聚　倒廩虛庫知所散也

五　寡鬬而星離潰而平盜棄其兵　盜棄其兵[illegible]亂釋也

六　積沙防水水至沙潰　水至沙潰不固結也

上　長夜之宴雖久必散達者先見　達者先見明始終也

丅丌 餘

餘終也天過其度日之餘也朔不滿氣月之餘也日不復次歲之餘也功德垂後聖賢之餘也是故

堯舜之德禹稷之績　周規孔式終天無斁　堯舜周孔聖世無窮也

天地無餘則不能變化矣聖賢無餘則光澤不遠矣

乂乂 齊

衆星拱極萬矢湊的必不可易　衆星萬矢誰能易中也

齊中也陰陽不中則物不生血氣不中則體不平剛柔不中則德不成寬猛不中則政不行中之用其至矣乎

命圖

	吉	臧	平	否	凶
裒	六	四	二	五	三
柔	五	四	三	六	二
剛	四	六	五	二	三
雍	三	二	五	六	四
昧	二	四	五	六	三
昭	六	四	二	五	三
容	五	四	三	六	二
言	四	六	五	二	三
匶	三	二	五	六	四
聆	二	四	五	六	三
覲	六	四	二	五	三
繇	五	四	三	六	二
懠	四	六	五	二	三
得	三	二	五	六	四
罹	二	四	五	六	三
眈	六	四	二	五	[illegible]
荓	五	四	三	六	[illegible]
郤	四	六	五	二	[illegible]

廉	三	二	五	六	四
妥	二	四	五	六	五
蠢	六	四	二	五	三
訒	五	四	三	六	二
宜	四	六	五	二	三
恍	三	二	五	六	四
喆	二	四	五	六	三
憂	六	四	二	五	三
特	五	四	三	六	二
偶	四	六	五	二	三
蹶	三	二	五	六	四
續	二	四	五	六	三
老	六	四	二	五	三
范	五	四	三	六	二
徒	四	六	五	二	三
醜	三	二	五	六	四
隸	二	四	五	六	三
林	六	四	二	五	三
禋	五	四	三	六	二
準	四	六	五	二	三

資三　二　五　六　四
賔一　四　五　六　三
戒六　四　二　五　三
數五　四　三　六　二
乂四　六　五　二　三
績三　二　五　六　四
育二　四　五　六　三
常六　四　二　五　三
典五　四　三　六　二
痡四　六　五　二　三

泯三　二　五　六　四
造二　四　五　六　三
隆六　四　二　五　三
散五　四　三　六　二

元餘齊三者無變皆不占初上者事之始終亦不占五行相乘得二十五又以三才乘之得七十五以爲策虛其五而用七十分而爲二取左之一以掛於右揲左以十而觀其餘置而扐之復合爲一而再分之掛揲其右皆如左法左爲主右爲客先主後客者陽先客後主者陰觀其所合以名命之既得其名又合蓍而復分之陽則置右而揲左陰則置左而揲右生純置右成純置左揲之以七所揲之餘爲所得之變觀其吉凶臧否平而決之陽則用其顯陰則用其幽幽者吉凶臧否與顯戾也欲知始終中者以所筮之

時占之先體爲始後體爲中所得之變爲終變已主其大矣又有吉凶臧否平者於變之中復爲細別也

不信不筮不疑不筮不正不筮不順不筮不蹈不筮不誠不筮必蹈必誠神靈是聽

玄以準易虛以擬玄玄且覆瓿而况虛乎其棄必矣然子雲曰後世復有楊子雲必知玄吾於子雲雖未能知固好之矣安知後世復無司馬君實乎

性理會通卷三

泰和蕭漢中撰

卦序圖

上經三十卦之象之序合而言之所謂易之陽體乾坤坎離爲主者是也分而言之乾坤坎離雖均之爲主然乾坤君也坎離臣也就乾坤言之乾陽也坤陰也又就坎離言之坎陽也離陰也陽體之中又有陰陽之分焉前爲陽中之陽後爲陽中之陰故乾坤坎離或用事於前或用事於後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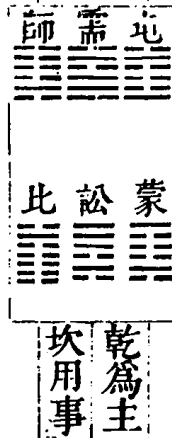
始

乾☰ 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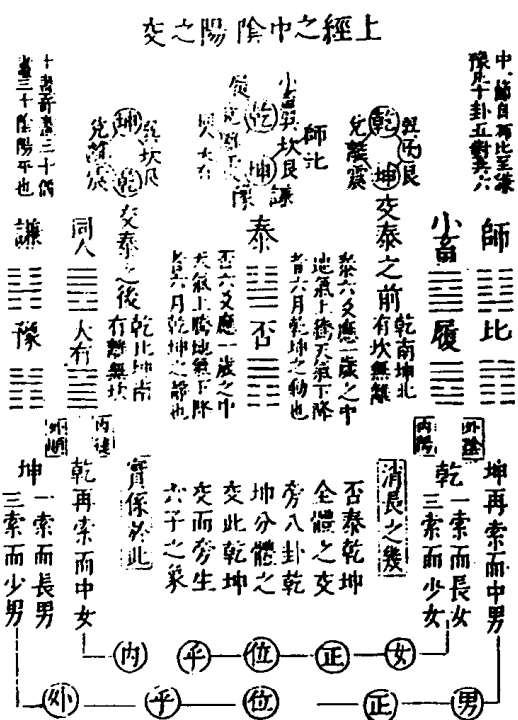
乾居六十四卦之首其爲上經之主固不待論乾與坤爲一對是乾爲主坤從乾也此則當論何者以易經卦次而觀則乾第一坤第二屯第三但見其爲乾先坤後不見其爲乾上坤下安在其爲坤從乾耶（以坤卦爲從乾則可謂乜卦爲從坤可乎）惟以兩卦爲對而觀則是乾之六畫在上坤之六畫在下乾爲主坤從乾其義始明大傳曰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定於乾上坤下之對非定於乾卦坤卦也又曰垂衣裳而天下治蓋取諸乾坤取於乾上坤下之對非取於乾卦坤卦也又上卦爲外下卦爲內乾上坤下天包地外也故觀象於對望

人之法也

上經之初其君卦則乾爲主坤從乾其臣卦則坎用事離不得用事陽中之陽故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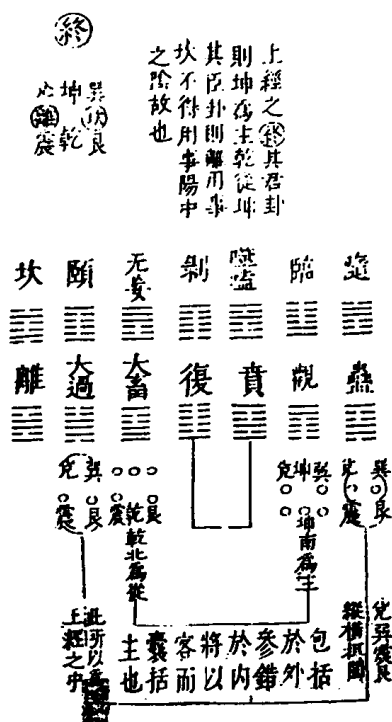
屯 ䷂　蒙 ䷃
需 ䷄　訟 ䷅
師 ䷆　比 ䷇
乾爲主　坎用事

乾坤之後受之以屯蒙需訟師比六卦者坎用事也此六卦皆有坎之體爲坎在上經其體入於內二體合而成習坎卦者坎之本體也餘六體分而爲屯蒙需訟師比六卦坎之用體也坎之體居上經諸卦之最後而坎之用居上經諸卦之最先所以承接乾坤

而統攝諸卦也六子之中獨坎先用事何也曰巽離兌皆陰也震艮雖陽而陽之偏也惟坎爲陽之中故坎在六子中最貴者也人見震爲長子以謂六子中最重而不知震坎皆乾坤子震猶長子坎猶嫡子蓋坎之體正震之體偏也屯與蒙爲一對合十二畫觀之坎之六畫包震艮於中也分而觀之屯之爲卦坎震也蒙之爲卦艮坎也然屯蒙之象即坎之象歛之則屯蒙二卦之四象藏於坎卦本體六畫之中發之則坎卦六畫所含之四象出而爲屯蒙二卦震長男坎中男艮少男上經諸卦惟此一對具乾之三男無陰體之雜乾父正位於外坤母正位於內乾之三男首出用事故爲諸卦先也乾坤首用坎而不用離坎惟合震艮而不合巽兌者上經乾開坤闢之初如歲之春如日之旦陽德方興而羣陰盡伏也（易有伏體一見則一伏坎見則離伏震見則巽伏艮見則兌伏）坎不合震之上體而合其下體（屯）不合艮之下體而合其上體（蒙）震之陽在下艮之陽在上也先屯後蒙者屯之陽生於下體之下而達於上體之中蒙之陽始於下體之中而達於上體之上也自震之下達於坎之中又自坎之中達於艮之上陽升而上之序也震之下畫坎二五之中畫艮之

上畫即乾三畫之純陽也坎以中畫之陽下合震之下畫上合艮之上畫而成三陽純乎乾體此屯蒙所以斷乾坤之後而能首出用事也此需訟師比所以又繼於屯蒙之後而乾坤皆與坎合也需訟一對坎上乾下乾上坎下益乾之上下體與坎合也先需訟後師比者乾爲主而先合於坎故坤從乾而亦與坎合也需先於訟者坎先合乾而後乾合坎也師先於比者坤先合坎而後坎合坤也坎先合乾者乾坎皆陽而乾尊也故坎先來合乾子從父也坤先合坎者坤陰也坎陽也陽用事故坤先來合坎母從子也比

上經中一節乾坤交而旁生六子之象也消長之幾著焉蓋其初也乾南坤北自泰一交坤來南而爲主乾遂居下自是坎不用事而離用事矣故同人大有接迹於後

上經之終其君卦則坤爲主乾從坤其臣卦則離用事坎不得用事陽中之陰故也

遯 蠱
臨 觀
噬嗑 賁
剝 復
无妄 大畜
頤 大過
坎 離

兌巽震艮 縱橫損闕
包括於外參錯於內將以客而囊括主也

兌巽艮震下經之主上經之客也在上經之初皆不能自爲卦必依於乾坤坎離而後成卦客依主也至此而隨蠱頤大過四卦客自爲卦不得不察由謙而前十五卦上經之上陽中之陽故陽盛而主旺客衰由豫而後上經之下陽中之陰故陽微而主衰客旺前十五卦乾坤坎離之體多二十五震艮巽兌之體少十主盛客微也乾坤坎離諸體之中乾復多於坤乾十坤七坎復多於離坎六離二均之爲主而陽又勝於陰也後十五卦乾坤坎離之體少十三震艮巽兌之體多十七主漸衰而客漸盛也於震艮巽兌諸體之中震多於巽

震六巽三艮多於兌艮五兌三蠱上經之末雖陽中之陰而本是陽客雖使主而猶未遠以陰勝陽也乾坤坎離諸體之中坤多於乾坤五乾二離多於坎離四坎二則主既向衰而陰反先勝於陽失其所以爲主之道矣故震艮巽兌不依於乾坤坎離而自爲卦始於隨蠱終於頤大過皆客自爲卦也此四卦者客之營壘機穽也

上經諸卦惟臨觀一對純陰無陽體之雜皆坤倡離和故賁噬嗑一對所以相承也剝復繼噬嗑賁之後無妄大畜繼剝復之後者見坤爲主離用事而乾從坤也陰長陽消主衰客盛矣雖然客豈遽侵主哉主

交客而致其來也坤交艮而成謙震交坤而成豫謙居十五卦之末豫居十五卦之首由此而上陽日以長而主盛由此而下陰日以長而客强蓋陰陽主客盛衰消長之幾會也幾一失而謙豫主交客而致其來矣然主雖交客而客猶依主也再失而爲隨蠱則客不復依主而能自立矣方其一失也坤交艮震而成謙豫其卦居隨蠱之先則主之交客猶在吾疆畛而未入於吾之窟穴也及其再失也坤交兌巽而成臨觀其卦居隨蠱之後則入客之窟穴之内與客之賁者交矣自是而後皆震艮之體噬嗑一對與之交者離也剝復一對與之交者坤也其極至於无妄大畜一對則與之交者乾也无妄以乾合震乾猶居震之上大畜以艮止乾乾反居艮之下回視上經之初首出庶物幾於冠履倒置故受之以頤大過艮巽震兌而終焉於是上降爲下客反爲主此豈偶然之故觀象者可不極深而研幾於此哉

下經

易經之有上下猶詩之有正變下經卦序當以變觀不當以正觀也未交泰以前乾南坤北既交泰以後乾北坤南此變也

下經非首咸恒首兌艮震巽也非終既未終坎離也蓋始乎山澤通氣雷風相薄終爲水火不相射六子交也上經父母交六子不交至下經始交上經乾坤之交居中而六子交於下經前與後者猶父母居室處堂上之正中而六子之夫婦其居室對列乎堂下之左右有尊卑自然之法象焉此所以首咸恒而終既未也

始

巽坎艮
坤　乾
兌離震

下經之初
陰中之陽

咸䷞　恒䷟　兌巽包艮震以唱
遯䷠　大壯䷡　乾居艮震外
晉䷢　明夷䷣　坤爲主離用事
家人䷤　睽䷥　坤統三女
蹇䷦　解䷧　坎居艮震外
損䷨　益䷩　震艮包兌巽以和

乾統三男

下經主卦之藩籬也

乾坤坎離上經之主至下經爲客除旣未爲易經始終外餘皆不能自爲卦必依於主而後成卦觭晉明夷一對坤離合而能自爲卦蓋在上經之末坤爲主離用事以至此也○合晉明夷一對與家人睽一對論之坤統三女居遯大壯蹇解之中而兌巽包坤離於內亦坤爲主離用事也○合遯大壯一對與蹇解一對論之乾坎居艮震之外內陰外陽內順外健坤離唱而乾坎和也○合咸恒一對與損益一對論之咸恒一對兌巽包艮震損益一對震艮包兌巽咸恒居前損益居後兌巽唱而艮震和也咸恒損益四卦往來上下縱横馳騁於下經之前主卦之藩城籬柵也○合此一節十二卦參考之皆陰唱而陽和此下經之所以爲下經也

下經之中
主受客來
故乾坤坎
離入於兌
上巽下包
括之終也

夬䷪　姤䷫　兌巽包乾
萃䷬　升䷭　兌巽包坤
困䷮　井䷯　兌巽包坎
革䷰　鼎䷱　兌巽包離

兌巽爲下經之主㣲乾坤爲上經之主其卦均其體敵自體而觀上經乾坤之體十二坎八震艮七離六兌巽四乾坤最尊也下經兌巽之體十二離十艮震九坎八乾坤四兌巽最貴也乾坤居上經其體十二兌巽在下經其體十二豈非兌巽與乾坤並乎自卦位而觀乾居南之正中兌巽居南之兩旁三體相比皆有上方及泰否既交則坤南乾北兌巽與坤聯於上方他體莫得與焉此下經中一節之卦象所以有兌巽而無震艮也然上經乾坤最尊而乾又尊於坤下經兌巽最貴而兌又貴於巽何也先天圖太極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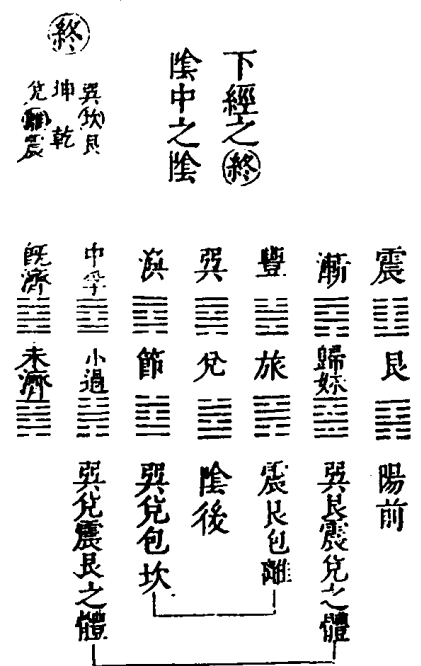
生八卦圖內太陽一象加一奇而爲乾加一偶而爲兌乾一兌二乾兌寔並立乎太陽一象之上他卦不得並焉此兌乾所以能相視爲敵體此乾所以爲上經之主兌獨能轉上經而爲下經而以其體居六十八體之最先而爲主也然不特下經之象其體居先自上經後一節十二卦首之以隨蠱一對已居其最先矣知微知彰知柔知剛觀卦序之象者思過半矣

震䷲　艮䷳　陽前
漸䷴　歸妹䷵　巽艮震兌之體
豐䷶　旅䷷　震艮包離
巽䷸　兌䷹　陰後
渙䷺　節䷻　巽兌包坎
中孚䷼　小過䷽　巽兌震艮之體
既濟䷾　未濟䷿

下經之終
陰中之陰

巽坎艮
坤乾
兌離震

終

下經之下一節震艮巽兌四主卦具焉不居下經之前乃居下經之後葢下經之初陰中之陽動也用也下經之末陰中之陰靜也體也所以然者體立於內而用行於外也然震艮兌巽四卦於此又震艮居前而巽兌居後者震艮陽也陽由此而出布於上也巽兌陰也陰由此而入伏於下也又合此下一節十二卦而並論之則震自震艮自艮巽自巽兌自兌分陰分陽各自爲對此震艮巽兌之分體也漸歸妹中孚小過四卦陰與陽合而成一卦此震艮巽兌之合體也至豐旅渙節四卦又震

艮巽兌之互體也皆體也而非用也靜也而非動也故下經之下一節陰中之陰故也合中孚小過既濟未濟而論六子之卦全也上經頤大過坎離亦然又以見乾坤居六十四卦之首六子居六十四卦之終也分而論之則乾坤爲上經之首咸恒爲下經之首坎離不交之體爲上經之尾交者爲下經之尾然總上下兩篇言之寔乾坤之體爲六十四卦首坎離之用爲六十四卦之終此序始終之關鍵也

嘗考夫易之卦六十有四乾坤坎離爲上經之用兌

巽震艮爲下經之用所用之卦各三十有二也而乾坤坎離所用之三十二卦於內三十卦居上經既未居下經兌巽震艮所用之三十二卦自咸恒至中孚小過盡居下經此又上篇所用卦得以居下篇而下篇所用卦不得以居上篇者上得以兼下下不得以兼上也又考之乾坤坎離之體正兌巽震艮之體偏正則全偏則不全兌巽震艮唯其偏也故所用之卦止居下篇不居上篇居其下失其上偏也就下篇言之止居始不居終居其始而失其終亦偏也乾坤坎離所用之卦則貫上下該始終而包其全矣正故也

或曰乾坤坎離之體雖皆得其正非皆得其全乾坤之體謂之全可也坎離之體謂之全可乎曰坎離之體雖不得乾坤之全而得乾坤之中惟其中也不偏於上不偏於下故爲上經之尾又爲下經之尾而用其全也夫乾之中畫交於坤畫之中而成坎是坎之本體得乾之中畫不得乾之上下畫也非全也及用以交離則得乾之上下畫而乾之三畫全矣不特乾之三畫全其本體有乾之上下畫今交離之中畫則坤之三畫亦全矣夫坤之中畫交於乾畫之中而成離是離之本體得坤之中畫不得坤之上下畫也非

全也及用以交坎則得坤之上下畫而坤之三畫全矣不特坤之三畫全其本體有乾之上下畫今交坎之中畫而乾之三畫亦全矣是坎離體得乾坤之中用得乾坤之全不謂之全不可也所不同者乾坤以體言坎離以用言其所以全則有間矣乾坤之全自其始而本體已全坎離之全要其終待合而後全此乾坤之體所以總六十四卦之全而爲之始坎離之用所以總六十四卦之全而爲之終也又嘗反覆諸卦象以考乾坤坎離之體用蓋乾坤體全而用也中坎離體中而用也全斯義也亦不可不論乾坤之體

居上經之始而其用居上經中一節之正中泰否是也坎離之體居上經之終而其用居下經之終既未是也乾坤之體全坎離之用全上文已論至於乾坤之用不居上經之前一節不居下經之後一節必居中一節之正中者豈非以其中哉若夫坎離之體所以居上經之終者又豈非總六十四卦之全而居其中哉故曰乾坤體全而用也中坎離體中而用也全以卦之所居察之信其然也又以一日論則上經猶晝下經猶夜以一歲論則上經猶春夏下經猶秋冬上經之初坎震用事春之象也上經之末離火用事

夏之象也下經之初兌澤用事秋之象也下經之末坎水用事冬之象也此兩經前後之脉絡故具論於此又上經三十卦共六十體而離居六十四之最末下經三十四卦共六十八體而坎居六十八體之最末上經陽體也終之以離者陽極而一陰生也下經陰體也終之以坎者陰極而一陽生也陽極陰生上經所以轉而爲下經陰極陽生下經豈不可復轉而爲上經乎此坎之一體聖人亦屬意於屯之上體矣故上下經之卦序當循環觀象而易本一經也又以乾坤之三畫觀之其體全而中在全之内也中具於

全體之内故用無非中也中無盡用隨取隨有也其用居上經之正中者用之中非外鑠也固有之也上經内也以坎離之三畫觀之其體中而全在中之外也雖得中不得全然中則不偏矣克之以至其極可全也其用在下經之極末者以我之中合彼之中剛柔交濟内外合一而後極其全也惟全故有中乾坤是也惟中故能全坎離是也又乾坤之全本體之全也以人道譬之生知安行之全也其體全而溥博淵泉時出之用無一不中也自然而全亦自然而中也聖人之事也坎離之全待合而全以人道譬之學知

利行之全也其體受中而生具體而微也必由學以克廣之至於極而後全也賢人之事也若夫得聖人之一體與夫不該不偏一曲之士時有所用不能相通者猶之艮之陽偏於上震之陽偏於下巽之陰偏於下兌之陰偏于上也雖有陽與陰上與下之不同其爲偏則同也偏則不中矣不全矣雖然易變易也震之三畫變其上則爲離昔之不中者於是乎中矣又變其中畫則爲乾昔之不全者於是乎全矣巽也艮也兌也亦然此孟子人皆可爲堯舜伊川學須變化氣質之義也易之象玩而索之其意无窮因附論

於兩經卦序已畢之後

性理會通卷三

性理會通卷四

錢塘田藝蘅撰

混古始天易

昔者四聖人之作易也時更三古道成三天者也是故包犧氏爲上古先天之易

繫辭曰古者包犧氏之王天下也又云上古穴居而野處又云古之葬者又云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書契蓋伏羲重卦六十四卦之名具矣又命子襄爲飛龍氏造爲六書至于黃帝時蒼頡從而衍之耳于今升于周禮大卜掌三易之法乃

曰伏羲之易小成爲先天神農之易中成爲中天黃帝之易大成爲後天何也

文王爲中古後天之易而周公因之子之于父繼志述事當然也

繫辭曰其衰世之意邪又易之興也其于中古乎又易之興也其當殷之末世周之盛德邪當文王與紂之事邪不曰中天而曰後天者仲尼曰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是也

至于孔子則爲下古終天之易矣仲尼五十學易三絶韋編集三聖之大成贊十翼之奧旨春秋之世雖

下矣謂非終天地之功而大明周易之道者乎
作易之有憂患者不獨西伯之困羑里也周公有
東都之居孔子有陳蔡之厄豈危者使平之道固
如是邪十翼者彖上彖下象上象下繫辭上下文
言也說卦雜卦序卦也凡十傳周易者夏曰連山
夏正建寅爲人統艮寅位也故連山首艮商曰歸
藏商正建丑爲地統坤地也故歸藏首坤周曰周
易周正建子爲天統乾天也故周易首乾或曰神
農曰連山氏故連山爲炎帝之易所謂中成也黃
帝曰歸藏氏故歸藏爲軒轅之易所謂大成也若

然則伏羲畫一奇以象乾畫一偶以象坤則首乾
坤者本太昊氏之易而周用之者也蓋岐周地名
因地以名代因代以名易猶曰周書周禮也鄭玄
乃曰易道周普無所不備故名周易豈其然乎
然天无終盡之理易有相生之機窮上反下剝之所
以必復也衰往盛來損之所以必益也造化之妙曾
有終而不始者哉
繫辭曰乾坤毀則无以見易又曰生生之謂易至
于善言終始之義者莫辨乎易矣乾之萬物資始
大明終始始而亨乾始能以美利利天下坤之无

成而代有終屯者物之始生也泰之物不可以終
通否之物不可以終否謙之君子有終蠱之終則
有始剝之物不可以終盡大過之物不可以終過
遯之物不可以終遯壯之物不可以終壯蹇之物
不可以終難損益盛天之始也震之物不可以終
動艮之物不可以終止終萬物始萬物者莫盛乎
艮萬物之所成終而所成始也歸妹女之終也巽
之無初有終渙之物不可以終離既濟之初吉終
亂未濟不續終也故受之以未濟終焉易之爲書
也原始要終以爲質也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

懼以終始此之謂易之道也
于是合三古而爲混古之元還終天而爲始天之化
此元極之易所由以再造者也田子曰其惟始天乎
我知者其惟始天乎我愆者
余嘗撰周易三明集十卷蓋欲上明于天道下明
于地理中明于人事類乾坤之彖象附諸卦之文
言正繫辭之錯簡訂本義之疑缺復河洛之元圖
考三易之異典証古今之筮法廣易外之別使庶
幾成一家之言乃所以明易非敢以擬易也若夫
圖象之學則其大綱也故列之爲首篇云

元極圖

元極者混沌貞純絪緼固極有精而无色有氣而无形乃一圖元神之極而造化未兆之胎也非超元極而獨立者孰能見之也哉孔子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至哉坤元萬物資生老子曰有物渾成先天地生莊子曰在太極之先而不爲高在六極之下而不爲深先天地生而不爲久長于上古而不爲老又曰伏戲得之以襲氣母其斯之謂與

或曰吾子論易而有取于老莊何也曰先儒不云乎老子得易之體而无極之說實自逍遙生太極之先之意發之嗚呼道不可與拘曲談也

元本作元从二从人二者兩儀之象也人者以奇偶二畫並其首分其足所以參天地而首出乎庶物者也實三極之祖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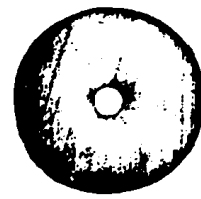
元之爲義乾坤屯訟比履泰大有隨蠱臨无妄大畜離睽損益升井革鼎渙之卦爻莫不具之或曰元亨利貞或曰元亨或曰元永貞或曰元夫或曰元吉朱子注曰元大也則元吉何以別作大吉元亨何以別作大亨乎如以大哉乾元作大哉乾大可乎蓋元之不可以訓大猶大之不可以爲元也

極本作極从木从人从口从又手木者屋脊之棟高及甚也亟者諧聲人以口謀手執趨事之意故曰敏疾也急也天體至高物莫與並其色青赤相間曰紫極北辰在天之中以正四時爲天樞曰北極老人一星以均二分曰南極此在天成象者不外乎極也東至泰遠西至邠國南至濮鉛北至祝栗曰四極合上

下四方曰六極總四正四隅之盡處曰八極帝王所居之都曰四方之極此在地成形者不外乎極也書曰惟皇作極皇建其有極禮曰以爲民極傳曰天子建中和之極此在人成德者亦不外乎極也周子厘乃以無極言之夫旣謂之極則不可以言无旣謂之无則不可以言極有而不可見遂名之曰无无而不終无遂生乎有此則始天之元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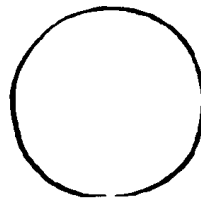
極之爲義封爻亦具言之乾上九之與時偕極節九二之失時極未濟初六之亦不知極繫辭所謂三極之道極數知來極深研幾極天下之賾是也

靈極圖

靈極圖

靈極者混淪初竅樞紐乍萌匪鑿而自通如丸之有孔乃一點靈光之極而造化欲啟之寶也非潛靈極而首居者孰能知之也哉孔子曰舍爾靈龜觀我朶頤老子曰常无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竅其斯之謂與

龜者甲蟲之長五靈之一也氣足故不食神全故壽蔽天地孔子嘗曰龍食于清游于清龜食于清游于濁魚食于濁游于濁丘上不爲龍下不爲魚中止其龜與舍爾靈龜蓋傷之也伯陽之所謂妙者即无名天地之始竅者即有名萬物之母无欲其靈龜乎有欲其朶頤乎玄牝其衆妙之門乎

靈本作𤫊从玉从雨吅聲霝雨自天何其靈也王者以玉事神靈何其誠也心虛則靈故靈極之中象之今靈从巫蓋後世邪主以巫事神故去玉從巫非也此神之所以不格而不靈也今反古从王

太極圖

太極圖

太極者靈極之漸闢而漸虛者也洞然朗然不淆不虧其元極本來之全體乎孔子曰易有太極是也

晉顧榮有云太極者混沌之時朦昧未分紀瞻則曰其理極盡無復外形後之論者莫能尚矣

太本作𡗗从一从人从二上之一即陽之奇也下之二即陰之偶也其中以奇偶之畫合而跂之即人也所謂一陰一陽之謂道也然而人之首必出于陽之上而包乎陰者所謂參天兩地而成位乎其中也三才之理具是矣立人之道其可已乎

動靜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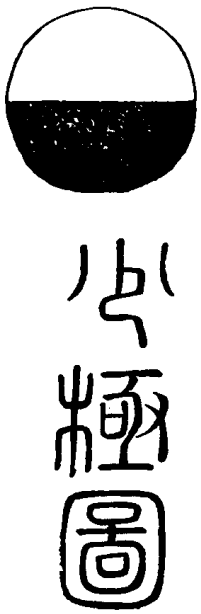
易動含靜

動靜者太極之初雖含陰陽未分動靜至此疑者漸

融形者漸運陽動而上動中有陰陰靜而下靜中有陽矣周子所謂太極動而生陽動極復靜靜而生陰靜極復動者殆知其一而未知其二者乎蓋陰陽當以上下分而不當以左右列動靜當以生中含而不當以極後復此則千古不宜之祕也玄黃由之而判男女由之而成非有顛倒造化之妙轉移乾坤之力者其孰能正周子之未正之極也哉

或曰周子之圖旣以黑白分陰陽則其中不必更作一小白圈矣吾子仍之何也曰此卽靈極本來之眞體也衆人固不識耳知靈極之妙者其知太

極之全乎動从力从重陽之力重而能運也靜从青爭聲爭引也青東方少陽之色陰至此而不見故靜也陽本作昜日出地上昜氣舒物之象陰本作侌今聲也云象氣兒別作陰陽今通用之

少極圖

少極者陽旣動而輕清者皆上浮陰旣靜而重濁者皆下沈則天日升而高地日降而卑而天地于焉有象矣由是乾道成男坤道成女萬物林林總總焉莫不充塞于兩間也孔子曰有天地然後萬物生焉其斯之謂與是故太極猶祖也少極猶宗也乾猶父坤猶母也六子猶弟兄也六十四卦猶子也三百八十四爻猶孫也生生之易固如是乎

或曰旣有太極而復有少極者何也曰太卽老也猶四象之有太陽太陰也老陽老陰不能復生故必得少陽少陰者而後能成生育之功焉此少極之不可已也其斯爲三才之朕乎

少本作𡭔一竒立于其中二偶分于左右而陽氣屈曲于其下尚小而未申微而未盛故謂之少也老之反也圖从啚从口啚音鄙口卽圖字画形也古作圗

三才圖

几爲萬物之靈象脅脛之形也又作𠘧元之从𠘧卽此也今作人易有聖人賢人武人匪人以德言也大人小人以位言也

三才者天地人之全體也天開于子地闢于丑人生于寅而大人者得二氣之精立兩儀之極而首出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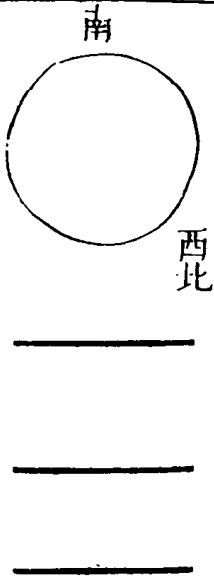
其中矣所謂參天兩地之道也孔子曰夫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又曰易之爲書也廣大悉備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是以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是也所謂三才統體一太極者也

今夫易有聖人有大君而獨有取于大人者尊乾也乾之二五君臣之極也大从一从人一人曰大老子所謂天大地大道大人大是也大人之在諸卦者訟否二五離蹇之上萃困革五巽皆是也

三者以偶之二疊于奇一之上其數三實三才之道也才本作才木幹也木自地而生東方之行去其枝根則爲才所以象形也

陽奇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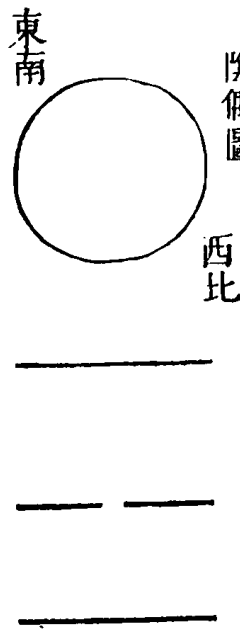
南

西北

陽奇者包羲氏仰觀俯察之餘見天之不滿于西北也故將太極之全體斷其西北而申之使直焉則爲

一而橫陳矣于是畫一畫以象之其數奇故謂之奇陽之所以一而實也而天運之左旋四氣之順布莫不自天門之闢而出之矣彼聖人者豈徒直爲單畫而已哉

陰偶圖

東南

西北

陰偶者包羲氏又有見于地之不滿于東南也復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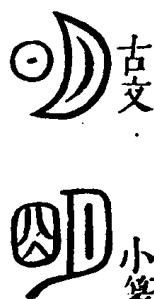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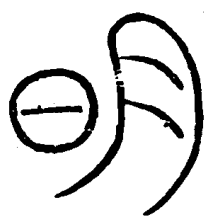
太極之全體斷其東南而析之使兩焉則爲一而並列矣于是畫一畫以象之其數偶故謂之偶陰之所以二而虛也而寒暑之平分山河之兩戒莫不自地戶之闢而見之矣作易者豈創爲二畫而無所本與

太陽圖

太陽者日也日从○从一○者太極之全一者陽奇之數以一而橫亘于○中其精實而不虧故日爲太陽之象也通論所謂天無二日故于文○一爲日是也

太陰圖

太陰者月也月从八从二八者太極之陽二者陰偶之數以二而並列于八中其精虛而不盈故月爲大陰之象也毛氏所謂月上有闕中二畫不連右是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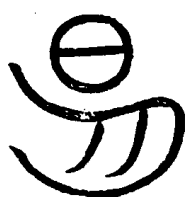
象明圖

古文

小篆非是

象明者因日月之象而合之以成明所以作易之原也孔子曰懸象著明莫大乎日月日月之道貞明者也日往則月來月往則日來日月相推而明生焉是也况離東坎西又本于包羲氏先天之方位乎

易象圖

舊文非是

亦非

易象者因日月之象而合之以成易所以爲易之義也孔子曰易者象也象也者像也日月運行一寒一暑陰陽之義配日月是也故鄭厚亦云易从日从月天下之理一奇一偶盡矣陸秉云易字篆文日下从月取日月交配而成也蓋日東月西則爲明日上月下則爲易特一旋轉運用之間耳况離南坎北又合于文王後天之方位乎故曰天地自然之易也

朱子曰易書名也有交易變易之義故謂之易雖然予竊聞之一名而含三義者易之謂乎以交代而名則曰易所謂生生是也以常體而名則曰不易所謂定位是也以改革而名則曰變易所謂不居是也蓋易本夷益切其音如亦而乾鑿度乃云易者其德也變易者其氣也不易者其位也于是鄭康成主之遂以易爲易簡之義作爲難易之音嗚呼是誠鑿之甚矣

附馮時可太極說

易有太極夫子賛易之詞也太者無上之稱也極者獨至之稱也太極者三極之總名也蓋自三聖立畫陳象之後孔子恐人執象以求之而昧於義理也故曰易有太極爲昧者說也自極而尋之物雖衆可以執一御也由極以觀之義雖博可以一名舉也得其自然之主不宰之宰則六十四卦原無卦也三百八

十四爻原無爻也蓋雖不言無極而無極之意寓矣周子之加無極於上則似乎二之也其所謂動而生陽靜而生陰者吾亦未敢從也繫辭所謂太極生兩儀兩儀生四象指畫卦而言也自一而二自二而四自四而八而以至於六十四若母之生子故曰生也卦畫有先後而理氣無先後陰陽爲動靜而動靜即陰陽今曰動而生陽靜而生陰則是太極先於陰陽也陰陽後於太極也動靜爲之母也陰陽爲之子也至神者而象之至妙者而物之可方可圓變動不居者而規圓以圖之得無滯乎汲冢周書云正人莫如有極道天莫如無極周子蓋祖之以加贊乎太極而不知太極之不必加也

性理會通卷四終

性理會通卷五

海陽朱　昇撰

三十六宮圖

耳目聰明男子身
洪鈞賦予未爲貧
須探月窟方知物
未躡天根豈識人
乾遇巽時觀月窟
地逢雷處見天根
天根月窟閒來往
三十六宮都是春

愚按邵子此詩取先天八卦圓圖指其緘要景象而示人以履運處身之道也邵子平日所以爲教妙在一動一靜之間此詩之天根月窟正指此也所謂天根者指坤震二卦之間爲言也坤震之間陰既極矣微陽將生將生之微陽天所生之根也所謂月窟者指乾巽二卦之間爲言也乾巽之間陽既極矣微陰將生將生之微陰月所出之窟也陰陽一元氣也非有二也動而陽靜而陰更相禪代無有窮已天之寒暑時之晝夜人之呼吸物之榮枯其著者也方其動而陽也非全無陰陽漸盛則陰漸微及其靜而陰也

非全無陽陰漸盛則陽漸微盛之極者消則微之極者息矣知此則知坤震之間乃乾之靜專既極而動直之初也故曰天根乾巽之間乃坤之靜翕既極而動闢之初也故曰月窟凡草木之甲坼必先根而後萌坤震之間在圖之下方其象厚地之下天包地外地下有天凡根之所著愈深則萌之所發愈暢天根之名所以立也月之魄受日之光其無光處月之本體也乾巽之間在圖之上方其象中天之上月望而午盈極而虧而月之本體無光者始微出於此月窟之名所以立也氣機闔闢流行不已而人物生焉氣

之流行其陰陽消長固不齊也人物囿乎其中其純駁美惡豈能齊乎以吾身而處乎人物之中必也下極乎靜動之間如足之躡天根上極乎動靜之間如手之探月窟眞有以見乎氣機之消息流行者而後人物之生所以不齊者可得而喻矣見之明體之熟則其所以撫世酬物者必有其道矣所謂三十六宮指八卦之畫爲言也剛畫奇一爲一官柔畫偶一爲二官八卦二十四畫共三十六宮陽官十二陰宮二十四三十六宮不皆春也以耳目聰明之身而探月窟躡天根知物識人而灼見其不能齊也而以無所係累之間心來往乎其間玩對待之象以施泛應之用畫之對則皆一奇一偶也卦之對則皆三陽三陰也如是則泛而應曲而當三十六宮陽宮不著陰宮不寒無適而非春也天根月窟三十六宮易之象也知物識人閑來往都是春則其占也此吾邵子胸中之全易而凡學者所當以爲已易者也昔人於此詩週字逢字玩之未審誤以六十四卦圖復姤二卦言之或又有泥於歸根內丹之說者是以本旨不徹愚故詳之

附馮時可天根月窟說

坤逢震爲天根陰之孕陽也乾遇巽爲月窟陽之生陰也乾坤先天也自一陽之復而臨而泰而大壯而夬以至於乾自一陰之姤而遯而否而觀而剝以至於坤由後天以返於先天也長子代父而乾役焉萬物以之牙長女代母而坤委焉萬物以之歛此震巽所以爲乾坤之用也震巽之出入造化之所往來也造化之所往來皆天理流行自然而然無將無迎無起無滅過者化徂存者神妙是故心之爲根也心之爲窟也生生不息與震俱出與巽俱入儀象卦爻之體無不包也無戕其根無障其窟則滿腔皆春也以

此吹萬則八紘九野無非春也

性理會通卷五終

性理會通卷六

吳婁管志道著

論乾龍義

翰使至時正染風寒之症伏枕展讀不禁伐木之悲計翁入漳四載僕益三致書焉內唯一通得達此必黃安耿克念所將者也外二通皆有寄切請正語今不知沉沒何地矣脉脉神交寥寥天際不但聚首難期而魚鴈亦不足憑復如此讀至居漳窮僻不便求友設身處地益用惻然每念老翁居漳頗與程正叔居涪光景相似而居涪爲更苦葢是時君若相靡不

切齒叔子而今當路之重翁者可數也居涪尚爾還洛居漳亦何待言唯屈指以需環報耳如僕今日之居鄉殆不減於居涪徒不待逐而自孤身不待謫而自錮易傳所謂遯而不相得則凶或害之悔且吝實以一身兼之矣昔魯國多賢雖以三家之勢無能加於尼父今吳中寧有三家而却能加於守株之士則以横議之黨强也言之可爲酸心然而遐想文王羑里之困則翁與僕今日所居俱爲樂土葢古聖所遭之艱更莫有危於居羑者上臨舞詐嫉才之主下逼崇侯飛廉輩虎翼之朋益無一日而不與死爲鄰矣

嘗此大憂大患而演易其辭安得而不危危辭實首發於乾之三爻也愚於六龍解中謬謂群龍皆惕而獨於九三發之者爲其時位之重剛不中以此然解中第就時位而發惕義尚未窮極其所以惕處雖微露於知至至之知終終之兩句義中而未詳也來敎乃詳發之推窮所以惕處而合於修身爲本之旨通於執中默識之宗參前倚衡活潑潑地文孔惕若之奥義全是透露無餘矣病中爲之躍然又謂惕若之外非別有遯世之宗寂尤爲精一獨到之語但以此標說則今世有泰州遺派主見而不主潛者將倚之

爲口實而曰吾以見龍爲家舍此心常惕常潛便是遯世不悔之中庸也是可許之爲真遯乎蓋聖人心無不惕之時而世亦有不遯之日孔子明以遯世無悶獨歸潛龍未嘗混六龍爲一格而中庸章則曰君子依乎中庸遯世不見知而不悔唯聖者能之夫子亦自揣此生已見於世而追思一等深藏不露之聖人也斯言若預視今日首見龍之學幟而爲之防者淵乎淵乎僕前者見龍禪於惕龍之說正謂孔孟見龍之一脉至姚江泰州之末流而窮今日若非藏見於惕急洗心而緩立幟道不歸也翁以惕意入寄卽

易世便是遯世豈非上乘之談然世之借上乘以鬆地步者不少矣得此題目可以混見爲惕混惕爲潛豈復歸根於遯世中庸之一宗而潛者俱入於見矣故爲之稽其敝焉惕外無修至哉言也以修合惕猶爲二之今有岐翁之提修與僕之提惕爲兩家之論者真淺矣但提修爲世之影尽知而迷宗者發提惕爲世之跡見龍而行怪者發究竟亦無二義焉劄復通惕修之義於六龍而曰初則潛二則見四則躍五則飛九則無首一切以時措之各當其則而不蹈於亢之悔此亦時乘之寄旨也率此進修更有何事然

揆諸文孔無首之義似尚有商量處焉象曰天德不可爲首明言潛見惕躍飛亢之皆天德而不可以顯晦安危分首尾也故又曰乾元用九乃見天則而世說乃有謂用九爲救亢之窮用六爲救戰之窮者則用九用六二繇專爲乾坤上爻起義而亢亦離乎稱龍矣朱元晦解用九之義雖訛而訓六龍皆聖人有隱顯而無淺深則確也安可獨以亢龍爲未盡善而假用九一繇以救之乎蓋惟乾道聖人不避亢亦不避悔故曰與時偕極亢之與時偕極卽惕之與時偕行此所以爲時乘此所以爲無首也鄭翁所引舊

說以乾九三爲成卦之主亦與無首之義相違蓋諸
卦皆可索一爻爲卦主而獨乾坤二純卦不可以索
卦主是以有用九用六之繇也然坤爻猶可權以六
二爲主而乾則明言群龍無首首之爲言主也無首
則何主之有且六爻之宗一主譬則五官之宗一心
今之粘心於方寸者凡夫耳蓋有一等大聖人渾然
天則六根互用上下四方莫非發竅之處安可指着
方寸而以爲一身之主哉乾六龍之不可爲首猶是
也必欲强推無首中之一首亦在五而不在三三之
用惕則拈以爲聖學之關鍵可矣剏意欲人以惕制

亢其旨自妙愚恐人不知亢龍之爲天德將謂天下
有擇善地之聖人流入於趨利避害中弊亦不細殆
不嫌並存以俟後云至於周程二先生之學此僕之
折肱四十餘年而欲就正於有道者也周元公源流
甚遠出入三教而獨會其精洞契仲尼敦化川流之
脉程伯子之獨揭儒宗元公實潛導之其引而未發
之蘊則有非伯子之所能盡得者世儒類知伯子翻
元公之案崇正闢邪中興孔孟之絶學豈知程伯子
乃未蛻骨之禪宗而周元公則已脫胎之聖學也蓋
孔門一貫之宗原與禪宗相通但禪宗多播弄以入

往而聖學必退藏以入密其幾爲最微而感人卽從
微處入焉唯元公之已脫胎於聖也則雖假二氏爲
遽廬而薰人皆聖氣也故輕輕點出孔顏樂處而能
使兩程之必爲聖學唯伯子之未蛻骨於禪也則雖
本聖眞爲堂奧而薰人猶禪氣也故矻矻以興起斯
文爲己任而不能使楊謝以外之不入禪宗二公之
犯手與不犯手似當於此處辨之吾觀伯子識仁定
性二篇豈不從體貼天理中來而察其根脚終有宗
門氣息在其他入微入妙之語如此類者尚多終日
闢佛而見處何嘗出佛蓋元公平日透心之語伯子

俱融之以入六經急欲挽禪入儒而不自知其脫化
之未盡也如元公則脫化盡矣是以太極圖說及易
通一書大類易傳中庸意旨不用禪門中半句直截
掃蕩之語而一貫之宗洞然翁謂太極圖餖飣鈎連
多有未楷僕早年亦有此疑今乃知圖不出於周子
而說則周子之說也無極二字冠於太極之上則陸
子靜已先疑之而有鵞湖紛紛之辨意以大易止言
太極何用贅無極二字爲不知聖人作易從有天地
萬物以後說故止拈出太極二字爲三才之大主宰
不必究極於無物之先中庸所謂爲物不貳老氏所

謂有物混成皆此類也太極圖則遡及於天地萬物未生之始豈眞有一物在兩儀未判之先哉元公恐人認太極爲一物故標無極以空之其曰無極而太極猶云無覺之大覺無心之妙心云爾非所謂頭上安頭也圖說中唯動而生陽動極而靜靜而生陰靜極復動四句最爲難辯宋儒以一年氣機之消息分動靜似也然兩儀未判安得先有消息之氣機王文成公知其不然故以化機之生生不息爲動而以不息中有定體爲靜然則動靜混爲一物何以有復動復靜之分也此等奧義乃元公照見宇宙初分朕兆

而出此言竊意程伯子尚未必透而吾儕可輕議之哉當闕之以俟日後商訂耳以陽動陰靜分兩儀而又以主靜立極標聖學靜有二乎委貫分疏元公不得已而自訂之曰無欲故靜蓋立言之難如此愚謂古人造道之言不必以吹疵之意求之卽如文言之贊亢龍旣曰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喪其唯聖人乎又曰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其唯聖人乎一亢寧有兩義蓋亦近於分疏矣此與元公之一靜兩指也何異焉儒先亦有通其義者曰造化有動而有靜聖人無動而非靜當矣然而其說

猶淺也邵子不曰無極之前陰含陽乎陰含陽亦靜體也主靜云者元公其謂返諸無極之眞乎不曰無極立極而曰主靜立極就人所易曉者言耳蓋元公以說解圖亦猶孔子以傳訓羲文之易不嫌影略亦不嫌於分疏也夫太極圖必有所自來矣一以爲出諸山巖類河洛之圖書一以爲授諸異人類邵子之先天圖理或有之而吾未敢以爲據也假令自爲之圖而復自爲之說則與太玄洞極何異不但說贅而圖亦贅矣奚止飯飣鉤連之可疑無極二字之爲贅而已哉夫子述而不作元公溪得此意圖說以演圖

也易通以演易也蓋與夫子贊周易之意同而太極則止授之兩程易通則兩程亦未之授而出時殘缺太多非眞有依中庸以遯世之胷襟而能然乎兩程之用皆周子之用後儒未察而反以爲得不傳之學於遺經者自程伯子始也淺乎其知元公矣愚故表而出之以闡聖學之眞宗然元公之學其精髓盡屬之程伯子宗伯子卽所以宗元公耳翁與僕之異處眞不害其爲同也病後精神恍惚勉勒蕪言請敎蒙惠三書尚未及閱容卒業圖再請焉

愓見二龍辨義

蓋孔子五十而知天命然後時乘六龍從心皆矩僕前者論道脈而有飛龍禪於見龍見龍禪於惕龍之說此以凡心窺天命也語姝近怪向曾以諗鄒爾瞻而爾瞻以書來駁曰天何心禪何迹聖人家常茶飯只是庸德庸言豈自知其爲何龍哉此非爾瞻一人之私駁乃天下人心之公駁也在爾瞻則以當仁不讓之勇而發此言其精神在六君子之宗學而等惕見二龍之辨爲詿脚矣維翁不務羗其說而諄諄究竟於惕若之歸根復命處何其見之卓而心之虛也感極生愧復從病餘草惕見二龍辨義以請正焉蓋

古者道權統於天子自周道衰而春秋之木鐸不得不出故飛龍之禪於見龍無足疑者何以知見龍之當禪於惕龍也洙泗仁聖之宗幾爲禪學所奪而濂洛關閩相傳之緒復爲俗學所蔽而姚江泰州新之皆本見龍之一脈以維世教至於泰州之末流而其脈又窮也則安得不求之以惕惕之根在潛世之君子未有不樂見而苦潛者也以見龍爲家舍亦不始於泰州自宋儒有往聖繼絕學萬世開太平之說已開其端而近儒復爲之張大其說但講時乘六龍之義必合六龍之用於一龍以爲一身必兼六位一時亦有六位而於潛惕二繇則必圓融其義以合之於見龍此皆未究群龍無首之旨而以見龍首群龍者也吾觀文王係辭孔子作翼實分乾元爲六用而末乃以用九一繇合之其幾微矣故學者不難於圓惕見之解而難於剖惕見之幾蓋六龍誠無一首而時乘必有六格乾之下三爻皆不得位之聖人也就不得位之中而安危復姝軌焉初則潛而不見二則見而不潛遯世與善世雖姝而皆坦途也三則置身於不潛不見之間居下之上其位躋於見龍而重剛不中上不天下不田人又不與其飛龍而利見之也不

利見則必有從或戕之者矣故聖人危其地而係之辭曰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惕之云者艱貞以含見龍之章而又不果於潛也見龍之用全在作人而立言亦其餘事惕則不汲汲於作人亦不汲汲於立言而唯以進修爲實地也是亦斯文之標也見者師道惕者友道見之功用同於飛惕之藏用同於潛非有優劣時之所乘異耳今何以不乘見而乘惕哉爲天下之爲見者多而眞潛者寡也不但處三之危地者利用惕即地不危而以修身見於世者亦利用惕蓋有二因焉　聖祖既接堯舜飛龍之曆而以三重王

天下矣道統冇在敘澤未衰晬敢以匹夫貳天子而
日吾以見龍師天下乎今之以見龍爲家舍者但知
祖述之在仲尼不知憲章之在　聖祖時不春秋而
以周流易四民之業世無楊墨而以好辨代三聖之
庖卽如　聖訓各安生理一欵已不能行於講學之
徒而天子操何重以寡過乎則翁所揭修身爲本之
宗正批其郤也其因一矣民之質矣日用飲食盛王
之風也天下有道丘不與易素王之志也姚江以千
載絶學標良知泰州以兼善萬世樹孔幟不無張皇
之過焉其學亦成章而上達矣而極深研幾之君子

以爲終與闇然日章學鴟尚㢌一塵及於龍溪盱江
二先生桀以博大圓通爲敎體而堤防不容門墻太
濫僞夫得以名利巢其中諱及孔門鳴鼓之攻過門
之拒似猶嫌尼父之不廣而借出世之圓宗以爲解
也中有豪宕斂給之士窺圓宗之一斑者輒以宗風
掃孔矩而吾復無以裁之相尋於不儒不佛之壙日
以心鬭而曰煩惱卽菩提也珍此敝帚利於遊大人
以成名仕路染其風亦成養交獵譽之習而眞僞至
於難辨於是處士之横議亂鄕評而胡廣之中庸亂
國是矣雖曰風會所趨而今日學問之流敝亦若陰

爲之驅者則翁所提惕意入密之箴正擣其虛也其
因二矣以此二因故今之播弄良知高標道統果於
開壇聚黨急於垂世立言者又未必畀之以道而乾
乾進修陰持道脉洗心密而防範嚴者天或授以斯
文之寄而後死者以爲稽蓋今日之天命然也更有
說焉夫子述而不作遯於作者遯世不悔遯於聖人
智不惑仁不憂勇不懼遯於君子實以惕意行於見
龍之中而無天於上無地於下無帝王於中此禪宗
之心法也今儒者既隱然用禪家益天益地之心法
而尊孔子爲群龍之首又顯然用孔子庸言庸行之

家法而詆佛氏爲楊墨之倫是聖人之矩本方而吾
乃以圓毀之聖人之道本圓而吾反以方格之其爲
不惕孰甚焉亦天命之所不與也持孔鐸而乾乾者
誰歟吾以爲莫若鼎元公元公以易理圓三敎而不
用其圓者也故雖接見龍之脉而實垂惕龍之標一
得兩程則王荆公之贄亦却一出太極圖則易通之
編遂函得非道脉初收戒於太露而留不盡以養程
朱之大發歟甚哉元公之意之密也達磨以禪宗西
來九年壁觀僅傳慧可而二百年後法乃周於沙界
儒宗何必不然蓋千百年之道脉非溪心與大心相

合莫續也今自姚江倡道以來浮露甚矣不反諸主靜立極之宗則何以壽洙泗之脉絡哉愚謂見龍當禪於惕龍者其義如此然亦莫逃來剳惕意入寄之一言第恐承學者未悉斯旨而猶認僞見爲眞惕也故不揣爲之辨析以就正於有道云

性理會通卷

性理會通卷七

懷慶何　塘撰

陰陽管見

陰陽之論予幼聞其名而未知其實反覆乎周程張邵之書出入乎佛老醫卜之說者將二十年至三十八歲玩伏羲卦象而驗之以造化之道迺若有得惜諸儒之論皆失其眞也欲著述以明之以其非日用所急且恐啓爭端也藏之中心葢十五年於今矣間與一二知己談之而杏東郭先生屬予筆之成書因畧書數條告之王浚川許函谷復

有所疑且予著述之本指亦未明也迺補書三條于内嗚呼性命之難言也尚矣一已之見安敢必他人之皆我從哉引伸觸類正誤斜失葢有待乎世之君子焉嘉靖五年九月朔日叙

造化之道一陰一陽而已矣陽動陰靜陽明陰晦陽有知陰無知陰有形陽無形陽無體以陰爲體陰無用待陽而用二者相合則物生相離則物死微哉微哉通於其說則鬼神之幽人物之着與夫天文地理醫卜方技仙佛之蘊一以貫之而無遺矣

右第一章

天爲陽地爲陰火爲陽水爲陰天陽之陽也故神而無形地陰之陰也故形而不神火陽之陰也故可見然後無形也水陰之陽也故能化然終無知也天變而爲風地變而爲山火變而爲雷水變而爲澤雨雪霜露皆澤之類也觀八卦之象則可知矣

右第二章

火陽也其盛在天水陰也其盛在地蓋各從其類也何以明之日爲火之精月爲水之精日近則爲溫爲暑火偏盛也日遠則爲涼爲寒水偏盛也四時之變於是乎主矣地雖有火而不能爲溫暑天雖有水而

不能爲寒涼故曰其盛各有在也

右第三章

或曰水陰也流而不息安在其爲靜乎曰流非水之本然也水體凝而性靜者也其融火化之也其流天運之也天火無形質爲陰樞而人不能見也故謂水爲動慢矣何以明之水氣爲寒寒甚則水非有待於外也水自遂其性耳然則水之爲靜也昭昭矣

右第四章

或曰天有定形故日月星宿之麗於天者萬古不易今謂天無形殆未可乎曰此不難知也旣天有定形日月五星又何以有盈縮之異乎若謂日月五星雖麗於天而不爲天所拘故有盈縮之異不知上何所繫下何所承乃萬古而不墜乎蓋天陽氣也動而不息其行至健日月五星皆運於天者也天行有常故日月星宿萬古不易其有盈縮則以象有大小天運之有難易也譬之浮物於水小者順流而去故疾中者少遲大者愈遲其勢則然也知此則謂天有定形者其惑可解謂天左旋日月五星右轉者其說不攻而自破矣

右第五章

或曰天地水火恐未足以盡造化之蘊不如以陰陽統之予竊以爲陰陽者虛名也天地水火者實體也二而一者也謂天地水火未足以盡造化之蘊此特未之察耳蓋人知水之爲水而不知寒涼潤澤皆水也人知火之爲火而不知溫熱光明皆火也天宰之以神地載之以形水火二者交會變化於其間萬物由是而生由是而成造化之能事畢矣自此之外豈復有餘蘊乎

右第六章

或曰乾靜專而動直坤靜翕而動辟易大傳也今謂

天專爲動地專爲靜何居曰易大傳之文爲乾坤交不交而言也乾有時而不交坤故謂之靜然其本體之動者自若也坤有時而受乾之交故謂之動然其本體之靜者亦自若也觀天地則可知矣夫何疑乎

右第七章

或曰易大傳謂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今謂天爲陽地爲陰不亦異乎曰乾陽物也其象爲天坤陰物也其象爲地茲非易道之彰彰者乎曰言若是之不同何也曰各有指也火陽也雖附於天而未嘗不行於地水陰也雖附於地而未嘗不行

於天水火者天地之二用也故天有陰陽地有柔剛默識而旁通之則並行而不悖矣

右第八章

或曰周子之太極何如曰非吾之所知也其說謂太極動而生陽動極而靜靜而生陰靜極復動自今觀之則天陽之動者也果何時靜極而動乎地陰之靜者也果何時動極而靜乎天不能生地水不能生火無愚智皆知之廼謂陰陽相生不亦悖乎葢天地水火雖渾然而不可離實燦然而不可亂先儒但見其不相離而未察其不可亂也故立論混而無別愚竊以爲陰之與陽謂之相依則可謂之相生則不可[illegible]

右第九章

或曰何謂太極曰一陰一陽之謂道道太極也周子之論何如曰似矣而實非也五行一陰陽陰陽一太極則因謂太極不外乎陰陽而陰陽不外乎五行矣自今論之水水也火火也金木水火土之交變也土地也天安在乎有地而無天謂之造化之全可乎或天太極也故朱子以上天之載釋太極以天道流行釋陰陽豈可謂之有地而無天乎曰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之中有乾有坤

則天地皆太極之分體明矣以天爲太極之全體而地爲天之分體豈不悞甚矣哉太極圖爲性理之首而其失有如此者故不可不辨

右第十章

或曰張子之正蒙何如曰太虛卽氣太虛不能不聚而爲萬物萬物不能不散而爲太虛聚則離明得施而有形可見散則離明不得施而無形不可見不可因其可見始謂之有因其不可見遂謂之無故謂聖人不言有無言有無爲諸子之陋此其書之大指也殊不知造化之道陽爲神陰爲形形聚則可見散則

不可見神無聚散之迹故終不可見今夫人之知覺運動皆神之所爲也是豈有形而可見乎觀人則造化之妙可知矣張子之論益以意見窺測而未至者也

右第十一章

或曰邵子之經世何如曰元會運世之分無所依據先儒已有議其失者今不贅論天以日月星辰變而爲暑寒晝夜地以水火土石化而爲雨風露雷此其書之大指也自今觀之暑寒晝夜皆主於日星辰何有焉風爲天所變雷爲火所變雨露皆水所變其理

甚明少思則得之矣火爲風石爲雷土爲露豈不牽强之甚哉且其取象乾不爲天而爲日離不爲日而爲星坤反爲水坎反爲土與伏羲之易象大異矣自謂其學出於伏羲之先天圖吾不知其說也

右第十二章

或曰子自謂所論皆出於伏羲之易其詳何如曰太極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此伏羲易象之本也乾離皆生於陽故謂天火爲陽坤坎皆生於陰故謂地水爲陰乾變其初九爲初六則爲巽故謂風爲天之變益天下交於陰也坤變其六三爲九三則爲艮故謂山爲地之變益地上交於陽也離變其九三爲六三則爲震火爲陰伏則奮擊而爲雷故謂雷爲火之變坎變其初六爲初九則爲兌水與陽交則相和而爲澤故謂澤爲水之變坤艮離震相比從其類也乾兌坎巽相遠無乃以乾爲陽可下行於地之分坎爲陰之陽亦能上入於天之分故兩易其位耶若以兌爲巽以巽爲兌則陰陽之分尤爲明順然非後學所敢斷也姑發此意以俟再來之伏羲正焉

右第十三章

以伏羲之橫圖竪起觀之則造化在目中矣此易之太極圖也

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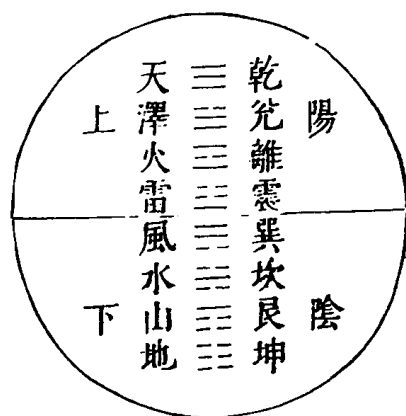
乾兌離震巽坎艮坤

☰☱☲☳☴☵☶☷

天澤火雷風水山地

上

下

陰

陰陽管見後語

造化之妙先聖已有論者見於易象及禮祭義春秋左傳諸篇可考也但所言簡畧耳葢以其理微妙難明恐學者知未及此驟而語之反滋其惑故等閒不論所謂子不語神子罕言命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是也但近世儒者不察先聖之指未明造化之妙輒以見立論其說傳於天下後世學者習於耳目之聞見遂以爲理實止此而不知其繆也予惜其失故著管見以救之而爭辯紛然而起葢爲先入之言所梏耳予不得已乃著

管見後語以發之學者熟玩而細察焉可也嘉靖甲午冬至後二日叙

右第一章

造化之道合言之則爲太極分言之則爲陰陽謂之兩儀陰陽又分之則爲太陰太陽少陰少陽謂之四象四象又分之則爲天地水火風雷山澤之象謂之八卦天地水火常在故爲體雷風山澤或有或無故謂之變此皆在造化之中而未生物也其既合則物生矣

右第二章

陰陽神合則生人所謂精氣爲物也離則人死所謂遊魂爲變也方其生也形神爲一未易察也及其死也神則去矣而去者初無形可見形雖尚在然已無所知矣陽有知而無形陰有形而無知豈不昭然而易察哉

右第三章

天動而無形風亦動而無形天不息風有時而息下交於陰爲陰所滯也高山之巔風猛葢去陰稍遠不大爲所滯也雲霄之上風愈猛葢將純乎天也然則天變而爲風也明矣春夏日近火氣盛則雷乃發秋

冬日遠火氣微則雷乃收雷有電火先也雷所擊有焼痕火所燎也然則火變而爲雷也明矣若地水之變則有形易見不待論也周易謂停水爲澤管見則以水之化而散者爲澤葢停水與流水無異而水之化爲雨雪霜露者於八卦遂無所歸且澤有散義先聖亦有雨澤之說故不從周易所取之象葢於造化之道不合雖文王之象亦不敢從也

右第四章

世儒論天道之陰陽多指四時之變而言而四時之變陰陽消長實指水火而言而天之本體則運行水

火在四時之外無消長也地道之柔剛則以形論地水相結爲火所煆者則剛而火氣行於地者人不敢犯亦謂之剛至於地水本體至靜而無爲則謂之柔此所謂地有柔剛亦自水火而來也

右第五章

周子所謂太極指神而言神無所不統故爲太極神無形故謂無極而太極朱子所註亦得其意但不言神而言理故讀者未即悟朱註上天之載蓋指神而言也殊不知太極乃陰陽合而未分者也陰形陽神皆在其中及分爲陰陽則陽爲天火依舊爲神陰爲

地水依舊爲形若太極本體止有神而無形則分後地水之形何從而來哉由此化生人物其心性之神則皆天火之神所爲也其血肉之形則皆地水之形所爲也此理先聖屢有言者但學者忽而不察耳蓋有形易見而無形難見固無怪其然也

右第六章

橫渠論氣聚則離明得施而有形可見氣散則離明不得施而無形故不可見夫地之上虛空處皆天也此儒者之所共言亦橫渠之所知也盈虛空處皆天氣可謂聚矣是果有形而可見乎天變爲風風之猛者排山倒海亦可謂氣聚矣謂之離明得施有形可見得乎故曰神無聚散之迹張子窺測而未至也

右第七章

老子謂有生於無周子謂無極太極而生陰陽五行張子謂太虛無形而生天地糟粕所見大畧相同但老子周子猶謂神生形無生有至張子則直謂虛與形止爲氣之聚散不復知有神形之分此則又不同也學者詳之可也

右第八章

浚川謂鬼神無知覺靈應凡經訓禍福祭享之類皆

謂止是聖人以神道設教實無此理此大悞也人無肉之軀爾其知覺感應孰爲之哉蓋人心之神也心之神何自而來哉蓋出於造化之神也人有形聲可驗則謂之有神無形聲可驗則謂之無淺矣

性理會通卷七終

性理會通卷八

浚川王廷相著

陰陽管見辯

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者陰陽也太極者陰陽合一而未分者也陰有陽無陰形陽神固皆在其中矣故分爲兩儀則亦不過分其本有者若謂太虛清通之氣爲太極則不知地水之陰自何而來也

栢齋謂神爲陽形爲陰又謂陽無形陰有形矣今却云分爲兩儀亦不過分其本有者既稱無形將何以

分止分陰形是無陽矣謂分兩儀豈不自相矛盾使愚終年思之而不得其說望將陰陽有無分離之實再爲敎之栢齋又謂以太虛清通之氣爲太極不知地水之陰自何而來嗟乎此栢齋以氣爲獨陽之誤也不思元氣之中萬有俱備以其氣本言之有蒸有濕蒸者能運動爲陽爲火濕者常潤靜爲陰爲水無濕則蒸靡附無蒸則濕不化始雖清微鬱則妙合而凝神乃生焉故曰陰陽不測之謂神是氣者形之種而形者氣之化一虛一實皆氣也神者形氣之妙用性之不得已者也三者一貫之道也今執事以神爲陽以形爲陰此出自釋氏仙佛之論誤矣夫神必藉形氣而有者無形氣則神滅矣縱有之亦乘夫未散之氣而顯者如火光之必附於物而後見無物則火尚何在乎仲尼之門論陰陽必以氣論神必不離陰陽執事以神爲陽以形爲陰愚以爲異端之見矣

道體兼有無陰爲形陽爲神神無而形有其本體蓋未嘗相混也釋老謂自無而有誠非矣浚川此論出於橫渠要其歸則與老氏無而生有者無異也釋氏則實以有無並論與老氏不同此不可不知也所未精者論眞性與運動之風爲二及以風

火爲形耳陰陽管見中畧具此意有志於道者詳之可也浚川所見出於橫渠其文亦相似

栢齋言道體兼有無亦自神無形有來此不須再辨愚謂道體本有本實以元氣而言也元氣之上無物故曰太極言推究於至極不可得而知故論道體必以元氣爲始故曰有虛即有氣虛不離氣氣不離虛無所始無所終之妙也氣爲造化之宗樞安得不謂之有執事曰釋老謂自無而有誠非矣又謂余論出於橫渠要其歸則與老氏合橫渠之論與愚見同否且未暇辨但老氏之所謂虛其旨本虛無也非愚以

元氣爲道之本體者此不可以同論也望再思之日陽精蓋火之精也星雖火餘然亦有其體矣陰止受火光以爲光者如水與水精之類也猶月之小者也風雷雖皆屬陽然風屬天之陽雷屬火之陽亦不可混至於雲則屬陰水今獨不可謂之陽也

陰陽卽元氣其體之始本自相渾不可離析故所生化之物有陰有陽亦不能相離但氣有偏盛遂爲物主耳星隕皆火能焚物故謂星爲陽餘柏齋謂雲爲獨陰矣愚則謂陰乘陽耳。其有象可見者陰也。自地

如縷而出能運動飛揚者乃陽也謂水爲純陰矣愚則謂陰挾陽耳。其有質而就下者陰也。其得日光而散爲氣者則陽也。但陰盛於陽。故屬陰類矣。

天陽爲氣地陰爲形男女牝牡皆陰陽之合也特以氣類分屬陰陽耳少男有陽而無陰少女有陰而無陽也寒暑晝夜管見有論至於呼吸則陽氣之行不能直遂蓋爲陰所滯而相戰耳此屈伸之道也凡屬氣者皆陽凡屬形者皆陰此數語甚眞然謂之氣則猶有象不如以神字易之蓋神卽氣之靈尤妙也

愚嘗驗經星河漢位次景象終古不移謂天有定體氣則虛浮虛浮則動盪動盪則有錯亂安能終古如是自來儒者謂天爲輕淸之氣恐未然且包天地外果爾輕淸之氣何以乘載地水氣必上浮安能左右旋轉漢鄒萌曰天體確然在上此眞至論智者可以思矣柏齋惑於釋氏地水火風之說遂謂風爲天類以附成天地水火之論其實不然先儒謂風爲天體旋轉蕩激而然亦或可通今云風卽天類誤矣男女牝牡專以體質言氣爲陽而形爲陰男女牝牡皆然也卽愚所謂陰陽有偏盛卽盛者恒主之也柏齋謂

男女牝牡皆陰陽相合是也又謂少男有陽而無陰少女有陰而無陽豈不自相背馳寒暑晝夜以氣言蓋謂屈伸往來之異非專陰專陽之說愚於董子陽月陰月辨之詳矣呼吸者氣機之不容已者呼則氣出出則中虛虛則受氣故氣入吸則氣入入則中滿滿則溢氣故氣出此乃天然之妙非人力可以強而爲之者柏齋謂陽爲陰滯而相戰恐無是景象當再體驗之何如柏齋又謂愚之所言凡屬氣者皆陽凡屬形者皆陰以下數語甚眞此愚推究陰陽之極言之雖葱蒼之象亦陰飛動之象亦陽蓋謂二氣相待

而有離其一不得者況神者生之靈皆氣所固有者也無氣則神何從而生栢齋欲以神字代氣恐非精當之見

土即地也四時無不在故配四季木温爲火熱之漸金涼爲水寒之漸故配四時特生之序不然耳五行家之說自是一端不必與之辨也火旺於夏水旺於冬亦是正理今人但知水流而不息遂謂河凍川氷爲水之休因而不知氷凍爲水之本體流動爲天火之化也誤矣

栢齋曰土即地四時無不在愚謂金木水火無氣則已有則四時日日皆在何止四季之月今土配四季金木水火配四時其餘無配時月五行之氣不知各相退避乎即爲消滅乎突然而來抑俟次於何所乎此假象配合穿鑿無理甚較然者世儒惑於邪妄而不能辨豈不可哀栢齋又曰五行家之說自是一端不必與辯愚謂學孔子者當推明其道以息邪說族天下後世崇正論行正道而不至陷於異端可也何可謂自是一端不必與辯然則造化真實之理聖人雅正之道因而蒙蔽晦蝕是誰之咎其謂水旺於冬猶爲痼疾夫夏秋之時膚寸雲靄大雨時行萬流湧溢百川灌河海潮爲之嘯逆不於此時而論水旺乃於水泉閉涸之時而強配以爲旺豈不大謬又謂今人但知水流而不息遂爲河凍川氷爲水之休因而不知氷凍爲水之本體流動爲天火之化嗟乎此尤不通之說夫水之始化也氷乎水乎使始於氷雖謂氷爲水之本體固無不可矣然果始於氷乎水乎此有識者之所能辯也夫水之始氣化也陽火在內故有氣能動氷雪者雨水之變非始化之體也安可謂之本裂膚墮指而江海不氷謂流動爲天火之化得乎哉

人之神與造化之神一也故能相動師巫之類不可謂無浚川舊論天地無知鬼神無靈無師巫之術今天地鬼神之說變矣而師巫猶謂之無如舊也何哉此三事一理也特未思耳神能御氣氣能御形造化人物無異但有大小之分耳造化神氣大故所能爲者亦大人物神氣小故所能爲者亦小其機則無異也州縣小吏亦能竊人主之權以行事此師巫之比也行禱則求於造化之神也設位請客客有至不至設主求神神有應不應然客有形人見之神無形人不能見也以目不能見遂

謂之無淺矣此木主土偶之比也蒸水爲雲洒水爲雨揺扇起風放炮起雷皆人之所爲也皆人之所共知也此雖形用主之者亦神氣也師巫則專用神氣而不假於形者也通此則邪術之有無可知矣浚川論人道甚好特天道未透耳蓋其自處太高謂人皆不及已故謂已見不可易耳吾幼時所見與浚川大同後乃知其非吾料浚川亦當有時而自知其非也

慎言此條乃爲師巫能致風雲雷雨而言故曰雨暘風霆天地之德化而師巫之鬼不能致耳或能致者

偶遇之也至於邪術亦未嘗謂世間無此但有之者亦是得人物之實氣而成非虛無杳冥無所憑藉而能之也如椓生折割如淼目幻視等類與師巫之虛無杳冥能致風雨不同皆藉人物之實氣栢齋又謂造化之神氣大故所能爲者亦大人物神氣小故所能爲者亦小其機則無異矣愚則謂天所能爲者人不能爲人所能爲者天亦不能爲之師巫若能呼風喚雨何不如世俗所謂吹氣成雲噀唾成雨握手成雷拂袖成風頃刻之間靈異交至又何必築壇勅將祭禱旬朔以待其自來豈非誑惑耶俗士乃爲信之悲哉栢齋又謂州縣小吏亦能竊人主之權以爲師巫能竊天神之權愚以爲過矣小吏人主皆人也所竊皆人事也故可能師巫人也風雨天也天之神化師巫安能之投鐵於淵龍起而雨此乃正術亦非冥祈不可同也又謂設主請客有至不至如師巫求神有應不應此皆爲師巫出脫之計請客不至或有他故求神不應神亦有他故邪此可以發笑又謂蒸水爲雲洒水爲雨揺扇起風放炮起雷爲人神氣所爲不知此等雲雨風雷眞邪假邪若非天道之眞不過物象之似耳與師巫以人求天有何相類且師巫專

用神氣而不假之以形不知是何神靈聽師巫之所使抑師巫之精神邪此類說夢愚不得而知之其謂愚論人道甚好特天道未透蓋自處太高謂人皆不及已故執已見不可易又謂向時所見與浚川大同後乃知其非吾料浚川亦當有時自知其非此數言敎愚多矣但謂自處太高謂人不及已此則失愚之心也夫得其實理則信不得其理此心扞格不契何以相信使芻蕘之言會於愚心卽躍然領受况大賢乎謂人不及已執所見而不易此以人爲高下而不據理之是非者之爲也愚豈如是望體恕幸甚栢齋

又云神能御氣氣能御形似神自外來不從形氣而有。遂謂天地太虛之中無非鬼神能聽人役使亦能爲人禍福愚則謂神必待形氣而有如母能生子子能爲母主耳至於天地之間二氣交感。百靈雜出。風霆流行。山川冥漠。氣之變化。何物不有。欲離氣而爲神恐不可得。縱如神仙尸解亦人之神乘氣而去矣。安能脫然神自神而氣自氣乎。由是言之。兩間神鬼。百靈顯著。但恐不能爲人役使。亦不能爲人禱禍耳。亦有類之者。人死而氣未散。乃憑物以祟人及夫罔兩罔象山魈水魘之怪。來遊人間。皆非所謂神也。此

終古不易之論望智者再思之何如

讀禍福祭祀之論意猶謂鬼神無知覺作爲此太惑也人血肉之軀耳其有知覺作爲誰主之哉蓋人心之神也人心之神何從而來哉蓋得於造化之神也故人有知覺作爲鬼神亦有知覺作爲謂鬼神無知覺作爲異於人者梏於耳目聞見之驗而不通之以理儒之淺者也程張不免有此失先聖論鬼神者多矣乃一切不信而信淺儒之說何也豈梏於耳目聞見之迹而不能通之以理者乎易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語曰禍福無門惟人所召故知人之爲善爲惡乃得福得禍之本其不順應者幸不幸耳故取程子答唐棣之論乃爲訓世之正今栢齋以禍福必由於鬼神主之。則夫善者乃得禍。不善者乃得福。鬼神亦謬惡不仁矣。有是乎。且夫天地之間何虛非氣何氣不化。何化非神安可謂無靈又安可謂無知。但亦窅冥恍惚。非必在在可求。人人得而攝之。何也人物巨細亦夥矣攝人必攝物強食弱智戕愚衆暴寡物殘人人殺物皆非天道之當性命之正世之人物相戕相殺無處無之而鬼神之力不能報其寃是鬼神亦昧劣而

不義矣何足以爲靈異故愚直以仲尼敬鬼神而遠之以爲至論而祭祀之道以爲設教非謂其無知無覺而不神也大抵造化鬼神之跡皆性之不得已而然者非出於有意也非以之爲人也其本體自如是耳於此而不知皆淺儒誣妄惑於世俗之見而不能達乎至理者矣此又何足與辯

先聖作易見造化之妙有有形無形之兩體故畫奇耦以象之謂之兩儀見無形之氣又有火之可見者有形之形又有水之可化爲氣者故於奇之上又分奇耦耦之上亦分奇耦謂之四象是畫易

之次第卽造化之實也乃謂其局而謬悞矣
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此聖人推論畫易之原非論天地造化本然之妙用也甶谷當時往往準易以論造化愚嘗辭而病之栢齋前謂太極爲陰陽未分兩儀爲陰陽已分似也今於生四象又謂聖人見無形之氣又有火之可見有形之形又有水之可化爲氣者故於奇之上又分奇耦耦之上亦分奇耦謂之四象嗟乎此論爲蛇添足又豈自然而然之道哉先儒謂四象爲陰陽剛柔四少乃本易中之所有者後人猶議其無據今乃突然以形

氣水火名之於易戾矣形氣易卦未嘗具論水火卦有坎離此而名之豈不相犯求諸要歸大抵栢齋欲以易卦之象附會於造化故不覺其牽合穿鑿至此耳嗟乎易自邵朱以來如先天後天河圖五行任意附入者已多及求諸六十四卦何曾具此後學自少至老讀其遺文迷而不省又爲衍其餘說日膠月固而不可解使四聖之易雜以異端之說悲哉
天地未生蓋混沌未分之時也所謂太極也天神地形雖曰未分實則並存而未嘗欸一也太虛之氣天也神也以形論之則無也地則形也非太虛之氣也以形論之則有也分爲天地與未分之時無異也謂儒之道無無無空者非也神與形合則物生所謂精氣爲物也神去形離則物死所謂遊魂爲變也神存人心性是也無形也形在人血肉是也無知也方其生也形神混合未易辯也及其死也神則去矣去者固無形也形雖尚在固已無知而不神矣此理之易見者也乃謂儒道無無無空何也此說出於橫渠不足爲據蓋橫渠見道亦未眞也老氏謂萬物生於有有生於無悞矣橫渠力辯其失及自爲說則謂太虛無形氣之本體其

聚其散變化之客形耳客形有也生於無形此與老氏有生於無者何異是無異同浴而譏裸裎也釋氏猶知形神有無之分過於橫渠特未精耳
太虛太極陰陽有無之義已具於前不復再論但源頭所見各異故其說遂不相入耳愚以元氣未分之前形氣神冲然皆具且以天有定體安得不謂之有不謂之實栢齋以天爲神爲風皆不可見安得不謂之無不謂之空今以其實言之天果有體邪果止於淸氣邪遠不可見故無所取證耳若論天地水火本然之體。皆自太虛種子而出。道體豈不實乎。豈不有

乎栢齋謂儒道有無有空不過以天爲神遂因而誤之如此且夫天包地外二氣洞徹萬有莫不藉之以生藉之以神藉之以性及其形壞氣散而神性乃滅豈非生於本有乎栢齋以愚之論出於横渠與老氏萬物生於有有生於無不異不惟不知愚及老氏亦不知矣老氏謂萬物生於有謂形氣相禪者有生於無謂形氣之始本無也愚則以爲萬有皆具於元氣之始故曰儒之道本實本有無無也無空也栢齋乃取釋氏猶知形神有無之分愚以爲此栢齋酷嗜仙佛受病之源矣

五行生成之數誠妄矣有水火而後有土之説則亦未也天地水火造化本體皆非有所待而後生也水金則生於水火土相交之後正蒙一段論此甚好但中間各有天機存焉天神無形人不能見故論者皆遺之此可笑也浚川所見高過於函谷函谷所見多無一定細觀之自見今不暇與辯也

嘉靖甲午十月晦日書於栢齋私居

栢齋謂天地水火造化本體皆非有所待而後生。愚則以爲四者皆自元氣變化出來未嘗無所待者也天者氣化之總物包羅萬有而神者也天體成則氣化屬之天矣故日月之精交相變化而水火生矣觀夫燧取火於日方諸取水於月可測矣土者水之滓得火而結凝者觀海中浮沫久而爲石可測矣金石草木水火土之化也雖有精粗先後之殊皆出自元氣之種謂地與天與水火一時並生均爲造化本體愚切以爲非然矣

老氏謂有生於無周子謂無極於太極生二五横渠謂太虛無形生天地糟粕所見大畧相同但老氏周子猶謂神生形無生有横渠則謂虛與形止由氣之聚散無神形有無之分又不同也子竊謂

論道體者易象爲至老子周子次之横渠爲下葢以其不知神形之分也

神形之分竟升而魄降也古今儒者孰不知之今謂老氏周子知之横渠不知豈不寃哉大抵老氏周子不以氣爲主誠以爲無矣與栢齋以神爲無同義與横渠氣之爲物散入無形適得吾體大相懸絶夫同道相賢姝執異趨栢齋又安能以横渠爲然嗟乎以造化本體爲空爲無此古今之大迷。雖後儒扶正濂溪無極之旨曰無聲無臭。實造化之樞紐品彙之根柢亦不明言何物主之豈非談虛說空乎。但形神之

分能知陰陽果不相離則升而上者氣之精也降而
下者氣之跡也精則爲神爲生爲明靈跡則爲形爲
死爲糟粕神之氣終散歸於太虛不滅息也形之氣
亦化歸於太虛爲腐臭也則造化本體安得不謂之
有安得不謂之實老釋之所謂有無有空者可以不
攻而自破世儒謂理能生氣者可以三思而自得矣
望栢齋以意逆志除去葛藤舊見當自契合
地上虛空處皆天天氣可謂聚矣是豈有形而可
見乎天變爲風風之猛者排山倒海氣之聚益顯
矣謂之離明得施有形可見得乎故曰陽爲神無

聚散之迹終不可見而張子之論未至也予初著
管見多引而不發盖望同志深思而自得之也忽
而不察者皆是矣因復引而伸之然不能盡言也
其餘則尚有望於世之君子焉甲午冬至前三日
書
地上虛空謂之皆氣則可謂之皆天則不可天自有
體觀星象河漢確然不移可以測知且天運於外無
一息停虛空之氣未嘗隨轉謂地上皆天恐非至論
矣風之猛者排山倒海謂氣之動則可謂氣之聚則
不可夫氣之動由力排之也力之排由激致之也激

之所自天機運之也此可以論風矣謂天運成風則
可謂天即風則不可氣雖無形可見却是實有之物
口可以吸而入手可以揺而得非虛寂空冥無所索
取者世儒類以氣體爲無厥覩誤矣愚謂學者必識
氣本然後可以論造化不然頭腦既差難與論其餘
矣
陰陽不測之謂神地有何不測而謂之神耶若謂
地之靈變此自天之藏於地者耳非地之本體也
栢齋曰陰陽不測之謂神地有何不測而謂之神愚
則以爲后坤發育群品載生山川蘊靈雷雨交作謂

地不神恐不可得又曰地有靈變此天藏於地者非
地本體若然則地特一大死物矣可乎愚則以爲萬
物各有禀受各正性命其氣雖出於天其神即爲已
有地有地之神人有人之神物有物之神謂地不神
則人物之氣亦天之氣謂人物不能自神可乎此當
再論
張子謂太虛無形氣之本體其聚其散變化之客
形形生於無形此與老子有生於無之說何異其
實造化之妙有者始終有無者始終無不可混也
嗚呼世儒惑於耳目之習熟久矣又何可以獨得

之意强之哉後世有楊子者自相信矣

愚嘗謂天地水火萬物皆從元氣而化葢由元氣本體具有此種。故能化出天地水火萬物。如氣中有蒸而能動者。卽陽卽火。有濕而能靜者。卽陰卽水。道體安得不謂之有且。非濕則蒸。無附非蒸則濕。不化二者相須而有。欲離之不可得者。但變化所得有偏盛而盛者嘗主之其實陰陽未嘗相離也其在萬物之生亦未嘗有陰而無陽有陽而無陰也。觀水火陰陽未嘗相離可知矣故愚謂天地水火萬物皆生於有[illegible]無無也無空也其無而空者卽橫渠之所謂客形耳

非元氣本體之妙也今栢齋謂神爲無形爲有且云有者始終有無者始終無所見從頭差異如此安得强而同之栢齋又云後世有楊子雲自能相信愚亦以爲俟諸後聖必能辯之

性理會通卷八

性理會通卷九

東吳王可大著

象緯新篇

夫天行一週晝夜百刻配以十二時一時得八刻總而計之共九十六刻所餘四刻每刻分爲六十分四刻則當二百四十分也布之於十二時間則一時得八刻二十分將八刻截作初正各四刻却將二十分零數分作初初正初徵刻初初刻者十分也正初刻者十分也既有初初刻正初刻非一時十刻乎一時十刻非百二十刻乎

陽經陰緯經之體縱緯之體橫天度以二十八宿爲經五星之纏爲緯橫縱靜而有常故曰經星橫緯動而出入故曰緯星

渾天之說何如曰合四圍上下周天之度而渾淪以論之也其狀何如曰天體正圓半在地上半在地下北極爲樞自東旋西也其體何如曰天之形遠不可測觀經星不動乃知有體耳先儒以爲積氣何也曰氣虛而浮浮則變動無常觀三垣十一舍河漢之象終古不移非有體質安能如是郄萌記曰天確然在上有常安之形是也予亦以爲然何以運而不息曰

動以氣機勢之不容自已也邵子天地自相依附之
說非乎曰礎之轉於水機在外也匏之浮於水空在
內也觀此則天之所依可知瓶倒於水而不沉氣浮
於水而不墜內虛鼓之也觀此則地所附可知故曰
天動於氣機地浮於篋虛諸書言六合道理之數然
乎曰土圭表景之法近之蓋有所傳據者也古者土
圭測日必置五表地中置中表表立八尺之木以夏
至之日測之其景北一尺五寸與土圭相等謂之地
中千里而南置南表表北得景一尺四寸其地於日
爲近南而多暑千里而北置北表表北得景一尺六

寸其地於日爲近北而多寒千里而東置東表晝漏
未半日景巳夕其地於日爲近東而多風千里而西
置西表晝漏巳半日未中央其地於日爲近西而多
陰中表爲四方之則四表明中表之正由是天地之
內四旁上下之道理四時風雨之和戾可得而推矣
或曰地距千里恐寒暑未必遽爾頓異曰獨不見河
朔相去江南特千餘里爾河朔之冬草木黄落而江
南草卉凌冬猶青況千里而南豈不愈熱千里而北
豈不愈寒當日南無景之區而其暑豈不愈熾陰山
瀚海之涯而其寒豈不愈冽哉由是觀之愈西愈陰
愈東愈風其理亦可推矣安謂其不然乎六合道里
之數信乎曰自土圭之法測之則然然則天地之廣
遠孰得而量之其法每地千里景差一寸陽城之景
一尺五寸中也南至日南表下無景是日南去陽城
一萬五千里矣立八十爲實表之長數也旁立十五
爲法土圭之長數也以勾股筭之得八萬一千三百
九十四里有奇此天頂至地之數也倍之得十六萬
二千七百八十八里有奇即天徑之數也以周徑之
法乘之得五十一萬三千六百八十七里有奇即周
天之數也觀周天徑之數則地四方相距之數可推

矣土圭之法周公以來相傳如此諸書論地遠至百
萬大章豎亥所步多至億萬皆過日月之表荒忽怪
誕不可據信也或曰北極天頂也中國在北極之南
非天頂也曰是則然也周人以日至之度筭天故不
得不如是北極之上杳無所憑烏得據而施筭地有
升降日有修短其說然乎曰此不違天體高下黄道
南北而爲是說也何以言之經星井鬼近極斗牛遠
極此南北兩端日黄道必經之處日躔井鬼之次當
天極高之體且於人近見日之度常多故晝晷長日
躔斗牛之次當天最低之體且於人遠見日之度常

少故晝晷短地在天內浮於水上冬夏之平猶一日也儒者不達乎此遂以日之修短以地之升降隱蔽而然誤矣正蒙曰陽日上地日降而下者虛也陽日降地日進而上者盈也此一歲寒暑之候也自今觀之二氣之通塞皆日之進退主之日大火也故近極而暑遠極而寒寒則地氣閉塞而不達暑則地氣暢達而發育此一歲寒暑之所由也若如正蒙所言不惟寒暑不由於日而日之修短亦不由於天體之高下皆地之升降主之矣可乎地有四遊之說何如曰此緣地有升降相因而誤者也何以言之既曰日之

修短由於地之升降矣而日之行道又有南北之殊不以地有四遊形之則與地有升降爲日之修短未免相碍故以立夏爲南遊近日也立冬爲北遊遠日也今跡其說論之其曰春遊過東三萬里夏遊過南三萬里周公測日自陽城至日南一萬五千里而日在表下無景況三萬里其星辰河漢之位次寧不有大變移者乎而北極北斗天漢之位次其高下東西未嘗有一度之爽所謂四遊三萬里之說豈不謬乎鮑氏無以辯此遂謂地與星辰俱有四遊升降嗟乎傅會之甚乃至於此且夫天不見其體以星漢爲體

今日星辰與地皆四遊升降是地在天內初未嘗動與夫東遊過天三萬里之說豈不相背雖曰傅會以成昔人之論而實不自覺其非矣然則自漢以前以周髀論天何如曰周髀之法謂天如覆蓋以斗極爲蓋樞今之中國在樞之南天體中高四旁低下日月旁行繞之其光有限日近則明而爲晝日遠則暗而爲夜恒在天上未嘗入地但以人遠不見如入地耳蓋器測景而造用之日久不同於祖術數雖在多有遂失故史官不用遂失其傳其理實與渾天無異南史曰渾天覆觀以靈憲爲文蓋天仰觀以周髀爲法

覆仰雖殊大歸一致是也惜乎今不見其術也

歲差法堯時冬至躔在虛一度夏至在柳十四度春分在胃十二度秋分在氐十度至唐開元大衍曆冬至日躔在斗十度夏至在井十度春分在奎七度秋分在軫十四度宋統元曆冬至在斗十二度夏至在井十六度春分在奎初度秋分在軫七度此歷代之曆可驗者如此蓋天行之度有餘日月所行之度不足故天運常外平而舒日道常內轉而縮其勢不得不然也由是天漸差而西歲漸差而東曆隨時占候修改求與天合又不得不然也漢自鄧平改曆之後洛

下閎謂八百年後當差一度當時史官考諸上古中星知大初曆已差五度而閎未寤蓋古之爲曆未知有歲差之法其論冬至日躔之宿一定而不移不知天日會道不得均齊餘分積久度數必爽今歲之日躔在冬至者視去歲冬至之躔常有不及之分至晉虞喜始覺其差乃以天爲天歲爲歲立差法以追其變而筭之約以五十年日退一度然失之大過宋何承天倍增其數約以百年退一度而又不及至隋唐劉焯取二家中數以七十五年爲近之然亦未甚密至唐僧一行乃以大衍曆推之得八十三年而差一

度自唐以來曆家皆宗其法然猶未也至元朝郭子敬筭之約六十六年而差一度筭已往減一筭筭將來加一筭而歲差始爲精密至今二百餘年臺官推演又多不合天道識者往往奏請再改曆元以正歲差嗟乎天動物也進退盈縮未免小有不齊一定之法不可拘也劉焯取虞何二家中數定以七十五年當時善矣至唐而復差僧一行定以八十三年時謂合天矣至宋元之交而復差許衡郭守敬定以六十六年當時以爲精矣至今又復有差然則一定之法顧可拘執也哉況法亦自有權宜者如定歲之法四

[illegible]一日一日之數分於四朞則二至之定每疑於絲忽之間須酌量以定無常準者定日之法一日變爲九百四十畫者以氣有不盡之數難分也每月三十日二氣盈四百一十一畫二十五秒一朔虛四百四十一畫積盈虛之數以成閏故定朔必視四百四十一畫之前後以爲朓肭故定朔每疑於一畫之間要亦須酌量以定無常準者如日月交食之法時刻分秒最爲精微及至半秒難分之處亦須酌量以定無常準焉夫至之絲忽朔之一畫食之半秒積之歲久則皆差失不合原筭矣以天道不齊之動加以歲

久必差之法欲守一定之筭夫安可得是故隨時考驗以求合於天此爲至當堯時冬至在虛於今豈可固執也哉

天之運無已故無度數以日行所歷之數爲之日行三百六十五日有餘與天會故天之度有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也是日與度會爲一日與月會爲一月與天會爲一歲月之晦朔弦望曆於日之義也月會日而明盡故曰晦初離日而光蘇故曰朔月與日相去四分天之一如弓之張故曰弦月與日相去四分天之二相對故曰望

天體至圓周圍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繞地左旋常一日一周而過一度日麗天而少遲故日行一日亦繞地一周而在天爲不及一度積三百六十五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二百三十五而與天會是一歲日行之數也月麗天而尤遲一日常不及天十三度十九分度之積二十九日九百四十分日之四百九十九而與日會十二會得全日三百四十八餘分之積又五千九百八十八如日法九百四十而一得六不盡三百四十八通計得日三百五十四九百四十分日之二百四十八是一歲月行之數也歲有十二

月月有三十日三百六十者一歲之常數也故日與天會而多五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二百三十五者爲氣盈月與日會而少五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五百九十二者爲朔虛合氣盈朔虛而閏生焉故一歲閏率則十日九百四十分日之八百二十七三歲一閏則三十二日九百四十分日之六百單一五歲再閏則五十四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三百七十五十有九歲七閏則氣朔分齊是爲一章也故三年而不置閏則春之一月入於夏而時漸不定矣子之一月入于丑而歲漸不成矣積之之久至於三失閏則春皆入夏而時全不定矣十二失閏子皆入丑歲全不成矣其名實乖戾寒暑反易農桑庶務皆失其時故必以此餘日置閏月於其間然後四時不差而歲功得成矣推閏歌括云欲知來歲閏先筭至之餘更看大小盡決定不差殊謂如來歲合置閏止以今年冬至後餘日爲率且以今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冬至則本月尚餘八日則來年之閏當在八月或小盡止餘七日則當閏七月若冬至在上旬則以望日爲斷十二日足則復起一數焉推節氣歌括云中氣與節氣但有半月隔若要知仔細兩時零五刻謂如正月甲子日子

時初刻立春則數至巳卯日寅時正一刻則是雨水節正推立春歌括云今歲先知來歲春但看五月五日三時辰謂如今年甲子日子時立春明年合是己巳日卯時立春若夫刻數則用前法推之

置閏之法其先則三年一閏者三繼以兩年一閏者一續又三年一閏者二繼以兩年一閏者一如是經七閏然後天日月相會之氣朔無欠無餘是爲一章所謂兩年一閏即五歲再閏之說也又曆家必於三十三月左右方置一閏然補前借後必各得一月之半則後月節氣乃在此月之中而中氣不在其月於

是乎閏在矣是固天然恰會當此之閏非人可移前從後強置之於所不當之月也然則先儒所謂置一閏而有餘則置所餘之分以起後此固可通而謂置兩閏不足則借下之日以終數者於法窒矣按先儒倡借下終數之說由人誤認三年一閏之後即繼以兩年一閏之文也

元之授時曆逆之前千載不差而順之四十年已爽三度大統曆法即用授時特改大陰行度耳

五行之生惟金生水爲難明盖五金何能生水然不知金爲氣母在天爲星在地爲石星爲氣之精石爲

氣之形水生於氣之聚也天地之氣交則石生雲而星降雨矣故有雨之夜星不見焉又按天文志以星動搖而爲風雨之候石精潤而爲雨水之應此非金生水而氣化之義歟五行以氣爲主是以五行之序以金爲首也

性理會通卷九終

性理會通卷十

新安吳繼仕輯

樂經原流

樂亡始末

周衰樂廢天子既無巡行方岳之官諸侯皆去其籍故孔子在齊聞韶而味之見魯大師作樂九成而繹之自衛返魯之後而正之于魯大師樂官等散逃而去記而歎之然而亾者其樂聲之節輕重高下清濁之音不能記誦秦火之後不復可有傳者而六經只有五耳然樂猶有存者以義理猶在而樂器猶見於

人間也

禮記樂記者記樂之義理按孔疏曰藝文志云黃帝以下至三代皆有當代之樂名孔子曰移風易俗莫善於樂也周衰禮壞其樂尤微以音律爲節又爲鄭衛所亂故無遺法矣漢興制氏以備樂聲律世爲樂官頗能記其鏗鏘鼓舞而已不能言其義理武帝時河間獻王好博古與諸生等共采周官及諸子言樂事者以作樂記其内史丞王度傳之以授常山王禹成帝時爲謁者數言其義得二十四卷樂記劉向校書得樂記二十三篇著於別錄今樂記所斷取十一

篇合爲一篇。曰樂本。曰樂論。曰樂施。曰樂言。曰樂情。曰樂化。曰樂象。曰賓牟賈。曰梱文矦。曰師乙。即今樂記是也。其餘十二篇曰成樂。曰樂器曰樂作。曰意始。曰樂穆。曰說律。曰季札。曰樂道。曰樂義。曰昭本。曰昭頌。曰竇公。其名猶在其書已泯絕不傳其二十四卷記無所錄也按鄭氏別錄禮記四十九篇。樂記第十九則樂記篇入此記也。在劉向前矣。至劉向蓋叓載其篇目云愚按孔疏此記，則樂記一篇。蓋武帝時河間獻王。與諸生采周官及諸子言樂事者成之。至劉向校中秘書不過叓載其篇目而已。然則朱子所謂

漢儒最純者莫如董仲舒董仲舒之文最純者莫如三策何嘗有禮記中說話來如樂記所謂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禮制行矣流而不息合同而化而樂興焉仲舒如何說到這裏想必是古來流傳得此箇文字如此其言信矣故樂記原流當以朱子之言爲正而河間獻王纂述之功亦不可泯也或曰孔疏曰二十四卷記無所錄矣草廬曰劉向所得二十三篇。又與河間獻王所撰二十四卷不同。而今曰樂記河間獻王采古以成其書。劉向叓載其篇目。何也曰篇者前所舉之篇名也。如禮記自曲禮至喪服四制是也。卷者方冊多寡之數也如禮記自一卷至三十卷是也。古樂記以卷言。則二十四。以篇言。則二十三。想必有一篇文長而分爲二卷者。如曲禮只一篇而分爲上下。則二卷。檀弓只一篇而分上下。亦二卷也。然則艸廬之說非矣。故河間獻王劉向所傳之樂記。只是一書無疑。況孔疏分明云樂記入禮記中。在劉向前何得以爲有二而不同乎。

按禮樂之制作其微也久矣是非其情義之難卒明也亦其所謂制度者失傳焉久耳夫論禮者謂其數可陳其義難知蓋就是時制度詳明人所共習而言

耳若自後世論之則可學而知者義理耳。其名物度數，既失其傳，雖有上智之資，亦安能奮乎千載之下。而逆探其遺文墮緒於千載之上也哉況禮之行，文與器而已而樂則不徒文而又有其容。不徒器而又有其聲，其名物度數，視禮尤繁縟也。若皆失傳，則辭簡策所載情義昭然亦無由成制作之功矣故吳氏曰禮經之僅存者，猶有今儀禮十七篇，樂經則亡矣其經疑多是樂舞之節。少有辭句可誦讀記識故秦火之後無傳，諸儒不過能言樂之意而已。而朱子亦曰許多意思是好只是沒頓放處又曰學者但言其

義至於器數則不復曉益失其本矣是皆深惜之也今日禮樂制作未躋隆古之盛而樂爲尤甚亦由此也然而尚李有存者則

國朝李文利始知司馬遷誤認九寸爲黃鍾之管。自以其意創爲之說託於史其後歷漢六朝隋唐五季以及於宋皆踵其說而不變故作律呂元聲。明黃鍾之長三寸九分。爲黃鍾之宮黃積慶又爲樂律管見王邦直又爲律呂正聲等篇學者誠能求之樂記併

國朝李黃王三子之說以究其義理之精微者■之諸書以識其制度聲容之始末則庶乎其有用之實

學非徒無益之空言矣舉而措之以復古禮以變今樂豈不偉哉

古者聖王制禮沵修教化三綱正九疇叙百姓大和萬物咸若乃作樂以宣八風之氣以平天下之情故樂聲淡而不傷。和而不淫。此得其序而後和。禮先樂後之道闕一不可者也

論五音生於人心

五音原於天而生於人宮聲最居上元聲出於中宮其氣直升商聲次上元聲出於中前其氣斜升角聲平舒元聲又出於前其氣橫出徵聲下行元聲出於前下其氣舒遲羽聲下降元聲出於下下其氣沉滯宮爲君商爲臣角爲民。徵爲事。羽爲物。上下升沉秩不紊也

天以一元之氣生人人之聲即天之聲聲由心生心以物動故形於聲五聲之生出於中也有漸聲始出於喉直上出爲宮再出到噚聲上騰爲商又再出到舌中聲平出爲角又再出到齒聲斜降出爲徵又降出到唇爲羽喉噚舌齒唇乃人元氣所出隨所到之處而得宮商角徵羽之聲也喉聲最清噚聲次清舌聲半清半濁齒聲次濁唇聲極濁凡聲上騰升揚者

清下沉重滯者濁喉噚之聲上騰故清。齒唇之聲下沉故濁。莫非聲氣之自然不假於安排也。若歌聲長者重濁而舒遲。短者輕清而漂疾。天上騰而清。地下重而濁。亦共驗也宮商角徵羽者五聲之名生出先後之序也君臣民物事者五聲之實貴賤清濁之次也一均間有七音宮聲南宮聲角聲變徵聲徵聲羽聲變宮聲宮南宮變宮俱平聲則聲上騰非濁也清可知也

論黃鍾爲諸律之本

黃鍾長三寸九分。空圍九分。爲聲氣之元其時子半。

其數極少。其聲極清音屬正宮。一陽方動。其卦爲復
日南至而始反北也
按此卽黃帝命伶倫所造之黃鍾也黃鍾之尊。在於氣清上行不在數多清者數少濁者數多數少者貴數多者賤故太極一數也陰陽二數也二老數也四數也水火金木土五數也庶事出庶類與百千萬數也所以綱維主宰之者一太極也天子一數也二伯二數三公三數也六卿六數九扙九數也百辟羣后千百數也萬國萬民萬數也所以操握宰制之者一天子也宮聲極清。黃鍾實爲正宮其數極少故爲君。

臣數多於君。故商爲臣。民數多於臣。故角爲民。事多於人。故徵爲事。物多於事。故羽爲物。皆原於黃鍾之生生不已也。以氣言之其初至清至靜淸以生濁靜以生動動則萬物生矣其至清至靜者實爲之主也以數言之其初爲一一生二二生四四生八八生十六十六生三十二三十二生六十四皆一以始之也宮聲三十九絲其聲清越微妙爲君至聲微妙而衆聲宗之猶人君至德淵微而天下應矣故宮爲聲氣之元漢儒以黃鍾九寸。則黃鍾爲宮極濁。聲極下。管極長。長則聲濁因謂宮聲亦極濁。夫宮爲君。聲極清。且上行至角羽之聲乃下降重濁而爲民物。古人比類取象毫釐不爽後世徒拘見聞不以心悟。一人傳訛遂以爲則且不知聲氣所出之原。樂記曰先生本之性情稽之度數制之禮義黃鍾一差則諸律之制俱差而度數失矣度數既失則君臣民物皆不安其太而相奪倫則禮義廢矣故知五音之上下則知黃鍾之長短知黃鍾之長短則識君臣之次第按漢儒只聞得黃鍾爲諸律之本又聞得律長九寸遂錯認以九寸爲黃鍾之長唐宋以下有志於樂者遂以爲法不敢變也蓋不知九寸爲黃鍾之中數乃黃鍾蓋

數之極而爲蕤賓之管也由是損之以漸而短至應鍾而極皆原於黃鍾之損益也三代以下獨韋昭以九寸爲黃鍾之變雖不明言黃鍾幾寸。亦庶乎有見矣如黃鍾九寸爲宮至應鍾四寸六分奇爲變宮。乃不及黃鍾半律音節不屬。如無射爲宮則黃鍾爲商。長四寸一分音節亦不屬。故有用半律子聲之說者。是不得已而强遷就之也造化果如是耶

樂經未亾

聖王作樂之道載諸經史其後雖經秦火而樂經固未盡亾也以今考之作樂始於黃帝而劉恕通鑑外

紀載黃帝命伶倫造律呂自大夏之西阮隃之陰取竹於嶰谿之竹以生空竅厚均者斷兩節間長三寸九分而吹之以爲黃鐘之宮制十二筩以聽鳳凰之鳴而別十二律其雄鳴爲六雌鳴爲六以比黃鐘之宮生六律六呂候氣之應以大宮商角徵羽之聲治陰陽之氣節四時之變推律曆之數起消息正閏餘長孫無忌隋志曰傳稱黃帝命伶倫斷竹長三寸九分而吹之以爲黃鐘之宮曰含少呂氏春秋亦載三寸九分之數此黃帝制作之法見於史傳者然也虞書帝曰夔命汝典樂教胄子直而溫寬而栗剛而無

虐簡而無傲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八音克諧無相奪倫神人以和此有虞制作之法見於經者然也周禮典同曰凡爲樂器以十有二律爲之數度以十有二聲爲之齊量凡和樂亦如之而金石革樂縣之制具載小胥及考工記此成周制作之法見於經者然也至於樂章咸英雖不可見矣韶頀猶有存者如明良南風之歌韶之遺也商頌五篇濩之遺也詩經一部乃周之全樂十五國風王侯卿大夫士庶通用之樂也小雅燕饗之樂也大雅會朝之樂也周魯二頌宗廟郊社之樂也以此觀之樂經何嘗盡亡也哉惟因先儒未能深考禮經古史傳記而據傳聞之說及管子之言誤以九寸爲黃鐘之管又誤於隔八上生損益又誤於禮運還相爲宮之言於是律法始亂而古樂不可復矣今

聖天子在上方興禮樂以回淳古雍熙太和之盛佐下風者誠能依古律數度齊量以制器則八音之器即古之器而聲之出於器者即古樂之聲矣又以人聲之出於喉牙舌齒唇者以定宮商角徵羽變宮變徵之七聲則聲之出於人者亦與律協而古樂何有不可復者哉嗚呼六經之道禮樂爲大六藝之教禮

樂爲先帝舜命夔以教胄子專主典樂然則樂豈細事有志於世道者尚毋以爲細故而忽之可也

懐慶何　塘撰

樂律管見

予幼讀西山律呂新書初蓋茫然不知所之久始得其門戸而疑其有所未通後讀書翰林見宋陳氏樂書反復參玩乃若有得然後知西山之說有未至者顧嘗無同志無所切磋藏之中心蓋二十餘年矣近見士夫著述有論及樂律者措其於古人作樂用律之意均未有發明乃錄出管見如右蓋將求正於四方之君子庶古樂可復見

耳覯者幸恕其僭妄云

古樂之不傳也久矣然其始終本末則畧見於虞書之數言而律呂聲音則猶存於俗樂之制作顧觀者不加察耳夔作典樂舜命之曰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八音克諧無相奪倫神人以和樂之始終本末畧見於此自明良之歌以至三百篇之作今尚可考莫非各陳其情是之謂詩言志俗樂之詞曲各陳其情乃其遺法也詩既成矣其吟咏之間必悠揚宛轉有清濁高下之節然後可聽是之謂歌永言今俗樂之唱詞曲乃其遺法也當歌之時欲和之以樂器之聲其樂聲之清濁高下必與歌聲之清濁高下相應是之謂聲依永俗樂唱曲之時或吹竹彈絲與之相應乃其遺法也至此則樂已小成矣若並奏衆音清濁高下難得齊一故須用律以齊之如作黃鍾宮調則衆音之聲皆用黃鍾爲節作太簇商調則衆音之聲皆用太簇爲節然後清濁高下自齊一而不亂是之謂律和聲俗樂以宮尺上工合四爲板眼如作宮字則衆音皆以宮爲節作尺字則衆音皆以尺爲節然後不亂乃其遺法也八音克諧無相奪倫至此則樂乃大成矣神人以和則其用也夫作樂之法

始於詩言志終於律和聲始乃其本而終則其末也古樂之全亦畧可見矣自蔡氏書傳誤以聲依咏之聲爲歌聲致先生作樂之妙晦而不明其可嘆多矣夫樂器之聲與歌聲相依乃事體文理之自然也若謂歌聲與歌相依則非惟事體不通且亦不成文理矣況歌聲隨口而出又安用以律而和之乎律之所和止於歌聲八音又何自而克諧乎蔡傳之誤也明矣西山律呂新書惟其不知此也故不可用今畧爲更訂如左以俟知音之君子正焉

右第一章論古樂

黄鍾長九寸空圍九分積七百二十九分西山謂積八百一十分蓋以十分爲寸乘之也夫律呂之數以九爲法故黄鍾九寸寸有九分分有九釐釐有九毫毫有九絲絲有九忽蓋未嘗以十分爲寸也以十分爲寸則三分損益之法不可行矣西山之誤明甚以九分爲寸相乘則止當得七百二十九分也

右第二章論黄鍾

黄鍾長九寸三分損一下生

林鍾長六寸三分益一上生

太簇長八寸三分損一下生

南呂長五寸三分三分益一上生

姑洗長七寸一分三分損一下生

應鍾長四寸六分六釐上生

蕤賓長六寸二分八釐下生

大呂長四寸一分八釐三毫上生

夷則長五寸五分五釐一毫下生

夾鍾長三寸六分六釐三毫六絲上生

無射長四寸八分八釐四毫八絲下生

仲呂長三寸二分八釐六毫二絲二忽

右十二律長短之實乃自然之數也西山乃謂大呂夾鍾仲呂當用倍數故謂大呂長八寸奇夾鍾長七寸奇仲呂長六寸奇此蓋惑於十二月月氣之說以黄鍾九寸之後大呂不可輒短至四寸奇太簇八寸之後夾鍾不可輒短至三寸六分奇姑洗之後仲呂不可輒短至三寸奇故加倍其數耳殊不知十二律候氣之法相傳已誤況律呂本爲正五音而設候氣蓋其用之一端耳夫六律爲陽老陽之數九而陽始於子故黄鍾九寸以次而短至無射而極六呂爲陰老陰之數六而陰始於未故林鍾六寸以次而短至仲呂而極乃自然之數也故其播之五音無不順序

大呂夾鍾仲呂若用倍數旣非三分損益之法至播之五音不免止用半律蓋仍去其倍數也制律則用倍數至於正音則仍去其倍數盡若當時止用本律之數爲自然乎況律書謂仲呂爲十二律之窮蓋謂其數之極短也若加倍數爲六寸有奇則猶長於南呂應鍾又安得爲十二律之窮乎至於六呂各居其辰之衝尤爲無謂蓋爲相生之次所慢耳不論可也

右第三章論十二律

黄鍾爲宮則太簇爲商姑洗爲角林鍾爲徵南呂爲羽是謂黄鍾一句若太簇爲宮則姑洗爲商蕤賓爲

角南呂爲徵應鍾爲羽是謂太簇一勺姑洗蕤賓夷
則無射爲官准此與西山大同但西山謂官聲八十
一商聲七十二角聲六十四徵聲五十四羽聲四十
八此則有礙耳蓋官商角徵羽以清濁爲序官最濁
商次濁角在清濁之中徵次清羽最清律之長者其
聲濁律之短者其聲清故以黃鍾爲官則以太簇以
下四律爲商角徵羽蓋以太簇四律漸短於黃鍾故
也至於以太簇爲官則又以姑洗以下四律爲商角
徵羽蓋以姑洗四律漸短於太簇故也十二律之爲
五音亦不過以清濁之序定之耳其數蓋無常也西

山所謂官聲八十一商聲七十二云云者止可施於
黃鍾一勺餘律則豈可行乎

右第四章論五音

古樂相傳有四清聲故編鍾編磬皆用十六蓋以十
二應十二律餘四應四清聲也其法本爲六律正五
音而設蓋黃鍾爲宮則太簇爲商姑洗爲角林鍾爲
徵南呂爲羽以至蕤賓爲宮則夷則爲商無射爲角
大呂爲徵夾鍾爲羽濁清順序正律自足若夷則爲
宮則無射爲商黃鍾爲角黃鍾之長九寸其聲濁於
夷則勢不可行故用仲呂上生之變黃鍾當之變黃
鍾止四寸三分八釐五毫三絲一忽此清聲之一也
夾鍾爲徵仲呂爲羽仍用正律是謂夷則一勺無射
爲宮則仍用變黃鍾爲商此清聲之二也太簇爲角
而太簇長八寸其聲濁於無射勢不可行故用變林
鍾上生之變太簇當之變太簇止長三寸八分四釐
五毫六忽八初此清聲之三也仲呂爲徵林鍾爲羽
林鍾長六寸其聲濁於無射勢又不行故用變黃鍾
下生之林鍾當之變林鍾止長二寸八分五釐六毫
五絲六初此清聲之四也是謂無射一勺至此則大
律全矣此清聲所以正於四也宋陳氏樂書不察其

原疑四清無用輒欲去之過矣樂之律呂雖十有二
至用以正五音則惟以六律爲主故古書類謂六律
正五音至於六呂則不過助律備音而已西山惑於
總運旋宮之注疏乃謂六呂亦有五音共三十音合
六律所正之五音爲六十調及故孔疏官徵相生之
序清濁淩犯勢不可行則又爲變律變半律以曲通
之其法至用二十八律若如其法則編鍾編磬皆當
以二十八爲數蓋自來論樂者所未聞也其不可用
蓋不待精於音律者而后知矣至於周禮大司樂圜
鍾爲宮之說則或有別法今無所考闕疑可也

右第五章論四清

樂音宮商角徵羽之外又有變宮變徵二音其說謂宮與商商與角相去各止一律故相近而聲和角與徵羽與宮相去各二律故相遠而聲不和變宮變徵蓋爲濟其相遠以和聲也予謂相去一律二律蓋以律之辰次爲言耳至於聲之清濁次序則不以相去一律二律而有間也姑以黃鍾一勻言之黃鍾爲宮九寸太簇爲商八寸姑洗爲角七寸一分清濁固爲相近然林鍾爲徵六寸去姑洗亦非相遠至於南呂則長五寸三分其去黃鍾始爲相遠然此乃音之自

然非人爲也若謂變徵濟徵之不及變宮濟宮之不及則蕤賓變徵長六寸有奇視林鍾爲稍長猶可也應鍾爲變宮則應鍾止長四寸六分有奇較南呂則又短矣以南呂太短其聲之清去黃鍾之濁太遠故濟以應鍾而應鍾之清又過南呂則安所濟乎此甚不通之論也殊不知樂音之清濁雖以宮商角徵羽爲序至其用之則宮商角徵羽各隨詩之音節所宜或先或後蓋未嘗拘其序也則角徵羽宮之間又何用以二變濟之乎陳氏樂書謂二變當去今從之

右第六章論二變

樂雖備五音而起調畢曲則恒以一音爲主如作宮調則起調畢曲皆主於宮作商調則起調畢曲皆主於商角徵羽調皆然一音爲主而衆從之如聽調然故謂之調如俗樂之端正好一闋則宮調也故其聲含洪而揚始終不失乎宮集賢賓一闋則商調也故其聲悠長而抑始終不失乎商猶古意也但古法先有詞然後審音以定調今法則先定調然後按腔而塡詞此爲少不同耳然雖不同至於調之爲宮爲商則無以異也古法審音以定調如何曰調之詞句有短長則其音自有清濁高下之異審其音之宜宮宜

商一也句之韻脚字各不同審其音之爲宮爲商一也然荆卿易水之歌初爲商聲士爲流涕則商調也繼爲羽聲士皆裂眥則羽調也夫易水之歌詞一也其詞可以爲商可以爲羽古之樂調亦可以變通而用之矣或問西山所定六十調如何曰西山謂六律六呂皆有五音故謂樂有六十調予四清章內以辯其失矣至其論起調之法則又以一勻變爲五調如黃鍾一勻在本勻則爲宮調在太簇勻則爲商調在姑洗勻則爲角調在林鍾勻則爲徵調在南呂勻則爲羽調蓋以黃鍾以太簇爲商姑洗爲角林鍾爲徵

南呂爲羽故也夫黃鍾之音極濁故止爲宮音不復爲商角徵羽音役於他律今以太簇姑洗林鍾南呂爲宮調而以黃鍾爲商角徵羽調則淸濁淩犯豈可行乎況同用一句之律乃謂其爲宮爲商爲角爲徵羽安所别乎殊不知一句之中各有五音每音各主一調餘音則不過從而應之耳如黃鍾句中以太簇爲商若作黃鍾商調則其音乃太簇耳餘三調倣此西山蔡原不知樂其說之不可行無惟也惜子未精於音不能盡得其妙姑發其端以俟夫知樂之君子補其缺云

右第七章論樂調

或問古有十二律管候氣之法其理如何曰此相傳之誤也候氣止用黃鍾之管候子月冬至之氣餘月則否何以知之蓋古法占候恒在歲始冬至蓋陽氣之始也氣在地中且無形可見故以黃鍾之管候之冬至之日氣至灰飛則氣節相應是謂和平若氣至灰飛在冬至之前或在其後則爲太過不及於是乎有占與冬至登臺望雲物以占吉凶蓋同一意也若謂餘月皆候則丑月陽氣未出地中候之猶可也寅月以後陽已出地上又何候乎況午月以後陽氣皆自上降下又安有灰飛之理然則謂十二月皆以律管候氣者非也其爲相傳之誤無疑

右第八章論候氣

或問古樂俗樂不可並論尙矣今子論古樂動引俗樂爲證何也曰古之度量權衡皆出於黃鍾之律今之度量權衡非古也然以量長短以較多寡以稱輕重與古之度量權衡無異蓋物有定形初不以度量權衡出於黃鍾與否而變也今之俗樂雖不出於黃鍾之律亦豈至大異於古哉蓋淸濁高下樂有定音是固不可變也然則樂之本末始終斷可知矣論樂

者不知樂之本末乃謂不得黃鍾則不可復古樂以成至治豈不悞哉漢志謂黃鍾之律九寸加一寸爲一尺夫度量權衡所以取法於黃鍾者蓋貴其與天地之氣相應也若加一寸以爲尺則又何取於黃鍾殊不知黃鍾之長固非人所能爲至於九其寸而爲律十其寸而爲尺則人之所爲也漢志不知出此乃欲加黃鍾一寸爲尺謬矣至於准黃鍾之律爲量爲權則不可徑致其必用容黍之法黃鍾容千二百黍亦當時偶然之數耳使止容千黍則卽准千黍爲量爲權亦可也論樂者求黃鍾於度量權衡固已疎矣

論度量權衡者不求於黃鍾又反求於累黍豈不踈之甚哉

右第九章論度量權衡

虞書之後論樂者莫詳於禮經之樂記顧其詞時有過當而失實者讀者識其意而不泥其詞則可矣宮亂則荒其君驕商亂則陂其臣壞角亂則憂其民怨徵亂則哀其事勤羽亂則危其財匱若此者以其象言之耳蓋樂之有宮商角徵羽猶國之有君臣民事物宮商角徵羽亂則不可以爲樂猶君臣民事物亂則不可以爲國其道相似故以爲比非謂君臣民事

物之失道眞由於宮商角徵羽之亂也曰然則何以爲聲音之道與政通曰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所謂聲音之道與政通者此也非宮商角徵羽之謂也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聖人之言是固不可易矣

右第十章論禮記

讀律呂元聲

律呂元聲前兩山李文利氏所著也其說謂黃鍾律三寸九分最短䄠賓律九寸最長宮音最淸羽音最濁與古說大相反竊謂此不過一家之言耳究其實則非也夫律之短長音之淸濁皆人所命則謂黃鍾爲長爲短宮音爲淸爲濁似無不可今所以知其非者亦以其法象無准倫類不通知之耳古說黃鍾律長九寸蓋以天地之陽氣冬至之日始自下而升然去地上猶遠故埋黃鍾九寸之律于地中以候之氣至則律管灰飛以此爲驗若黃鍾止三寸九分則安能與地中之氣相接若謂候氣之法十二律之管埋於地中者皆齊其下不齊其上則十二律之管氣至當一時飛灰又何以別於黃鍾此其說象無准一也

律以候氣和聲聲氣皆屬乎陽老陽數九故黃鍾九寸若謂三寸九分則不知何所取義此法象無准二也樂聲與人聲各有五音而人聲尤爲自然喉爲宮音舌爲商音牙爲角音齒爲徵音脣爲羽音此人聲之自然者也李氏亦謂此爲可據矣喉爲宮音豈非以其來之深長而濁乎故古法以長律之音爲宮以配之脣爲羽音豈非以其來之短淺而淸乎故古法以短律之音爲羽以配之今李氏乃謂宮音最淸羽音最濁則與人聲之宮羽相反此倫類不通一也李法謂數少者音淸數多者音濁及論五音之數則謂

宮音五十商音八十角音九十徵音七十羽音六十宮音五十最少謂数少音清可也商音次清數乃八十羽音最濁數乃六十又安在其少者清而多者濁乎此倫類不通二也若謂宮土音故數五十羽水音故數六十則商金音數何以反八十角木音數何以反九十乎土濁水清理不可易今乃謂土音清而水音濁何居此其倫類不通三也夫既以宮爲清而羽爲濁矣及論樂調則又謂蕤賓爲宮則夾鍾爲羽又安在其宮清而羽濁乎此其倫類不通四也此六者皆其大端餘瑣瑣者未暇細論然則其法之非也明矣

讀中原音韻

中原音韻江西周德清氏所著也其法謂平分二義入派三聲平分二義則以平聲之字音有抑揚分爲陰陽如荒黃青晴之類是也詞曲之間當用陽字者不可用陰字當用陰字者不可用陽字若失其法則歌喉有礙然此亦近世之論耳古法不然也古人歌詩有叶音之法蓋借他字之音而歌之也則於字相近而音有抑揚者固可以相借而用之矣況周法謂入派三聲則入聲之字當歌之時亦借爲平上去聲而歌之矣拘於平聲而不拘於入聲抑豈得爲通例乎然則周氏蓋亦知音而未達者也獨其所述十二曲調猶可考見古樂之彷彿觀者亦不可盡廢之耳

嗚呼禮失而求之野此豈得已也哉予既著管見后得見神樂觀所具中和樂譜乃知合四一尺上工凡五音之別名但四淸有黃鍾大呂太簇夾鍾而無林鍾與管見不合然四淸全無用疑傳久有悞蓋與五音相生之法不合也姑記於此備參考云

性理會通卷十一終

性理會通卷十二

西蜀李資乾著

太和元音

六律

或問伏羲氏作荒樂歌扶揉詠網罟以鎮天下之人命曰立基

愚按伏羲感河圖之瑞畫八卦造書契因作荒樂荒者草木芒昧之所伏羲去洪荒未遠故名荒樂或曰上古未有音樂而一旦作之即後人破天荒之說諺云開荒破草是也上古無文字安得有聲

音無聲音安得有歌詠伏羲造書契而後有聲故記曰歌詠其聲有聲而後有言故書曰歌永言扶揉者扶桑蓬萊也伏羲之時天象尚未顯日月尚未明獨扶桑蓬萊爲日出之所微有光芒使人望光芒而歌故曰歌扶揉網罟者容網罟獲也伏羲之前茹毛飲血至是始作網罟易曰作結繩而爲網罟以佃以漁蓋取諸離離者麗也兩目相承而物麗焉民用聹矣故民樂之詠網罟以紀其事鎮者重也譬如五嶽爲五鎮之意蓋上古之君無制作不足以鎮攝天下伏羲仰觀天俯察地中觀萬物于人近取諸身遠取諸物作八卦造書契通神明類萬物重人倫設官職分理宇内政化大行庶足以鎮天下之人矣故曰立基立基者猶言固國脉定國本諺云立根基也夫子繫易首曰古者庖犧氏之王天下意蓋如此伏羲之歌詠皆太古音語即今方俚鄉談之類已無其傳後世補增扶揉歌網罟詠是猶韓退之代文王作居幽操夫何足憑而盡信之乎

斵桐爲琴繩系爲絃絃二十有七命之曰離徵以通神明之貺以合天人之和絚桑爲三十六絃之瑟以

修身理性反其天真而樂音自是與焉

桐梧桐也桐木可以造琴故斵桐爲琴斵者斫削也系蠶所吐蠶桑所飼古有野蠶繭系在樹後世緣此遂成蠶繅而幣帛繩絃之利興織之爲幣帛絞之爲繩絃幣帛爲衣裳繩絃爲琴瑟故曰繩系爲絃又曰絚桑爲瑟桑者柔桑系之總名非桑木也陽數用九故琴絃三九二十七以從陽陰數用六故瑟絃六六三十六以從陰離爲中陰象日爲陽宗陰不離陽也故曰離徵即上文離麗之意徵者微也一則微渺之微一則微妙之微一則聲音

之細微一則義理之精微其實一也琴曰通神明之既合天人之和瑟曰修身理性反其天真豈瑟不可以通神明合天人琴不可以修身性反天真乎蓋琴屬陽故用之於天神以陽勁陰也瑟屬陰故用之於身性以陰從陽也琴瑟起于伏羲絃數多音古雅虞舜造五絃之琴以歌南風則五絃非伏羲之制乃世本謂伏羲五絃以象五行禪通紀謂朱襄氏命士達作五絃之瑟以來陰氣稍與正史不相合獨按氣數開闢之次第入聲所出之先後理有可通者足以傳信于將來如天三生木而

桐桑出系出于桑皆木也伏羲以木德王則木之氣運當興而木旺于春爲四序之首草穿于屯爲六十二卦之首故木系之聲先出女媧嗣位亦用木德故匏竹之聲繼起且琴瑟笙簧音律著古足知爲羲皇之制也若拘正史而不紀女媧則笙簧何人所作耶地四生金而金聲出故黄帝鑄鐘而金之聲又作天五生土而土聲出故少昊建鼓立磬而土石革之聲又作八聲始備則氣數之次第

一推衍而可知矣

女媧氏命臣隨作笙簧以通殊風娥陵制都良筦以

一天下之音用五十絃之瑟于澤丘以郊天侑神聽之極悲乃更爲二十五絃以抑其情而樂乃和

凡物數多則聲平而氣和但悲類和而傷和故五十絃爲極悲似不可用乃更爲五五二十五絃葢祖河圖天數二十有五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也用于圜丘以祭天用于方澤以祭地正與行鬼神相合然瑟屬陰而絃用五五之陽以郊天侑神宜宗陽數又與伏羲通神明和天人相合考之女媧治天下正史不載獨見于附傳一十五氏之首禪通紀又見于一十五氏之後有巢氏巳見于燧人

氏之前至此又見于昊英氏之後渾沌氏即渾敦也盤古巳見之因提紀又見之至此又見之諸說紛紛傳訛之誤良足怪也方崑山謂羲農去盤古之時必不遠其年可以千計不可以萬計堯舜去羲農之時必甚近其年可以百計不可以千計丁南湖亦深然之則十紀之說誠不足信獨笙簧艮筦起于女媧與木德氣數相合今姑存之

黄帝命伶倫造律呂命榮猨鑄十二鍾協月筩以和五音立天時正人位焉命大容作咸池之樂

伶倫樂官之名後世緣此遂呼樂官曰伶人榮猨

大容皆人名帝命伶倫自大夏之西崑崙之陰取竹于嶰谿之谷以生空竅厚均者斷兩節間而吹之以爲黃鍾之宮制十二筩以聽鳳凰之鳴其雄鳴六雌鳴亦六共十二律爲六律六呂孟子單言六律者律爲陽呂爲陰書陽不書陰也黃鍾太簇姑洗㽔賓夷則無射爲律之陽太呂夾鍾仲呂林鍾南呂應鍾爲呂之陰十二律皆生于黃鍾故以黃鍾爲首榮猨鑄十二鍾非鐘鼓之鐘乃黃鍾之鍾前伶倫造律呂以竹爲之此榮猨鑄鍾又以金爲之者葢竹管所以吹噓而調聲金鍾所以盛灰

而應氣聲氣一理也吹灰一機也十二鍾依十二律隨十二辰方位置於地中實以葭莩之灰每月氣至灰從管出氣應有蚤晚政治有寬猛飛灰有多少即其淤也五音者宮商角徵羽也伏羲雖作樂五音尚未和黃帝協月筩動與氣通五音和矣天時者黃鍾建子一陽初生天之始也協月筩動與天通天時立矣人位者黃鍾爲宮至尊無偶君之象也協月筩動與君通人位正矣此特以黃鍾律呂言也至大容作咸池之樂而後衆樂咸備故曰咸池咸者兼也池者大也白虎通曰黃帝大天

下之道而行之天之所覆地之所載咸蒙德施也或曰黃帝德象池水周徧廣廓故名咸池周人夏至舞以祭地祇即此意也或曰咸池者日出之所日出于卯故仲春卯月乙卯之辰日在奎始奏之因名咸池諸說不過論樂之名耳而樂之精微與黃帝之至樂豈在是哉咸池既爲黃帝之樂堯亦名之者黃帝創作堯修而用之初黃帝樂名承雲又名雲門承雲雲門者帝受命有雲氣以雲紀事以雲紀官因以雲紀樂上承雲氣爲雲所出之門也其實承雲雲門咸池一樂而異名叙六代之樂

者嫌于名之同故以雲門名黃帝以咸池名堯爾

少昊之御世也立建鼓制浮磬以通山川之風作大淵之樂以諧人神和上下是曰九淵

鼓成于華磬出于石前此未之作也作之自少昊始故曰立曰制山澤通氣周旋爲風風有八有三八風者東北方爲條風條者天也萬物始生而天條也東方爲明庶風明者黎庶者衆也萬物當黎明爲春生之漸勃勃然衆多也東南方爲清明風清者虛明者離也萬物生于春之寅卯天道尙昧晦春蠢夏初陽氣上升文明瑩徹而清明也南方

爲景風景者大也景字上從日下從京京者衆大之稱日至夏而始大陽氣長養也西南方爲涼風涼者寒之始涼風見未申之月金畏火必伏其時爲極熱而曰涼風以一陰已生陽氣退聽爲涼之本也西方爲閶闔風閶者昌闔者閉也閶而又闔以萬物成實爲極昌萬物收藏爲極閉也西北方爲不周風不周者不交也九月剝十月坤剝爲陽之盡坤爲陰之凝陰陽不交也北方爲廣莫風廣者大莫者漠也沙漠之風其氣凓冽北方以之故曰廣莫三風者恒舞于宮酣歌于室時謂巫風殉

于貨色恒于遊畋時謂淫風侮聖言逆忠直遠耆德比頑童時謂亂風三風爲山川之變風八風爲山川之正風樂作而太和洋溢風氣醇厚無邪僻之患故曰通山川之風淵者深也大淵之樂至德淵深以諧人神和上下伏羲作樂先神後人少昊作樂先人後神者伏羲醇麗之氣未散其人多愚少昊文明之氣漸開其人多知多愚則人人一心不期和而自和多知則人各一心必有當和而不和者矣此五帝作樂之始亦世道升降之始也少昊氏衰有九黎之亂有神怪之惑有巫史之妖有

災禍之至不待去義農日遠其去黃帝亦遠矣

顓頊之世鳥獸萬物莫不應和命飛龍氏鑄鐘作五基六英之樂以調陰陽享上帝朝群侯名曰承雲

一鐘洪鐘也初黃帝鑄黃鐘至是顓頊鑄洪鐘其聲轟而震大而遠考之伏羲作樂曰修身理性未嘗用之于祀也女媧作樂曰郊天侑神未嘗用之于朝也顓頊即位革九黎之亂神人不雜萬物有序乃鑄鐘作樂以調陰陽享上帝而朝群侯禮度森嚴朝儀整肅天子尊貴臣下無敢亂固自顓頊高陽氏始也因名之曰承雲之樂承雲者黃帝樂也

顓頊修而成之亦名承雲

帝嚳命咸黑典樂爲聲歌命曰九招之樂

上古樂譜有畫無文有聲無字自伏羲相傳至帝嚳之世衆樂備矣八音全矣于是命咸黑典樂爲聲歌典者實也曰典則有其文歌者詠也曰歌則有其字九招之樂舜樂之名帝嚳名九招者帝嚳作于前舜命夔修于後以紹明帝嚳之德非止紹堯而已也故亦曰招舜作南薰之歌亦帝嚳聲歌之遺意可見招樂起自嚳聲歌亦起自嚳也

是樂音始于伏羲繼于女媧成于黃帝而相傳于少

昊顓頊高辛乃叙六代之樂者始于黃帝而不及伏羲女媧繼于堯舜禹湯武而不及少昊顓頊高辛何也

六代之樂黃帝曰雲門曰承雲又曰咸池帝堯曰咸池曰大咸又曰大章帝舜曰九招又曰大磬禹曰大夏湯曰大濩武曰大武中間加葛天氏之作樂也三人操牛尾投足以歌八闋理有未信其畧之也固宜但伏羲女媧在黃帝之前伏羲立基雖微之作爲木聲糸聲之始女媧笙簧簫管之作爲匏聲竹聲之始少昊顓頊高辛在堯舜禹湯武之

前少昊建鼓浮磬之作爲革聲石聲之始顓頊承雲之作克續雲門高辛九招之作肇啓韶舞乃叙六代之樂者单紀黃帝堯舜禹湯武而不及伏羲少昊顓頊高辛此或人所以有疑而問也

曰樂有五音

五音宮爲君商爲臣角爲民徵爲事羽爲物此以象言也宮爲土商爲金角爲木徵爲火羽爲水此以屬言也

有六律

六律截竹爲筩陰陽各六以節五音之上下即黃鍾太簇姑洗蕤賓夷則無射太呂夾鍾仲呂林鍾南呂應鍾

有八聲

八聲金石糸竹匏土革木金鍾鎛之屬石磬屬糸琴瑟之屬竹簫管之屬匏笙屬土塤屬革鼓鼗之屬木柷敔之屬衆聲並作然後爲音衆音和諧然後爲樂此曰八聲原其所自始也

統于五音實妙于五音節于六律實神于六律具于八聲實超于八聲

樂必資五音六律八聲而後成此曰妙于五音神于六律超于八聲者葢聲音節奏清濁高下一樂

工能之何取乎聖人聖人慎其所以感之者而曰知樂之情者能作作者之謂聖大樂與天地同和樂者天地之和也聖能作和同天而後爲神妙之至而後爲超脫之理

通氣山澤

問山之氣何以通于澤澤之氣何以通于山聲音之氣何以通于山澤也曰氣有吹噓之氣有太和之氣吹噓之氣感于有聲太和之氣妙于無聲而通之者山澤也易曰艮爲山兌爲澤山岳至高川

澤至下一高一下而氣凝焉一屈一伸而氣出焉一動一靜而氣行焉以神通也艮爲少男少男爲陽兌爲少女少女爲陰一陰一陽以道通也艮在西北西北多山兌在東南東南多澤一受一施兩相對待以位通也澤在上山在下爲咸山在上澤在下爲損一損一咸以數通也由是觀之澤通山無聲之氣也聲音通山澤有聲之氣也雷風水火山澤爲之附麗相薄相逮山澤爲之通氣氣亦微矣哉

充塞天地

問天地以理爲主氣次之象數次之子思子曰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以理論也乃舍理而取精于數何哉曰天地之數始于一終于十一三五七九爲陽陽終于九也二四六八十爲陰陰終于十也乃黃鍾徑圍之分以十爲法而相生之分釐毫絲又以九爲法以十爲法者天地之全數以九爲法者天地之生數全數卽十而取九生數去十而用九卽十而取九者體之所以立去十而用九者用之所以行體立所以定黃鍾用行所以生十一律也數備而象亦備象數隨理以轉圜而乘氣以運之也故孟子曰氣體之充又曰是氣也則塞乎天地之間

配合陰陽

陰陽者天地消息之理而律呂配合之黃鍾太簇姑洗蕤賓夷則無射者陽也大呂夾鍾仲呂林鍾南呂應鍾者陰也黃鍾屬宮應一陽初生之月天之始也林鍾屬徵應一陰初生之月地之始也太簇屬商應人生于寅之月人之始也姑洗屬角春也蕤賓屬徵夏之變也南呂屬羽秋也應鍾屬宮冬之變也四時之節惟夏冬變者以夏至一陰生

則陽變陰冬至一陽生則陰變陽宮聲爲天之始而又冬變以冬至一陽生正天之始而變陽也徵聲爲地之始而又夏變以夏至一陰生正地之始而變陰也此五音六律按四時而轉丸根陰陽而迭變也然黃鍾太簇姑洗損陽以生陰林鍾南呂應鍾益陰以生陽蕤賓夷則無射又益陽以生陰大呂夾鍾仲呂又損陰以生陽何則黃鍾至姑洗陽之陽也林鍾至應鍾陰之陰也陽之陽陰之陰則陽息陰消之時故陽皆下生而有餘陰皆上生而不足蕤賓至無射陽之陰也大呂至仲呂陰之

陽也陽之陰陰之陽則陽消陰息之時故陽皆上生而不足陰皆下生而有餘黃鍾所生十一律配子寅辰午申戌六支陽辰皆下生丑卯巳未酉亥六支陰辰皆上生此黃鍾配合陰陽之全數也

流行氣候

氣者二十四氣候者七十二候候以候氣氣以通節名號不同其義一也故太簇者正月之律陽也而立春之節雨水之氣與東風解凍蟄蟲始振魚陟負氷獺祭魚候鴈北草木萌動之候是爲指寅之辰夾鍾者二月之呂陰也而驚蟄之節春分之

氣與桃始華倉庚鳴鷹化爲鳩玄鳥至雷乃發聲始電之候是爲指卯之辰姑洗者三月之律陽也而清明之節穀雨之氣與桐始華田鼠化爲鴽虹始見萍始生鳴鳩拂其羽戴勝降于桑之候是爲指辰之辰仲呂者四月之呂陰也而立夏之節小滿之氣與螻蟈鳴蚯蚓出王瓜生苦菜秀靡草死麥秋至之候是爲指巳之辰蕤賓者五月之律陽也而芒種之節夏至之氣與螳螂生鵙始鳴反舌無聲鹿角解蜩始鳴半夏生之候是爲指午之辰林鍾者六月之呂陰也而小暑之節大暑之氣與

溫風至蟋蟀居壁鷹乃學習腐草爲螢土潤溽暑大雨時行之候是爲指未之辰夷則者七月之律陽也而立秋之節處暑之氣與涼風至白露降寒蟬鳴鷹祭鳥天地始肅禾乃登之候是爲指申之辰南呂者八月之呂陰也而白露之節秋分之氣與鴻鴈來玄鳥歸群鳥養羞雷乃收聲蟄蟲坏戶水始涸之候是爲指酉之辰無射者九月之律陽也而寒露之節霜降之氣與鴻鴈來賓雀入水爲蛤菊有黃華豺祭獸草木黃落蟄蟲咸俯之候是爲指戌之辰應鍾者十月之呂陰也而立冬之節

小雪之節與水始氷地始凍雉入水爲蜃虹藏不見天氣上騰地氣下降閉塞成冬之候是爲指亥之辰黃鍾者十一月之律陽也而大雪之節冬至之氣與鶡鴠不鳴虎始交荔挺出蚯蚓結麋角解水泉動之候是爲指子之辰大呂者十二月之呂陰也而小寒之節大寒之氣與鴈北鄉鵲始巢雉雊雞乳征鳥厲疾水澤腹堅之候是爲指丑之辰十二辰定四時之方位斗杓隨時以指之七政之樞機運乎天中以制四方建四時而均五行也斗柄之運動非氣候之運動而誰爲故曰流行氣候

卦以之定

按六十四卦之理十一月而子復也十二月而丑臨也正月而寅泰也二月而卯大壯也三月而辰夬也四月而巳乾也五月而午姤也六月而未遯也七月而申否也八月而酉觀也九月而戌剝也十月而亥坤也十一月一陽初復至四月而陽極陽極則亢龍有悔故六陽卦以乾終之五月一陰初生至十月而陰極陰極則龍戰于野故六陰卦以坤終之一陽初復而曰天地之心心在內也一陰初姤而曰天地相遇遇在外也復在內則曰后

不省方不省者安靜以養陽也姤在外則曰后以施命誥四方施命者發散以消陰也陰消陽長始于內陽外陰君子道長小人道消由于陰消陽長陽之升始于子極于午午雖陽極陰生而陽之升于上者至亥而後窮上反下陰之升始于午極于子子雖陰極陽生而陰之升于上者至巳而後窮上反下陰陽運動循環無端終而復始自子至巳差强在律爲尤强在呂爲尤弱自午至亥漸弱在律爲差弱在呂爲差强陰數三分本律而損其一陽數三分本律而增其一以陽可增而陰不可增陰可損而陽不可損也度數多寡雖若不齊分釐毫絲各有條理此氣之所以聚灰聲之所以中律律之所以書陽不書陰而卦以之定也卦者隨時變易之理不膠于一定定者一定不移之方在止于至善益易盡天地之變吉凶悔吝兼之善與惡無不備也律致中和之用有善而無惡有吉而無凶悔吝所謂至善也是理也在聲爲中聲在氣爲中氣在人爲喜怒哀樂之發皆中節皆中節止至善定靜安之學孰有加于此乎

疇以之明

按洛書載九履一其體九其用九九分爲八十一黃鍾筒管長九寸亦九九分爲八十一黃鍾之宮爲君爲土天五生土而居中故疇之五曰建用皇極商爲臣爲金而居右故次七曰明用稽疑角爲民爲木而居左故次三曰農用八政徵爲事爲火而居上故次九曰嚮用五福次二曰敬用五事次四曰協用五紀羽爲物爲水而居下故初一曰五行次六曰乂用三德次八曰念用庶徵考洛書出于夏禹之世周武王訪于箕子而作洪範黃帝律呂之作去九疇千有餘歲一吹管一飛灰先得

洛書之同然是九疇以黄鍾而明非黄鍾以九疇而明也故曰疇以之明

象以之形數以之陳

象即卦數即疇也左氏曰物生而後有象象而後有數愚試度之萬物肖象備數象數物各付物何分于後先體天地之數者易之象紀天地之象者範之數何分于彼此象始于一而成于二二四而八八八而六十四卦每一卦又變而爲六十四卦共合四千九十六卦而象備矣數始于一而成于三三三而九九九而八十一數每一數又變而爲

八十一數共合六千五百六十一數而數周矣河圖體圓而用方聖人以之而畫卦洛書體方而用圓聖人以之而叙疇卦者陰陽之象象非偶不立對待者不能孤有應則吉疇者五行之數數非奇不行迭運者不能窮有對則凶此象數奇偶之分也伏羲畫卦在黄鍾之前大禹叙疇在黄鍾之後各行其道也而自然之象數一吹灰而毫髮無差故曰象以之形數以之陳

聲以之生

聲者五聲单出爲聲雜出爲音也五聲之本生于黄鍾其長九寸每寸九分九九八十一是爲宫聲之數三分損一以下生徴則去三九二十七獨存六九五十四是三分而去一分也徴自五十四起數三分益一以上生商則加三六一十八于五十四之内而得九八七十二數是三分而益一分也商自七十二起數三分損一以下生羽則去三八二十四獨存六八四十八是三分而去一分也羽自四十八起數三分益一以上生角則加二八一十六于六八四十八之内而得八八六十四是三分而益一也角自六十四起數若三分損一以下

生宫則六十四數之中去三六一十八四數未除也若去二十一一數未除也故不可去而猶用六十四數一損一益上生下生皆黄鍾之筩管爲主五聲单出而後八音錯陳以和之者也故曰聲以之生

律以之審

黄鍾分寸之數具于聲氣之元不可得見及斷竹爲筩吹之而聲和列之而氣應而後數始行焉均其長得九寸審其圍得九分積其實得八百一十分不曰八十一分而曰八百一十分者蓋以九數

論則爲八十一分以九積十則爲八百一十分此
天地之全數也黄鍾爲本生十一律子寅辰午申
戌六支陽辰皆下生子爲黄鍾之律寅爲九寸辰
爲八十一分午爲七百二十九釐申爲六千五百
六十一毫戌爲五萬九千四十九糸寸分釐毫糸
之數依三分本律而增其一者陽數也丑卯巳未
酉亥六支陰辰皆上生亥爲黄鍾之實酉之一萬
九千六百八十三爲寸未之二千一百八十七爲
分巳之二百四十三爲釐卯之二十七爲毫丑之
三爲糸寸分釐毫糸之法依三分本律而損其一

者陰數也其上以三歷十二辰者得八萬八千五
百七十二數共合一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四此
黄鍾之全數也天地之全數兼陰陽黄鍾之全數
損陰益陽蓋陰盛陽微乾坤或幾乎息矣黄鍾之
損陰益陽裁成參贊正助天地之所不及故曰律
以之審審者詳審精密之辭也

曆以之準閏以之分

曆日之法八刻爲一時十二時爲一日五日爲一
候十五日爲一氣二氣六候三十日爲一月二十
四氣七十二候一十二月爲一歲計日三百六十
者一歲之常數也然月有大小小月屬陰大月屬
陽陽月三十日陰月二十九日陰陽各半每歲十
二月凡三百五十四日三歲一閏五歲二閏置閏
之年十三月不置閏之年十二月天地自然之常
數非有所强也古之論天者三家一曰周髀二曰
宣夜三曰渾天有爲天體至圓週圍三百六十五
度之説及考書云朞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閏月
定四時成歲又考天皇氏始定歲之所在地皇氏
以三十日爲一月有熊氏初作調歷歲紀甲寅日
紀甲子而時節定是歲巳酉朔旦日南至而獲神

策造十六神歷積邪分以置閏高陽氏作曆以孟
春之月爲元是歲正月朔旦立春五星會于天歷
營室故顓頊爲歷宗也此四聖者未聞云天體三
百六十五度帝堯氏有草生庭十五以前日生一
葉十五以後日落一葉月小盡則一葉厭而不落
名曰蓂莢觀之以知旬朔乃命羲和欽若昊天曆
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帝舜氏在璿璣玉衡以齊
七政夫曰欽曰象曰敬曰幾曰衡曰齊不過觀天
之氣以定節象天之時以定歲寬時氣之餘以定
閏又曰日中星鳥日永星火宵中星虚日短星昴

不過就日夜之修短以定時曰鳥獸孳尾鳥獸希革鳥獸毛毨鳥獸氄毛不過就鳥獸之生息以定氣未聞云天體三百六十五度東周秦丞相呂不韋作月令曰東風解凍魚陟負氷草木萌動雷乃發聲蟋蟀居壁大雨時行天地始肅鴻鴈來賓虹始見虎始交之類不過就天地草木風雨雷虹鳥獸蟲魚分七十二候以證節氣驗歲時亦未聞云天體三百六十五度唯黃鍾一吹而氣自明不吹而灰亦應歲時節候毫髮無爽精于律呂即精于曆數造曆者不必求上古曆元亦不必求堯時曆

元能如曹參軍以管候氣仰觀雲色嘗與人對語即指天曰孟春之候至矣人往驗管而飛灰已應每月所候言皆無爽以此推曆數夫亦何疑後高祖遣毛爽等候節氣依古取律呂之管隨十二辰置于地中實以葭莩之灰每月氣至與律冥符而氣應有蚤晚飛灰有多寡高祖異之以問牛弘弘對曰灰飛半出為和氣灰飛全出為猛氣灰不能出為衰氣和氣應者其政平猛氣應者其臣縱衰氣應者其君暴高祖駁之曰臣縱君暴其政不平非日別而月異也令十二月于歲之內應用不同

安得暴君縱臣若斯之甚且速也弘不能對資乾今代對曰天子天之宗子大臣宗子之家相宗子家相與天為體何甚近也天子則曰彌綸天地以天地為氣之主宰相則曰爕理陰陽以陰陽為氣之分天地陰陽相為一氣何甚切也旦晝牿沒夜氣猶清君人善言熒惑退舍君臣心正天地之心亦正君臣氣順天地之氣亦順何甚速也政平縱暴介在呼吸氣和衰猛捷于影響日別月異又豈足以盡之乎即此而論則黃鍾之氣應即曆數之推遷人君喜怒哀樂未發之中即天之曆數在躬

而允執其中也故曰曆以之準閏以之分

度以之均量以之平權以之衡

度者分寸尺丈引所以度長短也生于黃鍾之長王朴謂一黍之廣為分十分為寸十寸為尺十尺為丈十丈為引量者龠合升斗斛所以量多寡也生于黃鍾之容王朴謂一千二百黍為龠十龠為合十合為升十升為斗十斗為斛權者銖兩斤鈞石所以權輕重也生于黃鍾之重王朴謂百黍為銖二十四銖為一兩十六兩為一斤三十斤為一鈞四鈞為一石但論秬黍則歲有豐凶地有肥瘠

種有大小長短圓尖之不同若專取秬黍之中者實其龠果先得黃鍾而後度之以黍乎抑先積黍而後鑄黃鍾乎約九十黍之長中容千二百黍之實以見周徑之廣以生度量權衡之政不足必易之以大有餘必易之以小期于湊合豈定法乎晉氏而下多求之金石陏梁以來又參之秬黍王朴剛果自用遂專恃累黍而金石不復考其實秬黍金石皆非也秬黍之說不過較其大數若此比其規模亦若此乃黃鍾之妙理在無聲無臭之先黙與氣數相合故吹以考聲列以候氣按以司曆紀

其筭數由一而三三三而九九九而八十一推衍愈多而愈無窮以成天下之疊疊有六九之數有小九之數而圭法團法皆從此出分天爲九野分地爲九州制人爲九行任官爲九品井田爲九區九章九族九變九筵九職九賦九府九服九命九儀九法九貢九伐九式九刑九階九經九緯皆筭法之九九爲之蓋惟九可積而爲十十則數之終不能積矣皆黃鍾之律爲主故黃帝命鬼臾蓲造曆隸首作筭數伶倫造律呂以曆也數也律也皆一也六術之中律曆爲要曆以斗柄建寅孟春正月爲十二月之歲首律以五行屬土黃鍾之宮爲十一律之本源度量權衡所由出三者合律然後措之天下田可分祿可均禮可制樂可作故律也者萬事根本也

爲可求之理爲萬事之根

論律者多于聲音度數求之而不知有理存焉理非天地陰陽氣候卦疇之類蓋人固人也人之德性淳厚者必能知律呂則可求者先求諸德性而律呂之精自以和兆和而理在其中矣此張子之言真知至理者也萬事萬物莫不有理亦莫不有

根而獨歸之律呂者蓋凡事物容或有過不及獨律呂不可太過亦不可不及若過不及則聲不成聲故變宮不成宮變徵不成徵古人謂之和謬又曰所以濟五聲之不及也變聲非正故不調也知變聲非正而不調則審聲者必求之大中至正之矩而勿爲太過不及之差所謂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萬事萬物皆求之大中至正而不使有偏倚之私庸非根本乎故曰黃鍾萬事根本非黃鍾之能根本萬事以事事如黃鍾一律而天下大本于焉在矣

國朝令典名曰大明律律者不差不忒之謂也

如是可以爲樂乎

上文自充滿天地以至萬事之根歷言律呂至矣盡矣若可以爲樂矣而非樂之實也

聲音節奏樂之文具也

聲音者五音八聲之屬单出爲聲雜出成音也節奏者按節而奏音響自出也然不過樂之文具爾樂工伶人童而習長而熟老而精其于至樂之實何居

清濁高下樂之度數也

清濁者宮屬土絃用八十一糸爲最多而聲至濁于五聲獨尊故爲君象商屬金絃用七十二糸次濁故次于君而爲臣象角屬木絃用六十四糸聲半清半濁居五聲之中故次于臣而爲民象徵屬火絃用五十四糸其聲清有民而後有事故爲事象羽屬水絃用四十八糸爲最少而聲至清有事而後有物故爲物象此清濁大小之次第也高下者宮與商商與角徵與羽相去各一律角與羽羽與宮相去乃二律相去一律則音節和相去二律則音節遠故角徵之間近徵收一聲比徵少下故謂之變徵羽宮之間近宮收一聲少高于宮故謂之變宮變宮變徵非正也非正故不調也此高下之次第也夫五聲固本于黃鍾爲宮然循環交替迭相爲宮則其餘十一律皆可爲宮宮必爲君而不可下于臣商必爲臣而不可上于君推而角民徵事羽物皆以次降殺其有臣過君民過臣事過民物過事者則不用正聲而以半聲應之此八音所以克諧而無相倫奪亦清濁高下之所以互相爲用而輪轉不窮也斯樂之度數也

樂之實果在是哉

文具度數不可以云樂則樂必有實矣孟子曰樂之實樂斯二者二者何孝弟是也孝弟者何仁義是也記曰合同而化而樂興焉春作夏長者仁也秋斂冬藏者義也仁近於樂義近於禮禮樂備明天地官矣子曰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又曰人而不仁如樂何此可以觀樂之實矣

是故審聲以知音審音以知樂審樂以知政聞樂以知德

聲者金石絲竹之類音者宮商角徵羽也樂者金聲玉振音律諧和也政者禮樂政刑世道民情也

德者喜怒哀樂致中致和也是故知聲而不知音
者禽獸則聲貴審矣知音而不知樂者衆庶則音
貴審矣惟君子爲能知樂又能審樂以知政以聲
音之道與政通如吳季札審六代之樂而知政之
寬猛金知國運之汙隆晉師曠審楚國之樂而知
南風之不兢此可以云知樂矣然知樂之流未知
樂之源源者作樂之人也知人之德而樂之理始
大備故子貢曰聞其樂而知其德由百世之後等
百世之王此又就人主之精神心術而直探其源
非知政之粗迹云爾矣

樂者天地之和也和故百物皆化

聖人之禮樂與天地之陰陽相爲流通天地之和
者陽之動而生物也氣行而不乖故百物皆化若
乾之上九陽亢太過爲災坤之上六陰疑于陽必
戰則物之生者反受傷矣此又就聖人之興禮樂
以贊化育者言之

而君實主之

天者百物之主君贊化育而後天地和則天子又
天地之主也天地未闢賴君以開泰天地既闢賴
君以保泰天地未覆賴君以休否天地將覆賴君
以傾否君之所主者大矣夫以君而主臣民事物
以宮而主商角徵羽以土而主金木水火以黃鍾
而主十一律猶未盡君爲主之實至于君主天地
之和而聲氣之元君操其柄天地隨其斡旋陰陽
隨其調劑百物隨其化育大哉君乎人主和德于
上淸寧安阜天地民物之和應之益以見黃鍾至
尊無偶矣

君克艱厥君人主和德于上矣

此段專以宮立論君克艱猶言爲君難艱難者憂
勤惕厲之貌夫樂主和樂人君以憂勤惕厲得之

蓋以堯舜能爲君亦惟堯舜其猶病猶病之心即
艱難之心若悅懌懽忻勢必恣雎縱肆罔知曆數
爾躬罔知四海困窮皆由不克艱之過後世樂章
亦用爲君難爲臣不易難之句故曰君克艱厥君
人主和德于上矣

君與臣交則爲明良喜起之和

此段以宮與商立論宮爲君象至尊無偶矣豈曰
君自君臣自臣而不相交乎易曰上下交而其志
同也又曰雲從龍風從虎同聲相應同氣相求則
君與臣交可知惟堯舜能克艱厥君亦惟堯舜能

和德于上惟堯舜能與臣交亦惟堯舜之臣和合于朝所以帝庸作歌曰股肱喜哉元首起哉皐陶賡歌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所謂明良喜起之和

君與民交則爲康衢百工之和

此段以宫與角立論孟子曰今王鼓樂于此百姓聞王鐘鼓之聲管樂之音舉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是君民本一體君當與民交惟堯舜能協和萬邦四門穆穆所以康衢之童謡曰立我蒸民莫匪爾極不識不知順帝之則老人擊壤而歌曰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鑿井而飲耕田而食帝力何有于

我哉百工相和而歌景星卿雲帝乃偶之曰卿雲爛兮禮漫漫兮日月光華旦復旦兮八伯咸進稽首曰明明尚天爛然星陳日月光華弘于一人帝又載歌曰日月有常星辰有行四時順經萬姓允誠於予論樂配天之靈遷于賢聖莫不咸聽鼚乎鼓之軒乎舞之精華以竭褰裳去之所謂康衢百工之和

立政立事則爲功叙幾康之和

此段以宫與徵立論孟子曰使之主事而事治百姓安之人君所以爲事也大禹謨曰九功惟叙九叙惟歌皐陶謨曰九德咸事一日二日萬幾益稷謨曰惟幾惟康念哉率作興事則君無一事之不治事無一糸之不理清和洋溢于紀綱法度太和流行于禮樂文章所謂功叙幾康之和

覆物載物則爲鳳儀獸舞之和

此段以宫與羽立論季札之稱舜曰如天之無不覆也如地之無不載也則人君當發育萬物參贊化育可知書曰下管鼗鼓合止柷敔笙鏞以間鳥獸蹌蹌簫韶九成鳳凰來儀又曰擊石拊石百獸率舞是無一物之不覆載亦無一物之不協和斯

修蛇于洞庭鴟又逃于絶域麒麟遊于藪澤蟠龍貢信於其藏蛟魚踴躍於其淵龜鼇咸出於其穴至哉堯舜之世乎萬物並育而不相害於后夔之和樂見之所謂鳳儀獸舞之和也

伏羲創作而未備女媧繼起而未詳三君僅可以持世

按伏羲始制系木止有琴瑟故曰未備女媧始制匏竹止有笙簧故曰未詳少昊顓頊高辛繼三皇之統保有成命於不墜耳未有制作以垂世故曰僅可以持世

何有于制度儀章

伏羲雖養六畜以充庖厨結網罟以漁以佃作書契以代結繩通媒妁以制嫁娶作荒樂以歌扶徠乃開闢之一事爾降自少昊諸君又莫能及獨黄帝之世作蓋天以象天畫井田以均地綜六術以定氣數馬紀以調暦冕旒衣裳之制宫室舟車之利金幣器用之法醫藥卜筮之方分然有條井然有理始爲制度儀章

何有于地平天成

伏羲雖仰觀象于天而天猶未成俯觀法于地而

地猶未平降自少昊諸君又莫能及獨堯舜之世欽若昊天九州分野景星出卿雲生萬國寧四海清始爲地平天成

而象功昭德

功施于民德備于己惟有德有功之主樂作而一象一昭無背戾也禮曰有悖逆詐僞之心有淫佚作亂之事而德非其德矣又曰怨以怒其政乖哀以思其民困伏羲少昊諸君之世雖無悖逆淫佚怨怒哀思然功未及于民德未昭于天下又不若六代之主有功可紀堪爲民表故禮曰王者功成作樂其功大者其樂備也

平情導和

情者性之本體故易曰利貞者性情也和者情之暢發故子思子曰發而皆中節謂之和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惟禕性怡情之主自平其情而因以平天下之情致中致和之主自導其和而因以導天下之和一平一導無壅閼也伏羲少昊諸君雖能平情導和未能平天下之情導天下之和又不若六代之主同民心而出治道也

移風易俗

風者天地之氣運俗者民物之習染維風厲俗之主能轉移氣運調燮鴻鈞使風會自塞而之開交泰而傾否又能道德齊禮過化存神使積習自鄙陋而之文明挽文勝而歸醇朴一移一易無違祗也故禮曰樂也者聖人之所樂也而可以善民心其感人深其移風易俗故先王著其教焉伏羲少昊諸君雖能主張世道黙化風俗而轉移政易之機猶未若六代之主章章可考故禮曰大章章之也咸池備矣韶繼也夏大也殷周之樂盡矣然則叙六代之樂始于黄帝而不及伏羲女媧繼于堯

舜禹湯武而不及少昊顓頊高辛蓋根于禮經而非儒者附會之說已

故自黃帝堯舜始也

歷代作樂之君以六代之主爲首稱而六代之主又以黃帝堯舜爲宗祖蓋差等百王而求盡美盡善者

易曰黃帝堯舜氏作

易繫辭曰庖犧氏没神農氏作神農氏没黃帝堯舜氏作易所稱庖犧神農者不過曰佃漁耜耒交易之類皆無關于禮樂之大黃帝堯舜氏作則窮

變通久神化天祐垂衣裳而天下治即禮云揖讓而治天下者禮樂之謂也然則敘六代之樂者始于黃帝而不及伏羲女媧繼于堯舜禹湯武而不及少昊顓頊高辛其義已見于周易不特禮經爲然矣

通其變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

伏羲之時僅守其常未盡其變黃帝堯舜出文明漸開氣機屢變通其變而途轍順矣民且遵道遵路一人作之天下之人率而由之一世立之千萬世之人習而安之其何倦之有倦生于制作之未

周象數之未備三聖人者既通其變又神其化以天下古今所同得之理示天下古今以共由之路而民有不宜者乎所過者化所存者神而所宜者義也由順正以行其義然後發以聲音而文以琴瑟耳目聰明血氣和平移風易俗天下皆寧偉哉黃虞之治矣

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

易之理陰極則陽生陽極則陰生窮者極也變通者生生也久者迭極迭生悠久不已循環無窮也無窮則窮而變矣在乾之上九曰窮之災也坤之

上六曰其道窮也乾坤兩卦純陽純陰非陰陽之極乎上九上六其數已盡非陰陽之窮乎上九之與時偕極上六之陰疑于陽非窮之變乎一卦可變而爲六十四卦六十四卦可變而爲四千九十六卦參伍錯綜方圓經緯皆卦之變而通通而久也易又曰變通莫大乎四時則四時變化而後能久成黃帝堯舜必如四時之錯行而後爲變則通通則久矣要之久中即有窮窮中即有變變中即有通通中即有久本一氣流行而於穆不已非真有此數數也三聖人合窮變通久之理正合易之

理合易之理正合天之理故下文曰自天祐之吉
無不利
是以自天祐之吉無不利
大有之上九曰自天祐之吉無不利象曰大有上
吉自天祐也上下五陽剛獨九五之陰柔居尊位
而上九爻以陽剛居文明之上所以剛柔相推而
生變化夫變化者進退之象也是故君子居則觀
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是以自天
祐之吉無不利葢謂變化者天之道能觀其變則
合天即爲天祐而吉無不利矣子曰祐者助也天
之所助者順也人之所助者信也履信思順又以
尚賢也葢又謂順信者天之道能履信思順則以

體天爲天祐而吉無不利矣要之天有自然之變
化而窮變通久各循其序而不亂即所謂順也天
有一定之剛柔而窮變通久各因其時而不爽即
所謂信也惟德動天惟天眷德即所謂尚賢也此
黃帝堯舜有贊天位天之德而自天祐之吉無不
利矣若黃帝不順天之紀帝堯無如天之仁帝舜
匪如天之無不覆也而妄希天之祐也不亦誣乎
此可以識聖人繫易而涵舉三聖意矣

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葢取諸乾坤
黃帝之世披山通道未甞寧居堯舜之世洪水爲
災憂勤惕厲千古道統始于此千古治統始于此
千古制作亦始于此乃曰垂衣裳而天下治者何
也葢垂衣裳非修服餙以滋逸豫也孟子曰君子
之于言也不下帶而道存焉君子之守修其身而
天下平子曰無爲而治者其舜也與恭已正南面
而已矣夫曰恭已曰不下帶曰修身即垂衣裳之
謂也曰正南面曰道存曰天下平即天下治之謂
也垂衣裳而天下治惟黃帝堯舜足以當之故曰

葢取諸乾坤朱子嘗曰乾坤變化而無爲變者窮
則變也化者變則通且久也無爲者垂衣裳而天
下治也夫乾坤信能變化矣變化何以獨歸乾坤
也六十四卦之中惟乾爲純陽坤爲純陰純則極
極則變也乾爲老陽坤爲老陰老則變少則不變
也故乾則曰乾道變化坤則曰天地變化也愚意
聖人取乾坤雖曰能變化然有天地定位而後山
澤通氣雷風相薄水火不相射凶之有乾坤首易
而後屯蒙需訟師六十二卦因之有黃帝堯舜創
作于前而後民不倦使民宜群聖人之相繼于後

所謂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而後保合太和也至哉
坤元萬物資生而後含弘光大也故下文即繼之
禮曰樂著大始禮居成物
以樂著大始禮居成物也
易曰乾知大始坤作成物禮曰樂由天作禮以地
制夫曰大始曰天作此樂著大始之謂也曰成物
曰地制此禮居成物之謂也劉氏謂正月泰二月
大壯三月夬四月乾五月姤六月遯爲乾主春夏春
夏者大始也七月否八月觀九月剝十月坤子曰
復丑曰臨爲坤主秋冬秋冬者成物也然乾主春

夏爲陽而一陽反生于冬一陰又生于夏坤主秋
冬爲陰而一陰反生于夏一陽又生于冬大始成
物非交相爲用乎由是觀之大始者大生物之始
成物者成大始之物樂著者著禮居之樂禮居者
居樂者之禮本一以貫之寧有二乎哉黃帝堯舜
爲禮樂之宗實爲乾坤之主也
刳木爲舟剡木爲楫舟楫之利以濟不通致遠以利
天下蓋取諸渙
風水之渙曰利涉大川蓋水上有風風行水上吹
噓動盪利涉大川之時也而利涉大川者無如舟
楫黃帝之時道路不通乃披山通道命共鼓化狐
刳木爲舟剡木爲楫以濟不通堯舜之世洪水橫
流汎濫于天下堯舉舜敷治使益掌火烈山澤去
莽翳而後禹施治水之功水行乘船泥行乘橇蓋
取諸渙
渙者合散也先王享于帝立廟和通鬼神矣而神禹
以之
渙之象曰風行水上渙先王享于帝立廟蓋謂先
帝之精神已散矣享帝立廟以合之此渙之義也
然必和通鬼神而後能合其渙則渙必主于和欲

利涉必主于舟楫黃帝堯舜之刳木剡木而舟楫
之利與正合民之渙使之同舟而濟易之本意非
咏神禹也而曰神禹以之者蓋禹之四乘以開九
州通九道陂九澤度九山而後九州攸同即合渙
之義也故曰神禹以之
重門擊柝以待暴客蓋取諸豫
雷地之豫曰利建侯行師侯者候也所以伺候師
者衆也所以排擊豫者備也所以守衛故繫辭云
重門擊柝以待暴客蓋取諸豫豫即備豫不虞之
謂也詩曰未雨徹土孫子曰有備無患亦與此同

然易云建侯卽周禮候人斥候之侯非公侯伯子
男之侯本義則曰立君用師是同于比卦之建國
親侯而非豫之重門擊柝矣愚謂重門擊柝侯之
官也以待暴客侯之職也蚤見豫待侯之義也故
曰葢取諸豫
豫者和樂也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配祖
考和通天人矣而湯武以之
豫爲行師之象師之象曰以此毒天下毒則不和
而曰和樂者葢豫則以衆整又以暇而不震不驚
故曰和樂豫則重門擊柝我不敵詐敵不我乘故

曰和樂豫則各懲其忿以相宥而遠邇安皆安其
分而無求而兵刑寢刑罰清而民服故亦曰和樂
和則作之樂章是爲德之華崇之德意是爲和之
本由是殷薦上帝上帝者天也萬物本乎天故先
王郊以明天道由是以配祖考祖考者祖也人生
本乎祖故先王禘以明人道天道人道合所謂郊
社之禮以祀上帝宗廟之禮以祀乎其先配享之
所由起故曰和通天人考之黃帝之時神農氏世
諸侯相侵伐揄罔弗能征軒轅習用干戈以征不
享遷從無常處兵師爲營衛重門擊柝實始于此

堯舜之世有苗逆命帝命禹往征舞干羽于兩階
蠻夷猾夏帝謂臯陶曰汝作工五流有宅五宅三
居重門擊柝又繼于此易之本意非求湯武也而
湯武之征誅戰伐順天應人正與此相合故曰湯
武以之
葢黃帝作樂堯舜承之禹湯武又承之
黃帝作咸池之樂堯亦曰大咸咸者感也感黃帝
而作堯承黃帝也舜曰大招招者紹也紹堯而作
舜承堯也禹承舜湯武迭相承其所從來遠矣
故黃帝雲門黃帝順天地之紀也

黃鍾之律作自黃帝黃帝音樂之祖也然樂之實
不在五音六律故禮曰樂者非謂黃鍾太呂弦歌
干揚也樂之末節也惟帝順天地之紀幽明之占
死生之說存亡之難德合天地所以樂亦通乎天
地
堯之大咸堯仁之和也
咸池黃帝樂名堯修而用之故名大咸言能大其
咸池也有堯仁之如天所以致中和而位天是堯
之仁在樂之先作樂不過紀其仁爾
舜之大招舜孝之順也

孝爲天經地義至德要道舜能体之以順親所以作大招之樂以紹堯如天之德而舜德亦如天之無不覆地之無不載也

禹之大夏禹功之顯也

堯舜之世地方五千里至于荒服南撫交趾北發西戎東長鳥夷然水害未除民其魚鱉禹平水土而後九州攸同四隩可居下巢上窟之間皆民居也蛇龍藪澤之地皆樂土也中國始大故作樂曰大夏夏者大也後世諸夏之稱亦始于此

湯武之大濩大武湯武之順乎天而應乎人也

征伐起于共工祝融諸侯自相攻伐成于黃帝之殺蚩尤舜之征有苗禹之戮防風天子誅諸侯爾以臣伐君上世未有也湯武始行之易之革曰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夫曰順天是天與之也曰應人是人歸之也天與之人歸之湯武何嘗放伐哉有湯武之德而行革命之事故革之象曰君子以治曆明時律曆一理也司之曆數播之律呂二代之樂作矣商曰大濩周曰大武其與雲咸招夏之義同

六君之元和不在于五音六律

六君者黃帝堯舜禹湯武也元和者六君之德本之爲未發之中乃先天一元之氣無聲無臭更無音律之可名者

六代之太和獨盛于五帝三皇

六代者有熊唐虞夏商周也太和者六代之時乾道變化各正性命而保合太和協和咸和雍和且駢臻也夫是爲六代之樂

性理會通卷十二

莆龍江林兆恩著

歌學解 并小引

書曰歌永言而元首股肱之作賡相勉勵是歌之義所由來者尚矣故唐虞三代以上率皆履禮樂樂而見之歌詠者雝雝洋洋充滿宇宙降及後世盖有深可慨者艶曲靡靡之音徧於天下以滛溺其情縱志而成風也於是平淡之聲更不復作遂使有志之士不得上覩淳古太和之盛矣然音由人心生也故撰著歌學解如左盖以移風易俗莫善於樂而反漓還淳之責端有望於同志諸君子云

總一章四句分作春夏秋冬第一句春第二句夏第三句秋第四句冬每句上四字各分作春夏秋冬第一字春第二字夏第三字秋第四字冬然春夏秋冬雖有定序而春夏秋冬又各自爲春夏秋冬下三字稍倣上四字亦分作春夏秋冬第三句首二字稍續上句末三字各平分不甚疾遲輕重以第三句少變前二句不疊韻而足聽也第四句第四字乃冬之冬閉藏已極然陰不獨勝陽不終絕消而必息虛而必盈所謂既剝將復而亥子之間天地人之至妙至妙者是也故末三字當有一陽來復之義第五字聲要高何也閉藏已極不有以振而起之無以發其坤中不絕之微陽也故曰十月謂之陽月每句每二字一斷厥轉氣悠揚不至急促第一字口畧開聲要融和第二字口開聲要洪大第三字聲返於喉秋收也第四字聲歸丹田冬藏也春而融和夏而洪大者達其氣而洩之俾不閟也秋而收之冬而藏之所謂收天下春而藏之肺腑也其不絕之餘聲復自丹田而出之以滌邪穢以融渣滓擴而淸之也春之聲稍遲夏

之聲又遲秋之聲稍疾冬之聲又疾變而通之則四時之氣備矣闔而闢之則乾坤之理備矣幽而鬼神屈伸而執其機明而日月往來而通其運大而元會運世而統其全此豈有所强而然哉廣大之懐自得之趣眞有如大塊噫氣而風生於寥廓洪鍾遞響而聲出於自然者融溢活潑寫出太和眞機吞吐卷舒神化不測故聞之者不覺心怡神醉恍乎若登堯舜之堂舞百獸而儀鳳凰矣

第一章 總一章分作春夏秋冬 每一句分作春夏秋冬者二 章四句

一（春之春 口畧開）氣（春之夏 口開）夏（春之秋 聲在喉）然（春之冬 聲歸丹田）相始

終亦分作春夏秋冬俱要有春聲

右第一句春口翕闢春聲也亦能作夏聲秋聲冬聲蓋聲有高下大小亦有疾遲修舒也

屈春之春口翕闢伸夏之夏口闢闔夏之秋聲在喉闢夏之冬聲歸丹田自無

窮亦分作春夏秋冬俱要有夏聲

右第二句夏口闢夏聲也亦能作春聲秋聲冬聲

徘徊雲影天光外首二字稍續前句末三字不相疾遲輕重俱不疊前韻只要有蕭索之聲而春夏秋冬之氣亦明備於此矣

右第三句秋聲在喉秋也亦宜春宜夏宜冬

自冬之春口翕闢在冬之夏口闢清冬之秋聲在喉風冬之冬聲歸丹田明月

中上四字至冬之冬則時物閉藏剝落已盡故此三字須知一陽初動剝而既復亦須知有春運清息靜以需之之意第五字聲要高者以振起坤中不絕之微陽而十月謂之陽月者此也然陽氣雖動而發端於地中者甚微固不可不扶以振之而鼓其纔亦不可不靜以養之而藏之固不先而秋不後而春而夏要得冬時不失冬聲

右第四句冬聲歸丹田冬也亦宜春宜夏宜秋

第二章亦依上章歌之每歌二章則四時相禪之機方為大備

勿以窮通明出處惟將功用論窮通浩然克塞如

無外便是吾人位育功二首俱醒心集詩

天有四時而一不用者冬也故不翕聚則不能發散

天之道且然而況人乎然此猶知有冬固於其時而

非其至也易曰復其見天地之心其不有天地之先

不可得而見乎斯乃無聲無臭之至不覩不聞之時

太極之先茫乎無極不顯惟德而聲氣之元統於此

矣歌者知此則南風之薰可以解吾民之慍而太和

之氣流行於唐虞宇宙間矣

性理會通卷十三終

性理會通卷十四

白門程鴻烈著

詩論

詩三百樂府也以詩入樂以樂風世也孔子贊周易删詩書定禮樂修春秋從伏羲即位畫卦之始至魯哀十四年獲麟共得二千九百六十三年近則歷年中則歷世遠則歷事共爲一書以觀今古非有六經別名也莊周始云孔子治詩書禮樂易春秋六經至今經名六而經五遂疑樂經火於秦樂記之附禮經者猶未備也予以樂經先原義於易承於書備於詩

伏羲始畫八卦風三才而推其義制書其象形假借指事會意轉注諧聲爲詩聲之祖由是作荒樂歌扶徠書載典謨誓誥而虞歌喜起夏歌五子堯遺音於唐蟋蟀十二章商道頌那五章共奏大章大韶大夏大濩也周樂仰承伏羲堯舜禹湯以道統承樂統嗣樂可以知德矣詩三百皆文武象武大武也故删述六經以樂原於易澄於書爲古樂府昭代上承往聖備帙三百爲明樂府此猶周禮見冬官於天官地官春官夏官秋官而司空可兼百揆也別見樂記於禮經詳樂之用詩猶以考工記補冬官餘事非有加於冬官之大體也誦詩三百而更求樂經猶河間獻王求冬官也詩者樂之始樂者詩之歸故曰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也大師掌六律六同以合陰陽之聲教六詩曰風曰賦曰比曰興曰雅曰頌以六德爲受律之本故孔子自衛反魯正樂而雅頌各得其所蓋從聲音別之是以錄南陔六章但存笙聲而不傳其辭焉其分風雅頌而兼分正變亦從聲音辨之豈從治亂審之治亂者詩之事正變者樂之聲正變非治亂也政事治亂以詩入樂而後可察之禹作耳脣因以出納五言被之五聲六律八音以在治忽

也故風雅正變以治言自邸至曹治固多變鄘衛鄭秦有美有刺太王治豳爲王化首基何皆列變風節南山至魚藻治固變矣六月車攻斯干諸詩何皆列變小雅民勞至桑柔治固變矣崧高韓奕烝民江漢諸詩何皆列變大雅且七月陳王業與公劉戒民童同何一繫正雅一繫變風哉故正變者樂行風中自爲正變而正聲之行以風變聲之行亦以風風聲調則風歸於雅可頌神明矣故雅樂禮也頌樂歸也風樂行也風不始於詩之風樂之風始於天之八風生於天之八位曰乾坎艮震巽離坤兌行於地之四方

曰西北東南運於四時曰春夏秋冬故其屬五行曰木火水金土而著五聲即曰宮徵商羽角以五聲之音合八風之位乾音石器磬坎音革器鼓艮音匏器笙竽震音竹器管簫巽音木器柷敔離音絲器瑟琴坤音土器塤兌音金器鐘鎛風固合聲合器矣詩也者感於時而動於風故詩人為風人而祠禴嘗烝烝詩於樂亦以時春詩音角夏詩音徵秋商冬羽而宮音附行於四聲故詩始因風以起典終入樂以殤風一人之詩典於一人之風之時春秋晝夜是也今古之詩典於今古之風之時皇帝王霸是也而正變

行於其間矣十三國之風非獨具變而不具正列國失正不傳故獨錄變風耳二南之詩上以風下為正風十五國詩上下交風為變風故其所由始曰興比賦所由成曰風雅頌頌以奏雅而告風者雅雅樂也雅分正變惡鄭聲之亂之故於正變復小大之也三百篇以雅主之以雅奏之也爾雅周公子夏所集以解逸詩者書名雅不兼風頌大雅可以兼頌小雅可以兼風矣風首二南以文武之音嗣五帝三王之音也周南召南西都也於舊都之風不王之葢帝之也王王城以失帝舊也此不霸齊晉秦但指齊魏唐秦

實所以霸之王平王不王文武實所以帝其風也二南次邶鄘衛殷都也文武受殷體三監之義以存殷舊先存其後而後頌其先歌其風憂而不困焉雖衛滅邶鄘邶鄘之詩皆衛詩奪衛音先盇邶鄘雖有康叔武公之德亦後其名不先其樂焉王城東都也次邶鄘衛者周以二南開國猶監於殷始盛恐其卒衰平王東遷鄭晉是依衰之始也故帝風降為王風則帝樂忽為王樂也雖其思而不懼而王風實不競況桑間濮上鄭音亡國可長恃哉故王風不競而齊晉秦競於霸霸者之風又以扶王風當其時天下有齊

桓晉文秦繆而東周不遽亡齊桓晉文之事春秋亦詳書故王鄭後次齊晉秦焉齊始霸也秦其詩弘太公之風焉晉代興也故以魏次齊大而婉儉而易行魏音也魏為晉滅故奪晉音盇魏音也其以唐後魏亦猶邶鄘先衛曲沃武公滅晉侯潛唐詩皆為晉詩托晉音以復唐音夫子尚思陶唐惡以同姓相滅也秦并列國以繼周者故以次齊晉猶以秦誓殿周書齊晉之聲并於秦曰夏聲大之至也故齊桓晉文秦穆假王者之風希存帝風閏聲知政盇遠帝風矧皇風乎欲於假霸之後依稀皇風帝風則在陳檜曹陳

封胡公滿存舜後檜妘姓人皇祝融之後祝融聽弇州鳴鳥作樂歌者故錄檜詩以存三皇之音曹振鐸受封武王弟也以三國後霸者挾霸之餘尚留皇風與帝韻焉蓋監於陳之蕩淫而檜錄匪風曹錄下泉同懷西周好音也懷周思帝風也周公之業襄成帝風者豳風終風先雅求聲則變而求治則正天彰風雷之業不墜文武豳風體雅以成頌矣故籥章掌土鼓豳籥逆暑迎寒歙豳詩祈田祖樂田畯歙豳雅祭蜡惜老物歙豳頌而兼擊土鼓焉二雅次風蓋言天下之事以形四方之風大政為大樂章大燕享用之

小政為小樂章小燕享用之春秋穆子如晉晉侯享之金奏肆夏歌文王不拜曰三夏天子以享元侯文王兩君相見之樂故不敢當歌鹿鳴而後拜曰鹿鳴所以嘉寡君也雅音小大為樂章之小大風雅正變豈非樂音之正變哉二雅小大以聲分不則嘉魚山臺菁莪樸棫均養才用才詩六月采芑車攻江漢常武均宣王中興詩政事何分小大乎先小雅後大雅小槩悉治天下之事於前而大槩明統天下之人於後小雅獨周之衰大雅獨文之德哉故雅正則知風正雅變則知風變而聲音相為主輔焉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如關雎鹿鳴文王諸什宮為宮而角徵商羽輔之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如小弁擊鼓揚之水祈父諸什商為宮而宮角徵羽輔之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如匪風下泉大東苕華瞻卬諸什羽為宮而宮角徵商輔之詩之喜怒哀樂發於情性則天倪和而正變備也國風周召二十五詩列正風邶至豳一百五十五詩列變風小雅鹿鳴至菁莪二十二詩列正小雅六月至何草不黃五十八詩列變小雅大雅文王至卷阿一十八詩列正大雅民勞至召旻一十三詩列變大雅此槩列正變也人從風而得

詩之候風從樂而鼓詩之鳴風者樂之時也正變者律之時也三頌歸雅以告風體具正變者也故以雅之風人者告之神人始之神終之也風奏於國雅奏於朝故頌奏於廟廟祭祠禴嘗烝有時由八風時序先震離以及巽坎頌聲正變亦相從而起伏焉十二月舉烝冬羽盡而變春角大呂之月立春而大簇應之正音以主氣變音以生氣也春祠角正而變徵夏禴徵正而變宮秋嘗商正而變羽風行於天地而變於四時神宰四時而冥殺夫皇帝王霸雅樂頌神神格而始可風天下矣紀虞樂者先祖考來格而次虞

賓在位羣后德讓有以也三百皆周詩魯頌商頌皆周頌也始於周收二南二雅於祖宗以期垂風萬年繼魯歸豳雅於宗國以復周公之舊韓宣子適魯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周備五帝夏商之樂遺魯秉之故頌周必頌魯商頌次周魯以商者識五帝之遺聲也文武受殷帝周于湯有光故聲音與之通頌其同歸正帝也孔子正樂先正詩非詩何爲樂府哉詩亡然後春秋作以王霸賞黜之典代皇帝懲勸之風也周詩三百由成湯上遡伏羲會畫卦聲字之元此樂風之上行周末唯有詩體至楚變爲騷

自是而後流而爲賦頌銘贊誄箴詩行謌吟題怨歌章篇操引謠謳曲詞調律絕句其名各殊總皆詩人六義之遺意而爲樂風下行也天地古今之樂噓於八風賢聖六經之樂韻於三百故興詩立禮以成樂也

性理會通卷十四 終

性理會通卷十五

莆龍江林兆恩著

酌古文武禮射圖說

家語曰有文事者必有武備是文武合一古之道也近世射禮儀圖以端身正立挽弓當胸爲外體之直分文武之道爲二此儒者所以不切於事情後世之病也殊不知左手乃四體之一而左手如推太山實射之法欲其直而固也若挽弓當胸能持弓審固而至於發乎不能至彀能射跡及遠而爲有用之學乎故書贊堯之德必曰乃武乃文詩

稱吉甫之賢必曰文武吉甫堯與吉甫儒者之盛也亦曷嘗分文武爲二而爲迂闊無用之學哉

（通唱）執事者各司其事　射者各比耦（射者各張弓上弦兩比耦通唱）司馬命布侯（司馬執弓矢出立中階請曰）布侯（布侯者遂布侯司馬復位通唱）司馬延射（司馬執弓矢出中階出立大門外延射曰）賁軍之將亡國之大夫與爲人後者不入其餘皆入（司馬復位通唱）司正揚觶（司正執觶出中階立觀射者前揚觶曰）幼壯孝弟耆耋好禮不從流俗修身以俟死者否在此位也（副正復位通唱）副司正揚觶（副司正亦執觶出中階立觀射者前揚觶曰）好學不倦好禮不變耄期稱道不亂者否在此位也（副司正復位通唱）請射者請誘射（請射者二人各東西）

降階就誘射者前請曰請誘射請射者復位通唱詣射位誘射者執弓出次揖當階揖升階揖然後就射位通唱向鵠正立誘射者向鵠正立通唱設鹿中司正設鹿中畢又出向誘射者前戒曰內志既正外體要直勝飲不勝者司正又就司樂者前請曰樂奏采蘩之詩樂生俱應曰諾司正又就誘射者前請曰請發矢司正退立鹿中前如右中一矢司正視司旌者舉旌跪奠筭於右左亦如之射畢司正視筭如右勝一矢進誘射者前報曰右賢於左一奇如右勝二矢報曰右賢於左一純如右勝三矢報曰右賢於左一純一奇左亦如之如左右均報曰左右均無賞罰司正復位通唱復位誘射者復位勝者張弓上弦如初不勝者弛弓上弣通唱請射者請射請射者二人各東西降階就耦射者前請曰請射請射者復位通唱詣射位向鵠正立樂奏采蘩之詩請發矢右賢於左左賢於右一奇一純左右均復位

二耦如初耦之儀射畢通唱約矢禮生約矢通唱飲不勝者設豐司豐者遂置豐於堂上之西通唱酌酒司酌者遂酌酒置於豐上通唱揖不勝者升勝者乃揖不勝者依次而升詣豐前跪置弓於豐上取觶立而揖勝者曰賜灌勝者曰敬養飲畢揖復位俟衆耦俱復位通唱司馬命徹侯司馬出立小階請曰徹侯布侯者遂徹侯通唱徹豐設豐者遂徹豐通唱退鹿中司正者遂退鹿中通唱禮畢

酌古禮射圖

樂生

通贊

鹿中

司正

階

請射者

比耦位

布侯者

射位

射位

侯

大門

延射處

豐

階

古者席地而坐故跪而設豐鹿中者禮也今既變古之禮豐宜如古之制高之鹿中更設一臺庶可立而取觶置筭盖孔子之所從者以今用之也若必欲行古之禮以考古之遺亦未為不可惟秉禮君子擇而行之

射義曰士以采蘩為節又曰士以不失職為節古之士者有爵有土今之郎官是也故曰不失職若無職守亦奚取於采蘩之義或歌他詩當唱奏樂其曰節者歌詩以為發矢之節也所謂射者何以射何以聽循聲而發者也

司馬命布侯司馬延射司正揚觶副司正揚觶請射者請誘射請射者請射司馬命徹侯初學之士宜令唱之及至習熟不唱爲是

性理會通卷十五終

性理會通卷十六

安福劉元卿撰

大學畧疏

註疏以釋經也經義易明翻以註疏掩之何啻爲贅已乎畧疏稍疏其義意明則止乃達者即身即經無所事經也又安用疏

大學之道　至　則近道矣

大學者學爲大人大人者正己而物正者也與小人狹小之學止爲一身者不同然其道只在明明德而已明德者吾之本心原與天下同體故欲明明德只在親民明吾之明德以親民此至善之道

也學大人之學者在止於此而已盖惟本然之德謂之至德昭吾本然之德親吾同體之民不假作爲不資才智命之曰至善古之人知止於此矣故欲平天下求之國欲治國求之家欲齊家求之身身之主爲心即明德也惟意有不誠即德有不實故大學之要惟在誠意以明其明德而已然德本自明人所以卒不能明之者正爲不知此物乃天下國家之本而天下國家特其末耳格物者格完夫物之本而立之立其本則天下國家無不理齊

治均平無不貫是謂知所先是謂知止是謂知本是謂知之至而大學之道庶乎其近之矣

詩云緡蠻黄鳥　至　惟民所止

此承上文知所先後則近道矣而言言人所以無得於道皆患在不知止耳故引緡蠻之詩典之言黄鳥微物其棲身之所尚知揀箇山溪樹容的好處乃人爲萬物之靈可幽莽過了一生不曉得尋箇安身立命之處反至不如鳥乎夫知止則無搖惑無紛擾心意安閑念慮精專未有不得者得此至善而止之眞如王者之都寛平廣大無所不通安穩便益無復可虞故詩又曰邦畿千里惟民所

止夫曰邦畿千里可見其道甚大誠合天下國家而一以貫之曰惟民所止則又至簡至易人人所得止者人亦何不求止於此却要占箇小蹊徑終身封閉卒不可以適道謂之何也

子曰聽訟　至　而後天下平

上言知止於至善是大學之始條理此以下却明止至善乃所以修身而爲齊治均平之本也故又引夫子之言言聽訟非難難於使民無訟使民無訟盖以誠意爲政者也上不愛其情而民有不用情者乎民用其情而有盡其無情之詞者乎此其所以畏民志者誠大非徒用明用威而已夫是之謂知本故自天子以至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爲本未有本亂而末治者也未有躬不自厚而能厚於所薄者也盖本末厚薄物之情也明於物之情非格物歟析之極其精合之盡其大灼然知得修身爲本一貫於家國天下而無遺非知至歟故曰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物格而知至則意誠心正而身修矣一修身而家齊國治天下平矣

所謂誠其意　至　必誠其意

夫所謂誠其意者何如誠者天之道也人之眞心也意之所發不能如其眞心即謂之不誠不誠即謂之欺盖吾人之心本自虛明無有作好無有作惡所謂明德也即誠也惟意所好惡狥於一己之私便是不誠此一念不誠雖是隱微然人心至靈誰能欺得總來只是自欺而已試觀惡惡臭的只是可惡則惡何曾作惡好好色的只是可好則好何曾作好今使天下之好惡皆如此乃是吾心無偏無黨之本然可以自慊於心求自慊於心所謂愼其獨也所謂毋自欺也觀之小人揜不善而著

其善而人之涧見肺肝如十目所視十手所指到底豈能欺得天下人總是欺了自家故君子小人之分只在能誠意與不能誠意能誠意則心廣體胖作德日休不誠意則消沮閉藏心勞日拙此君子所以必慎其獨以誠其意而惟恐其好惡一偏卒流於自欺之小人也

所謂修身　至　在正其心

所謂修身在正其心者何也身爲家國天下之本豈其耳目口鼻之形足以通天下之志哉則亦惟此忿懥恐懼好樂憂患之心與人相通焉耳今身之有所忿懥恐懼好樂憂患而不得正者則心之有所而不得其正也是則心卽身已試看人身視聽飲食如故而心一不在則不能見聞知味故顏淵問仁孔子告之曰非禮勿視聽言動夫仁何關於視聽言動而孔子言仁則曰視聽言動云者此。心外。無身。之說。也。故謂修身之在正心者以心之忿懥好樂通於身而言也又謂齊家之在修身者以心之愛敬賤惡通於人而言也又謂治國之在齊家平天下之在治國者以心之好惡通於國與天下而言也一正心則身修身修則家齊國治天

下平矣而其要只在謹獨故大學以誠意爲要

所謂齊其家　至　齊其家

一人一身與家人相接的情不過五者曰親愛曰賤惡曰畏敬曰哀矜曰敖惰這五者雖是人情所必有然必至虛至平不隨着那情去方纔用得停當若隨着那親愛畏敬哀矜的情去常偏在好的一邊就其中有不當好的也只管去好了隨着那賤惡敖惰的情去常偏在惡的一邊就其中有不當惡的也只管去惡了故天下鮮有偏於好而能知其惡偏於惡而能知其美者則偏之害大也諺有之曰人莫知其子之惡莫知其苗之碩夫至於莫知其子之惡家之不齊孰甚焉所以說身不修不可以齊其家或曰偏之爲害止於家乎曰好惡一偏是謂拂人性天下不可理矣但身之所行必先於家故以修身齊家言之

所謂治國　至　在齊其家

此言君子誠能修身以教家則國與天下特舉此措之耳故云所謂治國必齊家者家乃國之本若不能修身教家又將何者去教國人故修身君子則不出家而成教於國矣何也孝也弟也慈也明

德之至善也明明德以修身則既本諸孝弟慈以行之家矣然孝者固所以事君弟者固所以事長慈者因所以使衆家國不同吾心則一如禪家所謂寶珠映於東則青映於南則紅吾心亦如寶珠映於親則孝映於君則忠豈有兩様是故一人孝則一家仁而一國興仁一人弟則一家讓而一國興讓一人貪戾則一國作亂可見人心本同此感彼應其機關發動處自然止遏不住故曰一言僨事一人定國正此之謂也君子又豈必出家而後成教於國乎若必出家而後教國是學養子而後

嫁者也觀於如保赤子之詩則知爲母者心誠求中於子之欲其所失必不遠爲君者心誠求通於國人之志其所失亦必不遠心同故也所以治國只在修身以齊其家耳故觀於宜其家人之詩則知宜其家人然後可以教一國之人使之各有以宜其家觀於宜兄宜弟之詩則知宜其兄弟然後可以教一國之人使之各有以宜其兄弟觀於其儀不忒之詩則知人君爲民儀則必是止慈止孝能恭能友足以爲法然後百姓法之若有一毫差錯便是其儀忒了何以能正四國平由這三詩而觀可見人必先修身以齊家然後可以治國所以說治國在齊其家正謂此也前面把齊家治國已發盡了到此又引詩來說這一番盖詩是可以歌咏的極能使人感發興起古人讀這詩却都体貼到君子學問上來便動那齊家教國的意思這就見得古人頌詩而達於政處且所引宜字甚有味人所以不能宜於家人宜於兄弟豈盡家人兄弟之過自家正有多少不相宜處行有不得皆反諸已則其身正而家國天下歸之

所謂平天下　至　民之父母

承上言所謂平天下在治其國者盖天下與國雖不同而無不同之心心卽老老長長恤孤之心所謂明德之至善也矩也君子明其孝之德以老老而民興孝明其弟之德以長長而民興弟明其慈之德以恤孤而民不倍這箇人心之同然又曾有國與天下之異乎是以君子執此矩以度之於上下前後左右與之同其好惡自可以平天下之情所謂家國天下一以貫之者也夫君子有此絜矩之大道則蕩蕩平平無所偏着相親相愛無所乖忤卽此便是樂体卽此便是以父母天下爲王道

故詩曰樂只君子民之父母只此一個同其好惡便是民之父母可見能絜矩者天下無不愛戴又何患天下之不平乎

秦誓曰　至　天下僇矣

承上言平天下之道要緊在於公好惡而公好惡之大者莫如用人人君誠得個好大臣付之以進退人才之任然後用舍得宜而國家蒙利也故引秦誓言若有箇斷斷休休之臣能容天下之善使他做大臣將使君子在位必能保我子孫保我黎民庶其有利於國若是個不良之臣只要逞自己

的才能全無斷斷之誠休休之度妬才蔽賢實不能容天下之善使誤用他做大臣將使君子喪氣小人得志把天下事都弄壞了如何能保我子孫黎民祗以危殆其國耳惟仁人於媢嫉之人迸諸四夷不許他同住在中國以為善人之害道正是孔子所謂惟仁人能愛人能惡人也蓋仁人之心惟恐善類為人所中傷為之維持調護使得以長為國家之利又惟恐此輩屏絕不遠得以中傷善類而禍國家是愛固愛也然必能惡而後成其能愛則惡亦愛也此可見賢人能利國家舉之不可不先也若見賢不能舉或雖舉用又遲疑延緩不能速用他是全以國家事委之天命豈是個道理不善之人妨賢病國退之不可不遠也若見不善不能退或雖退又優柔容忍不能迸諸遠方使之鑽刺復用殘害忠良傾覆社稷是以姑息之心待惡人了豈不是過當是故人君用賢當急去邪當斷當斷而不斷或乃喜其柔媚順己反信用他是好人之所惡當急而不急或乃嫌其剛直拂己反疎遠他是惡人之所好夫好善惡惡是人之本性今卻拂了人的本性人心既失天命決去菑害必

及其身觀於小雅之詩言尹氏為太師民所瞻仰則知有國者尤不可不慎一或好惡徇於一己之偏將為天下僇矣夫不能與民同好惡其害乃至加此為人君者豈可徇一時之喜怒使用舍倒置賢不肖淆亂而遂禍天下且自禍其身也哉

是故君子先慎　至　財者也

承上言好惡公則子孫黎民受其利好惡私則至於為天下僇可見有家國者第一要緊的是修德所以君子只是先慎乎德蓋必推自己的心以体天下人的心務令德周於百姓兢兢焉惟恐有一

毫偏黨既有了德那土地人民財用自然湊將來
慎德便是上文絜矩到此又說出個財用來蓋以
後世之君只愁用度不足以至好貨心起便損壞
了那個本然的明德却不知能慎德便能得民心
財貨用之不盡可見德是個根本財用雖不可缺
然有德自有財譬之草木根本既固枝梢自茂但
當培其根本可也若把德看得迂遠反把財看做
自家的專去聚斂則是爭民之財而先施其奪於
民也民豈不以奪報我乎是故財聚則民散失衆
則失國也財散則民聚得衆則得國也觀悖入悖

出之機正失衆失國之由也善則得不善則失天
命亦何常之有所以舅犯以仁親爲寶不以亡國
得國爲意蓋眞有見於本末之辨也即是而觀以
仁爲寶者謂之仁人仁者散財以得民是以財來
榮吾的身子以寶爲寶者謂之不仁之人不仁者
亡身以殖貨是捨了此身來發生那財貨此孰利
孰害必有能辨之者且仁者雖不聚財而未嘗不
得財蓋上好仁則下好義豈有好義之民不終事
君而反至於離叛者乎則悖出之患固知其必無
矣是仁者恒以散財之道聚財而不仁者恒以聚

財之道散財夫人君當那聚歛之時只說貨財到
了我手便可長保却不知當初不順理取將來畢
竟也不得個好散去只一念之差不知絕利一原
便至於失國失天命而不可救却正是欠却誠意
正心工夫然則治天下豈不在修身乎

生財　至　義爲利也

承上言所謂聚財之不可者豈遂使國家之無財
乎生財自有大道國無游食之民則生之者衆朝
無冗濫之官則食之者寡生之者衆則爲之者疾
速而不惰慢食之者寡則用之者舒緩而有餘裕

此自可以足民足國正不必外本內末而後財可
聚也夫生財自有大道則聚財斷不可爲務財用
之小人斷不可用故觀孟獻子之言曰畜馬乘不
察於雞豚伐冰之家不畜牛羊百乘之家不畜聚
歛之臣且曰與其有聚歛之臣寧有盜臣此正是
說有國家者不當私利於巳而以利爲利只當公
利於民而以義爲利也蓋長國家而務財用者豈
盡是爲君上的本意必是有等奸邪小人欲借此
以希寵干進乃倡爲歛財富國之說以投其君之
所好人君亦因而善之是以外本內末專務財用

自此始矣這等小人若使他治國家則必以掊刻
爲善計將使民窮財盡怨讟號呼傷天地之和菑
害紛然並至到這時節雖有善人君子也救不得
了求利之害如此所以說有國家者不可以利爲
利但當以義爲利也由此而觀可見我的本心原
是與民同好惡的只一着在好利上則小人雜然
並進而不疑天變於上而不悟人怨於下而不知
推其原只不能誠意正心故以巳所不欲施之於
人遂至於亂天下耳然則平天下豈不是以修身
爲本乎

是故君子有大道　至　不忘也
承上言平天下者總在與民同好惡而不專其利
此正所謂絜矩之大道然此個大道必忠信則得
之惟驕泰乃失之人心原是公天下的只本中心
發出真真實實沒有一些矯飾虛假這便是誠意
使自能体天下人的心使無不得其所彼驕傲放
肆的人任着那意之所便更不管天下人得所與
否如何發得能絜矩可見其失其得總在修身與
不修身之故耳是故堯舜帥天下以仁而民從之
修身之故也得絜矩之大道則天下自平桀紂帥

天下以暴而民從之雖欲民之仁而民必不從不
修身之故也失絜矩之大道則天下必叛是故君
子藏身以恕而後可以喻人恕則所謂忠信以得
之以治以平不外乎忠恕而一以貫之者也不恕
則所謂驕泰以失之驕泰而能喻人者未之有也
然則平天下又豈不以修身爲本乎觀之古人康
誥之克明大甲之顧諟帝典之明峻德可見帝王
之爲治皆本諸身無非自明巳德也明即新也有
日新不巳之功乃可以明德故湯盤言日新而下
文康誥周書遂以類槩取新字言之蓋溫故知新

君子之於學無所不用其極也無所不用其極如
爲君止仁爲臣止敬之類文王之繼續光明正所
以日新其德也又稽衛武公之詩則學問自修如
切磋琢磨亦孰非言日新之功乎德日新萬邦惟
懷非惟盛德至善當時不忘親賢樂利即沒世亦
不能忘也夫民不能忘由於盛德至善則修身爲
本愈益可知矣蓋至是而知與民同好惡者明德
也心之本体也而意之所向或於利而欲其專於
小人而喜其媚於賢人而嫌其忤於是好惡自拂
其本性而又拂人之本性以至菑害並及爲天下

修揆厥所由豈非不能誠意之所致歟故曰自天子至於庶人一是皆以修身爲本知修身爲本此謂知本此謂物格此謂知之至也

性理會通卷十六終

性理會通卷十七

代藩朱俊柵撰

讀書錄

易之說

易曰窮理盡性以至于命

愚謂窮理者窮其理以至無理可窮盡性者盡其性以至無性可盡理窮處便盡性盡性處便至命至命者與道一也與道一則理性皆剩語矣乃爲

說曰理窮無理性盡無性理性俱盡方至于命

易曰保合大和乃利貞

愚謂大和者道體也生物之本天地之根一團真理實氣充宇宙而無餘歷浩刼而無改鼓剛柔生造化主萬象攝三才冲漠絪縕融和純粹若能保此氣而不失合此理而不違身同大道如點雨之滴滄溟而共存心契天真猶片雲之浚空攬太虛而同久利通而無滯凝貞固而無變遷故天地終而壽不竟日月晦而明不斷故曰至誠無息無息則久久則徵徵則悠遠善保大和若誠道之至妙至妙者也問者疑之曰性即理也命即氣也人之性天地之理也人之命天地之氣也誠能以

性合天地之理以命會天地之氣即天地之理自性也天地之氣自命也理氣無終壞此性命亦無終壞譬以水投水于何可竭以火投火于何可滅由其體大造而超小刼故不以天地之成毀而成毀獲大身而忘小形故不以軀殻之存亡而存亡謂之盡性至命謂之體道同天謂之至德凝道此中大有真樂盎然春融熙然宇泰旣利且貞活潑潑地即易之黄中通理正位居體美在其中暢于四肢發于事業美之至也此乃儒教中不死之神方長生之正術不可與守空寂而坐枯禪弄精魂

而希昇舉者同日而語也

易曰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

愚謂大人者大心之人也大人之心與道爲一天地日月四時鬼神皆從道生故其德其明其序其吉凶皆道之器體之用道體大不可量器用妙不可測欲識大人之德於天地以識之欲見大人之明於日月以見之欲推大人之序於四時以推之欲測大人之吉凶於鬼神以測之蓋天地合大人之德日月合大人之明四時合大人之序鬼神合大人之吉凶因物以識大人之德用又謂大人者天地莫比其德日月莫方其明蓋天德以健地德以順乃至山止雷動巽入兌說各秉一德而不及大人之備日月各以時明而不及大人之恒故非大人之此心無思爲寂然不動先天而天弗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後天而奉天時天有先後心無先後蓋心爲道體無始終故無先後

易無思也無爲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非天下之至神孰能與於此

愚謂易謂心也非謂蓍也無思無爲寂然不動則心一而誠矣一故神神以知來誠則明明則徹照故能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所以爲天下之至神夫大人之心感而常寂動而恒定譬之圓鏡懸空萬象畢槃影動而鏡寂者也蓋聖人心與道一故至誠不息才涉思爲便違仁離道昧寂然不動之體失感而遂通之用顔子不違仁歷三月之久而有一念思爲之間苟能恒之則聖矣夫天下之至神莫越乎心制心之道斯言爲至

終萬物始萬物者莫盛乎艮

愚謂艮止也靜止不動之謂也艮爲萬物之始終七卦以之爲體猶貞爲元亨利之體智爲仁義禮之體元亨利始終一貞仁義禮始終一智七卦始終一艮曰貞曰智曰艮皆心德之稱體用終始莫非心也大抵諸動皆在不動中動故寂然不動之中有感而遂通之妙雖感通而未不寂然蓋動有畢寂無終譬太虛中日往月來雲騰風蕩無斯須之停而虛體寂靜未嘗變易用動而體寂者也凡夫心念無時間歇卽動處求心了不可得猶如影搖于鏡聲傳于谷動在寂中何礙于寂是故太虛

之廣一寂體耳乃知動起靜不滅動止靜不止靜既無止息動亦無所起凡聲色之在耳目中本體無不寂然迷者謂之爲動而實無所動不惟無動亦無靜也若夫見聞覺知乃心之動用殊不知性體之中無見無不見無聞無不聞無知無不知無覺無不覺聖人之心日應萬事而無意必固我動靜云爲而不失寂定一切凡夫亦皆如是與聖無殊妄分人我止因未之覺悟耳故卦辭曰艮其背不獲其身無我也行其庭不見其人無人也人我俱無何咎之有苟能潛心體察乃知太虛無際一寂無終

書之說

書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

愚謂道心者無念之真心也人心者有念之妄心也真心卽性卽理妄心卽情卽欲均名曰心抵因有念無念遂有道心人心之分心果無念則全體呈露妙用顯行謂之至誠謂之復性心若有念體雖具而不呈露用雖有而不顯行人心危險而不平道心隱微而弗斷古今之人從幼至老念念無間故不知無念道心之景象所以古聖教之以精

察一守允執厥中以修心復性爲作聖之極功蓋道心如無波之湛水無雲之澄空人心如有波之動水有雲之暗空若用精一執中之功如波渟而水復其湛雲散而空復其澄卽息人心以全道心泯物欲以復理性卽止至善致中和知止愼獨克已復禮而內方外盡性至命一道也言若異功寔同執焉者以功夫言也功熟則化入於自然故能從容中道斯則無須言執矣從執以至無執功成而休功者也

經書言思之說

書曰思曰睿睿作聖論語曰學而不思則罔中庸曰愼思之易曰無思也又曰天下何思何慮

愚謂學道必思以通之故書語庸教人思道旣通矣則無所思所以易教人勿思夫天下之事物未有無方所分劑者無方所分劑者惟道然爾心若思乎事物是有方所分劑之思有方所分劑則有對待有對待則涉支離支離者畔乎道者也書言思曰睿睿作聖睿者深明通達之謂賢欲造聖不思則罔必須精思道體久而無息一旦得之乃覺此心無方所之限無分劑之拘劃然而開充然而

實融會貫通虛明廣大無在不在無知不知思得而措思矣故曰殊途同歸一致百慮天下何思何慮

大學或問

或問大學何謂也曰大學者大人之學也大人者大心之人也此心非方寸肉團乃虛靈不昧之心也方寸肉團各據身中器也有形劑故小虛靈不昧人所共秉無形劑故大人皆知心在身中而不知身居心內認賢遺眞捐大取小故不得為大人故此大學乃大人之所學者也或問明明德曰明明之也明德者心也道也太極也名雖有差體則無二為天地之源事物之本明之者明其心之理究其心之原見其心之體詣其心之用於是知天地萬物渾淪一體無對待者夫子一以貫之斯旨也所謂冲漠無朕之中而萬象森然已具以證夫天地萬物乃心之物道之器體之用本之末全體獨露妙用畢行所以明明德乃大學之首務也或曰明其明德乃人分內事何言新民以事外哉曰親民原文也明德苟明則物我渾一視人同己見一物不得其所心必痛之其惻隱之仁肫肫充足自

然親愛一切不特民耳親民之至必多方設教使人皆明其明德以自新是新民由于親民也還當以親為是或問在止于至善曰至善者卽是太極之正位理性之本體止于是而不遷則為不離道為復禮為精一執中位乎天德主靜立極此明德之止于至善也至是乃知天地萬物本來一體物物皆心頭頭是己所有利濟之為罔不委身盡命斯親民之止于至善也或問知止而後有定以至慮而後能得曰竊意大學一書乃曾子倣易而作明明德者窮理也親民者盡性也止至善者至命

也知止者無思無爲也定靜安者寂然不動也慮
得者感而遂通天下之故也故夫子之絕四知止
也四者有一便非知止知止而定靜安者體立也
慮而得者用行也蓋慮得由于知止知止由于止
至善止至善由于明明德從本及末自始至終爲
學之先後在是矣或問古之明明德於天下以至
國治而天下平曰此一節肯綮處惟在致知格物
致知者致其知以至無所不知之地乃爲知至若
不格物必不能無所不知夫心有所知則有所不
知心無所知則無所不知人之不能造無所不知

之地者以其心有所知有所知則爲物障而昧其
體如空以雲而暗水以泥而濁欲其知至曷可得
哉然而知至之功全在格物物既格已方可以造
惟心無物之地心無物則洞然虛明貫通表裡無
所不知斯明明德之極致也或曰天地萬物森列
目前安可強以謂無乎曰天地萬物皆自虛靈心
中發現出來即發現處便是心動心不動則一切
無矣所謂不動者非其然如木石也但無所知而
已昔因不達執以爲物今既達焉悟物皆心達乎
惟心物格知至或曰請詳言之曰物所也知能也

能因所立所賴能成蓋知非物則不能自生物非
知則不能自現物現必因知而現知生必因物而
生物無而知何生知無而物何現知由乎意意爲
知使顧天地萬物各各不自念爲有有之必假乎
意意不萌物何有哉蓋物有非物有知有也知有
非知有意有也所謂聖人無意故與天地萬物一
斯之爲道器合一內外無間有感必通無隱不燭
誠而明廓而中體而用本而末者也人心果止于
至善則覺天地萬物皆含攝于心光中無一外之
者似物來歸格之狀乃知仁者與天地萬物爲一

體的然而證格以來格訓之亦可或曰若爾云格
當先何物曰竊意格物者當先格其物本本格末
從猶提綱振領然夫物本者天也欲明明德須知
天知天則天格而物無不格矣夫天者天之名也
虛而靈者天之體也譬之心者心之名也虛而靈
者心之體也以名論之似有異稱以虛靈觀之實
無二體體既無二則天即心也心即天也猶江河
一水耳古云天乃元氣所化元氣亦心所生邵子
曰心爲太極太極者天之宗源也古又云天乃道
中一物道乃心之用由是觀之心爲天之宗源明

矣天尚爾況物乎故天格而物無不格者故曰格
物自格天始或曰若曰天地萬物皆人意識古有
是說乎曰因古未言予今乃言古若言之余何須
言余之所以言者願與人共達心理不尚膚說苟
無所證據而妄言取罪深矣非愚志也或曰若爾
何言治平爲哉曰余於親民說中已述之矣竊意
明德以至修身乃人分內事不可不自勉所謂盡
其在我而已不可起一毫望外之欲一有欲便是
自私用智故於物有未格物不格則知不至意不
誠又安能正心修身以齊家哉況家之齊國之治

天下之平乃天命已定之數而不可違者顧舜聖
也父頑母嚚弟傲子不肖是亦不能齊家也堯湯
聖也而有九年之水七年之旱是亦不能平天下
也苟能全其性分之所固有安其職分之所當爲
而無一毫望外之欲斯之謂後天而奉天時奉天
時者大人之事業也或曰大學何言欲明明德於
天下曰欲乃志之源學之自志必由欲而立學必
因欲而勤志學之不篤由欲之不甚周子以無欲
爲聖學之要人固不可有欲柰古今天下之人自
喪亦子之心之後孰能無欲蓋迷因欲迷悟由欲
悟如因地而倒因地而起捨欲則無學聖之途矣
夫學聖之欲正欲也故曰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
是皆以修身爲本若曰欲明明德於天下必有天
位者乃可餘皆非宜竊謂曾子言前三箇欲字只
在天子分上說也或問愼獨曰朱子曰獨者人所
不及知而已所獨知之地愚謂獨以地言必有方
所有方所必有分劑此小其獨者也張子曰天地
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陸子曰宇宙即心
心即宇宙邵子曰天地尚我作其餘何足言以三
子之言推之則獨而無侶者可以黙識矣愚將義

言之苟以天地山川草木人畜一切聲色一一錯
歸自已無一物作對待者方謂之獨若有一物作
對待便非獨愼焉者專敬而不忽也學不專敬則
散而不一失而罔存日在道而不覺面對心而弗
識苟能愼其觀察之功盡改夙習不復落舊㬌中
勿助勿忘斯其至矣此功夫原從格物致知中來

中庸之說

中庸

愚謂中庸二字當於誠明合論之夫庸而誠者道
之體也中而明者道之用也未有不庸而中者未

有不誠而明者既無無波之水寧有不濕之波蓋
無妄因平常而能光明由中正而發譬之鐘中具
聲不扣不鳴扣之則鳴小大應則天然之道也鐘
未扣庸之時也聲具猶中存也扣之則鳴小大應
則猶應事得中因事以顯中也鐘不扣而鳴心無
感而動則反庸失中矣夫心念未發庸也誠也發
而中節中也明也必庸而後中必誠而後明貞下
起元也中庸者道心也反之則人心矣道心之在
人隱而弗顯微而難見能慎獨焉則隱者顯微者
見左右逢原矣慎獨者致中庸也致中庸則天地

位萬物育矣

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

愚謂性命一理也在天曰命在人曰性名雖異體
非殊大無外小無內前無始後無終渾淪一體了
無所分斯人所本有無欠無剩無隙無跡天而人
人而天一心所統非他物也小學云元亨利貞天
道之常仁義禮智人性之綱蓋天之元屬木爲春
在人性爲仁天之亨屬火爲夏在人性爲禮天之
利屬金爲秋在人性爲義天之貞屬水爲冬在人
性爲智天之誠屬土分布四季在人性爲信元亨
利貞非誠皆妄仁義禮智非信皆虛是故誠信之
在天人爲萬物之終始萬善之宗由道德之體中
肵之本體用一原顯微無間理氣不相離性命豈
有二率性云者即率循乎天命而無違也率性二
着乃人本分內當盡之事非有待而作有爲而爲
從古大聖立教豈有意哉但修其道而已矣修道
亦豈有意哉但率乎性而已矣人能率性則上達
天德下立人極修道立教皆不期然而然者一涉
意爲即非至誠聖人無意于此可識

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

愚謂人在道體中未嘗離也抵因意念紛馳故與
道不相似乃謂之離顏子三月不違仁三月不離
道也意念才興即違仁離道苟能知止而定以至
純亦不已斯不須臾離也

順乎親有道反諸身不誠不順乎親矣誠身有道不
明乎善不誠乎身矣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
也誠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聖人也誠之
者擇善而固執之者也

愚按宋儒註誠者真實無妄之謂原夫天地人物
在太虛中總一真實無妄之體不在氣稟清濁純

雜之說此誠乃本來固有之身若反身而誠故能順親蓋順親本乎誠身誠身本乎明善必明善乃可以擇善固執以行誠之之功猶必識金然後可以擇金也故誠者天之道誠之者法天以盡人道也誠之之功率性而已率者循順不違之謂苟知性本無妄乃循順而不妄知性本無惡乃循順而不惡知性與天地無二乃循順而不生分別率性之極則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故曰聖同[illegible]天

誠則明矣明則誠矣

愚謂學道以誠爲本誠則志篤功勤道以之明斯誠則明矣也道既明焉性以之復斯明則誠矣也性復則心地光明洞鑒事理應感得中斯又誠則明矣也初學本乎誠斯誠信之誠其次則明斯明之之明也明後又誠斯至誠之誠也誠後又明斯光明之明也前之誠明淺而小後之誠明深而大前之誠明下學也後之誠明上達也斯爲學之次第也

唯天下至誠爲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則可以與天地參矣

愚謂一切人物皆無自性惟一至誠不二之體大公無我從前不能盡性者由有我也誠中著我便如空內生雲雲生空暗至誠無我方爲盡性盡我之性無我盡人之性無人盡物之性無物三性旣盡一誠獨存譬江河入海爲海失江河名性復無性斯至命矣性果盡焉則巳克物格知致意誠其參贊云者至命焉耳

其次致曲曲能有誠誠則形形則著著則明明則動動則變變則化惟天下至誠爲能化

愚謂古之人多覩天以悟道斯智之上者其次則致曲焉曲一偏也一偏猶一事一物也致乎一偏從偏入正自小及大所以古有見色聞聲悟道者若夫仁者見之謂之仁智者見之謂之智是從仁智以入道也蓋因事事物物各具眞實無妄之理一時契會于心遂從悟入所以致曲者曲能有誠也誠則位天地育萬物故形著而明動變化矣

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是故君子誠之爲貴

愚謂物生于誠其體未嘗異于誠也如風生于空

不異于空泡生于水不異于水誠爲物之終始猶空爲風之終始水爲泡之終始不誠無物非空何風非水何泡凡天下之物莫非至誠之發育由誠中含仁爲生物之本猶空中之氣爲風本水中之波爲泡本誠至則仁純仁純則物育不誠則仁亡仁亡則物熄至如竹生冬笋魚出氷河皆至誠發育之徵也是故爲物不貳誠也生物不測仁也天地位誠之至也萬物育仁之至也此曰不誠無物前後吉同達此則道可以全德可以備命可以延后可以裕故君子誠之爲貴

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

愚謂此言聖心誠之至庸之極也誠則明庸則中無感不通無徃不利天地不期位而位物不期育而育民不期化而化平收無爲之功安用聲色爲哉所以然者誠而明者也庸而中者也體而用者也

論語之說

子曰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順

愚謂孔子耳順在知天命之後其未知命時以聲爲心外之物隨之而轉故逆而不順既知命巳則聲乃聞也聞乃心也心體周遍無一聲外乎心生機充滿無一聞非天命盖聲處全聞聞處全心鼓鳴非華鐘響非金實心鳴也故言聲入心通而無所違逆者也

子絶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

愚謂聖人無我故無意無意故無固必盖我源也意流也固必波也聖人無我故與大化同體無我者無念之道心也妄我者有念之人心也意必固我總屬一念念體原無如空花然子之絶四非█修學而絶之葢眞知其道心上本來無此四者率其性而巳故不待絶而無也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

愚謂夫子因觀水之逝以喩道體之不逝夫逝者猶言過去也凡一切光景一切事業一切念慮一切機境好惡見聞覺知語言文字皆逝者也在昔若有在今則無留之不住追之不及念念捨故一徃無還息息無停遂成今古人但知光陰如逝水而不知萬事皆逝水也然逝者之中有不逝者常在常然不離不散括群動而恒寂歷萬古而維新宇宙在中含靈皆具既不勞于假借又無慮乎遺

忘平帖而見成精密而靜定斯果何物道體是也事逝而理不逝猶波逝而濕不逝也果能見理明徹體道無遺則知物住本位而未嘗遷無往非道而未嘗離所以至人超劫運脫死生以此

子曰回也其庶乎屢空賜不受命而貨殖焉億則屢中

愚謂聖人之心無物無物則心空心空則與天地叙故顏子心齋坐忘以至於屢空而未能恒空蓋庶乎道而未極其道也子貢不順受天命而以貨殖之事占其心故不能如顏子之空然於億道之時屢能中之亦天資之高於人者蓋微之使進之意

子曰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

愚謂己猶我也有則自私用智動與禮違克己如將克敵水克火盡而後已已盡則與天同德動合禮度全其性分固有之節文復其至仁無外之心體天地萬物皆歸仁體中無一外之者故克己者求仁之方也克之經時己盡一旦故曰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苟能洞明此心則形者心見聲者心聞言者心言動者心動物我渾同內外無二天理節文充盈宇內而無所不有仁慈惻隱貫徹天中而無時不然範圍天地莫非己曲成萬物莫非仁則於克己復禮天下歸仁有不待言而明者矣

子曰予欲無言子貢曰子如不言則小子何述焉子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

愚謂孔子法天爲教故爲此言將以誘子貢而子貢不解乃以無言何述爲對子不獲已復告後言蓋子貢素以言語觀聖人一聞是言卒難契悟此章乃聖人代天揚化親切教人處天之無言全體呈露也時行物生妙用顯行也其時行物生處即

天之言也故忘言者法天之學也古云理圓言偏言生理喪大凡以言語鳴道未免涉之于聲中蔽以聲色化民爲末故夫子直示無聲無臭之天載以垂精微秘密之訓也

子路問死子曰未知生焉知死

愚謂經書言生死甚少幸子路有此問夫子如此答惜子路無再問夫子竟無言以使生死之說未之詳著竊意夫子言未知生者謂子路未嘗知生既未知生又焉知死顧子路聖門高弟尚未能知生則生之道殆不易知矣夫生死者猶陰陽晝夜

也陰陽晝夜之本體性理是也性理者虛靈不昧之心也是心萬古恒然未嘗因陰陽晝夜而移易故能爲陰陽晝夜之主所謂太極者是也太極中眞理實氣密而無鏬一而無二夫人之生也理氣何增其死也理氣何損譬之海一水耳漚生漚滅海何增損乎故人生不可以爲有人死不可以爲無人生不爲有盖生於不生中生無所生也人死不爲無盖死於不死內死無所死也原夫太極之理無生無不生無死無不死者也賢者不知生故不知死聖人不見生亦不見死良由洞達道體一

以貫之故非諸賢所及也

孟子之說

孟子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

愚謂赤子之心純誠無妄如渾金璞玉斯良知良能也盖良知無慮無慮則自誠良能無爲無爲則合道大人具不慮之知擅無爲之能故不失赤子之心詩曰不知不識順帝之則大人之謂也然赤子之心惷然而已不能應事接物盖有體而無用也大人之心虛明靜定不起慮而應事得中不施能而天然合則理事融通體用俱備故與天地合

德日月合明者也

議太極圖說

周子太極圖說曰無極而太極

愚謂太極之名本於易周子加以無極本於老子原其至則天先無無天後無有盖有因無而有既無無安有有程子曰冲漠無朕之中而萬象森然已具冲漠無朕不可言有萬象森具不可言無故先儒曰道不可以有無言言有無者諸子之陋也粤惟太極之體渾淪浩廣無二無別無內外無生滅無對待無始終至妙至微聖神罔測事理全該

無少欠缺如空之風海之波鏡之影谷之聲不可謂有不可謂無斯道之體性之眞造化之源太極之極非圖可示圖之則愈不似非言可明言之則涉支離非圖則無以示後非言則無以啓蒙以圖以言乃先聖姑設權法以覺後耳因權得實端在智者

圖說曰太極動而生陽動極而靜靜而生陰靜極復動

愚謂動屬陰靜屬陽但動處便屬陽若曰動而生陽豈陽生陽乎似當曰太極靜而生陽靜極而動

也陽根於陰也太極動而生陰動極而靜也陰根於陽也不審是否

圖說曰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立人極焉愚謂中正仁義乃太極本有之成德人性秉賦之良能聖人率性中正出於自然非有所定之也若曰主靜則意有偏倚豈得中正況聖心無意無意則超乎動靜不涉有無圓明洞照普應無方有意則滯著邊隅不能圓應所以聖人無偏見言陰必有陽言動必有靜未嘗靜而無動陰而不陽體而無用也三才萬物各有自然之極非主靜可以立

之者余聞周子作太極圖說付二程二程藏于家不以示人必有謂也二程沒門人見之遂舉而傳之惟高明察焉

議良知

易曰無思大學曰知止中庸曰未發皆良知之極致也

赤子之心良知也及其漸長知解漸生良知漸隱念慮無間習氣轉深終身莫復復之者大人也

天理乃人心本具而未嘗失者無待存之一有念存便非赤子之心若只在念頭上用功去良知遠在

天理乃心之本體常常存在雖愚昧小人其天理心體未嘗缺滅祇因物欲障蔽不自覺悟認念頭爲自心執軀殼爲我已故不知天真良知所在從而取假棄真由其未見真也學道之人固要立志責志須是悟得幾分道理見得幾分心性嘗着步子道味志不待責而立矣如人好色好名好貨志向拳拳死而後已是誰責他來只是他見得色名貨的確了若見得道理心性如此高貴如此神妙有大受用得大快樂方肯委棄素尚立志精求不待責而然矣

存養擴充須得其道存者保道體而不忘養者合大和而不二近而擴充其形殼之拘遠而擴充其天地之限斯德至而道凝道凝者結聖胎也聖胎之體包天地無內外非如道家結聖胎于身中也

精無雜也一無二也心之本體原來精一才有意念便雜之二之所以意念爲性之贅知之蔽心之患迷之根因不達此猶盲醫不識病根用藥雖多終難取効不惟無効病將滋矣苟能達此則精不待爲而精一不待求而一矣

心性鑄天地天地囿于心性中故不可以天地限心

性亦豈可以形殼限心性乎
心與道一發出五常來皆自然而然自不知其是仁是義外面人看出那件是仁那件是義豈當人自謂此吾之仁也此吾之義也心與道一是得其根從根上發出五幹來根其本也幹其末也有此本則生此末有此體則具此用不待着意但順應而已雖應之善亦不自知其善凡謂知謂行者由心不一念未忘耳夫學道者初必因知而入次必忘知而行若行不忘知則不能脫體出頭蓋心體中着不得一箇知字亦着不得一箇行字若有知行

在念抱持不放久則身心勞困怠將生矣苟與道一則知無所知行無所行矣
省察克治初學固不可少須要知色名貨在人心是何等物其扳之者復是何人其病根果在何處譬不識盜賊所在而欲戮除將從何方征進正由不達良知之故躐等爲學將箇省察克治之念介于心中無時可間何時得到無慮之地殊不知善惡理欲皆屬意謂若加以存之去之之功是以念慮治意謂泥中洗土耳旣曰纔有一念萌動卽便克去念旣克去却敎誰省察克治竊意懸空靜守固無用省察克治亦不須必也觀心察性而已
念之在心纔起便滅將欲究之早屬後念將欲遏之巳過去了竊意欲致良知必須察念念之在心如電閃空迅疾不住後念才生前念巳滅捨故交新靡所抵止留不可住追不可及精以察之原非心性所有不異幻影空花耳古云不怕念起惟恐覺遲覺速止速覺不生迷欲致良知此法最捷
認得良知明白乃爲見性見性一着非容易可到亦非容易可說本來面目人雖皆有只因背覺合塵故不能見雖不能見其本來面目原來常在不殺

人之存之也然父母未生前令誰存乎佛教首言無我相我相旣無將何私何利乎
凡人子孝親之至者其奉養溫凊之節自無不盡一皆出於自然無一毫意念安排世之婦人女子之孝者尚能曲盡其溫凊之節何嘗從致知中學得當如何而如何耶夫自私用智學之大病一有之便將天性自然之誠變成意欲作做遺本而事末捨簡而就繁不異反鑑索照却步求前也
正其不正者是待慮而知者也以歸於正者是待學而能者也日日應事接物日日正其不正何時得

到不慮而知不學而能之地若有正其不正以歸
於正之念正是一念障心天真良知全然背却捉
風撲影枉自疲勞
若有意在是舉步之差若事親忠君仁民愛物一涉
意爲便非至誠或曰致知以至於至誠其道何在
曰無意必固我乃爲至誠斯致知之極也心若無
意則所知皆無所知既無則心體虚明無所不知
斯之謂至誠如神物格知至自有誠忠誠孝不期
至而至者是故無物物格無知知至無意意誠無
心心正無身身修一轍也曰必何修而可以無意

必固我乎曰意必固我名雖有四實惟一念念體
本空只因起見着物故有四者若知物本非物以
歸于知知本非知以歸于心歸心則無物無知見
將自息知將自止其意必固我將無地而容矣其
無知者非塊然同乎木石但無所知之意耳心無
意則無外之體自現無盡之用自行天地在中萬
物咸備其仁肫肫其智昭昭廓然太公物來順應
無意之學其至矣哉曰心意言無可也身可言無
乎曰人身在天地中與天地之理氣未嘗有異因
有意我故與天地違乃當人自生分别若無意我
則身同大化而不有矣苟造不有其身之地方爲
修身之極致也

性理會通卷十七終

唐李　翺著

復性書

書上

人之所以為聖人者性也人之所以惑其性者情也喜怒哀懼愛惡欲七者皆情之所為也情既昏性斯匿矣非性之過也七者循環而交來故性不能充也水之渾也其流不清火之烟也其光不明非水火清明之過沙不渾流斯清矣烟不鬱光斯明矣情不作性斯充矣性與情不相無也雖然無性則情無所生

矣是情由性而生情不自情因性而情性不自性由情以明性者天之命也聖人得之而不惑者也情者性之動也百姓溺之而不能知其本者也聖人者豈其無情邪聖人者寂然不動不往而到不言而神不耀而光制作參乎天地變化合乎陰陽雖有情也未嘗有情也然則百姓者豈其無性者邪百姓之性與聖人之性弗差也雖然情之所昏交相攻伐未始有窮故雖終身而不自覩其性焉火之潛于山石林木之中非不火也江河淮濟之未流而潛于山非不泉也石不敲木不磨則不能燒其山林而燥萬物泉之

源弗疏則不能為江為河為淮為濟東匯大壑浩浩蕩蕩為弗測之深情之動弗息則不能復其性而燭天地為不極之明故聖人者人之先覺者也覺則明否則惑惑則昏明與昏謂之不同明與昏性本無有則同與不同二者離矣夫明者所以對昏昏既滅則明亦不立矣是故誠者聖人性之也寂然不動廣大清明照乎天地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行止語默無不處於極也復其性者賢人循之而不已者也不已則能歸其源矣易曰夫聖人者與天地合其德日月合其明四時合其序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不違後

天而奉天時天且弗違而況於人乎況於鬼神乎此非自外得者也能盡其性而已矣子思曰唯天下至誠為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則可以與天地參矣其次致曲曲能有誠誠則形形則著著則明明則動動則變變則化唯天下至誠為能化聖人知人之性皆善可以循之不息而至於聖也故制禮以節之作樂以和之安於和樂樂之本也動而中禮禮之本也故在車則聞鸞和之聲行步則聞珮玉之音無故不廢琴瑟

視聽言行循禮而動所以教人忘嗜欲而歸性命之道也道者至誠也誠而不息則虛虛而不息則明明而不息則照天地而無遺非他也此盡性命之道也哀哉人皆可以及乎此莫之止而不爲也不亦惑邪昔者聖人以之傳于顏子顏子得之拳拳不失不遠而復其心三月不違仁子曰回也其庶乎屢空其所以未到於聖人者一息耳力不能也短命而死故也其餘升堂者蓋皆傳也一氣之所養一雨之所膏而得之者各有淺深不必均也子路之死也石乞孟黶以戈擊之斷纓子路曰君子死冠不免結纓而死由

也非好勇而無懼也其心寂然不動故也曾子之死也曰吾求何焉吾得正而斃焉斯已矣此正性命之言也子思仲尼之孫得其祖之道述中庸四十七篇以傳于孟軻軻曰我四十不動心軻之門人達者公孫丑萬章之徒蓋傳之矣遭秦滅書中庸之不焚者一篇存焉於是此道廢缺其教授者唯節行文章章句威儀擊之術相師焉性命之源則吾弗能知其所傳矣道之極于剝也必復吾豈復之時邪吾自六歲讀書但爲詞句之學志於道者四年矣與人言之未嘗有是我者也南觀濤江入於越而吳郡陸傪存焉與之言之陸傪曰子之言尼父之心也東方如有聖人焉不出乎此也南方如有聖人焉亦不出乎此也惟子行之不息而已矣嗚呼性命之書雖存學者莫能明是故皆入於莊列老釋不知者謂夫子之徒不足以窮性命之道信之者皆是也有問於我我以吾之所知而傳焉遂書於書以開誠明之源而缺絕廢棄不揚之道幾可以傳于時命曰復性書以理其心以傳乎其人嗚戲夫子復生不廢吾言矣

書中

或問曰人之昏也久矣將復其性者必有漸也敢問

其方曰弗慮弗思情則不生情既不生乃爲正思正思者無慮無思也易曰天下何思何慮又曰閑邪存其誠詩曰思無邪曰已矣乎曰未也此齋戒其心者也猶未離於靜焉有靜必有動有動必有靜動靜不息是乃情也易曰吉凶悔吝生於動者也焉能復其性邪曰如之何曰方靜之時知心無思者是齋戒也知本無有思動靜皆離寂然不動者是至誠也中庸曰誠則明矣易曰天下之動貞夫一者也問曰不慮不思之時物格於外情應於內如之何而可止也以情止情其可乎曰情者性之邪也知其爲邪邪本無

有心寂不動邪思自息惟性明照邪何所生如以情止情是乃大情也情互相止其有已乎易曰顔氏之子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易曰不遠復無祇悔元吉問曰本無有思動靜皆離然則聲之來也其不聞乎物之形也其不見乎曰不覩不聞是非人視聽昭昭而不起於見聞者斯可矣無不知也無弗爲也其心寂然光照天地是誠之明也大學曰致知在格物易曰易無思也無爲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與於此曰敢問致知在格物何謂也曰物者萬物也格者來也至也

物至之時其心昭昭然明辨焉而不應於物者是致知也是知之至也知至故意誠意誠故心正心正故身修身修而家齊家齊而國理國理而天下平此所以能參天地者也易曰與天地相似故不違知周乎萬物而道濟天下故不過旁行而不流樂天知命故不憂安土敦乎仁故能愛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曲成萬物而不遺通乎晝夜之道而知故神無方而易無體一陰一陽之謂道此之謂也曰生爲我說中庸曰不出乎前矣曰我未明也敢問何謂天命之謂性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性者天之命也率性之謂道

何謂也曰率循也循其源而反其性者道也道也者至誠也至誠者天之道也誠者定也不動也修道之謂教何謂也曰誠之者人之道也誠之者擇善而固執之者也修是道而歸其本者明也教也者則可以教天下矣顔子其人也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說者曰其心不可須臾動焉故也動則遠矣非道也變化無方未始離於不動故也是故君子戒愼乎其所不覩恐懼乎其所不聞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愼其獨也說者曰不覩之覩見莫大焉不聞之聞聞莫甚焉其心一動是不覩之覩不聞之聞

也其復之也遠矣故君子愼其獨愼其獨者守其中也問曰昔之註解中庸者與生之言皆不同何也曰彼以事解者也我以心通者也曰彼亦通於心乎曰吾不知也曰如生之言修之一日則可以至於聖人乎曰十年擾之一日止之而求至焉是孟子所謂以杯水而救一車薪之火也甚哉止而不息必誠誠而不息必明明與誠終歲不違則能終身矣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則可以希於至矣故中庸曰至誠無息不息則久久則徵徵則悠遠悠遠則博厚博厚則高明博厚所以載物也高明所以覆物也悠久所以

成物也博厚配地高明配天悠久無疆如此者不見而章不動而變無爲而成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也問曰凡人之性猶聖人之性歟曰桀紂之性猶堯舜之性也其所以不覩其性者嗜慾好惡之所昏也非性之罪也曰爲不善者非性邪曰非也乃情所爲也情有善有不善而性無不善焉孟子曰人無有不善水無有不下夫水搏而躍之可使過顙激而行之可使在山是豈水之性哉其所以導引之者然也人之性皆善其不善亦猶是也問曰堯舜豈不有情邪曰聖人至誠而已矣堯舜之舉十六相非喜也流共工

放驩兜殛鯀竄三苗非怒也中於節而已矣其所以皆中節者設教於天下故也易曰知變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爲乎中庸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易曰唯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唯幾也故能成天下之物性神也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聖人之謂也問曰人之性猶聖人之性嗜欲愛憎之心何因而生也曰情者妄也邪也邪與妄則無所因矣妄情滅息本性清明周流六虛所以謂之能復其性也易曰乾道變化各正性命論語曰朝聞道夕死可矣能正性命故也問曰情之所昏性卽滅矣何以謂之猶聖人之性也曰水之性清澈其渾之者沙泥也方其渾也性豈遂無有邪久而不動沙泥自沉清明之性鑒於天地非自外來也故其渾也性本弗失及其復也性亦不生人之性亦猶水也問曰人之性本皆善而邪情昏焉敢問聖人之性將復爲嗜欲所渾乎曰不復渾矣情本邪也妄也邪妄無因人不能復聖人既復其性矣知情之爲邪邪既爲明所覺矣覺則無邪邪何由生也伊尹曰天之道以先知覺後知先覺覺後覺者也予將

以此道覺此民也非予覺之而誰也如將復爲嗜欲所渾是尚不自覺者也而況能覺後人乎曰敢問死何所之耶曰聖人所不明書于策者也易曰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精氣爲物游魂爲變是故知鬼神之情狀斯盡之矣子曰未知生焉知死然則原其始而反其終則可以盡其生之道生之道既盡則死之說不學而自通矣此非所急也子修之不息其自知之吾不以章章然言且書矣

書下

晝而作夕而休者凡人也作乎作者與萬物皆作休

乎休者與萬物皆休吾則不類於凡人晝無所作夕無所休作非吾作也作有物休非吾休也休有物作耶休耶二者離而不存乎之所存者終不忘且離也人之不力於道者昏不思也天地之間萬物生焉人之於萬物一物也其所以異於禽獸蟲魚者豈非道德之性乎哉受一氣而成其形一爲人得之甚難也生乎世又非深長之年也以非深長之年行甚難得之身而不專專於大道肆其心之所爲則其所以自異於禽獸蟲魚者亡幾矣吾之生二十有九年矣思十九年時如朝日也思九年時亦如朝日也人之受

命其長者不過七十八十九十年百年者則稀矣當百年之時而視乎九年時也與吾此日之思于前也遠近其能大相懸耶其又能還於朝日之時耶然則人之生也雖享百年若雷電之驚相激也若風之飄而旋也可知耳矣況千百人而無一及百年者哉故吾之終日志於道德猶懼未及也彼肆其心之所爲者獨何人耶

性理會通卷十八終

性理會通卷十九

金壇于 鎰撰

中說

格物致知以明此中之至善

格物之學益進道之門是非邪正之原悉由此判修己治人之則悉由此出是益第一要務可不專精其心力乎苟或務博而不專欲速而不精則非吾所以窮理也要必居敬主一而寂有慧照澄心定志而感有圓通方寂而感既不徑約而失之疎略方感而寂亦不穿鑿而陷於支離此有一物自有此分定之至

善也即此窮之必凝神玩索不表裏精粗之漏一務鑽研其至善之極處盡由此悟而後更焉彼有一物自有彼分殊之粹美也即彼窮之必注意探討不精粗表裏之遺除務究竟其粹美之底蘊悉由彼識而後他焉而其一敬存心如故也前格一事有未精則專心於前而勿二以二不有以瑩然透徹有弗已後格一事有未明則潛神於後而勿參以三不有以灑然融釋有弗措而其一心居敬如昨也循是以往繼繼相承其求之專也不以彼侵此而彼此相洽其思之[illegible]也不以後凌前而前後相洽窮得數端而了悟

終當迎意而自解究理之一而知其爲仁究分之殊而知其爲義積習久而查滓化一境明而萬境融物不徧萬而盡格理必盡萬而畢明精析於一毫會歸於大通此聖門格物之中制也吾嘗有感於此而歎賞有云格物必須居敬敬則心專靡他理有斐見未瑩毫釐千里有差所以修己治人必先以此起家物各有一極致其則非近非遐窮透後天極處先天何曾有加知止物之所止無餘無欠無瑕始爲見道分明終身受用無涯又云格物必須觀書書中人去神存誰道糟粕餘味自是眞酒化醇古來傳授道妙孰

不憑藉斯文物理非文不彰廣大精微具陳不識先天統緒藝焉曾何足云甲第似達非達醯雞同夢同昏喚醒心湛太虛始見道體本眞三公不易此樂享有先天精神噫大道散於萬物萬物聚於六籍固矣然究其性命之原則自天地禀受先天之精神而賦于後天之萬物者也窮理必須盡性至于命斯能會斯道之指歸以合先天之大通格物之功不復遺餘力矣然道雖散於萬物而實則統於一心格致固無先後之序也物既格而知未致則狥外而遺內不幾於逐物而忘返乎外之物既格而無物外之理則內之知可致而無心外之物於斯時也敬心不二內照不偏事有援據而此心得以開明物有徵驗而中心得以精白知之所過者交證互發而眞覺轉悟知之所不過者沉思注想而神明自通寂而養恬不撓以小智之鑿武而大通不梏以聞見之狹心境之全體本無限也或以氣質有拘斯有限耳必開其拘而全體自復其初以萬物爲吾之固有也心神之大用本無窮也或以意見有蔽斯有窮耳必徹其蔽而大用自返其始以萬理爲古之夙禀也三才表裏思之[illegible]至心具太虛也萬世上下潛之卽達心涵千古也知

理一之爲仁而一外無仁知分殊之爲義而分外無義格致兼盡內外交映心有定見而學知所止矣苟使知有未瑩則無往不謬不爲絕物之虛無則爲玩物狥物之邪僻不爲以義爲障之灰心則爲博物不根之浮夸若斯人者雖終日自修不知吾德之與天同大終身治人不知斯人非心外之物安能得其指歸乎噫不先有開孰後有得此格致所以不可不預也夫

誠意正心修身以誠此中之至善

誠意之學益進德之基爲心術至密之地爲學術至

要之幾誠則向上有本不誠則下流忘返戒謹之心孰有切於此者乎然必先明諸心而後能察其幾此不易之序也心既開明而意有未誠則所明之理無以有諸已不幾於空而不實乎方幾之未動氣不用事有善而無惡迨幾之方萌乘之以氣惡與善間出善萌於心吾知此善在所當爲也好之能無意乎必無有作好所好由寂而感極其眞不以端倪至幽而乘之以欺惡萌於衷吾知此惡在所當去也惡之能無意乎必無有作惡所惡由衷而出極其實不以萌脉至眇而雜之以僞苟好善而有一毫之欺必絶之

於早使善之所向在乎必得而靡他有已獨知而人不知之眞惡惡或有一息之僞必遏之於獨使惡之所之在乎決去而不二有人不知而天獨知之實正念發於仁義之一派乃所願慕也願慕之念惟正之趨而眞意存存於容容不以鬼神莫知而潛改其幾正之一派敢須臾離乎邪思萌於非仁非義之一脉因所憎嫉也憎嫉之情惟邪之攻而實意肫肫於冥冥不以耳目莫及而默移其端邪之一脉敢頃刻入乎夫善惡知之眞而好惡極其實時則私欲惡念以之遏絶而內無所容將見天德王道之純家國天下

之治可冀其成俗學功利之隘陋異端淸談之空疎可杜其漸學之進修有實地矣夫意誠而后心可以正此不易之序也苟能謹幾而不能立乎其大不幾於胷次狹隘而有外乎蓋心之本體湛一太虛性外無物安得有二彼欲動情勝則一者二矣必居敬以直之主一以持之事未接也當寂而寂虛以待之不爲之先喜怒不形憂懼不作心不期必於事先而情不失之有所無將迎也本體之虛常自若焉事方接也隨感而應不狥於好樂而當怒不怒不泥於憂懼而當喜不喜心不偏重於事幾而情不失之有所無

係累也本體之一各有在焉及事之既過也由感而寂喜怒釋而不再憂懼解而不二心不凝滯於事後而情不失之有所無留客也本體之虛常自如焉事之往來無預於已心之寂感隨時順應是蓋既不狥物亦不絶物而操存有恒來無所拒去無所追而涵養純熟始焉私欲惡念遏絶於誠意之際茲焉閑思雜慮掃淨於正心之術合天地動靜之妙機具先天精神之大全仁立義行心之體用復其初而得其正矣夫心正而后身可以修此不易之序也然心爲身之主宰而備萬物於中身則爲心之區宇而應萬物

於外心正而身未修則直內無以方外迹與心違豈所以合外內乎是故一身之運用不越乎仁愛義惡之兩端愛惡之應酬足管乎羣倫庶類之萬務見人有善因其可好而好之無作好也然其人未仁不能無惡復因其可惡而惡之不以好之方殷而遂忘其惡也方好而惡善否在彼已何與焉若乃好是人而有惡不復知則所好陷於一偏而一身之容色詞氣形於所好者皆苟矣欲外之方得乎見人有惡因其可惡而惡之無作惡也然其性未喪不能無善復因其可好而好之不以惡之方嚴而遂寢其好也方惡

而好臧否在彼已不預焉若乃惡是人而有善不復知則所惡溺於一曲而百體之動靜云爲發於所惡者皆非矣欲身之修得乎要之膚髮之表形色之間一顰一笑一畏一傲凡形於好惡之端倪者各中乎節無偏倚也一喜一怒一矜一敬凡發乎好惡之情緒者各稱其情無固滯也學而至此則不氣質其形而形外無性不血脉其體而體外無道始焉自格而致也性之所有者盡之心茲焉自誠正而修也心之所知者踐之身身而進修於大成家之本自我立矣

齊家治國平天下以用此中之至善

齊家之學萬化之原吾心之所體者非止於家也莫此爲厚吾身之所教者豈獨家也莫此爲切何者原其初則一體而分形一氣而分息其隔幾何卽乎今則同閭而居同井而食共朝夕而遊寢孰加焉第以骨肉之間情常勝禮恩常掩義雖有政有法而難行也然以道明德立之一身率我分形分息之衆身不過舉此加彼耳故必身修而后家可以齊其序豈容紊乎設或家人爲氣稟俗染之所蔽而吾德不洽於一家則吾心德爲有外不足以合天命之大全豈所以明吾明德乎必導之以正使其非僻之心自沮勸

之以誠使其欺詐之意自消以吾力之有餘而濟其所不足以吾善之先得而啟其所同然父子兄弟務敦孝友不以恩之偏溺而妨天倫所當重夫婦長幼務修恭順不以愛之偏徇而掩人紀所當爲至若事君務守法盡忠以供其職勿傷倫敗類以違其令此則合其類以經之然也若分其緒以綸之則父之慈存乎擇師講學而教以修德守身爲重稅產宜有而不必盛子之孝存乎體心承意而恒以爲惡辱親爲恥甘旨宜精而不必侈爲昆爲季皆天所敘本乎一身遺體無二弟恭其兄兄愛其弟勿懷妬忌勿學猶

似有一于此觸處乖戾勿聽婦言勿計小利有一于
此轉睽反覩兄饑父悲弟寒父慮曷體父心相親無
替夫以內外之別爲重而牝晨之敗事所當戒婦以
服食之治具爲職而閫外之家事不可預夫柔妻剛
家之不祥夫義婦順家之吉昌至若君臣之際食土
之毛者知感君之賜賦稅力役不敢懈捍災禦侮不
敢後也食君之祿者盡忠上之心補過必須幾諫以
回其善端納約必自戶牖以開其蔽或使君有從諫
之益身無批逆之罪也宗族有親疎而在我公之以
仁恩誼有隆殺而在我處之以義此教於家者以一

身率衆身九族莫非吾心之所體也然同宗有賢愚
貧富之不齊者可不輔之以法乎族中有田十頃者
勸出義田五十畝有三頃者助田十畝中間遞爲增
減而二頃以下免之擇族人之朴實不欺者主田稅
之出入會衆以賙給同族之不足凡沾田稅之惠務
盡田多之報有事則代勞無事則候問後臨其喪無
服服緦麻小功服大功義田之子孫陵替者還其田
先貧後富者補其數如同宗之田彼此皆寡無田可
助則設義廩數楹候夏秋之時勸出稻麥收貯廩中
擇族中之質朴者主之會衆以賙同族之不能自存

者其廩之左立祠以祀入穀多而及人博者其祠中
之左右揭二板左曰嘉善書其人之績右曰愧頑書
其吝者歲終集衆謁祠而讀誦之以爲勸戒此家衆
不能無饑寒而養之有法使有一人失養則心有外
而仁義有虧可乎養既有備教不可緩勸族中之富
者開設義塾延有行而文者爲之師以教子弟及同
宗之無師無贄者先授以小學莫要於習禮訓之正
容止齊顏色以約其形體訓之敦孝行和長幼尊君
令以約其情志諭以奢侈爲饑寒之招宴安爲憂患
之招以導之勤儉諭以博奕之荒爲自棄其家酒色

之荒爲自棄其身以導之抑畏敏者開之以簡重木
者開之以英慧柔者作之強者抑之以導之中和欲
其慤不欲其浮欲其循循然不欲其悻悻然以導之
莊謹及其幼儀可觀德性有定然後授以四子次讀
一經次習文藝循序漸進有志行道者送入儒學以
淑己淑人爲心否則居家事親教子課農積穀以備
收運係官錢糧之費以爲守身守家之地歲爲燕樂
同宗之會四其時用四仲之月其物用時祭之餘豕
羊各一酒醴羞菓隨所有不必侈其坐以尊卑長幼
爲序尊者雖孺子必位乎上長者雖貧賤必以齒酒

以七行九行爲節飲食皆後長者擇在塾童生數輩
羣歌詩之樂章以和洽其族人不接之情其詩以關
雎蓼莪蓼蕭棠棣谷風黃鳥之什俾族衆咸知勸勉
以遷善塾師讀邦法講古訓爲釋其義俾族衆知所
向方而畏法講讀畢命童生誦嘉言有云有過相補
有患相顧豈無他人不如我同父又曰有惡相沮有
難相撫豈無他人不如我同祖祖父立心欲貽安妥
撫或結勢黨惡多故黨惡多故不如不輔誦畢少者
送老者歸及門而返夫自同祖同父至於無服又至
於同姓教以義塾講法講古而約之以禮養以義廩

燕會歌詩而和之以樂使親者恒親疎者不薄賢才
由此出家世由此興此族衆不能無愚不肖而教之
有政使有一人失教則心有外而仁義有虧可乎學
而至此國之本自家立矣家齊而后國可以治其序
豈容紊乎夫家以羣倫爲族國以千里爲域固多寡
之不侔也然以吾已齊之一家準夫圻甸之萬家非
待他求也惟舉此加彼耳設或國人爲氣稟俗染之
所汩而吾德不行於一國則吾心德爲有外不足以
合先天之純全豈所以明吾明德乎故必鼓之舞之
淵之蕘之躬行孝悌慈愛以其刑于家者刑于有邦

俾國人視儀聽倡以其行於家者移於乃國移孝以
忠君移悌以順長而忠順之風洋溢於四境移慈以
使衆移誠以保民而慈祥之澤均被於郊圻環域之
內施以一視之仁所愛之中揆以可否之義此教於
國者以一家準萬家而百姓莫非吾心之所體也然
國中有肥磽厚薄之不等又可不輔之以法乎彼義
田義廩之立法已有家族舉行之成式不待言矣若
欲爲積穀之計必先禁縻穀之事何者有若桀黠之
家謀利多端驕矜之徒奢僭多事侈宮室服飾者擬
偪千乘盛嫁娶賓宴者執事千指肩輿樓船出入鼓

吹戲酒百艘行市四方凡此縻穀之費不能枚舉有
犯其一量罰其穀少不下十石多不過百石行之三
年奚翅千萬斗運京倉以備不虞斗貯縣倉以備饑
歲他若平糴之法凶年糴貴傷民則國糴而民糴豐
年糶賤商農則民糶而國糴分上中下之三熟以平
其糴分上中下之三饑以平其糶此法在李悝有計
功謀利之心在誠意君子行之則以養民爲德性內
事所當盡豈有所希覬而然乎有若義倉之法借官
米六百石出貸與民每歲石米收息米二斗小饑則
蠲半大饑則盡蠲後乃永不收息主守則屬於鄉人

之行義斂散則請於本郡之遺官其後本米還官尚
餘三千餘石以備荒而邑民不病於饑此法在朱子
固無計功謀利之心蓋君子之爲利利民而已不與
豈若小人之爲利雖以利民而在已實有所希覬乎
凡用法一有所爲而然則與天地大中無倚之心不
相似非所以明吾明德也夫立法固在得宜行法尤
在得人誠者爲王假者爲伯竊者爲奸而治效隨之
是則任法任人缺一可乎民既有養不可無教蓋教
以學禮爲先學以啓蒙爲要在昔成周設閭胥族師
黨正之制立八歲以上啓蒙之教惟自幼而得先入

之言爲之主則向後雖有外誘之干莫之奪所以定
性早而戒德易也後世人心之不古若者正以社學
未與小學久廢士以勝冠之年入郡邑之學習俗已
固志向已定綺語之習寤寐在念仁義之言扞格難
入是宜學無德業仕多功利欲治之逮古得乎故必
倣成周之制與社學之教以百家爲里分二十五家
爲社擇有行而文者爲之師集八歲以上者爲之徒
當是時志氣未定習俗未染惟先入之訓言爲之主
則後來之物誘莫之入是以社學之教不必他求家
塾之教具有成式舉而行之自當見效然善教之法

既開之於早而激厲之法當策之於後每歲二分二
至日社師各率童生徃謁縣長縣長閱視其進退之
威儀考試其應對之詞氣果能循循有禮造成令器
師之勸教有賞否則量爲之罰以激昂其志氣境內
民社果能學禮成習積習成俗者老言其狀於當道
上官以縣長教民有績報部其不然者以縣長教民
無績報夫既導之以善教而又督之以有司賢才由
此出世道由此亨成周之盛復見於今蓋有善教而
后有善士有善士而后有善俗有善俗而后有善治
也然有德而無法治不可得也有法而不得其人法

不可行也故法爲要人次之二者俱有則治俱弊則
亂俱無則亡偏有則危人法其可缺一乎學而進此
天下之本自國立矣國治而后天下可平其序豈容
紊乎夫國以甸服爲域天下以四海爲域固有近遠
之相懸也然以吾已治之一國準夫四海之萬國不
待他求也惟舉近措遠耳設或兆民爲氣稟俗染之
所溺而吾德不流於四遠則吾心德爲有外不足以
合天地無倚之心豈所以明吾明德乎故必率以身
教導以賢能使舊習改趨於善良厚其恆產薄其稅
斂俾良心不喪於寒餓海隅蒼生聞風而喚醒愚者

知方惡者遷善人各親親長長而善俗習成於海隅多方黎庶仰極而慙悔頑夫知耻懦夫奮志家各老老幼幼而聲教洋溢於多方澤之以周流無間之仁處之以各有攸當之義此教於天下者以一國準萬國而兆民莫非吾心之所體也然天下地有肥磽人有華夷之不類又可不輔之以法乎蓋治法有六政也教也禮也樂也兵也刑也政教禮樂行之家國已有成式措之天下曾無二致若乃兵刑之法在天下則不無嶺海之寇賊外夷之侵侮安不忘危治常憂亂兵刑豈可一日弛乎二者不得已而用以防姦除

暴以輔經之不及固御衆之大柄也然非此無以衞雍囿安善類實保民之大德也苟使人法之失宜致有一夫之失所則吾心爲有外吾德爲有虧豈所以明明德乎是故理刑之法在擇賢明之士善推民情而得其實不可任非其人徒狥己意而失其情古以畫象不犯之世猶象以典刑以頑民弗靖之國不加以重典此蓋不泥於迹之順逆惟原其情之重輕以爲法之低昂耳與其煆煉以威不若推鞫以情用威煆煉者雖吏胥任之而有餘原情推鞫者惟賢明任之而庶幾故夫典刑之精選非他官之比擬必有無

欲之仁德不惑於貨利者斯可得其情有特立之義德不屈於權勢者斯不受其欺百僚之職皆以無曠爲能士師之職則以民不犯而官虛設爲能他事皆以法爲要人次之惟刑獨以人爲要法次之欲得不冤之太平須擇不凡之奇士任非其人而欲罪當其情非吾所敢知也苟有一人稱冤而與天地所稟先天之中以爲之心者不合豈所以明明德乎理兵之法本之以仁義濟之以紀律在古聖人以不戰而屈人兵爲上以故好謀而惡戰蓋好生之本心也然戰以止戰殺以止殺乃不得已而有時乎濟用蓋保民

之妙算也是故兵法之綱要有二有一定不易者存乎居重御輕之足恃有臨機應變者存乎擇將布陣之得人自三代以下之兵制惟李唐之初略同於三代天下凡十道置府六百三十四而在關內者殆居其半關內府幾乎三百而在京兆者又居其半此得居重御輕之良規無容議矣其後一變而爲彍騎再變而爲方鎭始與先王之制大相背馳國隨以亡使其國初之制持久不變唐雖至今存可也我

國朝惟少保公謙典兵時每歲於京城四十八衞中選年壯能武之精兵銳卒十二萬置十二營屯於城

外無事則分統於衆將而大柄不旁落於一人有事則聞警即發不待稽遲而總制於一帥此亦居重馭輕之妙算繼今以往持久一變雖萬世一統可也此兵制之第一要務有然耳乃若臨機應變則不一而足無事則將之愛士如愛子處軍事如家事務施仁義而結心以效死有事則士之愛將如愛父畏將如畏敵務行仁義而除惡以救民布陣須設援兵之隊伍分屬前鋒以應濟臨陣須備犒勞之醪內振奮勇氣以折衝凡於對敵未交之先須設守禦庇身之所敵在江湖務造巨艦上設小樓左側披鐵皮之木板

以捍之右側貯兵器粮米牲醪以稱之環列數百艦以爲營營中屯聚八八陣以爲守常使我爲主而敵爲客戰守由我而不由敵敵陣整肅則以守禦爲主而以全取勝敵陣散亂則以攻擊爲務而先攻其瑕庶幾有勝無敗也敵在平原務造大車上設小樓裝木板以庇身留小牖以發弩環列車數百兩以爲營營中聚精兵車中儲粮米醪肉戰守由我而不由彼庶幾無敗而有勝也敵在山谷彼可以下我不可升須就隘口之傍擇平坦之地結廬一區週遭鑿溝築壘皆出向溝以開門溝面設板以爲橋敵來則撤板

我出則駕板我可以往彼不可來屯兵於廬舍把待其隘口阻截其粮道與敵相持日久敵將絶粮成擒敵在曠野千里長驅直突無少阻礙須令州縣官僚各照所屬地方開溝築壘自南至北一直千里溝壘不斷就中設門聚兵守備使賊之長驅失便勢窮力沮此兵法之綱要制勝之良策關民命而繫國祚在德性中有不可得而精粗者稽之前古則往聖先賢有行之者尤當參考軒轅有五陣之法本於五行之相克相生直陣屬木銳陣屬火圓陣屬土方陣屬金曲陣屬水敵以木形直陣來我爲金形方陣以禦之

敵以火形銳陣來我爲木形曲陣以禦之自餘三陣竝以所克克之欲勝彼之敵也視五行相克之形欲變我之陣也循五行相生之序此軒轅五陣之法無非除害救民之用心非私意小智之所爲蓋皇者之師也太公祖之爲三陣有天陣如星宿盈虛之類有地陣如山川向背之類有人陣如編伍彌縫之類此太公祖軒轅以爲法王佐之師也迨至武侯有八陣之兵法參用八卦之方位北方坎爲龜蛇南方離爲朱雀故北曰蛇陣南曰鳥陣東方震爲蒼龍西方兌爲白虎故東曰龍陣西曰虎陣西北乾爲天西南坤

爲地故有天陣地陣東南巽爲風東北艮爲雲故有
風陣雲陣鳥蛇龍虎居四方天地風雲居四隅敵在
北方則蛇陣爲正而天陣雲陣爲奇以應之敵在南
方則鳥陣爲正而風陣地陣爲奇以應之其在東方
西方也亦然敵在西北隅則天陣爲正而虎陣蛇陣
爲奇以應之敵在東南隅則風陣爲正而龍陣鳥陣
爲奇以應之其在東北隅西南隅也亦然大將所居
爲握奇之所是謂奇正在其握也兵勢相應如常山
之蛇是謂首尾應其中也陣法井然而我兵不亂陣
兵隱然而敵人不知此孔明八陣之法依八卦之方

位運天機之妙用無非除惡安民之用心非私意小
智之所爲葢王佐之師也李靖祖之爲六花陣中爲
中軍外爲左虞候右虞候左一廂右一廂左二廂右
二廂既不用八陣之二而用其七又不言中軍之一
而言其六其詭道雖行於紀律之間其伐罪則假仁
義之名此伯者之師也在誠意君子用之則無計功
謀利之心有除惡救民之德君子豈以入縻法哉吾
以是知兵刑之法關繫民命國祚非輕苟於舉措用
舍之際合中道而當人心使天下有教而無訟有征
而無戰家被全德之澤戶享平康之福然后吾德之

本體不虧與天地之心合德斯得與先天之精神往
來洪範所謂身其康強子孫其逢吉者端在是矣使
天下有一夫不遂則吾之德有虧心有外不得與先
天精神相入而相往來是自棄耳是以大學節序必
成於八者葢以德之體不可小就用不可小行也故
自格物循至於修身則德之體大就而其用得以大
行自誠意循至於平天下則德之用大行而其體得
以大就此新民之能事爲自新之極功物我無間查
滓渾化抑不知太虛爲我乎我爲太虛乎葢後天有
形而有涯後天之道無形而無涯無非先天一統之

太虛也必至此而后先天之精神統會吾心而滿腔
皆生生之道脉家國天下無心外之人者葢以其受
天明命而得先天生生之易以爲此心之中而不偏
不已固有然也是以大學之傳窮理必自表以透裏
修已必自裏以徹表一身晶瑩無瑕克肖先天之素
自然遺物我輕得喪忘榮辱終日乾乾於生生之一
脉務以兼善天下後世爲德性内事亦惟復先天大
中之初而全其不偏不已之本體耳豈有一毫增損
於其間哉故曰在止於至善者葢善或有不中至善
則無不中捨此非吾所當止也大學必以此爲修已

治人之的也有以哉

性理會通卷二十

河津薛　瑄著

道論

太極只是性本無名字字之曰太極

無極而太極非有二也以無聲無臭而言謂之無極以極至之理而言謂之太極無聲無臭而至理具焉故曰無極而太極以性觀之無兆朕之可窺而至理咸具即無極而太極也

觀太極中無一物則性善可知有不善者皆陰陽雜揉之粗滓也

太極一圈中虛無物人能中虛無物則太極之妙可默識矣

太極中無一物外物于吾何有

天地萬物惟性之一字括盡

理既無形安得有盡

雷電風雨參錯交動於下而太虛之本體自若萬事萬變紛紜膠擾於外而吾心之本體自如

只一理春謂之元夏謂之亨秋謂之利冬謂之貞因時以立名耳

天地之化一過而不留聖人之心一應而無迹

觀春草從地迸出無絲毫空隙則道莫能破可知天不以隆冬而息其生物之機緘人不以熟寢而息其虛靈之知覺

石譬上草木最可見生物自虛中來虛中則實氣是也知此使人有手舞足蹈之喜

上下遠近大小內外渾是天天外無物物外無天

細看萬物皆自冲漠無朕之微以至於形著堅固

天地之氣相感而物乃成如星在天乃氣之精英耳及隕於地得地氣遂凝而爲石

尹和靖謂動靜一理伊川曰試喻之適聞鐘響尹曰譬如未撞時聲固在也伊川喜曰且更涵養窮謂鐘未撞時聲固在卽心未感時理已存陰未動時陽已具皆動靜一理也

萬物皆有精日月五星爲陰陽之精聖賢爲人之精金玉爲石之精珠貝爲水之精文木爲木之精是皆得氣之淸明秀異而成象成形者也

鳶飛魚躍是道理無一毫之空缺處逝者如斯不舍晝夜是道理無一息間斷處

天體無外心體無外道體無外其實一也

觀日影之漸移卽造化之密移可知矣

一息之運與古今之運同一塵之土與天地之土同一夫之心與億兆之心同

五性之用知最先

天既無言恐理亦無名

無我則內外合而與天爲一矣

偶見柳花悠揚高下因悟造化流行雍容自然之妙

瓜瓠之類以竹木引之皆纏附而上展葉開花結實似有心者

先天四圖邵子傳自希夷易之象數始明

河圖乃萬數萬理萬象萬化之原

易雖古於書然伏羲時但有卦畫而無文辭文辭實始於書故凡言德言聖言神言心言道言[illegible]言性言天命言誠言敬言一言教言學之類多見於書書之後乃有易之論及諸經書聖賢發明性理之名雖有淺深不同實皆原於書也

纔自有其能便爲心累如顏子雖簞瓢陋巷不改其樂在顏子之心則未嘗自以樂爲能也

肉腐而蟻聚至微物亦有知覺性無不在可見

天地間無物無陰陽偶讀韻書其平聲者陽也側聲者陰也

犯而不校最省事

心静能處事

搖扇有風。見天地間無處無氣。

天地間游塵紛擾無須臾止息無毫髮間斷是皆氣機使然觀日射窓屋之間可見

理一猶一大城子無不包羅其中千門萬戶大衢小巷即所謂分殊也理一所以統夫分殊分殊所以分夫理一其實一而已矣

[illegible]日光氣如飛鳥理乘氣機而動。如日光戴鳥背飛鳥飛而日光雖不離其背。實未嘗與之俱往。而

間斷之處。亦猶氣動而理雖未嘗與之暫離。實未[illegible]之俱盡而有滅息之時。氣有聚散。理無聚散。于此可見。

理無窮而氣亦無窮。但理無改變而氣有消息。如溫熱涼寒氣也。所以溫熱涼寒理也。溫盡熱生。熱盡涼生。涼盡寒生。寒盡溫復生。循環不已。氣有消息而理則常主消息。而不與之消息也。氣有聚散。理無聚散。于此又可見。

薛子宴坐水亭忽鬱然而雲興滃然而雨集泠然而風生[illegible]然而虫急羽者飛秀者植童者侍鱗者適群物雜然而發其聲形其色薛子窈然深思獨得其所以爲是聲與色者而中心悅

常默可以見道

守約者心自定

爲政以法律爲師名言也既知律已又可治人

虛中無我惟善是從

君子性其氣。小人氣其性。

有意悅人便失其本心

孟子書首言利之害千萬世人之失皆由于此

時中是活法而不死。執中是死法而不活。

懽謔不惟亂氣而且亂心言謹則氣定心一言要專一心要專一

心大如天之無物不包心小如天之無物不入

凡物虛則有神如鼓虛則響鐘虛則鳴心虛則靈

惡亦是性只是性翻轉了便爲惡非性之外別有一物爲惡也如陰符經五賊之說可見

一念之差。心卽放纔覺其差。而心卽正。

欲淡則心虛虛心則氣清氣則則理明

萬物不能礙天之大。萬事不能礙心之虛。

造化萬物皆從虛中來。故程子謂老子玄牝一章最

善亦謂虚中生萬化所謂谷神也

萬物盡天地老超然獨存再造天地萬物其太極乎

天地不以萬物巳生而不生聖賢不以往哲巳言而不言

四方八面之聲無不聞者竅雖在耳神則在心不行而至不疾而速心之謂歟

萬起萬滅之私亂吾心久矣今當悉皆掃去以全吾湛然之性

日間時時刻刻緊緊於自巳身心上存察用力不可一毫懈怠

愈收歛愈充拓愈細密愈廣大愈深妙愈光明

習舉業者借經書之文以徼利達而不知一言之可用誠所謂侮聖人之言也

藹然慈良惻怛之心與温然春陽之氣爲一

聖賢成大事業者皆從戰戰兢兢之心來

仁是嫩物譬草木嫩則生

敬則中虚無物

心無外者可以當大任

不責人心無凝氷焦火之累

聖人之心天地之理只是直

夏商周皆有興廢惟唐虞無廢

聖賢相傳之道盡性而巳

理如月氣如水或一海水或一江水或一溪水或一沼水或一盂水或一鍾水水雖不同莫不各得一月之光或一海水盡或一江水盡或一溪一沼一盂一鍾水盡水盡時各水之月光雖不可見而月之本體則常存初不與水俱盡也以是觀之則氣有聚散理無聚散也又可見矣

聖賢之書其中必有體要如明德爲大學之體要誠爲中庸之體要仁爲論語之體要性善爲孟子之體

要以至五經各有體要體要者何一理而足以該萬殊也荀楊諸子之書詞亦奇矣論亦博矣其中果有體要如聖賢之書乎不然則偏駁支離而巳矣

性理會通卷二十一

增城湛若水撰

新論

或問主一曰無貳曰主一物乎曰一物則貳心無一物一物侵尋乃喪其心

古之三不朽之道一而已矣一者德也功非德不宏言非德不精

或問治天下封建可復乎曰可其公天下之義乎保天下之利乎未達曰以天下之地分功德而不私義孰大焉制之五服爲藩五重重五百里故外莫侮也

君統二伯二伯統連帥連帥統諸侯故亂不生也利孰大焉後世以數丈之城分裂之兵自以爲安噫惑矣

天子元子也諸侯別子也家有元子據其有而有之羣將爭之矣不封建之謂乎求之無藝羣將不順乘之矣不仁之君之謂乎柳子不睹其本而以亂世難行之勢明之莫知大義焉莫知大利焉

陰陽皆有其精日月各得其貞陰之月其水之光乎陽之日其火之光乎日月之光相有而不相受其盈虧遲速之間陰陽之性爲然

孔明猶明其知學者也不求記焉不求解焉其所求者大焉爾

分田其王政之本乎有田則食足食足則善心生善心生則倫理明倫理明則風俗厚風俗厚則禮樂興禮樂興則和氣致和氣致則天地泰萬物若

學校其王政之大乎學立則人無私學無私學則一一則明明則人才出而風俗正矣

舉選之法其王政之不可廢乎人之立行也修諸身行諸家達諸其鄉里有善焉鄉里先知之有不善焉鄉里先知之其有不公國有常刑

五行在天五事在人其體一也水火木金天之氣也非土則不生不生則不成貌言視聽天之性也非思則不能通不能通則不神明神之成諸天道惟心乎外氣以求性道也秪見其惑也夫子川上之嘆子思鳶魚之察易一陰一陽之訓卽氣卽道也氣其器也道其理也天地之原也器理一也猶之手足持行也性則持行之中正者也故氣外言性者鮮不流於釋

天地之初也至虛虛無有也無則微微化則著著化則形形化則實實化則大故水爲先火次之木次之金次之土次之天地之終也至塞塞者有也有則大

大變而實實變而形形變而著著變而微故土爲先金次之木次之火次之水次之微則無矣而有生焉有無相生其天地之終始乎

行短而知長行方而知圓行有止而知無窮故行一而已造其極之謂也非造其中之謂也若夫知者所以潜天地達古今通晝夜盡始終之變以至於化育非天下之聰明睿智其孰能盡之

虛無即氣也如人之噓氣也乃見實有故知氣即虛也其在天地萬物之生也人身骨肉毛血之形也皆氣之質而其氣即虛無也是故知氣之虛實有無之

體則於道也思過半矣

空室空木之中有物生焉虛則氣聚氣聚則物生不待種也氣即種也古氣化而生也故虛者生之本

今之求道者如居室中而欲見天地四方可得乎或得隙光焉侈然以爲有見夫身在屋內四面墻壁也何以見天地四方之全必超身而出立於九層之臺斯盡見之矣故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故物欲也玩好也文藝也皆墻壁之類也故闢之而後可以見道

人心之虛也生意存焉生仁也生生天地之仁也塞則死矣聖人之心太虛乎故能生萬化位天地育萬物中和之極也必有主而後能虛

人之一呼一吸天地之氣也氣在天地吸之即翕天地之氣通我也呼之即闢我之氣通天地也是故知天地人之一體

暗室之中久坐而明生焉況夫靈府虛室成性存存而無天下之至明者乎

或問聖曰有生知之聖有學知之聖曰孰謂生知曰伏羲神農皇帝堯舜生知也故先天開物無所緣而知作者也曰孰謂學知曰若禹湯文武孔子學知也故後天成務述者也孔子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聖學其深矣非夫孔子之自道其孰

能知之

古之言性也未有以理氣對言之者也以理氣對言之也者自宋儒始也是猶二端也夫天地之生物也猶父母之生子也一氣而已也何別理附之有古之人其庶矣乎劉子曰人受天地之中以生中也者和也人也者得氣之中和者也聖也者極其中和之至者也陰陽合德剛柔適中理也天之性也夫人之喜怒氣也其中節焉理也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道也者陰陽之中也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

形即氣也氣有形故曰形而下及其適中焉即道也夫中何形矣故曰形而上上下一體也以氣理相對而言之是二體也

天地間無一物相肖其形者無一物不同受其氣者於其無一相肖見造化之無窮於其同受氣見造化之本一

天一生水水生於陽而成於陰故水之消長也隨陰陽之盛衰是故春夏而長秋冬而消陽爲之也水之行於地也猶人之血行於百骸也氣爲天體爲地血承者氣以行乎體天地之間者也故人之老而死也

氣陽漸衰而血漸涸天地之終也亦然

天外無地地亦天也氣無所不貫天體物而不遺故地不足以配天而曰天地者以形而言耳而儒者謂滅地則益天蓋未睹其理焉

性即氣也然則釋者以般運之爲性也然乎曰以般運之爲性也不可也外般運以求性不可也是故般運氣也有般運之理存焉是故謂之性猶洒掃應對之上達也下學上達不容以髮孟子曰形色天性也其知性乎

木之拔於風也枝累之也夫枝葉發於根者也然猶

以累其根而況本之則無而務爲枝葉者乎故有周公孔子之盛德斯有三千三百之文莫非心也

性理會通卷二十一終

性理會通卷二十二

餘姚王守仁著

陽明語錄

種樹者必種其德種德者必養其心欲樹之長必於始生時刪其繁枝欲德之盛必於始學時去夫外好如外好詩文則精神日漸漏泄在詩文上去凡百外好皆然又曰我此論學是無中生有的工夫諸公須要信得及只是立志學者一念爲善之志如樹之種但勿助勿忘只管培植將去自然日夜滋長生氣日完枝葉日茂樹初生時便抽繁枝亦

須刊落然後根榦能大初學時亦然故立志貴專一

一日論爲學工夫先生曰教人爲學不可執一偏初學時心猿意馬拴縛不定其所思慮多是人欲一邊故且教之靜坐息思慮久之俟其心意稍定只懸空靜守如槁木死灰亦無用須教他省察克治省察克治之功則無時而可間如去盜賊須有箇掃除廓清之意無事時將好色好貨好名等私逐一追究搜尋出來定要拔去病根永不復起方始爲快常如貓之捕鼠一眼看着一耳聽着纔有一念萌動即與克去斬釘截鐵不可姑容與他方便不可窩藏不可放他出路方是真實用功方能掃除廓清到得無私可克自有端拱時在雖曰何思何慮非初學時事初學必須思省察克治即是思誠只思一箇天理到得天理純全便是何思何慮矣

澄曰好色好利好名等心固是私欲如閒思雜慮如何亦謂之私欲先生曰畢竟從好色好利好名等根上起自尋其根便見如汝心中決知是無有做刼盜的思慮何也以汝元無是心也汝若於貨色

名利等心一切皆如不做刼盜之心一般都消滅了光光只是心之本體看有甚閒思慮此便是寂然不動便是未發之中便是廓然太公自然感而遂通自然發而中節自然物來順應

陳九川在虔州再見先生問近來功夫雖若稍知頭腦然難尋箇穩當快樂處先生曰爾却去心上尋箇天理此正所謂理障此間有箇訣竅曰請問如何曰只是致知曰如何致曰爾那一點良知是爾自家底準則爾意念着處他是便知是非便知非更瞞他一些不得爾只不要欺他實實落落依着

他做去善便存惡便去他這裏何等穩當快樂此便是格物的真訣致知的實功若不靠着這些真機如何去格物我亦近年體貼出來如此分明初猶疑只依他恐有不足精細看無些不欠闕

先生曰我輩致知只是各隨分限所及今日良知見在如此則隨今日所知擴充到底明日良知又有開悟便從明日所知擴充到底如此方是精一功夫與人論學亦須隨人分限所及如樹有這些萌芽只把這些水去灌溉萌芽再長便又加水自拱把以至合抱灌溉之功皆是隨其分限所及若些

小萌芽有一桶水在盡傾上便浸壞了

惟乾問知如何是心之本體先生曰知是理之靈處就其主宰處說便謂之心就其禀賦處說便謂之性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無不知敬其兄只是這箇靈能不爲私欲遮隔充拓得盡便完完是他本體便與天地合德自聖人以下不能無蔽故須格物以致其知

或問大學者昔儒以爲大人之學矣敢問大人之學何以在於明明德乎陽明子曰大人者以天地萬物爲一體者也其視天下猶一家中國猶一人焉若夫間形骸而分爾我者小人矣大人之能以天地萬物爲一體也非意之也其心之仁本若是其與天地萬物而爲一也豈惟大人雖小人之心亦莫不然彼顧自小之耳是故見孺子之入井而必有怵惕惻隱之心焉是其仁之與孺子而爲一體也孺子猶同類者也見鳥獸之哀鳴觳觫而必有不忍之心焉是其仁之與鳥獸而爲一體也鳥獸猶有知覺者也見草木之摧折而必有憫恤之心焉是其仁之與草木而爲一體也草木猶有生意者也見瓦石之毀壞而必有顧惜之心焉是其仁

之與瓦石而爲一體也是其一體之仁也雖小人之心亦必有之是乃根於天命之性而自然靈昭不昧者也是故謂之明德小人之心既已分隔隘陋矣而其一體之仁猶能不昧若此者是其未動於欲而未蔽之時也及其動於欲蔽於私而利害相攻忿怒相激則將戕物圮類無所不爲其甚至有骨肉相殘者而一體之仁亡矣是故苟無私欲之蔽則雖小人之心而其一體之仁猶大人也一有私欲之蔽則雖大人之心而其分隔隘陋猶小人矣故夫爲大人之學者亦惟去其私欲之蔽以

自明其明德復其天地萬物一體之本然而已耳非能於本體之外而有所增益之也曰然則何以在親民乎曰明明德者立其天地萬物一體之體也親民者達其天地萬物一體之用也故明明德必在於親民而親民乃所以明其明德也是故親吾之父以及人之父以及天下人之父而後吾之仁實與吾之父人之父與天下人之父而為一體矣實與之為一體而後孝之明德始明矣親吾之兄以及人之兄以及天下人之兄而後吾之仁實與吾之兄人之兄與天下人之兄而為一體矣實

與之為一體而後弟之明德始明矣君臣也夫婦也朋友也以至於山川鬼神鳥獸草木也莫不實有以親之以達吾一體之仁然後吾之明德始無不明而真能以天地萬物為一體矣夫是之謂明明德於天下是之謂家齊國治而天下平是之謂盡性曰然則又烏在其為止至善乎曰至善者明德親民之極則也天命之性粹然至善其靈昭不昧者皆其至善之發見是而是焉非而非焉輕重厚薄隨感隨應變動不居而莫不自有天然之中是乃民彝物則之極而不容少有議擬增損於其間也少有議擬增損於其間則是私意小智而非至善之謂矣自非慎獨之至惟精惟一者其孰能與於此乎後之人惟其不知至善之在吾心而用其私智以揣摸測度於其外以為事事物物各有定理也是以昧其是非之則支離決裂人欲肆而天理亡明德親民之學遂大亂于天下蓋昔之人固有欲明其明德者矣然惟不知止于至善而騖其私心於過高是以失之虛罔空寂而無有乎家國天下之施則二氏之流是已固有欲親其民者矣然惟不知止於至善而溺其私心於卑瑣是以

失之權謀智術而無有乎仁愛惻怛之誠則五伯功利之徒是已是皆不知止於至善之過也故止至善之於明德親民也猶之規矩之於方圓也尺度之於長短也權衡之於輕重也故方圓而不止於規矩爽其則矣長短而不止於尺度乖其劑矣輕重而不止於權衡失其準矣明明德親民而不止於至善亡其本矣故止於至善以親民而明其明德是之謂大人之學曰知止而後有定定而後能靜靜而後能安安而後能慮慮而後能得其說何也曰人惟不知至善之在吾心而求之於其外

以爲事事物物皆有定理也而求至善於事事物物之中是以支離決裂錯雜紛紜而莫知有一定之向今焉既知至善之在吾心而不假于外求則志有定向而無支離決裂錯雜紛紜之患矣無支離決裂錯雜紛紜之患則心不妄動而能靜矣心不妄動而能靜則其日用之間從容閒暇而能安矣能安則凡一念之發一事之感其爲至善乎其非至善乎吾心之良知自有以詳審精察之而能慮矣能慮則擇之無不精處之無不當而至善於是乎可得矣

曰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以至於先修其身以吾子明德親民之說通之亦既可得而知矣敢問欲修其身以至於致知在格物其工夫次第又何如其用力歟曰此正詳言明德親民止至善之功也蓋身心意知物者是其工夫所用之條理雖亦各有其所而其實只是一物格致誠正修者是其條理所用之工夫雖亦皆有其名而其實只是一事何謂身心之形體運用之謂也何謂心身之靈明主宰之謂也何謂修身爲善而去惡之謂也吾身自能爲善而去惡乎必其靈明主宰者欲爲善而去惡然後其形體運用者始能爲善而去惡也故欲修其身者必在於先正其心也然心之本體則性也性無不善則心之本體本無不正也何從而用其正之之功乎蓋心之本體本無不正自其意念發動而後有不正故欲正其心者必就其意念之所發而正之凡其發一念而善也好之眞如好好色發一念而惡也惡之眞如惡惡臭則意無不誠而心可正矣然意之所發有善有惡不有以明其善惡之分亦將眞妄錯雜雖欲誠之不可得而誠矣故欲誠其意者必在於致知焉致者至也如

云喪致乎哀之致易言知至至之知至者知也至之者致也致知云者非若後儒所謂充廣其知識之謂也致吾心之良知焉耳良知者孟子所謂是非之心人皆有之者也是非之心不待慮而知不待學而能是故謂之良知是乃天命之性吾心之本體自然靈昭明覺者也凡意念之發吾心之良知無有不自知者其善歟惟吾心之良知自知之其不善歟亦惟吾心之良知自知之是皆無所與於他人者也故雖小人之爲不善既已無所不至然其見君子則必厭然揜其不善而著其善者是

亦可以見其良知之有不容於自昧者也今欲別善惡以誠其意惟在致其良知之所知焉爾何則意念之發吾心之良知既知其爲善矣使其不能誠有以好之而復背而去之則是以善爲惡而自昧其知善之良知矣意念之所發吾之良知既知其爲不善矣使其不能誠有以惡之而復蹈而爲之則是以惡爲善而自昧其知惡之良知矣若是則雖曰知之猶不知也意其可得而誠乎今於良知所知之善惡者無不誠好而誠惡之則不自欺其良知而意可誠也已然欲致其良知亦豈影響

恍惚而懸空無實之謂乎是必實有其事矣故致知必在於格物物者事也凡意之所發必有其事意所在之事謂之物格者正也正其不正以歸於正之謂也正其不正者去惡之謂也歸於正者爲善之謂也夫是之謂格書言格於上下格於文祖格其非心格物之格實兼其義也良知所知之善雖誠欲好之矣苟不即其意之所在之物而實有以爲之則是物有未格而好之之意猶爲未誠也良知所知之惡雖誠欲惡之矣苟不即其意之所在之物而實有以去之則是物有未格而惡之之意猶爲未誠也今焉於其良知所知之善者即其意之所在之物而實爲之無有乎不盡於其良知所知之惡者即其意之所在之物而實去之無有乎不盡然後物無不格而吾良知之所知者無有虧缺障蔽而得以極其至矣夫然後吾心快然無復餘憾而自慊矣夫然後意之所發者始無自欺而可以謂之誠矣故曰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誠意誠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蓋其功夫條理雖有先后次序之可言而其體之惟一實無先後次序之可分其條理功夫雖無先後次序之可

分而其用之惟精固有纖毫不可得而缺焉者此格致誠正之說所以闡堯舜之正傳而爲孔氏之心印也

門人問曰知行如何得合一且如中庸言博學之又說箇篤行之分明知行是兩件先生曰博學只是事事學存此天理篤行只是學之不已之意又問易學以聚之又言仁以行之此是如何先生曰也是如此事事去學存此天理則此心更無放失時故曰學以聚之然常常學存此天理更無私欲間斷此即是此心不息處故曰仁以行之又問孔子

言知及之仁不能守之知行却是兩箇了先生曰說及之已是行了但不能常常行是爲私欲間斷便是仁不能守又問心卽理之說程子云在物爲理如何謂心卽理先生曰在物爲理在字上當添一心字此心在物則爲理如此心在事父則爲孝在事君則爲忠之類先生因謂之曰諸君要識得我立言宗旨我如今說箇心卽理是如何只爲世人分心與理爲二故便有許多病痛如五伯攘夷狄尊周室都是一箇私心便不當理人却說他做得當理只心有未純往往悅慕其所爲要來外面

做得好看却與心全不相干分心與理爲二其流至於伯道之僞而不自知故我說箇心卽理要使知心理是一箇便來心上做工夫不去襲義於外便是王道之眞此我立言宗旨又問聖賢言語許多如何却要打做一箇曰我不是要打做一個如曰夫道一而已矣又曰其爲物不二則其生物不測天地聖人皆是一個如何二得

黄以方問先生格致之說隨時格物以致其知則知是一節之知非全體之知也何以到得溥博如天淵泉如淵地位先生曰人心是天淵心之本體無所不該原是一箇天只爲私欲障礙則天之本體失了心之理無窮盡原是一個淵只爲私欲窒塞則淵之本體失了如今念念致良知將此障礙窒塞一齊去盡則本體已復便是天淵了乃指天以示曰比如面前見天是昭昭之天只爲許多房子墻壁遮蔽便不見天之全體若撤去房子墻壁總是一個天矣不可道眼前天是昭昭之天外面又不是昭昭之天也於此便見一節之知卽全體之知全體之知卽一節之知總是一個本體

崇一問致其良知而求之見聞似亦知行合一之功

何如先生曰良知不由見聞而有而見聞莫非良知之用故良知不滯於見聞而亦不離於見聞孔子云吾有知乎哉無知也良知之外別無知矣故致良知是學問大頭腦是聖人教人第一義今云專求之見聞之末則是失却頭腦而已落在第二義矣近時同志中蓋已莫不知有致良知之說然其功夫尚多鶻突者正是欠此一問大抵學問功夫只要主意頭腦是當若主意頭腦專以致良知爲事則凡多聞多見莫非致良知之功蓋日用之間見聞酬酢雖千頭萬緒莫非良知之發用流行

除却見聞酬酢亦無良知可致矣故只是一事若曰致其良知而求之見聞則語意之間未免爲二此與專求之見聞之末者雖稍不同其爲未得精一之旨則一而已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既云擇又云識其良知亦未嘗不行於其間但其用意乃專在多聞多見上去擇識則已失却頭腦矣崇一於此等處見得當已分曉今日之問正爲發明此學於同志中極有益但語意未瑩則毫釐千里亦不容不精察之也

崇一問思索亦是良知發用與私意安排者何所取

別先生曰思曰睿睿作聖心之官則思思則得之思其可少乎沉空守寂與安排思索正是自私用智其爲喪失良知一也良知是天理之昭明靈覺處故良知即是天理思是良知之發用若是良知發用之思則所思莫非天理矣良知發用之思自然明白簡易良知亦自能知得若是私意安排之思自是紛紜勞擾良知亦自會分別得蓋思之是非邪正良知無有不自知者所以認賊作子正爲致知之學不明不知在良知上體認之耳

崇一問寧不了事不可不加培養如何云分爲兩事或鼓舞支持事畢則困憊已甚既迫於事勢又困於精力奈何先生曰寧不了事不可不加培養之意且與初學如此說亦不爲無益但作兩事看了便有病痛在孟子言必有事焉則君子之學終身只是集義一事義者宜也心得其宜之謂義能致良知則心得其宜矣故集義亦只是致良知君子之酬酢萬變當行則行當止則止當生則生當死則死斟酌調停無非是致其良知以求自慊而已故君子素其位而行思不出其位凡謀其力之所不及而強其知之所不能者皆不得爲致良知而

凡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爲動心忍性以增益其所不能者皆所以致其良知也若云寧不了事不可不加培養者亦是先有功利之心較計成敗利鈍而愛憎取捨於其間是以將了事自作一事而培養又別作一事此便有是內非外之意便是自私用智便是義外便有不得於心勿求於氣之病便不是致良知以求自慊之功矣所云鼓舞支持畢事則困憊已甚又云迫於事勢困於精力皆是把作兩事做了所以有此凡學問之功一則誠二則僞凡此皆是致良知之意

欠誠一眞切之故大學言誠其意者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此之謂自慊曾見有惡惡臭好好色而須鼓舞支持者乎曾見畢事則困憊已甚者乎曾有迫於事勢困於精力者乎此可以知其受病之所從來矣

原靜問旣曰妄心則在妄心可謂之照在照心則謂之妄矣妄與息何異今假妄之照以續至誠之無息竊所未解先生曰照心非妄者以其發於本體明覺之自然而未嘗有所動也有所動卽妄矣妄心亦照者以其本體明覺之自然者未嘗不在於

其中但有所動耳無所動卽照矣無妄無照非以妄爲照以照爲妄也照心爲照妄心爲妄是猶有妄有照也有妄有照則猶貳也貳則息矣無妄無照則不貳不貳則不息矣

性理會通卷二十二終

性理會通卷二十三

新會陳獻章撰

白沙要語

人爭一箇覺纔覺便我大而物小物盡而我無盡微塵六合瞬息千古生不知愛死不知惡尚奚暇銖軒冕而塵金玉耶

能以四大形骸爲外物榮之辱之生之殺之物固有之安能使吾戚戚哉

名節道之藩籬藩籬不守其中未有能獨存者也

天下未有不本於自然而徒以其智收顯名於當年

精光射來世者也易曰天地變化草木蕃時也隨時屈信與道翱翔固吾儒事也吾志其行乎

神理爲天地萬物主本長在不滅人不知此虛生浪死與草木一耳

有蔽則暗無蔽則明耳之蔽聲目之蔽色蔽口鼻以臭味蔽四肢以安佚一掬之力不勝群蔽則其去禽獸不遠矣知其蔽而去之人欲日消天理日明

士從事於學功深力到華落實存乃浩然自得則不知天地之爲大死生之爲變而況於富貴貧賤功利得喪詘信予奪之間哉

優游自足無外慕嗒乎若忘在身忘身在事忘事在家忘家在天下忘天下

夫學有由積累而至者有不由積累而至者有可以言傳者有不可以言傳者由積累而至者可以言傳也不由積累而至者不可以言傳也其晦也不久則其光也不大其訥也不甚則其信也不長物理固亦有然者矣

古今學者不同孔子以兩言斷之曰古之學者爲己今之學者爲人學爲己者其任也爲人學爲人者[illegible]其任也爲巳斷不疑矣

學貴知疑大疑則大進小疑則小進疑者覺悟之機也讀書非難悟作者意執其機用之不泥爲難也

人身與天地參立豈可不知自貴重日與逐逐者伍耶此理洞如然非涵養至極胸次澄澈必不能有見

人所得光陰能幾生不知愛惜漫浪虛擲卒之與物無異造物所賦於人豈徒具形骸喘息天地間與虫蟻並活而已耶

文章功業氣節果皆自吾涵養中來三者皆實學也惟大本不立徒以三者自名所務者小所喪者大雖有聞於世亦其才之過人耳其志不足稱也

古人處老有道處病有道處死有道夫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其處之之道乎

于虛長楊飾巧誇富媚人耳目若俳優然非詩之教也

禮無所不統有不可須臾離者克己復禮是也受朴於天弗鑿以人禀和於生弗淫以習故七情之發發而爲詩雖匹夫匹婦胸中自有全經此風雅之淵源也

貪官汚吏侵漁百姓甚於盜賊此輩不除雖有良法美意孰與行之

以一念好生之仁代血戰數萬之兵

旁引善類以扶天地之元氣大明公道以壽國家之命脉

法不貸於豪右惠可及乎煢嫠

變之未形也以爲不變既形也而謂之變非知變者也夫變也者日夜相代乎前雖一息變也况于冬夏乎生於一息成於冬夏者也

顏子超然有見於卓爾之地所以遨遊乎聖人之方而玄同乎聖人之神者非可揣摩而得也故其言曰夫子步亦步趨亦趨奔軼絶塵而回則瞠乎其後

性靜者可以爲學。二程之得於周子也。

易六十四卦辭吉凶相錯獨謙爲全吉孔子贊之曰謙尊而光孟子稱古之賢王好善而忘勢三代以前師傳一尊而王業盛畎畝既出而世道亨

動於此應於彼黙而觀之一生生之機代運無窮無我無人無古無今塞乎天地之間夷狄禽獸草木昆虫一體惟吾命之沛乎盛哉程子謂切脉可以體仁仁人心也克此心也足以保四海。不能克之不足以保妻子。可不思乎。

學者不但求之書而求諸吾心察於動靜有無之機

致養其在我者勿以見聞亂之去耳目支離之用全虛圓不測之神。

靈臺洞虛一塵不染浮華盡剝眞實乃見鼓瑟鳴琴一回一點氣蘊春風之和心游太古之面人具七尺之軀除了此心此理便無可貴。

唐狄梁公以一身繫唐宗社之重扶陽抑陰光復唐祚事載簡冊昭昭如日星可謂有大功於唐矣賢者識其心自白雲一念中來故曰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

余曩讀蘇子瞻剛記想見其人青天白日其立於朝也。如千仞之壁可望而不可即。

性理會通卷二十三

性理會通卷二十四

潛溪邃言

金華宋　濂著

縣大夫問政宋子宋子曰民病久矣其視之如傷乎曰是聞命矣願言其宅宋子曰勿爲盜乎曰何謂也曰私民一錢盜也官盜則民愈病矣曰若是其甚乎曰殆有甚焉不稱其任而虛冒旣稟者亦盜也

孔子傳易孟子釋詩加數言而其意炳如辭不費也辭之費經之離乎漢儒訓經使人緣經以求義優柔而自得之有見乎爾也近世傳文武累千言學者復

求傳中之傳離經遠矣造端者唐之孔沖遠乎

孟子之後言性善者蘇綽一人耳三國之後言推尊繼漢者習鑿齒一人耳唐之後言黜周存唐者沈旣濟一人耳有識之士不世出也如是夫

古之帝者必有師炎帝師悉諸黃帝師封鉅大塡泰山稽顓帝師大彭亮父繆圖帝嚳師赤松子柏招堯師君疇夫五帝大聖人也猶或有師若誠以天下之大未易君也後世乃反此何哉

宋子嘆曰酈侯萬世之罪人也當始皇焚天下詩書而藏於秦博士者故在也酈侯乃棄之而取戶口阨塞之圖方輿咸陽宮殿一火俱盡悲夫酈侯固無足責入關將士奚翅數萬而無一人及之豈天欲喪斯文哉千載之下不得見聖人全經果誰之過歟若酈侯者萬世之罪人也

呂后幾移漢鼎實啓後世女主專制之禍史家雖曰據事直書宜作惠帝紀而附見呂后之事今乃反之司馬遷其無識之人邪古今人表所次管晏左丘明列之第二游夏及曾點父子列之第三數子之高下甚不難知也今乃反之班固其無別之人邪

作史者不爲楚義帝立本紀而以項羽當之失爲不

知統不書呂氏滅秦牛氏易晉而復以嬴司馬言之其失爲不知義作史者亦難乎哉

聲韻出於天自然而不可易故燕代之遲重荊楚之剽疾其方言有不可一律齊者近世解詩者十五國風皆以一音叶之何邪是必有其故也

勇之於學者大矣人非勇不立勇也者作聖之階梯也孔子以勇而聖曾子以勇而賢故曾子曰吾嘗聞大勇於夫子云欲學孔子曾子者其大勇矣乎

人在天地間猶蟻之在磨蟻磨之轉西爲東回南作北蟻初不知也天地之運也亦然人焉知乎

渾天但可施之中國。中國之外。含周髀勾股不可里差其至精乎。曰洛陽天地之中非歟。曰非也。以中國論也。

君子之道與天地並運與日月並明與四時並行冲然若虛淵然若全渾然若無隅疑然若弗移克然若不可以形拘測之而弗知用之而弗窮。唯其弗知是以極微。唯其弗窮是以有終。

至虛至靈者心視之無形聽之無聲探之不見其所廬一或觸焉緍緍乎萃也炎炎乎爇也莽莽乎馳弗[illegible]息也苟不以畏爲君而欲讋之勒之檢之柙之苞之

涵之是猶教猿學禮也不亦左乎

子不見嬰兒乎目不留采色故明全耳不留音聲故聰全舌不留苦甘故味全君子則之養其聰晦其明忘其味是之謂通原通原則幾乎聖人不用則已用則爲天下獨

六經皆故迹新入之機不同其機確確。其履濯濯。其機采采。其履脉脉。甚哉其機也人以文視經斯繆已。善察機者其以質視經乎。

絲絲棼棼乃政之分純純謐謐乃政之壹。是故聖人馴而弗擾靖而弗逸。明而弗察。勤而弗煩。弗擾故民舒。弗逸故民寧。弗察故民寬。弗煩故民裕。四者有失則天下受其害。

守正莫過于一一故弗貳弗貳則明明則神神則無不通天下之能事畢矣。是故聖人之學貴一。

天下一物也譬之千鈞烏獲能舉之力不獲若則或壓焉或僨焉甚可畏也然則舉天下有要乎曰有德以懷之。刑以威之。

陰陽相摩晝夜相環善惡相形梟鳳相峙梁藜[illegible]相茂勢也亦理也。君子欲盡絕小人得乎哉。

烏之羽者兩其足獸之角者去其齒天地生物尚有

不能而況衆人乎。故曰功有所不全力有所不任才有所不足

行遇刃者必避。食逢鴆者必舍。懼害已也。麗色藏劍厚味腊毒。則弗之察愚矣。

雞司晨犬警夜雖堯舜不能廢。人有秉小善而弗采者。非道哉。

以文微名名必褻以貨徇身身必亡褻故無成亡因有爭唯君子知名不可微身不可徇是謂守素守素則治治乃昭昭乃純純乃誠內修不瑕奚事外欲。

皦皦兮不緇容容兮不知其所窮如擁鑑如持衡隨

嬓愳輕重而應焉其君子之心也哉天無言而生殺遂伸今則榮屈今則悴亦何容力哉故君子與天合德。

不察察以自恃乎不默默以求全乎不赫赫以騖翔乎不縮縮以雌伏乎能純一乎能絕外誘乎能山立而海受乎如是者謂之近道。

彼因氣強吾以義剛彼因氣弱吾以仁柔剛柔強弱之間不容一髮知者行之是謂得天不肖者悖之是謂失天。

人有奔走而求首者或告之曰爾首不亡也指以示

之冷然而悟學者之於道亦然

世求聖人於人求聖人之道於經斯遠已我可聖人也我言可經也弗之思耳

天下之事或小或大或簡或煩或虧或贏或同或異難一矣君子以方寸心攝之了然不見其有餘

以術干祿者敗以財樹家者禍以勢臨人者辱以安自恃者危以學自眩者禽以行自越者僞是六疾也慈則和儉則裕勇則決明則遠容則聚是五懿也去六疾行五懿方有爲於天下

性理會通卷二十五

括蒼劉　基著

郁離子微

郁離子謂執政曰今之用人也徒以具數與抑亦以爲良而倚以圖治與執政者曰亦取其良而用之耳郁離子曰若是則相國之政與相國之言不相似矣執政者曰何謂也郁離子曰僕聞農夫之爲田也不以羊負轅賈子之治車也不以犬驂服知其不可以集事恐爲其所敗也是故三代之取士也必學而後入官必試之事而能然後用之不問其系族惟其賢

不鄙其側陋今風紀之司耳目所寄非常之選也儀服言語云乎哉乃不公天下之賢而悉取諸世胄昵近之都那竪爲之是愛國家不如農夫之田賈子之車也執政者許其言而心忤之

郁離子曰一指之寒弗燠則及於其手足一手足之寒弗燠則周於其四體氣脉之相貫也忽於微而至大故疾病之中人也始於一腠理之不知或知而忽之也遂至於不可救以死不亦悲夫天下之大亡一邑不足以爲損是人之常言也一邑之病不救以及一州由一州以及一郡及其甚也然後傾天下之力

以救之無及於病而天下之筋骨疏矣是故天下一身也一身之肌肉腠理血脉之所至舉不可遺也必不得已而去則爪甲而已矣窮荒絶徼聖人以爪甲視之雖無所不愛而損之可也非若手足指之不可遺而視其受病以及於身也故治天下者惟能知其孰爲身孰爲爪甲孰爲手足指而不逆施之則庶幾乎弗悖矣

北郭氏之老卒僮僕爭政室壞不修且壓乃召工謀之請粟曰未聞女姑自食役人告飢涖事者弗白而求賄弗與卒不白於是衆工皆憊恚執斧鑿而坐會

天大雨霖步廊之柱折兩廡既圮次及于其堂乃用其人之言出粟具饔餼以集工曰惟所欲而與弗靳工人至視其室不可支則皆辭其一曰向也吾飢請粟而弗得今吾飽矣其二曰子之饔餲矣弗可食矣其三曰子之室腐矣吾無所用其力矣則相率而逝室遂不葺以圮郁離子曰北郭氏之先以信義得人力致富甲天下至其後世一室不保何其忽也家政不修權歸下隷賄賂公行以失人心非不幸矣

郁離子曰民猶沙也有天下者惟能摶而聚之耳堯舜之民猶以漆摶沙無時而解故堯崩百姓如喪考妣三載四海遏密八音非威驅而令肅之也三代之民猶以膠摶沙雖有時而融不釋然離也故以子孫傳數百年必有無道之君而後衰又繼而得賢焉則復興必有大無道如桀與紂而又有賢聖諸侯如商湯周武王者間之而後亡其無道未如桀紂者不亡無道如桀紂而無賢聖諸侯適丁其時而間之者亦不亡霸世之民猶以水摶沙其合也若不可間猶水之氷然一旦消釋則渙然離矣其下者以力聚之猶以手摶沙拳則合放則散不求其聚之之道而以責于民曰是頑而好叛嗚呼何其不思之甚也

郁離子之市見壞宅而哭之慟或曰是猶可葺與郁離子曰有魯般王爾則可也而今亡矣夫誰與謀之吾聞宅壞而棟不橈者可葺今其棟與梁皆朽且折矣舉之則覆不可觸已不如姑仍之則甍桷之未解者猶有所附以待能者苟振而摧之將歸咎于葺者弗可當也況葺宅必新其材其取材也惟其良不問其所産非空中而液身者無所不用今醫閭之大木竭矣規矩無恒工失其度斧鋸刀鑿不知所裁桂樟柟櫨剪爲樵薪雖有魯般王爾不能輒施其巧而況於無之乎吾何爲而不悲也

或問勝天下之道曰在德何以勝德曰大德勝小德小德勝無德大德勝大力小德敵大力力生敵德生力力生於德天下無敵故力者勝一時者也德愈久而愈勝者也夫力非吾力也人各力其力也惟大德爲能得群力是故德不可窮而力可困人言五伯之假仁義也何足道哉郁離子曰非仁人之言也五伯之時天亂極矣稱諸侯之德無以加焉雖假而愈於不能聖人有取也故曰誠勝假假勝無至誠吾不得而見矣得見假之者亦可矣

瓠里子自吳歸粤相國使人送之曰使自擇官舟以

渡送者未至於是舟泊于滸者以千數瓠里子欲擇之而不能識送者至問之曰舟若是多也惡乎擇對曰甚易也但視其敝篷折櫓破颿者即官舟也從而得之瓠里子仰天嘆曰今之治政其亦以民爲官民與則愛之者鮮矣宜其敝也

郁離子曰善戰者省敵不善戰者益敵省敵者昌益敵者亡夫欲取人之國則彼國之人皆我敵也故善省敵者不使人我敵湯武之所以無敵者以我之敵敵敵也惟天下至仁爲能以我之敵敵敵是故敵不敵而天下服

盜子問於郁離子曰天道好善而惡惡然乎曰然曰然則天下之生善者宜多而惡者宜少矣今天下之飛者烏鳶多而鳳凰少豈鳳凰惡而烏鳶善乎天下之走者豺狼多而麒麟少豈麒麟惡而豺狼善乎天下之植者荆棘多而稻梁少豈稻梁惡而荆棘善乎天下之火食而竪立者姦宄多而仁義少豈仁義惡而姦宄善乎將人之所謂惡者天以爲善乎人之所謂善者天以爲惡乎抑天不能制物之命而聽從其自善惡乎將善者可欺惡者可畏而天亦有所吐茹乎自古至今亂日常多而治日常少君子與小人爭

則小人之勝常多而君子之勝常少何天道之好善惡惡而若是戾乎郁離子不對盜子退謂其徒曰甚矣君子之私於天也而今也辭窮于予矣

楚南公問于蕭寥子雲曰天有極乎極之外又何物也天無極乎凡有形必有極理也勢也蕭寥子雲曰六合之外聖人不言楚南公笑曰是聖人所不能知耳而奚以不言也故天之行聖人以曆紀之天之象聖人以器驗之天之數聖人以算窮之天之理聖人以易究之凡耳之所可聽目之所可覩心思之所可及者聖人摠之不使有毫忽之藏而天之所閟人無

術以知之者惟此今又不曰不知而曰不言是何好勝之甚也

郁離子見披枯荷而履雪者惻然而悲涓然而泣之沾其袖從者曰夫子奚悲也郁離子曰吾悲若人之阽死而莫能恤也從者曰夫子之志則大矣然非夫子之任也夫子何悲焉夫子過矣郁離子曰若不聞伊尹乎伊尹古之聖人也思天下有一夫不被其澤則其心媿恥若撻于市彼人我亦人也彼能而我不能寧無悲乎從者曰若是則夫子誠過矣今夫子羈旅也伊尹之事非夫子之任也夫子何爲而悲哉且

吾聞之民天之赤子也休生休戚天實司之譬人之有牛羊心誠愛之則必爲之求善牧矣今天下之牧無能善者夫子雖知牧天弗使牧也夫子雖悲之若之何哉退而歌曰彼岡有桐兮此澤有荷葉不庇其根兮嗟嗟奈何郁離子歸絕口不談世事

熊蟄父謂郁離子曰今有病渴而剌漆汁飲之可乎曰不可有魚于池而患獺毒其水可乎曰不可曰然則子之王亦未之思也甚矣王患民賦之不均也而用司馬發司馬發務盡收以爲功見利而不見民民入不足以爲出老弱餓殍田野荒蘆而王未之聞也王患敵寇之未弭也而用樂和樂和悅士卒以剽掠見兵而不見民民視之猶虎狼所過妻孥不保而王未之知也是何異乎剌漆汁以止渴毒池水以禁獺哉王如不寤吾恐民非民而國非王國矣

郁離子曰勸天下之作亂者其招安之說乎非士師而殺人謂之賊非其財而取諸人謂之盜盜賊之誅於法無宥秦以苛政罔民漢王入關盡除之而約三章焉殺人傷人及盜而已秦民果大悅歸漢漢卒有天下由是觀之豈非它禁可除而惟此三者不可除乎天生民不能自治於是乎立之君付之以生殺之

權使之禁暴誅亂抑頑惡而扶弱善暴不禁亂不誅頑惡者不抑善者日弱以消愚者化而從之亦已甚矣而又崇之以爵祿華之以寵命假之以大權使無辜之民不可與共戴天者釋其讐而服事焉是誠何道哉遂使天下之義士喪氣勇士裂眥貪夫悍客攘臂慕效以要利祿故曰勸天下之作亂者招安之說而世主弗寤也悲夫

或問郁離子曰井田可復乎郁離子曰可曰何如其可也曰以大德戡大亂則可也夫民情久佚則思亂亂極而後願定欲謀治者必因民之願定而爲之制

然後還無梗猾無間故令不疢而行井田可復也。
或問於郁離子曰幣之不行而欲通之有道乎郁離子曰在治本何謂治本曰幣非有用之物也而能使之流行者法也行汯有道本之以德政輔之以威刑使天下信畏然後無用之物可使之有用今汯起而不討民不知畏信汯不行矣有用之物且無用矣而况於幣乎如之何其通之也。
郁離子曰天地之呼吸吾於潮汐見之禍福之素定吾於夢寐之先兆見之同聲之相應吾於琴之絃見之同氣之相求吾於鐵與磁石見之鬼神之變化吾

於雷電見之陰陽五行之消息人命繫其吉凶吾於介鱗之於月見之祭祀之非虛文吾於豺獺見之天樞之中吾於子午之針見之巫祝之理不無吾於吹蠱見之三辰六氣之變有占而必驗吾於人之脈色見之況其著以知微察其顯而見隱此格物致知之要道也不研其情不索其故梏于耳目而止非知天人者矣。
郁離子曰多能者鮮精多慮者鮮決故志不一則厖厖則散散則潰潰然罔知其所定是故明生于一禽鳥之無知而能知人之所不知者一也人為民之靈而多欲以昏之反禽鳥之不如養其枝而枯其根者也嗚呼人能一其心何不如之有哉。

性理會通卷二十五終

性理會通卷二十六

烏傷王　禕著

華川巵辭

千古在前千古在後吾身處其間百年頃刻耳奈何前承千古後垂千古乎亦曰自致於不朽焉耳矣不朽之道奈何曰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

王者能富萬民而不能富一夫能安四海而不能安一戶豈其智弗及而力弗逮哉無私故也

聖人不得已而用刑輔治之具匪刑不懲刑書刑[illegible]特以示世之章程是故簡易者制刑之本矜恤者用

刑之情

聖王之制兵用以康不若匡不乂而已是故有義兵而無忿兵有應兵而無貪兵

爲天下者必先有天下之才而又有天下之器乃足以成天下之功矣才以施之器以容之施之欲無弊容之欲無遺施之周故其業可大容之廣故其德可久

惟大人爲能格君心之非君心之非非一端也莫難强如怠心莫難制如慾心莫難降如驕心莫難平如怒心莫難抑如忌心莫難開如惑心莫難解如疑心莫難正如偏心故必隨其非而格之格之之道攻之以言難爲從感之以德易爲化故非大人莫之能古之大人伊尹周公是已

毋以智術殺身毋以政術殺人毋以業術殺子孫毋以學術殺天下後世天道遠人道邇故君子資於盡人道人心昧天心顯故君子蘄於合天心人可欺也天不可欺天可欺也心不可欺

人有三不祥曰盈曰矜曰爭盈則傾矜則陵爭則刑惟盈故矜惟矜故爭

財者陷身之穽色者戕身之斧酒者毒腸之藥人能

於斯三者致戒焉災禍其或寡矣

利者害之基福者禍之媒乘除倚伏灼如蓍龜夫惟明燭幾先乃能洞其幽燭其微世之饕利溺福入而不出者有不蹈災而蹶危

禍患之臻言行之失召之也故君子之謹言慎行也視其足甞若肘視其舌甞若結

山高矣鷹鷲猶以爲卑而增巢其上淵深矣鼉鼈猶以爲淺而穿穴其下然而卒不免羅於畢弋者何也有身則有害也惟君子藏其器若虛爵祿莫敢爲之拘體其道若愚功名莫能爲之驅爵祿者災之隅功

名者禍之興

賢不賢才也遇不遇時也用不用命也有其才無其時雖以孔子之聖周流天下卒不以少遇而獲試焉有其時無其命故以唐虞之世而有許由非由之不見用也其受於天者非所當用也

君子平居若無所事也及涉於患難則智愈明氣愈平志愈增德愈成道愈凝故曰不遇盤根錯節無足以別利器

文本於才才命於氣氣帥於志志立於學學以基之志以成之文不期工而自工矣苟徒驅之以才駕之

以氣則才有時而盡氣有時而衰文能久而不弊乎

學必有師尊信其師說故易為道師道廢學者始鶩其私說而道術乖矣斷木為棋刓革為鞠猶必有師焉況於學道乎

道不可以言傳也契之於身悟之於心道之全在我矣身者道之符心者道之儲彼以口舌為者竊道之華棄道之真者也

學在力力則無不至性質之駑駘不與焉騏驥千里跛鱉亦千里

人之欲為善也由乎一念之烈而已反而求之克而致之盜跖有不可為堯舜者乎

氷蠶不知寒火鼠不知熱蓼虫不知苦糞蛆不知臭與生俱化故也人生而性善者也溺於利欲與之俱化而不自知悲夫

交友之道褻則慢慢則欺嚴則憚憚則離惟敬是持則情真而愈宜好久而不衰

衆君子之中一小人容焉鮮有不敗其成者蠹蟻仆柱梁蚊蝱走牛羊小人雖寡為害甚鉅也故國家之務去小人也如農夫之除根莠根莠雖微不可不除者也

性理會通卷二十七

天台方孝孺著

侯城雜誡

人孰爲重身爲重身孰爲大學爲大天命之全天爵之貴備乎心身不亦重乎不學則夷乎物學則可以守身可以治民可以立教學不亦大乎學者聖人所以助乎天也天設其倫非學莫能敦人有恒紀非學莫能序故賢者由學以明不賢者廢學以昏大匠成室材木盈前程度去取沛然不亂者繩墨素定也君子臨事而不眩制變而不擾者非學安能定其心哉

學者君子之繩墨也治天下如一室發于心見于事出而不匱煩而不紊不學者其猶盲乎手揣足行物至而莫之應

治人之身不若治其心使人畏威不若使人畏義治身則畏威治心則畏義畏義者於不善不禁而不能爲畏威者禁之而不敢爲不敢與不能何啻陵谷

養身莫先于飲食養心莫要于禮樂人未嘗一日舍飲食何獨禮樂而棄之尊所賤卑所貴失莫甚焉

古之仕者及物今之仕者適己及物而仕樂也適己而棄民恥也與其貴而恥孰若賤而樂故君子難仕

古之治具五政也教也禮也樂也將罰也今亡其四而存其末欲治功之逮古其能乎哉不復古之道而望古之治猶陶瓦而望其成鼎也

三代之化民也周而神後世之禁民也嚴而拙不知其拙也而以古爲迂孰迂也哉

化于未萌之謂神止于未爲之謂明禁于已著之謂察亂而後制之謂瞽秦漢之治其瞽也與不師古而瞽之師孰謂之非瞽也

古禮之亡也人不知事親之道今喪禮朝夕奠之儀其事生之常禮乎孔子曰至于犬馬皆能有養不敬

何以別乎噫行者鮮矣

爲子孫者欲其愨不欲其浮欲其循循然不欲其頎頎然循循者善之徒頎頎者惡之符

一年之勞爲數十年之利十年之勞爲數百年之利者君子爲之君子之爲利利人小人之爲利利己

待人而知者非自得也待物而貴者非至貴也

不怍于心合乎天足乎己及乎人而無容心焉惟君子哉

君子有四貴學貴要慮貴遠信貴篤行貴果

好義如飲食畏利如蛇虺居官如居家愛民如愛身者其惟貞惠公乎釋書而爲治而政無不習也去位

而野處而色未嘗異也是以不以才自名而才者莫能及不以道自任而君子推焉世俗之學豈足以窺之乎

學術之微四蠹害之也文姦言摭近事窺伺時勢趨便投隙以貴富爲志此謂利祿之蠹耳剽口衒詭色淫辭非聖賢而自立果敢大言以高人而不顧理之是非是謂務名之蠹鉤摭成說務合上古毀訾先儒以謂莫我及也更爲異義以惑學者是謂訓詁之蠹不知道德之旨雕飾綴緝以爲新奇鉗齒剌舌以爲簡古於世無所加益是謂文辭之蠹四者交作而聖

人之學亡矣必也本諸身見諸政教可以成物者其惟聖人之學乎去聖道而不循而惟蠹之歸甚哉其惑也

爲政有三曰知體稽古審時缺一焉非政也何謂知體自大臣至胥吏皆有體違之則爲罔先王之治法詳矣不稽其得失而肆行之則爲野時相遠也事相懸也不審其當而惟古之拘則爲固惟豪傑之士智周乎人情才達乎事爲故行而不罔不野不固

定天下之爭者其惟井田乎弭天下之暴者其惟比閭族黨之法乎有恒分而知恒道奚由亂

貧國有四而凶荒不與焉聚歛之臣貴則國貧勳戚任子則國貧上好征伐則國貧賄賂行於下則國貧富國有四而理財不與焉政平刑簡也民樂地闢也上下相親也昭儉而尚德也此富國之本也

國不患乎無積而患無政家不患乎不富而患無禮政以節民民和則親上而國用足矣禮以正倫倫序得則衆志一家合爲一而不富者未之有也

學古而不達當世之事鄙木之士也通乎事變而不本於道術權詐之士也鄙木者不足用權詐者不可用而善悅人及其失也木愈於詐鬭以權詐亡國矣

未聞鄙木者之債事也故君子尚朴而不尚華與其詐也寧木

仕之道三誠以相君正以持身仁以恤民而不以利祿撓乎中一存乎利祿則凡所爲者皆徇乎人徇人者失其天失天而得人愈貴而猶賤也

柔仁者有後剛暴者難繼仁者陽之屬天之道也生之類也暴者陰之屬地之道也殺之類也好生者昌好殺者殃天行也

爲家以正倫理別內外爲本以尊祖睦族爲先以勉學修身爲教以樹藝畜牧爲常守以節儉行以慈讓

足已而濟人習禮而畏法亦可以寡過矣
禮本於人情以制人情泥則拘越則肆折衷焉斯可
已古之庶人祭不及祖漢以下及三世非越也人情
所不能已也古過於薄今過於厚則從於厚今過於
薄不若古之美則惟古是從禮近於厚雖非古猶古
也
三年之喪自中出者也非強乎人也因其心之不安
莞簟也故梳由寢苫因其心之不甘於肥厚也故啜
粟飲水因其不忍佚樂也故居外次不聞樂豈制於
禮而不爲哉情之不能止也今世之能喪者寡矣飲

食居處如平時談笑容服無所更變古之毅民與欲
正天下之俗非始諸此夫安始
君子事親以誠緣情以禮知其無益而僞爲之非誠
也惑異教而奠冥福者非僞乎聖賢所不言而不合
乎道者非禮也化乎異端而奉其教者豈禮也哉事
不由禮者夷也夷者夷之众不祔乎亂
孝子之愛親無所不至也生欲其壽凡可以養生者
皆盡心焉死欲其傳凡可以昭揚後世者復不敢忽
焉養有不及謂之众其親沒而不傳道謂之物其親
斯二者罪也物之尤罪也是以孝子修德修行以令

聞加乎祖考守職立功以顯號遺乎祖考稱其善屬
諸人而後薦譽之俾久而不忘遠而有光今之人不
然豐於無用之費而嗇於顯親之禮以忘自誑而不
以學自勉不孝莫大焉
國之本臣是也家之本子孫是也忠信禮讓根於性
化於習欲其子孫之善而不知教自棄其家也
士不可以不知命人之所志無窮而所得有涯者命
也使智而可得富貴則孔孟南面矣使德而可以致
富遠禍則羑里匡人之厄無從至矣使君子必爲人
所尊則賢者無不遇矣命不與人謀也久矣安之故

常有餘違之故常不足
處俗而不忤者其和乎其弊也流而無立持身而不
撓者其介乎其弊也厲而多過介以植其內和以應
乎外斯庶矣乎
非義之利腊毒可喜之事藏侮易悅之人難近萬全
之舉多怨君子知其然功苟可成不沮於怨也人果
不可近不受其悅也事之適意必思其艱利之可取
先慮其患故名立而身完也
儒者之學其至聖人也其用王道也周公沒而其用
不行世主視儒也藝之而已矣嗚呼孰謂文武周公

而不若商君乎。

人或可以不食也而不可以不學也不食則死死則已不學而生則入于禽獸而不知也與其禽獸也寧死。

尙鬼之國多病好利之國多貧禍不可避也利不可求也有心於避禍者禍之所趨嗜利無厭者害必從之故君子信道而安命。

人之不幸莫過於自足恒若不足故足自以爲足故不足甕盎易盈以其挾而拒也江海之深以其[illegible]而受也虛已者進德之基。

政之弊也使天下尙法學之弊也使學者尙文國無善治世無聖賢二者害之也何尤乎人。

愛其子而不教猶爲不愛也教而不以善猶爲不教也有善言而不能行雖善無益也故語人以善者非難聞善而不懈者爲難

金玉犀貝非產於一國而聚于一家者以好而集也人誠好善善出於天下皆將爲吾用奚必盡出於已哉智而自用不若聞善而服之懿也才而自爲不若任賢之速也

性理會通卷二十七終

性理會通卷二十八

永嘉陳 埴撰

近思雜問

近思錄載一陽復於下乃天地生物之心先儒以靜爲天地之心不知動之端乃天地之心又說陽始生甚微安靜而後能長既以動爲陽之始復又指安靜言之何耶。

一陽復於地下即是動之端但萌芽方動當靜以[illegible]之不可擾也故卦法言出入無疾而象言閉關息民蓋動者天地生物之心而靜者聖人栽成之道

德不勝氣性命於氣德勝其氣性命於德

義理不勝氣禀則性與命皆隨氣禀中去所以多不善若義理勝氣禀則性與命皆向義理中來所以爲善德謂義理之性氣謂血氣之性學問之道無他不過欲以義理勝血氣

夏建寅爲人統商建丑爲地統周建子爲天統檢律曆志看太簇是正月位於寅爲人統黃鐘是十一月位於子爲天統以林鐘爲地統合位於丑在十二月今以月令攷之則林鐘位於未在六月何也

林鐘固是六月六月卽十二月之衝陽管用正月黃鐘太簇陰管用其衝呂大必如是方得全律黃鐘九寸太簇八寸林鐘六寸餘皆奇分大率陽全陰半陽以一爲一陰以二爲一故乾三畫坤六畫此眞至之理不可不講

赤子之心與未發之中同否

赤子之心只是眞實無僞然喜怒哀樂已是倚向一邊去了如生下時便有嗜慾不如其意便要號啼雖是眞實已是有所倚着若未發之中却渾然寂然喜怒哀樂都未形見只有一片空明境界未有倚着此時只可謂之中要之赤子之心不用機巧未發之中

乃存養所致二者實有異義

變化如何分別

變如鳩化爲鷹雀化爲蛤正欲脫離舊殼化則已脫離舊殼了見鷹而不見鳩見蛤而不見雀痕跡俱泯矣

晦翁嘗疑日月右轉不是以爲天行至健一日一夜一周却剩一度日一日一夜恰好月則不及十三度有奇與曆家所推大段相反不知何所見而云耳

天行日剩一度出鄭康成日月俱左旋閙橫渠有此語但曆家用簡捷超徑法巧算須用作右旋却取他背後欠天零數起算故日只作行一度月作行十三度有奇庶乎簡捷超徑易布算也

人說性便分善惡而心之善惡不曾說

性是心之骨子性既如此則心不假言

明道曰在人爲性主於身爲心心發於思慮謂之情如此則性乃心情之本而橫渠則以爲心統性情如何

心居性情之間向裏卽是性向外卽是情心居二者之間而統之所以聖賢工夫只在心裏着到一舉而

兼得之橫渠此語大有功於後學

血氣之性與氣稟之性同否

生之謂性食色性也是血氣之性荀子性惡楊子性善惡混韓子三品與論語性近習遠上智下愚之說皆是氣稟之性血氣之性是於氣稟中獨指知覺運動悅色嗜味言之尤爲卑下

伊川說穿牛鼻絡馬首是率性之道夫牛有牛之性馬有馬之性彼固自率其性耳若穿牛絡馬乃是聖人裁成之道切慮此當是修道之敎

不是自家穿絡他乃是物性各有不同牛必須穿鼻

絡首則非其性矣馬必須絡首穿鼻則非其性矣是他物性各自有由行之路如此卽不干聖人事設使牛而可絡首馬而可穿鼻則是不由物性乃由聖人矣

張子曰窮理盡性則性天德命天理此義如何

有性質之性命有義理之性命由德上發者爲義理由氣上發者爲氣質雖有稟賦不同苟能學問以克之（謂窮理盡性）則向之得於氣質者今也性皆天德命皆天理所謂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

程子說性與孟子不同

性者人心所具之天理以其稟賦之不齊故先儒分別出來謂有義理之性有氣質之性仁義禮智者義理之性也知覺運動者氣質之性也有義理之性而無氣質之性則義理必無附着有氣質之性而無義理之性則無異於枯死之物故有義理以行乎血氣之中有血氣以受義理之體合虛與氣而性全孟子之時諸子之言性往往皆於氣質上有見而遂指氣質作性但能知其形而下者耳故孟子荅之只就他義理上說以攻他未曉處氣質之性諸子方得於此孟子所以不復言之義理之性諸子未通於此孟子所以反覆詳說之程子之說正恐後學死執孟子義理之說而遺失血氣之性故幷二者而言之曰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程子之論舉其全孟子之論所以矯諸子之偏人能卽程子之言而達孟子之意則其不同之意不辨而自明矣

韓退之以三品言性果與夫子上智下愚不移之說合否

三品之說畧似論語性近習遠

明道謂學者爲氣所勝習所奪只可責志往往卽孟子持其志無暴其氣之謂自家這裏心自有所守如何爲氣所勝習所奪

學者爲氣稟所拘習俗所制不能擺落纏繞只爲做人無立志不自強爲善不願作向上人遂落在旋渦中無由拔出學者須是立志爲先此志乃孟子尚志之志

目視耳聽此氣質之性也然視之所以明聽之所以聰抑氣質之性耶抑義理之性耶

目視耳聽物也視明聽聰物之則也來問可施於物則不可施於言性若言性當云好聲好色氣質之性正聲正氣義理之性義理只在氣質之中但外義理

而獨御氣質則非也

經權二字如何分別

經猶秤衡銖兩斤鈞一成晝定權卽秤錘隨物低昂
以求合於銖兩斤鈞

五皇極之道程子以極爲時中晦翁謂之至同否
極者至盡無以加之辭本不訓中字中是無偏倚無
過不及之稱各有所當前儒秤尺猶疎晦翁加密矣

伊川曰中字最難識須是黙識心通又曰中不可
執識得則事事物物皆有自然之中
此乃時中之中初無定體隨時處中卽所謂權也中

性理會通八 卷二十八近思雜問 末

不中只在毫釐之間非理明義精不能到此

程子以權卽經而以反經合道之說爲非晦翁引
孟子說爲經權亦當有辨
權乃權衡之權卽隨物以取平者古人借此權字以
秤量事理卽所謂義之宜卽所謂時中也旣曰義與
中又何嘗卜反經來但以變通從時求合於經不可
直謂之經耳

造化

天地造化萬物萬物露生于天地之間者皆造化之
迹也是孰爲之耶鬼神也造化之迹猶言造化之可
見者非捆迹之迹于今一禽一獸一花一木鍾英孕秀有
雕斲繪畫所不能就者倏忽見于人間是孰爲之耶
卽造化之迹鬼神也

何謂鬼神者二氣之良能
鬼者陰之靈神者陽之靈

晦翁謂月加子午則潮長未識其說
此說不可曉今海居者但云月上潮長月落潮退誠
驗其言是乃月加卯酉方位非子午也朔日之潮[illegible]
驗朔日月與日會日才出卯方卽潮長才入酉方卽
潮又長是月與日相隨出沒

性理會通八 卷二十八近思雜問 七

月本無光借日以爲光此先儒之通論然月過中
於天而日行於地之下則月何以爲光借日四面
空虛故日從空中照出日光旣四面合照則月當
常圓何爲復有虧缺
爲地浮在天中間上下四方皆空虛只有茫茫無畔
邊岸底水水卽氣所以謂之太虛故日雖入地其光迸
出與太陰之氣相感但月去日有遠近故光有盈缺
近日則光小遠日則光大

月食之變精於數者皆於數十年之前知之以爲
人事之所感召則天象亦當與時盈虧

日月交會日爲月掩則日食日月相望月與日亢則月食自是行度分道到此交加去處應當如是曆家推算專以此定疎密本不足爲變異但天文才過此際亦爲陰陽厄會於人事上必有災戾故聖人畏之側身修行庶幾可弭災戾也

集註云管仲之德不勝其才子產之才不勝其德功大而器小是德不勝才惠而不知爲政是才不勝德

明道以記誦博識爲玩物喪志如何

徒記誦該博而理學不明不造融會貫通處是逐其小者忘其大者反以無用之物累其空明之心是爲

玩物喪志

明道謂學不言而自得者乃自得也有安排布置者皆非自得也安排布置須是見於施設以安排布置爲非自得如何

安排布置非是見於設施謂此心此理未到純熟兩忘地位必有營度計慮之勢逆施偷作之病才到自得處則心便是理理便是心心與理忘心與心忘處處安行自在黙識心通不用安排布置也

橫渠云文要密察心要洪放何者爲文

文謂節文之文如周旋中規折旋中矩之類雖甚嚴密不少舒放然心裏却甚泰然

在禮外事用剛日內事用柔日祭先聖用上丁社稷用上戊此唐開元制也至今用之不知用戊用丁何義

外事謂祭天地社稷山川及兵戎之事內事謂祭宗廟及冠婚學校之事社稷用戊固剛日古用甲日洛邑方用戊釋奠用上丁乃柔日主於文也夏小正及月令已用之唐因之耳武學用戊主武也毛詩吉日維戊既伯既禱是也上丁釋奠是開元禮

伊川曰在物爲理處物爲義又曰在義爲理如何

理對義言則理爲體而義爲用理對道言則道爲體而理爲用

古今風氣人物之異程子謂氣有淳漓自然之理有盛則必有衰既是衰了還有淳時否

有大盛衰有小盛衰大盛衰則三代不似唐虞秦漢不似三代晉宋不似秦漢隋唐不似晉宋小盛衰則商初勝如夏末周初勝如商末漢初勝如周末晉初勝似漢末唐初勝如六朝之類

橫渠云多聞不足以盡天下之故其旨如何

此言記問之學雖博而有限中官故也義理之學至約而無窮中明故也

晦翁說仁爲愛之理心之德如何

愛是情理是性心統情性者也單說愛字與心字猶是就情上看必曰愛之理心之德方和性在裏面是愛之所以爲愛而心之所以爲心者也是之謂仁前輩謂心爲穀種能生處即是他所以爲穀種處故桃杏之核皆曰仁孔門不曾正說仁之體段只說求仁爲仁之方孟子方說怵惕惻隱處以狀仁之體段又說仁人心也須認得仁爲人心方見仁着落所以不仁之人全無人心醫者以手足偏痺爲不仁最是名狀得好既無人心問他恁麼羞惡恭敬是非仁包四端即此可見人心如穀種所以生處是性生許多枝葉處便是情心亦是有形影底物事情亦是有形影底物事獨性無形影耶

明道云天地間只有一箇感與應而已莫是動靜無端陰陽無始底話

一往一來一屈一伸一闔一闢一晝一夜一寒一暑無處不是此兩扇物事有感必有應所應復爲感所感復爲應備此三句方是無端無始意蓋感應二字貫通陰陽動靜謂陽動爲感固可謂陰靜爲感亦可謂陽動爲應固可謂陰靜爲應亦可蓋今日之晝固起今日之夜而今日之夜又起明日之晝天地間不過如此耳

朱子解太極圖云乾男坤女以氣化者言萬物化生以形化者言竊疑乾男坤女非止言人凡陽之屬皆男也陰之屬皆女也氣化之初萬物已在其中矣萬物化生非止言飛潛動植凡人亦萬物之一形形化之後人在其中矣

氣化謂未有種類之初以陰陽之氣合而生形化謂既有種類之後以牝牡之形合而生皆兼人物言之

爲人爲己如何

爲己是眞實無僞爲人只是要譽近名聖人此言是就他源頭上分別出來今學士大夫謂爲己不求人知而求天知才說有求天知意便不是爲己爲己者只是屈頭檐重檐不計窮達得喪也

仁者偏言之只一事兼言之則包四端四端皆心之德頭面逈異仁既是愛之理則義禮智亦當謂之理四者皆當用工夫然孔門大率多去仁上着力何邪

所謂愛之理是偏言之將四端分作四去看截然界
限不可相侵心之德是兼言之將四端只作仁字看
仁爲善之長猶家之嫡長子包貫得諸子故獨以理
言以心德言須見移在諸位上用不動方是詣理
晦翁以三代而下皆人欲而非天理且如漢文帝
資禀純粹如何斷以人欲
晦翁此語止謂秦漢而下不曾有徹底理會學問人
其中好者只是天資粹暗合聖賢元不從學問中來
文帝是若似此人主更從學問中徹底理會便是湯文
以上人

王伯如何分别
司馬温公無王伯之卞要之源頭只是王伯兩字以
其爲天下王故謂之王以其爲方伯故謂之伯以王
天下言之謂之王猶伯之爲伯也未見其美玉珷玞
之辨後來制字有不備故伯字有霸字王字只是王
字點法爲之然伯字亦無詐力之義故言三王以其
王天下也言五霸以其伯諸侯也自其有三王之至
公有五霸之智力而後有王霸是非誠僞之分故今
之言王霸之分者當以孟子德行仁力假仁爲正
無將迎如何

人心如鏡物來則應物去依舊自在不曾迎物之來
亦不當送物之去只是定而應應而定道理
空積忽微如何
言起空立數似求忽微之數也如四分度之一起空
立四分於内取其一積却是積叠如說五寸三分二
之類
誠無爲幾善惡誠爲太極幾之動爲陰陽陽爲善
陰如何便是惡
陽太陰小陽貴陰賤陽明陰暗陽清陰濁有善惡之
類焉周子此言是以人心說太極當其誠實無妄此

實理卽爲太極才動便善惡生焉幾者動之微蓋欲
於其萌動而蚤辨之使之有善而無惡也
夏尚忠商尚質周尚文此固各一代之所尚然使
其不易代則夏將終於忠商將終於質周將終於
文不知時節旣變聖人如何區處
自是三勢如此不是三代聖人開國之初揭箇樣範
要人如此
横渠曰未知立心患思多之致疑
立心持敬之謂先立箇主人翁了方做得窮理格物
工夫

或問明道曰出辭氣莫是於言語上用工夫否曰
須是養乎中自然語順若如須欲於外面着力加
修辭之功是如何
出辭氣出字着工夫不得工夫在未出之前此是靜
時有工夫故才動道理便在此動時自有着工夫者
如修辭安定辭之類
由太虛有天之名由氣化有道之名合虛與氣有
性之名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如何
凡古書言天處皆指理而言非但謂蒼蒼者凡古書
言道處皆主物而言非但謂空空者故橫渠以太虛

氣化釋之凡說性處雖主氣必帶理此皆古人制字
之深意當作如是看
性中具仁義禮智道德如何
行是四者卽爲道得是四者卽爲德
乾爲大坤爲至
大者尊辭至者親辭所謂尊天而親地也
忿慾二字爲人害最大損之象曰君子以懲忿窒
慾然喜怒哀懼愛惡慾君子以爲人情夫情出於
性性出於天則是天之付於人者亦有不善耶
喜怒發而中節則爲和發不中節則爲害此事全在
當人責天不得山下有澤損君子以懲忿窒慾只奉
行此語
伊川謂致知在所養養知莫過於寡慾二字往往
寡慾則知無不盡
程子以持敬爲入德之門蓋欲格物致知須是心常
存在才可所以有寡慾之說恐引出心向外去也
集注成德以仁爲先進學以知爲先意者學以智
爲先莫是知至至之之說否成德以仁爲先其義
未解
進學是施功時則智先於仁由明至誠也成德是收

功時則仁大於智誠則能明矣
明道曰中者天下之大本唯敬而無失最盡則中
不過是箇敬字才敬便是中否
當喜怒哀樂未發之時便着甚工夫才着得力便是
發了所以先賢當此境界不是無工夫又不可猛下
工夫只是敬以直內卽戒謹恐懼意敬不喚做中敬
而無失方是中無失卽不偏倚之謂
或問九章謂有諸己不必求諸人以爲求諸人而
無諸己則不可也無諸己不必非諸人以爲非諸
人而有諸己則不可也

爲經文有以己求人以己非人之嫌却自己才有善便去求人之善己才無惡便去非人之惡不是君子反躬意思故先賢下此一轉語方見全是爲己大意謂欲責人先須責己不是才責己了便責人此君子小人爲己爲人之分毫釐間耳

程子曰明善爲本固執之乃立擴充之則大易視之則小在人能弘之而已

聖賢工夫只此兩端在論語則爲博文約禮在大學則爲致知誠意在中庸則爲擇善固執在易則爲知崇禮卑能擴充此二事卽作聖之資若輕視之所以

爲下愚也

循物之信與率性之道如何愚謂實有此道便是信不知然否

循物無違之謂信信主人言言貴有物如物有五分便言五分物有十分便言十分是謂循物無違如以道言實有便曰有無便曰無循物無違也與率性之道不同

堯夫解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玉者溫潤之物若將兩塊來相磨必磨不成須是箇麄物方磨得出譬如君子與小人處爲小人侵陵則修省畏避動心忍性便是進道之階由堯夫之言則是與不正人居亦可以正乎

學道人處處是進道之機逆境處進人益峻是他自做小人吾輩却因他做君子老子云不善人者善人之資亦此意先賢此等處訓人眞切但當三復受用耳

天開於子地闢於丑人生於寅如何

此謂太朴始散之初三才所生之序如此子是玄冥之方氣自玄冥中始開丑則其形見露矣故地於此而闢寅則見露尤著故合氣與形而人於是乎生今

百物所生之序亦如此皆從子上生起

明道云人之爲學忌先立標準何謂標準

標準猶言限格學問既路頭正了只劃定脚根滔滔做去不可預立限格云我只欲如此便休今世學者先立箇做時文取科第標準橫在胸臆煞害事

遺書云天地生物各無不足之理常思天下君臣父子有多少不盡分處既曰無不足如何又有不盡分處

天理本無不足人自虧欠他底

無妄之謂誠不欺其次矣無妄不欺相去還如何

無妄是實理自然如此可以說天與聖人不欺是欲實其心只可說學者

陽者陰之根陰者陽之根不知周子以陽具於陰静内陰具於陽動内還是說陰中有陽陽中有陰還是說陰了陽陽了陰乃若水爲陰而生於陽之變火爲陽而生於陰之合又何也

陽生陰陰生陽猶今日之晝固生今日之夜而今日之夜又生來日之晝晝之根在夜夜之根在晝所謂互爲其根也根者生之義二氣無判然兩截之理本只一氣分而爲二名耳陽變生水即天一生水也陰合生火即地二生火也

氣行於天質具於地則是有氣便有是質氣如是質便如是以氣而語其行之序則木火土金水以質而言其生之序則水火木金土氣之序如此質之序如此願聞其旨

五行始生謂太極流行之後自氣而成質自柔而成剛水最柔故居一火差剛故居次至木至金至土則浸堅剛故洪範與易言所生之序皆如此氣則成四時之序即五行之序也今更不須問所生之序此太極剖判之初也

動靜無端陰陽無始端與始如何分別

端頭也物之圓環者無端中則有端矣始者終之對二氣循環不已故無端運行不歇故無始不斷故無端無終故無始

近思錄明道言中有主則實實則外患不能入伊川云心有主則虛虛則邪不能入無主則實實則一物來奪之所主不同何也

有主則實謂有主人在內先實其屋外客不能入故謂之實有主則虛謂外客不能入只有主人自在故又謂之虛耳知惟實故虛蓋心既誠敬則自然虛明

近思云學不能推究事理只是心麄至於顏子未到聖人處猶是心麄如何

心麄是暗處多明處少故只見得明白道理若精微處則分析不去只爲有寸而無分也聖人心如百分稱謂體統光明查滓渾化故分毫處皆照顏子未到查滓渾化地位猶未免有暗處故謂之心麄

樂書云自仲尼不能與齊優遂容於魯雖退正樂以誘世作五章以刺時猶莫之化未審五章可得而聞否

五章未聞恐如過河聞趙鞅殺鳴犢而作詩以哀之

韓文公後補之爲琴操未知然否

明道先生在澶州日修橋少長梁曾博求之民間後因出入見林木之佳必起計度之心因戒學者心不可有一事毋乃死灰其心耶

只爲滯着在胸次雖事過之後猶復萌動正所謂心有好樂則不得其正若事往卽化則得其正矣

横渠云精義入神事豫吾内求利吾外也利用安身素利吾外致養吾内也窮神知化乃養盛自致非思勉之能强故崇德而外君子或未之知也如何

研窮義理之精微至於入神卽是義理浹洽純熟心胸間悅豫潤澤是事豫吾内也豫吾内者乃所以利吾外也（此語解以致用也一句）利用安身謂資物之用以養其身使氣體之間安舒順適是素利吾外也利吾外者乃所以養吾内也（此語解以崇德也一句）横渠釋易四語謂皆是内外交相養乎生得此受用其下云皆釋易下文

伊川說心本善發於思慮則有善有不善思慮從心生心若善思慮因何有不善

思慮以交物而蔽故有不善

龜山說聖人縱心聖人無心不知心如何縱如何無得

此異教語先儒墮落其中而不知要知古無縱心語無心則有之止謂無計較之私心耳

伊川撰明道行狀曰盡性至命必本於孝弟窮神知化由通於禮樂性命孝悌伊川已作一統底事看了不識神化禮樂當如何看

兩句皆由粗至精由學者至聖人謂本是一串道理但須還踏實處底做起本孝弟而盡性至命此行之極至通禮樂而窮神知化此知之極至佛氏盡性至命矣而不本於孝弟則行之過也莊氏窮神知化矣而不通於禮樂則知之過矣

横渠學堂右書訂頑左書砭愚伊川曰是起爭端

不知如何是起爭端

一銘中言義理匼匝正好講量却不於血肉上理會乃於皮膚之外起意豈非頑不知訂愚不知砭耶横渠憫俗學頑愚故以此立齋吾友以此問余以此相詰非起爭端邪

仁者右也道者左也仁者人也道者義也

仁與道猶身之左右體一息相去離不得但仁主利愛故以右言取其便順也（古體順）仁者人也（古語不必說）道

者事物當然之路義者事物當然之理故以道爲義

此皆漢儒無理之言不妨作如此觀

鬼神造化之迹

神氣雷霆風雨霜露皆迹也鬼神尸之

非明則動無所之非動則明無所用

有足而無眼則欲動而何之有眼而無足則雖明而何用此義取之噬嗑致知力行夾截並進之說

明道以記誦博識爲玩物喪志謝顯道聞之不服是邪非邪

明道是明睿内照故書無不記却不是記問上做工夫此語正欲點化顯道惜其爲記問所障領會不去

性理會通六卷二十八 近思 雜問 三十三

嘗問伊川先生曰動以人欲之私然則如之何則可

應舉求合程度此乃道理當爾乃若不合程度而萌僥倖之心不守尺寸而起旨爲之念此則妄矣應舉何害義理但克去此等妄念方是眞實舉子

周濂溪云養心不止於寡慾盖寡焉以至於無此謂私慾耳克去私慾當自寡而至於無若飲食男女之慾發而中節者是理義之當然雖大聖不能無濂溪卽非寂滅之謂也

程子曰冬至一陽生却寒正知欲曉而反暗也陰陽之際亦不可截然不相接厮侵過便是道理天地之間如是者極多艮之爲義終萬物始萬物此理最妙

大率陰陽消長之理一氣不頓消不頓長欲消之氣却侵帶些在初長之中初長之氣却侵帶些在欲消之中大凡寒暑晦明之交接頭處須兩下侵帶些所以艮居八卦之終宜只是止萬物然分於東北之間一頭接坎之殺氣固是終萬物一頭接震之生氣又爲始萬物盖震豈能頓生惟於殺氣未盡之時已是侵帶些生氣了故至震方發生也

性理會通六卷二十八 近思 雜問 三十三

伊川言四德之元猶五常之仁偏言則一事專言則包四者夫元之統亨利正是一元之氣統此三者不知仁統義禮知信如何

仁爲四端首乃衆善之長人有是仁則謂之人無是仁則不足以言人故曰仁者人也言人所以爲人者以有此理耳義禮智皆從此分出義者宜此者也禮者履此者也智者知此者也所以包四端

伊川曰以功用謂之鬼以妙用謂之神

氣歸爲鬼屬陰氣伸爲神屬陽此以陰陽之功用言

若偏言神處即以陰陽不測之妙言

程子曰有感必有應凡有動皆為感感則必有應所應復為感所感復有應這箇道理還作麼生

太極動而生陽此感也動極而靜靜而生陰此應也靜極復動此所應復為感也動極復靜此所感復有應也大率陽為感則陰為應陰為感則陽為應一陽一陰互為感應此言循環無端之理

周子曰愛曰仁程子曰愛自是情仁自是性豈可[illegible]專以愛為仁程子學周子者也何故議論迥別

善言性者必有驗於情故孟子以惻隱為仁之端周子以愛言仁皆是借情以明性若便以愛為仁則是指情作性語死不圓矣韓子博愛之仁是

明道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其體則謂之易其理則謂之道其用則謂之神其命于人則謂之性率性則謂之道修道則謂之教

前三句主易言如一陰一陽之謂道後三句主中庸言各有分付頓放處

程子曰學詩不求序猶入室不由戶則序實詩之綱領也今或以為子夏或以為漢儒程子又曰詩小序要之皆得大意晦翁乃不取小序何耶

晦翁出於諸老先生之後有集大成之義故程子有未盡處至晦翁而始成

仁者必有知覺知覺何可以盡仁哉仁者特有之耳切以為才言知覺已入智中來

程門雖有以覺言仁然不專主此說其他話頭甚多上蔡專主此說故流入禪學去所以晦翁絕口不言只說愛之理心之德此一轉語亦含知覺在中可更思求

朱子言人形生於陰神發於陽五常之生感物而[illegible]動陽善陰惡又以類分切疑繼之者善成之者性則陰曷為便謂之惡耶通書言柔善為慈順巽惡為懦為邪佞則陰柔之中亦自有善惡也今遽以陰為惡所以可疑

陰陽以氣而言則為匹敵無非正氣以類而言則有貴賤用分淑慝故陽為君子陰為小人陽主善而陰主惡者皆以類也自有並行不悖之理難執一方一面死定說也

明道云以己及物仁也推己及物恕也伊川先生又曰仁所以能恕所以能愛是則恕乃仁之發見然質之明道所云則以己及物尚有事於推乎

恕之得名只是推己之義然所以能推己者為人心有是仁也若元無是心何處推得來

西銘之書似無親親之殺

程子曰西銘理一而分殊墨氏二本而無分

明道謂學者能識仁體實有諸己只要義理栽培如講求經義皆栽培之意若仁之在人心一耳不學之人獨無仁乎

識得仁體謂滿腔子是惻隱之心既體認得分明無私意夾雜又須讀書涵泳義理以灌溉滋養之不爾便枯燥入空門去

退藏於密程子曰密是用之源朱子云不可窺覷之謂密程子說得輕些密字如何看

此是幾事不密之密未與物接之時無聲無臭無覩無聽此密也

伊川每見人論前輩則曰汝輩且取他長處謂長處可法短處亦可鑒兼論何害

後輩於前輩便有少長之分此皆前輩風流所以助成仁也

橫渠曰由太虛有天之名由氣化有道之名合虛與氣有性之名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何謂也

四者本是一理但所由之名異耳從太虛上看則謂之天天為太極是也從氣上看則謂之道一陰一陽之道是也從虛與氣合上看則謂之性天命之性是也從性與知覺合上看知覺是血氣動物則謂之心其實一理耳

七情裏愛與欲如何

愛者惡之反欲者愛之流

有無本不足以謂道周子必曰無極而太極何也

此語為未識太極者設恐人着相尋求此物也今人說道說太極皆似懸空中有一物高掛在事物形器

之外悶鏁底似此見解須用腦上着一穴也

程子曰靜後見萬物皆有春意如何又問此還是指聖賢而言否

觀物內含靜者能之固是聖賢如此吾人胸次豈可不見此境界靜却不分聖賢

晦翁謂凡物其間自有天理人欲之卞而不可以毫釐差若未能分別天理人欲頭面如何大意恐是如程子所言峻宇彫墻本於宮室酒池肉林本於飲食先王制其本者天理也後人之流於末者人慾也凡物之天理人欲皆可放此推之

五峯曰天理人欲同行異情此語儘當玩味如飲食男女之欲堯舜與桀紂同但中理中節即為天理無理無節即為人欲

伊川言窮理非必盡窮天下之理又謂非止窮得一理便到又云格物者非必謂欲盡格天下之物但於一物上窮得盡其他可以類推

只格一物便是致知雖曾顏不敢如此道晦翁曰日格一物積久自有豁然貫通處此道儘着玩索日格一物豈是只格一物積久貫通到此境界即明睿洞照不待物物盡窮矣

橫渠曰乾之九五飛龍在天利見大人乃大人造位天德成性躋聖者爾若夫受命首出則所性不存焉

橫渠此語不要做得時位大人看要做孔夫子看所謂君有君用臣有臣用聖人有聖人用學者有學者用此善學易者如此若只指乾為堯舜湯武用則不識易矣

橫渠曰陟降庭止上下無常非為邪也進德修業欲及時也在帝左右所謂欲及時歟陟降庭止何以謂上下無常在帝左右何以謂進德及時

一陟一降初無定所此言上下無常而常若有所見於庭真見有物臨之者豈非存誠無邪之驗邪在帝左右天理無時去離吾身豈非進修欲及時邪

伊川曰人心常要活則周流無窮而不滯於一隅

提撕醒覺之意

伊川曰盡性至命必本於孝弟窮神知化由通於禮樂不知孝悌何以能盡性至命不知禮樂何以能窮神知化

盡性至命窮神知化皆聖人事欲學聖人皆從實地上做起升高必自下陟遐必自邇此程門切實之學

積累之久將自有融液貫通處非謂一蹴便能

天地之常以其心普萬物而無心聖人之常以其情順萬事而無情

心以宰物言情以應物言此先儒用字最精處移換不得

鬼神造化之迹又曰二氣之良能

鬼神只陰陽屈伸之氣所以為寒為暑為晝為夜為榮為枯有迹可見此處便是鬼神盎陰陽是氣鬼神是氣之良能流轉活動處故曰良能

十二律相生是以陰陽分上下定損益五音相生

亦有上下

生之者爲母生者爲子卽是陰陽

道至於聖人極矣然禹湯文武周公之措置未嘗或同或時不同故措置不容不異乃若諸子論性豈係於時

聖賢之所同處非依本畫葫蘆之謂斟酌損益各當於義理耳才各當於義理則湯武之征誅與堯舜之揖遜天地相反不害爲同也蓋堯舜揖遜義理當揖遜湯武征誅義理當征誅但得義理長在所以異而同也若諸子論性不同又不可以此論是其學問有

醇疵故義理有同異若都到純粹地位則義理所同亦無不同也

邢和叔問伊川一日三點撿如何夫能點撿固是好

此學人言語不知如見肺肝一日三點撿閑時何處去此語與三省言語霄壤異

文中子曰化至九變而王道明不知所謂九變者何如

此以簫韶九成推之樂所以象治功之成也舜樂旣九變則舜之化亦九變矣文中子問答可見如武之樂六成則武之化亦六變

游氣紛擾合而成質者生人物之萬殊其陰陽兩端循環而不已者立天地之大義

上兩句說五行下兩句說陰陽五行交錯故生萬有之不同。二氣循環故兩儀終古不息。

程子曰天地之正氣恭作肅肅便雍也

此必是解肅時雨若一身之氣與天地相應

文中子曰諸葛亮而無死禮樂其有興乎近思錄程子亦以此許之敢問孔明自比管樂使果能興復漢室恐未必便能興禮樂如三代

孔明是天資帶得又從學問中擴出來據他用事行師調度若當升平之時做出必須光明不止漢唐人物

與仁同過然後其仁可知過者人之所辟也如何便知其仁

與仁同過如唐太宗之處兄弟與周公之處兄弟均是過也但周公之過光明正大而無私心終不離乎仁太宗則陰賊傾危純是私慾上行仁心已不在矣

太極圖如何言水而木木而火火而土土而金金又水

水得氣之初陽氣一動便蒸潤便生水既蒸潤便萌達便生木既萌達便盛勢便生火火既盛便剝落便生土土既剝落便堅硬便生金金既生依舊又能生水到春來卽萌蘖發生到夏來都長茂秋冬都收藏而堅勁又至一陽來依舊又生水蓋非歸根則不能發達乃生生不窮之理也

無極

無之極乃有之極惟其無中有有故少刻方生得這陰陽五行若無許多有在裏面如何有許多發出來以手閉太極指無極言這箇只是無復以手閉無極

指太極言這箇便是無極中有底復以手閉無極太極指五行言這箇便是無極太極其於男女太極萬物太極也太極所謂冲漠無朕此之謂也

太極分陰陽圖上太極之左右各一重足矣何以三爲

這便是循環無端處反覆其手而言陽了陰陰了陽何曾窮已

性理會通卷二十八

性理會通卷二十九

莆龍江林兆恩著

心聖直指

林子初棄去舉子業而欲學聖人之學焉曾從儒門聽講格物之旨而問曰何謂格物師曰卽凡天下之物而表裏精粗格之無不到焉是雖一草一木之微諸凡聲色貌象而盈於天地間者皆當有以察之矣林子彼時難之而又以爲問之不可以不審也乃復問曰何以格之夫豈無其要乎師曰或考之事爲之著或察之念慮之微或求之文字之中或索之講論之際朱子或問不有是言乎林

子曰卽凡天下之物何其衆也而兆恩亦嘗自愼思之若兆恩之癡且魯也則將何以格之然卽此一松一梅也何者謂之事爲之著何以考之而念慮之微又何以察之將從其根也而考之察之乎抑或從其枝與葉也而考之察之乎又不知從何文字中可以求松也梅也之理乎縱知有此文字也又將何處可以得此文字以爲我考之察之之一助乎且海宇之內誰能講論此松也梅也之理而從而索之乎如此格物豈能今日格此一松乎

明日格此一悔乎況人之生世也不過百年而物
之繽紛也殆不可以億萬計縱有萬年之壽亦且
不能卽凡天下之物而盡格之矣此兆恩自思自
忖不能服行夫子之教始非敢於夫子之前強爲
一辯論也於是林子去之而偶值玄門之師師曰子
求長生乎曰非也求飛昇乎曰非也求拔宅乎曰
非也師曰三者皆非子之所願學者而今子之所
求者何道也林子曰老子所謂先天地生巍巍尊
高何者謂之尊高而爲天地先乎其師不答也又
所謂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何者謂之玄牝而爲

天地根乎其師不答也林子固問之師曰吾子欲
學道先須辯識何者爲鉛汞龍虎何者爲卦爻斤
兩何者爲進退抽添何者爲年月日時無一而不
明之於心而得其精且徵焉然後方可語汝以玄
牝之門天地之先也林子曰夫旣如是辯識矣豈
不起種種心生分別見邪於是乃談運氣之說林
子曰心靜則氣自運矣而顧有在於運氣以反傷
其氣乎又於是復談調息之功林子曰心靜則息
自調矣而顧有在於調息以反爽其息乎已而復
去而從禪門以請釋氏之教師曰子知釋氏之頓

教乎林子曰不知也因兆恩之所願聞也其師卽
默然趺坐剎那問竪拂而問曰會麼林子不覺發
一微笑師曰子豈迦葉邪吾之教張矣林子曰兆
恩委不知吾師之所以竪拂者何教也而師乃曰
吾之教張矣者何也敢問師曰吾言輕不足以度
子矣我有師在方丈可往見之當自明矣林子遂
入方丈請見師曰凡邪聖邪林子曰無凡無聖師
曰有階級否林子曰若有階級卽非西來意旨師
曰如是如是林子曰此不足異也此乃僧僧相傳
口頭套子也師曰是固然矣然子曾齋乎林子曰

不也若所謂心不染汚而爲心之齋者兆恩尚未
之知焉抑曾坐乎林子曰不也若所謂心不起念
而爲心之坐者兆恩尚未之知焉抑亦曾經乎林
子曰不也若所謂歷萬劫而不壞而爲心之經者
兆恩尚未之知焉明日遂去而復造一書院而某
先生講論於其中適有來受業者而以正心誠意
爲問某先生曰子何以問正心誠意爲哉獨不有
孟子之所謂勿正心論語之所謂無意邪其人茫
然不能復問林子乃言曰心不正而心之猿有不
跳弄乎意不誠而意之馬有不奔馳乎答曰心本

不猿而邪也而又何待於正意本不馬而妄也而又何待於誠林子曰心本不猿而邪固也今既猿而邪矣不有以正之其如心猿之跳弄何哉意本不馬而妄固也今既馬而妄矣不有以誠之其如意馬之奔馳何哉答曰我本體虛空矣豈復有心猿之跳弄意馬之奔馳哉林子曰豈其然哉若子所謂虛空本體者豈非釋氏之言乎而儒者所謂太虛同體者是也無修無證而直超最上一乘者即堯舜之神聖其猶難諸而精一執中又非堯舜之所以修所以證乎昔者孔子之賛堯也惟天為

大惟堯則之至於舜也只曰君哉舜也而亦未嘗以天許之矣今子曰心不復猿意不復馬豈子之神聖遠過堯舜而以堯舜為不足大歟且子獨不聞成章後達之訓乎譬之水焉以漸而進譬之木焉以漸而升而子即欲以頓教接人乎殆非予之所能及也故正心也者下學也由正心而至於勿正心者下學而上達也誠意也者下學也由誠意而至於無意者下學而上達也此孔子有漸之教而人莫我知者以此但余不知心之所以正意之所以誠者何如爾憂愁憤悶殆若窮人之無所歸

焉而兆恩求道之心至此亦云勤矣豈意天不愛道而鑒我一點不退真心不十年間幸遇明師獨我而教我也直指此心是聖而所以與兆恩言者一皆四書五經曰由孔孟以來而此書乃為疏釋所晦而不明至於今矣若夫艮背行庭微旨尤且諄諄為兆恩言之及別乃復謂兆恩曰汝布衣也不有以小試之其孰從而信之兆恩曰何以試之而使人信之師曰試之以病病已而人信之然則何以已人之病乎師曰汝少小時豈不誦體胖睟面之書乎體胖由於心廣睟面本於根心況易之

黃中也而條理之竅妙足以宣暢四肢者乎汝亦惟持其志而無暴其氣焉已也兆恩曰請問其方師曰醫者意也而方固在汝之心矣於是乃著心聖直指分作艮背行庭心法二及虛空本體三章如左雖曰顯泄殆盡然亦其可得而言也至於次第工夫微詞與旨則亦有不可得而言者莆龍江

林兆恩

艮背心法

林子曰背字从北从肉背乃北方之肉也北方屬水故今以北方之背之水推之而南方之心則火矣火

陽也南之而居前水陰也北之而居後今以心之火之南而洗之以背之水之北者易之所謂洗心退藏於密孔門傳授心法也

林子曰洗也者洗之也心屬乎火而藏之以背之水者洗之之義也退也者退之也心居乎前而藏之以背之後者退之之義也

林子曰五臟皆麗於背心既背而水之則心淸淨矣心既淸淨則五臟亦皆淸淨矣

或問以心之火之南而藏之以背之水之北而心之火也其不爲背之水所熄滅邪林子曰世間之凡水

凡火則以形用焉者也而吾身之真水真火則以神用焉者也水多則火滅火多則水乾此凡水凡火之性者然也若夫以心之火之南而藏之於背之水之北豈惟水不能乾火不能滅而亦且能交相養而互相用者其神之所爲乎今以常人言之神則寄之於目矣而夜寐既熟則藏之於腎亦易之所謂洗之之義也至夙興之時而目之神有不爽然淸乎藉其不夜而腎神豈能淸今又以天道言之日則麗之於天矣而夜淪地中則藏之於海亦易之所謂洗之之義也至啓明之候而天之氣有不爽然淸乎藉其不夜而海氣豈能淸夫觀之常人則如此觀之天道又如彼則夫艮背之說前且後之南且北之而易之所以示人者可謂至精至微至深切矣

或問目之神也而養之以海之水心之神也而養之以腎之水亦皆可得而定在之矣至於背也其亦不可得而定在之者乎林子曰是亦不可得而定在之矣或前或後或上或下神而明之存乎其人須參看行庭章中無定在微言方能知之

林子曰心之火易燃也諸凡功名富貴與夫聲色臭味有順吾情而可喜者則輒動其心而隨之以喜此

是火燃而心不能止乎其所矣有逆吾情而可怒者則輒動其心而隨之以怒此亦火燃而心不能止乎其所矣始則且晝牿亡終則夜氣不存夫至於夜氣不存矣豈曰燃之云乎而燎原之勢殆有不可得而熄滅也

林子曰初學之士先須念三教先生四箇字孔老釋迦三教先生也孔子之時中老子之淸淨釋迦之寂定皆吾心之本體者然也故無時無處而不念三教先生者蓋有似於侍立三教先生之側而不敢須臾違也念三教先生者初從口念而至於背之腔子裡

久則念念只在於背念念只在於背則心常在背矣念卽心也念起於心而非心之外復有能念也

林子曰艮背之功以念止念之心法也以其念之逐於外焉者妄也今則返之於內矣或者以念之逐於外也固妄矣而念之返於內也不亦妄乎林子曰凡屬有念皆妄也皆妄則皆非也而何分於內外邪故以念而止念者以妄而離妄也以妄而離妄者以夷而攻夷也程明道曰內外兩忘渾然無事此爲學之極則也尚書曰華夏蠻貊罔不率俾此爲治之極功也然始學之要忘外爲先外既忘矣然後方可語之

以忘內之功者有漸之教也

林子曰或目交於物而動我好色之心焉然不必咎乎其色也但當念三教先生四箇字而好色之心其有不忘乎或耳交於物而動我好色之心焉然不必咎乎其聲也但當念三教先生四箇字而好聲之心其有不忘乎或曰此非其心之咎歟林子曰若復咎其心焉豈不反動其心哉蓋我元無此好色好聲之心矣以見色而聞聲也而始有此好色好聲之心焉今則惟念三教先生四箇字而不知有色而不知有聲而不知有心夫一念之誠而至於心且不知矣則又奚有於色奚有於聲耶故曰必有事焉而勿正心

林子曰士者以讀書爲業或讀學而時習之句卽如念三教先生四箇字亦念入於背之腔裡自一句而至於百千萬句無不皆然由此觀之一日讀書則是一日行我工夫一歲讀書則是一歲行我工夫若不讀書而馳逐乎其外矣便是放心便是不能行我工夫至於講論酬答辨議寒暄亦復如是然後方爲無時無處而不用其力焉然此道也自古聖賢皆從三綱五常中窰煉得之而非他也若堯舜之父子湯武之君臣周公之兄弟不亦可槩見乎又皆從士農工

商中窰煉得之而非他也若伊尹之莘野傅說之版築膠鬲之魚鹽不亦可槩見乎然此道之不明久矣而世之爲學者率皆不知所以煉之卽有高明之士而語之以道也則彼必曰非入山習靜不可也我今則麋於俗矣又奚敢以少窺斯道之藩籬哉此蓋道流釋流之邪說有以入人之深也抑豈知煉之以三綱煉之以五常以士以農以工以商乃所以消磨氣質而爲吾進修之一大助邪且財色人之大欲存焉最人之所難離也若處山中而財心暫隱未見矣而自以爲能忘財者非也色心暫隱未見矣而自以爲

能忘色者非也入山以求靜者其試思之然艮山也而山其心者艮背之義也若不求艮於心而求艮於山焉心豈能靜心不能靜而曰有得於山者豈其然哉借曰心亦能靜而有得於山焉是亦暫隱而未見爾見則輒復如初矣况綱常倫理之大道士農工商之常業乃反以求靜之心而毀裂之而棄去之可乎不可乎

或問道家所謂煉者不其非乎林子曰何可非也蓋煉也者煉之也以火燒金煉之之義也道書曰未煉還丹莫入山故煉之以三綱煉之以五常煉之以士

以農以工以商者煉之也然煉有四義焉神而煉之一也形而煉之一也我而煉之一也人而煉之一也神而煉之以煉其神而操其存也形而煉之以煉其形而去其病也我而煉之以我而煉我也人而煉之以人而煉我也或問何謂我煉林子曰即余之所謂煉神煉形者是也何謂人煉林子曰乃古人所謂困內困外者是也何謂形煉林子曰以病而去病猶以念而止念借假以還真也記曰清明在躬志氣如神蓋形不清則不能明不清不明而志氣反為其所汚矣又安能如神而可以前知邪易曰神以知來至誠之道清明之在躬也又問清明在躬林子曰夫人之躬有氣有形而未必其皆能清也氣不清則濁形不清則穢而其氣之濁形之穢也皆足以塵吾七竅而病之者病也而不清而不明而不聖人也職此之由矣病而病之以去其病故曰惟其病病是以不病然而道家之所謂煉者則異於是何也林子曰不知也而余之所謂四義者乃余之所以自煉日用之良方也然其義四也其實三也要其歸一而已矣一者何曰心也心主乎中也心主乎中矣神其有不定乎形其有不清乎神既定矣形既清矣即有如周公之困

內孔子之困外而其中自有不亂者存焉此煉之之要道也

孔子曰操則存夫既煉矣而又操之者何也林子曰必其先有以操之操之而後煉之也然則何者謂之操林子曰譬匹夫懷璧而心心在於璧焉惟恐盜也得竊而有之故操之者煉之也

或曰易艮其背也吾乃今始知之矣而曰不獲其身者吾甚感焉敢問林子曰此自其工夫之純一者言之也吾知有吾之背而已矣吾知艮吾之背而已矣抑豈知外其背也而復有所謂身歟蓋將以思不出

其位而忘之也吾知有吾之庭而已矣吾知行吾之庭而已矣抑豈知外其庭也而復有所謂人歟蓋將以思不出其位而忘之也此乃不獲之實義也豈非其純一之守邪然獲也者失之反也子獨不聞之志士仁人乎志士仁人惟知其心之有此仁也是雖至於不獲其生焉殆亦以仁之故失之而不之恤矣惟知其心之有此義也是雖至於不獲其身焉殆亦以義之故失之而不之恤矣如此而日操之如此而日煉之故不特廟廊之上可得而爲之而三軍之中亦皆可得而爲之矣不特三軍之中可得而爲之而之

夷狄而蒙患難亦皆可得而爲之矣蓋身在此則心在此心在此則念在此而念念不忘之下尚且不獲其身矣而又況身外之物也得而奪之乎

林子曰人之身有九竅八竅南嚮而其一也稍後以通穢也至於背也皆無其竅有若墻壁然退而藏之何其密乎本義曰止於所當止則不隨身而動惟其不隨身而動也故能不獲其身矣然背之真去處也元不隨身而動猶天之北辰也亦元不隨天而轉矣或問真去處林子曰所謂孔顏樂處是也易曰止其所處卽所也而止其所者居其所也故居其所而不動者天之所以爲天也止其所而不動者人之所以爲人也又問聖人之道無方所矣而曰止其所者何也林子曰北辰之居其所也而天忘之艮背之止其所也而聖人忘之故有念則有着有着則有所由有念而至於無念此堯之所以安汝止忘其所而不知矣若人之一身至細也亦有北辰而居其所歟林子曰人之一身一小天地也孰不知而信之何獨至於天之北辰也而疑之夫以天之北辰而擬議之則是人之一身也似獲乎背之北辰以爲用矣而艮背之不獲其身者何也林子曰人之一身固獲艮背以爲

用矣若精神命脈之以和以調覵聽持行之以運以用而艮背則但止其所而已夫何爲哉獨不觀之天乎天之全體亦獲北辰以爲用矣若日月星辰之以照以臨雨風露雷之以鼓以潤而北辰則但居其所而已夫何爲哉抑嘗觀之磨焉磨之爲物也豈不獲其心以爲用哉而其心之止乎其所也則亦不隨磨而轉者天之北辰也觀磨則知道矣故君子之始學也亦惟所其背之北辰而居之爾艮之六四曰艮其身象曰艮其身止諸躬也或問既曰不獲其身而又曰艮其身身其有不同乎林子曰不獲其身者身也

乃以人之身而槩言之也而艮其身者身也豈非所謂身之中而爲背之腔子者哉故特於六四言之盖艮之初趾也二腓也三限也五輔也而六四者其心乎

行庭心法

林子曰人之首崑崙山也四肢四海也腹中國也腹爲中國而北則恒山南則衡山東則泰山西則華山而腹之中中國之中也嵩山峙乎其中矣嵩山乃古洛地以其在天地之中也曰土中易曰乾爲首坤爲腹又曰正位居體體亦腹也坤屬土又曰行其庭庭

亦坤之土也獨不觀之天地乎天之極上處至地之極下處總八萬四千里而吾身一小天地也心腎相距亦八寸四分若心腎之間乃天地之間中心之中者庭之中也而一點靈光元在乎其中者天地生人之初也又不觀之雞子乎雞子之中黄者土中也天地之間也易曰黄中是亦中黄之義也中黄之中有一點者雞子之太極也故天地之中曰土中而吾身之中亦曰土中雞子之中曰黄中而吾身之中亦曰黄中然此中也豈無定在歟林子曰亦無定在也譬之子宫焉有深有淺有浮有沉而黄中亦然有上有下有前有後

或問天地之間天地之中也而亦無定在與林子曰亦無定在也今以易之六爻言之一陽來復也而天地之間似乎在地之下三陽而泰也而天地之間又似乎在地之上若以間字之義而必曰當在於地之極中處者迂也盖天地之神化也無方無體固有不可得而執之而度之也若果植之仁寄息乎其尖矣蓮肉之心貫徹乎其内矣况雞子之得陽也或在於黄之極中處焉上之下之前之後之其亦無定在也有如此由是觀之則夫間字之義又豈必於天地之

極中處也而後謂之間邪

林子曰乾坤其易之門邪而易之太極者中也心也今合内外二卦而言之上二爻者天也下二爻者地也中二爻者人也人也者天地之中天地之心也又分内外二卦而言之若内之中者中也心也而外之中者中也心也至於八卦六十四卦之環乎其外而其中亦中也心也易曰易無方而冒天下之道如斯而已者也而其所以無方而冒天下之道者則皆我之中也皆我之心也夫豈惟易道爲然哉而諸凡上而極其天之所覆下而極其地之所載

而盈於天地間者則皆我之中也皆我之中則皆我之心也由是觀之中也心也天地人焉一也孰爲天之中地之中人之中乎又孰爲天之心地之心人之心乎故中也者心也心也者中也一而已矣

夫曰庭矣而又曰行其庭也敢問行之之義林子曰行也者行之也天行健之之行也天之行也日一周天何其健與若吾身亦一小天地者周天之行健也易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然吾身之庭太極立焉而天則旋之於其外而往來之不窮矣艮曰時止則止太極立焉時行則行周天行焉又不觀之繫辭

乎繫辭曰日月相推而明生焉又曰寒暑相推而歲成焉又曰屈信相感而利生焉此行庭之心㳒也或問行庭心㳒豈不有所謂真實工夫之可言耶願夫子明以教我也林子曰余今請試言其方須先以五行之心安於中心之心而爲土中者以教養之自有消息真機而心身性命相爲混合矣一屈一信一往一來真有若日月之代明寒暑之錯行其殆天運之自然是亦吾身之一天地也始而有意終於無意

或問行其庭行矣而曰時止則止太極立焉者何也豈行其庭也而有止之之功乎林子曰止之者所以行之也故止也者艮乎其庭之中者吾身一太極也行也者環乎其庭之外者吾身一周天也子不觀之天乎而包羅乎身之外者莫非天也故北辰之居其所者天之止也而儗之以吾身之太極也其有不同乎特吾身小而天地大爾三百六十五度者天之行也而儗之以吾身之周天也其有不同乎特吾身小而天地大爾

易曰君子思不出其位敢問何者之謂位豈非其所止之位者中歟林子曰背之中位也庭之中亦位也故思不出於背之中也位之以存心矣思不出於庭

之中也位之以立極矣

林子曰一陰一陽而一點之善落於庭之中焉成之而爲性也其陰陽妙合而凝不測之神乎猶一夫一婦而一點之精落於子宮之中焉成之而爲人也其夫婦妙合而凝不可知之道乎夫既妙合而凝成之而人焉子而又孫孫而又子而生生之無盡矣夫既妙合而凝成之而性焉而聖而神而文而武而變化之無窮矣

林子曰人未生以前未有性命未有此一點靈光至始生之時天乃命之以性卽有此一點靈光者總善

而成性也即此一點靈光易謂之太極而性命未始分也至太極而陰陽焉則性命分矣性則寄之於肉團心裡即名曰神命則寄之於臍於腎即名曰氣曰精。

林子曰性而神也既寄之於肉團心裡矣神火也遇物則燃其能不爲物所引而去之者乎然而夜氣清明之候而神則猶在於肉團心裡矣日復一日人化爲物豈特爲物所引而去之而已邪故先收此放心而艮之於背以立基也然後將此神氣復返性命而歸於一者所謂陰陽而太極也若也不知艮背則不

知存心不知存心則不知立基基不立矣神其有不馳乎神既馳矣氣其有不散乎氣既散矣則亦安能返陰陽而太極之以復我一點靈光邪

林子曰菓植之仁中有一點者太極也而抱之以兩者一陰一陽也易曰易有太極是生兩儀故易也者兩而化也太極也者一而神也而無極也者未始一也先天也先天也者太虛也神由此明化由此出而一點靈光之妙用罔有若是其大矣

孟子曰君子引而不發若所謂約之以禮者即孟子之所以引之也約禮也者復禮也約之以禮者中道而立也中道之中堯舜之中也而允執也者立也孔子三十而立孟子先立乎其大者皆此立也然豈曰中道而立而允執之者哉而知及之者知及此中也仁守之者仁守此中也知之好之樂之者知此中而好之樂之也成之者性而成性存存者存存此中也

林子曰人有人極而中道而立者人建其有極也性由此而盡焉命由此而至焉不惟修之於身爲然也而舉而措之天下則有不能外矣皇有皇極而中天下而立者皇建其有極也百官由此而正焉萬民由此而治焉不惟觀之人道爲然也而遠而察之天道

則有不能違矣天有天極而衆星拱之者天建其有極也四時由此而行焉萬物由此而生焉夫天且不違矣而況人乎而況皇而出治聖而爲學乎是故君子貴立極也或問道無爲也而子每曰立極者何也不幾於執着之者乎林子曰夫天且有其極矣而天亦執着歟譬之樹藝然根既固矣更復何爲由此而條而華而實而自有不容息之生理存焉固無俟於助長而亦惡得而助長之若余之所謂立極者亦猶是也極既立矣更有何事由此而賢而聖而天而自不能已之眞機存焉固無俟於執着而亦惡得而執

着之故樹藝在於固根而爲學本乎立極此惟可與知者道難與俗流言也

林子曰易以此一點靈光謂之善曰繼之者善而孟子亦謂之善曰可欲之謂善又謂之幾希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即此可欲之善特幾希之微爾惟此幾希之善也與生俱生乃我所性而有焉者也而曰有諸已之謂信者何也蓋天之生人也雖曰性有此幾希之善矣但百姓日用此幾希之善而不知爲吾性之所固有之可欲也雖有若無而謂之信有諸已不可也如能知此可欲之善是我之所固有者

是我之所日用者而安之於吾身之上以敦養之則此善也其不爲我之所實有乎故謂之信由此而充實由此而光輝積久之盛成章而達也夫既曰充實矣而又曰有光輝者何也殊不知此可欲之善本自太虛中來至靈至聖至神至明唐堯以此善也而擴充之以光四表以格上下文王以此善也而擴充之以光四方以顯西土周公以此善也而擴充之明光上下勤施四方是其光輝之發也固有若是其大矣然而始也特其幾希之微爾

中庸曰自誠明之謂性自明誠之謂教何者謂之誠寂然不動者誠也何者謂之明炯然不昧者明也寂然不動之中而一點靈光自然發見者誠而明也炯然不昧之神而渾然本體無可執着者明而誠也故誠則無事矣明則反身而誠矣

林子曰太極也者一也一點靈光也明也無極也者未始一也一點靈光未始有也誠也余嘗譬之石焉寂然冷也又惡有所謂火者石而擊之而一點真火生乎其中者幾而形也以薪傳薪明明之無盡矣至於薪既窮焉而火則又安在哉此乃復其寂然之本體而性者誠也故一點靈光者誠明之幾希也而輝

光朗耀有若日月之照臨者誠明之無盡也

林子曰夫太虛也而天之矣而地之矣而復日之矣若聖人之太虛也則亦氣天之氣形地之形而一點靈光是亦天地之日也故日之光也則在天地之內無所不至矣而我一點靈光之照臨也其有異於日乎然有神則有氣而天之氣也則在天地之內無所不周矣而我浩然正氣之充塞也其有異於天乎神本無神也氣本無氣也而太虛之太虛也固於天地之內天地之外而無不太虛矣而我空空洞洞之太虛也其有異於太虛乎

孔子曰若聖與仁則吾豈敢或問何者謂之聖何者謂之仁林子曰心之神明不測之謂聖心之生意不息之謂仁此言心乃中心之心而非五行之心也聖得此以靈仁得此以生若余所謂一點靈光者中心之仁也孟子曰仁人心也而忠臣孝子丹心一點耿耿而不昧者亦此一點靈光也然此仁也元安於中心之心與生而俱生也而中心安仁之聖人則亦不過復反此仁於中心之心而安安之也然此聖也仁也皆本於性也楊龜山曰人性上不容添一物若或物矣必不神明而又安能聖邪必無生意而又安能

仁邪此大學之所以貴格物以致知也

中庸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或問聖人之心固有此中矣而常人之心亦有此中乎林子曰此乃赤子之心何思何慮之心也常人豈無赤子之心邪但常人不有以致之若有若亡故不能皆中節感之以善則善感之以惡則惡蓋以其中無主而爲物所遷也或問致之之道林子曰先致之於其中焉而允執之者致也

近有秦姓者以儒門而慕老氏之學矣初聞守中之說以問林子林子曰中在何處答曰心腎之間者中也林子曰曾守之未也答曰守之而未見其功矣數年復以守泥丸爲問林子曰泥丸在何處答曰頭有九宮宮之中也林子曰曾守之未也答曰守之而未見其功矣又數年復以守丹田爲問林子曰丹田在何處答曰臍之下一寸三分林子曰曾守之未也答曰守之而未見其功矣秦姓者曰三者之傳於其人者皆非歟林子曰何可非也曰守之而未見其功者何歟林子曰守之而又安能有其功乎蓋此三人者皆以口耳之見聞欲以窺老氏之大道而老氏之大道顧有在於見聞之末得以億逆而知之邪若夫所

謂心腎之間者中也九宮之中者泥丸也臍之下一寸三分者丹田也載之道書可得而考也又奚待此三人也始得而知之始得而言之邪然則如之何而後可也林子曰道無定體中無定在從古以來未有能以見聞之末億而逆之以窺此玄微之大道也而口口相傳心心相授自有眞機存焉卽有顏冉之知慧也則亦安能不由師傳可得而知也而又况知慧之不及顏冉者乎夫道流之所謂道者今且不復論矣而儒流之所謂儒者余竊惑焉其曰正心而不知其反之於身而心之所以正者何如爾其曰勿正

心矣而不知其反之於身而心之所以無待於正者何如爾其曰誠意矣而不知其反之於身而意之所以誠者何如爾其曰誠意矣而不知其反之於身而意之所以無待於誠者何如爾至於許多名目互相同異者亦惟襲取聖經之片言以自立一門戶而又且旁搜遠索以爲口頭套子之資爾豈其有所自得於心而能體之於身也

虛空本體

或問太虛虛空矣而天地亦虛空歟林子曰天地亦虛空也然天地有形氣矣豈其能虛空歟林子曰天

地有形氣而無形氣者虛空也又問聖人亦虛空歟林子曰聖人亦虛空也然聖人有心身矣豈其能虛空歟林子曰聖人有心身而無心身者虛空也夫既有形氣矣則又安能無形氣歟林子曰有形氣而無形氣者忘其形忘其氣也夫既有心身矣則又安能無心身歟林子曰有心身而無心身者忘其心忘其身也

林子曰形氣者天地之細也而天地之所以大者蓋有出於形氣之外而非形氣之所能拘也心身者聖人之細也而聖人之所以大者蓋有出於心身之外而非心身之所能拘也故太虛其虛空乎而氣形盈於太虛之中者太虛不知也天地其虛空乎而庶類盈於天地之中者天地不知也聖人其虛空乎而萬事萬物森羅於聖人之前者聖人不知也故太虛也天地也聖人也一也特其天地有形氣而無形氣聖人有心身而無心身者爾而其所以覆載照臨所以錯行屈信所以流峙生生化化者亦皆太虛之妙用也亦皆天地之妙用也亦皆聖人之妙用也同一虛空也同一妙用也余故曰太虛也天地也聖人也一也易曰過此以往未之或知也幾非在我化不可爲

若今教人者之所以教與夫教於人者之所以學也余不能知之矣其教人者曰汝本體本虛空矣汝前而光景皆汝之妙用矣而猶有待於修證而擬議耶其教於人者曰我本體虛空矣我而前光景皆我之妙用矣而又奚待於修證而擬議耶中庸曰行遠自邇登高自卑似此絕德豈其遠之云乎哉遐哉邈矣遠之而無方望之而猶且不可而又況能邇而行之者乎豈其高之云乎哉峻而極之高之而無上仰之而猶且不可而又況能躋而登之者乎余惟以此絕德無以用吾心而致吾力也故耳守自邇自卑之訓

庶幾得以漸復本體下學而上達也或問本體虛空矣而子顧有所不能學歟林子曰余固不待學而得之矣夫既曰不待學而得之矣而曰無所用吾心致吾力而難之者何歟林子曰余未生前余亦虛空也但余既得之而今且忘之矣聞之者無不發一大笑耍之我自有之我自復之則亦何難之有然此乃仲尼不踰矩之時極則之地也若非有天下之至聖至神其孰能與於斯而乃今學者之為學也豈不失之太早乎

性理會通卷二十九

性理會通卷三十

龍谿王　畿撰

南遊會紀

萬曆癸酉冏卿漸菴李子五臺陸子緘詞具書生為南滁之會先生乃以秋杪發錢塘達京口適冢宰元洲張子北上泊舟江壖過訪舟中云嘉靖丁亥陽明先師赴兩廣至省拜謁與聞良知之訓教人立必為聖人之志親師取善讀書講學以輔成之何等明快切實先生因以從祀之議屬之贊成張子曰此事出於天下公論當贊決題覆且云留都行時有一卿長以兩事見教一止奔競。一抑偽學。拚謂奔競本須抑只如不肖散部遠臣　聖朝一時誤用豈奔競所能及若偽學是何等名號宋事可鑒但當虛心以賢不肖定人品若欲以是桀之是欲抑而反揚非所以自愛也異日走全椒訪南玄戚子之廬諸友數十人迎會於南譙書院先生舉戚子嘗有一念超三界之說一念不涉塵勞即超欲界一念不滯法象即超色界。一念不住玄解即超無色界。與大衆相別多年所作何務念念與塵勞作伴侶欲界且不能超況色界與無色界乎衆中闖之惕然

兩峰孟子問大丹之要先生曰此事全是無中生有一毫渣滓之物用不着譬之蜣螂轉丸丸中空處一點虛白乃是蜣螂精神會聚所成但假糞丸爲之地耳虛白成形而蜣螂化去心死神活所謂脫胎也此是無中生有之玄機先天心法也養生家不達機竅只去後天渣滓上造化可爲愚矣

或問先生曰佛老之學有體而無用申韓之學有用而無體聖人之學體用兼全何如先生曰此說似是而非佛老自有佛老之體用申韓自有申韓之體用聖人自有聖人之體用天下未有無用之體無體之

用故曰體用一原

或問白沙教人靜中養出端倪何如先生曰端卽善端之端倪卽天倪之倪人人所自有然非靜養則不可見宇泰定而天光發此端倪卽所謂欛柄方可循守不然未免茫蕩無歸不如直指良知眞頭面尤見端的無動無靜無時不得其養一點靈明照徹上下不致使人認光景意象作活計也

或問行不著習不察舊說著是知其所當然察是識其所以然何如先生曰此後世之學專在知識上求了著是中庸形著之著察是中庸察乎天地之察乃身心眞實受用終身由之不知其道卽百姓日用而不知也若只在知識尋求於身心有何交涉

友人述上蔡講一部論語證以師冕一章之義請問先生曰一部論語爲未悟者說所謂相師之道也故曰及階及席某在斯某在斯一一指向他說若爲明眼人說卽成剩語非立教之旨矣

先生曰千聖同堂而坐其議論作爲必不能盡同若其立命安身之處則有不容毫髮差者

或曰人議陽明之學亦從葱嶺借路過來是否先生曰非也非惟吾儒不借禪家之路禪家亦不借禪家

之路昔香嚴童子問溈山西來意溈山曰我說是我的不干汝事終不加答後因擊竹證悟始禮謝禪師當時若與說破豈有今日故曰丈夫自有冲天志不向如來行處行豈惟吾儒不借禪家之路今日良知之說人孰不聞却須自悟始爲自得自得者得自本心非得之言也聖人先得我心之同然印證而已若從言句承領門外之寶終非自己家珍人心本來虛寂原是入聖眞路頭虛寂之旨羲黃姬孔相傳之學豚儒得之以爲儒禪得之以爲禪固非有所借而慕亦非有所托而逃也

五臺陸子問二氏之學先生曰二氏之學與吾儒異然與吾儒並傳而不廢蓋亦有道在焉均是心也佛氏從父母交媾時提出故曰父母未生前曰一絲不掛而其事曰明心見性道家從出胎時提出故曰囫地一聲泰山失足一靈眞性既立而胎息已忘而其事曰修心煉性吾儒却從孩提時提出故曰孩提知愛知敬不學不慮曰大人不失其赤子之心而其事曰存心養性夫以未生時看心是佛氏頓超還虛之學以出胎時看心是道家煉精氣神以求還虛之學良知兩字範圍三教之宗良知之凝聚爲精流行爲

氣妙用爲神無三可任良知即虛無一可還此所以爲聖人之學若以未生時兼不得出胎以出胎時兼不得孩提孩提舉其全天地萬物經綸參贊舉而措之而二氏之所拈出者未嘗不兼焉皆未免於臆說或强合而同或排斥而異皆非論於三教也

或問先天後天之旨先生曰先天之學天機也邵子得先天而後立象數而後世以象數爲先天之學者非也莊子曰於庖丁得養生焉夫目無全牛非脉理衆解之謂也故曰官知止而神欲行大約謂知天機者見在物先猶言見天地萬物變化生死之關鍵在吾目中猶庖丁見牛脉理之明也故曰邵子竊弄造化一陰一陽之謂道冲漠無朕之初也繼之者善先天流行之氣也成之者性則人物受之以生後天保合居方之質也然雖各一其性而所謂道與善者未嘗不具于其中非後天之外別有先天也道即陰陽冲和之本體繼善則其生生不息之眞機聖人說造化只從人身取證故曰近取諸身非空說造化也孟子性善之論蓋本諸此人能知性善而完復於道則聖可幾矣顧中人以識取之衆生以欲渾之以識取之則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以欲渾之

則百姓日用而不知故曰君子之道鮮矣

陸子舉佛經地水火風四大假合而生四大分離而死請問先生曰不待生死界頭始知即見在一念便可證取世人妄認四大爲身故有生死相一念偏塞便是地來礙一念流浪便是水來浸一念躁妄便是火來焚一念掉舉便是風來飄若一念明定不震不驚當下超脫不爲四大所拘管本無離合寧有死生之期方不負大丈夫爲此一大事出世一番也

或問老氏三寶之說先生曰此原是吾儒大易之旨但稱名不同耳慈者仁也與物同體也儉者嗇也凝

聚保合也不敢爲天下先者謙冲禮卑也慈是元之亨儉是利貞之性情無爲之先是用九之無首故曰老子得易之體

洞山尹子舉陽明夫子語莊渠心常動之說有諸先生曰然莊渠爲嶺南學憲時過贛先師問子才如何是本心莊渠云心是常靜的先師曰我道心是常動的。莊渠遂拂衣而行末年予與荆川請教於莊渠莊渠首舉前語悔當時不及再問因究其說予曰是雖有矯而然其實心體亦原是如此天常運而不息心常活而不死動卽活動之義非以時言也。因請問心

常靜之說莊渠曰聖學全在主靜前念已往後念未生見念空寂既不執持亦不茫昧靜中光景也又曰學有天根有天機天根所以立本天機所以研慮予因請問天根與邵子同否莊渠曰亦是此意予謂邵子以一陽初動爲天根天根卽天機也天根天機不可並舉而言若如此分疏亦是靜存動察之遺意悟得時謂心是常靜亦可謂心是常動亦可謂之天根亦可謂之天機亦可心無動靜動靜所遇之時也

或問所論致知格物之義尚信未及先生曰有諸已方謂之信子試驗看日逐應感視聽喜怒那些不是良知覺照所在良知卽天良知卽帝顧天之命者顧此也順帝之則者順此也人生一世只有這件事得此欛柄入手方能獨往獨來自作主宰不隨人悲笑方是大豪傑作用也謝子問未發之旨先生曰此是千聖秘密藏不以時言在虞廷謂之道心之微不與已發相對微是心之本體聖人不能使之著天地亦不能使之著所謂無聲無臭是也若曰微者著卽落聲臭非天載之神矣吾人之學須時時從此緝熙保任方是端本澄源之學勃然沛然自不容已若只從意識見解領會轉眼還迷非一得永得也

李子問顏子屢空之義先生曰古人之學只求日減不求日增減得盡便是聖人一點虛明空洞無物故能備萬物之用聖人常空顏子知得減擔法故庶乎屢空子貢子張諸人便是增了顏子在陋巷終日如愚說者謂與禹稷同道吾人欲學顏子須盡舍舊見將從前種種鬧嚷伎倆盡情拋捨學他如愚默默在心地上盤桓始有用力處故曰爲道日損若只在知識聞見上拈弄便非善學問曰然則廢學與聞見方可以入聖乎先生曰何可廢也須有箇主腦古今事變無窮得了主腦隨處是學多識前言往行所以畜

德𠎝德便是致良知舜聞善言見善行沛然若决江河是他心地光明圓融洞徹觸處無礙所以謂之大知不是靠聞見幇補些子此千聖學脉也

性理會通卷三十終

性理會通卷三十一

吳興唐　樞撰

禮元剩語

天地從空中生人亦從空中生生而不有其生不貳不測大哉乾元至哉坤元乃太虛致一之道天地包裹其中空爲萬靈聚所人氣質包裹空藏于心亦爲萬靈聚所屈伸闔闢化機牽撥而靈未嘗滅牽撥者生于有其生未嘗滅乃乾元坤元太虛之眞生有其生亦生于眞生初無相別萬靈一眞一眞萬否靈一也有致一之靈有只靈于一以分合爲眞假以存遂爲空塞空則不塞不塞則萬物皆備故盡萬物而無邊則空落一念著一物則靈爲一隅所覆是以牽撥之生雖未嘗不生而終泯于其生乃非所以生生故非眞生古謂無思無爲不識不知即眞生之無生又謂心之官則思思者聖功之本即眞生之自然生無生者無逐物之生自然生者生虛空之生患在離虛而逐物迷中起悟只有轉向入身來故曰再斯可矣若逐物之思雖極盡計量三思愈遠

理氣無彼此無異同無偏全總是太虛影子虛之極則能生故有流行而爲氣虛之極則不滯故有流通

而爲理。不滞則所以爲生。生則得於有生。所以爲生。立有生之機。有生負終匱之化。然有生之機卽假終匱之化而見。氣外別無尋理處。漢宋諸儒俱分理氣作二種。性卽理。性亦卽是氣。故曰仁者人也。形色天性也。性中無五德。五德所發見處都是性。氣亦無二氣。五氣只有元氣流行。隨在變化。有所存主。便謂之德。各中時措之宜。便有五者名目。若在五者上覓性。則非德矣。非德非性。非性非理。非理非氣。非氣非人。非人非天。人者天地之心。天地有人。如人腹内有心。人爲萬物首靈。於理氣不容毫髮分別。雖禽獸草木

誰或出此氣。各有偏塞。理亦卽此而在。盎理無定體可通處卽是。若必以能言能行衣冠禮樂爲理。卽是泥于人相。不曾推見至理。苟泥于相。雖天地亦與不得作全理。雨風露雷。山河大地。俱不是神物。若能超于人物相外。則禽獸之生化。草木之榮悴。何等聲明文物。各擅通處。其眞論到極全大備天地之道。人猶有所憾。只有人者天地之心。聖人成能知天地之化育中間純駁去處。復有丹頭可據。點化有恃也

浩浩太虛。無有住際。中間神通徹宇徹宙。人生氣質所凝。似有住際。然神通在心。故亦無涯。其有涯。惟有生耳。含其有生而能自主。總與浩浩太虛爲一。機呈則玄辨眞茁而神昭。故誠能動天地感鬼神。乘不間之體而尸本全之化。初未嘗添功假借。界隔塵根。而分別出。妄施好惡而取舍立。輾轉情機而蔽固深。積累觸忤而仇寃結。貪安方便而阻畫成。遂使靈氣墮於有涯而太虛眞機時每流行而不息而復不自覺乃舍此而他求學問之功其荒矣哉

性者得于天之生理。而立天下之有。心空而性具。相空而性現。識空而性靜。念空而性定。情空而性正。證空而性眞。知空而性明。體空而性淨。用空而性行。有

性則無有無空實幻。從空化迷由無墮幻。則隨處妄有。迷則隨處滞實。有無空實之境。物而不神。含生而就死

性根爲天地萬物之主。天地萬物有變。性根不變。太虛空眞妙一。無聲無臭至矣。在人則寄舍心中一竅。是爲心生天生地生人生物元機。豈容着一物哉。故以善惡體性。卽落意見。以善惡枧心。卽落情欲。情欲從性外覓。心意見從命外覓性。皆是緣物而起。皆爲有倚之學。非太虛空眞妙一竅光淨承受之也。

天下古今不少英慧俊傑。弘希玄覽。未得著實趣趙

步步從作一場想像玩弄耳此懸空學問有從文典上拈着、有從事機上會着、有從傳授上得着、有從因頓上通着、有從漸染上沿着、總不外識神影響涉獵將自身飄蕩宇宙之外因空體空忘置軀殼中含之空古人所謂修身踐形乃在七尺之躬了三才極理只從腳踝發軔是學者第一步此處躐等縱飛輪神驗之功枉費心力

孔孟沒爹寥長世豈謂無人或窺見全身一斑任意作爲或揮麈皐比、演法伸辨、殊不知只透得言語關[illegible]或秉權御世、拯救瘡痍、殊不知只透得功業關或輔

國長民、修立政刑、殊不知只透得事機關、或清修正行、守死不變、殊不知只透得信義關、或甘恬高隱屏息塵慮、殊不知只透得廉靜關、若追見天如何成覆、地如何成載、萬古如何生人生物、與自身如何做一般樣同來同去、同施同作、同大同細、只別有大關竅打透處、一併統括、亦不是儱侗顢頇、無的據也、生身只來通徹骨髓都是習心運用條入有條入之習學者有學者之習隨古今有世習隨四方有土習真與習化機成天作每向自己方便中窩頓凡日用覷記討論只培溉得此習中間有新得奇悟闊趨峻立總不脫此習上發基方且自恣從學術起家不亦誤哉今學者之習盡墮典籍苦海達者證古墮者拈古其新得奇悟闊趨峻立不知不覺附鑄古人爐范信意拈來都是骨董苟不大着火力十鍛百鎔何以煎銷夙具透露性真孔子十五志學煎銷習心至三十纔立不爲習使益直須和根拔去另掀轉地面不留餘種纔是光淨天生厥躬到此不容不從學問思辨上研窮究竟自然無處不是反身求誠亦無處不是樂取諸人以爲善又無處不是天地萬物一體[illegible]寂而住則照照而全則寂真照真寂照寂互藴假寂

懈散懈散爲昏假照揣識揣識爲擾性靈故照性空故寂空從合來是以能生照靈由定出是以能居寂互無兩顧與不重機顧無光可回機無緣可起是謂常寂常照乃天地之原始生人之根蒂末學習靜求明淆亂心體中間一習一求生添伎倆藝業種種總是簸頻造化戕賊元神直待身命將盡時諸火俱息然後悔愧無益亦有既死餘焰尚爲厲作祟良久而滅又復有少年銳業漸老消除太虛至妙之真永久不息固未嘗無定時只世短意長等待不及忽到窺悟將不容不墮淚

心無動靜乘之以時以啓其逗而心不爲其所逗心無生滅現之以感以別其化而心不爲其所化心無屈伸按之以機以著其運而心不爲其所運心無感應寓之以形以名其通而心不爲其所通故知動之恒藏可以議禮知靜之能顯可以作樂知生之得止可以立政知滅之不亡可以明刑知屈之存身可以分田知伸之蓄德可以制祿知感之忘物可以官人知應之舍巳可以用財時非心而心不外于時命之流行而不巳陰陽之所爲立也感非心而心不外于感情之呈露而雖遇人物之所爲具也機非心而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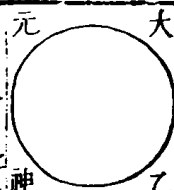
不外于機欲之利用以崇德生養之所爲遂也形非心而心不外于形事之假托以籍成任用之所爲重也明于陰陽之立人物之具生養之遂任用之重而後明吾之心明于吾之心而天下治明于天下之治而後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

太一無病有二仰病知二是藥二復無藥無病而藥藥亦是病病而無藥并病不知不知之病遂離太一太一常在亦何有離其迷其悟在心肯否肯則一明否則一二一有萬千一不離一萬千皆一離一爲二二從一生一哉太一是名眞一知二是一二復亦一耐病諱病一總不藏藥來病去一總自如是以太一無病無藥其有病藥乃人添憎及其有病萬千病一病及其有藥萬千藥一藥一藥起萬千方一病現千萬症按症立方修方對症症不泥脉部方不泥藥性復歸于太一二之則不是雖然若不的認一徒作圖欒頭想病却生矣

至哉一之爲神也其太一而無以復加者乎一無形故强形之以〇至于〇形無形圓成而斷際天下之道無有出于此矣不以〇形一則求一於無一不可

以無求于是而有加損則求一于有一不可以有求求一於無有之外形之以〇斯人道之贅也求一於無有無無則非所以爲學求一於無無有無無無之中是故斯〇之所爲立也字俗作一〇之爲衡者也神之著也易簡而盡乎天下者也從其衡爲丨邪丨爲丿反丿爲乀至乀而窮然有直有折折一爲㇆反㇆爲厂轉厂爲乚反乚爲亅至亅而窮然有反有正正折爲人轉人爲∨側∨爲く反く爲〉至〉而窮然有半有並再折爲冂轉冂爲凵側凵爲匚反匚爲コ至コ而窮然有缺有全引一而繞合之爲口然有

方有圓環其口爲○至○則轉行無異勢一之理盡矣乎故盡○以表一而不費于加登舉一以擬○而不患于歎耗隨其所出之一形而不苦于偏滯合其累出之衆形而不亂于紛賾故呈脊萬有瀰昭六合生生息息於從衡邪正順逆離合曲直方圓之間不能自立圈格神運而通神散而閡神存而得神失而蔽明者會于元化斯可以言學

大　乙　元　神

㮣自幼名庵卽此神物歷今三十餘年未得圓成斷際此神物分明在心目渙墮落蹉過悔吝作輒切自咎愧像而演之朝夕奉禮庶提省周旋藉以發明也

漈根起欲暗處來魔滯藏不化意動有感厭妄沉怠欣真落法頑虛誤盡太詳疚學

此內八景有一卽離尊神當時時猛省之

擅自揚已易指品八蹤動罔益闇闕可畏施無舍蓄發不調停臨交致爭立業專殖

此外八景有一卽離尊神當時時猛戒之

卽太虛爲天卽宰物爲帝卽生理爲性卽靈眞爲心卽載營爲魂卽渾成爲玄卽和達爲道卽存主爲德

此八者乃尊神別名敬而守之省戒之實

推之不見其起引之不知其極息之不滅其機發之不窮其迹無一物不知無一字不能無人已之膈無幽明之分

此八者乃尊神妙用人人完具不事宅求

性理會通卷三十一終

性理會通卷三十二

南陽王鴻儒著

凝齋筆語

乾道變化者五月一陰生乾道變矣六月二陰生乾道再變矣至十月則乾道變極陽盡而純陰以成坤卦所謂化也此正秋冬之時百穀草木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乾之利貞也

大明終始六位時成時乘六龍以御天六位六虛位自子至巳也六龍六陽爻自初九至上九也聖人大明乾道之終始則見陽之六位以時而成自十一月

一陽生則畫一剛於初位是乘以一龍也十二月二陽生則畫一剛於初位是乘以二龍也餘四位四畫准此乘乃加乘之乘猶加載也天之六陽時序如此聖人加畫乾卦亦如此所以御天也

大哉乾乎剛健中正純粹精也此以七者贊乾之德剛言其不屈健言其不息中言其無過不及正言其不偏不倚純言其不二粹言其不雜精則進乎粹矣純粹精譬如粳米中無粟米便是純也粳米雖純矣若顆粒有大小便是不粹一一勻稱便是粹矣米雖勻稱炊飯有不香者便是不精炊飯又香乃是精也愚嘗以爲剛健中正純粹精七者皆是贊乾

乾初九文言曰確乎其不可拔潛龍也此言初九君子固守不屈之節然也拔者掣而出之如蛇龍屬也蛇入穴人見其尾雖拔之幾斷亦不肯出此亦可以證潛龍之確乎不拔也

陽主笑陰主哭故同人號咷指六二笑指九五也

撝謙行之謙也鳴謙言之謙也

觀雷出地奮豫則雷在地中可推矣

不事王侯高尚其事蠱而治矣奉身而隱也

澤中有雷雷之蟄也故君子體之嚮晦入宴息

噬嗑震下離上彖曰雷電合而章始以雷電爲一物謂電卽雷之光也及觀曆候八月雷始收聲十月亡電則相去兩月乃知非一物矣雷得電而聲愈震電得雷而光愈爀故曰雷電合而章

君子得輿小人剝廬陽爲君子陰爲小人皆就在上一位而言君子居之則爲得輿上九之陽不動衆陰共載一陽也小人居之則爲剝廬上九亦變而爲陰羣陰失庇也五陰如輿一陽如廬

大過彖棟橈本末弱也先儒所謂人主之職在論一相者信哉

六十四卦者八卦之蘊也八卦者兩儀之蘊也兩儀
者太極之蘊也
男女有別然後父子親萬世格言也
天立厥配受命既固獨孤皇后惟其妬而不足以爲
文帝之配故天命不固至其子而遂亡
下武自三后言之也三后在天武王在下故曰下武
衛武公諸侯也其詩乃見於雅蓋爲王卿士時也
載色載笑色怒也載色以怒而復載笑非怒也乃教
也匪怒應載色伊教應載笑
虞夏雍州貢道浮于積石至于龍門西河自今日觀

之則漕運當由虜中行者千里由是知唐虞北邊疆
境尚遠在河外也
左氏隱三年四月鄭祭足帥師取温之麥按夏四月
正麥熟之時故曰取温之麥若依趙氏謂時月皆改
則此當爲夏之二月豈可取麥者乎
周之郊祀亦有迎尸以爲迎后稷之尸也然據禮家
說祭山川皆有尸則恐祭天亦有尸也
或問周禮祀天神地示人鬼之樂何以無商音文公
先生曰五音無一則不成樂非是無商音只是無商
調先儒謂商調是殺聲鬼神畏商調。

象尊陽也在阼犧尊陰也在西堂上以陽爲主也縣
鼓陽也在西應鼓陰也在東堂下以陰爲主也
魏主嗣常密問崔浩曰屬者日食趙代之分朕疾彌
年不愈恐一旦不諱此與左氏載日食曰魯衛當之
者同是日食之災誠有分野
唐德宗命李泌爲相曰朕今用卿欲與卿約卿慎勿
執仇仇蓋指盧杞也而泌豈如是之人哉然杞幾至
亡國。德宗猶始終不忘。小人能中君心如此。
史彌遠雖非賢相猶置人才簿書賢士大夫姓名以
待用今有若人乎宜賢才之日遺也見方虛谷撰呂

千家傳
大學在親民程子曰親當作新愚按親新古字通用
覩左氏石碏之言新間舊作親間舊此可見矣
孔子之謂集大成樂一變爲一成尚非大成九成皆
畢然後謂之大成
孟子之學明在于事親事長而幽極乎知性知天。上
下本末。一以貫之。此所以爲醇乎醇之儒也。彼莊老
者幽明二致。首尾衡決。世儒方且尊以爲聖哲豈知
道之論乎。
參同契曰二月榆落。魁臨于卯。八月麥生。天罡據酉。

因知天罡卽北斗也。
說苑曰齊桓公北伐山戎氏其道過燕燕君逆而出
境然則山戎在燕之北疑卽今之北虜也
顏氏家訓曰天遂大之物寧可度量日爲陽精月爲
陰精星爲萬物之精儒家所安也星墜爲石精若是
石不得有光性又質重何所繫焉星與日月形色同
爾日月又當是石也石既牢密烏兔焉容石在氣中
豈能獨運日月星辰若皆是氣氣體輕浮當與天合
往來環轉不得錯違其間遲疾理宜一等何故日月
五星二十八宿各有度數移動不均致堂辨曰考之

六經惟春秋書隕石于宋不言星墜爲石也既以星
爲石此皆推臆之說非聖人之言也愚謂日月星辰
皆氣之精而麗于天體如火光不可搏執其隕而爲
石者以得地氣故耳非在天卽石也有隕未至地而
光氣遂散者亦不爲石也。
文公先生答王子合書曰吾輩於貨色兩關打不透
便是無話可說也

性理會通卷三十三

嶺南楊起元著

秣陵紀聞

萬曆丁酉永寧承中吳曹師命始受學東粵楊師
復所先生于時明德羅子祠成祠在秣陵四方之
士多會焉永寧日有所聞退而紀之僅得其畧命
曰秣陵紀聞云新都門人佘永寧書
一友問士希賢賢希聖聖希天爲學必須如此漸進
何如師曰能信自已是真士則聖天在我何以希爲
又一友問曰何爲真士師曰識士心識真士矣何謂

聖天師曰識心識聖天矣
黃默如問師承之學師曰吾向問明德羅先師如何
擇善先師曰就是這樣擇善如何固執先師曰就是
這樣固執予言下大有會徐復喟然曰先師學問原
來這樣平易
汪功懋問知變化之道者知神之所爲何爲變化師
曰卽汝一言一動便是變化汝能識汝動言處便是
變化卽知神之所爲。
永寧問何爲聖而不可知之之謂神師召永寧寧應
諾師曰可知乎不可知乎寧且頷且對曰不可知也

師曰却不是不可知之之謂神不可知即是良知夫良者易直之謂子首領時何等易直何嘗思慮既不慮矣又誰知之故孔子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豈不是聖而不可知之之謂神聖而不可知之之謂神即是可欲之謂善問曰何欲爲可師曰欲明明德於天下者聖人之眞欲也此欲一眞天命人心即於此立從心所欲無不可者

師語及克己復禮爲仁因問永寧疑信何若對曰克己之克先儒訓能明德羅子發之更詳如此方與由己相貫深合大易自復大學自明之旨寧無疑矣第

請問其目一節心竊有疑師曰子所疑得非以禁止之說耶目者面目禮者本體勿猶弗也不必爲禁止辭蓋顏子問禮之面曰孔子以當下視聽言動處點之謂視聽言動無非本體發現非此本體則弗能視聽言動離此視聽言動亦無從見本體矣故曰等閑識得東風面萬紫千紅總是春此孔顏針芥相投有非俗學所能測者若以禁止論乃原憲制私之學豈孔子所以語顏子乎言動且不論比如聲色一交於前耳目不及掩當下已視聽矣禁止工夫從何而用聖學原自易簡不可自作煩難昔賢云須從根本求生死莫向支流辨濁清吾亦云須從易簡求仁禮莫向煩難辨是非子請勿疑

王元載侍飲次師問曰此時是功夫不是功夫對曰也是功夫師曰信得是功夫就是功夫怎麼說也是功夫元載惕然

汪一叅問父母未生前此身何在乞師一言師曰我未生時身且無有安得有口與子言在一友問曰果無在耶師曰無在無不在此其消息難言之矣一叅因舉永寧疇昔病目靜坐中所見空境證之師曰此夙因耳眞空現前動靜不二即當下答問亦復如是

有項吳覺甫問善惡不思時此境如何師曰本來不思本無善惡有甚時境覺甫又問今人多作惡謂本來何師曰一切善惡皆性中現相多惡者因夙世業重故今情識不轉然此情識有因習染轉成有因胞胎帶來難話性也永寧進曰人皆可以爲堯舜斯人獨不可爲歟師曰然性相近習相遠此語最確若人根器原好遇人點破當下承當直躋聖位若夙世無因終當難化然而相近之性原無二也人本堯舜本皆可爲其不爲者習耳於性何尤且如子靜坐見空此亦夙世好因更莫錯過永寧起曰蒙教敢不欽承

然既云夙世好因則未生前不有我乎師曰只因執我萬死萬生識眞我者不見我相永寧有省

有僧辨情辨性師曰要曉得情也是性僧默然

一友言曰吾人不爲性命爲用講學師曰講學正所以爲性命其不肯講學者與夫講學而不眞切者皆未念生死臨前耳昔者羅先師令太湖日進諸生以性命之學某推府素迂之一日代巡錄囚推府及先師侍側推府因間調先師於代巡曰羅尹乃道學先生代巡遂顧之曰日今看此臨刑之人這道學作如何講先師敬對曰他們平素不識學問所以致有今

日但吾輩平素講學又正好不及他今日推府方擬口而笑代巡復詰之曰如何不及先師曰吾輩平時講學多爲性命之談然亦虛虛談過何曾眞切爲着性命試看他們臨刑往日種種所爲到此都用不着就是有大名位大爵祿在前也都沒幹他們如今都不在念只是一心要求保全性命這等說來他們眞爲性命之心苦切不過思吾輩平時所講的性命道理却是泛論那能及得他們如此眞切忽爾無常一到將若之何辱承下問甚是惶愧代巡不覺嘉嘆不已推府亦欽容於時前友及舉座竦然師顧謂友曰念及生死臨前誰不竦動目今竦動之心便是盡性至命的根本又是出生入死的關頭能於此時直下透過頓證無生不然轉眼便是輪廻却又徒成一番虛話更有愧於先師矣友有省

師曰羅先師微言指點盡成妙義予曾聞馬友云先師向入留都諸友侍側語次有及性字一友因問其義先師曰性字从心从生生生就是性友曰既是生生謂性死了怎麼先師曰你說死了就不是性若是人人生而不死從開闢到今留得這幾箇呆人在造化也蠢言下諸友莫不躍然

友曰吾人問學欲明生死大事乞師言之師曰此事豈專在言語上明得必須自家勇猛決烈眞發大心當下直究根宗毫無夾帶如是未有不自明者若徒聞些話頭終不濟事

友問何生非死何死非生生死死生如何合一師曰生死本一却如何合欲如何合便已二了於是命寧歌寒山之詩詩曰欲識生死譬且將氷水比水結即成氷氷消返成水已死必應生出生還復死氷水不相傷生死還雙美一友曰美則美矣其奈輪廻何師曰迷有輪廻覺無生死一友因歌曰覺大士長如是

度衆生不生死師曰華嚴不動智人人是如此
吳考言問曰未有氷水時何如師曰黃河已凍矣
友問末後一着是如何師曰且管現前着現前如何
末後如何
友問爲學入首功夫師曰識心友曰心如何識師默
然良久高聲咏曰處處青山人不識步步踏着此巖
石妙妙妙妙不可言可惜可惜大可惜其友有省
一友問何以了生死師曰有甚麼生死曰既無生死
何故云了師曰眞識得原無生死便是了友瞿然
永寧因師論學有當於心歎曰師眞是再來人師曰

那箇人不是再來的隨又曰原不曾來一友問曰且
今現在人非來乎師曰有甚麼現在人友豁然
黃吉先問仁在乎熟熟果何如師曰仁者人也即此
七尺之軀天地萬物皆其一體大學所謂大人是也
大人之學明明德必極其明親民必極其親然後爲
止於至善自非合內外忘物我渾渾融融養到極純
熟田地安能使此七尺之軀渾然與物同體而成大
人耶成大人而仁斯熟矣
吳覺甫曰學啓向誤看熟以爲操存之熟蒙師指示
乃知功如此用矣然儒先嘗云操心如操練兵馬要

得進退如法又如操舟舵要得緩急如意何也師曰
子不察耶可操者兵也而心非兵可操者舟也而心
非舟凡天下有形之物皆可以言操惟心無形不可
得而操覺甫曰何以謂之操則存師曰操兵也心則
存於兵操舟也心則存於舟及其舍之而心復返於
無矣覺甫曰由此言之則心能操物無物能操心耶
師曰否人本無心因物有心心既因物有即謂物能
操心也亦可故曰獨孤臣孽子其操心也危但物能
操心畢竟爲常人言不爲識心者言識心者心爲萬
物主其大無對獨往獨來無能操者

永寧將行自恐見之不透乞師指其要師曰子云見
之不透豈求見之透乎若是見爲得透譬如眼之見
物自墻以外便爾隔絕若是見焉得透丁惟無見無
所不透永寧豁然
汪奎光問學歸乞一言爲持循之要師曰其惟謙乎
奎光曰心體本虛似不可着一謙字師曰何爲其然
也益戒禹曰滿招損謙受益禹戒舜曰無若丹朱傲
是二三大聖人豈不識心體而若此兢兢也夫人心
火之屬也炎上而難下然非眞心眞心即天也天字
从二从人夫二地道也火藏於地而乃天焉象其下

濟而光明也學而識眞心者寡矣故多任其炎上者以爲心幾何不自焚哉子必謙焉然後眞心見
師謂諸友曰學問關繫甚重諸君旣知此學昭鑒愈嚴更須精進謹實務造乎大聖人之極不可隨聲合着脚知見滅頂䝉懵一生無結果也

性理會通卷三十三

性理會通卷三十四

龍谿王　畿撰

三山麗澤錄

遵嚴王子曰仲尼終歲周流隨地講習上則見其邦君中則交其公卿大夫下則進其凡民如丈人漁父之屬皆有意焉故光輝所及在鄉滿鄉在國滿國先生之出遊亦似之先生曰鳥獸不可與同羣非斯人而誰與此原是孔門家法吾人不論出處潛見取友求益原是吾人分内事予豈敢望古人之光輝儻然以教人傳道爲事取友求益竊有志焉若夫人之信否與此學之明與不明則存乎所遇非人所能强也至於閉門踰垣踽踽然潔身獨行自以爲高則又非予之初心

遵巖子曰學不厭誨不倦教學相長也先生曰然吾人之學原與物同體誨人倦時卽學有厭處成己卽所以成物只是一事非但相長而已也孔子有云默而識之此是千古學脉虞廷謂之道心之微學而非默則涉於聲臭誨人非默則墮於言詮故曰何有於我哉非自謙之辭乃眞語也若于此悟得及始可與言聖學

遵巖子曰千古聖賢之學只一知字盡之大學誠正修身以齊家治國平天下只在致知中庸誠身以悅親信友獲上治民只在明善明善卽致知也雙江云格物無功夫吾有取焉先生曰此正毫釐之辨若謂格物有功夫何以曰盡于致知若謂格物無功夫何以曰在于格物物是天下國家之實事由良知感應而始有致知在格物猶云欲致良知在天下國家實事上致之云爾知外無物物外無知如離了悅親信友獲上治民更無明善用力處亦非外了明善另有獲上治民悅親信友之功也以意逆之可不言而喻矣

遵巖子問曰荆川謂吾人終日擾擾嗜慾相混精神不得歸根須閉關靜坐一二年養成無欲之體方爲聖學此意何如先生曰吾人未嘗廢靜坐若必藉此爲了手未免等待非究竟法聖人之學主于經世原與世界不相離古者教人只言藏修游息未嘗專說閉關靜坐若日日應感時時收攝精神和暢充周不動于欲便與靜坐一般況欲根潛藏非對境則不易發如金體被銅鉛混雜非遇烈火則不易銷若以見在感應不得力必待閉關靜坐養成無欲之體始爲了手不惟蹉却見在功夫未免喜靜厭動與世間已無交涉如何復經得世獨修獨行如方外人則可大修行人於塵勞煩惱中作道場吾人若欲承接堯舜姬孔學脉不得如此討便宜也

遵巖子曰孔子六十而耳順此六經中未嘗道之語不曰目與口鼻惟曰耳順何謂也先生曰目以精用口鼻以氣用惟耳以神用目有開闔口有吐納鼻有呼吸惟耳無出入佛家謂之圓通觀順逆相對孔子五十而知天命能與太虛同體方能以虛應世隨聲所入不聽之以耳而聽之以神更無好醜簡擇故謂之耳順此等處更無巧法惟是終始一志消盡渣滓無有前塵自能神用無方自能忘順逆

遵巖子居鄉遇拂逆事時有消然不豫之色甚至有佛然不平之氣方信以爲同好惡公是非以問于先生先生徐應之曰子甚麼聰明何未之早達也吾人處世豈能事事平滿無不足之嘆所貴于隨緣順應處之有道耳禪家謂之缺陷世界達順好醜皆作意安只見在不平滿處便是了心之法方是當地洒然超脫受用纔有悄然怫然之意等待平滿時方稱心吾之所自失者多矣況人無皆非之理惟在反已自

修一毫不起慾尤之心方是孔門家法故曰下學上達知我其天此便是古人自信之學忘好惡方能同好惡忘是非方能公是非蓋好惡是非原是本心自然之用惟作好惡任是非始失其本心所謂忘者非是無記頑空率其明覺之自然隨物順應一毫無所作無所任是謂忘無可忘在知道者默而識之

遠齋子曰諸公每日相集講學固好予却謂不在講學只身體力行實落做將去便是先生曰然若是真行路人遇三叉路口便有疑有疑不得不問不得不講惟坐謀所適始無所疑始不消講若徒務口講而

不務力行則有所不可耳蒙泉祁子請聞過先生曰此是不自滿之心安節自守每事從簡月計不足歲計有餘士民日受和平之福只此便是寡過之道要人說過不如自己見過之明苟有無心之失不妨隨時省攺今人憚于攺過非但畏難亦是體面放不下勘破此關終日應酧可以洒然無累矣

遵巖子曰荆川隨處費盡精神可謂溌撒然自跳上蒲團便如木偶相似收攝保聚可無滲漏予則不能及先生曰此事非可强爲須得其機要有制煉魂魄之功始得伏蔵始無滲漏荆川自謂得其機要能煉虛空亦曾死心入定固是小得手處然於致良知功夫終隔一塵蓋吾儒致知以神爲主養生家以氣爲主戒慎恐懼是存神功夫神住則氣亦住當下還虛便是無爲作用以氣爲主是從氣機動處理會氣結神凝神氣含育終是有作之法

楓潭萬子問曰古人通晝夜之道而知何謂也先生曰千古聖學只一知字盡之知是貫徹天地萬物之靈氣吾人日間欲念慌惚或至梏亡夜間雜氣紛擾或至昏沉便是不能通乎晝夜便與天地不相似便與萬物不相涉時時致良知朝乾夕惕不爲欲念所

擾昏氣所乘貞明不息方是通乎晝夜之道而知通乎晝夜自能通乎天地萬物自能範圍曲成存此謂之存神見此謂之見易故神無方而易無體是謂彌綸天地之道是謂窮理盡性以至於命楓潭子喟然曰如此方是通乎晝夜之實學非徒談說理道而已也

遵巖子問先師在軍中四十日未嘗睡有諸先生曰然此原是聖學古人有息無睡故曰向晦入燕息世人終日擾擾全賴後天渣滓厚味培養方彀一日之用夜間全賴一覺熟睡方能休息不知此一覺熟睡

陽光盡爲陰濁所陷，如死人一般。若知燕息之法，當
向晦時耳無聞，目無見，口無吐納，鼻無呼吸，手足無
動靜，心無私累，一點元神，與先天清氣相依相息，如
爐中種火相似。比之後天昏氣所養，奚啻什百。
遵巖子曰區區於道實未有見，向因先生將幾句精
語蘊習在心，隨處引觸，得箇入處，只成見解，實未有
得。先生曰此是不可及處，他人便把此作實際受用。
到底只成弄精魂，從言而入，非自己證悟，須打破自
己無盡寶藏，方能獨往獨來，左右逢源，不傷人門戶，
不落知解，只從良知上朴實致將去，不以意識攙和
其間，久久自當有得，不在欲速強揠也。
遵巖子問曰學術不出于孔氏之宗，宗失其統而爲
學者其端有二，曰俗與禪。若夫老氏之學則固吾儒
之宗派，或失於矯則有之，非可以異端論也。先生曰
異端之說見於孔氏之書，當時佛氏未入中國，其於
老氏尚往問禮而有猶龍之嘆，莊子宗老而任狂，非
可以異端名也。吾儒之學自有異端，至於佛氏之家
遺棄物理，究心虛寂，始失於誕。然今日所病，却不在
此，惟在俗耳。世之儒者不此之病，顧切切焉惟彼之
憂，亦見其過計也已。良知者千聖之絕學，道德性命

之靈樞也。致知之學原本虛寂而未嘗離於倫物之
感應，外者有節而內者不誘，則固聖學之宗也，何偏
之足病。故曰致知在格物，言格物所以致吾之知也。
吾儒與二氏毫釐之辨正在於此，惟其徇於物感之
迹，揣摸假借，不本於良知以求自得，始不免于俗學
之支離，不可不察也。友人問佛氏雖不免有偏，然論
心性甚精妙，乃是形而上一截理，吾人叙正人倫，未
免連形而下發揮。然心性之學沉埋既久，一時難爲
超脫，借路悟入，未必非此學之助。先生曰此說似是
而實非。本無上下兩截之分，吾儒未嘗不說虛，不說
寂，不說微，不說密，此是千聖相傳之秘藏，從此悟入
乃是範圍三教之宗。自聖學不明，後儒反將千聖精
義讓與佛氏，纔涉空寂，便以爲異學，不肯承當，不知
佛氏所說本是吾儒大路，反欲借路而入，亦可哀也。
夫僊佛二氏，皆是出世之學，佛氏雖後世始入中國，
唐虞之時所謂巢許之流，即其宗派。唐虞之時聖學
明，巢許在山中，如木石一般，任其自生自化，乃是堯
舜一體中所養之物，蓋世間自有一種清虛恬淡不
耐事之人，雖堯舜亦不以相強。只因聖學不明，漢之
儒者強說道理，泥於刑名格式，執爲典要，失其變動

周流之性體反被二氏㸃檢訾議敢於王張做大吾儒不悟本來自有家當反甘心讓之尤可哀也已先師嘗有屋舍三間之喻唐虞之時此三間屋舍原是本有家當巢許輩皆其守舍之人及至後世聖學做主不起僅守其中一間將左右兩間甘心讓與二氏及吾儒之學日衰二氏之學日熾甘心自謂不如反欲假借存活洎其後來連其中一間岌岌乎有不能自存之勢反將從而依歸之漸至失其家業而不自覺吾儒今日之事何以異此間有豪傑之士不忍甘心於自失欲行王張正學以排斥二氏爲己任不能

探本入微務於內修徒欲號召名義以氣魄勝之祇足以增二氏檢議耳先師良知之學乃三教之靈樞于此悟入不以一毫知識參乎其間彼將帖然歸化所謂經正而邪慝自無非可以口舌爭也

性理會通卷三十四終

性理會通卷

晉安鄭善夫撰

經世要談

應迹以委順爲主然必明於人情物理然後能委順可以接人處事無事理之障矣委者除事障也事障只是情欲順者除理障也理障只是意必有生皆爲物所引故當委之有身又安得無事故又當順之委而順之則雖應物實未嘗有物也委順必先於明理脩身必先於格物也動若水靜若鏡應若響委順也動若水者可行則行可止則止行止無心也靜若鏡

者物來則照物去則虛空洞無物也應若響者大扣大鳴小扣小鳴不扣不鳴也若鏡無意也若水無必無固也若響無我也

靜坐養元神元是吾儒底事世儒槩闢爲仙釋却去作下半截工夫虛勞一生却無箇着落識者又欲假仙釋靜養來立脚而後去反到吾儒上豈是道理

習氣不除如何了道習氣如蛣蜣但知有糞丸堅不肯放也有物過眼必看有聲入耳必聽小小入意即喜小小咈意即怒小小利害即生恐懼皆習氣也

人只有自愛之私便自天地閉塞賢人隱有氣節者

便自愛其氣節有事業者便是愛其事業有技能者便自愛其技能有文學者便自愛其文學如此便狹小了人莫不自愛不知自愛反是自害人但能看此心與天地一般便有天地變化草木蕃底意思則凡氣節事業技能文學見之猶筠屣耳是之謂大愛其身

人只是不曾存得真心真心無一毫氣質才惹氣質便是私意私意潛伏在内人多不自覺只說我能去私去蔽。且心不存便依舊發出來如人戒酒不真知酒之決能殺巳纔戒一番它日不覺牽迷將去

周江郎云無爲名尸勘破幻妄也無爲謀府無思也無爲事任無爲也無爲知主無知也然須定得性了方行得四者不然實行不去莊子曰吾以無爲爲樂矣又俗之所大苦也大顛曰衆人而不思不爲則天下之理幾乎息矣應事接物只是一箇情事爲累若無情則無累矣故曰聖人無情

吾輩學問貴包荒韓魏公一生只是包荒故能成得相業吳道二才士使蜀武侯甚偉之後二人伏誅武侯云此人只是黑白太分明吾輩只以天地爲吾一心何所不容中間自然物各付物今人才向學便分黨相非抑何見之小也

元東陽鹿皮子謂秦漢而下說經而善者不傳傳者多未善淳熙以來講說尤與洙泗不類嘗自謂明月之珠失之二千年乃獲之牧豎之手其言曰神所知之謂智知天下殊分之謂禮知分之宜之謂義知天地萬物一體之謂仁禮復則和之謂樂國家天下一枳也枳一爾而穰有十焉枳有十而一視之其於人則仁也發而視之穰有十其於人則君臣父子長幼之等刑賞予奪之殊所謂禮也視十爲十者禮之異視十爲一者仁之同天下萬殊之分視聽言動之宜所

操者禮之柄耳鹿皮子却是獨到之學

謝顯道自負該博對明道舉史書不遺一字明道曰賢却記得許多可謂玩物喪志謝聞此語汗出浹背明道却云只此便是惻隱之心及看明道讀史又却逐行看過不差一字心甚不服後來省悟却將此事做話頭接引博學之士此項意思極難分別此便是王霸之分

古人恥其君不爲堯舜恥其民不爲堯舜之民必有是志方做得光大事業孔子謂管仲器小管仲功非不高爲其元無是志故所就只如此耳行義達道古

人多不如志寧甘死蓬蒿而不悔者謂何須要識得
此義
人莫不剛愎自信剛愎自信卽是自絶誰敢語以至
道凡人有才氣而復虛巳下問者實大難得
防身當若禦虜一跌則全軍敗没愛身當若處子一
失則萬事兎裂涉世甚艱畜德宜豫布人以恩而外
揚之則棄教人以善而外揚之則伲
正德十六年朝中諸君子諫南巡罰跪五日燕山衛
都指揮張雲托以黑帝語欲面朝廷云南巡決有禍
文臣忠諫不宜加罰時權姦朱寧遠之使不得前遂

剩胸以死諫竟係之獄論重辟不協有 旨杖八十
邊方編管杖畢猶强步出東長安仆死 朝廷亦竟
以南巡大行如其所托云於乎今日權姦何在張雲
赫赫有生氣矣
自古刺史鎮臣得自辟其叅軍記室擇其賢者薦之
於朝然後大用之此法最美刺史據聲望以辟人凡
部下之賢者鮮不就辟故多得人亦鄉擧里選之遺
意也後世科擧之制行詞章之習盛由是人才混肴
古意落盡矣
子貴通天下之志疾惡太嚴則傷公明之體

舊習一處消百處消卽致曲一處得百處可得
學道是意誠意誠如救頭豈以喧擾中止

性理會通卷三十五

同邑郁天民纂

傳習存疑

徐愛問在親民程子謂當作新民後章作新民之文似亦有據先生以爲宜從舊本亦有所據否曰作新民之新是自新之民與在新民之新不同此豈足爲據作字却與新字相對然非新字義下面治國平天下處皆於新字無發明如云君子賢其賢而親其親小人樂其樂而利其利如保赤子之類皆是親字意親民猶孟子親親仁民之謂親之卽仁之也百姓不

親舜使契爲司徒敬敷五敎所以親之也堯典克明峻德便是明明德以親九族至平章協和便是親民便是明明德於天下又如孔子言修己以安百姓修己便是明明德安百姓便是親民說親民便兼教養意說新民便覺偏了

程子所取據者在湯之盤銘一章非特作新民之文如所謂日新新命上下語意皆融徹故定此章爲釋新民而謂親當作新若云親字兼教養說新民便覺偏然則下文所謂明明德於天下者非新民之謂乎亦何嫌其偏也大抵先王之政教養兼舉故言教則養在先可包在內況平天下章論君子大道其得失係於忠信驕泰忠信以得之之字卽大道也屬諸養乎屬諸教乎不過修己治人之術自新而新民也百姓不親民自不相親敬敷五敎非謂親民

問知止而后有定朱子以爲事事物物皆有定理似與先生之說相戾曰於事事物物上求至善却是義外也至善是心之本體只明明德到至精至一處便是然亦未嘗離却事物

旣云至善未嘗離却事物然則朱子所謂事事物物皆有定理者亦何嘗離却心耶但於事物上窮

究其理以求至善此實用功處將見集義卽不處若一向以爲義外指心本體爲至善虛喝却無實用功處其流便至於禪此立言者差之毫釐謬以千里不可不審也

問至善只求諸心恐於天下事理有不能盡先生曰心卽理也天下又有心外之事心外之理乎

心卽理也一句非也蓋理乃事物之有條理者也而皆具於吾心惟能使事事物物各得其理則吾心自無非理矣此正所謂無心外之事無心外之理者若遂認心爲理一意照看此禪家卽心之說

邦又謂隨其所往行住坐卧無不是理所以愈猖狂自恣而卒叛於名教也晦菴之說曰人之所以爲學者心與理而已此眞見得心不可認爲理故分之心自心理自理不然則必曰心而已或又曰理而已然舉心而不遺理舉理而必於心此正儒者內外合一之學也

愛曰如事父之孝事君之忠交友之信治民之仁其間有許多理亦不可不察先生嘆曰此說之蔽久矣豈一語能悟今姑就其所問言之且如事父不成去父上求個孝的理事君不成去君上求個忠的理都

只在此心心卽理也此心無私欲卽是天理不須外面添一分以此純乎天理之心發之事父便是孝發之事君便是忠只在此心去人欲存天理上用功便是

事父事君之理在心不在君父然事父事君所以必須忠孝正緣父生我當孝君覆育我當忠其理自然如此吾心上亦豈待外面添一分乎必若專任此心不能用功擇善固執明善誠身徑謂循乎天理而發之事父便是孝發之事君便是忠則是所謂從心所欲不踰矩發之卽當不待品量諦審

講求稱職於先但因事君事父而有忠孝之名耳旣無一定則孝可通於事君忠可通於事父忠孝又可通於交友治民如其然畧無界限分別却是義外也如其不然則理之在物者固自有定矣何則心之所具乃事物之理所謂萬物備於我非懸空別自有一理也其純乎天理正緣事物之得當而云若無事物又安有理惟聖人則此事物之理皆自然貫通於吾心故不須思索然如老安少懷之類亦自須問察非全然不着心也

如事父一事其間溫凊定省之類有許多節目不知

亦須講求否曰如何不講求只是有個頭腦只就此心去人欲存天理上講求就如講求冬溫也只是要盡此心之道恐怕有一毫人欲間雜講夏凊亦然只是講求得此心此心毫無人欲純是天理是個誠於孝親的心冬時自然思量父母的寒便自要去求個溫的道理夏時自然思量父母的熱便自要去求個凊的道理這都是那誠孝的心發出來的條件却是須有這誠孝的心然後有這件發出來譬之樹木須先有根然後有枝葉不是先尋了枝葉然後去種根

禮記云孝子之有深愛者必有和氣有和氣者必有

愉色有愉色者必有婉容須是有個深愛做根便自
然如此
頭腦之說吾不得而知矣然既云就此心去人欲
存天理上講求則所以能去人欲而存天理者正
緣在事物上處置得極停當而非有他也夫理者
事物之條理然皆天也不容毫髮人僞之雜故於
事物上有不停當處即是私欲故講求事物即所
以講求此心也若將事物置後則吾心即無講求
處何者心非聚事物之理則空矣惟放心有求求
而即存亦何待講吾惟講求五倫之理事父母[illegible]

見得父母於我有莫大之恩事之之道當如此[illegible]
出孝來便是誠孝便是深愛眞如米之有根本達
於枝葉若只講求此心是舍枝葉之發生而求所
謂根本者特枯荄耳
鄭朝朔問至善亦須從事物上求先生曰至善只是
此心純乎天理之極便是更於事物上怎生求
謂至善不須從事物上求更於心上怎生求其源
誤在心即理也一句而不知心之理乃事物之理
也舍事物而求心則無理矣
朝朔曰且如事親如何而爲溫凊之節如何而爲奉
養之宜須求個當方是至善所以有學問思辨之功
先生曰若只是溫凊之節奉養之宜可一日二日講
之而盡用得甚學問思辨惟於溫凊奉養時只要此
心純乎天理之極此則非有學問思辨之功將不免
於毫釐千里之謬所以雖在聖人猶加精一之訓若
是那些儀節求得是當便謂至善即如今扮戲子扮
得許多溫凊奉養的儀節是當亦可云至善矣
溫凊之節奉養之宜皆天理也心之所制爲節爲
宜擇善而後明以止於善者也今云於溫凊奉養
時只要此心純乎天理之極似謂純乎天理即自

能溫凊奉養更不講求節與宜豈不迂闊經禮三
百曲禮三千何爲垂世其論節與宜又似只外面
死覰矩畧不臨時變化與內截無干涉故謂一二
日可以講之而盡至以戲子爲喻彼戲子者既以
戲云矣又可謂之節與宜耶夫曰節曰宜此正至
善之謂而純乎天理之極者也使非至善不足以
謂之節與宜矣
愛因未會先生知行合一之訓問於先生先生曰試
舉看愛曰如今人儘有知得父當孝兄當弟者却不
能孝弟便是知與行分明是兩件先生曰此已被私

欲隔斷不是知行的本體了未有知而不行者知而不行只是未知聖賢教人知行正是要復那本體不是着你只恁的便罷

致知力行二者爲訓其來尚矣更千聖萬賢不能易者今徒有知行合一以爲宗旨之論甚則廢行而專言知矣其病在立異不欲人問學求知故復創說誠意是致知謂知可兼行必行得纔知殊不知大學所謂欲誠其意先致其知則誠意致知分明是兩項不惟其功之不可偏而先後之次輕重之等亦有不可誣者今必使合一謂知行自有本

體所謂知乃良知非舊所謂與行別者也意亦異矣大凡講學如知行等字且須就其名義訓詁知自吾心之覺識者而言行則自其念慮作爲而言故知只可言知行只可言行然知不可無行行不可無知此知行所以常相須而當並進也

故大學指個眞知行與人看說如好好色如惡惡臭見好色屬知好好色屬行只見那好色時已自好了不是見了後立個心去好聞惡臭亦然如鼻塞人雖見惡臭在前鼻中不會聞便亦不甚惡亦只是不會知臭

有見聞斯有好惡依舊是見聞在先好惡在後安得以見聞爲好惡蓋此等立異開辨從王安石執拗來又似告子故強欲認知爲行耳

就如稱某人知孝某人知弟必是其人已曾行孝弟不成只是曉得說些孝弟的話便可稱爲知孝弟

稱某人知孝弟必曾行孝弟是不過因行而考其知方其事爲未著則知與否在其人吾固不得而見之甚有自謂能知而所行大謬不然者此則其言之不可信也有所作爲在其人亦必知了然後能行

又如知痛必已自痛了知寒必已自寒了知饑必已自饑了知行如何分得開此便是知行的本體不會有私意隔斷的聖人教人必要是如此方可謂之知

痛了方知痛知饑寒必先已自饑寒欲以此證知行不分然痛與饑寒如何可謂行此正所知之事也若痛而治其痛寒而禦寒饑而止饑方可謂行然必知在先行在後而非可以倒逆謂知行本體不如是吾弗信矣

某嘗說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工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若會得時只說一個知已自有行在只

說一個行已自有知在

說知是行之主意非也纔涉主意卽行矣行雖知之工夫然知先是行之工夫必知然後能行雖云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然謂知已自有行在則無此理也

古人所以既說一個知又說一個行者只爲世間有一種人懵懵懂懂的任意去做全不解思惟省察也只是個冥行妄作所以必說個知方纔行得是又以一種人茫茫蕩蕩懸空去思索全不肯着實躬行也只是個揣摸影響所以必說一個行方纔知得眞此是古人不得已補偏救弊的說話若見得這個意時卽一言而足

既知有一種冥行妄作者所以必說個知又有一種懸空思索者所以必說個行不可廢一矣今却口只說一個知已自有行在說一個行已自有知在而必使知行兩事廢其一舉其一則其實有不能廢者況只舉知只舉行則其立言用意隱而偏未必不墮於臧三耳之恠不若知行分作兩項只如昔人所謂並進所謂常相須所謂不可偏廢如目無足不行足無目不見者是何等明白何等兼全乎

今人却就將知行分作兩件去做以爲必先知了然後能行我如今且去講習討論做知的工夫待知得眞了方去做行的工夫故遂終身不行故遂終身不知

今人之病直坐知而不行耳故其講習討論皆爲無用亦有工夫鹵莽雖講習討論而知之未盡則其行亦有未合於理者此知之必貴於行而行之有待於知也夫其所未知者既得卽是可以措之於行而其所已行者復因新知得以去非而從善是其工夫前後不相妨而其機則互相發緊要切實者何至因其做知工夫而遂患其終身不行耶蓋不行者自不行耳非知之辠也

虛靈不昧衆理具而萬事出心外無理心外無事

既知衆理之具則衆之一字亦必指物言謂衆物之理耳不成謂衆心之理以此益見理不離物物不離心謂心卽理不須從事物上求理者妄也

或問晦庵曰人之所以爲學者心與理而已此語如何曰心卽性性卽理下一與字恐未免爲二此在學者善觀之

謂心卽性此正禪家卽心見性之說認氣爲理矣
夫性者生於心之理也若心則不免於形氣雖理在其中而知覺則爲氣之所運用惟運用之得當者纔是理纔見率性之道然其運用不能離事物其得當者固事物之得當也事物之得當得理之當夫心者也謂心卽性不分理氣則不可故晦菴下一與字甚有斟酌繼之云心雖主乎一身而其體之虛靈足以管乎天下之理理雖散在事物而其用之微妙實不出乎人之一心嗚呼盡之矣

問道心常爲一身之主而人心每聽命此語似有弊

先生曰然心一也未雜於人謂之道心雜以人僞謂之人心人心之得其正者卽道心道心之失其正者卽人心初非有二心也程子謂人心卽人欲道心卽天理語若分析而意實得之今曰道心爲主而人心爲聽命是二心也天理人欲不並立安有天理爲主人欲又從而聽命者

人心謂人受生而能知覺氣以成形之心也道心謂形氣中得於天而謂之性統於心者也均之曰心然舍人心則道心無從有矣今以道心爲主人心聽命之說爲有弊謂天理人欲不並立則人心全是人欲而無天理。此恐未識人心。蓋人心主形氣言雖上智不能無在理欲之間者惟縱之方全是欲苟處之正處卽純道心而率性所爲矣何二之有不然人心既爲人欲大舜何用首擧言以先於道心危微實相對待又可專論道心不及人心乎然則治心者固將盡滅形氣知覺以爲人欲耶抑惟使其聽命於道如仲尼以禮制心之說耶

問戒懼是已所不知時工夫愼獨是知所獨知時工夫此說如何先生曰只是一個工夫無事時固是獨知有事時亦是獨知此處不論善念惡念更無虛假

一是百是一錯百錯正是王霸義利誠僞善惡界頭於此一立定便是端本淸源便是立誠古人許多誠身的工夫精神命脈全體只在此處莫見莫顯無時無處無終無始只是此個工夫若又分戒懼爲已所不知卽工夫便支離便有間斷既戒懼卽是知若不知是誰戒懼如此解便要流入斷滅禪定曰不論善念惡念更無虛假則獨知之地更無無念時耶曰戒懼亦是念戒懼之念無時可息若戒懼之心稍有不存不是昏瞶便已流入惡念自朝至暮自少至老若要無念卽是已不知除是昏睡除是稿木死灰

此一段話酷似禪談露出本來面目謂無事時固是獨知旣曰無事時則不睹不聞心中念寂所獨知者何事謂莫見莫隱無時無處無終無始則又認隱微卽不睹不聞矣又不知不睹不聞乃形容靜虛未有物感之際心中何隱何微莫見莫隱而當加之愼獨乎斷滅禪定云者正緣於已不睹不聞時不知戒懼於所謂致中和者其功無屬今必將戒懼工夫併入於人所不知已獨知之時其靜時却正無工夫豈不流入於禪定斷滅者乎大抵不睹不聞謂喜怒哀樂未發善惡無念此時隱微

俱泯卽在已亦何由知非必昏睡槁死也獨知則謂善惡念起已分如黑白之瞭然者與喜怒哀樂未發善惡無念時自別安得以分戒懼愼獨爲支離乎斷滅云云又不睹不聞時只有善其惡未萌故謂天理之本然於此存之則人欲自不能萌然人或戒懼功稍弛其中念慮萌動有惡則就遏之不容潛伏故謂之愼獨雖兼指善惡言然其功於遏惡上爲重大學之言愼獨亦只就小人爲不善者言之朱註上言存天理下言遏人欲直是有斟酌豈禪學所能訾議要之戒懼之功在上聖不可忘愼獨之義於下學爲尤切也

平時講學如氣載理理乘氣之說俱不去理會遂漫然謂理氣眞有兩物其載如舟載之載乘如乘馬之乘及觀程子道亦器器亦道朱子不雜不離之論始悟理氣之一胡敬齋理乃氣之理氣乃理之氣語尤明

學者正患理氣二字不明若明得便自不怕入禪蓋禪家以靈覺爲性不知靈覺是氣其靈覺之正當者纔是氣之理謂之理者以其有條理蓋理字從玉玉之膚理也借言之卽正當之謂然欲求靈

覺之正當便自不能外棄事物其外棄事物者卽爲不正當而天理滅絕矣

近日學者大抵見得理爲心中自有的東西不須在事物上求故只要此心存天理便得殊不知所謂理者正就事物之得當者而言也故舍事物則無理矣故做得來只是禪學認氣爲性

以物言則物之得當而有條理者理也以心言則心之應物而得當者亦理也然自他人之心而視吾心則吾心一物也所謂窮理者不論在我在物蓋必將在我者以稱量其在物者又將在物者以

引入於在已所謂擇其善而從有多少開發滋益處此易所謂畜德程子所謂求經義皆栽培之意故今日學者謂他遺却物理專求本心如禪却不可他却知物不外於吾心故止欲於吾心上求出個物理更不將在物見成之理與吾心參驗是殆舍規矩而求方圓者也然惟聖人生知安行方圓之至者故可謂吾心自有規矩以教下學誣之甚矣

俗儒亦不可謂他不窮理他却只將在物之理來揣摩更不爲吾身心地所以費一生精神便窮得

許多物理却無用只爲物窮不爲已窮正是知而不行故子貢方人夫子謂其不暇也

學只是成就一個是當而已蓋天地間只有一個是當細分之萬事萬物又各自有個是當所謂理也而主之者吾心也吾心必欲其是當雖行於萬變之中而不奪如指南之車者便是立志其兢兢業業不敢有一毫不是當便是居敬虛心體認其果是當與否便是窮理其不是當的便是人欲便與遏絕勿萌於念慮其是當的便以措之日用勿更因循便是力行到久後成熟便是人欲淨盡天理流行內而吾心外而事物舉此而彼不遺便是一貫然則所謂是當者亦竟屬之事物乎屬之心乎曰事物之是當即心之是當也蓋未有心外之事物心非事物不可得而見矣必謂于事物者之支離而專求此心之簡易此近日之學所謂須要有頭腦者然心既懸空不着事物如何擺布其頭腦便自不可得此恐惡俗學之支離而不免自墮於支離矣若禪家者流屏去事物專守此心之靈覺以爲性故見得光光明明如一物在此正是他將精神作弄不是當而天理滅絕處然他却不管

聖人之心猶權衡也其輕重皆從生也未至於聖者不能無人僞之雜此則輕重不明而權衡之不立者矣然必須取物輕重之一定者試他權衡相較此銖也此兩也此銖而重者也此銖而輕者也此兩而重者也此兩而輕者也夫然後輕重之分可得而明而權衡可立也今謂不須在事物上講求只要此心去人欲存天理是欲求權衡之立而不取衷於物之輕重者也亦安有此耶

性理會通卷三十六 終

性理會通卷三十七

古剡周汝登著

九解

南都舊有講學之會萬曆二十年前後名公畢集會講尤盛一日拈舉天泉証道一篇相與闡發而座上許敬菴公未之深肯明日公出九條自命曰九諦以示會中先生爲九解復之天泉宗旨益明具述于左云

諦一云易言元者善之長也又言繼之者善成之者性書言德無常師主善爲師大學首提三綱而

歸於止至善夫子告哀公以不明乎善不誠乎身顔子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孟子七篇大旨道性善而已性無善無不善則告子之說孟子深闢之聖學源流歷歷可考而知也今皆捨置不論而一以無善無惡爲宗則經傳皆非

維世範俗以爲善去惡爲隄防而盡性知天必無善無惡爲究竟無善無惡即爲善去惡而無跡而爲善去惡悟無善無惡而始眞教本相通不相悖語可相濟難相非此天泉證道之大較也今必以無善無惡爲非然者見謂無善豈慮入於惡乎不知善且無而惡更從何容無病不須疑病見謂無惡豈疑少却善乎不知惡旣無而善不必再立頭上難以安頭故一物難加者本來之體而兩頭不立者妙寄之言是爲厥中是爲一貫是爲至誠是爲至善聖學如是而已經傳中言善字固多善惡對待之善至於發心性處善率不與惡對如中心安仁之仁不與忍對主靜立極之靜不與動對大學善上加一至字尤自可見蕩蕩難名爲至治無得而稱爲至德他若至仁至禮等皆因不可名言擬議而以至名之至善之善亦猶是耳夫惟善不可

名言擬議未易識認故必明善乃可誠身若使對待之善有何難辨而必先明乃誠耶明道曰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纔說性時便已不是性也凡人說性只是說繼之者善也孟子言人性善是也悟此益可通於經傳之旨矣解一

諦二云宇宙之內中正者爲善偏頗者爲惡如冰炭黑白非可以私意增損其間故天地有貞觀日月有貞明星辰有常度嶽峙川流有常體人有真心物有正理家有孝子國有忠臣反是者爲悖逆爲妖怪爲不祥故聖人教人以爲善而去惡其治

天下也必賞善而罰惡天之道亦福善而禍淫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自古及今未有能違者也而今日無善無惡則人將安所趨舍與

曰中正曰偏頗皆自我立名自我立見不干宇宙事以中正與偏頗對是兩頭語是增損法不可增損者絕名言無對待者也天地貞觀不可以貞觀為天地之善日月貞明不可以貞明為日月之善星辰有常度不可以常度為星辰之善嶽不以峙為善川不以流為善人有真心而莫不飲食者此心

飲食豈以為善乎物有正理而鳶飛魚躍者此理飛躍豈以為善乎有不孝而後有孝子之名孝子無孝有不忠而後有忠臣之名忠臣無忠若有忠有孝便非忠非孝矣賞善罰惡皆是可使由之邊事慶殃之說猶禪家譚宗旨而因果之說實不相礙然以此論性宗訓祖悟性宗則趨舍二字是學問大病不可不有也解二

諦三云人心如太虛元無一物可着而實有所以為天下之大本者在故聖人名之曰中曰極曰善曰誠以至曰仁曰義曰禮曰智曰信皆此物也善也者中正純粹而無疵之名不雜氣質不落知見所謂人心之同然者也故聖賢欲其止之而今日無善則將以何者為天下之大本其為物不貳則其生物不測天地且不能無主而況於人乎

說心如太虛說無一物可著說不雜氣質不落知見已是斯旨矣而卒不放捨一善字則又不虛矣又著一物矣又雜氣質又落知見矣豈不悖乎太虛之心無一物可著者正是天下之大本而更曰實有所以為天下之大本者在而命之曰中則是中與太虛之心二也太虛之心與未發之中果可二

乎如此言中則曰極曰善曰誠以至曰仁曰義曰禮曰智曰信等皆以為更有一物而不與太虛同體無惑乎無善無惡之旨不相入以此言天地是為物而貳矣失其主矣解三

諦四云人性本善自蔽於氣質陷於物欲而後有不善然而本善者原未嘗泯滅故聖人多方誨迪使反其性之初而已祛蔽為明歸根為止心無邪為正意無偽為誠知不迷為致物不障為格此徹上徹下之語何等明白簡易而今日心是無善無惡之心意是無善無惡之意知是無善無惡之知

物是無善無惡之物則格致誠正功夫俱無可下
手處矣豈大學之教專爲中人以下者設而近世
學者皆上智之資不待學而能者與
人性本善者至善也不明至善便成蔽惛反其性之
初者不失赤子之心耳赤子之心無惡豈更有善
耶可無疑於大人矣心意知物只是一個分別言
之者方便語耳下手工夫只是明善明則誠而格
致誠正之功更無別法上中根人皆如是學舍是
而言正誠致格頭腦一差則正亦是邪誠亦是僞
致亦是迷格亦是障非明之明其蔽難開非止之

止其根難拔豈大學之所以教乎解四
諦五云古之聖賢秉持世教提撕人心全靠這些
子秉彝之良在故曰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
之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惟有此秉彝
之良不可殄滅故雖昏愚而可喻雖强暴而可馴
移風易俗反薄返淳其操柄端在於此柰何以爲
無善無惡舉所謂秉彝者而抹殺之是說唱和流
傳恐有病於世道非細
無作好無作惡之心是秉彝之良是直道而行着善
着惡便作好作惡非直也喻昏愚馴强暴移風俗
須以善養人以善養人者無善之善也有其善者
以善服人喻之馴之必不從如昏愚强暴何如風
俗何至所謂世道計則請更詳論之蓋凡世上學
問不力之人病在有惡而閑藏學問用力之人患
在有善而執著閑惡者教之爲善去惡使有所持
循以免於過惟彼着善之人皆世所謂賢人君子
者不知本自無善妄作善見捨彼取此拈一放一
謂誠意而意實不能誠謂正心而心實不能正象
山先生云惡能害心善亦能害心以其害心者而
事心則亦何由誠何由正也夫害於其心則必及

於政與事矣故用之成治效止驩虞而以之撥亂
害有不可言者後世若黨錮之禍雖善人不免自
激其波而新法之行即君子亦難盡辭其責其究
至於禍國家殃生民而有不可勝痛者豈是少却
善哉范滂之語其子曰我欲教汝爲惡則惡不可
爲欲教汝爲善則我未嘗爲惡蓋至於臨刑追考
覺無下落而天下方且恥不與黨效尤未休眞學
問不明而認善字之不徹其獘乃一至此故程子
曰東漢尚名節有雖殺身不悔者只爲不知道嗟
乎使諸人而知道則其所造就所康濟當更何如

而秉世教者。可徒任其所見而不與斟之將如斯。
世斯民何哉。是以文成於此指出無善無惡之體
使之恣縛解粘歸根識止。不以善爲善而以無善
爲善。不以去惡爲究竟。而以無惡証本來。夫然後
可言誠正實功。而收治平至效。盖以成就君子使
盡爲皋夔稷契之佐轉移世道使得躋黃虞三代
之隆上有不動聲色之政而下有何有帝力之風
者。舍茲道其無繇也孔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
使無訟乎無訟者無善無惡之效也嗟乎文成茲
旨豈特不爲世道之病而已乎解五

諦六云登高者不辭步履之難涉川者必假舟楫
之利志道者必竭修爲之力以孔子之聖自謂下
學而上達好古敏求忘食忘寢有終其身而不能
已者焉其所謂克已復禮閑邪存誠洗心藏密以
至於懲忿窒欲改過遷善之訓昭昭洋洋不一而
足也而今皆以爲未足取必直欲頓悟無善之宗
立躋神聖之地豈退之所謂務勝於孔子者邪在
高明醇謹之士着此一見猶恐其涉於疏畧而不
情而況天資鲁鈍根器淺薄者隨聲附和則吾不
知其可也

文成何嘗不敎人修爲。即無惡二字。亦足竭力一生
可嫌少乎既無惡而又無善。修爲無跡斯眞修爲
也夫以子文之忠文子之清以至原憲克伐怨慾
之不行。豈非所謂竭力修爲者。而孔子皆不與其
仁。則其所以敏求忘食。與夫復禮而存誠。洗心而
藏密者。亦自可思。故知修爲自有眞也陽明使人
學孔子之眞學。疏畧不情之疑過矣解六
諦七云書曰有其善喪厥善言善不可矜而有也
先儒亦曰有意爲善雖善亦粗言善不可有意而
爲也以善自足則不弘而天下之善種種固在有

意爲善則不純而吉人爲善常惟日不足古人立
言各有攸當豈得以此病彼而槩目之曰無善然
則善果無可爲爲善亦可已乎賢者之疑過矣
有善喪善與有意爲善雖善亦私之言。正可証無善
之旨。堯舜事業。一點浮雲過太虛。謂實有種種善
在天下。不可也。吉人爲善爲此不有之善。無意之
善而已矣解七
諦八云王文成先生致良知宗旨元與聖門不異
其集中有云性無不善故知無不良良知即是未
發之中即是廓然太公寂然不動之本體但不能

不昏蔽於物欲故須學以去其昏蔽又曰聖人之所以爲聖人者以其心之純乎天理而無人欲之私也學聖人者期此心之純乎天理而無人欲則必去人欲而存天理又曰善念存時卽是天理立志者常立此善念而已此其立論至爲明析無善無惡心之體一語蓋指其未發廓然寂然者而言之而不深惟大學止至善之本旨亦不覺其矛盾於平日之言至謂有善有惡意之動知善知惡是良知爲善去惡是格物則指點下手工夫亦自平正切實而今以心意知物俱無善惡可言者竊恐

其非文成之正傳也

致良知之旨與聖門不異則無善惡之旨豈與致良知異耶不慮者爲良有善則慮而不良矣無善無惡心之體一語既指未發廓然寂然處言之已發後豈有二耶未發而廓然寂然已發亦只是廓然寂然知未發已發不二則知心意知物難以分析而四無之說一一皆文成之秘密非文成之秘密吾之秘密也何疑之有於此不疑方能會通其立論宗旨而工夫不謬不然以人作天認欲爲理背文成之旨良多夫自生矛盾以病文成之矛盾不可也解八

諦九云龍溪王子所著天泉橋會語以四無四有之說判爲兩種法門當時緒山錢子已自不服易不云乎神而明之存乎其人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神明默成蓋不在言語授受之際而已顏子之終日如愚曾子之眞積力久此其氣象可以想見而奈何以玄言妙語便謂可接上根之人其中根以下之人又別有一等說話故使之扞格而不通也且云汝中所見是傳心秘藏顏子明道所不敢言今已說破亦是天機該發世豈容復

秘嗟乎信斯言也文成發[illegible]子之所未發而龍溪子在顏子明道之上矣其後四無之說龍溪子謂不離口而聰明之士亦人人能言之然而聞道者竟不知爲誰氏竊恐天泉會語畫蛇添足非以尊文成反以病文成吾儕未可以是爲極則也

人有中人以上中人以下二等所以語之亦殊此兩種法門發自孔子非判自王子也均一言語而信則相接疑則扞格自信自疑非有能使之者蓋授受不在言語亦不離言語神明默成正存乎其人知所謂神而明默而成則知顏子之如愚曾子之

眞積自有入微之處而云想見氣象抑又遠矣聞道與否各宜責歸自已未可疑人兼以之疑敎至謂顔子明道所不敢言等語似覺過高然要之論學話頭未足深怪孟子未必過於顔閔而公孫丑問其所安絶無遜讓直曰姑舍是而學孔子曾文未足比於禹章輩而孟子敎以堯舜不言等待直言誦言行行是堯而已然則有志此事一時自信得及誠不妨立論之高承當之大也若夫四無之說豈是鑿空自創究其淵源實千聖所相傳者太上之無懷易之何思何慮舜之無爲禹之無事文

王之不識不知孔子之無意無我無可無不可子思之不見不動無聲無臭孟子之不學不慮周子之無靜無動程子之無情無心盡皆此旨無有二義天泉所證雖陽明氏且爲祖述而況可以龍溪氏當之也耶雖然聖人立敎俱是應病設方病盡方消初無實法言有非眞言無亦不得已若惟言是泥則何言非礙而不肖又重以言武者更增蛇足之疑則不肖之罪也夫解九

性理會通卷三十七

性理會通卷三十八

海鹽鄭　曉著

古言

孔子曰作易者其有憂患乎又曰當文王事紂之時乎是故其辭危讀易而後知聖人憂勤惕厲之心也文王羑里時年八十八其所演易象詞是也讀其詞而見其心矣德愈盛而身愈下名愈彰則迹愈危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以服事殷之心也危必平易必傾吉凶消長之理進退存亡之道也危而平矣平易主於傾也易而傾矣傾可反而平也危易之心毫釐傾平之迹天壤

乾彖見文王造周之德坤彖見文王事殷之心

聖人將修春秋使子夏等十四人求周史記得百二十國寶書又與左丘明乘如周觀於周史乃作春秋旣成以授游夏令叅正之對曰不能賛一詞已乃稽之十得陽豫之卦此漢儒之言云聖人未遠宜信

宋儒有功於吾道甚多但開口便說漢儒駁雜又譏其訓詁恐未足以服漢儒之心宋儒所資於漢儒者十七八只今諸經書傳註儘有不及漢儒者宋儒譏漢儒太過近世又信宋儒太過今之講學者又譏宋

儒太過。

近世言鬼神事。即謂此篇說不知四十二章經未至洛陽達磨未入建康時聖賢亦多言之語曰未知生焉知死未能事人焉能事鬼又曰鬼神之爲德其盛矣乎使天下之人齋明盛服以承祭祀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此何物也易曰精氣爲物游魂爲變是故知鬼神之情狀記曰骨肉斃於下陰爲野土其氣發揚于上爲昭明焄蒿悽愴此百物之精也神之著也吳季札葬子嬴博之間而曰骨肉復歸於土命也魂氣則無不之也此後屈原賈誼知此意天地

間萬物聚散皆鬼神也

平勃之誣少帝以俟代王也辟弒君之名也少帝眞惠帝子也夏侯嬰之清宮也衛士呵曰天子在內惠帝紀言少帝後宮美人子張后傳亦言後宮人子殺其母而取之帝之幼也嘗言后殺我母我長必爲亂此皆子長之言至孟堅史乃云少帝呂氏子平勃不立少帝而迎代王恐有唐五王之禍也少帝不得其終是以有齊趙楚七國之難

王荊公修身潔行過於韓范富歐其志在天下後世必欲一身一時任其事但不得人人似荊公耳。乃不諒其心。爲口交詆。豈不冤哉。荊公自信無媿。不以人言爲意誤天下矣。

三王之後人君大有功於天下後世者莫如漢武帝帝表章六經於秦火之後罷斥申韓蘇張之術又開拓華夏今遼東寧夏甘肅四川雲南貴州兩廣福建并浙東數郡皆武帝所取變夷爲華交州今爲安南竊據朔方今爲胡虜巢穴右北平之大寧今畀朶顏諸戎玄菟樂浪又爲朝鮮所有此皆武帝所取故我朝輿地廣於唐宋不及於漢

策莫盛於漢漢策莫過於晁大夫晁策就事爲文文

簡徑明暢事皆鑿鑿可行賈太傅不及也文中子曰洋洋乎晁董公孫之對有以哉

朱子言文中子論治體高似仲舒而本領不及爽似仲舒而純不及予謂文中子本領純粹得聖學正傳過仲舒遠甚朱子又言退之原道諸篇非通所及亦恐未然退之文人何敢望文中子文中子前有孟子後有周子餘皆不及也

愼勿爲才所使必欲用世苟文若身名俱喪爲何只爲恐不住這一段才或與徐庶皆事操庶不露其才得脫去彧才露欲去不得三國人才孔明之下即文

若文若優於公瑾孔明高於文若處只在躬耕南陽不過玄德不相從耳玄德本漢宗人獻帝衣帶中密詔禪位玄德稱爲帝室之胄文若亦知之而不能舍操歸劉可恨也齊丘稷之豈能佾仲文若

朱陸之學本不同余不知學亦未知孰是禮哭師哭友哭所處各有其處朱子卽門人詣佛寺爲位哭子靜斥爲禪學也趙東山贊子靜云儒者曰汝學似禪佛者曰我法無是超然獨契本心以俟聖人百世

張横渠學術純於伊川楙子厚文章優於退之平津淸約嚴於君實鄭侯忠諫深於宣公

才之用世者曰畢一曰世之忌才者曰狠一曰人之生財者曰懶一曰財之糜費者曰甚一曰

仲尼雖有天子薦之亦必不有天下當是時世衰俗薄非唐虞時比若非順天應人爲革命之事安得寧帖武王革命後禍亂不已已不及商時仲尼不欲爲革命事觀稱太伯文王爲至德謂武未盡善可見

敎卽學也敎人之敎乃學中之一事耳修道之謂敎自明誠謂之敎皆自學也佛家亦云頓敎漸敎頓自誠明漸明誠俗云儒釋道三敎敎之爲言學也

何平叔註屢空朱註用之平叔又云一說屢猶每也空猶虛中也顏子懷道深遠不虛中不能知道此說得之

近世多議從祀諸儒而不及十哲十哲直取陳蔡一時與難之賢非孔門定論自開元迄今無敢議者未有若之言四見於論語大類聖人公西赤志於禮樂有爲邦之才其爲言語政事不優於宰冉乎我求言行不必徵諸史傳論語中多有之視二子優劣何如宜進祀二子於殿上攺求我廡中

曾晳言志非有待於春及童冠也就是眼前一時事當承問時正是季春穿夾衣坐中又有童冠在側地

又正在沂水傍舞雩左右故云然乃其所遇在此卽所樂在此所志在此故也若使晳是時有國有邑其志又必欲一國一邑之人各得其所矣夫子所以與之者只因三子是妄想晳是眼前事耳若必待如此時此景與妄想何異

論語中聖人答爲仁之問惟克己復禮章是求仁直截工夫其告仲弓子貢樊遲諸子皆隨機應答接引語所謂因材而篤也克己復禮無它只非禮勿視聽言動是己此工夫最易最難非是去了非禮別有一禮己禮一也禮在己中己在禮中己去則禮完矣視

聽言動無非禮即喜怒哀樂之節中即所謂動容周旋中禮約禮即復禮諸家詁約禮處更詳之

儒言無極之真佛言真如道言全真皆是言體言空道言虛儒言太極只一箇空圈中間再無些子為學只要還此本體不須添出萬千種私智去得一分私智本體乾淨一分。克己復禮非二事。外家言但盡凡心即為聖解。近之。

子産在鄭孔明在蜀收拾人才足勾三四十年之用此豈門墻桃李哉庶幾棫樸矣

形神相守則生。相反則病。相離則死。

唐虞及夏周盛時皆以用人致治然商尤重不說用人只說求人曰聿求元聖曰敷求哲人旁求俊乂人惟求舊後世求賢之名寔自此始商賢聖之君六七作至於紂亡時尺地一民不失舊物所謂九有之師肇域四海者森六百年夏周不及達甚豈無自哉後世用人取之甚俠待之甚輕。犬馬草芥異於商矣

老佛虛無寂滅是去人欲不為一毫勢利情愛所染以故莫可絆繫天理完固真如玄如不增不除無欠無餘強名曰太極太虛惟虛惟極抑又何居體認到此大地錙銖今之講聖學者專狥人欲汩於勢利情愛而可非罵老佛乎。

開闢至今惟天不增不減土有增有減山有減無增水有增無減土山水皆地也統言之地亦不增不減然其形體亦改變矣其於人也形體有減無增。嗜慾有增無減惟天命之性不增不減。

原始反終故知生死之說與無極而太極同意一起一結也無極而太極。從頭推到後。原始反終。從後遡到前

先師王祀萬世其功德所由來遠矣唐虞之際七聖一堂惟契為司徒掌教人之事典謨中絕無契語言

惟舜命契敬敷五教在寬孟子曰舜使契教民以人倫人倫五敎之名始見於此契蓋道德純粹惇叙五典性行和平足為世師者故其後世子孫千餘年間聖賢八九作成湯始言性字高宗始言學字曰誠曰仁曰義曰禮曰智曰信曰鬼神曰知曰行曰愛親敬長曰作善作惡曰好問曰改過皆商君臣始發之及其亡也箕子又以洪範授武王蓋自契至先師千五百年凡先師所以教人為學者皆商先世相傳之旨也契以是教人開基受姓先師亦以是教人垂世作則萬世無窮王祀夫子其所由來遠矣

天地華夷之界真有意大漠限北狄流沙限西戎滄海限東夷谿嶺限南蠻然中國自漢武以來南境漸蹙東如故。

介甫非春秋永叔毀繫辭傳君實詆孟子。兩程子攻古大學晦翁不用子夏詩序何也。

堯舜亦非生知安行惟太昊炎帝黃帝可以當之但聖人日知日行日明日熟凡人日昏日倦日退耳

前刼後刼無不毀之天地豈有不亡之國不敗之家不死之身乎

人皆知日必有夜。夜必有日。而不知利必有害。禍未

必非福。易曰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惟聖人乎。知非難不失其正為難。

士入朝見妬妬賢嫉能者寔子孫黎民之禍故嘉魚美太平之君子樂與賢者共之朝臣願多賢實為美事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

漢唐都關中不可無朔方猶都燕不可無大寧上谷雲中大寧今與朶顏夷矣朔方即河套東勝受降

爾雅詩訓詁也子夏傳詩者也謂周公所作恐非

外家書言羚羊無一些氣味虎豹再尋它不着九淵潛龍千仞翔鳳乎

心無動靜動靜非心也性無善惡善惡非性也故曰無聲無臭至矣

性理會通卷三十八終

性理會通卷三十九

亳州薛　蕙著

約言

由孔子而上至於堯舜由堯舜而上至於伏羲前聖傳之後聖承之伏羲而上其孰傳之邪傳諸天也吾是以知羣聖人者非傳前聖之道也傳天之道也夫聖人者傳天之道以詔下民而已矣

人蘊天之理而不能覺聖人立教使人務學者以明此存此而已後世教者之所教學者之所學舍夫固有之大者從事夫外物之小者古人之學覺人後世之學導人於迷也耳矣

聖人人也其能知天命何也知其性斯知天矣

太虛之中一理旁薄寧有二乎幽明人鬼未始不一斷可識矣上帝固曰天吾心亦天也鬼神固曰神吾心亦神也古之人其知此矣畏天而尊神有爲言之也及世愈衰小人自智其愚妄意神道爲茫昧故肆其惡而無忌憚謂天爲弗知而吾心已知矣謂神爲可欺吾心已不可欺矣書曰天聰明自我民聰明民之聰明即天之聰明也非是故也億兆至衆天將竭聰明以伺之不亦勞乎

天人合一云者猶二物也知天人本一則不必言合言內外合一者亦然

天人之常其本虛也物感神應而變化出焉變者日新而無窮常者素定而不易

天道無窮其不越於吉凶已天道幽微孰謂其易知乎順理者吉逆理者凶孰謂其難知乎

性情者道也舍性情無道矣養性情者學也舍養性情無學矣人皆有道性情非亡也人皆可學養其性情非難知難能也賢智者過焉愚不肖者不及焉心學於是乎不傳矣

人之生也惟此心爲屬己自餘皆外物也舍此而求其餘難以言智矣古人之所以學者明此心養此心而已及其至也可以希聖而希天以此見學問之道是極大事不學則不知此理喪其本心雖王公之貴晉楚之富抑末矣

無知者知之原也有知之屬皆無知中客感之跡爾

世人以知爲大聖人以無知爲大

人爲益之大莫如修德然無明師良友以誘掖之則必不知修德之爲益所以修德之方也易曰困蒙之吝獨遠實也又曰休復之吉以下仁也易發此義甚

衆夫子曰汎愛衆而親仁事其大夫之賢者友其士之仁者後世不務修身故亦不知親賢之爲務君子是以知世俗之日㥄夷也

書曰在知人在安民易曰聖人養賢以及萬民夫人君之職在安民安民之術在用賢修此二者而大本舉矣

天下之事舍忠信則不成忠信者事之幹也故主忠信

無聲無臭不容有言聖人所不能隱也何思何慮不假有言聖人所不能顯也道體如是明道者莫善於

無言涵言語而拘口耳者未足以庶幾此言也

得失之應存乎人得失之本存乎已得自已得失自已失莫非已也求諸已者明求諸人者惑

未發之中先聖相傳之微言也講學而不知此雖其學有大過人者未可與言性命之學也

用賢者用其道也用其道者用其言也故曰諫行言聽膏澤下於民用賢而不聽其言雖賢人皆聚於朝猶不用賢也

乞墦之事人皆耻之而不爲乞墦之心學者或有之而未察未嘗有其事未足言未嘗有是心則善矣

治亂安危皆生於人心善言治道者必以正人心爲本

學問之術多矣歸於復性乎明善明此也窮理窮此也敬者敬此也誠者誠此也知復性之學者天下之理舉一以蔽之矣

涵養本原窮理在中矣存久自明心學之要術也

學所以養心也務外而累心則俗學之流生害也

道雖至近君子必懇切以求之不敢易心視之也

聖人之道一言以蔽之無私心而已矣

人能去私意即與天地無異

上蔡曰人誰識眞我何者是我理即是我至哉言乎學者所宜盡心也

天人一理也古今一理也死生一理也不能窮理焉知其爲一

聖人衆人之同類也由衆人而參天地得道而已矣其得道也必自於聞道其聞道也必自於得師是故古人務求師而亟聞道不聞道者人之大不幸也無師者人之大不祥也

或問大人曰大者道而已矣人之知道體道者謂之大人非此而曰大者皆君子之所小也

敬而不敢慢與人交之道也
默而識之此聖人微言

性理會通卷三十九終

性理會通四十

海昌王文祿撰

求志編

沂陽王生文祿曰予童丱時即肆言志期純王云時人目曰狂生漸長而壯志定言罔移忿疾時疢若疢在躬鬱瘠慘慨尚晦遵蒸莫或奮施毋有見輟書之冊懼道也觸忌者不敢示人聊此見志爾

今之任者為廉為能不過求陞未有實心為民者欲天下之治得乎此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于至善益明德則能照燭民疾苦之態而益切惻怛

之心視民猶己而救之恐後止至善即純亦不已蓋大學用世大典也明明德親民之始事止至善親民之終事

三代以上之臣皆為民後世則為名而已為民者蓋鮮也夫為民即以為國為國則涉為名為名則口談為國為民之事假之以彰譽求陞耳噫親民之學不講欲復三代之上可得乎

為貧而仕欲士務學耳益不農不工不商不能存活乃立寬限以全之亦曰辭尊居卑求稱也若饑餓不能出門始受周王此亦鮮矣今未至極貧駕言為貧

而仕非爲貧也求官也
子曰不義而富且貴于我如浮雲蓋酌中立極之言豈特不義富貴堯舜事業亦浮雲過太虛又曰邦有道穀恥也邦無道穀恥也恥也者恥其不稱故不義也由是觀之義之富貴亦鮮矣
有官守者時時求阜民之利除民之害爲社稷長久之計不可須臾放過蓋人心好逸樂而易怠荒況居官又便于驕縱必思文王視民如傷之心早起念人之侯我者衆而何可不勤且光景易過及時急立功尤爲遲也

今之爲官者太自尊大而貴重與民隔絕不肯視爲家事是以治不古若苟肯用心每事身親之則不息而久神明之政出矣
官舡往來汀上丁夫牽挽無間風雨寒暑晝夜其乘轎馬者役人服事勞苦當思吾何才德以堪然丁夫之中果有心事光明無愧天地反有勝吾者是何宜也吾偶至此乃時文之偶中耳非才德之勝人如古鄉舉里選之法必思所以寵者何爲則求所以補寵者何事詢民瘼安民生其心不可不汲汲也
爲政莫大于兵刑民生莫重于醫是以周官有詢聽有赦之詳無濫刑矣田事講武之預無敗兵矣十全十失之察無庸醫矣今大理刑部都察院審錄重囚用一已之見都督都司揮戶戰敵乏多算之謀惠民藥局廢而不講奈何能與親用之治也
閣輔欲天下治在諮訪凡出差官俱要所過地方人才風俗官吏賢否揭帖待入京時投凡有入京士民必虛心諮訪以合多者爲公郎明四目達四聰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也吏部以此法求御史御史以此汾周知三司府縣則貪者懼而不爲廉者舉而有勸天下有不向風乎

諫職之貴選也必抱誠直奮不顧身之志又能爲委曲明暢之疏以動人主之聽否則自取輕之不足信至論一事貶責一二人無復再言矣苟素養誠直雖死不懼或皆引退必能感悟也宋人以石介狂戇有析檻落裾之事不可爲諫職蓋見遠也然孟子曰大人格君心之非孔子曰吾從諷諫乎蓋言者無迹聽者無怒
封元後于沙漠是不得已當時惜無人言求前代之後封之以塞元後負固之心況孔子殷人封其後以承湯趙宋之後猶的有存者唐漢恐亦可求舉而封

之驕世公天下之大典也
衛所之兵既能于奔命月粮之費多入宦也京營之
兵大半于老羸百萬之名多虛冒也近京之兵更翻
入操法善矣殆應故事也是以四輔不可不設武舉
不可不重文臣之中當選知兵者爲之提督
今戰以民兵爲先鋒做孫子三駟之法夫三駟爲久
習戰者設一時之詭計也今以不教之兵餌至銳之
敵必敗而先判其鋒隨皆奔北雖有勇者亦無如之
何也已是謂棄兵且長不仁之心
試官不刋實錄而自作文則誤閱文出簾宴出題宴

五日一大宴三日一小宴甚誤閱文葢場中閱文之
日甚促也初九舉子入場十一始謄進第一場文十
二第二場出題宴又促矣十五第二場文始謄完二
十外三場文始謄完會取卷宴又促矣二十九放榜
葢草榜已定于二十五六在院閱文之日不過半月
而供宴之誤又間之何能得賢況試官未必盡賢是
以眞才多遺也必減飲宴寬以月日待放榜後得賢
補禮可也
時文不足知人必策乃見經濟該博今一切置之弗
問初場取之空策亦中初場不取錦繡策無暇閱矣

雖魁元亦多不答策問目之詳若此只須一場足矣
安用三場哉此試官不愼選之過也爲今之計乞一
勑大學士會同吏禮部當科試年分推舉有學行者
嚴加考試之其鄉試差官如戊子年例會試先期考
過以試官文字揭于禮部前爲舉子式庶幾人皆知
學而治道可舉也
請立一大科于會試之外若宋制科以鼓舞天下之
學凡進士舉人歲貢不分已仕未仕其試文若漢策
元賦以博通今古練達政務爲中式行于辰戌丑未
之正月朝覲官有志者皆得應之視書品超擢初皆

署教三年滿則入翰林閣輔九卿皆于其中取之庶
乎眞才輩出也
請復國初薦舉之科使山林之士得效用于世則以
類而進夫山林之士更世變也多見科第之如斯未
必不曰如有用我者豈如斯而已乎況無路進身絕
意外慕勤儉自守習以成性一旦舉而用之必感知
遇之奇安得不益加惕厲以副　朝廷之望以期造
福于蒼生而延宗社無疆之休書之史冊必曰是卽
堯之揚側陋也皇唐之治復見于今矣
管造運舡大肆侵漁丁稀版薄欲舡堅久不可得也

十三把總徒寄空名刻剝尤甚指揮千戶百戶吏書皆肆侵漁欲軍不窮不可得也把總皆晝船運舡乃破舡欲米不浥爛不可得也把總舡過牐擬運軍爲助運舡漫不加意欲舡不漂沉不可得也至京費又取于軍矣故兌運多取糧長糧長多取細民民窮起而爲盜盜起必用兵用兵必費財故造舡須堅把總須革軍士須行番休之法須差主事提督河路驗視舡隻可也又差主事一員代把總管發運上納可也又聽三堂考察之科道糾彈之可也運軍例帶臨舡器械每年過淮三堂教閱之常例賞軍銀就教閱時

賞之彼得實惠威武因之奮揚如此久習運軍皆精兵也奚至往年流賊劫掠焚燒之禍哉竊見河道通塞不常臨清德州去邊實近不可不講海運之法以防意外之虞也

律令國朝之大法今增條例則濫矣每三歲大獄御史于科場畢日即留在場執事守令推官通判之廉明者盡心覆勘其情罪務求生道以定決之則無冤矣

凡厥官上殺人則抵死正也今有刑正不如法之律宥之是以縱其惡而殺人無憚也且因之橫索賄賂民懼死者有不傾家與之乎其不去而爲盜鮮矣民生何由安哉不可不禁也

律令有曰行軍止許對陣斬首不許搜山斬首今世則搜山斬平人爲功矣而不知對陣後凱捷時途中遇平人則斬之又何驗也是以必得仁智之將可以語此

王道以教爲先後世養而已矣或養亦未足也有一人焉善治生致富子孫不知禮義則日入驕侈而輕破家有一人焉隆師親友而一惟謙光則能保其富周祚之永可徵矣國初徵聘賢士授以教職若胡翰

徐一夔就本地爲之甚善也近用老耄歲貢荒疏舉人何能教哉且大學者賢士之關堂官者師模之職也或縣令圯贓送攷或教官歲久陞任朝暮一揖而散畧無師生講解之實今必擇經明行修進士任學校太學教職有功即擢翰林科道如能行之則真才出矣

革借關之弊以蘇驛遞夫役之苦夫驛遞關文止有行人司或馳檄致仕其餘皆出京官員或買兵部走差人役關文入京官員或討都布按三司走差人役關文是謂借關若走差人役經過驛遞夫役甚者供

億甚薄若官員借之夫役甚多供億甚厚其隨路需
索有趕牽錢有堂羅錢有見面錢有折夫錢甚至祈
寒剝去夫役衣服亦身牽挽甚苦也其錢糧驛遞甚
多特夫役可憐耳請制為令凡借關者以盜符律論
革職流徙則驛遞錢糧可查以充國用而沿途人民
亦少安逸矣若蘇松常鎮杭嘉湖木次不許多造紅
隻廢免鄉官討擾馬驛驛丞橫索馬戶尤宜禁也
守令之法必貴知故曰知縣知府通一縣一府周知
之也初至地方示以受狀日期若人君之始元民心
淨洗無一毫作僞乃屏左右一一訪問且戒曰若一

妄言先按狀治之其都啚中人即註狀上曰某富某
貧某善某惡某賢某不賢某土豪某積奸某民害審
問親筆錄出一冊以憑再訪謁文廟畢拜教官士夫
諸生請教且示月考期經書論策四篇給燭盡所長
策問與革利弊斟酌舉行後必告示曰惡能自新者
不問外餘或告發重治戒一勸百其善者鄉飲請之
敦拜之以申旌別淑慝之風
三年大比　朝廷期望甚深費用甚廣得人或鮮也
今須重第三場策以時務為問不許擬拾陳腐舊套
必須經濟嘉猷為上第一做漢策廉可得人也夫時
務為問則人人講求必有高出意表之見預熟胸中
它時臨事不眩也況研思時務久久愈精必能練達
國體學究天人賈董之才出矣
今世文重而武輕武舉不能精選莫若召募天下有
勇力及謀畧者郡縣給以路費詣　闕廷選充團營
固京師守禦
北直隸遼陝雲貴四川丁絕不必清勾只將附近衛
所該解補遠方者收補之所謂兩便且免無辜里甲
解送之苦也
四川雲貴廣西廣東皆前代中州士大夫貶所今學

諭教授訓導倉場大使巡檢之類亦或遠任多沒或
創籍不歸甚可憫也國初若天台徐一夔為衢州教
授金華胡翰為嚴州教授本省隣府耳近若吳江趙
寬為浙江提學崑山周用為浙江參政紹興司馬亞
為南直隸提學御史皆無僨事且四川雲貴廣西廣
東皆有相鄰省府互相仕宦風土宜也
北京密切狄境近輔之城少雖曰大同北輔易州西
輔永平東輔臨清南輔甚遠也東南通州二城矣東
大寧已廢移于保定矣宜東直門外五十里上築一
城如通州為近京東北之輔西北因上陵築沙河城

矣西南艮鄉北界築一城如沙河爲近京西南之輔實設險一助也范仲淹請修京城立四輔慮遠哉丘文莊注意于此有志之臣也臨清出紫荊關甚近宜設重鎭控之可也

大造黄冊令田在一都者造註一都不許過都開除洪武四年冊可查餘都倣此立法嚴整各歸原都肘凶荒可驗殷實可定粮里長默寓井田法人皆不敢跨越數都立戸無貧富不均都也今田在一都提入八九等都亂而無紀曷稽哉更令私相勸率田十畝者外出田一畝百畝者十畝千畝者百畝用帮粮里

長解辦費立戸名曰助役田其田內助役時止定銀差以助義舉則和睦之風頓生而生民業業矣

用兵之道謀算教戒孫吳二子百將傳信矣觸類長之用不窮也得士心爲要非利莫結之非明莫體之其驍雄之士拔而推以腹心　朝廷賞賚悉分之不留一絲是以惠感暑去崇高之勢下詢相體與同甘苦是以情感陰用有謀者渾行伍中察賢卽拔之不使有遺是以知感于是立敢死之隊凡有父母而獨子未嗣者不在選中果有敢死之志者必先處恤其家斷然以許國爲期則人心奮激有不戰戰必勝矣故曰一鼓作氣又曰置之死地而後生此之謂也爲將念之哉保國全軍不可緩也

性理會通卷四十 終

性理會通卷四十一

泰和羅欽順撰

困知記

嘗讀宋學士新刻楞伽經序具載我

聖祖訓詞由是知

聖祖洞明佛學又嘗讀

御製神樂觀碑又云長生之道世有之不過修身清淨脫離幻化疾速去來使無難阻是其機也於此

又知我

聖祖深明老氏之學至於經綸萬務垂訓萬世一惟

帝王相傳之道是遵孔曾思孟之書周程張朱之說是崇是信彝倫攸敘邪慝無所容

聖子神孫守爲家法雖與天地同其悠久可也卓哉

大聖人之見誠高出於尋常萬萬哉

易之爲書有辭有變有象有占變與象皆出於自然其理卽所謂性命之理也聖人繫之辭也特因而順之而深致其意於吉凶悔吝之占凡以爲立人道計爾夫變之極其象斯定象旣定而變復生二者相爲循環無有窮已文言曰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惟聖人乎夫以變於未形聖人之能事也自大賢以下必資於學繫辭曰君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此學易之極功也占也者聖人於其變動之初逆推其理勢必至於此故明以爲教欲人豫知所謹以免乎悔吝與凶。若待其象之旣成則無可免之理矣使誠有得於觀玩固能適裁制之宜其或於卜筮得之亦可以不迷乎趨避之路此人極之所以立也是則君子之玩占乃其日用工夫初無待於卜筮若夫卜筮之所尚則君子亦未嘗不與衆人同爾聖人作易之意或者其有在於是乎

程子言聖人用意深處全在繫辭蓋子貢所謂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者繫辭發明殆盡學者苟能有所領會則天下之理皆無所遺凡古聖賢經書微言奧義自然通貫爲一而確乎有以自信視彼異端邪說眞若蹄涔之於滄海碔砆之於美玉矣然或韋編屢絕而不能辯世間之學術則亦何以多讀爲哉

劉保齋於卦德卦體卦象從朱子卦變從程子其義甚精蓋亦因其言之不一而求以歸于至亦可謂

篤於尊信程朱者矣

詩三百十一篇人情世態無不曲盡。燕居無事時取而諷詠之歷歷皆目前事也其可感者多矣百爾君子不知德行不忮不求何用不臧其言誠有味哉

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程子云模範出一天地爾非在外也如此節是與天道脗合之意所謂不過者在聖人朱子云天地之化無窮而聖人為之範圍不使過於中道所謂裁成者也如此則所謂不過者疑若指化育然竊惟天地之化消息盈虛而已

其妙雖不可測而理則有常聖人裁成之云亦惟因其時順其理為之節度以遂生人之利非能有所損益也不使過於中道一語似乎欠瑩若程說則簡而明矣

東北喪朋乃終有慶程傳之義為精用說桎梏覺得本義尤與上下文相協年來深喜讀易但精神漸短浹洽為難爾大凡讀傳義者於其異同之際切宜致思

孔子作春秋每事只舉其大綱以見意義其詳則具于史當時史文具在觀者便見得是非之公所以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其後史既亡逸惟聖筆獨有左氏必曾見國史來故其作傳皆有來歷。雖難於盡信終是案底

尚書有難曉處正不必枉費心思強通得亦未必是於其明白易曉者熟讀而有得焉殆不可勝用矣

書言以義制事以禮制心易言敬以直內義以方外大旨初無異也但以字在義禮上則人為之主與理猶二以字在敬義下則敬義為之主人與理一矣其工夫之疎密造詣之淺深固當有別

堯典有知人之道四嚚訟一也靜言庸違象恭二也

方命圮族三也皆所以知小人克諧以孝四也所以知君子嚚訟與圮族皆所謂剛惡也靜言象恭柔惡也小人之情狀固不止此然即此三者亦可以槩之孝乃百行之首漢去古未遠猶以孝廉取士然能使頑父嚚母傲弟相與感化而不格姦則天下無不可化之人矣非甚盛德其孰能之堯典所載曆象授時外惟此四事乃其舉措之大者所舉若此所措若彼非萬世君天下者之法乎苟能取法於斯雖欲無治不可得已

春秋殊未易讀程子嘗言以傳考經之事迹以經別

傳之眞僞如歐陽文忠所論魯隱趙盾許止三事可謂篤信聖經而不惑於三傳者矣及胡文定作傳則多用三傳之說而不從歐公人之所見何若是之不同耶夫聖筆之妙如化工固不容以淺近窺測然求之太過或反失其正意惟虛心易氣反覆潛玩勿以衆說汨之自當有得也三傳所長固不容掩然或失之誣或失之鑿安可盡以爲據乎竊謂歐公之論恐未可忽舍程子兩言亦無以讀春秋矣

能者養以之福累見諸本皆作養之以福倒却一字

其意味理致逈然不同承訛踵謬若此類盖亦多矣

樂記人生而静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一段義理精粹要非聖人不能言陸象山乃從而疑之過矣彼盖專以欲爲惡也夫人之有欲固出於天盖有必然而不容已且有當然而不可易者於其所不容已者而皆合乎當然之則夫安往而非善乎惟其恣情縱欲而不知反斯爲惡爾先儒多以去人欲遏人欲爲言盖所以防其流者不得不嚴但語意似乎偏重夫欲與喜怒哀樂皆性之所有者喜怒哀樂又可去乎象山又言天亦有善有惡如日月蝕惡星之類是固然矣然日月之食彗孛之變未有不旋復其常者玆不謂之天理而何故人道所貴在乎不遠而復奈何滔滔者天下皆是也是則循其本而言之天人曷嘗不一究其末也亦安得而不二哉

曾子問昏禮既納幣有吉日而壻之父母死已葬使人致命女氏曰某之子有父母之喪不得嗣爲兄弟女氏許諾而弗敢嫁禮也壻免喪女之父母使人請壻弗取而后嫁之禮也女之父母死壻亦如

之陳澔集說謂壻祥禫之後女之父母使人請壻成昏壻終守前說而不取而后此女嫁於他族若女免喪壻之父母使人請女家不許壻然後別娶此於義理人情皆說不通何其謬也安有婚姻之約既定直以喪故需之三年之久乃從而改嫁與别娶耶盖弗取弗許者免喪之初不忍遽爾從吉故辭其請亦所謂禮辭也其後必再有往復昏禮乃成聖人雖未嘗言固可以義推也澔之集説未爲無功於禮但小小疎失時復有之然害理傷教莫此爲甚

易逐卦逐爻各是一象象各具一理其爲象也不一而理亦然然究而論之象之不一誠不一也理之不一葢無往而非一也故曰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非知道者孰能識之

孟子性也有命焉命也有性焉一章語意極爲完備正所謂理一而分殊也當時孟子與告子論性皆隨其說而折難之故未暇及此如使告子得聞斯義安知其不悚然而悟俛焉而伏也

董子云性者生之質也觀告子論性前後數說其大旨不出生質二字而已董子知尊孔子未必不知

有孟子之說而顧有合於告子豈其亦有所受之耶

周子太極圖說篇首無極二字如朱子之所解釋可無疑矣至於無極之眞二五之精妙合而凝三語愚則不能無疑凡物必兩而後可以言合太極與陰陽果二物乎其爲物也果二則方其未合之先各安在耶朱子終身認理氣爲二物其源蓋出於此愚也積數十年潛玩之功至今未敢以爲然也嘗考朱子之言有云氣強理弱理管攝他不得若然則所謂太極者又安能爲造化之樞紐品物之根柢耶惜乎當時未有以此說叩之者姑記於此以俟後世之朱子云

朱子謂通書之言皆所以發明太極之蘊然書中並無一言及於無極不知果何說也

通書四十章義精詞確其爲周子手筆無疑至如五殊二實一實萬分數語反覆推明造化之妙本末兼盡然語意渾然卽氣卽理絕無罅縫深有合乎易傳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之旨與所謂妙合而凝者有間矣知言之君子不識以爲何如

張子正蒙由太虛有天之名數語亦是將理氣看作

二物其求之不爲不深但語涉牽合殆非性命自然之理也嘗觀程伯子之言有云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其體則謂之易其理則謂之道其用則謂之神其命於人則謂之性只將數字剔撥出來何等明白學者若於此處無所領悟吾恐其終身亂於多說未有歸一之期也

正蒙云聚亦吾體散亦吾體知死之不亡者可與言性矣又云游氣紛擾合而成質者生人物之萬殊其陰陽兩端循環不已者立天地之大義夫人物則有生有死天地則萬古如一氣聚而生形而爲

有有此物卽有此理氣散而死終歸於無無此物卽無此理安得所謂死而不亡者耶若夫天地之運萬古如一又何死生存亡之有譬之一樹人物乃其花葉天地其根幹也花謝葉枯則脫落而飄零矣其根幹之生意固自若也而飄零者復何交涉謂之不亡可乎故朱子謂張子此言其流乃是箇大輪廻由其迫切以求之是以不覺其誤如此

游氣紛擾合而成質者生人物之萬殊陰陽兩端循環不已者立天地之大義中庸有兩言盡之曰小德川流大德敦化

曾子易簀仁也子路結纓勇也恐未可一而視之釋經小有不同未爲大害至於義理之本原毫髮不容差互也

正蒙中論禮器禮運甚詳究其歸不出體用兩言而已體立則用行體信斯達順矣

正蒙有云陰陽之氣循環迭至聚散相盪升降相求絪緼相揉蓋相兼相制欲一之而不能此其所以屈伸無方運行不息莫或使之不曰性命之理謂之何哉此段議論最精與所謂太虛氣化者有間矣蓋其窮思力索隨有所得卽便劄記先後初不同時故淺深疎密亦復不一讀者擇焉可也

六經之道同歸而禮樂之用爲急然古禮古樂之亡也久矣其遺文緒論僅有存者學者又鮮能熟讀其書深味其旨詳觀其會通斟酌其可行之實遂使先王之禮樂曠千百年而不能復其施用於當世者類多出於穿鑿附會之私而已可慨也夫

邵子因學數推見至理其見處甚超殆與二程無異而二程不甚許之者蓋以其發本要歸不離於數而已其作用既別未免與理爲二也故其出處語默揆之大中至正之道時或過之程伯子嘗語學者云賢看某如此某煞用工夫蓋必反身而誠斯

爲聖門一貫之學爾

天道之變盡於春夏秋冬世道之變盡於皇帝王覇是固然矣然一年之內四氣常均且冬則復春春則復夏自三皇以至今日葢四千餘年而覇道獨爲長久何也豈天道往則必復世道將一往而遂不反耶僅有一說王覇之道雖殊然覇者之所假亦必帝王之道漢唐宋皆多歷年所其尚帝王之道固嘗少試於天下然則雖謂之帝王之世可矣

視聽思慮動作皆天也人但於其中要識得真與妄

爾動以天之謂眞動以人之謂妄天人本無二人只緣有此形體與天便隔一層除却形體渾是天也然形體如何除得但克去有我之私便是除也邵子云中庸非天降地出揆物之理度人之情行其所安斯爲得矣愚竊以爲物理人情之所安固從天降地出者也子思作中庸一書首言天命之謂性終以上天之載無聲無臭二語中間散爲萬事有一不出於天者乎故君子依乎中庸無非順天而已不容一毫私智有所作爲於其間也以邵子之高明固已妙達天人之蘊而其言如此豈其急

於誘進學者姑指而示之近歟記禮者亦有此言要非深意之所存也

春秋事迹莫詳於左傳左氏於聖人筆削意義雖無甚發明然後之學春秋者得其事迹爲據而聖經意義所在因可測識其功亦不少矣且如楚世子商臣之惡向非左傳載之之詳何由知其惡之所自既不知其惡之所自則聖人垂戒之意荒矣蓋凡篡弑之書非但以垂戒臣子亦以垂戒君父夫君不君則臣不臣父不父則子不子此一說也君雖不君臣不可以不臣父雖不父子不可以不子此又一說也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然後綱常正而品物遂此春秋所以有功於萬世也或乃謂春秋凡書弑君弑即是罪何必更求其詳果如其言即不過發讀者一長歎而已於世道竟何補而聖人又奚以作春秋爲哉

理須就氣上認取然認氣爲理便不是此處間不容髮最爲難言要在人善觀而黙識之只就氣認理與認氣爲理兩言明有分別若於此看不透多說亦無用也

或問楊龜山易有太極莫便是道之所謂中否曰然

若是則本無定體當處即是太極耶曰然兩儀四象八卦如何自此生曰既有太極便有上下有上下便有左右前後有左右前後四方便有四維皆自然之理也龜山此段說話詞甚平易而理極分明直是看得透也然學者於此當知聖人所謂太極乃據易而言之蓋就實體上指出此理以示人不是懸空立說須子細體認可也

謝上蔡有言心之窮物有盡而天者無盡如之何包之此言不知爲何而發夫人心之體即天之體本來一物無用包也但其主於我者謂之心爾心之

窮物有盡由窮之而未至爾物格則無盡矣無盡
即無不盡夫是之謂盡心心盡則與天爲一矣如
其爲物果二又豈人之智力之所能包也哉

程伯子嘗言萬物皆備於我不獨人爾物皆然佛家
亦言蠢動含靈皆有佛性其大旨殆無異也而伯
子不可其說愚嘗求其所以不可之故竟莫能得
也夫佛氏之所謂性者覺吾儒之所謂性者理得
失之際無待言矣然人物之生莫不由此理亦莫
不出此覺以理言之伯子所謂不獨人爾物皆然
是也以覺言之蠢動含靈與佛容有異乎凡伯子
之言前後不同者似此絶少愚是用反覆推究以
求歸於至一云

國初深於理學者殊未多見禪學中却儘有人儒道
之不融雖則有數存焉吾人不得不任其責也當
時宋潛溪爲文臣之首文章議論施於朝廷而達
之天下者何可勝述然觀其一生受用無非禪學
而已以彼之聰明博洽使於吾道誠加之意由博
而約當有必至之理其所成就豈不偉然爲一代
之鉅儒哉棄周鼎而寶康瓠吾不能不深爲潛溪
惜也

禪學畢竟淺若於吾道有見復取其說而詳究之毫
髮無所逃矣

朱陸之異同雖非後學所敢輕議然置而弗辨將莫
知所適從於辨宜有不容已者辨之弗明而弗措
焉必有時而明矣豈可避輕議儒先之咎含胡兩
可以厚誣天下後世之人哉夫斯道之弗明於天
下凡以禪學混之也其初不過毫釐之差其究奚
啻千萬里之遠然爲禪學者既安於其陋了不知
吾道之爲何物爲道學者或未嘗通乎禪學之本
末亦無由眞知其所以異於吾道者果何在也嘗

考兩程子張子朱子早歲皆嘗學禪亦皆能究其
底蘊及於吾道有得始大悟禪學之非而盡棄之
非徒棄之而已力排痛闢閔閔焉惟恐人之陷溺
於其中而莫能自振以重爲吾道之累凡其排闢
之語皆有以洞見其肺腑而深中其膏肓之病矽
非出於揣摩臆度之私也故朱子目象山爲禪學
蓋其見之審矣豈嘗有所嫌忌必欲文致其罪而
故加之以是名哉愚自受學以來知有聖賢之訓
而已初不知所謂禪者何也及官京師偶逢一老
僧漫問何由成佛渠亦漫舉禪語爲荅云佛在庭

前栢樹子愚意其必有所謂爲之精思達旦攬衣將起則恍然而悟不覺流汗通體既而得禪家證道歌一編讀之如合符節自以爲至奇至妙天下之理莫或加焉後官南雍則聖賢之書未嘗一日去手潛玩久之漸覺就實始知前所見者乃此心虛靈之妙而非性之理也自此研磨體認日復一日積數十年用心甚苦年垂六十始了然有見乎心性之眞而確乎有以自信朱陸之學於是乎僅能辨之良亦鈍矣嘗偏閱象山之書大抵皆明心之説其自謂所學因讀孟子而自得之時有議

之者云除了先立乎其大者一句全無伎倆其亦以爲誠然然愚觀孟子之言與象山之學自别於此而不能辨非惟不識象山亦不識孟子矣孟子云耳目之官不思而蔽於物物交物則引之而已矣心之官則思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也此天之所以與我者先立乎其大者則其小者不能奪也一段言語甚是分明所貴乎先立其大者何以其能思也能思者心所思而得者性之理也是則孟子喫緊爲人處不出乎思之一言故他日又云仁義禮智非由外鑠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而

象山之教學者顧以爲此心但存則此理自明當惻隱處自惻隱當羞惡處自羞惡當辭遜處自辭遜是非在前自能辨之又云當寬裕溫柔自寬裕溫柔當發强剛毅自發强剛毅若然則無所用乎思矣非孟子先立乎其大者之本旨也夫不思而得乃聖人分上事所謂生而知之者而豈學者之所及哉苟學而不思此理終無由而得凡其當如此自如此者雖或有出於靈覺之妙而輕重長短類皆無所取中非過焉斯不及矣遂乃執靈覺以爲至道謂非禪學而何蓋心性至爲難明象山之

誤正在於此故其發明心要動輒數十百言亹亹不倦而言及於性者絶少間因學者有問不得已而言之止是枝梧籠罩過並無實落良由所見不的是以不得於言也嘗考其言有云心即理也然則性果何物耶又云在天者爲性在人者爲心然則性果不在人耶既不知性之爲性舍靈覺即無以爲道矣謂之禪學夫復何疑然或者見象山所與王順伯書未必不以爲禪學非其所取殊不知象山陽避其名而陰用其實也何以明之蓋書中但言兩家之教所從起者不同初未嘗顯言其道

之有異豈非以儒佛無二道惟其主於經世則遂爲公爲義爲儒者之學乎所謂陰用其實者此也或者又見象山亦嘗言致思亦嘗言格物亦嘗言窮理未必不以爲無背於聖門之訓殊不知言雖是而所指則非如云格物致知者格此物致此知也窮理者窮此理也思則得之得此者也先立乎其大者立此者也固皆本之經傳然以立此者也一語證之則凡所謂此者皆指心而言也聖經之所謂格物窮理果指心乎故其廣引博證無非以曲成其明心之說求之聖賢本旨竟乖戾而不合

也或猶不以爲然請復實之以事有楊簡者象山之高第弟子也嘗發本心之問遂於象山言下忽省此心之清明忽省此心之無始末忽省此心之無所不通有詹阜民者從游象山安坐瞑目用力操存如此者半月一日下樓忽覺此心已復澄瑩象山目逆而視之曰此理已顯也蓋惟禪家有此機軸試觀孔曾思孟之相授受曾有一言似此否乎其證佐之分明脈路之端的雖有善辨殆不能爲之出脫矣蓋二子者之所見即愚往年所見之光景愚是以能知其誤而究言之不敢爲含胡兩可之詞也嗟夫象山以英邁絕人之資遇高明正直之友使能虛心易氣舍短取長以求歸于至當即其所至何可當也顧乃眩於光景之奇特而忽於義理之精微向道雖勤而朔南莫辨至於沒齒曾莫知其所以生者不亦可哀也夫其說之傳至於今未泯尊崇而信奉之者時復有見於天下杜牧之有云亦使後人而復哀後人也愚惕然有感乎斯言是故不容於不辨

程子曰聖人千言萬語只是欲人將已放之心約之使反復入身來自能尋向上去下學而上達也嘗

見席文同鳴寃錄提綱有云孟子之言程子得之程子之後陸子得之然所引程子之言只到復入身來而止最緊要是自能尋向上去下學而上達二語却裁去不用果何說耶似此之見非惟無以直象山之寃正恐不免寃屈程子也

程子言性即理也象山言心即理也至當歸一精義無二此是則彼非彼是則此非安可不明辨之昔吾夫子贊易言性屢矣曰乾道變化各正性命曰成之者性曰聖人作易以順性命之理曰窮理盡性以至於命但詳味此數言性即理也明矣於心

亦屢言之。曰聖人以此洗心。曰易其心而後語。曰能說諸心。夫心而曰洗。曰易。曰說。洗心而曰以此試詳味此數語。謂心卽理也。其可通乎。且孟子嘗言理義之悅我心猶芻豢之悅我口。尤爲明白易見。故學而不取證於經書一切師心自用未有不自誤者也。自誤巳不可況誤人乎

象山言孔子十五而志於學是巳知道時矣雖有所知未免乍出乍入乍明乍晦或警或縱或作或輟至三十而立則無出入明晦警縱作輟之分矣然於事物之間未能灼然分明見得至四十始不惑

夫其初志於學也卽巳名爲知道緣何旣立之後於事物之間見得猶未分明然則所巳知者果何道所未見者果何物耶豈非以知存此心卽爲知道耶然象山固嘗有言但此心之存則此理自明以聖人之資猶待二十五年之久方能灼然有見則其言亦不副矣且所知所見各爲一物吾聖人之學安有是哉愚非敢輕議儒先不直則道不見有罪我者固不得而辭也

吳康齋之志於道可謂專且勤矣其所得之淺深無所考見觀其辭官後疏陳十事皆組織聖賢成說殊無統紀求之孟子反約之旨得無有未至乎其辭官一節眞足以廉頑立懦察其初意亦非以不屈爲高蓋欲少需歲時有所獻納觀其合否以爲去就之決也但當時事體殊常形勢多阻淺深之際斟酌爲難諸老所以不復堅留其或有見而康齋之決去所得亦巳多矣謇齋瑣綴錄記康齋晚年一二事雖未必誣然好學如康齋節操如康齋何可多得取其大而略其細固君子之道也

薛文清讀書錄甚有體認工夫見得到處儘到區區所見蓋有不期而合者矣然亦有未能盡合處信

乎歸一之難也錄中有云理氣無縫隙故曰器亦道道亦器其言當矣至於反覆證明氣有聚散理無聚散之說愚則不能無疑夫一有一無其爲縫隙也大矣安得謂之器亦道道亦器耶蓋文清之於理氣亦始終認爲二物故其言未免時有窒礙也夫理精深微妙至爲難言苟毫髮失眞雖欲免於窒礙而不可得故吾夫子有精義入神之訓至於入神則無往而不通矣此非愚所能及然心思則旣竭焉嘗竊以爲氣之聚便是聚之理。氣之散便是散之理。惟其有聚有散。是乃所謂理也推之

造化之消長。事物之終始。莫不皆然。如此言之。自是分明並無窒礙。雖欲尋其纖隙。了不可得矣。不識知言之君子以爲何如

薛文清學識純正踐履篤實出處進退惟義之安其言雖間有可疑然察其所至少見有能及之者可謂君子儒矣

讀書錄有云韓魏公范文正諸公皆一片忠誠爲國之心故其事業顯著而名望孚動於天下後世之人以私意小智自持其身而欲事業名譽比倣前賢難矣哉其言甚當薛文清蓋有此心非徒能爲

此言而已大抵能主忠信以爲學則必有忠誠以事君事君之忠當素定於爲學之日

近世道學之倡陳白沙不爲無力而學術之誤亦恐自白沙始至無而動至近而神此白沙自得之妙也愚前所謂徒見夫至神者遂以爲道在是矣而深之不能極而幾之不能研雖不爲白沙而發而白沙之病正恐在此章楓山嘗爲余言其爲學本末固以禪學目之胡敬齋攻之尤力其言皆有所據公論之在天下有不可得而誣者矣

性理會通卷四十一 終

性理會通四十二

泰和郭孔太輯

正誤

經傳音誤

易乾上九亢龍有悔來知德氏注上者最上一爻之名亢以戶唐切人頸也以苦浪切高也吳紛清以人之喉骨剛而居高是也蓋上而不能下信而不能屈之意

需彖位乎天位鄭玄讀涖乎天位

需爻不速之客王肅速讀促今人謂催請飲食之客

曰速客亦古語也

師彖辭以此毒天下王肅毒讀育歸藏易卦名小畜大畜作小毒大毒蓋畜取育養牽止之義毒亦育也老子亭之毒之注亭以品其形毒以成其質唐代宗詔書中孚及物亭育爲心張說姚崇碑亭育之功成皆以亭毒爲亭育也毒育古通用

戔轉音殘易賁爻東帛戔戔子夏易傳作殘殘書泰誓惟截截善諞言說文引書作戔戔漢書作諓諓古字通用

解彖傳百果草木皆甲坼馬融鄭玄並作甲宅注云

草木皮日甲根曰宅左思蜀都賦百果甲宅異色同榮

坎彖行險而不失其信晁悅之信讀松叶剛中地險

山川丘陵也晁悅之陵讀隆叶往有功

配古妃字見大戴記注又易豐爻遇其配主鄭玄作妃主韓氏集韻妃一音配

旅爻譽命論語誰譽並平聲讀

易鼏爻金鉉玉鉉徐邈鉉讀扃儀禮士冠禮喪禮虞禮聘禮少牢饋食禮皆云設扃鼏鄭玄注今文扃爲[illegible]鉉陛德明曰扃鼏扛也又公食大夫禮右人抽扃士

虞禮左人抽扃注扃卽鉉字所以舉鼏者又周禮考工記廟門容大扃七個闈門容小扃三個注大扃牛鼏之扃小扃腳鼏之扃

來知德氏易注睽字從目目少睛也目主見故周公爻辭初曰見惡人三曰見輿曳上曰見豕負塗皆見字之意若從耳亦曰睽蓋耳聾之甚也太按黃氏韻會洪武正韻睽卦名皆從目不從耳

醋讀昨說文醋客酌主人也引易可以醻醋楊氏古音畧云今易繫辭文作酬酢非也京房易亦作醻醋盞酢音措醶也今以酬醋之醋爲酸酢之酢互誤矣

楊氏古音附錄音周易雜卦傳晉晝也明夷誅也孫奕云誅當作昧明出地上爲晝明入地中爲昧庶得反對之義昧叶音如隸楊氏云古音誅亦音周見韻補而晝音周者晝與夜爲界一日一周也知晉爲晝則明夷爲暮知明夷爲誅則晉爲賞義自反對也

望有二音易萬夫之望詩令聞令望前郊祀歌體招搖若永望並叶音平聲讀忘責望怨望屬去聲讀妄○朢說文月滿與日相朢如朝君也从臣从月从壬壬朝廷也徐曰假借作望增韻今經典通作望朢與望皆从月从壬壬音挺從王誤

易雜卦大過顛也姤遇也柔遇剛也漸女歸待男行也頤養正也既濟定也歸妹女之終也未濟男之窮也夬決也剛決柔也君子道長小人道憂也本義自大過以下卦不反對或疑其錯簡今以韻協之又似非誤未詳何義蔡氏改正云大過顛也頤養正也來氏注弱其本末故顛擇其大小故正既濟定也未濟男之窮也來注水火相爲上下六位皆當故定三陽失位故窮蔡云歸妹女之終也漸女歸待男行也來注歸妹下卦之兌進而爲漸上卦之巽漸下卦之艮進而爲歸妹上卦之震歸妹者女事之終待男者女

嫁之禮蔡云姤遇也柔遇剛也夬決也剛決柔也君子道長小人道消也來注君子小人迭爲盛衰猶陰陽迭相消長一柔在五陽之下曰柔遇剛者小人之遭遇君子之所憂也一柔在五陽之上曰剛決柔者君子之道長小人之所憂也

信轉音辛易雜卦傳信叶新詩揚之水信叶薪太玄經飾之上九信叶根漢武帝悼李夫人賦信叶親班固幽通賦信叶眞又答賓戲信叶垠又漢書張良叙傳信叶門金日磾叙傳信叶孫韓愈衛御史墓銘信叶神上信字注竝音新又史記韓王信與淮陰侯同

名正義嫌誤讀爲新其周禮考工記葦引而信之此信字音伸劉昌宗讀爲新非

右易十六條

書序八卦之說謂之八索徐邈索讀素中庸索隱行怪作素隱

書堯典寅賓出日舜典出納朕命微子我其出發狂陸德明釋文竝尺類切易離爻出涕沱若繫辭傳河出圖王弼讀墜又尚書大傳春者出也注出讀鼓吹之吹

堯典平章百姓平秩東作平在朔易史記平竝作便

蠙珠母也禹貢淮夷蠙珠徐邈蠙讀騈

大禹謨降水儆予孟子引書作洚水警余孫奭洚胡工切堯典作洪水

書禹曰予乘四載諸家說者惟水舟陸車相同孔安國謂泥乘楯山乘樏史記夏本紀泥乘橇山乘檋徐廣注檋一作橋漢書橇作毳檋作梮羅氏路史餘論橇作毳省文耳其作橋者殆梮之轉音也禮部韻畧橇丘妖切一作鞽栁宗元天對橋楯勤踣韓氏集韻橇同橋鞽注泥行所乘則與徐注山行檋橋無異當有辯之者

禹貢震澤底定史記夏紀作致定又旅獒底貢厥獒漢書作致貢底讀致

皐禹謨日嚴祗敬六德又無逸嚴恭寅畏天命嚴非寬嚴之嚴也徐邈讀儼皐陶古作咎繇咎轉音皐

蔡仲之命乃命諸王邦之蔡古文邦作封楊氏古音叢目古文尚書昱日說文昱日明日也楊氏古音畧云昱轉作翌又作翼竝非今但以昱爲光明如太玄經日昱乎晝月昱乎夜無明日之義矣

其語助辭微子若之何其徐邈讀基詩庭燎夜如何其吳棫讀基又人名左傳類解有宋大夫祇其劉績

讀史記列傳有酈食其審食其鄭德食讀異其讀基

又縣名漢地理志祝其縣在東海郡卽春秋夾谷地不其縣在琅邪郡如淳其讀基古文其基通用詩昊天夙夜基命禮記孔子閒居作夙夜其命鄭玄其讀基

湯誥與之戮力左傳戮力同心後漢劉虞傳宜共戮力竝讀聊戮倂力也

說命說築傅巖之野史記游俠傳作傅險易坎彖天險虞翻作天巖古巖險通用

左傳引周書殪戎殷中庸壹戎衣殪卽壹殷卽衣也

禮記注衣讀如殷齊人言殷聲如衣今衣姓湯之後

按戎衣與秦誓戎商義同

右書十四條

詩大雅抑抑威儀序謂衛武公刺厲王亦以自警國語楚左史倚相曰衛武公作懿戒以自儆韋昭注大雅抑之篇抑讀曰懿

隱轉音於靳切栢舟如有隱憂徐邈讀孟子隱几而臥孫奭讀漢書賈山傳隱以金椎顏師古讀

烝民我儀圖之陸德明讀疑漢書外戚傳皆心儀霍將軍女儀非容儀之儀也孟康讀疑

采菽天子葵之鄭玄注葵揆也讀揆葵揆古通用

謷同敖詩正月執我仇仇毛傳仇仇猶謷謷也釋文謷五報切莊子德充符篇謷乎大哉徐邈讀敖

詩衡門可以樂饑韓詩外傳療饑釋文樂一作療

蓼蕭爲龍爲光鄭玄龍讀寵古龍寵通用

常棣外禦其務務矛屬叶戎吳棫務讀蒙

周封虞夏商三代之後爲三恪恪者客也周頌有客有客朱注謂周於微子以客禮待之不敢臣也客讀恪

吳說文譁也大言也楊氏古音畧云詩不吳不揚今

誤作吳

栢舟毋也天只不諒人只楚辭大招用只字爲句楊氏古音附錄只讀馨語餘聲也字本作㲋省作只見說文禮記郊特牲蕭合羶薌又祭義燔燎羶薌鄭玄注羶當讀馨

騷轉音蕭擾也常武徐方繹騷徐邈讀又左傳敗郞師于蒲騷李軌讀

溫轉紆問切讀慍藉也增韻含蓄也詩飲酒溫克注箋云猶能溫藉自持以勝陸音去聲禮記禮運溫之至也注爲溫藉重禮又內則柔色以溫之通作醞

棠棣之華鄂不韡韡鄭云承華者鄂不當作柎柎鄂足也古聲不與柎同今注不作音不恐誤案不字古有二音讀如缶者芳浮切之轉聲也讀如俯者方于切之轉聲以俯切不則平聲當是夫音故云不柎同音今俗皆通骨切宜無古音也

詩閟宮荆舒是懲史記建元侯表作荆荼是徵公羊傳晉君舍左穀舍竝作荼周禮考工記弓人斵目必荼賈公彥讀爲舒又禮記玉藻諸侯荼前詘後尚書大傳厥咎荼厥罰恒燠荀子諸侯御荼注荼竝作舒

雲漢瞻卬昊天釋文卬音仰荀子議兵篇上足卬則

下可用揚倞注卬古仰字漢書張耳傳卬視泄公顏師古卬讀仰

兄轉音況詩召旻職兄斯引職兄斯弘徐邈讀況漢書列傳尹翁歸字子兄顏師古讀況豫章人閭里稱兄曰況

右詩十六條

顏氏刊謬正俗曰禮記曲禮予一人鄭康成注云余予古今字因鄭此說近代學者遂皆讀予爲余案爾雅卬吾台予朕身甫余言我也此則予之與余但義皆訓我非同字也許慎說文予相推予也余詞之舒也各有意義本非古今字別也詩云徹彼桑土綢繆牖戶今女下民或敢侮予又共車旣載乃棄爾輔載輸爾載將伯助予又將恐將懼惟予與汝將安將樂女轉棄予又舉公先正則不我助父母先祖胡寧忍予楚詞云帝子降兮北渚目眇眇兮愁予又總總兮九州何壽夭兮在予又芳菲兮襲予孫何以兮愁苦歷觀詞賦竝無余音若以書云予一人禮曰余一人便以爲古今字至如夏書云台小子禮曰予小子豈得便言台予古今字邪郭氏佩觿集曰予讀若余本無余音後人讀之也

旦轉音神禮記郊特牲所以交於旦明鄭玄旦讀神莊子大宗師篇有旦宅而無情死郭象旦讀神

禮記喪大記寢東首於北牖下陸德明釋文牖本音酉當作墉音容儀禮士喪禮作北墉易同人爻乘其墉鄭玄本墉作庸

檀弓子游曰陶斯詠詠斯猶又喪事君子蓋猶猶爾鄭玄猶讀搖

少儀言語之美朝廷之美祭祀之美車馬之美鸞和之美鄭玄美讀儀又見楊伯嵒九經補韻

少儀言語之美穆穆皇皇又祭祀之美齊齊皇皇徐

遡皇于況切讀旺

浮轉音庖投壺若是者浮鄭玄注浮罰爵也說苑魏文侯飲酒浮之太白浮音匏俗語水浮曰匏

齕齧也曲禮庶人齕之陸德明讀骨史記田儋傳齕齕用事者墳墓如淳讀骨

區轉音丘城也分也阜也刊謬正俗云曲禮不諱嫌名注謂若宇與禹丘與區按宇禹音不別丘區今讀則異然尋古語其聲亦同陸機詩普厥丘宇又音官闔名若干區者別爲丘字則知丘區古同音又荀子大畧篇在乎區蓋之間注區同丘

比轉音鼻近也黨也輔也王制比以成之陸德明讀周禮小司徒三年則大比杜子春讀詩皇矣克順克比樂記引詩作克俾鄭玄注俾當作比聲誤也

雜祀吾子之外私寡大夫某不祿使其實鄭玄注實當爲至此周秦人之聲也

免轉音問喪服也檀弓免焉左傳桓五年免而代之又新生者內則免薨釋文免並讀問

檀弓夫子之病革矣徐邈革讀亟

瞿眼目速瞻之貌檀弓瞿瞿如有求而弗得徐邈讀亟

檀弓西河之民疑汝於夫子吳澄疑讀擬謂比擬天子也漢書食貨志遠方之能疑者並舉而爭起顏師古疑讀擬謂與天子相比擬史記蘇秦傳疑於王者易坤文言陰疑于陽韓非子內有疑妻之妾家有疑嫡之子廷有疑相之臣臣有疑君之寵並音擬

郊特牲繡黼丹朱中衣鄭玄注繡讀綃綃繒名也吳棫云宵衣之宵朱綃之綃繡黼之繡皆讀肖

古文約要通用學記大信不約徐邈讀要漢書禮樂志本約顏師古讀要論語久要朱注舊約也

楊氏古音畧善功曰巧上聲禮記辭欲巧是也偶功

曰巧去聲論語巧言令色毛詩巧言如簧是也

書說命惟斅學半禮記學記引書學學半釋文上學字胡孝切又檀弓叔仲皮學子柳又文王世子小樂正學干籥師學戈大樂正學舞干戚又學記學不獵等並讀效皆教也

以脂膏潤物曰膏內則脂膏以膏之釋文下膏字去聲讀誥

兌轉音悅書說命禮記學記作兌命

內則有十三年舞勺劉昌宗勺讀照詩頌篇名今詩頌作酌朱注酌卽勺也引內則舞勺 謂卽以此詩爲

節而舞也
棘轉音北王制西方曰棘鄭玄注棘當作僰僰之言
偪謂偪寄於戎夷也
禮記喪服大功小功史記漢書竝作大紅小紅董仲
舒傳奪圜夫紅女利乎景帝紀錦繡纂組害女紅哀
帝紀害女紅之物顏師古紅竝讀功
耐轉音能禮運聖人耐以天下爲一家又樂記人不
耐無樂鄭玄注耐古能字非忍耐字也漢書晁錯傳
能寒能暑則以能爲忍耐之耐矣

聘義孚尹旁達鄭玄孚讀浮尹讀筠
反轉音翻禮記禮有報而樂有反列子反兩輸魚而
笑漢書雋不疑傳平反所活幾何王莽傳舉兵反城
竝平聲讀今韻書反切之反亦讀翻
折折安舒貌禮記吉事欲其折折爾折讀題
清轉音倩寒也曲禮冬溫而夏清或作凊莊子人間
世篇爨無欲清之人陸德明云字宜作凊借作清
窬轉音豆鑿垣也儒行蓽門圭窬左傳作圭竇論語
穿窬皇侃窬讀竇
禮記檀弓從大夫於九京鄭玄注晉大夫墓地在九
原京葢字之誤當爲原韓詩外傳趙武與叔向觀於
九原又後漢書銚期傳擊破更始將卓京東觀記京
作原古通用
禮記大夫方舟李巡方讀航詩谷風方之舟之家語
不方舟不可以濟
右禮記三十二條
周禮夏官虎賁氏旅賁氏劉奭賁讀奮
个射侯舌也周禮考工記梓人爲侯上兩个與其身
三又儀禮鄉射禮古个設薦俎釋文个音幹
周禮考工記弓人爲弓老牛之角紾而昔鄭玄昔讀
履錯然之錯

亞轉音惡亞卽古堊字塗飾牆也今但以白爲堊非
周禮巾車掌王之喪車五有素車藻車鄭玄注素車
以白土堊車藻車以蒼土堊車也凡塗飾皆謂之堊
周禮巾車掌王五路革路龍勒厖充龍讀駹又考工
記玉人之事上公用龍鄭玄注龍當爲尨謂雜色也
又易說卦傳震爲龍于氏虞氏皆非駹讀爲龐史記
西南夷傳冉駹最大應劭駹濆龐說文馬面顙皆白
爲駹廣韻黑馬白面爲駹漢書匈奴傳圍高帝於白
登漢兵不得相救匈奴騎其西方盡白東方盡駹北
方盡驪南方盡騂顏師古注駹青馬也觀右九家震

爲龍則漢書注近是
馮轉音憑說文馬行疾周禮馮相氏鄭玄注馮乘也
相視也乘高以視天文也又依也左傳馮軾而觀漢
書馮軾下齊長安三輔左馮翊取依馮輔翊之義又
禮記喪大記君大夫馮父母妻長子注目於其親所
憑也又盛滿貌漢書郊祀歌桂華馮馮翼翼又恃也
矜也史記伯夷傳衆庶馮生
生轉音性周禮司徒辨五土之物生杜子春讀性
周禮以待國之匪頒注匪讀爲分
汶與岷同周禮史記漢書山海經岷山岷江皆作汶

今蜀有汶川縣以岷江得名而訛呼問音按殷敬順
列子釋文云周禮貉踰汶則死鄭玄注以爲魯之汶
水謬也周禮言水土異性故舉四瀆若魯汶源流不
遠豈狐貉暫遊頓隔生死哉蓋蜀汶音岷魯汶音問
平轉音病平其不平曰平周禮司市以陳肆辨物而
平市又云以質劑結信而止訟鄭衆注質劑月平也
釋文平皮命切又漢刑法志爲置延平音灼平讀去
聲
周禮州長正歲讀教法族師月讀邦法大史讀禮書
小史讀禮法訝士讀誓禁又儀禮既久讀書釋算讀

竝音豆增龍句讀凡經書成文語絕處謂之句語未
絕而點分之以便誦謂之讀
祝轉音晝周禮天官屬瘍醫祝藥鄭玄祝讀注謂附
著藥也又春官屬有大祝小祝喪祝甸祝詛祝釋文
祝之又切
周禮考工記梓人食一豆肉飲一豆酒鄭玄注豆當
作斗釋文音斗毛居正云豆字是古豆字如豆區釜
鍾之類後人誤讀爲俎豆之豆今俗書斗斛之斗作
㪷蓋訛併耳
帛轉音錦儀禮士昏禮酬以束錦鄭玄注古文儀禮

錦皆作帛讀爲錦
右周禮儀禮共十四條
論語鄘孟禮記俱稱仲尼未有稱𡰥夷者周明宇氏
常談考談尼一作𡰥古夷字今山東尚呼尼丘山爲
夷丘山不知何以誤稱孔子曰仲尼堅不可易太按
史記世家毋顏氏禱于尼丘得孔子生而首上圩頂
因名丘字仲尼黃氏韻會說文反頂受水丘从山尼
聲言頂當高反下故曰反頂引孔子象屔丘山四方
高中央窊下通作尼索隱云圩音烏圩頂言頂上窊
也故孔子頂如反宇反宇者若屋宇之反中低而四

旁高也由此以談尼丘山之稱尼者以其反頂也孔
子名仲尼者以其圩頂似尼丘也稱尼明矣𡰥古夷
字出韓氏集韻漢地理志𡰥江水名在越巂郡蘇示
縣西北顏師古𡰥讀夷通作𡰿尼韻會又引漢蓺文
志公孫尼子尼與夷同毛氏韻增尼本作𡰿漢書高
祖紀章邯司馬𡰿將兵定楚地顏師古注𡰿古夷字
故謂尼與夷同音可改仲尼爲仲夷不可
識記也論語多學而識之又器之款鏤爲識漢郊祀
志鏤無款識顏師古識讀志
從轉音縱說文縱緩也或省作從論語從之純如漢

書王吉傳放從自若又隨行曰從論語從我者其由
與從天子駕曰法從近臣曰侍從又漢時隨使出
曰傔從傔音欠今里中趨役者曰十傔傔亦從也又
恣行曰從與縱同後漢書臧宮傳因從擊大破之劉
放讀
佊邪也廣韻引論語子西佊哉今論語作彼
穀祿也論語學不至於穀皇侃讀構
巽後曰殿音震論語奔而殿邢昺疏引司馬法謀帥
篇乘車大震大震卽大殿
論語微生高微當讀尾尾微古通用書堯典鳥獸孳
尾史記夏紀作鳥獸字微論語微生高微生畝班固
古今人表作尾生高尾生晦莊子盜跖篇亦作尾生
與戰國策同
論語欲罷不能罷轉音把止也包咸讀
論語闕黨童子班固古今人表作厥黨
枕轉音職任切臥首據物也論語曲肱而枕之易坎
文險且枕竝讀去聲
右論語十條
謙轉音歉慊也大學此之謂自謙鄭玄禮記注謙讀
慊謂厭足也通作嗛荀子榮辱篇臭之而無嗛於鼻

莊子盜跖篇口嗛於芻豢之味史記文帝紀天下人
民未有嗛志
中庸君子之道費而隱鄭玄注費佹也古本費作拂
徐邈讀佛
示諸掌乎鄭玄注示讀寘諸河干之寘寘置也物在
掌中易爲力者荀子大略示諸檃栝楊倞注示讀寘
孖古孫字崔銑中庸凡曰人者仁也仁字從二人猶
孫字從二子二其人者人之人二其子者子之子也
子庶民徐邈子讀字
中庸引詩奏假無言今商頌文作鬷假左傳引詩又

作緵緵毛傳緵總也假大也總大無言無爭也歐陽脩云執事之人總無喧譁陸德明禮記中庸釋文奏詩作緵子公切吳棫緵讀奏謂奏大樂於宗廟之中朱注古聲奏族相近族聲轉平而爲緵耳切韻指南緵總緵族

上天之載鄭玄載讀栽注生物也書武成哉生魄楊子作載魄詩文王陳錫哉周國語作載周古字通用

右學庸七條

羨餘也孟子以羨補不足又長也周禮典瑞璧羨以起度又墓道史記衛世家共伯入釐侯羨又延也張

衡西京賦羨公侯卿士又威貌司馬相如封禪書大漢之德汾濇曼羨以上羨字竝讀硯歆羨之羨不同音

旄轉音帽同耄孟子反其旄倪趙岐讀禮記射義旄期稱道不亂鄭玄注八十九十曰旄

孟子逢蒙學射於羿荀子作蠭門淮南子王褒頌班固人表竝作逢門王充論衡作龐門門讀蒙

孟子不膚撓叶逃朝趙岐說漢書晁錯傳匈奴之衆易撓亂也顏師古讀饒

名轉音命孟子名世史記命世之宏才索隱命者名也漢書張耳傳亡命遊外黃顏師古注脫其名籍而逃亡也

右孟子五條

老子三十九章故致數輿無輿老子通注數上聲今夫車一也極分而致數之則爲輻爲輪爲衡爲轂其名且百合百爲一而後成車之名散百而一一名之則輪耳輻耳不可復稱車矣猶之合天下之道爲一而後稱道散天下之道無道矣

老子不欲琭琭如玉珞珞如石琭琭喻少珞珞喻多珞亦作礫音歷珞瓅本一字或讀珞爲落非

莊子養生篇技經肯綮之未嘗綮轉音苦挺切郭象讀磬

莊子齊物論夫子以爲孟浪之言孟非孟仲之孟浪非波浪之浪也徐邈讀莽朗

莊子逍遙遊大有逕庭司馬彪讀挺

莊子讓王篇土苴以治天下郭象讀把鮓土苴和糞草也

莊子達生篇辴然而笑徐邈讀叱

鵬轉音鳳莊子逍遙遊其名曰鵬崔譔注鵬卽古鳳字非來儀之鳳也說文云朋及鵬皆古文鳳字朋爲

象形鳳飛群鳥從以萬數借爲朋黨字
莊子大塊噫氣注乙戒切後漢書袁安傳噫嗚流涕
李賢讀隘
莊子盜跖篇侅溺於馮氣郭象馮讀憤
覺寤也莊子齊物論有大覺而後知此其大夢也郭
象讀教
還轉音隨戀切莊子至樂篇相與還而觀之郭象讀
禮記內則左還授師徐邈讀又山海經太行之山有
獸名曰驒善還郭璞注還旋舞也
選轉也詩于嗟舞則選兮謂還舞也莊子德充符篇

天選子之形劉會孟云選卽諺所謂團團轉也
軼轉音轍莊子天地篇猶螳蜋之怒臂以當車軼郭
象軼獨轍史記田世家伏軾結軼索隱注結軼言車
轍往來如結
揮斥放縱也莊子田子方篇揮斥八極李軌讀託又
兵法有斥候斥柝候烽也
炎美辯也莊子齊物篇大言炎炎郭象炎讀談
莊子知北遊篇媒媒晦晦而不可與媒陸德明媒音
昔
龜轉音鈞莊子不龜手之藥陸德明龜讀皸手凍坼
也
莊子大宗師不知端倪注端山巓倪水滸也倪讀涯
又齊物篇和之以天倪倪轉音妍
擇同斁莊子寓言篇北人無擇徐邈讀漢有司馬無
擇馮無擇
列子湯問篇淡淡焉若有物存張湛淡讀豔
列子師曠夜耳俛首而聽之夜讀惕
列子周穆王篇憣校四時顧野王讀翻交淮南子野
無校兵高誘讀交兵
列子湯問篇穆王薦之張湛薦讀進史記五帝紀薦

紳先生難言之徐廣薦讀搢
荀子議兵篇蘇刃者死楊倞蘇讀傃傃向也謂相向
鬭格者
荀子天子埶至重形至佚心至愈愈讀愉
荀子正論篇上周密則下疑玄矣楊倞玄讀眩司馬
相如封禪書采色玄燿顏師古玄讀炫
淑轉音寂管子耳之所聽察於淑湫與寂寥同
鶡冠子中流失船一壺千金楊氏古音略壺讀瓠
金石錄楚相孫叔敖碑優游作瀀嵓又同猶禮記檀
弓咏斯猶爾雅注猶卽嗂也

楊氏丹鉛錄說文無由字蓋古文𠚄作㽕呂氏春秋
及管字皆云堯使𣭴爲由鍇𥙊㽕弊文㽕作由乃知
㽕與由通
唫轉音噤口急貌太玄經有唫首玄衡曰唫不通也
玄錯曰唫少與、素問呿唫之徵注呿開口唫閉口
也又墨子近臣則喑遠臣則唫今俗以唫爲吟咏之
吟非
右諸子三十二條
艾絕也左傳昭元年國未艾也陸德明讀意又魚廢切
也孟子自怨自艾孫奭讀

親轉音七刃切左傳桓二年庶人工商各有分親杜
預注親有平去二聲
敦轉音頓左文十八年天下之民謂之渾敦杜預讀
爾雅太歲在子曰困敦孫炎讀又丘一成爲敦丘詩
坻作頓丘左昭三十一年貪冒之民杜預讀冒曰默
漢書匈奴傳單于冒頓顏師古讀默
經傳蟻多作蛾省文也左傳晉大夫蛾析禮記學記
蛾子時術之莊子徐無鬼篇孔子舍於蛾丘列子黄
帝篇末聚鳥獸蟲蛾史記黄帝紀淳化鳥獸蟲蛾漢
書元帝紀白蛾群飛蔽日穆天子傳馬有白蛾楊雄
長楊賦扶服蛾伏金石録漢陳球後碑蜂聚蛾動蛾
並讀蟻
劉說文殺也本作鐂从金留聲或作劉徐按春秋左
傳虔劉我邊垂本此劉字又曰說文無劉字偏旁有
之即鐂字从丣从金从刀刀字屈曲傳寫誤作田耳
左僖五年晉士蔿賦曰狐裘尨茸一國三公吾誰適
從杜預尨茸讀蒙茸
左昭七年堯殛鯀于羽山化爲黄熊入羽淵孔穎達
疏今本熊一作能說文及字林皆云能熊屬足似鹿
韓氏集韻能讀雄

左宣十二年有山鞠窮乎杜預鞠讀芎鞠窮即芎藭
一作穹窮漢書司馬相如子虛賦穹窮菖蒲顏師古
讀
左傳戰於繻葛杜預繻讀須
左傳楚人謂虎於菟漢書叙傳作於檡顏師古於音
烏檡音塗
左傳闔門塞竇乃自後踰注竇音窬
左昭十七年剡子述鳥官有伯趙氏杜預注伯趙即
伯勞也一作博勞李軌趙讀勞爾雅謂之鶪
左僖十九年子魚言於宋公曰盍姑内省德乎杜預

肖讀星
左昭元年偏爲前拒史記鄭商傳攻其前拒徐邈讀
拒曰矩
秭林伐山攸所也韓文壺儀之攸左傳湫乎攸乎注
攸垂危貌又鬱攸從之注火氣也五行轉御於怵攸
言人君遇災以憂爲所則可免也怵攸猶言敬作所
也前漢書叙傳攸攸外寓韻會同
左傳歸餘于終漢書律曆志作歸邪邪音餘
說文𣙼散米也引左傳殺管叔而𣙼蔡叔言放之者
散米也今左傳文作蔡蔡叔釋文上蔡字素葛切

檮剛木也左傳八元八凱有檮戭漢書霍去病傳有
檮余山又藝文志有公檮生顏師古檮讀稠獨孟子
檮杌之檮音陶嵞因陸德明九經釋音誤也杜預左
傳注檮杌凶頑無儔匹也則亦當音儔郭璞爾雅序
不桵檮𣏌注音桃亦非
左昭三年民人痛疾而或燠休之杜預注燠一作噢
痛念之聲徐仙民燠音憂休音喻
愁轉音五轄切說文問也愼敬也廣韻閑也㥦也左
哀十五年誄孔子不愁遺一老杜預注且也又昭二
十八年愁使吾君聞以爲快注發語聲

左僖十五年史蘇占繇姪其從姑杜預姪讀迭洪武
正韻兄弟之子女皆曰姪公羊傳以爲兄之子義未
備
謟轉音叨爾雅疑也或作慆左傳王子朝曰天命不
謟久矣注疑也毛氏韻增謟從臽與諂字不同諂字
臽音陷
左傳繁纓以朝又大路繁纓七就注繁馬腹帶也音
盤禮記作大路樊纓周禮春官巾車玉路錫樊注音
鞶李善文選注鞶鞶古通用
涼轉音諒薄也左莊三十二年虢多涼德又昭四年

君子作法於涼徐邈讀諒又信也詩大明涼彼武王
漢書引詩涼作亮又桑柔職涼善背鄭玄讀諒○良
信也十九首古詩良無盤石固又古文良有以也竝
讀諒
左昭二十一年疵則不咸杜預咸讀感
繇卦兆辭也左襄二十五年其卦繇釋文繇音胄漢
書文帝紀大横庚庚李奇注繇文也顏師古繇本作
籕左傳始作繇
左傳宋左師向戌楊氏古音畧向讀尚後代有向平
亦作尚平

春秋襄三十年天王殺其弟年夫徐邈年讀甯公羊
傳作佞夫

右左傳二十九條

穀梁傳隱元年寰內諸侯非有天子之命不得出會
文寰音縣卽古縣字寰內畿內也

公羊傳柑馬而秣之漢五行志臣畏刑而柑口柑讀
鉗以木銜馬口也

右公穀傳二條

家語顏回篇東野畢馬將必逸王肅逸讀逸

孝經緯含泉任萌萬物歸中俗呼萌芽為蒙芽

右家語孝經緯二條

肉轉音柔邊也爾雅釋器肉倍好謂之璧好倍肉謂
之瑗肉好若一謂之環黃氏韻會肉錢璧之體禮記
寬裕肉好之音方氏曰璧外謂之肉內謂之好考工
記注有二音樂書云肉倍好者璧好倍肉者瑗肉環
如一旋而不窮者環肉好之音旋而不可窮者也輔
氏曰肉好猶俗言美滿也按錢邊名肉非食肉之肉
也韻會平尤韻肉讀柔又上宥韻肉讀揉屬挾字毋
韻問奇集肉好作柔好不甚誤特不應易肉為柔字
耳常談攷誤大哄之則又誤

爾雅繇道也楊氏古音附錄引黃履翁之說繇字有
六用漢高帝紀繇咸陽則與徭同文帝紀無繇教訓
其民則與由同百官表皐繇則與陶同李尋傳繇俗
則與謠同韋孟詩犬馬繇繇則與悠同班固賦模先
聖之大繇則與猷同

爾雅懽懽憂無告也釋文音貫邢昺疏引詩板老夫
灌灌以其音同耳楊氏古音畧今借為歡字

爾雅楚有雲夢方言楚人謂草中曰夢黃氏韻會夢
音蒙

爾雅嵩嵩為中嶽詩大雅作崧高崧一作崇國語周
大史過曰夏之興也融降于崇山韋昭注融祝融神
崇崇高山也夏都陽城崇高在焉陸氏嵩岳志嵩高
一作崇高崇嵩古字通用

冰轉音凝說文凝水堅也黃氏韻會冰古凝字仌古
冰字後人以冰代仌字故以凝代冰字又爾雅冰脂
也舊注引莊子肌膚若冰雪卽以為冰陵之冰非也
冰得冷而凝熱而銷脂膏亦然故爾雅曰冰脂也是
冰卽凝義然易坤小象凝叶冰冰卽周禮凌人之凌

右爾雅六條

性理會通卷四十二終

性理會通七十卷續編四十二卷江蘇巡撫採進本

明鍾人傑撰人傑字瑞先錢塘人是書成於崇禎甲戌即性理大全而增以明人之說袁宏道陳繼儒皆躋諸理學儒先之列則其去取可知矣

西疇日抄二卷

〔明〕顧樞撰

清華大學圖書館藏清康熙九年錫山顧氏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西疇日抄二卷》提要

序

昔顧端文公領解南
畿海內文章家翕然
宗之公謂語言文字
非安身立命處遂潛

心理學蔚爲鉅儒後
數十年而公之曾孫
中翰梁汾復以辟雍
解元弁冕直省舉世
誦其制策如金科玉

律而不知其以貫董之才發程朱之蘊儒先理要如數家珍盍得之庸菴先生之庭訓居多因歎端文之有先生正猶

先師之有子思子其淵源脗合可一一言之當端文倡道東林四方問業者比之平杏

壇闕里同邑高忠憲公相從講學雖未北面稱弟子而所著年譜自言師事終身今世以顧高並稱此何異一貫之唯迨再傳而得先生幼侍端文長而受業忠憲盍依然子思子之得統於曾氏也在昔姚江倡

致良知之説流傳滋弊甚者直以無善無惡混二氏於吾儒自端文持性善以闢之而人心始正功不在

孟子下近日曹溪臨濟各暢宗風儒門淡泊動爲其所收拾而先生獨恪遵孔孟謹守程朱屹爲狂瀾砥

柱功豈在端文下哉余於梁汾有一日之雅見其天才駿發而所講求者不離乎身心性命心竊異之茲

讀先生遺集乃曉然於其學之所由來也昔孟子自云私淑諸人而猶以未得爲孔子徒若不無觖望者

今梁汾雖不及見端文而日奉先生提命箕裘紹述近在家庭視得諸子思之徒者當何如親切耶余以是爲梁汾幸而兼以君家之克世其學爲世道人心幸也

旹

康熙九年秋八月粵東督學使者沈令式拜題於洪都舟次

西疇日抄卷上

錫山顧樞庸菴著

男貞觀編次

生生之謂易。太極也。一陰一陽之謂道。兩儀也。繼之者善也。在天爲五行。成之者性也。在人爲五德。

坤身也。乾心也。太極性也。

周濂溪太極圖從上生下。邵堯夫先天圖從下

生上。愚意以從下者爲得之。凡物未有不自下始者。玩本末二字可見。

有物有則之謂太極無聲無臭之謂無極

無極而太極太極動而生陽靜而生陰陰陽一太極也太極本無極也只就人身上體貼看吾人一心時而動時而靜那動靜必有個主宰的便是太極那主宰的不可得而聞不可得而見不可得而思擬便是無極

周子言無極猶易云神無方而易無體

無意必固我。內無欲也。無可無不可。外無欲也。是爲聖人之易所謂無極而太極者於此可見

文王作易矣夫子提出太極二字爲易尋個大主腦未嘗於易之上有所加也夫子言易有太極矣周子標出無極二字爲太極指出眞面目未嘗於太極之上有所加也不探究到

此猶是形而下者耳

錢啓新先生曰周子無極卽變易之易太極卽不易之易其解甚圓若無形有理未免語滯空陸子之喋喋

夫乾其靜也專其動也直是以大生焉故曰人之生也直人一天也以直養而無害則塞於天地之間天地一氣也

詩云有物有則易云乃見天則天且不違而況

於物乎○聖學日不踰矩平天下日絜矩矩所以爲方也正畫出個則字

試察終日間鳥啼花落自朝至暮無一停機可以知造物之徤又察終歲間鴻來燕去依時及節無一爽候可以知造物之信

大易息息而易只是一時字中庸千古不易亦只是一時字蓋時息息而易所謂逝者如斯也時千古不易所謂於穆不已也仲尼上律

天時律此而已

語道之微妙至易極矣聖人只說易簡二字至中庸極矣聖人只說中庸二字戒愼恐懼以位天地育萬物朝乾夕惕以乘六龍首庶物一而已矣豈別有伎倆哉

先儒云地之上皆天也只是一氣耳不知地之下皆天也亦有氣行乎其中地只是形易絪縕二字正形容一氣字

先天純是水交乎火而始成乎人後天純是火交乎水而始復乎人

乾元亨利貞天之所以爲天也性仁義禮智人之所以爲人也天命之謂性命此而已知其性則知天知此而已天人一也

先天而天不違天是何物所以立命也命是何物到這裡更着一語不得程子所云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也予欲無言卽是此意時行

物生不過就現前指點切勿認指爲月

上帝臨女無貳爾心知我者其天也文王陟降在帝左右五十而知天命也豈惟聖人凡人皆然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旦及爾游衍天一人也敬天之畏無敢戲渝畏天之怒無敢馳驅人一天也故曰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

易言天地必言聖人中庸言聖人必言天地聖

人之於天道也
大學以學言人道也然曰顧諟天之明命見人之必本乎天也中庸以性言天道也然曰道不遠人見天之不外乎人也從此體味氣可見天人合一相摩相盪之妙
題文元公云學世間法使人倫欽服者其道淺人倫不知者其道深出世間法使鬼神欽服者其道淺鬼神不知者其道深語甚可味邵

子云思慮未起鬼神莫知不由乎我更由乎誰此先天之學也
天下萬事皆出天然着一毫矯揉造作不得亦萬事皆出人爲着一毫暴棄縱任不得此正天人交相爲用須臾不可離之妙
印心便是天其在於人如昭昭之天也元來便是無窮之天
古聖人以天自處至誠動物孝弟之至通乎神

明非天而何
春夏養陽秋冬養陰賞以春夏罰以秋冬便是聖人變理作用喘牛之問何爲乎
事無不可對人言方是不獲罪於天
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聖人以此洗心退藏於密
滿招損謙受益惠廸吉從逆凶聖人之先天而天不違也豈惟聖人人人皆有之故曰人者天地之心

程子曰視聽言動皆天也人但於其中要識得真與妄耳竊謂此識得真與妄者卽是人心之天只提此作主一切皆真若真妄對立便憧憧往來矣
按無極太極之義自濂洛以來解説甚精亦異同雜見先君子於天人之間真切體認如云心之主宰卽太極心便是天此一生學問所從出也列之卷端猶言道之大

原出於天云爾不孝男貞觀敬識

日抄卷上

日抄卷上

惟皇上帝降衷於下民若有恒性惟天陰騭下民相協厥居此正三代以上作君作師一個大本須後世治天下者不識此意却指爲儒家傳受秘密藏至史以道學立傳良可痛也

心一也有人心有道心至惟精惟一則人心皆道心矣性一也有天地之性有氣質之性至能盡其性則氣質之性皆天地之性矣命一也有氣數之命有義理之命至不貳立命則氣數之命皆義理之命矣此其權在天乎在人乎以自然言學者亦勘及此否

道心卽是性人心卽是氣質之性

天之命人者有二有理道之命所謂於穆不已是也有氣數之命所謂莫之爲莫之致者是也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理道之命在我矣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氣數

之命亦在我矣如夫子方可謂立命之學
人性上不容添一物所謂無極而太極也復性
後胸中更無一事故日易簡而天下之理得
矣
不謂性不謂命從人心中提出道心此張子氣
質之性所自出
惻隱便是仁羞惡便是義恭敬便是禮是非便
是知故大人者不失赤子之心
自鈔上
周子云五行之生也各一其性即張子氣質之
性也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即天地之性也
仁義禮智根於心見於面盎於背施於四體一
身具足何加何損高子所云性中無富貴貧
賤者此也
形色天性也從孟子說來愈粗愈精生之謂性
從告子說來愈精愈粗只是本領異耳
楊敬仲云此身亦天地間一物不必執攬爲己

常味此言無一物不可撇舍程子云仁者以
天地萬物爲一己認得爲己何所不至常味
此言無一物可以棄置此可參性命之說
先端文性命說云人軀殼上事勿求其圓滿道
理上事勿聽其缺陷見錢啓新先生匯記竊意此只去
欲存理四字耳即危微精一之旨也四肢五
官人與物同四德五倫人與物異君子存之
存此而已
自鈔上
洪範五事顏子四勿皆聖人踐形之學
伊川云天即理也性即理也理者何仁義禮智
是已故日立人之道日仁與義窮理盡性以
至於命正是一節事
識得一性字學問方有源頭識得一善字學問
方有把柄
善必本之性方不是外面塗飾的性必要之善
方不是裡面空寂的只性善二字合外內之

道
善字極虛活有執着之善非善也性字極切實
無捉摸之性非性也
善固性也惡亦不可謂非性程子此語不可爲
訓
中庸言性揭中和二字已活潑潑地現出個性
善
人性善如水性寒火性熱無善是無性也

善如一粒粟充拓到聖神地位便成嘉禾然未
有種不真而能結實者人皆可以爲堯舜直
此義
性仁義禮智所謂善也有兩個証脚一是乾元
亨利貞其源頭也一是堯欽明文思其現身
也故子思曰天命之謂性而孟子言必稱堯
舜
孟子道性善之旨莫詳於告子一編前言性言

心至仁人心章始點出學問二字與王之不
智章相照後數章只言養心點出仁字正所
謂仁人心也末章點出大匠羿與奕秋相照
見得性善二字所謂彀也規矩也教者教此
學者學此而已
易曰繼善大學曰止至善中庸曰明善孟子曰
性善此韓子所謂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
之禹至孟子之後不傳者也

性相近也近者何物天命之謂性命者何物就
中指出善字可謂直截分明
讀易方知孟子性善源流繼之者善成之者性
此性善之說所自出君子行此四德者故曰
乾元亨利貞此四端之說所自出孟子私淑
孔子其秘密義在此後儒有以孔子相近二
字爲圓活孟子善字爲說煞者乃不讀易之
過也

程子以水之清濁喻性不如孟子以水之上下喻性蓋上下截然兩分性有善而無惡猶水之有下而無上也若清濁則各有之此正可喻氣質之性耳又以氣質之性爲才云有不善者才也終不若孟子所云非才之罪也更斬截

性善不落有無張子云大易不言有無言有無諸子之陋也近儒朱以功云孟子言性善非言性有善也此語破的

善不與惡對善之失乃爲惡耳孟子不言利善之間而云利與善之間與字可玩程子云凡事之初未有不善者得而後有失非得何以有失也吉而後有凶非吉何以有凶也此語甚明善惡對言便失之矣况以無善無惡並提乎

程子云善固性也惡亦不可謂非性即周子所云性有剛柔止指氣質言也必得張子之說始圓滿無弊

仁者愛人即孩提之愛也有禮者敬人即稍長之敬也故曰大人不失赤子之心愛敬盡於事親而德教加於百姓行於四海不亦大乎

書曰惠迪吉曰吉人爲善善是人之生理生理得則生氣從之所謂吉也故曰爲善最樂

馮恭定云戒慎恐懼是性體中真精神規矩準繩是性體中真條理此語可作性善註脚

仁者人也人之所以爲人天之所以爲天也從仁入手便是以天自處私欲不除而自淨功夫不飭而自嚴程子所云識得仁體以誠敬存之而已不須防簡不須思索正與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意同

程子天理二字是自家體貼出來即聖門求仁之旨

太極圖西銘只說一仁字

好仁不好學其蔽也愚無義禮知以全之也仁兼言之則統四端偏言之則止一德須看人分量何如

遍天地間俱是私欲蔽塞孔門求仁正是頂門一針起死回生手段從此會得則後世言敬言誠言無欲言性善言良知言致知格物俱在其中

仁義禮知性也其端見於心然仁義智無可着力惟禮有可循故聖門之教曰約禮曰復禮程朱主敬卽是禮教

禮性所固有也孟子道性善還其固有而已然還其固有只在去其本無孟子曰無爲其所不爲無欲其所不欲如此而已矣故曰克己復禮

爲學不根抵性命則所得皆枝葉耳先君子生平從本源著力亦從世道起見故言之真切透快不作一自欺欺人語此種苦心良有不容泯沒者至於性善二字先端文當日嘗力爲提醒以闢邪說而正人心家學淵源蓋所從來遠矣不孝男貞觀敬識

心學是千古淵源性者心之源頭也研究到此方識得本體身者心之實際也體勘到此方認得功夫

心有君火卽道心乎心包絡有相火卽人心乎君火常不足而相火能爲病卽惟危惟微乎君得其職而相輔之卽道心爲主而人心聽命乎實理實象

宋祖云洞開重門正如我心少有邪曲人皆見之此君天下者之言也武侯云吾心如秤不能爲人作輕重此相天下者之言也

天依地地依天天地自相依附身心亦然君子九思是天地合一之學

眞西山曰惟學可以明此心惟敬可以存此心惟親君子可以維持此心此三語不獨爲經筵言之實學者要務也

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正示人求放心法子不至虛蕩無歸而金谿之徒反借口以掃去學問大謬高子云求放心之道無他學問而已矣一轉語範醒人

耳目交於物心亦交於物者也所恃者惟思耳故曰心之官則思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也洪範五事不言心而言思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曰思無疆曰思無邪曰心之精神是謂

聖卽正心誠意之旨也思之爲義大矣哉佛氏要在明心乃先掃去思字曰不思善不思惡幾何其不墮於惡也率天下之人而禍心者必是之言夫

耳目之主主以心心之主主以性不然則仁義禮智心也牿亾之心亦心也心交於物其靈於耳目幾何乃知操則存者性攝心也孟子之操存卽虞廷之允執

高子云真放下乃真操存真操存乃真放下自是徹語試一㸃之放是何物操是何物一拈一掃無有是處若在孔門只言操存未常說到放下話頭此則自有故在願學者無易由言也

大學言知止而后有定易言君子以思不出其位了此則操存放下一齊俱攝矣

千休千處得一念一生持放下操存盡此二語

大學正心章眞可玩

孟子云必有事焉又云知者行其所無事勿止勿忘勿助即是行所無事也白沙云舞雩三三兩兩正在勿忘勿助之間曾點些兒活計被孟子一口打迸出來便是鳶飛魚躍

鷄鳴而寤思慮漸馳。盍於其間澹以整之。或省𠎝愆或抽新得。次第條理瞭然默識。本既立矣昧爽乃興。盥櫛衣冠端坐斂形。提掇此心皎如出日。嚴肅整齊虛明靜一。乃啓方策對越聖賢。夫子在坐顏曾後先。聖師所言親切敬聽。弟子問辨反覆參訂。事至斯應則驗於爲。明命赫然常目在之。事應既已我則如故。方寸湛然凝神息慮。動靜循環惟心是監。靜存動察勿二勿三。讀書之餘間以游詠。發舒精神休養情性。日暮人倦昏氣易乘。齋莊恭敬振拔精明。夜久斯寢齊手斂足。不作思惟

心神歸宿。養以夜氣貞則復元。念茲在茲日夕乾乾。陳茂卿夙興夜寐箴

旻惇夫云人心提起處便是天理放倒處便是人欲

蝸廬縮處立亭寂寥時方晏矣與之息消萬象剝落誰歟未揭炯然獨存灌濯良苗六合方寸千秋一朝靜觀此理可以逍遙 登樓作

無我者無欲之至

學者須是心中無事試看曾點暮春一段此時胸中還有一事否

閒來無事不從容一詩眞善形容浩然之氣

大學卒章消盡人利心中庸卒章消盡人名心孟子首章即大學之旨論語首章即中庸之旨去一利字便可平天下去一名字便可達天德周子直揭無欲至矣哉

學者第一要打叠得心地乾淨先端文云孔門

自曾子而下篤實莫若子路自顏子而下穎悟莫若曾點此無欲之旨也

言志章冣可玩由子路之車裘無憾進於顏子之無伐施則幾矣由顏子之無伐施進於夫子之安信懷則幾矣既有樣子又有等級希賢希聖舍此安從然只是個無私二字孔門所謂仁也故周子云一爲要

葉石林云誰無三間屋飽暖讀書籍木蔭聽鳥聲而惟淵明獨知爲至樂世間好事人所均有而不能自受用者何可勝數此語甚旨春風沂水亦只是眼前光景先儒謂樂意相關禽對語生香不斷樹交花善形容浩然之氣

鄒子亦云心靜始能知白日眼明方會看青天豈堪爲醉夢中人道乎

木無形以地之形爲形火無明以薪之明爲明故五行中惟木火之用爲無窮觀此亦可得

無我之學

君子有九思是無欲功夫

夫子曰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程子云堯舜事業只如一點浮雲過目此二語立意參差俱極有會總是境遇上事心體上着不得分毫禪家所云眼中金玉屑也故曰萬變俱在人其實無一事正程子悟後語

程子云蜀山人不起意十年便能前知蓋心虛

則定定則清清則明觀於水可見矣

人問邵堯夫人有潔病何也堯夫曰胸中滯礙而多疑耳未有人天生如此也初因多疑積漸而日深此亦未爲害但疑心既重則萬境皆錯荒是害道第一事味此語可見光風霽月氣象只是胸中灑落耳

忿懥好樂憂患恐懼此有我之私著於己者然也親愛畏敬哀矜賤惡敖惰此有我之私加

於人者然也於此作得主定不使用事便是正修之功

周子靜虛動直只去得有我二字二程定性書好學論可與參看

節嗜欲定心志便是天氣下降地氣上升

無欲二字是學人一粒靈丹當吾心紛然時體認此二字而已當吾心湛然時涵養此二字而已

蘇子瞻云人生之樂莫若身無病而心無憂此樂惟無欲者有之人之病生於多欲也無欲則無病矣人之憂亦生於多欲也無欲則無憂矣尋孔顏樂處於此見一班

疏水曲肱簞瓢陋巷外無欲也毋意毋必若無若虛內無欲也此是合內外之道

周子無欲是敬字源頭故曰主一之謂敬無適之謂一

程子云大抵把捉不定皆是不仁此可見仁敬相關紐處

人皆知以心攝身不知以身攝心伊川之整齊嚴肅是以身攝心法

敬則心存怠則心放心存處便是仁

和靖曰如人入神祠其心收斂更不着毫髮事非主一而何朱子曰心中無一事時便是敬可謂打破敬字矣

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存去之間敬肆而已矣故曰操則存曰君子之所以異於人者以其存心也以仁以禮是操存大把柄程子云操之之道敬以直內而已然畢竟仁是個源頭故論本體仁則敬不仁則不敬論功夫敬則仁不敬則不仁禮一物也故曰克巳復禮爲仁

程子云操之之道敬以直內而巳朱子云只心

中無一事時便是敬此可參放下操存之旨

禮曰毋不敬詩曰思無邪易曰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書曰欽明文思安安敬之一字實五經總括昔賢云尹和靖只一敬字做成豈特和靖千古聖賢俱只一敬字做成

毋若昏睡因思只是不敬如臨深淵履薄冰亦作瞌睡耶

學問須四路並進敬只是涵養事

動靜之交最宜用功

日記云但強其志氣自隨之近日始知敬用五事之妙又云十年中從事主敬之學是日方識其入脚處因高師此語思顏子四勿即敬用之旨也不然敬從何處摸索

敬不惟養德兼可養身伊川云只整齊嚴肅則心便一一則自無非僻之干內經亦云精神內守病何從來

敬必從禮入故曰道不可須臾離曰禮樂不可斯須去身三代以後禮學既亾從頭壞却張子以禮爲教朱子編輯小學補出敬字栽種後來根株填補前日欠闕眞復禮約禮嫡傳也

張子禮教尚易落儀文度數不若程朱主敬說向本上

千古聖賢之學心學也無欲主敬皆所以

存養此心先君子光風霽月亦履薄臨深庶於此卷微有所窺也夫不孝男貞觀敬識

日抄卷上

天下無本體外之功夫故曰惟知性然後可以言學無功夫外之本體故曰惟知學然後可以言性

本體人人所同功夫聖人所獨故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曰學而時習之曰習矣而不察總是此習字

庸下二字今人所甘鄙聖人乃以自任曰庸行

庸言曰下學然中庸其至矣乎庸也乃所以至也下學而上達下也乃所以上也聖人之不可及正在此

程子云盡性至命必本於孝弟窮神知化由通於禮樂此下學上達之旨也三代以下誰識得這個消息

易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又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程子曰惟此語截得上下

氣分明道亦器器亦道又曰灑掃應對便是
形而上者學者學此達者達此
志學立不惑俱是執守一邊知命耳順從心俱
是圓通一邊卽聖人之學亦必漸進世儒乃
欲一蹴卽至有是理乎先儒云悟眞篇是誤
眞篇佛氏所云大悟乃大誤也
下學而上達所謂一以貫之
思與學並重也故曰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

則殆然又云以思無益不如學也則學尤重
於思也知與行並重也故曰或學而知之或
利而行之然又曰知之非艱行之惟艱則行
尤重於知也德性與問學並重也故曰君子
尊德性而道問學然又曰十室之邑必有忠
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學也則問學尤重
於德性也卽聖人之言學者可以審所從事
矣

大學言致知在格物而後人卻以致知格物分
作兩橛中庸言尊德性而道問學而後人卻
以德性問學分作兩橛抑何不善讀書也
王文定云人之爲學必平實然後廣大天下之
至平實者莫如地故至廣大者亦莫如地泰
山高矣畢竟爲地所載而泰山之外更不屬
泰山也語甚可味
陳元城云口說身不行只是將講字代學字又

曰天地萬物皆吾師也豈可專泥古人糟粕
程子云性靜者可以爲學又每見人靜坐便歎
其善學邵子亦云幸遇林泉交物少故於情
性得功多學雖動靜交養然畢竟靜處得力
多也
事不終始無務多業此學者無恒之通患
程子云古之人耳之於樂目之於禮左右起居
盤盂几杖有銘有戒動息皆有所養今皆廢

此蜀有理義之養心耳故朱子每教人讀書
正所以補禮樂銘戒之缺至後紛紛口耳反
以養心者溺心夫豈其初意哉程子云苟不
自得雖盡治五經亦是空言可爲至論然一
切掃去如羲皇以上何書可讀六經註我我
註六經則又過矣二者病只一般
高子曰學者功夫零碎則無頓片受用陳幾亭
云今舉業家總一生算來豈無三五年功夫
但零星用之便不得力惟一頓用之則自見
効此語皆時習者所宜知
夫子言殆罔之病思學並重究竟歸重於學伊
川答橫渠書云有苦心力索之象而無寬裕
溫厚之氣非明睿所照而考索至此故意屢
偏而言多窒小出入時有之更願完養思慮
涵泳義理他日自當條暢蓋橫渠以思勝也
觀朱子贊云精思力踐妙契疾書可見又橫

渠傳言中夜有得卽起書之程子曰子厚却
如此不熟亦此意也近見孫文介公困思抄
多獨得之解發先儒所未發然有偏處亦是
以思勝耳高子云學必從格物入信哉
學問二字並重令人學多問少皇甫士安遭人
而問少有寧日可謂善學矣
舜大知在好問好察子曰好學近乎知故學問
所以開拓聰明也魏王問何物益人神智崔
光曰莫如讀書亦此意
好古敏求正是求知故多聞擇多見識知之次
也聖人特開萬世學知法門
知行兩足熟極而化便如飛天仙人游行無迹
但不可未學走先學飛耳登高自下不然鮮
有不仆者
真知卽是行如有目而無足能行遠乎諺云識
得破跳不過正指此一輩

高子云學必從格物入王陸一綫之差因從致
知入而不識格物之義耳
除却格物更無功夫靜中看喜怒哀樂未發氣
象即靜中之格物也
規矩方圓之至也二字正就格物處拈出至字
之解愈明
格物止至善也故曰物格而後知至
一在木下爲本一在木上爲末二字義冣可玩
書抄上　　　　　　　　　　　　　　　　辛
玩此則周子太極圖似不若邵子爲得作易
之旨兩儀四象生於太極皆是從本生末
正心誠意心學也致知格物性學也心寂於性
故明明德必止於至善
動容周旋中禮便是盡性至命故曰洒掃應對
便是形而上者理無大小故也又云一草一
木亦不可不理會只是此一理耳
程子云纔明彼即曉此此合內外之道說格物
甚圓似勝朱子
天尊地卑一章正是格物樣子至云庖犧氏之
王天下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近
取諸身遠取諸物於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
之德以類萬物之情其言致知在格物亦可
謂深切著明矣豈程朱之創論哉
天地間無處非物吾人之學無事非格物故曰
致知在格物一在字即必有事之旨
書抄上　　　　　　　　　　　　　　　　壬
博學之審問之愼思之明辨之篤行之是朱夫
子一生功夫格物者格此所以明善誠身也
故曰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誠
主敬格物內外交相養也故曰敬義立而德不
孤
讀書是格物之一事以窮理也亦主敬之一事
以存心也不然便是玩物喪志
朱子半日靜坐主敬之學也半日讀書致知之

學也。後人漸失其傳矣。
程門涵養須用敬所以復乎誠也敬則誠矣進
德則在致知所以復乎明也物格而后知至
格物徹上下合內外故仰觀於天俯察於地近
取諸身遠取諸物聖人之格物也今日格一
物明日格一物久則自豁然有貫通處學者
之格物也頓漸大小不同其為格物則一
觀六言六蔽章可識格物之義溫公重本書而

疑孟子本是欠處正緣格物未至耳膚云覺
近溪學明本也
學者復格物入處為高公得力語也先君
子發起從游即服膺斯言久之自有所得
嘗命予小子云先師說格物微有礙不若
端文所見融會貫通附存之以俟後之學
者考衷焉不孝男貞觀敬識

乾天德也首潛龍即是慎獨
乾以易知只識得天尊地卑何等顯易坤以簡
能只還他天尊地卑何等簡便
夫子於詩書禮樂刪定之而已於春秋筆削之
而已大段不甚費力一生所竄研窮者莫如
易觀十翼之作微言與義剖析無餘矣而平
日未嘗一語及門者論語中未之見也所謂

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者歟
大明終始六位時成時乘六龍以御天首出庶
物萬國咸寧聖人一天也君子行此四德者
故曰乾元亨利貞君子一天也夫大人者與
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
與鬼神合其吉凶大人一天也所謂人象者
象此離以入物言局矣
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幽贊於神明而生蓍程子

云一草一木亦不可不理會二語是一是二

乾道心也惟微故言健健則微者著矣坤人心也惟危故言順順則危者安矣必使道心常爲一身之主而人心每聽命焉故曰成象之謂乾効法之謂坤

乾六龍心也見羣龍無首性也

乾於九三言惕惕字從心從易心乎易之謂惕

大哉乾元至品物流行以下即接大明終始三

句乾道變化至乃利貞以下即接首出庶物二句不待見天人一體正見天之功用非聖人不能參贊乃夫子化工之筆非錯簡也

易簡只一理字

九州之序始於冀卒於雍艮也者萬物之所以成始而成終也

坎屬水陰也而一陽主其中陰中陽也是即坎之離離屬火陽也而一陰主其中陽中陰也是即離之坎

動而明方昇之日也故爲噬嗑明以動過中之日也故爲豐大象皆至二字可見

閑邪存其誠主敬也修辭立其誠致知也夫子贊乾只一誠字便開此兩法門兼貫天人者在此

屯蒙以三子成卦繼乎乾坤言人道之始也屯曰女子貞不字十年乃字蒙曰見金夫不有

躬無攸利亦是此意程子云不立己後雖向好事猶爲化物已立後自能了天地萬物正人道第一義

讀易方識儒釋之辨只生生之謂易一句大藏無開口處矣

知存三句舉世皆中此病只聖人可免兩呼其惟聖人乎意深矣一部易經俱是治此病症

龜山論註易云若說得深恐非聖人之意若說

得淺又人人能言之此所以難也伊川易序
體用一原顯微無間八字可謂極淺極深只
在目前尋味不盡此和靖疑其洩露而程子
亦自謂一句道盡歟
佛氏以死生為大事若明易又何足道
讀易者以身為爻象以終日所起之念所行之
事為占筮故曰君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
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

聖人說易只一理字曰易簡而理得曰順性命
之理曰窮理盡性以至于命[illegible]認天
[illegible]于命[illegible]理所從出也
易[illegible]者過知[illegible]是巳天
[illegible]意而況人乎一部易只是戒
過以懼中故曰知時識勢學易之大方也
大易六十四卦只是教人小心故曰懼以終始
吉凶俱所不計只自盡其道而已故曰其惡

无咎
先儒云伊川先生平生踐履純是易易傳一書
只因而寫成此語殊可味
易云不可為典要惟變所適又云初率其辭而
揆其方既有典常變亦常也易有太極變易
之易即不易之易
用之則行闢戶謂之乾舍之則藏闔戶謂之坤
子欲無言一[illegible]一部易觀繫傳可見

聖人作易仰[illegible]俯察近身遠物所謂形色天性
也
[illegible]爻取象曰魚曰瓜氣可玩凡魚[illegible]瓜潰皆始
自內而外不覺也
咸艮皆以人身取象咸曰以虛受人艮曰思不
出位皆聖人開關玉鑰匙
高子曰逐物朋蹇反身當樂咸多危艮多吉此
義也

又曰謂蓍不足盡占可謂占不足盡易不可以
發朱子王卜筮之說精矣然夫子極贊蓍龜
之德曰聖人以此洗心退藏於密曰聖人以
此齋戒以神明其德由此觀之蓍豈不足盡
占乎佛氏亦云一莖草化丈六金身元是通
天徹地聖人見得何精何粗何小何大總只
一理所謂物物一太極也即此可悟格物之
旨後儒或疑其判心與理而二之誤矣

易者天地之心故曰天地之大德曰生生生之
謂易復其見天地之心生生也

同人次否蓋言傾否者必由人也正與否之匪
人相呼應夫子曰惟君子爲能通天下之志
大哉言乎解此安得有三季之禍

讀泰卦使人無一息可自恃讀否卦使人無一
息可自諉易所以爲造命之學

鄧了云易皆從中起又云天向一中分造化人
從心上起經綸正與程子意合

程子云易只是說反覆往來上下又云知時識
勢學易之大方也讀易者正從此入

居而安者易之序樂而玩者爻之辭能體易則
有吉而無凶悔吝矣何安樂如之

朱子云易不可將小巧說不可將大話說今不
犯此二病者鮮矣

讀易須句句貼向身上貼向事上說無一空頭

語豈惟易哉

近來看易益覺象數諸家之謬真可一笑安得
明眼人一掃而空之

坎中滿故人之水欲其盈離中虛故人之火欲
其斂能辨淄澠之水中實也不能辨榆柳之
火中虛也

無妄九五爻極好却說無妄之疾義久未明近
看來只太好便是疾若因其太好妄有作爲

則益其疾矣故曰勿藥有喜不可試也
易也者象也象也者像也物也物格也從象從
人正所謂神而明之存乎其人非人象之說
也且人之象乾坤以健順至爲首爲腹不過
近取諸身之一端猶遠取諸物之爲牛爲馬
耳遠以當人象可乎
讀易方解物格知至之學未易草草承當
向讀十翼意夫子之言性善者莫詳於易今覆

讀之知夫子之言格物者亦莫詳於易矣謂
性善格物有二解可乎
坎惟心亨交乎陰而不陷於陰也仍是一健體
離畜牝牛吉交乎陽而克順於陽也仍是一
順體此爲天地之中故人受天地之中以生
於德爲誠明於質爲水火象乎此而已
程朱不言互卦甚有見飛伏遁甲豈可以言易
乎近更改爲雜撰中爻尤覺附會可笑聖人

所云雜物撰德辨是與非則非中爻不備者
蓋承初上言之以備看六爻之法非別作一
卦也何必枉費閒心
凡讀經書期有益身心象數雖精於身心何涉
於易何涉善乎程子與邵子同里二十年不
一言及也
吉事凶事皆爲益故曰雨露霜雪無非敎聖人
所謂吉凶生大業吉凶與民同患之義如此

易云六畫極於豐旅旅不處也逆旅之義如蘧
廬一宿是之謂易天地萬物莫非旅也
咸恒人道之始咸之爻曰志在隨人所執下也
恒之爻曰夫子制義從婦凶也人道惟以自
守爲正
先君子雖顛沛中必以周易自隨於說易
諸家靡不考證尋繹畢生心力萃是一書
大指俱從身心體貼而以穿鑿附會爲無

並象數之說偶一存之謂之終身於易可
謂之通身是易可也所著箋疏甚繁稿凡
數易行詳加編輯以俟後世此卷特散見
於隨筆者不孝男貞觀敬識

大學中庸吃緊處只在慎獨二字程朱主敬主
此

程子云涵養須用敬本於中庸之慎獨進德在
致知本於中庸之擇善其來脈甚遠故曰中
庸傳道之書也

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此子思子吃緊爲人語
至云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誰能出不
由戶何莫由斯道也比之居室飲食可謂深
切著明矣

龜山門下相傳看未發氣象如何看先端文剖
記中拈出子之燕居及舜居深山二章便是
兩幅未發圖也正恐難着筆耳

二典欽哉惟時亮天功天工人其代之中庸曰
天地位焉萬物育焉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則
可以與天地參矣所謂直接精一之傳也

中字對過字說小人無忌憚正說賢知一流故
日反中庸
處變者不失其常故曰權卽是經所謂時中也
舜文武周便是榜樣
舜其大知只是一個處四德以貞爲知董子云
陰常處於空虛不用之地亦此意也
道不遠人章點出子臣弟友是中庸一部書骨
子前是從源頭上推說到這裏後是從這裏
發揮出來九經三重皆原於此
惟不可須臾離方無入不自得不怨不尤正從
戒愼恐懼來
人須是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
方能無入不自得素位二字亦何容易
惟失諸正鵠反求諸其身故無入而不自得失
得二字正相照
卽不愧乎天所以不怨天也俯不怍乎人所以
不尤人也如此方說得居易俟命不然只是
行險徼幸耳
富貴不能淫素富貴行乎富貴也貧賤不能移
素貧賤行乎貧賤也威武不能屈素患難行
乎患難也雖有得志不得志之分然或與民
由之或獨行其道總無入不自得蓋只是一
個正己正與順相反以順爲正是全靠人作
主故陵下援上怨天尤人自家全作主不得
是謂行險僥倖正己反求是全靠己作主故
不陵不援不怨不尤了不求之人是謂居易
俟命孟子說個大丈夫何等激昂子思只說
個素位何等切近其旨一也
先儒云中庸與易相表裏易者聖人之言性與
天道也後世必疑爲索隱行怪卻被中庸說
得絕等平常如鬼神之不見不聞國家之禎
祥妖孼歸到一誠字並無詭異舜之受禪武

之征誅天地間極奇極變看來俱是人子分
內事只庸行二字了却後世小人而無忌憚
者更於何處藉口
易云與鬼神合其吉凶知鬼神之情狀禮云明
有禮樂幽有鬼神鬼神之爲德其盛矣乎乃
有撰無鬼論者真夏虫之見也
夫微之顯莫顯乎微知微之顯三句正相應皆
所以言天人之合

朋友之交也特下一交字不特言朋友凡五達
道皆然是故君與臣交父子兄弟夫婦莫不
相交所謂達也天地交則泰天地不交則否
天道人道一而已矣前所云不願勿施所求
未能正從交字着力故下言獲上信友事親
乃交之實際也仁義禮智仁勇正其交之之
具
或生而知之一節便是人皆可以爲堯舜公案

夫子分出等級以引拔人孟子掃去等級以
鼓舞人苦心則同機用各別
人只辦一副真精神便做成聖人故曰誠者天
之道誠之者人之道
看來本體只是一誠字功夫則在學以克之不
明乎善不誠乎身言學也故曰誠之者擇善
而固執之者也
誠者天之道也然曰得曰中曰中道恰到功夫

盡頭處此真本體也誠之者人之道也然曰
必明曰必強直到本體出頭時此真功夫也
夫子告君末云必明必強君德以剛明爲貴剛
天也明日也
自誠明謂之性天一生水自明誠謂之教地二
生火
自誠明謂之性天也自明誠謂之教人而天也
中庸一書前半言人後半言天特於鬼神一

章點出誠字言天人之交也
惟天下至聖顯諸仁惟天下至誠藏諸用
誠也者天也故曰惟天下至誠爲能盡其性天
地之道其爲物不貳
昭昭之天即無窮之天故曰其次致曲
中庸一書句句是本體亦句句是功夫至德性
問學不並言特下一而字更極圓渾人但知
本體外無功夫不知功夫外别無本體試看

不及者爲行不著習不察過之爲索隱行恠
功夫既失本體安在二者拆開不得可息朱
陸異同之辨矣
中庸末章拈出闇然二字乃知務外之學全無
是處
苟不固聰明聖知達天德者必是固方達莊子
所云風之積也不厚則其負大也無力玩肫
肫淵淵浩浩字何等藴蓄能測其涯量否

知於四德爲貞於四序爲冬正聖人所云退藏
於密也故曰苟不固聰明睿知達天德者其
孰能知之
天下至聖章盡道之費矣天下至誠章盡道之
隱矣故以末章結之天下平費之至也無聲
無臭隱之至也然闇然日章究竟只結得愼
獨二字耳愼獨是最初第一個念頭周子云
一爲要一者無欲也程子云無欲便可言王

道其要只在愼獨此聖門傳心嫡脈
始曰君子中庸結到仲尼祖述一書俱以夫子
立案末云惡其文之著也君子之道闇然而
日章正夫子之文章也直爲斯文未喪下註
脚子思子之傳遠矣
天下莫雋永於理凡循理之事說理之文咀嚼
之其味無窮故曰淡而不厭所謂知味者知
此

昔人云玉有刻文者皆有疵疾以蔽映耳美玉蓋不琢也化雖石爲假玉質類瑾瑜然可辨者以有光也然則文采光澤皆物之病故曰簡而文溫而理

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只一庸字即聖人之遯世不見知也故曰知我者其天乎儀刑文王萬邦作孚是畫出一個天與人看何聲臭之有

先端文以依庸名堂先君子晚年以庸菴自號於子思子之言蓋深有會焉雖寥寥疏義亦宋儒所云本之躬行心得者歟不孝男貞觀敬識

日抄卷上　七

論語只說個學字孟子只說個性字學庸亦然壹是皆以修身爲本物有本末之本也其本亂而末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格物也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物格而後知至也聖經極是分明後來何故聚訟薛文清曰格物只是格個性旨哉言乎但引而未發耳近始盡發其覆矣

人所嚴事者惟天然身在即天在也所嚴事者惟親然身在即親在也故曰壹是皆以修身爲本

端文劄記云天機至巧儘你如何算計那算計處正爾恰投其機躲避他不得人眼至尖儘你如何彌縫那彌縫處忽已早落其眼瞞眛他不得此即誠中形外之旨也

又云望重朝紳不若見信於寒微之交遊滿

天下不若使閨門之内與我同心合此二十則
知慎獨之功深矣
李士謙語人云陰德如耳鳴獨已知之耳今吾之行事子盡知之何陰德之有此善喻也可作慎獨註疏
生食為用四句亦只是勤儉二字耳何以謂之大道蓋朝廷生節得一分便為民間留得一分全在百姓身上起見正好民好惡民惡第

一切實處故曰仁者以財發身
君子而時中便似君子身上事孔子聖之時者也便似聖人分上事至說個學而時習之何聖何凡徹上徹下本體功夫和盤託出看時字莫作兩樣
習者躬行之謂也學而不習終是虛文無實受用惟時習之則學得一件便是一件豈不可說

教字從孝學字從子教學之道孝子而已矣學而時習即繼以爲人孝弟此聖門求仁第一起手處
孝弟爲人之本巧令鮮仁可見求仁只是一個真心其餘皆枝葉也
改過非大勇不能
不違如愚愚不可及非大智者不能愚若人皆曰予知正下愚之不移耳

子張問十世可知孔子却說一禮字可見聖人綱維世道只是一禮故雅言詩書而禮獨下一執字言可執守也義精矣
中庸言中和便揭禮樂二字之原天命之謂性此禮之本也如林放輩正未易與言
富貴不以道不處處之而心有不安也貧賤不以道不去不去而心無不安也只心安處便是仁

富貴不處貧賤不去此種多有矯激一項人如
於陵豁刻之類故特說個仁字見得君子只
求全乎此心之安而已絕無一毫造作方是
入粗入細功夫
君子喩於義渾身是義也君子求諸己事事反
躬也於字諸字可玩
吾斯未信寡過未能可謂用心於內矣深造之
便是顏子之若無若虛夫子之無知無能也
聖人以此洗心退藏于密當從此入
吾斯之未能信不但爲使仕言直是古今學脈
一大公案
文質彬彬文猶質質猶文原自並提未常偏勝
然與奢寧儉舍後進而從先進其立言命意
自有權衡
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今之妄作者病在不
信因之標立宗旨非詆先儒種種病症夫子

已爲立下良方奈忌醫諱疾何
默而識之天何言也學而不厭四時行也誨人
不倦百物生也何有於我天何言也聖人直
自寫照與人
樂亦在其中矣從吾所好當思所好所樂者何
在
樂以忘憂樂天知命故不憂所謂不如樂之者
此也
惟有終身之憂方有不改之樂所謂尋孔顏樂
處者尋諸此而已如曾子之戰兢臨履子思
之戒懼慎獨是眞能尋樂者也
丘之禱久矣方可以作巫子之所慎疾方可以
作醫巫醫古人所重正人所以通乎天處故
非恒不可左傳良醫之言與祝宗之祈其不
爽如左券豈易易哉註賤役字似淺
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命爲往聖繼絕學爲萬

世間太平所謂仁以爲己任也西銘一篇全
是發揮此意
夫子言仁多矣曰罕言者罕言仁之體耳言神
多矣曰不語者不語神之事耳正記者善於
體會處
昔一老僧云十年前見山是山水是水此仰鑚
瞻忽時也十年後見山不是山水不是水此
博文約禮時也又十年後見山依然是山水
依然是水此欲從末由時也
博文約禮破盡玄虛法門欲從末由破盡執着
法門所謂能轉法華不爲法華轉者也
雖欲從之末由也已循詩人所云如此邂逅何
也凡人到意盡處輒舉似一語不得非身歷
者不知此況
集註與點節川上節道之全體和盤托出矣有
以章句訓詁疑朱子支離者何異痴人說夢

程子釋歲寒章云士窮見節義世亂識忠臣意
甚儆切予玩後彫字竊謂尚有晚節一義鐘
鳴漏盡暮年潦倒舉其生平而盡喪之者多
矣一息尚存此志不容少懈卽後彫之說也
夫
初意歲寒者四時之冬耳至甲午歲大雪月餘
柑橘之屬盡凍且槁惟松柏挺然獨存乃知
歲有極寒不獨以冬言也抑松柏亦非不彫
之物特後彫耳與天地並而長存者誰哉人
可以自立矣
孔子於鄉黨恂恂如也似不能言者其在宗廟
朝廷便便言惟謹爾今人正倒用却於鄉黨
而便便言者在宗廟朝廷則恂恂似不能言
矣不善讀論語乃爾耶
有勇足民直是信得過可謂自量之審至漆雕
開則穆乎遠矣信者可量不信者未可量也

日月蝕於外其賊在於內譴備其所惰而禍在於所愛語氣切至內而身心外而家國天下皆此物為之祟耳以克己言仁真斬關奪隘第一手

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便是欲仁仁至不必說得深隨各人分量何如正與有能一日用力意同若必待己私淨盡方算做克復畢世尚且難之況一日乎

人心惟危所以克己道心惟微所以由己夫子此語正是虞廷嫡脈

非禮勿視四句畫出個敬字高子有云近日始知敬用五事之妙見日記中惟用五事則既不落空又不着相孟子云形色天性也惟聖人然後可以踐形真是四勿註腳

仲叔圉治賓客祝鮀治宗廟王孫賈治軍旅所謂小人之才也聖人不遺一長故云可小知其取人之周如此

人無遠慮必有近憂慨古創業之君可見

程子云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者疾終身無善可稱云爾非疾無名也正與千駟章同義

民到於今稱之此種人已自高了至民無得而稱方是至德學問必到這裏畔援歆羨之心方纔悉化故曰君子依乎中庸遯世不見知而不悔

好仁不好學其蔽也愚夫子頗有取焉曰不違如愚曰邦無道則愚曰柴也愚至與矜狂並舉煞有深意

昔人云士品有三至以富貴並言鄙文華非之云富貴豈足言品士品有二而已予意當以文章並言若云志於道德者功名不足以累其心志於功名者文章不足以累其心志於文章則一執之士而已以此立論較妥即云

士品有三可也敢質之文莊何如

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子思子之善言無也萬物皆備於我矣形色天性孟子之善言有也至夫子覺更渾然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便覺有無二義兩不負墮

微箕比干不同子曰殷有三仁焉伯夷伊尹柳下惠不同孟子曰君子亦仁而已矣仁字是孔門勘人一個定盤針要在此處稱量得過

所謂此心安處也程子云只是成就一個是而已氣盡

子張子夏交道互殊子夏子游教術各異可見法門廣大盡學者各因其資之所近一也自成一家不從門入二也由求問行則一進退不同廣大教主固如是耳

政屏四惡以有司配暴虐賊三項夫子之感深矣

只持其志便是無暴其氣內經云恬淡虛無真氣從之白沙云心氣功夫一體成

色取仁而行違與義襲而取一樣病痛仁義豈可取之物楊墨正墮此窠臼中遂貽學術大害故曰楊氏取爲我只着意便不是

一伯夷柳下惠也一以爲聖之清聖之和一以爲隘不恭直是看得他透方判斷得下如此方可尚論古人

人所以不能爲堯舜者有二一是疑心常信不及聖人與我一般一是畏心恐怕我不能遠與聖人一般故曰世子疑吾言乎吾何畏彼哉正破此二種病根此瞑眩之藥也

使契爲司徒教以人倫聖聖相傳只人倫二字而已

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是聖賢受用處

有赤子之心便具大人體段養平旦之氣方免
禽獸胚胎
君子所以異於人便是人所以異於禽獸故曰
君子存之曰以其存心也曰於禽獸何難焉
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其妻妾不羞也而
不相泣者幾希兩幾希字直恁痛切要之庶
民去之多只爲一求字齊人便是求字樣子
自反而忠只有一毫未盡便是不忠故曰君子
有終身之憂
象憂亦憂象喜亦喜似乎違心周公之過不亦
宜乎似乎僨事親欲其貴愛欲其富似乎不
脫俗情父爲子隱子爲父隱似乎周旋世故
然總是從第一念發來難不得第二念所謂
天理人情之極
孔子進以禮退以義得之不得曰有命此三句
可概口之於味章

息亦有二義止息也又生息也不止不生儒家
之安慮禪家之定慧道家之噓吸其理一也
孟子言日夜之所息夜之息猶長夏之伏乎
易云尺蠖之屈以求信也龍蛇之蟄以存身
也其理可默會矣
仁人心也義人路也人有雞犬放三人字吃緊
喚醒然則求放心之道無他求其人而已矣
故下言指事若人養大體爲大人養小體爲
小人飲食之人古之人今之人人人有貴於
己者頻頻指點看此數章須先識取人字
人看得聖人太高故曰堯舜與人同耳看得自
己太卑故曰人皆可以爲堯舜正是接引妙
用蓋論本體只是一般故只說個同字論功
夫則一人有一人入門一人有一人究竟故
特說個爲字若滿街都是聖人之說辜負婆
心矣

知性知天是悟存心養性是修殀壽不貳是証
殀壽不貳便是其爲物不貳天人一也故曰立
命
居易俟命後天而奉天時也不貳立命先天而
天不違也原是一節不是兩層
立命者立理義之命也俟命者俟氣數之命也
合之方成個君子至順受其正則立與俟一
齊了却故曰盡道

求則得之舍則失之義理之命也求之有道得
之有命氣數之命也畢竟以義理爲主故曰
求在我日有益
無妄之往何之矣無妄之疾勿藥有喜氣運固
無如義理何也剛自外來而爲主於内所謂
在我者耳
皆備章是知求者行不著章是不知求者其可
恥孰甚下章提出一恥字正是震甫之復錄

與無妄之真體
孟子曰反身而誠樂莫大焉禮曰不能反躬天
理滅矣然則反躬之樂誠而已天理而已人
能存誠存天理復何愧何怍即此便是浩然
之氣
舜之居深山之中與木石居與鹿豕游所以異
於深山之野人者幾希則内恣舜之飯糗茹
草也若將終身焉及其爲天子也若固有之

則外恣明道定性書從此來得
恪遵孔孟謹守程朱先君子之學即訛書
可見亦多發先儒所未發者要之有深造
自得之言無新奇可喜之論以爲口耳佔
嗶則失之矣不孝男貞觀敬識
[illegible]晴日抄卷上終

西疇日抄卷下

錫山顧樞庸菴父著
男貞觀編次

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孔子也必稱堯舜願學孔子孟子也恪遵孔孟謹守程朱後學者之事也

述之事難於作述之功大於作非陶鑄百王範圍千古不能出此手段此夫子朱子所以集大成與

孔子曰大哉堯之爲君舜其大智孟子云大哉堯君哉舜此一字之尚論也

舜被袗衣鼓琴二女果若固有之禹卑宮室菲飲食惡衣服其有天下而不與同也然舜盡美盡善禹吾無間然帝王升降自有分寸禹入聖域而不優湯有慚德武未盡善天實爲之聖人無如之何夫子賢於堯舜生民未有乃厚於德而薄於遇亦氣運所致也

成湯智勇天錫正是絕世之資仲虺言制事制心功夫却十分細膩所謂日新也以義制事義以方外也以禮制心敬以直內也正千古聖學淵源

夫子自言惟子臣弟友至鄉黨一篇并此不記而惟在言語容貌衣服飲食可謂善窺聖人之微矣末章以一時字結之孟子聖之時時字出此合之見聖人之時中所謂庸也

夫子仕止久速與時偕行乃是古今第一個逸民故曰我則異於是

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夫子焉不學而亦何常師之有此夫子之小莫破也祖述堯舜憲章文武上律天時下襲水土此夫子之大莫載也不知夫子巳早自孳出日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舞便覺大

小精粗一齊俱化真化工肖物手
鳳鳥不至河不出圖梁木其壞泰山其頹尼山
而後聖歎遂湮夫子之知天命知此
禮是極方的然曾子問諸篇纖毫曲折一一些沾
滯不得原是極圓易是極圓的然先時後時
一些攙越不得原是極方夫子曰從心所欲
不踰矩此方圓之至也通身是禮通身是易

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是

一個極虛心樣子譬之而不惰欲罷不能見
其進未見其止是一個極猛力樣子具此全
副精神方有入處
無知無能夫子也只是個虛心忘食忘憂夫子
也只是個猛力此惟孔顏合轍故曰發聖人
之蘊教萬世無窮
顏子四勿與無終食之間違仁同如立卓爾正
臻斯境

惡其文之著也君子之道闇然而日章文章二
字亦豈易言粗看來是文章細看來便是性
與天道顏子一齊穿透曰博我以文文章也
約我以禮性與天道也子貢尚煩擬議在
顏之四勿曾之三省是孔門的脈使學者當下
實有用力處
三省是誠於中三貫是形於外合之爲曾子誠
身之學

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極得心學之要但忠恕
與仁安勉亦尚有別故曰忠恕違道不遠曰
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已曰強恕而行求
仁莫近焉此顏曾諸賢未達一間處
昔者吾友一節全是描寫顏子仁體此曾子之
仁以爲已任也
回也視予猶父也予不得視猶子也聖人愛人
以德死葬之以禮真如骨肉至回曰子在回

何敢死夫子生而回不獨死也子曰天喪予天喪予顏子死而夫子不獨生也直以師弟爲性命父子不足言矣

子貢何等聰明夫子曰賜不受命而貨殖焉便似去陶朱猗頓不遠子路何等氣魄夫子曰暴虎馮河死而無悔便似去賁獲不遠乃見心學之爲要聰明氣魄總無用處

後漢徐防云詩書禮樂定自孔子發明章句始

於子夏子夏之功大矣宋儒云子夏後來學煞到至處乃知商也曰盍之語爲不誣只是篤實二字耳

孔顏之學心學也七十從欲三月不違正自針芥相投曾子便標出個身字子思孟子便標出個性字雖聖賢一脈相承各有得力處要莫備於孟子盡心章身心性命一齊揭出更無餘蘊

孟子言義利大學之旨也言性善中庸之旨也俱非創論

孟子願學孔子末云然而無有乎爾則亦無有乎爾蓋欲附見知之列而故婉其辭慮無以處顏曾也然又云私淑諸人即自謂聞知可矣何必待五百年耶

人言夫子渾融孟子稍見圭角殆未然也夫子當吃緊處全不放鬆如對季康子言苟子之

不欲雖賞之不竊弒父與君亦不從也斧鉞凜然足褫其魄豈特春秋之筆哉乃知泰山巖巖正孔氏家風

孟子將仁義壓倒利字又將孔子壓倒楊墨方正人心而承三聖故知言與養氣同功不是小可事

夫子言一貫曾子却曰忠恕而已矣後儒觀之必以爲畫蛇添足夫子言克己復禮顏子却

請問其目後儒觀之必以爲標指見月却不知顏曾所爲善學發夫子之蘊正在此處益一貫克復語極渾淪使非此一問一答便落單傳直指窠臼惟點出忠恕二字視聽言動四字方知聖人與學者只是一般人人有個用力處人人做得人人不能了得下學上達盡是矣此諸弟子所不能及也

孟子養氣即居敬也知言即窮理也顏子約禮

即居敬也博文即窮理也乃知程朱之傳爲確

今人向論往往連篇累牘而於聖賢或闕爲此卷雖未嘗遽以道統自任而先君子之意穆乎遠矣不孝男貞觀敬識

孔子之道不得孟子不明若莊列之徒至敢於侮聖言矣孟子之道不得宋儒不明若李泰伯之非孟溫公之疑孟即賢者不免矣昔人謂孟子之功不在禹下予亦謂宋儒之功不在孟子下

周子一爲要程子主一之謂敬其源直從惟精惟一咸有一德來

周子曰無欲程朱曰居敬窮理三者總學之大綱實互相發也無欲包得居敬窮理居敬是遏絕其欲心之萌芽窮理是搜剔其欲心之潛伏正內外交養四賢一脈至張子之守禮又是居敬窮理確有凭據處學者從此入庶幾不墮外道復聖之學善法五子其庶乎

居敬從中庸之戒慎恐懼來窮理從大學之致知格物來

居敬卽周子之靜虛窮理卽周子之動直

程子云昔受學於周茂叔又云吾學有所授則程子信得統於周子矣叔子乃云得不傳之學於遺經似未盡

程子曰質美者明得盡渣滓便渾化此顏子之學也濂溪明道似之其次惟莊敬持養此曾子之學也伊川考亭似之若有明則文清似明道敬齋似伊川其差等處在質而不在學

故曰及其至則一也

惟無極而太極故無欲可以入聖周子主靜主此靜體也動用也主靜是立本之學

周子云一爲要一者無欲也此誠者之事也乾道也乾之言曰閑邪存其誠程子云涵養須用敬進德則在致知此誠之者之事也坤道也坤之言曰敬以直內義以方外

濂溪明道全體是仁伊川考亭全體是義

程子云靜中須有物始得靜中何物卽周子所謂一也

天卽理也性卽理也在物爲理處物爲義正見得天下之理無一非性無一非天伊川之說直捷分明後來何至聚訟昔人云正索解人不可得信哉

程門主敬之法上蔡常惺惺不善會便易入禪去和靖其心收斂不容一物不善會便易入

老去惟伊川整齊嚴肅則心便一一則自無非僻之干爲合內外之道此孔氏四勿的旨

諸賢中上蔡近狂和靖近狷惟龜山有中行氣象故涵蘊深長一傳而豫章再傳而延平三傳而考亭學脈遂以大振非偶然也每讀其集從容游泳時有無窮之味

朱子曰和靖只一敬字做成尹子自言吾爲學得一魯字力正以魯故得到徹底眞曾子嫡

派

和靖年十八從伊川游十九應舉因制策欲誅一元祐黨人不對而出遂終身不應制科可謂透得名利關矣洛陽陷後闔門受害死而復蘇避地秦中復爲劉豫所劫徒步入蜀可謂透得生死關矣上蔡先生二語恰似爲和靖發

伊川曰我死而不失其正者尹氏子也後和靖

赴名祭伊川而後行日有益於世則未也不辱師門則有之此方是師弟深相契處

伊川問上蔡近作何功夫曰只是去一矜字伊川曰此人爲學切問近思者也此正爲羣弟子言之若就上蔡說只此言亦似涉矜字其開斂有餘敦篤不足而或入於禪也

薛方山云朱子之言夫子教人之法也陸子之言孟子教人之法也王文定云孔子之言似緩而實切孟子之言似切而實緩聖賢之學心而已矣論語之言心者不數見然所示爲仁之方無非存心之要四勿所以存此心於視聽言動也敬恕所以存此心於出門使民也恭敬忠所以存此心於居處執事與人也引而伸之自容貌詞氣顏色之間以至富貴貧賤取舍之際無一事一時而非涵養操存此心之妙此所以爲聖人之言也故曰似緩

而實切孟子開口說心似切矣然求放心而不言所以求之之道先立其大而不言所以立之之道操則存而不言所以操存之道七篇之中諄復於擴充發用之端而濶略於涵養本原之實求其近裏着已如孔門求仁之說不多見也故曰似切而實緩此言爲文王成而發知孔孟可以知朱陸矣

朱子小學敬身卽洪範之五事也明倫卽堯典

之五教也至後嘉言善行則節取焉而已一以見立教之端一以見取善之廣蒙養之功莫切於此

邵潛谷深於經學至其論文則深詆考亭多引空同弇州之說亦過矣楊用修氣不喜宋儒乃其璅語一則云剖析性理之精微則日精月明窮詰邪說之隱遯則神搜霆擊感激忠義發明離騷則苦雨淒風之變態沉應人事

游戲翰墨則行雲流水之自然其紫陽朱子之文乎或謂文與道二學道不屑爲文專守一藝不復旁通他書掇拾腐說不能自遣一辭反使記誦者嗤其陋詞華者笑其拙此則嘉定以後朱門末學之敝未有能救之者也持論却極平人所見不同如此

昔有言康節先天圖元公太極圖皆出自陳希夷者觀康節詩云珍重至人常有語落便宜是得便宜此希夷語也其學或有所本至元公未常一字及之前說之附會明甚

程子學堯夫算法曰此加一倍法耳邵子曰直恁聰明象山與國手奕曰此河圖數也明日遂勝之是何等見解然二賢卒未常留意焉其識遠矣

康節得手處在一數字其不如二程亦在一數字故程子云雷起處吾知之康節不知也蓋

數則有盡理則無窮自以爲玩弄造物不知正爲造物所弄

康節詩身在天地後心在天地前白沙詩身在萬物中心在萬物上二詩超然物表每誦之輒作天際真人想康節又云思慮未起鬼神莫知不由乎我更由乎誰郎心在天地前之說也白沙又云纔覺便我大而物小物有盡而我無盡郎心在萬物上之說也然先儒猶

有遺議焉程子言邵堯夫如空中樓閣胡餘
干言白沙岐我與物而二之嗚呼其際微矣
朱子詩書冊埋頭無了日不如拋却去尋春又
向來枉費推移力此日中流自在行又問渠
那得清如許爲有源頭活水來又忽然夜半
一聲雷萬戶千門次第開此都是自道得力
語却不上子靜船也陸子正未常從此經過
故多失之太快

子靜云晦菴只是道問學某只是尊德性又云
旣無尊德性則問學何用今歷觀朱子生平
其德性亦未常不尊也至陸子於問學則誠
疎矣如不信有若之言及惡聞伊川語非峽
略而何
金仁山遊何王二公之門何示以省察克治王
示以涵養克拓仁山服之終身當時議者謂
何似尹和靖王似謝上蔡仁山親得之二氏

而益克於己者也
北山初從黃勉齋先生游告以學者必有眞實
心地刻苦功夫而後可臨别告以熟讀四書
使胸次浹洽道理自見遂終身服習不怠後
四先生相傳一脈可謂盛已
向於遵生八箋中見陳茂卿夙興夜寐箴意必
從事考亭之學者未悉爲何許人近讀宋景
濂集陳係浙台州儒居縣人名柏果朱氏學

也王文憲許魯齋極賞之爲揭示上蔡書院
令學者人錄一通景濂曾爲之跋乃知浙自
四先生而外尚有得力者可謂一時源流之
盛其用功亦至密信學者所當服膺也
明儒中吳康齋先生氣貧深得耕牧之趣觀其
日記中胸然自得可謂貧而樂矣只此一節
便不可及先叔祖尚璽公論世氣嚴獨疑石
亨譜序是好事者所爲極有見

薛文清吳康齋先後同時然南北相去不一聞問即康齋之名亦石亨薦之文清未之及也至曹月川任山西學職文清曾爲之贊有美哉君子光輝日新語則聲氣之合可知然集中亦未一見往復商証語也先民渾樸眞可謂闇然爲己之學已

薛文清天資甚高吳聘君胡餘干則全從學力來若陳白沙王文成二公質美而學未至故

一似康節一似象山皆其質所近也明代學脈自白沙而上只是一路白沙而後别開法門亦似氣運使然非人所能爲

文清讀書錄說得一性字親切敬齋居業錄說得一敬字親切皆正傳也白沙從靜坐入文成從良知入便未免一線之差學脈之不可不愼如是

先端文云文清讀書錄句句是現成的惟一從躬行心得中來句句是文清的高子云曹月川呂涇野二先生語錄只將先儒所說發揮幾句更無異人處便成了大儒馮恭定云涇野先生教學者多以安貧改過爲言此冣切近亦冣深微即顏子之學不過如此正下學上達之旨也三先生之言可爲立言垂訓者法

明儒學脈之粹高郎於薛文清而外極推羅文

莊爲作傳載集中

胡敬齋居業錄多不滿白沙可以見所學之正至白沙集絕無一語及敬齋者可以見所學之高蓋此時氣運極盛門戶未分故兩賢同門而不同道各成其是去朱陸之爭遠矣至王文成徒黨冣衆而異論亦冣繁幾於中分爵國從來發洩之過便多缺陷升降淳漓之關可爲深慨

謝子蘭先生所著辨惑編曾月川篤信之觀其處極亂之世而超然高蹈長年令終學力可見

在天爲命在人爲性理一也於是乎有心焉故曰虛靈知覺虛則見天理之澄湛者爲甚明靈則見天理之流行者爲甚妙靈則虛虛則靈知覺於是乎生焉然行其所當行者則知覺原天理知覺原天理人心卽道心矣行其

所不當行者則知覺梏於氣知覺梏於氣人心遺道心矣故理一而氣二道心同而人心異學者可不盡精一之功哉王逵菩語也王與謝俱爲吾郡理學開先而謝無間言王有遺議則出處之別也歟 謝名應芳

羅整菴斥象山之誤一言以蔽之曰認心爲性先端文之學從無欲入忠憲高師之學從格物入廣大精微接濂洛關閩之眞傳則詣絕諸儒抹金谿姚江之流弊則功在萬世後有作者不易吾言

先尚寶公官儀曹時欲請升濂溪考亭爲六配旣而不果宋儒爲功聖門賓在游夏以上特不及與見知之列耳至於明儒則文公之後折衷端文高忠憲嘗言之矣先君子一瓣香故自有在外此亦未敢輕爲軒輊也不孝男貞觀敬識

東林未會講之先如李卓吾管東溟之流倡狂無忌陷溺人心卽賢者多爲所惑自先端文高忠憲辟而闢之學脈始正眞宋儒之嫡傳也端文初年作証性編選經錄其辨甚詳後以劄記商語行遂不復付梓要須公之同人庶一腔苦心可俟百世而不惑耳

邵文莊之學實開東林諸君子之先

文莊作劉靜修序又書其傳後詞義嚴切意蓋在許魯齋也又崖山詩意亦然但渾然不覺耳簡端錄中研究格物之說最精至以日格子自號意蓋在王文成也然無一語及良知之誤先輩立言溫而理如此

文莊同時相莽合者二人莫南沙浦文玉也止以詩文相倡和未常輕及學問故及門亦未見其人正與文成生徒滿天下者霄壤

文莊年譜序應增入壬辰年

文莊云寧爲眞士夫不爲假道學固是有激之譚然不無駟不及舌之恨夫道何物學何事而可假乎道學必不可假假者必非道學正如薰蕕冰炭之不相入夫子曰是聞也非達也便截然兩段自假道學之名立於是附和君子者旣借之爲藏身之窟攻擊君子者又操之爲入室之戈孟子曰言無實不祥竊謂

此言足當之正當力爲剖明何復貽之口實也不能不爲文莊致惜

先端文拈無欲二字靈丹一粒點鐵成金高忠憲拈格物二字繭絲牛毛滴水不漏眞復性嫡傳也

論語大學提一學字中庸孟子提一性字端文云惟知性然後可與言學惟知學然後可與言性直見得四子合一源頭

先端文生平未及自記故年譜闕如然劄記商語俱以歲編即端文之自譜也合之高師行狀已得神髓予小子復倣例輯之贅矣

先端文嘗編五餘以太極圖說皇極經世諸書為易餘以歷代詔誥奏疏為書餘以離騷及少陵等詩為詩餘以綱目為春秋餘以文公家禮及後代諸儒之議禮者為禮餘所輯錄幾充棟然皆㓜綦未及訂定高子目錄中有云其述與文中擬經相類而義例則大別蓋商確大旨如此

先尚實理學氣節詳端文事定錄中端文和易近人而尚實嚴毅凜然不可犯余小子不及侍左右高師時時追憶輒涕昔者吾友之痛

先端文以斯文為己任一時聲應氣求羣賢並起大節凜然者一著於璫再著於賊視善如歸項背相望君子之澤遠矣流風餘韵迄今蒸蒸未已嗚呼不謂百世之師哉

有明黨禍與宦寺相終始正與東漢諸君子同可謂極正而東林諸賢多秉國鈞視小臣持風節者尤有生色三季黨禍莫慘於明亦莫盛於明垂之青史直與日月爭光

議東林者每以太丘道廣或致薰蕕之雜小人往往藉口然子不云乎有教無類君子可欺以其方若程門之邢恕朱子之胡紘固不足以相累也馮恭定云交與一人不可妄講學無一人不可容可稱格論

日抄下

忠憲嚴事端文在師友之間至論學往返累牘侃侃鑿鑿真所謂無勦說無雷同者非此何以有起予之益哉

高子日紀每一歲為一冊一日中自天時人事及學問之功備載不遺分列敬怠義欲四字於下以自檢覈為周密近高氏所刻年譜似

向未評予謂吾師之自譜莫有詳且確於此者惜乎散佚不可問也此後死之責也夫

大哉先聖道同天千載程朱得正傳格致一言拈口訣直方二字示真詮不從真實原非學纔說虛無即是禪只在眼前休放過綱常盡處此身全學道須將誠敬先工夫只在立心堅且從有主操真宰漸到無爲合自然有主萬端私欲淨無爲一片太虛圓乾乾終日緣

何事莫信人間有別傳高子二詩昔以示予集中未載

任儉復者游於高子之門貌似愚朴而中未可問動引古誼相責當高子赴名北行任言此行當勸先帝行三年喪及討方鄭二賊爲出山第一義聒聒不厭高子頗不然之而無以相難因其人未可與言乃對之四拜云此後勿復以弟子禮事我矣深絕之之辭而彼不悟也持其說益堅高子既行乃以手札寄之令載刻集有請看千里游心客仍是東林一腐儒之語正須証明爲處浚恒之一法庶不至失言耳宋人云爲怪兒曹謀事想亦謂此輩耶

薛玄臺先生云吾輩修行如六軍在教場中寂然無譁點名即應方好今日但云不以一善成名却只似一個空營語見高子日記

馮恭定計偕時曾遊先端文之門其集有云近讀顧先生集性善之旨不約而同端文亦云少墟侍御向於都門曾有一日之雅不謂別來卓詣如此語見恭定集中是後北方之學者亦多興起矣昔由北而南今自南而北亦學脈一大嶽會也

吉水鄒先生渾然盛德真如赤子高邑趙先生凜然有泰山岩岩氣象環名時年已逾古稀

矣於人情世故不甚究悉其立朝事業高忠
憲師實左右之吉水虛懷好善惟言是從卽
闡幽一疏實出忠憲手筆餘可推也高邑暮
年崛強如昨時事多所怫然忠憲苦口力爭
有出尋常師弟子之外者其手札既不傳而
誌傳中亦未闡及一片苦心妙用恐致湮没
特識之以俟尚論者考焉

吉水長安兩先生俱以首善書院一疏拂衣竟

去時高子亦講院中人也念時事尚有可爲
者盡去且委之草莽故假差歸里優游觀變
癸亥內計王持皆公力也乃兩先生高蹈完
節而公竟罹黨禍所謂三子不同道其趨一
也君子亦仁而已矣嘗云吾以惑於救世昧
於知幾眞君子自反無窮之心哉

每當一番異變輒著一番奇節高子云正可於
極無滋味之時做極有滋味之事旨哉言乎

高子居光祿署中題其壁曰精白厥衷一率其
不損不加眞性靖其爾位無昧此可仕可止
本心

忠介篤信無善無惡之說甚不可解然自是眞
君子向於春明一再謁之藹然如春風肫肫
如赤子使人意消嗟乎後不可復睹矣

忠介與忠憲學脉雖殊然相得甚歡

孫文介公紅丸一疏大義凜然疑其人如太阿

出匣光芒四射予小子以甥舅之誼時望顏
色則豐頤廣額和氣盎然誠意孚溢幾合堯
夫司馬爲一人至持論侃侃聲如洪鐘聽者
咸聳所云望之儼然卽之也溫聽其言也厲
公實近之方疏上時一時賢語人曰疏自足
千古然枚卜之望絕矣已而果然甲子春高
師以少司寇北上晤於毘陵公力阻之曰此
行必有大禍時疑爲兵兆也細叩之曰聖躬

無恙大臣有炎扇頭書蘇武詩爲贈後公亦在譎成之列璫敗乃免嗟乎知之而莫能逃之先生久以義命自安矣

文介晚年留意詩道深不喜儲王曰詩須有爲而作若此即數百篇何用獨取元白諷諭曰此古詩遺意也可窺其删選大旨矣惜乎未及行世不知遺稿存否嘗從容問予令祖晚年有纂選否予對曰常編五餘而未成也因

歎曰前輩作大工夫如此

李司徒脩吾雖非醇儒然其立朝風采撫淮政績皆昭昭在人耳目不可掩也端文爲國惜才略小行而取大節原不從朋好起見至宵小環而攻之不過以東林爲名賢之藪無可指摘借此發端乃羣吠不休遂兆黨錮之禍而鼎步隨之矣氣運使然奈之何哉

王戍從都中往謁司徒年且古稀風采逼人劇譚不倦雄心尚勃勃也語予云同令祖輩初第時如一小學生出入言笑俱不敢苟今不知作何狀矣語畢慨然不勝聽烏之感云

司徒治税監陳增剪除羽翼殆盡竄後發其貪惡增弇皇無策至以身殉此舉功甚偉而手亦甚辣其來多口以此然黨禍諸賢竄罹慘毒而公獨優游牖下造物之報公不薄矣豈獨兩淮之尸祝足千古哉

繆文貞書座右云感而後動迫而後起不得已而應信近於義恭近於禮因不失其親觀此似兼修老氏之術者卒罹大獄禍福信非人所得趨避哉公列名黨籍亦可稱因不失親矣

議先端文者曰以林居而上三書議吉水長安者日以秉憲而闢書院出處之義有未合焉然均之是君子萬物一體心腸無出處一也

彼婦安得藉口
近日儒者若西江朱以功名試先端文嘗謂是
章本清一流山右辛復元名全忠憲常稱之
所著書朱則有就正錄往曾見之粹然一出
於正辛則有樂天集養心錄載高子札中未
之見也碩果不食其在斯乎
金忠節從劉念臺先生游學脈甚正曾於魏柏
鄉雅說集見其著述得力深矣空其以一步

年貧容儼儀與日月爭光也
宋楊龜山先生寓居錫之東偏倡伊洛之
學於是有東林之名其後若喻玉泉尤延
之及蔣公重珍輩學脈相承蓋久而漸微
矣當年講席廢爲僧舍明正德中邵文莊
公則修復之不果萬曆戊戌先曾祖端文
公集吳中同志講學二泉之上後即東林
遺址建道南書院遵考亭白鹿洞規大會
四方士友一時高忠憲及先曾叔雁尚賓
公實相與有成壬子端文歿尚寶下世久
忠憲始獨主其事天啓丙寅璫禍作而書
院毀再建於崇禎之元二間此東林廢興
之大槩也諸賢理學氣節炤然天壤固不
必復贅一辭先君子幼侍端文及長受業
忠憲又鄒忠介趙忠毅馮恭定諸前輩俱
以世講獲奉周旋家學師承淵源最確惟

忠憲之狀端文有曰自孟子以來得文公
千四百年間一大折衷也自文公以來得
先生又四百年間一大折衷也夫以見道
之眞論學之嚴如忠憲必不至阿其所好
嗚呼先君子庶可謂見而知之者矣觀生
也晚不及際東林之盛然家庭間耳提面
命良足奉以終身其何以無忝所生而於
私淑諸人之義有當萬一耶嗚呼九原可

作尙廸小子以有造也不孝男貞觀敬識

考亭之學得姚江而明其直接洙泗之傳及門人後學之弊可謂洗發無餘惜乎矯枉過正遂貽萬世口實不能不爲賢者惜也

文成之學從程子來程子云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又云真知即是行皆其所自出也朱子篤信二程獨於此等處不輕着語文成幾於執方矣安得不啓後來之弊

張陽和太史云本體無可說凡所言者皆功夫也一語道盡王門末學之弊其駁錢緒山王龍溪輩言良知而不言致良知真破的之論

文成詩影響向疑朱仲晦支離羞學鄭康成無論朱子即康成羽翼六經豈容輕詆白沙云真儒不是鄭康成亦有以啓之後更似出藍耳

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

也文章可聞性與天道不可聞有不倦之誨
無斁等之施姚江及門都不識此意
近周海門刻程門微旨如此個篇云云是專學
得他不好處
文成刻朱子晚年定論考之年月既多不合且
將朱子好處翻做不好處非千慮之一失乎
姚江之門氣焰最盛末流濫觴禍亦最毒即一
二矯矯自好稱高弟者於出處取予之節不

免貽譏司教鐸者不能不任其責
西江素稱理學節義之邦然其學多自金谿來
故姚江之門最盛若近日鄒忠介亦其派也
辨別獨嚴者惟羅文莊一人次羅文恭兩公
可謂卓爾不羣
胡廬山為羅文莊同邑後進駁在物為理四字
不遺餘力意蓋在文莊也又多詖淫邪遁之
詞幾於無忌憚矣

皐夔稷契何書可讀是口給語方且斥為佞而
惡之至云滿街都是聖人使學者奉以為教
慈湖流毒不知所終雖謂之洪水猛獸可也
慈湖為象山高弟然倶象山之學者慈湖也泰
州為文成高弟然倶文成之學者泰州也因
藥發病正所謂賢智之過宇經三寫焉烏成
馬况末流之濫觴哉
三教雖異而攝心則同所以並垂

莊子云適來時也喜過順也安時而處順哀樂
不能入也禪家云山鬼伎倆有限老僧不見
不聞無窮二家也窺得這個消息但老氏玩
弄釋氏虛無便說得驚天動地儒家只素位
而行四字何等平常然一切世界無不統攝
於此矣
陰氣一毫未盡不得為仙陽氣一毫未盡不得
為鬼是道家就一氣字上得力習念隨情轉

臨終被業牽惺悟不由情臨終能轉業是禪家就一心字上得力至儒家則云天全而付之我全而歸之直看得天人合一故能生順沒寧一切委化浩然與天地常存省却多少勞擾

佛氏慈悲老氏三寶皆陰道也故佛生於西方老入於流沙乾以君之坤以藏之方是吾儒全體大用故聖人南面而治天下

有物先天地無形本寂寥能為萬象主不逐四時彫即竊吾儒無聲無臭之說所謂無極也廓落非他物縱橫不是塵山河及大地全露法王身即竊吾儒萬物皆備之說所謂太極也究之身行相違本色盡露即瞞天造謊無有是處程子所云句句同字字合然而不同高子申之曰其同處只無極二字其不同處只無理二字可謂剖析無餘蘊

倫理二字一刻不可無二氏欲厭而逃之至其師弟受授之際規律至嚴原有無可逃者但厚者薄而薄者厚為不可解耳真倒置也

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及其至也察乎天地佛氏之道絕端乎夫婦及其至也滅乎天地吾儒一團生機故曰生生之謂易天地之大德曰生佛氏一團殺機故曰護生須是殺殺盡始安居觀其生於西域盛於亂世可見為純

陰矣

雪山堅坐是何等精神空其神通廣大只因起頭一念差却便不得為正宗以此造端以此結果甚矣起念之不可不慎

梵志翻着襪詩竊吾儒尚絅之義然的然日亡莫有甚於釋氏者

高忠憲師冠深於禪如云散漫去即是妄心收拾來便是良知即無明即佛性之說也有不

帖帖處只體認先儒要語即叅話頭之說也至靜坐主一但禪家冤得力處高師常借用之此皆從大程子來先端文亦云惟明道先生看得禪書透說得禪弊真吃緊處只從性理二字抉其毫釐千里之謬

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孔氏之無言也天何言哉四時絕焉百物息焉釋氏之無言也

佛氏多言不見不聞者正是道釋亦知道家好言道術只瞞不過明眼人

禪家當頭一喝使人一切伎倆都用不着非平日真有所得從何捉摸縱或勉強支吾至下一轉語便茫然無措矣亦治揣摩勦襲第一法

程子深闢成住壞空之說此易理也佛氏生理盡滅故其謬處得易而明近乃有以禪說易者不亦悖乎

不息則不生觀於晝夜可見人之呼吸猶是也程子闢沃焦之說云必不以已竭之氣復爲方生之氣信矣即此可悟輪廻之妄

佛教上屬鬼宿鬼宿暗則其教衰今昌熾極矣星象何若當以訊之知天文者

山河及大地全露法王身又欲逃世可乎畢竟有物先天地無形本寂寥是禪家本色語以其外物言理也

致知孔氏之言學也良知孟氏之言性也至陽明直日致良知欲合孔孟爲一以標性學之宗不欲岐性學爲二而守朱陸之見其立意甚高初不計立說之流弊至此極也無善無惡標指一誤而辭而闢之者至比之異端流及東溟且以聖神分儒釋矣息邪距詖東林之功謂非在潮一柱歟

原缺四十一、四十二葉

出處事大其端見之取與伊尹一介不苟便是堯舜君民本領任天下只如一介耳道無大小也故曰志伊尹之所志學顏子之所學

審於取與者可以權出處明於出處者可以一死生傷廉惠與傷勇同非小節也

邦有道危言危行在上之君子也邦無道危行言孫在下之君子也即中庸言足以興默足

以容之義若立人本朝豈復有言孫之時乎不判出處而云言行因時有異誤矣

李延平云士處困時大段排遣不去則思古人所遇更有甚焉者亦可以自解文公云初時甚卑其說以爲何至如此後思之乃大有得力處皆實經歷過後語也淵明詩何以慰吾懷賴古多此賢又云餒也已矣夫在昔予多師如詠貧士諸篇正是此意乃知古人御窮亦自有策

詩詠碩寬易稱肥遯隱居時有萬物得所氣象方與石隱者別

處亂世以識爲第一處亂世之識以擇主爲第一

手援不止是枉道凡濟世安民之事必欲自我爲之皆手援也程子曰天下事非一家私議又曰天下事非我爲即彼爲又曰不有益於

我必有益於彼如此方足有爲於天下

謝上蔡云信得命便養得氣不挫折也若信不及風吹草動便生恐懼憂喜枉費却閒功夫枉用却閒心力

管寧焉道細行略同而一流芳一貽臭乃知出處係一生大節不可不慎也高子曰魯齋有功斯道然學者必以金華四先生爲正亦有槩於此歟

和靖云古人避地隱居須愼其所處不爲人知姓名乃善處者也其在涪邦人莫得見其面眞得不出戶庭之義

出處事大惟不虛處乃不虛出生死事大惟不虛生乃不虛死

未知生焉知死聞道則知生矣死何不可知哉與其邪而有餘不若正而不足深味此言可脫然貧富之際矣寧爲袁黎死不作褚淵生深

味此言可脫然死生之際矣

丘長春云有衞生之道無長生之藥

人之生也太虛之氣凝聚於軀殼之中其死也脫去軀殼仍渾然與太虛爲一故形有生死而神氣無生死也聚散耳

朝聞夕死言不以生死動其心也聞道則無生死矣

造次顚沛君子視之只如終食間耳古德云習念隨情轉臨終被業牽渠輩看得生死事大何等張皇吾儒只是日用飮食此所以異也了此便透朝聞夕可消息

高子云心如太虛本無生死是謂無生又云百年之身甫盡千秋之身伊始是謂長生佛老二氏一齊抹殺矣又云西銘言生順歿寧謂之寧必有不寧者矣聖人不言耳語皆引而不發可思也

古人念念定慧臨時安得散亂今人念念散亂臨時安得定慧自是禪家覺語不知吾儒定靜安慮非爲生死也如爲生死畢竟是軀殼上事禪家此言只是渡江活計

坡公云這裏有甚麼歇不得處此覺語也程子云金革百萬之衆疏水曲肱樂在其中亦此意但說來便有儒禪之别

佛氏云無常迅速此語盍襲逝者如斯之旨而

失之不知天下事皆常耳安得無常惟不含
晝夜乃通乎晝夜而知耳
釋迦初發心時便從生死立脚後來千廻百轉
畢竟不出此疑團作法於涼流弊如此乃知
中庸一語攧撲不破
人病死時自多痛楚然與坐脫立亡等死耳佛
氏旣云一切俱空又終日急急波波圖此一
大事欲免此厄豈非大愚古德云坐脫立亡

卽不無先師意未夢見在卽彼宗亦未以此
爲得手事也
人何常死。而子乃畏之以求生乎。劉海蟾語也
此輩且知之矣。
和靖云天地之性人爲貴人生天地間其本甚
善幾曾敎你爲惡作賤他來得之太虛還之
太虛我在何處此全歸之說也
羅文恭云祝年莫如惜時惜時莫如務學誠然

誠然以夫子之聖猶有假年之歎況餘人乎
予自辛酉以後稍窺先儒語錄及史傳諸書因
循作輟忽忽十年自省功夫無所增益而本
體反有沉汨者韓退之云聰明不逮於前時
道德日負其初心朱子云三十以後長進不
多靜思此旨良可驚懼倘復冉冉歲月豈待
人耶因作自考篇擧一日所爲悉書之以稽
德業云 壬申日記時年三十有一

白沙詩云朝市山林俱有事今人忙處古人閒
後轉一語云朝市山林俱有事今人閒處古
人忙二意正互相發又云雪月風花還屬我
不曾閒過邵堯夫噫此所謂今人閒處古人
忙也
君子不謂性所謂今人忙處古人閒也君子不
謂命所謂今人閒處古人忙也
康齋詩從此殘骸須自愛閒人閒話不相容。又

莫作妻孥計浮生日易斜康節亦云豈謂此
身將老朽。尚無閒處可盤桓。皆晚年痛自鞭
策之語讀之輒爲悚然書以自儆未知得收
之桑榆否耳
偶閱唐叔達詩苟非勤封植白首見無由失學
後時老而無成正坐此耳靖節云本不植高
原今日復何悔知前賢亦同此懷也
數日來與友人擬緝先端文年譜因遍覽家集

諸書覺身心簡攝一洗衰惰之氣
祖士言深好奕棋王處叔規之曰古人遭時則
以功達其道不遇則以言達其才故否泰不
窮也昔應仲遠作風俗通崔子真作政論蔡
伯喈作勸學篇史游作急就章便爲没而不
朽君何不記述使有裁成何必博奕而後忘
憂哉此語可作飽食章疏義爲之猶賢正是
絕痛語

遠公雖老講論不輟弟子或有惰者遠公曰桑
榆之光理非遠照但願朝陽之暉與時並明
耳執經登座諷誦朗暢詞色甚苦高足之徒
皆肅然增敬又答王司徒謐云古人不愛尺
璧而重寸陰觀其所好似不在於長年檀越
既履順而游性乘佛理以御心因此而觀復
何羨於遐齡耶合二則觀之此老自非虛度
日月者

偶見張太史集云習閑成嬾習嬾成病二語子
藥石也輒錄以自儆
半生如夢已[illegible]爲我之徒勞七尺若遺更覺餘
齡之可惜當年壯志未竟一分此日衰形已
盈千狀篝燈夜讀雙眸似類看花披袂晨興
四體渾疑槁木足蹣跚而未舉游春之興已
闌股慄慄以生寒度臘之愁更劇電露泡影
行看一切之俱空臨履戰兢未識何如而獲

免老賦序

念開歲忽一月矣非悠悠即鹿鹿中間簡攝身
心者不及三五日殊可恨
春光明媚頗極唱酬之興但漫以此時日付之
譃浪笑傲中甚可惜也
孟浪可笑覆一閱之背汗交集何以圖桑榆之
收乎　書月記後三則

董遇言學者當以三餘。夜者晝之餘。雨者日之

餘。冬者歲之餘也。可謂勤於學矣。歐陽公言
作文常於三處得之謂馬上枕上廁上也可
謂勤於文矣以此入道便是瞬存息養
陸放翁云季英行年九十八猶灌園蔬註六經
徐廣年踰八十猶歲讀五經一遍至沈麟士
八十以後藏書遇火更燈下細書得千餘卷
眞異人也朱文公行狀易簀前尚爲諸生說
書改定誠意章註安有生死之間哉

爾年則少爾容則朴祇承親顏雍雍肅肅向也
庭除聚順儼一堂之色笑今也蒿里魂游痛
百身之莫贖嗚呼思爾毛裏之所貽者何以
不辱敢不夙夜臨淵集谷　自題家慶圖小像
潘侍郎兄以弟子禮請教於伊川伊川問常讀
何書曰常看語孟因問孳孳爲善舜之徒孳
孳爲利跖之徒作何解潘曰此亦不難曉先
生曰雖然今之所爲善乃古人所爲利也潘

乃下拜悅服而去語人曰自聞此言悟一生
之非矣語見過庭錄此言當日省之終日所
作何事所起何念利善之間間字毫不容髮
微乎微乎危乎危乎認賊作子者多矣
陶歇菴雖譚禪然是眞實做工夫者其詩有云
負心莫訏他人孤恩氣是吾身日奉千金供
養償伊一掬灰塵語殊痛切可發人深省
吳霞舟師題于辛酉行卷云毎斂膝危坐鼻息

深深宛見先師面目蓋先生亦游端文之門受國士知者也相期不淺此意迄今愧負之

編思古則幾人豪海外孤臣咽雪毛眼底千戈方載道個中消息不容毫黙無一事陰遹借愁有多端枕自高生色千秋青史在自餘誰數却勞勞昔者吾友實爲此言

予辛酉計偕時差石伯常先生名有恒貽予書云凡爲名家子極難凡世人所謂無傷者自

名家子有之皆罪案也此語予終身佩之不敢忘

人有一日之端倪有一生之端倪讀平旦鷄鳴二章可以知一日之端倪矣孩提知愛稍長知敬大人不失赤子之心可以知一生之端倪矣有一生之歸宿有一日之歸宿味啓手足數言可以知一生之歸宿矣子夏日日知其所亾攀居飽食只從終日間簡點可以知一日之歸宿矣暮鼓晨鐘古人於動靜之際吃緊提醒二氏且然況聖學乎

人生大事無過出處死生二者先君子潛確自持於古人中可方陶彭澤尹和靖若從去來之間剖別儒釋微乎微乎非終身力學者未易透此消息也一息尚存此志不容少懈是卽先君子之仁以爲已任也歟不孝男貞觀敬識

堯舜曰恭丹朱曰傲只一字便是聖狂之分左氏云敬德之聚也儉德之共也二者之美非一端可盡故用此二字共讀作恭似淺

千里江陵一日還快矣然覆舟者飽帆也一蹴造青雲捷矣然蹶蹄者駿足也盛滿之戒不特造物所忌氣運使然揆之事理更無以益之則惟有損耳

伯宗曰怙其俊才而不以茂德滋益罪也知果曰以五賢凌人而以不仁行之其誰能堪之後語果驗可爲千古恃才者鑒

衰至便驕何常之有凡驕者皆衰徵也丹書曰恭則壽

無逸始於乃諺乃誕侮厥父母卒於小人怨汝詈汝皇自敬德眞敬肆之烱鑒孟子曰不仁者可與言哉子曰惟其言而莫予違也從頂門下針此起死回生法

小人閒居爲不善病在一閒字逸居而無教病在一逸字故曰愛之能勿勞乎無逸一篇正是對病之藥

人心惟危合下便有個不肖的胚胎罔念作狂到底有個不肖的坑塹豈不可畏要之惟微克念者卽存乎其中如反覆手耳釋氏亦云無明卽佛性聖賢所以有反身之學也

人當富貴時每多快意事此是禍之根當貧賤時每多拂意事此是福之門

吃一分苦消一分孽享一分用折一分福

非澹泊無以明志非寧靜無以致遠是淮南子語孔明引之心欲小而志欲大智欲圓而行欲方亦淮南子語孫思邈引之膽字不若志字

魏董昭疏年少不復以學問爲本專以交游爲

業國士不以孝弟清修爲首乃以趨勢游利爲先真子弟所宜痛戒者

昔人云腹不飽詩書甚於餒目不接前輩謂之瘤瞽身不遠聲利甚於穽骨不脫俗氣謂之痼又云仕宦以孤寒爲安身讀書以饑餓爲進道居家以無事爲平安朋友以相見疎爲久要皆理到之言

常見已有不是者聖人之徒也常見人有不是

者小人之徒也

但存方寸地留與子孫耕賀知章詩近水池臺先得月向陽花木易爲春巡簡蘇麟上范文正求薦詩但當行好事莫要問前程馮道詩身常靜退緣知止心不傾邪畏好還

顏氏曰人足所履不過數寸然而咫尺之途必顛蹶於崖岸拱抱之梁每沉溺於川谷者何哉爲其傍無餘地故也君子之立身行己抑亦如之至誠之言人未能信至絜之行物或致疑皆由言行聲名無餘地耳邵子亦云面前路逕須常令寬路逕窄則自無着身處況能使人行乎語意正同可爲褊心者藥石

先端文甲午歸田至乙未病幾殆時先君子年十五矣執手命之曰做人只人倫二字先君子終身識之亦常以命予小子或作邵文莊語者悞也後見薛文清訓子書亦惟惓惓於

倫理儒者家法如此

王謝諸郎多清識遠致蓋淵源浸漬使然也然優養太過從仕太早遂乏遠到之略門第取人得在此失亦在此及乎末流如顏氏家訓所譏更足悲已膏粱子弟應家置一通於座右

李英公垂歿戒子弟曰房杜辛苦立門戶皆爲不肖子蕩盡後有如此者先須搊殺然後奏

知亦嚴矣然勸以一言誤國豈垂䄇之道乎
敬業以起義敗亾志雖未伸足稱諍子可謂
克蓋前愆
戴記云孝子惟巧變故父母安之此衰世之言
也巧變不若拙誠即操危慮深亦只是一誠
感格無他謬巧
詩云兄弟鬩於墻外禦其侮此語殊未然天下
豈有鬩墻之兄弟而能禦外侮者哉凡外侮

之隙無不是鬩墻啓之
顔之推三經喪亂所著家訓於誡兵篇特惓惓
然其子愍楚竟爲啖人賊朱粲所食椰玭常
著家訓陸渭南題其後日當著書時燦巳生
矣悲夫甚粲貽厥之謀非筆舌所能爲力也
陸子曰人家興替在理義不在富貴即富貴而
無理義是爲家替若貧賤而有理義正爲家
與其家教真可爲世法

金谿陸氏家制日人情莫不愛家愛身愛子孫
然鮮克明愛之之道故適以害之家之教子
但當以孝悌忠信仁義之行内足事父母和
宗族外足交朋友接隣里使不得罪於尊卑
上下所讀書先六經論孟使通曉大義其達
者明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之倫知正心
修身齊家治國之道次讀書史知歷代興衰
而可矣今則不然忠信謙遜仁義之道口未

之常言但教以科舉之業場屋之文辭而止
朝夕之所從事者名利也寢食之所思惟者
名利也相聚而講究者取名利之方也言及
於名利則津津然有喜色言及於孝悌忠信
則澹然無味夫謀利而遂者不百一謀名而
遂者不千一以百年之身乃徼幸於不百一
不千一之事亦已愚矣夫事有本末知愚賢
不肖本也貧賤富貴者末也得其本則末隨

趨其末則本末俱廢故行孝弟本仁義雖簞
瓢陋巷已足以自樂慕爵祿貪名利幸其遇
則躍然以喜一有阻意與鑊湯爐炭無異蹤
跡無所容父子相夷兄弟畔散豈非愛之適
以害之乎此篇字字痛切昔象山先生鵝湖
一會首發義利之辨聞者感泣讀此知講之
有素矣

動由順境難禁摧挫素處豢養不耐風霜四語
切中膏粱痼疾

古人多躬耕三時務農一時入學此法最善人
生以衣食為本知稼穡之艱難一也四體習
勞筋骨強堅二也入[illegible]無饑便可無求於世
養其恒心三也後世浮惰之習成而力田遂
不講矣若顏氏訓所述真可為痛哭流涕古
來如龐德公陶靖節之流皆以高隱而親稼
事真不可及也今西北猶有此風吳越間人

不耐勞苦最為受病

先端文示兒帖云丈夫七尺之軀頂天立地如
何向人開口道個求字孟子齊人一章便是
公案先叔祖尚實公曰呂舍人詩云逢人即
有求所以百事非此十字正孟子疏義也後
世子孫可不百世念之

唐河中姚氏世無業儒者田數十頃聚族數千
指力作其中衣食栽足歷三百餘年經唐末
五代之亂而子孫保墳墓聚骨肉不解至宋
慶曆中以十世同居聞會稽裘承詢同居十
九世家世力農至以仕進為戒處末季不當
如是乎

右先君子所以教不孝兄弟者嚴師慈母
殆兼之矣兄景文素以詩文見稱今歟奇
抱病而貞觀鹿鹿牽絲身心之間茫乎未
有所據悲夫析薪之謂何涕泗之餘不覺

背汗之沾浹也不孝男貞親敬識

西疇日抄卷下終

附言

伊川先生云農夫播種五穀吾得而食之百工作爲器用吾得而用之士卒披堅執銳吾得而安之却如此閑過了日是天地間一蠹也功業又不及民別事又做不得只補緝聖人遺書庶幾有補爾又答朱長文書云聖賢之言不得已也有是言則是理明無是言則天下之理有闕焉如耒耜陶冶一不制則生人之道有不足矣後之人始執卷則以文章爲先平生所爲動多於聖人然有之無所補無之靡所闕乃無用之贅言也先君子嘗舉此二則以命不孝立言大旨可槩見矣先君子弱冠魁南畿四子壁經制藝久已行世強仕後卽謝公車屏迹涇水之上以觴咏自娛爲詩累萬餘首古今詩文子史評選刪較無慮歲而一生全副精神所注則周易一書及宋明諸賢語錄也手批口授篇帙甚繁

惜乎鄉居播遷兵燹之餘散佚幾半行橐所存遺藁付之梓人先刻茲抄印證不孝於家世積學漫無所窺竊見忠憲高公輯朱子節要先君子更定端文語要俱倣近思錄義例而不襲其名因循類編次爲一十三卷俾世知先人著述主乎明理其間闡性天之秘抉心學之精剖經書之微言紀聖賢之統緒以及闢邪崇正省身教家信如程子所云有是言則是理明無是言則天下之理有闕焉者覩補緝聖人遺書苦心倍切而非無用之贅言也尚所

當代名公鉅儒錫之表章加以採擇豈惟不孝自先端文而下潛德幽光並拜闡揚於世世矣

康熙九年歲次庚戌不孝男貞觀百拜謹述

西疇日抄二卷江蘇巡撫採進本

明顧樞撰樞字庸菴無錫人天啟中舉人顧憲成之孫高攀龍之門人也此書主程朱而闢陸王又謂考亭之學得姚江而明又謂文成之學從程子來惜矯枉過正遂啟後來之弊皆不甚確各條之下間有其子貞觀識語蓋刊板時所附入也

潘子求仁錄輯要十卷

〔明〕潘平格撰

清華大學圖書館藏清康熙五十六年毛文強等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求仁錄十卷》提要

上古雖多神聖世遠言湮不可凭迹孔子删書斷自唐虞祖述堯舜其道統之始乎唐韓愈有云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傳之孔子孔子傳之孟軻軻之後不得其傳焉愈之智其足以知聖道之傳乎大學中庸先聖之微言治平之實學也其挈於禮記中而配論孟爲四經者不謂無見第格物致知之說先儒指出[illegible]無定論以窮至事物之理爲格物者既涉支離以[illegible]格[illegible]大私爲格物者亦屬朦虞有合格物懸空致知爲頭腦者更踏性空自格物之說不明而聖人之學脈晦蝕至今寥寥二千餘年來竟無一人能傳孔孟之道者誠可痛也余同[illegible]潘用微先生獨解格物致知之旨即求仁復性之功以爲格者通也物者身家國天下也格物之物即物有本末之物物有本末之本末即本亂末治之本末本者身也末者家國天下也格物者格乎身家國天下之物即孟子强恕反求是也己所不欲勿施於人行有不得反求諸己格物也知即渾然一體之良知所謂愛親敬長乍見惻隱不忍觳觫時常發見於日用之間者是也致知者致渾然一體之良知也孩提稍長之愛親敬長良知也致愛親敬長之知在達之天下乍見孺子之怵惕惻隱良知也致乍見惻隱之知在充之以保四海不忍觳觫之牛良知也致不忍觳觫之知在推恩以及百姓是謂致知在格物久之而人我無間渾然一體之良知時時見前隨處充滿無少欠缺是謂物格而知至格物全是恕物格則仁矣故孟子云强恕而行求仁莫近焉曾子由日省三者以聞一貫之道亦由强恕以至仁也孔門人問而曾子仍告之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舍忠恕無所爲夫子一貫之道舍忠恕亦無所爲大學格物之道於聖人之經書無不脗合於孔孟之心傳無不晢同深造自得因著求仁錄數十萬

言辨晰精微體認親切揭千聖不傳之秘析萬古不解之疑誠非後世諸賢所能及者余未親受業於其人而私淑之求其全稿守而弗失此書一著孔孟之道庶幾其有真傳乎康熙丁酉季夏四明後學毛文强序

序

道者天下人之所公非一人之所私大舜善與人同公之也後世之講學者類皆守一先生之說門分戶别入者主之出者奴之嗚呼何其私也潘子之書出人多詆之爲有用無體夫木之生也枝葉由於根本未有有其用而無其體者也潘子以求仁爲宗以渾然天地萬物一體爲仁充周於未發條理於發見體如是用如是眞可謂表裏無間而終始一貫者矣余幼聞先子稱其學甚貫穿今從老友毛孝章得而讀之因謂孝章曰儒門之有潘子猶釋氏之有觀音也觀音欲使天下之人無一不爲佛有一不爲佛卽從而慈悲之潘子欲使天下之人無一不爲聖人有一不爲聖人卽從而惻隱之一也觀音之說釋氏不能磨滅而謂潘子之說儒門獨能磨滅乎至其越宋元明以來之儒而徑宗孔孟旁斥佛老道在天下後之輿者各具心眼惟是虛公體認是非然否不執一見當自得之吾不敢置喙康熙丁酉初冬鄭性序

潘先生傳

毛文强

先生姓潘諱平格字用微寧波府慈谿縣文溪人也其祖承務公爲宋太祖時副將軍潘美之弟徙於明州遂家焉先生自幼不喜嬉戲不屑與凡兒近木然若無知者蚤失怙恃奉事祖母極孝十五六歲時輒以豪傑自命謂忠孝節義之事我優爲之十七歲有必爲聖賢之志嘗自嘆曰我其不能爲孔孟乎深恐世俗紛擾埋没本性每思入山學道二十歲從事於程朱之學鄉里友朋輒迂之越五年又從事於王羅之學後又從事於老莊之學者半載禪學者二年因念程朱王羅之學既不合於孔孟而二氏之學益不合於孔孟竭力參求慚痛交迫者四十日如一日而親證渾然天地萬物一體當下知孔曾一貫之道當下知佛老之異於孔孟當下知程朱王羅之皆不合於孔孟是時蓋三十八歲冬十月也既親證孔孟之學爲渾然天地萬物一體因論爲學之要必須立明明德於天下之欲大學之格物物是身家國天下格是格通人我格物之學即孟子强恕反求擴充四端體認親切篤志力行保任綿熙無少間斷如是者有年遂著求仁錄十卷著道錄十卷四書發明六卷孝經發明二卷辨二氏之學二卷契聖錄五卷繭絲牛毛精微剖析對同堯舜禹湯文武周孔顏有曾思孟之道若合符節誠非漢唐以後諸儒所能及者余少受業於南雷黃先生學蕺山劉子之學癸丑歲館於寧城因萬季野得先生書數帙一見而嗜之同志者皆非余余信之益篤後過慈水顏長文家求其全書長文者先生之高第弟子也先生將没即以平生所著之書予授長文故余得因長文而集先生之書學先生之學夫先生之學孔孟之真血脈也一時同人皆爲舉業所羈集詁所拘未有可與言者余恐其久而湮没也因寫副本一冊攜入都門冀得一二有志之士共明先生之道繼往開來以昌明其道而卒不得其人庚辰

[illegible]酉鄭義門讀求仁錄而心契焉慨然鐫之以行於世庶先生之學不至湮没爰爲之傳

潘子求仁錄輯要卷一

四明後學 毛文強孝章
鄭　性義門

辨清學脈

孔門之學以求仁爲宗仁人性也求仁所以復性也自後孟子曰仁人心也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不仁卽放心求其放心者求仁也孔孟之學求仁而已矣仁也者渾然天地萬物一體而充周於未發條理於發見吾人日用平常之事也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不慮而知不學而能渾然親長一體則渾然天地萬物一體者也今人乍見孺子將入於井怵惕惻隱勃然而發直捷痛切不自知覺渾然孺子一體則渾然天地萬物一體者也渾然一體之充周於日用條理於發見如此則知皆擴而充之以保四海豈難事哉故曰有能一日用其力於仁矣乎我未見力不足者

吾性渾然天地萬物一體故吾儒之道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故孟子於齊王之不忍觳觫而指之曰是心足以王於今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而指之曰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於孩提稍長之愛親敬兄而指之曰仁也義也無他達之天下今人於事親從兄非無愛敬真篤如孩提稍長時怵惕惻隱之心非無勃然發見如乍見孺子不忍觳觫時不自知其爲真性故不能擴而充之於是有我之私與習俱長不勝其紛擾矣遂有於父子兄弟之間而或分爾我生嫌隙藏怨怒者推之親族交游鄉黨隣里無非爾我之乱膠固於中而較利害爭勝負至於國與天下則如秦越人之視肥瘠漠不相關而家不齊國不治天下不平矣故曰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苟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渾然天地萬物一體者真性也分人分我者習見也習能昧性不能滅性故渾然一體之真性時常發見於日用之間有志於復性者卽我日用之發見擴而充之以通人我之隔礙而已夫子曰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孟子曰有是四端擴而充之不欲勿施以我通之人也擴充四端以此通之彼也夫人所不欲則弗知己所不欲亦弗知乎知己之所不欲則知人亦不欲故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此以我通之人也於此則不忍於彼則忍之旣於此有所不忍則彼亦安可忍故以所不忍達之所忍是以此通之彼也故夫子曰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曰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其恕乎孟子曰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言擧斯心加諸彼而已

吾性渾然天地萬物一體則復吾渾然一體之性斷須一體萬物之志故大學首擧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爲軌則欲明明德於天下乃吾性渾然一體之眞欲不從功能伎倆起見從功能伎倆起見則日事於强日事於多聞識有智慮惟吾性之眞欲則能反

而求之欲平天下先治國欲治國先齊家欲齊家先修身欲修身先正心欲正心先誠意欲誠意先致知而致知在格物蓋有是明明德於天下之欲自能直追窮源知平日人我習見之爲礙必務格而通之也知卽良知所謂愛親敬長不忍觳觫乍見惻隱時常發見於日用之間者是也格者通也物卽物有本末之物物有本末之本末卽本亂末治之本末本者身也末者家國天下也格物卽格通身家國天下也不忍觳觫之牛良知也致不忍觳觫之知在推恩以及百姓乍見孺子之怵惕惻隱良知也致乍見惻隱之知在擴充以保四海孩提稍長之愛親敬長良知也致愛親敬長之知在達之天下推恩以及百姓擴充以保四海仁義而達之天下格物也推恩以及百姓而后不忍觳觫之知至擴充以保四海而后乍見惻隱之知至仁義達之天下而后愛親敬長之知至物格而后知至也知至而后意之存于中者無僞運于事者必慊無

自欺可知意無自欺而後心復其渾然寂然周流四達之體無所
可知心無所而後無親愛賤惡敖情之辟而身修身修而后宜其
家人爲父子兄弟足法而家齊家齊而一國興仁興讓國治矣國
治而好民好惡民惡彼我之間各得分願上下四旁均齊方正而
天下平矣

今人一入講堂即欲知性欲知性須有復性之學復性之學舍擴
充四端無由也觀孟子於公都子論性而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爲
善矣乃所謂善也蓋公都子既疑性善則難與之言性惟即人所
共見之情言之則庶乎其可信耳情者性之可見者也曰惻隱之
心羞惡之心恭敬之心是非之心情善顯然曰仁也義也禮也智
也性善顯然然則孟子道性善其又可疑乎夫惻隱羞惡恭敬是
非情也即心也指之曰仁義禮智即性也惻隱羞惡恭敬是非直
達而不諱即才也不學而能不慮而知故謂之曰才才者良知良

能是也人人有是惻隱羞惡恭敬是非之心其可謂之無才乎可
謂才有大小有善惡乎至於爲不善而倍蓰無筭則不能盡其才
者也不能盡其才者不能擴而充之也才本可以恩及百姓乃不
忍觳觫而止才本可以保四海乃乍見惻隱而止乍見惻隱而止
則有時不足以事父母不忍觳觫而止則有時興兵搆怨豈才之
罪哉凡有四端於我者知皆擴而充之矣是謂能盡其才能盡其
才則盡心矣盡其心者知其性也故曰欲知性必由於擴充四端
也

孟子指人皆有不忍人之心曰今人乍見孺子將入於井皆有怵
惕惻隱之心孟子極力描寫在於乍字將字至此境界不俟起意
而勃然怵惕惻隱勃然怵惕惻隱而總不自知是謂渾然一體是
謂眞性直達若俟起意而怵惕惻隱自知覺其怵惕惻隱即非渾
然一體矣非眞性之直達矣孟子蓋爲人之蔽錮淺深不同梏
之反覆夜氣不足以存者不當意外倉猝至危極險之境眞情未
必發露故極力描寫以見人之皆有耳此時勃然發露全體具足
聖人不增凡人不減故孟子明性善則曰仁也義也禮也智也直
指之爲性然偶爾發露不繼之以擴充則有時不足以事父母矣
齊宣王不忍觳觫豈非渾然全體故孟子指之曰是心足以王矣
一不推恩到即不及百姓而興甲兵危士臣搆怨於諸侯故雖渾
然全體而偶爾發露止可謂之端若肯不自賊其身而篤志力行
綿密懇到知於此不忍則達之於所恐知於此不爲則達之於所
爲知我本無欲害人之心擴而充之無不愛人知我有不甘爾汝
之心擴而充之無所往而不爲義知我本無穿窬之心擴而充之
至於以言餂以不言餂微細偷心皆不使潛滋默長無爲其所不
爲無欲其所不欲知皆擴而充之矣則集義而浩然之氣以生有
不若火之始然泉之始達乎

孟子曰仁人心也義人路也曰居惡在仁是也路惡在義是也曰
仁人之安宅也義人之正路也言之不一而足嗚呼善言心者無
踰孟子也蓋仁是人心也吾儕安身立命止是一仁故曰人之安
宅也義者宜也行而宜之之謂義故曰人之正路也有是心即有
是行如吾心之所安仁也行吾心之所安義也吾心之所不安亦
仁也無行吾心之所不安則義也愛親敬長吾心之安者也致愛
致敬則義也紾兄臂摟處子吾心之不安者也不紾不摟則義也
由仁而行之則無不宜義非人之路而何

行吾心之所安無行吾心之所不安已盡仁義之道矣而安與不
安不可一概而論也如有所不忍有所不爲吾心之不安者也所
忍所爲則吾心之安者也不安者仁義之良心安者蒙蔽之習心
也達不安於所安則仁義之道得矣如素無欲害人之心而一朝
利害所廹遂有害人之心素無穿踰之心而一旦機智相軋遂萌

穿踰之心夫無欲害人之心無穿踰之心此吾心之素安者也害人之心穿踰之心此吾心之終不安者也蓋安於所不安則仁義之道得矣

達不忍於所忍卽有達不忍之事達不爲於所爲卽有達不爲之事孟子本列仁義而分言之然由人心人路之說亦可謂不忍者心不爲者事蓋有不忍之心則必不爲殘忍之事仁自有義義卽是仁仁義之消本一也如齊王不忍觳觫之牛則舍之而不以釁鐘若達不忍之心以及百姓則必不爲興甲兵危士臣之舉矣格物之道格通身家國天下而身家國天下正非懸空無事而格之也已所不欲勿施於人愛人不親反其仁敬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舉斯心加諸彼大有事在故曰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又曰古之人所以大過人者無他焉善推其所爲而已矣

人皆有所不忍達之於其所忍只此一言而仁義皆備不忍仁也達之於所忍仁也有義焉

不忍不爲渾然仁義故孟子指之曰惻隱之心仁也羞惡之心義也達不忍於所忍達不爲於所爲亦渾然仁義故孟子亦指之曰仁也義也惟眞心之發全體仁義故纔一充達亦全體仁義人豈患仁義之高遠哉然當其發當其達則全體而尚有所忍有所爲則心體之全量未復也必充之而至於仁義不可勝用則心體之全量復矣故曰知皆擴而充之若火之始燃泉之始達足以保四海曰無爲其所不爲無欲其所不欲如此而已矣

孔門專求仁而所指示之工夫卽是義如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曾子三省顏子四勿皆是也孟子並提仁義而曰仁人心也義人路也求仁必由集義也嗚呼知致知格物之道者仁義之道脩矣蓋未有致渾然一體之知格通身家國天下之物而於身家國天下之事不得其宜者仁自有義也於身家國天下之事得其宜而後恰吾渾然一體之心義卽是仁也故專言仁可並提仁義可止言致知格物可

致知格物之旨孟子發之無餘蘊孟子言擴充四端豈非致知四端非懸空擴充必有所在如達之於其所忍達之於其所爲豈非在格物大學自明明德於天下遞推而要歸在於致知格物孟子七篇無非言擴充四端豈非以去聖人之世未遠近聖人之居又甚而私淑諸人不失聖人之學脈乎

吾人之良知不過惻隱羞惡辭讓是非四端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觸發本在於身家國天下之物則擴充其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良知卽在於格通身家國天下之物宣王之不忍觸發于觳觫之牛今人之惻隱觸發於將入井之孺子四端觸於身家國天下而發也充不忍觳觫在於功及百姓充乍見惻隱在於保四海擴

充四端卽在於格通身家國天下也曾孟之言若合符節如此

常人大要於利害不涉之境私意卽不作主偶爾感觸眞性勃然發見故齊宣之不忍發於堂下之牛若利害關切私意作主欲辟土地朝秦楚蒞中國而撫四夷則興甲兵危士臣構怨於諸侯無所不用其忍矣今人乍見孺子將入於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以非利害所涉之境私意不作主故也何不反而思之吾人原有此眞性眞性發見恰恰渾然天地萬物一體則於分人分我計較勝負者豈非利害之私耶一爲利害卽有所忍豈不傷我眞性耶是有傷於人卽有傷於我且其人未必受傷而吾之眞性受傷已多矣聖人盡性以成聖人吾人傷性至於爲小人聖人擴充以保四海吾人不能擴充至於不足以事父母不足以保妻子嗚呼計亦左矣

夫今之不能渾然天地萬物一體者止是彼我兩人不渾然一體

也彼我兩人渾然一體則天地萬物無不渾然一體矣今人乍見孺子將入於井豈非彼我兩人哉而怵惕惻隱之心則渾然天地萬物一體者也故擴而充之足以保四海孩提之愛親稍長之敬兄亦彼我兩人耳而愛敬之良知良能則渾然天地萬物一體者也故曰此仁也義也無他達之天下也今人彼我兩人一體者其誰與所以工夫切近止在格通人我隨時隨地惟心之所到一一格通有所不忍達之於所忍有所不爲達之於所爲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愛人不親反其仁敬久則人我之習見日融眞誠惻怛之心貫注倫物愛敬油然人己渾然深造天地萬物一體之實地自得而居之安矣然則求仁之學舍格通人我又奚適哉

吾性渾然天地萬物一體故吾學在人倫日用中困勉力行格通人我者所以困勉於人倫日用也所惡於上毋以使下所惡於下毋以事上所惡於前毋以先後所惡於後毋以從前所惡於右毋

以交於左所惡於左毋以交於右所求乎子以事父未能所求乎臣以事君未能所求乎弟以事兄未能所求乎朋友先施之未能庸德之行庸言之謹有所不足不敢不勉有餘不敢盡言顧行行顧言慥慥篤實沉着慇到則深造渾然天地萬物一體之實矣嗚呼愼毋蔑視困勉妄希自然哉

渾然天地萬物一體者仁也格通人我者恕也人能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當下人我渾然一體此所以求仁必在於恕然或與拂意相遭而推之命運不時諉之人情不善怨天尤人熾然於中仍不渾然一體矣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己然後盡強恕之功而眞心無滲漏故反求諸己者亦恕也今學者但能篤求仁復性之志而竭力強恕反求事已妥當爲之猶覺不慊切人情已允愜自反猶覺未一體如曾子之日省其身爲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傳不習乎如此誠切懇摯則滿腔惻隱通體惻怛去渾然一體之仁不遠矣故孟子曰強恕而行求仁莫近焉

己所不欲而施於人則人我之見熾然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當下人我無間行有不得而求於人則人我之見熾然行有不得反求諸己當下人我無間此所以求仁必在恕也格物全是恕物格則仁矣

恕須強反求又所以強恕或奪於利害勝負之私或壓於人我低昂之見有明知己所不欲而施於人者自我出之易自人受之難人加於我難堪我加於人甚便豈得不強或任執拗之識只見己是或動勝負之見堅護己非有因行之不得而愈求人者大人正己物正人之過皆己之過己實有未盡安得不反求

強與求皆聖人深細用功之言學者當利害相干人己相軋凡情俗態相纏非用勉強之全力不能恕強之之久則情漸平不忍之心漸熟雖不無利害之干然據利而貽害於人則不忍雖不無人

我之見然矜己而求勝於人則不忍雖不能脫然於凡情俗態然眞心爲習心所壓則又不忍如是則不忍不勉強亦不自知其爲勉強矣求如吹毛求疵然其過始出覺之古人覺己甚薄絜之彼此之間覺有多少情未平推之情理之內覺有多少精微未盡在我少有不至則人之應我爲宜然彼自無過皆我之過從前所執以爲是者無一非過能如此強恕反求則人我微細習見銷融矣盡其於渾然天地萬物一體也庶幾矣

格物全在強恕反求全是愛敬惻隱之眞心啓迪強恕日篤則所不欲處愈見之細愈不忍不體貼之盡當下人己無間反求日密則有不得處愈見之清愈不忍使人有未慊之隱當下人己渾然如是深造而一日自得之則渾然身家國天下一體齊家治國平天下渾然吾身之事自不得不汲汲皇皇憂世憂民故堯不容不以不得舜爲己憂舜不容不以不得禹皋陶爲己憂溺由己溺禹

不容不入年於外饑由已饑稷不容不胼胝手足民墜塗炭湯不
容不放桀毒痡四海武不容不誅紂匹夫匹婦有不被其澤若已
推而內之溝中伊尹不容不幡然應聘既取我子無毀我室用閔
於天越民周公不容不維音嘵嘵春秋僭王猾夏弒父弒君孔子
不容不周流列國戰國殺人盈城殺人盈野孟子不容不歷說齊
梁蓋吾性本渾然天地萬物一體則吾道自渾然天地萬物一體
雖有窮達之分而吾性無分於窮達吾道無分於窮達此所以道
爲天地間所不可少之道人爲天地間所不可少之人若以默坐
澄心爲學的以活潑見成爲妙用以了生脫死爲究竟以長生自
利爲全眞則亦何貴乎此道何貴乎此人哉吾性不如是故吾道
不如是也

知性由於力行力行在審知聖學脈路審知聖學脈路而力行則
步步趨歸於孔孟之域細針密縷絲絲入理自必知性而契合於

孔孟故曰誠之者擇善而固執之者也大學者聖人所以立萬世
爲學之大法擇善者必於大學而有徵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
民在止於至善指修道之實也明德者吾人渾然天地萬物一體
之性實在愛敬惻隱之良知而非虛靈寂照當體本空之智慧故
不徒言明而言明德明德非虛靈寂照當體本空之智慧則明之
之功非離人遺事體認參求可知矣故致知格物者明明德工夫
也親民雖與明明德並言而實非二蓋親民者惠鮮懷保親之如
子也所謂渾然一體也惟明德渾然一體故親之如子今人乍見
孺子將入於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親也是明德之直達流行無
蔽而不親民也但不能擴而充之則明德不明孟子云人皆有所
不忍達之於其所忍仁也是明明德恰已親民親民恰所以明明
德也苟一日深造渾然天地萬物一體之實地而自得之則明德
明而民無不親矣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凡有四端於我者

知皆擴而充之若火之始然泉之始達足以保四海也至善者本
然之天則能盡其性是謂明明德止於至善能盡人之性是謂親
民止於至善恰如天則故曰至善恰如天則則止矣故曰止於至
善明明德親民必止於至善然後爲恰如渾然天地萬物一體之
本然也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靜靜而后能安安而后能慮慮
而后能得指入道之候也所以言止於至善之次第也止非可輕
易言知必知至而後知蓋知至則知性也知性之時豈易遽言盡
性止於至善而止則已可知也苟不知止則茫無畔岸心搖搖而
靡定故知止而后有定所謂自得之則居之安也自此修身日篤
則漸漸而能靜漸漸而能安所謂居之安則資之深也漸漸而能
慮能得所謂資之深則取之左右逢其源也知止尚未止于至善
能得則由知性而盡性始爲止於至善親民止於至善在其中矣
親民止於至善原是明明德止於至善明明德親民止至善爲道

知止定靜安慮得爲入道之候括大學之道已盡然所以明明德
者格物也緝熙明德而握齊治平之樞紐漸入於能靜能安能慮
能得而渾然至善者修身也而皆末之及言至物有本末以後始
備言之物有本末之物卽格物之物物有本末之本末卽本亂末
治之本末聖學格物爲入門故物有本末一節是全爲格物而起
曰物有本末事有終始明明分物與事格物之物混事不得也夫
有身之物卽有修之事有家之物卽有齊之事有國之物卽有治
之事有天下之物卽有平之事物與事本無可分而視身爲己視
家爲身外視國與天下爲漠不相關者必不能修其身必不能齊
其家必不能治其國平其天下故必格通身家國天下知身家國
天下本渾然一物而後家不容不齊國不容不治天下不容不平
齊家治國平天下總所以修吾身修吾身乃所以齊家治國平天
下而物與事始原無可分也然則物有本末事有終始先提清物

而歷推所先至于實用力之處則專舉格物豈非聖人喫緊用心爲後學指出親切要領哉格者通也物者身家國天下也身家國天下渾然一物故言物有本末而不言有彼此身家國天下渾然一物則修齊治平自渾然一事故言事有終始而不言有內外此皆聖人之微旨見於修辭之間者也自格物之學不明而求仁之法亡矣求仁之法亡而聖學亡矣嗚呼豈不可痛也哉物有本末一節雖全爲格物而起然不過分淸事物約舉本末終始使人知所先後耳未嘗明指所以立志用功之實也至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以後始備言之首舉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莊誦此言頓使人不忍薄待其身眞可使懦夫有立志蓋吾性渾然天地萬物一體故吾儒之學在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而立志必欲明明德於天下古人之欲稱性而發不待勉强吾人必須講明此學知耻發憤立明明德於天下之志而後副吾渾然天地萬物一體之性

始可與共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學也夫學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學故須格通身家國天下之物性爲渾然天地萬物一體之性故須直達吾渾然一體之性知者吾性之良知也觸物而渾然一體者也孩提愛親稍長敬兄良知發見之初渾然親長一體乍見孺子將入於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偶然觸發之頃渾然孺子一體是知本渾然身家國天下一體之知知本渾然身家國天下一體之知則物本渾然身家國天下一體之物特未於家國天下之物上致吾渾然一體之知故意有自欺意有自欺故心有所心有所故身有辟身有辟則於家不宜於國不恕於天下不絜矩古人知病之在乎此也故其工夫莫先於致吾渾然一體之知而致渾然一體之知在格通身家國天下之物有所不忍達之於所忍有所不爲達之於所爲已所不欲勿施於人行有不得反求諸已凡有四端於我者知皆擴而充之不使行有不慊於心而人

立人達之有不如我是從吾性本渾然身家國天下一體直入握其要則節目自貫得其本則條理自具而不必銖銖而稱之寸寸而量之者也若銖銖而稱之寸寸而量之則非大學教人之旨觀大學云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是未嘗特有正心工夫也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是未嘗特有誠意工夫也致知在格物是未嘗懸空有致知工夫也欲正其心者須先誠實其存主運行之意未有存於中運於事者不誠實而心正者欲誠其意者須先推致其觸物一體之知未有一膜人我計較之見而不自欺者致其觸物一體之知在格通身家國天下本是一體之物未有舍家國天下見在事使交從之實地而懸空致我一體之知者是格物爲致知實地卽是誠意正心實地致知固在於格物而誠意正心亦無不在於格物也不特誠意正心在於格物身不容有辟卽是修身於家孝弟慈卽是齊家於國恕於天下絜矩卽是治國平天下是一格

物而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無不該括也一格物而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無不該括是知身家國天下果渾然一體也而格物之爲要領欲明明德於天下之必惟先於格物固古先神聖垂世立極之大道有志於大學者自當恪守其成法深探其旨歸不當貿貿然武斷聖人之經書以從我矣格物之功果誠切而靡間充無欲害人之心而仁不可勝用充無穿踰之心而義不可勝用則物格而后知至矣自得而居之安矣蓋無不盡其才斯無不盡其心盡其心者知其性也故深造渾然身家國天下一體之實際而知乃至也實到渾然一體則存於中運於事者無非爲家國天下而意焉有不誠者乎意之誠者卽渾然一體之眞心而心焉有不正乎但一物格則當下知至意誠心正心性之地非如事理推行之有層次也而保任緝熙則在於修身矣蓋初學入門之始但有格物全體重在格物則知致意誠心

正而身無僻自無逆節於家國天下物格知至以後但有修身全體重在修身則物格知至意誠心正永無滲漏而可爲齊治平之基故特提曰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爲本斬關立脚定此準繩以定學者之命也學者果實到渾然身家國天下一體自知家國天下總繫屬於吾身齊治均平總托始於吾修苟吾身之不立而家國天下已痿痺吾修之或忽而齊治平已無基本焉得而不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如曾子焉得而不離雖肅肅不顯亦臨無射亦保如文王吾身日愼一日吾修日密一日精神凝聚貼體平實漸漸而能靜漸漸而能安至於能靜而吾修深入眞境至於能安而吾修日就熟境則極深研幾而能慮從心所欲而能得皆其所漸至矣夫眞修之日密日進如此則意之誠者永無復有或不誠者潛伏於其間心之正者永無復有或不正者萌動於其際渾然天地萬物一體常如物格知至之初故於本亂

末治厚薄薄厚斷斷必無之下而珍重之曰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言知其必否必未之有此謂知修身爲本此謂渾然天地萬物一體之知實詣其極也前之物格知至是力行以深造渾然一體尚屬知性之事此之知本知至是力行以恰盡渾然一體乃爲盡性之事也苟不知修身爲本則擔當日鬆身日不立修日無以自考心意活物也不能常正常誠心意不能常正常誠而渾然一體之滲漏者多矣知及之仁不能守之雖得之必失之自已已無立脚安望其能爲家國天下之所繫命知止已日就湮没安望其漸進於能慮能得而止至善也哉故知至一結甚爲妙密甚爲珍重知本一提尤爲警醒尤爲親切只知修身爲本而渾然一體者已毫無滲漏也嗚呼豈非聖人之傳授心法也耶夫大學一書本末始終先後燦然而格物有其眞脉修身有其歛要故聖人於此兩者特爲歸重特爲提出奈自孟子後聖學久絕諸賢各以意爲

學各以意發明大學而大學之道貿亂而無所適從士苟有志又不得不擇善以爲固執之地而舍大學首章則亦不必泛用其擇也此吾所致望於今日有志之士也

或問格物與修身分爲前後則格物者未及修身而修身者不俟格物乎曰修身以道修道以仁今之致知格物者有所不忍違之於所忍有所不爲達之於所爲己所不欲勿施於人行有不得反求諸己非修道以仁而何專於修身爲物格知至者而言也堯舜之聖何待於擴充而兢兢業業精一執中毫則不廢則自得居安而未至於堯舜者决不謂身已修而有時可息也故致知格物者復性之事復性則知性自此以往盡性之功全在於修身故修身之功死而後已者也夫格物則身無親愛賤惡敖惰之辟修身則物格知至者永無滲漏乎之言格物修身者若此又何可疑乎

或問物格則當下知至意誠心正心性之地非如事理推行之有

層次然則大學何以言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誠意誠而后心正乎曰欲知得力之候當觀於用力之初致知在格物則知到於格物矣知到於格物則心到於格物意到於格物矣其可謂知之所到非心之所到意之所到乎知到於格物則知致矣知到於格物而知致則心到於格物而心正意到於格物而意誠矣其可謂知雖致而心尚有未正意尚有未誠乎夫格物則致知誠意正心之功無不在於格物功無不在於格物則其得力之候自無不在於格物又何可疑乎曰然則知至意誠心正固不當與修齊治平並言后乎曰子但知大學言后之可據而不知大學言修齊治平未嘗與知至意誠心正同大學云所謂修身在正其心者所謂齊其家在修其身者所謂治國必先齊其家者所謂平天下在治其國者修齊治平之當言后又何可疑然不曰所謂誠意在致其知者又不曰所謂正心在誠其意者是可見誠意正心之用力俱

在於格物而得力俱在於物格知至而后意誠意誠而后心正皆不必泥矣且致知在格物將致知貼切於格物非爲致知推先於格物又可見物格而后知至之不必泥也下文即提出修身爲本而諄諄致意於知本益可見物格之後用力亟在於修身而不謂知尚有未至意尚有未誠心尚有未正於知至意誠心正中尚有漸次工夫夫驗之自得則有其實稽之經書又有可據何爲而如訓詁之家以辭害志乎

或問前輩之學大率專用力於誠意上今日誠意正心之功皆在於致知格物則誠意章言毋自欺言慎獨何以累累不置乎曰若如所言則誠意之功有致知格物有慎獨毋自欺誠意之功有二誠意之功不專矣其然乎夫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是就致知格物上點誠意也猶曰須實致其知於格物毋自欺其知也云爾知不致則自欺矣實致其知以格物則意誠矣如好好色如惡惡

臭言誠也達不忍於所忍達不爲於所爲充無欲害人之心充無穿踰之心如好好色惡惡臭之誠而行有不慊於心者乎故曰此之謂自慊夫欺亦自欺慊亦自慊自欺則意不誠如好好色惡惡臭之誠則自慊故君子必慎其獨也慎獨即毋自欺毋自欺則自慊實致其知於格物如好好色惡惡臭之誠則意誠可見誠意之功斷在致知格物而無容二故曰致知在格物則知到於格物知到於格物則意到於格物心到於格物知到於格物而知致則意到於格物而即誠於格物心到於格物而即正於格物誠意正心之學舍致知格物又何所用其力乎即正心章但舉有所與不在以見不正之狀如此不正之狀如此則難以言修身故曰此謂修身在正其心而未嘗言心如何正正心之功又如何用也豈不灼然也耶自此學不明而後世之求道者但欲正其心欲誠其意正心則就心上用力以求心之正誠意則就意上用力以求意之誠

其說雖不一要不過腔子中照攝而已矣豈得謂之能正心誠意者哉

吾性渾然天地萬物一體若有所不忍有所忍有所不爲有所爲則吾性不渾然一體矣惟達不忍於所忍達不爲於所爲充無欲害人之心而仁不可勝用充無穿踰之心而義不可勝用然後爲復吾渾然天地萬物一體之本然後之爲學者存心於腔子謂之立體視天地萬物爲外而明物察倫藏是應迹愛親敬長乎章句和視爲此心之妙用分內外分體用則有動靜可分而吾性不渾然工夫不渾然矣

吾性渾然天地萬物一體擴充四端强恕反求實致渾然一體之知於人倫日用則心存若在腔子裏則放而非存擴充四端强恕反求善推其所爲則是渾然一體之心性若操存於腔子則是昭

昭靈靈之意識而非心性擴充四端强恕反求善推其所爲而時時見有不慊于心凛凛孳孳常若不及恰是聖人之敬若操存於腔于保護其靈寂則是矜持管束而非敬嗚呼知乎此而後可與語正心誠意之學矣

無離家國天下之身心意知無遺齊治平之修正誠至蓋渾然身家國天下一體之謂心心運于身家國天下之謂意觸於身家國天下而不慮而知之謂知反之於身而渾然家國天下一體之謂大人之身若離家國天下則失其所謂身心意知爲父子兄弟足法而兼恕絜矩之謂修心復其渾然一體之謂正意運于身家國天下而真實之謂誠良知充達于家國天下之謂至若不足以該齊治平則不可謂之修正誠至故言身心意知而家國天下舉之矣言修正誠至而齊治平舉之矣夫豈聖人好爲遠畧故爲是弁包之說哉吾性實渾然天地萬物一體引而進之無能引推而遠

之無能推也若二氏舍家國天下而爲身心意知遺齊治平而欲修正誠至各自以爲復性之學矣而不知杳冥昏默者道其所道非吾之所謂道也眞空妙有者性其所性非吾之所謂性也嗚呼此所以不可不知大學格物之道也

吾性渾然天地萬物一體故吾志必欲明明德于天下而吾學無離家國天下以爲工夫格物與修身皆不離家國天下以爲工夫者也格物者只擴充四端强恕反求則心意知歸併於格而知自致意自誠心自正修身者只精義執中細自琢磨則心意知歸併於修而心常正意常誠知常至雖知性不知性有別而不離家國天下以爲工夫則一也嗚呼不離家國天下以爲工夫正復吾性渾然天地萬物一體之實用力處也學者其可不知乎

格物則八目一齊俱到蓋所以格物者心意知也心意知併力於格則自具致誠正之功候所格之物卽身家國天下也格身家國天下之物則亦可見修齊治平之條理修身則八目亦一齊俱到蓋所謂修身者直達渾然一體之性於家國天下而窮修齊治平之條理也物格知至意誠心正於此而永無滲漏窮修齊治平之條理而身家國天下以至於明動變化也物格知至意誠心正於此而日進於化神

吾性渾然天地萬物一體吾人本渾然天地萬物一體之人今之不能渾然天地萬物一體者卽其一身亦不渾然一體也蓋天下之大億兆之衆人倫中天合人合之切近皆置之膜外而但知我之一身則紛紛較人我計利害渾然無內無外之心偏縮在腔子中矣渾然無內外之心因較人我計利害遂偏縮在腔子是身心因人我而分也於腔子中計較愈多利害愈明而人我愈分是人我又因身心之分而益分也人我不一體卽身心不一體害於人卽病於我豈非人我本自渾然一體本不容不一體者哉今若格通人我則無較人我計利害之心當下人我渾然一體無較人我計利害之心而身心亦當下渾然一體矣此所以一格物而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無不該括也與孩提之愛親敬長不學而能不慮而知渾然親長一體渾然身心一體今人乍見孺子將入於井不俟起意而勃然怵惕惻隱勃然怵惕惻隱而纔不自知渾然孺子一體渾然身心一體若不能渾然天地萬物一體自不能渾然身心一體矣可知欲明明德於天下斯是爲己之志格通人我斯是求其放心深造渾然天地萬物一體之實地而自得之斯是復性而知性

吾性渾然天地萬物一體故吾道一以貫之一以貫之者一身以貫乎家國天下一修身以貫乎齊治平也而其機在于格通人我格通人我者所以貫其不貫而復吾渾然一體之性也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則貫所不貫矣故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

孟子云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曾子云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三千年來信之者卒鮮其人無他不知性也知吾性渾然天地萬物一體則曾孟之言實落完滿更無可加無可疑矣蓋孩提愛親敬長渾然親長一體渾然天地萬物一體者也堯舜敷施雖盛不過恰渾然一體之性分不過恰原來孩提愛敬之初心故曰孝弟而已矣此孟子從堯舜生知之聖而說也忠恕則當下渾然一體故復渾然一體之性者必本於恕既深造自得則亦不能舍恕而別有窮理精義也故曰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其恕乎曾子此言蓋從夫子學知之聖而說也故曰苟知吾性則曾孟兩言眞實完滿無可加無可疑矣

信得孝弟而已矣忠恕而已矣卽信得人皆可以爲堯舜與一日用力力足一日克己復禮然知性則能信不知性則不能信孔曾思孟皆爲不知性者言也嗚呼亦安得天下不知性者而皆信之

乎此平格之所以惓惓而靡已也
今人於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則必疑為淺近而未盡於渾然天地萬物一體則又駭為高遠而難幾而不知堯舜孝弟夫子忠恕渾然天地萬物一體者也本淺近而非如疑者之淺近本非高遠而又何得駭以為高遠嗚呼莫不飲食鮮能知味其顛倒迷謬何日而瘳乎
大學乃曾子之書格物物格當即驗之曾子曾子日省吾身格物也唯一貫物格也曾子明知身家國天下是析之不容析者故省身工夫專在為人謀與朋友交上日而不思乎而不信乎己所不欲勿施於人亦在其中行有不得反求諸己亦在其中如此誠切慊摯渾然一體之仁完全譬如雞雛肢體已完雖在㲉中勢將破㲉而出只待母雞一啄耳故夫子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唯豁然無疑至門人有問曾子只以平日省身工夫答之蓋得夫

子一呼當下印實信得平日省身忠恕恰是一貫也其作大學乃極言一貫之全書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三語已盡一貫物有本末事有終始兩語已盡一貫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一語已盡一貫格物是打通一貫物格是實到一貫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後意誠意誠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齊家齊而后國治國治而后天下平渾然一貫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為本天子庶人皆是一貫其本亂而末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反言以見一貫論語載曾子之言曰慎終追遠民德歸厚矣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無非一貫孔門曾子之外惟顏子有子得聞一貫夫子於顏子曰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是徹底告之以一貫也有子曰其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鮮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亂者未之有也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是徹底

言一貫也後惟子思孟子闡一貫中庸曰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首章已盡一貫矣惟天下至誠為能盡其性則盡人性盡物性而贊天地之化育其次致曲有誠則形著明動變化至誠其次皆一貫也其為物不貳則其生物不測天地亦一貫也辟如天地之無不持載無不覆幬辟如四時之錯行如日月之代明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大德敦化贊仲尼亦一貫也溥博淵泉而時出之見而民莫不敬言而民莫不信行而民莫不說凡有血氣者莫不尊親經綸天下之大經立天下之大本知天地之化育肫肫其仁淵淵其淵浩浩其天至聖至誠皆不過是一貫孟子所以告齊梁之君者語語是一貫如云未有仁而遺其親者也未有義而後其君者也古之人與民偕樂是心足以王矣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運於掌詩云刑于寡妻至于兄

弟以御于家邦言舉斯心加諸彼而已今王與百姓同樂則王矣以大事小者樂天者也樂天者保天下樂民之樂者民亦樂其樂憂民之憂者民亦憂其憂樂以天下憂以天下好色好貨與百姓同之於王何有一怒而安天下之民不嗜殺人者能一之旁引曲喻無非一貫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運於掌上徹底言一貫也今人乍見孺子將入於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知皆擴而充之矣若火之始然泉之始達以保四海是盡力示人以一貫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親親仁也敬長義也無他達之天下也是就孩提稍長示人以一貫萬物皆備於我矣反身而誠樂莫大焉強恕而行求仁莫近焉是徹前徹後言一貫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堯舜一貫也禹思天下有溺者由己溺之也稷思天下有饑者由己饑之也禹稷一貫也東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文王視民如傷武王不泄邇不忘

遠咸湯文武一貫也思天下有不被其澤者若已推而內之溝中後知後覺非予覺之而誰郊社之禮禘嘗之義治國如指其掌伊尹周公一貫也克明俊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好生之德洽於民心文命敷於四海祇承於帝山川鬼神亦莫不寧暨鳥獸魚鼈咸若立愛惟親立敬惟長始於家邦終於四海重民五教惟食喪祭惇信明義崇德報功垂拱而天下治尚書是載虞夏商周一貫之全書洪範無偏無陂遵王之義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無反無側王道正直會其有極歸其有極大易乾始能以美利利天下不言所利坤厚載物德合無疆含弘光大品物咸亨乾以易知坤以簡能易則易知簡則易從易知則有親易從則有功有親則可久有功則可大可久則賢人之德可大則賢人之業大易洪範亦一貫之全書王化始於閨門

麟趾者關雎之應騶虞者鵲巢之應三百篇周家一貫之全書毋不敬儼若思安定辭安民哉禮作然後萬物安修禮以達義體信以達順禮亦載古人一貫之全書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先王有至德要道以順天下民用和睦上下無怨春秋孝經乃孔子一貫之全書四書五經無非一貫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顏有曾思孟無非一貫二貫者一身以貫乎家國天下一修身以貫乎齊治平盡吾渾然天地萬物一體之性也格物者貫身家國天下爲一物貫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爲一事所以復吾渾然天地萬物一體之性也自格物之學不明而一貫之道晦矣今學者欲聞一貫之道其必如曾子之日省吾身而後可哉

潛子求仁錄輯要卷二

四明後學 毛文强孝章
　　　　 鄭　性義門 仝校刻

辨清學脈下

一友問一修身以貫齊治平則聞教矣如何是一身以貫家國天下曰渾然身家國天下一體之謂貫惟一身貫家國天下故一修身貫齊家治國平天下有不貫則格之故格物要焉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一身以貫乎人也恕者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於人亦一身以貫乎人絜矩之道一身以貫乎上下前後左右達不忍於所忍一身以貫乎民物衆庶故格物者所以貫之之道也學者與聖人雖殊其一貫以爲學則一而已矣後世一貫之道不明遂有主靜持敬默坐澄心觀未發氣象爲立體者非不曰立體以致用原無兩截然當其主靜持敬默坐澄心觀未發氣象

時不貫也況其致用則曰應迹曰不離曰有無相生何嘗一貫哉吾性渾然天地萬物一體則事事皆心物物皆性接物處事皆所以盡吾心盡吾性事物焉得謂之應故古聖人竆事物之條理小心翼翼不敢怠遑曰欽哉曰安汝止惟幾惟康曰勑天之命唯時惟幾曰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曰惟精惟一允執厥中曰所其無逸曰其疾敬德曰精義入神以致用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過此以往未之或知也曰學易可以無大過曰躬行君子未之有得曰德之不修學之不講聞義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憂也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曰言顧行行顧言君子胡不慥慥爾曰待其人而後行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曰殀壽不貳修身以俟之如此竭蹶以盡吾分戰兢以盡吾性豈曰應之云乎若吾儕則步步是篤志之地步步是力行之地針針見血絲絲入扣始無疚於心始無負吾性又豈曰應之云乎益吾儒灼知性善灼知身家

國天下渾然一體灼知吾修身爲齊家治國平天下之本不容不
竭蹶以盡吾分戰兢以盡吾性也若佛氏之言性曰眞空妙有故
其於事物曰隨緣應寂圓應自在吾儒而亦曰虛明湛然應物無
迹則佛氏之空有不二非吾聖人盡性之道矣

世之言體用者曰體立而後用行用不離體立體而後致用體不
遺用惟體不遺用用不離體似合而實分故云渾然與萬物同體
云以天地萬物爲一體似一而仍二也若知吾性渾然天地萬物
一體則天地萬物皆體也何用之可言位天地育萬物卽是立體
盡人倫敦日用卽是盡性故聖人與學者言曰非禮勿視聽言動
曰如見如承不欲勿施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曰恭寬信敏惠
無一語不是體雖然自聖人言之全是言體自學者聞之則全是
言用學者果能遵聖人之言力盡人倫力敦實行則渾然眞性全
體顯發特不知其是體一旦知性始知聖人之言全是言體平日

之力盡人倫力敦實行全是眞體全體是用而不必更覓體全用
是體而不必更言用矣

世言靜體而動用吾不知其說吾謂靜者體之靜動者體之動又
曰言用則靜亦是用動亦是用言體則靜亦是體動亦是體又曰
體用不可對舉一對舉則體用爲二非渾然一體之性矣或言體
則不必言用全體是用或言用則不必言體全用是體故聖人絕
無體用對舉之言嗚呼此非灼知性善又安能信之

今之學者往往患有體而無用夫有所不忍達之於所忍有所不
爲達之於所爲充之達之非用乎充無欲害人之心充無穿踰之
心則仁義且不可勝用何患乎無用旣有有體無用之患則見其
於力行者又有有用無體之譏夫達之於所忍達之於所爲力行
也用也而所達之不忍不爲非體乎充無欲害人之心充無穿踰
之心而仁義不可勝用仁義謂之用矣仁義其將非體乎

志立則體已立篤志力行則體常立而不失篤志力行之久久則
本體粹然無迷復之虞蓋志者心之所之心之所之篤切而凝固
則本體篤切而凝固行者心之所運心之所運綿密而懇到則本
體綿密而懇到今不知密切思量以立志則體自立而管束此心
爲立體不知沉着委細以力行則體常立而管束此心立體而後
致用吾見體非其體也已何用之與有

立體在於立志志立則體立立志自不容不力行所謂體立而用
行者如此

吾人處人倫日用中時時有所不忍不爲卽是眞心之發見能固
守此不忍不爲於一節一事亦卽是工夫之保愼志學者達之充
之而眞性完復不志學者零星發見散斷工夫終於無成而已

有所不忍達之於所忍有所不爲達之於所爲復性之工夫也而
已爲日用之行事人人觀感而興起則成其教化在下者充之達

之不出於親族鄉黨則謂之事在上者充之達之而省刑罰薄稅
斂毋興甲兵危士臣則謂之政復性之工夫已爲日用之行事又
何體用內外乎聖學卽是王政又何內聖外王乎故古之君子但
力行以復性而教化已孚於下國治化已徧於海隅不別有其政
教也古之君子但善其所以教民之道出治之方而吾之性已盡
不別有心性之工夫也嗚呼止一擴充四端耳謂之心性工夫可
謂之日用之行事可謂之教化可謂之政治可夫子曰吾道一以
貫之一貫者此也孟子曰仁義不可勝用不可勝用者此也

三子侍坐亥一生後入趨坐末生視三子爲最少乎格指之曰此
卽恭敬之心如此則是不如此則非卽是非之心如此則安不如
此則不安卽惻隱之心如此則宜不如此則不宜卽羞惡之心一
趨坐末而四端畢見眞心見在日用何更覓心爲四端雖畢見於
俄頃在生初不自知不自知非生之咎眞心之流行當下本不自

識知世之以靈明知覺爲心者不顯然其謬耶不識不知順帝之則非獨聖人爲然眞心之流行自中天則故孟子指之曰仁義禮智之端又曰仁人心也義人路也仁者人之眞心眞心之流行自無不得其宜仁自協於義也子若能擴而充之眞心時時見前卽是居仁眞心時時見前則自中事物之機宜卽是由義居仁由義但在子一趨坐末之眞心擴而充之耳豈難事哉有項諸子趨出先後有倫平格謂之曰徐行後長細事耳孟子指之爲悌且謂人皆可以爲堯舜之實在乎此蓋眞心見在日用正可卽細事以觀之齒居其少徐步隨長者之後則心安安其所當安者仁也故曰可以爲堯舜下服堯之服誦堯之言行堯之行正謂擴而充之言行服用無不是堯則眞心純眞心復直說是堯而已矣絕不作未了語人皆可以爲堯舜更何疑乎

一晚兩生至就坐序次歷然平格曰只一就坐之頃仁義禮智一

一見前得其所安仁也得其所宜義也恭敬禮也是非不淆智也眞性之流行自然無不中節此豈待子學而能慮而知耶凡眞性之流行當下不自識知俱不學而能慮而知子平日所知覺作主者却是學而能慮而知自五六歲以來盤旋於習見習聞之中成子一段習心習氣習慣如自然時與眞心互與而各[illegible]子若有志爲學擴充眞心則習心日消至於眞心時時見前習心消盡則君子矣若不能擴充習染與年齒俱進久之習染日深習心作主則小人矣生問何以能擴而充之曰子有志則自知知吾有所不忍亦知吾有所忍以所不忍達之於所忍知吾有所不爲亦知吾有所爲以所不爲達之於所爲故孟子曰知皆擴而充之若無志則忽不及知漫不爲意矣越一日生問眞性之流行既不自識知何以能知皆擴而充之曰不自識知祇在當下偏變之項若終不自知安有此理然中亦有辨遇將入井之孺子則物然怵惕當下不自識知少項則知若遇含飴鼓腹之孺子則夷然而安當下既不自識知過此亦終不自知少項則知者擴而充之終不自知者不待汝知也但須識得當下既不自識知過此亦終不自知而眞心見在流行若此則仁義禮智固我所完備赤子之心固未嘗喪失我何可以自賊哉一生問夷然而安之心須常自體認否曰竟不體認不知眞心之果見在日用平日指點恐終信不及若已知而能信又常自體認雖與騎驢覓驢者不同然騎驢又常認驢不亦自生枝節乎

次見烈侍問之曰子有志否烈不能對詰之曰子當下豈不知恥耶卽此一點恥心是入聖眞種子故曰恥之於人大矣子若能擴而充之知人不可以無志而志不可不蚤立便是知恥近乎勇越日又問之仍不能對謂之曰子實無志自對不出卽羞惡之心不強作有志以對卽是非之心子當下豈不怦怦然心動耶卽惻隱

之心若儕輩問及便胡亂作對子今不敢胡亂作對我卽恭敬之心子卽今不能對答之項四端一一見在若謂子不可爲聖人豈不抹殺子耶子只今能信眞心果見在日用眞心之見在日用果不學而能不慮而知是子恰恰原是一位見成聖人果信得及便不容不立志不容自退諉矣若終日昏昏因循過去日與習俱埋沒眞性枉失却一位見成聖人甘作下流不特辜負父師之望如辜負自巳何子其思之越日烈書志願以對謂之曰子言太空濶於當下不切我不信子子果有志只從孝弟忠信實地上篤志力行於平日之有違於孝有違於弟有違於忠信處竭力改之君子之道譬如行遠必自邇登高必自卑但能於孝弟忠信實地上眞切行之聖賢之道不外是矣若徒志願空濶而當下不切實是妄而已子其勉之越日又謂之曰人志願須大工夫須切實空濶大志須有切實細行以塡補之莫謂有大志願便須更有大道理大

工夫忽視見前細行謂不足與於大志而弗之盡也見前細行恰是大道理大工夫於見前細行一一自勉不使有分毫之未盡恰與大志願相副堯舜之道豈不大哉而孟子謂祇是孝弟而已矣孝弟亦大矣孟子祇就徐行後長者謂謂之弟然則道理豈有大小工夫豈有大小哉士之有大志欲爲堯舜者亦就徐行後長者細行之類一一自勉而已矣卽如子所云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是大人者豈可學而至耶孟子乃云大人者不失赤子之心者也是不失赤子之心卽爲大人卽與天地合其德日月合其明大志願須有切實細行以塡滿之亦斷可知矣赤子之心一誠而已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子去赤子之時尚未甚遠亦自勉於誠而可乎

學者之患大率在於不知眞心見在日用而別求心故有種種弊病以各成其學術若審求仁之學脉而得性善之眞旨者不別求

心蓋眞心見在當惻隱自惻隱當羞惡自羞惡當恭敬自恭敬當是非自是非非有所藏而發亦不期其然而然雖梏之反覆者未嘗不流行於倫物之間本見在何俟於理會叅求本無刻不流行何待於靜中養出

不知眞心見在日用而別求心則或有認靈明知覺爲心之本體知求仁之學脉者不認靈明知覺蓋見在眞心當惻隱自惻隱當下不自知惻隱當羞惡自羞惡當下不自知羞惡當恭敬自恭敬當下不自知恭敬當是非自是非當下不自知是非又如遇將入井之孺子則勃然怵惕使遇含飴鼓腹之孺子則夷然而安矣當下不自知其夷然遇觳觫之牛則不忍使遇食草飲水之牛則恬然不動矣當下不自知其恬然眞心之直達流行本不自識知不自知故謂之良知故曰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安得認靈明知覺爲心之本體

認靈明知覺爲心則必見有起滅而異其走作於是有提省照管操持涵養之工夫靈明知覺者佛氏之所謂意識也意本有起滅不自識知之眞心發見則識神不見故識亦自有起滅不知見在眞心而認意識爲心以故提省照管操持涵養雖極其用力而忽作得主忽已作不得主忽心在忽心已不在勞苦而不成片段縱成亦是意識凝滯其於本心所謂非徒無益而又害之知求仁之學脉者知眞心是主意識是賊眞心流行不自識知何可操持但有明昧本無走作何待操持

有操持則分內外心意爲內事物爲外以心意爲內則見滿前無非引心之境益不得不提省照管操持涵養使此心常在於腔子夫吾心渾然天地萬物一體者也而照管操持欲使之常惺惺於腔子則心勞眞心主也意識賊也操持意識以爲心則主賓雜揉心勞則神思不安而魂夢擾亂主賓雜揉亦宜神思不安而魂夢

擾亂故日間執持有滿前無非引心之苦向晦燕息有魂夢顚倒不寧之苦知求仁之學脉者吾心本渾然天地萬物一體以天地萬物爲外則非吾渾然一體之心性矣焉得有內外之殊

分內外因而分體用心意爲體應事接物爲用提醒照管操持涵養使此心常在於腔子則應事接物自各得其機宜然往往靜則志氣淸明動則昏擾靜則義理照著動則紛亂有有體無用之患操持之力久久純熟靜固志氣淸明義理照著動亦不昏擾紛亂而泛應曲當是謂有體有用不知意識緣物而與物對待故有體用可分知求仁之學脉者見在眞心恰恰渾然天地萬物一體焉有對待既無對待焉有體用之可分乎

有操持則分內外分體用則必喜於靜坐爲立體工夫或去人欲或息思慮或澄心收拾放心夫言己則必不離人言理則必不遺事既無離人之己無遺事之理安得默然靜坐離人而遺事知求

仁之學脉者吾性渾然天地萬物一體盡力於人倫日用恰是心性工夫無取於靜坐擴充四端強恕反求小心翼翼惟日不足則其心一其神凝是謂眞靜無取於靜坐以求靜

人欲只爲有人我須在對境實地上消磨則有力若在虛見上消磨則無力在對境實地上消磨則必不至過欲制念盤桓於腔子在虛見上消磨不過過欲制念自成其盤桓腔子之病且在對境實地上消磨則是致知格物不期於誠正而無不誠正勝私於念慮則是欲正其心欲誠其意在心上正其心意上誠其意恰成其盤桓腔子之病知求仁之學脉者止一擴充四端而人欲自去所謂對境實地上消磨而不在於虛見上者也蓋有所忍有所爲非人欲乎有所不忍達之於所忍有所不爲達之於所爲則但見爲仁義而不見有人欲矣夫達不忍於所忍達不爲於所爲非致知格物乎仁也義也不意誠心正乎

閑思雜念無非牽於人欲達不忍於所忍達不爲於所爲則閑思雜念之根絶矣若其一種浮游之思則不篤志力行心思不專一精神不凝聚之故知求仁之學脉者擴充四端強恕反求孳孳焉以盡倫常日用而兢兢焉惟恐倫常日用之不盡則心思專一精神凝聚其於浮游之思慮不待去而自無不去何更作息思慮之工夫乎

澄心卽所以去欲息慮若吾人眞心則但有明睞而無渣滓不待於澄是以聖學但有擴充眞心工夫無澄心工夫知求仁之學脉者卽所見之端而隨在擴充之以完復此心之全量完復吾性之全體至於仁不可勝用義不可勝用則心性之全體復矣故曰無爲其所不爲無欲其所不欲如此而已矣

習心爲梗眞心偶晦而不見謂之放習心爲主眞心或時影見而無實用放乃愈甚求放心者須在對境實地上有擴充之力而非可於靜坐收拾其可靜坐收拾者靈明知覺之心也故前賢曰人能知其心不在則其心已在不待於求又曰卽求者是心知求則心在矣孟子說求放心求字早是遲了蓋此等語句皆以靈明知覺爲心非仁義之良心故也孟子所謂心乃仁義之良心若知求放心爲卽求仁義之良心則求字不爲遲緩孟子云人之有是四端而自爲謂不能者自賊者也知卽不待求乎或相倍蓰而無算者不能盡其才者也求放心可不實用其力乎知求仁之學脉者以所不忍以所忍以所不爲達之於所爲而求放心之道盡矣蓋有所忍有所爲放心也達不忍於所忍達不爲於所爲求放心也充類至義之盡至於不以言餂不以不言餂而仁不可勝用義不可勝用則眞心全體見前而不放然非眞知學脉則不能故曰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

有操持則分內外分體用而逐事逐物看道亦外也事物雖在外

而事物之道具於心逐事逐物看道又卽外以知內也欲卽外以知內必先內有主而後可故將敬字收斂身心然後逐事逐物看道不知道非看可明敬與明道不可分先後工夫知求仁之學脉者當其博學審問愼思明辨以擇善時已見道之大端從此篤志力行孳孳焉以盡倫常日用兢兢焉惟恐倫常日用之不盡則人情物理漸次明審聖賢經書漸次融貫深造而自得則知性知天道無不明矣明道在於篤行篤行卽是敬敬與明道不分先後工夫明道不在逐事逐物上看無內外故無先後所謂簡易之學如此

操持於內固立體工夫然安能靜坐涵養一無事乎故曰敬是涵養一事必有事焉須用集義只知用敬不知集義卻是都無事也又曰且如欲爲孝不成單守一個敬字是敬與集義分兩事也又曰敬義只是一事如兩脚立定是敬纔行是義合目是敬開眼見

为是義靜則察敬與不敬動則察義與不義是雖日一事而實兩
事也知求仁之學脉者只一集義而已全體是敬無分於動靜無
分於有事無事所謂集義者無他擴充四端而已矣有所不忍達
之於所忍有所不爲達之於所爲集義也充無欲害人之心而仁
不可勝用充無穿踰之心而義不可勝用充無受爾汝之實無所
往而不爲義集義也未可以言則不以言餂可以言則不以不言
餂充類至義之盡也夫達不忍於所忍達不爲於所爲充無欲害
人之心充無穿踰之心充無受爾汝之實孳孳焉必盡其心非敬
乎孳孳焉盡其心必凜凜然惟恐此心之不盡又非敬乎故敬者
集義之心敬爲集義之心則全體是敬故曰居敬曰修己以敬曰
敬作所豈有間於動靜而有有事無事之分乎
提醒照管操持涵養使此心常惺惺而不昧者敬也非聖人之所
謂敬蓋渾然一體之真心非可操持其可操持者意也識也意識

本與物對待而見爲內心故可操持意識與物對待而見爲內心
亦能操持故操持者亦意也識也操持此心是以意識治意識也
心非渾然一體之真心敬亦非聖人之所謂敬知求仁之學脉者
擴充四端強恕反求孜孜焉以盡吾分日見吾分之未盡而凜凜
然不敢忽易夫孜孜焉以盡吾分全體是敬日見吾分之未盡而
凜凜然不敢忽易亦全體是敬敬卽是心而非敬以治心心卽是
敬而非主敬持敬然不過孜孜焉以盡吾分耳日見吾分之未盡
而凜凜然不敢忽易耳初不自知其爲敬也不自知其爲敬乃所
爲敬卽是心心卽是敬也後世之學操持此心謂之敬操持此心
則心非卽敬必主敬持敬主敬持敬則敬吾知其敬夫敬以治心
而知其爲敬分明心與敬二或曰吾人主敬尚恐不敬不主敬安
能敬乎曰此未知敬夫吾人真心渾然天地萬物一體者也苟有
所不忍有所忍有所不爲有所爲則吾性不渾然一體矣苟不能

遠不忍於所忍達不爲於所爲則吾心之全量不復吾性之全體
有虧矣焉得而不孳孳焉得而不凜凜是不期敬而敬也不期敬
而敬則無不敬又安用主或曰敬在於事則逐於外遇事而敬則
有間斷曰敬事正所以盡吾渾然一體之真心以敬在於事爲逐
外是以吾心爲有外也敬在於事正集義也以敬在於事爲逐外
是以義爲外也敬在於事則日見吾分之未盡日見吾渾然一體
之心未復有事固兢兢無事亦惕惕自有所不容已安有間斷或
曰夫子何以云操則存曰必有事焉之謂操適所言孜孜焉以盡
吾分日見吾分之未盡而凜凜然不敢忽易如是必有事非操乎
如是爲操心豈不存乎若不孜孜凜凜而一無所事則真心陷溺
豈不亡乎孟子曰獨孤臣孽子其操心也危不得乎親不可以爲
人不順乎親不可以爲子孜孜焉盡人子人臣之分以庶幾乎不
得罪於君親凜凜然日見人子人臣之分不克盡惟恐獲戾於君

親此之謂操心此之謂危若謂操持此心乃爲學立體之工夫何
獨孤臣孽子且又何以言危耶或曰主敬之初安得不用意其後
則忘敬而後無不敬故有放下了持敬再求進步心無一事時是
敬之說曰敬是用意則操持之爲意識斷可見矣而可操持者亦
意識也敬有時而可忘可放下則其初主敬持敬心與敬二亦斷
可見矣而忘與放下亦未爲是也蓋吾人不敢須臾離道之心死
而後已故曾子於啟手啟足之際而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
薄冰而今而後吾知免夫不忍須臾離道之心卽所謂必有事也
必有事之爲敬非心無一事之爲敬心無一事不過虛明湛然如
佛氏之所謂惺惺寂寂而已豈聖人之心法乎聖人凜凜兢兢惟
日不足之心乃渾然天地萬物一體之心所自不容已且凜凜兢
兢惟日不足之心卽渾然天地萬物一體之心所自不容已故曰
敬卽是仁知敬卽是仁則知敬矣且知敬卽是仁則知仁矣

分內外分體用則分動靜敬爲靜中涵養義爲有事靜則察敬與不敬動則察義與不義分動靜也亦謂靜以涵動之本動以見靜之所存動靜既然內外亦有然者制乎外所以養其中內外本末交相培養是也然顏子之勿視聽言動當下斬然不由遏制孟子告公都子尚云先立乎其大者則其小者不能奪也豈顏子而制視聽言動乎孟子之學在於集義擴充四端至於仁義不可勝用則浩然之氣塞乎天地矣善養謂行無不慊於心未嘗餒也云爾孟子止有集義之功並無養氣之功亦顯然可見也知求仁之學脈者只一根直達眞心則病無不除不必更有隨症對治補罅修漏工夫即非禮而視聽言動非澆薄之心即穿踰之心也但能擴充四端則克己復禮當下而具故孟子一書工夫止有擴充四端求放心者此也集義者此也豈有他道哉故曰無爲其所不爲無欲其所不欲如此而已矣此擴充四端直截無餘之辭也而奚有於內外夾持本末交養之枝節乎

舍見在眞心而認靈明知覺爲心則見靈明炯然精光透露而指心爲靈氣曰知覺者氣之靈曰靈氣是心不是性曰心屬火乃光明發動之物曰心者氣之精爽蓋不知智而誤智爲識能識能知似乎氣之靈故又誤識爲氣而指爲心即後世有誤智爲佛氏之空慧曰良知當體本空曰無知而知知而無知辨智之非識詳哉其言之而乃曰天地之靈氣結而爲心并曰見得透時性即是氣氣即是性亦由誤佛氏之空慧而未透故雖知智之非識而仍混觀其言曰心之本體只是一靈明曰靈明照徹混於識故見靈知流行生機活潑曰良知之流行即所謂氣而指靈氣爲心氣即是性知求仁之學脈者灼知吾性渾然天地萬物一體而渾然一體之直達者即吾之心惻隱之心羞惡之心恭敬之心是非之心渾然一體也心即性也性非物物則物於物非物則不物於物而自然直達心者吾性之直達者也惟不知性則不知心故見心之直達以爲其靈明活潑如此而指爲氣夫心能帥氣氣不能帥心況直指心爲氣乎心非智之一端所能名況識與靈慧并非智乎

舍見在眞心而求心則認靈明知覺爲心而靈明知覺不可認爲性也故又必舍靈明知覺之心而求性於是推測於造化觀察於陰陽原夫未有天地之始必先有理理必生氣氣分陰陽而天地立陰陽分五行而萬物具理生氣理即載於氣氣分陰陽理即載於陰陽陰陽分五行理即載於五行理寓於木之氣則爲木之神而囿於木理寓於金之氣則爲金之神而囿於金理囿於木則與金水火土不相通理囿於金則與木水火土不相通故木作金不得金作木不得火水土皆然即如火外明而內暗水外暗而內明俱實理各爲所囿而不相通又就果木觀之甜者苦者青者白者

紅者紫者圓者缺者一花一葉文縷相等對者皆萬古常然而不相易俱眞實道理自然而然雖物物統體一理而物物各一理雖物物各一理而物物統體祇是一理纔明彼即曉此故物物而窮之一旦有以知吾性焉在造化爲木金火水土者在人性則即爲仁義禮智信故木神曰仁則愛之理也而其發爲惻隱金神曰義則宜之理也而其發爲羞惡火神曰禮則敬之理也而其發爲恭遜水神曰智則別之理也而其發爲是非土神曰信則實有之理也而其發爲忠信木金水火土不相通則仁義禮智信不相通故仁作義不得義作仁不得木之氣盛則金之氣衰仁常多而義常少金之氣盛則木之氣衰義常多而仁常少仁多便遮了義義多便遮了仁盡人道之本分則必窮慈孝之根源就日前之惻隱羞惡恭敬是非忠信之發而推其理爲仁義禮智信之性而仁義禮智信之性爲賦於造化流行之木金水火土之神事事而窮之一

且有以知吾性焉性卽理也心所以含藏敷施乎性者也氣也知覺者氣之靈靈處是心不是性故心者氣之精爽也含乎在氣心而求心性其說大概如此知求仁之學脉者當其博學審問愼思明辨以擇善時心性已了了分曉自此篤志力行如不知有心性者然如從未嘗聞心性之說者然日見此心之未盡日見不足以副吾性行已當而但見未當分已盡而日求其盡其於行上已有多少馳兢不自安處有日入細日見微深入眞境但可自知處又何暇於逐事逐物積漸理會審知學脉而篤行之如此可謂深造之以其道矣一旦自得自契合於孔孟確確然性善確確然仁人心也性且不得以理言安得合於氣心本非靈明知覺又安得指爲氣理氣之說始於老莊老莊謂未有天地之先漠然虛無虛無生氣卽宰乎氣氣之運行而錯綜不失其條緒乃虛無之運行而錯綜不失其條緒故指而名之曰道所謂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獨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爲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是也後世指而名之曰理所謂虛卽是理理生氣是也指性爲理乃老莊之所謂道所謂虛無安得是吾聖人所言之性乎卽謂性爲神謂合虛與氣有性之名謂理氣合而成性亦原於老莊莊子謂泰初無有無名一之所起有一而未形物得以生之謂德未形者有分且然無閒謂之命留動而生物物成生理謂之形形體保神各有儀則謂之性不言神乎不言合虛與氣乎若曰天命謂性是專言理使兼言氣便於率性之道說不去夫合木金火水無仁義禮智專指性爲理便於仁義禮智說不去矣又奚得哉然專指性卽理亦原於老莊老莊之道本以虛無宰乎氣而名然其書多言道不言氣又寄分言之曰壹其性養其氣是也夫人禀陰陽五行之氣以有形體有人之形體而性具焉性豈不載於形氣然氣自氣性自性本不容混苟其灼然知性自識氣不言蓋氣

本非性不足言也孟子道性善是也或者謂論性不論氣不備故孟子之言無以服告子豈知孟子惟灼然知性故置氣不言乎仁義禮智性也不雜乎氣禀者也非受於五行而後有也世所謂温和嚴肅發舒收歛氣質也五行之神所爲也似乎仁義禮智而非仁義禮智也人惟禀陰陽五行以生故自有陰陽五行之氣質剛柔與惡固純是氣善亦有純是氣卽中亦有純是氣温和嚴肅發舒收歛氣質之善者也中行氣質之中者也卽氣之善氣之中指爲仁義禮智則慣氣爲性矣故專指性爲理固非理氣合而成性亦非擬諸其形容而以温和嚴肅發舒收歛之氣象言仁義禮智恰是專以氣言性益非性安可窺測而知乎或曰五性感動而善惡分惡亦不可不謂之性况善而不謂之性乎曰性有五則是氣也非性也仁義禮智祇一性之發見而異其名因惻隱之發而名之爲仁因羞惡之發而名之謂義因恭敬之發而名之爲禮因是非之發而名之爲智性安得有五惟謂性有五故謂仁義禮智不相通孝弟也者爲仁之本只一孝已貫五倫只一仁已攝義禮智克己復禮爲仁禮卽是仁仁者如射反求諸己義卽是仁良知愛親敬長知卽是仁仁人心也義人路也由仁而行卽是義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禮所生也由仁義而出卽有禮然曰等殺則已明有智在仁義禮智說相通且不可况謂之不相通乎又惟謂性有五故謂仁義禮智有多少仁義禮智非禀於木金火水之神安得隨木金水火而有多少故聖人爲教未嘗謂有仁多義少之人使之求義而不求仁禮多智少之人使之求智而不求禮又惟謂性有五故謂感動而善惡分孟子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矣乃所謂善也惟性之動故無不善可以明性之善若動而有不善乃氣之動非性之動蓋氣有善惡故感動而分善惡也如温和者木氣之善嚴肅者金氣之善則感動而見其温和嚴肅之善畢儒者木氣

之惡暴厲者金氣之惡則感動而見其卑懦暴厲之惡真性不爲主而氣質每用事惡固氣之惡善亦氣之善不可以其善而輙指爲性之善又安可以其惡而直謂惡亦不可不謂之性也哉或曰善亦是氣然則何者乃性之發見耶曰真性無時不發見但不知性而論性者明明惻隱之心而謂根於木明明羞惡之心而謂根於金抑明明溫和之氣根於木而以謂藹然之仁明明嚴肅之氣根於金而以爲秩然之義悞氣爲性則必悞性爲氣真性之發見反難識認而性氣之動反不可別白矣

指理氣合而成性者謂理隨於木之氣則爲木之神而人稟受之曰仁理隨於金之氣則爲金之神而人稟受之曰義理爲之主故可專指之曰性即理後人謂造化之中惟有一氣絕無理以爲之體於是剗理尊氣而爲之說曰氣之運行錯綜自有秩然之條理是乃謂之理於氣可見理非有理以體乎氣而理氣之說一變矣

分理氣者曰性即理也心者氣之精爽也而心性分剗理尊氣者曰理者氣之理非理氣爲二物性者心之性非心性爲二物理本無理一氣之條理性本無性一心之咸宜心固是氣性亦是氣理氣之說變而心性之說亦變矣知求仁之學脈者灼知天命之性灼知性與天道有分天命之謂性不可輙指天道爲性子貢曰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非性與天道有分乎非性與天道固難言而不易聞乎理氣合而成性本於老莊之說言天道也造化惟有一氣近賢之說也亦言天道也遂指之曰性是天道即性非性與天道矣心者吾性之直達者也即性也知天道不可以言性而心之非氣又奚庸辨哉

論心性而或言理氣或專主一氣則情與才益無不是氣矣故曰情兼氣質情有不善曰才出於氣才有不善或曰情著於欲變而莫可詰才負氣而出充周而不窮則益離四端而言竟同佛氏矣

夫孟子以性善難言故即情以明性善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矣乃所謂善也則情無不善可知又曰若夫爲不善非才之罪也則才無不善可知知求仁之學脈者知心知性故知情知才情者性之可見者也惻隱之心仁也羞惡之心義也恭敬之心禮也是非之心智也豈非性之可見者謂之情乎豈得謂兼氣質而有不善著於欲而變不可詰乎才者吾性之所自具四端直達而不滅即才也不學而能謂之良能不慮而知謂之良知良知良能無與於氣豈有昏明強弱之不同而謂有不善乎豈負欲而出充周而不窮者乎

舍見在真心而求心性又有知意之非心識之非知而悞於佛氏之真空妙有者蓋既知意識之非心性又不知見在之真心恰恰性善而徒見當下之直達流行者本不自識知遂以爲原來本空原來大虛故曰紛紛枝節外頭尋到底根株只此心莫笑無絃陶

靖節個中三嘆有餘音又曰良知之虛知天之太虛良知之無知太虛之無形知求仁之學脈者見在真心不自識知必不以不自識知而謂之當體真空無有本體蓋怵惕於將入井之孺子恬然於食草飲水之牛當下亦不自知其安何以不安也當不可安則自不安也何以安也當可安則自安也當不可安則自不安當可安則自安非性善而何哉不學而能謂之良能不慮而知謂之良知安其所可安不安其所不可安各得其本心謂之仁人心可得謂之虛無謂之真空乎

舍見在真心而指點當體本空之靈知亦見在日用則必有悞於情識之弊蓋吾人真心與後起之情識常相間而出知求仁之學脈者知見在真心即是仁即是性善自知與情識懸絕而工夫必擴充四端情識自不得而用事若當體本空之靈知原非吾性之本然佛氏雪山六載既絕情識亦棄真心一旦親證真空自謂奇

特不知卽是見在爽然恬然不自識知之眞心昧其爲此心之妄處恰是性善而悞以爲性空耳後之學者旣不知眞心之安與不安本是性善有擴充工夫又未嘗如古之高禪斷命根去情識苦參實悟而遽承認當體本空之靈知見在日用非情識而何哉情識之習慣有如自然情識之炯然有如知慧未嘗實悟則必死認爲當體本空之靈知於是以恣肆爲本色以流浪爲見成而蠱人心壞風俗矣

有見在情識之弊則又有懲之而收攝斂聚歸於虛靜淵寂乃得情識不汨而靈知之流行常感常寂亦無感無寂者如求仁之學脉者只自勉於立志不俟收攝斂聚而志常篤切卽心常凝謐且眞心直達流行不識不知是謂眞寂本體卽然無俟於歸若用收攝斂聚之功而歸於虛靜淵寂則老氏之致虛極守靜篤也蓋老氏之虛極靜篤非沉空守寂也虛室生白宇泰定者發乎天光固

未嘗不虛明活潑也虛靜淵寂而後靈知之流行常感常寂亦無感無寂其老氏之學乎嗚呼透悟四無則徹底佛氏之眞空妙有故無所忘而忘不待存而存未有悟入則必謂靜而後不撓虛而後發光故息心歸靜攝知歸止不自知其入於老氏徹底佛氏之眞空則寂滅見前故指黙寂滅亦見前一經未悟者承認遂爲情識靜爲之主而常感常寂無感無寂者不失爲老氏之眞人眞知一有虛靜可安頓而收攝斂聚亦便爲識神益眞空無可收攝斂聚可收攝斂聚者識神也學術之間不容疑者如此

含見在眞心而求心又有專於靜坐而靜中養出端倪者夫靜中養出則虛能生有矣故云心之萬感萬應可睹可聞者皆實也其爲應感所從出不可以視聞及則虛而已又云萬感萬應資之不窮天地萬物罔不流行發育於其中而不爲天地萬物所覊豈非有生於無老氏之學乎且謂心之萬感萬應者有所從出之虛則又非指氣爲心乎故有云載籍之中聖人無所不言惟此心通塞往來之機生生化化之妙聖人無一言及之夫通塞往來生生化化者氣也不虛則生生化化之機或窒故工夫在致虛致虛者密密保護勿使虛靜之有撓則生生化化之氣無刻不流行活潑於腔子之中而常爲萬感萬應之本也知求仁之學脉者知性善眞實故見爲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四端眞實豈得謂本虛形乃實乎心性本非二豈得謂四端之見有所從出乎眞心見在日用不識不知恰恰渾然一體之仁焉得有所謂生生化化乎篤志力行則眞性見前時時渾然一體焉得有所謂生生化化者流行活潑於腔子中乎行無不慊於心則氣自浩然故曰知皆擴而充之若火之始然泉之始達又豈生生化化之氣機流行活潑於腔子者可比擬乎

不知見在眞心則不知渾然天地萬物一體故雖言一體而實非

渾然一體如云人物均受天地之氣而生所以一體云人物同稟天地之理故與天地萬物一體云穹壤之間與吾並生莫非同體體同則性同性同則情同云人於天地間須是窮到至纖至悉十分透徹則與萬物爲一所無窒礙云心之德愛之理若於此處認得仁字卽不妨與天地萬物同體此皆以理推之當爲一體者也云將身放在萬物中一例看大小大快活云公則視天地萬物皆爲一體而無所不愛此於虛明無我之際看得一體者也云晏坐返觀忽見我與天地萬物萬事萬理澄然一片云當極靜時恍然覺吾此心中虛無物旁通無窮有如長空雲氣流行無有止極有如大海魚龍變化無有間隔無內外可指無動靜可分上下四方往來古今渾成一片此於寂靜虛通之際見得一體者也云渾身透亮宇宙通明視盈天地間恰是個水晶宮此於靈明炯然之頃會得一體者也老氏之天地與我並生萬物與我爲一亦是推之

於虛氣而參萬歲而一成純則虛極靜篤之眞境也佛氏之十方無壁落四面沒遮攔無邊剎境自他不隔於毫端十世古今始終不離於當念則眞空無依之智所謂絕滅見前者也皆非吾渾然一體之仁也知求仁之學脈者見在眞心恰恰渾然天地萬物一體蕃眞心無對待無對待則渾然一體眞心見在日用不自識知不自識知則渾然一體如孩提之愛親敬長渾然親長一體者也渾然親長一體恰渾然天地萬物一體今人之乍見惻隱渾然孺子一體者也渾然孺子一體恰渾然天地萬物一體夫愛親敬長此心之安者也乍見惻隱此心之不安者也安固渾然一體不安亦渾然一體此豈非性善乎豈非所謂仁人心乎若佛老之一體亦無對待亦不自識知而一爲虛無一爲寂滅靈明炯然之項會得一體者識神之幻景寂靜虛通之際見得一體者虛寂之境界虛明無我之際看得一體者卜度之影子以理推之當爲一體者

想像之虛見而已其於吾性渾然天地萬物一體之仁誠不啻千里之謬矣

知求仁之學脈者始知堯舜之道實實孝弟而已矣夫子之道實實忠恕而已矣始知強恕反求恰恰心性工夫愛親敬長恰恰渾然心性故指點只有四端無別語可指示工夫只有擴充四端無別路工夫須補湊知求仁之學脈者渾身是心渾身是性絕無深微玄妙之見若未嘗深造自得則有心性之見故樂於深微玄妙而不樂於平常眞實與之言無知而知知而無知則以爲精與之言愛親敬長乍見惻隱則以爲粗與之言靜養言凝情則以爲知性工夫與之言強恕反求入孝出弟則以爲人事粗迹趨向於聖學而所疑者聖學不肯爲異端而所信者異端終其身而莫之知可哀也已

知求仁之學脈者心性上絕無錯雜之見渾然性善渾然情善才無有不足知能無有不良若未嘗深造自得則不灼知性善或以爲情有不善才有不善而有此錯雜之見

知求仁之學脈者於斯人絕無等次之見人人性善人人情善人人才足篤志力行則人人天縱若未嘗深造自得則不灼知性善凡人則不尤其不立志而尤其氣質聖人則不羨其能立志而羨其氣質何者近道何者不近道何者可爲聖人何者雖爲而有不至而高視聖人遠視大道畏難苟安之病興矣

知求仁之學脈者身不容不修家不容不齊國不容不治天下不容不平學不容不講道不容不明人心不容不正異端不容不闢若未嘗深造自得而見與聖人岐則有安身立命處可樂而齊治平爲腦後餘光藻已好修爲分內而憂世憂民非本分所急即有與同憂患之念而不知一體渾然者之關切雖奏治平之功猷而總非眞性之直達流行矣

知求仁之學脈者渾是平常渾是平實而異端之玄微高妙者毫不能及其萬一盡力於人倫綿密於日用而異端之超脫灑落者毫不能測其影響若未嘗深造自得則必以爲玄微高妙超脫灑落者勝又必以爲聖人本玄微高妙超脫灑落而以人倫日用平常平實者教人道眼不明淄澠莫辨終其身爲異端之歸矣

知求仁之學脈者言惻隱羞惡辭讓是非即是指明心性言愛親敬長乍見怵惕惻隱即是直示心性言不忍觳觫即不忍觳觫已全心性言徐行後長即徐行後長已全心性若未嘗深造自得則必有粗淺有深微粗者淺者非性深者微者乃性疑小疑大疑偏疑全是盲子論色聾子論聲也相去遠矣

孟子曰天下之言性也則故而已矣故者以利爲本惻隱羞惡辭讓是非故也乍見孺子將入於井而勃然怵惕惻隱狐狸食之蠅蚋姑嘬之而担然其顙有泚見將以釁鐘之牛而惻然不忍其觳

[illegible]言性者莫如孟子也
[illegible]諸友曰諸友能盡力於孝弟能強恕反求深造渾然天地
萬物一體之實而反身而誠始信孟子道性善是實實性善始信
仁人心也更無他語可代始信孩提愛敬之良是仁是義始信居
常倫理日用渾然眞性始信位育參贊是吾性分本然聖人孜孜
憂世憂民不是作而致其情始信聖人經書是徹底道心性孔門
以求仁爲宗孟子一生言仁義舍此更無可爲宗更無可爲言始
信孩提赤子本是大人學問之道止是復其固有非有所增加始
信聖人非天生神異聖學非高遠難事始信火然泉達實有沛然
莫禦之候始信渾然天地萬物一體乃見在日用之眞心諸友能
篤志力行始有自信之日信得自己始信得聖人始信今日平格
所言皆身親實歷之語不爲欺却友朋也
生問云適到一所見督者負竹履將以驚諸人不覺爲之惻然忽

過田者不護致其泥潦沾衣田者大不安某又不覺爲之惻然某
恐安得有許多心使敢問曰此眞性之發見乃心使非使心使心
則顧於此失於彼恐有所不及既瞻前又顧後恐有所不能心性
非有限量之物本自渾然天地萬物一體本自能周徧又非吾可
使之不周徧又非周徧則勞耗有所不繼堯舜之治天下洪水泛
濫禽獸逼人則憂之既人得平土而居矣又憂民不得養至五穀
熟而民人育似可無憂矣又憂逸居而無教則近於禽獸憂洪水
憂禽獸憂養憂教無一夫不在堯舜心量中堯舜心量無一刻不
周至於率土孔子周流列國幾徧七十二君欲變魯欲變齊欲導
接輿欲引沮溺滿腔熱血隨地噴滿總不自知若於督者惻然於
田者不惻然是於督者一體於田者不一體吾性不渾然天地萬
物一體矣或接田者與督者之時遠則前發見後蔽塞亦誠有之
正在發見之頃天地民物不隔絲毫適遇田者正在吾心量中顯

在惻然心隱不自知覺乃率性之自然子疑安得有許多心使是
爲心性憂其不給疑其不備且此念一轉便自私自利之心學問
不明便足爲害不可不知又曰田者致子泥潦沾衣子不怒而田
者不安子爲感彼爲應田者不安而子爲之惻然彼爲感子爲應
倏然之頃皆見眞心豈不可見人人性善乎上老老而民興孝上
長長而民興弟上恤孤而民不倍一家仁一國興仁一家讓一國
興讓豈非必然者乎即此可知移風易俗之機子身所能爲明明
德於天下之欲予所不容誘行有不得予不容以不反求諸已又
曰予初不趨向正學即遇督者田者未必惻然今予向學之心懇
切私意即開眞性即顯生云然某向課諸生口授讀而心不對口
講貫而心不盡不過以循世法耳今自有肫肫懇懇者貫注諸生
間已亦不自知曰人或謂此他人之子弟不知我渾然一體或謂
他人子弟何必如此盡心不知即是我盡已之性即是我力行復

性[illegible]人者於此隔膜即此喪失我渾然一體之性於此不盡心盡
職則心浮意傾尚說甚工夫篤志力行之士雖一針一草之事到
前無不盡心料理無分於大事小事無分於人事已事凡我之所
當爲者俱我之事俱我所當自盡
人皆有所不忍明德也達之於其所忍明明德也明明德而親民
在其中矣故曰吾道一以貫之
大學指道之所在曰明明德親民指工夫之實地曰致知在格物
知即明德也即有所不忍也致知即明明德也即達之於其所忍
也達之於其所忍非在格物而何
至誠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盡物之性其實至誠盡其性即在
人物上盡人性物性亦即在至誠盡性中盡非能盡其性而後能
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而後能盡物之性也舜盡事親之道盡性
也非離瞽瞍而盡至誠盡其性即在人物上盡可見瞽瞍底豫則

聾瞍之性亦盡矣而卽在於舜之盡事親之道人性物性卽在至誠盡性中盡可見況瞽瞍底豫而天下之爲父子者定總是舜盡事親之道中不尤可見人性物性祇在至誠盡性中盡乎故曰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盡人性盡物性卽贊化育之實事非此外更有贊化育也可與天地參卽參於此矣故曰吾性渾然天地萬物一體曰吾道一以貫之

一友舉乍見惻隱其類有泚兩語云先生只有這點平格曰然不特平格只有這點堯舜禹湯文武周孔顏有曾思孟俱只有這點貫人貫物充天塞地

一友謂孟子論堯舜禹湯武未見要領平格曰知孟子之要領則知堯舜禹湯武之要領矣衆謂孟子論堯舜禹湯武處甚多不知在何章可見平格曰卽許行章便可見洪水橫流氾濫於天下獨堯以爲憂堯獨憂故不能不舉舜舜又憂故不能不舉禹皐陶禹

掘地而注之海人得平土而居之矣又憂粒食未與生民之患未已使后稷教民稼穡旣飽食煖衣矣又憂逸居而無教則近於禽獸使契爲司徒教以人倫如是可以無憂矣然洪水旣平稼穡已教人倫已明堯憂未釋也丹朱不能憂故不得不以天下與能憂之舜舜恭已正南面而憂仍未釋也商均不能憂故不得不以天下與能憂之禹啟能憂故不傳益而傳啟當日舜避堯之子於南河之南禹避舜之子於陽城其視天子之貴四海之富與已毫不相涉惟是生民之憂乃自已私事人但知堯舜禹授受以天下不知其授受以憂也自後湯憂生民之塗炭於夏桀故不得不放桀武憂生民之塗炭於商紂故不得不誅紂湯武征誅之心卽堯舜禹揖讓之心後人但從天下起見謂征誅遜於揖讓惟孔子孟子知之故論堯舜禹湯武無抑揚之辭此其所論之要領也卽吾儒學問之要領也吾性渾然天地萬物一體家不容不齊國不容不治天下不容不平堯舜禹湯武在上則有可見之事孔孟在下則但有可見之心孔子憂生民之塗炭於春秋不得不周流列國孟子憂生民之塗炭於戰國不得不歷說齊梁其憂一堯舜禹湯武之憂其任一堯舜禹湯武之任也後世求仁之學不明憂之者絕無其人而生民遂無所托命嗚呼尚忍言耶今吾儕同會君子苟有志於復性之學自當尋孔孟之道緒趨求仁之脉路一旦求仁而得仁則堯舜禹湯武之憂於吾身親任之而斯民庶有所托命乎

平格謂孔孟甚苦亦甚愚道之不行已知之矣此子路之言知其不可而爲之者與出自晨門之口孔子何嘗知道之不行何嘗知其不可爲眼如望羊心如王四國栖栖皇皇直至臨歿尚曰夫明王不興而天下其孰能宗予予殆將死也豈非甚愚豈非甚苦孟子初見齊宣知非大有爲之君退而有去志又見足用爲善去之日三宿出晝猶以爲速曰王如用予則豈徒齊民安天下之民舉

安王庶幾改之予日望之豈非甚愚豈非甚苦朋輩中若能身明孔孟之學亦將如孔孟之苦亦不能不如孔孟之愚只如平格豈足望孔孟但一腔苦心愚腸願與孔孟符合故時時浩嘆時時含淚亦不自知其然而然

人知孔曾思孟授受以道而不知堯舜禹授受以道人知堯舜禹授受以天下而不知孔曾思孟授受以天下蓋君師之職雖分總是盡渾然天地萬物一體之性總是循位天地育萬物之任也以道授受是以天下授受以天下授受卽是以道授受人見堯舜禹之治天下也信其以天下授受見孔曾思孟之教天下也信其以道授受雖然非篤信吾性渾然天地萬物一體身荷斯道之任者其又安能不以愚言爲妄哉又曰信得此及便知吾儒之道之大便知孔孟之學非後儒可望便知立志爲學非僅端人正士不過心無妄念身無過行之小成便知欲明明德於天下是吾儒根本

便知格通人我是切實工夫便知吾道一以貫之非僅如後賢之說

大學乃曾子之書誠求仁全書也在論語之可見者莫顯於一貫章顏子未嘗著書載在論語者又未的見其聞道之實特以深贊嘆於夫子其聞一貫無疑也有子之可見者莫顯於言孝弟編論語者即以繼孔子言學之後有子之見重於孔門如此亦知孔門學脈諸弟子無昧昧者

孔子既沒諸弟子欲尊事有子正可見古人於師友間虛心處眞實爲己處有子亦足爲諸弟子之師但以所事孔子事之終有未安當時執不可者惟曾子然使諸弟子欲以所事孔子事曾子有子豈遽可之哉觀論語第十九篇則知子夏子張子游皆孔門高第弟子也其尊有子實爲具眼當時不特曾子不以爲可即有子亦不自以爲可曾子非輕視有子蓋弟子據師位而臨其同門友揆之情理無一可者

有子言孝弟也者其爲仁之本與已傾底道出一貫其對哀公云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孰與足孰與不足謂同誰足同誰不足也深見君民一體之意故曰孔門聞一貫之道者惟顏子有子曾子後人昧一貫之旨悞會曾子不可之意遂謂有子但是言行氣象有似聖人而卑視之使孔門聞一貫之高弟陸沈於諸子之間而不得與顏曾並列可痛也後有興者升有子於配享之位庶不誣前哲之造詣而一貫之道脈明矣

潘子求仁錄輯要卷三

四明後學　毛文強孝章　鄭　性義門　全校刻

致知格物上

大學求仁全書也而造道之要在於格物顧格物之說多端學者所信從則竊至事物之理與正事之不正以歸於正兩說而已入主出奴迄無定論將大學之旨要究何在後學將何所依據以適道乎夫格物之物即物有本末之物易知也物有本末之本末即本亂末治之本末亦易知也本亂之本謂身也末治之末謂家國天下也則物有本末之本末必指身家國天下無容異釋矣物有本末之本末既指身家國天下則物是兼身家國天下亦無容異釋矣故格物之物謂身家國天下也格者通也經所云格於皇天是也格物謂格通身家國天下也夫人之大患在於有我有我則與人相對待分我分人初以爲理勢之當然無甚大害孰知意之不誠心之不正身之不修家之不齊國之不治天下之不平無不繇於此大學求仁全書也故自欲明明德於天下遞推之至於先致知而致知在格物蓋人之良知不容泯沒者也特未有以致之耳孟子不云乎無惻隱之心非人也無羞惡之心非人也無辭讓之心非人也無是非之心非人也惻隱羞惡辭讓是非良知也人之有是四端而自謂不能則不致知而自賊者也所謂致知在格物者人皆有所不忍達之於其所忍不忍良知也達之於其所忍致知在格物也人皆有所不爲達之於其所爲不爲良知也達之於其所爲致知在格物也夫不忍不爲豈分人我乎惻隱羞惡辭讓是非豈有人我之私乎惻隱之非人我明甚羞者羞已之不善亦顯然其非人我惡人似於有我然惡人之不善而非有我之私惡可謂之人我乎辭讓恭敬之非人我亦明甚是非似於有我然

是其所當是非其所當非而不以有我之見私爲是非安得謂之人我乎中庸謂和者天下之達道所謂和者喜怒哀樂之發而中節者也怒而中節則謂之和而是天下之達道則知惡與是非矣故惻隱羞惡辭讓是非者眞性之直達流行者也所謂渾然天地萬物一體者也大學致知格物之旨卽孟子擴充四端之說而已矣豈有他道哉致知格物則意不容自欺心不容有所身不容有辟家於此而齊國於此而治天下於此而平中庸云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孟子云人能充無欲害人之心而仁不可勝用也人能充無穿窬之心而義不可勝用也故大學爲求仁全書而造道之要必在於格物也

其後世格物之說多矣而究無與於大學之旨者非特悞在格物亦悞[illegible]知故悞在格物也夫知者吾性之良知也孟子所謂不慮而知者是也孩提之知愛親稍長之知敬兄豈待慮乎見觳觫之牛而怛然不忍見將入井之孺子而勃然怵惕豈待慮乎惻隱羞惡辭讓是非皆油然而來盎然而出不容思慮吾人雖昏昧之極蔽錮之深而此固未嘗不直達流行於倏忽感觸之際也故大學於知而直曰致知本不慮非有工夫可加致則其工夫矣明乎知則明乎致之之道致則必不落懸空必有所在何在乎在格物矣愛親敬長之知在達之天下致不忍觳觫之知在功及百姓至于見怵惕之知在足以保四海達之天下功及百姓保四海格物也知不致則如石火電光雖眞性未嘗不流露而易奪於人我利害之私意將由此而自欺心將由此而有所身將由此而有辟家以是而不齊國以是而不治天下以是而不平害有不可勝言者致知則意不容自欺而誠心不容有所而正身不容有辟而修宜其家人而家齊藏恕喻人而國治絜矩無辟而天下平一致知焉貫之矣大學原自欲明明德於天下直推其先於致知致知固入德

之肯綮也其曰在格物者指致知所在之實地非爲致知推明格物之當先也故欲明大學格物之旨者必先明乎知知卽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四端致知卽是擴充四端四端非懸空無事而擴充之也故孟子曰人皆有所不忍達之於其所忍人皆有所不爲達之於其所爲此致知在格物之旨也後世之學不明乎知之所以爲知或曰知卽是識或曰知體本空知卽是識是俗學也知體本空是佛學也昭昭靈靈之識不待學而後知雖引市井之夫而詰之未有不以昭昭靈靈爲知者故曰俗學大約以靈明知覺爲內心以靈明知覺之所照爲外境立我緣物而與物對待故內外體用之說起焉然昭昭靈靈之識其粗者也不明吾性之良知而惑於佛老之學又不能透則雖當體本空之知力辨其非識而仍不脫乎識也知可肖昧言哉夫吾性之良知當惻隱不知是惻隱當羞惡不知是羞惡當辭讓不知是辭讓當是非不知是是非夫當下不知是惻隱羞惡辭讓是非則渾然天地萬物一體也豈立我緣物而與物對待者乎當下不知是惻隱羞惡辭讓是非所謂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孟子所謂不慮之良知也豈靈明知覺之可言乎明乎知爲不慮之良知卽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四端則必明致知爲擴充四端明乎致知爲擴充四端則必明乎達不忍於所忍達不爲於所爲爲格物若以知爲識則必以致知爲推極知識以致知爲推極知識則舍窮至事物之理爲格物無由矣此以知爲識而悞認格物之失也佛氏之道空有不二而已於凡境遇事物之當前未嘗起識心曰眞空恰恰當機妙應曰妙有若未嘗起識心而不能妙應則斷見枯空非眞空也當機妙應而有識心則識神作用非妙有也未嘗起識心而恰恰當機妙應空卽不空有原非有故謂之空有不二後世之言良知者曰良知無知而無不知曰無知而知知而無知曰知是知非而未嘗有是非曰良知本

體原來無有本體曰目無體以萬物之色爲體耳無體以萬物之聲爲體心無體以萬物感應之是非爲體爲其學者有悟於此曰無心之心則藏密無意之意則應圓無知之知則體寂無物之物則用神豈非空有不二佛氏之學乎孟子嘗言不忍觳觫之牛矣倘見食草飲水之牛則必夷然若不見嘗言怵惕則隱於將入井之孺子矣倘見含飴鼓腹之孺子則必夷然若不見何以夷然若不見也當可安則安之也何以怵惕不忍也當不可安則不安之也何以當可安則安之也性善也何以當不可安則不安之也性善也當可安則安之當下不自知其安當不可安則不安當下亦不自知其不安未嘗起識心而當機恰中天則所謂不識不知順帝之則也所謂不慮而知也所謂渾然天地萬物一體也豈得以其不自知而謂之當體本空乎性空之非性善明矣智慧之非良知明矣而乃曰良知之虛如天之太虛良知之無如太虛之無形

曰老氏說虛聖人豈能於虛上加得一毫實佛氏說無聖人豈能於無上加得一毫有如是以惧良知曰圓機曰妙用曰無寂感無閒忙有[illegible]之間不可致詰曰無中之有有中之無有無相生以應乎[illegible]日良知是虛格物是實虛實相生天則乃見如是以惧格物又豈得謂大學致知格物之旨乎哉故曰後世格物之說多端而究無與於大學之旨若非特惧在格物也惧在知故惧在格物也

一生謂人心莫不有知而於天下之物理苟有所未窮則知必有所不能盡故必窮至事物之理方爲致知若格通人我則專於行矣天下豈有不知而行者乎曰大學致知在格物明言知矣子乃謂之不知乎孟子言擴充四端未嘗謂四端尚不知有待於窮至事物之理而擴充也故曰人之所不慮而知者其良知也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也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也孩提稍長似乎不知而行矣孟子卽其愛親而指之曰仁卽其敬長而指之曰義豈俟窮至事物之理以推極知識乃可行耶夫良知不慮而知力行乃所以致若窮至事物之理則但可謂之開長其知識而不得謂之致言致則必行也曰因其所已知之理而益窮之以求至乎其極非致乎曰因其應物見前之良知知有所不忍有所不爲而達之於其所忍達之於其所爲則致也孟子不嘗云乎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言舉斯心加諸彼而已是良知貴在乎推致權然後知輕重度然後知長短物皆然心爲甚王請度之是推致良知又貴在乎能度推致良知推致卽是良知籌度以推致良知籌度卽是良知良知推致良知籌度權衡審酌分別輕重皆良知之曲折變化故孟子但曰王請度之而不及乎其他今不信良知自能直達曲致而窮理以明諸心使不藏於所往不直提示良知俾學者信吾性之良知本自具足本自見成充達吾愛

敬惻隱之良以力盡人倫日用而先教之逐事逐物理會馳於聞見長其知識恐大學教人之道不如是也曰窮理非不及於行卷知行並進固爲學之大要豈因逝云大學雖以致知格物爲用力之始然非謂初不涵養踐履而直從事於此也又非謂物未格知未至則意可以不誠心可以不正身可以不修家可以不齊也又云若必知至而後可行則夫事親從兄承上接下乃人生之所不能一日廢者豈可謂知未至而暫輟其行哉其言具在請細裁之曰前賢謂古者小學之教已有涵養踐履之功故大學以窮理爲始今小學已廢而涵養踐履缺然不行何以遽能致知格物乎因立主敬之法補小學之缺以爲窮理之地不知夫子之里已有居值並行之童子則小學之廢固已久矣朱子作大學何不於入德之始卽補主敬於格致之前若謂論語答問多有敬字然大學統領條貫之書又何缺也然則大學自以格物致知爲入德不因於

小學可知今之學大學者不必於格致之前補七敬又可知也生云非謂物未格知未至則意可以不誠心可以不正身可以不修家可以不齊則尤可商榷致知者致渾然天地萬物一體之知格物者格通人我致渾然天地萬物一體之知在格通人我則知到於格物矣知到於格物則心到於格物意到於格物矣子可謂知之所到非心之所到意之所到乎知到於格物則知致矣知到於格物而知致則心到於格物而心正意到於格物而意誠矣子又可謂知雖致而心尚有未正意尚有未誠乎致渾然一體之知在格通人我則反之於身而身修行之於家而家齊子又可謂格通人我而身必未之能修家必未之能齊乎葢大學自欲明明德於天下直推其本於格致不特謂最先入德之工夫在格致實謂步步得力之要領在格致也葢一格致而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無不該括也可謂知行並進而後有誠正修齊耶又可謂

有小學之教故大學以窮理爲始耶且知行並進則不特格致非其格致而誠正亦非其誠正格致爲窮至物理以推極知識誠正爲提省操持以澄定心神有絕遠於聖人者曰前賢謂理不明如何持守又謂若未識得涵養箇甚故以窮至物理爲先今曰不特格致非并誠正亦非竊所未明曰格致既非其格致則誠正自非其誠正何難明之有葢大學求仁全書也格致者擴充四端彼我無間求仁之要道也格致卽求仁格致不錯矣心意卽於格致而誠正誠正有何錯今知行並進如所謂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者分明自作兩脚說又云下須字在字便是皆要齊頭着力又如所謂致知力行且各項做將去若知有未至則就知上理會行有未至則就行上理會又如所謂不成未明理便都不持守了如此格致誠正焉得不錯乎生忽惝怳自疑又謂之曰大學云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何以不作

兩脚說何以不要齊頭着力何以不各項做將去生躍然喜忽問曰然則大學何以言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誠意誠而后心正耶曰非物格則知不至非知至則意不能誠非意誠則心安能正故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誠意誠而后心正論得力均在於格物之候論其所以然則有所繇來故有而后二字非物已格而知尚有未至必待如何用力而后知至知已至而意尚有未誠必待如何用力而后意誠意已誠而心尚有未正必待如何用力而后心正之有層次也生問大學何以又言修身爲本曰格致之始已是修身然未深造乎渾然天地萬物一體之實擧心加彼尚須充達惟致知格物而物格知至則已深造乎渾然天地萬物一體之實修吾身乃所以齊家治國平天下齊家治國平天下總所以修吾身微有所偏卽是本亂本亂而末治者否矣身微有所偏亦卽於所厚者薄所厚者薄而於所薄者厚未之有也故貴乎

窮理窮理者修身之實也於修齊治平之條理知之極其至行之極其至夫然後謂之窮理爲人君止於仁爲人臣止於敬爲人子止於孝爲人父止於慈與國人交止於信則窮理矣理窮而性盡大易之窮理盡性卽大學之明明德親民止至善故修身爲齊家治國平天下之本無時而可盡也豈若致知格物之功至物格知至則已盡者與

生問先生言格物爲格通人我則然矣然中庸何以先博學審問愼思明辨而後篤行之竊恐申生之孝尾生之信有所不免奈何且宰我子路身在聖門尚有短喪之問正名之迂何也抑窮至事物之理原有不可廢者耶曰此總爲不知大學一書故不知而行之疑不破夫中庸所謂博學審問愼思明辨者擇善也大學欲明明德於天下先治國欲治國先齊家欲齊家先修身欲修身先正心欲正心先誠意欲誠意先致知致知在格物非擇善而何故曰

知所先後則近道矣嗚呼此聖人爲後世學者預先擇善立爲定本以爲萬世學則者也今謂格物是篤行之事尚欲博學審問愼思明辨四者擇善之功豈聖人所以作大學之意乎夫申生之孝尾生之信爲未嘗有志於學而求仁復性也宰我子路雖在聖門而宰我以短喪爲問則未嘗求仁可知子路雖勇於行而果敢正窒故夫子曰誨汝知之乎曰知德者鮮矣曰汝聞六言六蔽矣乎是求仁之血脉子路尚有所未知也夫無志於學與雖學而不學學求仁則行之而有不合語之而有不當亦何怪之有哉又謂之日擴充四端強恕反求皆格致之事也故曰強恕而行求仁莫近焉大約知求仁則自能強恕所惡於上毋以使下所惡於下毋以事上所惡於前毋以先後所惡於後毋以從前所惡於右毋以交於左所惡於左毋以交於右物物度之於已事事審之於已則其理畢出所謂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矣何爲而有差失卽子所述

事親從兄承上接下人生之所不能一日廢不得謂知未至而暫輟其行者亦本於小學之教乎抑本於吾性之良乎夫仁之實事親是也義之實從兄是也孩提之無不知愛其親仁也稍長之無不知敬其兄義也豈非不慮之良知耶苟其於博學審問愼思明辨之功不用之於審明爲學之脈路而用之於窮至事物之理無事不要理會無書不要讀不讀這一件書便缺這一件道理不理會這一件事便缺這一事道理逐件講明逐事研究久久貫通而後治人治已始能盡道此正所謂學養子而后嫁者也知識增而不慮之良知不出頭事理審而仁恕之學脈不歸宗復性之途路有日趨而日遠矣而反疑其不可廢不亦悞耶又曰前賢窮理之說其意非不欲審明爲學脈路而審之非其道故終不得不得其脈路故畢生竭力汎濫而無所歸如云學而流於釋氏不致知也知之旣至孰得而移之云人爲學須要知箇是處千定萬定則心

方有所主云先明諸心方知聖之可學有下手處云明諸心知所往窮理之事也力行求至踐履之事也此是欲明爲學之脈路也如云凡看道理須要求箇根源來處如爲人父如何便止於慈爲人子如何便止於孝爲人君爲人臣如何便止於仁止於敬論孝須窮箇孝根源來處慈須窮箇慈根源來處凡道理俱從根源來處窮究方見得確定是審之非其道故終不得爲學之脈路也如云無物無理惟格物可以盡理云凡眼前無非是物物物皆有理如火之所以熱水之所以寒至於君臣父子間皆是理云聖賢所謂博學無所不學也自吾身所謂大經大本以至天下之事事物物甚而一字半字之義莫不在所當窮而未始有不消理會者雖日不能盡窮然亦只得隨吾聰明力量理會將去久久須有所至豈不勝全不理會者乎若截然不理會者雖物過乎前不識其名彼亦不管豈窮理之學哉是不得其脈路故畢生竭力汎濫而無

所歸也夫苟審明爲學之脈路則天下之道理已一握把定細心平志密密躬行事在吾前自能詳其條理處處得宜若不審明爲學之脈路而逐事逐物推明不可謂之知蓋爲學之脈路猶昧也縱使事理推明而力行不可謂之近乎仁蓋學無統宗工夫不在血脈上也生謂孝須窮孝之根源來處慈須窮慈之根源來處爲人父須眞知是決然止於慈而不可易爲人子須眞知是決然止於孝而不可易此乃爲學之急務亦可不盡心乎曰渾然天地萬物一體乃慈孝之根源審明爲學之脈路自能篤信吾性渾然一體渾知慈孝之根源而凡爲人父眞知是決然止於慈而不可易爲人子眞知是決然止於孝而不可易者皆其篤行弗措之分內事耳若不審明爲學之脈路則工夫無主腦事理無統會縱每事求根源仍是枝葉之見耳何益之有乎

生問窮理盡性方是物格知至之日爲始則窮理與格物別窮理

非初學之事乎且既非格物之旨亦有殊於大易窮理之旨乎且學必知性而後可以盡性未知性遽責以盡性不得也格致君子孳孳擴充四端强恕反求則習心日消眞心日凝一旦完滿自有一日而物格知至窮理者物格知至以後所以盡性之功也大易所謂精義入神以致用利用安身以崇德是其事也曰精義與窮理無別乎曰理者條理義者得宜精循屬知窮則知行俱到精義入神致用該於窮理二字利用安身崇德該於盡性二字又何殊之有曰窮者窮在物之理集者集處物之義前賢云窮理爲先又云亦非截然有先後蓋窮得理便可施之於事也窮理與集義固有辨矣曰此言於精義致用則可若集義則知行一時俱到非可與窮理論先後者也蓋精義屬知致用屬行可謂精義爲先致用爲後亦可謂非截然有先後窮理該精義致用知行俱極其至始可謂之窮豈可與集義論先後哉又曰凡有四端於我者知皆擴而

充之雖致知亦是盡性然但可謂之致知且達之於其所忍仁也達之於其所爲義也格物未嘗非窮理然但可謂之格物大學與大易之分直在毫末耳蓋雖有到家不到家之分而路只此一路雖只此一路而有到家不到家之分則毫末而天淵矣曰格致之不可言窮理特以未知性故耶曰擴充四端强恕反求豈敢留分毫餘地以自寬哉然未敢便謂於理已窮也卽知性之後於天下事事物物莫不判然洞其條理然亦未敢便謂無分毫之不盡也或言精義入神不敢以易心承之或言窮理不敢以淺心嘗之此古聖人兢兢不敢之心孳孳不足之心堯舜曰安汝止惟幾惟康曰勑天之命惟時惟幾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聖人知性之後所日亹亹者在此吾儕其敢易言乎

生謂大易窮理知行俱極其至故爲盡性之事後世窮理專屬知故爲推極知識迥然不同矣然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貫通則衆物之表裏精粗無不到而吾心之全體大用無不明亦不足以知性耶曰推極知識則知識得其推極而已未有種稗而得穀煮砂而求粥者也曰性者理之源理窮則達其原固嘗有之曰知性則洞見事物之理未有推尋事物之理而能以知吾性者也且後世所謂理非聖賢之所謂理事事物物各有天則如子嘗孝而事有溫凊定省道有幾諫養志事之理也聖人則由以盡之木之直者中矩圓者中規牛之力全在肩馬之力散在身物之理也聖人則順以循之後世之所謂理言夫未有天地之初必先有理有理始有氣理生氣而理卽在於氣之中氣分陰陽理卽在乎陰陽陰陽分五行理卽在乎五行萬物莫不生於五行故萬物莫不有理物物而窮之一旦有以知吾性焉故曰纔明彼卽曉此曰衆物之表裏精粗無不到而吾心之全體大用無不明此就物而窮之者也理寓於木之氣而人禀之則爲仁仁愛之理也而其發爲惻隱惻

隱發而理氣備焉惻隱者氣也其能惻隱者理也故曰孝須窮孝之根源來處慈須窮慈之根源來處此就事而窮之者也其言理如此夫豈聖賢之所謂理乎性爲隨氣而賦之理而仁義禮智皆理合氣而成氣有盛衰則仁義禮智有多少心爲氣屬火而知覺乃氣之靈聖賢之所謂心性恐未必若是也夫知性繇於力行力行在審知聖學脈路審知聖學脈路而力行久久自能知性故曰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審知聖學脈路而力行則能復性復性自能知性故曰復以自知此聖賢知性之成法也

曰吾性渾然一體之知時時見前苟不致則倏明倏滅力行所以致之也力行以致之則我之知充實充滿而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皆有其實地故爲爲學之先務若分致知與力行爲兩路則工夫不統一以致知爲推極知識之事則入乎反虛泛豈大學之道乎生以入手虛泛爲疑曰虛靈不昧非吾性之良知則

爲虛體格物爲窮至事物之理以推極知識則爲泛務大學自欲明明德於天下步步追緊步步着實何至入手緊要之地反爲虛泛也哉生曰某輩不見爲虛泛曰子試審思之知爲渾然一體之知致渾然一體之知在格通身家國天下豈不更平實眞切毫不見爲虛泛也耶

曰格通人我之工夫日篤則愈知人情之曲折愈見事理之精微而行之愈得其宜知繇行而進行亦由知而精前賢有言知行互相發又言據所知而行之由粗而至精由著而至微又言據所知者而行之行而思之庶幾所踐之實而思慮之開明皆確若審知爲學脈路之知乃入門之要領不可混入於日用知行中審知爲學之脈路而力行之則知愈有所進而行愈入於微乃篤行弗措格致之事也生躍然曰不但可知致知卽是力行又可知初學但可謂之致知不可謂之盡性但可謂之格物不可謂之窮理

一生述陽明之言云文公格物之說只是少頭腦如所謂察之於念慮之微不當與求之文字之中驗之事爲之著索之講論之際混作一例想先生亦謂然曰知格致爲擴充四端强恕反求則察之念慮驗之事爲其大要矣然學庸論孟之書聖賢之語言雖不一所答問雖不同皆格致之曲折也初讀之以爲工夫如是再讀之而知工夫之層數更讀之而知工夫之委細只此平常顯易之書耳一番溫習一番知新眞有無窮之味久久得力更有若聖人之言自我出之者然有不如是言則不可者然此豈尋常讀書知味之士所能喩其萬一乎由是讀易讀書讀詩禮皆有其頭緒論堯論舜論禹湯文武皆見其心胸而凡古人之言可爲師行可爲法者皆吾之麗澤今人之一言中竅一行適宜者皆吾之師友觸之於心無非至道著之於行無非工夫求之文字索之講論奚爲而非格致乎生曰聖學是力行故不特聞見然讀聖人之書而知力行之委細比之尋常尤爲切要後世格物專屬知故恃聞見然讀聖人之書亦作逐項推明道理反爲泛常曰得之矣得之矣聞見一也後世之用聞見有不同耳未詳格物非窮至事物之理幷疑經書不必讀聞見盡可廢則過矣曰平日論古今人物而明別其是非則遇事權衡不爽然乎曰致知格物非遇事之權衡乎若古今人物之是非則學明識定之日姸媸自見要之以徵吾學徵吾識則可而反借其是非以察吾之是非借今日之評論爲後日之應務則倒行逆施失主賓之位誠有所不屑也曰名物度數亦當考究乎曰不敢謂竟無事於考究但我則有不暇

生問儒者一日當治平之任漢唐宋以來之良法美意在所取乎在所否乎曰治平之根本固不在乎制度卽時務之經營亦須因乎時酌乎地而審乎人情古不可泥也然吾觀唐宋以來之言論多有切中於今時者蓋去今未遠又本於有心世道之君子爲謀

周遠不徒一時權宜之計故可法也吾夫子生當衰周有志三代吾學夏禮吾學殷禮周禮皆所不廢豈吾儕生於今日不當博學於漢唐宋耶若謂三代以後概從非薄則吾豈敢

生謂力行卽是致知則聞命矣敢問必主於敬然後行無不力乎曰旣知致知卽是力行便可知力行卽是敬蓋格致君子其根本之地必欲明明德於天下愧吾性之未復而人倫之未盡惟恐擴充四端之未至强恕反求之有漏凜凜小心惟日不足乃所謂敬也豈待主乎曰前輩有言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又言持敬是窮理之本窮得理明又是養心之助又言能居敬則窮理工夫日益進能窮理則居敬工夫日益密何如曰前賢蓋以窮理爲推極知識故必操持此心然後有以窮至事物之理若大易之窮理則不必然蓋物格知至君子時時渾然天地萬物一體修吾身乃所以齊家治國平天下齊家治國平天下皆是修吾身修齊治平

之理不克窮則吾渾然一體之性不克盡能一息自安乎凛凛兢兢不敢有分毫之未至窮理之心卽敬也又奚俟主而後敬耶生云前哲有言經不正理不明如何地持守又言未能識得涵養箇甚某嘗奉之以爲蓍蔡乃今知其非曰此爲未審知學脈者言則可蓋擇善而後可固執之也前賢偶認格知爲明理識得之事而後可加持守涵養則未必然耳夫擇善者知大學之要領在格致是也固執者實用格致工夫是也實用格致工夫則眞心日凝一日完滿卽此是持守卽此是涵養若更有持守涵養之功亦爲大錯問格致既非其格知則誠正自非其誠正何也曰致渾然一體之知以格通人我則不必別作誠意工夫已是誠意工夫不必別作正心工夫已是正心工夫蓋渾然一體之知性善之面目也不致渾然一體之知於格通人我則意不誠心不正故致渾然一體之知於格通人我卽是誠意工夫正心工夫知識之知已失性

善之面目不推極知識於窮至事物之理意亦不至於不誠心亦不至於不正則推極知識於窮至事物之理亦不能卽誠其意卽正其心故曰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是大學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而前賢則正心誠意與致知格物分行並進也又曰未有致知而不於敬者是大學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而前賢則欲致其知者先誠其意先正其心也又曰能主敬則窮理工夫日益進能窮理則主敬工夫日益密主敬窮理相資並進不可缺一是固宜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亦宜致知在格物欲致其知者先誠其意也誠意正心分於致知格物而爲工夫則必就意上誠意心上正心就意上誠意則必用意以誠意就心上正心則必用意以正心用意以誠意正心則着意存主於方寸晧晧靈靈於腔子仍是知識而非心而所謂誠意者乃着實好善惡惡多却一分

意思者也豈大學之誠意正心也耶是其悞仍在於以知爲識致格致非其格致誠正非其誠正也有志於大學者安得不擇善哉答一生書云生嘗患天下疑難之事忽到於前不能如古人之應機立辨焉得不窮理嗚呼以此爲患則猶是功能伎倆之見非爲學眞切爲己之志也愚初志學時但患眞性不復而何以爲人血脈不明而何以爲學若生之所患者則曾不一動念也嗚呼聖學之血脈既明則事物之條理不難識眞性已復則疑難之機務亦易裁大學云安而后能慮慮而后能得孟子云資之深則取之左右逢其原生但患不知止而定靜安何患不能慮而得但患不深造而自得居安何患不左右逢其原也夫未播種而憂五穀之不熟未鹽梅而憂滋味之不適口雖愚者亦知其非矣生必疑知性而後可應務則未知性而後當事任者奈何不知天下疑難之事不出平常之理苟能於目前日用之地事事得其條理物物協其

機宜則雖有至疑極難素不入耳經心者到於吾前不疑不怖從容處之皆得其條理協於機宜何者平常之理素明故也生又必謂窮至事物之理方能於目前日用之地事事得其條理物物協於機宜嗚呼吾非爲事物之理毫不經心也蓋窮至事物之理已具於格通人我中也學者若以格通人我爲心則於人我交涉之事自必委細尋其條理曲折盡其機宜條理有未得機宜有未盡則於心有所不安惻惻隱隱如負重傷內省有疚自羞自惡必委細得其條理曲盡其機宜而後於心無不慊是格通人我必窮至事物之理窮至事物之理而始慊渾然一體之心也然何以不言窮至事物之理而言格通人我蓋學在於格通人我則盡事物之條理皆不忍人之心運量步步貼着渾然一體之仁步步抱着明明德於天下之欲求仁極近復性最易若不格通人我而以窮至事物之理爲學則不特重事失物急知緩行失大學之旨且是

見聞覺知運量而非不忍人之心運量推極知識而非充達渾然
一體之知於求仁之道遠復性之學乖也生必疑窮理須察之念
慮之微求之文字之中驗之事爲之著索之講論之際皆專恃格
通人我之心則僅是察之念慮驗之事爲何以能窮至事物之理
不知己所不欲勿施於人行有不得反求諸己事事度之於己物
物酌之於己則其理畢出格通人我愈久事物條理愈明強恕反
求愈入細事物條理亦愈入細何待更有窮至工夫況吾輩朝夕
所切磋者格通人我也朝夕所講貫者強恕反求也學庸論孟時
時點對見聖賢之義理愈久愈細則見事物之條理亦愈久愈細
何爲而不求之文字索之講論乎雖然生未嘗格通人我亦未嘗
窮至事物之理半生閱歷曾有幾事疑難擬置不下吾恐以粗心
易心承之而往往多悞非然者身之所到則心之所到心之所到
則事理劃然無難處者以此推之或居朝廷或居郡縣或履邊方

之寄或當繁劇之任身之所到則心之所到心之所到則事理劃
然無難處者而又何疑大學不云乎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矣良
知自知萬事萬變陽明論之極詳生讀大學而服膺陽明者也亦
不足信乎夫諸葛之治蜀張忠定之定兵變身之所到則心之所
到故羣情早悉而應機立斷不然豈眞有神悟夙慧獨異於斯人
者與況諸葛養靜於隆中者數年而奇忠定師希夷而得老氏致
虛守靜之學躁心平浮氣歛虛心定氣靜以待動天下事雖萬變
不齊豈能逃虛靜者之目而猶有不決之機爲其所難者耶彼二
公者生所嘗嘆以爲莫可及者也嗚呼非聖人之學而猶爾況於
孔曾大學之道乎如愚者能慮能得左右逢原則未至知到十分
行到十分知行一齊恰極處爲窮理則不敢盍知性易盡性難窮
理者所以盡性也易曰精義入神以致用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
即窮理盡性之謂窮神知化德之盛也即以至於命之謂吾夫子
未至神化以前只有窮理盡性可以自勉故曰過此以往未之或
知也敢謂某而遽可以語此不過常懷須臾離道之懼戒謹慎獨
以終日而已生謂愚窮理不至不知恐尚未敢言窮理也嗚呼豈
生之所知耶　已上辨程朱之格致

問窮理專於知固所不敢正事專於行似與格通人我無異何爲
而不然曰格通人我者不忍人之心貫注倫物間遇物接事惟恐
或傷之事自得其正矣是格通人我則事自正非但就事正事也
正事者但就事而正之事雖正而不關於格通人我一物一事之
間蓋有攸分矣格通人我者其本在欲明明德於天下正事者欲
在修身是志之所發不同也格通人我者渾然一體之仁正事則
靈明耳是當體之所運不同也曰物與事如是分乎曰物有本末
事有終始大學已分之矣後世惟物不明故格之之道不明然其
本又在於知不明故物不明曰良知之說出於孟子安得謂之不

明曰孟子良知即是仁義其根則性善後世之言良知者曰無有
本體曰當體本虛空而其根則無善無惡一爲吾儒之道一爲佛
氏眞性相去不啻天淵曰然則何以提孟子之良知曰孟子一書
語語皆性善則語語皆良知非僅見於不學不慮章也此章之意
全在於愛親敬長之仁義達之天下而以不學不慮動人固有之
良耳自學絕道喪之後聖人之心不可得見而悞認夫不學不慮
者意識不可得有似乎當體本空故遂曰良知良知云耳豈孟子
之良知哉曰孟子云是非之心智也前賢云良知即是非之心亦
不同乎曰夫良知者渾言之四端皆是也析言之則是非之一端
是者不忍謂非非者不忍謂是謂之智可也謂之仁可也故曰性
善也後之言良知只是非之心者曰良知知是知非而未嘗有是
非則佛氏之空慧非孟子之良知矣曰佛氏眞空離人倫棄事物
後之言良知即空慧何以致知在正事曰今之論學者不特未明

吾儒之道亦弁不深究乎佛氏之言但謂佛氏離人倫棄事物而不知大乘圓教事理不二色心互融法法徧周念念俱足者益未嘗離理去事也未嘗離理去事則正事可矣曰知異則格物異何也曰知爲渾然天地萬物一體之知則物本渾然一體之物致渾然一體之知在格通其身家國天下本是一體之物知爲知是知非而未嘗有是非之知則物卽爲其是非而未嘗有是非之物致知是知是非而未嘗有是非之知在正其是非而未嘗有是非之事知異則其所以格物致知者不容不異也曰是非而未嘗有是非何爲而正之曰若是則墮空落無非大乘圓教矣未嘗有是非而知是知非爲是去非知是知非爲是去非而本無是非縱橫萬有當體本空前賢所爲得於大乘圓教者也學者信從久之一旦覿體相呈親見無知之面目則曰心是無善無惡之心意亦無善無惡之意知亦無善無惡之知物亦無善無惡之物無心之心則

藏密無意之意則應圓無知之知則體寂無物之物則用神其知非致知之知物非格物之物意非誠意之意心非正心之心與大學相去懸絕又奚待辨哉夫正事與格通人我豈非均一力行而事物之間有不同亦不過謂毫釐之異耳而豈知其卽爲心性本原之所繫儒佛出入之所關者耳故曰有志於大學者不可以不擇善也

問知善知惡是良知爲善去惡是格物大中正至之道豈可日之爲佛氏曰天泉證道中謂上根之人悟得無善無惡心體便從無處立根基意與知物皆從無生一了百當中根以下之人用爲善去惡工夫隨處對治漸漸入悟從有以歸於無了但知知善知惡爲善去惡而未嘗漸漸入悟從有以歸於無但循中根以下之教而未知其中根以上之指示何怪於子曰此其門人之言非其師之說也曰子不見提宗四語首是無善無惡心之體乎又不見良知本體原來無有本體乎其他如良知之虛良知之無老氏說虛聖人豈能於虛上加得一毫實佛氏說無聖人豈能於無上加得一毫有目無體以萬物之色爲體耳無體以萬物之聲爲體心無體以萬物感應之是非爲體語語說無四無之說豈待其門人而後發耶但爲師者引而不發以待學者之自悟學者一悟之後非乃無不言謂有違於其師之教則可遂謂出自門人非其師之學則不悟良知本無知而欲以是護其門望者也豈實論哉已上辨陽明之學

格致

大學言致知而後賢之發明大學者多門致良知蓋以明乎知之爲良知非知識也致知之知本卽良知豈後賢之有所增入哉但知識固非良知而空慧亦非良知未免欲明而反晦耳苟知良知乃愛親敬長之仁義卽是性善則凡擴充四端强恕反求集義求仁皆致良知之事皆格物之事而無容他說矣又曰渾然天地萬物

一體之謂良知苟明乎知爲渾然一體之知則物本渾然一體之物自知格物之物卽物有本末之物物有本末之本末卽本亂末治之本末亦自知格物之格乃格通身家國天下以復乎渾然一體書所稱格於皇天之格蓋身家國天下只一物而爲本末故須通之通之則身家國天下渾然一物而爲本爲末條理秩然身家國天下渾然一物則修齊治平渾然一事而修身爲齊治平之本頭緒灼然不通則不成其爲一物不成其爲一物則本不成其爲本末不成其爲末身家國天下旣漠不相關則修齊治平自無可言而事有終始亦爲虛語何以爲明明德親民之大道後世惟不明乎知之所以爲知遂不明乎物之所以爲物格物之物則卽物有本末之物與事有終始兩列而混物爲事物有本末之本末明卽本亂末治之本末指身家國天下而釋爲明德親民明德性也不可指爲物親民事也不可指爲物以不知物之所以爲物遂至

性而物之事而物之不明乎知之所以爲知物之所以爲物因不明乎格之所以爲格而以窮理釋格物當時之議者曰必加窮字而後見格爲窮至必出理字而後見物爲物理不加窮字不出理字則至物難以明格物以正事爲格物當時之議者曰正事之不正以歸於正乃所以修身也正事爲格物是省八目爲七目也古今學術其所繫於致知格物者如此後之欲從事乎大學者可以知所辨矣

知本渾然一體之知則物本渾然一體之物奈自習見作祟習必爲渦而人我之私不勝其紛擾非復本來渾然一體之物矣然豈渾然一體之知遂漸滅而無存哉或時觸於物而惻隱或時觸於物而羞惡或時觸於物而辭讓觸於物而是非渾然一體之知時時流露於人倫日用苟能擴而充之達不忍於所忍達不爲於所爲充無欲害人之心充無穿窬之心則仁義不可勝用而天下之

大可運之掌上豈患乎渾然一體之不克盡哉古之人如堯舜禹湯文武皐夔稷契伊傅周召豈非渾然天地萬物一體之聖人耶其克明峻德親九族而九族睦平章百姓而百姓昭明協和萬邦而黎民於變時雍豈非自堯以下聖人皆然耶孟子曰古之人所以大過人者無他焉善推其所爲而已矣是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皆在於擴充四端此所以大學自欲明明德於天下一直推至格致而無餘辭也問誠正修齊治平各有其功豈一致知格物遂足以盡之耶曰盡之矣孟子於達不忍於所忍達不爲於所爲曰仁也義也不意誠心正耶充無欲害人之心充無穿窬之心曰仁義不可勝用不意誠心正身修家齊國治天下平耶故齊王之不忍觳觫曰是心足以王矣曰未有仁而遺其親者也未有義而後其君者也曰凡有四端於我者知皆擴而充之矣若火之始然泉之始達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苟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曰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運於掌上詩云刑於寡妻至於兄弟以御於家邦言舉斯心加諸彼而已故推恩足以保四海不推恩無以保妻子吾聖人之道非曰此但可以致知而未足以誠意此但可以誠意而未足以正心此但可以誠意正心而未足以修身此但可以誠意正心修身而未足以齊家治國平天下誠意爲一層工夫正心爲一層工夫而齊家治國平天下又各有逐層工夫也言誠意正心亦曰擴充四端言修身齊家亦曰擴充四端言治國平天下亦曰擴充四端大學則自欲明明德於天下欲治國欲齊家欲修身欲正心欲誠其意推其本於致知格物孟子則止言擴充四端而誠意在其中正心在其中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皆在其中今之學者不知大學直推本於格致之旨但見言先言後次第歷然疑工夫之有層折格至而後可用功以誠意誠意而後可用功以正心正心而後可用功以

修身自生迂曲爲入德之障不亦過耶然大學之旨未始不明也於誠意章直提曰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明是就致知格物言誠意也實致其知於格物則不自欺而意誠矣有如好好色惡惡臭之慊矣慎獨云者當致知格物之際必求自慊毋自欺也正心修身言有所修身齊家言有辟皆不致知格物之過也而不言心之如何而正身之如何而修則無不本於致知格物可知齊家治國言誠求藏恕治國平天下言絜矩而好民好惡民惡則又明言致知格物矣故大學於誠正修齊治平無不言致知格物以見欲明明德於天下欲治國欲齊家欲修身欲正心欲誠意其要俱在於致知格物也有志於大學之道者但專從事於致知格物入德在是究竟在是不得疑格致之未盡隨症對治作去病工夫蓋致知格物則諸病自去也亦更無此隋彼濇作補罅修漏工夫蓋致知格物則聖人全書無不該貫聖人大道無不囊括也故子貢門

曰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門人疑一貫之之道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孟子曰强恕而行求仁莫近焉問恕之一言雖僅見於齊家治國其實絜矩而好民好惡民惡皆恕也有所有碍皆不恕也謂大學以恕貫修齊治平誠然至擴充四端則自孟子始發之似與恕有別曰子疑恕非即擴充四端乎夫已所不欲謂之非羞惡不可也謂之非是非之心不可也不欲勿施豈非即惻隱之心又豈非即羞惡之心又豈非即辭讓之心是非之心故强恕而行即擴充四端也子疑其有二亦過矣夫

格通人我即在於人我交涉之事所謂窮至事物之理正事之不正以歸於正俱格通人我自然之次節不言而自在者也若窮理正事但用力在事上不用力在格通人我上用力在事上者知事而不知物用力在格通人我者舉物而事在焉事上用力者雖時時人我交涉而不關於格通人我格通人我上用力者雖時時涉

事而非徒求之事蓋學脈是格通人我則事上用力俱格通人我上用力故窮理正事俱是格通人我然則知大學格物之旨得爲學之脈則事上用力皆血脈也不知格物之旨則不得爲學之脈雖在人事上用力實無血脈也學安可不知聖人之血脈哉知格物則有身家國天下即有修齊治平身家國天下渾然一物修齊治平自渾然一事故曰吾道一以貫之不知格物而以窮理正事爲格物只但知一理渾然泛應曲當者之爲一貫而不知一身以貫乎家國天下一修身以貫乎齊治平者之爲孔曾一貫眞宗矣故曰格物之旨不明一貫之宗自昧

格物只是格通人我只是自責不能一體未嘗於事上着着求正而知人我一體之血脈於事自盡理得宜蓋雖不言事而事在也

知格物事只物之事只責不能一體於事無不著到

領起格物之血脈則於事之曲折處自能盡窒礙處自能通可否處自能正

格物直在事之本源上格事上正不正由物上一體不一體但自責不一體則事自無不正其實著脚在事上却念念只在物上

曾子爲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似事上省察却分明是物上省察如此眞切焉得不聞一貫

身家國天下是物格身家國天下之物即是事未造渾然一體之實則日見不一體故雖人事未交於前而格物之功無時而可懈也

學者於事上不得其宜大事人我習見之爲礙格通人我正於事之根上用力學尊擴充四端强恕反求當體不忍人之心故爲聖門求仁之方若不知格物而格事則不過推極知識與當體本空之靈知去聖學遠矣

格事則或以知識爲知或以空慧爲知失却性善本來格物始是

求仁所以知即是仁不失本來性善

問格通人我者當體不忍人之心故爲求仁之方則聞命矣非格物而格事何以或爲知識或爲空慧非吾性之良知乎曰吾性之良知渾然天地萬物一體者也渾然一體則非炯炯於內而貼貼於外炯炯於內而貼貼於外者識也故以吾心之知窮天下之理物物而求之事事而推之者識之運也則窮至事物之理者所以推極知識也格通人我者渾然一體之良知若徒求之事則知是知非之靈知靈知亦識也然知是知非而有識心則謂之識知是知非而無識心則知是知非而未嘗有是非所謂當體本空所謂無知而知知而無知佛氏之空慧也識心生於有我通俗皆然前輩即用之以爲學故未合於聖人之大道若空慧則非學佛有悟不知也然以此別於知識則可遽云孟子之良知則混儒佛而離聖學所以不可不辨 已上總論

徑談治者廣騖於闊見尋求於枝葉嗚呼何其小也

生問曾子言夫子之道曰忠恕夫子之告仲弓曰敬恕非忠不能恕非敬不能恕孔曾之言一也今專從事於恕將何以爲恕乎夫恕即一而曰以貫誠正修齊治平竊恐未然曰實行吾恕之爲謂忠實行吾恕而惟恐有不恕之謂敬故能近取譬强恕而行是乃所謂忠也亦乃所謂敬也夫能近取譬而焉有心之不盡乎强恕而行而敢有不盡之心乎非忠而何無不盡之心而又惟恐心之有不盡非敬而何故忠敬者行恕之心非有加於恕也夫人所不欲或不能知已所不欲亦弗知乎施諸已而不願亦勿施於人良知之自致而又曰何以爲恕是頭上安頭之說也不覩大學之言誠意乎大學之言誠意就致知格物言也其曰所謂誠其意者實致其知於格物毋自欺其意也實致其知於格物者如好好色如惡惡臭自慊而意誠矣夫致吾知於格物豈非人之所不得與乎

豈非獨乎必求自慊而毋自欺則慎也實致其知於格物曰誠意實行其恕曰忠知大學就格致言誠意之旨則知忠恕之說矣夫不知恕是一而謂忠是一恕是貫一以貫之似忠以恕之者然將夫子終身之訓與孟子强恕之言何爲而少一乎不有用而無體務末而遺本乎

生問夫子之答仲弓其旨究何如曰此夫子示之以渾然天地萬物一體也夫惟見有我也故多輕忽於人如見大賓一出門而不敢忽如承大祭雖上之臨下而不敢輕恪恭無間人已渾然此即克已復禮之學求仁之道也非敬以持已之謂也不輕忽於人則推已之心度人之心而恕行焉苟行有不得則反求諸已毫無怨尤蓋怨則與仁正相反仁則渾然一體怨則人我對立仁則滿腔惻隱怨則滿腔殘刻微有怨焉則不仁矣故夫子特爲指出非以效言之也此章所示求仁之方最爲明著豈主敬行恕有持已及物之分乎

生問恕之一言先生每舉以示學者豈舍此更無親切者乎曰俗情開眼即是人我雖一嚴一草之事到前爾我勝負之念即見故强恕是學者最親切工夫苟能時時强恕則人我之見漸釋而渾然一體之性漸復矣故孟子曰强恕而行求仁莫近焉夫吾人爲學所以求仁而復性也强恕而求仁莫近豈不親切乎

問推已之謂恕求仁必由於推已耶曰吾人天性隨處發露對父自知孝對長自知敬乍見孺子將入井自怵惕惻隱見堂下之牛自不忍觳觫只因乍發乍滅未造渾然一體之實人已尚有隔膜故須推已之心以度人之心推已綿密熟到則不待有所推而發真心時當流貫於人倫日用間即此是求仁之要道舍此而他求則吾不敢知

仁不俟推恕則須推力行近乎仁亦不俟推故學者當[illegible]篤從事推之候則恕也而即仁矣

强恕者求仁之直路欲求仁而不從强恕入是猶欲行而自塞其徑也夫工夫不據本性不足以復性未有不藉以進學者學者何爲而自悮乎

今之學者於聞一貫則欣欣於强恕則生厭不知强恕之篤則聞一貫也不難孔門之魯惟曾子敏則自顏子以下惟子貢夫子皆告之以一貫自今觀之不特唯與不唯二子有異而夫子所以告之者其語氣亦自有異蓋曾子所以日省其身者明是强恕故夫子呼之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恰如震雷灌耳曾子曰唯亦如空谷應聲若子貢則不然觀其問曰如有博施於民而能濟衆可謂仁乎是不知取譬於近也曰我不欲人之加諸我也我亦欲無加諸人是徒有虛願虛許未及見之實事也故子曰賜也啟口即與爾量汝以予爲多學而識之者與即其平日之病而引之使疑至

末曰吾一貫以之而子貢若不聞也者夫子貢之歛過於曾子而夫子所以告二子與二子所以承告者大有不同則在行恕之力與不力也欲聞一貫者當知所以用其力矣

又曰先行後從乃子貢對病之藥如曰我不欲人之加諸我我亦欲無加諸人正孔門行恕日用之事而子貢實未及行故子曰賜也非爾所及也正策之以先行也他日問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是有急於守約矣夫子仍告之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於人蓋孔門以求仁為宗而求仁莫近於恕故夫子不能易辭以告也然曰能近取譬曰吾一以貫之曰非爾所及曰其恕乎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所以策子貢者不一而子貢日馳求於口耳而卒未嘗實用其力也叩之以賜也女以予為多學而識之者與對曰然詰之以與回孰愈則曰回也聞一以知十賜也聞一以知二微之以予欲無言則曰子如不言小子何述挑之以莫我知也

夫則曰何為其莫知子也又曰文章可得聞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曰固天縱之將聖噫嘻豈性與天道終不可得而聞夫子果天縱而回卒未可望與亦未知所以用其力耳

夫子於顏子曰克己復禮為仁克己即是恕不知克己即恕之旨但以克人者反觀之而可知也克人是全以己所不欲而加之人則知克己乃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克人則無禮克己則復禮克人無禮乃熾然人我之惡克己復禮則渾然一體之仁道在顏子請問其目而夫子告之以非禮勿視聽言動非禮必欲視必欲聽必欲言必欲動只是熾然人我為祟則知非禮勿視聽言動乃克復為仁之目也顏子曰請事斯語即曾子之日省其身也孔門初無二道初無二學

有己則之其所親愛而辟之其所賤惡畏敬而辟之其所哀矜敖惰而辟克己則親親之殺尊賢之等條理秩然而一體渾然故曰克己復禮為仁非禮而視聽言動者己也非禮而勿視聽言動者克己復禮也即如美色在前以適情之物視之何不仁也若視同我之姊妹便不見為美色又何仁也視聽言動皆然則通體皆惻怛矣故四勿為求仁之目

又曰前輩為學無不去人欲存天理余謂要在得為學之血脈有血脈則欲易去去欲即是血脈工夫不得血脈則去欲不過末節工夫欲亦難去盤桓於意念戰鬬於腔子滅於東而生於西制於前而萌於後勞擾一生而已血脈只是格物知所以格物則去欲如燎毛蓋欲生於有我格通人我則人欲去而天理見也且如人見吾妻女而起私心己所不欲也凡我見美色推己之心以度人之心則慾心當下消化矣交財利而有廉心己所不欲也凡於財利推己之心以度人之心則利心當下消化矣故終身行之只恕一言君子絜矩只在所惡又曰同惡恕也同所好亦恕也好貨好

色豈非人欲之大者苟知為人之所同欲而與民同之則天理矣猶得謂之人欲乎故恕之一言為學之血脈亦即去欲之良方

問強恕工夫於當下似不切人一日之間視聽言動不知凡幾多有當下得宜者何待推度若待一一推度反去之遠曰子不善會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是於利害勝負之關萬難消釋者格通之故曰強恕其實恕之一言即有強之之意但人情有尤難平者必須勉強度之彼又度之此紆迴轉折始得平此聖人灼知人情喫緊教人之語安可錯會又曰人多有矜心粗氣一腔我足人非之見怨天尤人之念堅不可拔者有利害勝負之私箝制其命不能自解者若能平心推度於人己之間當下便得銷融便得平安故強恕乃格通人我之實乃求仁之要蓋事在萬難消釋猶平其情以通志况在平日尤易為力故歷過關頭一番則平日之用力易一番常常打過關頭則不特勝私之力健而此心有日密切日純一

不自知者故曰求仁莫近焉若目前常事不知學者尚處之得宜何待聖人以此爲教孔氏立志爲學則趨向自正目前常事奚推度之有

一生云自思乎日只是克伐怨欲不行未是體仁曰然夫子固云可以爲難矣仁則吾不知也生問求仁之方曰孟子云强恕而行求仁莫近焉又云仁者如射射者正己而後發發而不中不怨勝己者反求諸己而已矣此是求仁之方子只能强恕反求則克伐怨欲自不煩遏制而潛消默奪縱有萌動但自責求仁之力不至不必於去欲上再有工夫此所謂學有血脉者也至於體仁則須深造自得而後可言子今只可言求仁蓋求仁者復性之事而體仁者盡性之事也學不躐等名義亦不可混

一生謂閒思雜念去之甚難曰懸空在腔子中去閒思雜念故見其難若於人事上强恕反求格通人我則思思念念歸并一路有

何閒雜之可去而論難說易耶生以爲疑曰閒思雜念萬起萬滅俱爲有了人我格通人我恰是去閒思雜念之根去其根則末自盡

顏子克己是格物故曰願無伐善無施勞夫子無我是物格故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

人最患在有我克己自能無我故曰克己即格物

知求仁之血脉則克己即是格通人我不知求仁之血脉則克己不過制欲治心管攝於腔子

非禮勿視聽言動當地銷融當下一體誠非顏子不能後世不知求仁而克己則無本但欲克己以正心誠意而不知其爲致知格物則雖奉克己之訓行四勿之言但成其制外養中腔子中管攝而已與顏子之學何啻霄壤

問存養乃幾先之學恐不可緩曰存心養性先須知性未知性遽言存養不過澆培意識而已某謂立志真篤孜孜汲汲常若有事乃幾先之學如此則起念即覺即是審幾之學强恕反求省身嚴密即是省察之學强恕反求所以達愛親敬長之良於天下也不强恕則彼此町畦而不達不反求則彼此疎隔而不達强恕反求格通人我則愛親敬長之良達於天下矣故曰强恕而行求仁莫近焉曰仁者如射射者正己而後發發而不中不怨勝己者反求諸己而已矣

强恕反求止以擴充其不忍人之心

恕須强反求又所以强恕或奪於利害勝負之私或奪於人我低昂之見有明知己所不欲而施於人者自我出之易自人受之難人施於我難堪我加於人甚便豈得不强或任執拗之識只見己是或動於勝負之見堅護己非有因行之不得而愈求人者大人正己物正人之過皆己之過己實有未盡安得不反求

强與求皆聖人教人深細用功之言蓋利害相干人己相軋凡情俗態相纏非用勉强之全力不能恕强之之久則情漸平不忍之心漸熟雖不無利害之干然據利而貽害於人則不忍雖不無人我之見然矜己而求勝於人則不忍雖不能脫然於凡情俗態然真心爲習心所壓則又不忍如是則不忍不勉强亦不自知其爲勉强矣求如吹毛求疵然其過始出質之古人覺已甚薄絜之彼此之間覺情多有未平推之事理之內覺精微多有未盡在我有不至則人之應我爲宜然彼自無過皆我之過從前所執以爲是者無一非過能如此强恕反求則人我微細習見銷融殆盡其於渾然天地萬物一體也庶幾矣

一友謂自反不可多用如袁紹每有悔曹孟德譏之曰天下事能經幾悔先生謂之曰自反與悔不同悔者有過而悔自反者未嘗有過而自反如云仁者如射射者正己而後發云愛人禮人治人

何嘗有過只因行有不得反而求之始知前之所見於道尚有未盡於是乃益盡其所未盡不肯姑容毫末如此則心日細情日平氣質日銷渣滓日融愈盡人情之曲折愈窮事理之精微愈通人我之隔礙愈證渾然一體之性分易所謂窮理盡性精義入神者此也豈可與有過而悔者同日道哉

又論孟子三自反曰自反而仁矣自反而有禮矣自反而忠矣其橫逆猶是也君子曰此亦妄人而已矣此在一人一事上自反舜人也我亦人也舜爲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我猶未免爲鄉人也是則可憂也憂之如何如舜而已矣此是全身自反就一人一事上自反旣已仁禮忠敬無不盡則在我無更加之理此而不謂之妄人則將昧其是非之本心乎此而不比之禽獸則將曲學阿世乎或異類中行如佛氏乎何難一語安置妄人最爲平愜最爲妥當然使吾德如舜則何頑之不格而橫逆終加之無已也君子至

此自不容不全身自反矣曰舜人也我亦人也舜克諧以孝而焚廩揜井之父母允若底豫象憂亦憂象喜亦喜而二嫂使治朕棲之傲弟源源而來無數橫逆一到舜前終受陶鎔終於怡順舜之爲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如此而我不能格一妄人誠未免爲鄉人也豈不可憂乎惟至於全身自反而後此憂無可已故曰終身之憂此君子崇德之權輿盡性之實事吾儕所當師法者也

又曰自反亦有不同有聖賢之自反有學者之自反聖賢之自反未嘗有過而自反者也學者之自反卽改過是自反過不可不改故反求不可不力也

或言人須無過屢過屢自反何日至無過之地先生聞之曰無過固善有過正亦無害諸友期於無過因修身之道能獨自勉以改過亦求益之方蓋有過則悚然不遑自不敢不翼翼小心朝乾夕惕如此可幾於無過矣忽又有過愈悚然不遑不敢因循托大是過者所以策吾至無過之地者也故過正亦無害而改過亦之方也

又曰人惟不涉事故見爲無過見爲無過故嫌反求諸己之多事

又惟小於自待故不反求諸己不反求諸己故易見己之無過

又曰人惟以衆人自待故雖有過亦與衆人平分大人無分過處

又唯無志於盡性至命故雖有過亦忽而不自知盡性之君子無忽畧處

又曰大人者正己而物正者也其身正而天下歸之如此自待安得不見有過安得不反求諸己

又曰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己其身正而天下歸之是何等擔當何等器量何等志願故大學之道以格物爲血脈欲明明德於天下者以格物爲先務也有志於大人盡性之學者曷省諸

一生問橫逆之來如何曰自反生曰橫逆之來本是妄人曰必三

自反後始可目爲妄人不然子以彼爲妄人彼亦以子爲妄人矣

又曰三自反非徒反之於心而不見之於實事也故曰自反而有禮矣自反而忠矣自反一次勉強自盡一次恩禮有加仁敬敦篤其有不格者鮮矣

一友每見人輙問三自反後如何一僧曰忍一友曰譬先生曰憂

一生問橫逆之來已盡三自反之道而有加無已奈何曰三自反惟仁禮存心之君子能之恐子未必然質未嘗盡三自反之道而遽以自許以橫逆目人恐不可也生云某之自反何止於三曰旣三自反彼亦可以釋我我亦可以遠彼漸釋漸遠亦漸可相忘而有加無已必一本之骨肉至親遠之不得疎之不可者也骨肉至親豈可目之爲橫逆縱盡三自反豈可等爲妄人而置之禽獸何難之列也哉必也委曲自盡至誠默乎如虞舜之於傲象方是孟子三自反後提出大舜原非無意欲仁禮存心之君子以必如舜

爲妄耳不然日爲妄人等爲禽獸已盡君子與人之事又何必有
終身之憂也哉今人只是相尤相效人以此來我以此往一不往
再則往矣再不往三則往矣縱使終不往亦必藏怒宿怨既藏怒
宿怨則雖相對之項委折周旋而彼固自覺之蓋人雖至愚而亦
至神固不容以聲音笑貌欺也如此則猜嫌終無自而消疑貳終
無自而釋豈得謂已盡三自反之道而自爲橫逆之有加無已哉
此亦只是無志存心發念不越等輩中人若果挺發大志以虞舜
自律舜人也我亦人也舜爲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我猶未免爲
鄉人也是則可憂也如此自律如此爲憂則彼之加我皆認作已
過彼之不忘於我皆認作自已融釋無力自反自責勉勉無閒天
良感動日消月化有不知其然者夫象欲殺舜何等傲狠尚可感
格況我必不如舜彼亦不至如象也哉亦在吾子勉之而已矣
自反自盡是吾人分內事不可期於效驗一有期於效驗之心無

論感人不動已陷入於功利之域而不自知
又曰未嘗力行故有期於效驗與力行者但盡已分并無感人之
念
陽明曰烝烝乂不格姦舜只自進於乂以乂薰烝不去正其姦惡
凡文過揜慝此惡人常態若指摘其是非反激其惡性舜初致象
殺已亦是要象好之心太急此即是舜之過關歷後始知工夫只
在自已不去責人所以致得克諧此是舜動心忍性增益不能處
陽明此論甚善蓋要好太急而正其姦惡尚是人已有二有消移
嘿奪之意亦是人已有二舜只不可以爲人不可以爲子便底豫
得瞽瞍象憂亦憂象喜亦喜便克諧得象
古人云知得一尺不如行得一寸亦是要人躬行之語實則行一
寸始知一寸行一尺始知一尺若未嘗行亦不可謂之知 某嘗謂
强恕愈熟則所不欲處愈見之細愈體貼之盡反求愈密則有不

得處愈見之清反求愈深厚有力分析愈有餘理則渾然一體愈
見切刻刻無滲漏則步步踏實地故曰力行近乎仁曰强恕而行
求仁莫近焉
謂諸生曰古人每事反躬自求不特已之有不善也即見人之有
不善而亦不容自已故曰三人行必有我師焉曰見不賢而內自
省也今人見人之有不善輒輕易訕笑不知自內省夫輕易訕笑
則既無省身之實益且即其訕笑處便爲薄德易致人怨尤何不
善如之苟內自省自無暇訕笑人不但收自省之實益即不訕笑
處便是德蓄德日隆而人不怨尤何善如之
又曰凡交與有不相合處只宜自反自反則日見已之非不見人
之非自不尤人自反之久則彼亦感動亦將見已之非而不非我
不尤我矣是謂兩不自是故兩見是如此則兩相益交日孚德日
厚而相與以有成矣若我但見已是而人非則彼亦將見已是而

我非兩自是則兩相非交日離德日薄而怨日深矣何益之有
生述一友常被輩小搆陷至今怨毒在心不識聖人當此有怨毒
之心否曰聖人固無怨毒之心但聖人自處有道不至爲人搆陷
曰文王羑里亦無妄之災但有君臣之義在故天王明聖雖後人
語亦文王之心今儕輩搆陷豈得不怨曰至此須自反我必有以
致之者豈得有怨曰聖人亦復仇否曰父母兄弟之仇自無不報
古人有報師友之仇者若止於吾身則有犯而不校而已果陷吾
身以必死豈因無怨毒之心甘以身殉此則必有善脫之道如文
王羑里夫子陳蔡原無死地
生述叛僕負固得罪吾親時時恨之不能消釋曰此子之私心亂
臣賊子自古有之僕雖有罪未爲大逆子今既向學須以經綸天
下之大經爲已任使天下君臣長幼主僕上下各得其分乃子之
所當爲亦子之所能爲區區 抱憾一僕何隘也且使子之誠孝足

以悅親則僕自不忍於得罪孝足以悅親則慈自足以格衆僕又何忍於負固苟知此子方引咎盡職曰求有以安親而何暇於懟僕哉

一生問犯而不校工夫最難曰强恕反求自能不校若但在犯而不校上用工夫便錯

一友謂市井不能無欺僞一行作賈卽與聖賢分路若存聖賢之心以服賈則子毋俱喪曰若是則商賈斷不可以學道上帝降衷君師立教一至商賈而皆窮四民又不能無商賈是天地間分定有此缺陷也奈何友曰是固然曰今之貿易公平者人爭趨之其識愈詐欺僞者人爭惡之其息反耗則謂何君等只是視學道爲奇特視聖賢爲高遠故有此說其實學道本尋常事聖賢本尋常人商賈若存心忠恕貿易公平雖聖賢修齊治平之道不外是矣

或云恕以求仁未足盡聖學道統相傳只一執中不言仁義禮智蓋仁義禮智俱有弊病不如中之爲安曰吾友提一中字誠善堯舜禹允執厥中夫子從心所欲不踰矩不踰此中大學絜矩絜此中所惡於上毋以使下所惡於下毋以事上則中矣推己之心以度人之心無往而不中矣行有不得者反求諸己爲求此中吾儕窮理精義惟日不足爲不能從心所欲不踰此中卽如友朋相與體貼人情是中周旋世故卽非中體貼人之公情是中若人情或有過乃不自勝其私不度於理而體貼之是以道徇乎人矣卽非中毋咈百姓以從己之欲是中違道以干百姓之譽卽非中仁義禮智俱中德若有弊病又安得謂之仁義禮智哉

問人情或有過望卽不體貼何以謂之體貼人情曰體貼人情者恕也絜矩也過望之私卽非彼我之同心非彼我之同心則絜之而非矩何以體貼爲哉曰徇人之私卽周旋世故乎曰亦是又曰在體貼人情者少有求人悅畏人怒如內交要譽惡聲之私卽爲周旋世故

聖學與流俗只爭毫釐聖學體貼人情非周旋世故流俗周旋世故似乎體貼人情然去體貼人情絕遠

一友自謂近日識得象山在人情上做工夫先生謂之曰須識得人情友遂請問曰識得己情卽識得人情此夫子之所謂恕也若人之私情則不宜徇又一友云王者恤私正體貼人之私情反求諸己只自責體貼之未盡且舉詩王事靡盬不遑將母其新孔嘉其舊如之何爲證先生曰此人之公情非私也其友深以爲然乃謂之曰此方是仁義所以孟子言仁必言義又曰亦方是眞仁

友以子試事至特造先生論及强恕云推己之私恤人之私已有私須推之人有私宜恤之先生曰所論甚善但君之送子與試徇私非恤私也友謂須見有志則可若强之不試則不可曰此君似於知仁而實未知仁若知仁則渾然一體中秩然條理自有義在

生問己私不可有又推之於人乎曰己私能推當下卽是無私夫好貨好色私也與民同之則可以王又不可推乎又問私不可徇何爲而恤人之私曰恤人之私謂其人之隱曲不能以告語於人者也非謂人情所不與違道而過焉者也恤人之私我無私也徇人之私則我亦有私矣恤人之私非渾然天地萬物一體者不能吾儒止是平情之學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則情平親親尊賢自有等殺於其所厚者薄人之所不樂也於其所薄者厚人之所不望也一循其天然之則而不違則情平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己不怨天不尤人不文過飾非而益勉所未至則情平平則人我無不適矣

老氏無情佛氏寃親平等不近人情惟吾儒爲能平情平情之言似淺近而非老佛之所幾似乎易而實非至聖不能盡嗚呼此其所以爲中庸之道也

□□□則天下平吾儒之平天下止平其情而已
□者天下之達道不中則不和故中者天下之大本中則我之情
平矣我之情平則發皆中節而人之情亦平矣致中和天地位焉
萬物育焉孰謂吾儒之道有出於平情之外乎
義者宜也恕則得宜故行恕即是集義
莫覩集義易見稍有偏即非中正之道即非義一事非中正之道
即非集義
處事得當甚難雖我之所以審量者不忒而未全慊乎人情則在
我之所以審量者猶未免乎偏見也見稍有偏即審量亦在偏見
中審量即不忒亦在偏見中自以爲不忒而已豈中正之道而能
慊乎人情哉此集義君子所當重以爲戒也
人不可少有成心偏見即成心也此心何自而起乎起於有我苟
有我則有成心而執偏見旁觀者皆知其非而當局者堅執以爲

是他時亦自知其非而此時堅執以爲是迨至他時知非而此時
已不及救矣過已成矣雖悔之無及矣有我之爲害如是哉
當偏見自執時雖曠觀無益也立事外曠觀不若即事中設身處
地而量其人之情苟能即事中舍已而量其人之情則偏見自執
者𢣷然而返矣此恕字所以終身可行也
偏見自執則我常處其勝即不處勝而甯處負亦勝也蓋挾理以
爲勝耳强恕君子寧忍出此事苟不得其平則默然受其負而無
理勝之名庶幾哉
剛方之士不患不拂人情有阿世之心而患執已所是不顧人情
之允慊夫慊乎人情始慊乎已情人情不慊處已情亦安能自慊
也此恕之一言所以爲終身可行也
自處不忒處須人心皆安始可若我之自處者安而使人心有不
安即非一體之學

只求相安之道不專爲自已雖安自不徑情一往自是寡過
凡於朋友有恩誼者縱有難安處須委心曲折處之又須默然順
受若無事然則可少徑行直遂即於恩誼有傷親親之殺尊賢之
等朋友自有厚薄等殺之不同
有我則有氣岸一毫我見未化則一毫氣岸未盡也以是而處五
倫焉得不有所缺陷大學言絜矩絜之於上下前後左右夫上下
前後左右大溝不越五倫絜之而成矩安有缺陷乎
有一毫氣岸在便習心習氣在銷化得盡便從心所欲不踰矩
夫子食於季氏不辭不食肉而飧以季氏失禮也夫子於此時無
一毫氣岸在
九二龍德正中聖人有何邪可閑反躬自思本無習心因思往事
而動習心豈非邪因思而動本是外來閑之而已乃知閑邪存其
誠非初學事初學邪爲主誠爲客不然邪誠兩立教之閑邪只是

過私制欲工夫聖人則本是誠邪從外入如門外人閑之門外而
已
一友云習心習氣半生積習挽之甚難如童子讀學初讀十回差
必正至十餘回始正得讀十餘回差必正至百餘回始正得先生
憮然曰亦須人一能之已百之人十能之已千之
友又云吾輩讀書知道理始有法式文王不聞亦式在吾輩待師
友論說始入文王不諫亦入時值一生讀周書乃指云文王於庶
獄庶愼直是罔敢知何等小心先生欽容曰然
友又云學至充實甚難有一毫習心習氣滲漏即不充實譬如滿
倉米夾一莖二莖稻草在即非充實先生爲之恢然
友云有一毫習心習氣只是工夫之不篤須自責工夫先生曰然
須是責志工夫之不篤由於志有不篤
輕於爲已則薄於責身爲已愈切則自責愈厚輕於待已則薄於

責身自任愈重則自責愈大
不欲爲人則已欲爲人則必自責以人之道不欲爲大人則已欲爲大人則必自責以大人之道
唐虞三代之民惟信得堯舜禹湯文武故能從其欲而被其化今觀堯舜禹湯文武之所以身爲度者何如春秋戰國以至今日惟信得孔顏曾思孟故能遵其教而宗其學今觀孔顏曾思孟之所以身爲度者何如道之爲孔孟與否世安能盡知世之觀學道之士則在於行上觀之而已若行不足信於彼而曰能信我之學無是理也夫行不足信而學因之眞我之罪非彼之過
學不明於世安得尤人夫既自任孔孟之學矣而工夫不綿密粗疏處露習氣偏見處任習心彼即以粗疏偏見之故不信我之學思至此有痛自懲艾之不及焉得尤人
自講學以來諸賢之學信於後世者多矣今切切然辨之而發明

孔孟之正學其不疑而謗之者幾希若又以言行之故尋人以嘗議之端是孔孟之正學至我而絕人以信從也嗚呼晦之二千年不足懼明之一人爲可懼諸賢亂之不必罪一人絕之眞足罪也
吾人立身行已豈能盡合人意只自信處不可有絲毫之不慊有絲毫不慊即是大缺陷豈得放過
須實實信得自已無過方可實實信得自已無過正可審察旁人議論以爲改過遷善之地蓋雖實實信得自已無過不無見稍落偏處旁人議論之得當者正可取以補過其不當者亦可取以信吾之無過
人之議論我而當者固我之師也其議論我而不當者皆激厲我以進德驅策我以至聖人者也皆我之師也況言有相通者其摘我以此事固未然而未必不可爲吾後事之戒那更有互發者其所執持之道理雖非而未必不可觸發吾至是之理故人言甚不可忽某甚不敢忽視乎人言若曰聞謗不怒抑末矣
渾然一體有滲漏即接物處事有疎失雖疎失未見於接物處事而渾然一體有滲漏卽是大過嗚呼此人之所不及見不及議而吾不容一息自寬者也
渾然一體有滲漏卽宜受誅受責雖人之誅我責我未必當而我自有宜受誅受責之理則人雖不當而我自不容辭
某一日行道上有羣兒戲擊石塊偶中左頰痛甚瞿然曰近日忽緩此天使之擊我也
學絕道喪之時人見有學道者輙以聖賢目之既見其行事之未必合乎道也則又漫然不信嗚呼使我之行事無不合乎道則天下之人皆可興起而爲聖賢因我之行不足信而陷天下之人皆不得學道而爲聖賢豈非大罪人
堯舜之時比屋可封成康之世刑措不用位育之責無間於上下使我能事事盡道不失人望則位天地育萬物之實際也

每見人不論有識無識各有一意見輙各以意見窺學道之士彼所謂是不行其所是則不信彼所謂非或行其所非則不信嗚呼吾輩立身行已豈能事事合人意但自信處不可有差若我尚不能自信無過人安能信我無過
學者生程朱之後易有架子於胸中夫以架子爲道固非然使我能盡道則自有無架子之架子今不能盡道而使彼執架子以求我雖彼之過固我之過也
盡道而愜乎人情者道也周旋世故而求得乎人情者俗也俗士從世情中打出亦自謂有其道而我不能盡道以愜人情又何怪其不以我爲然
人所見者迹我所見者心見其迹則人出其意以論或此人以爲過而彼人以爲非過或一人以爲過而羣然附和以爲過改過君

予虛心評審當與不當皆我與友更有我以爲過而人反不以爲過我以爲非過而人羣然以爲過我以爲過者必不因人不以爲過而自寬也我以爲非過者必不因人皆以爲過而拒人也蓋論迹則人與我人與人必不能同其分然也嗚呼古之聖帝明王嘗設木建鼓以求天下之言矣今學道之士不求言而言自至豈非大幸耶而何敢不虛心受也

本無名心故不惜多口實欲成己故願受八言

某於過卽戚然知非亦浩然無作蓋自嘗非出於有意也若渾然一體何有滲漏而或動不善之念或一息忘戒愼恐懼則震震然惕恐悚息知陷大辟此所謂我自見之心也於此不自愧勉其不爲禽獸者幾希渾然一體有滲漏便不能自信爲無過

人所見者迹我所見者心見迹者往往因迹而誅心見心者當兢兢透心以透迹

某今日愈見行最難眞是中庸之爲德也其至矣乎民鮮能久矣莫謂恕乃初學之事但可以求仁吾儕雖深造渾然一體之實而能行恕卽是體仁吾夫子未至從心所欲不踰矩或不能不絜矩故告子貢曰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其恕乎豈特爲子貢言哉夫子蓋自道也曾子既聞一貫而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豈特爲門人言哉知夫子者莫若曾子也嗚呼是可以知吾人終身用力之地矣

一友問渾然一體之仁如何得實有諸己曰須信吾人本來是仁但强恕求仁自能實有知諸己又曰夫子謂仁者人也孟子亦謂仁者人也又謂形色天性也人本是仁而人孰不可居仁强恕反求之功純密無間深造渾然一體之實始知吾身渾然是仁此之謂實有諸己此之謂信學者果强恕反求則融融洽洽油油藹藹眞樂見前夫融融洽洽油油藹藹眞樂見前者仁也人心本無不樂亦本無不仁只爲己私作礙故有窒塞而不樂窒塞而不樂則間隔而不仁矣格物則良知日漸顯發人己日漸相通眞性直遂流行無窒塞故樂無窒塞則無間隔而仁矣

又曰學者苟信得及而日從事於强恕反求則步步是踏實地時時有可見之功志意日漸充長胸次日漸浩落氣質日漸銷融日見其樂不見其苦日見其易不見其難故曰豈人所不能哉所不爲也

曾子曰三省吾身卽聞一貫學者欲求孔曾之一貫但自反自責如曾子之日三省而已若欲求一貫而更求他道未有不錯於岐途者何也爲其脈不眞路不直也夫曾子之前規其在何不信而行之

只明明德於天下之欲眞切自不厭人不厭事不以離人遺事靜坐爲工夫自能己所不欲勿施於人行有不得反求諸己只此願

欲眞切自肯日省只此日省卽是工夫只此願欲眞切亦不必說是工夫所以某與人言學但教以立眞志未嘗言工夫

友人問學者多問工夫某無工夫可言但教人欲明明德於天下而從事於格通人我欲明明德於天下卽自責不能明明德於天下從事於格通人我卽自責不能格通人我只此是志只此是工夫更無他語志非念念常提之謂自反自責與留在胸中爲悔者不同

一友問學在格通人我則聞命矣但晨起夜息無事之時工夫如何曰但患工夫之不眞耳眞工夫無間斷無接續若有間斷有接續亦不可謂之工夫矣曾子三省固在當下晨起夜息之際爲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傳不習乎篤志者正可深切自省奚爲而人事未交遂無工夫乎

生問先生謂工夫只在人事上若人事未交工夫如何曰未嘗志

學故見有無事之時志於學卽是事事孳孳汲汲常若不及譬之搭
訟者訟未結時雖勾差不至其意豈能一刻而忘訟哉
冬日積陰沍寒一陽生於下毫不之覺二陽猶微力不敵陰三陽
則敵陰矣然尚未也必積至四陽則氣盛化神天地陽和矣君子
之與人交也亦然吾雖愛人禮人治人如初陽之生不能開其積
陰不親不答不治固所宜然必也反其仁反其敬反其智行有不
得者皆反求諸己則其身正而天下歸之亦如陽之微者積而至
於氣盛化神則大地陽和矣今人志小器輕不能以全力自勉勵
而以一二端之善自喜以一二端之效責人不亦可惜也哉
謂一生曰人人性善人人本然是大人奈於世情上不堪其冷熱
不肯於世情上受些小虧損或爭勝於利或爭勝於名或爭勝於
勢分以至一技一藝之末一言一語之往復無不欲占些小便宜
以自矜喜不知世情上占得些小便宜性分上受了大虧損也願
步步做得便宜事以受大虧步步受大虧而反自以爲得便宜人
之所每每若是不亦可哀也哉
二生侍一生謂外人多譏先生專提強恕反求似乎教法執一曰
某用工夫總一強恕反求自有各各不同處卽如二子可見某實
地上用功是仲弓工夫子是顏子工夫但顏子工夫不善用便流
爲遏欲制念不由遏制當下斬然工夫峻截祇非顏子不能故不
易提強恕反求工夫步步踏實地眞心在實地上疑間私欲在實
地上消磨祇能眞切力行與顏子之克復同歸於仁而平實坦易
無不善學之弊此我所以專提強恕反求也夫能近取譬可謂仁
之方強恕而行求仁莫近得其方爲其近正吾儕之事而又何疑
乎
答一生書云生謂某立教惟在強恕反求格通人我愚謂生但能
舉其語而不能審知其實蓄愚之專提強恕反求格通人我全致

重乎心性也吾性渾然天地萬物一體強恕反求格通[illegible]
渾然天地萬物一體當下眞性全體頓發心性工夫莫近[illegible]
盍於此而生謂是接物之要而非立體工夫強恕反求格通人我
則良知日擴充自欺之本絕有所之根消知致意誠心正俱於格
通人我上取足所謂以全力致重乎心性者也而生謂必主敬始
心體常存則於愚之爲教固有未知者何怪生之疑我爲硬欲以
強恕反求一端爲聖門一了百了工夫耶又云生謂自讀先生之
書遂篤信先生之學以爲入聖之路舍是無由不知生所信者何
學何者爲入聖之路也愚舍強恕反求則無學舍強恕反求則無
入聖之路亦惟深造乎渾然天地萬物一體之實而後知入聖之
路斷斷舍不得強恕反求今生似能信渾然一體爲吾儒之道而
不能直信強恕反求卽是渾然一體之工夫蓋生之信渾然一體
爲吾儒之道者非生之識果足以信之也信明道耳明道云渾然
與物同體云以天地萬物爲一體而生不能別其非愚所舉之渾
然天地萬物一體則非生之識果足以信之矣信明道而明道未
嘗專提強恕反求爲入聖之路則生自不能不疑爲非一了百了
工夫又何足怪夫子貢問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子曰其恕乎
又曰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已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矣反身
而誠樂莫大焉強恕而行求仁莫近焉夫子曰射有似乎君子失
諸正鵠反求諸其身又曰君子求諸己小人求諸人孟子曰仁者
如射射者正己而後發發而不中不怨勝己者反求諸其身而已
矣又曰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己其身正而天下歸之是孔孟固
爲一了百了工夫矣他章問答皆因人發藥各有不同細細求
之則無不會其有極歸其有極者君謂非一了百了工夫則子貢
何以可終身行能近取譬何以謂仁之方強恕而行何以求仁莫
近其身正而天下歸之豈非一了百了而要本之反求諸己聖人

明訓彰彰如是而何以輒疑之爲非一了百了工夫也

又云强恕反求格通人我之力果沂痛篤切則心思凝聚精神收斂所謂其心一其神凝主宰常健內力常重聲色交於側而不之知非禮接乎前而不動念何取於照管視聽言動生謂恕之教惟在强恕反求格通人我其餘視聽言動俱不照管此豈知强恕反求格通人我者哉若照管於視聽言動則有安排有做作安排做作則有扭揑有回護始或本期無過終必落僞道學之窠臼何也强恕反求格通人我者用力於根本專注於血脈照管於視聽言動者用心於枝葉支持於格式根本血脈者專於爲己枝葉格式者分心爲人也夫用心用力之不同而成就迥別學者亦安可不知所以自擇乎

凡事既見得是只須直行所見不可再有回護若有體面回護爾我顧忌便不能直行所見流於文過飾非之小人矣

既見得是又不能行與不學之人何異

某省過愧悔毫不見人之過人即有過皆己之過何敢尤人

某今日方知爲人之難不知三十八歲以前如何莽撞過日不任自家意致體貼人情又不苟徇人情歸於至當人已皆愜甚難甚難

一生問先生曰下工夫何如曰精義不敢不勉求仁無別法惟在强恕熟仁無別法惟在精義精義亦不外恕但用力稍異耳

濟子求仁錄輯要卷五

四明後學　毛文强孝章　鄭　性義門　仝校刻

渾然一體中條理

傳曰昆弟之義無分然而有分者則辟子之私也子不私其父則不成其子故有東宮有西宮有南宮有北宮所謂辟子之私者辟其子事父之私也子之事父自與事伯叔父不同不分宮則子難盡情於其父伯叔猶子之間反致嫌戾者有矣故聖人有同堂異宮之制使子各盡情於其父故曰子不私其父則不成其子然子雖私其父而其父於昆弟之義原無分也無分者自盡其昆弟之情有分者各盡其子之情無分而有分者有分而實無分仁之至義之盡也

仁至則義必盡義盡亦仁必至蓋仁自有義義即是仁初無容二

也

求仁必由於集義義者仁之義也舍集義亦何處求仁

入德之始求仁必於集義成德之日由仁而行即是義蓋義人路也所由以出入者也嗚呼路之一言至奇而至當自非聖人安能爲此言哉

吾性渾然天地萬物一體事事得其條理物物得其條理始恰渾然一體即如父子渾然一體而一體中自有條理有敬承父道宜終身無改者有父蠱宜幹者有父蠱宜裕者有幹母之蠱不可貞者事父母幾諫當三諫不從則號泣隨之父子責善爲不祥而從父之令又焉得爲孝先事敬承當事將順有無限委細在導其妻子率其兄弟有無限欵曲在外事門護內事調劑有無限苦心在兄弟渾然一體而一體中自條理有年長以倍之兄教養兼至宜以父道事之者有學成德立宜以師道事之者有不令之兄不能

無藉於挽回者惟承順而後挽回亦惟愛敬而後能示顛古人所
謂內外養之有無限婉曲在有淑善之弟可正以兄道率之者有
不令之弟須反以兄道事之者詘事兄之道委曲漸摩所謂養不
中養不才有無限容耐在夫婦渾然一體而一體中自有條理有
身教而自足者有須兼以言教者陰柔之質最難曲洽陰柔之隱
最難曲體體恤之未周浹洽之未至即非渾然一體毫分愛慾之
纏綿恰是熾然人我而非渾然一體朋友渾然一體而一體中自
有條理古人最重擇交此即一體中條理兄朋友中有父事兄事
有隨之友有親近汎愛之友有貧賤患難之友有愛我知我之友
亦自有親親之殺尊賢之等在君臣渾然一體而一體中自有條
理古人君爾忘身國爾忘家無不竭其忠藎而諫與不諫審乎其
時謀與不謀視乎其位毫不敢顛越雖栖栖皇皇仕如此其急而
去就有義進退有禮毫未嘗苟且所以微子去之箕子爲之奴比

干諫而死孔子謂之三仁可以速而速可以久而久可以處而處
可以仕而仕孟子願學孔子之時此一體中條理之大畧也雖人
倫之變萬不得已而有處分出妻令其有托絕交不出惡聲仁至
義盡無非一體喜怒哀樂中節謂之和生殺予奪得宜謂之仁故
舜殛鯀而禹不怨周公放蔡叔而仲用命孔子見南子不見陽貨
其見一體也不見一體也慟顏子之亡而不以車爲之槨其慟一
體也不以爲槨一體也只爲一體自不容不條理秩然條理原來
恰是一體如人身自頂至踵渾然一體而頭腹四肢耳目鼻膚髮
臟腑井井不同只是一體生成是一體生成有條理天性自然不
容分毫計較於其間物格知至君子雖已深造渾然一體之實而
秩然條理處有終其身而不容已者故曰精義入神以致用也利
用安身以崇德也過此以往未之或知也若求仁君子正在條理
上格通人我條理得宜恰是渾然一體故孟子云集義集義正是

求仁也雖未深造而自得當力行純一時恰是渾然一體之仁密
密通畫所謂力行近乎仁也

一友問渾然天地萬物一體恐同於兼愛曰墨氏兼愛未嘗致知
格物不致知格物自不能格物知至彼本非渾然天地萬物一體
又何疑渾然一體之同於兼愛哉又曰學須深造自得未嘗深造
渾然一體之實必不能無此疑葢秩然條理是真渾然渾然一體
是真條理若條理不秩然渾然一體亦是妄見

吾性本渾然一體本秩然條理非渾然一體未足而加秩然條理
以補之也渾然一體者秩然條理者也秩然條理者渾然一體者
也故曰義禮知信皆仁也

吾性渾然天地萬物一體故遇可惻隱則惻隱遇可羞惡則羞惡
遇可恭敬則恭敬遇可是非則是非而所惻隱者則當惻隱者也
所羞惡者則當羞惡者也所恭敬者則當恭敬者也所是非者則

當是非者也謂之條理秩然若吾性不渾然天地萬物一體則遇
可惻隱者而漠然不惻隱遇可羞惡者而漠然不羞惡遇可恭敬
者而漠然不恭敬遇可是非者而漠然不是非夫可惻隱而漠然
不惻隱可羞惡而漠然不羞惡可恭敬而漠然不恭敬可是非而
漠然不是非又何有於條理秩然故渾然天地萬物一體則必秩
然天地萬物條理知秩然條理而不知渾然一體者有之矣未有
知渾然一體而不知秩然條理者也

吾性渾然天地萬物一體故一觸事物而無不動遇可惻隱不容
不惻隱遇可羞惡不容不羞惡遇可恭敬不容不恭敬遇可是非
不容不是非因其惻隱而謂之仁因其羞惡而謂之義因其恭敬
而謂之禮因其是非而謂之智惻隱偶見而未盡仁羞惡偶見而
未盡義恭敬偶見而未盡禮是非偶見而未盡智則因其偶見未
盡而謂之端葢陷溺之久一旦有觸而露其端故曰端也渾然今

體偶見卽是一端偶見一端渾然本是全體故孟子卽情善以明性善則直指之曰仁義禮智顯然其爲性善也卽今人之乍見以明皆有不忍人之心則微指之曰端顯然其宜擴充也

謂惻隱爲仁者渾然一體也謂羞惡爲義者因其不宜而羞之惡之而所羞所惡皆得其宜也謂恭敬爲禮者恭敬則有節有文也謂是非爲智者所是所非皆知之不淆也遇可惻隱不容不惻隱遇可羞惡不容不羞惡遇可恭敬不容不恭敬遇可是非不容不是非惻隱羞惡恭敬是非皆渾然一體之仁也惻隱其所當惻隱羞惡其所當羞惡恭敬其所當恭敬是非其所當是非皆得宜之義也惻隱羞惡恭敬是非有節而不流有文而不亂皆節文之禮也惻隱羞惡恭敬是非之不淆皆知之智也當惻隱則義禮智俱備當羞惡則仁禮智俱備當恭敬則仁義智俱備當是非則仁義禮俱備渾然全體見一端故一端而渾然全體也

渾然天地萬物一體者仁也吾性一仁而已仁智分言則智者仁之融明故以是非之心歸之若專言則智亦渾然一體也卽仁也當惻隱則惻隱當羞惡則羞惡當恭敬則恭敬當是非則是非不慮而知而其惻隱也不自知是惻隱羞惡也不自知是羞惡恭敬也不自知是恭敬是非也不自知是是非渾然秩然其爲一體之仁可見也義禮者渾然一體之條理也渾然一體本有自然之條理就其得宜謂之義就其節文謂之禮仁智爲體義禮爲用故曰仁人心也義人路也曰居惡在仁是也路惡在義是也曰義路也禮門也曰克己復禮爲仁曰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禮所生也義禮之爲用可見也又曰是非之心智也智亦當屬條理然是者不忍以爲非非者不忍以爲是渾然一仁也大學求仁在於致知以格通人我曉然其爲一體之仁卽當羞不忍不羞當惡不忍不惡亦渾然一仁也恰恰當羞則羞當惡則惡渾然一體自有本然之條理至於恭敬則藹然不敢慢易之心益顯然其爲一體之仁當恭敬則恭敬自周旋委折不徑行直遂渾然一體恰具當然之條理仁智體也義禮亦體也渾然一體者運則秩然條理者自在秩然條理者渾然一體之條理也則謂仁智爲體義禮爲用可也

渾然一體之仁自有本然之條理析其條理之得宜者謂之義又析其條理之有節有文者謂之禮又析其渾然一體之渾融明睿者謂之智曰仁義禮智然智之渾然寂然卽一體之仁節文其所當節文卽得宜之義故孟子多言仁義仁義已該禮智也遇可惻隱則惻隱惻隱得宜渾然一體之仁自適當然之條理故孔門專求仁仁已該義也渾然一體者運則秩然條理者自在如遇可惻隱卽惻隱是爲得宜之義當危迫痛苦之甚者惻隱發之重其未甚者發之輕節也惻隱之發流連回護文也是謂節文之禮所謂渾然一體自有之條理者如此若其未觸於物則義禮俱漠乎無

朕只一渾然天地萬物一體者渾然寂然而已故曰仁人心也義人路也曰居惡在仁是也路惡在義是也只一渾然天地萬物一體者渾然寂然居仁也渾然一體者運則秩然條理者自在由義也耶乎此而仁智爲體義禮爲用亦可曉然矣又曰未觸乎物則只一渾然天地萬物一體者渾然寂然似乎智亦莫得其朕不知此正智之其體也故曰智卽是仁然何以四德言智蓋智者渾然一體之渾融明睿者也析智於仁可也

又曰渾然一體者運則秩然條理者自在當下由義當下居仁蓋雖運而有秩然條理者之可見而其渾然一體者仍自是渾然寂然也

又曰只一渾然一體者渾然寂然而不動而敬自有天然之法則非禮義而何故仁義禮智一性也與性見前則仁義禮智畢備仁義禮智非截然分而爲四折而爲二爲三有時而仁義有時而禮

智也

一友云學有從仁入有從智入從惻隱入者仁也從是非入者智也孟子言四端皆擴而充之則從禮從義入皆可何以專言仁是聖學曰義禮智皆仁也當羞時不忍不羞當惡時不忍不惡當恭敬時不忍不恭敬當是者不忍謂非當非者不忍謂是此不忍不如此處皆仁也苟擴而充之一旦自得而居之安是曰居仁故專言仁是聖學若曰從是入則含仁義禮智更有蘊奧乎夫仁義禮智也而尚爲門庭之事乎

一友問先生每稱明道義禮智信皆仁之語疑而請問曰義禮智信皆仁謂當羞時忍不住羞當惡時忍不住惡當恭敬時忍不住恭敬當是非時忍不住是非皆真心發見處也以羞惡言則謂之義以恭敬言則謂之禮以是非言則謂之智其實皆仁也

孟子云君子之於物也愛之而弗仁於民也仁之而弗親親親而

仁民仁民而愛物曰愛曰仁曰親豈非渾然一體曰於物愛而弗仁於民仁而弗親豈非條理秩然又曰中庸謂溥博淵泉而時出之溥博淵泉仁也而時出之義也曰小德川流大德敦化小德川流義也大德敦化仁也川流即川流其敦化時出即時出其淵泉仁義豈有兩德渾然秩然豈有兩體也哉

性一仁而已然言義言禮言智更少不得聖人立言之妙其味無窮渾然一體有自然之條理真違越不得一步

渾然一體者運則秩然條理者自在率性之謂道也窮理盡性者盡道以盡性也

舜明於庶物察於人倫是渾然一體中條理由仁義行是秩然條理處原只渾然

真渾然天地萬物一體始能好惡人始能予奪人始能刑賞人惟仁人放流之屏諸四夷不與同中國萬物一體也

堯舜之誅四凶湯武之放伐周公之兼夷狄驅猛獸孔子之作春秋孟子之闢楊墨渾然天地萬物一體者也

一友謂先生待人有厚薄不類渾然一體曰渾然一體中厚薄自在有厚有薄何嘗非渾然一體大學云於其所厚者薄而於其薄者厚中庸云親親之殺尊賢之等若渾然一體而無厚薄只是佛氏平等真空去渾然一體遠矣

渾然一體則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親親之殺尊賢之等自有不容混者不容混即一體即一體而又不容混者也

楊氏爲我未忘人見故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爲墨氏兼愛未忘我見故摩頂放踵利天下爲之楊墨恰是一對今有疑渾然一體爲兼愛者悞矣

一友問儒者遇世以禮故前賢有仁禮並提者先生謂何如曰仁則禮在其中矣故夫子曰克己復禮爲仁而目則在於非禮勿視

聽言動橫渠亦云經禮三百曲禮三千無一事而非仁蓋越禮因於縱欲縱欲因於有我格物君子自不至欲敗度縱敗禮物格則渾然天地萬物一體其體即仁其用即禮但吾人日用尤須精細始無滲漏夫子於知及仁守莊涖者而曰動之不以禮未善也吾人其敢忽諸

又曰儒者固遇世以禮但有禮之根本聖學渾然一體中條理秩然此禮之根本故曰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禮所生也

又曰渾然天地萬物一體則禮之大本已立自後但須盡精微道中庸以日底於純一故曰敦厚以崇禮仁體日純率禮日密無一毫之非仁斯無一事之非禮直至從心所欲不踰矩始爲仁之至禮之盡

夫子曰知及之仁能守之莊以涖之動之不以禮未善也聖學純全完密如此故告顏淵曰克己復禮爲仁告仲弓曰出門如見大

實使民如承大祭告樊遲曰居處恭執事敬即其求仁之初而已全動禮之事蓋仁本該禮求仁即率禮無容二無或缺也

中庸曰敦厚以崇禮易曰君子以厚德載物又曰知崇禮卑崇效天卑法地禮者君子之以厚德載物者也敦厚則不忍慢易於人一言微傷則不忍一行微乖則不忍處處詳愼事事用情與人無不有其天則處事無不有其節文言斯可道行斯可樂德義可尊作事可法容止可觀進退可度禮斯日崇矣厚日敦禮日崇自可以載物自可以與天地參

言行者君子之所以與人交也君子之言無非禮動無非禮者一出於不忍不敢之心而已矣不忍者仁也不敢者敬也一出於不忍不敢故言而世爲天下法行而世爲天下則遠之則有望近之則不厭也嗚呼愼言愼行者豈僅在乎言行加之意哉求仁焉斯愼矣熟仁焉斯無不愼矣

厚即是仁敦厚者熟乎仁也敦厚以崇禮漸可至從心所欲不踰矩

理者事事物物各有天則秩然條理不相淆亂之謂窮理者於事物盡其天則條理分明也窮事物之條理乃盡性之實事能盡其性而盡人性盡物性在其中矣蓋舍待人接物別無理可窮也待人接物窮其理而吾性盡人物各得其性而人物之性亦盡矣舜盡事親之道窮理盡性也而瞽瞍底豫瞽瞍亦盡其性象憂亦憂象喜亦喜窮理盡性也而象克諧象亦盡其性好生之德洽於民心窮理盡性也而民用不犯於有司天下之人亦各盡其性嗚呼必如此而後爲能盡其性也而其要在於窮理可不愼與

大人者正己而物正者也窮理盡性之謂也故曰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己

吾性渾然一體中有自然之條理而事事物物巨細萬端各有本然之條理是即秩然條理恰可見渾然一體率吾性之條理而事物之條理已得中事物之條理而吾性之條理已愜是盡秩然條理恰已盡渾然一體然因此而謂人性物性均稟於天之理不然也又或謂於事事物物上求理即爲義外不然也

即秩然條理恰可見渾然一體盡秩然條理恰已盡渾然一體可知窮禮所以盡性命者莫之爲而爲者也從心所欲不踰矩所謂至於命也易曰窮理盡性實指一盡性之路與人曰以至於命實指一神化之路與人

夫子耳順則化矣從心所欲不踰矩則神矣未至於從心雖耳順之年尚窮理精義之不敢息也故幾幾乎不敢自必曰過此以往未之或知也大可爲也化不可爲窮理盡性則入日於化日入於神而不自知矣故曰以至於命學欲幾於化神而不窮理其何日之與有

夫子曰五十以學易蓋從知天命之年言也可以無大過小過尚未敢必也蓋學未至於從心保無幾微之或失與嗚呼聖人猶然吾輩何爲而不自勉乎

所以不能窮理者未能靜而安也故曰安而后能慮又曰安汝止惟幾惟康君子而時中是時時未發之中所謂性常定也深造渾然一體之實而戒懼愼獨則時時未發之中喜怒哀樂發皆中節和即是中若因循托大用心未密則不能無習心習氣之萌即非未發之中習心習氣之萌即於喜怒哀樂之發有乖於事有過不及即非中庸故曰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時中

無忌憚與時中相反止在毫釐之間因循托大用心未密所謂無忌憚也於喜怒哀樂之發有乖於事有過不及即是反中庸一失足便爲小人可不愼歟

顏子不遷怒不貳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即能時時

未發之中故夫子曰有顏回者好學曰顏氏之子其庶幾乎
適中之謂中平常之謂庸凡適中者自平常易知也德者眞心見
諸行事之謂中庸正在行事上言雖云易知實爲難盡非精義熟
仁不能盡能盡始爲盡性始爲至德凝至道
文王不顯亦臨無射亦保故能不斷亦式不諫亦入
易曰窮理盡性曰精義入神以致用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天下
豈有無所致力而自然崇德盡性之聖人哉故曾子曰戰戰兢兢
如臨深淵如履薄氷嗚呼惟如此乃能崇德也夫乃能盡性也夫
問精一執中入德之要先生未嘗言及何也曰此物格知至後脩
身之事爲齊治平之基本者也傳天下乃莫大之事故雖聖授聖
亦不免如此叮嚀若初學入德之要何以禪授時始言乎
一生云乍聞先生精一執中之旨躍然無疑因述其說曰未也生
請申言之曰大約學未至於神化尚不能無習心以習心歷事豈

不惟危道心本惟微如可以與可以無與可以取可以無取究竟
若何而爲至當之道豈不惟微惟微故須精之精之則一定不易
之道出允執之而已中卽是一一卽是道在惟微時言曰道心在
惟精時言曰一在允執時言曰中此吾儒修身之要道而家於此
齊國於此治天下於此平者也故舜禹禪授不能不叮嚀致愼禹
之戒舜曰安汝止惟幾惟康臯陶之陳謨曰兢兢業業一日二日
萬幾舜爲天子禹臯以此戒舜舜將傳位於禹又以此戒禹可見
古帝王兢兢修身爲本至意吾儕雖未得治國平天下而有齊治
平之責任日用之間皆須精一執中方是知修身爲本方能盡其
性不然非過卽不及去中遠矣
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舜之精一執中也古聖賢告人未有不以
有諸已者允執厥中者堯也惟危惟微精一執中者舜也夫子從
心所欲不踰矩所謂賢於堯舜者其在斯乎

兩端如可以與可以無與可以取可以無取之類用中則無傷惠
傷廉之失矣故曰非禮之禮非義之義大人弗爲
一生問精一執中初學亦當然否曰格通人我只在事上誰不當
然但雖在事上而意實在於格通人我未可主於事上精一執中
而遂可忘格通人我之要領也堯舜性之也若禹臯陶則見而知
之皆渾然一體之大聖人故止精一執中而已無不恰渾然一體
之仁也又曰未造渾然一體之實集義卽所以求仁旣造渾然一
體之實精義卽所以熟仁精一執中精義也但吾儕灼知求仁爲
本則吾之集義誰云非精一執中乎
在堯舜謂之中在孔子謂之時在孟子謂之義全易無非此旨故
曰中正曰時義精一執中堯舜之易也曰三省吾身曾子之易也
堯舜成德者之易也精義之事也曾子學者之易也集義之事也
易無他時而已矣夫子學易可以無大過亦惟明乎其時而已矣

夫子聖之時者也故曰夫子全身是易
語云老子得易之體孟子得易之用亦是蓋易始於一畫一畫卽
陰陽也老子之學純氣之守也故曰老子得易之體吾儒於易觀
象審時進退存亡不失其正仕止久速各得其可而易之道盡矣
故曰孟子得易之用聖人於易本用也非孟子但得易之用而已
易全是觀象於天地萬物以爲學聖人就象上言性言心說仁說
智非可指實以爲言易也故易非知性者不能讀未知性而讀易
未有不認氣爲性者蓋易自一畫以後卽陰陽也實認聖人之言
性言心說仁說智爲言易則認氣爲性矣如後賢悞認文言而以
元亨利貞配仁義禮智豈不以氣爲性乎凡於易言心性仁智處
無不皆然故易難讀自不知性者讀易而性學不明易道不明矣
嗚呼
善讀易者觀象審時以易爲精義集義之書不善讀易者就易研

究心性以易爲指示性命之書善讀易者實體於倫常日用不善讀易者虛索於陰陽造化

易非知性盡性之聖人不能作而聖人作易初非以明心性也後人執之以爲是指示性命之書則失聖人作易之本意矣然則聖人何以作易曰吾人日用皆心性也而動作有其時有其位不失其時位則中正無咎失其時位則不中不正而凶悔吝生焉故聖人作易即陰陽之動靜教人以觀象審時而明進退所以寡過也夫即陰陽之動靜以爲教則非以明心性可知故必如此而後性盡即以爲指言性則候也必如此而後恰渾然一體之仁智即以爲指言仁智則非也

伏羲觀人倫庶物各有當然之則若自然而不可違若一定而不可易故取象於陰陽以畫卦爲奇爲偶爲剛爲柔爲消爲長爲進爲退皆自然而然無定而定使民觀其象法其行酌其時審其位

而各歸於當然之則是伏羲之所以作易之意也蓋上古訓誡未詳儀刑未備故聖人即造化以爲教所謂以天教人者也豈圖畫虛空描寫造化與斯人道陰陽說老少推天地之所以始人物之所以生指性命之源淺天地鬼神之奧如後賢之說也耶

伏羲觀理於人倫庶物後賢察理於陰陽造化伏羲取象於陰陽造化以爲教後賢推理於陰陽造化以明性截然不同矣可謂後賢之易即前聖之易乎易本平常切近而後賢以玄虛幽渺測之是以百姓日用之易變而爲陰陽造化之易也

取象於陰陽造化畫後之易也觀理於人倫庶物畫前之易也伏羲見天下事事物物各有其道而因之畫卦卦陳象立而天下之處物制事各歸於道而不能外吾夫子見一卦一爻各有其法象各有其義類而不可遺因見前聖之易固有其極至之道而卦爻法象之義類從此起故曰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夫曰太極如是乎曰太極如是矣易傳聖人贊易之書也知易傳爲聖人贊易之書則千言萬語無非贊易可以一讀而明傳曰夫易開物成務冒天下之道如斯而已者也此一章之要領下文六節皆從此推出而節節相承故易有太極一段但就上闔戶八句一直推出旨意了然聖人作易開物成務冒天下之道但闔闢一戶而道無不可見如闔戶謂之坤闢戶謂之乾一闔一闢謂之變往來不窮謂之通見乃謂之象形乃謂之器制而用之謂之法利用出入民咸用之謂之神即一戶而道之可見若此夫子贊易至是不覺遂闡前聖作易之心也曰易有此至極之道聖人所以畫奇偶之兩儀也太極之旨如此蓋天下之道有一必有兩定於一必成於兩如戶有闔必有闢一闔一闢而戶之道始盡太極生兩儀者渾然一道而端緒則有兩抽其端緒而畫奇偶所以謂生兩儀也四象者陽之純陰之純乾坤是也陽之雜陰之雜震

坎艮巽離兌是也奇偶畫而乾坤震坎艮巽離兌畢備兩儀生四象也八卦即六十四卦凡易傳中言八卦多該六十四卦而言乾坤震坎艮巽離備而六十四卦無不畢備四象生八卦也八卦成而吉凶可定大業由是而生所謂開物成務冒天下之道者如此此夫子韋編三絕而見前聖之心知前聖所以作易之故也不曰伏羲因天下至極之道而作易乃曰易有太極者爲贊易也謂易書有自然之根柢故生出如是條理云爾是夫子之易有太極豈不顯淺易見可一讀而知乎

夫人道仁義而已然不審於位不酌於用則有乖於仁義而人道將不立易之分陰分陽迭用柔剛所以教人之盡仁義也所謂順性命之理也故惟學乎易而後能屈能伸知經知權不失其正嗚呼此夫子所以謂學易可以無大過歟

學者愼無易言權權非聖人不能蓋聖人渾然天地萬物一體當

事勢之必不得已而權出焉湯武征誅權也堯舜揖讓亦權也伊尹放太甲周公避東都權也夫子作春秋亦權也權皆出於聖人之不得已若得已而行之之謂苟權皆出於聖人渾然一體之仁若非出於憂世憂民委曲成物之謂術

知學之士立身行道事事不忍苟人見其不苟也曰是可與立未可與權者也不知權非日用常行之物而日用常行之則苟而已矣

可與立尚未可與權今未可與共學之人往往自以為能權蓋未知立身之大道而一切遷就絕無繩墨也嗚呼俗習入心趨向不正有終其身而不可與共學矣不亦悲哉

為機變之巧者亦自以為能權眞無所用其恥也

非窮理精義不能權然權者事勢之不得已窮理精義者日用之不可缺漢人以反經合道為權而程氏非之晦菴云以孟子嫂溺

援之以手之義推之則權與經亦當有辨可謂不執程氏之說矣然得中故謂之權晦菴云權而得中似猶說作兩層也權者權輕重使合義也此審理度義之權也聖人所謂權乃反經合道之權故曰可與立未可與權若審理度義而猶曰未可則必不然

權輕重使合義此可與適道之事

堪輿家謂移步換影蓋少一轉身移步則龍穴砂水又改一規模矣吾人日用之中所以處事宰物者亦然故曰因時制宜非有定則

本有一定之則而又未嘗有一定之則無一定之則而恰恰有一定之則是所謂義也知乎此可與言精義矣

生云前約一友至日欲赴其約天將雨父不令往某恐失信堅欲行父怒從父則失信欲不失信則逆父如何曰此自有輕重之權衡在既與友約自不宜爽信父不令往輙當中止初以不爽期為義繼又以中止為義義者宜也隨處隨時步步移換非有一定如當東則以東為義當西則以西為義當東而西則不義當西而東則不義當立則立為義當坐則坐為義當立而坐則不義當坐而立則不義以此推之步步有義刻刻有義若執定則為尾生之信申生之孝害義多矣又曰人日用飲食莫不由義惟於人倫日用即失義夏葛而冬裘饑食而渴飲夜寐而早起何處不是義何時不由義獨於行已立身之間待人接物之際即昧義豈知但由日用飲食之義而不由人倫日用之義即違禽獸不遠哉

一生問發乎情止乎禮義此言然否曰恭敬之心羞惡之心情也即禮也義也或者之言嗜慾之私與俗習之氣耳非情也

先生在玉峰人多謂先生不知人情謂一生曰最知人情者某也惻隱之心羞惡之心恭敬之心是非之心情即是性情善顯然性善顯然孟子以後性善之學不明故往往謂情有不善不知有不

善者非情也嗜好也俗習也情發乎性無有不善且止有惻隱羞惡恭敬是非之四端俗習嗜慾則有不善千態萬狀其端不一吾安能盡知

生某某嘗私議先生不知世俗乃謂一生曰某某言良是但某孳孳汲汲望唐虞而直邁之焉知世俗生唯唯云某有時志切為學即不知世俗

某初謂世情不必知故往往有以不知世情為誚者不問也後頗悉民隱始覺聖人喻義喻利之言更親切而有味又覺孟子答任人之言眞為規矩方圓之至孟子曰取食之重者與禮之輕者而比之奚翅食重取色之重者與禮之輕者而比之奚翅色重何嘗執細節以苛求於人又何嘗苟狥於俗以違義後之學者拘于禮則執細節以苛求而人厭其迂曲學阿世則苟狥以違義而為士論之所不與士論之所不與固不可行人厭其迂亦不能行然後

知聖人之言規圓而矩方也嗚呼不稔知世情初不謂二章之旨有所隱而不出也乃今而知聖人無不深達乎世情故言之曲而中又乃今而知世情愈明則聖人之道理亦愈出也雖然無志於聖人之學不知聖人之道而深達世情則未有不爲世情所移者有志於學者固當不患乎知世情之晚也

孟子曰仁人心也二千載來誰人不自謂知殊覺我之所知有以大異於人者

仁人心也義人路也仁人之安宅也義人之正路也聖人之道徹始終貫本末竭盡而無餘辭故曰居仁由義大人之事備矣某透心透腑見得只是仁義故於孟子之言契之深信之足眞有手舞足蹈心悅神怡不自知其然而然者

天命之謂性仁也率性之謂道仁也有義也修道之謂教體仁而精義也中庸修身以道修道以仁一語最有味而修道以仁尤可

見孔門學脉道者日用事物當行之理修道云者日用事物之理酌之以適於中也有一團渾然眞誠惻怛之仁貫注淪浹則道不虛行而非禮之禮非義之義吾知免夫道即五達道修道以仁即達道以達德行之三達德中知以知其當行勇以決其必行而實所以行之者仁也故中庸又足一語云所以行之者一也一謂仁也觀修道以仁語豈不更可見耶

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爲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傳不習乎修道以仁也修道以仁故力行近乎仁

前言修道以仁後言力行近乎仁蓋知所以行之者一也非仁而何

凡爲天下國家有九經所以行之者一也謂修身也大學曰修身爲本後賢俱指一即誠古人之文無虛含法以後人之文讀古聖賢書往往多不合

親修道以仁可知論語仁能守之易仁以行之之旨

率性之謂道由仁而出即義也脩道以仁集義正是求仁也

至誠經綸天下之大經則曰肫肫其仁誠之者擇善而固執之則曰修道以仁雖安勉有分而道無二

謂一生曰聖學只在眞心直達孟子曰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也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也親親仁也敬長義也無他達之天下也又云凡有四端於我者知皆擴而充之若火之始然泉之始達以保四海平易親切如此明白正大如此故曰夫道若大路然豈難知哉曰道在邇事在易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曰古之人所以大過人者無他焉善推其所爲而已矣今之人非無愛親敬長之心也眞心始發爾我之見即形莫謂不能直達之天下且不能直達之親長矣生云某嘗驗之家庭日用原有不可直達者曰委細曲折竭盡苦心無非直達眞心曲致即直達若以徑行

直遂爲直達則失之矣生云向疑先生或少經濟今始知見前時時是經濟曰經濟兩字出於後人不知學問聖賢止是身修而後家齊家齊而後國治國治而后天下平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運於掌上何嘗別有經濟後人分道德經濟故每分才德經濟非有才不能非博聞多見不可捨不得才情氣魄捨不得文史知見只爲未嘗灼知眞心信性善不及至誠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物之性可以贊天地之化育經綸天下之大經夫焉有所倚至聖睿知聰明足以有臨寬裕溫柔足以有容發强剛毅足以有執齊莊中正足以有敬文理密察足以有別溥博淵泉而時出之何嘗恃才何嘗藉聞見今不能知至聖至誠須竭才於致曲致曲乃吾等初學事曲能有誠而形著動變化即與至誠無異何須論才何必求補於聞見只此委細曲折直達眞心豈非才耶豈一一考之聞見方能之耶眞心最靈曾子樵於野其母

啻指呼之曾子心動亟歸眞心最巧寗武子君入囚室則[illegible]酖則貨醫卒能保全其君以至閭巷愚夫愚婦苟人倫關切之際眞心篤摯自生其智自有其勇眞心感孚自無不靈自無不動只爲性善人人同具故能如此堯舜時雍風動只直達此眞心大禹聲教訖於四海亦只直達此眞心湯武伐罪弔民亦只直達此眞心三代治具莫備於成周姬公制禮作樂善世宜民裁成輔相巨細畢周亦只眞心之曲折變化雖思兼三王監於二代亦只眞心之權衡酌當孟子曰仁人心也義人路也居惡在仁是也路惡在義是也居仁由義大人之事備矣深造渾然天地萬物一體之實謂之居仁委細曲折謂之由義居仁自能由義由義只是居仁有此眞心自能直達曲致直達曲致始全此眞心故曰聖人精義卽是行仁學者集義卽是求仁初無二事眞心有直達時有曲致時直達固不待安排不由思慮曲致亦本無安排雖千思萬慮仍是

不思不慮直達此眞心能直達亦卽是眞心曲致此眞心能曲致亦卽是眞心眞心自能直達曲致曲致卽是直達但其間委細曲折恊於機宜乃隨事精細隨時渾融實無盡期故禹戒舜曰安汝止惟幾惟康皐陶戒舜曰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舜又戒禹曰惟精惟一允執厥中夫子五十而知天命曰加我數年以學易可以無大過蓋學至深造而自得不患處人倫日用中尚有人我之岐見而患於接物處事之際精微多有未盡家國天下間人情事變有出人意外者人官物曲有多少未習者步步合轍事事允宜此中大有委細曲折在中庸曰盡精微道中庸易傳曰窮理盡性精義致用皆其事也子等初學雖未可言及此强恕反求自有本然之權度在直達曲致自有當然之義在知乎此則見前時時是學不必更言經濟矣

一生思以經濟自見求所以習之者先生謂之曰經濟不須習聖人亦無經濟之名生問故曰生知治家乎一家之政事事在家主之心事之未至先有以謀之事之將至早有以理之東指西畫左挈右提蓋有不待子弟僕妾知而事已告竣者子弟僕妾默受其福而已無他一家故也聖人之治天下也亦然又知養身乎有癢卽搔有痛卽摩念未嘗起而手已至痛癢之處心未嘗思而口已自言痛癢之狀無他一體故也聖人之治天下也亦然苟如此則經濟何必習經濟亦何必有其名也哉自聖學不明乃有經濟之學自有經濟之學而治遂不古若矣噫

講學諸賢亦有言才言經濟者不知性故也若知性則一本直達自無枝葉之辯

人孰無才只不能盡其才不盡才由於無志顏子欲罷不能自竭其才故孟子曰或相倍蓰而無算者不能盡其才者也

後世言治人理事必先論才不知才者吾性之良能也苟知學以

求仁爲宗自能直達吾性治人而人治理事而事理爲將而將爲相而相爲有才不足之患直達吾性卽是才後世之論才不出於公孫之三言曰强曰有智慮曰多聞識以是爲才所以修身爲本之學不見於世而三代之治卒不可復也嗚呼

一友問公有征輸私有逋負而家人妻子不能無凍餓之患不憂則非情憂之則非道柰何先生曰但憂所宜憂憂卽道也友未達曰聖人渾然天下一體故切切生民之憂衣之食之教之誨之與其利除其害禦其災捍其患入斯民患難之中而汲汲不敢自暇逸君既爲一家之主則一家所恃賴惟君自當心入一家憂患之中無衣爲之謀衣無食爲之謀食急征輸償逋負公私上下總總顧慮是君之分又何是道非道之疑乎又問措置之法曰如居此室中有求免於風雨盜賊之虞則心思自周自有修葺之道防患之法何必問之他人友又述遇事畏苦之狀曰君病在躭靜避事

故遇事益見其苦處事益長其難卽此長苦之心理與事分爲二身與家不一體去道大遠今之治生理家者幷心一路衮之食之習而安之不知其爲心勞不見其爲過慮亦不計其爲是道非道聖人治家亦然但俗人忙不可閒閒必蕁事聖人則可忙可閒忙不厭事忙亦安然閒不蕁事閒亦安然此則知學不知學之異耳

一生見路有行竊神者大不悅曰諸生之業多端何至喪心爲此先生曰愚初年亦如生見今不特不怒且惻然傷心若無地可自竊者生問故曰民不能養古帝王養之不能自教古帝王教之此上天之所以爲生民而立之君也今民各自養各自量其才力之所至以爲養苟如是則凡可以得生者無不爲已何暇顧廉恥哉生若思至此當有不能不惻然傷心如其者又奚怒之有生唯唯曰所謂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弗喜曰然聖人之學不明則三代之治不可復三代之治不復則斯民困苦之期無時也有志於聖人之學者得不身任其責耶

先生教授於市對門一子頗俊秀而習鼓吹學作樂人嘆曰此子豈不可上達其父母爲之計所以自養故業此豈非三代之治不復之過與已亥冬先生寓吳郡迎春日訪二一友回路擁不得行遂佇立道傍見妓女迎馬上不覺酸楚淚下越日述之於其友其友曰天寒君矜諸女凍甚耶先生曰不然先王之世男女有別豈有迎之馬上者彼皆人子也而汚辱如是是以悲耳

先生嘗嘆曰朝廷立有求富貴之路天下必不治乎蓋求富貴有路則人無不竭其心思盡其才力以圖富貴安有修德行道力學盡性之士在民上者無修德行道力學盡性之士天下安得治乎

又曰須知富貴之原來蓋富貴者所以奉有德也上古以億兆不能自理也故立有德者爲君以統之一君統乎兆民則貴矣治人者食於人則富矣君不獨治也於是乎求衆有德者以佐之衆有

德上佐君而下治民亦貴矣富矣富貴之所原來如此古之人並無心於求富貴也但自力於學自修其德而君人者求之故曰求賢曰舉善今也上懸其的下盡其力一旦富貴侈心遂生求其不爲民害亦已善矣又安望其致君澤民有裨天下耶嗚呼若朝廷於求富貴之路不除斯民其無見治平之期矣

孟子曰君子反經而已矣經正則庶民興庶民興斯無邪慝矣又曰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說拒詖行放淫辭以承三聖者豈好辨哉予不得已也反經則人心正人心正則世道治孟子之功豈在三聖下乎故曰六陽從地起經世之業必先講學以淑人心此古人位天地育萬物不襲時位者也

堯舜禹湯武君卽師教卽治至孔子而君師之道二教治之職分春秋遂不能爲唐虞三代再傳至於孟子而師道亦絕矣蓋君卽師教卽治則其道常明君之所以出治者不由於學而僅一二布衣之上明之則其勢必至於凌夷衰微也自漢以來佛老之學盛行於天下佛老出世之學也在上既無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學淑蒔一世則出世之學盛行又其勢之所必然益無足怪矣

吾人本來性善明性善之學則人之眞性觸動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良時時見前愛於親敬於長忠於君慈於下別於男女信於友朋仁於民愛於物自知人倫之非外自知身家國天下之爲一體人心日正風俗日厚治道日興漸可復於唐虞三代之盛佛老性空之說行往往爲其學者不能空嗜慾而先空人倫愛親敬長澹而無味治家訓子毫不經心間有不得意於倫常則不知所以自勉而逃之空門其號爲得法之徒則重佛法而輕父母傲然自以爲法王而蔑視人王愛親敬長之心日空無忌憚之習日熾世道未有不日亂而生民之患未有不日甚者

愛敬惻隱渾然良知良能知皆擴而充之以保四海例其易簡以

易簡之道與人言何其易知易從人人樂聞人人願爲自有親有功可久可大至於可久可大則聖學昌明而泰運開矣故曰可久則賢人之德可大則賢人之業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天下之理得而成位乎其中矣今人各有心民散久矣惟不知渾然萬物一體故也渾然萬物一體之學明庶幾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與

潘子求仁錄輯要卷六

四明後學　毛文强孝章　鄭　性義門　仝校刻

孝弟

今人於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尚以爲平常而可學於孟子曰仁義而已矣則必駭爲高遠而難幾而不知孟子之言仁義也推其自則曰不學而能之良能不慮而知之良知初非有待於脩習誣之於孩提之無不知愛親稍長之無不知敬兄則其人不必聖賢卽愛親敬長之良知良能而指之曰此仁也義也則不過吾見在之忽不及知漫不爲事之平常日用耳故曰仁之實事親是也義之實從兄是也今人但駭於其名耳果審仁義之實則與孝弟忠恕有何分別而顧高遠視之耶

有子曰孝弟也者其爲仁之本與爲仁猶曰用其力於仁指求仁之工夫也凡孔門爲字俱是指工夫如曰其爲仁矣曰爲之難曰難與並爲仁是也蓋聖門工夫只在人事上竭力故曰爲非若後世主靜持敬之學操持意念不起意之學致虛致良知之學落於虛無也蓋孝弟乃孩提稍長不學不慮之真心本渾然天地萬物一體學者但能純心於愛親敬長則不忍之心盎然滿腔渾然一體真性全體貫徹故孝弟乃爲仁之本有子之言於學脈最清楚最真實所以云與顏曾並聞一貫者此也後世不知孔門學脈而以行仁從孝弟始釋之失其旨矣

今人無志於學往往視聖賢爲高遠講學爲迂腐輕易論云聖人之道不過人倫日用或謬爲大言云人倫日用何人不知而待於講使告之曰人倫性也盡人倫盡性也此外更無妙道卽信之不及矣夫孩提稍長之時依依親長之側愛敬油然不容自已此時何待學何待慮真性沛然直達無親疎爾我之閡故曰仁也義也

曰大人者不失赤子之心者也自此年漸長習漸深眞性漸消日在父母之前受罔極之大恩而恬然罔覺知好色則慕少艾有妻子則慕妻子恣縱習心肆行不顧出言而忘父母舉足而忘父母日以父母之遺體行殆屢父母之深憂而毫不之省嗚呼子於父母無論懷妊十月携抱三年大恩難報卽目前之大恩已是欲報罔極而恬然罔覺毫不之省嗚呼亦太忍哉斯時而言聖人之道不過人倫日用言人倫日用何人不知而待於講不亦昧心矣乎卽有向上之士知自勉强然周旋世故之心多於周旋庭幃勞於世故漸於吾親習爲固然不自覺察甚有以周旋世故之心卽用之於周旋庭闈外貌殊覺可觀而中心實不可問孩提之眞性至此而盡喪矣雖然又未嘗不時時流露於日用也人約於無意不自識知之頃見之若不用擴充之力頓使眞性見前雖好學如諸友眞心未必不爲習心所勝也人倫可輕易言知而聖人之道可

輕易言不過如此也耶予居貧賤値寡母衰年竊謂人子事父母無不當盡其誠孝惟是適當貧賤或値父母衰老鰥寡更宜留心事貧賤之父母當倍竭力於事富貴之父母富貴之父母安樂貧賤之父母憂勞也事衰老之父母當倍竭力於事壯健之父母壯健之父母能運動衰老之父母待扶持也事獨居之父母當倍竭力於事具慶之父母具慶之父母兩情各愜獨居之父母苦懷自忍也諸友固有富貴者亦有貧賤者有父母壯健者亦有衰老者有父母具慶者亦有鰥居之父寡居之母者亦當留心於此乎先事則敬承父母之心當事則將順父母之志內事則至爲父母服勞外事維持省父母憂慮導其妻子以養父母若妻子有不孝卽吾身之不孝須有刑子之道率其兄弟以孝父母若兄弟有不孝卽吾身之不孝須有感化之方此事生親之道所當然也古人云思死者如不欲生故父母之聲常在於耳父母之容常在於目父母之心志嗜欲常在於心入室僾然必有見乎其位周還出戶肅然必有聞乎其容聲出戶而聽愾然必有聞乎其嘆息之聲其所謂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孝之至也予生再朞而先考見背先考之音容未之識也終天之痛何日而已又貧賤流離不能時展孝思言念對越庭除拜掃丘壟慟痛交迫諸友亦有父沒者有母沒者亦有父母並逝者亦有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如古人之所稱者乎若能誠孝肫切事見在之父母愛敬眞至事既沒之父母哀慕痛切則滿腔惻隱通體惻怛安得有殘忍刻薄之習見於舉心動念之際渾然眞性直達流行老吾老以及人之老長吾長以及人之長人之所好自不忍奪己所不欲自不忍施凡有四端於我者知皆擴而充之卽鳥獸蟲魚亦不忍無故殺傷草天木喬亦不忍無故摧折達之天下而仁不可勝用矣故曰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曰其爲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鮮矣不好犯上而好作

亂者未之有也孝弟也者其爲仁之本與知孝弟爲爲仁之本則爲仁而成仁亦不過滿孝弟之量故曰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夫孝弟而已矣卽是仁義而已矣孔門以仁爲宗而曰仁者人也親親爲大孟子一生言仁義而曰仁之實事親是也義之實從兄是也仁義雖至大事親從兄豈非卑邇乎聖賢雖高遠孝弟豈非目前乎講學雖迂腐孝弟豈迂腐而不情乎爲學雖迂緩孝弟豈迂緩而不切乎說起孝弟便不容不立志諸友亦不容不立志矣孝者必弟孝者必慈孝者必忠孝者必信孝者必夫婦有別只一孝已貫徹五倫只一孝便舉心加彼以保四海舍孝弟何處學聖賢舍孝弟又何講學舍孝弟又何以爲學諸友但立志爲人子卽是立志爲聖賢立志盡子職卽是立志爲學立志肫篤自肯困勉自有知性之日始信人倫卽性盡人倫卽盡性也此外更有玄微妙道卽是異端

友有舉前輩提宗之語一一行之始不落偏者平格又云諸友聽平格語孝弟惻然動其天良即惻隱之心若平日有未盡孝弟之處能知慚愧即羞惡之心聞聖賢孝弟之道肅然起敬即恭敬之心知孝弟是爲仁之本聖賢之道即是非之心於聽講時四端見前知皆擴而充之足以保四海凡前輩諸賢所論爲學當下無不該貫諸友一心聽講更無二念即主一無適之謂敬即心不妄動之謂靜當下思孝弟是爲人之道今益當專力孝弟即思則得之先立乎其大聽講之時不起一念孝弟之念非起念之念即謂之不起意孝弟非起念之念又即謂之自然孝弟之言句句入耳字字悚心即是良知能尊所聞行所知即致良知聽講之時毫無人欲良心發見天理粲然即去人欲存天理今既聽講之時無不一一該貫則躬行之際一一該貫無疑所以謂爲學須得要領要領既得併在一路則路路該貫若不得要領路路欲行又路路未之

行只是無志而已諸友孝弟是爲學要領立心欲盡孝弟只是立志日用之間時刻能盡孝弟即是工夫道在邇事在易諸友其各致力

孝經云先王有至德要道以順天下又云夫孝天之經也地之義也民之行也天地之經而民是則之則天之明因地之利以順天下又云聖人因嚴以教敬因親以教愛是以聖人之教不肅而成其政不嚴而治其所因者本也蓋愛親敬長孩提本然聖人不過因之順之耳唐虞使契爲司徒教以人倫三代之學皆明人倫以此爲學即以此爲教爲治學教治只是一轍故人才易成天下易致太平後世學術不一老氏致虛守靜佛氏出世了生死前輩見人靜坐便嘆其善學默坐澄心觀未發氣象瞑目靜坐收拾放心別事不管只理會我宴坐返觀澄然一片學須從靜中養出端倪方有商量端居澄默晝夜叅求調息爲入門而時時習靜察識端倪冷然自照以至致虛歸靜收斂保聚攝知歸止又或云須得一二年閉飯喫云只因李先生不仕做得此工夫若然則爲學是撥冗寬坐之事是二三少事之人天下當有不能爲學之人不可盡收之學問之內者矣其學不可以爲教不可以爲治學教治判作兩三項故人才難成天下難致太平嗚呼人人爲父母所生人人與兄姊一本一出胎而至道已備苟人人爲其愛親敬長之良人人擴而充之於人倫日用則經營藝業皆聖賢之事農工商賈皆聖賢之人蓋事有閒忙而愛親敬長無閒忙人有貴賤而愛親敬長無貴賤家家致謹於事親從兄則家家復性求仁家家成其爲孝子悌弟則家家聖人賢者嘗見有終日營生之小民而愛敬眞至者矣愛敬眞至則必爲善於鄉里慈心於物命而取予不苟非義不爲者矣此豈靜坐主敬收拾放心而然耶抑豈靜中養出端倪方有商量處耶而講學明道之君子往往重彼而不重此何也

嗚呼道在邇而求諸遠事在易而求諸難在孟子時已然又何怪乎後世今日諸友毋忽覷某之言淺近而不足爲也吾性見在日用有何深遠愛親敬長事事至道有何不淺近諸友但患日用而不知勿妄疑淺近而未盡若厭淺近慕高遠則背聖道入異端矣異端又豈諸友之所願爲者哉

愛親敬長爲不學而能之良能不慮而知之良知則自不當舍愛親敬長而別求心性愛親敬長即是仁義則自不當舍愛親敬長而別求妙道即此愛親敬長達之天下則自不當舍愛親敬長而別有政教古之聖人盡其當然因其自然而世已同風故曰人倫明於上小民親於下曰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運於掌古之聖人學即是教教即是治家無二學學無二道人人易知人人共由故曰王道蕩蕩王道平平王道正直會其有極歸其有極今諸友能率孩提稍長之本然則愛敬眞心完滿

暢遂自能達之天下能愛親敬長則見者聞者無不自動其天良所謂一家仁一國興仁一家讓一國興讓宜兄宜弟宜其家人而後可以教國人爲父子兄弟足法而民法之也蓋士君子爲斯民之倡率邦國之表儀今日一堂諸友卽可風動一邑一邑卽可風動東南一隅一隅卽可風動天下天下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矣道豈不在邇事豈不在易嗚呼自有禍亂以來殺人盈城殺人盈野予與諸友皆目擊之則萬世之殺運開萬世之太平在於今日回天下之殺運開天下之太平在於一方回一方之殺運開一方之太平在於一人一人回殺運開太平在於一念諸友各各提撕毋忽視今日當下一念一念不昏昧卽是致中和天地位萬物育一念不提撕卽是天地閉塞萬物夭閼故某嘗謂盡性只是盡孝弟之性便能盡人性盡物性贊天地之化育致曲卽是致愛敬之曲便能有誠形著明動變化大人不失赤子之心只是不失繫戀父母懷抱之心便與天地合其德達之天下只是達孩提稍長無不知無不能之愛敬便太和滿宇宙間今日諸友一念悚切渾然孩提赤子之良只此一念悚切塞天地通神明擴四海諸友毋輕失此一念各各保愼

願在座諸生童幼者曰古人說孝順兩字極善孝子一團和順無一毫意氣無一毫圭角無一毫能所知見無一毫爾我計較故父母之前委婉眞至尊長之間柔順聽從與朋友交不使乖悖頑卽待卑下不尚氣凌暴孝順之人天聰天明無一毫習氣掩覆善言易入讀書易於領會文理亦易通決不恃才矜能傲衆愽暋又傲其父兄曰陽明先生有言人只一傲便結裹一生爲子而傲必不孝爲弟而傲必不悌爲臣而傲必不忠以丹朱之啓則只一傲卽爲不肖橫渠先生有言今人自幼驕惰壞事父母不能下父母事兄長不能下兄長入學不能下師傅以至出仕不能下上官皆爲從幼驕惰壞故隨所居而長乎格謂其因只在不孝順故驕惰從浸日長月滋所以古人教子弟只是入則孝出則弟因其良[illegible]長愛敬之初心溫養之使不喪失教之在父母之前下氣怡聲應唯敬對不敢噦噫嚏咳欠伸跛倚睇視教之卽所飮食必後長者一唯一諾一進一退一飮一食之間皆以柔和遜讓之道愛親敬長之節涵濡浸潤之子弟少成若天性習慣成自然傲戾何處栽根驕惰無從着脚卽有驕穉之氣亦在於節文委曲上消磨殆盡稍長讀書講習不外曲禮內則少儀弟子職等書印實其日前所行所習行之有未盡者講讀之次漸使行習行者卽是其所讀者讀者卽是其日可見之行者無虛文之書非造行之行其心安焉故書亦肯讀行亦易造講說亦易領會文理亦易通性情在童幼時保養完固行履在童幼時操習篤實成人之道已畧備十五入大學知亦易致物亦易格其入聖域不難矣今日爲賢子弟異日必爲賢父兄今日爲賢子弟異日必爲賢師傅今日爲賢子弟異日必爲賢長上豈非學教治只是一轍人才易於成就天下易致太平治國平天下之業移風易俗之方卽在於各各父兄之教其子弟道豈在遠事豈在難也哉今世父兄之教其子弟講貫讀習非其所行以虛文視其所讀以童心恣其所行故苦於讀書樂於放縱迫命題行文開鑿其聰明雕鏤其巧慧父兄師長又日挑動其富貴名利之心以鼓舞其讀書作文之志子弟富貴名利熱中求業未成而性情已壞雖遇明師良友摯之於聖賢之途而視講學爲迂腐爲學爲迂緩視聖賢非其同類師友非其臭味者多矣嗚呼爲子弟如此異日爲父兄爲師傅其能以正道率其子弟耶一旦入仕途爲長上其能致君澤民治國平天下耶天下無賢子弟故天下無賢長上天下無人才故天下不太平爲父兄爲師長爲子弟者各宜深省

一友引陽明先生語曷在座云滿堂皆是聖人潘子曰滿堂皆是人子友云人人須爲聖爲賢潘子曰平格只願人人爲孝子悌弟友又解西銘云乾父坤母人須識得天地是一大父母方能一體

潘子云平格只願各人識自已之父母自能一體

人生天地間其眞誠惻怛無所不周於我無時不注於我者惟父母而已人多愛其妻子不知妻子之愛我必不如父母之愛我若識得父母愛我之心自不忍不孝若體得父母愛我之心自不敢不順若推得父母愛我之心自不能不友于兄弟刑于寡妻父母於子愛不以爲子德勞不以爲已咎愛之不要慈名勞之不憚不慈之名子不知也不求見諒於子旁人不能喩也不求見諒於旁人子小有所就父母則大喜子大有所就父母之願未滿嗚呼唐虞三代之所以父母斯民者如斯而已故曰堯舜其猶病諸文王視民如傷

父之嚴子也大母之愛子也深蓋之大故不能不嚴愛之深故不能不慈不能不嚴者愛之深不能不慈者望之切父母之心一也子之愛其親也不能如親之愛其子親之愛其子殷殷切切天眞獨至自然而然不俟勉强子之愛其親雖極肫摯終有一間夫豈爲父母者獨無習心哉當其愛子也眞心無間於習心子之愛親則有間於習心若能擴充四端眞切力行則眞心不蔽於習心矣眞心時時流貫於吾親自能下氣怡聲愉色婉容一如孩提之愛慕依戀而吾親有不安之者乎嗚呼愛親必如孩提之愛親敬長必如稍長之敬長不學而能不慮而如油然眞至盎然滿腔始爲親長一體也不能渾然親長一體而曰能渾然天地萬物一體有是事哉

一生閣前輩殉難詩勃然感發次日來問學潘子曰只吾子忠義勃發是豈從書本上來耶要之吾子自有天性不觸不發人人本來是仁不乍見孺子將入於井則怵惕惻隱之心不發仁之端不可得而見惟有志之士便不忍將吾人本來天性任其埋沒惟學審問愼思明辨篤行人一已百人十已千孳孳不已至於眞性見前時時直達流行不爲舊習所拚始是復性亦自能知性故曰復以自知知性則自能盡性能盡性則盡人之性盡物之性贊天地之化育皆在其中而可以與天地參矣此雖聖神功化之極然於吾人本來天性初未嘗有毫髮加也生又述家庭之難處潘子曰吾子兄弟之間自當眞愛眞敬直達其不慮之良矣然往往易於遠而難於近者何故蓋因家庭父子兄弟日相聚首有多少不足多少爾我是非中其肺腑或者前後嫡庶之際多所疑貳或者貨財多寡之間世情冷暖之候多所嫌怨加以婢僕傳言門客黨惡家事無巨細大小盡爲增嫌開隙之端而一嚬一笑一舉一動皆爲爾我勝負之地矣愛親敬長之至性爲此等習心習見所遏抑而不得直達流行故於忠義勃發似易而愛敬無間反難然不能直達眞愛眞敬之天良則忠義亦屬意氣從來立朝之彥忠奸固不一至有視君父如路人視國變爲固然毫不動其惻隱如甲申之事豈非大怪然跡其讀書草野時忠義豈不如吾子哉語云士無賢不肖入朝見嫉亦如家人父子兄弟之間猜嫌疑貳勝而愛敬天良反爲所奪耳吾子既有志爲學卽當反躬自省誠反躬自省便見忠義愛敬之有間無間只在吾心之有私無私以所不忍達之於所忍以所不爲達之於所爲已所不欲勿施於人行有不得反求諸已如此綿密自省懇到用力自不爲習心習見所奪而眞愛眞敬之天良直達流行於父子兄弟間矣眞孝眞弟之人自然眞忠眞義在家爲孝子悌弟在國爲忠臣義士始恰吾子今日問學本懷始不負吾子本來天性也

一生見旁一生稱生樸實有肝膽潘子喜曰夫子謂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某者焉不如某之好學也今吾子既有此忠信之質切須好學方不辜負乃謂之曰某與友生講學專提眞心發見處本是渾然天地萬物一體之仁但須好學方能知而擴充之眞心之發上自王公下至乞丐雖盜賊亦皆有之然眞心雖發仍不自知過後省之不過云我原有此好心耳殊不知此是入聖眞種子故曰人皆可以爲堯舜但忠信而不好學則眞心纔發僞即隨之雖吾子樸實有肝膽容或不免孟子既言乍見怵惕惻隱又言非納交要譽惡聲而然是提出未雜銅鉛之眞金以示人亦是孟子於眞僞之境嘗親身驗之故指示清楚如此今人俱謂孔孟是生成聖人以某觀之不過吾輩尋常樸實人耳惟其好學所以獨至生云先君在日因循忽畧不知自盡子道今值新喪漸漸交迸欲報之恩不復有時亦不知何處可圖報言次生面發赤淚下因指之

曰此是惻隱眞心發處即是渾然父子一體處生點首云然又謂之曰子既知之直須擴充之耳充之以事母則渾然母子一體充之以友于兄弟則渾然兄弟一體充之以盡人倫日用則於人倫日用無不渾然一體以所不忍達之於所忍仁也以所不爲達之於所爲義也此即所以報令先君也故曰孝也者非終父母之身終其身也曰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孝之終也吾子亦勉之而已矣

問行强恕反求於家庭日用恐反非愛親敬長之道曰夫子云所求乎子以事父未能也所求乎弟以事兄未能也前輩有言反求已過自訟自改是孝順云家庭習氣易露慾尤易叢於此自省轉覺切實此是言反求大學云所惡於上毋以使下所惡於下毋以事上所惡於前毋以先後所惡於後毋以從前所惡於右毋以交於左所惡於左毋以交於右在一家則前後者父子也左右者兄弟夫婦也上下者主僕也有所惡而勿施此是强恕强恕反求與愛親敬長本非二事何爲而非道乎

又曰大學之言正須善會蓋爲子弟者見有所惡於父兄即非孝子悌弟不能爲子弟而能爲父兄者未之有也觀之於舜父頑母嚚此史臣記四岳之詞耳在舜則何知父母之頑嚚瞽瞍溺愛後妻與象而不愛舜亦後人之詞在舜則何知瞽瞍之溺愛又何知以後母與象之故而不愛我號泣怨慕止自責其所以失愛之故不可以爲人不可以爲子若無地可以自容而瞽瞍已底豫夫瞽瞍可以感動而底豫固未嘗頑也瞽瞍不失爲慈父而舜之大孝德爲聖人矣

吾友錢允謙嘗言天下無不愛子之父母其有不愛是我子道之未盡但求所以自盡其子道而不尤父母之不愛我兄弟幼小之時牽衣携手怡怡愛敬其有不愛不敬是我兄道弟道之未盡但

求所以自盡其兄道弟道而不尤兄弟之不愛我敬我以至夫婦朋友主僕皆然是謂思不出其位是謂素其位而行如是力盡本位不怨天不尤人不失吾儒下學之宗潘子又謂父母之前不能下氣怡聲當思子以此事我則不悅我何可以事親兄弟之間不能盡愛盡敬當思兄以此待我弟以此承我則不快我何可以事兄撫弟夫婦之內不能無勝心客氣當思婦以此加我則不樂我何可以對婦役使婢僕不能無粗心浮氣當思婢僕徼不遜於我則不安我何可以待婢僕朋友久交不能無褻容媟語當思友以此與我則不喜我何可以交友如此己所不欲勿施於人行有不得反求諸己處處詳愼時時懇到心愈純行愈密人我之隔礙愈融父母之不愛我者至此自愛我兄弟之不愛敬我者至此自愛敬我婦之不順我者至此自順我婢僕之不忠我者至此自忠我朋友之不信我者至此自信我始爲盡己之性盡人之性始爲正

已而物正也

一生聞教惻然云嚴慈見背只有祭之一事是人子所以事親不敢不致敬曰無一刻非事親之時吾身者父母之遺體也行父母之遺體以視聽言動非禮而視卽辱身卽不孝非禮而聽卽辱身卽不孝非禮而言卽辱身卽不孝非禮而動卽辱身卽不孝爲人謀而不忠與朋友交而不信不忠不信卽辱身卽不孝人或以不忠惡我朋友或以不信慢我卽辱身卽不孝不忍此身之見辱以辱吾親不忍不自盡分是謂求仁兢兢然惟恐吾分有不盡至於辱身以辱吾親是謂修巳以敬求仁也修巳以敬也總一求免於不孝也致敬以事亡親者豈特在祭之時耶又曰夫孝始於事親中於事君終於立身若只事親是孝則有間斷之時無一刻非立吾身卽無一刻非事吾親爲人子者焉得不日省三省

一出言而不敢忘父母一舉足而不敢忘父母惡言不出於口忿

言不反於身道而不徑舟而不游不敢以父母之遺體行殆事親之道也亦卽守身之道故孟子曰不失其身而能事其親者吾聞之矣失其身而能事其親者吾未之聞也守身固貫於事親之中也蓋吾身莫大於孝親而孝親莫要於守身吾身者父母之身也此身一刻尚存卽此一刻是事吾親人但視親身是親吾身爲我故失其身仍以爲不得罪於親惟曾子知之故曰啓予足啓予手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嗚呼此曾子所以爲能孝於親也曾子又嘗云居處不莊非孝也事君不忠非孝也涖官不敬非孝也朋友不信非孝也戰陣無勇非孝也只一孝字盡之亦可見矣

一生初見自述向從事於主靜持敬而多間斷蓋因曾經多難未盡子職每一念至痛苦憂憤一刻不可自忍又家之內外悉老父支持欲代則反拂親意不代則慚痛交迫刻不能安以此與主靜持敬工夫不相應曰卽子所言正見父子一體處慚痛憂苦一刻不能自安是子眞心懇摯亦卽子眞工夫無間斷子但能擴而充之事事有所不忍時時有所不安則眞心完密無漏而求仁之道在是矣今不信卽此是工夫而反咎主靜持敬之不相應豈不謬哉

吾性渾然天地萬物一體故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乍見孺子將入於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惟大人者不失赤子之心故汲汲於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堯以不得舜爲巳憂舜以不得禹皐陶爲巳憂禹思天下有溺者由巳溺之稷思天下有饑者由巳饑之令吾人爲學皆所以復赤子之心故孝弟也者爲仁之本强恕而行求仁莫近後之爲儒者之學者或言定之以中正仁義而歸重主靜如守靜篤之說或並提窮理主敬而窮理乃是推極知識主敬乃是束住虛靈或專提不起意吾心自有其光明自有其妙用或專提致虛自然吾心之體隱然呈露

或專提靈知知是知非而未嘗有知無是無非而未嘗無知皆與孝弟爲仁强恕求仁之學相違與吾性渾然一體無涉所以言性者謂之善固性惡亦不可不謂之性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言心者謂之心兮本虛應物無迹謂之虛靈不昧一片空明言意者謂之不起意則有光明妙用言本體者謂之至無而動至近而神言良知者謂之原來無有本體總以佛氏之眞空亂吾儒之性善嗚呼仁人心也良知卽仁也性善鑿然而可以眞空亂之乎孟子云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矣乃所謂善也所以指示未知性者極爲委曲而諦當繼云惻隱之心仁也羞惡之心義也恭敬之心禮也是非之心智也仁義禮智非由外鑠我也我固有之也所以言性者最爲親切而詳盡而可以眞空妙有之說附會之乎工夫非孝弟爲仁强恕求仁則必不能以復渾然天地萬物一體之性必不能灼知性善而說心說性說仁說良知總是性空之餘瀋學者欲

復本然之性善入手工夫其容不細審乎哉

謂一友曰孔孟之學脉俱在但須審明而力行之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而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孟子稱仁人心也而仁之實事親是也親親仁也孟子言良知不慮而知而良知之可見則孩提之童無不知愛親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兄親親仁也敬長義也無他達之天下也又曰強恕而行求仁莫近曰仁者如射反求諸已言言皆血脉字字皆真宗孔孟心髓盡於此矣顏有曾思命脉明著於此矣誠能審明乎此而力行之久久純密不疎不懈則渾然真性直達流行自有一旦豁然知性之日其知性也自然同於孔孟不同於佛老不同於諸賢葢愛親敬長強恕反求渾然真心也一根直達此真心恰恰是性善恰恰仁人心也恰恰良知及其知性而言性也自確確然性善不得以性空渾確確然仁人心也不得以虛靈知覺渾確確然良知不得以靈知當體本空混心性

上確確然下虛無等字不得聖門知字確確然下虛靈寂照虛明湛然等語不得見之真則論之定持之堅雖刀鋸鼎鑊不能奪也嗚呼此其透體灼見之實言五六年來悲歎徬皇欲得傳人欲明學脉之血淚今誰與信此乎

吾性渾然天地萬物一體愛親敬長當下渾然一體故有子曰孝弟也者其為仁之本曾子曰愼終追遠民德歸厚孟子曰親親仁也敬長義也無他達之天下也曰仁之實事親是也義之實從兄是也知性最真故指人脉路工夫最切強恕反求亦當下渾然一體故夫子曰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曰克己復禮曰如見如承不欲勿施在邦在家無怨曾子聞一貫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孟子曰強恕而行求仁莫近曰仁者如射反求諸已葢強恕反求不過擴充其愛親敬長之良而達之天下初非有二也誠勉勉於此則心專志一宥密無疵靜矣主靜則不過虛靜之靜非靜也翼翼小心日見不足敬矣主敬則不過寂寂惺惺治無記亂想非敬也愛敬惻隱油然葢然何嘗起意何嘗不自然即強恕反求力盡本分又何嘗起意何嘗不自然愛敬惻隱乃是良知強恕反求即是致良知而以此心之虛明變化為不起意以致虛為自然以當體本空之靈知為良知則性空之旨虛無之教非吾儒之脉絡也嗚呼學旣失吾聖人之宗雖字面不改而旨歸各別世之學者何為而不知辨之哉

聖學止是充長愛親敬長之本然故學易成而道易明後世性善之旨不明俱不知在愛親敬長一根上直達擴充而以主靜持敬為學不起意致虛自然為宗致靈知為教各自以為心性工夫而不知去之愈遠葢愛親敬長者吾之真心也所謂性善也所謂仁人心也所謂良知即仁也從此一根擴充則自知性善始是仁人心也始是良知即仁也不從此一根擴充則主靜持敬者不過意

識用事致虛自然者不過歸根復命不起意者致靈知者不過智慧圓明而錯認心性矣

充長愛敬之真心自能已所不欲勿施於人行有不得反求諸已葢孝弟之人不忍人之心常自充滿勿施反求皆不忍之心所直達流行也而強恕反求之切則愛敬真心愈無滲漏故曰愛親敬長強恕反求非有二事所謂一根上直達擴充而契孔孟性善之宗者惟此本靜不必主靜而後靜本敬不俟持敬而後敬本不起意無不起意之可畢本自然無自然之可宗本不慮而知非當體本空之可說不從一根上直達擴充而各學其所學則成家者或專任意識或破除意識而當體虛無見前寂滅未成家者上靜持敬難成片段不起意者意根盤桓致虛歸自然者安排作弄致靈知者往往流浪於情識葢偏則須難真則易簡道固然也嗚呼人但見學難成道難明聖賢難至豈知舍愛敬之本然即步步走岐

喙若着失當務也哉
佛氏有報恩經道家屢申孝弟明王之教况在前輩諸賢豈有舍
孝弟以爲學者只不在愛親敬長一根上直達擴充而重在主靜
持敬不起意致虛靜養當體空寂故卒與性善之旨絶遠至於佛
氏報恩有佛氏之見識在道家孝弟有道家之見識在故曰道不
同不相爲謀
一學佛者見潘子曰吾儒之旴盡力於人倫孝是眞孝弟是眞弟
入孝出弟强恕反求毫不放過學佛者曰此是事如何是心上工
夫潘子嘆曰此是天下人通病豈特吾子之見
今之學者發念必入於兩路其欲除閒思雜念者必意上操持必
入於主敬之說欲明心見性者求玄求妙必入於靈明無知而無
不知之說若與之言愛親敬長强恕反求雖不以爲非却謂於正
心誠意不切于明心見性不切其能直信爲孔孟之眞脈而不當

主敬以操持意念不當頓悟以明心見性者雜乎嗚呼此正學之
所以難其人也
孟子曰仁人心也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求其放心分
明卽求仁自後賢之說起而求放心之旨晦愚敢贅一語云求放
心之道無他愛親敬長而已矣嗚呼苟知愛親敬長卽所以求放
心而仁道庶乎其不遠哉
聖人教人初不起爐作竈愛親敬長人道本然人性本然聖人但
使其自盡人道之本然便可以知性就路還家初無岐轍所以爲
聖人之道也强恕反求亦人道之本然觀中庸言以人治人而所
舉皆强恕反求之實可見施諸已而不願是勿施之則卽在乎已
也所謂道不遠人也能勿施則是以人之道治人之身矣其曰違
道不遠特勉勵學者之辭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豈有二哉子臣
弟友人也求子臣弟友之道而日見未能以人治人也上言君子

之道蓋謂盡人道者莫知君子此不言求乎君子子臣弟友之道
而但言求乎子臣弟友以人治人更自灼然聖人但使强恕反求
以人治人而能盡其道卽能知其性蓋道者率性者也其初率性
而盡道其旣盡道以知性所謂就路還家更無岐轍者也爲道而
遠人者曷省諸
今人每言學道便如奇特事不知學道二字卽是力行二字蓋道
在行處言中庸率性之謂道是也孩提之童無不知愛親及其長
也無不知敬兄率性之道也嘗有視孩提稍長之愛親敬長而奇
特者乎今雖去孩提稍長時已遠而愛敬眞心未嘗不全具未嘗
不發見誠能率愛敬眞心於日用則眞性日見前眞心日充滿自
不犯上自不作亂夫眞性日見前日充滿而順於長上施於遠邇
則仁也故曰孝弟也者其爲仁之本與曰親親仁也敬長義也無
他達之天下也嗚呼學道盡於此矣其有愛敬眞心爲習心所掩

則用勉强之力以復性所惡於下毋以事上所惡於後毋以從前
不得乎親不可以爲人不順乎親不可以爲子如是强恕反求則
眞性日見前眞心日完滿孝於親弟於長自能達之天下故曰强
恕而行求仁莫近焉曰仁者如射反求諸已而已矣嗚呼學道如
是而已耳豈奇特事乎
生有向余問學者每欲辨明心性或疑性善之卽性空靈知之卽
良知再四辨析終不能信夫性善之非性空靈知之非良知則不
能信聖學以求仁爲宗亦不能信乎仁人心也惻隱之心仁也親
親仁也豈非言仁之確然者乎則孝弟也者爲仁之本强恕而行
求仁莫近仁者如射反求諸已又豈非求仁道之確然者乎愛親
敬長人道之宜謂求仁卽是集義又豈非確然者乎能愛親敬長
强恕反求則眞性日見前眞心日充滿知皆擴而充之若火之始
燃泉之始達以保四海又豈非候之所必然而性之不容不然者

乎夫吾儒之徹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大道也所謂親親仁也
敬長義也無他達之天下也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
政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運於掌上不忍觳觫
是心足以王其顙有泚睨而不視一本之愛豈非修齊治平之根
柢乎然則性善耶性空耶良知耶靈知耶尚何可疑而不能信耶
又曰學須審知脉路脉路既審性善之與性空靈知之與良知固
灼然可見矣學者但須篤信而力行之肫肫於愛親敬長切切於
強恕反求分毫未到則不慊分毫未慊則必盡如是綿密懇摯則
渾身是性善渾身是良知更何性空之可疑靈知之介意乎又曰
審知學脉而篤志力行則確確一孝字盡之親親確確仁也孝弟
也者確確爲仁之本堯舜之道確確孝弟而已矣孝者必弟孝者
必忠孝者必慈孝者必夫婦有別孝者必朋友有信孝者必愛人
孝者必敬人恕又何待於強而反求又何待於徵色發聲耶二三

子各有父母各自盡人子之道便各是復性工夫無許多道理可
講無許多工夫可說只一孝已該盡道理該盡工夫不能具明明
德於天下之欲者盡力事親則已具不能格通人我者盡力事親
則已通二氏之報恩對此則爲異端申生之死孝準此則爲陷親
不義薛包王祥之篤行視此則爲行不著習不察卽至邇至易之
事而爲大中至正之要道愚夫愚婦之與能而爲窮神極聖之心
法嗚呼眞有味乎孝之一言乎誠哉其爲先王之至德要道乎
一生聞教憬然云某今惟當以順親爲事曰然全副精神須在於
此生云只要反之於心而無愧曰不然某正欲反之於心而有愧
生躍然曰若只反之於心而無愧便置之矣曰然遂謂之曰反心
無愧一語最爲無志者藉口孟子曰愛人不親反其仁治人不治
反其智禮人不答反其敬夫愛人治人禮人自當反之於心而無
愧矣何爲反其仁反其智反其敬蓋吾人雖知學問行已必不能
如聖人之盡善若無不親不治不敬者則固自以爲仁智敬矣不
得一分反求一分不得十分反求十分安得不愧自愧自盡毫不
寬假始是窮理盡性能窮理盡性則其身正而天下歸之而人性
物性亦盡矣此始是正已物正之大人始是明明德於天下之大
學舜不得乎親不可以爲人不順乎親不可以爲子如此反求孝
能盡事親之道而瞽瞍底豫瞽瞍底豫而天下化瞽瞍底豫而天
下之爲父子者定始是大孝故曰舜其大孝也與德爲聖人只大
孝已德爲聖人舜豈泛泛常常於事親之際者哉
又曰子曰舜其大孝也與德爲聖人舜豈別有主敬窮理工夫豈
嘗別悟無善無惡之心體而至於聖人者耶只在一根上面逆擴
充恰是性善恰是仁人心也恰是良知卽仁也故曰孝弟也者其
爲仁之本與曰親親仁也而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嗚呼此道
自孟子而後知者鮮矣有志於復性其安得不擇義耶

又曰舜惟大孝故好生之德洽於民心故孟子曰親親仁也敬長
義也無他達之天下也曰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
幼天下可運於掌曰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以不
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運於掌上曰堯舜之道孝弟
而已矣
一生問求仁之方曰愛親敬長請益曰達之天下曰學如是乎曰
子不聞乎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曰達之天下處自審甚覺鬆泛
曰子不特達之天下處鬆泛愛親敬長處原自鬆泛
今之不能渾然天地萬物一體者正是其父子兄弟不能渾然一
體也若父子兄弟已渾然一體有不渾然天地萬物一體乎自然
而愛眞愛油然自然而敬眞敬盎然渾然父子兄弟一體渾然天
地萬物一體矣故求仁之學只專力於孝弟而已無不盡不必更
覓工夫也有子曰孝弟也者其爲仁之本與是實實示人語學

者毋忽視之
愛親敬長之心渾然天地萬物一體故云不敢遺小國之臣不敢侮鰥寡不敢失於臣妾渾然是一孝恰渾然是一仁恰又渾然是一敬
只一孝已盡仁故孟子曰親親仁也曰仁之實事親是也盡力於孝弟只是求仁故有子曰孝弟也者爲仁之本盡力於孝弟亦只是強恕故孟子又曰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言舉斯心加諸彼而已
舜好色富貴人悅之舉無足以解憂惟憂不順於父母憂卽仁也今吾輩之父母慈愛教養十分眞至比之於舜無不順於父母之憂但當深不能事父母之愧雖然舜人子也我亦人子也舜事頑嚚之親而可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我事教養眞至之親而盡道不如舜不特可愧亦誠可憂也自省自愧自愧自憂憂愧自深勉

強旨篤則愛敬眞心自油油無間而可不失孩提赤子之良矣夫孩提知愛稍長知敬本自眞誠惻怛何待於勉強惟有所以陷溺其心則不覺其日淺日薄故必須勉強之力如斯愧愧憂憂日尋無窮是曰勉強非安排作意之爲勉強也
謂一生曰事父母須先得其歡心然後可諭親於道不然雖諭之不從也又須大有害於義者委曲轉移之無害於大義者曲從之若每事規正則觸親之怒必無轉移之日矣大約先得其歡心肯從我於道然後細事亦可規正又曰只在自已事事盡分事事得當自能得親之悅自能動親之心諭親於道至此亦易爲力又曰不特於吾親爲然卽交朋友亦然自已事事盡分事事得當自能起朋友之信自能動其興起之念忠告善道自肯聽從又曰在自已分上無分大小事事盡道若人分上正其大而不正其細一切宜然故曰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則遠怨矣生云兄事親多不謹一月到某前某卽起立隨請兄坐某仍立告於兄曰此弟事兄之禮當然意以諷兄也兄頗不悅某甚悔之曰此非子講論之時子只默默地躬行躬行久久令兄必有一日忽然省及已過自肯改刷不待子說子若言說彼必不以爲然且謂子多事又曰只在行上挽回莫在言上挽回卽行上挽回語猶自有病蓋躬行是吾本分吾自盡分豈有意挽回人但力盡本分恰是挽回是一事非二事故曰大人者正已而物正曰其爲父子兄弟足法而后民法之也古聖人齊家治國平天下並不在家國天下着工夫故曰壹是皆以修身爲本易簡工夫只在自已此吾儒齊家治國平天下之大道也
一生問兄行不義諫之不從奈何曰亦是吾子所行多不合道原不滿於令兄故諫之不從令不得以口舌爭須是吾子事事盡道委曲感通所謂以身諫毋以言諫若自已感通不得又須擇良友

使令兄無意中與之交好自有轉移之日一日又問處兄弟之變其道若何曰但率子孩提稍長時愛敬之良前輩云赤子不如大人之通達萬變愚謂通達萬變無踰於赤子之心
一生嫌潘子與少年言學失之過繁潘子以書答之曰愚之與子弟言孝言弟也諄諄詳盡偲偲懇到幾欲立揭之於聖賢之塗而愚之神情津津勃勃味溢於口有不容但已者何故蓋實見夫孔孟之道孝弟盡之學孔孟之道止竭力於孝弟盡之孝弟乃人子人弟之本分孝弟只求仁復性之工夫故盎然出之自有餘味沛然達之不自知其已贅也嗚呼夫孰知愚之言孝言弟語語性善之面目字字仁義之良心乎夫孰知愚之言孝言弟語語聖學之眞脈字字儒道之骨髓乎亦必深造渾然天地萬物一體之實而後知愚之言語語性善之面目字字仁義之良心也亦必灼然知性契合於孔孟而後知愚之言語語聖學之眞脈字字儒道之骨

蔭也亦必實知性善實契仁人心也而後知愚之言眞津津其有味勃勃其不容已而盡人子人弟之本分卽是盡求仁復性之工夫也而不然者則以爲用而已矣行事而已矣爲子弟言之而已矣嗚呼愚雖諄諄詳盡言之偲偲懇到言之亦復何益乎

中庸謂知人者知父子君臣昆弟夫婦朋友之達道也知天者知知仁勇之達德也生知學知困知者知達德達道承上知人知天言也一知達德自無不知達道未有不知達德而能知達道者故曰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若論五達道何人不知然世之人誰信得及父子君臣昆弟夫婦朋友已盡聖人之道誰信得及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 某嘗謂若以爲難愛親敬長孩提不學而能不慮而知愚夫愚婦與知能行若以爲易則 某學之二十年今日始信得及始道得出

孝經乃後世學者記夫子言一貫之全書大學乃曾子言一貫之

全書孝經只順字因字是其關棙首云先王有至德要道以順天下中云夫孝天之經也地之義也民之行也天地之經而民是則之則天之明因地之利以順天下又云聖人因嚴以教敬因親以教愛聖人之教不肅而成其政不嚴而治其所因者本也先王止躬行孝道以先民止動人固有之良故民易興行而世成至治大學言孝者所以事君也弟者所以事長也慈者所以使衆也如保赤子未有學養子而后嫁者也宜其家人而后可以教國人宜兄宜弟而后可以教國人其爲父子兄弟足法而后民法之也上老老而民興孝上長長而民興弟上恤孤而民不倍與孝經之言同一心印聖賢道脈相傳止是如此自後孟子言之尤暢曰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曰人倫明於上小民親於下曰親親仁也敬長義也無他達之天下也學如此治如此舍此爲學是爲異端舍此爲治是爲霸術無本之學其學難成無本之治其民不格故孔孟以後無眞儒而三代以下無善治

孟子一書止是仁義其言仁義 止是未有仁而遺其親者也未有義而後其君者也親親仁也敬長義也仁之實事親是也義之實從兄是也人皆有所不忍達之於其所忍仁也人皆有所不爲達之於其所爲義也更無別說

使契爲司徒教以人倫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勞之來之匡之直之輔之翼之使自得之又從而振德之三代之學皆所以明人倫也人倫明於上小民親於下唐虞三代如此爲學如此爲教如此爲治所以聖賢輩出比屋可封後世學術繁與所學不可以爲治并不可使 民皆率此爲教所以古之成材也易今之成材也難古之致治 今之致治也難

又曰天下之達道五所以行之者三曰君臣也父子也昆弟也夫婦也朋友之交也五者天下之達道也知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

也所以行之者一也或生而知之或學而知之或困而知之及其知之一也或安而行之或利而行之或勉強而行之及其成功一也好學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恥近乎勇知斯三者則知所以修身知所以修身則知所以治人知所以治人則知所以治天下國家矣聖學只如此

道謂之達道德謂之達德或生知或學知或困知知有不同 知此而已矣或安行或利行或勉強行行有不同行此而已矣故曰三代之學皆所以明人倫也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眞是王道蕩蕩王道平平王道正直人人共由人人共知家無二學學無二道故人才易成聖賢輩出風俗易厚治效易臻故曰聖人之教不肅而成其政不嚴而治其所因者本也又曰先王有至德要道以順天下民用和睦上下無怨堯舜孔孟之道只是如此 如此爲教如此爲學亦如此爲治眞是夫道若大路然豈難知哉

書曰克明峻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又曰立愛惟親立敬惟長始於家邦終於四海有子曰其爲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鮮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亂者未之有也孟子曰親親仁也敬長義也無他達之天下也又曰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運於掌詩云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於家邦言舉斯心加諸彼而已故推恩足以保四海不推恩無以保妻子古之人所以大過人者無他焉善推其所爲而已矣又曰君子之於物也愛之而弗仁於民也仁之而弗親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夫子曰仁者人也親親爲大義者宜也尊賢爲大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禮所生也嗚呼聖學盡於此矣

或問帝師王佐之學曰渾然天地萬物一體曰從何人曰在格物曰如生愚鈍亦可爲否曰子知愛親敬長乎曰知曰只此愛親敬長達之天下而已矣是爲格物是爲渾然天地萬物一體

又問心齋言出則爲天下師處則爲萬世師不大夸乎曰此吾人本分何夸之有曰其道何如曰愛親敬長達之天下而已曰何易也曰子以爲難耶此孩提本然愚夫愚婦本色不然則爲賢知之師不可爲愚夫愚婦之師爲一方之風教一代之時教不可爲天下師萬世師

淅子求仁錄輯要卷七

四明後學 毛文強孝章 鄭性義門 仝校刻

讀書

中庸自獲上信友悅親誠身推至明善又並提誠者誠之者而極言擇善固執之功善一而已而擇與明異然擇雖與明異而善只是一善猶之乎言求仁得仁者得之之仁卽其求之之仁可見爲學雖有得與未得之殊候而始之所學卽其終之所得必無殊途是以中庸言誠之者人之道先言誠者天之道正見天道人道本不容二本非奇難本無可諉能盡人道卽可契合天道能爲誠之者卽可至於誠者故曰聖人皆學者做但患不能爲眞學者不患不能爲眞聖人 某 敢望諸友爲眞學者顏子問仁夫子告之以克己復禮又請問其目夫子告之以四勿此博學審問愼思明辨之準則曰回雖不敏請事斯語此篤行之準則所以夫子曰回之爲人也擇乎中庸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嘉顏子之擇善而固執也曰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嘉顏子之篤行而近乎仁也人俱謂顏子天資高不可及不知其初只是擇善固執之眞學者諸友今日相聚正審問愼思明辨之時當詳孔孟學脈而力行以求有諸己始是諸友眞切爲己之志孟子不云乎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深造之以道乃從聖學脈路篤志力行以求自得若擇非所擇執非所執是深造而不以道人道與天道不能同條共貫誠之者與誠者將至南轅而北轍矣縱有自得其如孔孟之明善何哉又曰未嘗審問愼思明辨知爲學脈路而遽自躬行雖與世之不力行者殊科然事理散碎不歸血脈且自信以爲是而實與道違者不少所以聖學不明之後篤行者非無其人終不契合於孔孟若審知聖學脈路而篤信力行卽未知性聞道確是

孔孟之徒爲學在力行力行在審知聖學脉路聖人復起不易斯言

世傳太上感應篇若行之者無福利之心豈非聖賢路上人然無血脉而不一貫縱行之極其純密終不契於孔孟能審知孔孟之血脉而篤行之則行太上之所宜行戒太上之所必戒何異之有今人受持太上之言而高視孔孟以爲非我事也不知孔孟之與太上所爭只在有血脉無血脉而已得其血脉則益易爲力何爲而高視之哉

一友謂知先行後其理灼然知行合一之說何爲乎曰知先當是先知爲學之脉路先知爲學之脉路始可行之而無疑始能行之而無謬若逐事逐物之理行之篤者自能曲盡總是篤行中事若云不先窮至事物之理恐流爲申生之孝尾生之信是不咎其不知爲學脉路但在行上咎其不先知恐未必然蓋聖學以求仁爲宗學者若知求仁脉路自不容不集義豈有流而爲中生尾生之理其敢謂擇善固執是先知後行行之弗篤弗措是知行合一果能此道矣雖愚必明恰又是行而後知即如諸友入會聽講須先問會講何所由何路達從何門入是學問思辨知爲學脉路也既咨知講舍之門路則必不至望南而趨北矣故曰先知爲學脉路始可行之而無疑始能行之而不謬若夫街巷曲折塗路高低行自知之即舉首辨路或旁詢他人亦是行中之事及入門登堂廊廡庭階一一周知信之實居之安不可惑以疑似影響之說此乃行到知到非聞見所決擇心思所擬議矣

問聖人每言博學而後之論博學者謂理之發見處用功未知然否曰吾友自幼入塾即博學之矣昔有問心齋五經之旨者心齋云某止讀得學庸其人不信心齋云大學已是尚餘一部中庸夫四書五經載聖賢之道已盡吾友自幼讀書治經豈非博學之耶

若云博學於文是就理之發見處用功學即是行其策勵躬行之意甚善但文者先王之典籍不可不學博學於先王之典籍而審問愼思明辨皆所以爲行豈必曰用力於發見始爲重行哉

問博文約禮曰博文乃博觀於唐虞三代之文唐虞三代之治平天下巍巍蕩蕩若無津涯而要一本之於倫常日用以彌綸斯世學者苟盡心於此則知古先帝王之事皆吾身所能爲治平天下之業皆吾性所自盡自小不得推委不得自然眞志勃發然不約之以禮則茫茫蕩蕩反可容人放寬故即博文之中約其條理眞實可見日用者使之日純於踐履學者既勃然眞志身任聖人盡性之道又有切近於日用之條理可以持循自然篤志力行綿密自盡欲能不能既竭吾才至此自有不容不然者此夫子默地使人自立眞志自肯力行極循循善誘人處自非顏子不能識破又曰文之所統者大不博則不知道之大也禮之所履者切不約則不能體之切也見其大而體之切自然欲罷不能自不容不竭才矣

經書中所言道俱聖人垂世立教之道蓋天命之性至聖人始盡始可垂世立教而爲道學者學聖人之道始能復天命之本然始能知聖而盡性孔子亦好古敏以求之孟子亦願學孔子學者爲得不以聖人爲依歸學者知聖人之道始知學庸語孟眞切有味眞如布帛菽粟晷刻不可無讀魯論隨舉一言一句宛如一夫子在前讀鄒書隨舉一言一句宛然一孟子在前

魯論神化鄒書直大

讀魯論透體神化讀鄒書透體暢滿或言皐夔稷契何書可讀此是無忌憚之見

前輩之學或有脫胎於佛氏則於學問終輕或分更分漏畢力學問而經書之旨反晦則不知性而無見於聖人之血脉也故讀書

知味人各有之其能味孔孟之正味而厭飫不倦者誰與

朱仁宗於禮記中摯出大學中庸眞具古今一隻眼

禮記輯自漢人或古聖人之全書部帙不多者則入而載之或先賢之論說散見於殘編者則集而載之或採前人之成書或錄時賢之論著多不成倫類而統名之爲禮大學中庸古聖人之全書部帙不多者也漢人欲輯成一書故入而載之是故巍然於禮記之中易爲識別朱之仁宗兩摯之以賜其臣而當時之賢者輙配於論孟而爲四書聖人復起不能易也今有謂大學言修齊治平禮莫大焉中庸首言中節已明言禮其後述周公之制禮答哀公之九經敦厚崇禮不驕不倍學殷從周三重寡過無非言禮仍當還之於禮則過矣蓋五經中如易之首尾言易春秋之載十二公之事倫類協血脈貫其爲成書不待言也虞夏商周之書風雅頌之詩亦出採斷然倫類協血脈貫其爲成書亦不待言也惟禮之

倫類多不協血脈殊未貫摯大學中庸而出之未見有損於成書也何爲而必還之於禮始爲得哉

大學是聖人定下萬世爲學之大法中庸是論道之微言雖間及於初學而法不備

以孟子配論語不知始自何人大有功於聖學大有功於萬世

孝經成於後人無疑然有血脈不比他書愚謂能發明夫子一貫之旨當是孔曾原有問答而後人附益以成之者吾儕有志於聖學重之當不亞於學庸語孟

一友謂某盡斥二氏又不喜宋以來講學書則束書不觀乎曰某今日始知學庸論孟之味每一問思不覺睛淚四書直是頃刻不可離直如布帛菽粟一日無布帛則凍死一日無菽粟則饑死若置學庸論孟而別看二氏書諸賢書正似今寵冬之際不以布帛菽粟爲重其不凍餒死者幾希矣

問爲學宜看何書曰宜先讀大學是曾子聞一貫之後爲學者發明本末始終條理讀大學始知有明明德親民止至善之大道始知修吾身乃齊家治國平天下之本即不敢漫易此身知有用力處次宜讀孟子書其書發明最暢雖有學庸論語而無孟子書則聖學之血脈難見聖學之精微正大不可得而知故讀大學後即宜讀之次宜讀孝經乃後人記述孔子言一貫之全書讀三書約知爲學血脈始可讀論語益聖人之言渾融眞實頗難理會中庸乃論道之微言深造自得後方能讀中庸宜在論語後讀書須尋繹本文不得看註務一經晦菴註則宋賢之四書非孔孟之四書矣雖從幼講習之註解即於書有不明白處又不得如舉業家句櫛字比急欲逐章逐節曉了但就明白易見者玩味體驗玩味體驗之久其未明白者自漸次融釋若眞實有志之士讀書自不泛常句句沁入肺腑發慚發憤實見聖賢苦心蓋聖賢語語從痛切

中出眞實爲學始見得聖賢苦心始見得自己不足誦讀愈有味體驗愈着實躬行愈有力如是讀書則不俟讀盡四書已得盡心知性五經中惟禮宜先讀大畧循規矩準繩士果有志自然浮氣收歛言動不苟得在禮經人細尤爲穩實易之一卦一爻即吾身之一動一靜當其時稱其位居中得正則吉無[illegible]故夫子謂學易可以無大過今學庸論孟所載倫常日用之言已極詳備吾儕但能眞實體驗自不至於過差學易在行有餘力之日可也古人興於詩蓋是其時習聞習見之善惡其感動也易且自朝廷以至里巷士女無不各言其情上以此觀風下以此起教亦其宜也今世遠風遙義例雜出讀詩尚未明其意旨何見於興愚謂鄉黨之間有善可爲師惡可爲戒者動此心之感慨傳記之中有忠孝友義不染流俗者動此心之欽仰即是興於詩也然詩之爲道溫柔敦厚正大和平最易消人之粗鄙鎔人之圭角癖菴

云學者之所以義精仁熟而和順於道德者必於樂而得之讀詩而能身入溫厚和平之教自化於優柔和順之鄉詩亦即樂也尚書載唐虞三代聖人之心大意已見於四書讀四書後即宜讀之春秋與易相表裏當其時稱其位居中得正則吉無咎否則凶悔吝者易也不當其時不稱其位失於偏陷於邪則貶否則褒者春秋也能審知聖學脈絡而讀經書則權衡自審春秋亦易讀大約五經之旨已備於四書讀四書體驗眞實深造自得則於五經洞若觀火矣不然雖多聖人之書而不知聖人之意如大易一書全是觀象於天地萬物以爲學自象失其傳而言易者專以理於是誤認元亨利貞以爲仁義禮智聖學遂大亂禮經記於漢人言多龐雜即禮運一篇有合於孔門一貫之道者有雜出於老氏者又如大戴心之精神是爲聖慈湖近溪皆尊信之非灼知一貫契合孔孟安能辨其爲非聖人之言尚書之今文人皆信爲眞古

文人或疑爲僞愚謂泰誓歷數紂惡娓娓不休必非出於當時之言武城詞多誇詡孟子已止取其二三策則其書之雜出於僞無疑也餘則非聖人不能有此矣可盡謂之僞乎夫尚書顯晦之迹固易起人疑然大要好古者無所不信作聰明者無所不疑苟非灼知聖人之心安能確有從違不惑於群議漢人傳經去古未遠詩之小序自有微可信晦菴生千五百年之後專任己見一槩不取有失詩人之旨若不融會於小序以讀詩則不知詩之源委不知詩之味厚而義深春秋公羊穀梁弄筆小生耳左氏胡氏可取而未可盡據若非知學而自有權衡見豈能出於四傳之外論語有數章重出前輩未嘗表章其意今之讀者皆去之反似記者之多事豈知吾輩讀書正須於此留心蓋是聖人眞切爲人常常提示深切吾人日用處也而不知聖學則必不知聖人肫切提示之心嗚呼書固易讀亦難讀也豈得漫曰讀書云乎哉晦菴不信大學而信伊川之改大學不知格物而補格物之傳以至象山陽明不信曾思孟而謂顏子歿而聖學亡今人敢於悖先聖而不敢以悖後世諸賢明道伊川改大學則信爲實然象山陽明謂顏子歿而聖學亡則尊爲確論若指程朱與象山陽明之學未契合於孔孟則必目爲狂妄反疑其非正學矣總因學者讀註聽講先入於宋賢之說或又入於陽明龍谿之說而未嘗讀孔門經書故意見偏陂窠臼難拔某之所以說不得看注不得看諸賢語錄蓋嘗深中其病確知其害故不惜痛切言之

唐虞三代聖人在上天子躬行以正百官正萬民君即是師政即是教當時但有風化而少言說即有易書詩禮而非關聚論學之書夫子生當衰周聖王久歿風化式微所謂君即是師政即是教者不可復見而易書詩禮又不能即見爲學之統宗皇皇考古汲汲敏求明大義於久晦之餘得微緒於將亡之日故曰我非生而

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曰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曰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曰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焉夫子焉不學而亦何常師之有自有吾夫子而有論語一書孝經一書又有大學一書中庸一書微言大義至矣盡矣故推吾儒之宗主必曰夫子不然道闢於羲黃衍於堯舜禹著於成湯伊尹高宗傅說大明於文武周公而論道之宗主者不在也則以政治教學旣判宗有微著言有詳畧也繼得吾孟子而夫子之道益明故後之推重者又必曰孔孟而往往畧於顏曾思吾儕既生孔孟之後但得知孔門之學以求仁爲宗則趨向不忒而復性有日蓋知求仁爲宗則求仁之工夫即是集義己所不欲弗施於人行有不得反求諸己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言言皆集義語語皆格物著著皆求仁且也

知學以求仁為宗則學庸論孟之語言雖不一所答問雖不同要非仁義而已矣初學者得之則為集義求仁知性者得之則為熟仁精義路只此一路宗只此一宗由是讀易讀書讀詩禮皆有其端緒論堯論舜論禹湯文武皆見其心胸而凡古人之言可為師行可為法者皆仁義也皆吾之麗澤今人之一言中欸一行適宜者皆仁義也皆吾之師友觸之於心無非至道著之於行無非工夫蓋學有統宗工夫有頭腦則聞一善言見一善行沛然若决江河莫之能禦也又曰吾性渾然天地萬物一體而秩然天地萬物條理秩然條理與渾然一體非有二也渾然一體者本秩然條理致知之知吾性也渾然一體秩然條理者也故致知者非漫然儱統以致之也所謂在格物者正於人我交涉之際事事盡其條理恰恰渾然一體則致知也何以謂之求仁集義蓋渾言之則曰性析言之則曰仁義禮智實指之則智即是仁而禮即是義孩提之

愛親敬長乍見之怵惕惻隱知也即仁也恭敬辭讓咸適其宜禮也即義也又析言之則仁者渾然一體者也義者秩然條理者也事事盡其條理恰恰渾然一體則集義求仁之謂也又實指之則仁者渾然一體而秩然條理者也義者秩然條理而渾然一體者也故曰求仁則已是集義集義則已是求仁今致知格物之學不明知求仁集義則致知格物明矣仁之旨又不明知渾然一體而秩然條理則仁之旨明矣學者苟知求仁為宗則渾然一體之知見前於待人接物之際有不條理則不忍未條理則不安者乎情絜矩事事盡心吾性本秩然條理待人接物自能曲盡其條理而後恰恰渾然一體此所謂復性之工夫即率性之自然人道即天道工夫即本體者也夫條理者義也即禮也不忍不安者仁也知不忍不安而盡心條理者知也總一仁也夫惟不知求仁之血脈也故聖人之書讀之而不得其指歸味之而不見其真切苟求仁之血脈既明有不厭飫忘倦者乎明師良友之所聞所皆仁也則皆義也古今人之美言至行與凡里巷淺近之言一得之行皆義也則皆仁也觸之於心皆慨求仁之願欲踐之於行無非貼切之工夫然則聞見豈在外哉

一生為學意在明理以知性聞　某之言知信嚮而質問不已因為生畧提聖學之宗而歷辨之云灼知性善方知此心之真若云即事即物考古驗今體會推尋內外參合然後見得此心之真此理之正是吾性可由事物聞見而卜度也知性方能有諸已若云把道理將去看認認來認去更莫放着便是自家底此所謂從門外入者不是自家珍也深造渾然天地萬物一體之實則修齊治平皆由吾性而出所謂窮理雖事物之條理實即吾性之條理所云理不是在外面別為一物即在吾心固然云須是體察得此物誠實在我方可則未必然夫即體察安得誠實在我縱自以為誠

實終與知性者有內外賓主之辨造實理須是知性初學者明求仁血脈力行久久亦自能透實理若云看道理須是見得實苟於上面添些玄妙奇特便是見他實理未透不知只看理焉能透實理如言理言道言誠只在造化上看但成其玄妙奇特非聖人平實正大之道深造自得則渾身是性所謂形色天性也由心而行即是仁義說我與理一亦不可得若能審明求仁之血脈而篤行弗措庶幾近之如所云看理徹則我與理一夫不由於知性不由於擇善固執而看理則理必不徹我自我理自理必不與為一渾然天地萬物一體須力行深造方有諸已如云將身來放在萬物中一例看大小大快活此空境也虛見也由看而有者也又云人於天地間須是直窮到底至纖至悉十分透切無所不盡則與萬物為一無所窒礙此正推極知識之能事也故識仁篇首云仁者渾然與物同體又云存得便合有得又如云仁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

異非已也認得爲已何所不至云仁則天地爲一體而天地之間品彙萬物爲四肢百體皆顯然其非渾然天地萬物一體又如云未理會至實處如空中立終不會踏著實地夫知性則踏着實地審明求仁之脈路而篤行弗措亦踏實地若靠理會只如空中立終不踏實地西銘之言合之而愈見分一之而反見二彼此繫屬之間而渾然一體者去之遠矣皆由理會所到不踏實地又云窮得理又須要實到夫因實到故謂之窮理未實到而可謂之窮理乎只是理會所到故其言如此力行所以致知知至則識真實體段蓋致知者工夫也知至者自得也如云致知非易事要須默認實體方見端的不知致知非默認實體之謂而實體非默認可得默認則影響渚訛必不端的卽如所謂性情部分虛靈本體豈非實體之默認者乎性情而有部分本體而謂之虛靈豈非影響渚訛而不端的者乎況本體二字原無說處佛氏以稱虛寂爲用故言體吾儒知性不同佛氏渾然天地萬物一體無處可分體用知無處可分體用則凡所謂體用一原者亦無可說而謂吾心之全體大用者亦顯然可見其非知性矣生又歷舉諸說申問　某又歷據所問答之曰知求仁爲宗而兼擧強恕反求自知事物之所以然與其所當然所謂能近取譬仁之方也若所云物我一理纔明彼卽曉此乃窮在物之理明在我之性前賢所認爲知性工夫與聖學迥別又曰反求諸已自見義理泛然外觀豈非無要領而外馳者乎至務博觀者以內省爲狹隘此[illegible]之學耳何足言又曰　某初格物只是擴充不忍人之心爲孝爲弟爲忠爲信反求諸已不忍不竭力盡分其後窮理亦只是渾然一體之心致廣大盡精微而已若曰如何而爲孝弟如何而爲忠信推此類通之來惠至當亦是窮理知性之說却與無本之學尋枝摘葉者何異又曰吾性渾然天地萬物一體窮事物之條理始盡吾渾然一體之性

詣事物之理不在外誠是但不知推吾不忍人之心於事親上窮孝之理事長上窮弟之理但尋究孝弟之理爲窮理則非所以盡性又曰能審明爲學之脈路則天下之道理已一握把定自後但須細心平志密密躬行則愈見事理之端的如所謂道道理須是見得如此了驗之於物如此驗之吾身又如此以至見天下之道理端的是如此了方得此推極知識之事非實知性聞道何如審明爲學之脈路者確有根本可據乎又曰推吾之心而察之於處事接物之間則已私去而天理彰循循而進自無迫切凌節之弊大學所謂絜矩夫子所謂能近取譬孟子所謂强恕求仁皆是道也至於聞見固所不廢亦非所恃若云必講道明理別是非而後能察之於應事接物之際以克去已私求乎天理所謂求之於末不求之於本求之於外不求之於我者也又曰知性則於事物之條理明窮之亦易爲力若初學之士只擴充四端强恕反求力行久久則於事物亦易明集義亦易爲力若云義理積得多後貫通了自然見効不是今日理會得一件便要做一件用如富人積財積得多了自無不如意只是推極知識之能事又曰遇事須行故審明其條理而行之今日做此一件便理會此一件也如謂今日理會得一件非是便要做一件用在聖學安得有許多閒心思閒工夫又曰知學則規模自大何必寬着心而後見其大又曰擇善者知大學之要領在格物是也固執者實用格物工夫是也實用格物工夫以致其知則自有物格知至之時若謂學以格物致知爲先知之未至雖欲擇善而固執之未必當於道也正是倒說又曰吾性渾然天地萬物一體豈有外物而自盡其性之理又曰曾子日三省吾身便是知行一齊俱到謂曾子合下持守旋旋明理到一唯處豈共然乎蓋一唯者知性也非旋旋推明事物之理所到且曾子力行亦不可謂之持守又曰力行則真性常顯真心常

審所謂力行近乎仁也不由於理會如云自家旣有此身便有主宰須先理會主宰豈非杜撰之學乎力行近仁者正格物致知合做底事不放過些子者也如云理會得主宰然後隨自家力量窮理洛物是以一事爲兩事也又云合做底事不放過些子又以一概作三概也且隨自家力量窮理格物則不過間窮究而等待有事窮理格物而合做底事不可放過是因推諉而後有事與聖學相去不啻天淵矣又曰志篤則處事接物之間平情通志自極明審懇到有不容但已者蓋聖賢工夫只在人事上旣審知爲學之脉路而格通人我爲務則遇物而理常顯志篤而力自充所謂人要做好事到得見不好事亦似可做方要做好事又似有箇做不好事底心從後面牽轉去此是志不篤故工夫不切安得歸一不知與知之不切夫人所不欲或未之知已所不欲亦不知乎行有不得未知反求故見之不切果能反求豈不切於自見乎

審知聖學脉路清楚貼體力行步步體驗步步踏著實地一友云不知性恐未必踏著實地曰審知學脉心性已了了分明自後步步力行自然步步印實友云彼盲修瞎鍊者亦自謂踏實地曰審知聖學而力行者步步不失聖人血脉步步趨歸眞性故踏實地彼未嘗知學而盲修瞎鍊者何可同日道哉

一生云某於學脉已蒙師指教清楚只不能着實前者未知學問時原有行履不錯處却無知見今當下自知此是渾然一體甚爲害曰正坐不力行耳力行近乎仁安得有知是渾然一體之知見此却弃步步勘驗之旨一友云眞力行者不起此等知見曰力行有何不眞若分毫未眞不可謂之力行謂講清楚而力行者步步印實是如此

一生云某日前看一堂兄病惻然動侍奉湯藥敬奉起居之念以向來疏淡旋發旋退旣又思同祖兄弟本是一體然終不能直行初念曰此非子不力行之過與不力行則學問上知見後起[illegible]不能眞性直達流行生云師言直中某病曰我所以勝於子等者只無此知見無此學問生云此是師深造自得來故然曰只力行者亦無此知見學問

謂生曰子志小欲速故起知見此學是終身事欲速則非徒無益而又害之又曰禪門重悟故患知見聖門不重悟子今一味沉着力行知見起不起總不須在念

一生云某日來體驗處處見渾然一體曰處處見渾然一體不如處處不見渾然一體有項曰處處見渾然一體則信道日篤庶可與共學亦善

謂生曰凡聽人言語須要消化若物而不化便在這上起知見子但能力行自然化又曰聽言如食物不消化則反爲病力行如健運滋灌百脉而長精神

生每請先生立教莫指破渾然天地萬物一體恐起人知見爲害不小且述自知渾然一體之病不能驅除先生曰子志小器輕欲速求効故有知是渾然一體之知見豈可概人若有志之士步力行但見不渾然一體力行到入眞入微處亦不見不渾然一體亦不見渾然一體

謂一生曰渾然天地萬物一體須深造自得某生所見不過浮淺之影子耳夫愛親敬長之一體孟子在孩提時說今人欲知孩提之愛敬何可得也若指今人日用之一體則在乍見孺子將入於井時說此是何等危迫境界何等沉痛心神而豈浮淺之影子乎又曰親證渾然天地萬一體須於眞情之發見知性非於眞情之發見知情此際幾微之辨非親證一體者烏足以知之生出嘆曰使生有一日自得之時方知目前所見之浮淺亦方知吾提渾然天地萬物一體原不爲學者之害

篤志爲學者心性上絕不思量卜度絕不計求功效不以有所見爲喜不以無所見爲憂只是一團真精神緊緊切切不計前算後

學者最忌在鬥見上討分曉看人書冊聽人語言思想卜度们以爲曉了無疑不知只是別人的見識與自己有何干涉世之聰明求速效者往往如此不可不以爲戒

須深造自得一知半見有何用

切不可先橫一求覺之念若先橫一求覺之念工夫便不得力先橫一求覺之念亦只是立志不真

覺不是要得來的并工夫亦不是要做便做得的不求做工夫而真志無間斷即是工夫不求覺而真志無起倒自然會覺

一生見曰焬竈苦功二十日始有所見先生曰且未言所見請先言工夫是如何生畧述數語曰工夫如此則所見可知此不是得力處是于作病處生又述所見曰子苦思力索無處湊泊尋出一

條路徑耳此非好路徑須速置之問如何得有一覺曰覺不是要得來的譬如正睡着時忽然甦醒是豈汝要得甦醒耶是豈汝曉得甦醒耶即使有人喚醒原與自醒無異又曰不但覺不是要得的并工夫不是要做的志不是要立的要做的只是安排要立的只是意念真工夫不自知是工夫真工夫原是無工夫真工夫由於真志真志無起倒真工夫無間斷子前日工夫正未是在

求知孔孟之學脈者有二念當去其一心意上操持以求誠正其一欲明心見性心意上操持以求誠正者不過墨守主敬而止欲明心見性者始必入於無善無惡之說終必學佛參禪二念不去而欲知孔孟正學如望南而適北亦何益哉

今與學者言吾性渾然天地萬物一體尚有信之者言孔孟止云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即是切底言心性其能信之者鮮矣與之言強恕反求愛親敬長即是知性工夫豈能舍治心之功頓悟之路而專從事於此哉

後世學者心巧而見小故不能舍治心之功頓悟之路而專從事於孔孟巧心小見遂各自成其學術以亂聖人之大道嗚呼有守先待後之責者焉得不深論而力辨之哉

聖學從力行入禪從疑入從力行入者自得其渾然一體之仁從疑入者不過身心一如身外無餘而已夫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即孩提稍長之時而已行矣所求乎子道以事父未能所求乎臣道以事君未能所求乎弟道以事兄未能所求乎朋友之道先施之未能行之安得不力乎以人之道治人之身力行斷斷必然而安所用疑也

禪門是走黑路聖學是走明路譬知學脈而信之不疑始能貼體躬行躬行純密則信愈篤其信愈篤則其躬行愈純密愈着實非如禪門豁然大悟始有實地可據

又曰禪門之悟在於疑俄頃真疑即獲實悟比之吾儒畢生力行者難易何止十倍然且禪門徹悟者甚少其人吾儒之道只重一力行力行則可以知性行少不力即不能以必知性力行無其人則安得有知性同於孔孟其人者聖道絕續之關真可危也

知與悟不同悟是禪門事禪門一着子是從未嘗省及者故說作悟知是人倫中習行有素不過一覺着而已聖門言知言覺不言悟原有意在

禪門是從未嘗省及者故不可以言教一經發洩則不能起疑而悟矣聖門是印實目前故無不可以言教信之篤行之力自有一日自得而居之安毫不用疑

今爲程朱之學者不喜言悟謂悟即禪最是蓋象山慈湖白沙陽明龍谿言悟即影響於禪矣但因此遂謂必無待於聞道知性則不可夫子云聞道是豈聞見之聞孟子云知性是豈思索境了之

如然今世止有禪悟而無聖覺則其不信亦無足怪也
一生閱近溪語喜其當下指點使人易得入處先生曰當下指點是禪宗事近溪當下指點相沿於心齋只是指點發明適誤人耳若某則但教人篤志力行自有知性之日不能當下指點人入悟然不長人虛見不誤人落識神確然性善真血脈與孔孟不差毫髮
生云先賢皆云學有疑則進先生却不取人疑然弟子終不因先生所不取而遂蓄疑於心故特以瀆聽祈先生暇間賜一書詳示之以豁其疑答曰愚所以不取人疑者為吾人本來性善力行則性善現前力行之純篤則渾然性善直達流行故吾人但當自勉於力行自勉於力行則復本來之性善其知性也自是性善真脈不失是於異端嗚呼此豈不可以知愚瑣瑣言孝言弟言強恕反求之旨乎豈不可以知力行孝弟卽是求仁實地力行強恕反求

卽是心性工夫乎又不可以知致用卽所以立體理事卽所以存心乎彼不知者反以為孝弟強恕反求此是致用而非立體必上敬然後束得虛靈知覺作為立體工夫不亦左耶夫力行則性善現前主敬則虛靈知覺現前顯然各別特咏者不自知耳愚所以不取人疑者為吾儒性善故從力行入佛氏性空故從疑入疑心意識不用事疑情重極命根忽斷虛空粉碎大地平沉有何覺有何見聞無知覺見聞是謂性本空故禪宗疑根斬際無不皆悟性空堂堂卓立若疑情未極命根絲毫未斷尚有知覺尚有聞見有知覺聞見則有心性有山河大地一切皆有未是真空決不豁悟性空堂堂卓立故禪宗最喜人疑而曰大疑大悟小疑小悟不疑不悟若吾儒知性工夫而亦從疑入安得是性善安得不是性空愚謂前賢之言性有本於佛者今觀前賢云為學患無疑疑則有進云大道本無階級而以疑為階級云經此大疑沉着研究苦無湊泊方能有諸已而信是豈不以從疑而入故言性本於無乎又若所云學者須先會疑有不疑者只未實做工夫疑卽其窮理工夫窮理卽其知性工夫其中因疑得悟者其知性本乎佛有疑則推尋講究而推尋講究不越乎理氣者知性本乎老有不可不辨者嗚呼用疑知是愚又安得取人疑乎若生所云則是該不用疑孔子何以言疑思問中庸何以言擇善愚又何以屢提審明為學之脈路夫審明為學之脈路有多少疑有多少問多少思辨在而何以不取人疑也嗚呼當今日而有博學篤志切問近思者乎吾未見其人也當今日而有弗能弗措弗知弗措弗得弗措弗明弗措以擇善者乎吾亟欲見其人而恐不得也苟有之則必審明為學之脈路灼知吾學乃孔孟之正學大道而篤志力行之弗措必能知性善而得孔孟之正脈不失足於異端嗚呼此孔孟之幸也吾道之幸也天下萬世之幸也若生則雖讀吾書而不會吾

意任臆武斷拒為異說則有之矣又安肯博學審問慎思明辨以擇善乎又安可謂之能疑乎
又嘆曰性人人所同知性盡性者孔孟之學耳禪宗自謂知性前賢各自以為知性但與孔孟之言性不同性學自孟子來不明久矣今諸子旣得聞孔孟之性學欲擔當二千以來所僅見之幸而依依息息似浮若沉精神不奮真志不發冥然掛帶趄到艤桓不見其奄忽就盡而已矣嗚呼孔孟之學終不自明已乎吾焉得而不憂焉得而不懼
謂一生曰聖門學脈只一路而足下一步人人不同譬如射者數人於此同射一鵠同有一置足之地就其足之起處各各有一條路就其矢之所期則各各俱中紅心格通人我以復渾然一體之仁只此一條脈路在顏子則非禮勿視聽言動仲弓則如見如承不欲勿施樊遲則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子張則言忠信行篤敬

曾子則曰三省吾身有子則孝弟爲仁之本似乎各各不同其實只此一條脉路忽嘆曰後世之學豈不各有一條脉路又豈不各各欲中紅心奈失足於佛老故卒與求仁之學遠嗚呼

學者苟不安於流俗各有其志趨只因學脉不明所以志趨不副本性亦各有其躬行只因學脉不明所以躬行不恰本性

自學紛岐以來人各有心性之見各有心性之說所以躬行不歸血脉嗚呼人各有心性而各各惑於他說各各負性不顧目前躬行各各不歸血脉怒又安能蒸然坐視而不與之提清不與之明辨乎

堯舜禹湯文武道脉至衰周而微夫子崛起春秋十有五而志於學此夫子之不可及也若其畢生聚精會神集羣聖之大成行道脉於萬世則志學本分事夫子之不可及者不在於此學者果能志學如夫子則皆學者本分事何不可及之有

夫子十有五而志於學至四十而始不惑不遇明師故得之艱難遲暮顏子有子曾子遇夫子在前領得頭路清點得眼目定故得之易且早生云夫子天縱聖人恐不應爾先生曰天縱二字出子貢之口子貢在孔門極聰明見夫子聰明多識又自己所不及故以天縱推夫子何得以是而信之天何嘗限量人人只不立志自限量耳若人人立志人人天縱何獨夫子生又問志學章難會或是夫子故抑退以引學者先生曰聖人皆實語但以自己所學所至期人共學共至耳豈有抑退以引人之理

又曰吾但見夫子誨人曰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又曰有能一日用其力於仁矣乎我未見力不足者又曰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一緊成物之仁肫肫懇懇如親之望子醫之療病學者何故自生曲折甘于退墮也耶

人皆謂顏子勝於曾思孟　某謂顏子當未到曾思孟地位蓋造詣無窮多歷年所則深抵其極顏子早卒故當未到今觀夫子所稱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及吾見其進未見其止等語亦自可見一友大不謂然先生曰顏子是中行曾思孟是從狂狷入如晉楚之富等語摽使者出諸大門之外及不悅繆公等事便可見狂狷雖道器而不如中行之渾然故謂顏子勝於曾思孟不知曾子之大學子思之中庸非身到神化者不能作孟子作七篇將年未甚晚至八十餘歲而卒安知其不到神化此所以謂曾思孟地位顏子當未到若顏子而永年便可到得聖人地位

渾然天地萬物一體不可以氣魄承當不可以知見領取蓋原無境象可擬無知見可入亦無他語可替換若不深造自得無從理會又曰他所言渾然一體皆有講說可意會却玄虛聖學渾然一體無講說處却實落若不深造自得亦無意會

學須實有諸己須深造自得孟子云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自得之則居之安居之安則資之深資之深則取之左右逢其原末又足一句云故君子欲其自得之也今人未嘗自得輙嘵嘵論學不休何哉又曰自得由於深造深造須是以道今人杜撰蠻做無立脚處却硬要論心論性說是說非主張學問論斷聖賢豈不大惑

學須自得不自得而云見只是虛見只是推測凡看前賢語錄或聽朋友言說而推測附會以爲知道者只是自欺愚見朋輩中多然若真正有志之士要親承堯舜孔孟學脉者不可如此

此是萬世之事若有一毫矜眩之心有一毫凌駕之心有一毫自欺之心何能守先王之道以待後之學者

明道所以仁天下萬世豈得先不仁於自己若不能成己是不仁於自己也

學問須自已實歷到方得親切方可曲成後學若只影響測度自已尚没交接何以教人

學無實得出言吐語决不能親切諦當自是不容僞

今世道人心不正士類有名爲爲學而實立意好名用其聰明推測道理以爲能發先賢所未發或不信正學或雖信而不能降心從教反竊取言說而附會之謂能酌中取長者多矣豈知正眼未開縱極其精思立其見解難逃有識者之目則何益矣

人若是影響測度之語這裏一見自洞知其肺肝以是知看人言句不出只是自已眼目不明

凡發明聖賢之言辨論前賢之說若有一毫立異好奇之意有一毫矜名炫衆之意有一毫凌駕前賢之意有一毫吹毛求疵之意縱使說得十分是當已得罪於聖賢得罪於前輩得罪於天下萬世

學者實有爲已之心方可與論學凡人於一途之說以拒人者皆非實有爲已之心者也

朋輩但實心向學實有工夫則浮氣自斂言動舉止自然寧靜今論學者率多爭競粗心暴氣動盪于言動舉止之間無論所學之是非卽此已不是學矣又何論學之有

一友謂先生執見甚堅旁一友以告曰友某謂君所論粗淺某謂此是聖學正派彼既不能信見君持論堅確遂有此言先生曰如得眞持論自然堅確又曰某在玉峰諸友多謂某執某謂須論所執之是非果非則謂之執拗果灼然知性對同于聖人則謂之知止有定謂之自得居安執豈可槩論大擇善而固執之初學須執允執厥中聖人須執必也正名夫子嘗執大匠不爲拙工改廢繩墨羿不爲拙射變其彀率孟子嘗執執其可槩非哉

一友見先生論辨諸賢詫曰不能格通諸先賢詭甚格通人我先生曰辨諸賢正是格通諸賢如君言孟子論性書斥衆說亦謂之不洛通人我耶

或勸先生弗辨諸賢爲隱惡揚善者先生曰此本非惡焉用隱或曰既非惡何必辨曰以雜佛雜老之學而竄入孔孟豈不誤後學耶某爲千聖學脉辨爲天下萬世辨豈好辨哉因嘆曰諸友若能信某之學的的孔孟之學則自能信某之辨有不容不辨者而諸論皆息矣

大抵讀書聽講須虛其心平其氣如一無知識者然則是非可否燦然自明今之聞某之學者先横諸賢之成說於胸中故其聞之也如未嘗聞而其辨之也一無當於辨嗚呼未嘗摸着巴鼻而自謂能知毫不搔着痛癢而自謂能辨比比然矣吾其奈之何哉又曰無大志則眼界不開無虛心則丸泥自足無新得則舊見難除以是三者而不信聖人之學又焉足怪

學者須以聖人爲師今皆以後世諸賢爲師所以學術貿亂迷惑無已

學者不知聖人之道焉知後世諸賢之非今發明聖人之道反以爲不合後世諸賢而不之信可哀也已

一生云先生尚可受人欺恐在朝廷之上誤事不淺先生曰某未嘗受人欺汝試說看生云已忘之蓋先生受欺不過言論之間無關利害又云若是聖人一眼便看定了人必有不同先生曰吾雖不是聖人却是聖學一眼看定了人此是英雄本色若聖人則不便去看人亦不忍看定了人彼其人自然呈露聖人亦自然先覺亦有明知其人欺僞當其議論侃侃可聽時便自贊嘆亦忘其爲欺僞過後卽望其人進步决不料彼前言乃一時欺僞必無長進吾心如此聖人當亦然生云方如先生渾是一團元氣先生曰此未必然但予大病在畏受人欺毋用心億逆反自處於詐不信故

云某受人欺多不能不然先生曰此是爲利害所移世俗所轉喪却本來忠信之質予若不痛自懲創脫去舊習先已失爲學之基矣可不危哉

又曰古人云量可學知人之明可學者是渾然一體之實則吾之度量即天地之度量吾之光明即日月之光明但雖是知之如未嘗知者然故人亦不覺即我於二三子亦不十分搜剔前輩云容得天下人方能教得天下人若一搜剔人便畏不敢近二三子立志眞切不眞切工夫懇到不懇到何必親供嘗到我前時已是試與我矣生云先生固未嘗受人欺曰吾亦不敢謂竟不可欺但與人相處太露英察只是薄德吾不爲也

範謂先生於一生行陽明待心齋之法先生曰此豈可槩施行一挫折是爲成就一箇人亦顧其人可受與否天之生物雨露固是全生霜雪亦是培植但霜雪非其時則爲災異教豈可濫施哉

謂一生曰人之前過甚不足責我與人交並未嘗以人前過爲意即有告我者亦不之問但須自此以往篤志力行期於無過耳如人之醉者何所不至雖有褊心決不責醉時之過於醒時我心如此聖人之心亦如此即上帝之心亦如此

不得以前過自棄不得以前過棄人

答生書云生云鋒芒太露於筆端嗚呼此則非某之過也蓋孔孟之道昭如日星坦如大路自諸賢以佛老之說亂之以杜撰之學障之遂使世之學者以聖賢之書就諸賢之說以後賢之宗旨攝前聖之眞詮而孔孟之學脈遂不可復問滓其堅志策其毅力辛苦一生而終成違孔悖孟之學術嗚呼豈不可痛乎豈不可傷乎吾實痛之吾實傷之故不覺鋒芒太露於筆端也雖然亦學者自狹其途徑自局其志趣眼目印定於前賢而不肯廣求其說故孔孟之學脈終以不明若能寬其途徑大其心胸與某商至一月商

至半年或至終歲則是非可見黑白自明自知愚之爲千聖學脈之苦心爲天下萬世學者之苦心見吾之辨一句一淚一字一血讀吾之辨句句痛其肝腸字字傷其肺腑尚見以爲鋒芒太露乎某尚以爲鋒芒太露而爲吾罪乎今之能寬其途徑大其心胸與某商者誰也眼目一印印定志趣一局局定人有辨論則拒之爲異說斥之爲好奇而不願聞然則愚之說雖無不印合孔孟其能信我乎愚之學雖得孔孟正脈其能從我乎然則鋒芒太露於筆端生安得不云爾乎

又書云某學問有年幾次出荆棘入荆棘幾次拔足迷途頓足迷途一旦知孔孟之道昭乎揭日月而行含悲茹痛憫孔孟之大道如是而堙沒者二千餘年孔孟之正學如是而後世之學出入迷途盤桓荆棘者數十餘家憫天下有志之士皆欲如予聞孔孟大道正學之業而皆如予出荆棘入荆棘拔足迷途頓足迷途之苦故不憚直敷心腹腎腸昭告天下曰孔孟之大道如是孔孟之正學如是其非孔孟之大道正學者如是嗚呼此某之心也而豈敢自謂已足昌然登座講授哉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天下之士有諒我之苦心而來教者固所深願有不諒我之苦心而致責者亦所樂受也

朋友雖聞正學不見傾向只是信道不篤只是信某不下信某不下非朋友之過乃某不肖之罪也嗚呼念至此焉得不動心忍性焉得不懲悔遷改惡得自輕惡得少緩苟自輕自緩使朋友終於信某不下使孔孟之學終以不自明豈非千聖大罪人豈非萬世大罪人

謂一生曰人須動心忍性始得只如某已自任知性然動心忍性一着未嘗少寬生云動心忍性是某等初學事先生只是大而化曰豈敢然只今日與朋友言學開人意見不得起人篤信不來焉

得不動心忍性孟子謂仁在乎熟熟仁之功只是精義精義則
岸自容不得習心習氣自着不得精義至於入神則用自利德自
崇夫然後可以語至德凝至道而守先待後不虛也

一友云今人俱謂禪宗無用從來高禪豈是無用先生曰禪宗極
重作用但其用與聖人不同禪宗作用人不能測聖人舉動人皆
信服友勤容曰聖人惟一條邊線實實躬行故能如此先生怵然
曰惟其然故動而世為天下道言而世為天下法行而世為天下
則遠之則有望近之則不厭也

禪宗貴乘悟力而行一切習氣乘悟并消吾儒亦貴乘悟力而行
一切習氣乘悟并消其悟處不同則其乘悟力消習氣處亦自不
同然禪宗能此而吾儒反不能是謂不如荑稗也

禪宗保任之法只是常提出身子便恰恰真空雖日涉塵囂而任
運無心央不牽之而去密雲所謂日抱主人公力能入三途異類

者如此而已若吾儒則在體貼真修綿密盡分如為人君止於仁
為人臣止於敬為人子止於孝為人父止於慈與國人交止於信
方恰渾然一體

聖學始終重在力行蓋吾性渾然天地萬物一體盡力於人倫日
用始恰渾然一體其初不力行則不能與體渾然一體而自得其
既不力行則不能貼體渾然一體而保任故大學初曰物格而后
知至謂自得也後曰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謂保任也苟不力行
則初不能自得而知至既不能保任而知至其可或忽乎

吾人一身萬化之本原是非得失方在乎幾微而人心之向背天
心之欣厭學脈之明晦關焉甚可畏也有志之士深察乎此事無
微而不謹時無暫而不懼純修密行點滴無漏斯能天人交格而
昌學脈於天下萬世

孔孟之道明斯天下有太平之期民生有得所之望世道有還淳
之日人心有歸正之時若吾之行已有疏失則無徵不信而孔孟
之道終不能明是使天下終無太平之期民生終無得所之望世
道終無還淳之日人心終無歸正之時矣吾之罪比之寇賊塗炭
生靈若更有甚可不懼乎

孔孟之道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道也為君者以此治天下為
臣者以此相其君而治天下孔孟不幸而不得位行道則以此教
天下而為師故吾儒之道關係天下萬世之道也吾道關係天下
萬世則吾身關係天下萬世

問學

四明後學　毛文强孝章
　　　　　鄭　性義門　仝校刻

前輩之學多有重誠意而指致知格物爲誠意工夫者以愚觀之亦是盎渾然寂然直達流行者心也苟能如其心之本體亦何必正若有不正亦難加以正之之力故孟子曰勿正心而大學曰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意者心之留也流行之本體不可用力而留者可用力故前輩之學不重在正心而重在誠意也然心何以留也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不待擴而自然充滿所謂率性之道也所謂不思而得不勉而中誠者天之道也其次則有不忍人之心而需遲不達又不能遽爾直遂故留不能即泯而留即是其良知不容昧處徒有其意則謂自欺自欺者必不能自

慊何不即其良知之不容昧者而擴而充之擴而充之之謂致故曰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知無懸空而致之理必有所在在格物人皆有所不忍達之於其所忍人皆有所不爲達之於其所爲不忍不爲良知也達之於其所忍達之於其所爲致知在格物也致知格物則心之留者自慊而誠矣夫然而復其渾然寂然直達流行之心矣其於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不待擴而自然充滿者爭先後着耳然一爲安而行之一爲勉強而行之及其成功則一也故前輩之重誠意未爲無見也問心上不可用力意上獨可用力乎曰誠意先致知固不在意上用力也問自欺則意不誠即是心不正否曰然不必問所以自欺與自欺之流弊何若即自歉便意不誠亦便是心不正問所以自欺與自欺之流弊曰彼何以自欺也良心不能泯而私吝又不能克故隱忍而自欺也如是安能自慊然其初尚謂之自欺尚爾之不自慊久則陷溺其心閒居爲不善無所不至而欺人矣故大學又極言其狀而要之以必誠其意

大學曰身有所忿懥則不得其正有所恐懼則不得其正有所好樂則不得其正有所憂患則不得其正心不在焉視而不見聽而不聞食而不知其味曰人之其所親愛而辟焉之其所賤惡而辟焉之其所畏敬而辟焉之其所哀矜而辟焉之其所敖惰而辟焉故好而知其惡惡而知其美者天下鮮矣孟子曰人皆有所不忍達之於其所忍仁也人皆有所不爲達之於其所爲義也人能充無欲害人之心而仁不可勝用也人能充無穿窬之心而義不可勝用也夫達不忍不爲於所忍所爲充無欲害人之心充無穿窬之心而仁義不可勝用尚安得有所忿懥恐懼好樂憂患而不得其正乎尚安得有不在而至於不見不聞不知味乎尚安得有親愛賤惡畏敬哀矜敖惰之辟而好不知惡惡不知美乎是致知格

物則意誠心正而身修可知也故大學歷推所先於致知格物而總提其要於修身達不忍不爲於所忍所爲而充之至於仁義不可勝用則所以齊家治國平天下者在是矣故又不但曰修身而曰修身爲本本亂與所厚者薄正是不能致知格物本亂而末治者否薄所厚而厚所薄者未之有正是不能致知格物以誠意正心修身而家不可齊國不可治天下不可平故大學自欲明明德於天下歷推所先而必歸其要於致知格物又反覆於物格知至知本知之至以見致知格物之爲先務而修身爲本之爲要領然均一修身也而用力之先後重輕其漸進之序自有必不可得而越者初學習心用事動即人我之見吾性本渾然天地萬物一體而自隘之吾心本渾然寂然直達流行而自窒之致吾之良知以格通人我則渾然一體之至性日漸充滿而復其本然之量時時見前而全其直達之體盡心知性此其時也然與性雖復而不無

分毫滲漏習心雖銷而不無倏然萌動生熟之介眞妄之際用力尤不可懈密密運思於吾身之動用上交接上常懷仁不能守雖得必失之懼常抱須臾離道之憂不戒愼而戒愼不恐懼而恐懼則習心消絶不至萌動眞心飽滿不至滲漏乃存心養性之要道也迨其久也不着重心性而無非心性不着力存養而無非存養事理日融內外無間盡人性盡物性卽是盡吾性吾性只在盡人性盡物性上盡齊家治國平天下卽是修身吾身只在齊家治國平天下上修始眞是渾然天地萬物一體修身立命其在此乎夫均一修身也而至此始言修身益致知格物全是擴充四端以復渾然一體之心性重在致知格物重在心性也至於物格知至則不必致知格物矣而復性知性之初惟恐渾然一體之心性時有滲漏戒愼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兢兢乎存心養性之爲務重在存心養性者亦重在心性也存養之熟心性無復滲漏之

虞始可專言修身其修身也全用力乎威儀言動之間接物處事之內似不知有心性者然似於心性毫不必有工夫者然故至此始曰修身以俟也全力修身則威儀言動日入於融細自恰得乎天則之自然處事之條理日入於精微益曲中乎人道之當然內外融貫全體渾然庶幾乎形色卽是天性眞是全力着重心性也細祈之有三節之不同似乎一節卸一節却正是一節密一節雖然亦無所謂三節也總是力行有生熟之殊候耳力行生熟卽是眞性用事生熟故用力不能無先後重輕之序而苦心斯道者自有所不得而越也

問用功之方曰孟子云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此用功之方曰事俱說作集義然否曰然曰聖學要領只在格物孟子何故又云集義曰集義卽格物未達曰所行不得宜只因有我已所不欲勿施於人行有不得反求諸已則所行自無不宜豈非集義卽格物曰先生謂格物非格事孟子何故云必有事焉曰物者身家國天下格之卽是事曰容有無事之時何故云必有事焉曰格事則有無事之時格物則無無事之時又未達曰格物則日見物之未格日見人我之習見未融日見渾然一體之性未直達時時自責刻刻反躬故曰志於學卽是事曰眞志卽是眞工夫曰勿正說作勿預期其效然否曰非也勿正連心讀謂勿正其心也集義則無容自欺無容有所無容之其所而辟心自然正若以集義爲未足而又加正心工夫是平白地分了內外一分內外則所謂心者非其心而所謂正者非其正也不過見惺惺寂寂者以爲心之體用矜持把捉者以爲正之功耳且盤桓於念慮感闢於胸臆執滯於意識欲正愈見不正不正而急求正則不得不重內而輕外研理而畏事離人群而靜坐觀心集義之功不得不疏畧矣視聽言動自相撓亂念起念滅自作糾纏一身之五官四肢尚不能

渾然一體而況於身家國天下渾然一體乎救過之不暇而奚有於齊治平乎正心之爲害如此勿忘勿助長是申戒之詞勿忘卽必有事勿助長卽勿正心非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又當勿忘勿助長也正心是爲學大病故下專就助長反覆言之曰正心何以卽助長曰心本渾然天地萬物一體而操持於方寸之中心本不識不知而欲其靈明炯然豈非助長乎豈不違心之本體乎故曰非徒無益而又害之孟子揠苗之喻甚切人自不會耳曰大學何以言正心曰大學自明明德於天下遞推至格物故中間必言正心然其入德之功自在格物不在正心也集義卽格物孟子單提集義故必言勿正心本自明白曰朱註亦謂勿正連心讀亦通又謂與大學正心之義自不同何也曰程朱之學恰是以集義爲未足而又加正心工夫者其言曰敬是涵養一事必有事焉須用集義只知用敬不知集義是無事也又曰如欲爲孝不成單守一敬字

程朱恰是正心而必有事焉重在正心也故其言若此曰告子勿求於心之意如何曰告子正是強分內外但與程朱不同程朱正心而又集義兩頭着力告子舍集義而正心獨守頑空孟子只念念集義恰是正心工夫若又去正心反是大病也集義即是正心則吾心爲渾然天地萬物一體之心而心得其正正心與集義分則吾心非渾然天地萬物一體之心心既非其心又何正之有故必有事是聖學大主腦勿正心是大主腦中真訣竅知乎此則凡持敬靜坐常惺惺其心收斂不容一物整齊嚴肅則心自一默坐澄心體認天理觀未發氣象靜中養出端倪收斂保聚常提不放還元歸靜攝知歸止內觀返照神馭氣氣攝神存神鍊性性歸於命命伏於性魂載魄魄載魂止觀根塵諸說皆不攻而破矣

一友謂前賢多有提第一念者其說最著曰第一念大有辨孟子指乍見惻隱是第一念即是性善面目後世之所謂第一念則無心之心無意之意無知之知無物之物佛氏空有不二之說而已友又謂學須識取第一念曰既空有不二矣又何處識取若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第一念但當擴而充之耳又何必識取又謂之曰深造自得之君子念念是第一念力行近仁之君子亦念念是第一念念念是第一念則渾然性善形色天性矣今但當力行深造以求自得耳若欲識取第一念遽自以爲知性不幾自誤耶

先生每聞諸友言靜功輙嘆曰天下皆自私自利之人安得太平見前輩教人靜坐輙曰敢問靜坐何爲嘗曰吾性渾然天地萬物一體盡力於人倫日用恰是心性工夫離人道事遠道轉遠又曰友生相見者多言有俗事此即可見其不知學世間何嘗有俗事至於前者俱當處置得宜俱我所當盡之道曾子爲人謀豈必非俗事曰以此三省其身毫不敢寬假是人以爲俗者曾子以爲道人以爲累於俗事者曾子即以爲切己工夫是知事本非俗也人

自俗之耳事本不累人也人自累之耳聖人之學本非閉門靜坐以爲工夫亦可見矣又曰志學肫切則雖倥傯之交而不擾亂是謂真靜豈必靜坐然後靜哉又曰志學肫切則日涉於倥傯能自信其爲工夫否則治繁理劇或本未嘗有過而不能自信矣

一日與一生論前賢靜坐之說曰前賢靜字即敬字總不過收拾此心令專一耳生謂靜即是敬先生見之甚明但敬又以靜爲本曰前賢謂無事時存養此心專一則遇事不至擾亂耳故云主靜者所以制乎動然亦非必舍動求靜俟存養深固時方應事也有事即事存心無事攝心息念有事即事存心則動時能靜無事攝心息念則靜時能靜故云動靜各做工夫兩不相靠則無間斷生謂靜時涵養本原稍定纔有逐物一覺收斂有着落處不然縱收斂亦無着落處所以必靜爲本曰此前賢所以有靜以立體動以致用之說要之止是一靜靜時靜動時亦靜又其實止是一敬靜時敬靜時靜動時敬動時靜收拾此心專一之謂靜之謂敬非棄事物以求靜也曰此固學問之道聖人所不能易曰聖學不若是其沾沾收斂心神也生曰不收斂心神何以能靜曰學者果卓立真志則其心一其神凝精神嘗王主宰嘗健自無不靜豈非收斂乎又何嘗以收斂心神爲務也生欣然曰然又曰然則工夫何如曰真志即是真工夫若志與工夫爲二則志非志工夫非工夫矣曰豈有空空篤志者乎曰不然志在復渾然天地萬物一體之性而日惟強恕反求孳孳格通人我日見人我之未通渾然一體之性之未復有事無事精神志慮總注射於其上無一刻可自逸之處此豈非志乎此又豈非工夫乎又何嘗動靜各做工夫靜以涵動之所本動以見靜之所存如前賢之爲者乎曰然則前賢之學動靜俱是收斂心神有事亦如無事聖學動靜俱是格通人我無事亦如有事矣曰得之矣無事亦如有事是爲真靜是爲真收斂

坐未達曰無事亦如有事豈勞神役志皇皇不定之謂邪謂有所致力之地則其心凜凜常若不及孳孳惟日不足而凜凜孳孳之心卽寧靜者也收歛者也不放逸皆散者也知此是謂眞靜是謂眞敬是謂眞志奚必主靜而後靜主敬而後敬哉生躍然曰先生常言君子戒愼恐懼以道之不可須臾離也故不容不然今始知之想堯舜兢兢業業過了一生文王不顯亦臨無射亦保曾子戰戰兢兢如臨如履當日心法如是如是果然不待存心而後心存不待收歛而後收歛也曰日行一周天行一周而過一度何其常動然亦何常躁擾地鎭而常靜然生長收藏何嘗有一息之停水流而不已靜莫若水山出雲蒸雨動莫若山眞動卽是眞靜世俗紛擾動而不能靜沉空守寂之徒靜而不能動動而不能靜者動非其動也靜而不能動者靜非其靜也前賢但以救世俗之動而不能靜者耳豈知學有要領則常動卽是常靜也哉

一生謂靜爲動之體如冬之閉凍不固則春夏之長育不茂曰氣未足以喻性氣有收藏有發舒若吾人心性無時不發見流行安得謂不發見流行之時而謂之靜謂之動之體乎

問大學能靜由於知止前賢亦謂理會得道理明透自然自靜又謂未識道物事則所謂虛靜亦是黑的虛靜不是白的虛靜似無不同曰理會得道理明透不過推極知識耳豈得謂之知止乎有定由於知止所謂自得之則居之安也能靜則自知止後眞修綿密所致故曰能靜而不曰有靜聖人立言之微意亦可見矣旣知性而眞修又極其綿密則眞心凝固當體是靜若格通人我者力行近仁則亦靜而微與能靜者不同然亦非理會道理之靜可比蓋一覷入於人我之中格通人我以充達吾性渾然一體之知一用此心於聞見之地看道理以推極知識充達渾然一體之知者眞性用事理會道理明透者知識已定雖均一靜而迥然不同然道理非理會可明必審知學脉而力行以深造之則道理日明知由行而進亦由自得而後盡若攝心息念理會道理之靜愚恐是黑的虛靜不是白的虛靜子其思之

靜坐之說本於二氏老氏致虛守靜復還虛無蓋以虛無爲性也佛氏止觀識破有心皆妄無心皆眞蓋以無心卽心也老氏之虛無本與佛氏之眞空不同而不知吾儒之性善則一其不用意識亦一前賢之教人靜坐則認心爲虛靈知覺常在於腔子夫虛靈知覺常在於腔子者意也識也意識生於有我有我則與物對待而識常緣物前賢見其緣物而心常在外也於是靜坐以攝之使之常虛常靜不爲事物之所牽引而後可以應事接物爲事物之主宰不知靜攝者亦意也識也是以意識管攝意識也夫吾心渾然天地萬物一體豈有方所而欲其常在於腔子乎則羞惡辭讓是非之心當下不自識知而謂其靈明炯然乎嗚呼豈非以性

善之脉有所未審故不能舍靜坐以爲學哉

乾坤俱聖人之德坤卦爻詞有不善者特因爻起義易之取義固不一也六二中正尤可見聖人之德爻辭云直方大不習無不利文言釋之云直其正也方其義也君子敬以直內義以方外的乃據見成之語若說是工夫便是以敬直內以義方外矣敬義非有兩事以直內言謂之敬以方外言謂之義直內則於事物之來自是條理得宜方外則胸中自是浩然孟子浩然之氣由集義所生若行有不慊於心則餒矣敬義立而德不孤言大也卽論語德不孤之旨今說有敬無義有義無敬則德孤敬義夾持則德不孤便失之遠一友問之云不特理足下句則不疑其所行也於文義亦順

仲虺以義制事以禮制心只此二語已盡爲學之道事至吾前以義裁決其可否使無不得其宜心有所動以禮樽節其過差使無

不歸於正則內無不直外無不方而敬義立矣說以禮制心則可
說以敬直內則不可說以義制事則可說以義方外則不可聖人
立一言下一字毫不可苟
後世之言敬者若曰學問宗主只是一敬則無弊曰主敬持敬則
是將敬作一物以操持此心安得無弊故論敬曰居敬論主曰主
忠信則無弊曰主敬則有弊夫君子知道之不可須臾離故於所
不睹所不聞而不容不戒慎恐懼知隱微之莫見莫顯關乎天下
繫乎天地萬物故於獨而不容不慎豈操持此心之爲道乎故曰
篤志卽是敬曰敬字卽是志字或問有明知道之當然而志不篤
者如何曰但能知提心之非學而不以操持臨子爲工夫時時小
心於日用倫常體察於視聽言動不敢少自暇逸亦持循之一法
也夫子告子路曰修己以敬告樊遲曰之夷狄不可棄告子張曰
參前倚衡其謂是乎

生問主敬致良知之學俱貫動靜獨聖學格通人我似只在有事
時而不能貫無事時先生曰若無事時無工夫則遇事安能格通
人我又問立志非意念之說某皆常聞之而終不能無疑曰此亦
只是子未知立志耳若果欲明明德於天下卽自責不能明明德
於天下竭力格通人我卽自責不能通人我惕然悚然心思常自
凝聚精神常自緊切卽是無事時工夫所以某常言眞志卽是眞
工夫生云此屬起念正[illegible]間斷曰此本非念何間斷之有生云惕
然悚然豈非念耶曰惕[然]悚然之念卽是無念生云更有無念時
如何曰須問無念時精[神]緊切否如是無念則無念而已更要如
何作甚生云每疑格通[人]我工夫不能貫該動靜思欲戒慎恐懼
又恐落於主敬故敢問[曰]此是子未嘗實用力只在有念無念中
盤桓所以有此疑若格通人我工夫有滲須戒慎恐懼以補之乃
是零星補湊之[illegible]是理中庸云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

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戒慎恐懼
之由來如此[illegible]責不能明明德於天下不能通人我惕然
悚然非戒慎恐懼乎[illegible]然悚然之念皆因立志篤切自然如此蓋
非起念今若立一戒慎恐懼題目要做乃是起念卽已非戒慎恐
懼矣不過按伏管帶不過強作主宰自作其病安得說是工夫生
云惕然悚然終屬有念恐聖人決不然曰聖人正是如此如德之
不修學之不講聞義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憂也可見若認一
念不起爲無念則不特聖學不然禪門亦在所斥遂舉神秀慧能
兩偈及陽明戒慎恐懼亦是念實無無念時之語云念念起恰是
無念若認一念不起爲無念則佛氏外道之見耳聖學本不須論
至此所以某每不喜爲此言愛親敬長何嘗非念何嘗起念乍見
怵惕惻隱何嘗非念何嘗起念聖人則汲汲皇皇憂世覺民而已
矣學者則强恕反求格通人我而已矣又何必論有念無念又問

眞心發時僞念卽隨奈何曰平日志若眞篤則僞念不隨眞心而
起僞念卽隨此乎日志之不篤也當下只是責志而已夫好仁者
無以尚之惡不仁者其爲仁矣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豈非志果
眞篤則必無不仁者可以加尚之哉生云某等是立出的志所以
有間斷曰然有起便有倒眞志無起自無倒問達不忍於所忍達
不爲於所爲者聖學也某嘗欲念隨發時思充達眞心以去之何
如曰擴充四端之學原爲有人欲則渾然眞性有所缺陷惟卽吾
之眞性隨在顯發者達之充之則渾然眞性全體獨復矣是擴而
充之原爲有欲而然故曰人皆有所不忍達之於其所忍人皆有
所不爲達之於其所爲所忍所爲人欲也達吾之所不忍不爲則
眞性顯而人欲自去全體復而缺陷者滿欲何足患欲又何必制
哉後世制欲之學無本以達之而專從事於末故眞性不能卽顯
而人欲畢生勞攘卽[illegible]竭力遏制欲念不起去聖學遠矣又問上

敬致良知之學似於精明聖學不能然日主敬是意識用事致良知者本空明圓應然不免於識神者頗多既不免於意識則其精明正用意識之本分若格通人我渾渾一圓真純惻怛之誠貫注倫物間有甚精明精明是病非聖學之所取又謂之曰予適疑工夫患人欲總是學脈不清楚耳若能清楚學脈而篤志力行之則無此疑亦無此患又曰凡人私己自封則心日隘日塞格通人我則心日廣日通今有疑有患盤桓牽絆則心日隘日塞日覺其苦與私已自封者無異

一生以人欲爲患曰何不欲明明德於天下欲明明德於天下亦是欲子若能有此欲當下真性見前尚何人欲之足患

生問前賢論仁或以無欲或以公普然否曰渾然天地萬物一體自然無欲自然公普不知渾然一體而但以無欲公普當之則未得耳

謂兒熙曰世言大人小人亦須識其所以大所以小始可立志必爲大人而不爲小人汝知之乎熙對不憾曰渾然天地萬物一體是爲大人但知有六七尺之軀是爲小人但知六七尺之軀安得不自私自利有一切人欲渾然天地萬物一體自然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安得自私自利安得有人欲

謂一生曰吾性本渾然天地萬物一體吾人本渾然天地萬物一體之人子向來不屑流俗俛視一切恰是棄置民物止此六七尺之身渾然天地萬物一體之身何其大止此六七尺之身何其小世之所謂高人皆學問中之所謂小人也子幾爲其小者

一生云自領先生教日用間無不曲折留心若分毫未至事即有不得其當者曰然今人執意去人欲如此則不執意去人欲而人欲自無不去矣又執意欲持敬如此豈非修已以敬

力行則真心完滿無分毫滲漏行不力則真性不見前而習心用事私欲易動外誘易牽百病興矣見有欲而去欲遏念只在腔子中盤桓非學也惟在本吾之不忍不爲者達之則真心當下完滿私欲之去不啻如燎毛蓋私欲本非吾之固有而真心乃天性之本然主客之分原自分明也

聖人本無去欲之說亦無有所存主則外誘不入之說但曰人皆有所不忍達之於其所忍仁也人皆有所不爲達之於其所爲義也人能充無欲害人之心而仁不可勝用也人能充無穿窬之心而義不可勝用也故曰無爲其所不爲無欲其所不欲如此而已矣嗚呼此非灼知性善者不能信也

答一生書云勝私釋克己而愚不謂然者蓋已私須是對境實地上消磨如視聽言動正在人事交涉上勿其非禮故下得己字若不於人事交涉之際對境消磨則但言克私不言克己矣嗚呼此聖人一字之辨關繫甚大者也生謂靜中一念之私如何擬置不

知對境實地上消磨者其力徙靜中妄念自必滅省即一念之起亦隨覺隨去不至盤桓不然一欲未去一欲又生古人所謂引犬上堂滅於東而生於西者皆勝私於意念中之過也生謂勝私不可釋克己當以何字訓夫安則爲無我勉則爲克己有何不明而須訓言己則有人自是當境對治言私則是意不離腔子盤桓有何可疑而難釋

又書云愚所謂不須制人欲者蓋恐人在虛見上消磨則遏欲而念自成其盤桓腔子之病也生疑聖賢無去人欲工夫則孟子何以言寡欲不知寡與去有辨寡者據見在言去者指工夫言孟子但言寡欲之善如此而未嘗言所以寡之工夫如彼他章云人皆有所不忍達之於其所忍仁也人皆有所不爲達之於其所爲義也人能充無欲害人之心而仁不可勝用也人能充無穿窬之心而義不可勝用也此欲之所以寡而心無不存也蓋人本無欲欲

生於有我習心也有所不忍有所不爲無欲害人之心無穿窬之心本心也本心充塞則欲不能留欲不能留而本心常顯此聖學之所爲異於後世也若不知乎此而但去人欲則滅於東而生於西制於前而萌於後勞擾一生卒無廓淸之期益無本以達之則無不流爲腔子中盤桓也夫爲學而盤桓於腔子豈小病哉

又書云生疑愚於過欲存理則非之制外養中則又非之夫愚不嘗與生言好色好名好利與一切妄念皆起於有我之私乎不言强恕反求格通人我則自欺之本絕有我之根消而渾然天地萬物一體之眞性見前乎而何疑於過欲存理然愚終不以過欲存理爲是者蓋過者過其流不過慮見上消磨自成其過抑於念慮盤桓於腔子之病也若窒欲則與過欲不同窒者窒其源格通人我是也卽一字之辨而工夫有不同得力與作病不同夫聖人之言何可以月昧易之也過欲旣非存理亦未得爲是又試問生天

理作何存是可知愚之非過欲存理原自有說不草草也若夫制外養中則更有商蓋未知生所謂制外者制所視所聽之物乎制能視能聽之人乎若制能視能聽之人則制內非制外且制能視能聽之人者制爲視爲聽耳目之官乎制欲視欲聽之心乎若制欲視欲聽之心則兹是制內非制外矣夫所視所聽之物則非可制爲視爲聽耳目之官則未聞爲學者而但制其耳目也亦制之於心而已制之於心則仍是過抑念慮盤桓腔子宜吾不以爲是也愚嘗謂生云爲學之志果沉痛篤切則心思凝聚精神收斂主宰常健內力嘗重聲色交於側而不之知非禮接於前而不動念何必照管於視聽言動者生常以爲然矣生又問苟或非禮而視聽言動之奈何愚曰只是責志只是責志此言也卽孟子所以告公都子先立乎其大者則其小者不能奪之言也終非顏子四勿工夫生所以至今爲疑嗚呼吾人爲學各當自知其分量今人俱如顏子天資高不可及而啓口卽是四勿工夫何其不知量也試觀夫子答門人之問但言工夫而不日如何爲仁但言先難後獲而未嘗期以一日期以天下歸仁獨告顏子則日克己復禮爲仁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是可知顏子分量非孔門諸弟可比矣而吾輩敢望之乎蓋顏子平日本無好色好名好利一切閒思雜念如吾輩胸中之祟夫子微窺其幽獨之中己根尚隱隱在也己根尚在猶未復天然之則全本來渾然之眞心故須克之然欲克而於獨居無事之際克治於腔子徒見其盤桓耳所以夫子教之於視聽言動之際勿其非禮境界當前毅然一決則己根盡拔矣故期之以一日決之以由己所謂顏子之大勇也若使吾輩爲之美色寓乎目卽勿視而欲視之心盤桓不去美聲過乎耳卽勿聽而欲聽之心盤桓不去甚者明知其非禮不當視不當聽而不忍不視不忍不聽不視不聽則若有所失視之聽之則過後必悔

寧可過時而悔不忍覿面而失者亦多矣生可謂照管於視聽言動卽是爲學之工夫乎夫愚之所言困知勉行之工夫也顏子四勿學知利行之工夫也只是責志志沉痛迫切則其心一其神凝內力沉重如衘萬鈞之石者然其工夫百倍於顏子而謂吾視四勿爲不屑嗚呼何其不熟察而武斷之已甚也不特此也愚與友生所言大約皆困勉工夫也或者察之不審謂愚爲無工夫嗚呼豈愚之過哉愚嘗講易云閑邪存其誠非初學事初學邪爲主誠爲客不然誠邪兩立教之閑邪只是過私制欲工夫凡二則本是誠邪從外入如門外人閑之門外而已又嘗謂一生云顏子工夫不善用便流爲去欲過念不由過制當下斬然工夫峻截誠非顏子不能故不易提拙錄明明載之不可以知顏子四勿與愚所以不爲教之故乎

顏子不遷怒不貳過隱隱己根一日而和根盡拔故日一日克己

復禮天下歸仁焉嗚呼豈易言哉四箴自是伊川之學凡後人之解克己解四勿者自是後人之學初無與於顏子今之學者但知視聽言動不可非禮乃初學切己入德之事故啟口即是克己不知認錯了顏子也吾儕當學公都子不當學顏子孟子告公都子曰耳目之官不思而蔽於物物交物則引之而已矣心之官則思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也此天之所以與我者先立乎其大者則其小者不能奪也思而能立則主宰常健內力常重自不爲物所引而視聽言動可不至於非禮此有據柄之學初學之所能爲若認錯顏子之克己四勿其不盤桓於腔子邊抑於念慮者幾希

又答生書云存養是主人公簡默是奴僕此言誠善但存養是知性以後事而遽使不知性者主敬爲存養是以聖賢之良藥爲作病之砒石不亦誣乎惟知性而後可言存養是主人公亦惟知性而後可言簡默是奴僕生嘗謂簡默即是照管不知照管者爲人簡默者爲己有誠僞之分照管者全體向外簡默者省察在我有得失之分然論此於顏子則不特照管非四勿即簡默亦非四勿夫子云克己復禮顏子云請事斯語則是以全力爲之而又非喫力者以全力爲之可知非奴僕之輕而又非喫力可知非過抑於念慮故曰是顏子求仁之學也非可概而幾也

一生嘗以不勝慾心爲患某責之以志不立生未能信自後憬然悔悟有日新之機某乃謂之曰志未眞篤時雖痛懲慾念之萌無益也痛懲之力末稍便軟正在痛懲之際猶且若此過後有不即發者乎屢發屢懲屢懲屢發厭見欲之難窒耳一旦憬然悔悟眞志果立則欲念永不萌偶然省及從前慚悔憤恨捶胸頓足幾欲淚下痛懲之力比昔愈健此是悔恨從前似於當下無益恰大有益苟日新矣此正日日新又日新之鞭策也一番錐劄一番振勵錐劄從前反鼓振勵慾念自此再不復萌矣此某困知勉行已驗

之良方今日爲子言之又曰志未立雖痛懲當下而無益志果立雖深悔從前而有益可見志之不可不立若此生云追悔從前因是有力若當下慾念稍萌痛懲亦自有力曰若立志後又有欲念之萌又當責志深錐痛劄尤不可不用力不容再退蹄矣再退蹄永無立身之期其可乎

孟夫子入闈中見其婦袒遂不悅欲出之何等剛嚴方正吾儕欲學聖人先於此處謹嚴然後有步基址又嘆曰吾儕於此愧孟夫子多矣安得是聖賢路上人

一友謂先生曰昨親友邀飲將入席妓至衆必謂某當有難色某處之泰然因述明道伊川之事先生不答退謂一生曰使子處之當何如生曰有出而已共坐燕飲某不爲也先生曰然人皆美明道而迂伊川不知伊川處之甚正但次日尚有怒色未免留滯耳明道此事大非吾儒本色蓋吾儒之道修齊治平之道也至試經綸天下之大經豈肯爲之哉匹婦不獲其所若已推而納之溝中一妓在坐其可惻隱莫過於此與共燕飲不義怡然不以爲意不仁若云不動心於妓抑末矣若此友億人疑己處之有意其去明道更遠

子夏出見紛華靡麗而悅入聞夫子之道而悅心中戰鬭至於形癯戰不勝而形癯是爲眞憂迨其後戰勝而肥形肥之日即其力行近仁之日

子夏曰日知其所無月無忘其所能可謂好學也已又曰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仁在其中矣此皆其戰勝形肥之日親身實歷語也

一友問看得破打不過奈何曰吾友但就境遇上看焉能看得破或問之曰學能深造自得然後可謂之看得破亦須戰兢力行始打得過不然習心即起其能打得過乎初學能審明學脈而篤志

力行亦打得過是友耗不知學但欲過於末流既未嘗希破又焉
得打過乎

問吾人處世不過貧賤富貴須就在貧賤富貴上打過曰立志眞辨得義利明自能打過若只就貧賤富貴上打如何打得過

今人之自寬者往往藉口於世界之不良此苟且之徒無成人之志者也若有志自在我分上論不在世界分上論又曰果是其人雖濁俗汙世必不苟且使非其人雖唐虞三代之世亦自苟且又曰惟人人苟且所以成此苟且世界有志丈夫當自我移風易俗豈忍同流合汙

伊尹耕於有莘之野可謂至貧苦矣然非其義也非其道也繫馬千駟弗視也祿之以天下弗顧也苟在今日豈不大爲世所嫌笑哉一生曰惟衆人不能而尹獨能所以傳之至今先生曰此吾人卒分奚問傳與不傳若有意於傳卽是作僞

太倉一友來會贊先生安貧不絕口先生曰此不在貧上安若見以爲貧雖欲安不能安也某初求道念念在道不知貧今日自得渾渾蕩蕩有難以告人之樂不知貧諸友見某安貧其實不知

一生述居貧家事難處之狀先生曰此皆利害之見卽是人我之見苦篤志力行之士力盡本分不特不顧利害并利害亦不知又曰力行之士見義直前毫不瞻前顧後今人俱爲世趣所奪利[illegible]所轉矣不深可惜耶

謂一生曰聖人之書本非所以求富貴蓋吾人天性無不可以爲聖人而有以陷溺其心則失吾性之本然故聖人教人以復性而筆之於書以垂遠聖人之仁也若以聖人之書爲求富貴發本則不特得罪聖人亦是得罪自己生曰今人但顧目前故不知有此大道曰彼安能顧目前顧目前者惟有志學之士入則孝出則弟言忠信行篤敬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視思明聽思聰色思溫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問忿思難見得思義步步履實地事事在當下此謂之顧目前今之求富貴者但希望日後目前實事毫不之省不特今日不顧目前有終其身而不知目前一步者雖生於世數十年未嘗爲一日人可哀也已

一友問講學恚曰學在躬行實踐講如不是先生大稱善頃之問曰君能躬行實踐否友曰未能曰君謙辭耶抑躬行實踐日見不足耶友曰某實未能躬行實踐但愚見學甚不必講曰今之爲此言者甚多但窺其意直是不欲講學耳非謂已知躬行實踐無事於講也如此與自暴自棄何異友曰某雖不十分躬行實踐然無甚過舉曰此正坐不講學耳若講學便見目前之過不少便不忍一日不躬行實踐若眞躬行實踐亦不惡人講學

兩友坐次一友自訴處玆塵世不得不涉俗事明知人情之惡薄不得已而與之混不然卽一步不可行一友云旣處此世自宜有

世法周旋何故欲厭而去之先生浩然嘆曰將吾人盡性之事視作異途誤爲世法甚矣哉聖學之不明也兩友未達先生曰吾性渾然天地萬物一體故聖人之學盡力於人倫日用盡力於人倫日用卽是盡吾渾然一體之性故聖人皇皇日見未能曰躬行君子未之有得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曰行有不得皆反求諸己曰所藏乎身不恕而能喻諸人者未之有也今兩友所見若斯豈非習俗移人性學不明之過耶兩友遂前問先生先生曰愚皇皇日見未能願亦同於聖人但聖人實躬行見爲未之有得愚實不能躬行見爲未之有得此則不敢自謂同於聖人曰豈不見人情惡薄耶曰人性本善惡薄者其習也性可移習習不能昧性愚但見人人性善并忘其習日日與人交不見人情惡薄日日涉事不見是俗事[illegible]不周旋亦不厭畏曰豈得不用世法耶先生正色曰窮理精義察言觀色惟須臾離道爲憂豈假用世法兩

友默然先出又謂之曰愚自十六七歲親長皆憂某不會世法及到與中朋友相愛者皆教某以世法愚只對曰世法我不能只與世不相宜是我學問未得渾融然學能知性方得漸次渾融愚此時雖從事於學而未知性遽說渾融亦太早在然決不肯聽人言語習起世法亦是當日有志世法一語令人習爲固然不知是極大病痛一習世法眞心日漓眞性日昧趨向日卑陋汙下難與入堯舜之道矣

今日周旋世故之人俱自以爲得處世之善道不知人若有周旋一念即處處安排事事作意聖學只貴於誠實擴充四端强恕反求渾然眞心直達流行斯是復性亦可以知性周旋世故者安排作意之熟眞心偶見即從納交要譽惡聲處藏身將入聖眞種子頃刻變入於僞境此人生之惡病亦今日之時症直達眞心是聖學眞血脈路亦救療一切時疾之靈丹妙劑

同乎流俗合乎汙世愚不肖之不及也特拔乎流俗超出乎汙世賢智之過也

須有鳳凰翔於千仞氣象前輩皆有此語其能入學問一路立身聖者在此但纔有此見輙不能渾然一體爲此即禪宗出世之根故也

梅問與匪人相處不能無厭薄之念奈何曰即此是人我之見故須格通曰聖人於小人則何如曰聖人則遠之而已惡之而已遠之惡之並非厭薄之此所以爲仁至義盡也

一友謂孔門三世出妻德禮之家爲婦固不易曰孔門爲婦最易夫子仁人也豈有刻繩其妻而輕出之理必其婦有必不可容者不得不出耳

聖賢學脈止是仁熟熟則化化則爲聖有諸己則賢雖未知性而力行近乎仁則亦有諸己不失爲眞儒

君子小人之辨只在存心之厚與不厚厚者仁之屬也不厚者不仁之屬也以公私分者未是蓋世有漠然無情而公者漠然無情薄之至也

厚之爲德從含容來能含容則厚

一友意在立品無言即及之先生謂之曰不可有立品之心有心立品即是作僞蓋此念原從名根上來此念不除胸中夾雜掛帶決不乾淨難與入堯舜之道矣

人他事或可容僞至于學道則眞切性命之事必不容僞學道而亦有名心僞心是不可解

學道而亦有名心僞心則其人必無還淳返樸之日矣豈不可哀也哉

今學者稍有意於學問輙有一架子於胸中一切視聽言動接物處事各有架子嗚呼此名爲信學而實不知所以求學者也乃沾沾信以爲道在是不亦可惜也哉

有架子於胸中而規規然徇架子者雖非有意壓僞恰是虛僞善哉前賢之言曰孟子所謂集義是時時求慊於心纔有億度即屬知解纔有湊泊即落格套纔有莊嚴即涉氣魄皆是義集王霸誠僞之所由分也今之學者皆以知解認爲實得以氣魄支持格套者也非虛僞而何

眞學問之士無架子於胸中故無架子可徇一切視聽言動接物處事自率其平常而已乃或者以無架子而訾之是眞無識之徒也

無架子於胸中而率履平常者易見疎失有架子於胸中而規爲做作者每覺可觀豈知疎失之過小做作之罪大疎失者但自厭其戒愼恐懼之心則不至離道做作者氣魄上支持以爲工夫作爲上湊泊以爲集義難與入堯舜之道矣

有架子於胸中而規規做作以爲道者每不耐人毁譽
揀好題目做故有架子於胸中而規規做作以爲道揀好題目做
故不耐人毁譽嗚呼眞俗士也已
一生問某於言動舉止習熟簡便令一時收束不能奈何曰若篤
志爲學則心思專一精神翕聚言動舉止自爾收束子今只在言
動舉止上求收束安得收束蓋學須有本有本則易無本則難有
本則眞無本則僞縱使子能收束亦是安排做作的伎倆何當於
學
一生問居家不能盡遵古禮如何曰孟子云禮之實節文斯二者
是也子若事親從兄眞愛眞敬則和而不流有自然之節樸而不
野有自然之文委細縝密曲盡其禮所謂禮所生者是也若不能
愛敬眞至卽盡取古禮而復之人而不仁如禮何
一生問古禮古樂不復可見今發明聖學未知可復先王之禮樂

否曰先王制禮作樂皆本於吾性之中和子能致中和卽得禮樂
之本原何憂不可復
謂一友曰吾儒行履方正是其本色故夫子晚年神化而曰從心
所欲不踰矩矩者方正之謂也又曰世皆以方板誚道學先生而
謬稱吾夫子當時處世極圓不知最方板莫如吾夫子觀今春秋
一經可見
詩文字畫與一切才智技能易於自高慢人爲學則日見不足無
高處一體眞性無慢處今學道不明人於學問之士先以自高慢
人億逆之矣若學問之士少有疎率不及檢處人卽嘲自高慢人
之憾嗚呼危哉
生問方人亦無害否曰眞實爲己而辨別其人之是非爲己之從
違則亦無害然偶有所及則可若恃此爲學則不可又曰眞實爲
己雖論他人亦是爲己不然雖論聖賢之學亦只是方人而已

大舜有大焉舍己從人樂取於人以爲善自耕稼陶漁以至爲帝
無非取諸人者忘己成物仁之至義之盡也嗚呼有是心以爲之
君則不患民不協於中有是心以爲之師則不患學不昌於世今
人有一善沾沾自足惟恐人不知以取諸人以爲善爲恥卽或取
諸人又沾沾自足自以爲能取也其視舜之心量何如哉
舜之好問好察邇言隱惡揚善舍己從人樂取於人以爲渾渾然
萬物一體之心並天地而幷日月大哉舜也斯其至矣
武王不泄邇不忘遠眞渾然萬物一體之聖人
聖學止是仁天地止是仁惟天地止是仁故化育萬物於無窮聖
學止是仁故知天地之化育贊天地之化育
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孝弟忠恕皆仁也
一友云渾然一體者儕類中無好醜之念淡世俗無厭薄之念先
生曰此何足言某於是非高下非不井然却無好醜之念雖不厭

非人怒人却無輕薄之念不特不厭薄亦并不知渾然一體遂指
謂學者云余初最嫉俗輕世使不學當仍然耳子等亦知所以用
其力乎
語一生曰某生邇近處家庭日用信任自然覺便妥貼因謂之云
莫作此見有自然時有須勉强時愛敬眞心暢滿浹洽固是妥貼
若眞心雖萌未能直達充滿果能勉强推致亦是妥貼初學不論
自然不自然只一味勉强勉强之極自無夾雜回護之病自無苟
且姑容自尋出路之病勉强之久則眞心日完滿充固天眞洋溢
油然藹然不知不覺自是妥貼此乃勉强中之活潑鼓動充長流
露處今人只無志爲學若果志於學眞心萌動未能直達暢遂便
於此心不慊有不勉强不得者是勉强卽自然也至此自不容已
亦忘其爲勉强矣某生蓋嘗爲主敬常惺惺之學過於矜持把捉
恐落安排不知矜持把捉純是意識勉强雖是着力絕非意識蓋

矜持把捉是從道理上勉強格套上支持不是從眞心上推致故
與勉強有是意識非意識之分若立志不眞虛僞夾雜包藏回護
照管形迹謂之安排分明與勉強推致眞心是兩路在安排不是
勉強勉強絶非安排矜持把捉不是勉強勉強絶不矜持把捉須
要分曉今若恐落安排恐蹈目前矜持把捉之弊而喜信任自然
爲妥貼卽恐流入率情任意反落情識去也未嘗篤志用力自然
不過是偶然呈露不過是天資近道若以此爲妥貼何時有深造
自得之日愚夫愚婦與知與能離人不自然不能擴而充之達之
天下又誰是自然志學之士正須在困勉中藏身人一能之己百
之人十能之己千之如是困勉自有明強之日故夫子曰爲仁曰
用力顏子曰竭才孟子曰盡才夫子敏求顏子拳拳服膺聖賢皆
如是非討便宜的弘士云向疑先生之教但有自然不及勉強今
始知之曰某說格物說格通人我說強恕反求俱是說勉強汝自

不會勉云先生嘗說曲致卽是勉強曰然但曲致有人情上須委
折之曲致有勉強之曲致如導泉者已得泉脈便濬去淤泥推致
道源頭活水此是勉強之曲致若人情上須委折之曲致卽是自
然然泉脈已通淤泥便不容不濬是勉強亦卽自然曲致亦卽直
達也生云某亦時眞心發見但纔發卽有夾帶當下亦深知其非
只不能使之不起如何曰此處正須自省曾子日省之功正在此
處用某嘗謂記論語者篇篇接續章章貫通大有深意如上章言
孝弟爲仁之本乃是眞心下章言巧言令色卽是僞眞僞錯雜便
須自省故繼之以日省吾身章又如孟子言乍見怵惕惻隱之心
卽言非內交要譽惡聲亦只孟子於眞僞兩念閱歷過來故分剖
得如此明白子今只是自省果能省身誠切如曾子自無夾帶自
然永不起生云每當眞僞雜發時僞念比眞心更覺自然反疑眞
心之非眞曰僞境熟慣故反覺自然自省之久則熟處漸忘眞心

自發得有力先賢每貴第一念蓋第一念卽是眞心亦有初念非
轉念是是的卽是眞心疑他作麼生云雖是乍疑亦知是眞心欲
直達自慚自悔此僞念之多事曰明知是眞心直達去卽是慚悔
作麼一念慚一念悔則直達便無力譬如水勢一路則沛然直決
支流多則勢殺不能沛然矣生云有時私意倏起懲悔反盤桓不
去曰須是一擲不顧懲悔卽是留滯又曰吾見學者能自省的亦
少蓋由未嘗立得眞志乍緊乍慢乍起乍倒志不能打成一片旣
不成一片則眞不勝僞無限精神空費在腔子上受括吾這裏是
青天白日的學問那裏有許多閒憂括在只是志未嘗眞須是志
打成一片方有幾分學者氣息生問如何得打成一片曰須是思
量問如何思量曰思量此生當作何等人此生畢竟作何結局功
名富貴猶是求之於外詩文著作不過些小技能仁義禮智是我
出胎便具的不失赤子之心斯爲大人孩提愛親稍長之良斯

爲聖學不是求之於外不是些小技能可比思量至此自然不忍
薄待其身自然生個進取尚友心又思量孔孟之學二千年不明
便生個悲痛心我今得與聞正學比之二千年中人倫豈不誠爲
大幸便生個踴躍歡喜心我今若不切切向前深造自得豈不枉
過明師枉闕二千年不明之聖學便生個羞恥憤恨心孔孟之道
渾然天地萬物一體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乃我性分事今天下
生民塗炭已極倒懸已久便生個疾首蹙頞擔荷斯世心今天下
邪說橫行淫辭詖行震眩一世稍知求道人人自以爲正學家家
自以爲孔孟黃鐘毀棄瓦釜雷鳴方之洪水猛獸之害禍尤烈焉
便生欲正人心欲明斯道擔荷千古大事心如是思量如是不自
薄待悲痛慚憤踴躍擔荷交發並至則志氣自旺精神自生脊梁
自豎脚跟自硬自然打成一片須是打方成一片如打金錫箔然
只管打自成一片如是思量來思量去便是打了打通人我亦須

打幾得通如打竹節然只管打自然通某生嘗言工夫須寬寬裏來不是趕緊的此是自解自寬的話學如不及猶恐失之故夫子發憤忘食樂以忘憂君子食無求飽居無求安敏事慎言就有道而正豈寬寬裏來的自無真志自不上緊時起時倒如瘧疾一般熱一陣冷一陣有何結果若果志真則汲汲皇皇步步趕上見有甚寬緊某生自負高最輕忽人一關人我意見正與古人欲明明德於天下背馳尚數苦明明德於天下之欲不切豈不刺謬乎志爲端人正士無擔當千古學脈之志趣向如此成就自必平常取法乎上僅得乎中取法乎中將入乎下堯舜孔孟不過自盡人道初無過分汝出胎時與堯舜孔孟有何差別今若深造自得對同堯舜孔孟不過復得出胎時故物有甚擔當不來吾嘗謂今人大一日小一日赤子之心本是大人自後年齒日長身軀日壯人日小以見前日小之人回望出胎時大人反生退畏不敢擔當豈不

可笑吾儒之道至孟子而絕二千年來我幸窺見一班憂歎徬徨惟恐不得共人共明之此種苦懷惟我自知二三子所不能喻二三子有時肫篤我以爲喜有時懈緩我以爲憂警勵鞭策似乎超緊不能不如此二三子若有一日自得孔孟之學始不孤我之責任始輕我之望二三子如舉子之望捷貧子之望金此種苦懷莫惟我自知二三子所不能喻我之望二三子甚切二三子自待若緩我之悲嘆不能不愈深夫深造自得二三子見爲甚難我見爲甚易夫子云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有能一日用其力於仁矣乎我未見力不足者實是如此二三子信不及夫子豈誑語欺人我豈援聖言以欺二三子志大則自真自成一片今二三子欲明明德於天下之志不切無擔當千古學脈之心自然疎怠不真篤自然不能成一片自然信不及一日志大則不容不真志小則不容不懈理實如此二三子若志大則憂嘆徬徨如負芒刺肫肫

切切日見不足汲汲皇皇如趕不上汲汲皇皇亦不知其爲汲汲皇皇肫肫切切亦不見其爲肫肫切切刻刻渾然真心時時仁體用事到此自不容不覺刻刻渾然真心自然覺着此真心時時仁體用事自然親證仁體所謂真心發見處覺着亦是不得已指個入處豈必待此始覺只此刻刻渾然真心時時仁體用事便通體是仁全體是渾然真心說甚發見不發見曾子省身誠切夫子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唯便是樣子若志不真篤不成一片縱乍見發見亦不能覺當下不覺發見後始知不過晦菴所謂察識當不得數况二三子發見後始知亦曾歷過幾次何嘗有火然泉達不容已之真機蓋發見當下即覺是身親踏着身親覺着未離其位意識不起全體渾然覺亦無覺覺着的是渾然真心覺亦是渾然真心是謂無覺之覺是之謂親證發見稍過即覺已是離其位是有覺之覺非復全體渾然覺亦無覺之親證矣學須親證

實覺方能居之安資之深取之左右逢其源方能對同堯舜孔孟方能對同愚夫愚婦對同孩提赤子考諸三王而不謬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方是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命爲往聖繼絕學爲萬世開太平方可自任守先待後擔當學脈傳之其人今二三子未嘗親證故視渾然天地萬物一體爲高遠不可幾及若果親證則渾然天地萬物一體者真心也孩提愛親敬長渾然親長一體乍見怵惕惻隱渾然孺子一體渾然天地萬物一體吾性本然故堯以不得舜爲己憂舜以不得禹皐陶爲己憂溺由己溺饑由己饑伐罪弔民救民水火周流列國歷說齊梁人見以爲不情而聖人止是率性人見以爲多事而聖人亦不自知强恕反求格通人我只是曲致真心求復我渾然天地萬物一體之本然在中庸謂之致曲孟子謂之思誠無他道也今人高視渾然天地萬物一體又不能發明明德於天下之志

便以格通人我工夫爲不切又或以强恕反求止一反一简之[illegible]
又或以明明德於天下與格通人我爲空鄙不實并信不及古聖
人之憂世憂民遂謂之絶德不可繼不知汝若乍見孺子將入於
井亦發怵惕惻隱之心否若汝乍見惻隱不容不發則吾性渾然
天地萬物一體無疑明明德於天下之欲不可不任打通人我工
夫不可不用力無疑也嗚呼渾然一體之性見在日用堯舜孔孟
之心見在目前坦然易知坦然易信只因人自局於一隅之見自
信不及豈不誠可哀哉痛哉

答一生書云夫所謂親證者篤志力行則身親證實也蓋講明學
脉之始心性已了了分明不篤志力行則不過口耳邊清楚且舉
心思雜則了了不舉心思雜則茫茫雖自謂無疑不過知見上清
楚故遇境涉事則舊習橫起或講學論道則繆妄雜出始則浮而
不實久則恍惚而難知惟講明學脉而篤志力行志打成一片即

是行打成一片所謂工夫卽本體本體卽工夫亦不見有本體不
見有工夫刻刻渾然真心時時仁體運量不識不知全體渾然所
謂親證也真心發見處一覺愚昏與友生言之然不如篤志力行
入真入微者之確實蓋發見處一覺者非不從篤志力行入但有
發見處可覺亦是真心從習心中迸出從茫然處透露工夫非無
間可知若篤志力行入真入微則無一刻非真心不識不知而非
茫然無覺步步踏實何待發見一覺乃爲親證乎况工夫未至入
真入微雖一覺親證工夫仍不能無間如或微有滲漏久將不勝
舊習知及之仁不能守之雖得之必失之其在斯人矣故守先待
後擔荷千聖之學脉者端在於篤志力行親身證實而不在乎區
區一時有見之士也

又書云承示篤志力行入真入微自然於真心發見渾身親證不
必定在工夫有間習心中迸出茫然處透露而後一覺親證既親
身證實自不容不保任自無容間斷果如所言患方注月以望之
性恐不得其人亦何嫌而必欲抑之耶不知篤志力行入真入微
已是身親證實必日有一日一覺親證方能自信知性是猶與道
爲二也猶是視作奇特認有光景設心等待也爲病不淺矣其根
在於習見先賢一旦豁然貫通與悟自心悟良知之說又不無惑
於禪宗之參悟故健羨不置耳不知一旦豁然貫通是物物上窮
理今日格一物明日格一物積之之久則一旦豁然貫通知天下
之物通體是一太極而吾心之太極初與物未嘗有異故曰求物
之表裏精粗無不到而吾心之全體大用無不明夫知性不在力
行以復性而在徧窮天下之物理此先賢之知性所以有殊於古
之聖人也至於悟自心悟良知大畧是佛氏一派其言曰莫笑無
絃陶靖節箇中三歎有餘音曰無善無惡心之體曰良知之虛良
知之無曰無心之心無意之意無知之知無物之物不謂之佛氏

之學而何哉禪宗之悟專從疑入疑至人法雙法之頃全體獨露
方是親到空有不二又非法師玄妙之見可以望其項背也今之
學者既知吾儒所知之心性大不同於佛亦不同於前輩諸賢而
猶健羨其悟不亦大惑矣夫夫心性不同則知心知性不同亦斷
可識也而猶健羨不置豈非視作奇特認有光景乎豈非設心等
待猶與道爲二乎至若悟後保任亦佛氏之言吾儒始終重在力
行何保任之有從來悟者固無不保任然悟而不保任者亦不爲
少矣吾能信其必保任必無間斷乎嗚呼天下不乏聰明才智之
士亦不乏一時有見之人而孳孳注望乎篤志力行其人者以篤
志力行入真入微不同乎一時有見自始學至成德步步篤志力
行必不至有初鮮終千聖之學脉待此而昌明天下萬世之學者
待此而不迷也以重任付之自不得不以中正無弊之道引之豈
故斬此一悟反誤之淺嘗而罔實獲乎亦可以知某之心知某所

以不重碍之叙矣

淮子求仁錄輯要卷九

四明後學　毛文強孝章
鄭　性義門　仝校

篤志力行上

生云開嘗與一二友言多謂明明德於天下之志雖力強之而不能惟必為聖人之志自信不容緩曰志必為聖人輒當審聖人之學何在豈非求仁其脈路乎求仁之血脈何在豈非強恕其献要乎由是強恕反求綿綿密密則當體已是渾然一體之仁是為求仁如此自能得仁生云先生此言覺於初學更親切曰聽之者有親切不親切吾之所言無不親切志在求仁仁是何物豈非渾然天地萬物一體者耶志在求渾然天地萬物一體豈非欲明明德於天下耶又曰但須知仁是渾然天地萬物一體若認作愛之理生之理又以為知之不息知之充滿則難名求仁去仁遠矣

生嘗謂先生教初學立志且勿提欲明明德於天下恐驚疑不信先生曰提志求復性亦可人各有性豈可遠而不復生欣然云此提甚貼切先生曰吾性渾然天地萬物一體求復渾然一體之性仍是欲明明德於天下不得已而改換名目非有二語又曰亦須信得吾性渾然天地萬物一體若認以為理以為智慧則失之又曰總不如提欲明明德於天下此是千聖命脈此是吾儒立腳所在志乎此則力量不大而大器局不弘而弘志乎此則行不容以不力德不容以不進又曰天地民物已全身擔荷之矣豈有學不成之理嗚呼此所以為士不可以不弘毅也此所以愚狂狷也子等亦勉之而已矣

明明德於天下之欲不切則格通人我之工夫不切格通人我之工夫不切則真心不能凝聚完滿必不能深造渾然天地萬物一體之實而自得居安蓄實發渾然天地萬物一體願欲實用渾然

天地萬物一體工夫自能實證渾然天地萬物一體性分如是工夫復如是性分如是性分故有如是工夫是謂本體工夫非有二如是工夫副如是願欲如是願欲故有如是工夫是謂真志真功非有二如是願欲復如是性分如是性分故有如是願欲是謂真性真欲非有二所以某嘗謂欲明明德於天下乃自性之欲格通人我乃自性格通自性之欲則非強立大願自性格通則非作意用力復性之功即是率性誠之者之人道即是誠者之天道豈非對針直縫凡聖同條天人共貫之學脈與

吾儒之學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大學也故曰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曰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曰聖人之道洋洋乎發育萬物峻極於天曰至誠盡性盡人性盡物性贊天地之化育與天地參曰高明覆物博厚載物悠久成物博厚配地高明配天悠久無疆學之大如此是故立志明明德於天下乃其入道之

根基格通人我乃其入道之途路學大則立志大功夫大譬之搆大厦則基址必廣厚途路必寬平狂者猬者大梟剛毅木訥有浩然磅礴之氣可以擔荷天地民物上承千古下開萬世與之言立志明明德於天下也不驚其大言格通人我也不疑其幾大學之道非得是人不傳若今日學道之士與之言明明德於天下則謂是空廓不切之虛願與之言強恕反求格通人我則謂是行已之一端或謂念念在國家天下與我身心不相關某誠問爲此言者乍見孺子將入於井有怵惕惻隱之心否此時任汝不欲明明德於天下不格通人我必不容不怵惕惻隱豈不可見我與孺子果渾然一體古聖人不似汝偶然發見不似汝乍發即泯故堯猶憂之舜洚水警予禹溺由已溺稷饑由已饑湯戮力請命武祗承過亂伊尹五就桀五就湯周公夜繼日坐待旦孔席不煖孟子不豫色時時渾然天地萬物一體常似汝乍見怵惕今即汝乍見之真以驗古聖賢可知非不情之憂苦即汝乍見之真以驗性可知是性善即汝乍見之真以驗心可知是仁人心也即汝乍見之真以驗立志可知欲明明德於天下非空廓不切之虛願即汝乍見之真以驗用工可知強恕反求格通人我非行已之一端即汝乍見之真以驗學問可知某之學非無與於身心者矣某提渾然天地萬物一體卷欲人立明明德於天下之志引孩提之愛親敬長乍見之怵惕惻隱蓋爲不信吾性渾然天地萬物一體者作一印證渾然天地萬物一體必須深造自得然須先信得吾性渾然天地萬物一體始能立明明德於天下之志知能竭力格通人我有自得之日今人止信後世之學而不信孔孟之大學後世之學只在欲修其身起手故其格物也非格通人我卒不能知渾然天地萬物一體之性如以窮至事物之理爲格物而又主敬以束身心以正事之不正以歸於正爲格物而所悟乃不落意識之智慧蓋窮

至事物之理正事之不正以歸於正者恰副欲修其身之願事上格通人我者恰副欲明明德於天下之願分明有大小偏全之別嗚呼根基小則着力小而成就亦小根基大則着力大而成就亦大古之聖人誠以吾性本渾然天地萬物一體故須立明明德於天下之志既立此志必須格通人我如是工夫以副如是願欲如是願欲以副如是性分始爲不負吾性也

十有五而志於學即成就一孔子願學孔子即成就一孟子吾儕不但學問當與孔孟對同立志先須與孔孟對同對同孔孟之志無他欲明明德於天下是也人能明明德於天下當下萬物一體已具聖學根基後代諸賢非不卓然有志不過欲修其身欲正其心欲誠其意初志既不能與孔孟對同故學問成就不能對同孔孟

一生謂初學小些即以明明德於天下大任付之不疑則駭請其

[illegible][illegible]某謂此學原謂之大學原是吾渾然天地萬物一體之性人人具有此性則人人宜有此欲故途人輒舉先賢云志立而學半某謂志立而學九分矣其一分須自得居安論學問志居九分論志須十分大十分眞小不得分毫浮不得分毫方對同孔孟方不讓古之人兄今日少此擔當人不得孔孟之學二千年未明漢唐以來生民無善治正因無擔當之人但此不屬氣魄不屬意興須心實有一團眞精神實有一副眞肝腸某少讀五代史歎彼世界人知餘幾百姓作何過活讀孟子父子不相見兄弟妻子離散老弱轉乎溝壑壯者散而之四方即惻然傷心今日世界恰是如此亂離之慘殺戮之痛不知多少無辜死於兵刃死於蹂踐死于水火死於饑寒死於恐怖父子兄弟夫妻老幼或死或擄不得一見言念至此雖心刺骨淚出痛腸而舉世之人或爭一時之名者研舉業爭久遠之名者辭詩文自好者以高尚爲奇行混跡者以清

濁爲得策學仙者辟穀清淨求長生好佛者看教參宗了生死即自謂有志正學者亦不過過念制欲爲克己提醒把捉爲操存閉戶於窮巷獨善於閭里爲修身又或以活潑自在爲受用識取光景爲妙悟卜度於書理揀擇乎見聞爲學識而絕不以天下生民爲念治道學脉爲心亦太忍哉嗚呼彼其人非不豪傑也但未之思耳若能奮然思維憬然悔悟立明明德於天下之志則舊時所爲皆可慚愧而出身擔當無處推避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不如此志不得爲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傳不習乎不如此省不得世界有此豪傑方能昌明二千年不續之聖學方能拯救數百萬塗炭之生靈此個擔子是吾性分中具足不是外來是人人具足不是他能我不能雖然豈概責之農工商賈與下流小人大約是吾輩事若吾輩不擔當聖學何時明人心何時正生民塗炭何日起天下泰平何日見豈不誠可哀哉痛哉諸君子擔當世界即是擔當聖學擔當聖學即是擔當世界千古聖人只擔此擔子千古聖學只爲此擔子擔上此擔子纔是學問肯擔此擔子方是豪傑有志其幸思之共尚勉之

生問自省明明德於天下之欲不切日皆思想天下生民塗炭以撐扶此欲終覺撐扶不起如何曰大學欲明明德於天下乃吾性上發此眞欲子今從天下上思量撐扶此欲分明有內外賓主之辨如何得眞切子若果信吾性本渾然萬物一體不容不欲明明德於天下不容不格通人我只在自己分上格通天下不在天下上撐扶自己人與天地並爲三才天覆地載我如何置天下於膜外吾人承接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曾思孟學脈堯舜禹湯文武周公汲汲行道以濟天下孔曾思孟皇皇欲行道以拯救天下我何敢置天下於膜外但自視此身不少自然願欲眞切生云所以

[illegible]生云立志貴在思量曰然須是知有羞恥吾身與天下不關切

爲極可恥

生云自諒只是明明德於天下之念不能常切潘子曰子是要明明德於天下常在念頭上轉此是念不是志子若格通人我工夫緊切即是明明德於天下願欲緊切眞工夫即是眞志大學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推其致力只在格物子向來若明明德於天下之志不眞切今日但着重格物格物上着到即是欲明明德於天下着到若徒苦此念不切反空當下格物工夫豈不大謬

生云自省惟無明明德於天下之欲故工夫不切曰工夫只在格通人我子若格通人我工夫不切全是一腔有我之私截斷家國天下在膜外將一個大同世界橫自隔截但知有六七尺之軀將本來渾然天地萬物一體之性枉自縮小枉自失喪還成甚人在只此只纔只此慚愧即不容有我即格通人我工夫不容不切苟能知此又問甚明明德於天下之欲有與無耶

天只能生惟人順而成之天地少我這個人不得學者須做個天
地少不得的人方不負原日配天配地之本然
易曰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
神合其吉凶又曰先天而天勿違後天而奉天時又曰天且勿違
而况於人乎况於鬼神乎豈非我與天無二却又非我聽天是天
聽我嗚呼人本然之大如此而不自知不自信雖讀聖賢之書終
不能覺其知生其信也豈不可哀哉
易云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孟子乃云大人者不失赤子之心者
也可見當初赤子時本是與天地合德的大人但被人自己做小
了或狥於文章聲譽而小之或狥于富貴功名而小之或狥於才
能經濟而小之今人却亦自謂有志不知這個不是志惟志於學
志於道方謂之有志蓋心之向往謂之志向往於學道則得其本
心向往於文章聲譽諸項已是失其本心未有失其本心而可謂

之志者嗚呼十有五而志於學即成就了一孔子願學孔子即成
就一孟子吾人天性何嘗與孔孟差得分毫只此志此願不如孔
孟便甘心讓孔孟為聖人滕卷云未有聖賢而不豪傑者也今滿
堂多士呼為庸流詆以下愚誰不赫然怒勃然慚不肯甘心順受
者只此赫然勃然不甘順受之心豈非豪傑既是豪傑即須志於
學志於道如孔孟之志然立志不可少有所倚有所倚只是意興
意興一過便衰只是意氣意氣一過即消先輩云志非激昂之謂
也今古幾人有志夫古今豪傑多矣不許其有志諸友俱是豪傑
豈能不自危豈得不思量思量此生當作何等人作何等結局不
違我本然能事又不枉出世一生畢竟非世間伎倆况我當赤子
時本是大人今日要復原來本體當亦不是奇難孟子說人皆可
以為堯舜吾於孝弟原未嘗盡豈得便言堯舜不可為子貢言夫
子之不可及猶天之不可階而升吾於忠恕原未嘗行豈得便言
夫子不可及孟子又說聖人人倫之至三代之學皆所以明人倫
吾於人倫有多少不盡分處豈得便諉聖人不可為豈得謂今日
讀書作文已是學問思之思之不覺慚憤中生愈思之愈慚憤思
之不置慚憤不休實有一團真精神向學實有一副真肝腸志道
不是一過便衰的意興不是一過便消的意氣如此方為有志方
是豪傑諸友已立志者須是愈堅愈切未立志者當下便去思量
不可蹉過
易云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孟子乃云大人者不失赤子之心今
雖不敢承當大人難說不會做過赤子來中庸云惟天下至誠可
與天地參又曰其次致曲曲能有誠今雖不敢承當至誠難說其
次致曲不是吾輩事六致曲有誠至於形著明動變化恰是參天
地的至誠復得赤子之心恰是與天地合德的大人只在諸友肯
與不肯耳心齋有云凡民之與豪傑只在肯不肯之間諸友肯則

是豪傑不肯則是凡民肯則至誠大人乃分內事不肯則反至誠
為偽反大人為小人豈諸友所甘心若至誠大人非所敢望偽
夫小人又所不居天下豈有中立不誠不偽不大不小之人諸友
只此思量便不容不自發肯心不容不致曲復赤子之心諸友上
達下達只在今日君子小人只在今日莫蹉過今日再作商量
謂一生曰立志如樹之植根植根深固自然抽枝長葉開花結菓
參天蟠地歷世久遠若不過一時意念警省意氣激發則如無根
之木不久自仆豈能當震風霜雪而不變哉生問志可一時立得
否曰此在自己力量問不得人的為學脈路須藉師友講明立志
是自己事師友所不能為力
豪傑之士當其未聞聖人之學時本自有昂藏卓犖不可遏抑不
可搖奪者獨露其鋒芒此所謂志氣也蓋志而帶氣者也一聞聖
人之學自不肯放過肫肫篤篤欲罷不能此之謂真志蓋志而不

帶氣者也志不帶氣故似愚若骨志帶氣故見鋒露芒志不帶氣故無間斷而有大成之日志帶氣故雖無引翼終不没於世俗而以聖人爲歸氣雖非美德然未有能立真志而不從志氣入者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爲也但是志帶氣故曰必也狂狷乎

有志之士决不爲世俗所亂爲境遇所奪如種樹者植根既固生氣勃鬱縱遇大石壓根屈曲或出其上或入其底或穿其罅到底入土完其生氣豈可得而亂得而奪耶

謂一生日夫子云匹夫不可奪志也謂人不能奪之也今子自有志而自奪之尚得謂之有志乎

問勉强自然潘子曰勉强自然乃爲學之功候不特初學有勉强即知性者亦有勉强不特知性者有自然即初學亦有自然思量勉强也力行近乎仁雖勉强而自然矣知性之後存心養性亦是勉强至修身以俟則自然矣吾輩但安身勉强中切莫妄希自然一有希自然之心即已不能勉强終無自然之日可不戒哉

志若真時步步皆自然本是勉强肯勉强即是自然至此亦不自知其爲勉强矣不自知其爲勉强自然莫過焉

若知吾性本然學所以復性則刻刻勉强總歸自然勉强自然之名亦可不立

人皆以立志爲難不知天下事求之於人則難求之於己則易我志我立何難之有

明學者欲人立志誠難學者自立其志則易今不反身爲其易而使師友任其難獨何說也

有豪傑之心胸有英雄之手眼有武夫健卒之鷙悍有愚夫愚婦之樸實流俗不足以入其心勢利不足以動其念貧賤不能使之憂患難不能使之挫譽不能使之喜毀不能使之怒葢有成童之年而浩然塞乎天地者矣其志之立已亦不及知而尚有待於人之使之立其志也耶

人須識得羞耻我何以不能配天地何以不如孔孟配不得天地如不得孔孟便成不得人豈不大可羞耻

人禽所爭甚微人只是看得人禽太遠故以不學爲不妨若知人禽所爭只在毫釐之間自不容於不學矣

須志大力量大又樸直無機械絶不自欺方可與共學

愚所喜者樸樸實實硬硬掙掙以求於世甚鮮其人

俗言志氣之骨具十分志者必具十分骨具十分骨者未必具十分志若果挺然大志卓立不倚處順境不爲順境所壞處逆境不爲逆境所困順逆皆有進步處若無志順境便流逆境便倒

人不可不處逆境學問俱自逆境進逆境者天地之所以成就有志之士

今人俱被人管攝住參禪便爲禪管攝習教便爲教管攝習老莊便爲老莊管攝習諸前賢之學便爲諸前賢管攝所以終不能知孔孟之學凡被人管攝得住只是無志只是無力量

孔孟之學與世所傳學術大不同夫婦之愚不肖可以與知能行而入於禪玄之說與後儒之說者則非有大心胸大志願大力量者恐終不能拔出窠臼究竟於吾孔孟之學

爲學有何難易易在有志難在無志孔子曰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又曰過我門而不入我室我不憾焉者其惟鄉愿乎此有志無志之所以辨而孔孟好惡之所以由分也讀其書者皆知慕狂狷惡鄉愿然觀今世學道之士人人不欲爲狂狷葢狂者嘐嘐慕古是爲有志而其行不掩必以爲妄人狷者之不屑不潔有所不爲必以爲執滯迂僻至於鄉愿則人人自以爲惡鄉愿恰人人喜鄉愿葢自聖學不明孔孟以後無人識鄉愿矣孔子明言其愿而後世有以爲有意修飾之僞夫若果僞夫則鄉黨之一二

識者皆能指摘安得焉往而不爲愿人盡鄉愿只生斯世也爲斯世也善斯可矣卽無浩然之志趣毅然之骨力而同乎流俗合乎汚世忠信廉潔無可舉刺以自完好孟子所謂閹然媚於世乃爲出其生斯世爲斯世善斯可之志趣神貌而非鄉愿有意媚世也非之無舉刺之無刺全非作意裝點其行誼修潔固如此同乎流俗合乎汚世亦非有意逢迎其立身質地本如此似忠信廉潔正以同乎流俗合乎汚世故忠信廉潔但得其似所謂非禮之禮非義之義也亦其善斯可矣之志行本如此自以爲是亦非色取仁而行違居之不疑者其立心制行有自信自安者卽以爲堯舜之道也鄉愿只一謹愿小丈夫其志趣骨力本非擔荷堯舜之道者而恃其行誼自以爲是若非道眼素明鮮不以爲德行君子矣故孔孟惡之而曰德之賊曰恐其亂德是乃所謂鄉愿也某嘗有言鄉愿是無志之中行中行是有志之鄉愿有志而安貼者爲中行

有志而不安貼者爲狂狷無志而安貼者爲鄉愿鄉愿之可惡只在無志狂狷之可思只在有志無志則雖無非無刺而可惡有志則雖其行不掩踽踽凉凉而可思孔孟道眼與今人迥別

孟子曰自暴者不可與有言也言非禮義謂之自暴也吾輩讀聖賢書豈有言非禮義的但看得舉業富貴重學問道德輕舉業可以致富貴學道或不免於貧賤身家上度量學道敵舉業不過豈不是言非禮義或謂舉業易聖學難專致聖學徒荒舉業而聖人決不可至夫聖學不過復赤子之心不過直達孩提愛敬之良何等見成而反謂之難舉業從句讀講說入漸漸開鑿小慧游發文思費多少磨折竭多少精神而反謂之易原制舉之意本以發明聖學抒其自得若專致聖學則舉業愈有精神一旦自得則發明自無餘蘊舉業本從聖學出而謂有妨於舉業豈不是言非禮義聖學不過是成就這個人富貴貧賤雖殊其不可不成就這個人則一縱使舉業易聖學難輕重緩急界限井然亦漫從難易上分去就况舉業本以致富貴而不可必致爲學所以至聖人而無不可至迷昧其在我者謂其難而不可爲熱中其在外者謂其易而宜急豈不是言非禮義能一日用力未見力不足力不足者中道而廢今未嘗用力以舉業自畫而遂誣聖學之難爲聖人之不可至舉業以筆舌明聖人之言爲學以身心行聖人之言今謂但可以弄筆舌而不可以體身心自誣以誣聖賢自誤以誤子弟豈不是言非禮義總謂之自暴總只是無志亦有看幾部前賢語錄便作自已實學或做數月靜功便自謂工夫虛見恍呈便自謂妙悟中無自得道眼不明是其所非非其所是又有呈其小慧恣其謬見從不肯細心理會一部書從未嘗苦心用一路工夫東撮西拈左望右顧妄論學術而不自知其妄謬謂得力而實無所得廓着邪徑卩毀正學又有誤信邪師改頭換面雖有小悟而實非聖宗

有小得力而終遠大道力任眞儒牢不可破總謂之言非禮義自暴一流總只是無志又有向道頗久等候明師及遇其人未能虛懷叩講細細探研或任拘偏之見或牽狂妄之氣漫謂天下無師又有畧窺藩玄一班自謂諦當謬稱至道無二聖學與二氏不殊門面施設不同或謂凡有學術皆可成就不必專主孔孟或學道不過是擴世上一好題目做原非闇然爲己或卽以之鋪設體面樹立門戶爲師者非實心從學者趨虛譽此等人卽語之以孔孟正學不知信從總謂之言非禮義自暴一流總只是無志又或謂道學何嘗迂腐聖賢撥天事業豈是拘拘小節遂至詆經書所載不必盡遵先賢所行斥爲迂板遂至不顧行檢又有專在衣冠言動上做成道學引經據典說出一種道理言動不過是莊嚴道理不過是格式此等人安排做作受病不淺耶又會誤人總謂之言非禮義自暴一流總只是無志孟子又云自棄者不可與有爲也

吾身不能居仁由義謂之自棄也今有謂天生賢聖風骨自然不凡吾儕只可居於下學而究其生平未嘗一日自勉豈知自古無不下學之聖賢即其肯自勉於下學乃風骨之不凡也愚嘗謂子貢以天縱推夫子仍是其聰明未盡之見天何嘗限量人今若能如夫子之志學敏求而直造於知命從心過其分量而觸上帝之怒否又嘗笑謂今人四十五十尚未知立志夫子十有五而志於學豈不天縱顯然嗚呼不自立志而高推聖賢不自盡人道而矯誣上帝豈非自棄之尤者又有謂自古至今有幾孔孟聖賢之不易爲亦明矣吾輩只做個好人亦足矣自信只鄉黨自好一流所志只善斯可矣一派頹議名檢不近僧道雖日與君子居黨不前扶掖不起如病麻木撲不知痛搔不知癢却自謂行履不差道理不過如此此等人極照管形迹回互體面雖不盡是虛僞亦難說忠信廉潔雖未做成鄉愿却是鄉愿案曰只是個自棄只是無

志又有一等向上學好之流固列講學會亦入放生社僧講經亦聽道行法亦與分不出邪正又有雖與聞正學却縮在別項修爲有形有迹有做作者喜於著脚無形無迹無做作者懶於下手總只是自棄只是無志又有雖來問學不過泛論道理或便深究性命並不從脚跟下求發動工夫身心上討自得實落却在語言下尋分曉知見上得領會亦一希罕相似又有考問聖賢評量古今志却自已本分又有主張宋以來學術或可否之出言吐論既不從自得中流出亦不從精思實踐上發來及其論過又不删審自已日用與所言不背謬否不體當自家有安穩處否只作一塲話說務勝而已如斯之輩自害害人不淺總謂之自棄總只是無志又有心慕學道欲待閒時方做曾不知吾性渾然天地萬物一體率性之謂道勉強於人倫日用以復性之謂學道夫吾性本萬物一體而尋空閒之時離人遺事以爲工夫則異端之昧性悖道者

而已曾子省身工夫只在爲人謀與朋友交所以聞一貫前規可鑒何自迷津又有平日曾聞學道之語未嘗反躬一旦病患悔却從前虛度欲俟病愈竭力此道不知學道不恃血氣不費精神若能真實立志病患便可得力有一等待之心病愈却好拋過又馳騖於世情總只自棄只是無志又有知道宜求聖賢宜學但已老大只索佇了分付後生輩年富力強莫要蹉過後生輩又道有舉業正務安得心思他用老成無事正好用功曾不知老而聞道不枉一生少而聞道不謂之蚤各人分內事你推我諉却如一項公務推諉得儘力推諉又有自諉質鈍不能爲須讓之聰明者而聰明之士又着脚於詩文聲譽功名經濟不肯老實本分做闇然淡然工夫曾不知天性人人具足何分利鈍生知學知困知知之一也困而不學民斯爲下聰明才知但可用之於詩文經濟學道都用不着聰明人肯用鈍工夫不患其無成聰明人使聰明莫不以

自誤各人分本事不因鈍以愈果而因鈍以自諉不欲聰明以務實而炫聰明以自喜總只是自棄只是無志更有四等人病症極重非藥能療一種是單重悟門不從力行入悟後始講子臣弟友之道始有修齊治平之事一日不悟是一日可不講於子臣弟友之道一日可不修身齊家也終身不悟將若之何孔門以求仁爲宗顏淵問仁子曰克已復禮爲仁一日克已復禮天下歸仁焉請問其目非禮勿視聽言動仲弓問仁曰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曾子聞一貫在於日三省吾身曰爲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傳不習乎顏子之如有所立卓爾在於道夫子之善誘曰博我以文約我以禮欲罷不能既竭吾才聖學昭然亦可識矣今乃曰此躬行之事無當於悟如此提示使學者無入頭處不知聖人之學貴於知性凡有提示工夫無不於本體對[illegible]有志之士正信不惑道此工夫畢竟自能知性决不

走錯岔路但四書垂訓浩浩何者是頭腦亦惟知性之上與孔曾思孟打得對同方能提出頭腦頭腦一提則四書垂訓浩浩無不一串穿去今漫云無當於悟使學者無入頭處明是不知聖學而以禪學爲聖學之病禪門單重悟悟後始有操履故有悟後起修之語豈知學不從力行入雖有所悟不過佛氏餘瀋與聖人知性迥別天淵乎其一種是素志性命之學東卜西度毫無頭緒撥欲論心論性却似先知了心性方好着工夫在與之論有論無說玄說妙言下似乎了了與之言人倫日用愛敬惻隱便視爲粗淺發語不知聖賢只說人倫日用正是徹底言心性言愛敬惻隱正是示人知性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恰是渾然心性苟離人而守獨遺事而覓理遠人倫日用而做工夫外愛敬惻隱而言心性置修齊治平而論一體縱有所悟不過異端之見若不能悟則添些見解伎倆而已此爲學之大病學者所沉没其中而不自知者也其人

亦有兩見一則信不及人倫日用卽是性命分爲內外而欲專務於內一則疑躬行實踐未必能悟縱悟亦遲等待不得這一種與前病頗同而有異前病是確然以悟後有人倫日用影響禪悟而不自知此病是游移無定見希圖捷徑速化然必入於前病無疑也又有一種謂某所講不過是人倫日用此何人不曉而待講耶蓋因聖學不明人心陷溺彼謂講學有新奇可喜之旨若與之說有說無談玄談妙他從來未聞聽之不曉便贊嘆此是大得手大了悟人今聞人倫日用他便以爲老生常談彼固不知捨人倫日用別無心性離在人倫日用中原不知人倫日用此種是孟浪不信學問的病又有一等輕言聖道不過人倫日用自謂明識正論不入禪玄不知聖道不過人倫日用一語是眞實語亦是膚敷語在知性者說是眞實語在未知學者說是膚敷語中庸云或生而知之或學而知之或困而知之晦菴謂知之者之所知乃達道也

既聖道不過人倫日用人人能說何俟學而知之困而知之若有志之士便不敢輕覷便肯在人倫日用中下困勉工夫一旦於困勉竭才之日自得居安方是灼知聖道方許說聖道只是人倫日用今却不知聖學須深造自得與禪宗叅悟不同又未嘗盡力人倫體驗日用輕易望烟說火此種是矮人觀場之病此四等似有有志無志之分似有識趣邪正之分却總是自暴自棄一流總是無志凡諸自暴自棄者只爲世情重名利重意見重習氣重總只因無志所以被種種蒙蔽譬如有力漢被枷鎖械繫定須盡力掙脫譬如眞種落地縱被泥土壅滿畢竟出頭所以某與諸友講學第一先須立志若有志之士力量自然不同必欲親身實到不肯依稀將就但求心能明之口能言之以爲了事趨向自然不同必欲宗孔師孟不肯影響模糊冒昧承當以爲有成諸友各各審思果能立志否不犯自暴自棄之病否

今天下囹圄無不充滿街衢往還無日不見鬪毆爭競大而干戈小而獄訟又小而毆詈無非只爲一團意氣耳吾輩既爲學何故意氣不平每見閭閻女流卽於女流中矜能博譽百工技藝卽於技藝中矜能博譽下至娼優隸卒細至僱工小買無不于其輩中矜能博譽吾輩既爲學何故尚有能所心尚有名稱心上而奸臣媚子下而門客勢僕又下而優伶倡妓强者爭弱者諂頡頏則爭懸絕則諂無非勢爲趨利爲窺而已吾輩既爲學何故尚有勢位心尚有貨利心盛王之世男女有別娼妓之興起於後世今戰爭之際婦女尤爲塗炭多有名家子良家子或佔爲妾媵或迫爲娼妓者父母之心各欲男有室女有家各夫其夫各婦其婦豈忍其流離汚賤至於此極今竊探良家招延娼妓者大半皆富貴之家讀書之子吾輩既爲學何故尚有淫慾心嗚呼總無明明德於天下之眞志耳若果明明德於天下之志眞則意氣自然頓平能所

名譽心自然頓釋勢位貨利心自然頓消淫慾心自然頓化志眞則私慾不起志眞則病痛易除志眞則精神常王志眞則心不散亂氣歛神凝志眞則通身惻怛有觸必發有發必滿

請一生曰志與氣反無志者氣每高志大者氣每下蓋志者帥氣者也志不立則氣張矣今人率以氣高爲有志不亦自誣耶子意氣激昂自負豪傑有志凡一切興致淋漓倜儻自鳴皆是病痛志有分毫不眞只是浮氣用事不可不自省

又曰志大則氣下志眞則氣平志眞則日見已過惡志眞則但見已不如人別無勝人處

人第一件是立志諺云爲人須爲徹此便是志有此志則日見不足日見已非自肯受人善言人見以爲謙非謙也有志也無志則日見已長日見己是人指其不是則怫然怒蓋其所未長則詭然不受人見以爲傲非傲也無志也有志無志者其本謙傲者其末也

意氣最害事有一毫在爲害不少

意氣用事者遇境便倒

意氣只是血氣衰則放倒卑污苟賤反至無所不爲故夫子曰血氣既衰戒之在得

愚不能與朋友之矜意氣騁才情氣燄者角其辨論俟其稍和不徐徐與之語當有省入處

人若篤志爲學意氣自不飛揚自入細言動舉止自在規矩準繩之內不篤志爲學者反是

一生自庚子春初再見頗知信先生之學問云某聞先生之教別無所疑只一事質問先生謂明明德於天下之欲時刻無間始是眞志今當湛然靜定一念不起時正是心之本體若於此時起念欲明明德於天下不是無事生事否曰子未識心何以知湛然靜定一念不起爲本體耶不過看冊子上語信爲實然耳不知此正禪家所謂鬼窟裏作活計又所謂守靜塵者也豈得遽信爲心之本體夫眞志不繫念子錯認欲明明德於天下乃起念之欲其未嘗知立志夫子云志學云好古敏以求之云發憤忘食顏子云欲罷不能旣竭吾才汲汲皇皇一團眞精神鼓舞不倦豈繫念之起滅耶

一生見先生問之曰近日何如生曰近胸中擾擾一齊放下心境甚覺閒適有頃又問曰子謂心境閒適當得事否曰當不得曰然吾儒之學不是如此討便宜的古人欲明明德於天下有多少事在且子心境閒適亦因未有所觸而然一旦相觸則目前之閒適者忽變而不閒適矣如此閒適有何用生云纔遇一殊色雖心不甚動覺微與閒適之體有礙曰然學未至自得總是境界轉換夫子云學如不及猶恐失之又自稱好古敏求發憤忘食看他汲汲

學等何等精神豈以閒適不閒適爲好惡耶閱數日生又見曰近因無妄之累心境甚不閒適曰學有自得者縱千擾萬擾千思萬慮而泰然者自在子未嘗深造自得安得不轉換

先生私居嘆曰不特渾然天地萬物一體人信不及卽眞志不繫念人便信不及渾然天地萬物一體須深造自得方知與禪宗轉山河大地歸自已轉自已歸山河大地者不同方知非識仁篇所到非西銘所及非陽明近溪可同日語方知與主敬致良知學脈大不同眞志亦須親到方知眞志不繫念方知眞志卽是眞工夫方知眞志非待於起眞工夫非待於做非起故無張弛非做故無間斷某生於學非不信但不能立志始終以欲明明德於天下爲念某生初不過念念常切本非立志故多起知見今亦退墮若志果立則無知見亦不退墮嗚呼吾安得天下有志之士而與之言渾然一體之學哉

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仁以爲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嗚呼得人如是方能擔荷斯道之傳

眞金經得烈火煅煉經煅煉金愈精眞玉經得利刃錐鑿經錐鑿玉始成美器若銅鉛之類不堪烈火玻瓈之類不堪錐鑿豈能如金玉之爲至寶人須自己時時痛責若待師友責不責時如何

一友云立志如立柱柱子一立更無轉移若今日豎起明日又放倒卽不成志日柱子一立梢梁楹椽交發並至登時成屋焉有疑柱不固之理人志一立當下不放過當下盡人倫日用步步力行步步深造焉有疑志退蹈之理

志是通身透體精神非淺淺之謂知志是通身透體精神則工夫在其中矣

晦菴注子在川上章謂天地之化往者過來者續無一息之停乃道體之本然也道體何嘗如此此不過生生化化之氣機耳以爲

道卽不是一友云聖人之言看淺則淺看深則深佛氏有善逝之旨卽朱注意先生曰儒佛道各別不可援以釋聖言愚謂逝與日月逝矣同本是天地之化往者過來者續無一息之停夫子言下卽有學者安可不及時自勉意友云如此便與孟子源泉混混不舍晝夜盈科而後進放乎四海意合先生曰然惟孟子識得此意所以學貴對同

又曰學如不及猶恐失之晦菴說如不及是工夫猶恐失是學者之心正當孳孳汲汲如不及時那裏還起猶恐失之之心來一友云此描寫好學者之心朱注不錯先生曰此夫子描寫誰啊好學之心來孔門好學惟顏子日不遷怒不貳過此夫子所以狀顏子之好學也外此懸空狀其工夫狀其設心恐不然矣況夫子曰仁者先難而後獲猶恐失之豈先難而後獲耶今如趕人者正當急步向前時若起一恐趕不及之念此兩步必蹭蹬不快會好學者而如此友云然則云何曰某謂此不過聖人勉勵學者之語正如今日舉業家叮嚀子弟云急急如趕不上這等用功尚恐文理未得通言下便有安得暇逸意友云覺更明暢想夫子當日語氣本是如此

王子墊問士何事而孟子曰尚志下文詳言居仁由義之事總是尚志故學者以立志爲先志卽是事事卽是志若分志與事爲二只是未嘗立志

夫子云好仁者惡不仁者下言無以尚之其爲仁矣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一日用力而力足總是言好仁惡不仁眞志卽是眞工夫不必說是工夫只是一眞志

謂一生曰人若志願大則自待不小志願大則自任重志願大雖居羸之士精神自生志願大則精神嘗自奮發緊切目前實用俱有全副精神着到家庭內事自責自盡不是泛常理會志人願眞

精神緊切自無許多俗念許較自無許多夾雜掛帶心腸自淨潔深自豎自不肯隨人起倒自無暇隨人閒走閒語閒笑志大願眞精神緊切力量自然不同中心達於面目亦無輕浮薄弱之態若舍目前實事而懸空擔當天下萬世只是望空懸想的意念似乎濶大而實茫蕩爲妄人而已有何結果志大願眞之君子豈其然哉

又曰人若知得宇宙內事皆我分內事家國天下俱繫屬在吾身志願焉得不大自任焉得不重力量焉得不厚精神焉得不緊切凡所待之人所任之事不揀擇好醜不計較雅俗俱是全副精神着到雖妻子婢僕與米鹽瑣屑俱有一團眞實精神接待料理自責自盡毫無虛假欲明明德於天下之君子如此

志願大一切事念不肯放過日用細微事事着實

只是一團眞精神到極處如魯若愚不識不知豈有許多閒計較

般桓意念哉果能如此雖半日克已復禮天下歸仁可也
志願大精神愈緊切自任愈廣遠目前愈步步踏實地
學者欲明明德於天下眞時物格知至須臾間耳
今趨事赴功負戴營運動作奔走皆費心思須有筋力欲明明德
於天下毫不費心思不恃筋力志願眞時精神自勃然奮發不可
遏抑心思自凝一翕聚毫不勞擾
一友云立志何分大小先生曰志小則工夫便不精神
又曰稱性而發志自大
吾性本渾然天地萬物一體吾立則天地萬物一齊俱立吾放倒
則天地萬物一齊俱放倒豈不大可懼哉
人須卓然自立禪門每呵隨人脚跟轉若無力量焉得不隨人脚
跟若無志焉得有力量
又謂一生曰其爲人也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云爾

看他只是一團眞精神鼓舞不倦更無別事
欲罷不能旣竭吾才顏子一段眞精神直與孔子銖錙相敵如何
不傳孔子之道
晦菴曰陽氣所發金石亦透精神一到何事不成又曰拔出心肝
與去至哉言乎
六子云是吾憂也孟子曰我亦欲正人心今人誰是抱此憂誰能
懷此欲志孔孟之志學孔孟之學方知此憂此欲直是不容已
謂一生曰聖人之學不僅做一端人正士心無惡念身無過行而
已世上所見如此故學前輩諸賢俱謂可成就自已殊不知聖人
之學不然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
盡物之性贊天地之化育天地民物一身擔荷世道之事卽吾身
之事天地之所不能盡皆吾身之所當盡故曰大學之道在明明
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曰大哉聖人之道發育萬物峻極於天曰
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誠意誠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
修而后家齊家齊而后國治國治而后天下平曰正已而物正曰
吾道一以貫之曰裁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曰天
地設位聖人成能曰博厚所以載物高明所以覆物悠久所以成
物博厚配地高明配天悠久無疆豈僅如世士所見但做一端人
正士心無惡念身無過行而已哉如此大學問大道理非大器局
大志量不能擔荷故夫子曰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晦菴
亦曰徒得謹厚之人則未必能自振拔而有爲惟得此狂狷可因
其志氣而激厲裁抑之以進於道其實非有奇特道理高遠難事
愚夫愚婦與知與能但無此大胸襟大力量終擔載此大道理不
得承受此大學問不得雖然無志則無力量趨向小則力量小有
大志則有大力量蓋此本吾渾然天地萬物一體之性也吾性本
渾然天地萬物一體吾器局本弘吾力量本大吾胸襟本濶但能

立志則卽吾本然之才復吾本然之性有何難哉
生云某質粗而露父兄皆教以藏鋒斂鍔近日稍不至甚曰狂狷
俱粗而露觀其嘐嘐然曰古之人古之人夷考其行而不掩狷者
不屑不潔有所不爲皆眼界空一世眼界空一世自不肯與世俗
周旋俛仰自然率情任意舉止粗疎踽踽涼涼爲俗所惜但任道
質地須如此纔好譬造宮殿者須巨木深山大澤之中有根株盤
數畝枝葉蔽雲日其幹揷地參天峻嶒磅礴勢若可畏大匠斲之
豎爲棟架爲梁但見其偉不見其粗但見其允稱不見其無狀又
曰胸襟須濶眼界須高骨力須健質地須樸實審知聖學脈路而
力行之步步細密節節深穩但事到吾前卽是吾本分所當盡皆
以全體精神赴之勿以事大而矜重勿以事微而忽畧則浮氣自
斂神貌自沉精神愈緊附心思愈平實貼地道理愈見得精細工
夫愈入深入微有何粗露之可病何藏鋒斂鍔之足言

又曰有人焉志節氣概不爲世趨所轉俗習所移雖涉世如未嘗涉世雖與世相遍如與世相隔要之志本不羣故自不能同於世世亦自不能染之此其所以進於聖人之學若今世子弟其少時非不志趣矜與氣概卓然不久便移於世俗之論脂韋曲折學起僞來不僞不能入俗不僞不能合世自以爲世趨上光潤行得通人亦見爲不觸目好相與而不知質地已壞難與共學矣亦惟不硬掙故爲世趨所轉又惟不樸實故不硬掙嗚呼求學者於今日不亦難哉又曰惟志最要有志則自有節所謂節者世趨所不能轉習俗所不能[illegible]者是也若可轉可移何志節之有

又曰狂狷惟不知學所以日任其狂狷一旦知學則天地民物霍然擔荷千聖學脈欣然承領自不容不力行自不容不入細大器局有細密工夫方是狂狷成就處方是狂狷不終於狂狷而終於聖賢若終於狂狷此狂狷之深可惜而吾道之大不幸也

又曰無聖賢學問而能自琢磨入細者必無此事若今世稍有志趣不久便移於俗習者以質地本非狂狷其鋒刃圭角必非成已之眞心乃是入俗之僞念斷斷可知

又曰狂狷氣魄大若無聖賢大學問大道理終按抑此氣魄不得一聞聖賢大學問大道理恰如以楔合楔恰恰入得又如以蓋合底恰恰合得全不見其大全不露其氣魄氣魄之大轉而爲力量之眞

又曰今學者乎云學問只是要琢磨得心無不善之念身無過差之行便是[illegible]聖人除却琢磨心無不善之念身無過差之行更有甚異處只是氣脈規模大不同世人不信有此大氣脈大規模往往自以爲見識不差趨向甚正不知如此見識趨向只自是鄉黨自好一流只是鄉愿一派必不可與入堯舜之道

又曰已成之鄉愿不多見趨向鄉愿者比比而然觀其志趨神貌鄉似天生成鄉愿質地不可變易者與之語不能充其見識使之開大不能動其心思使之立志堅確其見識堅信其趨向如不欲聞如以爲多事嗚呼此其所以不可與易也非天實生之已實成之也嗚呼眞棄物也已

見識最不能強無見識者不能使之有小見識者不能使之大小見識之所到大見識者有時不能到徐思則到大見識之所到小見識者終不能到雖與之細剖極論終不到也

小見識者遇大處亦祇成其小大見識者遇小處亦祇成其大

小見識者必巧大見識者必不巧惟巧故小惟小故巧

小見識者志必小大見識者志必大志大故見識大志小故見識小其無見識者必不能有志無志故終不能有見識也豈有限之者哉自限之耳

每見磊落自信之士其無見識與衆人同小見識與常人無異無

他拘滯於前人之成見而不能自振拔耳夫前人之成見足以拘滯其心胸而不能振拔其爲無志也可知矣又曰今人大約重古而卑今有輕重之見於中則其識有所蔽而不能知其學之是非矣夫不眞實擇善以爲已而徒就人分上輕重安有卓然之識可以成已而無失哉

今之學者有自信實欲爲聖爲賢果然似有志者益久之而後知其揀好題目做耳夫子曰視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廋哉人焉廋哉嗚呼何聖言之切中若此豈亦閱歷之久而後知之耶

有高明之俗見有卑汚之俗見高明之俗見易拔卑汚之俗見不易拔然高明之俗見其能自振拔者吾見亦寡矣

俗不可醫有志則可醫有心好奇者亦是俗故非實有自得上契堯舜孔孟者不能破俗

志故俗不能破流俗之見而自謂不俗者吾未見其可也

謂一生曰學道之人天地所仰成民物所托命前而往聖所藉手後而萬世所取則果是一眞學者上而天地前而往聖供默鑒之此何等大事何等重任子苟自待不小舍此決無別路可走

謂一友曰渾然天地萬物一體須深造自得若止於識見上覺着意境上領會終於隔遠果能自得擔當自大非是欲擔當益有不期然而然者

謂一友曰吾性本渾然天地萬物一體果能自得擔當自大如此擔當恰是謙虛此乃性分中之擔荷非氣魄之所承領

生問天生德於予如何先生曰此無甚解不過夫子患難之際實有以自信耳生云某疑夫子此言似有獨鎮者曰天皆生德於人但人不能克全此秉彝遂不能自信耳因云愚少時嘐嘐進取或有以聖賢皆天生爲譏者愚闢之大書壁云我自爲之何必是天所特生我能爲之何必非天所特生今若能明千聖之學脈繼往開來亦何必不謂之天所特生子等今不能自信若一日好學有聞亦何不可信爲天所特生又曰或有天因特生而志行不立同流合汚天亦遂厭絕之或本非天所特生而篤志力行擔荷斯道天心亦遂屬之以爲斯文之主權在我不在天又曰觀世間因果報應書富貴貧賤有因積德而升喪德而隋者斯文之統何獨不然生憬然曰先生此言眞足激厲某輩

謂生曰茫茫宇宙誰表一身擔當千古學脈推諉不得退避不得欲望子等一肩承領庶幾死日得以瞑目且子等能一肩承領則聖賢之書未發明者自有人發明諸家之爭未辨論者自有人辨論我又何必汲汲於發明汲汲於辨論又曰子既知信此學便須擔當此學擔上此擔子自然力行如負重者然直趨而前行步日常人愈遠若空手游行與輕囊薄擔之夫目他視耳他聽翱翔道上行步紆遲見有人來返廷身避之矣又曰篤志力行者當下便是聖賢境界雖已知性而因循怠忽便通身是俗人境界子何不自勉

某竊思孔孟之道二千年不明至某今日始明之若孔孟之道終以不明不宜某能明孔孟之道某既能明孔孟之道則昌明孔孟之道當自某今日始[illegible]是一則以喜一則以懼

潛子求仁錄輯要卷十

四明後學　毛文强孝章　鄭　性義門　仝校刻

篤志力行下

立志之始須刻刻自提蓋學者初聞聖人之學雖切向往之心而志不能常篤須常默默自提或於空閒無記之際默默自提曰我何以無志或於俗慮恍惚之際默默自提或於因循舊習之際默默自提久久則志漸切漸堅而立矣然提志與提心不同提心者認靈明知覺爲心欲常在於腔子夫認靈明知覺爲心則認心錯欲常在於腔子則認存心之道亦錯故常盤桓於腔子常患此心之走失提心之切則或至作意而動火提志者不然不過自責志之不立而已不過常知慚愧而已不過常不忍自棄自賊而已初不盤桓於腔子亦無走失此心之慮提志之切必不至作意而動

火今學者少有意於求道則未免落於提心之窠臼蓋自講學以來爲病久矣且教之以提志尚恐有錯認提心者故不可以不辨提心者自作其病欲存心而反失其所爲心提志者日漸眞切不期存心而自無不存提志之法畧具陽明先生立志說中立志說云一毫私欲之萌責此志不立即私欲便退聽一毫客氣之動責此志不立即客氣便消除怠心生責此志即不怠忽心生責此志即不忽傲心生責此志即不傲吝心生責此志即不吝懆心生責此志即不懆忿心生責此志即不忿慢心生責此志即不慢忍心生責此志即不忍畏難之心生責此志即不畏難慾尤之心生責此志即不慾尤自小自棄之心生責此志即不自小自棄求人非人之心生責此志即不求人非人無一事而非責志無一時而非責志無一地而非責志無一不責志則志立矣學者即所以責志自不至錯於提心而因藥發病之患其庶免乎

答一生書云後世提心之學是意作主者也認靈明知覺爲心而存之爲主宰佛氏謂之執內見爲我謂之意識其爲道也時而起時而滅時而斷時而續佛氏謂之生滅心故提心者忽作得主忽已作不得主忽心在忽已心不在蓋是意之起滅斷續之分然也嗚呼志者心之所之一往向前全志是心北溪所云心之正面全向那裏去是也意本屬妄因妄生妄本非靈明而見有靈明妄也以妄分別內外而見有靈明爲我因妄生妄也其根本已不同矣況志是主人公自作主宰提心是提醒照管主人公有主客之分主人公自作主宰則常在提醒照管主人公則常忽然不在常在則自無放逸昏散之可言自無起滅斷續之可乘常忽然不在則必提醒照管而後放逸昏散者去起滅斷續則無時不然因主客之分遂有勞逸之殊今之提心者謂提醒此心常不走失則本體立豈知意作主而非心之本體客爲主而主反失位嗚呼此豈非

不知心而欲存心之過耶夫吾心渾然天地萬物一體者也渾然天地萬物一體自不當外天地萬物但當去其外誘之私而不當守定於腔子守定於腔子則見滿前無非引心之境矣守定於腔子則提省照管把捉操持無所不有心本渾然天地萬物一體而提省照管惟恐其走失把提操持欲常在於腔子則心勞心勞則神思不安而魂夢擾亂主賓雜揉亦宜神思不安而魂夢擾亂夫日間執持則滿前無非引心之境內與外分夜間睡着則魂夢顛倒不定夢與覺殊此皆提心之爲害也有志於學者何不一自驗耶

又書云人情必有所把捉有所操持而後自信其爲工夫眞志無把捉無操持則似乎無工夫者然豈知見有工夫者假工夫見無工夫者眞工夫所謂眞工夫不自知是工夫眞工夫原是無工夫者也生安能信之夫生之所以不能信者何耶豈非以不滌明爲

學之脈路故耶若審明爲學之脈路則信吾性渾然天地萬
體吾人稱性發志必欲明明德於天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吾儒
立志之正軌也修齊治平大學之道所由托始也故愚嘗與生言
學者當擔上天地民物擔子擔上天地民物擔子則是眞志眞志
見前卽眞性見前明明德於天下之欲卽是眞性爲志强恕反求
格通人我卽是眞性爲工夫全性爲志全性爲工夫所謂復性之
功卽是率性人道卽天道工夫卽本體者也豈如有把捉有操持
者之見有工夫乎嗚呼此所謂眞工夫也若不審明爲學之脈路
則不過從收拾身心上立志從收拾身心上立志則無不見此心
時存時亡而患苦之者其志愈眞篤則見心愈如生龍活虎不可
羈制志與心違故不得眞心凝謐眞性現前志與心違則所期自
與志違故有起止可覓有間斷可乘嗚呼此豈非不審明爲學之
脈路以至此耶　拙錄云講明學脈則心性已了了分明若此者不

了了分明而認郤心性爲腔子中物故也認郤心性爲腔子中物
故提省操持則見此心之存體立而用有以行愚所以不取提省
操持爲立體工夫者正以吾人心性渾然天地萬物一體者也强
恕反求格通人我是全性爲工夫全性爲工夫則工夫卽本體本
體卽工夫矣何立體之足言耶雖然生嘗知心性非腔子中物矣
而不能不信心統性情與心者性之郛郭及心將性做餡子模樣
諸語豈知心性俱無形何以無形之心包無形之性若果心包性
則必以有形之心包之如云凡物有心而其中必虛如雞心猪心
之屬切開可見人心亦然這些虛處便包藏許多道理又云是性
也實具於五臟內之所謂心焉是分明以血肉團爲心夫以血肉
團爲心而與五臟六腑各爲一官素問之言醫家之說也又云心
屬火云古人以心配火其義最精天心屬火亦醫家之言也木盛
多仁金盛多義火盛多禮水盛多智土盛多信此昔人之言性也

漢人之言而亦子平家之言也若是則智醫亦可知心性推算性
命亦可知心性可必學問乎綜貫九流雜家之言卽可任道教人
何必聖賢乎且如言心者虛靈不昧云凡物有心而其中必虛這
些虛處包藏道理是虛屬形又云心者氣之精爽云靈處是心不
是性云所覺者心之理能覺者氣之靈是靈屬氣果爾則心不過
形氣之一物而貯此性者也又云性是理心是包含該載敷施發
用底又是性亦似一物而含藏於心全恃心之知覺以敷施發用
者也嗚呼性具於心中而心爲肉團居人胸膈間俗所易信心屬
火光明閃爍易於散亂不可無管束工夫又俗所易信存主於方
寸管束於胸臆見有把捉見有工夫尤俗所共信然則孔孟之學
旣亡必有後世之學後世之學旣出學者必專信後世之學亦其
勢之所必至矣而又何足以怪生
又書云生初信主敬之辨而今仍謂敬之當主則以强恕反求但

是接物之要而非立體工夫也昔東坡嘗嘲伊川云何時打破敬
字愚嘗謂東坡若能知何時打破主字則可救伊川之失打破敬
字不爲無忌憚之小人乎夫自古無不敬之聖賢無不敬之學問
而但非可主主敬則失敬而背聖賢之心法爲學問之弊病其害
非輕愚嘗辨之最詳不必再舉夫敬非可主而主敬之學其說何
昉乎昉於佛氏之止觀也佛氏云止者寂寂觀者惺惺寂寂以治
亂想亂想者散也惺惺以治無記無記者昏也寂寂惺惺是亂想
惺惺非惺惺寂寂是無記寂寂非前輩云整齊嚴肅則心自一一
則無非僻之干云常惺惺云其心收斂不容一物云觀未發以前
氣象云默坐澄心體認天理皆止觀之法也皆欲此心寂寂惺惺
惺惺寂寂不昏不散也所以然者爲認心錯認心錯故認敬錯如
云心屬火是個光明閃爍之物光明閃爍則易散惟敬束得處置
知覺住如火把束緊頭不散不散則可以明燭事幾照臨四方

是之謂心存理得體立用行嗚呼諸心爲五臟屬火之心則認敬爲操持存主之敬操持存主使虛靈知覺者常炯炯腔子中也此所謂弄精魂者也可謂之存心乎夫吾心渾然天地萬物一體而安得拘隅於腔子吾心眞眞醇醇渾渾穆穆難以名言惟仁可名言之故孟子曰仁人心也此言心之最諦當者而安得謂之虛靈知吾心爲渾然天地萬物一體之仁則惟盡力於倫常日用之間强恕反求格通人我則渾然一體之心出見用事致用也卽所以立體理事也卽所以存心事理不二體用何分其心爲渾然天地萬物一體之心其身爲渾然天地萬物一體之身斯其人爲渾然天地萬物一體之人矣若認爲屬火之心臟虛靈知覺則操持存主管束此靈明炯炯者於腔子而弄精魂矣心非其心而安云存心體非其體而安云立體嗚呼又安得不視强恕反求但爲接物之用而非立體工夫耶彼誠不知吾心爲渾然天地萬物一體之心而但屬腔子中之虛靈知覺則必存虛靈知覺之心立虛靈知覺之體斯能强恕反求而不失接物之用也

一友私議先生云學專力行有用而無體一生亦云重在强恕反求覺無本領門人以告先生曰二說皆善生亦知吾之本領乎吾嘗與生言篤志卽吾之本領亦卽吾之體眞志見前卽眞性見前非體乎志常篤切卽心常凝謐非本領乎內力沉重眞志卽是眞工夫何必言工夫力行皆眞性直達又何可以言用彼不知立志者必操持此靈明知覺之心常在於腔子則爲立體有本領又何怪其議吾之無體無本領哉

又答生書云前賢云如見如承舊以爲主敬不如此亦庶主在仁也又云本無賓本無祭翼翼小心如見如承者是何事嗟乎此眞所謂默而識之的消息也學問若無這步非竟不得入微說本體必竟有合有離說工夫必竟有斷有續噫斯言也其庶幾乎如見如承之旨與蓋渾然天地萬物一體之謂仁學者既有志於[illegible]則何處可容人我低昂之見何處可容輕忽非莊之念一出門也而如見大賓一使民也而如承大祭恪恭無間人己洞然此眞渾然一體眞面目也夫此豈非敬乎而要之非持敬持敬者心中有個存主意念有個操持心中主敬而非全身是敬如見如承不存主於方寸不操持於意念肫肫懇懇兢兢翼翼全身是敬恰全身是渾然一體之仁謂之眞心凝謐謂之眞性現前嗚呼此眞求仁之要道也而誰與言此乎雖然亦知愚所以貴重立志之故乎志苟不篤則精神浮散心思放逸雖欲如見如承不能久也眞志常立則精神收斂心思凝一未嘗見大賓也而如見未嘗承大祭也而如承非欲如見如承亦不自知其爲如見如承噫此眞敬也此眞仁也志一篤而已渾全其仁敬然則眞志之不可不立也貴重立志之不可以已也生亦自勉於立志而已矣今生之爲學則異

於是謂志嘗不得工夫若眞志卽是眞工夫則聖賢所言工夫盡可不用矣生雖未嘗有是問而愚謂生必有是疑於何知之於生之認主敬爲立體工夫知之蓋主敬工夫全爲此心之放逸昏散而存主於方寸操持於意念也存主於方寸操持於意念以立此心之體以防此心之放逸昏散則是生但以立志爲意向志與工夫爲二矣然則眞志苟立卽是心體常存本體常立不俟主敬以立體乎夫吾人眞心本無時不發見特以無志故不全體用事而有陷有溺眞心又無時不用事亦以無志故不凝聚純一而若存若亡苟眞志全體用事而不陷溺卽眞心全體用事而不陷溺眞志凝聚純一而不若存若亡卽眞心凝聚純一而不若存若亡志與心豈有二乎噫力行則性善見前立志亦性善見前力行之純篤則渾然性善直達流行立志之肫篤則渾然性善亦直達流行益爲吾人本來性善性善本未嘗亡非有甚遠難致之物必待乎

用力辛苦而後得奔逸難馭之物必待乎竭力操持而後定[illegible]之何俟乎存主於方寸操持於意念則體立耶見眞心渾然不可以用力爲存惟用力乎立志則渾然心體不待存而存矣噫此又豈昧然於心性者之所能知耶雖然今之能立眞志如某所言者誰哉不能如某所立之眞志則其視心如奔逸難馭之物而必欲存主於方寸操持於意念以爲立體工夫亦其分之所必然矣然則立志則心體常立不放逸昏散主敬亦心體常立不放逸昏散何必是立志而非主敬噫立志之與主敬可同日而語乎眞志苟立則精神勃發有火然泉達之機心思凝一有如懸若水之養無起止可見無間斷可乘故曰志是通身透體精神非淺淺之謂知志是通身透體精神則非存主於方寸操持於意念之可比矣

又書云後世之學提醒操持乃其喫緊工夫今日審明爲學之脈路而立志眞篤則已無不敬眞志卽是眞工夫然則只立志足乎

聖賢歷歷言工夫果不必用乎夫天下只有不力行因於無志者必無有篤志而不力行者明明德於天下之志施篤而人我交涉反不能强恕反求渾然一體之志施篤而事親從兄反不能眞愛眞敬攏上天地民物攏子而人倫日用反不勝人我低昂之見彼此勝負之私我知其必無是事也街或有之亦其審於聖賢之脈路者本未嘗親切影響之浮見向慕之浮與乍冷乍熱倏起倏倒基址未嘗着實脚跟原是虛浮未得謂之眞志也若果是眞志則實地上自不肯放過當境上自不肯姑容沉着懇到在實地上力盡本分在當境上力副本志蓋立志眞篤則脚跟着實步步脚踏實地步步是眞志爲工夫兒私念遇境則發其志如純鋼遇難打過境界決不肯自放出路儘力打過打過一番則志愈確實有力打過數番則步步皆坦夷矣篤志安有不力行者故志所到卽行所赴行所赴卽志所貫篤志力行豈有二哉噫眞志旣立則一日十二時打成一片志打成一片則事事盡分皆眞志所在而豈見有工夫一片眞眞懇懇去平平密密去豈見有眞志故曰眞工夫不自知是工夫眞工夫原是無工夫豈若支吾於當境排遏於臨子者之自知是工夫而或以爲難或以爲不可放過也哉況爲學本無工夫事父母自當盡子道事兄長自當盡弟道事君自當盡臣道交朋友自當盡友道居室自當盡夫道使僕婢自當盡主道只是盡人道而已只是盡本分而已安得說是工夫若盡子臣弟友之道便說是工夫然則無志於爲聖爲賢遂可不爲子不爲弟不爲臣不爲友乎子臣弟友是人道之當然則但可謂之力行而不得謂之工夫故聖人但言安而行之利而行之勉强而行之而未嘗說是工夫一部四書語語是倫常日用中力行而未嘗說工夫蓋誠然非工夫也工夫二字起於後世佛老之徒蓋是倫常日用之外另有一事故說是工夫若主敬之學先立體以爲致用之

本窮理之學先推極知識以爲遇事之用亦是另有一事可說是工夫嗚呼爲主敬窮理之學者豈知是特地工夫耶亦日爲盡倫常日用故不可不主敬窮理也然則非學養子而后嫁者耶嗚呼爲學本無工夫力行而已矣不篤志則必不能力行與學者言但言篤志而已矣立志果足立志果盡立志之外果無容更有言說不審明爲學之脈路則篤何志力何行似乎審明學脈尤所急急然無志則安肯審明爲學之脈路有眞志方肯審明學脈勿知勿措弗得勿措勿明弗措學脈旣明則全志透入學問血脈中全志透入學問血脈中更何力行之不貫而尚須更說力行乎然則與學者言果說立志足矣立志之外更不容他有言矣

人雖昏昧無志之極而四端未嘗不流露當其流露之頃渾然眞性與聖人無異且縱不知擴充豈無於此有所不忍卽能達於彼之所忍者於此有所不爲卽能達於彼之所爲者遂不忍不爲於

一節一事亦渾然仁義與聖人無異故安宅非竟曠而勿居正
而居時而弗居正路非竟舍而勿由也時而由時而勿由然當其
居安宅時不自知其爲安宅由正路時不自知其爲正路且居與
勿居由與勿由倏忽並馳於頃刻故但可謂之曠安宅而勿居舍
正路而弗由耳嗚呼眞志用事則眞性用事眞志見前則眞性見
前但一立志眞篤則居安宅由正路爲聖人之歸矣學者何不自
勉焉

一生自述工夫疎漏先生曰此是立志不眞錯怨工夫疎漏果與
人言學並不及工夫惟要人立眞志眞志果在日用之間自不放
過即是工夫如人要起身自然着衣要用食自然下筯志眞篤則
工夫眞篤志疎漏則工夫疎漏只是責志不必責工夫今人起倒
間斷見爲工夫之難而不知其志原未嘗眞兄吾並不教人主敬
常惺惺常提念頭默坐澄心體認天理觀未發氣象靜坐養心黑

白並記善惡種種起爐作竈但要人知無離人之已無遺事之理
人已交涉上省身誠切如曾子爲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
信乎傳不習乎已所不欲勿施於人亦在其中行有不得反求諸
已亦在其中但立志眞篤自然省身誠切不待作意安排然立志
不眞亦爲未知此學問關切須常來聽講審知學脈清楚始知此
學於吾身最切不容不立眞志矣次日以語生某因須知工夫不
是做的做的不是工夫若工夫待做是工夫與眞志分爲兩件眞
志即是眞工夫眞志既純則一日十二時打成一片亦不見有甚
工夫

要做者非工夫頃刻便忘失要立者非眞志頃刻便放倒放倒了
又提起亡失了又喚醒起起倒倒日見苦難不知原未嘗有眞志
不自責志之不眞反苦工夫之難假不亦可悲哉

一生云近因工夫疎懈痛自警策時覺有欠不再退之勇不一二
日惰弛如故則又痛自懲創又復惰弛難成片段先生曰此氣也
非志也氣有起倒志無間斷子痛自警策時已是惰弛之因欲望
一二日之後氣常不衰豈有是理子若立志果眞則平平軟軟平
如水軟如綿似愚若嘗不識不知無精采可覩無起止可見始是
眞志眞志既立即是眞工夫常是豈有二哉

謂一生曰工夫不是做的是自然的志不是要立的亦是自然的
只起初思量乃是勉强人勉强之力須在初起時用務須起念思
量或境界臨前忽不及思便須亟亟提起或容間無記又須亟亟
提起勉强提起之久至於思路漸熟不俟起念時時見前無間閒
忙無間蚤暮不由汝不思量不由汝不比勘自不覺知恥發憤精
神煥發而志立矣志既立自然一日十二時不肯輕易忽畧過一
切待人接物自不忍使少有不慊於心是之謂工夫若工夫待做
只是做作非工夫也志若是要立只是意念非眞志也

又謂一生曰人若有眞志聞吾之言當下便去力行如人欲行路
與之馬疾馳而去欲行不避風雨與之蓋亟張而行若無眞志即
與之語聖人之學脈極其清楚與之辨儒佛辨老莊辨諸賢極其
明白雖覺歆羨未肯上路只是胸中增得些道理知見而已豈不
白着人氣力

一生云某近日各念俱無惟一段風流旖旎之致觸境便動先生
曰此皆標病未探其本乃云予等各自以爲有志若說無志便似
冤屈予等幸一日到有志之時方知前此未嘗有志耳但正當爲
志時亦不自知是志直至自得之後檢點從前始知得前此爲志
更前此爲非志歷歷分明生云知非警省志亦當下立得但不久
觸境便蹈門志須有夾帮立志之始思量即是夾帮初須起念而
思其後愈思愈有味愈覺意趣津津不容已不俟起念思境見前
如是半載一歲則植根深固造次搖動了得立志如植根思量如

培土土愈厚根愈深思量愈久愈切則志愈有力所謂夾持之
既立當下即去力行世人每分理與事不知事即理於人事上痛
密力行則心入理心入理則志凝入理愈深則理味津津欲罷不
能而志日凝壹日勃生縱外境萬變毫不覺着何論搖動亦所謂
夾帮也子等雖自以爲有志未嘗經久思量又未嘗力行懸空未
有着實人風吹打自然搖動有何矣生云立志未有不由於思量
日子等一思量便已自謂思量已明自再思量何爲不如若不久
久思量則所謂志者只成得一時意念而已我教人思量而是半
載一歲生云徹首之後或看壁頭精警語或看書亦是夾帮吾先
生曰此是假於外不如思量之有力
生云某每當退隋之候愧憤警省一團精神奮發激厲真有無以
尚之之好但不久又退隋先生謂某未嘗立志實是信不及自來
有是志而退隋者子不久退隋便可見前此只是意氣激發非志

矣子於奮發激厲之下若能當念放平嘿嘿不斷如一線釣緊相
似以至一月兩月三月或至半載即志從此真今子奮發激厲之
際便霍然曰是了是了從此再不可蹉過了似乎斬釘截鐵却從
此割斷一線釣緊之人却無此等斬釘截鐵只是有一種默默不
可告語之情耿耿切切擺置不下莫看此一線輕却是真心真肯
此奮發激厲重勢頭雖大却只是氣生云某未嘗有嘿嘿不放之
念曰當念放平默默不斷初雖藉於氣自後全不是氣若奮發激
厲之際當下割然却只是氣氣安能久又曰一念不放之人只從
此隱隱地去再不必假意氣重新奮發矣生云某怕間斷須重新
奮厲曰怕間斷已是間斷默默不放之人亦無怕間斷之念生云
一念不放只是恥心曰然起初思量是教膌恥心自後不放只是
默默負愧默默不忍自賊而已
思量是知默默負愧是勇不忍自賊是仁只一思量而知仁勇兼
到
先生每對人輒教人思量云聖學一無所難難在無志人安能便
有志須是思量方有志一出母胎便名爲人須思量如何做人到
老有死之日須思量做何等人結局如此打長思量便能分出路
徑富貴在天不可強求求而得之不過享用幾十年而已詩文博
學不過些小一技能費畢生之精力究無實用功名經濟須有遇
合亦不過漢唐以後事功不過强識知慮之能事思量自上古五
帝三王以至孔孟皆不過出世爲百十年之人而能神極聖參天
贊地我亦出世爲人豈得以浩浩一生草草結局思量至此便立
身在聖賢路上不甘隋落路徑已是分明又思量人皆可以爲堯
舜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果孝弟已盡堯舜之道我安有不可爲
堯舜之理大人者不失赤子之心也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也
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也我孩提稍長時實實不慮而知不學

而能油油愛親敬長堯舜之道已盡於我孩提稍長時我安有不
可爲堯舜之理夫孝弟已盡堯舜之道堯舜之道已盡於我孩提
稍長時何故自生迷昧或時爲富貴熱中或時爲勳名熱中或時
爲詩文博學熱中或時爲才智伎倆熱中反欲爲漢唐以來人物
反以做得漢唐以來人物爲豪傑能事豈不可慚可愧又何故自
生迷昧過了十年雖到二十猶過三十遲到四十本來自有之天
性蒙蔽了幾十年本然是個大人枉小了幾十年豈不可慚可愧
如此思量當地發憤當下立志猶未可放却若放却不思漸漸退
隋竟成一時意氣激發不是真志須再密密思量以至一月兩月
或至終歲蚤暮無間愈久愈切慚慚憤憤自過不得忽不覺真志
油然不容已是謂有志具真志而爲學如真種核地自然達生自
然發榮滋長深造自得而幾於美大聖神一日千里耳何難之有
哉

大人者正己而物正者也故行有不得只是反求諸己
至誠無息方是學
王政即聖學彼謂內聖外王者惡足以知之
生述朋輩謂希聖之學有妨舉業曰子一日之間原事父母奉兄長交朋友使婢僕未嘗缺一項但有得宜處有不得宜處爲學別無異樣工夫另項道理只就汝每日未嘗缺者事事盡分着着得宜昔之事父母或有違於道今則必求盡道昔之奉兄長或不合於義今則必求合義昔之交朋友或有爽於信今則不敢不信昔之使婢僕或有害於慈今則不敢不慈何嘗有異樣工夫爲礙另項道理妨功
又曰爲學有甚工夫只是盡人倫日用遇事時盡心盡職當下不苟未遇事時常懷須臾離道之懼已遇事後深自省察爲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並不起爐作竈另有一項特地工夫

或問若不論工夫俱是自然乎曰此又不然聖人則安行賢人則利行吾輩只是勉强而行勉强以盡吾人道盡吾本分豈得說是工夫
一生問自聆師教日用之間强恕反求毫不放過但擔當天下汲皇皇視人猶己痌瘝切身處尚未血脈相通鍼肌湊入不知何故曰此猶是未力行之故子即將不能血脈相通針肌湊入作一大缺失自慙自責至滿腔純是惻隱通體俱是惻怛自然血脈相通鍼肌湊入始可謂之力行近乎仁也
以言餂以不言餂充無穿窬之心至此而後工夫極精極綿密故曰義不可勝用也
充類至義之盡而後其心完滿無滲漏故曰力行近乎仁
吾人與聖人相去只爭滿與未滿未滿則能近取譬者可謂仁之方滿則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未滿則孝弟也者爲仁之本滿則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
謂一生曰力行未入細尚是浮氣用事故有失言之悔
又曰朋友交久則易褻褻則習氣易露一刻露習氣即是一刻間斷
聖人說有餘不敢盡甚妙凡言皆然不得以友生親厚遂可越限從古聖人必無有可惜言盡言之人必無有可行盡直遂之人只是有餘不敢盡不是不敢不能而已若因其人之可而暢懷盡言徑行直遂此時便是不謹一時不謹則前後際心體便不能純密無間可知
又謂之曰子只當以過時而學爲恥恥生憤恥恥憤憤精神自無不着到而所謂篤志力行者在其中矣
又曰只抱一過時而學之心憂恥憤一齊俱到自有不容已者矣學至不容已方有幾分學者氣息

又曰初學須用猛力一跌一步死死活活擋上了路始落不下若未上路猶落得下生某煎藥告先生曰煎藥亦可喻學沸時是知性沸後雖不用扇藥勢自湧先生曰不然沸時始是上路若未上路猶可放冷故須武火使沸沸後文火養之方得熟
生述山谷語學不可一蹴而至如即春不可以爲夏即夏不可以爲秋爲問曰篤志力行者無一蹴而至之心亦無積漸以進之心只步步腳踏實地去不思前不算後不顧左不望右步步力行空不起念其不篤志力行者或自寬自解謂不可一蹴而至須積漸以進或空却當下一步希高慕遠希高慕遠者必定空却當下一步山谷之言可規希高慕遠之人非所論於篤志力行之士也
謂一生曰夫子云知恥近乎勇孟子云人不可以無恥恥之於人大矣不恥不若人何若人有人只是無恥惛惛懂懂同流合污若有恥則涕汗交流精神百倍直趨而前當仁不讓故曰近乎勇

謂一生曰人不可有等待之心一有等待之心直等到老死等到
日者明日必不做等後日者後日必不爲一有等待之心到老不
做到老無成又曰有等待之心者只不知工夫只在人事上若知
見前應盡的人事卽是復性工夫焉得等待又曰有等待之心只
是無志如人臥時動一起身之念臥必不穩坐時興一行動之念
坐必不安志苟立當下力行當下不肯放過非今日志明日行有
層節漸次也又曰志與事本非二如好仁惡不仁是志無以尚之
便可見是說行其爲仁矣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益顯然是說行
說志卽於行上說行卽於志上如王子墊問士何事孟子曰尚志
問何謂尚志曰殺一無罪非仁非其有而取之非義居仁由義大
人之事備矣問事却答以志問志又却答以事志與事本非二也
生云某向來頹惰每一振拔便落主敬窠臼因述其自勵語有惟
恐一心之不善一念之不盡先生曰子莫管一心一念只自朝至

夕惟以不盡分爲憂矣曰以爲一生曰此卽孟子所謂必有事焉
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素信主敬工夫者不可不知此語又曰
若在一心一念上防簡便是落腔子中盤桓爲害不細生某但知
落主敬窠臼之病不知其惟恐一心之不善一念之不盡正其害
主敬窠臼之病根又曰自朝至夕惟以不盡分爲憂自無此心之
不善此念之不盡是謂眞敬是謂力行是謂工夫只在致知格物
而心卽於格物正意卽於格物誠如此則刻刻是求仁時時是居
敬

卽仁卽敬仁敬非二生曰然先生每謂渾然是仁渾然是敬眞極
則語一息有解卽是不仁卽是不敬

步步入細則眞心凝一所謂仁所謂敬豈待牽合乎擬議乎

生云尚書多言敬如敬作所疾敬德易其余何弗敬皆敬爲第一
着曰此斷然非主敬持敬人君居億兆之上時時凜不敢之心一

以一事無不出之以小心敬畏豈非顯然其爲一體之仁又曰吾
輩草野之士故須立志明明德於天下若帝王卿相身當明明德
於天下之責其小心敬畏不敢怠遑恰恰渾然一體之仁不問而
可知又曰仁敬非二知仁敬之非二則知敬矣知仁敬之非二自
知主敬持敬之失矣

又曰孔門弟子問仁多告之以敬如告樊遲曰居處恭執事敬告
仲弓曰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蓋惟敬則貞心凝謐眞性
現前渾然其爲仁也無事之時凜凜然惟是一敬則無事常如有
事人已內外之見不形有事之時凜凜然惟是一敬則事卽是心
無人已內外之間故求仁莫切於敬然須知敬者凜凜兢兢小心
翼翼之謂如云主敬則提醒照管此心胸中却昭昭然有一心在
非敬矣非敬則非仁豈孔門之學乎又曰孔門之敬凜凜兢兢小
心翼翼渾身是敬故無人已內外之間如主敬則切切然提醒照

管却似胸中有一昭昭靈靈之心在胸中有一昭昭靈靈之心在
則身心爲二豈非人已內外截然爲二乎嗚呼凜凜兢兢小心翼
翼渾身是敬者得其心之本體是爲仁故曰仁人心也提醒照管
胸中有一昭昭靈靈之心在者但見心爲虛靈知覺故曰神明不
測曰虛靈不昧是謂失其心之本體夫因主敬而失其心之本體
豈爲敬乎豈爲仁乎

又曰孔子曰修己以敬曰居處恭執事敬曰出門如見大賓使民
如承大祭是教戒之辭教之以凜凜兢兢不可忽易凜凜兢兢不
敢忽易則無人已內外之間渾然其爲仁矣中庸曰道也者不可
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愼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
不聞是知道不可須臾離自不容於不敬二者似有安勉之分然
子路問君子是有志於爲君子仲弓樊遲問仁是有志於爲仁有
志爲君子爲仁則自有不容不凜凜兢兢不敢忽易者在雖勉而

亦安矣又曰不容不凛凛兢兢不敢忽易是謂安是謂自然若如後賢之所謂安所謂自然則直是坦坦然一無工夫如禪宗所謂丟在無事甲裏者然其爲不敬不仁孰有甚於此豈得謂之安乎自然乎又曰工夫到不容不着處是謂眞工夫眞工夫不自知是工夫故曰眞工夫原是無工夫

只一眞志篤切則已渾然全其爲敬渾然全其爲仁故曰眞志卽是眞工夫

或謂學者但當勉勉於敬豈敢便言不容不敬不容不敬則仁矣豈知但一求仁之志篤切則已是不容不敬不容不敬豈工夫之所到乎又曰敬有間斷此是志有間斷勉強於敬此是志不立今學者但知責不敬但知敬無間斷爲難而不知志原未嘗立是爲間斷又曰不知敬之爲敬者但篤切其求仁之志則已是敬不知仁之爲仁者但篤切其求仁之志則已是仁

生云敬非可主則闕命矣若其遇事小心一一中款亦不得謂之求仁乎先生曰聖人論心曰仁人心也前賢論心曰虛靈知覺聖人志在明明德於天下當體已是渾然一體之仁强恕反求格通人我其遇事小心一一中款更覺深切卻當體是渾然一體之仁密密運量斯謂之求仁後世之遇事小心一一中款是將虛靈不昧之知覺密密運量其云惟敬束得虛靈知覺住云遇事能濟之以義始是活敬舍靈明惺惺者爲之主宰其又何以爲心乎如此則於求仁大有分辨

又曰士君子苟有綱常名教之思無不具憂世憂民之念但非其全體命脈所注强恕反求亦士君子行已立身之常事但非其全體精神所着到聖學明明德於天下乃其全體緊定之命根强恕反求格通人我乃其全身着到之精神命脈全在於仁如是求仁何爲而不得仁

又曰今之爲學者遇事小心一一中款不過從修身上起見仁當格通人我上起見則其身不過六七尺之身其修亦不過六七尺之修非渾然天地萬物一體之身其修非齊治平渾然一事之修六七尺之修易盡渾然天地萬物一體之修不易盡其於吾聖人之學何啻大小偏全之別直天地懸隔矣子等若能身渾然天地萬物一體之身自知吾言之非過

欲明明德於天下切則已與渾然天地萬物一體之身不俟視遊

夫子告子張曰能行五者於天下爲仁矣能行五者於天下一貫斯義直曰爲仁矣並不說近乎仁可知吾儒之學只不力行力行而仁矣

復性最易惟不力行者以爲難蓋性本吾所固有前此但蒙蔽晦昧未嘗失也苟一旦篤志力行則蒙蔽晦昧者悉開而與性見前時時直達何難之有

謂先生曰立志是學者最緊要若志只五六分七八分則工夫便或[illegible]日見有起倒間斷之苦見以爲工夫如是之難爲學如是之不易學亦終不能成就果似煩且難者若志果十分眞切有何喫力時時是工夫亦時時不見是工夫有甚起倒間斷有甚難易可說

篤志力行則當下復性復性焉得不知性

二氏廢心不用吾儒心思密運始無罅漏或者謂運心思中是落意識是知性空不知性善者也

苟所學是性善一脈雖心思密運終不落意識不然者雖心思[illegible]乎不用卻恰是意識在

學者起倒不成片段大不足爲病只要倒時卽起倏然而倒又倏然而起數數倒卻數數起自有一日沉痛懇切倒不下時至一日沉痛懇切倒不下始是眞志

數倒數起雖不成志郤是志所自立之根故必有一日沉痛懇切
倒不下時正在起倒者當以爲愧不當以爲恃愧者俏行沉痛懇
切倒不下之時恃則終無此一日矣
一身以貫乎家國天下一修身以貫乎齊治平擔荷天地民物上
承千聖學脉此豈無志者能之乎步步力行步步入細一息不容
懈一着不容放寬此豈志不篤者能之乎擔上千聖擔子則不容
不力行擔上千聖擔子密密力行故重志重志故貴思量今學者
閒思量立志郤有作輟急急欲知下手工夫不知若能立志則工
夫在其中若不能立志雖與之言工夫極其詳切終不能力行也
噫
謂一生曰初學思量即是工夫當下思量全體精神凝聚心不散
亂念不問雜當下人我交泯自不肯不盡本分自不容絲毫欺妄
當下思量即是當下工夫無時不思量即無時不是工夫不必舍

思量而別求工夫思量之久則志之植根深而有力堅而不退自
不回惑於世情自不搖奪於旁議自不爲私欲所撓自不退悔倒
踊思量到津津不容已處精神勃勃如草木之怒生則力行亦津
津不容已精神勃勃如草木之怒生一趨直入一日千里深潛縝
密入眞入微復性在當下知性在目前故思量是立志丹頭亦是
又是力行丹頭力行是復性丹頭復性又是知性丹頭耐久工夫
只在思量能耐久思量則志立而力行在其中復性在當下知性
自有日矣嗚呼其莫輕此思量也哉其莫暫不思量也哉
謂一生曰一念悚切時時見前是無事時力行遇事盡分小心不
苟是有事時篤志
謂一生曰吾性渾然天地萬物一體故吾道修身齊家治國平天
下吾學盡倫常日用吾性渾然天地萬物一體故吾志明明德於
天下吾工夫強恕反求格通人我吾性分本來之大如此吾道之
切正大如此吾學之平常眞實如此欲復吾性而不肯踐吾性
欲爲大人而不肯爲小人便不容不下手不容不上路便不容不
思量思量來儘有實地可據儘有頭緒可尋儘有頭腦可見便不
知不覺思量到津津躍躍處到知耻發憤住脚不得處若不提明
吾性分本來之大吾道本然之正吾學本當如是之眞實親切即
教之思量郤無處可容思量在無實地可據無頭緒可尋無頭腦
可見思量亦無味
時切思量即是明師良友常在不能日近師友者尤不可不知
雖日近明師良友不如自己思量之有力益明師良友之力自外
而入思量之力自內而發自外入者離師友則弛自內發者欣欣
切切無放下處學者苟能終其身於思量中則深造自得以至於
美大聖神皆非難事又嘆曰今人孰不看思量是淺近事孰肯將
思量作終身事

思量一着似淺近郤不淺近小思小益大思大益淺思淺益深思
深益暫思暫益久遠思久遠益苟能如法密切思量更於其處再
討工夫
力行則眞性見前篤志則眞性見前如法密切思量亦眞性見前
如法密切思量則志篤行自不容不力
力行則眞性見前故一觸而倏然知性不力行則眞性不見前故
雖時觸發而不知性夫力行者知性之工夫也故某每云知性終
於力行今學者急欲知性而憚於力行亦奈之何哉
力行到眞處不識不知如愚若魯精神寂然念慮俱忘此是力行
入眞境界自得不遠矣
立則見其參於前也在輿則見其倚於衡也方是力行入眞入微
處行到入眞入微處即是志到入眞入微處
佛氏枝葉盡脫落惟有一眞實所謂眞實即眞容也吾儒篤志力

行則枝葉盡脫落惟有一眞實所謂眞實者誠也忠信也
嵇生讀老莊愈任其樸可謂得老莊眞味吾儒篤志力行則亦任
樸率眞所謂枝葉盡脫落惟有一眞實
力行入眞境界無好無醜無欣無厭念頭不動方是深造處深造
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今欲自得而不深造其奈之何哉
力行入眞境界平如水軟如綿志一神凝歛華就實自外視之一
不識不知之愚夫愚婦而已嗚呼吾安得志學之士之皆爲愚夫
愚婦哉
力行入眞境界津津有味孳孳不倦人事轇轕平懷任樸貼體妥
當意似自然毫不見其勉強葢志到極切極篤時眞性見前凡於
人事率性而出故自然也
平蓋只思量是勉強時切思量志到極切極篤則眞性見前毫不
見其爲勉強

志到極切極篤時津津有味孳孳不倦所謂好之者也利仁者也
利而行之者也然則所稱勉強而行之者非乎曰驚心峯時時在
胸不睹不聞之際戰兢自省如喫嚇然所謂勉強而行者在此與
正當交涉時勉強則支吾而已豈勉強之謂哉
曾子曰三省吾身顏子曰拳拳服膺而弗失顏曾未嘗不勉強吾
輩但能三省吾身拳拳服膺事到面前管取平懷任樸貼體妥當
不見勉強忽嘆曰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是故君子
戒愼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中庸在不睹不聞說戒愼恐
懼者以此又曰中庸又言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愼其獨豈
勉強於臨事者哉豈支吾於見顯者哉
無事常若有事則有事亦如無事常若有事者戒愼恐懼也亦如
無事者非作意勉強也
知學之士苟不能於人事之交貼體平實穩當不能不藉於作意

勉強當下便知其非當下便知責志不睹不聞戒愼恐懼如負屈
痛心者然始有進步處若不自知其非平日無戰兢惕厲之精神
無慚痛責志之志力而徒遇事勉強臨事支吾則不久而退墮矣
可惜也哉
思量是終身事戒愼恐懼是終身事能常常思量則常常戒愼恐
懼能終身於戒愼恐懼自無須臾離道
時時戒愼恐懼則時時率性必不至於作意勉強
愚雖自任知性明學教人思量未嘗廢驚心峯時時在胸不睹不
聞戰兢自省如喫嚇然
生云無事時固是勉強有事時亦是勉強先生謂正當交涉時勉
強則支吾而已心竊未安先生曰臨事勉強者志未打成一片辭
強故也若志已打成一片臨事貼體平妥此是力行入眞境界故
曰近乎仁苟猶有勉強意在安得近仁又曰子等俱未到此亟圖
力行且莫擬議

又曰篤志則力行在其中矣篤志則亦不見爲力行不見爲力行
有甚勉強
又曰眞志打成一片臨事自然貼體平妥毫不見爲勉強不見爲
勉強豈非自然
作意勉強故見爲勉強志不打成一片故不得不作意勉強志打
成一片則恰好盡分毫不見爲勉強故作意勉強者須是責志
有所不足不敢不勉有餘不敢盡言顧行行顧言此是力行打成
一片卽是眞志打成一片謂之勉強卽是勉強謂之自然卽是自
然故曰篤志力行者便是聖賢境界
吾輩勉強之力只在初立志時用若能於立志之初痛下勉強之
力自後如順風張帆毫不見其喫力蓋立志之初痛下勉強之力
則志不容不眞所謂眞志者打成一片是也志已打成一片焉得

行上喫力乎
時時審切思量則志不容不篤志不容不篤行自不容不力矣其
不容不處卽自然也
篤志力行如根深蒂固八風搖動不得志稍浮泛如根入土不深
卒而動搖勉強主持愈覺喫力
初立志時須痛下猛力到不容不然處始是上路一生云一技一
藝尚須猛力學之況於大道曰聖人之道本自平易聖人之學本
不喫力只爲吾輩沈溺之久難得拔脚故須痛下猛力不爾舊習
纏身無進步處
又云如吹火者須儘力吹發到火頭旺不須着力如張帆者樹旋
布蓆儘力在自後順風前進但把柁不撒手而已吾輩勉勉之
力須用在立志之初勉強到十分十分省力勉強到八分猶有二
分喫力在

一生曰某心中遇有所喜爲之便不覺喫力曰爲學亦然志既眞
篤工夫不見喫力故曰眞工夫不自知是工夫眞工夫原是無工
夫非無工夫不知是工夫乃無工夫也
生云形色天性也非知性者不能到非知性者不能道曰因非知
性者不能道却是力行者所能道到力行之純則渾身是心渾身
是性所謂力行入眞境界所謂力行近乎仁
聖學只在擔荷天地民物修身爲本擔子無容一息放修身無容
一息懈渾然天地萬物一體之性已時時直達時時充盡又何論
知性不知性
所以要知性亦只爲力行後世之學紛歧若知性不對同於孔孟
則力行亦終離合於孔孟知性對同於孔孟則力行恰是孔孟一
脈矣所以要得知性
吾性見在日用無一刻不流行無一刻不顯露只在篤信而力行

之耳又何必要知
道理甚是平常但言孝弟言强恕反求已盡自悔前日提渾然天
地萬物一體之張皇
愛親敬長强恕反求恰恰渾然天地萬物一體愛親敬長强恕反
求極平常渾然天地萬物一體極平常
爲學只是篤志力行本無工夫自悔從前說工夫之爲多事
立志則行自力亦不必另說力行近日友朋有以只說立志不說
工夫爲某病者恐未爲是
說篤志處卽是說力行說力行處仍是說篤志葢未有篤志而不
力行者亦未有力行而非篤志者何可分也
爲學莫要於敬敬眞吾儒心法可惜主敬持敬者錯認敬字
前賢云敬勝百邪某云志勝百邪
敬只是兢兢不敢之心兢兢不敢以終日渾然一體毫無滲漏

敬字只是志乎時時眞志見前卽是敬
前輩有云本體卽是工夫工夫卽是本體此語已覺精切入微今
與學者言專提眞志志篤則本體工夫一齊俱顯
時時眞志見前則萬善俱足萬病俱釋
眞志見前卽是眞性見前
志常篤切卽心常凝謐
眞志見前則心思專一精神凝聚欲念自然不起容貌辭氣自然
不慢易豈非敬
無事時眞志常見前卽是愼獨有事時眞志常見前卽是集義
敬者小心謹畏之謂眞志見前無不小心謹畏
眞志見前是謂眞敬
無不篤志之時卽無不敬之時
憂德之不修學之不講聞義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謂眞志見前

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是謂真志見前戰戰兢兢
如臨深淵如履薄冰是謂真志見前必有事焉是謂真志見前
誠是謂真志見前
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是謂真志見前常[illegible]
立是謂真志見前
真志見前則日見不足無一毫滿假處真志見前則心常泰然無
一毫抱謙處
真志見前此身卓然常如列於堯舜禹湯文武孔曾思孟之間雖
欲不進德而有所不可真志見前此心肅然常如上帝之臨於上
鬼神之列於旁雖欲從欲而有所不能
真志見前則清明在躬應不以有欲之累冒道學之號真志見前
則言行相顧應不以虛託之言來不逮之恥真志見前則仁實有
諸中[illegible]實無諸己應不以藏垢之身忝學者之師長

謂一友曰吾輩自信有覺只為道喪千載東走西撞之久看作一
場大事若論堯舜禹湯文武有甚覺有甚不覺只行去便是從幼
行去步步踏實地步步入佳境自然無習心習氣友曰然然從幼
篤行直至耄期始曰倦於勤是其一生何等力行也遂誦好學近
乎知力行近乎仁知恥近乎勇三語先生曰學只在力行時時憂
勤知愧時時奮勵不退精神凝聚融結方是真渾然一體
又曰夫子一生為人只是發憤忘食樂以忘憂到底故曰不知老
之將至他如是吾憂也學而不厭何有於我未之有得看他是何
等學何等行何等恥在
又曰文王尚說亹亹說勉勉說緝熙敬止說不顯亦臨無射亦保
雖是聖人原未嘗敢託大因惕然自省某實不託大卻有似乎託
大不知不覺自爾怠緩只是某擔當天下萬世鬆處渾然一體參
漏處光聖學初明之始正如乾坤初闢繼之以屯此草昧不寧之
際尚可以怠緩當之乎若心志勞筋骨餓體膚公之拂亂紀識家
難時已受上天玉成之恩今正是恒過能改困心衡慮而後作之
日且友朋講學興同不無疑忌又恰是徵色發聲而後喻之時痛
自鞭策痛自懲悔者久之
又曰某初讀德之不修學之不講聞義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
憂也實看不去五六月以來始知實實是可憂實實是可憂的又
君子言思可道行思可樂思字疑當作斯字今始知兩思字原是
有力惟思可道可樂故德義可尊作事可法容止可觀進退可度
也又知君子有九思正是吾輩事友曰然然衛武公年至耄耋猶
作懿戒詩人稱為睿聖大學引其語中庸兩引其語先生曰然
[illegible]子分明言終條理者聖之事也聖譬則力也吾輩[illegible]聖人
何[illegible]不自力
又曰聖人只重行所以要知要覺亦只為行若知覺矣而行上依

懸歸是失了聖人要知覺之旨某焉敢不自勉
潘子曰某不肯不敢以諸賢自律每每所與打對同者只是堯舜
禹湯文武周公孔子顏曾思孟數聖人思未至從心所欲不踰
矩猶是未能踐形猶未全是人在如何可自安又思全部中庸歸
結只在闇然某自任聖學太過卻似大聲以色便與闇然相遠因
此自省自惕日覺未安
君子之道四一節事父事君事兄交友之下即接以言行余卻言
行實無所以盡道者庸德之行庸德須實行也庸言之謹庸言須
致謹也庸言則非高談闊論矣尚曰有餘不敢盡言只是有餘行
只是不足故曰有所不足不敢不勉又申之曰言顧行行顧言君
子胡不慥慥爾自問自勉自呼自儆何等篤實真至吾輩只時時
以聖賢之言磨切自己便是明師良友無時不在又霍然省及君
子之道只是子臣弟友庸行庸言平常平實若擔當自任使人稱

日侵遊郤子臣弟友庸言庸行之本色便是不在子臣弟友庸言庸行中着細的病痛以事父未能也以事君未能也以事兄未能也先施於朋友未能也庸德之行庸言之謹有所不足不敢不勉有餘不敢盡言顧行行顧言慥慥焉實有此擔當自任在有其職日在只此慥慥於子臣弟友庸言庸行是眞擔當眞自任如此擔當自任自然不獨人日

中庸云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欲凝至道先須精神凝聚融結以成至德凝之一言其可味也夫其義旨也夫又曰優優大哉禮儀三百威儀三千非精神凝聚融結心思平實貼切者未可幾也大哉聖人之道洋洋乎發育萬物峻極於天非精細於三百三千者未可幾也子思子甚危乎其詞也曰待其人而後行我苟非其人可不自痛與我苟非其人尚欲誰待與而又何以守先待後自任堯舜孔孟之道與

但盡人道但欲成就一個人世之知不知名之傳不傳於我何與世不知我則學不廣書不傳後則學不傳思世之知我思書之傳後總非名心也總一渾然天地萬物一體之心自不容已而已矣只一明學脈正人心之志終放不下只一亂學脈害人心之懼終歇不得嗚呼若無接續此學之人吾知雖死不瞑目雖在幽壤不能頃刻安也

愚今惟以明學爲事凡友生來愚心甚喜津津躍躍語之自不覺其倦友生相愛勸愚惜精養神愚卻如好酒者遇了酒友好色者遇了美色好賭者遇了賭伴精神倍爽神氣倍王如何抑止得又曰苟得一承學之士是續吾命於千萬世也其爲快爽豈止一身無病之樂又曰愚身體羸病時友生來問學則病愈憂嘆時友生來問學則憂解若久不見問學之友或見友生學不懇切便不免憂嘆如病一般

求自知聖學後一日讀孟子昔者孔子沒三年之外門人治任[illegible]歸入揖於子貢相向而哭皆失聲不覺鼻酸墮淚者踰時越日看論語序說至壬戌四月己丑孔子卒又不覺鼻酸墮淚者踰時未於聖人一體關切於聖人之卒如在目前未亦不自知

眞自得者平居毫無所曉了只是人有疑來問便條理爽然絕無遺漏

又曰開口論學便津津有味滔滔不竭左右逢原不假思慮似乎胸中有多少學識不知閉口則有閉口全無

又曰愚無他長只是這一條脈路不昧人搖動不得耳

孟子曰取諸人以爲善是與人爲善也君子莫大乎與人爲善又曰以善服人者未有能服人者也以善養人然後能服天下吾儕明學爲人須如此

明學教人不可但暢已說須隨其言而引進之若有所陳說俟其

從容暴盡然後以一言明正其是非則力不勞而入人也深

凡於學者容德養之雕誦開之則彼雖未能實信而志意日感乎日風動自不容不究竟於吾聖人之學矣此亦所以盡性盡人性也

春風鼓動草根木芽無不發榮滋長人誰無秉彝只在和平之氣相薰相洽自有不知其然意相關處

爲相者爲國求人吾輩爲道求人苟爲道求人則焉得自重而不汲汲於天下之士

爲道求人與爲道自重並行不悖

一生讀著道錄有契曰聖賢之道平直正大數言可盡奈爲後世諸賢深微玄妙之言所晦今先生力闢深微玄妙之失愈覺聖賢庸言庸行平直正大之味厚先生曰子之此言當徧爲讀者錄者告

篇只大學一書已足既有一部中庸即中庸更不可少學庸二
書足無欠既有　一部論語即論語更不可少學庸論語其味無
窮斯道已盡既有　孟子即孟子更不可少自孟子後聖遠道
喪後之學孔孟者率泯入於老佛而以雜佛雜老之學術自信爲
儒其有能盡發佛老之蘊而正雜佛雜老之說以昌明孔孟之道
脈於萬世者又安可少乎噫
孟子一書暢發聖人之微旨後世之學雖不尊信孟子故或入於
老或入於佛無當於吾聖人之道其有能發明聖人之道者必於
吾孟子而獨有契也孟子亦若預知之故曰然而無有乎爾則亦
無有乎爾嗚呼孟子之言豈徒然哉
後學毛文强曰孟子沒而聖學亡今至潘子而復明潘子之功
不在孟子之下矣顧孟子之所辨者楊墨而潘子之所辨者不
僅二氏二千餘年來淪髓浹骨被服前賢已久豈僅如當時之
楊墨辨之而人仰信之乎此潘子之苦心百倍于孟子也况孟

子去聖未遠知道者猶有其人豈如今日之竟無處敵曰無處
着手也哉雖然天生聖人以續道源豈無意乎否極而泰當有
其時吾雖不能以潘子之書遍告天下而惟存其書以俟後之
學者則必有見其書而興起焉者矣又曰吾雖不能如潘子之
篤志力行窮理盡性以至于命然亦實信得潘子之學眞是聖
學故舉世非之而不顧又曰吾得此書眞如無價之寶珍惜愛
護不離頃刻思得一好義而有力之士梓行于世以光大其學
於天下後世乃遲之四十年而竟不能吾甚懼其久而湮沒也
今幸得一同志之友毅然以此自任俾余得商榷而校正之付
之梓人以公天下此非特吾一人之幸實天下萬世之幸也
門人顧曰彬曰先生所著全書未嘗編輯因學者之請將求仁
錄分帙類編一曰講明學脈二曰辨清學脈三曰致知格物上
卷四曰致知格物下卷五曰一體中餘理大曰孝悌七曰
八曰學問九曰篤志力行上卷十曰篤志力行下卷可謂詳
詳盡而之矣學者讀其書悉其序會通其義則知爲學
始終而求仁之要庶乎有得也不肖彬與先生同里彼此出遊
末及追隨聆教然嘗有志向道因於程朱王羅之書無不體究
力行但合之孔孟學脈竊有疑焉而以薄質因循未能勘破及
至己酉歲與先生會于證人書院始讀其書眞性勃發畢十餘
年來之疑而未信者一旦豁然有會遂北面執弟子禮焉從此
後勵志力行雖不敢謂身親證實然從先生學以契合孔孟已
貼體親之而竹命以之矣昔羅念菴先生云對朋友便有許多
感觸而吾人當初起念發心亦由有此講說然後萌動以是窮
計安知人之心不由我哉然則今之讀先生書而未悉其妙者
安知不如不肖彬之始而疑繼而信而後豁然於孔孟之學也

聊

書麗澤約　　金華趙忠濟脩

甲寅之歲鄉邦震驚羽檄交馳有流離顛沛之患霖濟二子方
切切爲講學不罷客不懌曰斯何時也而講學乎二子答曰斯
何時也而可不講學乎客曰何益時事二子曰如子所見是欲
療饑而笑耕耨思禦寒而惡蠶織也客曰講學可以濟時乎二
子曰舍講學之外時艱由濟矣豈直可哉客願聞其說二子曰
天下之不治由人倫之不明人倫之不明由人心之不正人心
之不正由聖學之不講講學則人心正人倫明而天下治矣概
自先聖先賢既沒正學日晦異說競興卑者樂事功而誦義理
高者遺倫物而究性命往往口談仁義而父子骨肉之間漠不
關心識究精微而民生休戚之際毫不動念不忍之意暫萌而
即蔽惻隱之心雖有而不充至有愛一牛而百姓不加恩矜入

其旨要子不見保者積而爲到□爲殘忍爲弑逆此其所由
亂也慈邑潘先生皇然憂之提出真性命指破真工夫其云萬
物一體者即孟子萬物皆備之旨也其云格通人我者即孟子
强恕而行之旨也其云從格通人我親證萬物一體者即孟子
反身而誠之旨也而又本之於立志蓄之以思量余兩人反復
其言始知倫物原在性命內而性命不出於盡倫物倫物悉
切處便是性命透徹處倫物體諭恰好處便是性命精微莫測
處倫物常盡常慊處便是性命純亦不已處自此學明而從來
虛明洒脫之言盡皆洗滌而返諸切實平易當下便可着腳究
竟總歸後性從善信以及聖神只此一條鞭徹去其理則先聖
後聖所不易其心則天地鬼神所同契其事則又愚夫愚婦所
共能爲君相者知此學自能成堯舜之德爲將帥者知此學自
能行湯武之師居家者知此學自能親親長長居官者知此學

自能已溺已饑農工商賈以及樵夫牧豎無不知此學自能敦
信義崇禮讓修姻睦任恤息爭鬩訟獄此等世界豈不是羲皇
世界客曰是則然矣但潘先生所言固孔孟所已發何賴焉二
子曰孔孟之言衆理畢備潘先生即從孔孟言中指出要訣使
人併心一路而自可兼收衆美孔孟之言如一塊好風水龍穴
沙水皆具而潘先生則地師之點穴也孔孟之言如海千流萬
派無不併歸而潘先生則濟渡之寶筏也其有功於孔孟豈淺
哉客曰如子所言學問道理本是明白曉暢余雖不敏自信下
了然然則何須月聚月會咕咕不已耶二子曰子不見夫馬乎
馬之於路也寧非不諳矣然韁轡偶弛未免岐路之徘徊力非
不到矣然鞭策偶遺未免中途之躑躅師友之聚猶韁轡鞭策
也其可缺乎客曰余非惡夫講學也惡夫行之不逮者徒有其
言祇務其名耳二子曰講學者正因行之不逮而借師友切琢

以鼓勵勸修遷善改過耳若必行逮而後講未無講時矣凡此
行未逮而并廢夫講更未無行時矣即如子所云徒言不猶愈
於言不及義者乎云好名不猶愈於惡名皆歸者乎子又何譏
焉寥寥雜述贅附於麗澤之會中遂錄之以廣勵同志

求仁錄十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明潘平格撰平格字用徵慈谿人是書共分七目曰學脈曰格致曰性理曰孝弟曰讀書曰學問曰篤志力行而其立說大綱總以吾性渾然天地萬物一體爲求仁之宰毛文強爲作小傳稱其少時念程朱王羅之學皆不合於孔孟因竭力參求慟痛交迫者四十日始得親證孔孟之學然聖門大旨惟尊德性道問學二途平格一槩棄置別闢門徑則所云證孔孟之學者亦仍流入禪宗而已文強乃謂其功不在孟子下何其傎歟

心書四卷

〔明〕張自勳撰

華東師範大學圖書館藏清嘉慶十六年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卓菴心書四卷》提要

原序

自古聖賢相傳止有一心顧心之爲物尋之無端探之有緒有動靜而無存亡可閑存而不可持執此眞天下至神之物也彼放而不知求者旣溺於嗜慾昧其天機而有志於此者又多惑於異端抱其空虛無用而不足以開物成務此心學之所以往往而絶也蓋自孔孟開發之後曠千餘年而有宋大儒得不傳之緒於遺經其求之旣深辯之甚

確即其所謂大公順應者合之精一執中誠非揣摩影響者所可同年而語然未有勒成一書聚古今之講求窮神明之變化如張氏自勳之心書旣詳且精者也夫人各有心則無論聖賢當其不爲物誘所汩利害所紛未有不得理道之正而見是非之公者故自古迄今言心者人人殊又未嘗不人人合所謂南北海有同然千百世無異趨者豈不信然哉今張氏之書網羅旣備審辯入微蓋自

洛閩諸儒以後所絶無而僅見者也乃其子世[illegible]
旣已偕計吏賓
王國賢者有後吾知其對
大廷而待金馬者當在旦晚間矣
當宁方右文稽古講明內聖外王之學舉其書而獻之
闕下異時當與易通正蒙諸書並得表彰無疑也題曰
俟聖堂心書百世不惑識者知其非言表而誇矣
則予言豈不因是書而并託以不朽乎

康熙二十六年丁卯冬月提督江西全省學政按
察司僉事古吳何棅序

序

自俗儒以心學爲出於陸王而近禪於是有白首爲學而不知所學爲何事者嗟乎彼其人獨無人心者乎抑其心獨不同具理義者乎不然何言之悖也夫借心學之說而流於禪者非陸王之失其徒慈湖龍溪之屬爲之奈何以其流而罪及倡明者哉夫心學非陸王之私言也孔孟言之程朱言之彼以爲論語言仁不言心因謂孔孟有殊途朱

陸有異指豈心不違仁與從心所欲不踰矩之言俱未之誦耶亦無怪集註章句與夫或問語類大全集之言心者未及博考而深思矣宜春阜菴張先生從博涉之餘因有味乎程子玩物喪志之戒潛心近裡著爲此書以堯舜孔孟之言爲宗濂洛關閩之說爲正傳而於象山陸氏陽明王氏復爲之兼綜條貫歸於開來學而繼前脩絶不存黨同伐異之蔽非有見於廓然大公而能然乎後之爲

學者欲不墮於虛無寂滅而又不失於繳繞支離由朱陸諸儒之同然以上體夫孔孟之心法胥可於是乎取資焉諸君近先生之里讀先生之書屬予序而刊布之亦可見人心之同而是書之所感發興起者為不淺矣然予所望於諸君尚其理義悅心服膺而弗失也哉

旹

嘉慶元年丙辰冬月浙江臨海黃河清敬書於邑署之仰山齋

吾江西理學自陸子始有異同餘姚王氏述之而心學以著王氏提良知以開悟來學天下靡然從之其高第弟子浙有錢王江有何黃傳江西者尤多實踐之功如鄒東廓歐陽南野諸人是也顧愈推而愈遠心學漸入於禪羅整菴霍渭厓陳清瀾並起而排之而學蔀通辨不自知其言之過矣嗟夫人苟存一成之見往往入主而出奴徵引廣博以自快其議論而人之讀之卒茫然失所據此講學者之大病不第心學一家已也姚江之學源於金溪而金溪之說亦有辯其謂讀書一斷於理日享事實之樂風恬浪靜中滋味深長閑言語却是害道此皆發前人所未發不言心學而心學之旨括其中至若六經註我我註六經五經四書正為陸沉雖或有見而云然而於心終有未安當時朱子謂江西學者乃今日悟道而明日罵人未必非陸門傳心之流弊有以激之也元明以來如吳草

廬晚而悟陸學鄒南皐羅念菴輩以陽明爲宗是皆吾鄉先賢有功於心學者也然而未有專一書以垂後世者宜春張卓菴平生撰著最富晚乃有心書之作觀其薈萃百代之書而折衷於一是若千支萬派悉滙而歸諸大海非潛心心學實有得於心者能如是乎吾知江西理學之傳且自此而益廣已館中諸子請予序予固有講學之責者遂書所聞以諗之

嘉慶二年丁巳重三日奉新徐曰都

俗學支離道不存明心見性入空門敬齋妙得康齋意朱陸持平要細論　陳湛源流是陸王後來心學亦荒唐青田傳習遺書在近見康廬共表彰（謂星子午達士）一卷心書趙古蟾卓菴晚出百家兼靈臺疏瀹無多語想見撚髭字字嚴

秀水鄉人盡古心一編珍重等兼金從來學海須津逮舍筏先登屬望深目耕曰都又題

自序上

心書之作余懷十餘年擬諸集既竣然後卒業以終余志且俟夫博觀盡識益有以相發明也故明道雖有玩物喪志之說余謂爲上蔡言耳苟以爲學之志而觀書豈憂喪志哉故余自四書五經以及通鑑綱目諸論撰外復有廿一史獨斷上溯史漢下訖宋元皆有成帙其間非無嘉言篤行足以動余慨慕然是非不明賢否淆紊甚則艷奸雄而鄙節義優釋老而劣孔孟駸駸乎鮑魚之肆忘其臭矣明道之言不益信乎歲在甲子遘疾

捐書舉凡平日所懷之念與所識之言嘗留心目者稍加詮次遂成是書自上知觀之則亦糟粕已耳然余固幾失復得者不敢忘其救病之功因以告後之爲學者務守明道之訓始乎求放卒於正心道其在是矣無或如余向者之玩物喪志可也乙未孟秋望日卓菴張自勳書於俟聖堂

自序下

語云爲治不在多言顧力行何如耳爲學亦然然則心書之作不幾贅乎雖然爲治而不知所本必無善政爲學而不知所入何以適道學固治本而心尤學所從入也孟子云仁義禮智根於心仁義禮智盡天下之道而皆本於一心心得其正則隨所感應無往非仁義禮智之用寧憂治道哉先儒之致力於道而不知所入者固不足道即知所入矣而或外崇虛論内爽實功徒以美人之觀聽而適以自欺斯道不與也余玆所輯但取其

有裨心學者雖未必皆實而吾因其虛辭致吾實行何莫非斯道求助獨遺逢弗偶索處山陬灰燼之餘既不獲備載諸儒之說而耳目所接獲罕有共相發明者深恐不足以盡斯道之功然心源既濬衆理悉昭學者誠能謹思力行充類至盡則心書者未必非滄溟之涓流泰華之卷石也遑多乎哉戊戌孟冬月再識

心書目録 引用經書及先儒諸說

龍谿王氏
孟子君子異人節　康成鄭氏
孟子口之於味章　朱子
陸子　新安陳氏
論語回也其心節　朱子
或曰
孟子無爲不爲節　朱子
雙江聶氏
孟子饑者甘食節　周子

延平李氏　朱子三條
孟子舍生取義章　朱子七條
覺山洪氏　陸子
新安陳氏
孟子赤子之心節　藍田呂氏
朱子　少墟馮氏
或曰　泗山鄒氏
孟子人不足適章　程子
朱子　南軒張氏

嘉善陳氏
孟子人皆有不忍章　西山眞氏二條
謝氏　雲峯胡氏
朱子三條　文莊鄒氏
程子　張氏彭老
孟子人皆有所不忍節　西山眞氏
孟子我欲正人心節　朱子
雲峯胡氏
孟子盡其心全章　程子二條

張子　朱子二條
陸子　陽明王氏
京山郝氏二條　洛邨黄氏
西山眞氏　硯山孫氏
達卿方氏
卷三
程子二十四條附定性書　張子八條
上蔡謝氏六條　邵子
藍田呂氏二條　龜山楊氏二條

河東侯氏　胡氏
五峯胡氏　譙氏
延平李氏三條　朱子三十五條
陸子五條　石氏
何氏　勉齋黃氏二條
鶴山魏氏　潛室陳氏
北谿陳氏二條　慈湖楊氏二條
西山眞氏　潔齋袁氏
游氏　李氏

雲峯胡氏　九峯蔡氏
三山鄭氏　魯齋許氏二條
臨川吳氏　白雲許氏
潛谿宋氏二條　敬軒薛氏八條
白沙陳氏四條　敬齋胡氏八條
陽明王氏十條　甘泉湛氏七條
一峯羅氏　龍谿王氏
龍江林氏　姚江郁氏
虛齋蔡氏　黃氏

少墟馮氏三條　嘉善陳氏八條

卷四 此卷多臣對君之言故仍元本並稱名

宋蔡沈　胡安國
范祖禹　後周蘇綽
唐太宗　睿宗
憲宗　穆宗
王通　張元素
宋神宗　呂希哲
范純仁　程頤

胡宏　崔鶠
葉夢得　胡安國
黃裳　張浚
朱熹二條　廖剛
陳公輔　張大經
劉珙　游似
魏了翁　王萬
眞德秀二條　詹體仁
陳良翰　程瑀

心書目録終

心書凡例

一是書首列求放心圖以明心性所自來理命於天功存於思而寡欲集義皆所以收放心以全其本體天道人事瞭若指掌下學上達確有可據既非太極圖之深邃難窺亦非心性圖之汗漫無別凡所謂聖賢傳心之旨帝王修身之要靡不博採旁搜犂然備具也有志聖學者或有取於斯

一是書以正心爲主其本體工夫或單言或互見但取其有關心學者載之他支離隔蕩及墮入禪宗者概屏不錄其似是而非者間置數語析別務歸一致不涉兩歧又或備言成德非始學所及則援存部論不入正文

一首次二卷以易書詩學庸語孟爲正經諸儒之說彙次經文之左以備釋詁中有發明心學不僅爲本文演釋者並載各條之後亦以見義理無窮非四書五經大全所能盡朱子云前人恁地說亦未必盡須自把來橫看直看儘入深儘有在不博觀則不知也

一第三卷以宋元明諸儒之說爲正而以部說附於下

其是者爲推廣義類發所未盡否則間爲駁正不敢苟同非妄執己見差附於質疑請益之例云爾

一末卷雜采歷代君臣論治之言以明正心之學非特儒生匹庶之業實古今帝王治國平天下之本孟子云居仁由義大人之事備後儒不察體用一源顯微無間之理輒分用舍出處爲兩橛平居務爲華帨以獵時榮一旦事權在握茫無規措所以治日少亂日多也經史具在當不以余言爲誣

一是書以躬行爲主朱子云要在以心體之以身踐之勿以空言視之而已自一念之微以至臨事接物之大罔不凛若天鑒一切私意物欲毋以雜其間則内之不愧屋漏外之可對大廷古人建天地不悖質鬼神無疑皆此物也視之甚易行之甚難苟以爲常談而忽之則孟子暴棄之戒知所不免

一是書本余日課敢云垂訓但自少迄壯博涉經史子集漫無統紀晝誦夜思始覺天地萬物之理具於吾心心以明理理以治心心理渾合如犀分水兩路辟易大道徑行絶無滯礙先儒云義至於精則應事接物無一非義不問大事小事千變萬化改頭換面來自家應副他如利刃快劒迎刃而解件件判作兩邊去是書頗合此意簡易直捷莫此爲快因掇其言心者彙爲一編以自循省每一展翫此心豁如願同志共勉之

卓菴氏識

心書卷一

宜春張自勳卓菴氏著

求放心圖

天命
仁 禮 義 智
性
心
惻隱 羞惡 敬讓 是非
情
思

氣 寡欲 非禮
勿視 勿聽 勿言 勿動

質 集義 博學
審問 愼思 明辨 篤行

思無邪 毋不敬

圖說

天之生人者性也（湯誥曰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詩曰天生烝民有物有則即中庸所謂天命之謂性也）人之承天者心也（左傳曰民受天地之中以生詩曰民之秉彝好是懿德即中庸所謂率性之謂道也）心統性情（上性下情貫之者心天人授受之際明矣性微也情危也精之一之存乎其心而已）而天道備人事出焉（語大莫載語小莫破造端夫婦察乎天地中和致而位育緣天即人人即天二而一者也此修道所以立萬世之教也朱子曰中庸首三句乃天地萬物之大本大根萬化皆從此出人若能體察得方見得聖賢所說道理皆從自己胸襟流出不假外求）此堯舜以來相傳之旨也自孔子歿而楊墨興孟氏絕而佛老熾漢唐以來權謀功利無所不至千五百年濂溪周子始有主靜（本註無欲故靜）立極之說程朱陸王更相推闡其所以發明斯道指示入門者不遺餘力顧生其後者率以爲聖賢之事非已所及至拱手高讓而不敢居嗟乎氣質雖殊心性則一（[illegible]曰天之付於人者公而不私人之受於天者同而不異雖或氣質之不齊而其善則一也[illegible]子曰人之一性完然具足二氣五行之所稟賦何嘗有不善人自不向善去就其所以爲惡爾）自有而自棄之寧不爲天之罪人邪（余過源嘗問其父曰聖賢之學何學曰心學曰何[illegible]多而今少曰非有古今在人自爲之耳於是爲志聖賢之學横渠曰有志於學有更不論氣之美惡只有志如何朱子曰立志須教勇猛自當有進錄道性[illegible]理不是外來物事只是自家本來有的常要檢[illegible]）

也幼不自揆竊懷求道之志長而體認天理恍若有見因爲圖以自警慨夫天能予人以性而不能使人性之皆仁義禮智（率性之道便是率此之性無非是道人性本善只爲嗜慾所迷利害所逐一齊昏却朱子云天命之性只以仁義禮智四字言之最爲端的）人具仁義禮智之性以生而不能使此心之皆惻隱羞惡敬讓是非則亦不思之故（孟子云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也伊川嘗謂周乎先曰學皆自得要須弘思慮間得之）而氣質爲之蔽耳（南軒云學者須是變化氣質子偏於剛或偏於柔若）不知自反則去本性日以遠矣於是有取乎寡欲集義四勿五執之功內外交養（氣有欲故宜寡四勿所以寡欲以治氣也質宜粹故須義五執所以集義以成）

質也而義勝則欲寡欲寡則理明氣質變化心性顯露上達天德下爲人帝全矣凡以[illegible]

氣質使心不放而得其正庶無失夫天之與我者[illegible]

而世猶有舍心而言學者除却心更有何學更從何處做工夫凡言致知格物誠意愼獨皆此心爲之也豈惟非學且失心心不正則肆人欲滅天理孟子所謂失其本心者其違禽獸不遠矣可不戒哉按朱子云自聖學不傳爲士者不知學之有本所求於書不過記誦訓詁文辭之聞是以天下之書愈多而理愈晦學者之事愈勤而心愈放詞章愈麗議論愈高而其德業事功之實愈無以逮乎古人蓋信爲學之不可不愼也

或問濂溪著太極圖先儒稱之子置太極不言專以求放心爲主得無舉近而遺遠任人而棄天與

曰不然濂溪言道體雖要之以仁義中正主靜立極學者尚無入處朱子云此書詳於性命之源畧於進爲之目不可以驟語也余之爲是圖蓋將盡人以合天循近而舉遠孔子所謂下學而上達也朱子輯近思錄黃勉齋曰此書首言太極乃遠思非近思也且始之以天命猶無極也天命不可得而見所謂上天之載無聲無臭也次之以性猶太極也宋周爽曰太極性也聖人盡性人極所以立次心次情陰陽男女罔不畢備曷嘗不合一乎氣質便是陰陽仁義禮智便是木火金水四端貫徹五倫人物一源該邵圖意實從太極脫胎非有二也西山眞氏曰昔也太極自爲太極今知吾身自有太極昔也乾元自爲乾元今知吾心即乾元亦此意也

學者但會其理之同無泥於辭之異非獨太極[illegible]放體殊義一凡萬事萬物無不可以見吾心即無不可以見太極朱子曰周子所謂太極只是箇極好至善底道理人人有箇太極物物有箇太極邵子云心爲太極北溪陳氏曰所謂心爲太極只是萬理總會於吾心此心渾是一箇理耳度正曰太極者所以發明此心之妙用也學者求之亦求之此心而已遠邇天人固一以貫之矣倘不實致其力於人事淺近之際四勿五執皆人事淺近處人能致力於寡欲集義之功則思必明柔必強鮮有不合道者所謂盡人以合天也而修言精微深遠猶畧足一室而望千里之立至也惡可得哉按邵子云先天之學心法也圖皆從中起萬化萬事皆生於心

也蓋信心備天地該萬物河圖洛書八卦九章咸在其中獨太極非吾心哉

卓菴萃古聖賢及儒先言心要語爲此書亦已精且詳矣獨其圖與說所云有未安者擇執雖非判然兩事卓菴意重力行而竟并擇善爲五執恐於聖言未免武斷且四勿爲顏子中行獨復之詣五弗措爲下學百倍之功亦難強配仲弓問仁同在德行之科夫子猶不以是語之而謂迎幾立斷雷厲風行可概望於學者乎卓菴推原天命以心居性情間旁列寡欲集義訂正

湛甘泉心性圖善矣而其四勿五執之說猶不能無疑爰附書以質焉後學黃河清謹識

虞書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

朱子曰堯之一言至矣盡矣舜復益之以三言者所以明夫堯之一言必如是而後可庶幾也蓋嘗論之心之虛靈知覺一而已矣而以爲有人心道心之異者則以或生於形氣之私或原於性命之正而所以爲知覺者不同是以或危殆而不安或微妙而難見耳然人莫不有是形故雖上智不能無人心亦莫不

有是性故雖下愚不能無道心二者雜於方寸之閒而不知所以治之則危者愈危微者愈微而天理之公卒無以勝夫人欲之私矣精則察夫二者之閒而不雜也一則守其本心之正而不離也從事於斯無少閒斷必使道心常爲一身之主而人心每聽命焉則危者安微者著而動靜云爲自無過不及之差矣夫堯舜禹天下之大聖也以天下相傳天下之大事也以天下之大聖行天下之大事而其授受之際丁寧告戒不過如此則天下之理豈有加於此哉〇人

心但以形氣所感者而言爾具形氣謂之人合義理謂之道有知覺謂之心存者道心也亡者人心也心一也非是有二心各爲一物但以存亡而異其名耳方其亡也固非心之本然亦不可謂別有一箇存亡出入之心却待反本還原別求一箇無存亡出入之心來換卻只是此心但不存便亡不亡便存中閒無空隙處所以學者必汲汲於操存而雖舜禹之閒亦以精一爲戒也〇問人心道心曰飲食人心也一曰飲食天理也要求美味則人欲矣非其道非其義萬鍾不取道心也〇

人心亦非全是不好但泛泛無定向故言其危人心如船道心如柁任船則所在無定向若執定柁則去住由我雖聖人不能無人心如饑食渴飲之類雖小人不能無道心如惻隱之心是又曰舜禹相傳只就心上理會亠、八在日用動靜之閒求之不是去虛空中討一箇事物來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天敘有典天秩有禮天便是這箇道理只在日用閒存養正好著力愚謂道理雖不離日用動靜然精一工夫必須先從心上辨別理欲公私方能於日用動靜間有主不至爲人心汩去朱子生平多從外得力故其言若此論舜禹相傳之旨畢竟如柁之喻爲確又

曰自堯舜以來所傳未有他議論特堯有此言聖人心法無以易此經中此意極多如擇善固執擇善則惟精也固執則惟一也又如明善誠身明善是惟精誠身又是惟一大學致知格物非惟精不能誠意則又惟一矣學是學此道理孟子以後失其傳亦只是失此

五峯胡氏曰天命之謂性性天下之大本也堯舜禹湯文王仲尼六君子先後相詔必曰心而不曰性何也曰心也者知天地宰萬物而主性情者也（原本作以成性南軒改從此）六君子盡心者也故能立天下之大本人至於今賴焉

陸子曰心一也人安有二心自人而言則曰惟危自道而言則曰惟微罔念作狂克念作聖非危乎無聲無臭無形無體非微乎

勿軒熊氏曰心之一字始於虞書人心道心便是善惡關頭（心上但當論理欲若善惡便涉事物上去故陽明云無善無惡心之體）惟精者致知也察於人心道心之閒而明於擇善也惟一者誠意也專以道心為主而誠於為善也允執厥中則

無不正矣湯之制心武之宅心孔子之心不踰矩顏子之心不違仁皆此心也（或曰孔子性之也不可與湯武反之同日語曰孔子雖性生亦由學而至觀其自致志學以及從心不踰矩非一無所爲者但工夫合於本體不甚費力較湯武差易耳必謂性不待學則虞廷發精一矣故凡言自然者非知聖者也○都京山嘗疑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三句爲後人譌增此又疑所不當疑者也又錢啟新云精一肇自唐虞初此是古人心上書後來讀者失其要一生辛勤類蠹魚此爲確論後人玩之當發深省也）

西山眞氏曰大舜十六字開萬世心學之源後之聖賢更相授受雖若不同然大要教人守道心之正而遏人心之流耳孟子於仁義之心則欲其存而不放本心欲其勿喪赤子之心欲其不失凡此皆所謂守道心之正也易言懲忿窒慾孔子言克己大學言好樂憂患不得其正孟子言寡欲以小體之養爲戒以饑渴之害爲喻凡此皆所謂遏人心之流也心一而已由理義而發無以害之可使與天地參由形氣而發無以檢之至於違禽獸不遠始也特毫毛之閒終焉有霄壤之隔此精一之功所以爲理學之要與

贊曰舜禹授受十有六言萬世心學此其淵源人心伊何生於形氣有好有樂有忿有懥惟慾易流是之

謂危須臾或放衆慝從之心以形役志以氣移理以欲昏性以情鑿此生人之通病不可無以治之也道心伊何根於性命曰仁曰義曰中曰正唯理無形是之謂微毫芒或失其存幾希二者之間曾弗容隙察之必精如辨白黑知及仁守相爲始終惟精惟一惟一故中聖賢迭興體姚法姒持綱挈維昭示來世戒懼愼獨閑邪存誠曰忿曰慾必窒必懲上帝是臨其敢或貳屋漏雖隱寧使有愧四非當克如敵斯攻四端既發皆擴而充意必之萌雲捲席撤子諒之生春噓物茁雞犬之放欲其知求牛羊之

牧濯濯是憂一指肩背孰貴孰賤簞食萬鍾辭受必辨克治存養交致其功舜何人哉期與之同維此道心萬善之主天之與我此其大者斂之方寸太極在躬散之萬事其用弗窮若寶靈龜若捧拱璧念茲在茲其可弗力相古先民以敬相傳操約施博孰此爲先我來作州茅塞是懼爰輯格言以滌肺腑明窗棐几清晝爐熏開卷肅然事我天君

整菴羅氏曰心者人之神明性者人之生理理之所在謂之心心之所有謂之性心一也而兩言之者動靜之分體用之別也凡靜以制動則吉動而迷復則凶惟精所以審其幾也惟一所以存其誠也允執厥中從心不踰矩也聖神之能事也

嘉善陳氏曰理欲竝竅於人心一事一念莫不有利害存乎其閒危如之何凡言危者得失存亡之關也若以私欲爲人心則已失已亡豈直危而已哉危字須當幾字看畢竟脫不得私欲二字無私便公非欲即理出此則入彼間不容髮故曰惟危道心即人心之得其正與不正止爭些子非必如一黑一白相反而易辨也幾亭是駁西山說然亦不害其爲同也故曰惟微按朱子云危未便是不好只是危險在欲墮未墮之間易流於不好耳微者難明有時發見些子使自家見得有時又不見得愚謂危微二字須兼朱子此等意方足蓋見君子戒懼愼獨不容已務使危者安微者著方是工夫得力處

按道心性也人心情也情發於性則人心卽道心之流行王輔嗣云聖人性其情衆人情其性不性其情何以久行其正乎而惻隱羞惡無往非仁義之用何危之有朱子云只是一箇心有道理底人心卽是道心自精一法亡於是有放其心而不知求者則性汨於情而道心悉爲人心所陷溺雖違禽獸不遠又安有危微之可辨哉然其心則固在也小人

雖爲不善未嘗無厥然之心即此可悟性善[illegible]蓋厥然者心其所以厥然者則性也性不可得而見知其心則知性矣今立圖以明心。而解說以發義。務使此心常根於性而主乎情。皇甫湜云孟子道性善是勸人濬心源返天理也則情一執中。不待外求而得之矣。按黃東發日抄既知理具於吾心心者治國平天下之本又謂舜以十六字授禹使知所以執中非爲言心設愚謂不先明乎人心道心何以爲執中之本中即道心之正而不拂於物者與民與物則辭異義同苟患爲禪學依擾遂謂儒者不當言心是因賊而棄其子乎將以求異而反失其眞不亦謬乎且禪之所以與吾儒異者在虛無寂滅吾儒之所以異於禪者在眞實發用能盡其爲儒不患其近禪倘疑其近禪而不從心上用功非緣欲則褻義去堯舜孔孟修已治人之道天淵無怪釋氏鄙其棄衣珠而他乞也乃若堯之

按舜正云執中未嘗言心不待言也猶孔言一貫不於顏子而於曾子可因顏子不言而謂一貫非道哉即此一端便知慈谿非西山比後世稱理學者勉齋而下必推西山而不及東發良有以也按釋氏云心乃妄想非眞心也眞心即性也愚謂既知性爲眞心何得概指爲妄彼有妄想者特附溺其心非心有二也今不於本心分別眞妄乃因妄棄眞謂無心而後可合道是離性言心所云其性者又安在乎郝京山云聖人言心性佛氏亦言心性聖人存心養性以修已安人佛氏明心見性以出世歸空大抵佛氏逆流攝世界歸心聖人順施普一心貫萬佛以無生爲法忍聖人以生生爲大德聖人教人學佛氏教人無學聖道深迷佛法頻入凡佛氏言慧空也聖人言明誠也佛氏言照寂也聖人言知動也佛氏眞空無一物聖人至誠曲成萬物所以同而異愚謂使求發知此又何疑於釋氏哉

范浚心箴曰。茫茫堪輿。俯仰無垠。人於其間。眇然有身。是身之微。大倉稊米。參爲三才。曰惟心爾。往古來今。孰無此心。心爲形役。乃獸乃禽。唯口耳目。手足動靜。投間抵隙。爲厥心病。一心之微。衆欲攻之。其與存者。嗚呼幾希。君子存誠。克念克敬。天君泰然。百體從令。釋氏反流全一亦此意

朱子曰。先師云。荀卿以耳目爲天官。心爲天君。又曰。心者形之君也。出令而無所受令。即此語以看孟子大體之說甚切。惟能先立乎其大者。則此心卓然能爲耳目之君。而從其大體。所謂天君泰然百體從令者也。

按此言心。無古今聖凡之別。然或參三才。或爲禽獸。特在存與否之間耳。克敬存誠。則君子之所以去禽獸而參三才者也。人可不自省哉。

孟子曰。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

程子曰。聖賢千言萬語。只是欲人將已放之心約之使反。復入身來。自能尋向上去。下學而上達也。

司馬溫公曰。學者所以求治心也。學雖多而心不治。

何以學爲

朱子曰爲學之道聖賢經傳所以教人者已竭盡無餘不過欲人存此一心使自家身有主宰今人馳騖紛擾一箇心都不在軀殼裏故孟子說求放心又說存心學者須要識此○收拾放心乃是緊切下工夫處講學乃其中之一事爲心有未明故須講學講學所以收放心後以記誦詞章爲學者徒放心耳又曰大要只在求放心其他工夫總閑慢先須從自心上立得定決定不雜自然光明四達照用有餘凡所謂是非善惡不難辨矣又曰學者未問眞知與力行且須收拾令有箇頓放處若收斂在義理上安頓久久自然於物欲上輕見得義理自端的有欲罷不能之意矣○或問方思所以求放心而患未有以自入曰苟知其放而欲求之卽此知求之處一念悚然是亦不待別求入處而此心體用之全已在此矣又曰求放心不須註解但十二時中常切照管不令放出久久自見功效義理自明持守自固不費氣力也按紹熙間朱子侍講寧宗嘗勸以求放心爲本又嘗自言就着文字令此心全體本在冊子上更不知有己便是箇無知覺不識痛癢之人雖讀得書亦何益吾事皆眞切語不可不知元趙仁甫亦以博溺心末喪本爲戒○

銘曰天地變化其心孔仁成之在我則主於身其主

伊何神明不測發揮萬變立此人極晷刻放之千里其奔非誠曷有非敬曷存孰放孰存孰亡孰有屈伸在背反覆惟手防微愼獨茲守之常切問近思曰惟以相或問存得此心便是仁曰且要存得此心不爲私欲所勝遇事每著照管不可隨物流去若常存得此心應事接物雖不中不遠思慮紛擾於中都是不能存此心或問莫在於敬否曰敬非別是一事常喚醒此心便是

南軒張氏曰學所以明萬事而奉天職也然事有其理而著於吾心心也者萬事之宗也惟人放其良心故事失其統紀學也者所以收其放而存其良也

陸子曰學問者舉天下從事於其間而有莫知其說者仁人心也心之在人是人之所以爲人而與禽獸草木異焉者可放而不求哉古人之求放心不啻如饑之於食渴之於飲焦之待救溺之待援固其宜也下愚之人忽視玩聽不爲動心而其所謂學問者乃轉爲浮文緣飾之具甚至假之以快其遂私縱欲之心煽之以熾其傷風敗類之燄豈不甚可歎哉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誰爲聽之不藐者

西山眞氏曰德性在心本皆全備緣放縱其心不知

操存是致賊害其性若能收其放心卽是養其德性非有二也

敬軒薛氏曰爲學第一工夫立心爲本心存則讀書窮理躬行實踐皆自此進又曰心有開時開時見是理無物不有無時不然塞時則不見矣故爲學要時時提醒此心又曰學者之心當常有所操則物欲退聽斯須少放卽邪僻之萌滋矣

敬齋胡氏曰孟子求放心集義養氣内外本末交盡也又曰思其所當思則心亦不放若不當思而思之

則此心牽纏擾亂爲所謂放心當思慮亂時惕然自省卽自整頓則心自湛然在内

陽明王氏曰君子之學惟求得其心雖至於位天地育萬物未有出於吾心之外也孟氏所謂學問之道求其放心而已矣者一言以蔽之故博學審問愼思明辨篤行皆爲此也心外無事心外無理故心外無學凡父子之仁君臣之義以至於言忠信行篤敬懲忿窒欲遷善改過無所往而非求盡吾心以自慊也譬之植焉心其根也學也者其培壅灌溉扶植而芟鋤之者也無非有事於根焉耳已又曰見得自己心體卽無時無處不是此道或問用工收心時有聲色在前如常聞見恐不專一曰如何欲不聞見只是雖聞見而不流去便是何以能不流去只爲此心常在不放失耳此陽明異於禪學處或以禪學病陽明非也

剛峯海氏曰學也者學吾之心也先聖人得心所同然於古是以有古之學學非外也問也者問吾之心也賢人君子得心所同然於今是以有今之問問非外也學問之功爲求放心而設後世視學問爲詞章

姑爲爵祿階級失聖人問學之意矣

或謂孟不及孔只爲求心少據馮氏曰孔子言學而時習未曾說所學何事孟子謂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正是時習註脚孟子願學孔子故特拈出聖學之源以示人見得孔子之學只在求心原非泛然用功耳如云言忠信行篤敬忠信篤敬所以求心也非馳逐於言行也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恭敬忠所以求心也非馳逐於居處執事與人也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如見如承所以求心也非馳逐

於出門使民也非禮勿視勿聽勿言勿動所以求心也非馳逐於視聽言動也人心匪精言行匪粗人心匪內視聽匪外隨時隨處無非學問無非求心此孔子之學所以上接虞廷之統而下開孟氏之傳也今曰孟不及孔只在求心不惟不知孟并不知孔按少擇是駁朱子說愚意忠信篤敬見賓承祭等皆由心存不放方能若此孟子正是說出源頭處非至此而後求心也至此而後求雖非外馳與因人作報何異終是義襲之學非集義所生也朱子謂孟子說得寬不及孔子非是

嘉善陳氏曰放必有所繫繫必有所私時克其自私

之念則心存矣心放則小存則大有己之謂放克己之謂存己者我也不能忘我而任意見也狃於氣質之偏而離中也這己便是人欲可見人心脫不得私欲二字

按程子謂聖賢言語只是要人收放心與孟子此章甚合朱子生平雖重問學至此亦謂是緊切下工夫處可見學問原爲求放心非求放心之外別具學問也學無益於身心特玩物非聖賢之所謂學也○或曰以心求心豈心之外復有心乎少墟馮氏曰能求之心即是存不能求之心即是放求之云者自有而自照

之非心外有心也朱子亦云求放心不是閉眉合眼死守此心只要識得此心之正如惻隱羞惡之類於動靜間都無走失耳愚謂知此則求放心之義了然與告子强制其心自矜不動者逈別○或問勉齋雙峯皆以求放心爲求仁子專指心言可乎曰孟子固云仁人心也謂仁乃人之心是言心即言仁也觀以下但說心不說仁義可見西山眞氏曰孔門言仁多就功用處說孟子直指爲人心者徑舉全體使人知心即仁仁即心不可以二視也潛室陳氏曰須認得仁爲人心仁方有著落人心走作不在腔子裏則人形雖具而所以爲人者死矣故不仁之人全無人心況心

統性情無所不備豈特仁之一端而已如朱子所云識得此心之正如惻隱羞惡之類都無走失則雖不言求仁而仁固在其中矣蓋心乃仁之根本是統體說朱子云只是一箇心便具了仁之體用又曰須知發於剛果處亦是仁發於辭遜是非亦是仁可見仁包四德而心又包仁一存心而萬善皆備矣仁乃心之發用是零星說故言心可以該仁言仁不足以盡心也觀孟子言心多於言仁可見心字較仁字更廣昔陳烈苦無記性一日讀孟子至此忽悟曰我心不曾收得如何記得書因杜門靜坐百餘日以收放心後逐一覽無遺忘按人只一心既主此心不收道理使無歸著至楊慈湖謂先明本心然後知放尤在求放前一會說孟子從流溯源慈湖從遡

潛流先後雖殊、其理一也、或問周書畢命曰、雖收放心、閑之維艱、孟子意本此、愚按引書所云、乃康王命畢公語、爲殷士怙侈滅義者說、非言學也、孟子此章是就自心推見學問之道、只在心上用功、與先立其大、小不能奪同意、故不言防閑而曰而已矣、與書辭相近而實不同、愚錄孟而不及書辭以此、

孟子曰、養心莫善於寡欲、其爲人也寡欲、雖有不存焉者寡矣、其爲人也多欲、雖有存焉者寡矣

周子曰、養心不止於寡而存耳、蓋寡之又寡、以至於無、馮少墟云、寡字是用功、如欲寡其過未能之寡、不存分數多寡上說、周子無欲之說、正解孟子寡字意、則誠立明通、誠立賢也、明通聖也、聖賢非性生、必養心而至之、養心之善有大焉如此、存乎其人而已、或疑聖賢非性生、爲誣性者、愚謂此周子側重人事、故下語稍偏、其曰非性生者、謂不恃性而任情、如堯舜性之、不廢精一工夫、所云養心、亦善全其性而已、讀者須得其意、

或問、聖學有要乎、周子曰、有、一爲要、一者無欲也、無欲則靜虛動直、靜虛則明、明則通、動直則公、公則溥、明通公溥、庶矣乎、朱子曰、此章之旨最爲要切、學者能深玩而力行之、則有以知無極之眞、兩儀四象之本、皆不外乎此心、而日用間自無別用力處矣、愚按周子以無欲爲學聖之要、而朱子謂不外此心、益信寡欲以養心者、誠作聖之本也、三賢言異而旨同、豈欺我哉、

程子曰、所欲不必沉溺、只有所向便是欲、欲寡則心

自誠、按薛敬軒云、意才有向便失其正、與程子此語相發明

朱子曰、伊川教人、都不去他用其心、只是要得寡欲存這心最是難、湯武聖人、孟子猶說湯武反之、反復也、反復得這本心、如不邇聲色、不殖貨利、只爲要存此心、觀旅獒之書、只受一犬、而反復切諫、以此見欲之可畏、無小大皆不可忽、朱子特借受獒一事、以見欲不可不寡、其實寡欲欲字、須如程子說方審、或問欲字如何、朱子曰如私欲之類、是不當有者、若飢而欲食、渴而欲飲、便是合當如此、亦豈能無、愚謂雖不可無、亦有不當飲食者、如嗟蹴弗受之類、又未可概以飢渴爲定也、

劉氏燴曰、心者神明之舍、所以酬酢萬事、經緯萬方者也、雖物欲爲害之時、豈無仁義之心、特牽於欲而不自覺、故曰養心莫善於寡欲、多欲則欲爲主、寡欲則心爲主、此舜禹所以有天下而不與也、舜禹有天下不與、只是無欲、梁武三度舍身、究竟不脫欲字、理欲既分、禍福亦異、夫適人事一而已、

雲峰胡氏曰、孟子一書三養字皆切要語、曰養氣、曰養性、曰養心、合而觀之、氣生於理、善養氣者在養性、理具於心、善養性者在養心、心汨於欲、善養心者在寡欲、寡之又寡、以至於無、則心存而性存、氣不必言矣、

敬軒薛氏曰聖人無欲君子寡欲世人汩於欲若此打疊不乾淨更學何事畢竟振拔不出等閑千能百巧都不濟事只無欲是高處○不爲耳目口鼻所役心常泰然○欲淡則心虛心虛則氣清氣清則理明又曰少欲則心靜心靜則事簡

嘉善陳氏曰無欲之謂聖寡欲之謂賢多欲之謂凡狥欲之謂狂用力寡之斯寡矣其治本在敬不用力寡之則必至於狥矣其病本在怠

按心不得其正欲害之也欲雖多端不外耳目口鼻四肢而已荀子曰五鑿爲政心從而壞故四勿者所以寡欲也明太祖云先王制禮所以防欲欲非止男女居室飲食服御凡求私便於己者皆欲也惟禮可以制之與孔顏四勿復禮意合北溪陳氏曰學者工夫只從克己復禮入為最要

附程子四箴程子曰四者身之用也由乎中而應乎外制於外所以養其中也

視箴曰心兮本虛應物無迹操之有要視爲之則蔽交於前其中則遷制之於外以安其內克己復禮久而誠矣○聽箴曰人有秉彝本乎天性知誘物化遂亡其正卓彼先覺知止有定閑邪存誠非禮勿聽○言箴曰人心之動因言以宣發禁躁妄內斯靜專

矧是樞機興戎出好吉凶榮辱惟其所召傷易則誕傷煩則支己肆物忤出悖來違非法不道欽哉訓辭○動箴曰哲人知幾誠之於思志士勵行守之於爲順理則裕從欲惟危造次克念戰兢自持習與性成聖賢同歸○按西山真氏勿齋箴云天命之性得之者人人之有心其孰不仁人而不仁曰爲物役耳蕩於聲目眩於色以言則肆以動則輕人欲放紛天理晦冥於焉有道禮以爲準惟禮是由匪禮勿殉曰禮伊何理之當然不雜以人一循乎天勿之爲言如防止水孰其尸之曰心而已聖言其六一字其機機芽既幹鈞石必隨我乘我車駟馬交騖孰範其驅維轡在手是以君子必正其心翼翼兢兢不顯亦臨萬夫之屯一將之令還鋾颸馳孰敢干命衆形役之統於心官外止弗流內守愈安其道伊何所主者敬表裏相維動靜俱正莠盡苗長醨化醴醇方寸盎然無物不春惟勿一言萬善自出念茲在茲其永無斁 甘泉湛氏云心含天靈灝氣之精與地廣大與天高明惟精

惟靈適貫百體非禮一念乾知大始事雖惟四勿之則一如將中軍八面却敵精靈之至是謂知幾顏復不遠百世之師聖遠言湮多歧支離一貫四勿毋二爾思是知勿之者心也心無往而不存病藥皆心也學者誠能合程子西山甘泉之說而力行之欲其有不寡者乎薛敬軒曰學貴知要只顏子四勿心不絕想口不絕念守之勿失循之勿違豈有差錯泛觀天下之書而不知所用力雖多亦奚以為

孟子曰是集義所生者非義襲而取之也行有不慊於心則餒矣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

朱子曰孟子許多論氣只在集義所生一句上只是件件合宜無一事不求箇是自然積得多則胸中仰不愧俯不怍朱子云只將自己心體驗到那無私曲處自然有此氣象才有此子不合道理心下便不足凡人性本善自愛親敬長達之天下無有不是但知識既開氣質用事未免欲動情勝而善者亡是者非矣此集義之功所以不容緩也

按東郎集義之術集義所以求慊心也然非學問思辨則義不我集安望其行之慊哉故擇執者所以集義也因箴以自勗學箴曰道散無垠匯學匯獲固陋如余敢忘探索墳典燦陳古今是擇

說載詳所反惟約問箴曰學豈徒煩閒居其次自用者愚好問則智聆善如歸瞽盲得視虛以受人頼斯寡戾思箴曰何以研幾惟思克負不慎朋從往來交競詩戒無邪書稱作聖合彼守此以靜以正辨箴曰差繆在微毫釐千里楊墨分流鮮弗辨始清和世師時聖無倚屏似照非中道愛止行箴曰厥行維艱古凜訓辭知不果行萌偃安之省躬靡寧惟日孜孜疇謂道難厲其庶而程子曰五者廢其一非學也朱子曰五者從頭做將去有緩急無先後湛甘泉云王者皆一心何先何後

凡師友講論日用應酬即知即行是之謂學

或問集義所以生浩然之氣子以為正心之功何也曰孟子不云乎行有不慊於心則餒矣心正而後浩氣可生謝上蔡云浩然之氣須於心得其正時識取陸象山云行事不當於心如何得浩然朱子曰源流便在那心廣體胖內省不疚處得來自反而縮千萬必往詞雖異而其本一也從異見同工夫便歸一源清則流清所謂一以貫之也

孟子曰惻隱之心人皆有之羞惡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惻隱之心仁也羞惡之心義也恭敬之心禮也是非之心智也仁義禮智

非由外鑠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又曰心之官則思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也此天之所與我者先立乎其大者則其小者不能奪也

朱子曰有是形則有是心而心之所得乎天之理謂之性（仁義禮智是也）性之所感於物而動則謂之情（惻隱羞惡等是也）是三者人皆有之不以聖凡爲有無也但聖人氣淸而心正故性全而情不亂學者則當存心以養性而節其情也○人多先說性後說心看來當先說心古人制字亦先制得心字性與情皆從心以人之

生言之固是先得道理然纔生這許多道理卻都具在心裏且如仁義自是性孟子則曰仁義之心惻隱羞惡自是情孟子則曰惻隱之心羞惡之心蓋性卽心之理情卽心之用今先說一箇心便教人識得性情底總腦教人知得箇道理存著處若先說箇性卻似性中別有一箇心橫渠心統性情語極好顛撲不破○元亨利貞性也生長收藏情也以元生以亨長以利收以貞藏者心也仁義禮智性也惻隱羞惡辭讓是非情也以仁愛以義惡以禮讓以智知者心

也性者心之理情者心之動心者性情之主也（又曰千頭萬緒皆是從心上來）○靜而無不該者性之所以爲中也寂然不動者也動而無不中者情之發而得其正也感而遂通者也靜而常覺動而常止者心之妙也寂而感感而寂者也邵堯夫說性者道之形體心者性之郛廓此說甚好蓋道無形體只性便是箇形體（蔡九峯云道無形性則仁義禮智具而體著非性無以見道故君子盡性陳潛室曰行是四者卽爲道道字方有著落）然若無箇心卻將性在甚處須是有箇心便收拾得箇性發用出來○心性不相離舍心則無以見性舍

性又無以見心故孟子言心性每相隨說○性便是心所有之理心便是性所會之地○仁義禮智根於心是性上見得心惻隱之心仁之端也是情上見得心蓋心便包得那性情性是體情是用心字只一箇字母故性情字皆從心又曰性是心之道理心是主宰於身者四端便是情是心之發見處四者之萌皆出於心而其所以然者則皆此性之理所在也又曰情根乎性而宰乎心心爲之宰則動無不中何人欲之有惟心不宰而情自動是以流於人欲而不得其

正也然則天理人欲之判中節不中節之分特在乎心之宰與不宰而非情之所能病也○立之如何亦曰操而存之使不失其能思之職而已又曰卓然豎起此心無令斷續

南軒張氏曰人之性不能不感物而動動而心不宰則情流而不止性以陷溺矣語至此益見心不可不正

所南鄭氏曰凡人之一言一動皆此心之形見者也果能先立其大者何往不可蓋心之爲心廣大於天地光明於日月不可以小狹之不可以物犯之惟始終養之以正則庶幾矣

敬軒薛氏曰要見道只存心心存則觸處與道相値不存雖至近者亦莫識其爲道矣又曰日用間身心切要道理只是仁義禮智之性發而爲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情隨事隨處必體認得了了分明方爲見道而無行不著習不察之患矣

洪範曰思曰睿睿作聖

周子曰不思不能通微不通微不能無不通無不通生於通微通微生於思故思者聖功之本吉凶之幾也

朱子曰心之官固是主於思然須是思方得若不思倒把不是底做是是底做不是邪思雜慮便順他做去卻害事邪思雜慮由於不愼愼則自無此病此摔孰所以言思必言愼也

按仁義性也惻隱羞惡情也孟子既以情爲心又以心爲性何其無別與非也性非心無以行心無性則無發用處天所不能爲者託於人以行正在此此栽成輔相之本也元不忽木曰風雨自天而入則棟宇以待之江河爲地之限人則舟楫以濟之天地有所不能者人則爲之此人所以參天地之大也按棟宇舟楫古聖雖取諸渙與大壯然非心知其理安能發用如此情非心無以止

心也者本乎性以達於情者也故性有未盡情有未正其責皆在心阮籍曰目視色耳聽聲而不待心之所思心奔欲而不顧性之所安則疾萌而禍作心正則性情皆得其正矣孟子爲人不識心又提出思字言之蓋不思則心且惛然何有於性凡此皆放其心而不知求者故愚雖以寡欲集義爲求放之功而必歸本於思良以得力尤在此也或問洪範五事以思爲終四勿不言思何也西山眞氏曰勿字正指思言乃人心所以爲主而勝私復禮之機也思謂有心便有思得其正則心無不正孔子以無邪一語蔽三百之義其要歸於正心而已雖然猶有慮焉思者心之最靈者也

克則聖罔則狂亦在乎敬肆之間而已故以思無邪毋不敬終焉（邪非特不正之謂有所爲而爲亦邪也不敬非特[illegible]之[illegible]謂一有[illegible]欲之心即不敬也明道云只此二句循而行之安得有差有差則皆不敬不正也）心其常存而不放矣乎（正心而求之思乃因用全體之義蓋天地生物皆於節處方見思之爲心猶惻隱之爲仁羞惡之爲義也四分五[illegible]功非思不能有功而無罪以思[illegible]心其體用兼該者與歎而無邪所以善思而全心之功也）〇或問朱子謂人當先說心性情字皆從心今子置心於性情之間不幾與朱說戾乎曰不然就人而言當先說心就天而言則性仍居先性也者天人相接之際也（建安印氏曰一陰一陽之謂道是就造化流行上說成之者性是就人心禀受上說繼之者善是就天所賦人所受中間過接上說如書言降衷中庸天命之謂所謂降所謂命即繼之之義）無性何以有心非心無以全性（朱子云心爲最靈有以不失其性之全所稱天地之心而人之極也）性與心相爲體用者也自心而言則性爲體心爲用自情而言則心性爲體情爲用三者同源而異名殊流而共貫者也（朱子云拈著一箇則都貫穿）橫渠言心統性情謂性情皆綰於心耳而性出於天故先性性藏於心故次心而中之小〇則固直接天命渾合無間非有截然先後之可言也性情以存發而分而

皆出於心愚方欲正心以爲性情之主（朱子云心者主乎性而行乎情故喜怒哀樂未發則謂之中發而皆中節則謂之和心是做工夫處）曷嘗與朱子戾乎世儒不察心性之源徒泥朱子之言輒以心置性先（見湛若水心性圖）以符於橫渠心統性情之說可謂失其本矣蓋心不本於性則機變巧詐無所不至可曰天命之性固若斯乎故必推源遡流而後知先儒之言在此不在彼也〇子思言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命之者天也率之者人也可見性先而心後心與物接即爲情有動靜無先後也

湛甘泉心性圖以心置性上便失原本蓋心從性出則爲道心性由心生則涉氣質（邵子曰任我則情情則蔽蔽則昏因物則性性則神神則明又曰性公而明情偏而暗）今人見不善者皆曰性子不好非性之過氣質之偏也（先儒所以有氣質之性之說皆由心性源流未明故也羅近溪云若以不善爲氣質之性則不善之過天當任之足證諸家之誤）吾方從性得心以爲制情盡性之本然後存之中爲仁義禮智發於外爲惻隱羞惡辭讓是非苟不顧其本而曰性情由我其不決裂潰敗者鮮矣又況仁義禮智皆具於性而甘泉列於情字之下世

固有未能正心盡性而所發皆仁義禮智者乎入所怵惕惻隱不忍雖有此理然皆暫時著見循頃則息故非宜只用爲善而功不加百性由未能止心以盡性也此愚所不敢從也〇圖內性心情本體也兩旁寡欲集義四勿五執工夫也氣質二字列於性之左右而不以入圖內者氣質所以載性非性有氣質也爲宋儒有氣質之性之說故如此析別若水以氣同爲性尤誤性在天爲命在人爲心心雖屬氣理實賦焉此心性所以不相離也耿楚侗云性統於心故言心即言性理本不離一涉於氣便有清濁厚薄之不齊朱子云性善人所同氣質則有不齊矣故凡性

有未善心有未正皆氣質之過非天命有異也性在氣質之內本無不善顧其清濁何如耳氣質清者如珠入瑪瑙表裏洞徹故無不善其濁者如珠墜穢中珠雖無損非痛加澄治不可得而見此荀子性惡之說所由來也聖人立教垂訓示以學問之功皆所以返濁爲清去垢全明參贊輔相莫此爲大爲學而不從心性用功真玩物也聖人全其本體全字內緯有工夫正指精一執中等說而不爲氣質所蔽故爲生知安行衆人役於氣質而失其本體非遏欲存理反邪歸正其不爲禽獸者幾希故凡言學問者皆所以治氣質也心故亦爲氣使求則反之於內不隨氣質偏去〇按孔子言成性孟子言性善養性子思言率性盡性尊德性並無他說至氣質則曰沉潛剛克高明柔

克可見學問爲氣質而設後世指氣質爲性故有善惡混及氣質三品之說皆由認性字未真耳若本體則何用分毫若水心性圖以言本體則源流無別爲學須上知源頭下有歸著方有欛柄得力處本圖未免顢頇以言工夫則全無入處雖云敬始敬終學者須有入手做工夫處程子云敬是涵養一事須用集義若只用敬不知集義卻是都無事也朱子曰若主敬而不知就日用間念慮起處分別其公私義利之所在而決取舍之幾則未免於昏憒雜擾而所謂敬者亦非其敬矣愚故以寡欲集義四勿五執補若水之未備爲聖人乎爲學者乎雖勒石書院見白鹿洞書院石刻未可爲定論也余初爲心書未見井泉心性圖後寓南康往謁紫陽始見其立石心竊非之因續其說於此

附湛若水心性圖

心性圖說

性者天地萬物一體者也混然宇宙其氣同也心也者體天地萬物而不遺者也心性非二也譬之

穀焉具生意而未發未發故渾然而不可見及其旣發也惻隱羞惡辭讓是非萌焉而仁義禮智自此焉分矣故謂之四端端也者始也良心發見之始也是故始之敬者戒懼愼獨以養其中也中立而和生焉萬事萬化自此焉達而位育不外是矣故位育非有加也全而歸之耳曰何謂敬終卽始之敬而不息者也曰何以小圈心無所不貫也何以大圈心無所不包也包與貫非二也故心者包乎天地萬物之外而貫乎天地萬物之中者也中外非二也天地無內外心亦無內外極言之耳故謂內爲本心而外天地萬物以爲心小之爲心也甚矣

按若水謂心體天地萬物而不遺可也謂性與天地萬物一體而指氣以爲性則非也蓋人與天地萬物氣雖同而理則異理雖不離乎氣然氣有淸濁厚薄之不同故理有昏明偏全之各異（朱子云論萬物之一源則理同而氣異觀萬物之異體則氣猶相近而理絕不同氣之異者粹駁之不齊理之異者偏全之或異也）書云降衷詩稱秉彝皆指其在人者而言

故曰人爲萬物之靈（濂溪云惟人得其秀而最靈朱子曰心爲最靈有以不失其性之全所謂天地之心而人之極也）若謂宇宙混然人物無別是虎狼之父子蜂蟻之君臣皆可謂之仁義而告子所謂生之謂性又何以見闢於孟子也心性雖非二然性出於天心屬於氣（朱子云性與氣皆出於天性只是理氣則已屬於形象性之善固人所同氣便有不齊處故不可無功夫）天人合而後理氣備（陳北溪云人得天地之理爲性得天地之氣爲體理與氣合方成箇心）氣得理而正理由氣以行雖渾合無間自有主輔之分今不以性爲心之主而漫云包小大無內外則大學不必

言正心孟子不當說求放虞廷之精一可廢人道之危微無别幾何不率天下爲徧周法界之說哉反復推之終當以卽論爲正　按若水以孟子求放心爲落空不知放心不求更說甚學凡所云博學審問者皆所以事心也故求放者正所謂以理御氣治心之要領也彼舍心而言學與泥學而溺心夫豈善求心者哉

心書卷二

宜春張自勳卓菴氏著

大學曰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脩其身欲脩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

玉溪盧氏曰大學八條目以心爲主自天下而約之以至於身無不統於一心自意而推之以至於萬事萬物無不管於一心曰格曰致曰誠皆正心上工夫曰脩曰齊曰治曰平皆自正心中流出〇自格物以至心正斂之不外乎方寸自心正以至天下平充之彌滿乎六合收來放去惟一心耳

龜山楊氏曰孟子一書只是要正人心教人存心養性收其放心至論仁義禮智則以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心爲之端論邪說之害則曰生於其心害於其政論事君則曰格君心之非一正君而國定千變萬化只說從心上來人能正心則事無足爲者矣大學

之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其本只是正心誠意而已又曰心得其正然後知性之善人性上不可添一物堯舜所以爲萬世法亦只是率性所謂率性循天理是也外邊用計用數假令立得功業只是人欲之私與聖賢作處天地懸隔○或問正心於此安得天下平治龜山曰正心一事後世治天下者皆未識此惟聖人力做得徹蓋心有所忿懥恐懼好樂憂患一毫少差即不得其正有意於此者隨其淺深必有見效但不如聖人之效著耳又曰正心到寂然不動處方是極致以此感而遂通之故其於平天下也何有

叔龍孟氏曰大學言心不言性非遺性也心即性也中庸言性不言心非遺心也性即心也推之論孟五經或單言或并言詞有攸當理非二致心性之一彰彰矣叔龍合心性爲一龜山分心性爲二合者其本分者其功也正心以盡性二而一者也

甘泉湛氏曰學者正心而已心正然後義生義生然後各止其所而天地位天地位即所謂天下平也義字乃齊治之本心又義所自出也○或問孔顏之樂曰惟正心者知之孔顏之樂不外正心可見正心二字誠聖王合一之學非如異端外道得此遺彼棄六藝百也朱子云必以治國平天下爲君相之遺

事而學術與則內外之道異本殊歸與經之本旨正相南北爲得顏回同道豈必在位乃爲政哉正須參看

按天下國家之本在身而心者身之主也意知物起於心而格致誠者正心之功也能正其心則天下國家在我此愚反復經傳諸儒之說而知正心二字洵體道作聖之根宗也

所謂脩身在正其心者身有所忿懥則不得其正有所恐懼則不得其正有所好樂則不得其正有所憂患則不得其正

問有所忿懥恐懼好樂憂患心不得其正是要無此數者心乃正乎程子曰非是謂無只是不以此動其心學者未到不動處須是執持其志

朱子曰四者只要從無處發出不可先有在心下所謂有所是被他爲主於內心反爲他動也○心裁繫於物便爲所動所以繫於物者有三事未來先有箇期待之心或事已應過又留在心下不能忘或正應事時意有偏重都是爲物所繫縛便是有這箇物事到別事來而前應之便差了如何心得其正只有這物事便

非正不待別事來應差了方始不正也觀本文但言有所便不得其正不言別事差可見聖人之心瑩然虛明看事物來若大若小四方八面莫不隨物隨應此心原不曾有這物事看此一章只是要人不可先有此心耳○問忿好自己事可勉強不爲憂患恐懼自外來不由自家曰便是自外來須要我有道理處之事來亦合當憂懼但只管累其本心何益孔子畏於匡文王因羑里死生在前聖人元不動心處之恬然憂患恐懼不宜專指外邊說若內省不疚何憂懼之有有所憂患恐懼者正恐行有不慊此心便餒安能恬然不動耶朱子合當憂懼句與畏匡因羑不相涉學問只是反己自治而已失卻

本領外邊雖遮攔得去是多少不自在○按宋明帝賜王景文死章惇遣運判殺劉安世皆所謂自外來者景文正與客奕神色不變局竟斂子納奩畢徐曰奉敕見賜以死乃飲藥而卒安世酬酢達旦判官未至梅三十里嘔血死安世獲免皆能恬然不動者非內省不疚安能若此

西山眞氏曰喜怒憂懼乃心之用非惟不能無且不可無但當喜而喜當怒而怒當憂而憂當懼而懼恰當即止更無過當如此方得本心之正恰當不過便是發皆中節便可以位天育物可見心正則無所不正朱子云把心不定喜怒憂懼皆足以動心若操存得在時喜怒哀樂自有箇則在按詩云天生蒸民有物有則則隨物具非必外求也

敬軒薛氏曰人只是箇心性靜則存動則應明白坦直本無許多勞擾若私意一起則枝節橫生而紛紛多事矣可見意爲心害人所以病於心者只爲私意橫生耳意豈可與心並耶

陽明王氏曰大學之所謂身即耳目口鼻四肢是也欲脩身便要目非禮勿視耳非禮勿聽口非禮勿言四肢非禮勿動要脩這身身上如何用得工夫心者身之主宰目雖視而所以視者心也耳雖聽而所以聽者心也口與四肢雖言動而所以言動者心也欲脩身在體會自家心體常令廓然大公無些子不正處主宰一正則發竅於目自無非禮之視發竅於耳

自無非禮之聽發竅於口與四肢自無非禮之言動此便是脩身在正其心心正則身自脩大學言不脩由於不正陽明謂正心所以脩身一病一藥工夫本體並見

按四者非能累人人自爲四者所累耳知不正由於有所則心之正可得而言矣朱子陽明之說皆所以去所而就正也忿懥憂樂不能無只爲有所所字便是私心纏擾處如何得正○或問程子云身有之身當作心可乎愚謂不然蓋人所以有此四者只爲有此身耳忿懥恐懼皆從身生故曰身有若心之本體湛然虛明原無一物何自有忿懥等項張橫渠云意必固我只爲有一身

便有此薛敬軒云心不得正只爲有身可見不必改作心誠能置身於無我之間則利害禍福如寒暑晝夜相代乎前何有於喜怒憂懼之種種者哉心之不得其正皆爲身有此四者之病有所二字便是心爲身役人能以心爲主不爲外物所動則心正而身脩矣按經云壹是皆以脩身爲本而傳云脩身在正其心然則猶云壹是皆以正心爲本而已蓋身統其全心握其要余之言正心猶經言脩身也

心不在焉視而不見聽而不聞食而不知其味

朱子曰心在羣妄自然退聽心若不存一身便無主

宰又曰古人言志帥心君須心有主張始得裁出門便千岐萬轍若非自家有箇主宰如何得是

此見心之關繫人身如此脩身者不可以不存心也

按程子云聖人之心未嘗有在亦無不在蓋其合内外體萬物朱子亦云人只一心識得此心便無走作雖不加防閑此心常在然則不在者只爲不識此心耳其所以不識此心者則爲有所故也誠能去所而見心心方無不在何至不聞不見乎

孔子曰飽食終日無所用心難矣哉

朱子曰心若有用則心有所主若是蕩蕩悠悠未有不入於邪僻者一日問學者曰公今在此坐是主靜是窮理久之未對朱子曰便是公不曾做工夫既不主靜又不窮理便是心無用閑坐而已孔子嘗云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須如此做工夫方得益信心不可不用也

南軒張氏曰飽食而無所用心則放越而莫知其極凡惡之所由生也此章大抵言無所用心則長惡爲可畏耳

或問伊川嘗教人靜坐若無所用心只靜坐可否雙峰饒氏曰靜坐時須主敬卽是心有所用若不主敬

亦靜坐不得心是活底物若無所用則放辟邪侈無不爲已聖人說難矣哉所該甚廣

按難字有說不盡處孟子云逸居而無教則近於禽獸與此節相發明有心而不知用者不可不發深省○按靜坐乃明道謂上蔡語明道語上蔡云汝輩學某言語故其學心口不相應謝請教明道曰且靜坐伊川嘗言裁說靜便入於釋氏不用靜字只用敬字問者謂伊川教人靜坐非也愚謂人心靜則敬動則紛明道之言靜欲上蔡收斂於内而不紛馳於外也靜且字可見非專主於靜也伊

川之言敬恐其流於釋氏而易之以敬也蓋能敬則必靜觀呂與叔常患思慮紛擾程子教以主敬自不紛擾可見能靜則必敬朱子云心中無一事時便是敬敬靜無二心而分爲兩項則驕驢覔驢矣按周子言靜程子言敬周曰無欲故靜程曰主一謂敬無適謂一[illegible]無適者即無欲也有欲則動而之他不能不二三矣蓋信敬靜名殊而義一但微有內外隱顯之分耳

孟子曰雖存乎人者豈無仁義之心哉其所以放其良心者亦猶斧斤之於木也旦旦而伐之可以爲美乎其日夜之所息平旦之氣其好惡與人相近也者幾希則其旦晝之所爲有梏亡之矣梏之反覆則其夜氣不足

以存夜氣不足以存則其違禽獸不遠矣人見其禽獸也而以爲未嘗有才焉者是豈人之情也哉

程子曰夜氣之所存者良知也良能也苟擴而充之化旦晝之所梏爲夜氣之所存然後有以至於聖人也

朱子曰孟子此段首尾只爲良心設平旦之氣只是夜間息得許多時節不與事物相接裁醒來便有這些清明之氣此心自恁地虛靜少間裁與物接依舊又汩沒了譬如一井水終日攪動便渾了至夜時稍靜便有清水出所謂夜氣不足以存者只爲攪動太甚則雖有止息時亦不能清矣

延平李氏曰人理義之心何嘗無唯持守之卽在爾若於旦晝間不至梏亡則夜氣存矣夜氣存則平旦之氣未與物接之時湛然虛明氣象自可見若欲涵養便於此持守可也

西山眞氏曰一晝夜者三百六旬之積也故冬爲四時之夜而夜乃一日之冬天壤之間羣動俱閴窈乎如未判之鴻濛維人之身嚮晦宴息亦當以造物而

爲宗必齋其心必肅其躬不敢弛然自放於牀第之上使慢易非辟得以戕吾之衷雖終日乾乾靡容一息之間斷而昏冥易忽之際尤當致戒謹之功蓋安其身所以爲朝聽晝訪之地而夜氣深厚則仁義之心亦浩乎其不窮本既立矣而又致察於事物周旋之頃敬義夾持動靜交養則人欲無隙之可入天理皦乎其昭融然知及之而仁弗能守之亦空言其奚庸爰作箴以自砭常凜凜其瘝痌

敬軒薛氏曰平旦虛明氣象最可觀使一日之間常

如平旦之時則心無不存矣

陽明王氏曰夜氣是就常人說學者能用功則日間有事無事皆是此氣翕聚生發處聖人則不消說夜氣○或問旦氣如何養如何是梏亡曰孟子利與善之間一語已說盡然則如何爲善曰去了利便是善今人作事若能抛卻利字那有一件不善工夫如何曰乾九三終日乾乾恐其旦而入於暮也夕惕若則夕亦旦矣

雙江聶氏曰平旦之氣便是未發之中常存此虛明

氣象而不梏亡於旦晝之所爲便是得其所養也知夜氣而後知心之本體知本體而後知養之之法

或問夜氣浩然之氣何以分別少墟馮氏曰夜氣乃浩然之氣之端倪若從此端倪直養無害常如平旦之時便是浩然之氣塞乎天地之間不是兩樣

此皆極言放心之弊戒人不可不知養也孟子非專恃夜氣存良心爲旦晝梏亡無可救藥不得不從此指示耳人能卽晝爲夜之養卽良背如程子所云則得矣此孟子爲言性惡者說人不能盡性反以誣性極力分別夜氣旦氣始知今之禽獸非昔之良心人不能誠天而恕已矣按宋陳如晦嘗讀西山夜氣箴作曰須見得冬爲四時之夜夜乃一日之冬便是自家嚮晦入息處又見得造化發育之妙便是自家事物周旋實於此敬義亦精動靜交養則兩得之矣此皆有得於孟子夜氣之說者使人人能推廣若此無往非夜氣卽無往非發育至所謂敬義交養尤其吃緊處不可不知

故苟得其養無物不長苟失其養無物不消

朱子曰此段緊要在苟得其養四句見得雖梏亡之餘有以養之則仁義之心卽存緣此心本不是外面取來乃是與生俱生下文又說存養之要若能知得常存而不放則良心常在旦晝之所爲無非良心之

發見矣

見羅李氏曰心有放故著箇存字心有不正故著箇正字皆是對治法惟性不可加一物故只說箇養字養之法增不得分毫只是一箇息字息之正所以養之也

按良心本不容泯惟失之則消孟子所謂自謂不能者自賊者也今有人語之以禽獸彼必艴然不樂至謂無物不長則又以爲未嘗有才形衣冠而心禽獸曾鸜鵒猩猩之不若也

孔子曰操則存舍則亡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惟心之謂與

程子曰心豈有出入亦以操舍而言耳操之之道敬以直內而已

朱子曰孔子是泛言人心如此非指已放者言孟子大意卻在操則存舍則亡兩句上心一放時便是斧斤之伐牛羊之牧一收斂在此便是日夜之息雨露之潤他是要人於旦晝時不爲事物所汩人心常操則常存豈特夜半平旦○操不是入定坐禪只是應

事接物時事事中理便是存若處事不當便是心不在若只兀然守在這裏驀忽有事至吾前操的便散了卻是舍則亡也雖非禪定卻自有欛柄在故一心可以應萬事必待事至而後驗其存否則主席客奪矣觀朱子與呂子約書云此心操存舍亡只在反掌之間若無本以自立則萬事皆病蓋信操存不專在應接時也 問未應事時如何曰只是戒謹恐懼而已問戒懼便是把持曰也須要持但不是硬把捉在這裏只提教他醒便是操

雙峰饒氏曰此章緊要在三箇存字首說存乎人者本來存次說夜氣不足以存是說衆人不

能存此心終說操則存是教人用力以存此心

敬軒薛氏曰人惟一心操之爲君子放之爲小人心一操而羣邪退聽一放而羣邪並興○操心一則義理昭著而不昧一則神氣凝定而不浮養德養身莫過於操心之一法也

陽明王氏曰此雖就恒人之心說學者要知得心之本體原是如此則操存工夫始無間斷不可便謂出爲亡入爲存若論本體原是無出無入的若論出入則其思慮運用是出然主宰常昭昭在此何出之有

既無所出何入之有既無出入何方所之有

念菴羅氏曰心也者至神者也以無物視之固泯然矣以有物視之固炯然矣欲盡斂之則亦塊然不知凝然不動無一物之可入也欲兩用之則亦忽然在此倏然在彼能兼體而不遺也故曰操則存舍則亡出入無時莫知其鄉古今學術之所以異其在茲乎

問思慮起滅不寧奈何近谿羅氏曰此由心體未透耳蓋思慮雖有萬端心神止是一箇遇萬念以滯思慮則滿腔渾是起滅就一心以宰運化則衆動更無

分別又何起滅之有或曰固知起滅無從但邪思竊
發作何對治曰君子兢業以過一生此意豈容暫息
但太陽出而魍魎消聖人作而萬物覩乾綱獨善操
持八荒孰非統內不思務此而角力爭雄以希掃蕩
則戰國春秋更無寧日也
按人所恃者心耳而心之變幻不測若此出入無時莫知其鄉皆言心體繫承上文兩則字形容操存舍亡倏忽難定人不可不操而存無聽其舍而亡也究出入並言可見聶雙江以爲言其亡單承舍亡邊說非是苟非有以操之其不
至視不見聽不聞者鮮矣虞廷之精一執中孔門

之戒懼慎獨所以操而存也許魯齋云萬般補養皆爲僞只有操心是要規
近世乃謂操習此心隨其所爲還他活潑本體
愚謂雖非逐物亦已溺心夫心顧可使之泛濫無
歸也哉○按朱子云操舍兩句要之只消一箇操
字到緊要處全不消許多文字語言若此意成熟
雖操字亦不須用愚謂此成德之事非所語於初
學者故不以入上條附見於此
周書曰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
陸子曰念慮之正不正在頃刻之間念慮之不正者
頃刻而知之卽可以正念慮之正者頃刻而失之卽
是不正此事皆在其心
敬軒薛氏曰一念不謹卽作狂之端兆一念能謹卽
作聖之端兆充其極則堯桀分矣
按聖狂霄壤自罔克一念而分可見人無定品顧
心之邪正何如耳有作聖之具而不免於狂此人
之自棄非天降才之殊也先儒云一念之善景星
慶雲一念之惡烈風疾雨其聖狂之謂與或問孔子謂上智與下愚不移此云聖可作狂狂可作聖何與曰上智下愚自已成者言克念罔念乃聖狂分界處

上智而罔念則流於下愚下愚而克念亦可至於上智所謂愚必明柔必強也孔子之言正互相發彼不移者正謂聖而克念則益其聖狂而罔念則終於狂而已矣君子上達小人下達非不移而何
中庸曰率性之謂道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非特不可離但是離不得道無往不存人自不覺耳可離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
睹恐懼乎其所不聞不失赤子之心便是不須臾離戒慎恐懼皆所以存心也
朱子曰道者日用事物當行之理皆性之德而具於
心無物不有無時不然所以不可須臾離也○戒慎
恐懼不須說得太重只是略略收拾來便在這裏伊
川所謂道箇敬字也不大段用得力孟子曰操則存

操守亦不是著力把持。所不睹不聞。不是閉耳合眼。只是萬事皆未萌芽。自家便是恁地戒慎恐懼。不睹不聞之時。便是喜怒哀樂未發處。常要提起此心在這裏。防於未然。所謂不見是圖也。戒慎恐懼。原是爲已。豈待睹聞。若不睹聞時欠卻工夫。到睹聞時更無見處。

涇陽顧氏曰。不可離。是人心真念頭。一點過不去的所在。此心與道合則安。與道離即不安。念頭過不去處。便是道。顧氏作兩層看。非是。只靜思此念。從何來。便識得本體矣。

念菴羅氏曰。不睹不聞。即吾心之常知處。自其常知

不可以形求者。謂之不睹。自其常知不可以言顯者。謂之不聞。非窈冥之境也。

按道具於心。心外無道。心存則道存。心放則道離。戒慎不睹。恐懼不聞。存道也。所以存心也。離卻心更有何道。合心而言道者。極文之與德之賊也。

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必慎其獨也。

問謹獨只是十目所視十手所指與那暗室不欺一般否。朱子曰。非止是獨自時。如與衆人對坐。自心中發一念。或正或不正。亦是獨。正須從念頭初動處戒謹。方是慎獨。所謂先神先鬼先稽我智也。如一片止水。中間有一點動處。正是緊要著工夫處。

范陽張氏曰。一念之善。則天神地祇祥風和氣皆在於此。一念之惡。則妖星厲鬼凶荒札瘥皆在於此。是以君子慎其獨。

勉齋黃氏曰。理義之精微。心術之隱奧。所差甚微。而天理人欲之分。君子小人之判。自此而決。不可不察。

臨川吳氏曰。夫易以溺人汙人者。色與貨也。非禮非義之事。雖甚不良之人。往往畏人之知而不敢肆。苟

人所不知之地。一時不勝其利欲之私。則於所不當爲者。能保其不爲之乎。語云。遇艶婦於密室。雖曾史可疑。遇百金於市中。雖大盜不取。愚謂非獨形迹有疑信之分。即自心中不免動靜之殊。惟由不見可欲。以至坐懷不亂。由簞食弗屑以至萬鍾弗受。斯得矣。若顏叔子之達旦秉燭。楊伯起之暮夜卻金。司馬君實趙閱道之所爲。無一不可與人言。無一不可與天知。真能慎獨者也。吳氏看獨字。雖主時地說。然所引顏叔子之流。亦可爲慎獨之法。慎獨不遏去欲存理。欲雖多端。皆起於貨色。於此能決。獨亦稍清矣。故兼錄之。

敬軒薛氏曰。不善之端。不待應物而後見。如靜中一念之刻即非仁。一念之貪即非義。一念之慢即非禮。

一念之詐卽非智此君子所以貴於愼獨也

陽明王氏曰人若不於獨知處用力便是作僞獨[illegible]處便是誠底萌芽此處不論善念惡念更無虛假一是百是一錯百錯正是王霸義利誠僞善惡界頭便是端本澄源便是立誠古人許多誠身工夫精神命脉只在此處

雙江聶氏曰戒愼不睹恐懼不聞允執之功也程子曰不睹不聞便是未發之中不聞曰隱不睹曰微隱微曰獨獨者非他也天下之大本也戒懼所以立本也本立而道生位育之能事畢矣

按愼獨乃孔門第一心法於此而正罔弗正矣於此而不正罔克正矣孔子之內省不疚曾子之自反而縮皆括於此正心之功此爲最切故特及之

○戒懼愼獨則梏亡少而良心存程子所謂化旦晝爲夜氣者可得而言矣

易曰聖人以此洗心退藏于密

朱子曰聖人以此洗心是以那易之理來洗濯自家心了更沒些些私意小智在裏許心中渾然此理別無他物退藏于密只是未見於用所謂寂然不動也

按心本潔淨更何待洗聖人所以如此者亦戒懼愼獨之功也藏密則未發之中矣治心之功聖人且然況不及聖人者哉

詩曰學有緝熙于光明

朱子曰心地本自光明只被利欲昏了今所以爲學者要令其光明處轉光明所以下箇緝熙字緝如緝麻之緝連緝不已之意熙則訓明心地光明則此事有此理此物有此理自然見得且如人心未嘗不光明見他人做得是便道是做得不是便道不是何嘗不光明只是裁明便昏了按范氏云責人則明恕己則昏人所以責人者只爲待己太恕耳持必爲聖人之志一毫不肯放過所謂雖愚必明也

按學所以明心自天子至於庶人一也知其要而守之未有不光明者所慮工夫有間斷則理不足以勝欲而光明者卒歸昏闇此緝熙二字所以爲心學之至要也緝字正指間斷時言緝而熙則無間斷矣王龍谿云此事不是說了便休須時時有用力處時時有過可改消除習氣抵于光明方是緝熙之學看學字尤有歸著不可不知

孔子曰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

胡氏曰聖人之教亦多術然其要使人不失其本心而已欲得此心者惟志乎聖人所示之學循其序而進焉至於一疵不存萬理明盡之後則其日用之間本心瑩然隨所意欲莫非至理蓋心即體欲即用體即道用即義聲爲律而身爲度矣

朱子曰聖人千言萬語只是要人收拾得箇本心日用間著力屏去私欲扶持此心出來理是心所當知事是心所當爲不要埋沒了他如脩齊治平皆要此心爲之此心自有許多道理不待逐旋安排出來人只爲陷溺其心故此理不明聖人立許多節目只要人剔刮將自家心裏許多道理出來知得聖人垂訓之意方可讀聖人之書知明道謂上蔡玩物喪志皆眞切懇到但程子渾全不露朱子始爲道破學者於此等語宜用心體究從自已身心上做工夫方不負聖賢垂訓之意若只草草掠過雖讀盡天下書終於已分無得力處益信程朱所云眞有道之言後世祀享勿絕非虛也

雲峰胡氏曰自堯舜以至夫子聖聖相傳只傳此心志學者此心所向之方立者此心所守之定不惑者此心所見之明知天命者心與理融而洞其所以然耳順者理與心會其順也自然而然不踰矩者此心此理渾然爲一而有莫測其然者矣

龍谿王氏曰嗜慾深痼割情極難非極下苦功令本心時時作得主宰未有不以從欲爲自然者孔子年七十方能從心所欲不踰矩吾人豈可容易忽過然卻非禁絕所能制須信本心自有天則爲主種種嗜欲皆是本心變化之迹時時敵應不過其則方爲煅煉

按心不踰矩此心之本體所謂有物有則也大學絜矩亦是絜心之矩如興孝興弟不外老老長長惡上不以使下非心而何朱子云矩者心也我所欲即他人所欲是知一欲也矩也心也一而已曾子所傳一貫傳此而已然人不能無欲而所欲適如其本體惟聖人獨耳夫有戒懼愼獨緝熙洗心之功則心與理一矩從心出薛敬軒云聖人一片實心種種道理皆由此出何有於踰孰謂聖人不可學哉

孟子曰君子所以異於人者以其存心也君子以仁存心以禮存心

康成鄭氏曰天下人品只在心術未有心不端而可以爲人者

按以仁禮存心則心無不正然仁禮本性所固有苟未能如聖人之從心不踰則存心之功烏可忽哉人之異於禽獸者在此君子之異於庶民者亦在此存則由君子可至於聖人不存則庶民必入於禽獸孟子眞切爲人反復諄悉若此人可不自勉哉羅念菴云近與人言只講存心心存者時時是吾本來於此未能究竟雖談空說妙總屬枝葉可謂知心者

孟子曰口之於味也有同耆焉耳之於聲也有同聽焉目之於色也有同美焉至於心獨無所同然乎心之所

同然者何也謂理也義也聖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耳故理義之悅我心猶芻豢之悅我口

朱子曰理義人心之同然如人之爲事自家處之當於理義人莫不以爲然無有不好者又如人皆知君父之當事我能盡忠盡孝天下莫不以爲當然此心之所同也如今處一件事苟當於理則此心必安人亦以爲當然如此則其心悅乎不悅乎悅於心必矣

陸子曰人心至靈此理至明人皆有是心心皆具是理千萬世之前有聖人出焉此心同此理同也底陸參已有此說非自象山始千萬世之後有聖人出焉此心同此理同也東海有聖人出焉此心同此理同也西海有聖人出焉此心同此理同也南海北海有聖人出焉此心同此理同也心理本不相離有此心便有此理理者心之正也一有不同則人心害之耳人心者聖凡一也豈獨聖人哉陸子專言聖衆人未免稍偏不若孟子泛言人心之同勉勵衆人更覺周徧陸所以非孟比也

新安陳氏曰此以人心義理之同而見人性之皆善也非心無以見性凡言心處皆是發明性善衆人與聖人同此至善之性

所以同此理義之心本同而卒莫之同者陷溺其心故也能以理義養其心而不至於陷溺則心得所養於理義得無味之味如悅芻豢有味之味芻豢一諭特爲衆人言其實理義之味有甚於芻豢者觀舍生取義章可見其於希聖之學自將勉勉循循而欲罷不能矣始與聖人同者其終何患與聖人不同哉

按同視同聽本由同心孟子從視聽說起姑舉顯而易見者使人反而自思亦納約自牖之意聖凡天壤而以爲同類恃有此心耳有此同然之心而

謂聖人非可學而至則是自棄而已雖有聖人亦將如之何哉

孔子曰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其餘則日月至焉而已矣

朱子曰仁與心本是一物被私欲一隔心便違仁去卻爲二物若私欲既無則心與仁便不相違心猶鏡仁猶鏡之明鏡本來明被塵垢一蔽遂不明若塵垢一去則鏡明矣顏子三月不違只是此心常存無少間斷自三月後卻未免有毫髮私意間斷在顏子念

慮之間間有不善卽能知之而未嘗復行也又曰學者無他只是要理會這箇道理此心原自具萬物萬事之理須是理會得分明理本在心特爲私欲所蔽不自覺察故雖存若亡耳古有目不識丁而行事多與聖賢合者豈盡讀書之力哉彼號稱名賢而此中不可問者不如不學之爲愈也已

西山眞氏曰心者指知覺而言也仁者指心所具之理而言也蓋[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有心之體謂形質也血肉之心乃虛靈知覺者心之靈靈謂精爽也言其妙則神明不測仁義禮智信是心之理知覺屬氣凡能識痛痒識利害識義理者皆是此所謂人心若仁義禮智信則純是義理此所謂道心人能克去私欲則所謂知覺者皆義理不能克去私欲則所謂知覺者物我利害之私而已純是理卽是不違仁雜以私欲便是違仁從理欲分別違不違較朱子說更暢學者更有下手處益信西山所見甚明○或曰聖門之學全在求仁夫子稱顏子不違仁提出箇心字與仁相黏可見卽心是仁卽仁是心心外無仁仁外無心故孟子曰仁人心也正從此章體貼去

按回未至於聖人而賢於其餘者也孔子所稱回

者亦不過心不違仁而已甚哉聖之所以爲聖賢之所以爲賢衆人之所以爲衆人皆於其心焉辨之而已有志聖學者可不於心致力乎按韓貞學於王襞嘗聚講𣵀齋祠有稱引經書相詰難者貞輒恚曰身心切近處不理會徒襲陳言何益可見聖學只在心上做工夫孔門弟子七十人獨稱顏子爲好學顏子不遷怒不貳過有若無實若虛皆是心上工夫得力處故孔子稱其不違仁合顏子生平學問觀之自見益信非記誦辭章所能與也

孟子曰無爲其所不爲無欲其所不欲如此而已矣

朱子曰人心至靈其所不當爲不當欲之事何嘗不知但初間自知了到計較利害卻自以爲不妨便自

冒昧爲之欲之耳（計較利害最是此事辨分界處不可不謹）今既知其所不當爲不當欲者便要這裏截斷斷然不爲不欲故曰如此而已（伊川云盡得此便是聖人）又如好事初心本自要做又卻終不肯做是如何蓋人心本善方其見善欲爲之時此是眞心發見之端然纔發便被氣稟物欲隨即蔽錮之不教他發此須自去體察最是一件大工夫

致堂胡氏曰事在勉强而已意欲如是少忍而思之曰如是不善終忍而不爲斯善矣意不欲如是少思而克之曰不如是不善終克而爲之斯善矣此勉强之道也意動卽行不復加思其入於不善如丸之下坂孰能禦之（胡氏分別意思二字甚明思所以重思而不敢任意者正爲功罪懸絕不可不慎耳）

雙江聶氏曰有所不爲不欲本心也本心眞心良心初心均之爲道心也學要識得心體用功便有著落不然則狂狗逐塊猨猊齕人毫釐千里矣

按孟子此章乃正心之要能如此則義理日著私欲日消由其餘而至於回由回而至於聖人不難

此而已與孔門愼獨之功若合符節固知心同者無異學也○愚嘗謂可爲而不爲方謂之不爲若不可以爲而不爲雖不爲猶爲也以其猶有爲之意在也如王莽迎龔勝爲祭酒勝曰吾旦暮入地誼豈以一身事二姓下見故主哉遂不食死侯嬴家貧爲夷門監卒魏信陵厚遺之嬴不肯受曰臣修身潔行數十年終不以監門困故收公子財若二子可謂不爲不欲者矣蓋其心初無爲之欲之之意也

孟子曰饑者甘食渴者甘飲是未得飲食之正也饑渴害之也豈惟口腹有饑渴之害人心亦皆有害人能無以饑渴之害爲心害則不及人不爲憂矣

周子曰富貴人所愛也顔子不愛不求而樂乎貧賤者獨何心哉天下有至貴至愛可求而異乎彼者見其大而忘其小焉耳見其大則心泰心泰則無不足無不足則富貴貧賤處之一也處之一則能化而齊故顔子亞聖（此借顔子作榜樣則饑渴不足害心凡爲饑渴所害者皆見道未明故也）

延平李氏曰道可以治心猶食之充饑衣之禦寒也

人有廹於饑渴之患者皇皇焉爲衣食之謀造次顚沛未始忘也至於心之不治有沒世不知慮者豈愛心不若口體哉弗思甚矣此延平初見羅仲素始志如此何憂弗獲彼區口體而忘心志皆由志不勝氣耳孟子所以貴尚志也

朱子曰口腹爲饑渴所害故於飲食不暇擇而失其正味人心爲貧賤所害故於富貴不暇擇而失其正理人能不以貧賤之故而動其心則過人遠矣又曰學者不於富貴貧賤上立得定則是入門便差也人所以戚戚於貧賤汲汲於富貴只緣不見這道理若見得這道理貧賤不能損得富貴不曾增得○學者當常以志士不忘在溝壑爲念張思叔讀孟子至此慨然有得可謂善讀書者則道義重而計較死生之心輕矣况衣食至微末事不得未必死亦何用犯義犯分役心役志營營以求之耶某觀今人因不能咬菜根而至於違其本心者衆矣可不戒哉昔賢云齩得菜根百事可爲試思菜根如何咬得由心有定見故茹茶若薺耳然有性甘澹薄不免貪饕者如沈衆治產伍萬自來甚薄則又氣質之偏非可例論也

此夫爲不爲欲不欲者也故饑渴得以害之人能守不爲不欲之節庶不爲物欲所誘而心得其正

矣嘗憶陶潛躬耕瘠餒有日檀道濟江州刺史餽以粱肉潛麾卻之許衡過河陽暍甚衆爭餤道旁梨衡獨危坐自若或曰世亂此無主衡曰梨無主心亦無主乎若二子可謂不以饑渴害心矣宋陳師道預郊祀寒甚衣無綿妻叔於父趙挺之師道素惡其爲人問所從得卻不受遂以寒疾死元廉希憲有疾醫言須沙糖作飲時最難得家人從外阿合馬得之希憲曰使此物果能活人吾終不以奸人所與求活卒卻之事與師道同皆能不以死生動心者可爲後法○按朱子謂貧賤不能損得富貴不曾增得特就理之本體言耳若以在人者言之則貧賤有心無政富貴因勢行道孟子云得志與民由之達則兼善天下使見與貧賤不同何嘗無增損且道明於上則天下被其澤道明於下道雖無損而人心風俗爲所隳者多矣可勝歎哉

孟子曰生亦我所欲也義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義者也

朱子曰謝上蔡云義重於生則舍生而取義生重於義則舍義而取生此說不然義無可舍之理當死而死義在於死不當死而不死義在於不死無往而非義也生何待取不死便是取上蔡取生二字亦只是死之意但不當浸言舍義取生與孟子相反便不

覺軒理必如朱子說語意方圓患謂義在於死不可以生殺見義可不死不可以不義舍生非必必死但無生理則惟知有義耳舍之云者謂不復顧生也

按生不敵義義以制生知義之重於生者欲不足以亂之矣宋葉夢鼎爲賈似道所劃力辭相位使者以禍福告夢鼎曰廉恥事大死生事小萬無可回之理庶幾垂義經生者可爲後法

生亦我所欲所欲有甚於生者故不爲苟得也死亦我所惡所惡有甚於死者故患有所不辟也

朱子曰欲生惡死者雖衆人利害之常情而欲惡有甚於生死者乃秉彝義理之良心是以欲生而不爲苟得惡死而有所不避也○問生人心義道心乎曰欲生惡死人心也惟義所在道心也權輕重却又是義

覺山洪氏曰所欲有甚於生所惡有甚於死亦是孟子不得已指出良心與人使知自擇若是聖人處生死直是見義初無較量生死意

按不苟得不辟患亦就良心未泯者說若馮道之四姓十君則無所不至矣到得嘑蹴弗受方是窮其固有而極言之然卒以萬鍾而失甚哉良心之

不易見也○按宋李好問與安丙楊巨源謀誅吳曦惟紛子植留家訖事人爭冒功賞或欲注植名好問指心曰惟此物不可欺史稱好問懸誦孟子如此可謂不負所學他如後唐趙德鈞降契丹以爲奉唐主之命太后曰汝從吾兒求爲天子何妄語邪又自指其心曰此物不可欺也尤可爲狗欲忘義者之戒元劉容撫慰江西人勸其受餽送以貽權貴榮寵可立致容曰剝民以自利吾心何忍皆可謂不苟得矣然容猶以此致譏而好問卒爲曦將王喜所圖雖正不勝邪惡可以彼易此哉

是故所欲有甚於生所惡有甚於死者非獨賢者有是心也人皆有之賢者能勿喪耳

朱子曰羞惡之心人皆有之但衆人汨於利欲而亡之惟賢者能存之而不喪耳

按此節結上生下只是借賢者以勵衆人使人不沒其皆有之心耳朱註順文釋義尚未盡孟子立言之意

一簞食一豆羹得之則生弗得則死嘑爾而與之行道之人弗受蹴爾而與之乞人不屑也

朱子曰言雖欲食之急而猶惡無禮有寧死而不食者是其羞惡之本心欲惡有甚於生死者人皆有之也

按羞惡之心不遺行乞益見天之與我者初無閒於貴賤之殊而人自失其本心此孟子所以有暴棄之戒也充嘑蹴弗受之心卽行乞可爲聖賢而昧本來固有之良至有王公大人不若赤子者其輕重得失何如哉知此則心無弗正死生特其寄耳

萬鍾則不辨禮義而受之萬鍾於我何加焉爲宮室之美妻妾之奉所識窮乏者得我與

朱子曰上言人皆有羞惡之心此言衆人所以喪之由此三者（良心之喪非止此三者爲與身死對看惟此最切）蓋理義之心雖曰固有而物欲之蔽亦人所易昏也○問萬鍾於我何加他日或爲利害所昏當反思其初則不爲所動曰此是克之之方然所以克之者須是有本領後臨時方知克去得不然臨時比並又只是擇利處去耳

按簞豆不受而受萬鍾利欲有小大故本心有明暗然則不受嘑蹴者雖心爲之亦氣有以使之也（志爲氣帥氣體之充恥心一生氣餒而壯哉自體驗方見）不然行一不義殺一不辜得天下不爲何有於萬鍾嗟乎生之所不敢者而利足以勝之故狥義者十一狥利者十九本心安得而不失哉欲正心者必先明乎義利之分而後可也（張南軒云學莫先於義利之辨義者本心之所當爲非有爲而爲也有爲而爲則皆人欲非天理矣西山眞氏云利者本心之蟊賊正道之榛莽大學丁寧於絕篇孟子懇款於首章聖賢深切爲人未有先於此者熟按舜跖之也而相去惟在善利人能去利而一歸於義則義勝而生不足以奪之矣此皆先儒實用功處不可不知）

鄉爲身死而不受今爲宮室之美爲之鄉爲身死而不受今爲妻妾之奉爲之鄉爲身死而不受今爲所識窮乏者得我而爲之是亦不可以已乎此之謂失其本心（三呼身死使人神悚人所以昏昧者只爲一念未醒故終身錯過試將死生雙對看則孰重孰輕必有能辨者）

程子曰人之所以爲君子在不失其本心要常自檢點勿使一毫私意間之斯可到聖賢地位矣

朱子曰此章言羞惡之心人所固有或能決生死於危迫之際而不免計豐約於宴安之時是以君子不

可頃刻而不省察於斯焉
陸子曰學問之要得其本心而已心之本眞未嘗不
善有不善者非其初也
新安陳氏曰所謂危廹乃事勢之危廹非謂舍生就
死者之倉皇失措也危廹之際物欲不萌義理之心
感發有不可遏故往往能決生死若宴安之時物欲
易行私意何極義理之心多至迷溺故或不免於計
較豐約亦勢使然也人能於此省察則知所以遏人
欲擴天理矣

按孟子欲人存本心故反覆推詰使人知其所以
失則存之之道不言而可知矣或謂此與簞豆節
宜作兩人看行乞之人不應突有萬鍾受萬鍾者
何至有嘑蹴愚謂不然孟子正從一人之身前後
異轍使之自思方見自有而自失之若看作兩人
則受萬鍾者方自以爲得志彼不受嘑蹴而死者
適見其愚而已[illegible]得一失或有或無安見受萬鍾
之不可以已乎又况椎埋屠狗之人與行乞何異
而王侯將相皆從此出貴賤安有定哉觀漢興韓彭英盧等可見陳涉云王侯將相寧有種乎學者當仍以註說爲正○陳氏
以計較豐約歸之於勢亦非定論舜禹以匹夫爲
天子有天下而不與何勢之可言哉孟子此章姑
就衆人平等處提醒若賢者勿喪當不出此陳氏
一勢字非責備人心之意

孟子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
藍田呂氏曰赤子之心良心也天之所以降衷民之
所以受天地之中也寂然不動虛明純一與天地相
似與神明爲一傳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其謂

此與按赤子之心只就愛親敬長可爲仁義上說若概指爲未發之中恐未可例論陳潛室云赤子之心只是眞實無僞至喜怒哀樂未免倚向一邊如生下時便有嗜欲偶不如意便啼皆是有所倚著未發之中渾然寂然喜怒哀樂皆未形見但有一片空明境界未有倚靠方謂之中乃存養所致未可與赤子不用後起之機巧者同語也據此則呂氏說亦非定論
朱子○曰大人事事理會得只是無許多巧僞曲折便
是赤子之心不必泥看赤子只無巧僞處便是
少墟馮氏曰此千古聖學宗旨若外此言學是藉寇
兵而齎盜糧也又曰求放心者求不失此赤子之心
而已

或曰赤子之心全是無欲與天同體人一有欲便失了赤子之心大人只是無欲完得此心本體雖盛德大業不會於本體加得分毫按欲字亦有分別不專言無從義理上發者人心即道心從人欲上發者義理即人欲故五峰云天理人欲同行異情情字就其發念處分別孔門慎獨慎此而已若以無所事事為無欲與木石何異故凡言無欲者謂無人欲也非無所事事之謂也

泗山鄒氏曰大人巍巍蕩蕩人望而震焉而赤子之心盡之蓋赤子之心無思無為盎然天機不事凋琢順此者為大人為聖人存此者為君子為賢人悖此者則其違禽獸不遠程子曰人須是識其眞心赤子之心眞心也學有得於眞心千條萬派若百川赴湊惡乎同惡乎不同

五先李氏曰良知良能雖具於赤子然止於愛親敬長未能推其愛以達於所不愛推其敬以達於所不敬聖人雖不思不勉何思何慮當其未至於誠未至於聖則必藉思勉擇執之助學者專守其不學不慮之良止向靜中養出端倪不過赤子之自見其赤子而非大人之不失其赤子也經綸天下之大經立天下之大本知天地之化育必非保頑守樸離事廢學者所能致也五先看不失字最確然辨藉思勉擇執以為經綸知化之本終當以赤子之心為主倘舍赤子之心而矜事功則是漢祖唐宗可與湯武並駕此又孔孟所不取也要之有體則必有用故孟子止言擴充若固用離體則有功業掀天壤而此衷之不可問者多矣太宗之殺建成豈可與周公之誅管蔡同日語哉愚故以心名奮於欲保此一點靈明與天地相流通而已固難為不知者道也

按赤子之心心之正也不失其心而為人者謂之大人不失內緯有工夫如聯息存養學問進修皆是若泥赤子二字徒與耕鑿無識者並稱便失孟子立言之意失其心而為人者則小人而已矣心之關繫人品何如而可使之不正哉○大人多就功業上說孟子不論功業獨取其不失赤子之心與

孔門羞稱五霸同一家法五伯之假正從心上分別不然崇王攘夷豈非盛業何至為孔門所羞稱楊龜山云外邊用計用數假饒立得功業與聖賢作處天地懸隔彼不顧其心之邪正而徒以功業誇人者適足為有識者所鄙耳孟子非不能為儀秦然終不以彼易此者由不忍自失其本心耳迄今孟子廟祀勿絕而儀秦至不獲良死其得失較真何如哉陸象山云伯夷叔齊餓於首陽之下民到於今稱之此命極好齊景公有馬千駟死之日民無得而稱焉此命不好此皆以義立命不為貧富貴賤動其心者正須參看

孟子曰人不足與適也政不足間也惟大人為能格君心之非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君正莫不正一正君

而國定矣

程子曰天下之治亂繫乎人君之仁與不仁耳心之非即害於政不待乎發之於外也昔者孟子三見齊王而不言事門人疑之孟子曰我先攻其邪心心既正而後天下之事可從而理也夫政事之失用人之非知者能更之直者能諫之然非心存焉則事事而更之後復有其事將不勝其更矣人人而去之後復用其人（管仲死豎刁易牙進由桓公邪心未去而管仲無格非之功也孟子不爲管仲以此將）不勝其去矣是以輔相之職必在乎格君心之非然

後與所事正而欲格君心之非者非有大人之德則亦莫之能也

朱子曰大人格君心之非是精神自有感格處然亦須有開導底道理非默默已也伊川解遇主於巷云至誠以感動之盡力以扶持之明理義以致其知杜蔽惑以防其漸正此意也

南軒張氏曰格之爲言感通至到也書云格于上帝蓋君心之非不可以氣力勝也以感通至到使自消靡所謂格也

嘉善陳氏曰人政者治亂大關孟子非輕之也要以格君心爲本祖已所謂先格王正厥事就人政所失而格其本也至於格心之道則又有因乎人與政者如公仲進牛畜苟欣徐悅而趙烈侯止歌者之田是心以人格也徐僑侍經筵開陳友愛大義而理宗加禮故濟王竑竇儀見藝祖岸幘跣足不肯進見而藝祖自後見近臣必索冠帶是心由事格也但其機在適間之外視抗論堅攻者不同若必離人政而言格君則感動無因不足以定國家適足以誤主德矣

按格君心之非由自正其心始大人惟能正己心故能格君心之非（其要在積誠感通納約自牖如朱子所云開導陳氏所云因人因政者皆不可忽）夫人君撫有一國而其道不外乎正心則爲學者更何他求哉舍心而言治非知治者也舍心而言學非知學者也　元拜住問相體於王珪珪曰莫先於格君心莫急於廣言路愚謂廣言路亦格君心之一端而君心既格則言路自廣又未始無內外本末之分也王結云爲相之道當正已以正君正君以正天下其言皆與孟子合後世

爲相者不可不知朱潘士藻初試銓曹執論云正己而後能格心正身而後能糾邪其言皆與程子相發自古官無論崇卑職無問巨細未有不正己而能正人者也

孟子曰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運之掌上

西山眞氏曰人有是心而私欲間斷之故不能達之於用惟聖人全體此心私欲不雜故有此仁心便有此仁政自然流出更無壅遏天下雖大運以此心而有餘矣

按前云一正君而國定此云治天下可運之掌而皆不離於心甚矣心之爲用大也○君心之非既格則可以行政故次以不忍人之政有心則有政如齊宣恩及禽獸而功不加百姓由非心作耳故必格君心之非而後可以行仁政此格心之功所以爲人主之至要也

所以謂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今人乍見孺子將入於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此亦泛說衆人言若眞是仁人雖未入井未始無惻隱之心蓋子正從皆有處見其無不日耳非所以內交於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譽於鄉黨朋友也非惡其聲而然也

朱子曰言乍見之時便有此心隨見而發非由此三者而然也

謝氏曰人須是識其眞心方乍見孺子入井之時其心怵惕乃眞心也非思而得非勉而中天理之自然也不由思勉可見良知猶在後一層蓋信言良知不若言正心尤切內交要譽惡其聲而然卽人欲之私矣理欲爭杪忽須從有爲無爲自然勉然上分別無爲而自然者天理也有爲而勉然者人欲也

雲峰胡氏曰惟倉卒忽然而見之時此心便隨所見而發正是本心發見處若既見之後稍涉安排商量

便非本心矣

按齊宣不忍牛之觳觫與乍見孺子入井之心正同但彼有欲以間之故終不能有爲不然充之可以保四海孟子所稱足王豈虛語哉

由是觀之無惻隱之心非人也無羞惡之心非人也無辭讓之心非人也無是非之心非人也

朱子曰人之爲心不外此四者故因論惻隱而悉數之言人若無此則不得謂之人所以明其必有而使人知反求之於己也○有惻隱之心方會動天地生

生之理這些動意未嘗止息看如何梏亡亦未嘗消滅自是有時而動學者只怕間斷了

西山眞氏曰所謂無者豈其固然哉私欲閼塞而失其本眞耳

文莊鄒氏曰人心之靈萬古一日目分黑白口辨甘苦鼻別香臭今之人有異於三代乎是非在人猶黑白甘苦謂人無是非之心誣其心者也夫孩提而知愛敬入井而知惻隱嘑蹴而知羞惡豈待教而後能哉心之靈明知是知非若黑白甘苦井然不爽自慊自欺在已而已

按前云必有此言不可無必有者天理之自然不可無者人事所當勉也自賊賊君之意已寓於此○惻隱羞惡辭讓儒釋並同至是非之心便判然懸絶釋氏寃親平等只要無分別不知是非之心性所固有苟無此心賢否混淆舉措失中何以治天下至其教人必由自悟非語言文字所能啓廸安得人人如世尊覩星見道盡天下皆佛邪不能盡天下皆佛而徒棄妻子叛君父人類且至於滅

何佛之可作邪據大悲嘗示眞如云佛不教人[illegible]此但於火宅中行微佛之一字亦是外物愚謂知此方實有得力處若今之事佛者皆不知佛者也觀天有四時春生不廢秋殺人有五倫仁育必資義正春秋書隕霜不殺草說者謂失天道見魯僖公三十三年胡傳哀公問於仲尼曰春秋記隕霜不殺草何爲記之曰此言可殺也夫宜殺而不殺則李梅冬實天失其道草木猶干犯之而況君乎○翁思齋云造化之運生而不克則生者無從而栽制克而不生則克者有時而間斷固知其不可偏廢也則生殺予奪自是古今帝王不容已之權而釋氏有生無殺二本無分不尤與天道背邪勳嘗謂儒者之道順其自然而釋氏則勉然者也

儒者親親而仁民便是天理當然處釋氏愛物而遺親豈非倒置它如陟明黜幽舉直錯枉皆是我培傾覆因材而篤之理釋氏則云本是天若說是天便是凡夫說不是又落空其理皆是拘轉一嘗要在不卽不雖若有若無之間使人無可捉撲雖不可謂無要亦神怪之流孔孟所不道也楊墨息而佛老熾皆由孟子之說未明耳釋氏棄倫理而專爲一已免輪迴終是私心終是利學不知輪迴雖佛祖不能免但能不失其本心則雖儒亦佛拔珪悖日用偈云作有義事是省悟心作無義事是狂亂心往亂隨情轉臨終被業牽省悟不由情隨終能轉業儒邪釋邪釋邪儒邪彼不知究竟而徒以門戶相詆訾者直柴犬耳

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辭讓之心禮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又從心引入性孟子苦心爲人開示如此

朱子曰惻隱羞惡辭讓是非情也仁義禮智性也心統性情者也端緒也因其情之發而性之本然可得見猶有物在中而緒見於外也

雙峰饒氏曰人之一心善端綿綿本自相續念慮之間雖或少有所差而其心慊然不自安之意已萌於中是卽天地生物之心之所呈露而孟子所謂惻隱羞惡之心是也人惟省察克治之功不加雖有爲善之幾而無反善之實是以縱欲妄行而其悔至於不可追也善用力者誠能因是心之萌而速反之則人欲去而天理還矣

按端字最重乃人心存亡之幾人莫不有四端然不能爲仁義禮智者由不識其端耳蓋人多重視仁義禮智而輕視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心故雖有其心而不得爲人孟子指言其端旣使人知皆可爲仁義亦以見天之與我者無不善也此所以道性善也（北魏李瑒云心無不善以道爲教者正未達衆妙之門耳頗識孟子之意）端有萌蘗之意言其始生而猶未甚著耳（作見入井倏爾怵惕）（可見端字之義）蓋惻隱卽是仁（惻隱正仁之發見處非有二也）非謂仁是

本惻隱特其緒也朱註內外本末之說似將仁與惻隱作兩項看非是（孟子本由情以識性情得其正良由性善是用情乃所以盡性釋氏必謂滅情而後可以見性便析性情爲二非天命率性之謂此儒釋所以同而異也）人之有是四端也猶其有四體也有是四端而自謂不能者自賊者也謂其君不能者賊其君者也

愚嘗謂人有是心無不可爲然人於饑飽寒燠則識之於仁義禮智則昧之豈誠有二心哉無亦氣質爲之蔽耳氣動而理靜理無爲而氣有欲故理嘗不能勝氣而爲氣所奪人能卽氣以窮理（如飢飽寒燠氣也推己及人則理矣理不假氣所云卽氣窮理猶孟子夜氣平旦之說皆從淺處指點使人人易識耳）則惻隱之心必有油然生者惡在其不能乎猶欲滅理而曰理非我所能與則向之饑飽寒燠果誰詔之而歷歷自知也哉天與人以血氣之軀所以載理而行之者也棄理而爲血氣所使則饑飽寒燠與禽獸何異尚可岸然自命爲人乎（陳白沙曰人生七尺之軀除了此心此理便無可貴渾是一團血肉凡有所爲一任血氣老死而後已則命之曰禽獸也）

凡有四端於我者知皆擴而充之矣若火之始然泉之

始達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苟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
程子曰人皆有是心惟君子爲能擴而充之不能然者皆自棄也然其充與不充亦在我而已矣
朱子曰人之一心在外者要收入來如求放心是也在內者又要推出去此章是也孟子一部書皆是此意大抵一收一放一闔一闢道理森然○此心之量本足以包括天地兼利萬物只是人不能自充滿其量所以推不去或能推之於一家而不能推之於一國或能推之於一國而不足以及天下皆未足以盡其本然之量（盡心二字當如此看）須是充滿其量自然足以保四海又曰孟子發明四端乃孔子所未發只道孟子有闢楊墨之功不知他就人心發明大功如此闢楊墨是扞邊境之功發明四端是安社稷之功（按眞西山云七篇之書多出於中庸其曰四端云者即未發之中中節之和也蓋仁義禮智性也所謂大本也惻隱羞惡辭讓是非情也所謂達道也理一而言殊前略而後詳故堯止言中而舜言以心心即中之所由執也子思言大本達道而孟子言四端即大本達道之所由行也適在天地渾淪無根有與心嗒必有所見從其所見而入背可適道所謂逐殊歸同百慮一致道豈有異哉）
彭老張氏曰惻隱羞惡便是仁義之端此心始動便是情可爲善處（情由性出故可爲善）是心也人皆有之然不能無智愚之異由充與不能充而已如乍見孺子將入井看是何等人皆有惻隱之心此所謂仁之端苟能因此擴而充之其仁將不可勝用不能充滿天理才動人欲便萌而仁之端斬然矣此自謂不能者也始於充與不能充之分終乃天壤隔焉
按四海父母其親疎廣狹亦甚懸絕然能充則四海可保不能充則父母不可事此皆實理非虛語也（先儒謂孟子句句是事實良然）老吾老以及人之老而民興孝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而民興弟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何四海之不可保乎反是則妻子具而孝衰於親喪亂平而誼薄於弟內無刑于之化而欲父母之我順也豈可得乎夫人有四端本皆分內不待較量其德業之小大而後爲之者然人雖無四海之責而卒不能事父母則亦自昧其心而不之察耳孔子云所求乎子以事父未能也於此體之何不知之有○嘑蹴弗受謂人皆有羞惡之心也入井怵惕謂人皆有惻隱之心也窮羞惡

之心則至於行乞論惻隱之心則極於保四海羞
羞惡所以持己而惻隱所以及物也人能以行乞
爲戒而以先王自待則仁義具而德施溥心亦何
負於人哉

孟子曰人皆有所不忍達之於其所忍仁也人皆有所
不爲達之於其所爲義也下文無欲害人與不爲穿窬皆示人所以知達處意已括此故不盡錄

西山眞氏曰有所不忍不爲者此心之正也能卽是
心而推之雖所忍者不忍卽仁也雖所爲者不爲卽
義也

按前兩章分言惻隱羞惡雖反覆詳盡尚未明言
所以擴充之實故以此章繼之如嘑蹴弗受所不
爲也達之於其所爲則不受萬鍾矣子弟所不忍
也達之於其所忍則不糜爛其民而戰之矣它可
類推○按元有海藍伯者初與明太祖同事王可
汗及太祖取可汗海藍伯獨引數十騎西馳北方
太祖使人追問之伯曰昔與皇帝同事王可汗今
可汗已滅欲改事帝吾心有所不忍故避於遠地
以沒吾生耳崔氏婦尹氏夫殁姑欲更嫁尹氏曰婦之行一節而已再嫁失節吾不忍爲也事與海藍伯同忠義之心無異要男女一也趙恭爲中書管勾明兵
至與妻子訣或止之曰官卑何自苦如此恭曰忠
義人各盡自心豈問職之崇卑遂縊而死此皆西
山所謂心之正者而性善卽於此見使人人能如
此何憂仁義哉

孟子曰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說距詖行放淫辭以承三
聖者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

問孟子欲息邪距詖而必以正人心爲先何也朱子
曰此探本之論也以聖道不明人心不正而邪說得
以乘間入之也曰然則亦明聖道以正人心而已何
必爲此紛紛而涉好辯之嫌乎曰邪說旣入則人心
益以不正聖道益以不明此又其末之不可不理者
也故孟子道性善稱堯舜必使天下曉然知仁義之
所在者此所以正人心而爲息邪距詖之本也排爲
我斥兼愛必使天下曉然知邪詖之不可由者此所
以息邪距詖而爲正人心之用也蓋其體用不偏首
尾相應如此然後以撥亂世而反之正此所以雖得

其本而不免於多言也

雲峰胡氏曰人之本心未嘗不正爲邪說所害淪於不正故孟子之辯拳拳欲正人心其任也亦必先正其君

按兼愛爲我似仁義而非者也心術之壞此爲至微故孟子深辯而力距之所以全其不忍不爲之正也自非孟氏將以不忍不爲之天理一變而爲無父無君之人欲害可勝道哉知兼愛爲我之非仁義則無父無君之禍庶可絕跡於後世矣孟子正心之功豈不大哉○按息邪距詖所以正人心而道性善稱堯舜又所以息邪距詖蓋人心不正由邪說害之也邪說之得以害人者由不知性之善也龜山云心得其正然後知性之善故孟子諄諄以正人心爲主而或推其前或防其後皆所以正人心也心正則無不正矣

孟子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心不正不可以言盡故以盡心繼正心之後愚按知性知天總在盡心可見心統性天無所不已人不可以不盡也孟子論致論學皆本於心便是格致源頭直接精一之傳一貫之學也○盡心人人可爲事事可用功業不必

如堯舜道德不必如孔孟作於君臣父子兄弟朋友之間不背理不欺心盡所當爲而無虧欠便是知性知天俯身立命所云戒懼慎獨集義養氣無非求盡此心而已豈有它哉人孰無心而不知自盡高者爲名卑者爲利而奔心亡矣可勝歎哉

程子曰心具天德心有未盡便是天德未能盡何緣知性知天盡已則能盡人盡物與天地參贊化育則直養之而已○問心有限量否曰論心之形體安得無限量又問心之妙用有限量否曰自是人有限量以有限之形氣苟不通之以道安得無限量孟子曰盡其心者知其性心即性也在天爲命在人爲性論其所主爲心其實只是一箇道又曰心也性也天也一理也自理而言謂之天自稟受而言謂之性自存諸人而言謂之心苟能通之以道又豈有限量天下更無性外之物若云有限量除是性外有物始得又曰只心便是天盡之便知性知性便知天當處便認取更不可外求

張子曰大其心則能體天下之物物有未體則心爲有外世人之心止於見聞之狹聖人盡性不以見聞梏其心其視天下無一物非我孟子謂盡心則知性知天以此天大無外故有外之心不足以合天

朱子曰堯舜之所以爲堯舜以其盡此心之體而已據此則朱子以盡心屬知可謂自相矛盾豈堯舜盡心僅知而不行乎終見程說可從

陸子曰心之體甚大若能盡我之心便與天同爲學只是理會此

陽明王氏曰人者天地萬物之心也心者天地萬物之主也言心則天地萬物皆舉之矣

京山郝氏曰人心之靈乘氣機出入卽天也天與人更無分別傳曰帝出乎震蓋言天也自主宰而言謂之帝在人心則虛靈一念而已命由此始性由此率

道由此脩教由此立皆在人一心耳

洛邨黃氏曰君子之道求盡吾心之外無餘道也君子之學求盡吾心之外無餘學也心有不盡是謂二三其心二三其心則富貴貧賤夷狄患難之來皆足以動其中去道遠矣盡吾心之學以事親非有擇於孝也盡吾心之學以事君非有擇於忠也

按心旣正不可以不盡盡心者無餘憾之謂也天與我以心非徒以供耳目口腹之欲蓋將使仁義禮智之道由身而家而國而天下無所不用其極而後爲無負耳此盡心所以爲知天也[illegible]下也說出家國天下暗應大學八條目此一書之首尾也彼專以窮理言者又析心性爲二亦何以見參贊之實哉○或曰如此看盡字與中庸盡性何異不幾以心爲性乎曰孟子言盡心緊根知性是盡心卽所以盡性也中庸盡性非心亦何以盡之至誠乃心之純一無僞所謂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也知行果有二而體用果不一乎朱子以盡心偏屬知此橫渠所謂梏於見聞者豈孟子盡心之謂哉盡其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心便是

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知其仁義禮智之性性非它卽天之所以命我者故曰知性則知天朱子因其說知便說致知因言事天便說養事不知首節統論一章之理次節言盡心工夫末節言盡心效驗卽易所謂窮理盡性以至於命理本一貫朱子分爲數節以殀壽不貳爲知天以脩身俟命爲事天破碎支離皆非孟子立言之意當以程子及郝說爲正

張子曰性無爲心有覺心能盡性性不能檢心戒愼不睹恐懼不聞存心也卽所以養性也

朱子曰心性皆天之所以與我者不能存養而梏亡之則非所以事天也夫心具性敬以存之則性得其

養而無所害矣此君子所以奉順乎天也又曰存心者心不逐物常守其至正也養性者事必循理不害其本然也

西山眞氏曰存心養性此人事也於天何與心者所以主乎性者也吾心兢畏齊慄如臨君父如對神明則本心常存而性不失矣循性而行何往非善是爲不負天之所與者卽所以事天也

硯山孫氏曰心於何盡只是盡此理故曰盡其心知其性心於何存只是存此理故曰存其心養其性聖人惡異端以其寂滅性理而以虛寂言心

按存養乃盡心工夫惟此理出於天而不敢違故不敢不盡也不盡則非所以事天也

殀壽不貳脩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

達卿方氏曰命天理也脩身以俟之存天理以終其身也如孔之窮顏之殀氣數之命制於天惟脩身則孔能通於萬世顏能壽於不朽乃天理之命孔顏之所自立也

京山郝氏曰三才之理統於心孟子謂盡心則知性知天存心則養性事天脩身立命總不外心又曰天一氣耳命卽天之流行性卽命之繼成人物之生氣也凝承運化不外一心心卽性之宅舍命之凝聚天之照臨也性隨天所命爲人爲物爲殀爲壽者天也人不得主也其爲聖爲賢爲仁爲義者心也人得自盡也佛空性命超生死老脩性命求長生要之佛見性亦不外明心老實腹亦不外虛心天下無心外之道學問求其放心而已心存性定造化在我生死猶晝夜是謂立命故孟子教人盡其心至矣按京山前說謬非不知心者獨於四書雜言擇論語言學不言心經者不當言心豈知論語中凡言學者皆此心爲之也非心何以爲學況心不論雖心不違仁孔顏之學皆不外心如雜言所云非特與孔顏異且自相矛盾矣學者無爲所或可也

按心旣盡則無事矣命不足道也○甚矣心學不可不講也人未識心天蒼蒼耳性何所自而不知其皆具於吾心知天者知吾心也事天者事吾心也立命者立吾心也此心學之大成也自堯舜以至孔孟一以貫之者也

心書卷二終

心書卷三

宜春張自勳卓菴氏著

或曰河圖洛書八卦九章其理皆具於人心伏羲神禹先得人心之同而已故卦之乾坤心之健順也卦之坎離心之通塞也卦之兌震巽艮心之變化不窮也八卦固不外於心矣疇之五行五事心之感也八政五紀心之應也皇極三德心之中也稽疑庶徵福極心之驗也九疇又豈外於心乎心不異故羲禹無

異見學者誠能靜與天俱以養吾心未發之中動與天游以順吾心已發之和則不必求之八卦而吾心有眞易矣不必求之九章而吾心有眞書矣理數合一之妙豈專在羲禹而不在吾心也哉○或曰斯理也本之吾心無古今一也原之天地無聖賢一也學者試取而思之知吾心一先天也一太極也吾心之寂感一陰陽也吾心之至性一五行也吾心之七情一萬物也

錄此以見人心廣大無根通天地備萬物貫古今合聖賢無一不具於心有心而不知用與爲學而不本之於心皆孟子所謂自賊者也自有而自棄之何弗思之甚耶

程子曰堯舜知他幾千年其心至今在（所謂至誠無息也非獨堯舜後世凡與堯舜合德者皆不可泯沒也）

按堯舜之心理而已矣理不滅故其心常存（朱子曰此是心之理今則分明昭昭具在目前）所謂先聖後聖其揆一也○不知堯舜之道亦不知堯舜之心知其心則知道矣（或曰堯舜之心卽惻隱之心也堯舜有此[illegible]使有此政迄今見於二典者皆政也卽[illegible][illegible]也）

先聖後聖若合符節非傳聖人之道傳聖人之心也非傳聖人之心傳己之心也己之心無異聖人之心廣大無根萬善皆備欲傳聖人之道擴充此心焉耳心外無道道外無聖能充此心而不爲物欲所蔽則聖道在我孟子謂人皆可爲堯舜張子韶亦云箇箇心中有仲尼此名言實理也人孰無心而曰聖非我事特自棄耳（按薛子由謂學聖人不如學道朱子云道是無軀殼底聖人聖人是有軀殼底道學道便是學聖人豈容有二蓋依憑說非耶）

學者只要立箇心此上頭儘有商量（朱子曰學者不先立箇心恰似

作室無基址，分求此心，正為要立基址。得此心有箇存主處，為學便有歸著，可以用功。

按程子所云立心，即孟子先立其大之義。人只一箇心做主，立則通天地，備萬物。孟子謂萬物皆備於我，亦備於心耳。無窮事業，皆從此起。不立則頹墮委靡，無可為者。

此程子所以諄諄也。人氣質未必皆昏弱，只為心不立，便倒了。思可使明，柔可使強，恃有此心而已。○按羅欽順謂孟子立心專主思言，非是。思乃心之所發，倏忽無定，安得與心之一定不移者並論？執此以詆象山禪學，謂非出於孟子，謬甚。且心可云立，思果何據而謂之立乎？非獨不知象山，并錯認孟子。

一人之心，即天地之心。

天之降衷，即以其心與人也。惟天無私，故人無異心。然人非特不能同天地，并不能同乎人。以至聖賢庸愚姦邪，萬有不齊，則皆人所自為，非天地有異心也。

心要在腔子裏。腔子猶所謂神明之舍，在腔子裏，謂心不外馳也。

此即孟子求放心之謂。王陽明云：腔子亦只是天理。雖終日應酬而不離天理，即是在腔子裏。按陽明看腔子二字甚活。然初學未能識天理，安知終日應酬之非人欲。朱子云：須是見得一切道理了了分明，方見日用之間一言一動，何者是正，何者是邪。

人心不放，方能辨理欲。遏欲而後能不離天理。陽明以成德之事為入門之功，失程子要字意。方遜卿云：所謂腔子，非一指也，天理而已矣。心即天理，靜存天理，是靜不放心；動存天理，是動不放心。存心分動靜亦非，須合一可也。靜而私意潛伏，是靜而放心；動而欲念橫流，是動而放心。不論天理，只拘在方寸中，亦放心也。較陽明說更有下手處。但程子所謂要在腔子裏，正為心存則理明，自不墮入私欲去。要字正是著力處。諸家重發腔子，輕看要字，非程子語意。

學者須敬守此心，不可急迫，當栽培深厚，涵泳於其間，然後可以自得。但急迫求之，只是私已，終不足以達道。

急迫求之，所謂有事而正之也。語云：欲速則不達。程子以為私已，蓋有意為之，非自謙之謂也。

今志於義理，而心不安樂者，此是剩一箇助之長。如此者只是德孤。德不孤，必有鄰，到德盛後自無窒礙，左右逢其源也。

此與上條互相發人但涵泳以盛其德而不急迫以要其成則心安而道達矣

理與心一而人不能會之爲一者有已則喜自私私則萬殊宜其難一也

心卽理也吳臨川云理萬而一心爲主宰心一不而萬理之宗會在天曰理在人曰心能一者只爲私心未化耳私不獨人欲但有求合之心便是與理爲二如孔子從心不踰矩乃所謂一也或謂心卽理語嫌太徙曰程子云性卽理也人曰心卽性也知此則無疑於某說矣它如羅整菴取程子性卽理之說而以陸子心卽理爲異端是析心與性爲二整菴但知程子言性卽理不知

人心常要活程子所云心卽性者獨非理乎可謂當面錯過活則周流無窮而不滯於一隅

人心本活如見孺子入井便有怵惕之心見牛觳觫便有不忍之心是何等活只爲私欲錮蔽則活者死矣苟能常存此活潑之心則御家邦者在此保四海者在此何患其窮何有於滯乎

人心不得有所繫

繫則不活如大學有所忿懥等是也

人心必有所止無所止則聽於物惟物之聽何所往

而不妄

或曰既不得有所繫又不可無所止止與繫何別

曰繫者繫於人欲也止者止於天理也如爲人君止於仁之類

人心須要定使他思時方思乃是今人都由心曰心誰使之曰以心使心則可或謂整菴以程子此說爲非愚謂以心使心卽道心爲主人心聽命之意其言未爲非人心自由便放去也

心不放則有主所謂操則存也心安能自由有欲以驅之耳何思何慮者無欲而已

或問多怒多驚何也曰主心不定也

主心不定謂志不勝氣也孟子云是氣也而反動其心心定則不爲所動矣觀程子定性書可見

今人主心不定視心如寇賊不可制非是事累心乃心累事當知天下無一物是合少得者不可惡也

有所畔援歆羨者不能依中庸而務爲隱怪者也

隱怪不必異端只非中庸便是中庸卽親義序別信也倫理難盡隱怪易迷舍中庸而趨隱怪非心累事而何一不得當此心紛然靡寧是已方爲心之寇賊猶以寇賊視心豈不謬哉然則何以定之亦曰

循理而已矣。（循其理所當爲而不以已爲趨避則心定矣）

人心作主不定，正如一箇翻車流轉動搖，無須臾停，所感萬端，又如懸鏡空中，無物不入其中，有甚定形。不學則都不察，（今有雖學而不知察者，學非所學也）心若不做一箇主，怎生奈何。

心本定，不定者有欲以亂之，惟學以明其理，使知當爲不當爲，則心自定，此學所以不容已也。未能自識其本心，而曰不待學而能，此猖狂無忌之流，獲罪聖門者也。

有人胸中常若有兩人焉，欲爲善，如有惡以爲之間，欲爲不善，又若有羞惡之心者，本無二人，此正交戰之驗也。持其志，使氣不能亂，此大可驗。

氣能動志，此欲所以易行也。持其志亦唯以理勝之而已。

人心莫不有知，惟蔽於欲則亡天德也。

天德不外仁義禮智，唯欲足以亡之，固知遏欲者所以存理也。

公則一體，私則萬殊，人心不同如面，只是私心。

按周子通書云，聖人之道至公而已矣。或曰何謂，曰天地至公而已。然則公者聖人之心，即聖人之道也。（道不容私，聖人惟公以體之，天地與聖人一也）人所以不及聖人天地者，只爲有私耳。私何所始，（知所自始，便有去私之理，顏子克己克此而已）伊川云，人有身便有自私之理，宜其與道難一。明道云，人只爲自私，將自家軀殼上起意，便看得道理小了。（宋曾悅嘗戒學者，絕人我則天理自著，可謂不從軀殼起意矣）放這身來都在萬物中一例看，多少快活。劉元城謂誠與思誠本無二理，只爲有這軀殼，故假思以通之，然則思誠所以去私，去私所以合道，人可不自勉哉。

心生道也，有是心斯具是形以生，惻隱之心人之生道也。（心無惻隱其心便死，孟子所謂非人者，謂其無生道也）雖桀跖不能無是以生，但戕賊之以滅天理耳。始則不知愛物，俄而至於忍，安之以至於殺，充之以至於好殺，豈人理也哉。此亦孟子性善之說。然善端最微，故孟子每言擴充。不善之端易熾，故始雖不過不愛，而卒至於好殺，同是心也。充之則爲仁人，反之則爲殘賊，顧在人何如耳。（天堂地獄，即此可見。人不察其實，而從然其名，雖不佞佛，實自棄矣）

聖人仁之至也。獨能體是心而已。（程子言仁、亦人心。集註與孟子仁人心也一意。）曷嘗支離多端而求之於外乎。故能近取譬者。仲尼所以示子貢求仁之方也。（非獨求仁、凡絜矩格物皆近譬之意。即此是一貫之道。惟曾子當下領悟。故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子貢不察。猶煩他日詰問。要是泥於言詮而不識理解耳。）能近取譬。則己立立人。己達達人。滿腔皆惻隱之心。雖桀跖可爲堯舜。不然。舍心而言仁。雖摩頂放踵。適以成其無父之罪。可不慎哉。

伊川曰。學之道必先明諸心。知所往。然後力行以求

其至。所謂自明而誠也。

按朱子云先明諸心。方知聖學有下手處。愚謂心本自明。（知孩提愛親、敬長。何嘗不明。）所不明者私欲間之耳。去私則心明矣。明則自不容已。此知行合一之義也。

又曰。教必就人之所長。所長者心之所明也。從其心之所明而入。然後推及其餘。孟子所謂成德達材也。

人雖至愚。必有明處。從其明處而入。無不可教者。如小人見君子厭然。即此厭然便是明處。苟能翻然悔悟。常存此心。勇往精進。豈不復爲善士哉。此

又存乎其人。非教者之所能與也。（如孟子指點[?]之。亦是從明處入。惜夷之僅知葬親一端。不能推及其餘。此成達所以必由於己也。）

問心有善惡否。曰心本善。發於思慮則有善有不善。若既發則可謂之情。不可謂之心。譬如水只謂之水。至流而爲派。或行於東。或行於西。卻謂之流也。

雖謂之流。終不離水。雖謂之情。終不離心。心者情之主也。情有不善。畢竟心源未淨。未可舍心而專咎情也。（孟子云乃若其情可以爲善。不宜專以不善歸情。）

人於外物奉身者。事事要好。只有自家一箇身與心

卻不要好。苟得外物好時。不知自家身與心先已不好也。

按橫渠云。天下事大患畏人非笑。不養車馬。食麤衣惡。居貧賤。皆恐人非笑。（伊川云。凡人避嫌者。皆內不足也。愚謂畏人非笑者亦然。）不知當生則生。當死則死。今日萬鍾。明日棄之。今日富貴。明日饑餓。亦所不恤。惟義所在耳。愚謂知此則外物奉身者。正不必好。而至於壞心術以求之。不亦惑乎。〇一義字最不可忽。義安則舜受堯之天下不爲泰。孔疏顔陋不爲辱。不義則泰

併六國。梁武餓死。適足爲千古話病而已。曷足道
哉。
橫渠問於明道曰。定性未能不動。猶累於外物。何如。
明道曰。所謂定者。動亦定。靜亦定。眞西山曰。定性者理定於中。而事不能惑也。理定於中。當靜之時固定。動之時亦未嘗不定也。無將迎。無內外。苟以外
物爲外。牽己而從之。是以己性爲有內外也。且以性
爲隨物於外。則當其在外時。何者爲在內。是有意於
絕外誘。而不知性之無內外也。既以內外爲二本。則
又惡可遽語定哉。夫天地之常。以其心普萬物而無
心。聖人之常。以其情順萬事而無情。故君子之學。莫
若廓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朱子云。只是除却私意。凡事物之來。惟順他道理應之。當應便應。有許多分數來。便有許多分數應。這裏自定。若有一毫偏曲爲人之意。便是不公。易
曰。貞吉悔亡。朋從爾思。苟規規於外誘之除。將見滅
於東而生於西也。非惟日之不足。顧其端無窮。不可
得而除也。人之情各有所蔽。故不能適道。大率患在
於自私而用智。自私則不能以有爲爲應迹。以有爲爲應迹。即釋氏夢幻處。舜無爲而治。禹有天下不與。皆是不自私處。此意惟明道知之。故曰唐虞事業。自聖賢視之。猶一點浮雲過太虛耳。用智則不能以明覺爲自然。今以惡外

物之心。而求照無物之地。是反鑑而索照也。易曰。艮
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孟氏亦曰。所惡於
智者。爲其鑿也。與其非外而是內。不若內外之兩忘
也。按二程同赴宴會。有妓侑觴。伊川拂衣起。明道終宴乃退。次日伊川愠怒未釋。明道曰。昨坐中有妓。吾心中無妓。今齋中無妓。汝心中却有妓。此則明道可謂內外兩忘。伊川未免是內非外。宜自以爲不能及也。
兩忘則澄然無事矣。無事則定。定則明。明則尚
何應物之爲累哉。聖人之喜。以物之當喜。聖人之怒。以
物之當怒。是聖人之喜怒。不繫於己而繫於物也。是
則聖人豈不應於物哉。惡得以從外者爲非。而更求
在內者爲是也。今以自私用智之喜怒。而視聖人喜
怒之正爲何如邪。夫人之情。易發而難制者。惟怒爲
甚。第能於怒時遽忘其怒。而觀理之是非。亦可見外
誘之不足惡。而於道亦思過半矣。或問。聖人恐無怒容。朱子曰。天之怒。雷霆亦震。舜誅四凶。當其時自爲笑容則不可。但當怒而怒。使中節。事過便消。更不積留。其論自正。
按黃勉齋云。明道定性字。當作定心看。朱子亦謂
性字是箇心字。意謂定性乃橫渠問辭。至明道所
云。始說從心上去。要之心性本不相離。言心即言
性也。但橫渠所問者。欲絕外以安內。明道所答者。

惟定內以安外其要不過公私二者而已至於或言性或言心雖不泥可也○或問定性書難理會朱子曰定性者存養之功至而得性之本然也性定則動靜如一而內外無間矣天地之所以為天地聖人之所以為聖人不以其定乎君子之學亦以求定而已矣故廓然而大公者仁之所以為體也物來而順應者義之所以為用也仁立義行而天下之動一矣所謂貞也夫豈急於外誘之除而反為是憧憧哉然常人之所以不定者非其性之本然也自私以賊乎仁用智以害乎義是以性有所蔽而憧憧耳不知自反以去其所蔽顧以惡外物為心而反求照於無物之地亦見其用力愈勞而燭理愈昧益以憧憧而不自知也艮其背則不自私矣行無事則不用智矣內外兩忘非忘也一循於理不是內而非外也不是內而非外則大公而順應尚何事物之為累哉聖人之喜怒大公而順應天理之極也衆人之喜怒自私而用智人欲之盛也忘怒則公觀理則順二者所以為自反而

去蔽之方也按朱子此說能發明程子之意使學者有下手處不可不知或問此心紛擾難定朱子曰須知得天下之理漸一毫私意不得所謂知止而後有定也只看此一句使自了得萬物各有當止之所知得則此心自不為物動薛敬軒云不能知止則耳目無所加手足無所措此等語須身歷方知

張子曰心統性情者也朱子云性是靜情是動心兼動靜而言統如統兵之統心有主宰之謂

圖意備矣○幾亭陳氏曰心統性情言學者皆以心為主當其寂然游思欲念纖毫不萌物境事理亦俱不著此時如何虞廷謂之中孔門謂之密孟門謂之存程門謂之敬辭異義同各有所主學者但當辨其同然後識其異知聖賢之心源總無二致及其成功則工夫亦本體也著意亦自然也老氏謂之虛佛氏謂之空空者見幻不見誠虛者見氣不見理虛空二字吾儒亦有用處不可全棄老佛如成非以虛受人孔子空空如也何嘗不是虛空但吾儒虛空自異老佛不同按陳氏此語既於異中見同復於同中析異而心性之理吾儒異端之辨俱見於此矣但張子言其體陳氏言其用因用以全體此學者之事也細按寂然之時無聲無臭與天同體中密存敬皆是聖賢做工夫處非本體也謂成功之後工夫亦本體可謂寂然之時即中密存敬則非也陳氏

著姻何謂之等字未免兩失
為學所急在於正心求益若求之不已無有不獲惟
勉勉不忘為要耳
正心即所以求益所謂求在我者也心本至正然
為情之所出或感於物而易失其正雖感於物而
性存焉故雖失其正而亦終可以正也此學者之
急務也
心虛則公平公平則是非較然易見當為不當為之
事自知

虛者心之本體朱子云凡物有心其中必虛只這虛處包藏許多道理彌綸天地該括古今此心之所以妙與人惟以私意實之則顛倒昏亂者多
矣明道所謂大公順應者其虛之謂乎
心之要只是欲平曠熟後無心如天簡易不已今有
心以求其虛則是已起一心無由得虛切不得令心
煩求之太切則反昏惑孟子所謂助長也
古人視心如撫嬰兒惟恐有一毫虧損今人竭智
用私無所不至自謂心之過人遠也而不知已為
斧斤之伐牛羊之牧矣可勝嘆哉中庸所稱予智是也驅納阱擭

而不自知求哉
養心之道不過求是而已蓋心宏則是不宏則不足
心大則百物皆通心小則百物皆病悟後心常宏闊
理皆在吾術內或謂不必言術材術仁術古人未當不言術朱子云術字本非不好底字只為後來把作變詐看了便道是不好卻不睹一知天下事有那處須著有箇巧底道理始得
物又敲著此心臨一事又記著此心或云記著二字泥恐謂記著是操存不放處非泥也
常不為物所牽引覩燈燭亦足以警道
心無我則大有我則小心本宏悟而後宏者私欲
蔽之也橫渠此語其猶在生熟之間乎不然心外

無物心外無事何至析心與物為二乎
成心忘然後可以進於道化則無成心矣成心者意
之謂與無成心者時中而已矣
不執已見惟義與比成心是已見故不可有故曰時中 ○ 按
陸子云此道與溺於利欲之人言猶易與溺於意
見之人言卻難蓋溺於利欲者猶或可以提撕警
覺意見之人自作主張如為我兼愛非不自以為
仁義其弊至於無父無君其於道何如哉
心清時常少亂時常多其清時即視明聽聰四體不

待觸來而自然恭謹其亂時反是如此者何也蓋惟心未熟客慮多而常心少也習俗之心未去而實心未全也（朱子曰客慮是泛泛底思慮習俗之心是從來自染偏勝之心實心是義理之心）心亂者客慮多也心清者實心存也去客慮而存實心則轉亂為治其要在熟之而已熟者無間斷之謂也

人雖有功不及於學心亦不宜忘（心則不至於忘凡忘者心不誠之故也）心苟不忘則雖接人事即是實行莫非道也心若忘之則終身由之只是俗事

以人事為妨學者皆內不足也學者學為人事也但當先明諸心物來順應不以我逐之而已心不在焉豈特俗事且有悖理虧行而不自知者良可懼也

上蔡謝氏曰心本一支離而去者乃意爾

支離雖意其失仍在心明道之言情與上蔡之言意一也（王一菴謂意為心主尤謬按意乃心中念頭初動處所謂獨也故誠意必須慎獨能慎獨自無支離之病然所以能慎者權仍在心故愚終以心為主）

○或問昔人云不如意事十嘗八九方達卿曰意字是嗜欲谿壑

無滿足時故多不如意君子念頭清淨順境逆境皆進德之地無入不得安見不如意之事錢緒山云順逆俱從心生農夫耕田遇雨便喜若行路遇雨便不悅心有意必何處非逆據此益信意有支離皆心源未淨濂溪以無欲為主靜正是端本澄源處而陽明謂自尋其根便見亦此類也（道理正須合看頭緒雖多不過一病一藥逆尋其病根所在則參苓硝朮不待別覓方書而補瀉自得其當惟在人自悟自省耳）

或問浩然之氣曰須心得其正時識取

心正則無愧怍此浩然之氣所由生也欲使氣不挫折須是心得其正

學者不可著一事在胸才著一事便不得其正（按明道在澶州修橋少一長梁博求之民間後因出入見林木佳者必起計度之心因語以戒學者曰心不可著一事上蔡此語明道之教也或問事須思而後通朱子曰事過不留於心[illegible]與程子意相發象山謂善害心亦然）

顏子在陋巷不改其樂舜禹有天下而不與直是胸中無一事程子云唐虞事業自堯舜觀之亦猶一點浮雲過太虛耳知此則更有何事可著胸中

邪有天下不與向謂惟舜禹能之看來卻是無所用其與也一有所與便非明主使可以亂天下蓋信舜禹止是因物付物行所無事而已非别有過人處也

學者須就事上做工夫此心因事出來正好處置與
心自爲賞罰不見可欲卻無下工夫處
就事上做工夫方是實學顏子非禮勿視聽言動
正如此然亦須平時有工夫臨事方能處置故顏
子惟克己而後能復禮陳止齋云以火鍊金則金
精以事鍊心則心精心之不精非獨外物汩之亦
中心受之也中苟不受彼將安寄凡遇事紛然迭
爲主宰莫知其雌雄者由鍊之不精也按止齋雖
云以事鍊心而歸咎於中心之受是亦不專恃臨
事時也與謝說正須參看

或問呂與叔常患思慮紛擾程子答以心主乎敬則
自然不紛擾何謂敬曰事至應之不與之俱往非敬
乎萬變而此心常存奚紛擾之有

不與俱往不足以盡敬字之義主敬正是戒謹恐
懼無一毫人欲之私故不紛擾或問敬何以用功朱子曰只是內無妄思外無妄動愚謂如此看敬字方有實際非僅容貌整肅已也若徒把持在己

不與俱往便與告子無異非程子主敬之意也

敬是常惺惺法心齋是事事放得下其理不同肅則
氣自屏於此可以體敬之理放非肆也心能使氣之
意

惟惺惺方能放得下人所以不能放下者正爲未
惺耳其理未嘗不相通謝氏以爲不同何也能敬
則氣自肅肅由於敬而反從肅以體敬語亦倒置
心能使氣亦是做工夫處究其極直是無一事可
置胸中方是放得下放雖非肆然尚多一放字學
者進求之可也朱子云非全放下終難湊泊此中自有安勉之分學者由勉入安可
也

邵子曰無愧於口不若無愧於身無愧於身不若無
愧於心無口過易無身過難無身過易無心過難聖
人所以能立於無過之地者爲其善事心也

身口之過皆由於心心不放則謹言慎行自無詿
誤不求諸心而閉口束身曰吾以寡過此告子所
以見擯於孟氏也○按宋解潛謫居南安張子韶
往省疾曰大尉平日所懷亦有不足者否潛泣曰

一生惟仗忠義誓雪國恥爲秦檜所斥此心惟天知之子韶曰無愧此心足矣何必天知心卽天也亦無不知者但有遲速耳潛曰聞此語心殊豁然遂瞑子韶因歎曰武人一念正氣猶待人決破吾儕讀聖賢書平日安可不正心愚謂潛之誓雪國恥心之正也心正而後可以無愧無愧則生死可齊天人一致矣此正心之功無貴賤賢愚皆不容已也

藍田呂氏曰此心自正不待人而後正而賢者能勿喪不爲物欲所遷動如衡之平不加以物如鑑之明不蔽以垢乃所謂正也惟先立乎其大者則小者不能奪如使忿懥恐懼好樂憂患一奪其良則視聽食息從而失守區區繩束以正其外難矣我心所同然卽天理天德孟子言同然者恐人有私意蔽之苟無私意我心卽天心意能害心故正心必先誠意誠意者去私與邪之謂也

克己而後能無私呂氏泛言無私意安保其不爲物欲所動乎衡平鑑明正從克己得來非有二也

龜山楊氏曰六經不言無心惟佛氏言之亦不言修性惟楊雄言之心不可無性不假修故易止言洗心盡性記言正心尊德性孟子言存心養性

按古德云吾所謂無心非無心體但心中無物名曰無心是無塵緣分別之妄心非無眞實靈明不昧之心體也此理與儒者正合龜山槩謂佛言無心特未聞此等語耳至楊雄脩性之說顯背經旨龜山駁正甚確孟子言存心存眞也易言洗心記言正心去妄也妄去眞存則性體顯露何假修爲益信雄說非是

道忘之不可不忘不可惟正心誠意必有事焉而勿正心不下帶而道存者得之

孰忘孰不忘知有道者猶與道二此安之一字惟堯孔獨也按伊川云從容中道就他人所見而言若聖人自在道上行何必言中與不中及病革或謂夫子平日所學正要此時用伊川曰道著用便不是學者知此等語則忘與不忘不待言矣

河東侯氏曰性之動便是情主宰處便是心

按性者心之主心者情之主心能宰物爲性存也不本於性而惟心是主未免認人欲爲天理侯氏

泛言主宰處便是心。微欠分別。按朱子云、心固是主宰、然所謂主宰者、即理也、非是心外別有理、理外別有心、語意方圓。

胡氏曰、窮經而不歸之理義、則經必不明。索義理而不歸之於心、則理必不得。心不得理、則心也理也經也、猶風馬牛之不相及也。

理從心出、誠使不明心者觀理、理必不明。諸子百家說理不能無弊、皆由此心未明耳。或問欲讀莊老等書、朱子曰、自有所主、則讀之何害、但在識其意所以異於聖人者何如耳。愚謂苟無主則不能識矣、含心而言窮理、實可哉。周公制禮多以義起、由其心明也。大學絜矩、亦是以心爲主、而道自生、非從外而得者也。

胡氏歸之二字、尚隔一層。按橫渠云、心解則求義自明、不必字字相較。嘗之目明者、萬物紛錯於前、不足爲害。若目昏、雖枯木朽株、皆足爲梗。益信義理必以明心爲主。心苟不明、而欲義理之我親、不可得已。

五峯胡氏曰、天下莫大於心。患在不能推之耳。不能推、故人物內外不能一也。○氣之流行、性爲之主。性之流行、心爲之主。流行便是情、故云心爲之主、較侯氏說自明。○心妙性情之德者也。朱子云、妙是主宰運用之意。愚按、性情非心則無款、徒節制處、所謂妙者、節有餘而須不及、使一歸於中和耳。此五峰有會於心而爲此語、非僅謂主宰運用也。靜觀萬物之理、得吾心之悅也。易動處萬物之紛、得吾心之樂也。難。是故仁智合一、然後君子之學成。處萬物之紛、而心不樂、畢竟靜時觀理未透。明道云、金革百萬之中、疏水曲肱之樂自在。如此方是動靜一致。胡氏所云、爲學者用功說。非理有動靜之殊也。觀明道定性書可見。

生本無可好。人之所以好生者、以欲也。死本無可惡。人之所以惡死者、亦以欲也。生求稱其欲、死懼失其欲。憧憧天地之間、莫不以欲爲事。而心學不傳矣。聖人未嘗無好惡。然好惡在理而不在欲。惟其在理。故所好有甚於生、而不求生。所惡有甚於死、而不惡死。蓋理存則雖死猶生。理亡則雖生亦死。死生在理而不在氣也。聖人立言垂訓、凡以使人明此理而已。理明則死生不足恤。何欲之可言哉。

譙氏天授曰、心爲物潰、故不能有所見。惟學乃可明耳。

不爲物潰、則心自明。學以明心、亦不過屏除物欲、克去己私而已。後世學者、惟縱欲逞私、安能有所明邪。退之謂孟子以後失其傳者此也。

延平李氏曰。虛一而靜。心方實則物乘之。物乘之則動。心方動則氣乘之。氣乘之則惑。惑斯不一矣。不一則喜怒哀樂皆不中節矣。（又曰。常存此心。勿爲他事所勝。非僻之念。自不作矣。）

心虛而氣實。心本不動。其所以乘之而動者。有氣以引之也。故孟子言持志。又言無暴其氣。暴者。漸滋勃發之意。無暴者。制之使不輕動也。心能爲主。則氣聽命於心。心失其正。則心役於氣。故治氣者。治心之要也。

孟子云。仁人心也。心體通有無。貫幽明。無不包括。與人指示發用處求之也。

發用二字。從乍見孺子看出。愚謂仁無體。心即其體。心得其正。則無弗仁。舍心而求仁。此五霸之假所由。不可入堯舜之道也。

學問有未愜適處。只求諸心。若反身而誠。清通和樂之象見。即是自得處。

學問未愜適。只是未有諸已。其弊皆由徇外虛內。未嘗實在心體上用工。故不得力。此心學所以不何不明也。

朱子曰。自古聖賢。皆以心地爲本。其相傳。亦惟理會一箇心。堯舜之所以爲堯舜。以其盡此心之體而已。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傳之以至於孟子。其間相望有或數百年者。非得口傳耳授。密相付屬也。特此心之體。隱乎百姓日用之間。（所謂人莫不飲食。鮮能知味也。）賢者識其大。不賢者識其小。而體其全且盡者。則爲得其傳耳。

孟子歷叙道統。歸之見知聞知。亦此意。知非他。即此心之靈明不息耳。故傳道者。傳此心而已。心不息則道不墜。彼謂道喪者。特由陷溺其心耳。故孟子一書。專以明心爲志。心明則道著矣。

按得傳不必全且盡。惟察其眞僞而已。眞則不必全且盡。未嘗非得其傳。（如陽明以精金喩聖。以分兩之輕重喩聖之大小。）是。如孔子而後。必推顏孟。謂之得傳可也。（朱子云孔子以後。得孔子之心者。惟曾子子思孟子而已。）謂之全且盡則非也。必謂全且盡。然後爲得傳。則此道自孔子已墜。何以洙泗之後。復有伊洛哉。語意微覺稍滯。朱子當云體其全且盡者爲李人與上識大識小正相應。且亦該得得傳意。何必泥定全且盡方爲得傳。鄒魯以下。更說不去。

人只是此一心。但看天理人欲消長如何。以至千

之前千載之後與天地相爲終始只此一心按[illegible]天理人欲不宜分只在迷悟間悟則人欲即天理迷則天理即人欲愚謂天理即人欲有之謂人欲即天理可乎理欲不分迷悟何別虞廷何以分人心道心而且致謹於精一也夏氏此語最易惑後學當以朱子說爲正

天理存則與天地相似上清下寧無往不得其正

人欲盛非特人類斷滅即天地且易位矣此人心

所以與天地相爲終始也孟子言一治一亂雖氣

數使然要亦人心爲之程子云東西漢以來人才文章皆別所尚異也尚所以異亦由心所爲人心可以挽回氣數然世率多亂而少

治由心學未明耳

人之一心萬理具備若能存得便是聖賢更有何事

或病其說太捷者愚謂工夫全在存之一字心存

理明則萬物皆備孟子言人皆可爲堯舜正在此

處朱子此語與孟子合符非創論也

此心虛靈萬理具足外面理會得者即是裏面本來

有底按朱子詩云半畝荒塘一鑑開天光雲影共徘徊問渠那得清如許爲有源頭活水來即此意非也只要自大本推之達道耳大本達道但看中節與否耳中則便和不待推也朱子作內體看非是按朱子詩云昨夜江邊春水生艨艟巨艦一毛輕向來枉費推移力此日中流自

在行自是悟後語意也

使非裏面本有外面如何理會得萬物之生皆自

內達外學問只是培壅灌溉耳離內貪外非義襲

則助長其不揠而至於死者幾希○或曰同此心

也或具理或背理其異何與曰非理有異其心殊

耳心雖虛靈而以私意物欲橫塞其中此如秕穅

斷梗生理已絕雖極培溉奚益哉然則欲具此理

者務使此心不失虛靈之本而已

心字一言以蔽之曰生而已矣天地之大德曰生人

受天地之氣而生故此心必仁仁則生矣

不仁便是自絕其生理孟子所謂非人者是也非天之降才

有殊也或曰劉子言人受天地之中以生此專言

氣而不及理何曰有是氣方有是理氣也者所以

載理而付之人者也此方言其天人相接之始故

以氣言而理在其中觀下緊接云此心必仁可見非遺理而專

言氣也

而行萬善固是都合著力然如何件件去理會得此讀益信朱子格物之說非是百行萬善總於五常五常又總於[illegible]

以孔門教人求仁求仁只是主敬求放心（主敬所以求放心也亦非兩項）能如此道理便在這裏
萬物皆出於心惟不放則存存則五常百行一以貫之奚假他求哉
涵養致知力行皆當以敬爲主敬不是將來做一箇事只是提起此心不令放逸則心自明
心放則不明明則不放不放則敬孟子言求放不言主敬敬由於心也程子言主敬亦是閑邪存誠不令此心放逸而已非有二也

問仁體事而無不在是指人言否曰是指心而言也天下一切事皆此心發見耳雖指心言不外人身人皆有是心心皆具是理非有二也
天下之理逼塞滿前耳之所聞目之所見無非物也若之何而窮之必先察之於心使此心之理既明然後於物之所在從而察之則不至於汎濫矣
按朱子補格物傳曰在即物而窮其理識者非之此云先明心而後察物方得本末之正蓋物雖有理而知則在心心有未明雖逼塞滿前亦何自而見哉（按朱子云事事物物皆有道理窮得十分方是格物不是此心如何去窮理亦是以心爲主非就物索理也）
中庸說天命之謂性即此心也率性之謂道即此心也脩道之謂教即此心也以至於致中和贊化育亦只此心也致知即心致也格物即心格也克己即心克也今日須就心上做得主定方驗得聖賢之言有歸著自然有契
按此云致知格物皆在心則物格傳所云即物窮

理者可謂自相矛盾（又曰不用自家心如何別向物上求皆與傳相反）
聖人之心未感乎物其體廣大而虛明絕無毫髮偏倚所謂天下之大本也及其感於物也則喜怒哀樂之用各隨所感而應之無一不中節者所謂天下之達道也蓋自本體而言如鏡之未有所照則虛而已矣如衡之未有所加則平而已矣語其用則以其至虛而好醜無所遁其形以其至平而輕重不能違其則此所以致其中和而天地位萬物育雖以天下之大不外吾心造化之中也

大本達道一出於心可見心無不該人能以聖人
之心爲心則中和位育不待外求而自致矣○虛
明而無偏倚最善形容聖人心體學者從此體究
使其心如鑑如衡則吾之心卽聖人之心也
凡學須先明得一箇心方可學譬如燒火相似必先
吹發火然後加薪則火明矣若先加薪而後吹火則
火滅矣
知愛知敬心之明也從此而學則仁義不可勝用
此學所以不容已也不明諸心而務爲詞章訓故
則溺心喪本火滅而薪徒存亦奚益哉
人之一心本自光明不是死物所謂存養非有安排
造作只是不動著他卽此是知覺炯然不昧但無喜
怒哀樂之偏思慮云爲之擾耳當此之時何嘗不靜
不可必待寞然都無知覺然後謂之靜也
按濂溪自註主靜云無欲故靜愚謂人能無欲則
無往而不靜又不特無喜怒云爲之擾而後謂之
靜也必無喜怒云爲而後靜當喜怒云爲之時便
不靜矣朱子但知寞然無知非靜而不知動而能

靜乃眞靜也濂溪無欲二字正是端本澄源所謂
存養亦不外此而已
讀書須以自家之心體驗聖人之心少間體驗得熟
後自家之心便是聖人之心
愚謂朱子當云讀書須以聖人之心體驗自家之
心看自家之心與聖人合否合則存否則去久之
體驗熟後自家之心便是聖人之心如此語意方
妥聖人之心已定者已之心未定者以已定驗未定所謂模不模範不範也尹和靖云讀書須看聖人用心處自家治事時一一要使朱子亦云自家見未到聖人先說到在那裏自家借他言語來身上推究始得可證
今謂以自家之心體驗聖人之心聖人
之心如何以自家之心去體驗得朱子云假令親見聖人說話不差一字若不得聖人之心依舊差了若未知聖人之心而徒以己意
觀聖人則正名之爲迂見南子而不悅何以解於
仲由也按薛敬軒云聖人不怨天不尤人心地多少灑落自在常人纔與人不合卽尤人纔不得於天卽怨天其心怏怏勞擾無一時之寧泰與聖人之心何嘗壞愚謂欲體聖人之心當自不怨不尤始苟不能無怨尤而謂已之心卽聖人之心未見其可也
人只是一箇心做本須存得在這裏識得他條理脈
絡自有通貫處

識得條理脈絡便是通貫處非通貫亦安能識得條理脈絡也朱子作兩層看非是

心之理是太極心之動靜是陰陽

按心之所以爲太極者以有性也性不離心故言心而理已具今曰心之理爲太極是析心性爲二安見心之動靜便屬陰陽乎離性言心與離太極言動靜皆非也

惟心無對○理無心則無著處

心無對非太極乎理無心無著處心性果相離乎

程子云心卽性也性卽理也盡心性合而後理具猶太極兩儀之可以動靜言不可以先後分也益信理爲太極心屬陰陽之誤

心包萬理萬理具於一心不能存得心如何窮得理不能窮得理如何盡得心

總之心與理一則理窮而心盡天人本是一體非可二視也

胡文定公所謂不起不滅心之體方起方滅心之用能常操而存則雖一日之間百起百滅而心固自若者自是好語但讀者當知所謂不起不滅者非是塊然不動無所知覺也又非百起百滅之中別有一物不起不滅也但此心瑩然全無私意是則寂然不動之本體其順理而起順理而滅斯乃所以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耳

感而遂通卽在寂然不動之內只一無私便寂感皆安起滅俱泯朱子於本體下增順理二句便析寂感爲二不見此心神速之妙失孔子繫辭之意

按王陽明云理無動者也常知常存常主於理卽不睹不聞無思無爲之謂也不睹不聞無思無爲非槁木死灰之謂也睹聞思爲一於理而未嘗有所睹聞思爲卽是動而未嘗動也所謂動亦定靜亦定體用一原者也較文定朱子語更暢學者宜深玩

人只一箇心天下之理皆聚於此是主張自家一身者若心不在那裏得理來惟學之久則心與理一而周流泛應無不曲當矣

理明而後心可爲主心存而後理聚不學則理自理心自心非特應事窒礙自家一身亦無主宰

心與理一不是理在前面爲一物卽在吾心須是體察得此物誠實在我方可

理從心出然往往背理而不能與之一者只爲私欲間隔耳知其間而去之則理與心一擧足動念無往非理所謂誠實在我也與孟子集義義襲相發

或問初用力把捉此心未免難不知用力久後自然熟否曰心是把捉人底人如何去把捉得他只是以義養之久而自熟

一義理便是把捉心底人能以義理爲主而不爲心所把捉則幾矣始焉猶有心理之別久則心卽理理卽心不待把捉而自無間斷此心適還其本體尚何生熟之可言哉

心只是箇心非是以一箇心治一箇心所謂存所謂收只是喚醒（要喚醒尚未熟孔子從心不踰雖不喚亦醒）○學者而今但存取此心此心是道之本領所謂講學者講此而已○一以貫之猶言以一心貫萬事看有甚事來聖人只這一箇心應去只是此一心之理盡貫萬理○人只是一箇心事父孝是此心事君忠事長弟亦是此心老者安少者懷朋友信皆是此心精粗本末一以貫之更無餘法

按朱子此數條皆重心至解論語一貫又云不可只去一上尋須去貫上理會不愁不理會得一只愁不理會得貫將一貫作兩義失夫子以字意愚謂所謂理會者皆所以求一也一則貫不一則不貫多學而識與隨事精察皆是求得一故夫子以一語之如朱子說未免倒置當以此數條爲正

知得果性善便有實有主有輕有重又要心爲主心把得定人欲自然沒安頓處孟子云仁人心也兩句

下只說心

按龜山云心得其正然後知性之善朱子以爲語病（朱說見大全孟子序小註然彼雖云語病至性理存養條又載此語於孟子曰下豈始疑其病卒用其說抑編錄者誤耶）愚謂當以龜山說爲正蓋性無不善人之所同其不免於惡者心不正之故也既知得性善便是心爲主又曰又要心爲主者以數其反覆丁寧之意耳

已前看得心只是虛蕩蕩地而今看得來湛然空明時那萬理俱在裏面向時看得似一張白紙今看得

那紙上都是字。按朱子前云如江西所說是守箇[illegible]物事非是如此條方說得心字分[illegible]
心放則蕩存則明明則萬理咸著釋氏謂墻壁瓦
礫俱是說法與朱子白紙皆字正同語至此朱陸
果有異乎以子靜爲禪者正由此心未明耳
問省察工夫如何察之曰只就秉彝良心處察之今
說話也是心動作也是心何者不是心須要窮箇根
源來處不可只道我操修踐履便了
根源來處便是天命之性使非知性知天不足以
盡此心丈量若一知半覺便謂道在是矣終於此
理有虧欠處此淸任和所以不可與時聖同日語
也
問持敬曰但因其良心發見之微猛省提撕使心不
昧則是做工夫底本領本領既立自然下學而上達
矣〇心體通有無該動靜故工夫亦通有無該動靜
方無透漏若必待其發而後察察而後存則工夫之
所不至多矣惟涵養於未致之前則其發處自然中
節者多不中節者少體察之間亦甚明審易爲著力
能謹獨然後無間斷按上條重體察此條重涵養理無二致學者[illegible]兩端[illegible]不一也

按眞西山以省察居涵養之先[illegible]是朱子亦云四端非無發見之時只是不省察便爲物欲汨了可謂[illegible]相矛盾
工夫雖通有無該動靜亦須有先後本末之分常
人未知所入則體察爲先旣得本領惟涵養是亟
若旣已涵養又須體察則所養者何物工夫不歸
一終是無頭柄終不免間斷此皆泥看中庸戒懼
謹獨作兩項故立說如此非聖人易簡直捷一以
貫之之義也按朱子云涵養致知力行須一時並了非謂今日涵養明日致知後日力行也此已自爲駁正益信前說未是
問論語一書未嘗言心至孟子方拈出是要從本源
處理會否曰孔門雖不說心然答弟子問仁非理會
心如何仁即心也但當時不說箇心字耳
按論語一書無非說心如時習說樂孝弟敬信何
一非心不獨弟子問仁然也況其心從心皆有心
字特問者不察耳
問心該誠神備體用故能寂而感感而寂其寂然不
動者誠也體也感而遂通者神也用也體用一源顯
微無間惟心之謂與朱子曰此語甚當

心之該備固如此。然必得其正而後能然。非可以虛辭求效也。苟內無主。而聽其所之。則反以致害者多矣。心豈可易言哉。朱子不爲析別。槩稱其善非也。

心要活。天理存則活。人欲用則死。○一便是無欲。今試看無欲之時。心豈不一。只爲有欲。此心便千頭萬緒。

此寡欲所以不可不急也。由寡以至於無。則此心一且活矣。

人惟有私意。聖賢所以留千言萬語。以掃滌人私意。使人人全得惻隱羞惡之心。六經雖不作可也。按朱子此語與象山六經註我之說何異。陽明云六經者聖人之記籍也。愚謂以己視經則六經皆爲我設。以經視經則多多贅矣。故曰不作可也。甚言其經在人而不在書。非眞謂止不必作也。學者須得其意、

六經之作。皆使人不失其本心耳。按朱子云借經以通理。理得則無俟乎經。又曰若曉得理。經雖無亦可。嘗理經對說。不若直言心更於理有著處。王心齋云經傳之間。印證吾心而已。意與卽意合。上古正者多。不正者少。故其說簡。後世正者少。不正者多。故其說詳。然詳之不如其簡也。非說之無益也。所以陷溺其心者深也。今惟

反已自治。將聖賢言語。如耳提面命。從念頭初動處。遂一體勘。合者存。違者去。如病服藥。病去則藥可除。惟愼加防閑。無使疾作而已。苟恃藥餌足以愈疾。而徇欲自恣。雖使和扁侍側。安能起白骨而肉之。故方書具在。而愈疾者惟醫。六經具在。愈心者存乎已而已。

問人心是靈底物。如日間未應物之前。固是寂然未發。於未發中。固常恁地惺惺。不恁瞑然不省。若夜間有夢時。亦是此心之已動。猶晝之有思。如其不夢未覺。正當大寐之時。此時謂之寂然未發。則全沉沉冥冥。萬事不知。不省。與木石無異。與死相去無幾。不可謂寂然未發。不知此時心體何所安存。所謂靈底何所寄寓。聖人與常人於此時所以異者如何。而學者工夫此時又何以爲驗也。朱子曰。寤寐者心之動靜也。有思無思者。又動中之動靜也。有夢無夢者。又靜中之動靜也。但寤陽而寐陰。寤清而寐濁。寤有主而寐無主。故寂然感通之妙。必於寤而言之。

寐中無生。畢竟寤時欠卻工夫。昔人謂夜卜諸夢

寐伊川云人於夢寐間亦可以卜自家所學之淺深如夢寐顛倒卽是志不定操存不固沈掾云晝觀諸妻子夜卜諸夢寐兩者無愧始可言學是寐時未嘗無工夫薛敬軒云爲學無時無處不是做工夫處卽如就枕時手足不敢亂動心不敢亂想便是睡時做工夫豈可因其陰濁遂聽其無主也聖人之寐如天之夜雖無所感而寂然未發之中未嘗不存必待其感而後具則寂然未發之時猶之寐中之無主也惡可以言聖欲學聖人者但當盡其寤時工夫則寐中不患無主不能效其旦晝之萬一而徒推索於沈冥之地亦可謂不知矣語云未知生焉知死愚亦曰未知晝焉知夜朱子謂寂然感通之妙必於寤而言之則是有旦氣無夜氣聖人寤雖與人異寐則與人同果可爲定論乎

又問竊謂人生具有陰陽之氣神發於陽魄根於陰心也者則麗陰陽而乘其氣無間於動靜卽神之所會而爲魄之主也晝則陰伏藏而陽用事陽主動故神運魄隨而爲寤夜則陽伏藏而陰用事陰主靜故魄定神蟄而爲寐神之運故虛靈知覺之體瞭然呈露有苗裔之可尋如一陽復後萬物之有春意焉此

心之寂感所以爲有主神之蟄故虛靈知覺之體沈沈潛隱悄無蹤跡如純坤之月萬物之生性不可窺其朕焉此心之寂感所以不若寤之妙而於寐也爲無主然其中實未嘗泯而有不可測者存呼之則應驚之則覺則是未嘗無而未嘗不妙也故自其大分言之寤陽而寐陰而心之所以爲動靜也細而言之寤之有思者又動中之動而爲陽之陽也無思者又動中之靜而爲陽之陰也寐之有夢者又靜中之動而爲陰中之陽也無夢者又靜中之靜而爲陰之陰也又錯而言之則思之有善有惡者又動中之動陽明陰濁也無思而善應與妄應者又靜中之靜陽明陰濁也夢中有正有邪者又靜中之動陽明陰濁也無夢而易覺與難覺者又靜中之靜陽明陰濁也一動一靜循環交錯聖人與衆人同而所以爲陽明陰濁則異聖人於動靜無不一於淸明純粹之主而衆人雜焉而不齊然則人之學力所繫於此亦可以驗矣朱子曰得之

聖人寂感之妙非特呼應驚覺已也呼之則應驚

之則覺此衆人之所同，而以此爲寐中之主，則人人有主矣。豈獨聖人哉。要之未能爲聖人，方不知聖之所以爲聖，而欲測其寐中不測之妙，何啻說夢。朱子不爲指示，繫曰得之，恐亦無可舉似學者。但當盡其所當爲，無徒索於茫昧之地可也。

陸子曰：人孰無心，道不外索，患在戕賊放失之耳。此心之良本非外鑠，但無斧斤之伐、牛羊之牧，則當日以暢茂。此事不借資於人，人亦無著力處。聖賢垂訓，師友切磋，但助鞭策耳。

存此意以觀書，可無汎濫之弊；存此意以交友，可無燕僻之失。蓋讀書親師友，皆欲其有補於心耳。此皆雨露之潤、日息之養，苟不免於斧斤牛羊，則雖日觀圖史，使仲尼爲師、顏曾爲友，奚益哉。

心不可汩，一事只自立心。人心本來無事，胡亂被事物牽將去。若是有精神，即時便出便好。若一向去，便壞了。按孔叢子謂心之精神是謂聖，楊慈湖便指精神爲聖人，非是。蓋精神特其氣之英爽耳。聖人適全德備，豈僅特此爲長技乎。果爾，則用物宏取精多者皆可稱聖，何聖人之多邪。即說爲孔子之言，終非定論。愚故不入正文，附識於此。

今人以能應事爲精神，反將精神二字錯看了。古人精神在爲己，今人精神只在狗物牽逐乎。云精神不充而智巧襲，此云有精神便出便好。蓋不能出者，爲智巧所襲也；智巧襲者，精神不充也。何以致精，何以聚神，亦白正心而不汩於事而已。

聖賢所貴乎恥者，得所恥也。恥存則心存，恥亡則心亡。○知非則本心自復。

按說命云無恥過作非，象山所云得恥知非者，正須合看。蓋恥過而不知非，將益其過；知非而不以有過爲恥，亦徒知而已。故必改過遷善，而後知恥之義全。象山但啟其端，學者宜盡其事。

或問荆門之政何先，曰必也正人心乎。○若論五福，但當論人一心。此心若正，無不是福；此心若邪，無不是禍。薛敬軒云：人所爲順理，即所謂惠迪吉；人所爲悖理，即所謂從逆凶。故曰無卜筮而知吉凶。敬軒之言吉凶與象山之論禍福一也。至於悖理順理，則存乎心之邪正而已。羑里非禍，象箸非福。知禍福在心不在事，可無倚伏之虞矣。○按此象山守荆門講洪範五福以代醮事語也。當時聞之有泣下者。可見人心本無不

正。但上無善政。無以感發其良心。而下多異教。左以滋其邪見。禳可避禍。誰不爲惡。祈可邀福。何必爲善。按韓侂冑欲內交於林大中。大中不許。及侂冑當國。或勸通書以免禍。大中曰。禍不可求而得。禍可懼而免邪。侂冑誅。大中復用。李若類推之。自不爲禍福所惑。當交戰之時。無倖於神之可免。而以自失其本心者多矣。故釋道二教。名爲勸善。適以長惡。象山一舉而歸於心。不待神之鑒觀。而此心凜然。甚於彰癉。然後淫祀之念絕。而正心之功急矣。讀象山語。而不革心易行者。非夫也。按黃溍嘗言居家不欺親。出仕不欺君。仰不欺天。俯不欺人。幽不欺鬼神。

何用求福報哉。語與象山相發明。蓋不欺則正。正則卽心是福。故無事他求也。

何氏鎬曰。耳目之官。卽心之官。仁義者道之全體。持志則心自正。心正則義自明。先存其心。然後能視聽言動以禮。必先盡心知性。然後知存養之功。

先存其心。然後能視聽言動以禮。可見顏子克己亦在心上用工。不論存養省察。無往非心爲之。一言心而學問之功盡矣。然以盡心知性居存養之先。則朱說誤之也。

勉齋黃氏曰。讀書且摸得心路直。方有商量。每學者來。且教他磨勵箇心歸去。譬如人持一箇鑿石錐來。如何鑽得入。且寄他兩片磨。磨得十分尖利。看去甚處都破開了。他便自會去尋揣。不恁地。見聞雖多終不濟事。

勉齋傳朱學者。亦先心路。而後見聞。益信格物一傳。當是版本已行。不及追改。觀朱子前後諸說可見。○心中無入處。非特不濟。且害事。如季路同事孔子。君臣父子之道。非不與聞。然卒死於孔悝。終身不悟。惜哉。孔子謂由不得其死。非徒皮相。正察其心之無所發也。

進道之要固多端。且刋落世間許多利欲外慕。見得榮辱是非得失利害。皆不足道。只有直截此心。無愧無懼。方且見之動靜語默。皆是道理。不然則浮湛出入。渾殽膠擾。無益於己。見窺於人。甚可畏也。

利欲外慕。最易害心。苟非知明守定。鮮有不爲所惑者。此亦正心之要也。

鶴山魏氏曰。人之一心。至近而遠。至小而大。至微而著。所以包括神明。管攝性情者也。

潛室陳氏曰。心居性情之間。向裏卽是性。向外卽是

情心居二者之間而統之所以聖賢工夫只在心裏著到一舉而兼得之

著到二字涉虛當云聖賢工夫只在心上用工方是若僅著到如何一舉便能兼得潛室此語殊覺顢頇

北溪陳氏曰心不過方寸大然萬化皆從此出正是源頭處故子思以未發之中爲天下之大本已發之和爲天下之達道按北溪嘗言學問工夫須從萬事萬物中貫通湊成一渾淪大本此獨以子思未發之中爲天下之大本夫未發之本果從萬事萬物中來否且既知心爲萬化源頭而又謂須從萬事萬物湊成尤自相矛盾心至靈至妙可以爲堯舜參天地格鬼神雖萬里之遠一念便到雖千萬人情事變之秘一照便知雖金石至堅可貫雖物類至幽至微可通某嘗著心說云維天之命於穆不已所以爲生物之主者天之心也人受天命而生固全得夫天之所以生我者以爲一身之主渾然在中虛靈知覺常昭昭而不昧生生而不可已是乃所謂人之心其體卽所謂元亨利貞之道具而爲仁義禮智之性其用卽所謂春夏秋冬之

氣發而爲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情故體雖具於方寸之間而其所以爲體則實與天地同其大萬物蓋無所不備而無一物出於是理之外用雖發於方寸之間而其所以爲用則實與萬物相流通萬物蓋無所不貫而無一理不行乎事之中此心之所以爲妙貫動靜一顯微徹表裏始終無間者也人惟拘於陰陽五行所値之不純而又重以耳目口鼻四肢爲之累於是心始梏於形器之小不能廓然大同無我而其靈亦無以主乎心矣人之所以欲全體此心而常爲一身之主者必致知之力到而主敬之功專使胸中光明瑩淨超然於氣稟物欲之上而吾本然之體所與天地同大者皆有以周徧昭晰而無一理之不明本然之用與天地流通者皆無所隔絶間斷而無一息之不生是以方其物之未感也則此心澄然惺惺如鑑之虛如衡之平蓋眞對越乎上帝而萬理皆有定於其中矣及其物之既感也則姸媸高下之應皆因彼之自然而是理固周流該貫莫不各止其所如乾道變化各正性命自無分數之差而亦未嘗與

之俱往矣靜而天地之體存一本而萬殊動而天地之用達萬殊而一貫體常涵用用不離體體用渾淪純是天理日常呈露於動靜間夫然後向之所以全得於天者在我眞有以復其本而維天於穆之命亦與之爲不已矣此人之所以存天心之大略也所謂體與天地同其大者以理言之耳蓋通天地間惟一實然之理爲造化之樞紐古今人物之所同得但人爲物之靈極是體而全得之總會於吾心即所謂性雖會在吾心爲我之性而與天固未嘗間此心之所

謂仁即天之元此心之所謂禮即天之亨此心之所謂義即天之利此心之所謂智即天之貞其實一致非引而譬之也天道無外此心之理亦無外天道無限量此心之理亦無限量蓋天道無一物之不體而萬物無一之非天此心之理亦無一物之不體而萬物無一之非吾心（本註那箇不是心做那箇道理不具於心）天下豈有性外之物而不統於吾心是理之中也哉但以理言則爲天地公共不見其切於己謂之吾心之體則即理之在我有統率主宰而其端可尋也此心所以至靈

至妙凡理之所至其思隨之無所不至大極於無際而無不通細入於無倫而無不貫前乎上古後乎萬世而無不徹近在跬步遠在萬里而無不同雖至於位天地育萬物亦不過充吾心體之本然而非外爲者此張子所謂有外之心不足以合天心者也所謂用與天地相流通者以是理之流行言耳蓋是理在天地間流行圓轉無一息之停凡萬古萬物小大精粗無一非天理流行吾心全得是理而天理之在吾心亦無一息不生生而不與天地相流行人惟欲淨

情達不隔其所流行然後常與天地流通耳且如惻隱一端近而發於親親之間親之所以當親是天命流行者然也吾但與之流行而不虧其所親者耳一或少有虧焉則天理便隔絕於親親之間而不流行矣次而及於仁民之際如老者之所以當安少者之所以當懷入井者之所以當怵惕亦皆天命流行者然也吾但與之流行而不失其所安所懷所怵惕者耳一或少有失焉則天理便隔絕於仁民之際而不流行矣又遠而及於愛物之際如方長之所以不斷

胎之所以不殺殀之所以不夭亦皆天命流行者然也吾但與之流行而不害其所長所胎所殀者耳一或少有害焉則天理便隔絕於愛物之際而不流行矣凡日用間四端所應皆然但一事不到則天理便隔絕於一事之中一刻不貫則天理便隔絕於一刻之中惟其千條萬緒皆隨彼天則之自爾而心爲之周流貫通無人欲之間焉然後與元亨利貞流行於天地之間者同一用矣此程子所以指天地變化草木蕃以形容恕心充擴得去之氣象也然亦必有是

天地同大之體然後有是天地流通之用亦必有是天地流通之用然後有是天地同大之體則其實又非兩截事也

或謂天人同體而異用何也曰天純而人雜天不已而人間斷也去其間且雜者一出於純而不已何天人之可分哉然則人未嘗不欲爲天而率違於天何與曰天無待於外故雖有薄蝕無損於本體人不能無所藉以生故氣質亂其中物欲奪於外求其去間雜而歸純全也不亦難乎聖人則不

然私欲不萌義理常著故能與天地同其體用下此者惟勉而行之如親親仁民愛物之際雖未必盡出於天理之本然亦可稍救人欲之橫流不能實致其功而徒侈言體與天地同大用與天地流通雖自謂善言心吾直以爲放心耳

慈湖楊氏曰天者吾心之高明地者吾心之博厚易者吾心之乾女者吾心之坤萬物者吾心之散殊一物也一物而數名謂之心亦謂之道亦謂之易聖人諄諄言之者欲使紛紛者約而歸於此也慈湖極口贊心而於

大學正心誠意孟子存心養性繫辭窮理盡性皆詆爲非聖之書則未知此所謂心猶喫何物也

心得其正然後可爲高明博厚乾男坤女故子思言中和位育必本於戒懼慎獨虞廷道心不廢精一慈湖之言心雖就本體觀能保其不爲人心乎此皆好爲高論不自知其說之過也

人性至善人性至靈人性至廣至大至高至明人所自有不待外求人所自有不待外學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見牛觳觫誰無不忍之心見孺子匍匐將入井誰無從救之心是謂

仁義之心是謂良心即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之心即天地日月鬼神之心人人皆有此心而顧爲營營逐逐貪利祿患得失者所薰灼某切惜之

按良知良能雖不待學然妻子具而孝衰非心之過不學之過也故舍心而言學非學廢學而言心亦非心也要在以心爲本而學以充之而已

可強務者血氣也無強務者心也有斷續者思慮也無斷續者心也能明此心則思慮有斷續而心無斷續血氣有強務而心無強務有思無思而吾心無二

西山眞氏曰學者存心行事但當以義理爲本義所當然雖害不辟義所不當然雖利不計如此方合乎天理之正若此心一出一入於義利之間終是爲利所勝如黑白相加黑必掩白薰蕕共器蕕必掩薰立志之初不可不察也按許魯齋云人只當言義理可與不可當與不當但如天道福善禍淫有時而差是禍福不足信也人只得當於義理而已一切利害不足恤也與西山說相發

提出義理二字此心方有依據如該誠神備體用體與天地同大用與萬物流通終是雷同勦說無益於已徒放心耳伊洛而後吾必以西山爲正派

由其心明理正語必由衷與務華絕根者天淵

爲學須常存此心平居省察覺得胸中盎然有慈祥惻怛之意無忮忍刻害之私此即所謂本心即所謂仁也便當存之養之使之不失則萬善從此而生

此皆西山居恆實做工夫語使非實做工夫安知所謂慈祥惻怛本無忮忍刻害者而存之養之邪知言可以知人吾於西山竊向往焉

潔齋袁氏曰人心與天地一本精思以得之兢業以守之則與天地相似

精思兢業即虞廷精一孔門戒謹之功語雖平而意實深也

游氏九言曰欲知太極先識吾心游氏初學於張栻栻教以求放心久之有得故爲此語見太極圖解後

吾心即太極識得吾心太極便在我動靜陰陽不外喜怒哀樂而已中和致而天地位萬物育太極果專在天地乎按濂溪太極圖實從中庸悟出所云無極即篇末之無聲無臭也來子稱爲不傳之秘不知濂溪實有所本但由人淵天若見以爲獨得耳余所爲心書則又挽歸人身濂以見天人合一之無間也

果齋李氏曰吾於問學雖未能周盡然幸於大本有
見處此心常覺泰然不爲物欲所漬耳
此卽孟子先立其大小不能奪之意濂溪亦云見
其大則心泰人能於見處親切學問自有領會果
齋此語自是生平得力處非如俗學撲稜兩可浸
無執持也
雲峰胡氏曰孟子所謂聞而知見而知者知其道也
知其道者知其心也時有先後之異心無先後之間
萬古一理千聖一心世遠而心之神明相接迹異而

心之天理相孚默而成之不言而信此其神會而心
得之者與
此卽象山心同理同之說自是不易之論雲峰尊
朱學者其說不外此固知理同者論不得異也
九峰蔡氏曰人心至靈也虛明之體事物之來是是
非非無不明也少則昏矣久則怠矣又久則棄之矣
無他形氣之私溺之也人能超乎形氣拔乎物欲達
其初心（初心卽性也遠 無使迅抑之意）者則天下之理得矣
何以能超形氣拔物欲其要在不從自己軀殼起

見惟理是視則形氣物欲自當退聽而無昏怠棄
之失矣此正心之功所以不可須臾離也
三山鄭氏曰六十四卦皆一理也一理皆本於吾之
一心心外則無理理外則無心心理渾融與象數體
用冥而爲一言乎天下之大蚊蝱之細皆不出乎吾
心之內焉聖人豈欺我哉
非獨六十四卦之理本於吾心六經萬物之理咸
具焉心大無外特人之盡其心者有太小偏全之
不同以致聖賢庸愚之各異非心負人人實負心

耳能不愧怍者幾人
或問心中思慮多奈何魯齋許氏曰不知所思慮者
何事果求所當知雖千思萬慮可也若人欲之萌卽
當斬去在自知之耳人心虛靈無槁木死灰之理要
當精於可思慮處喜怒哀樂愛惡欲一有動於中
則氣便不平氣不平則發言多失七者之中惟怒爲
難治又偏招患難須於盛怒之時堅忍不動俟心氣
平時審而應之庶幾無失
按制怒之法全在平日克己自治方能臨時無失

薛敬軒曰二十年治一怒字尚未消磨得盡以是知克己之難若平日無功夫臨
時安能忍得且怒亦有當怒者如一怒安民怒何可以須發得其當
耳苟不顧理但求免禍如鄭歸生之於公子宋可
謂能忍矣而不免弑君之名庸愈乎見春秋魯宣公四年左傳
或曰然則孔子言一朝之忿忘身及親何與曰怒
者公理忿者私欲故七情有怒而無忿又未可例
論也曼原古器局寬厚人莫能及或問量可學乎曰吾幼時犯者則怒如忍於色中忍於心久則自熟殊無相較意楊天游云德深量亦深見大器亦大皆可爲治怒之法

臨川吳氏曰心學之妙自周子程子發其秘學者始
有所悟以致其存存之功周子云無欲故靜程子云
有主則虛此二言者萬世心學之綱要也不爲外物
所動之謂靜不爲外物所實之謂虛靜者其本虛者
其效也
欲自內出物由外至內無欲則外不能動而心有
主矣兩言實互相發要當以無欲爲本

白雲許氏曰學以聖人爲準的然必得聖人之心而
後可學聖人之事
聖人之心即我之心聖人先得我心之同然耳不

失其心即聖人之心白雲謂必得聖人之心而後
可學聖人之事視聖與己爲二非也

潛溪宋氏曰六經皆心學也心中之理無不具故六
經之言無不該六經所以筆吾心之理也人無二心
六經無二理因心有是理故經有是言聖人之道惟
在治心大哉心乎正則治邪則亂不可不慎也
知此則六經可讀不則雖日誦羲文周孔之言於
身心奚益哉薛敬軒曰讀書不體貼向自家身上去做工夫雖盡讀古今天下之書無益也
無益於身心而徒以誦說爲者直謂之玩物喪
志耳

問天下之物孰爲大曰心爲大仰觀於天清明穹隆
日月之運行陰陽之變化廣矣大矣俯察於地廣博
之持載山川之融結草木之繁蕪亦廣矣大矣而此
心直與之參渾合無間萬象森列莫不備焉非直與
之參也天地之所以位由此心也萬物之所以育亦
由此心也能體此心之量而踐之者聖人之事也如
羲堯舜文孔子是也能知此心欲踐之而未至一間
者大賢之事也如顏淵孟軻是也或存或亡而其功

未醇者。學者之事也。董仲舒王通是也。全失其心。而惟游氣所狥者。小人之事也。如盜跖惡來是也。孔子敘書傳禮記。刪詩正樂。序易繫彖說卦文言。作春秋。何莫不爲此心也。諸子百氏之異戶。出則汗牛馬。貯則充棟宇。雖言有純疵。學有淺深。亦爲此心也。心一立。四海國家可以治。心不立則不足以存一身。使人人知心若是。則家可顏孟。人可堯舜。六經不必作矣。况諸子百氏乎。

心雖大。而所以能盡此心之用者。則存乎其人而

已。濂溪分別聖賢學者甚明。然謂人人知心若是。便家可顏孟。人可堯舜。未免涉虛。故程子言立心。必曰此上頭儘有商量。非如濂溪謂心一立。便可治四海國家也。（按朱子云。古人此處心上理會。至於治天下。皆自心中流出。理會二字。與程子所云商量。皆有工夫。非徒立而已。）語意虛實之間。學術淺深自見。未可爲濂溪瞞過。至橫設七術。（抑、揚、奇、廓、玄、通、繹。注見天下柢。）以爲養心之要。尤與孟子寡欲集義之旨矛盾。故刪。

敬軒薛氏曰。人心有一息之怠。便與天地之化不相似。須臾不戒慎恐懼。便不免於怠。位天地育萬物。俱從戒懼慎獨來。人所以與天地相似者此而已。故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萬物不能礙天之大。萬事不能礙心之虛。事不礙心。爲能與天同大也。苟心不能如天之大。而求事不礙心。未易幾也。敬軒此語。其能否。未可知。以愚自度。則當從慎獨始。

心中無一物。其大浩然無涯。

要得浩然無涯。須是心中無物。然如此工夫正難。非可懸想意度而得也。

雖上智不能無人心。聖人所謂無欲者。非若釋氏之盡去根塵。但人心之得其正者。卽道心。以其不流於人欲之私。所謂無欲也。

道心從人心而見。非有二也。惟無欲。然後心得其正。敬軒從流溯源。以明根塵非能累人。正須識形以盡性耳。吾儒所以異於釋氏者此也。

牧心一生而天地否。良心一發而天地泰。

天地否泰從吾心良技而分此正與天地相似處
詩云不忮不求何用不臧世安得去忮而皆良也
人爲學至要當於妄念起處即遏絕之先儒云慾心
萌便思理義以勝之即窒慾之要也
妄念非獨慾心敬軒云非力所及而思者妄也又
曰人之出處當安於義命不安義命妄也愚意一
切妄念皆當準窒慾之法絕之庶不爲妄所牿耳
心存則因器以識道一切物放下繫於心上用力
斯得近裏之效

道不離器器即道也心不存則道自道器自器所
謂日用而不知也
作事只求心安而已然須理明則知其可安者安之
理未明則以不當安者爲安矣
心安則理順有未順者非獨理未明心亦非心也
故必正心而後能安其所可安必不安其所不當
安薛氏此語猶未免析心與理爲二也
白沙陳氏曰學者不但求之書而求諸吾心察於動
靜有無之機致養其在我者勿以聞見亂之去耳目

支離之用全虛圓不測之神一開卷盡得之矣
能求諸心則隨所見聞皆可得益不患其支離也
必欲掃除義理則此心無安頓處所謂虛圓不測
者不過空殼而已虞廷精一執中之功自不可廢
當時以禪學病白沙者此也（按臨川吳氏云聞見雖得於外而所聞所見之理則具於心故外之物格則內之知至此儒者內外合一之學固非如記誦之徒博覽於外而無得於內亦非如釋氏之徒專求於內而無事於外也其論甚正白沙未免專內棄外矣）
天道至無心此其著於兩間者千怪萬狀不復有可
及至巧矣然皆一元之所爲聖道至無意比其形於

功業者神妙莫測不復有所加亦至巧矣然皆一心
之所致心乎其此一元之所舍乎
君子一心足以開萬世小人百惑足以喪邦家何者
心存與不存也夫此心存則一一則誠不存則惑惑
則僞所以開萬世喪邦家者不在多誠與僞之間而
已
學者常令此心在無物處便運用得轉○人心著一
物不得纔著一物便有礙如功業文章氣節三者固
是美事若念念只在此三者上此心便不廣大不在

做不去時被他攪方是累只初間要去做時便已偏
了
按朱子云有殺身成仁之意便已非仁以其有意
爲之也文章功業氣節有意爲之便是累不可不
發深省
敬齋胡氏曰人心萬理咸備無所不有只要修省得
到〇天地萬物之理即吾心之理吾心之理即天地
萬物之理〇所以爲是心者理也所以具是理者心
也故理是處心即安心安處理即在〇天下之理雖

萬殊而實一本皆具於心故感而遂通若原不曾具
得此理如何通得〇天下神速莫如心天雖至健一
日不過周天過一度而已風雖急一日不過數千里
心一思便思得幾千萬年須臾便思得幾千萬里幾
箇周天蓋心具是理理無不在千萬古共此理千萬
里共此理所以思無不到故氣速不如神速神速由
於理一故也〇心在重處發熟處難忘若利祿重則
心在利祿上發功業重則心在功業上發那邊熟只
從致那邊去是戀著舊習也若非勇猛奮發擇善固
執改革舊習雖欲勉强操存心未易收
存得義理之心方是存若只在功業利祿上發便
是私心便是放故云心未易收〇心之收放非眞
有出入只是理欲二字在天理便是收涉人欲便
是放
看盡天下事只要不失其本心心爲主事爲客以主
待客則我不勞而事治蓋處之各得其所也
心有主雖在鬧中亦靜故程子以爲金革百萬與飮
水曲肱一也然必知之深養之厚心方不動〇無事

時不教心空有事時不教心亂〇只不愧屋漏吾之
職分已盡一切貧賤禍福皆處之以義不可累吾心
也
不愧屋漏已可自爲者富貴貧賤禍福有命存焉
非己所能爲者在己者不可不勉在天者聽其自
至庶幾不爲所累薛敬軒云修德行義之外當一
聽於天若計較利達日夜思慮萬端而所思慮者
又未必遂徒自擾擾祇見其不知命也胡文蘅宿
亦云富貴貧賤莫不有命人當修身俟時不可爲

造物所畀。愚謂人必知命而後可一意於學。胡敬齋云三命之在人分究於天不可變也是以君子貴知命彼不能為學者未免為造物所畀。先儒格言聖賢道理不可不長留胸臆也。處之以義須合論語不處不去意看。義不當得貧賤而欲去貧賤亦是不義。或曰人所當為非特不愧屋漏已也。敬齋以為職分已盡何與曰不愧屋漏是就日間當行之事無所虧欠處說與昔賢焚香告天同意非僅獨處暗室心無愧怍已也

陽明王氏曰見得自己心體即無時無處不是此道

按見字煞有工夫非可徼倖得者心體既明無往非道以道本在心非由外鑠也

心一而已以其全體惻怛而言謂之仁以其得宜而言謂之義以其條理而言謂之理不可外心以求仁不可外心以求義獨可外心以求理乎求理於吾心此聖賢知行合一之教也

心理本是一物明得心便是理存得理方是心彼析心與理為二者總由私欲間斷故彼此背馳耳欲去而理存則心理合一矣

問看書不能明如何曰此只在文義上穿求故不明四書五經不過說這心體這心體即所謂道心體明即是道明更無二

按心者道之源也道者心之體也從心見道則書無不明從書覓心則心為書掩虛誦之於實體固自懸絕非獨不能明書且溺心矣

問聖人可學而至由聖人只是其心純乎天理而無人欲之雜故雖凡人而肯為學使此心純乎天理則亦為聖人故曰人皆可為堯舜學者學聖人不過是

去人欲而存天理耳

從理欲別聖凡學聖工夫方有著落人惟震於名而不察其實程子云學者欲學聖人須熟玩聖人氣象不可止於名上理會遂安於凡而不敢希於聖皆由聖學不明在上者以功利取士不以聖人望人故千百年不一見耳如陽明以純理為聖人孟子以孝弟為堯舜而不自砥礪者非夫也

後儒不明聖學不知就自己良知良能上體認擴充卻求知其所不知求能其所不能一味希高慕大不

知自己是桀紂心地卻要做堯舜事業如何做得

言良知良能不若言心心者知能之本知能者心之發也與其從發用上體認不若從根本上整頓根本既正則發無不善雖堯舜事業可爲何至爲桀紂乎愚所以言正心不言良知以此

問名物度數亦須先講求否曰人只要成就自家心體則用在其中如養得心體果有未發之中自有發而中節之和自然無施不可苟無是心雖預先講得許多名物度數與己原不相干臨時自行不去按朱子云且收拾心下勿爲事物所勝雖不得讀書亦須此心常在這裏若只就事上理會纔饒理會得許多骨董只添得許多雜亂許多驕吝其言與陽明合謂陽明背朱者非也

按陽明雖言良知至此亦言心體蓋心乃萬事萬物之本三王不襲禮五帝不沿樂而自成禮樂之化特有此心而已若徒講求名物度數而無因時制宜之法此刻舟之見齊桓所由受哂於輪工也按朱子云自家一身如何做得許多事只是心裏都有這箇道理自家雖不曾做然既有此道理便識得其都處置得下思胡非心與理一者不能出此

問好色好利好名等心固是私欲如閒雜思慮如何

亦謂之私欲曰畢竟從好色好利好名等根上起自尋其根便見如汝心中決無做劫盜的思慮何也以汝原無是心也汝若於貨色名利等心一切皆如不做劫盜之心看有甚閒思慮

自尋其根四字乃遏欲要法謝上蔡云屋柱無根折便倒人只爲根源未淨故思慮纏繞大學之言有所亦此意愚謂知其根而斷之非難斷而不復生爲難三者之中惟名尤甚人能斬斷名根則此心便無一事孔顏之樂自是而見何閒雜之有

三者各從其重處發重在色者色上思慮多名與利亦然能從重處斬斷勿使復生則輕者不足言矣在人自體察可也色利名不好則不可得然雖得之色足傷生利足殺身本無所益惟名雖可以動衆然由好而致苟無其實終亦必亡知此則亦安用好哉然人每好名而不能忘者皆爲氣質所役無理義以養其心耳誠能寡欲集義以變化氣質則怡然渙然不待尋其根而自斷矣

問人心與物同體曰豈惟與物同體雖天地鬼神亦

與我同體。人只為形體自間隔了。我的靈明便是天地鬼神主宰。離卻我的靈明便沒有天地鬼神萬物了。如已死之人。精靈游散。天地萬物尚在何處。

人與天地鬼神同體。在理不在形。易言天道禍盈福謙。人道惡盈好謙。便是同體處。若已死之人。特自己精靈游散。與天地萬物無涉。況人雖已死。而天地萬物未嘗不存。陽明謂人死便無天地萬物。未免流入釋氏。非定論也。

問學無靜根。感物易動。處事多悔。如何。曰三者病亦相因。惟學而別求靜根。故感物易動。感物而懼其易動。故處事多悔。心無動靜者也。一而已。靜其體也。而復求靜根。是撓其體也。動其用也。而懼其易動。是廢其用也。故求靜之心即動。惡動之心非靜也。循理之謂靜。從欲之謂動。欲也者。非特聲色貨利外誘也。有心之欲。皆欲也。按朱子云動中未嘗不靜靜謂無人欲之紛擾而安於天理之自然耳與陽明循理之意合

循理便無欲。以此言靜。與濂溪主靜正同。至謂求靜即動。惡動非靜。先與明道定性書相發。陽明此

等語。非必勦襲周程為之。皆由平日從心上用功。故其言不謀而合。按尹和靖云。動靜一理。伊川聞之。和靖曰。適聞鐘聲未撞時。鐘固在也。伊川首肯。曰更涵養。愚謂知動靜一理。則無惡動求靜之病矣。而從聞鐘聲得之。此亦因器識道之驗也。彼謂聞見足以亂道者。終非定論。欛柄在手頭頭是道尼山聲入心通何[illegible]

聞見

甘泉湛氏曰。學何學。曰。心。善學者如貫珠。不善學者如觀珠。觀珠者。觀他珠也。多學而記之類是也。貫珠者。自我得之。一以貫之之類也。

孔子明說不是多學而識。後世學者。皆從事上理會。如金仁山謂聖人之道。中而已矣。許白雲便欲事事求夫中而用之。不知何處得箇中來。孟子云執中無權。猶執一也。可為重貫輕一者之戒。

人心本來之體。與天地萬物一也。知心之本體。則知天地萬物。知天地萬物。則知心之本體矣。○心中正時天理自見。難見者。心中工夫未中正也。○或問心之不存何也。曰。其憲必固我之累與。故絕四然後心

可存。此學只在切問近思自存養達於事業人倫事物無非此一心貫之如一樹相似自根本以至枝葉無不是此生意一氣通貫本末具備初無前後

萬物之本在根人之本在心根盛則枝葉茂心明則事理著物之有蠹蝕者猶人之私意牿亡也愛樹者必去其蠹護心者不去其私是愛心不如愛樹也

心者生理如樹在地斯須弗存生理索然○或問心事合一曰其猶燭乎光之體與光所被二也然於當照於四壁非有二光也今之人猶移燭而照也

心明則暗室皆燭（觀朱子胡白然皆字可見）不明則白晝瞑然燭能照於所及不能照於所不及以此喩心尚未親切

一峰羅氏曰天之生物也人爲貴其與人也心爲大以仁居之以禮位之以義道之以知出之以配天地以明日月以行鬼神以流河海以奠山嶽以綏萬邦以蕃草木育鳥獸大行爲伊呂窮居爲孔孟不其大與

仁義禮智皆從心出所謂非外鑠也一峰下數以字便似仁禮與心爲二非善言心者雖極贊其大恐於心未有得也

龍谿王氏曰心者意之體意者心之用事則心之應跡也在事上攝持不過强制於外在意上決擇動而後覺不免滅東生西惟在心體上操存方是禁於未發方是端本澄源乃聖門指訣也

龍谿學於陽明尊信良知非一日至此獨指心體爲本益信良知特陽明入處非造道定旨也

問主靜曰靜無欲也無欲則心得其正動如是靜亦如是○心中無事觸處皆樂樂不在事也

或問事有憂患恐懼亦樂乎曰心中無物非已所致如浮雲過太虛不害其爲樂也

龍江林氏曰人心皆明鏡聖人特不塵之耳人心皆止水聖人特不波之耳

不以欲害理所謂不塵不波也下此者惟以理制欲便是去塵波之法塵去而鏡明波靜而水止衆人與聖人一也人徒羨聖人之明止而不知已所

以去波塵之法終亦自棄而已

姚江胡氏曰學只成就一箇是當而已蓋天地間只有一箇是當細分之萬事萬物又各有箇是當所謂理也而主之者吾心也吾心必欲其是當雖行於萬變之中而不奪如指南之車者便是立志其兢兢業業不敢有一毫不是當便是居敬虛心體認其果是當與否便是窮理其不是當的便是人欲便與遏絕勿萌於意慮其是當的便以措之日用勿更因循便是力行到久後成熟便是人欲淨盡天理流行內而吾心外而事物舉此而後不遺便是一貫

學惟求當可謂辭簡理舉又合立志居敬窮理力行爲一皆從實地做工夫無一虛元語所謂下學而上達也不得其要而從人舌根覓生活其不倀倀者鮮矣一貫雖在成熟後方見其實求當處便是一貫道理理無不一其不一者只爲人欲紛紜便千頭萬緒所謂人心道心收心放心皆不外理欲二字而已

虛齋蔡氏曰人之所以能參天地贊化育亦只是一

箇心而已此一箇心在人所用何如其所蓄原無限量其出之固無窮已時亦無窮極處也今人雖各有是心猶未真知其日用間無一毫不是此心之主宰運用也但人有用得盡者有用得不盡者有用得正者有用得不正者有用得大者有用得小者有用得遠者有用得近者如堯舜孔孟一心用之於滿天下無處不周匝又直用至千萬世而猶不竭此最善用其心者也曾子隨事精察是就事上討道理夫子一貫是就心上討道理就事上討道理則道理猶在外在外則道理不同至有千條萬緒之多若就心上討道理則道理皆從中出中出則千件萬件一到面前只用一心之理應之所謂因物賦形無有不周匝處

聖學如化工千枝萬葉不待比擬較量固不畫一後世學者如畫工如雕鏤如染夏雖點綴設色備極工巧終不相似此所以異也一貫道理可悟不可言曾子隨事精察正是未得一處孔子呼而告之與解家豈拂何異曾子當下領會故大學有絜矩之說絜矩所以為一貫也門人之問初無入處曾子亦難舉似於以忠恕應之總是習心未化要之一貫道理便異

無極太極悟者自悟非語言文字所能傳也

黃氏翥曰千古之相傳者道也千聖之相傳者心心不息道亦不息心得而羲黃堯舜文孔之道在我矣不得則語言皆跡也故孔子曰予欲無言凡欲求諸心也

堯而上其相授受者心也默而識之不言而信下此則入於言矣然君臣師友之間其相授受者語必心也後世惟語言文字競長較短無復授受之意此道所以不明也

少墟馮氏曰自古聖賢學問只在心上用工不然即終日孳孳總屬枝葉○聖賢之學心學也然心亦有不可不辨者故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若不辨人心道心而第曰只在心上用工則遍周法界之說當與精一執中並傳矣問禹稷顏回同道吾輩何以能與禹稷顏回同道曰只是不失此心而已

凡言同道者皆是同此心也己溺己飢禹稷此心顏回亦此心故曰同道吾輩能心禹稷顏回之心便是同禹稷顏回之道非有二也

嘉善陳氏曰萬事一五倫也五倫一言行也言行一人心也人心一形上也即孟子形色天性之意須其踐否何如耳

人心泛就衆人之心說不與道心對看心雖涉氣然形上之理實備於此故曰人心一形上人能不失其本心便與天無二所謂人心者此人心是只對道心說為後世不能無物欲之蔽故指出言之使人不以此害彼耳此聖人所以參天地也

天性在內日收其心於不睹天日近浩然之氣日生

日騁其心於衆睹則人趨之而天去之德日以退氣日以餒○道虛位也載於君子小人之心而後實人皆發其為君子之心是君子道長矣人皆去其為小人之心是小人道消矣所消所長者人心也非氣運也

消長雖在人心然發其為君子之心去其為小人之心須是人主舉直錯枉使人人皆知勸懲方能長君子而消小人若僅就在下位者說則雖能發其為君子之心止可謂之君子不可謂之君子道

長雖能去其爲小人之心止可謂之不爲小人不
可謂之小人道消此中未始不關氣運如堯舜之
世雖有四凶不害爲盛明桀紂之世雖有微箕比
干不免於亂亡此又人心不能與天命爭衡處故
曰生我者父母成我者君相也
人惟一心從外而感惟有見聞從內而出惟有言行
言行發揮此心者也故曰君子之樞機所以動天地
也樞機在心動天地以心也○心無爲以守至正一
了百當○他事○心嘗惺惺在這裏萬理便森然

於其中○子思言莫載莫破引而不發若云惟人心
能載之破之耳○欲立欲達隱隱分屬養教凡語濟
世者總不離養教也合之者心也上律下襲隱隱分
屬知能凡語成德總不離知能也合之者心也從容
中道明明只是言行凡語體道總不離言行也主之
者心也○萬事皆命作善由人細推其變亦有不然
善言有時不可發善事有時不可行是作善未嘗不
有命也蓋一涉於口一麗於身便與氣俱而理或不
能自主惟以善存心莫得而撓之故惟人心主命而

可以無命
此即孟子立命之學惟確乎不拔[illegible]
之彼不顧治亂而盡言以賈禍抗行以[illegible]
衡命然慮其觸忌諱掛網羅而依阿淟涊無所[illegible]
否雖云順命與同流合汙者何異聖賢語默動靜
惟當其可此中自有義在義安則心無不善所謂
知行合一也苟泥善不可爲并義而廢之是內外
異轍動靜二心謂之畏天可也以爲致命則非也
心書卷三終

心書卷四

宜春張自勲卓菴氏著

宋蔡沈曰二帝三王之治本於道二帝三王之道本於心得其心則道與治可得而言矣何者精一執中堯舜禹相授之心法也建中建極商湯周武相傳之心法也曰德曰仁曰敬曰誠言雖殊而理則一無非所以明此心之妙也二帝三王存此心者也夏桀商紂亡此心者也大甲成王困而存此心者也存則治亡則亂治亂之分顧其心之存不存何如耳

心無異道道無異治論治道而歸本於心可謂扼要惜後世講求者不知此理耳

春秋傳曰人君即位之始年必稱元年者明人君之用也元即仁也仁人心也春秋深明其用當自貴者始故治國先正其心以正朝廷與百官而遠近莫不一於正矣

易言感人心而天下和平禮稱奉三無私以勞天下六經論治未有不本於心者益信正心之功非僅儒生之業也

范氏曰人君之心惟在所養君子養之以善則知小人養之以惡則愚然賢人易疎小人易親是以寡不能勝衆正不能勝邪自古國家治日少亂日多蓋以此也

人主之心與人同而所處則異庶人之心操舍由己者也人主之心攻之者衆必先得所養而後能存范氏所云乃堯桀所由分也其要唯在親賢人遠小人而已

後周蘇綽爲六條詔書奏施行之其一先治心曰凡治民之體先當治心心者一身之主百行之本心不清淨則思慮妄生思慮妄生則見理不明見理不明則是非謬亂是非謬亂則一身不能自治安能治民是以治民之要在清心而已所謂清心者非僅不貪貨財之謂也欲使心氣和平志意端靜心和志靜則邪僻之慮無因而作邪僻不作則凡所思念無不皆得至公之理率至公之理以臨其民則彼下民孰不從化是以知治民之本先在治心

按蘇綽此語非獨治民修齊之道具於此與大學八條目相發明後世不觀全史概謂格致之理自宋始發非也

唐太宗謂蕭瑀曰朕少得良弓十數自謂無以加近以示弓工乃曰皆非良材木心不正則脈理皆邪弓雖勁而發矢不直朕以弓矢定四方識之猶未能盡況天下之事乎乃命京官五品以上更宿中書內省數延見問民疾苦政事得失

按胡氏云工人之意蓋以弓諫猶曰君心不正則言行皆邪而出政不善云爾太宗雖媿於聽德之聰然能因是延見京官問民疾苦政事得失是亦為君之道也愚謂正惟不知反己自治故雖問民疾苦政事得失卒以成其雜霸使一聞工人之言如徐積之於安定曰頭容直積曰非獨頭容直心亦要直則巢剌妃必不納而高宗寧無武氏之禍故知正心者修齊之本也

睿宗問司馬承貞曰理身無為高矣如理國何對曰國猶身也順物自然而心無所私則天下理矣帝歎曰廣成之言無以過也

無私由正心來凡有私者皆其心不正也承貞此語與先儒合（即程子廓然大公物來順應意）睿宗僅謂廣成無以過尚未悉貞發言之意爾按南唐主李昪嘗問致太平於道士王棲霞對曰治心治身乃治國家陛下未能去饑瞋飽喜何論太平皆能正言以折世主而所持論不外心身乃知正修之功非獨吾儒一家之學即二氏亦不能外也（史稱凡所賜予棲霞皆不受蓋亦皭然不滓者也非有得於身心之學安能及此其視馮道趙戒輩何如哉）

憲宗問宰相裴垍曰為理之要何先對曰先正其心

按宋吳芾知婺州時孝宗初即位芾陛辭引垍此語以為非謂臨御之初便須正心而治安既奏遂可置心於不問也苟非至誠無息則始勤而終怠何以成純王之治哉

穆宗嘗愛柳公權書跡問曰卿書何能如是之善對曰用筆在心心正則筆正帝默然改容知其以筆諫也

雖以筆諫理實如此其善引君者乎○萬事萬物

皆起於心用筆特一端耳推此類求之益信無疑
不可不正也
房元齡問化人之道於王通通曰正心
化人之道不在人而在心所謂正己而物正也庶
世諸臣誠心者鮮惟通首發之未可謂不知道也
張元素曰心爲萬事主動而無節則亂敗德之原實
在於此
動而無節爲心未正也正則不妄動矣元素知其弊而不知用其力亦虛話耳
宋神宗問司馬光曰呂惠卿明辨亦似美才光對曰
惠卿誠文學辨慧然用心不正陛下更徐察之江充
李訓若無才何以動人主眞西山謂夏竦丁謂王欽若非無文章然君子不道者以其心不正也亦溫公之意
按溫公此語非獨爲惠卿定品實可爲取人之法
如神宗不悟何後魏武帝謂于忠曰當今學識有
文者不少但心直不如卿識鑒出神宗右惜忠後
先易節耳然則心正者猶不可保況不正乎
呂希哲爲說書每勸人主以修身爲本修身以正心

爲要心正意誠天下自化不假他術身不能修雖左
右之人不能諭況天下乎呂東南每論對以正君心爲急務
按眞西山爲大學衍義獨舉誠正修而不及齊治
平爲齊治平已具於誠正修也與希哲所言正合
明邱濬以爲闕齊治平復爲衍義補是未知作者
之意也觀孟子云一正君而國定則眞呂之言不
誣邱氏所補不益贅乎
范純仁爲侍講語人曰國之本在君君之本在心人
君之學當正心誠意以仁爲體使邪僻浮薄之書無
自而入然後發號施令爲宗廟社稷之福豈務章通
句解以資口舌之辨哉
按蜀孟光問太子讀書於郤正欲知其權略智
調正謂有無未可預知光曰今天下未安智意爲
先儲君讀書當務其急者寧效吾儕竭力博識以
待訪問邪其論與范氏相發明但范氏所云正心
者端本之學也孟光所云智意者救時之說也時
雖不同道無不備能正心誠意則權略智調從此
出舍誠正而專言權智此桓文之術非聖王之正

也他如隋煬帝本末兼失徒以才學驕人卒亡天下曷足道哉（史稱煬帝著書萬七千卷嘗語侍臣曰使朕與士大夫高選亦當爲天子）

崔鷃言於欽宗曰人主一日萬幾所恃者是心耳一累於物則聰明智慮且耗賢不肖混淆綱紀不正矣願陛下清心寡欲以窒禍亂之源

賢不肖混淆爲害滋甚鷃僅謂綱紀不正必有見而不敢言者至以萬幾歸之一心自是定論在人主自處何如耳

葉夢得言於欽宗曰自古帝王爲治廣狹大小規模各不同然必先自治其心者始今國勢有安危法度有利害人材有邪正民情有休戚四者治之大也若不先治其心或誘之以貨利或蹈之以聲色則所謂安危利害邪正休戚者未有不顛倒易位而況求其治乎

顛倒易位非獨不能治且滋亂四者之中惟人才尤急正人用則邪臣退國勢可安法度可釐民情可保不能正其心如正人何欽宗之病有甚於此者非特不能治心已也宋安得不亡哉

胡安國言於欽宗曰明君以務學爲急聖學以正心爲要心者萬事之宗正心者揆事宰物之權也若分章析句牽制文義無益於心術者非帝王之學也

按正心雖聖學之要然言此於欽宗之時亦非所急愚所以錄此者爲正心之說諸臣論治皆然非獨匹庶一人之業至謂章句文義非帝王之學自是篤論後世任輔導之責者不可不知

黃裳爲嘉王府翊善嘗進言曰爲學之道當體之以心王宜以心爲嚴師於心有一毫不安者不可爲也

人心甚明鮮有不自知者但爲物欲所蔽雖不安者亦安之耳人主能去不安以就安卽仲虺所稱能自得師者道豈遠哉

張浚言於孝宗曰人主之學以心爲本一心合天何事不濟所謂天者天下之公理也必兢業自持使清明在躬則賞罰舉措無有不當人心自歸敵讐自服帝悚然曰當不忘公言

以天爲天下之公理看天字甚切人臣進言當使有歸著方能啟沃君心彼漫言畏天法天者終屬

風影宜人主之厭聽也按浚子栻一日奏事上問天栻對曰不可徒以蒼蒼者爲天當求諸視聽言動之間一念纔是便是簡在帝心一念不是便是上帝震怒皆歸本於心與浚言相發必如此而後天下之理合矣

張大經言於孝宗曰士風未厚吏治未肅民力未蘇和氣未應皆由人心未正願察公正明義利以彰好惡抑浮薄去貪刻則莫不靡然洗濯一歸於正上稱善再三

以四者歸之人心未正甚確然須人主先正其心方能使羣下一歸於正若舍己而徒求之人所謂藏身不恕豈能臻此大經專言人心而不及君心非端本之義也

劉珙言於孝宗曰治國平天下之本不在禮樂刑政之具而在人君之一心一心既正則見善必明賢否是非判然於前而治效之應見於千里之外矣

此卽朱子表端影直之意南渡以來此理甚明惜徒見於諸臣論治之言而爲上者卒不克有所敷施此隆興乾道之時雖號爲小康亦未能有加於建炎紹興之間也惜哉

寧宗有事於明堂游似上疏曰欲盡事天之禮當盡敬天之心心存則政事必適其宜言動必當其理雨暘必循其序夷夏必安其生

此游氏因事納諫之法政事適宜以下雖嫌徑捷實括於敬天之一心蓋人主能敬天則心不放心不放則政事言動不敢滋意妄行而適宜當理可得而言矣

魏了翁首於理宗曰人主之心理義所安是之謂天非此心之外別有所謂天地神明也陛下卽心而求之則大本立而萬事無不可爲矣

王萬言於理宗曰天命去留原於君心陛下一一思之凡惻然有觸於心而未能卽安者皆心之未能同乎天者也天不在天而在陛下之心苟能天人合一永永勿替天命在我矣（明太祖亦云天人之理無二人當以心爲天）又曰君臣上下宜盡克私心以服人心以回天心

按王魏以心爲天與黃裳以心爲師一也雖與張

浚之說微異要之皆善言天心者宋自南渡以後此理始見章奏則濂洛明道之功不可沒也

眞德秀因侍經筵言於理宗曰陛下以一心而受衆攻未有不浸淫而蠹蝕者唯學可以明此心唯敬可以存此心唯親君子可以維持此心三者交致其功則聖心湛然如日之明如水之清義理爲之主而物欲不能奪矣

此内外交相養之道能親君子則攻之者鮮能敬則攻者雖衆亦可以不受要之唯學以明此心然後能存而不失耳

又曰天下有不可泯滅之理根本於人心萬世猶一日者公議是也雖甚無道之世能使公議不行於天下不能使公議不存於人心公議卽天道天道未嘗一日亡善爲國者畏公議如畏天則人悅之天助之

按孔子謂斯民三代直道而行無他惟其公也故曰天視聽自我民視聽畏公議卽是畏天人能畏天必不敢拂公議此三代所以長存也然世主知此者鮮矣西山雖提出公議以警人心卒贖贖耳

可勝歎哉

眞德秀嘗從詹體仁問居官治民之法體仁曰盡心平心而已盡心則無愧平心則無偏世服其確論

陳良翰知溫州瑞安縣俗號强梗難治良翰咸得其情或問何術良翰曰無術第公此心如虛堂懸鏡耳

按良翰所謂公卽體仁所謂平旣公且平然後能盡心而無愧雖以宰天下可也獨一郡一邑之政哉按眞氏云世之言政者患不能存吾心耳吾之心存則蘊之爲仁義發之爲惻隱羞惡隨物以應而無容心焉則寬與嚴在其中矣於其當愛者惻施焉非吾愛之也仁發於中而不能不愛也於其當惡者懲艾加焉非吾惡之也義動於中而不能不惡也吾之愛惡以天不以人故雖寬而寬之名不聞雖嚴而嚴之迹不立以之治人其庶幾乎據眞氏此說推本體仁良翰之意而廣言之於公平二字尤有著落蓋仁義並施而後吾之心盡寬嚴特其迹耳雖不言可也按張南軒云胸中若一寬字寬必有弊著一猛字猛必有弊吾儕處事當如持衡高者下之低者平之若聖人之秤則常平矣亦不出公平二字之

諸說觀之爲政之道盡矣

程頤曰治天下之道必自學始然人君之學不在章句當考治忽之跡賢否之事而其要在於正心誠意

謂人主之學不在章句當矣然治忽賢否非徒事與跡也宜察其若何而治若何而忽何以謂之賢何以謂之否書云與治同道罔不興與亂同事罔不亡武侯云親賢人遠小人先漢之所以興親小人遠賢人後漢之所以亡卽此是人主正心誠意實用力處程氏以賢否治忽與誠正作兩層猶未離乎章句之見也

楊雲翼嘗患風痺一日奏事畢稍愈哀宗親問愈之之方雲翼對曰但治心耳心和則邪氣不干治國亦然人主先正其心則朝廷百官莫不一於正矣

此雲翼以醫諫也然心和則邪氣不干治身可也人主治國則有不可一於和者故必以正心爲主而後和可得而言矣不正而和則不以道裁亦得而悅之不可不知讀者宜識其意

周敦頤曰十室之邑人人提耳而教且不及況天下之廣兆民之衆哉故曰純其心而已矣本文云仁義禮智四者動靜言貌視聽無違謂之純心純則賢才輔賢才輔則天下治純心要矣用賢急焉

心存而不放則純純卽虞書之所謂一也一而不雜則賢才知所適從而天下可治矣必人人提耳而教哉此亦端本澄源之意蓋信正心非獨修身尤任賢之本也濂溪所云用賢與中庸勸賢之經合視聽言動不違乎仁義禮智則自能去讒遠色賤貨貴德言雖殊而理則一也

程頤曰談經論道有之鮮有及治體者如有用我者正心以正身正身以正家正家以正朝廷百官至於天下此其序也

胡宏曰造車於室而可以通天下之險易鑄鑑於治而可以定天下之妍醜蓋得其道而握其要也治天下者何獨不觀於此反而求諸身乎是故一正君心而天下定矣

雖云反求諸身不外一心蓋信大學言修身惟正心而已

又曰天下有三大大本也大幾也大法也大本一心也大幾萬變也大法三綱也上得天心中得聖賢心

下得兆民心夫是之謂一心心一天下一矣

雖云三大卒歸本於一心可見大幾大法無出於此心豈可易言乎

朱熹曰天下之事其本在於一人而一人之身其主在一心故人主之心一正則天下之事無有不正人主之心一邪則天下之事無有不邪如表端則影直源濁則流汙其理有必然者是以古先哲王欲明其德於天下者莫不一以正心爲本又曰人主所以制天下之事者本乎一心而心之所主又有天理人欲

之異二者一分而公私邪正之塗判矣蓋天理者此心之本然循之則其心公而且正人欲者此心之疾疢循之則其心私而且邪公而正者逸而日休私而邪者勞而日拙其效至於治亂安危有大相絶者而其端特在夫一念之間而已舜禹相傳所謂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者正謂此也

由一心之邪正推而至於治亂安危語簡而義盡其要惟在理欲二字人主能體此以正其心將見有治安而無危亂唐虞之盛可復見於後世矣益信時異道同未可概諉之氣數也

又曰古聖賢之言治必以仁義爲先而不以功利爲急蓋天下萬事本於一心而仁者此心之存之謂也此心既存乃克有制而義者此心之制之謂也誠使是說著明於天下則自天子以至於庶人人人得其本心以制萬事無一不合宜者夫何難而不濟乎天下國家之大務在於卹民而卹民之實在省賦省賦之實在治軍若夫治軍省賦以爲卹民之本則又在夫人君正其心術以立綱紀而已矣然綱紀不能

以自立必人主之心術公平正大無偏黨反側之私然後有所繫而立君心不能以自正必親賢臣遠小人講明義理閑塞私邪然後可得而正董子所謂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正萬民以正四方蓋謂此也

前正其體此致其用體用合而治天下易易矣諸賢言心者或持一事一端而言未有本末兼舉如晦菴者循是說而行之內聖外王寧俟他求乎

廖剛曰帝王之學與文士異其本在正心誠意若意

誠心正以照臨百官則是非不紊姦邪洞見天下之弊可次第革矣。時言經費不支盜賊不息事功不立命令不孚及兵驕官冗等弊

陳公輔曰爲天下之術有二內焉正心外焉治國正心在乎務學治國在乎用人然知本末而後爲善務學辯忠邪而後爲善用人因聖人之經求聖人之心得聖人之道此本也若採摭陳言不根義理豈足務哉

心正而後可以辯忠邪事雖有二理則歸一至謂因經而求聖人之心因心而得聖人之道則貞所

謂善學者正心之功不外是矣

徐積平日教學者以治心養氣爲先或問立朝之要曰以正輔君問修身之要曰以正修其身遠方寄巨軸請教者大書正字與之

觀積所以教人者如此其平日自治可知要之積以身教非徒以言也

或謂羅點曰天下事非才不辦點曰當論其心心茍不正才雖過人果何取哉

按點此論與溫公合古今小人非無才其所以亂天下者只爲心不正耳善取人者以心不以才可也

羅從彥曰人君者天下之表若自心正則天下正矣自心邪曲何以正天下太祖於寢殿中令洞開諸門使皆端直開豁無有壅蔽以見本心可謂知君道矣

按宋祖之心未可謂盡正其心誠正雖處深宮之中未始不可以正天下仲素徒以洞開諸門爲知君道非定論也

范祖禹曰朝廷者四方之極也非至公無以絕天下

之私非至正無以正天下之邪人君不正其心而以術御下是自行詐也何以禁臣下之欺乎是以術行而欺愈多智用而心愈勞蓋以詐勝詐未有能相一者也禮曰王中心無爲也以守至正夫惟正不可得而欺欺則不容於誅矣豈不約而易守哉

先儒云惟正足以服人愚謂正不在事而在心心得其正則無往不正彼徒以智術御人者適自戕其心爾奚益哉

胡寅曰莫難彊如怠心莫難制如欲心莫難降如驕

心莫難平如怒心莫難抑如忌心莫難開如惑心莫難解如疑心莫難正如偏心然皆放心也大臣格君心之非者格此等也未至於大人而當大臣之任亦當勉之要使君心常收而不放則善日起惡日消治可立安可保矣

國家之治亂由政事之臧否政事之臧否由君心之邪正知其邪而反之於正則驕怠諸心無自而作故爲君者以正心爲本爲臣者以格心爲要不正其本而徒爭於人政之末雖朝規夕諫適以增

人主之忌而滋禍亂之端可不愼哉孟子謂一正而國定良非虛語

又曰人主莫大乎修身而修身莫先於寡欲欲既不行則心虛而善入氣平而理勝動無非理事無不善唐虞之治不越此矣

前言正心此云寡欲寡欲所以正心也亦內外交養之義

金世宗授皇太子守國寶太子辭以不諳政務世宗曰政事無甚難但用心公正不納讒邪久之自熟

按心正者讒邪不能入亦惟不納讒邪而後其正勿渝世宗兩言之亦內外交相養之義若世宗者可謂知君道矣

世宗諭蒲察通曰卿雖有才然用心多詐故令補外又謂張汝弼久居執政頗能斟酌人材而用心不正乃罷爲廣陵尹大理闕世宗命宰臣選可授者汝弼舉西京副留守楊子益法律詳明世宗曰子益雖明法然用心不正豈可任之以分別天下是非也大理須用公正人又謂宰臣曰劉緯極有心力臨事閑暇

第用心不正若心正當其人不易得也

世宗非不惜才然論人必以心爲主過宋神宗遠矣自宋臣如司馬光等外能知取人之法者莫世宗若也○按宋臣多以正勉其君世宗惟以正諭其臣宋君不若臣金臣不若君君臣相與以正者其惟唐虞三代乎

宣宗謂宰相曰人有才堪任事其心不正者終不足貴丞相張汝礪曰其心不正而濟之以才所謂虎而翼者也雖聖人亦未易知上深以爲然他日復謂宰

相曰凡人處心善良而行事忠實斯爲難得若言巧心僞亦復何用然善良者人又多目爲平常（惟目善良爲平常故正人少邪人多治日少亂日多也）汝礪對曰人材少全亦隨其長而取之耳

按宣宗論人可謂不失家法汝礪以翼虎喻邪才以隨長取善良尤得因事納諫之道補宣宗所未逮後世進言者宜取以爲法

徒單鎰論爲政之急有二其一曰正臣下之心臣下不明禮義趨利者衆何以責小民之從化哉其用人也德器爲上才美爲下兼之者待以不次才下行美者次之雖有才能行義無取者抑而下之則臣下之趨向正矣

人才何常之有視上之取舍何如耳誠能如徒單鎰所云上德下才獎之以不次黜之以屈抑雖邪媚可轉爲善良寧憂乏才哉觀舜湯舉皐伊不仁者遠可見

董師中曰宰相不當事細務要在知人才振綱紀但一心正兩目明矣

人才爲治道之本宰相之職無先此者師中所云
非特一時正論尤可爲萬世居相者之法心
則目自明非二事也孟子云胸中正則眸子瞭焉心正

游彥哲問爲政宗端修曰爲政不難治氣養心而已彥哲不達端修曰心正則不私氣平則不暴爲政之術盡於此矣

按心無私則氣自平終當以正心爲主蓋心可正氣不可爲也宗氏並提而論亦內外交修之義

元賈黙言於世祖曰帝王之道在誠意正心心既正則朝廷遠近莫敢不一於正

按上文誠正並舉下專言正心蓋信誠意所以正心也逆順之間輕重自見與諸儒漫言正心誠意者逈別

許衡曰古今立國規模雖各不同然其大要在得天下心得天下心無他愛與公而已矣愛則民心順公則民心服既順且服於爲治何有

欲得天下之心須先自正其心始心正則不期愛而自愛不期公而自公既公且愛無不順服蓋信

治己治人皆於心焉取之而已

李謙夾谷之奇嘗陳十事於世祖太子眞金其一曰正心太子之心天下之本也太子心正則天心有所屬人心有所繫矣唐大宗嘗言人主一心攻之者衆或以勇力或以辯口或以諂諛或以姦詐或以嗜慾輻輳攻之各求自售人主少懈而受其一則其害有不可勝言者殿下至尊之儲貳人求自售者亦不爲少須嘗喚醒此心使不爲物所撓則宗社生靈之福固本澄源莫此爲切

愚嘗謂賈誼策太子宜早諭教實萬世治安之本元臣如謙之奇可謂識治本者固知正心之學非獨有天下者所宜汲汲即未任其責者亦不可緩大學云自天子至於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爲本然則謙奇所云又豈特爲太子言哉

裕宗嘗問王恂以心之所宋恂稱許衡之言曰人心如印版惟版本不差故雖摹千萬紙亦不差本既差則摹之於紙無不差者裕宗深然之

以版本喻心可謂善言心者求其所以不差則正而已矣愚嘗謂心正則無所不正心邪則無所不邪論與魯齋合惜人少察耳

或問修史以何爲本揭奚斯曰用人爲本有學問文章而不知史事者不可與有學問文章知史事而心術不正者不可與用人之道又當以心術爲先也

按孟子云道一而已修史事者以心術爲本猶治天下國家者以正心爲本也人主之心不正不可以治天下國家史臣心術不正不可以彰善癉惡先儒云惟正足以服人固知萬事萬物皆不可以

不正也

○唐劉子元論作史惟稱三長才學識未有以心術言者余觀二十一史如陳壽魏收貽譏後世非眞不知是非由心術未正耳明宣宗論考官云須學問老成心術正大之士不然亦能顛倒是非夫以一時文詞猶須擇人況史書爲萬世之鑒戒可不愼哉以心術爲本史法用人兼得之矣唐韋安石言史官權重宰相宰相但能制生人史官兼制生死元仁宗亦謂國史院重於御史臺御史臺一時公論國史乃萬世公論皆可謂知史職者後世爲官擇人不可不知

明太祖曰三代而上治本於心三代而下治由於法

本於心者道德仁義其用無窮由乎法者權謀術數其用有盡然爲治者違乎道德仁義必入於權謀術數不可不慎也

道德仁義與權謀術數無中立之理出乎彼則入乎此其要只在理欲二字純於理者爲道德仁義發於欲者爲權謀術數三代而下用人行政無往非欲故道德仁義之治不復見於後世獨明大祖推本於心深以權謀術數爲戒與舜禹授受心法默相符合視宋祖洞開諸門以見本心者遠矣

又曰人君一心治化之本存諸中者無堯舜之心而欲發於外者有堯舜之治決不可得也

此汲黯所謂內多欲而外施仁義者武帝不能得之於漢世況其後者乎五霸雖極力假仁終不免春秋之誅奈何不反之於心使表裏如一德業並盛邪

又曰萬事不可以耳目察惟虛心以應之萬方不可以智力服惟誠心以待之

虛心以應無私是也誠心以待無僞是也無私無僞而君德成天下治矣

又曰人情不能無好憎然好得其正憎得其實斯不陷於一偏至於喜怒莫不皆然一有所偏鮮有不累其心人能不偏於好憎喜怒則此心廓然大公不爲物累是以耳目聰明志氣如神矣

不爲物累須自正心來心得其正然後好憎喜怒不至於偏大祖言其委而未究其源學者須知有下手處方可成耳若求心之功則有在焉

大祖嘗名桂彥良問以治道彥良對曰道在正心心不正則好惡偏好惡偏則賞罰差賞罰差則太平未有期也

按孟子謂人政不足適閒惟格君心之非彥良論治道專言正心不及其他與孟子甚合然心無非方能正人臣欲人主正心格心之功尤不可緩

大祖命博士孔客仁等授諸子經功臣子弟亦令入學諭之曰教之之道當以正心爲本心正則萬事皆理矣苟道之不以正爲衆欲所攻其害不可勝言卿等輔以實學毋徒效文士記誦詞章而已

記誦詞章不免溺心之弊此文士所以不可與入道也大祖以此爲戒深得古聖賢垂訓之義惜敎者與受敎者未能奉行其旨耳○按大祖嘗造觀心亭自爲記謂宋濂曰人心虛靈乘氣機出入操而存之爲難朕罔敢自暇自逸然則正心之學大祖非特以諭博士授諸子實自致其功也

大學士朱善進讀心箴畢大祖曰人心道心有倚伏之幾蓋仁愛之心生則忮害之心息正直之心存則邪詖之心消羞惡之心形則貪鄙之心絕忠慤之心

萌則巧僞之心伏故人常持此心不可爲情欲所蔽則至公無私自無物我之累矣

按倚伏二字卽危微注脚惟其相倚並伏於其間故雖舜禹不廢精一之功初學耿識未嘗致力而曰吾心自正其不獲罪聖賢者鮮矣○反而言之忮害之心生則仁愛之心息大祖但擧其善者以示法學者正宜推類以道心爲主而以人心爲戒則情欲無所容而仁愛正直之心可常存而不息矣

洪武初頒新律於天下監察御史請命府州縣長吏凡遇月朔令儒生讀律使解析通曉則人知畏法而犯者寡大祖曰威人以法者不若感人以心敎信義而厲廉恥此化民之本也故羞惡之心生則非僻之私格外防之法密則苟免之行興卿言讀律固可禁民爲非若欲使民無犯要當深求其本也

此明德新民之說也孔子云道德齊禮有恥且格道政齊刑民免無恥使民無訟在大畏民志固知治已治人皆以心也

大祖謂群臣曰朕命寺人發庫藏中古鏡十餘以鑑容貌多失眞召治工數人問之曰煅煉不至模範不正故鏡體偏邪照人失眞朕聞之惕然感悟夫鏡一物耳略有偏邪乃不可鑑形人君主宰天下辯別邪正審察是非皆原於心心有不正百度乖矣正心之功其可忽乎而求心之功又不可不得其要

因鏡悟心此橫渠所謂睹一物又敲著此心非存心不放安能及此至治工模範之說與許衡所稱印版正同萬事萬物皆有原委源淸則流淸非獨

鏡模印版已也
大祖嘗名熊鼎論樂鼎奏曰樂和不在外求實在人主一心君心和則天地之氣和樂亦無不和矣大祖深嘉之

心和則樂和葢信萬事萬物無不以心爲主孔子云人而不仁如樂何孟子曰仁人心也知人心之仁則禮樂可得而言矣

大學士解縉等呈大學正心章講義成祖覽之至舜論縉等曰人心誠不可有所好樂泥而不反則慾心

勝若心能虛靜事來則應事去如明鏡止水自然純是天理朕每朝退默坐未嘗不思管束此心爲切要虛靜則無物故能來則應去則已然思此心何以能虛靜非僅管束所能致也成祖自然之說語無著落縉等亦不闡發明何邪　按周子云無欲故靜程子云有王則虛人主欲使此心無欲而有主須從克治得來不然聲色貨利之好與土木甲兵之事交發並構心方不能虛靜而謂自然純是天理愚不敢信也

愚按心一也有體有用或病或藥詳哉其言之矣而唐宋以來論治者率不外此固知正心者內外合一之學也一以貫之豈欺我哉或曰正心之說聞矣然事變之來有弗克盡如本心者將若何曰大本既立則發無不中亦顧其所感何如耳處經守宜遭變行權何害其爲正乎（伊川云合權處便是經此理可思）如孔子瞷亡拜貨微服過宋不正在彼我何與焉乃若雲長害於陸遜則失之愚（雲長不知吳蜡不能滅魏不害其爲正又當別論）張良追籍垓下則出於詐而已矣（如王文成處逆濠直擣金陵多張虛測以緩其後使濠不敢東下不可謂詐他可類推）此又爲心學者所當知也

心書卷四終

心書跋

余年十有七始爲邑諸生學使者陳公雲怡（諱德德後改姓蔣崇禎末守大原城陷死之謚忠肅）屬余誦陽明拔本論（明王守仁著學者稱陽明先生）余時未之省也且鄙其文辭蕪蔓以爲是何足誦云爾又十年而後知其與西銘（宋張載著學者稱橫渠先生）同功深悔嚮者仰虛當事之意未有以相質也余之爲心書猶陽明之論本源也自非有志聖學者曾加工焉得無如余曩者之視拔本論乎故余雖爲是書未嘗輕以示人匪敢秘也誠懼其如余嚮者之視拔本論則豈惟無以爲斯道之助將益啟其驕恣怠放之失不尤輕諸儒而侮先聖之言乎蓋人當少壯時意氣方盛莫不務爲新奇可喜之論以衒世賈譽世之無識者見其新奇可喜亦曰此朝獻書而夕拜官者豈陋巷蓬戶之予所可及哉而自有道者觀之則直以爲不幸故惟知本末輕重之分者然後可與讀是書也已

孟秋望夜甑月自跋

按宋舒辯字平叟著心書六卷乃知古人已有先我心者惜未見其書無從考證嗟乎道傳則書可不作不傳雖著書奚益哉平叟書名僅載姓譜（明凌迪知萬姓統譜）晉商著心鑑五卷亦見姓譜惜其書不傳他未有關者使余不覩姓譜何知平叟有是書也余雖爲心書其存軼未可知安知後之視余書不猶余之視平叟邪雖然心存則道不泯平叟雖往余復輯以爲書又安知後世不有心余之心者亦如余與平叟之不謀而合也然平叟出元質族裔（元質名舜謚文靖與慈湖並稱象山高弟）說者謂得文靖之傳文靖與慈湖（楊敬仲簡）（號慈湖）同學於象山象山守荆門以正人心爲先而慈湖謂心不必正（慈湖謂心本自正無俟復正正心孟子所識易繫洗心大學正心非孔子之言叔孔孟賓甚甚）則未知平叟之書亦遵象山之教或復雜於慈湖也余所立圖以功夫還本體覗象山泛言立大范無入手者尤摭實可據然則余又何恨平叟之書不復見也哉

戊午正月元日卓菴記

卓菴心書四卷 江西巡撫採進本

明張自勳撰自勳有綱目續麟已著錄其論學以求放心爲本謂陽明言良知是偶有所見故從此推出遂主張立說不若言正心尤爲探本窮源之論然自勳之學實沿陽明之餘波觀其自跋可見故書中於象山白沙甘泉龍溪之說多所採掇焉

壘菴雜述二卷

〔明〕朱朝瑛撰

北京圖書館藏清康熙十一年周煒等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壘菴雜述二卷》提要

序

士大夫身際憂患懷抱鬱邑不得[illegible]寄之空言此亦因其時耳乃語云其[illegible]立言夫立言之家亦不一矣余姑無遠引宋元以來其鉤深致遠辯斥百家根柢道義爲守先待後之學如程正叔朱元晦呂伯恭諸先生其一也又或鉤稽典籍博綜古今以經世務生而言之立而可見之行事如鄭夾漈馬端臨諸先生又其一也若夫羣言以譚經考稗官以正史魏崔山古今之攷鬬南村輟耕之錄大小互見純駁雜出君子猶有取焉吾友朱子壘菴一宰縣令歸休故園箋疏七經淹博醇細旣粹然儒者之言矣意所偶得引端竟委自天官經史以下尺椾寸楮雜然書之不復部分別爲雜述一書大約語小以見大有醇而

無乖卷帙雖簡以比於崔氏南村殆無愧矣醫菴弱不勝衣與人言退然如不能語三十年郊居晨夕誦讀舌敝掌繭以吾所見殆未有逾之者也醫菴歿其第甥周若木先刻其稚述行世而嗣子子懷以序見屬余固服膺醫菴而又喜其書之傳也率舉吾意而爲之序如此醫菴有從祖少梅公亦以邑令歸箋註六經年八十餘老而好學子孫再世舉孝廉乃其書竟湮沒不傳傳不傳雖無關賢否然而通邑大都太史公亦有意於後之人則千載而下有知醫菴者亦醫菴所心許也若木子懷其黽勉以七經箋註梓之

康熙壬子陽月同邑老友張次仲題於德隅書屋

序

余聞微言絕而大義乖自古嘆之孔子晩而喜易刪詩書定禮樂以制一王之法故曰六藝於治一也禮以節人樂以發和書以道事詩以達意易以神化春秋以道義總之書不盡言言不盡意蓋微言也而弟子各安其意人殊其指以所稱化分百室而道散無垠者非邪秦人火之不盡漢興乃有專家之學黜百家尊孔氏而議禮諸家尤存要領一省枝葉之論亦尊於師說而指歸畧異曉人嘗之沿

流而溯源同爲一水也魏晉六代則異是好譚老莊滑言相尚目爲懸解可省應對之煩耳微言則亡三唐振興風雅祖老子而祠皐繇道德與刑名雜治六經四部闕如也自宋迄明諸儒乃起而正之倡爲道學之名著爲性理之論夫正一心者正萬事之本也正學術者正朝廷之漸也天道備王事浹豈有爽歟然而同異未泯於正人偽學竊攻於異類者何也大道之行也類日月之經天江河之行地眇者莫宛其明鼷鼠易望其腹固

已有人焉號飛目巨口輒笑之而且詬之要豈有加損於江河日月乎哉吾道亦猶是家康流之好道其天性然也少年成進士不樂仕宦以讀禮歸不窺園者三十年枯坐一室對人靜默而已人莫窺其蘊籍時與待軒遊其所辨正六籍三禮天象律曆諸書往往見稱人方詫其騖移曰學之大也無所不闚待軒曰大則是已一觀諸耍難迫於沒齒所著亦不輕以示人一日得其雜述二卷於其嗣人翰思脩無萬言其指遠其言辨而其

文則微一切周程墨守朱陸膏肓不攻自破且令陽明亡其金鏡念臺石齋諸老遺去珠囊矣士衡有言惬心者貴當一言足以蔽之既人不當如是耶吾道常行也常明也或封之或畛之康流聊以麈尾揮郄徵言哉未往逹而絕也郄家郎若木周子今時名士請余序而梓之爲弁諸卷首

旹

康熙十一年正元人日

叔氏嘉徵題

𪩘絃軒雜述小引

余生也愚不習于物情故嘗厭功利而樂詩書少也受教于先君子所耳提而面命之者非古聖賢之格言不聞及長登賢書壯歉仕籍得遊于諸大人先生摳手而講所益微辭精義往逆得之咳唾之間與古言或多離岐不協歸而思之竊以日夜則有超然獨契于繫表象外者緒之所引紬繹不窮卒卒抒其所見又多諸大人先生所未發時舉以相質亦云不謬當爾時直欲追踪古人自命一世未幾而先君子見背廻念生平事親負歎實多自以本根既撥枝葉復何附焉因棄去勿復道苦由之餘交遊阻絕適漳海先生來大滌山中金侗劉往謁先生方與諸子論難往復夜分不少息余頹然默坐側耳聽之如以鐘鼓震我鼾睡亦遽然欲起也既歸乃集先今所得彙而成編方期策駑駘于中

路岐籌發于長途不諳時事沸羹陵谷頓易家難洊至宗祀為憂于是靦焉覥息舁跡海濱昔自之志大抵促數耗矣覽茲空言徒滋愧恧嗟乎余則已矣使先君子之志湮焉不彰余其非人也哉因書數語[illegible]之以俟後人

康流自識

[illegible]卷雜述卷上 一

海昌朱朝瑛康流氏著

查 一 慧書章

沈 一 研慮修

周 一 學若木

姪 寄齡寅三

儀思禮若

與思嚴生

男 鶴思子[illegible]校

天下有義相近而不可相通有義相反而可以相通者兼體之與立其義相近也然叚太極為太極則已不論有之與無其義相反也易云有極圖云無極而適足以相釋

空虛之中胡然而生兩儀胡然而生四象又胡然而生八卦生大業即此生生之理是為太極甚之不著以為無則誠無酌之不竭以為有則誠有也

周子之言無極不如夫子之言易有太極也曰易有太極則太極不外儀象卦業曰易有太極則執儀象卦業以為即太極者又不得太極也兩意已備不俟

周子之說然得周子之說而益明

老子曰有物混成在天地先佛說亦云有物先天地無形本寂能爲萬象主不逐四時凋分明儀象卦業之前則有太極矣周子無極一言乃二氏對症之藥陸子辯排而附之老子亦悖矣哉

太極不可圖圖之非太極矣畫一圖于兩儀四象之下是太極無方而有方無體而有體也欲以明人適益之晦矣乎哉

莊子云道在太極之先直以元氣爲太極耳陳摶于氣便是陰陽不可謂之太極朱子反覆辨論不啻舌敝而今之學者猶爲此說是知太極圖之謬周子亦有所不得已耶

邵子云渾淪渾而爲一是爲太極則是太極一陰陽也謂陰陽一太極則可謂太極一陰陽則不可邵子之言其猶有老莊之說乎何怪後人之紛紛也

知有儀象卦業不知有太極者破碎支離無與于大通也知有太極不知儀象卦業之中共有太極者沉冥寂滅無與于實用也無極之辨大道之源故不可以不辨

太極之謂理陰陽之謂氣五行之謂物理之與氣氣之與物言有先後實則齊有各有彼此蓋則不離如碩果不食謂之物剝之上爻謂之氣而天地之心即謂之理也以道在氣前者固非至論今念臺先生以道爲後起後學亦不敢信

物有自然曰理如日有南北則候有寒暑此其自然者氣也但理也物有所以然曰理如時有消息則令有冬夏此其所以然者氣也即理也自然者無不宜所以然者無不善也

道物以爲道不可謂道太極無極也既物以爲道不可謂道皇極有極也太極無極故盡性至命不外乎成萬物皇極有極故治國平天下必本于脩其身張子之西銘廓之而天地父母大極無極之說也其東銘約之而言動謀爲皇極有極之說也

陰陽謂道則夏霜冬雷暈珥彗孛可謂之道乎朱子曰所以陰陽者謂道蓋謂一陰一陽循環不息是必有所以然者故謂之道是以繼善與此語也不若直

繫之曰一陰一陽之謂道而已分之則兩一合之則
一一張子所云一故神兩故化是也曰神曰化則所
以陰陽者在其中矣故謂之道周子云陰陽一太極
不如此語之精
〇何謂命生物之心其命也人何謂性以天地生物
之心爲心其性也繼善成性如是而已孟子論性蓋
不言天曰平旦曰乍見曰孩提稍長亦以其近乎天
者言之也
近乎天以言性則性一遠乎天以言性則性雜或推
而上之則爲虛無之說無善無不善是也推而下之
則爲氣質之說有善有不善是也
楊子云善惡混荀子云性如卵如繭如禾善如雛如
絲如米其說勝于楊然猶岐性與善而二之也夫
既爲雛則不可復謂之爲卵既爲絲爲米則不可復
謂之爲繭爲禾旣〇善將亦不可謂之爲性乎言性
者蓋之于不及慮而爲之時則得性矣言情者蓋之
于無所爲而爲之時則得情矣夫不慮而爲善者有
之矣未有不慮而爲惡者也無爲而爲善者有之矣
未有無爲而爲惡者也
或曰剖孕婦之腹斮朝涉之脛此豈有所爲而爲之
乎曰是猶病狂之人跳浪騰擲忽笑忽啼而曰是其
性然也且曰天下人之性皆然也可乎
或曰越椒之生子文以爲大慼楊石之生叔向之母
知必覆宗此可謂性善乎曰是氣質也方伯勞食我
之爲嬰兒也必無不愛其親也且食我當時所坐之
罪未至族滅皆實淫刑以逞於食我何尤特偶中耳
又難與伯勞同稱而斷矣
世人之言善也太高故不免致疑於性夫性所謂善
非有杳渺卓絕奇智異能也舉其常然可久者是曰
善也易曰繼曰存存書曰降衷曰有恒詩曰有則曰
秉彝語其實則愛敬是已近日念臺先生作人譜以
示人曰無善而至善或曰嬰兒能愛親亦能捽其親
能敬長亦能咬其長夫捽之咬之者必有所拂之而
然也拂之而殊孟子所謂搏之過顙者也豈可以是
言性哉
聖人言性祇是君臣父子天下大公之道傳燈錄云

作用是性在目曰見在耳曰聞在鼻嗅香在口談論
可見釋氏言性不越聲色臭味夫聲色臭味未嘗非
性而非性之主也明乎仁義禮智之為性而後可以
廣言性猶之吉凶禍福未嘗非命而非命之主也明
乎元亨利貞之為命而後可以廣言命

釋氏之言性有二曰空曰作用聖門之言性亦有二
曰理曰氣質空者釋氏之本言也作用者其借資也
故曰初以欲鉤牽後引入佛智理者聖門之本言也
氣質者其分支也故曰人得其秀而最靈五性感動
而善惡分

荀子曰人之性惡則聖賢之教化為無用是猶曰木
之理直工師之斧斤為可廢稻之味良遂人之火食
為多事也不待識者知其謬妄已

有理則必有象有象則必有數太極之謂理儀象卦
物之謂象自二而四而八而萬之謂數今人何日不
言象數而或斥之以為誕妄或駭之以為深奧何哉
義理與象數原非有二譚象數而不本于義理則流
于術談義理而不通于象數則損益進退不能合于
天地之自然雖有所建立非聖人之極則也

象數一也而學者不察謂卦為象謂疇為數而象與
數始岐而二矣于是乎雲章立合象數而通之元定
演疇離象數而分之究之合者未必能通離者未必
能分蓋不察于象數之自然而直為此紛紛也

五行五事八政五紀何者非象自二而四而八而六
十四何者非數但易有易之象數不必合之于疇範
有範之象數不必合之于卦也卦之象數為體疇之
象數為用故易象雖天而其用主于人事易數雖八
而其數主于九六明于體用而疇卦可合亦可分

象雖不同不過陰陽數雖不同不過九六陽盈于九
則乾道無以成男陰虧于六則坤道無以成女故洛
陽天地之中風雨所會日月所交北極出地三十六
則入地者五十四南極入地三十六則出地者五十
四冬之晝刻四十則夜以六十夏之夜刻四十則晝
以六十皆乾坤九六之用也制度數議德行莫妙于
三分損益不特律呂為然古禮諸侯以九為節三分
益一為天子之禮皆以十二為節天子之禮三分損

一爲天子公卿之禮皆以八爲節至于周官之制有九職九賦六聯六計八法八則之類無非三分損益以爲法者

三分損益疇數也律法也加一倍法易數也曆法也置一爲黃鍾而三之于林鍾而得二又三而九之于大簇而得八又三之而二十七于南呂而得十六又三之而八十一于姑洗而得六十四夫自二而八自八而十六自十六而六十四獨非加一倍法乎凡六三之而得七百二十九益以一五而得歲實者二損其一五而得交周者二故三分歲實益一而爲四百八十七三分交周益一而爲四百八十五以四百八十五與四百八十七各乘三百八十四而得歲實交周者皆五百一十二用九以御歲實之虛分用六以御交周之盈度本于爻象之自然非若太玄贊設奇嬴也冬至盈差平積五百一十二實積五百一十一夏至縮差平積四百八十七實積四百八十五五百一十二者易之八周四百八十六者疇之六周也細之而分杪大之而運會總不越九九八八之數而以其三爲之進退劑量太衍所謂握奇也何嘗無三分法乎

天地之理藏于歸餘畸零之數陰陽之樞機也故測月行之餘得十九分之七則知十九年七閏而氣朔齊矣測斗分之餘得四分之一則知四章七十六年而氣朔會于日首矣四章之餘日得二十分紀法之十三則知二十蔀而八十章斯命日以甲子矣二十蔀之餘歲三分紀法之一則知三紀而六十蔀斯歲月日辰並會于甲子矣善計者愼其微末善占者審其隱雜頗果見天地之心於著明吉凶之兆齒蠱蠱用以明分蠶蜂破釜用以覩人蠹狸鼉鼉用以節洒掃應對用以進學人皆知末之藏于本而不知本之藏于末也人皆知大之可以包小而不知小之可以抑大也太玄之畸嬴頗得此意而非出于自然不足與于精微之理矣

天地之理妙于用逆天以逆而成歲功地以逆而挺生氣逆之爲言迎也迎者所以爲順也故凡物之生自少而多太陽息始而數九少陰次之而數八少陽

又次之而數七太陰終焉而數六其數皆自多而少
故曰易逆數也
然則太陽之起于九者何義曰此蓍策之數也凡天
地之數成于十二故大衍之數五十去一掛一而得
四十有八爲四者凡十有二過揲之數九則歸餘之
數三過揲之數八則歸餘之數四七五六六亦復爾
爾不有過揲之策安得歸餘故爲之九以求三三者
三奇也爲之八以求四四者二奇一偶也爲之七以
求五五者一奇二偶也爲之六以求六六者三偶也
三四五六者其體數九八七六者其用數也[illegible]
體故曰逆之爲言逆也
大衍去一之說解者紛紛幸多牽合支離說文[illegible]
人卦六爻出于天地之自然四十九策出于聖人之
裁制豈聖人之作爲有一不本于天地者哉易曰參
天兩地而倚數幽贊于神明而生蓍蓍之爲數參兩
而已矣參兩者天之生物三地之生物兩也故一者
數之所由始終參兩者數之所由錯綜也天之體圓
圓者徑一而圍三三者參天之奇也地之德方方者
徑一而圍四四者兩地之偶也各引其圍以爲徑一
縱一橫而進之則兩端相距倚數必五五者參兩之
總也天下之數不齊而齊于方天下之方不齊而齊
于縱四橫三而倚五故衍五之積爲二十五三四[illegible]
積爲九爲十六併之亦二十五合之而得五十以爲
大衍參兩之枝適餘其一二者不用矩成于七以二
餘七是勾股所爲進退亦規矩所爲盈縮也[illegible]
星所餘相配以其不用還除用策凡四揲之成于十
二則猶之參奇兩偶之積也縱橫上下莫不[illegible]兩
合起于參兩復于參兩陰陽老少損益其間以之鈎
深致遠裁制萬類莫不由之豈容一毫私意造作其
間而後世猶爲三十三蓍七十五蓍者何不深考而
慎思之也
絜矩之說見于周髀起于三四成于四十有九此大
衍之所取數也仰以測高俯以測深卧以測遠上下
前後左右隨舉一隅而縱橫變化無不脗合參廓放
紛無不湊會此大學之所取象也君子敬以直內義
以方外而萬理之參差萬事之變雜無不就裁焉守

之爲從心之矩而所欲不踰推之爲平天下之矩面
所惡勿施矩之時義大矣哉
學之一字始于說命前此未有也唐虞君臣所相授
受者惟心而已故外心以爲學者不可以言學
朱陸之學同乎精義而所以精義者不同同乎主靜
而所以主靜者不同一則以偏爲靜所以畧外詳內
兼攝精以爲義一則以敬爲靜所以內外交養精
粗並致以爲義二者均之有得于道然而朱子氣象
渾含弘陸子氣象嶄截露矣

王陸子者以朱子爲傳而無當卑而近俗耳然朱子
爲傳反約自卑登高固聖賢成訓何可議也陸子乃
欲以一蹴而至之譬如距離雖高孰與歷衆峯而陟
華頂釀酒雖甘孰與釀百花而成崖蜜哉
朱子合內外之學非專事學問者所不必言即子靜
語錄亦云事外無道道外無事豈專于靜養者但六
經註脚吾心宇宙之說言之不無過亢所以來朱子
禪學之議然陸子之不爲禪固彰彰矣
朱陸之學雖有異同然其所爭者祇在言詞缺偏內
外先後之間故子壽曰留心傳註翻榛塞着意精微
轉陸沉而朱子答之曰只愁說到無言處不信人間
有古今非若三教之異同爭乎君臣父子之大與義
利公私之辨也
夫子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程
子謂恐門人不能盡曉故欲無言于靜亦是此意但
夫子僅擧以告子貢或亦有爲而言是學問進步非
易循捷徑也子靜以此槩人則不可即日教人求之
踐履事爲之實應自得之以語初學便懵然無據朱

有不折而入于禪者
朱陸之分其源甚遠自子游子夏而已然子游以灑
掃應對進退爲末與陸子先立其大之說旨雖不同
其言近似子夏曰孰先傳焉孰後倦焉則猶朱子精
義一致之說也然陸子以顏曾自擬不屑子游而其
學不能踰子游朱子于顏曾而下惟推子夏而其學
實超于子夏
陽明子謂爲善去惡是格物固不礙于理然已礙于
解矣以與偏正無辨也總之陽明意主力行不貴空

言故曰知行合一且曰先行後知如食膏粱者食而
後知其甘也須食膏粱而知其甘則得矣食烏喙而
後知其毒庶有及乎不如朱子知得一分即行一分
之說為至當而無弊也
子曰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何嘗不直指本體
朱子以陸子為禪則朱子之過也曰博學而篤志切
問而近思仁在其中矣何嘗不備舉工夫陸子以朱
子為支離則陸子之過也
在夫之言聖人擇焉況以二氏之見解極高修行極
苦而一槩斥之謂無一語之足錄者二氏所以滋不
服也伊川先生云同處雖多只是本領不是一齊差
却此理學中抽刀斷亂絲手要以平心論之如古人
誦詩斷章取義亦可以助發聖人之微旨如首楞嚴
云澄心不動湛寂生光南華云虛室生白吉祥止止
此即君子獨中氣象元之明為明德第二氏養以虛
而聖人養以實也若成湯之顧諟夫子之參倚顏子
之卓爾皆不外于此
發見者性情之用收斂者性情之體故元亨不足以
見性情而利貞者乃為性情然天地之心不見于純
陰之靜而見于一陽之動者此其體用一原顯微無
間復之所以妙性情而為言者不在動亦不在靜而
在乎動靜之間也天地之所為復即君子之所為獨
慎獨者所謂復小而辨于物也
陽明經歷險阻所以意見盡除良知獨湛其所得尤
誠不可誣他人之安常處順幸其意見以為良知鮮
不誤事
聖人言道德老氏亦言道德聖人言心性釋氏亦言
心性二氏言空虛聖人亦言空虛無思無為無意無
必無固無我是也聖人言切實二氏亦言切實佛氏
曰一棒一條痕一摑一掌血關尹子曰謀之于事斷
之于理作之于人成之于天二氏之神化聖人亦言
神化大而化之謂聖聖而不可知之謂神是也聖人
言卑邇二氏亦言卑邇老氏云不出戶知天下不窺
牖知天道佛氏云神通妙用運水搬柴顧其本領所
以異者只以人倫斷之而已二氏亦未嘗曰必棄爾
父子離爾君臣乃可以明吾道德見吾心性然不以

愛敬孝慈爲之宗主而泛言道德空言心性遂至舉
禮教爲亂首指形骸爲假合其弊不至于離君臣棄
父子不止也原二氏之初志亦不意其至于此也
顧涇陽先生講學直以人字與醒世人不添設一語
而意見周備其意本之李見羅專主脩身之說較良
知二字尤爲平實蓋良知第指本體而人則子臣弟
友兼乎工夫而爲言也近日念臺先生亦祖此意而
作人譜

朱子答陳膚仲書曰陸子學問固有似禪處然鄙意
近覺婺州朋友專事聞見而于自己身心全無工夫
所以每勸學者兼取其善要得身心稍稍端靜方于
義理知所决擇觀此則朱陸之異同彰明較著今人
援陸以議朱者固謬而援朱以詆陸者亦有所不必
矣薛方山云朱子之學孔子教人之法陸子之學孟
子教人之法蓋謂朱子可以該陸子陸子不可以該
朱子也

朱子書中屢言學者必須兼取衆善見鹿洞義利之
辨朱子素所推服其議論之不合者固多而合者致
自不少大抵對金谿一流人則諷以窮理故多牴牾
對永嘉一流人則諷以返本故又與陸子多乖舛也
原非始離而終合亦非始合而終離陽明作朱子定
論未免矻是且緊之晚年又不盡然而東莞陳建痛
掊擊之不遺餘力槩舉其所謂定論者屬之早年未
定之見此正朱子所謂是此非彼入主出奴遂致各
立門戶互相非毀莫若平觀彼己公聽並觀之謂善
學也周海門取程氏遺書爲之節畧亦以己意槪之
不許其主敬之說大約近于陽明非程子本旨矣

陸子云朱子泰山喬嶽可惜學不見道枉費精神夫
旣高其品行而又曰學不見道豈學與行有二致乎
且朱子格致之功固自優游夷愉不競不絿何嘗勞
精疲神以爲之哉高忠憲云子以四教文行忠信朱
子獨得其宗萬世無弊信哉斯言

讀書而不能窮理窮理而不能體諸躬行雖典謨炙
象日陳于前仍不免爲玩物喪志苟有一言之得皆
能反之于身則九流百家稗官野乘擇而取之不害
爲學道李見羅謂古來聖賢大文章只有四篇其一

大易其一皐陶謨其一洪範其一大學何與齊之間
也
諸葛孔明司馬君實深于學道者也以爲未知學未
知道者則伊川之固也假曰天資自異非學之功夫
下豈有不學而能保其天資者乎且讀書力行不謂
之知道何者謂之知道也
象山之學知內而不知外龍川之學知外而不知氣
內者可以達之外象山政績所以多表著也外者不
能返之內龍川舉止所以多乖戾也
石齋師讀書只以明誠爲主以爲從誠生明便是良
知從明歸誠便是主敬說良知者只是孩提之童愛
親敬長說主敬者只是雞鳴而起孶孶爲善說明誠
者不于愛敬義利兩端看得分明不于赤子雞鳴兩
候把得牢固雖擇執從容亦有禪空套子如捉月光
終無着手處也其旨與先賢初無岐路但愈切愈近
無流弊耳
繫辭評曰有必始于無太極者無稱之稱不可得而
名故以太極況之數語深得老氏宗旨正義已明言
之濂溪無極之說大有逕庭驟讀之疑若源流于此
者象山所以肆其排擊不知五行一陰陽陰陽一太
極二語已自較然不過謂五行陰陽之上更無太極
非若本註有始于無云云也
孔子删書不廢呂刑秦誓後世如漢文景之詔醇者
願有三代之遺即使文中龍川之徒取之以續典謨
誥誓何爲不可而朱子必以學問之非斥其天姿之
美亦是知至知終之意然則之穆王秦之穆公豈得
爲知道者乎此見聖人之大而賢者之嚴
司馬溫公論性取楊子而孟荀並廢以爲性如地善
如五穀惡如稂莠此直以心爲性耳伊川偏義固當
元不知學之義所由來也要其人品已在美大之闕
程子云人若知道必不肯爲一節一行當知此語可
以論道不可以論人可以明學道之終不可以明入
道之始故又曰東漢諸賢一變至道假使孺子子龍
之輩接踵漆雕元禮孟博之徒比肩子路親炙聖人
必更有可觀者藉曰和平戒其已甚其不爲鄉愿也
幾希昔唐荆川與焦山書勸以含蓄沉幾卒之荆川

晚年出處一節頗爲世訾其視焦由學問得失歟何如也
王祥至孝而依阿于司馬劉殷篤行而失身于□□
性之而未知學也揚雄窮玄而歸附于莽新陸德明
明理而屈轉于三姓學之而未能精也許衡吳澄窮
經辨義釐析絲毫不能興禮教于汚世而委身焉猶
之而未能至也

孔子恥狂狷而孟子不與夷清和孔子大于設教而孟
子嚴于恥法孔子嚴于去僞而孟子大于立統

天下之亂必始于兄弟觀于春秋而可知也天下之
亂必始于父子觀于孝經而可知也故曰孔子志在
春秋行在孝經

君子喻于義小人喻于利喻之爲言孟子解之矣曰
施于四體四體不言而喻喻之義深矣哉呂涇野所云
應于心不推于氣外物之至不膠于心是也君子之
喻如嗜膾炙小人之喻如嗜瘡痂君子之喻告之于
人使人衆聞小人之喻告之于人使人嘔噦

陳君子之行事于小人之前小人不信不以爲愚則
以爲僞陳小人之行事于君子之前君子亦不信不
以爲誤則以爲誑

君子何患乎無兄弟此政轍向近裏之詞非廣其意
以寬憂也蓋謂恭敬可以格四海豈不足以格家庭
云爾是知恭敬二字徹乎內外動靜親疎常變之道

朱子云能敬則此心便活不敬則此心便不活此語
煞有滋味只看心廣體胖何等灑落脈然如見胸肝
何等拘迫學者或言窮理或言主靜或言致良知或
言證人不過委曲誘人之方隨時通變總之不離乎
敬而爲言則皆是也離乎敬而爲言則皆非也

見人見父母所遺手澤未有不愛惜之者見兄弟乃其
遺體不相好而相尤何異父母之遺體不手澤若也
第弗思耳

天下無不是之父母亦無獨不是之兄弟傲象之罪
無以解于其始猶可宥之于其終周公之過莫不諱
之于其終不能無歉于其始

責之于人惟見過咎之在人反之于己亦惟見過咎
之在已

吳康齋嘗以祭田訟其弟君子譏之然此亦周公之

邇所謂日月之食人皆見之也或云關事大家事小
不可同年而語然在家言家在國言國一家者一國
之準也何大小之分哉劉念臺先生嘗論及此以爲
絕無名心是其學問到處
晉人猖狂叛棄禮法皆號曰達不知達有上下之分
質直好義慮以下人此君子之上達也佻夸蕩恣
域斷今此小人之下達也不辨上下概以達稱適足
貽笑後世已耳
學問之害有四關富貴貧賤一關也毀譽得失一關也生
死一關也不生不滅又一關也破其一者謂之達人
破其二者謂之高士破其三者謂之禪學破其四者
謂之聖賢濟人忘情于富貴貧賤矣曰富貴多懼貧
賤多辱也高士忘情于譽懼矣曰生于憂患死于安
樂也禪學忘情于生死矣曰生滅滅已寂滅爲樂也
聖賢則不然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戰戰兢兢
臨深履薄所謂朝聞道夕死可者聞此而已盡其
道而死者爲正命盡此而已
太剛則折太柔則廢敬以直內義以方外則無此二
者之病
先侍御嘗書二語于壁云每懷退一步心眼前自放
寬平地或云求也退故進之由也兼人故退之當仁
不讓豈得以退爲常曰君子義以爲質孫以出之在
履之睽夬履貞厲象曰夬履貞厲位正當也此皆教
人退一步意曰然則老氏之學與聖人何異曰老氏
未免過正聖人能不失其正耳
朱子云豪傑而不聖賢者有之矣未有聖賢而不豪
傑者然世之好脩者往往伸于庸行而干幾事此必
窮理未精涵養未熟故爾窮理未精則無以識變涵
養未熟則見理雖明而臨事之際或至倉皇失措既
曰聖賢當無此患
睽之未濟曰見惡人無咎象曰見惡人以辟咎也陽
剛在下而小人之力足以厄君子則降志辱身以保
全善類若陳太丘之弔張讓是也朱公叔之于梁冀
則疑于[illegible]謝幼輿之于桓溫則疑于流夬之兌曰君
子夬夬獨行遇雨若濡有慍無咎象曰君子夬夬終
無咎也陽剛在上而君子之力未足以制小人則擬

逖蒙穢以徐觀事變狄梁公之仕僞周是也蔡伯喈之于董卓則近于昵荀文若之于曹操則近于[illegible]于質非剛陽而荏苒于此君子之所懼也張裴之事賈后劉祕之附王叔文非其前驗與[illegible]吳康齋稱門生于石亨雖未至亂羣亦覺挫廉已甚

以東京之黨錮而郭泰卒以自免以大武之發縣而高允卒以令終謂非至德之亥與語曰聖人無[illegible]地于兹益信

否之六二包承小人吉楊龜山解云包承小人則吉朱子非之謂包承君子則小人之吉二義亦互有得失以大人遇小人云包則得矣不可云承以小人遇大人云承則得矣不可云包六二上應九五所謂大人即九五之大人不必專指人君凡道高位尊者皆是也六二中正不自絶于九五常包含承順之意此其吉也九五大人處此艱難自安其否可以得亨如以小人之順遂亂君子之羣適益之否耳故曰大人否亨不亂羣也若孔子之于季桓子則遜之六二所謂羣用黃牛其德自足以制之也楊龜山處蔡京父子之間乃欲以包承小人之意行之不幾于亂羣乎且蔡京父子非季桓子比也桓子見廹于陽貨實有用夫子之意而蔡京無是也

或曰寧爲人所畏毋爲人所憐然敬而畏之斯爲賢耳若剛戾忍鷙衆射叢焉雖爲鄉愚之所畏已爲識者之所憐

天下事持其大者則小者自理然事無定形易而忽之小者可以造大故事無大小在于人之審端而察變猶之學無精麄在于人之神明以致用也

陸象山云吾家合族而食輪差子弟掌庫三年某適當其職所學大進這方是執事敬山此思之謀道謀食亦非二途學固有得祿之理能以耕爲學亦自有得道之理許魯齋亦云爲學以治生爲先今學者語及持籌輒云害道是必驅學者而爲晉人之淸談也但使不失其道即委吏乘田聖人何嘗厭薄而去之乎

韓苑洛云張子西銘規模闊大言天道也東銘工夫謹密言人道也先東後西由人道而天道可造矣而

朱子獨取西銘失橫渠之旨然西銘不愧屋漏爲無忝存心養性爲匪懈二語已兼括東銘大意東銘備舉言動二端蓋其最切實者而戲與過又人所易忽故諄復言之但能主敬自無此失西銘盡之矣

易大傳云生生之謂易此天地之心繼之者善也孩提之初一掬生意旁皇流衍能愛其父母自能友于兄弟能友于兄弟自能施諸家邦推之四海及其至也乎乎異類通乎神明孟子曰樂則生矣生則惡可已也惡可已則不知足之蹈之手之舞之可謂善言生生者矣

志高則氣自降學剛而欲自消蓋以天地爲量自不屑與人爭門戶矣以性命爲樂自不屑以身嘗險穢矣

陳白沙先生若凡人相與情不可過會不可數抑情以止慢踈會以當敬以先生之德處先生之時尚然況以下材而處末世乎

小人用事則君子離賁君子乘權則小人抵隙故君子之畏泰也甚于否其慮復也甚于剝

薛文清先生云順理都無一事天地之間一物有一物之理物理既明因物而付處之精當雖有萬變紛紛至前卽解亟不可知如是而已

釋氏言空寂老氏言淸淨而不務求詳于理亦安在其能空寂能淸淨也

天下嚴厲之氣未足以服人而行以忠厚之志乃足以服人春秋董狐之書趙盾南史之書崔杼宜爲亂臣賊子之所懼而此後齊晉之弑君者不絕于書乃欒書之惡等于州吁舉督莒僕之罪等于無知商臣夫子縱之不討第書國以弑而孟子以爲作春秋而亂臣賊子懼者何也蓋罪之疑者與殺不辜寧失不經晉州蒲之弑左傳多誣而國語所記又不一其詞一曰國人不蠲故弑諸翼一曰欒書中行偃弑之匠麗氏則當時原無確證可知莒僕旣因國人以弑君則國人之所予者宜在僕而不在季佗乃季佗立而僕出奔安知非季佗之嫁其罪于僕以赴于諸侯乎是以天下之人切齒于欒書莒僕而夫子獨躊躇詳審闕而不書以爲弑君天下之大逆而失入者吾心所滾痛卽使天下後世罪我以縱賊而有所不顧此

亂臣賊子所以深慼乎聖人矜愼之至意而惓惓焉以愧屈其心不敢復肆是聖人之能懼之者豈不存乎嚴厲而存乎忠厚也

關尹子曰水可分可合精無人也火可見可滅神無我也此與艮卦所云不見其人不獲其身大略相似而義實不同聖人盡性盡物各當其理一動一靜不失其時故能以其情順萬物而無情以其道妙萬物而無物關尹曰惟聖人能神而不神于神役萬物而執其機可以會之可以散之可以禦之日應萬物其心寂然其意惟至于去識而聖人至于致知此其所以異也

張子云性性故能存神物物故能過化存神則不獲其身過化則不見其人

爲治之道在于審幾舜當時不觀于五色無以昭文章不聽于五聲無以在治忽然觀色聽聲後世將藉爲口實窮天下之聲色以娛其耳目且曰聖人所重此機一發雖聖人不可得而遏止故曰愼乃在位曰愼乃憲曰欽哉欽哉至于無若丹朱云云豈不知舜之德必不至于此極哉誠以惟危惟微邪正之分不在多也

聖人一言一動夢不推之于天故典曰天敘禮曰天秩德曰天命罪曰天討至于一酒之微亦曰天降命肇我民一飲酒之失亦曰天降威我民用大亂喪德其奉天如此之密也夫天之所以爲天者理而已自其宰萬物而言謂之帝自其體萬物而言謂之神不可謂於穆之天非祭祀之天而祭祀之天非出王游衍之天也總之此理則總之此天周禮以天名官而酒兼醯醢之屬莫不隸之意豈安哉

以堯舜爲父而有朱均以周公爲兄弟而誅管蔡若是乎教化之難行雖聖人不能得之于父子兄弟也而況下此者乎況遠此者乎乃者史傳所稱魯恭劉昆蕪𡎴況覽之徒化行悖逆及于異類何化〻〻也以余觀之所不可化者惟管蔡耳虞賓在位羣后德讓則丹朱之格心大略可見均雖無聞然以胄子而要于爲臣其非管蔡比可知也君子論事亦惟以其者者概之耳毋論治國治家必須先之以威嚴繼之以

慈惠而教化乃行如草木然雷以動之雨以濡之而
後枝枝格格變化氤氳不然則雖有德意抑而玩之
何以能化誠則明明則動動則變變則化動其始化
其終也鼓宮而宮動鼓角而角動聲之相應也日北
至而萬物遂日南至而萬物息氣之相移也氣至而
不化者有之矣薺以冬榮蔚以夏枯是也然不得曰
夏不養冬不藏也誠至而不化者有之矣虞之四凶
周之二叔是也然不得曰虞廷不喜起周室不友也順
吳若谷先生云凡人聞鐘磬聲便覺此心寂然見神
鬼像便覺此心肅然爲士大夫而動容貌出辭氣不
能感人之心者曾金石土木之不若也
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孟子曰堯舜之道孝
弟而已矣忠恕之道不越子臣弟友而四者之中孝
弟尤爲首務石齋先生云一貫之義惟孟子識得最
真孩提愛敬便可達之天下
董子云人生天地之中常以治亂之氣與之流通相
殽雜也由此觀之積清氣者清氣以類至積濁氣者
濁氣亦以類至積和氣者和氣以類至積沴氣者沴
氣亦以類至故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
必有餘殃自是實理而佛家翻爲因果之說意亦誣
此後漸流于荒蕩反啟人疑
或問輪廻之說曰世誠有其事得之見聞確然不誣
者然此特魂氣無所附憑于物而動動植之物皆可
憑也或久或暫或爲厲或不爲厲則不可常如彭生
之豕帝泉宮之蛇以及石言于晉鼎飛于桑總是
鬼神之播弄而已憑于動物而謂之輪廻則憑于植
物者亦將謂之輪廻乎　考輪廻之說實自左氏者
之不始于佛氏左傳子產曰唐之季世曰唐叔虞當
邑姜方震太叔夢帝謂己余命而子曰虞將與之唐
及生而有文在其手曰虞是雖不言輪廻已隱然輪
廻之事矣
人之歿而魂魄不散則爲鬼爲神子產之論彰彰明
矣易所謂精氣爲物遊魂爲變如此而已若以爲無
則先王之制祀典備物采豈以爲餙焉已乎伊川當
公至此每多脫突蓋以爲無則不可以爲有又恐人
之眩溺于此也然君子之持論不許學者無所折衷

而惟詭之士乃得瞑目鼓舌而談鬼神以惑之矣以余論之有者其暫也無者其終也無者可以有志聚而氣生也有者可以無陽盛而陰息也志聚則氣生故積乖沴而生妖孽積誠敬而生鳳來陽盛則陰慝故王者正其度物變動能禦君子修其德邪祟不能賊

輪廻之說祖于蒙莊薪盡火傳而其旨實不同火有傳亦可滅輪廻則可傳而不可滅也

家先生素不作詩有得于中間一為之一日題一絕云空而不空如來藏玄之又玄衆妙門豈若生生之謂易四時百物妙難言

天地一日不生則天地之理或幾乎息人心一日不生則人心或幾乎絕天地生生何以養之曰健與順人心生生何以養之曰愛與敬惟愛故常順惟敬故常健常順故曰茂常健故日新

易曰艮止也時止則止時行則行人皆知止之為止而不知止之神于所行也宇宙之間止于此而無所不周乎彼者惟思與光而已在上者得之則無為而化在下者得之則不求而應于羽舞而來格側陋登而明揚所云虛若無知應若偶之是也故曰上下敵應不相與也陰陽交者應以情陰陽敵者應以性應以性者此亦不往彼亦不來如日月行天天下自被其光明非有所作而致之又何人已之見哉故曰不獲其身不見其人華嚴須言曰佛以法為身清淨如虛空所現衆色形令入此法中又曰體性本不動無我無來去而能寤世間無邊悉調伏通乎動靜而不隔其于止義淺矣八十一卷究竟不越斯義而種種嘗現終屬影響非有進退得失確然不易之理如艮之六爻之著明者也艮之大義所衛者道所適者時所守者位所持者思耳故程子曰一部華嚴不如一艮卦

生不可謂性而生生則可謂之性生者物所同得而生生者人所獨有何以言之人能推而物不能推也不能推者氣所囿而能推者理所通也在天為元亨利貞在人為仁義禮智列子曰生者生矣而生生者未嘗終列子所謂生生非易之所謂生生也列子所

謂生生者無知而無不知也無能而無不能也易之所謂生生者以其良知達之于所不知以其良能達之于所不能也

文子曰人性欲平嗜欲亂之平之一言洩得降衷秉彝之意百家之喜有不可盡棄者此類是也

論今則聆論古則明者愛憎所不加也朝議則戾闘評則和者勝負所不存也愛憎者私之乘也勝負者物之感也私之未乘情得其正則正者爲情之主矣物之未感氣得其平則平者爲氣之主矣乘于私而動者情之變也變者謂之客情感于物而起者氣之激也激者謂之客氣抑情以尊性屈氣以伸理者亦未辨于主客之間乎

學者第一要務須養得意思寛閒則臨事自然少錯

陽明先生征宸濠時一日警報甚急先生顧問諸將皆失色不知所對先生曰心先自亂何以制人由是言之治心達于治兵心學之尙信已然是時先生僞爲檄以𨰻兵又制木投河大書濠已就擒此非增竈拔幟之故術乎且聖人之道不及詐謀而先生親行之非精于春秋者能之乎泓之戰不與宋公大鹵之戰特著荀吳不以小節廢大義也說之不詳而或以書朔爲美以敗狄爲譏幾何不闇于輕重而宥辱耶禍哉則讀書窮理之功又何可緩也郭熙畫訓云所養欲擴大所覽欲淳熟所經欲衆多所取欲精粹一技能之末猶內外交致其功焉況學乎先生志存矯時言之不無或啍善學者師其行事可矣

朱子之學只是平實所以無弊象山陽明之學未免好高所以有弊象山一變而慈湖陽明一變而龍溪雖言稱孔孟而大段已是禪學豈非好高之過歟

人之始生不待教而能者愛親敬長而已矣甘食悅色而已矣愛親敬長固善甘食悅色亦無不善何以言之食可甘而甘之色可悅而悅之性之有也甘食而紾臂悅色而踰墻非性之有也故曰無不善也無不善斯善矣不相賊之謂仁不相奪之謂義不相悖之謂禮不相惑之謂智不相詐之謂信

異學之不合于聖者禮爲之界故老氏首斥夫禮聖賢之不流于異者禮爲之防故先王甚重夫禮禮也

者王乎辨而已辨故不亂不亂故各正各正故保合
不以禮御天下而欲擴其萬物一體之懷譬之斷華
以目物者愈擴則愈裂矣
子華子曰其格物也明其遇事也剛又曰所以格物
謂之心此之格物猶窮理之義也子華子親炙夫子
而傾蓋焉必有得于夫子而作是書則格物之爲窮
理也信矣或曰是僞書也作于元豐舉子然考之呂
覽已引用其語矣全書語氣大抵相類豈得謂之僞
乎象山教人亦屢言窮理但云理不解自明只要隆
師親友既須師友必將資其啓導而乃曰不解自明
則何說也且師友必須審擇是固格物中第一義矣
知人之哲孔子猶難之況其他乎陽明亦云名物象
數聖人不必盡知其所不知聖人自能問人夫問人
與學古何以異乎此皆思之不審妄欲淩朱子而上
之已不自知其入于朱子之範圍也
格致傳原不必補即補之不宜泛言天下之物近于
博文游藝之事非大學之先務也格物者窮吾身心
之理所通于天下者而已恐墮玄空之習故不曰窮
理而曰格物或問中畧舉此義而言之不詳
專一之極至于靈通非必無所見于道理但所見者
道理之大畧不能精詳周密實可施行如見慈愛之
爲仁則能慈愛而不知有遠近親疎之等見斷制之
爲義則能斷制而不知有經權正變之宜見恭敬之
爲禮則能恭敬而不知有升降損益之節見明察之
爲智則能明察而不知有毫釐疑似之辨是以君子
自內而外自外而內無不用其極也是謂格物是謂
致知
天下有異時之先後有同時之先後如言日之先出
而後中先中而後昃此異時之先後也如言日之先
有體而後有光先有光而後有照此同時之先後也
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此異時之先後也格物致知
正心誠意此同時之先後也同時之先後非真有先
後也若曰以此爲第一義耳不然未誠之意未正之
心如何能格知何能致程子云未有能致知而不在
敬者敬即誠正之義也又曰格物窮理但立誠意以
格之格物之時誠已立矣至于知至而後誠之功全

故曰知至而後意誠非有淺深之異也君子亦會聖人大意而言之陽明以爲聖人立言豈有如此要義乃遺之以俟後人補入是特未之深思而輕議前哲又何惟乎人之議之也

學非能息嗜慾也學而後知嗜慾之非則自能息矣學非能變氣習也學而後知氣習之非則自能變矣然嗜欲爲庸愚之累其非易知氣習爲高明之累其非難知嗜欲之害道顯稍知禮義惜身名者其息之也易氣習之害道隱非經歷多磨練久者其變之也

難苟氣習之不能變則雖嶄然不滓特立獨行一當艱大之投而剛柔競緣之間或失其當則禍敗之來究與貪婪恣睢者同歸豈不惜哉每念及此爲之傷然

程子云知之深則行之必至無有知之而不能行者只是知之淺耳不食烏喙不蹈水火只是知爲不善只是不知繇此言之則格致之學不可不要其極也

如今之士子皆知不順乎親不可爲人然不究其何以不可故泛語視之第觀烏獸哭々尚有父子之愛愧烏獸之不如自竭力于事親矣

陽明先生答顧東橋書曰舜之不告而娶豈舜之前已有不告而娶者爲之準則故舜得以考之何典問之何人而爲此耶武之不葬而興師豈武之前已有不葬而興師者爲之準則故武得以考之何典問之何人而爲此耶抑亦求諸其心一念之良知權輕重之宜不得已而爲此耶議論誠快矣然以舜武天縱聰明槩諸後世學者非理之通也惜東橋辨難未伸故陽明得以伸其說使問之曰不告而娶固無典可

考矣豈絕不討論于嗣續之至重而稟命之稍難乎未葬與師固無典可考矣豈絕不討論于繼述之至切而營葬之稍緩乎其事固無所緣其義必有所據也不然古聖人之制器尚象何假于十三卦而畫卦敘疇又何假于圖書哉恐陽明復起不易斯言矣

致知格物之學雖極廣博其要不過辨善惡之介審好惡之宜而已此義自誠意以及乎天下章々有之原未嘗闕至絜矩之道則曾子所以釋格物之全義蓋格之心意而達之天下上下四方無不各得其理

此格物之極功也楊龜山亦見及此其答李杭書云明善在致知致知在格物號物之多至于萬則物蓋有不可勝窮者反身而誠則舉天下之物在我矣詩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則凡形色具于吾身者無非物也而各有則焉反而求之則天下之理得矣山是而通天下之志類萬物之情參天地之化其則不遠矣此解格物之義最大最精所謂具于吾身者不過孝弟慈而達之天下無間焉所謂絜矩絜此而已所謂格物格此而已所謂盡己盡人盡物以贊化育參天地盡此而已

或疑程子心迹無二之說曰齊桓晉文之尊周攘夷其迹則是其心則非鬻拳之諫君宗晉之殉難其迹則非其心則是曰其心純者其迹亦純其心駁者其迹亦駁此數者考其心迹總謂之駁而已矣或曰趙苞之殺母徐庶之降敵豈其心哉曰是迫于勢而不可全也心迹之合謂夫可全而不全者也

□□自洪武開設科取士試以經義一以朱子爲准的蓋以學術之廣大周密無如朱子者文皇帝命學士胡廣等採輯周程張朱及諸子語爲五經四書性理大全頒之學宮使人人誦習天下同風彬彬盛矣百餘年間若曹沔池薛文清吳康齋胡敬齋卓然以理學稱其爲說皆篤實平澹不爲新奇可喜之論自白沙出以靜爲宗而學于是一變當其時而不變者則羅一峯章楓山也然白沙猶援朱子非全放下終難湊泊之語以証之雖曰主靜未離于敬也陽明出以致良知爲宗主陸子先立其大之說直以影響疑仲晦矣甘泉亦以自然爲體以勿忘勿助爲工夫出其門者往往右陸左朱甚而浸淫于釋氏天下之學于是乎又一大變當其時而不變者則羅整菴呂涇野蔡虛齋也至于萬曆中有鄒定宇李見羅鄒南皐大抵皆調停朱陸而出之繼之以顧涇陽馮少墟趙儕鶴高景逸諸公以澄清世道爲己任未免稍涉才氣而天下之學又于是一變矣未幾逆璫肆焰慘酷備至古來道學得禍未有若斯之烈者或者歸咎于作始之人以爲發皇太過無有含弘氣象禍亦有所由來然乎否乎

陽明先生云人專以致良知爲事則凡多聞多見莫非致良知之功此語亦明妥他處誠有過激之論以此數語會意讀之將與晦菴同歸一轍又何多辨焉

陽明先生曰心之別是非也猶口之辨甘苦目之分妍媸也無待於學問矣顧獨不可曰心之別是非也猶目之察災辨口之辨淄澠乎舉其偏而擬之無與於大通之道也曰然則人性之善有或至或不至與曰譬之鏡昏待磨始明然豈得以鏡之待磨遂謂其本來光有未至也

楊遂菴未爲知道乃有言曰無事常如有事時隄防有事常如無事時鎮靜已兼朱陸之要旨

高忠憲公學術醇懿去就生死之間庶有聖賢氣象而平生不甚闢佛曰釋氏之精微處吾道具有之不過無極二字其病處吾黨具言之不過無理二字被逮時書本無生死四字以示其子若有得於禪學者其遺表曰臣雖有罪誼屬大臣大臣不可辱辱大臣則辱國矣謹北向叩頭效汨羅之遺則君恩未報願結來生末語直是一腔忠愛無所寄消之言然觀此語則輪廻之說亦公所不斥也

雖有英主失人則亂雖有聯主得人則理故知人爲格物中第一務脩身事親恆必繇之然知人者必以無私爲本

知人安民惟帝其難之其難一語仰于古知人要訣孟子曰國君進賢如不得已猶此意也唐憲宗謂裴晉公曰言者大抵如是朕豈易辨之公退而喜曰上以爲易辨則難矣上以爲難辨則易矣蘇子瞻曰知人之明不可學豈真不可學哉學其難之之意可也

難之如何師錫而後舉歷試而後庸誠重之也在書政曰籲俊尊上帝以尊上帝之心籲俊必無不俊之籲亦必無不籲之俊已

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天之道曰陰與陽而已有相繼之陰陽晝夜也氣也有相對之陰陽男女也類也有相濟之陰陽仁義也理也有相反之陰陽君子小人也象也在易陽剛爲君子陰柔爲小人亦辨之于有欲無欲耳朱子曰陽必剛剛必明陰必柔柔必暗固也然君子有時而用柔小人有時而用剛卒未有

君子而象乎陰小人而象乎陽者君子雖深藏其跡
有光明小人雖淺露其態自閉爍故知人之道不于
其剛柔而于其陰陽也陽而剛者直方磊落陰而剛
者傾仄險戾陽而柔者端慤平易陰而柔者回互秘
匿與之昕夕察其詞氣陰陽既分君子小人之辨于
此十不失一矣至于君子有用壯之凶小人有包承
之吉則在乎善用之耳

觀人之法得其至近者可以信之于遠得其至小者
可以信之于大何者人情所不及排則出于天懷之

自然也故漢武賞日磾于牽馬杼宗識孟敏于墮甑
郗超夾謝玄于履屐劉惔料桓溫于蒲博無不燎如
燭照驗若龜卜用此道也夫人之才量不齊評其近
小踈其遠大者有矣評其遠大踈其近小者有矣夫
評其近小而踈其遠大者其于近小也必沾々焉漢
元之多材藝是也評其遠大而踈其近小者其于近
小也必落々焉漢高之不事生產是也至于成帝以
不絕馳道見賞于元帝定陶以能對法令遂冊為東
宮而卒之漢室之廢由于二君此無他其所矜持擬

議而出之非其天懷之發也豈足以定其為人乎劉
向曰賢聖之接也不待久而親能者之相見也不待
試而知見虎之尾而知其大于貍見象之牙而知其
大于牛相觀于其天也若史稱龐統少時樸鈍呂端
小事糊塗天下人亦有不可逆料者然其樸鈍糊塗
之中必有清明淡定之氣如帷燈匣劍闇然其光者
人自不察耳非有明鑑豈可易言知人之事哉

書曰敷納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其取人也何嘗
不以議論又曰工以納言時而颺之格則承之庸之

其教人也何嘗不以聲律故人主明于用人以[illegible]
行皆得也不明于用人以言以行皆失也呂東[illegible]
有鄉舉里選之風俗而後可行鄉舉里選之制漢[illegible]
孝廉之法做而真偽不明左伯豪奏改察舉之制一
時號稱得人唐之進士以聲韻為學而抱家為名臣
者不可勝數天寶中制舉始加詩賦而楊文簡為之
冠豈必孝弟從政之是而家法嚴奏之非又豈必對
策試經之是而聲律詞藻之非哉今時制舉猶唐盛
之敷奏三月觀政猶唐虞之明試行之既久而[illegible]

實亡亦反之其本乎人主誠欲舉賢必愼修其內嚮慾不擾則知識自明然後愼擇其相相既得人俾之愼擇卿貳卿貳得人俾之內擇僚屬外擇監司守令內而僚屬外而監司守令靡向既端進者無詭隨之士公道大彰舉者絕請謁之風則賢能可與而驕佞不與也然則擇相之道如何曰事必歷試舉必延推望必久著器其成嚴假以顏色使得畢其議論而因以究其詞氣畢止細目覽所云喜之以驗其守樂之以驗其得怒之以驗其節懼之以驗其特哀之以驗其仁苦之以驗其志者靜而觀之性情自出如劉向所云翁聽之微接而形于色聲色之妙感而動于心者如是而不得人吾不信也苟未得其人而輕議變法敝乃益甚如予瞻所稱閭膠屢墓菲衣惡食者猶美俗也始則遏廢吏舉終亦上下相蒙欲行連坐之法乃益堅其比周之術耳爲法之弊不可勝言近年倣世廟故事詔京官四品外官三品以上各舉堪爲知府者一人京官及外官五品以上各舉堪爲知州縣者一人不惟其賢惟其官所舉之人委頓狼藉志節之士以得舉爲諱千古盛典乃爲不肖者罔上行私之藉反不如科目之嚴猶不至澌滅也總一辟舉之典也國初行之益治今行之益亂豈非以其人哉無已則科目爲常事而辟舉爲一行若吳康齋陳白沙者物望既孚公論允協然後不次擢用庶乎無愧斯典也已

周官賓興之制必先之以三物之教今雖不能復成周之鄉舉里選但擇學術醇正操行端潔如先朝南陳北李南彭北謝使督學較倣胡安定故事分曹教習而參以朱子分經史時務諸科限年而試之法猶可以興實學而收實用崇禎庚辰以副科貢者雜集成均時李括蒼建泰爲國子祭酒奏分六曹以月之朔望課試之請得拔其尤者天子親試擢用頗有安定遺意然徒飾具文殊無實効未幾李以艱歸事亦中輟矣

守令親民治道所最重近今設官太繁既有監司復有撫按雖有賢守令興利革弊必俟許允往往不得自由而不肖者浚下以奉上其害益甚無已則减撫

按之選如擇相之法而後可
唐朝進士必待再舉或薦而後引猶有慎重之意至
宋則賜第之後槩令釋褐法稍濫矣然猶止用爲佐
貳至於今則爲縣正者居其什之七八以百里之命
嘗試之于一書生之手毋乃太忽易乎國初之制觀
政蓋將以肄習之而察其能否也迄于今而觀政者
止一再揖即退回各房游談諧謔而已言念及此惟
有浩嘆
唐宋拜官即給告身大約如今之誥勑大小皆然蓋
先覈其可否而後用之旣用之即授以階爵而誥勑
之誠重之也國初亦有之自永宣以後除授升遷止
題疏報是吏部移以咨劄而已考滿覃恩方給誥勑
此亦古者試而後庸之意然用人太輕敷奏之言寧
多蕪詞考課之法茫無實據一切以官爲彩選國計
民命毋乃等于兀淫乎
循資格則困豪傑破資格則開僥倖數年以來或以
上書或以名對不由銓衡驟躐華要者不可勝數率
無豪傑之士出于其間而憸人乘此以大通賄賂遷
轉如流故國家非常之典必得其人而後行未得其
人寧守舊章猶可寡過子贍之言是也但今考課廢
弛多襲駢儷浮詞此固不足爲據皐陶曰亦言其人
有德乃言曰載采采此知人之要法也近年亦令上
計者備舉實事而必以催科爲首務故愈失九德之
意
取人必先以教教之必以禮樂周之學政掌于樂官
而樂官屬于禮官旣約束其暴慢之心麗宣導其滯
滯之氣故風俗易化而賢能可興也西漢弟子難雜
太常未聞樂舞樂語之教雅吹擊磬僅見之建武孝
學之時自隋帝罷隸太常別爲國子寺而學樂之官
始判然二之矣今之學宮設禮樂之文荒棄弗習備
禮樂之器殘缺弗修治之不古有繇然耳
洪武時加意國學至于圖祭酒之像賜歸省者之帛
若是之殷且隆也自納粟納馬之例開而學官多商
賈之子士恥與伍而祭酒司業不屑訓迪國學之政
廢矣自教職之選輕而郡縣學官多暮年潦倒之人
郡縣之學政廢矣學政旣廢風俗日偷詩云枝葉未

有害本實先撥豬謂是與近如白養粹李致和等或寇至而獻城或寇未至而約降其人皆以科目起家而所為若此總由學政不修素行不飭以致廉恥道喪狂悖無忌也

易大傳首篇高卑以陳動靜有常剛柔相摩八卦相盪及大學致知格物中庸致中和贊化育是先王制禮作樂之精意儀禮周禮曲禮樂記等書特其聲文象數耳

周禮一書非聖人不能作然其書殘缺錯亂恐草創而未成者周公既沒遂不復行東遷而後復多散佚戰國縱橫之士以意附益之往往雜以後世僭竊者之所為如左傳子產所云列侯一同孟子所云周公太公皆方百里此周制也若管仲所云東海西河穆陵無棣則五百里而遂此後世之所兼并非周之初制也齊方責楚之無王故藉之以為辭飾而周禮明著之曰公五百里侯四佰里直與孟子王制相悖而學者猶強為之說或云斥大土宇或云開方里數或云三代異制或云兼附庸今王制所述較然具在辨之雖詳終非通論至明堂位云周公封于曲阜地方七百里蓋周公之子七人曰魯曰凡蔣邢茅胙祭地各百里是方百里者七耳明堂位意在誇魯故王曲阜言之不足據也葉文康以[illegible]禮所言者封疆王制所言者食稅則周禮已明言方五百里其食者半方四百里食三之一夫方五百里是為百里者二十有五其食者半猶得百里者十二有半也方四百里是為百里者十六食三之一猶得方百里者五而有奇也稽其數大有逕庭何得援此以相附會乎且王制云千里之地為國二百一十何嘗不以封疆言也如職方所稱千里以封公得四公以封侯得六侯以封伯得十一伯以封子得二十五子以封男得百男僅然後足安所容二百一十乎

郊祭分合古今聚訟以愚考之天地之祭必分而不分冬至壇圻之位必分而不分南北蓋考之虞書正月上日肆類于上帝禋于六宗望于山川徧于羣神豈得獨遺地示大抵羣神之內地居其一矣所以先山川而後地者左傳曰望郊之屬也辨天而略地者

舜方受禪首嚴天事故詳之也周書泰誓曰類于上
帝宜于冢土事在孟春則建子之月也虞以寅月受
終則祀典之舉卽以寅月周以子月革命則祀典之
舉卽以子月其後因之天神之祭遂爲成憲而地示
之祭則要以建卯之月周禮大司馬之職曰仲春教
振旅火弊獻禽以祭社〻卽地示也周禮原無南郊
祭天北郊祭地之說惟大司樂所稱冬至圜丘夏至
方丘者乃大合樂之典非大享也奏之以其時其地
則神示人鬼可得而禮如師曠鼓琴而風雨總至以
是爲樂之盡變入神焉耳周禮又曰凡以神仕者以
冬至日致天神人鬼以夏至日致地示物鬽以禬國
之凶荒民之札喪此又一時祈禳之事非天子大報
天地之祭也家語曰周之始郊其月以日至其日以
上辛郊特牲曰郊之用辛也周之始郊日以至亦謂
日至之月也古之郊者卜而不從則再再而不從則
三中辛下辛皆用之矣辛且不必于上又可必于至
乎月令長至短至皆曰君子齋戒處必掩身而謂其
出郊而祭無是理矣曰樂以其時奏之則神示可致
不以其時奏之則神示豈必可致乎夫所謂奏之以
其時者亦云聲氣相感在其本初用以召和釋沴雖
妙必效非必以此日爲可致而他日則不可致也必
此日而后可致則春而祈穀夏而雩秋而明堂將不
得降天神而禮之乎曰報本反始之祭正祭也類造
禱祠之祭非正祭也非正祭則不拘其位不擇其時
正祭者因天道之始而祀天因地道之始而祀地以
類求類所以爲報本反始也不知冬至以後天氣漸
降地氣漸升而萬物以生夏至以後天氣漸升地氣
漸降而萬物以成分而言之則天陽而地陰合而言
之則冬至爲天地之陽始夏至爲天地之陰始不得
以天道始冬至而地道始夏至也以乾生于子坤生
于午而謂天始于子坤始于午也者是猶乾坤退居
震巽用事而謂長男代父長女代母者似之而非也
且報本反始者謂人本乎天故祭而報之以爲反始
非必求天地之始而祭之也苟其來格又何分正祭
與非正祭乎如必以二至則唐虞夏商所建非子一
歲之祭先地後天又非義之通也然何以知其必分

曰天尊而地卑茲祭則不足以尊天降地則不足以
敬地以是知其必分也中庸曰郊社之禮所以事上
帝則郊亦有時而兼地者如覲禮方明之祀是也然
尊可以統卑而卑不可以統尊故逸周書曰設丘兆
于南郊建大社于周中禮曰享帝于郊祀社于國郊
日用辛社日用甲天地分祀證據甚彰彰也夫社之
所為地示也朱子嘗疑之矣疑之誠是也然方丘不
可以槩社而社可以槩方丘周禮舉地示即不及社
稷舉社稷即不及地示而郊社並稱屢見于書傳此
社與方丘之一證也大司樂之職曰雷鼓[illegible]之[illegible]
鼗鼓奏之方丘而鼓人之職曰以雷鼓鼓神祀以靈
鼓鼓社祭此社即方丘之又一證也禮于郊日報本
及始于社日報本反始又曰政本于天殺以降命命
降于社之謂殺地又曰嘗禘郊社尊無二上飲食則
有方丘何以舍方丘而舉社則社即方丘之又一證
也蓋天子之社有二祭法曰王為羣姓立社曰大社
自為社曰王社自為社者畿內之土示而為羣姓立
社者必天下之大示也故曰方丘不可以槩社社可

以槩方丘也變郊而稱圜丘變社而稱方丘何獨于
郊則合之于社則分之乎
覲禮曰諸侯覲于天子為宮三百步四門壇十有二
尋深四尺加方明于其上方明者木也天子率諸侯
以祀羣神日月四瀆丘陵分祀于各門雖不言天
地燔瘞之處大抵天于南門地于北門矣曰覲而為
宮則是為覲而設以為告祭之禮非天子大郊之禮
也後之學者有南郊北郊之說緣此而誤也有合祭
于南郊之說亦由此而誤也有謂停二家合為一[illegible]
分為兩祭之說亦由此而誤也
祀典不正則神人瀆亂古者重黎之職所為絕地天
通也[illegible]今常祀之外有釋迦牟尼文佛之祀有三清
三境天尊之祀有九天應元雷聲普化天尊之祀有
大小龍神之祀有法師真君之祀有梓潼神之祀有
金闕真君之祀有玉闕真君之祀有神父神母之祀
有崇恩真君薩真人之祀有隆恩真君王靈官之祀
歷朝相因不華歲時遣官行禮弘治中稍稍釐正而
分別之或改正封號或罷免其祀頗得其宜而猶有

末正者亦不必盡正也凡諸不在祀典者大都出于道釋二家有聖人起明正道以化之淫祀不毀自止矣不然毀之也已甚則復之也必遽崔浩李德裕之事其証也

墓祭不始于漢明帝古已有之曾子問曰宗子在他國支子無爵而居可以祭乎孔子曰望墓而爲壇以祭是墓祭所由起也又史記云武王祭于畢東觀兵于孟津畢者文王葬地也則武王時已行之矣曰父死不葬伯夷傳言之矣此云祭畢妄也夫同出乎太史又安知其孰妄乎後漢竇章傳曰畢爲天網主網羅無道之君故武王伐紂上祭于畢求天助也諸中鄭一山祖其說以畢星主兵祭之如類禡之事其說巧而近鑿畢主弋獵而已參伐主斬艾而不祭獨祭于畢何也且東郭墦間之祭吾復徵之孟子矣曰之死而致生之不知也謂夫刻生以附死也非祭之謂也不曰事死如事生乎但祭于墓者不得比諸吉禮當與忌日彷彿斯爲合禮耳

周禮祀上帝則大裘而冕享先王則衮冕鄭氏以爲裘無章冕無旒以尚質也其說固屬不經以周禮無十二章之文謂周止九章亦屬臆論葉文康以爲行人之文上公九章侯伯七章子男五章則天子必十二章其服疑即大裘爲是考之郊特牲曰王披衮以象天即鄭氏亦云日月星辰之章不無可解于九章之說則係以魯禮魯固可稱王乎王肅以劉向董仲舒之說駁之是矣左傳臧僖伯曰火龍黼黻昭其文也子太叔曰九文六采五章以奉五色是則諸侯之禮耳不可以是槩天子且太裘不可以爲四時之常服而周禮云公之服自衮以下同王之服則是王之所以別于公者惟大裘耳大裘不可爲常服將春夏秋三時之服固無以別于公乎周禮之不可盡泥以此類也且韓侯侯也而稱玄衮赤舄孔子大夫也而稱衮衣章甫凡爲章服皆得稱衮非必卷龍之謂說文之從公從衣亦附禮誤之也記曰天子衮諸侯黼大夫黻而爾雅曰衮黻也則衮之爲義可知已

禮天子日食少牢月朔太牢已爲泰矣周禮王日一舉鼎十有二物鄭氏以爲牛一羊一豕一齋日三舉

則以為日三太牢毋乃太侈乎暴殄天物又何議齋齋必變食禮無明文孔安國注不撤薑食云齋禁薰食薑辛而不臭故不去是齋義直貫至此以上皆齋時事也朱子以為不飲酒不茹葷者其說出于莊周蓋屏嗜欲以交神明理之自然無足疑者合乎理則雖出于異端而信之不合于理則雖出乎專家而不敢取也

禮不王不禘故天子有祫有禘諸侯有祫無禘而王制以禘為夏祭天子諸侯共之是何說也或以祫有大祫有時祫禘亦有大禘有時禘夫禘者祭其祖之自出以其追遠難審故取義于禘時祭則止于七廟五廟于義何取或曰春秋家以始祔主而祭謂之吉禘取其審昭穆也故時祭亦得稱之則又不宜獨屬諸夏考之大傳不王不禘之義原于儀禮儀禮云都邑之士則知尊禰矣大夫及學士則知尊祖矣諸侯及其太祖天子及其祖之自出以此推之乃其德之所不及非禮之所不許也勉其不及而及之如野人而知尊禰都士而知尊祖何傷乎夫子謂魯之郊禘非禮者非議禘祀議其用禘禮也魯所謂禘未嘗祀其所自出也特以天子禮樂用之周公因以及乎羣公而皆謂之禘故禘與郊並譏如周語所云禘有全烝楚語所云禘牲繭栗祭統所云禘則升歌清廟下而管象明堂位所云禘禮薦用玉豆雕篹之類皆天子所用諸侯用之則為非禮故曰既灌而往不欲觀之蓋薦牲奏樂皆在迎神以後也若以諸侯之禮饗祀其祖之自出固未為不可禮所云諸侯不敢祖天子者謂天子之所祭諸侯不得私祭耳如其初祖不為天子及為古天子而非天子所常祭者祭之何害春秋時杞鄫得祀相楚夔得祀祝融蓼六得祀皋陶沈姒蓐黃得祀臺駘任宿須句顓臾得祀太皞其明徵也然則禘一而已大抵因夏祭而及其初祖未可知也所嫌者禘從示從帝然帝者尊也非義也鄭以為嫌而去其禘名用其常禮則程子初祖之祭自可通行朱子疑其為僭而弗敢舉何也　今制冬至之日十廟皆得祭其初祖追遠歸厚卓哉聖謨度越千古矣

天子七廟不特周制自古已然見于家語禮記荀卿穀梁者可考也若謂兼二宗而言則宗者無數將何以處之且伊尹之時未有三宗而云七世之廟則三昭三穆俱爲親廟明矣百世不遷者別創一廟不在太廟之中殷武卒章所云寢成孔安者是也周禮文武之廟亦有在豐名誥所云王朝步自周至于豐者是也亦有在洛洛誥所云王在新邑烝祭是也若在太廟之內傳世既久宗者或多將毀親廟以祔之乎將毀舊而更建乎勢必不可

三昭三穆父子相繼者毋論已兄弟相繼者將不得盡限以七限以七則商之時自祖丁至于小乙兩世而六帝其數已盈爲之後者將不得祀其高曾乎不限以七則自沃丁以至于祖甲六世而二十帝其數已再倍一都宮之中安所容之且也昭穆不相混亂或昭多而穆少或穆多而昭少必有偏枯不齊之患矣廟制果如是之參錯乎祭而行禮日亦不足將毋跛踦爲戾乎　今太廟之制不過沿習漢唐同堂異室戾于太廟世宗更爲九廟極得損益之宜凡父子相繼各爲一廟兄弟相繼並爲一廟此制之最善者也第升祔睿宗于禮未協耳當時議者不爭變禮而爭變制未幾太廟災遂復仍其舊惜也以天子之廟何靳此數楹而必狹小之乎朱子謂同堂異室則無地以容俎豆遂致暗損其數且以太祖之功德而不得爲特廟以祀父子祖孫有相壓之嫌則非所以尊敬九廟之制誠不可易所可疑者兄弟之間今以同堂異室之制參之兄弟則不嫌于相壓位數雖多不過三四不嫌于逼迫止行于親廟則太祖之特廟固無嫌也若宋之太宗自有世室又不在兄弟之例矣

古禮有不可行者雖有經典明文難以依據如子爲爲尸父兄列拜父在子爲母期而母爲子三年之類是也今禮有可行者雖無經典明文不得廢格如家祭除夕之祭之類是也如以經所不及斥爲非古則禮經之殘缺者亦多矣即如士冠于廟有拜母拜兄弟之文不及祖考與父亦將以經所不及遂置不拜乎影祭非古也不知始于何時而今人多行之者吾宗設影于除夕至新正之三日則撤之陳香燭楪餅

而已未嘗致饗獨余家有之先君子謂不肖兄弟曰
余家之饗影也自汝母查始也汝母曰除夕之夜饗
人聚而舉觴設影不饗其能安乎余嘉其意從之亦
禮之義起者也有明太廟歲除行祫祀禮但不設影
耳父爲長子三年敬宗也乃長兄世父亦爲祖父之
宗胡止于期父在則爲母期母爲長子雖父在亦服
三年宗子雖尊不加于母子可以降其母而母不敢
以降其子此古禮之大可疑者今制易之璽祖之是
尊矣

爲人後者爲其父母期服可降也名不可改也且所
謂二本者謂他人父耳若世父叔父則固已父之矣
豈有二本之嫌孟子曰夷子信以爲人之親其兄之
子爲若親其鄰之赤子乎不曰已之子不若兄之子
而曰兄之子不若鄰之子可以知一本之說也兩漢
以前猶爲近古疏賁疏受直稱父子唐宋而降古道
漸失甚乃以本生之父母而欲加以伯叔之號于心
安乎歐陽之議弗可易已于承祀者直父之于本生
者父之而係以本生可也至于皇考之稱古且通乎
士庶又何疑于天子乎孫毖大禮之議原其心則石
晉爲匪躬羅峯爲遇巷衷其說則亦互有得失管見
不能相參以成一是也

爲治之道不可使新間舊賤妨貴少陵長小加大大
明會典官員隔一品避馬隔三品跪雖法從不在此
例蓋謂不與他官之同品者比今以新進書生一爲
侍御之官即與六卿抗禮身未出于都門威已行于
郡縣所[illegible]宰無所不至此亦禮之當議者也昔漢
以六百石之刺史臨二千石之郡守何武議更其制
以行之不久議者難之朱博之議請以州牧易刺史
則位次既高中材者苟自守而已然不惟其人惟其
法以秩卑賞厚爲足以勸勵新進者生逢以盡功名
愈于自守乎

卷上終

[illegible]菴雜述卷下

[illegible]朱[illegible]査[illegible]草

沈 研慮修

周 煒若木

姪 奇齡輿二

儀思禮若

輿思巖生

男 翰思子懷仝校

周禮天神之樂圜鍾爲宮地祇之樂函鍾爲宮人鬼之樂黃鍾爲宮鄭氏以爲則有明堂未有天社子有壯臺假矣而不知其原于易也帝出乎震震當夾鍾也後乎坤坤當林鍾也勞乎坎坎當黃鍾也

周禮祭祀不用商聲以爲鬼神所忌殊近穿鑿王應麟君子佩玉右徵角左宮羽亦不及商又何疑乎或謂周以木德王故忌商聲然考馬融長笛賦云易京君明識音律笛本四孔加以一君明所加孔後出是謂商聲五音畢是漢初猶沿而不改何也太抵黃之五聲則下乎變乎上平聲之五音則商音混于舌音故商音散于宮徵之間可分亦可并也

字母之說未入中國古人所謂宮商角徵羽者止是平上去入而已自唇舌喉齒分而始有合四一尺上之管色合近喉四近齒一近牙尺近舌工近唇合爲黃鍾宮也四爲太簇商也一爲姑洗角也尺爲林鍾工爲南呂徵也羽也五方不齊音原難辨自唐以後雅俗皆用之矣然能用之以定管色不能用之以合字聲也楚辭大招有云四上競氣極聲變只則周末固已先之或者變有其聲而未入中原耳

鄭氏十二聲譜字有一聲聲無專字如此則律呂之協其權在乎絲管不在乎歌喉矣並宮爲商非其自然未敢遂以爲古之遺聲也竊嘗思之字有聲有音聲者正聲音者餘音若東夷伊鄉何之類是也既謂之五音則亦當辨其餘音所屬以別之而不專在乎字聲也古者諧謳皆有辭有聲有艷有趨有亂辭即正聲其所謂聲則餘音也艷在曲前趨亂在曲後猶今之前有引後有尾聲也

古樂不傳後人所用黃鍾宮聲比太簇猶高故樂天

詩曰琵琶聲中八十三調絃中彈不出謂唐律無黃
鍾大呂太簇三正聲耳夢溪筆談乃謂凡絃之屬必
以管色定聲既得黃鍾大呂太簇則餘律自可用以
相生不須復藉管色故云則八十四調皆彈不出矣
何必三調乎
文公因十二詩譜謂調以此始必以此終首尾何聲
即屬何調誠如是則宮調之中商多于宮可得仍為
宮太簇之調黃鍾多于太簇可得仍為太簇乎余以
為調也者韻也古人雅詹不盡繁音慢繇大抵一句
之終則曳其音以永之而已平聲最長為宮為商上
聲次之為角去聲又次之為徵入聲最短為羽韻曰
平聲又最短為變宮平有宮商非沈約之上下也蓋
德清之陰陽是已絲竹金石有十二律人聲止六屬
流十二惟變所適莫有專屬有定音無定律也至于
聲有四等此特可用以切字以之諧韻則太狹見可
復別之以喉舌唇齒牙乎其難于用也亦明矣今之
歌者平仄不協清濁不諧則不可以歌而喉舌之闢
未嘗致辨則亦可因俗而識雅因今而知古矣或曰
如是則關關雎鳩四字一聲殆難播之絲竹曰其中
或有散聲未可知耳
三分損益為律呂自然之數非人力所得而與者豈
可得而變易乎今張絃試之自二三寸漸引之以至
一二尺泛指叩絃如琴譜之所謂泛音者其初必得
絃體之中聲次之即得三分絃體之聲又次之則得
四分絃體之聲四分者所以為實而上生也三分者
所以為法而下生也當節則鳴不當節則瘖雖微至
細入眼之緩急時之燥溼寒暑終不以改其度之分
毫此琴徽所由以制也議者不察于此而徒為彼紛
紛亦獨何哉顧呂覽三寸九分之說亦有所本也蓋
絃體之初起中聲約在四寸之內則古尺之三寸九
分也以此為三寸九分引之至八寸一分而上生下
生之音適備以是知三寸九分為太始之音而不足
以生衆律必八十一分而後衆律可因以相生雖有
聖智不能易此矣夫尺度短長代有不同累黍既有
肥瘠古器亦有剝蝕候以葭灰不能必其應律審以
中聲不能信之衆耳魏漢律指尺之說既屬謬妄而

二十四歲之衍會尤為誣誕不思叩紘擬度有定于
自然者漢津不足道而歷代大君子如宋之温公蜀
公[illegible]范洛椒山而見不及此致令議者紛如築
舍莫知所底當時此以質之石齋先生先生曰當哉
之異日復見日前所言律度誠獨得之見也
張江陵嘗依古法築密室三層又依蔡元定多截管
以候氣而卒不應時袁了凡為其子卿儀往觀之應
告以陵云候氣之室宜擇清淨[illegible]今瓦礫叢積龜
氣不清一不合也築室三層周圍[illegible]氣故外室之牆
須掘地三尺而築之二層本室之基須入地一尺六
寸二層室入地七寸六分今皆不然止可封地上之
氣不可封地中之氣二不合也外室門宜向子二層
門宜向午三層宜復向子所以反覆而固氣也今皆
向午三不合也聲氣之元寄之象數必心裁造化之
秘者始可制器器聲不然求之累黍酌之古器亦不
可廢今所截諸管大小不倫四不合也天地之形常
相參差故天之午常偏于午上地之午常偏于丙上
冬至黃鍾之管宜于壬子之中一室只有一位豈可

多執管于一而不合也此議甚精發人未發惜將事多
艱未遑修舉禮樂竟莫有知此義者使以余叩紘之
法合之了凡候氣之法何必古樂不復興于今日也
倍聲半聲皆與正聲相應故半黃鍾可以謂之黃鍾
倍大呂可以謂之大呂而變律變半不應正聲豈得
仍其本律之名乎蔡氏之有變黃鍾變太簇等律失
之誣矣然不有變律則不足于旋宮別為律名則去
生下生即京房之六十錢樂之之三百六十猶未可
已況六變而遂已乎愚以為非有反易律亦有反易
曆之旋也有順逆律之旋也亦有順逆三分仲呂不
復于黃鍾則逆而反于無射夾鍾亦有然之理也順
者主正宮調凡六聲自濁而清自下而上逆者主變
宮調凡六聲自清而濁自上而下故蕤賓之下宮即
中呂之上宮應鍾之下宮即無射之上宮姑洗之下
宮即夾鍾之上宮南呂之下宮即夷則之上宮太簇
之下宮即大呂之上宮如是則旋宮無偏枯之患而
黃鍾無易置之虞月律無贅設之名而中呂無不盡
之數矣考之州易論律黃鍾太簇則稱下宮無射夷

敗則稱上宮亦可以得其槩也或曰禮有五聲六律十二管之文將不足據乎曰名有十二其實則七而已至于俗樂以一管而備旋宮故一孔之吹而氣有緩急唇有俯仰或兼二聲或兼三聲以足十二律之數此又遷就苟簡之制非古法也

十二律上宮下宮順逆圖

宮 子黃鍾宮 太簇商 姑洗角 林鍾徵 南呂羽 應鍾變宮 [illegible]

徵 未林鍾宮 南呂商 應鍾角 太簇半徵 姑洗半羽 蕤賓半變宮 [illegible]

商 寅太簇宮 姑洗商 蕤賓角 南呂徵 應鍾羽 大呂半變宮 [illegible]

羽 酉南呂宮 應鍾商 大呂半角 姑洗半徵 蕤賓半羽 夷則半變宮 [illegible]

角 辰姑洗宮 蕤賓商 夷則角 應鍾徵 大呂半羽 夾鍾半變宮 [illegible]

變宮 亥應鍾宮 大呂半商 夾鍾半角 蕤賓半徵 夷則半羽 無射半變宮 [illegible]

變徵 午蕤賓宮 夷則商 無射角 大呂半徵 夾鍾半羽 仲呂半變宮 [illegible]

凡一宮必以七調為全始于黃鍾終于中呂也一調以六聲為正始于宮終于宮也律皆三分以相生天地自然之數也故曰紀之以三平之以六成于十二周家之用七律國曰自鶉及駟則曆制數而調各六聲則十二律之變已全備于此上下反復無有遺皆

蔡氏調用七聲而宮止五調夫既用七聲安見二變之不可為調首既用五調又何必二變而乃為完聲乎且二徵相距二分有奇執管而吹何以施指淮南子云應鍾比于正音為和蕤賓不比于正音為謬得之矣

宋人知三分之徑不止于九分之圓則以密率推之而徑三分者圓常九分而餘其四又知空圓九分之不足以容千二百黍則又創為圓徑方分之說凡圓容九分則三分益一而開方除之得三分四釐六毫四絲一忽以為徑準三分益一以因九分開方而得十分三釐九毫二絲以為圓準此其法可為詳矣然既以密率而得圓徑之實至于圓徑方分仍用古人四分損一列方為圓之法施之制作未免乖戾今以密率之周四其實以因九分以密率之徑歸之開方得圓復以密率之徑因之以周率歸之則得徑如用劉徽之率則得圓十分六釐三毫二絲徑三分三釐八毫六絲用祖冲之之率則得圓十分六釐三毫六絲徑三分三釐六絲六忽圓不止十分三九二徑不

及三分四六四也八音之制莫不由之可不審與若以二率較之冲之爲尤審蓋冲之之法本于大衍而人自不察也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矩而方之徑七而圍二十有八規而圍之二十有一而徑有不合蓋以不用之一而適合焉故四十九者規矩之所賫也一者所以爲劑量也不用之妙于用也

李文利律呂之學雖非是要其議論頗有條理若王邦直瞿九思之徒紛紛穿鑿益無意義瞿以黃鍾之黃字爲黃鍾之韻以大呂之大字爲大呂之韻此尤可笑誠如是則夾鍾又稱圜鍾林鍾又稱函鍾將何所適從乎

古人只以兩聲爲一調之主雖有散聲疊字亦間見一二而已至龐曼之音作而散聲疊字不勝其煩則以字實之而句法之參差由此始矣于是以音節之舒促判音律之高下以務頭之抑揚辨聲調之乖協强而名之曰正宮曰商調曰黃鍾曰中呂而疑似淆亂不可致辨者甚多則唐宋之詞元劇之曲是也

律管候氣之說大約惟黃鍾一律爲然餘律按月而應此未必有之事何以明之冬至陽氣潛萌或有分寸之限孟春陽氣畢達安所得其分寸乎自冬至而夏爲呼則氣舒而灰散自夏至冬爲吸豈能衝灰使動乎

武舞干戚文舞羽籥所從來久矣然考之籥實非舞器也詩云籥舞謂籥以節舞周禮籥師教國子舞羽吹籥是已籥非與羽配也然則干舞配以戚羽舞以何配曰樂記比音而樂之及干戚羽旄謂之樂是羽配以旄也故周禮旄人之職教舞散樂詩云執籥秉翟者並舉之以著其多能肆應不窮而已非言舞時

也左傳舞象箾南籥者蓋吹箾則舞象吹籥則舞南耳箾與簫通虞書簫韶九成說文引之作箾韶左傳亦曰韶箾禮記亦云下管象武箾即管之屬也象者吹管之曲名南者吹籥之曲名即二南是也孔仲達以象箾爲武舞南籥爲文舞亦臆揣之說此之南籥即文王世子之胥鼓南係于籥師學戈之下者也文與戚不同干配以戚謂之武舞吹管而奏象干配以戈謂之小舞即周禮樂師所云教國子小舞者也係于籥師則必吹籥而奏南蓋武舞而參以文者歟

治曆明時爲古聖人第一務左傳所載少昊命官鳳鳥爲首司曆之重其所由來者久觀于堯舜而愈可知也堯之欽若昊天曆象不過曰敬授人時而已至舜之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則已有察其變歷闕食以爲警告修省之意三代以來猶重曆官故羲和廢職致勤胤征至周而職稍輕太史之官以下大夫爲之然左傳云日官居卿以底日是猶用卿爲之也意下大夫爲本爵而卿其加官與亦不可謂不重也蓋因時以赴功者功之昆也本天以出治者治之上也

後世漸略此意而曆官之掌降同百司歐陽氏以爲無預倫教亦習見使然耳

明曆理者亦明其陰陽消息而已一運有一運之消息象數有參錯卦爻有摩盪而世道爲之舒促矣一世有一歲之消息黃道有推移歲差有多寡而歲實爲之進退矣一月有一月之消息日躔有盈縮月離有疾遲而朔實爲之損益矣一日有一日之消息晷度有廣監過表有先後而晷刻爲之饒乏矣一陰一陽而天下之事盡之矣一消一息而天下之變盡之矣

曆律之通于易者升降進退之義而非一二三四之數也要其歸亦有合者曆律皆起于三分四分八卦六爻之象也循執察度調絲立準圭臬之測較然不爽後人牽捏附會種種乖謬誠不足道槩而删之毋乃沿其流而忘源乎

自乾至節得三百六十爻故曰天地節而四時成一歲而退四卦凡四退而得十有六卦以及于革刪冬至已移一日蓋小餘之所積也故曰君子以治曆明時又曰已日乃革之

郭守敬上下百年消長一分之說本乎康節[illegible][illegible]之法二元十二萬九千六百前六會爲息後六會爲消即此義也洪武時元統作大統曆去消長之法不用止以二千四百二十五爲一歲小餘之定率監副李德芳上疏爭之萬曆末年上谷邢予登雲路復上書辨大統不用消長之非是監官華湘又爭之余嘗立率測晷則大統冬至常先天十刻餘設用授時消息之法推之三百餘年應共減大統曆之千分則其先天也又倍之矣然則消之中復有長長之中復有消

消長之義包乎無垠入乎無間循而不亂變而不居
不可膠柱以求之也元會運世歲月日時莫不各有
消長以其消長別其陰陽陰極而陽生消終而長始
亦自然之道也萬曆辛丑西域利瑪竇來貢京師贊
于曆數之學而不知陰陽進退之道天人交會之妙
一切參差變異皆謂由其形體之固然于是日月五
星有同心輪有不同心輪有大輪有小輪此輪彼運
膠轕蹊蟄天誠如是勞擾乎哉
又如蓋地法覆槃中高外下天地相從既舉天之
說也揆于庖羲周髀志之地在其中天包其外形雖
彈丸上下斜倚此渾天之說也揆于軒轅蓋今朋之
日月星辰浮生虛空行止須氣無所根繫此宣夜之
說也揆于殷商其法不傳此三家者皆古聖人之制
未可以得失議也其後又有姚信之昕天虞喜之安
天虞聳之穹天王充之平天皆好奇立說無足取者
至南齊書稱日月當子午正隔于地爲礙氣所食及
天大而地小也此言一側遂謂日月與地三者形體
大小相次日月相銜爲地所蔽有景在天其大如日

宋景濂祖述其說作楚客對謂月忠食本于地
景至萬曆中利瑪竇來自海外言與此合而又甚之
以地爲圓體天中一粟周圍上下人物所居人皆駭
之不知其說之出于中華而非利氏之剏見也舉晷
離問于曾子曰天圓而地方有之乎曾子曰天圓地
方則是四角之不揜也此地爲圓體之說載諸大戴
記者可考也黃帝問于岐伯曰地之爲下否乎曰地
在人之下太虛之中也曰馮乎曰大氣舉之也此地
在天中之說載諸素問者可考也夫地在天中而地
上所見及天之半勢不得不爲一粟矣唐開元中測
南自朗州北自蔚州約三百五十里而差一度宋沈
括曰古人候天自安南至浚儀纔六千里而北極差
十五度稍北不已庸詎知極星之不直人上也如是
則地爲圓體而人物環居載在唐宋諸志者可考也
自春分之日夜分以至秋分之日夜分極下常有日
光自秋分之日夜分以至春分之日夜分極下常無
日光此北極之下半年爲晝半年爲夜之說載在周
髀者可考也今京師北極出地四十度粵東北極出

地二十度相去五千一百餘里而已差二十度更歷
三百六十五度有奇則地周九萬四千二百八十餘
里而徑三萬里也利氏度以三百六十里以二百五
十爲斷則地周九萬里徑二萬八千六百餘里既[illegible]
日之去地一千六百餘萬里則日道之半徑當地之
半徑一千一百八十而地之半徑爲日度六十分之
三乃又日地兩視差六十分之二則何以解也若以
六十分之二計之校以密率將二千六百餘萬里也
豈特一千六百巳哉昔人以八尺之臬測影千里而

差一寸知日之去地八萬里此假設之例非實數也
唐宋人泥之測而不合遂疑周髀之誤亦未之深考
耳地爲圓體不可測以日中余嘗以重表之法測于
二分前後三日日出沒之時南自吾鄉北至京師相
去三千里不差杪忽不可爲據後思以月爲表考食
旣之分而日道之高遠可以里計也月在地上視差
一度則月道一度當地之半徑一萬五千里而月之
去地約九十萬里日月徑各三分度之二月食旣分
爲三十分除月體十分爲二十分得一度三十三分

以法推之地景之高約百倍于地徑爲三百萬里以
地景之小勾股推日道之大勾股皆勾一而股百今
日之去地巳九十倍于日徑矣地景所占不過十分
之一則日之去地將二千七百萬里而日徑之廣十
倍于地徑也地之半徑正六十分度之二西法本自
不謬而後人承訛自爲矛盾信者不察而疑者又併
其所合于古者而棄之皆不得爲通理矣總之三天
之說均不可廢蓋天之言蓋笠覆槃也據所及見而
言之也渾天之言南極入地三十六北極出地三十

六蓋指陽土中而言之也宣夜之莫傳也測器之不
可以朽耳或者以濶狹有常疑宣夜之難遵不知晝
之高遠約略求之一度之廣數百萬里其在璣衡圭
表特分寸間耳使之出入百什里中又誰能察其玄
妙之際乎學者不之深察而執此難彼何其固也
日月五星無所根繫何以能逆天而右復能順天而
左乎日右旋之說本于曆家非日月五星果右行也
曆家所以爲此說者以便算而易于制器也鄭玄始
爲左旋之說宋人多是之後雖有談天之家不可得

而易也難者曰以言七政之高下填最高歲次之熒
惑次之日與太白辰星又次之月其最疾者也豈非
位次遠高則道里遠遠位次近卑則道里近近乎日
高者必遲卑者必疾于七政則得矣揆之恒星之行
最高而最疾又將何說以處此也夫天下之言固有
近于情而非其實違于情而得其實者高而遲下而
疾此近于情者之言也高而疾下而遲此不近于情
者之言也然其實不在彼而在此者天固不可以天
几倒也且夫日之上為陽日之下為陰日邊而月遲

陽緊而陰舒也填木熒惑發天而先日太白辰星從
日而導月上麗陽而下麗陰也七政行乎南陸是有
嬴分行乎北陸退有縮分退之嬴則進之縮退之縮
則進之嬴此何也氣自南陸進乎北陸其始也縮而
卒乎嬴氣自北陸返乎南陸其始也嬴而卒乎縮此
理之固然無可議者曆家以進度不可為然因以退
度計之以縮為嬴以嬴為縮勢自不得不兩黃道緊
日白道緊月橫而掣之無不合者豈天誠如是哉乃
所為便算而易于制器也然則天之本象如何曰七

曜盤互于天之中紆繞內外如環之旋日循月躔五
星錯焉以之造儀則跷盤而不可轉所不為耳武庸
自蒙陋哉斯言

今府不用卜筮而朝賀之大典軍國之重事一切吉
凶軍賓嘉之禮咸取決于靈臺每二月建進上
位曆七政曆月令壬遞曆又上吉日十二紙每月將
一紙于御屏其任亦至重也既設欽天監又設內靈
以稽其闕失疇人子弟各專一藝而循流習其得
其原不能順時更法即如漏刻一事其至粗者元授

時大都測影夏至晝六十二刻夜三十八刻冬至反
是洪武初南都測影夏至晝五十九刻夜四十一刻
冬至反是今欽天監以南都之漏刻用之北都冬夏
二至各差三刻正統十四年監官覺其差改夏至為
六十一刻人皆異之岳季方亦為議以辨遂使至今
莫正其非而正之以西學惜哉

黃道一周退一分五十秒白道一周退一度四十六
分有奇歲策有消長而歲差因之損益月差亦有損
益而月策因之消長授時知有歲差之損益而不知

有月差之損益故大統遵用其法以推交食不能無差習而不變已爲過矣况并歲策之消長而去之乎歲策消長以七十五分爲限每百年而消長一分七千五百年而一復月策消長以七十分爲限每一年十二月而消長二十分四十二月而消極八十四月而復長四十二月而長極八十四月而復消十有四年除閏月而一復歲差長極于堯前甲午月差長極于成化甲午冬至之月上推一百三十六年至元末庚寅正月而長極在歲爲也

崇禎初年修改曆法兼用西人以太史徐光啟董其事其法視大統較密蓋日食舊法各省無異而新法則有分差南北約千餘里東西約千五百里各差一分甚驗往往多合疇人子弟莫之能勝蓋日高月卑故致然耳其說刱于一行後人不詳其術考正德九年京師食止七分有奇而閩廣之間遂至食既鄭少谷云人日所覩九服不同或北方食既而南方半虧或南方食既而北方半虧由來然矣以此思南北朝所書日食彼此有無互異未必皆史官之失記也

古今曆法惟推算日食最爲難劇南北東西兩差尤其甚者授時所立最稱精密亦最易簡後人不解其所由妄意改易失之遠矣夫南北差以盈縮曆乘除此人所易解也東西差以盈縮曆乘除此人所不易解也予抽繹數年乃得之總不越乎黃白道之倚直而已漸直則經緯之度漸以相親漸倚則經緯之度漸以相離故差數加減因之而起盈曆中前黃白道較赤道稍倚中後黃白道較赤道稍直縮曆反是南北差在盈初縮末者正交減中交加在縮初盈末者正交加中交減其實以三百六十三度有奇爲正交則正交皆減以一百八十一度有奇爲中交則中交皆加東西差黃白道較赤道稍倚者減者益減加者益加其稍直者減者復加加者復減日當赤道早暮之時黃白道之倚直爲甚故東西差數加減最多日漸高則東西差數漸減而南北差數漸增日漸卑則東西差數漸增而南北差數漸減增減之數適足相當故以三百五十七度有奇與一百八十八度有奇爲增減之中要領既挈斟酌其間較若畫一無有糾紛

然晴人用之推算日食不能無一二分之差者由于建都南北不同則赤道遠近亦異漸遠則漸倚漸近則漸直漸倚則黃白道因之而倚漸直則黃白道因之而直或當增之三百五十七度一百八十八度之外或當減之三百五十七度一百八十八度之內隨地立數不爲典要也北京距赤道四十度而授時所立之數乃距赤道三十二三度之數此其失也

月食時差之法亦當以盈縮曆正中交分別推之蓋黃白道有倚直則股弦之差數有損益而月行之刻分有多寡也授時以中前後分一例推之其先天後天有至于三四刻者此古今曆家所未經道

日食交限古曆只用平差即授時亦然其實日近天頂其交限差數反多日遠天頂其交限差數反少蓋月高月卑自地上視日其弦必交于月自日度至地心之弦其交于月道者必均自日度至地面之弦其交于月道者必近頂密而遠頂疎密則與均弦疎故其差多疎則與均弦密故其差少也然天道參稱得之易簡失之苛細今法以北京推算則用三度二十爲視差之本以三百五十六度爲正交赤道內外仍依舊法所差不遠但以四度四十六分爲定差可也

京師北極出地四十度廣州北極出地一十七度地之相距五千餘里約三百里而差一度則地周十餘萬里東西之與南北相準也故日月之食九千餘里而差一時此總計天下之時差也授時以半周分減中前後分還以中前後分乘之九千六百而一爲日食時差午前以減午後以加以卯酉前後分自乘退二位如四百七十八而一爲月食時差子前以減子後以加此一方食甚之時差也夫以天下推之則日月食之里差繇二以一方算之則日食有時差而月食無時差也何以言之日遠月近雖同道同度而有地面視差漸卑則差數漸增漸高則差數漸減故以距午前後而有時差月食則地影直射無地面視差矣月食而立時差自宋之紀元曆始也

授時曆法止于日月交食有所更定至五緯行度第抄寫古曆並未測驗訛謬相沿土星曆應所差甚遠水星合應亦差至二十餘日此仰觀而瞭然者天啓

甲子七月七政聚于午分若以授時推之則土星不
得在午也
七政之行皆有融差有經度視差有緯度視差有經
度差則有東西差有緯度差則有南北差曆法之精
微莫過于此矣然自古迄今精于曆法者用此以推
日月之食則驗用此以推五緯之相犯則不必驗豈
五緯之行迂回屈曲不可得而推也歟
曆法始于日躔日躔準于赤道黃赤道之差則必以
勾股弧矢推而求之故郭守敬以矢度八十二抄為
立天元一是也其法止用圍三徑一不用密率蓋密
率畸零不齊難以起算故必借用古率兜之以此乘
者即以此除黃赤斜酌差數適還雖矢弦之度不無
少羸要于弧背固恰相得也萬曆中上谷邢子登作
曆書改用密率起算而變其率不變其法宜減反增
相去益遠不若仍用古率之為得也
以授時百年消長之法將歲餘不合者不知消之極
復長也以之推歲差亦有不合者歲餘自本于日行
歲差自本于星行不必相同而授時于二千五百之
內減七十五分以為歲實于二千五百之外加七十
五分以為周實者其法非是故以之下推迄于今日
能合其箕三蓋其歷時近差數未著也以之上推堯
之虛度減三四十分止留一百一十餘分則八十七
八年而變一度三千六百餘年僅差四十一二度而
已日之所躔將在女初安能及虛乎
以授時大統測五星有當伏而見當見而伏者人皆
疑其合應之誤而不知星道與日道斜交地上則當
審其經緯距度有經度雖遠而緯度實近有經度雖
近而緯度實遠者授時大統止以經度立限此伏見
之差所繇起也
凡方者可以數推圓者不可以數推故以徑推圓周
終無真率至于割圓諸弧尤為零雜不齊古法之推
黃道距度只以自乘之法得其彷彿西法用三弧三
角互設三以求餘三是以圓齊圓之法也然為術愈
繁必須檢表不如古法簡易而可循也變而通之固
乎其地神而明之存乎其人矣
古今災異之占往往繁瑣不驗然日食星孛[illegible]

脩聖人皆謹書之則豈得捘天道遠人道邇之說遂謂天變不足畏哉大抵占驗之書雖多而冣精要者無如有德爲慶無德爲殃二語天啓甲子七月五星聚張識者以此爲聖明中興之兆然秦末五星聚井而漢高以興天寶五星聚箕而唐皇以亂建隆五星聚奎而太祖以王淳熙五星聚軫而上皇以崩妖祥在天禍福在人亦言其德而已夫五星之聚數百年而一遇其効之不同若此况區區凌歷鬬食動搖芒角數見于天者乎春秋書天變不書事應蓋曰使人知懼而自修則雊雉可以興商流烏可以造周安見災異之來不爲禎祥也晉侯問伯瑕曰吾所問日食從矣可常乎對曰不可六物不同民心不一事序不類官職不則同始異終胡可常也是善占天者已

或問日食有一定之數何與人事而伐鼓用牲則何爲也曰人之于天猶子之于父也其父愀然以悲其子能蹙然以樂乎其父勃然以怒其子能嘻然以笑乎且氣生而後有象象生而後有數天與人同其氣則亦同其數也特天心有定而人心無定故天數可測而人數不可測耳

劉向父子五行傳附會穿鑿固不足信雨暘燠寒風之分應于貌言視聽思洪範則有明文豈可槩置不講而謂一切事應俱屬謬妄哉若以雨合于貌暘合于言燠寒風合于視聽思雖復起箕子而質之將亦有所不能區別也夫箕子之言不若是之固也箕子曰恭作肅從作乂明作哲聰作謀睿作聖謂恭者作而致之則凡事得其整飭從者作而致之則凡事得其條理明者聰者睿者作而致之則凡事得其精詳備極無不通徹焉耳皆其作而致之固已合五者而相爲用矣不得絕利一源以求勝也何以言之如恭矣從矣而視不明聽不聰豈色莊論篤者能作肅作乂乎明矣聰矣而貌不恭言不從豈觀色聽聲者能作哲作謀乎故曰肅時雨若則可曰恭時雨若則不可曰乂時暘若則可曰從時暘若則不可曰哲時燠若則可曰明時燠若則不可曰謀時寒若曰聖時風若則可曰聰時寒若睿時風若則不可大抵上屬恣則下多愁怨而恒雨之罰應之上恣謬則下多悖逆

而恒暘之罰應之故大水常兆陰謀大旱常兆兵㦯
也上怠弛則下多蕩佚而恒燠之罰應之上苛急則
下多危懼而恒寒之罰應之故周衰則無寒歲秦亡
則無燠年也至于恒風之罰則上昏瞀而下多擾亂
也成王疑而木拔宋襄鬬而鷁飛是也恒陰之罰特
恒雨之未甚者耳春秋隱公九年三月癸酉大雨震
電爲恒獄隱之兆齊陸之謀廢冒邑陸凱之謀廢孫
晧而天皆久陰其事之成敗得失不同亦何異于寫
會之事哉增設眊咎援皇之不極以附之豈其于之

時尚有遺俱以須後人之補苴也
分野之說原于周禮保章氏曰以星土辨九州之地
所封封域各有分星以覲妖祥蓋古者帝王敬天事
昊天上帝則有祀于日月則有祀于風雨則有祀于
司中司命則有祀而猶以爲未備也分建列國使各
以其方祀其主星如子產所云遷閼伯于商丘主辰
遷實沈于大夏主參在帝堯之時則如是已度其先
後代有分命而天執晉務建都各異且畧舉四陲以
當四方不及九州十有二次則南北東西或各易其

位如齊東而玄枵在北燕北而大梁在西周中而鶉
火在南吳越南而星紀在北皆將與地之所爲也譏
者以封國之時歲星所値爲之分星則商人之因于
閼伯唐人之因于實沈者固無以解卽僧一行之辨
山河脈絡于兩戒識雲漢升沉于四維以爲星之與
土以精氣相屬而不在乎方隅其占測以山河爲限
而不在乎州國者亦未爲定論也雲漢始萌于參井
而秦晉則山河之上游雲漢終沒于箕尾而燕吳則
山河之末派固也然鉅野勃海何嘗不居下流而不

參星紀析木之列太昊顓頊總皆宅于中土又安所
分以紫極攝提之治哉約其大槩若有可據依而拆
之將駁盤而不可通矣左傳第著列國分星史記乃
言十二州次各有所傳而後人遞而一之遂以衞屬
并州晉隸益州乖謬如此何以占驗至于陳卓所分
郡國星度盍復錯亂矣總之源流始分已不可考大
抵皆在唐虞以前而後人承襲與祀不廢則精氣之
感妖祥應之者亦理之所有建封建廢而郡縣分星
之祀萃于南郊則妖祥之占不得復限于地矣亂世

物取何地哉有豈能一一徵之分野乎故四星合于
務首而唐肅及都四星合于觜參而高齊王魏是則
謬矣四星合于井而赫連不據關中乎四星合于婺
女而金人不陷河南乎歲棄星紀何與于宋鄭星孛大
辰何關于陳衛郎當時已不能無曲說矣况乎千百
年之間幾者一二其不驗與驗而不在其地者不可
勝數也不可勝數者世莫之考而特傳其一二之驗
者以爲奇人遂從而信之至今不敢易其說亦獨何
哉

淮南子曰甲齊乙東夷丙楚丁南夷戊魏己韓庚秦
辛西夷壬衛癸越子周丑翟寅楚卯鄭辰晉巳衛午
秦未宋申齊酉魯戌趙亥燕此又以日辰爲占與分
野參用後之學人莫之能知考之亦時有驗者梁時
丙申赤氣干北斗庚季才占在江陵則丙爲楚分也
魏時熒惑亡崔浩以爲庚午之夕辛未之朝天有陰
雲必以二日而往爲秦禍後果出東井而姚秦滅則
庚午爲秦而辛爲西夷也

星隕非星也地氣所凝蔵而上升暴光耀之餘然若
星及其墜也則爲石矣雷斧亦猶是也地氣挾土而
上上爲熱氣所搏則結爲雷斧挾水而上上爲冷氣
所搏則結爲冰雹核凝不爲異而爸爲異者陰乘陽
也

周之建子改時改月史伯璿辨之詳矣王陽明斷之
確矣左傳一書劉文安以爲不足信而博引諸經皆
辨春秋以文致其不必辨則辨矣然于正月二月無
冰與十月雨雪之解終未免于支離至十月隕霜殺
菽則亦自謂無解而以闕文疑之何以服人且小雅
十月之交朔日辛卯以大衍授時二曆推之皆在幽
王六年建酉之月如推以建亥之月則當幽厲之年
無一合交限者其爲改月無疑也程子云周正改月
而孔子以夏時冠周正後學亦未敢以爲是也別論
云武王伐紂日在析木之津辰在斗柄武王之時南
至日躔牽牛則此時尚在南至之前而泰誓稱春會
孟津則改時自武王始矣此漢書律曆志所據者甚
明也考之夏書甘誓篇曰有扈氏威侮五行怠棄三
正則三正並行從來已久大抵所行者懸象觀法之

事如周禮所載正歲則縣其象魏之正月則布于邦國使萬民共觀焉如是而已未嘗改時與月改時與月者自武王始當時亦覺其不便故周公作周禮仍從夏正乃書未成而身沒遂置勿用故雅頌所歌皆周正也除豳風之述夏俗以亊之用商正他如四月篇之言徂暑謂趨于暑也婁婁者月令孟秋之京風至也腓者百卉結胎如腓也剝者月令孟冬之地始凍也小明篇之言日月方除謂二月之時歲功將與除舊更新也日月方奧者即堯典之厥民隩也臣工篇之暮春春猶錢鎛即月令孟春之載耒耜措之于參保介之御間也無用夏正者至東遷之後正朔不頒諸侯多用夏正者矣故晉獻公以十二月滅虢而卜偃稱九月十月之交是其證也魯之春秋猶秉周制夫子修之以明昭代之典故書正而特係之于王大義炳然無可復疑夫陽氣既復何必不謂之春陰氣將究何必不謂之冬且春夏秋冬非天之自命總由聖人之命之也由聖人命之則由聖人易之不可謂誣今以曆法考詩與春秋之日食合于周正不合于夏正此亦其較然顯白者也

北極出地每約三百里而差一度以三百六十五度計之則周地之里約十萬九千有奇漢之武帝唐之太宗務爲窮大豈能盡其地哉自古帝王政教所及不過方五千里禹貢之五服是也禮王制曰東不盡東海西不盡流沙北不盡恆山南不盡衡山爲地方三千里孟子曰海內之地方千里者九亦之五服去要荒而言之亦其數也而周禮九服乃有萬里夫古今政教沿革不同若傳世既遠莫可考據若地里之遠近略舉具在何周禮與王制所載之懸也大行人之文朝貢止乎六服而九州之外蕃國不與焉然已七千里矣即如武成之助祭康誥之和會又去要服而言之止及侯甸男邦采衛猶將六千里也燕薊之封誠有出于恆山以北者亦秖一隅不數百里耳以六千里考之則南盡南海北窮沙漠東界朝鮮西越西戎周雖盛時冠帶之國豈遂及此以是知周禮所言皆非事實不可爲據也王肅云方五千里者直方之數若其迴邪屈曲動有倍加之較然與否與

形勢之疆弱人自爲之故章邯輕敵則項羽度河秦將嗇利則漢高入關孫皓虐下則杜預度江姚泓玩寇則宋武入陝且鄧艾登江油而劉禪遂下黃巢入禁坑而潼關不守地險之不足恃者如此也以余論之所貴于形勢者謂夫兩賢相厄耳若兼弱攻昧取亂侮亡則不階尺土者可以起而爭權又何較量于形勢哉周不以岐山界秦秦未必能併諸侯項羽以關中自王漢未必能得志于天下武侯不得荆州終困于祁山宋武既失關中終魁于江左故人之彊弱其本也地之險易其籍也有本則籍以益重有籍則本以益固豈得謂在德不在險遂棄形勢而弗守哉或者以宋懲唐弊收藩鎮兵而聚之京師不都汴梁則輸輓不便不足集天下之餉以養天下之兵故漢唐以地險宋以人險使誠如是與其養兵以坐縻國用曷若省餉以休息民力哉宋太祖欲建都洛陽法周漢以汰冗兵而卒阻于太宗之諫不出百年民力已殫果如太祖所料蓋亦地勢使然非盡王安石蔡京之罪也後之建都者可以悟矣

宅乎曠者其害常在外據險要者其害常在內趙高亡秦王莽亡漢此害之在內者也其禍生于有恃董卓亂漢爾朱亂魏此害之在外者也其禍生于無備故晉雖有八王之禍終不能移祚而移祚者則[illegible]唐雖有藩鎮之患初不能廢帝而廢帝者皆宦官此豈非形勢之所爲哉易曰王公設險以守其國要使後世子孫中才者易爲守而已若不肖者雖有外懼何損内憂乎

江北形勢之最無如關中江南形勢之最無如金陵蓋關中風氣剛勁可以足兵而金陵財賦饒沃可以足食故也然河渠不歸則關中未易守也荆襄不靖金陵未易都也假使漢無金城之屯唐無受降之築久矣其無西都矣吳無赤壁之戰晉無淝水之捷久矣其無建業矣非好大也亦以固吾圉耳

昔人皆云天下形勢西北爲首東南爲尾故起于西北者可以有東南起于東南者不能以有西北此亦未爲定論寄奴之不能有中原私意亂之武穆之不能抵黃龍權奸害之非戰之罪也[illegible]高皇帝亦起于

東南乘勝而趨西北不啻疾風之捲秋籜狃于古說
不察事理何足與語古今成敗之勢哉
勦寇之法在畧首級之賞而厚恤夥傷則將士皆致
夥而無殺良冒功之患矣在輕解阨之功而合謀夾
擊則寇勢自促而無貪瀆爲壑之弊矣在省召募之
卒而簡練土著則室家相衛而無貪賄逸散之慮矣
禦倭之法嘉靖間諸公之議曰必遠探于外洋使不
得多方以誤我則我之兵力不分必力禦于近岸使
不得登岸則彼之長技無用然陳錢馬蹟諸山出洋

太遠有颶風之作有暗礁之觸有蛟龍之儆兵未與
寇遇而先犯三夥何可輕議國初分哨之制亦未及
此也
按兵制有錦衣十六衛以衛宮禁有留守等四十八
衛以衛京師大約如漢南北軍唐南北衙之制然此
制不起于漢唐即成周已然周禮虎士八百人掌于
虎賁氏司右之職凡國之勇力之士能用五兵者屬
焉不著其數此即漢之南軍唐之北衙今之錦衣等
衛也六鄉六遂之師掌于司徒者此即漢之北軍唐
之南衙今之留守等衛也常武首章整我六師以修
我戎此爲大軍火章左右陳行戒我師旅此爲禁軍
末世之制未變于初而治亂興衰者要在乎聚散之
間而已不留不處三事就緒周宣之所以興也漢初
南北軍皆郡國番上猶有三代遺意自八校之設皆
以習知胡越事者充之而兵遂聚而不散唐之府兵
變而爲彍騎亦循此也治亂之所係豈不以變制哉
衛軍有屯此寓兵于農遺意也而軍運糧猶可相治
若北軍赴班藉其扞衛非羸弱可堪傳習既久子弟

豈盡强壯其勢不得不出于募以一人而親未肯復
執干戈技必不精勢不得不出于分但使名浮之兵
特居衛軍十分之一二軍屯不廢兵餉不煩亦豈遂
有養兵之患如周司右之勇士虎賁之虎士亦是常
從之軍小雅祈父所謂王之爪牙是也然不能亡害
而能爲用者簡練故耳今以衛兵爲正兵以募兵爲
奇兵相參而用常使相友相助不至于相妬背又安
見召募之不可行又安見勾補之不足用哉
國初軍屯江南每軍一名水田三五十畝不等江北

每軍一名地畝八十至百畝不等不得賣買永著爲令歲納子粒一十八石內以六石公用以十二石仍給本軍後因州納之際不無守候遂議止納六石于官而屯業遂致私售于民軍自此倒賜矣歷年已久展轉更易大抵竊據于勢豪緊議清釐其勢必將但令得業者各出一壯之人以隸軍籍則不必勾補而軍或稍足不必清釐而屯或稍裕矣

名募則遊手無藉之人用遊手無藉之人用所以愈多則爲害愈甚若行保甲之法卽民爲兵制固甚善然以官行之則必至騷擾不以官行之又散而無所統良民未必能行而奸邪之人皆執弓矢一旦饑荒所在蠭起矣卽有良法美意用匪嚴密苟非有井田之法亦不可行也蓋貧富不齊心志不一不至于病民而禍國不止昔人云有三代之風俗而後可以行三代之選舉予亦云有三代之風俗而後可以行三代之伍兩黑寧之已事可鑒也無已則以社倉賑濟之法行之使富戶出粟以養貧民貧民出力以衛富戶官以時勸懲之民既樂從事可永久耳

今時用兵主統帥者不主調發主調發者不主統帥人以爲文法太拘難以集事然考之成周而已然尚書太保命仲桓南宮毛俾爰齊侯呂伋以二千戈虎賁百人逆子釗齊侯掌兵者也而不得太保之命則不敢擅發毛詩王謂尹氏命程伯休父左右陳行戒我師旅程伯休父掌兵者也而不得尹氏之命則不敢擅發所以散兵柄而防亂萌也誠使法令明飭節制得人又何有文法拘牽之患哉

地水爲師風雲爲陣言其變幻曲折無定形也操刃挾矢與勍敵遇國之興衰判于呼吸豈暇雍容而講成法稱仁義之師哉或問于程伯子曰君子用兵亦行詭道乎程子曰既欲取勝安得不用蓋如毀車崇卒曳柴揚塵之事耳胡氏以成濮之書及爲譏猶曰猶私慾也至大鹵之戰不以爲功而以毀卒爲罪何其闇于大較與若采樵誘敵則君子不爲

萬曆四十六年京師原額官軍二十二萬四千四百二十八員名崇禎四年官軍二十五萬一千五百一十五員名通察天啓至崇禎四年總督京營各衙門

除減汰外藏四十六年實增二萬七千八十七員名歲增餉三十八萬九千七百六十餘石至于今又不知增幾何矣軍制日增軍籍日濫而無救于亂亦可以見兵之不貴于多也亦在乎扼其要而已

敵騎衝突非車營不足以禦之元戎之十乘師于之三千古之明效亦既彰彰矣然或用之而勝或用之而敗能者以人用車不能者則全恃乎車也房琯未嘗知兵强驅市井之徒欲倚牛車以爲利宜其未戰而先潰也若近日之申甫又不足論已夫有車必有

騎以爲佐敵來則車合而騎入用火器以遏逆之敵去則車開而騎出用弓矢以追逐之相薄則出車而戰用長刀巨斧以制之如子儀之于滐山世忠之于兀朮皆以刀斧破其鐵騎凡步兵離車不過十步騎兵離車不過三十步常使奇正迭用緩急相應此制勝之道也宋吳玠吳璘三疊陣及今戚南塘鴛鴦陣皆用此意至于御車古者與射並重平居則教以法臨事則卜其人苟忽于此雖善用車亦未免壘絳之長耳

楚之兩廣不如秦之小戎衛青之武剛不如馬隆之扁箱蓋車戰患于重遲而利于輕捷也分之則單輪可以行險阻合之則雙輪可以施砲石幕之以革排之以人木屋鹿角無不備具其費既少可以多制每營必聯絡三四以爲聲援犄角可以萬全制無善于此者萬一危急出車而戰棄去亦易不若牛車之重大進退艱澁也所慮者車小則卑不敵馬之高然單輪之車廣約四尺鈎以聯之廣可八尺承壘之上堅革冒之高可一丈餘尺則騎兵之來我皆俯而刺之

矣大雅文王之臨衝左傳楚子之樓車是也

黃帝兵法名曰握奇其言曰餘奇爲握奇即易所稱歸餘于扐也蓋六十四陣爲正兵以其餘者爲遊兵或衝其前或出其後或擊其左或攻其右變化不測制于師中故曰握奇此遊兵之設兵法所最重也不然雖有四頭八尾觸處爲首亦一定之成法耳何足以禦敵而制變哉天下之事皆妙于用餘不獨兵法爲然

咸丘之焚聖人筆之疾始以火攻也火攻而勝聖人

猶以爲戒况火攻而不必勝乎國朝之兵之弱也彻于火器也蓋神機將軍之威猛古所未有恃有神器而操練之法一切不講無事之時徒作兒戲有事之時遂至束手惟恃神機以禦之而器又重大難以輕舉遠到一或失勢反爲敵用近有獻西洋之器者一門之發遠及百里可越壁壘而擊其中堅其器愈猛其爲利害愈大敵騎之來也聞砲聲則匿于馬下以避之砲聲旣息乘其煙塵疾馳至前倉皇莫措則四潰而散敵及舁以攻城無城不摧是敵未受其毒而適以先自糜爛何可不愼也其餘輕便之器難以及遠或敵未至而先發敵已至而不能再具矣近有邊臣王鳴鶴安火箭于鎗上近前而發避鎗則中箭避箭則中鎗爲一舉兩得之法不專恃火攻似爲可用耳

兵以少而能精飾以少而能足蓋兵多則弱者旣潰強者亦必不支餉多剋由者難稽入者亦必不繼

虞書象刑非畫衣冠之謂象也者示人以可畏而寄其意于不用也陷于五刑者往往減爲五流如共工之滔天三苗之負固在所必誅而卒以流竄故曰流宥五刑至于估終不得已而用之則向之象刑遂爲賊刑矣識此意者肉刑至今存可也

嘗讀唐志租庸調之法近古以來號爲至善乃民之貧不克葬者得鬻產以供于是授受不由于官未幾而良法盡壞矣豈聖王之制窮則必變固不能以數世與夫邪僻媮惰之人聖王得而治之教之至天行不若禍福萬殊此聖王所不能齊也夷考鄉師之職日以歲時巡視國中賙萬民之艱危正歲則稽其鄉器比共吉凶二服閭共祭器族共喪器而族師之職又曰以相葬埋蓋嘗時喪祭之器吉凶之服葬埋之資者令民預爲勞置以濟貧乏大約如後世社倉之意上旣有所賒貸下復有所資助至一切醫藥媾祠之事皆設官以主之豈有鬻產失業之患哉然行于古不能無弊于今者古皆世守苟非大愚莫不思保有百姓以爲萬世子孫計故其處之也詳慮之也周後世官如郵舍雖有善者豈暇爲遠圖哉

萬曆中年戶部歲入本折錢糧總一千四百六十一

萬有奇其折色入內庫者六百餘萬入太倉庫者三百六十八萬有奇啓禎以來加派各省直田賦銀六百六十七萬九千二百八兩額內雜項稅課銀二百八十六萬一千三百一十八兩額外雜項銀七十五萬九千七十九兩崇禎十年加派地山餉二百八十萬爲剿餉十二年加派田賦銀四百八十萬派雜項關稅等銀二百二十萬共加餉一千九百餘萬較內庫及太倉庫之舊額已踰再倍而裁減廩祿及備用公費夫馬輿隸之工食不與焉而司計者束手無措則何以解也總之天下所不足者布帛菽粟耳非金錢也布帛菽粟賤則百貨因之俱賤布帛菽粟貴則百貨因之俱貴百貨貴則金錢多猶寡也百貨賤金錢雖寡猶多也爲今之計者則廣屯種爲第一義矣欲廣屯種當求其利民不當求其利國利民則民勸久之食足而利自歸上崇禎六年凡係邊屯永不起科法至善也借給貲本募民開耕意良厚也而奸民因之以牟商賈之利貲本既盡而尺地不開甚且有逃竄抵罪者矣今莫若聽民自墾擇閒須屯民屯兵屯商屯但分別邊腹一易再易之田能開墾若干畝者准首功若干級無從軍之憂有殺賊之賞何憚而不爲之或曰何以處首功曰保衆備盜莫善于屯田農隙修而武事寓之矣且也與其殺平民以報功何如墾荒爲愈也

今總計鹽課始不過二百餘萬兵興以來淮鹽加派一百七十萬有奇蘆鹽加派三十七萬有奇合諸處而計之大約四五百萬而止耳而商人已困敝不支矣乃唐之鹽利七百萬緡宋之鹽利至千萬緡而未嘗告憊者則何也大抵利在增引不在增課增課則引價重而正鹽易壅私鹽易行則商困而上亦失其利矣增引則引價輕而正鹽易行私鹽易禁則商便而上亦得其利矣至于汰吏胥禁訐商尤今日之急務也爲商有三中引爲邊商納課爲內商行鹽爲水商其間交通吏胥玩弄官長如假引積引占窩賣窩打照開橋營求稱掣皆內商爲之祟耳

茶法之壞亦土商爲之也交結總理通官勒索[illegible]不責其茶之良而惟斯是求故番馬之入也亦不敢

貿其馬之良否番茶之得脫爲幸于是番人怨望[illegible]
輕中國而敵國之以爲利私市奸茶以售之番虜[illegible]
不入于邊而折而入于敵矣其爲害至此可不禁歟
唐王忠嗣鎮朔方買馬市常高其價値由是番馬益
少唐兵益精爲今之計必復金牌之制遏常例之率
增良馬之價嚴惡茶之誅而後可
行鹽之法歸其利于民而厚稅之最爲上下兩便元
未嘗行之矣然關務濶遠私鹽易行元人不稅之行
鹽之地而稅之產鹽之處不問貧富一切責之官吏
因絲爲鈔其法終泥不行而奸宄之徒借貿販以起
者遂不可制議法者愼之
錢法之壞起于鑄之不精雖爲廣厚之式而僞錢雜
和私鑄易滋鑄以淨銅則私鑄無所利而自息官錢
流通而取利自廣矣鈔法之壞起于用之易鈔雖有
倒換之令而收授艱難病在下工墨浩費病在上製
以獸皮則無昏爛之患而省倒換之煩矣然行之不
自上始猶不可得而必行也致之樹禮丑布亦今之
錢鈔也征布于市則布可行于上而止于市征不及

民供則不苦于上雖斂滯貨于民則布可行于下而
止于斂滯不便利市則不病于下既做其意而行之
如今之牙行坐賈即周禮廛人之絘布今之市地稅
即廛人之總布今之罰贖即廛人之質布罰布今之
門攤即廛人之廛布以是數者更以錢鈔兼納以收
屯之餘糧竈之餘鹽及民間之廢銅鐵則泉府所稱
斂滯貨是以輕重相權上下相濟豈有阻滯廢格[illegible]
司會之仰屋哉亦豈有錯項煩擾如漢唐之征榷均
輸貽譏後世哉

屯田必先開渠與并兗豫等州皆古溝洫地令徵行
之而格格不能者燕北方之民皆食麥無籍于水田
且耕地浮于耕人旱田之耕人可五十畝水田灌溉
則十畝而止非所獲豐貲與歉等而沙土易壅歲
費挑濬此北方水利所以難行也若招徠南人以實
之泉近者鑿渠水遠者鑿井無水之地做西人蓄水
之法官給以衣食助其徙由力以耕既熟之後輸其
十之三四于粟主而官則稍加其賦先試之一郡既
效而後以所加之賦行之他郡漸次與舉國家不墜

費稍財而可以收無窮之利亦何憚而不爲也如欲行之必先自近水者始近水又惡其竊漕也必做劉晏歇艎船法而閘關不開使漕水北不入海南不入河則山東七十二泉皆可爲灌溉之用矣或曰如此必多設倉以備盤剝必多造船以備轉運多設倉則必多發兵以衛倉多造船則必多僉軍以押船不太多事乎曰盛米以囊不煩盤剝舟不行遠不易破壞止易船戶不易運軍卽有小小不便孰若以數千里之地聽水旱于不可知之天乎賈讓治河之策多開支渠以時啓閉以節旱澇旣可以殺水勢又可以資灌溉誠萬世良法然黃河流緩則不能刷沙不能刷沙則壅決不常其爲利害亦未可必故資黃河以灌溉不若藉黃河而資泰山諸泉之爲得也

昔王安石欲決梁山泊以屯田爲劉貢父所嘲予嘗親歷其地今已成沃土則安石之計未爲失也先臣黃綰議欲改漕經此以避濟寧高源之淺澁若果行此則水不壅滯而兩俱無礙尤策之善也

萬曆中李公化龍爲總漕始疏鑿泇河以避黃河之險漕者便之然自此黃河遂置不治而徐州潰致淤泥覆此失彼利害僅相償耳

海運盛于元國初亦行之後以會通河成而罷丘濬山復議行之中據七歲而復罷議者以爲欲復海運必開膠萊則成何大洋之險可避而運艘可以無虞然分水嶺之三十里多石不易鑿卽鑿之亦無水源接濟萊運河而專治膠萊則海運未必可恃若兩河並治國計民生其能堪乎海運之難行也決矣倪鴻寶爲大司農議以分水嶺止三十里亦可鑿爲臨運則反不若運河之便易也第使沿海將率以時行實備非常可耳

今之役法義役善于雇役雇役善于差役信已然爾官之法但聞差役不及雇與義而今之雇役則金錢或委之空虛吏呼如故義役則豪右爲橫于鄉里貧弱愈困誠得賢守令而任之絶詭射公參照明支給禁需索雖周官公旬之役至今存可也

夏官司兵而曰司馬凡牧人圉馬之職皆以士大夫爲之馬政蓋至重哉在昔馬政之壞自課駒變而買

僕買僕變而折色始正嘉以前猶存舊制自俺答款
而馬市開乃盡改折色市茶以易馬今無用而耳有
用今中國之匪竊而取外方之駑徒未為非計也乃
其後貢馬率多不堪而民間課駒已難卒復以我上
駟敵彼中駟且聞弊而股慄矣其安得不改敵安得
而不驕哉為今之計莫若急復課駒欲復課駒必復
草場但行漢馬復之令以寬民力至吏胥土棍倚客
種牧之徒皆嚴察而厲禁之使不得相倚以為奸利
則民免于養馬之害而收其養馬之利雖官馬如已
馬矣不則以山陝東籓官牧之法行之內地亦不能
如周官之制或如唐之監牧得張萬歲王毛仲者領
之馬何患不蕃息也

在昔太僕之職祇有種馬之法其後侵擾日繁頗為
民病議者不事矜恤而輕于變法折色之令始猶行
之江南以江南非產馬之地耳隆慶間用武金議盡
責種馬折草料收地租而冏寺所司遂化縣駒為金
發矣萬曆五年以馬金四百萬別貯老庫以備不時
僕馬之需猶可恃以無恐未幾而紛然借借所餘無
幾馬政遂不可為矣今四方需馬孔亟有司苟不加
之意哉

治天下之道莫急于安民安民莫大于理財要使天
下財賦莞于一人斯可權其消息以相流通唐之劉
晏所以能濟國用者以轉運租庸鑄錢鹽鐵事皆取
決于晏故也國初名商開中輸粟關中之法屯鹽猶
出于一邊餉用饒自折納之令開而屯與鹽分國計
日詘世廟時霍渭厓思復祖制欲以漕運御史兼理
鹽法三邊提督兼勸農使而其說卒不果行今雖難
以驟復然設誠而力行之得廉幹大吏總領其事凡
天下之欲鹽者欲鐵者欲錢者欲茶者不出于屯則
不可得則其勢漸折而歸于屯因而籌征其聚厚[illegible]
以引將必鼓舞趨之矣

周官三百六十皆理財之事而一言以蔽之曰以為
民極劉晏曰理財必以安民為先但使戶口蕃庶則
賦稅自廣最得周官精意古今言利之臣未有及此
者王莽之井田安石之國服皆襲其形模失其精意
是以亂也桑孔之徒不足言矣

孟子云五百年必有王者興運數之說出于聖賢不
可盡謂誣也蓋以三百八十四爻與三百六十五日
四分之一參差相追至五百一十二歲而爻日適齊
此其効也
今之術家為類繁雜不可悉數其大者莫如太乙竒
門六壬三家傳習最久夷考其始實出于一而後判
為三撰立名字猥陋相沿失其源流矣靈樞曰太一
日遊以冬至之日居叶蟄之宮從一至九復返于一
凡四十六日而徙居天留叶蟄者一宮天留者八宮
也後漢書注曰太乙[illegible]宮自坎歷坤而震而巽息于
中央以終于離則是太乙即奇門也以其始于坎故
謂之太乙即天乙也又謂之六壬壬者天乙生水也張
平子云明審曆律以占吉凶重之卜筮雜以九宮經
天驗道本盡于此則太乙之用特備參稽不為專要
後人守殘不能通變乃復離而三之太乙為十六宮
奇門為九宮六壬為十二宮方柄圓鑿不可復合矣
删其支離猥誕以附于易義可也
太乙七十二局五運而為三百六十其應者多在末
運然三百六十者天地自然之數吉凶之故不繫于
王者大小諸將太乙關格囚廹提挾𨵦杜之類無[illegible]
氣之會如張羅四野豈無一獲至于太初渺茫頗難
考據歷代以來參差不一曆原稍差則一切皆謬至
分六十四卦為十二運以卦爻所得之策為其年數
亦出一人私見不可依據以為推測之定法也奇門
趨神接氣頗為簡便然歲歲皆然絕無變化且五行
之氣要迭用專乃止尊畀而防庚用乙以合之用丙
丁以制之何其偏固而不通也六壬以相剋取初傳
至一無所克則取之昴星其立義亦近乎童觀大抵
兵家陰謀之術故以金氣為用克制為先非至理之
所存也若太陽出將考之今日月躔已差而猶沿其
舊各以為占擇去之遠矣如子為太吉以小往大來
故曰大吉午為小吉以大往小來故日小吉今玄枵
非日至之躔則子不得為大吉矣鶉火非小至之躔
則午不得為小吉矣循名思義又何取焉
堪輿家五行之說凡十有六種其中著正五行三合
五行及納甲化氣俱有源委不可盡廢次之則納

旨猶有依據他皆穿鑿謬妄絕無義理而最不可解者莫如洪範五行世以其流傳既遠不敢輕議何鑑陋之甚也

三合之說始見于西漢翼奉以亥卯主東方寅午主南方巳酉丑主西方申子辰主北方是也然奉忌子卯而吉午酉與今之賤子午而貴卯酉者異矣奉直辰戌而斥丑未與今之用丑未而棄辰戌者異矣淮南子木生于亥火生于寅金生于巳水生于申不分陰陽與今之陽生陰死陰生陽死者異矣淮南子土生于午壯于戌墓于寅與今之星家土生于寅若水家土生于申者異矣以古今之說相證而論象數者長必有能明之者

納甲之說本于京房占卜之術不過以乾坤包括始終以六子遁布六干如是而已參同契乃推本于月之晦朔弦望合于八卦而備其方位義則微矣然上引其端未究厥旨審觀天象則月之晦朔弦望參差互易冬則夕明于庚而晨晦于辛是震納庚而巽納辛也夏則夕明于辛而晨晦于庚是震納辛而巽納庚矣夏則夕望于甲而晨晦于乙是乾納甲而坤納乙也冬則夕望于乙而晨晦于甲是乾納乙而坤納甲矣下弦始于丁而進于丙上弦始于丙而進于丁晨夕雖判冬夏一揆是艮兌互納尤其著者然則納甲之說陰陽互藏可以交用非必陽卦納陽干陰卦納陰干也坎離爲乾坤之二用周流六虛納絕象卦既以戊己而無位則壬癸代之施化亦猶辰極居所貴鍾爲宮也參同契曰三物一家都歸戊己含元虛危播精于子此壬癸代戊己之義也又曰二月榆落魁臨于卯八月麥生天罡據酉此八卦八干陰陽交納之例也形家之言不窮其原不究其變又何能乎其說之紛然哉

在天成象在地成形氣固相貫然天行健而不息地道靜而不遷蓋執其方以當其象已自不倫乃若太微天市所建者廣不止一次而以艮當天市丙當太微偏矣然猶曰未離其位也至于少微在午而以兌當之是何說也總之地理自有吉凶不關星象星象自有吉凶不關地理而鄙人俗淺飾爲玄妙牽合附

衍轉和聪哉而已然則天地之理固不可相遠乎曰
天地之理不過陰陽陰陽之道貴乎能交天道能交
故冬無愆陽夏無伏陰地道能交故陽來陰受陰來
陽受是則其理之同也
易有四象素問益以陽明厥陰而爲六氣八卦有二
木二金二土一水一火六氣一木一金二水一土而
有二火其說大有逕庭矣然八卦陰陽亦各有二三
爻是也五行陰陽亦各有二八卦六氣皆然兌爲澤
水震爲雷火則亦二水二火也有少陰心火則有少
陰腎水有太陽膀胱之水則有太陽小腸之火膀胱
水火相逮也有陽明大腸之金則有陽明胃土有太
陰脾土則有太陰肺金所謂山澤通氣也有厥陰肝
木則有厥陰心包之火有少陽膽木則有少陽三焦
之火所謂風雷相薄也八卦甲子神機鬼藏各與素
問各舉一端解者自得之耳
地理以形勢爲主然方位之說其由來尚矣神也者
妙萬物而爲言含二老而兆六子謂既成者退而方
來者進故二老凶而六子吉也詩曰望楚與堂景山
與京又曰既景乃岡相其陰陽觀其流泉使僅以向
背寒煖而已一舉目可了何必樹臬而測景乎以此
推之則形勢方位二者古人兼用之無疑也獨恠今
之爲方位之說者皆細微繳繞而不經如支自支干
自干卦自卦不相屬也而以之參雜其間豈地支有
空缺之處而須天干以補之天干復有斷續之將而
須八卦以綴之乎故察方位者當以支干八卦分三
層而列之別其吉凶或取于干或取于支或取于卦
一無所取然後棄之也易之道貴乎能變乾坤坎離
四卦不易故二中與二老皆退震巽艮兌四卦反易
故二長與二少皆進以言乎十干則戊己無位而甲
乙壬癸乾坤之所納也故退之丙丁庚辛震巽艮兌
之所納也故進之以言乎十二支則坎離子午之所
納也故與寅申辰戌而皆退之卯酉震兌之所納也
故與巳亥丑未而皆進之要之取旺棄衰不可用者
止于二老四墓而已卦氣摩盪吉凶相參所爲成變
化而行鬼神也若以六十甲子六十四卦論之則吉
中復有凶凶中復有吉又未可拘拘于此矣今乃以

先天之位置强合于後天又以後天之位置强分乎
四正而倡爲淨陰淨陽之說支離牽合其爲妄作無
疑術家沿習舊[illegible]不原其理圖無足惟借乎明理者
亦惑其說而不之深考也
宋人有以鍾律論地理者龍向相生隔八而起如黃
鍾子龍則取林鍾未向及仲吕巳向應鍾亥龍則取
姑洗辰向及蕤賓午向之類石齋師亦嘗爲此說以
告人難不駭凡疑之然以形家之說考之亥龍用丙
丁猶午之半也用巽猶辰之半也坎龍用坤猶未之
半也去其四維八干止列十二以應鍾律則合者原
多乃以創闢而駭之亦未之深考耳
古人葬不擇日祭則擇日今人祭不擇日葬則擇日
然陰陽家拘忌太史公已言之矣聖賢勿之取耳
至于今其說益繁拘忌益多往往有歷歲而不得葬
者其弊可勝言哉一切去之則燕避戊己蝠避庚申
鵲避太歲豈天道遂無與于人乎第擇其合理者取
之不合者去之可也漢武帝時集占家問之五行堪
輿叢辰建除天人太乙歷家大小吉凶議各不合武
帝制曰避諸死忌以五行爲主人取于五行者也得
之矣其次則莫若歷家
詩云定之方中作于楚宮是知古人之擇日必占星
象而今人之論神煞者非矣揆之以日作于楚室是
知古人之定向必用臬而今人之用針者非矣曰今
之用縫針者獨非臬之所衍乎曰針臬參差隨地不
同浙直之地適在壬丙子午之間地益西則所差益
多不可膠柱而用也今人亦有用太陽者亦有用斗
杓者而不知名星三百六十皆可擇而用之所取于
定中者非特取象于營室也又豈大[illegible]之所能爲是
故審地脉則以爲此貴擇日辰則定爲最良耳
形家之言雖見于詩書如周公之相東土卜澗瀍公
劉之逝百泉瞻溥原皆是也其書雖不傳而漢書藝
文志叙形法家大舉九州之勢以立城郭室舍則三
代以前固有其書但止用之居處不及冢墓葬書之
出自郭景純始也未必出于景純之親爲之要以景
純而著其言葬乘生氣遺體受蔭此造化精微理固
有之非世俗庸妄所能知之道之也議之者曰風氣

之移人生者受之歿者弗能受也靈者感之頑者弗
能感也然禮曰魂氣歸于天形魄歸于地故祭必求
諸陰陽有祼薌以報氣有鬱鬯以報魄未嘗謂氣可
感魄不可感也如魄不可感古人何爲而求之報之
乎由是思之廟者以安神也而未嘗無魄則夫墓者
以安魄也而未嘗無神亦從可知已既曰神矣豈不
能因山川之氣以効其變化乎夫陽燧頑質也當乎
月之正中以薪承之而火出焉至于燎原而不可遏
也此乘生氣之謂也吉者之中不能無凶凶者之中
不能無吉猶冬之有雷夏之有雹也均是遺體而或
遇其吉或遇其凶此天之所爲而不專于地也天之
氣有淸濁厚薄地之氣亦有淸濁厚薄以天之氣與
地之氣摩盪其間同者以之增益異者以之剝盡吉
凶之故所爲于茫渺而不可詰也資始于天資生于
地神而明之存乎其人至正之感可以化凶而吉大
邪之感可以化吉而凶此則人之所自爲而天與地
並不得而違焉者矣分天與地與人而言之謂之術
合天與地與人而言之謂之道景純明其術不明其

道恣欲傷生危言觸忌而弗顧也非惟嚴瀧又自稚
之故能豫知水之必爲陸與葬之可以致天子而衞
刀設醮卒無救于日中之禍豈地爲之祟哉或者遂
以是而疑遺蔭之無徵皆葬書爲妄作過矣且吉凶
之說非獨爲遺蔭也地之吉者其氣固氣固則水不
得侵蟲蟻不得而餌如是則歿者之體魄安而生者
之神氣亦安凶者其氣敗氣敗則水得而侵之蟲蟻
得而餌之如是則歿者之體魄不安而生者之神氣
亦不得安淮南子曰行者思于路居者夢于床慈母
吟于巷適子痛于荆一氣之相應有莫知其然者豈
有間于生歿乎其生也以心承天氣之和庇其子孫
而子孫之志氣又足以名之鮮不受天蔭者矣其歿
也以體乘地氣之和庇其子孫而子孫之志氣又足
以名之鮮不受地蔭者矣生歿不同情而不可滅者
性天地不同形而不可隔者氣磁石之末以之劘針
則指南雖屢撼之而不移也其性存焉則其氣通焉
理之固然不可誣也仁人孝子之葬其親誠不敢以
邀福亦豈忍以逆禍儀禮既夕記曰筮宅冢人物土

原缺

晁氏爲鐘

兩角爲銑曲袪爲于鐘口不平鐘體自圓但上俟下弇非平圜耳賈氏以爲如鈴而不圓非也銑徑十分謂銑兩角之間銑間八分并銑鼓而謂之銑也去銑間二分則鼓間六分矣鉦間當四分舞修者謂舞上也鉦之徑減于銑之徑二分而相距八分舞上之徑又減于鉦下之徑二分而相距亦八分鐘體平差勢固然也賈氏又據鳧語立均出度之說以其律各自倍半爲鍾如黃鍾之鍾口徑二尺二寸五分以十分之而十六爲其長則鍾之長三尺六寸度其所容已大過于四鈞非所謂重不過石者也若以二尺二寸五分爲鍾之長則口徑止一尺四寸四百分寸之二十五其所容又不及四鈞蓋漢志曰始于銖兩于兩均于鈞終于石千九百二十兩者陰陽之數也三百八十四爻者五行之象也萬有一千五百二十者物歷四時之象也王者作樂崇德制器尚象妙合自然不可誣也今以黃鍾之律計之其實一龠容千二百黍重十二銖四鈞之重四萬六千八十銖千二[illegible]

九十二兩倍于其律若二千八百四十取象乎易矣也律之爲分八百一十以三千八百四十乘之爲三百一十一萬四百分四其易象以爲鍾之長二尺五寸六分舞四鉦四鼓六銑二共十六分以十六分分其長以十爲銑徑一尺六寸鉦下之徑一尺二寸八分舞上之徑九寸六分析寸以爲分置銑徑一百六十分爲三乘方又進一位以一百六十一分爲三乘方各除其本數而六分之併二數以爲全觚積又以舞上九十六分爲三乘方進一位以九十七分爲三乘方各除其本數而六分之併二數爲截觚積以截觚積減全觚積得定觚積自九十七至一百六十爲六十四位以六十四均分之爲觚面之平方以密率二十二乘之以二十八除之爲鍾面之平圜一萬三千二百四十分有奇以鍾之長二百五十六分乘之爲三百三十八萬九千六百四十六分較之四鈞之數餘二十七萬九千二百四十六則曲袪之所裁也口徑圜分約近二萬曲袪之減蓋一寸四分而贏矣或疑鍾之廣長無當于黃鍾之律不知盈分既減所

容者仍四鈞之數所謂八百一十以乘三千八百四十者即黃鍾之律周乎六虛者也鬴之方尺深尺於聲亦中乎黃鍾又何疑于此以銑徑十六寸爲三乘方三分而損其一以三乘方開之得林鍾之銑徑一尺三寸九分七九以十分之以十六爲其鍾長二尺二寸三分六六以其銑徑自乘方乘黃鍾鍾商之平圜以黃鍾銑徑自乘方除之爲其鍾商之平圜以其鍾之長乘之爲其空積以林鍾律分五百四十乘三千八百四十爲正實以其正實減空積餘爲齒裁剩分太簇以下諸鍾皆倣推之若編鍾則各以大鍾銑徑之三乘方十六分而取一爲三乘方開之即得各編鍾銑徑矣

栗氏爲量

鄭氏以方一尺深一尺六寸二分者容一石此本黃鍾之律而二千倍之也黃鍾之律一龠二千龠爲一石方一尺者爲萬分以一百六十二分乘之爲一百六十二萬分是以二千乘黃鍾之八百一十分也今方尺而深尺爲一百萬分筭法內方外圜二分益一爲一百五十萬又加以密率之寬分最少者如劉歆之法亦應七萬則九斗六升九合有奇若祖冲之法則加七萬一千五百七十八分半强應九斗七升矣故鄭氏以爲鬴形方而脣圜謂鬴形方尺不足二升有奇圜其脣口以足其數耳賈氏疏之未明後人滋爲異說皆謬妄也茀思其聲之中律者其體必圜□龠爲合古無明文竊以三龠爲合十合爲升自豆區遞而四之以至于鬴則鬴之六斗四升蓋一千九百二十龠當鄭氏九斗六升矣說文合从亼亼者聚龠也故漢志云合龠爲合其鬴餘十數龠者古人制器類然既成而槩之已盈則摩其口如磬之摩其旁摩其耑也且律呂之數惟半與全聲應相保過不及則不然千九百二十龠其重二鈞正得四鈞之半故聲中黃鍾此言一鈞者或謂金錫之重耳漢志以爲二鈞蓋言其所容也如此法則方一尺深二尺四寸三分爲一石與今制合

磬氏爲磬

博爲一股爲二鼓爲三各以本律爲數如黃鍾之磬

其博九寸其股一尺八寸其鼓二尺七寸併股與鼓為四尺五寸此大磬之特縣者也故車人云柯長三尺一柯有半謂之磬折蓋主黃鍾之磬而言凡樂器皆以黃鍾為主也匏石絲竹其尺寸皆各從其律惟鍾不從其律之長而以其律之所容為斷也陳用之以為黃鍾之編鍾其長九寸口徑五寸六分有奇則應鍾四寸二分六六六口徑二寸六分六六六其細已甚不可為鍾矣

罌菴雜述二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明朱朝瑛撰朝瑛有讀易畧記已著錄茲編則隨其所偶得雜書成帙每喜以數言理蠡其學本出黃道周也

藤陰劄記不分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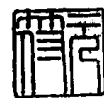
〔清〕孫承澤撰

天津圖書館藏清雍正十一年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藤陰劄記無卷數》提要

余束髮受書即[illegible]先生[illegible]近世[illegible]以不獲親炙為憾嗣讀刁蒙吉先生所[illegible]書其中多與北海先生相往復所以論道者甚著心益企之以為庶幾得一識其後人覽其全書可慰生平希慕之志焉而未有期也歲壬子予守維揚儀徵令孫君琰來謁言論舉止有儒者風詢其世系則先生文孫也間出藤陰劄記一卷示予予循覽玩耽嘆與刁氏潛室劄記辭旨通貫其于性命之微與古今之述歷纍指言行之大範莫不賅而存焉蓋自有宋四子倡道中原聖學大昌微言絕而復續其後象山陸氏別為頓悟之說朱子起而講去其非嗣此兩家弟子各承其師說椅奪詆諆浸成門戶延及有明新建沿子靜之波其徒甚之于是朱陸薛王之辯同異相糺攻人遺已

二者交譏而武又為調停兩可以汩其間後之人偎乎莫適所從畔散雜糅為道術之大患先生之百年後愍其流極沉研五子遺書為疏通證明以一其論繼今膚學息喙而聾愚蠢蒙識不特為紫陽之功臣也已往時河北大師多推夏峰二曲要各以正傳為底厲而先生于其時學尤恢博合其英精比義發粹析幽闡賾之要歸則醇之醇者也夫諸儒論說先于前簡學者未能盡識不會其文則未由津逮昔朱子謂四子為六經之梯階近思錄為四子之梯階今是書言簡指明其又近思錄之梯階也歟孫君具偉才其治臨晉綏定坡民缍有令譽今又重刊先生撰述以嘉惠來學是可謂不愧前人者矣予維無似徒以慕先生有年今幸一旦接其嗣人而手先生之遺編得徧觀

之為快也乃為之言以序其首雍正癸丑夏四月博陵後學尹會一識於揚州官舍

北平孫承澤著

籐陰劄記

賢希聖聖希天天實理也其行健其德純君子法之自強其行以進脩其德後世尊天者曰太虛曰太空六經中無是語天體固無不虛無不空使學者但法其虛空遂開異學一路

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旦及爾游衍無在非天也無在非實理也學者事天安敢不謹

自天之下有形屬地平土地也積累而為岡陵亦地也自地之上有氣皆天離地寸許是氣離地寸許是天人日在氣中日在天中也高高在上者氣之積也

程子言以形體謂之天以功用謂之鬼神朱子釋之曰功用言其氣也蓋天之氣一陰一陽自陰而陽曰神自陽而陰曰鬼鬼神二氣之良能也陰陽之氣無不良猶人之性無不善或祥和焉或沴戾焉存乎所感矣

程子言天地之間感應而已尚復何事夫感應者氣也所以感應者理也氣之為理也故有定而不移理之為氣也故最靈而最捷

古言有道之世其鬼不靈非不靈也世道清明彰善癉惡公論操之故曰公論國之元氣也元氣衰微鬼神二氣出而效靈矣

報應之說夫子不言於南宮适之問重言贊嘆焉非深於言乎夫子之於易明天道也夫子之於春秋奉天道也

朱元晦先生曰道之在天下其實原於天命之性而行於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間羅整菴先生曰天之道日月星辰為之經風雨雷霆霜露為之緯經緯有常而元亨利貞之妙在其中矣此造化之所以成也人之道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為之經喜怒哀樂為之緯經緯不忒而仁義禮智之實在其中矣此德業之所以成也而先生之論如出一口蓋天人合一之理舍倫常固無由證天命也

夫天有元氣焉善養生者養此而已矣善固國者固此而已矣元氣者何仁也性之德也人之所以合於天也夫子曰仁者壽丹書曰以仁得之以仁守之其量百世如操券也

心性之旨發於舜湯所謂人心惟危道心惟微言心之始也所謂惟皇上帝降衷於下民若有恒性克綏厥猷惟后言性之始也至孔子而加詳焉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鮮矣又曰性相近子思述之則曰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孟子祖之則曰性善則其旨已洞達而無餘蘊矣乃猶有謂生爲性惡爲性者何歟至董江都韓昌黎所謂聖人之徒也而一曰性者生之質也猶然告子之說也一曰博愛之謂仁夫仁性也愛性之發而爲情也以愛爲仁是以情爲性矣均於性未有得也自非宋明諸儒悉力闡發則長夜不猶然在世哉

朱子曰伊川先生言性即理也此語自孔子後惟先生道盡羅整庵先生更闡發之曰性之理一而已矣名其德則有四焉以其渾然無間也名之曰仁以其燦然有條也名之曰禮以其截然有止也名之曰義以其判然有別也名之曰知凡其燦然截然判然者皆不出於渾然之中此仁之所以包四德而爲性之全體也截然者即其燦然之不可移者也判然者即其截然之不可亂者也名雖有四其實一也然其所以如是之渾然燦然截然判然莫非自然而然此其所以爲性命之理也程子性即理也一語得此而益暢

程子言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張子言形而後有氣質之性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故氣質之性君子有弗性者焉論性之旨朱子稱其至二子始備

仁義禮智性也惻隱四端情也包性情者心也

故張子曰心統性情者也孟子亦曰仁義禮
智根於心又曰惻隱之心羞惡之心以此見
心實統此性情也朱子教子詩云性外初非
更有心只於理內別虛靈又曰虛靈妙用由
茲出故主宰身統性情心性情之義了然

志是心之所向意又志之支脚也張子曰志公
而意私情是心之發動處志意皆屬之情

先儒云心譬水也性水之理也性所以立乎水
之靜情所以行乎水之動欲則水之流而至
於泥濫也才者水之氣力所以能流者

孟子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矣又曰若夫爲
不善非才之罪也看二爲字則性善之旨益
明

孟子之意以人有是性則有是才性既善則才
亦善程子曰才禀于氣氣有清濁禀其清者
爲賢禀其濁者爲愚朱子以程子說才字與
孟子小異而以程子之説爲密余細勘之孟
子之言于性善之旨最直捷謂才禀于氣較
多一層矣

崔仲凫先生曰孟子言性善猶曰玉之溫鐵之
剛善即性也後人謂性兼理氣是性自爲一
物而中涵二者故孟子言約而精後人詞費
而支伊川曰性即理也其至言哉

心於何盡只是盡此理故曰盡其心知其性心
於何存只是存此理故曰存其心養其性聖
人惡異端以其滅亡性理而徒以虛寂言心
但見聖門學者問仁並不見有問心者此處端
緒一差便成其異而貽害無窮子曰攻乎異
端斯害也已故學者愼其端也

羅整庵先生言釋氏之明心見性與吾儒之盡
心知性相似而實不同蓋虛靈知覺心之妙
也精微純一性之真也釋氏之學大抵有見
於心無見於性故其爲教始則欲人盡離諸
相而求其所謂空空即虛也既則欲其即相
即空而契其所謂覺覺即知覺也覺性既得則
空相洞徹神用無方神即靈也凡釋氏之言

性窮其本末要不出此三者然此三者皆心之妙而豈性之謂哉先生之言晰矣余以爲彼不識上帝降衷之初有物有則之理而止於一心層層剥脫以爲秘密藏程子曰釋學本心聖學本天嗚呼二語盡之矣

程子言性即理也陸子静言心即理也此子静所以流於異端也羅整庵據孔孟之言以闢之謂夫子贊易言性屢矣曰乾道變化各正性命曰成之者性曰聖人作易以順性命之理曰窮理盡性以至於命但詳味此數語性即理也明矣於心亦屢言之曰聖人以此洗心曰易其心而後語曰能悅諸心夫心而曰洗曰易曰悅洗心而曰以此試詳味此數語謂心即理也其可通乎且孟子嘗言理義之悅我心尤爲明白易見整庵可謂引經斷獄使無遁情子静言自幼與伊川不合惟其不合於伊川也所以合於異端也

呂仲木先生言學者立志學夫子須先學顏子學顏子須先學明道程子學程子須先學和靖尹子按尹子在程門最稱篤實近始得讀其文集然尹子嘉言懿行集中多有不載者如伊川門人鮮若爾劉安世劉安節數人自大學謁告來洛見程子問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堯舜之道何故止於孝弟程子曰曾見尹焞否可往問之衆如命往以此爲問尹子曰堯舜之道止于孝弟孝弟非堯舜不能盡自冬溫夏凊昏定晨省以至聽于無聲視于無形又如事父孝故事天明事母孝故事地察天地明察神明彰矣直至通于神明光于四海非堯舜大聖人不能盡此衆復程子程子贊嘆數四謂使其說不過如此又侍郎楊子安學禪不信程子使其親問難于尹子曰六經蓋藥也無病安所用乎尹子曰止爲開眼即是病故六經不可一日少耳子安大服又程子與論義命尹子曰命爲中人以下說若聖人只有個義程子曰何謂也尹子曰行

一不義殺一無辜而得天下不為也矣以命為程子嗟賞之又論動靜之際聞寺僧撞鐘尹子曰說着靜便多個動字說動亦然程子頷之又每曰動靜只是一理陰陽生死亦然以上語集中不載

又一則集中亦無有人問伊川曰仁者愛人愛便是仁乎伊川曰否愛人仁之事耳尹子時侍坐歸取論語中說仁語致思久之勿有所得遂見程子請益曰某以仁惟公可盡之程子曰思而至此學者所難及也夫心所以至仁者惟公爾人能至公便是仁尹子以公盡仁發前賢所未發蓋人能公愛人仁也惡人亦仁也

尹子少赴科舉見策題以元祐黨人為問投筆嘆曰斯時尚可仕乎退而隱居讀書余嘗見其壁語一冊取古人嘉言揭之屋壁以為觀法者朱子序而刻之尹子一生取予進退生死患難無一不合此書師乎師乎吾舍尹子安歸乎

前賢教人使之日看朱子年譜蓋朱子一生自弱冠以至衰老自誦讀以至立朝自居平以至患難無一日非學也無一事非學也孜孜矻矻以底於成此為賢為聖之真正血路也

朱子之父韋齋先生當疾革時朱子年甫十四令師事屏山劉公一日問平昔入道次第屏山欣然告曰吾於易得入德之門焉所謂不遠復者乃吾之三字符也又以元晦二字命之祝詞有云木晦於根春及𬏶榮人晦於身神明內腴又曰子德不日新則時予之恥言而思毖動而思蹟惴惴惟顛曾是畏古人教人真切如此朱子晚年猶書門符曰佩韋遵考訓晦木謹師傳老而不忘父師之訓此德之所以成也

朱子言初見延平李先生告之學禪李先生但曰不是再四質問則曰且看聖賢言語遂取聖賢書讀之讀去讀來日復一日覺得聖賢

言語漸漸有味却回頭看釋氏之說漸漸破
綻罅漏百出李先生又曰道無他玄妙只在
日用間着實做工夫處便自見得某後來方
曉得他說故今日不至於無理會耳夫朱子
資性高明又得延平指授之正故能直接周
程之傳今人既無師承又不致力于聖賢之
言日用之理何怪乎日趨冥途也

朱子嘗以困學名其燕坐之室目其雜記之編
曰困學恐聞夫學問未有不自博入約者亦
未有不自勉入安者此朱子善學孔子與

淳熙二年朱子與東萊呂子會於寒泉精舍掇
周程張四子書彙成近思錄十四篇曰四子
六經之階梯近思錄四子之階梯今其書具
在學之本末精粗無不備學者不可一日離
終身用不盡

朱子既闡發大學以開悟學者又懼其失序無
本而不足以與進也乃輯小學內篇四外篇
二進德脩業之事已備於此大人之學莫能
外焉小云乎哉許文正衡曰吾信之如神明
敬之如父母夫人不信不敬未有可為學者
也

朱子嘗言海內學術之弊不過兩說江西頓悟
永康事功若不極力争辨此道無繇得明江
西謂陸子靜兄弟永康指陳同甫也陸氏之
頓悟流於禪永康之事功流於霸二者之害
人心而禍世道也猶蟊賊也朱子豈好辨哉
不得已也

朱子言學者舍六經語孟而遵史遷舍窮理盡
性而譚世變舍治心脩身而喜事功大為學
者心術之害此朱子言當日浙東士習也而
今滔滔皆是矣

五經中惟禮無成書列于學宮者止用禮記王
安石之謬也朱子退居後欲修之名曰儀禮
經傳通解大要以儀禮為本分章附疏而以
小戴諸義各綴其後其見于他篇及他書可
相發明者或附於經或附於義其外如弟子

職保傅傳之屬又自別為篇以附其類寧宗
四年朱子年六十八矣與人書以此書不及
成為慮越三年而先生卒諄諄囑門人黃幹
輩成之嗚呼仁以為己任死而後已先生之
謂與

初孝宗即位詔求直言朱子封事有曰帝王之
學必格物致知以極夫事物之變使夫事物
之過於前者義理所存纖微必照則自然意
誠心正而所以應天下之務者得矣至于親
問華藻非所以探淵源而出治道虛無寂滅
非所以貴本末而立大中此其所以格君者
即使孔子生於其時躬親啟廸要不過此

光宗召朱子長沙入對便殿首言盡孝於皇太
后有云充吾未嘗求位之心則可以盡吾負
罪引慝之誠充吾未嘗忘親之心則可以致
吾溫凊定省之禮次則勸之力學有云為學
之道莫先於窮理而窮理之要必在於讀書
讀書之法莫貴於循序而致精而致精之本
又在於居敬而持志人臣格君如此始可言
王佐

光宗讀朱子編次盤銘丹書語朱子曰宮中嘗
讀之其要在求放心朱子頓首謝因奏願陛
下日用之間語默動靜必求放心以為之本
而於玩經觀史已用力處益用力焉數召大
臣切劘治道俾陳今日要務略如仁祖天章
閣故事至於羣臣進對亦賜溫言反復詢訪
以求政事之得失民情之休戚而又因以察
其人材之邪正短長庶于天下之事各得其
理觀光宗當日之所以諭其臣與朱子之所
以勉其君者何讓唐虞三代乎未幾譖言入
接淅行天也然求放心以立政本倣天章以
廣忠益如有王者起必所取法也

朱子當黨禁甚譁時講學竹林精舍不輟或勸
之朱子笑曰禍福之來命也學可廢與昔夫
子之於公伯寮曰命孟子之於臧倉曰天朱
子所見與孔孟千古一轍也

宋後諸儒實勝于名者許魯齋也名勝于實者
王陽明也名實並勝者薛文清也
宋自南渡道學之士俱從而南河朔之間竟無
伊洛之書士惟尊蘓氏之學以獵科名故其
時有蘇文熟喫羊肉之謠魯齋生於其地獨
訪程朱之學由小學以入四書由四書以入
六經卒爲一代大儒此所謂豪傑之士
魯齋在元以之爲中書丞則辭以之爲祭酒則
任盖相之職康齋一世堯舜君民度其時不

能也師則存人心於幾希維禮教于廢墜學
者之所當盡也
人主重儒從古無如世祖之於魯齋者始終敬
禮有如一日然魯齋上度之君下度之巳可
進則進可退則退曾不以榮祿動其心薛文
清稱其出處合乎聖人之道又稱其善學孔
子有仕止久速氣象又稱其爲朱子之後一
人信然哉
冉舉魯齋一二事如元世祖以魯齋及姚樞實
黙爲太子師二人欲拜命魯齋曰禮師傅於
太子位東西向師傅坐太子乃坐公等度能
復此乎不能師道自我廢也遂俱辭不就魯
齋請解機務世祖令舉人自代魯齋辭曰汎
論人才則可若授之以任宜斷自宸衷卒不
舉及歸覃懷以正御家以禮變俗懷人遇喪
不用浮屠至老僧有散遺其門徒者歿後人
見其屋梁上有物啟視乃御敕出都時上令
之在家督理學校竟秘而不發也古今儒臣

能明此義者幾人乎
世人軒劉靜脩而輕魯齋謂其仕與不仕也然
魯齋當元人伐宋世祖問之魯齋不對世祖
知其意不復問而心賢之讀靜脩渡江賦張
大元人伐宋之舉且曰我有名而衆彼無義
而小留我奉使讎我大邦如露布聲宋之罪
此賦可使魯齋見與
高忠憲景逸先生言我朝學脉惟文清得其宗
百年前宗文清者多百年後宗文成者多宗

文成者謂文清病實而不知文成病虛畢竟實病易消虛病難補今日虛病見矣吾輩當稽弊而返之於實忠憲之見卓矣文清有言聖人作經皆寫其身心之實孟子亦曰仁之實義之實智之實禮樂之實蓋道理在天地間無一不實實有何病惟不言性善而言無善無惡不言知能並重而偏言致良知不師大中至正之程朱而宗師心自用之陸子靜斯世學亂於虛也實始于文成矣

文清言竊怪後人於朱子之書之意未能徧觀盡識輒逞已見妄有疵議勦拾成說寓以新名衒新奇而掠著作之功此數語似逆知後有文成而預道破者

虛病實病之說醫家有之虛病者謂其氣血之虛也實乃邪氣所在實即病故用下之非爲氣血之實也氣血充實何得稱病如大學所言仁敬慈孝信實理也切磋琢磨實功也親賢樂利實效也文清所言率是可爲病乎可言消乎如以承氣湯加氣血充實之人消其氣血是庸醫殺人耳吳草廬一生孜矻經書晚年乃悔之此無病而服承氣湯者也

後儒宗文清者呂仲木馮少墟兩先生皆得其傳兩先生立品論學皆在人口獨記少墟一事天啓初少墟與鄒南皐講學首善書院少墟每爲學者闡性善之旨而嚴邪正義利之界南皐衍白沙陽明之緒語涉圓通小人輩起而攻之謂其口稱佛號比之爲山東蓮賊小人詆君子何所不至然不敢一語加少墟此夫子所以言庸言之謹也

明嘉靖間真定有蔡汶濱懋以御史建言歸築汶濱書院講學所著語錄理明語正卓然洛閩之傳余著人物志遺焉蔚州魏環極先生以書詰問始知之愧而欲作責沈文信乎直諒多聞之友不可少也

學問之道備於夫子十翼而其要曰窮理盡性以至於命夫盡性至命不先窮理未有不流

于異學者此夫子開萬世爲學正傳曾子得之著大學而曰致知在格物格物者窮理之旨也其書有本有末有終有始明體大用偹焉理没禮書中千餘年程子定其次序朱子補其缺遺繼往開來厥功茂焉陽明忽欲表章古本使人讀之茫無頭緒靡所入手陽明轉解轉支反以朱子爲支離何也明初江西儒生朱季友上書斥朱子太祖使人押至南昌獄之於學伍容菴袁孝曰使陽明生祖宗朝不知當得何法矣

進德修業之理至兩論而盡兩論精意至朱子集註而盡朱子嘗言論語集註下一字時直是秤等輕重方敢寫出陳氏亦謂晦菴先生平生講解此爲第一學者能致力於此足矣

朱子補大學傳或言何不即用大學文法朱子曰初意亦欲擬之終不似此託言也學者補遺止當用本等文字若妄欲擬似是楊子雲王文中之見也擬之而似亦不可況必不能似毋今讀朱子補傳條暢精細尚有遺憾否

孝經是夫子手著書讀孔安國鄭康成及邢昺諸家註不能發明夫子精蘊近年閩中黃先生著孝經集傳以孝經爲經以二戴儀禮爲疏義錯綜宏博見其苦心讀書

五經中易與春秋是夫子手著書夫子文章在是夫子言性與天道亦在是

昔人言程子易傳只說得一理象數却欠此非善讀易傳者也王輔嗣棄象言理是以象數在理之外也故落于虛無程子之傳言理而象數在其中蓋有理而後有象有象而後有數理明則象數始不落於小術古今註易家以易傳爲極詣

唐人李鼎祚集解重康成而薄輔嗣康成之易言象實勝于輔嗣至唐著正義一宗輔嗣而康成之書遂亡賴集解猶存十一至宋朱子發漢上易丁易東之象義皆言象者也夫子曰易者象也謂象在理中則可謂執理而棄

象則不可也

宋丘程謂易盡在畫中此至論也葢畫者數之始象之燦然者也

郭忠孝受易于伊川伊川示以易之艮曰艮止也學道之要無出於此忠孝乃榜其室曰兼山立身行道皆自止始昔周子言人讀楞嚴一部不如讀艮一卦程子之學葢得之周子者

余十年山中日抱一易初集諸子之說著易宗旣而思之夫子一生學易至韋編三絕今觀夫子十翼以大象釋羲皇之卦畫以彖傳釋文王之彖辭以小象釋周公之爻辭其所釋者即三聖之意而釋之或推三聖之意而釋之或一釋不已再四以釋之或略加虛字詠歎以釋之易固無不盡之旨于是專取夫子之易以求三聖之旨夫子之旨有難明者細爲詮解覺從前紛紜之論可以省除因成孔易一書西蜀胡莿潭先生見而稱善時莿潭著易史刻成因作一序欲併行之余不敢也罄此餘生之力以從事於此焉耳

伊川先生年七十二而易傳成不以示人門人固請之先生曰尚兾少有所進耳昔夫子五十學易尚欲求假數年朱子據史記稱是時夫子年七十證五十字之誤伊川不以七十自諉一聖一賢若合符節况中人以下者敢以老而自諉乎

朱子言某作本義初欲將文王卦詞只大綱依文王卦詞略說至其所以然之故却于孔子象傳中發之爻象亦然如此不失文王本意又可見孔子之意但未暇整頓耳此朱子晚年深於易處

朱子又言註易如燭籠添一條骨則障了一路明能去其障使之通體光明乃更好余意以經還經以聖解聖則易道庶可光明矣

朱子言孔子著春秋只據事而書之其是非得失付諸後世公論又云聖人光明正大不應

以一二字加褒貶於人此甚得夫子絶意必固我之旨程子作傳亦止略見大意至于言外之意令人自思朱子之言即程子之意也

春秋既成游夏不能贊一詞夫子之意實有非後人所能窺者余以爲善說春秋者莫若孟子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而後春秋作夫子非惜詩亡而以春秋繼詩也痛心在王者之迹熄五字詩亡正見王者之迹熄

春秋之作所以尊王也尊王而載桓文之事何也桓文於五霸知尊王者也王室既微天下不復知有共主無問其假與不假見知有王者而喜矣見知有尊王者而愈喜矣所以載之不厭詳也夫子不自著一書因文于史何也列國有史成周之制也曾不廢史守王制也使司冦忽起而侵史氏之職夫子不敢也夫文爲史之文則義爲史之義而何以自居於竊也蓋天子以仁而行敦睦以義而行誅賞義以濟仁之窮天子之大法也至于夫子不能行誅賞而義亦窮不得不揭之于書以明天子之事敢諱言竊哉總之春秋之作所以尊王也痛心于王者之迹熄也此余所以謂孟子爲善說春秋也

山居讀春秋求事于左氏求義例于公穀胡氏之傳陸淳之纂例劉原父之權衡季本之私考諸書而一遵元人黃楚望之說不舍史以論事不離傳以求經不純以褒貶泥聖人覺當日言外之意真有悠然來會者

黃楚望名澤深於春秋語門人趙昉曰楚殺其大夫得臣此書法也當求之於二百四十二年之內夫人姜氏如齊師此書法也當求之於二百四十二年之外昉思之經歲不得其說楚望爲易置其語曰夫人姜氏如齊師此書法也當求之於二百四十二年之內楚殺其大夫得臣此書法也當求之於二百四十二年之外昉爲豁然前輩妙於開悟後學如此

世傳孫覺註余未見昔王安石欲註春秋見覺註而忌之遂有斷爛朝報之説春秋不列於學宮始于一念之忌而竟敢於侮經中庸言小人而無忌憚斯其人也

道理文章原是一事道理明則文章在其中矣如朱子之文集是也疎豁高朗條理井如以其得於極深研幾故又沉着痛快天下之至文也文章正則道理在其中矣如歐陽子之文集是也風雅之音典謨之體昔人稱其簡而明信而通引物連類折之於至理殆非過語也

尚論人物朱子慎所許可獨于歐陽子亟稱之謂其用力於文字之間而泝其波流以求聖賢之意於易於詩於周禮於春秋反復窮究以訂先儒之謬而本論之篇推明性善之説以為息邪距詖之本稱許之者至矣余以為即濮議一事公之言曰服可降父母之名不可没也聖人復起寧能易之

古今史書人推司馬遷其書博採左國戰國策之文擇焉不精事多妄怪且有借事以寄其慷慨者文人之業非史也五代史當文獻凋落之後獨手搆成載事核而立論正行文一唱三嘆使讀者惕然於邪正興廢之感深得春秋之旨者歐公也

唐書成韓魏公素不喜宋景文詔令歐公改定歸於一手公以宋公前輩不肯更易一字歐公之器識遠矣

余著道統明辯錄羽翼類中列歐公而遺文中子友人刁蒙吉爭之余曰文中之書固多格言惟曰西方有聖人焉果何所指與且自擬為夫子以門人董常為顔子誕矣歐陽子著書數十萬言中無一字及佛理本論之作尤稱篤論則歐公羽翼之功偉矣

歐公以繫詞為非夫子所作著童子問一書或當日見繫詞中有子曰字又見漢初以繫詞為易大傳至後漢始稱為繫詞故有以之為

大傳則優於書禮二傳之說大約意在尊經故過于持重宋元治經諸儒未有以此斥歐公者或存而不論與

通鑑一書溫公居洛十五年始成人見其手稿積兩屋汔無一字草書此不獨見公之精力並見其立誠之學

朱子綱目本於通鑑通鑑並行而朱子提綱之意人得而見之夫子之春秋本於魯史魯史不存後人不復知某爲所筆某爲所削而夫子之意人不可得而窺矣故爲尹氏發明易爲公穀二傳難

古今史斷多可充棟惟宋范淳夫祖禹之唐鑑錢融堂時之兩漢筆記明何椒丘喬新之宋元臆見張天如溥之列國論有學有識最足益人意智四子皆深于經學者也

世之有史猶日月之行天不可一日無者也當金源既墟元遺山築史亭日錄遺事著南冠錄金賴以有史元都既陷危太樸赴崇國寺井寺僧挽之曰公史才不可死太樸竟負僧言楊鐵崖年已七十隱居南中應聘著史史成作老客婦吟見志放還又元人修宋金遼三史鐵崖力言元當繼宋至金遼當附宋人多之世以遺山鐵崖爲文士實不盡也

實錄國是所關有天司之非人所得與也如宋神宗實錄久成曾布等欲翻舊案重爲修定於舊本則用墨書新修則用朱書刪去者用黃抹之每一卷竟納禁中將滅舊錄獨行新錄也紹興中孟太后以誕辰天子置酒上壽太后泣言宣仁母后之賢奸臣厚加謗誣于是命范冲等刊定幸舊文墨書在焉遂還其故此天也明光宗實錄中載國本妖書梃擊紅丸諸事頗正至黃承昊疏請改修霍維華謝啓光徐紹吉大肆塗改懐宗改元之歲進呈閣臣有欲焚舊本者一中侍持之得不毀今人猶見舊文亦天也曾布輩妄欲以私智而拂天不祥甚矣

學人之讀書猶弱人之服藥也元氣漸復乃見藥力氣質漸變乃見書功如吕伯恭性卞急讀論語至躬自厚而薄責於人豁然病除不復卞急朱子稱其善於變化氣質實善於讀書爾

張南軒先生言人不可隨人脚跟學人言語是矣至云不倚師友載籍余疑焉夫學以聚之舍載籍奚倚乎問以辨之舍師友奚倚乎今人以誦讀爲口耳之學非也舍誦讀何由以

會理惟誦讀所得加之思焉則深質之友焉則正見之躬焉則實

人讀聖賢書身心日見收斂誤讀釋氏書非無片時清淨一至臨事茫無定力蓋光景不可以當實際也

張子韶每日晨起向明讀書窗前石上雙膝隱然可謂勤矣然從僧杲之遊杲之教以侍郎有此欛柄可改頭換面説向儒門去子韶遂以佛偈釋論語自子韶引邪入室後人遇經書中無空字皆揑合於禪如近年周海門言孟子然則無有乎爾二句爲七篇要旨中庸以無聲臭終篇孟子以無有乎爾終篇此得子思之傳其言何異説夢子韶當年不知所讀何書而學術不正流害無窮也

有人言生知安行之聖人以不勉不思爲極詣余曰有所不足不敢不勉孔子非生知安行之聖人與其有不合仰而思之周公非上知安行之聖人與

世有不可讀之書如道釋之經當守程子之訓視如淫聲美色以遠之再如戰國之文詭六朝之文妖蘇子瞻之文雜皆不可入目宋景濂謂六籍之外當以孟子爲宗韓子次之歐陽子又次之因選文原且著其説二篇此但以文論耳亦其持論最精者矣

文章華麗文章之病也秦少游文士耳猶曰吾文銖兩不差但以華麗爲愧夫前人愧之後人侈以爲工焉則人心浮而世道下矣

昔人言元無文章而有理學今讀陳石堂吳幼清吳淵穎熊去非胡仲虎黃楚望諸集說理精細而行文爾雅文章莫佳於此矣選元文類者何昧昧乎

元人文章舊稱二吳一吳幼清澄一吳淵穎萊也近人止知有幼清而不知有淵穎以一顯而一微也然典博之中兼以流暢淵穎爲勝矣

三代之文文即道也故曰文不在茲乎孟子沒

而道統絕文章孤行於世浮藻耳至宋五子文復與道合如太極圖說西銘易傳序等篇文耶道耶尚可分乎

余讀朱子語類其書出門人所記純雜不一多有可刪至得舊板文集是先生當年手訂者無體不備無妙不臻其奏疏及書札君臣朋友之誼根於至性諄切和藹讀之未有不下拜者矣余選五先生文茲朱子之文居十之七而尚不盡也

章楓山先生薄詞章之學謂治世用之不能興禮樂亂世用之不能致太平此爲篤論每見前人文集多可充棟其中每有讀至卷終求一性靈之解關係之論了不可得不知何以遽行災木昔趙忠毅南星得四部稿一覽即散之村嫗良有以也

明之設科首重明經而論理一衷朱子其制甚善惜當時之臣宋金華王義烏劉青田皆文學之儒不能大有建明請於計偕之年另設

一科做宋人制科之意令各省方面薦舉道德之儒積學之士禮致京師命大臣稽其實行勘其著述再賜廷對中得一二人以置禁近必有大儒如尹焞黃幹陳真晟胡居仁輩遺于科目者出于其中而成就君德不小矣

師道立則善人多爲國欲致昇平必厚風俗欲厚風俗必正士習欲正士習必重師儒此成周來已試之效也遠不具論如宋胡翼之孫明復兩先生皆自鄉校徵入太學一以明經

爲主而師道行元人開國立太極書院於京師聘江漢先生趙復爲師又得一代大儒許公衡置之國學文教興焉明初尤重其制特以碩舊宋公訥爲祭酒體統尊隆至宣成而後大儒輩出李公時勉羅公欽順陳公敬宗章公懋吕公柟分領南北師席講明理學久任有至二十餘年者稱極盛焉更考當年凡所簡用或以内閣如宋公訥胡公儼或以尚書如李公敬陶公凱樂公韶鳳劉公崧或以侍郎如何公鐸或以提學副使如蔡公清王公鴻儒王公雲鳳或以京卿如殷公邁居公義英成公憲或以給事中如周公怡不循資格惟在得人至于章公懋以致仕僉事起補祭酒公以父喪力辭特增司業一員以待其終制尤稱異數故史贊是時官峻法守謹繩墨人尚禮教士之賢者明經以窮理居敬以反身雖中庸之流亦奉訓承式不敢悖即閭巷父兄長老亦知誦習小學性理通鑑諸書故風習最淳非重師儒之效與後漸失其制而明衰矣

宋元儒學教官皆本地自聘明初猶行之故方正學嘗聘爲教官又輟修撰檢討爲之時以司鐸爲榮至於提學一官尤爲慎重非名儒碩德不輕授也而其最著如陳恭愍選督學江南教人必本於小學以達於四書五經及通書西銘性理諸書巡行所至居宿於學宮端默危坐以示軌範諸士周旋磬折紘管登豆一中於禮各齋燈火熒熒誦讀徹旦凡有疑難恭愍親爲剖晰不倦南國士風媲古之齊魯焉使司教化者盡若此世道何憂不三代哉

人之在世未有不借賢師友者周公大聖人當日于布衣之士贄而事者十人所友見者十二人窮巷白屋先見者四十九人進善者百人教士千人此周公所以爲周公也公之德業制作不具論即周禮一書條理精密規模

宏遠足以垂法萬世雖得之理精義熟亦必有得之集思廣益者矣夫子所以賛之以不驕不吝也

子賤宰單父所父事三人兄事五人所友十有一人又曰此地有賢于不齊者五人不齊師之而稟度焉此所以鳴琴而治也大夫之賢士之仁何地蔑有而邑宰不知方將以能吏自侈嗚呼自世多能吏而民大困矣

楊龜山求見明道先以書通之曰古之人相去

甚遠矣尚或誦其詩讀其書論其世而師之況親逢其人哉其往不可復矣此區區所以及門而請也時龜山已舉進士得官聞河南兩程子之道棄官往從故其諄切如此余讀其中庸義蓋著于黨論正譁之時也伊川流竄涪陵門人無敢言及程氏者龜山退居餘杭追述程子之遺訓而為是書曾不畏禍之及已也嗚呼師友之道微矣對此能無三嘆哉

范文正公在鄧時鄧人賈内翰黯請益公教以惟不欺二字可終身行之劉元城安世登進士不就選從學于司馬溫公問盡心行已之要公教以誠之一字問存誠之道又教以自不妄語始二公震世人物而爲學簡易誨人直捷如此誠百世師也

元城受溫公之教家居未嘗有情容久坐身不傾倚作字不草書不好聲色貨利每事惟以溫公爲法嘗曰溫公言平日只是一個誠字

更撲不破誠是天道思誠是人道天人無兩個道理因舉左右手顧之笑曰只爲有這軀殼故假思以通之爾及其成功一也安世自從十五歲以後便知有這個道理曾事事着力畢竟不是只有個誠字縱橫妙用無處不通以此杜門獨立其樂無窮恁怎生也動安世不得昔曾子日勤三省一在傳之不習必如元城先生始稱能習始稱不負師傳元城百世師也

人貴有師而又貴擇師師之不慎如油入麪一入而不可出矣今觀程子之門有尹和靖朱子之門有黃直卿而程朱之師可知也陸子靜之門有楊慈湖王陽明之門有王龍溪而陸王之師可知也

程子因門人問仁使將聖賢所言仁處類聚觀之而深加體認此教人之要法也楊慈湖乃謂使未有論語孟子時無可類聚將若之何此等陋見實自陸氏六經註脚之說誤之

餘干曹建從學陸氏疑其忽下趨高乃之南康問學朱子遼陽賀醫閭從學陳白沙白沙教以讀佛書醫閭不聽曰讀小學二子者能自得師者也

陸子靜語錄中載曹立之與子靜書言願先生且將孝弟忠信誨人子靜曰立之之謬如此孝弟忠信如何說夫立之之言正矣何斥之爲謬夫經書中說孝弟忠信者多矣謂此如何說而此外尚有何者可說也余因近之宿學言學者不應毀子靜令不得出頭取其遺書平心靜氣讀之如此等語終不可解子靜嘗言元晦似伊川欽夫似明道伊川蔽固深明道却通疏子靜以一語而毀伊川元晦人實未嘗毀子靜也

或又言子靜先立乎大正是孟子之傳余以爲不然子靜學主尊德性謂德性寓於心知尊之便是立乎其大不知立字有功夫在非謂空空靠定心便謂能立也子靜之言曰當惻隱自惻隱當羞惡自羞惡當辭遜自辭遜是非在前自能辨別又曰當寬裕溫柔自寬裕溫柔當發強剛毅自發強剛毅是聽其自然而然發現如是究竟如是而人無所致力焉則孟子何以言存言盡言養言擴充乎況心之大以思也能立乎其大以思之得也如曰自然而然是告子之傳而非孟子之傳也

學道之士最患執偏見爲正見不受忠告之益如陸子靜之時有朱元晦王陽明之時有羅

整庵所謂直諒之友也元晦與子靜論無極之理反復不合始曰我日斯邁而月斯征各尊所聞各行所知可矣無復可望于必同也又與子壽書云讀書處事當虛心博采以求至當或未有得亦當且以闕疑闕殆之意處之此忠告也而陸氏兄弟俱不受也陽明以古本大學及晚年定論致整庵整庵駁之云聖門設教文行兼資博學於文厥有明訓如必以學不資於外求但當反觀内省以爲務

則正心誠意四字足矣何必又用格物一段工夫乃曲爲之解曰物者意之用也要使之内而不外止欲提俗學之溺于外而不知已墮于禪學之局於内矣又謂朱子定論之編不知晚年者斷以何年爲定中取答何叔京氏書四通何叔京氏卒于淳熙乙未時朱子年方四十有六後二年丁酉始成論孟集註或問今以答何書爲晚年定論而以集註或問爲中年未定之說竊恐考之欠詳而立論太果此忠告也而陽明不受也

陳白沙與胡敬齋同師吳康齋而爲學迥異敬齋以敬爲入門白沙以自然爲宗敬齋謂白沙晚年之失有不止於爲我兼愛者白沙築陽春臺閉關習靜穴壁進食數年崔仲鳧曰粵又有曹溪矣夫

陸五臺太宰師事僧人達觀出署即赴寺講佛法一時競尚禪誦以附合太宰太宰歿後人請祀鄉賢督學伍容菴袁華不允曰五臺佛

門弟子宜祀維摩菴中陸爲吏部最有聲止以一事之謬遂來身後之譏惜也然有儒其名而佛其實居然俎豆夫子廟廡者何與

先宮保
予告後著書硯山齋中編輯經傳諸書數十餘
種久行於世其藤陰劄記乃家塾訓廸語
詞簡而理該居心立行之要無過於此朔
望肅謁之際莊讀一過覺愧汗難止受益
良多今藏板歲久遺鈌懼先訓之或忘率
教之不謹也敬重刊於署齋焉時癸丑清
和月孫琰謹識

藤陰劄記無卷數副都御史黃登賢家藏本

國朝孫承澤撰承澤有尚書集解已著錄是編乃其
講學之語共一百餘條大抵以程朱為宗而深詆
金谿姚江亦頗涉及史事其論元許衡劉因一條
謂衡不對世祖伐宋之問為是而以因作渡江賦
有我有名而衆彼無義而小留我奉使讐我大邦
云云過於尊元抑宋為非不知二人生長北方由
金入元自其高曾祖父皆非宋之臣子乃於一百
餘年之後使背其踐土食毛之國而追尊邈不相
關之南宋是率天下而為逆也可謂紕繆之至矣

聖學入門書三卷

〔清〕陳瑚撰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清宣統至民國間吳興劉氏刻留餘草堂叢書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聖學入門書無卷數》提要

沈序

太倉陳確庵先生諱瑚字言夏前明崇禎壬午舉人入
國朝隱居不仕與陸桴亭 世儀 江藥園 士韶 盛寒溪
敬 諸君講求聖賢之學留心經濟著述甚多詳見其孫
溥所撰年譜鐄余皆學八闕讀張清恪公學規類編中
有先生講學規條曾儀約法竊慨慕之今讀是編言教
動法立體致用犂然有當於人心信布帛菽粟之文也
考年譜是編成於順治九年時方避寇躬耕而從游益
衆先生殆無日不以修己化人遷善改過之旨諄諄訓
迪而且作隄捍水積粟振饑爲德於鄉閭甚普大儒存
心利濟不以窮達而移道固然也今 國家承平庠序
鼓鐘之教涵泳幾二百年矣士之秀穎者或徒以科第
進取爲事而不知返求身心學校之師或遂先利而後
義豈古今人不相及與無亦聖遠言湮習非勝是愈趨
愈失而不復自拔於流俗也維鐈謭劣無似奉 天子
恩命再督皖學翁兢兢焉不克稱塞是懼適是編刊成
思惟所以教士之語莫切於此敬告學官博士弟子相
與熟玩而力行之以期仰副 朝廷興賢育才之至意
是使者之厚望也夫道光十四年歲在甲午陽月朔檇
李沈維鐈謹序

聖學入門書三卷陳言夏先生所作也先生生於明季與陸桴亭先生講義理之學其書分小學為六日入孝日出弟日謹行日信言日親愛日學文分大學為六日格致日誠意日正心日修身日齊家日治平小學先行後知大學先知後行小學之終即大學之始而每日課程以敬怠善過自考桴亭思辨錄所謂隨時精察隨事精察者其道不外乎此遠而求之三代以前惟聖是學非聖不學若顏子之四勿曾子之三省由下學而漸臻於上達者無不包舉其中約之彌精博之彌廣凡詩之思無邪禮之毋不敬書之欽厥止易之直內方外春秋

之勸善懲惡論語之博文約禮孟子之知言養氣其旨不一苟不用力於此終無以為立德之基謂之聖學入門不其然歟而議者乃以此書為束縛同於桎梏則必使學者蕩檢踰閑而後可以自便甚矣其傎也且夫欲為聖賢之學者必自無所為而為始故董子云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傳曰不為利疚不為威惕蓋天人之際修德者必獲福積善者有餘慶然而德即福也善即慶也果其合於道義則安樂壽考固為福即刀鋸鼎鑊不為殃而不然者反是自古豪傑之士為孝子為忠臣仰不愧天俯不怍人氣足以塞乾坤志足以光日月未有不先去其計功謀利之心而能襲取以成者也而世俗勸善之書侈陳福田利益是仁義道德之說適以供其富貴利達之求立心一偽其不流於小人之歸者幾希今觀此書而知先生之學獨得古君子修省本旨純乎天理之公不參以人欲之私此其所以為聖學之正傳而異乎二氏因果之鄙說也歟吾友徐君春帆名學巽喜讀宋儒書尤愛此編朝夕觀玩身體而力行之因梓之以廣其傳其所裨於世道人心豈淺鮮哉道光甲午正月東洞庭王塗序

自序

人之所同者心也心之所同者理也同此心同此理而或不同者拘於氣質之偏而梏於物欲之累也氣質物欲不同矣而可以至於同者學也蓋嘗取而譬之衣之生也曲直巨細長短之不齊然而有齊之者規矩準繩而已矣人之生也智愚賢不肖之不齊然而有齊之者學而已矣學也者爲人之規矩準繩也三代以上其法大備八歲而入小學十五而入大學蓋自王公卿士以及州閭族黨之俊秀皆莫不出於學而其所以學者又莫不出於一而無百家衆說雜揉於其間此治化所以日隆而人材所以獨盛也吾夫子以匹夫而師天下從

其教者三千之徒蓋已衆矣而其所以訓成人而造小子者不越乎入孝出弟之數言與博文約禮之二事入孝出弟古者小學之法也博文約禮古者大學之法也然則大學小學豈非爲人之規矩準繩而作君作師之所不能外者哉秦漢而後下逮五季其統中絕宋程朱大儒輩出始尊信聖經而考訂之裒輯內則少儀諸篇以補小學之闕然後古人之敎法粲然復見明興紹百王之統緒集諸儒之大成於是大小學諸書家誦戶曉而課士取人以此爲準沿習既久則又僅爲口耳餖飣之陋習而毫無當於身心家國之際殊有悖乎朝廷建立學校作養人材之盛意噫亦可歎矣愚自崇禎丁丑

始與梓亭陸子寒溪盛子藥園江子相約爲遷善改過之學時梓亭作格致編首提敬天二字竊見千聖心法愚用力此道頗得要領因定爲日紀考德法而揭敬勝怠勝於每日之首格致誠正修齊治平於每月之終自是以後同志漸廣旬有旬會月有月會講習切磋多歷年所方且以爲絕學可興而古道可復也不意巳午之交歲且洊饑蝗蝻疫癘民不聊生而轉盼之間吏有不忍見聞者矣嗟乎國家之盛衰視其人材之消長人材之消長視其教化之興廢教化興廢之關人心生死之會也人心不死則天命流行而乾坤立人心死則天命不行而乾坤亦幾乎毀矣治亂之故豈非人心爲之哉

週愚遁跡蔚村朝夕往來得溯上數友而晳要諸同學往往過而問焉問從虞嘐長者遊大約所感歎者世道人心之故所砥礪者道義名節之語始益信人同此心心同此理而人皆可以爲堯舜非虛語也乃故有蓮社之約其一章曰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竊附於呂氏藍田文公白鹿之意以期善相勸過相規然不過大略而已尚未足以暢厥指也不揣固陋復取大學中格致誠正修齊治平之目條分縷析畫爲義例俾同人有所遵守而小學則本夫子孝弟數言約其大凡以附其後命遜邀二子亦從事焉合之曰聖學入門書悲夫天之生此民也使先知覺後知使

先覺覺後覺也愚年方四十茫乎未有知覺而道不明德不立曉夜以思爲之且瞿且恥猶幸得從諸君子之後竊聞聖學之緒餘而輒爲是書願與吾黨兢兢奉行如規矩準繩之不可踰倘有聞吾黨之風振起而昌大之者將人心可以死而復生大道可以晦而復明三代之人材可以絕而復續也不亦千古之一快也哉太倉陳瑚謨

聖學入門書卷一

留餘草堂叢書

太倉陳　瑚著
吳興劉承幹校

小學日程

古者小學教人以灑掃應對進退之節事親取友隆師敬長之道詩書六藝之文夫子入孝出弟數言足以蔽之矣今約其大凡定爲日程較之大學條例則簡而明簡則可守明則易從所以便幼學也使爲師者以此教而爲弟子者以此學焉亦可以養正而爲作聖之基矣

入孝之學

愉色婉容　不愉色婉容

親召無諾　親召諾

順親教令　不順親教令

父坐子立　父立子坐

出告反面　出不告反不面

視親寒煖撫親疾痛　不視寒煖不撫疾痛

爲親服勞　不爲親服勞

敬親杖屨　不敬親杖屨

舉足動容不忘父母　毀傷其身忘其父母

愛親之　敬親之敬　不愛親愛不敬親敬

出弟之學

敬伯叔　不敬伯叔
兄弟相讓　兄弟相猶
徐行後長　疾行先長
言不先長　言先長者
敬父之執　不敬父執

謹行之學

心術端正　心術不正
不恥惡衣惡食　恥惡衣惡食
志氣堅强　志氣昏惰
心定神清　心亂氣浮
足容重　足容不重

手容恭　手容不恭
坐如尸　坐不如尸
立如齋　立不如齋
揖讓無失儀　揖讓失儀
飲食致謹　放飯流歠
夙興夜寐　早卧晏起
不好戲弄　戲弄無厭

信言之學

言必忠信　言不忠信
非法言不道　言不及義
不多言笑　苟言笑

應對無失　應對有失

親愛之學

敬事師長　不敬師長
親益友　不親益友
遠匪人　不遠匪人
朋友責善　羣居無禮
善撫奴婢　不恤奴婢

文藝之學

終日勤學　終日閒嬉
讀書專心　讀書不專心
作字楷正　作字不敬

聖學入門書一　小學日程　二　留餘草堂

習藝存心　習藝不存心
作課專心　作課放心
有疑思問　有疑不問
聽講專心　聽講不專心
敬重書籍　不敬書籍

聖學入門書卷一

聖學入門書卷二

太倉陳瑚著
吳興劉承幹校

大學日程

大學者初學入德之門而此日程者又入大學之門也格致誠正修齊治平大學之條目也條之中又有條目之中又有目則此日程所載者是也學者於此能究其精微之蘊而又推類以盡其餘則以至乎聖賢不難矣

格致之學

格物者何窮理而已近而身心性情之德人倫日用之常遠而天地鬼神之變鳥獸草木之宜皆理也考之事爲之著察之念慮之微求之文字之中審之講論之際皆所以窮理而致其知也厥凡有四曰學曰問曰思曰辨

讀聖賢書心領神會充然有得

此學之事也前言往行古人已知之理而我之所以爲格者也或曉夜討論或循序玩索或反躬體認或溫故知新其有得也必矣

讀書不能領會茫然無得

或翫惰不勤或紛紜無序或攟拾膚淺玩物喪志皆患也其不爲古人之糟粕也者幾希

仰觀俯察物物關心

此亦學之事也萬物皆備于我何者不當窮究先儒云一草一木皆有至理不可不察能物物而格之此合內外之道也

遇物不窮理

遇物而不存心則冥然無覺矣與盲瞶何以異

虛懷好問

此問之事也問官問禮聖人且然況下此乎能質正有道能詢於芻蕘則人將輕千里而來告之以善矣

不能好問

或妄執己見或諱疾忌醫或恥於下問皆非求益者也

一動一靜刻刻反求事事精察

此思與辨之事也反求者思也精察者辨也既學與問又必思之辨之所以擇善而爲行之地也學當於一動一靜之閒反而求之如君子之所謂九思者而一一詳辨其何爲敬何爲怠何爲善何爲惡何爲義何爲利何爲中何爲過何爲不及而不使有毫釐之差焉則于天下之事可以明其理而無所疑矣

悠忽終日不反求精察

察理不精尚有非禮之禮非義之義而況不加察乎其過自所不免矣

誠意之學

誠意者人禽之關君子小人之所繇分也其要只在謹獨能謹獨則自慊也君子也人也不能謹獨則自欺也小人也禽也厥凡有二曰好善曰惡惡

發一善念能培養擴充

此好善之事也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心隨感而見者人皆有之當念萌能實用其力培養而擴充之則參天地贊化育皆於是乎出矣

發一善念不能存養擴充

善端偶發道心也微者也不能充之亦終必亡而已矣

發一惡念能克治決去

此惡惡之事也幽暗之中細微之事忽萌一不可與天知忽作想不可與人見皆惡也能尋之于此而不使其潛滋暗長焉則善矣

發一惡念不能克治決去

察惡未盡雖善必粗故好仁者又必惡不仁徒好仁而不惡不仁則有陷于不仁而莫之覺者生于其心害于其事其過可勝道耶

無所爲而爲

所謂當理而無私心者也

有所爲而爲

如爲名爲利之類是也爲名而爲善名不至則善衰爲利而爲善利不歸則善沮皆自欺之弊也眞能好善惡惡者必不出此中而擧之又所以丁寧之也

正心之學

心統性情者也操則存舍則亡厥凡有二曰存養曰省察

終日終夜戒愼恐懼使此心湛然天理

此存養之事也喜怒哀樂未發之時萬理已具終日終夜當存敬畏操而存之然後靜虛動直可以通天下之故矣

不能戒愼恐懼使此心放而不求

人心一息斷絕卽與天地不相似放而不求則將肆欲妄行而爲無忌憚之小人矣可不戒哉

物來順應不以喜怒哀樂動心

此省察之事誠意之省察察其善不善也正心之省察察其過不及也事物之來隨感而應喜不至溢樂不至荒哀不至傷懼不至喪怒不至遷愛不至溺則發皆中節而無過不及之病矣事未來無期待事已去無留擾則能不動其心矣

不持其志以喜怒哀樂動心

心有主然後能不動不持其志則心無主矣因喜而動繼之以溢因樂而動繼之以荒因哀而動繼之以傷因懼而動繼之以喪因怒而動繼之以遷因愛而動繼之以溺以至未來期待已去繫擬皆過也

夢寐之中持敬不懈

程子曰人于夢寐間亦可卜所學之淺深省察至此微乎微乎

夢寐之中操存不及

夢寐顚倒卽是心志不定操存不固能正心者無之

修身之學

君子無不敬也敬身爲大言有物行有恆所以修身也厥凡有四曰威儀曰言語曰服食曰起居

動容周旋整齊嚴肅無不中禮

此威儀之事也持其志者又當無暴其氣制之于外所以養其內也中聽如足容重手容恭頭容直色容莊坐如尸立如齊非禮勿視非禮勿聽周旋中規折旋中矩之類是也

動容周旋輕浮傲惰不中乎禮

足容不重或[illegible]或蹶手容不恭或揎拳攘臂頭容不直或岸冠睨橫或搖首側耳色容不莊或惰色或作色或强顔呈媚坐不如尸箕踞交股立不如齊跛倚頸[illegible]以至目視惡色耳聽惡聲對天地日月鬼神跣裸裎唾涕呼盧六博之類皆過也衆人忽之有道者勉焉

修辭立誠非法不道

此言語之謂　慎言語所以養德也言必忠信不多言不苟言不妄言欺人以至戲言能詞邪言能默揚人善隱人惡則古昔稱先王之類皆善也

言不忠信失口於人

傷易則誕傷煩則支言之失也或詖辭或邪辭或淫辭或遁辭以至勸說而同便佞欺僞稱人惡毀人善引喻不倫抑揚失實訴泄譖厲及縱談造謗之類皆不忠信之過也

衣服飲食有節

此服食之事也二者皆所以養身然有節焉紅紫不爲褻服絺綌不使見體饐餲不食飯敗不食不爲酒困之類此聖人之節也衣敝加新履穿無垢斷齏畫粥嘗咬菜根之類此賢人之節也學者愼之

衣服飲食恣其所欲

恥惡衣惡食學者之大病善心不存蓋繇于此如衣服不衷冠履奇詭放飯流歠貪饕累味縱飲深夜之類皆過也

起居有常

此起居之事也君子所其無逸夙興夜寐蓋其常也

起居無常

如晏起早臥晝處內室之類志氣昏惰教無所施矣戒之哉

節欲以養身

謂閉門袵席之調凡疾風暴雨晦朔寒暑之候大喜大怒遠行醉飽之餘皆當遠而戒之也他若漁色比頑則又君子所必不爲不必戒致戒矣

不節欲以致疾

好色則心志蠹或不能精明強固疾必因之此亦在起居之列而復申言之者以養身係此爲尤重也

齊家之學

家難而天下易非以情勝理即以義斷恩過與不及皆非也齊家之道正倫理篤恩義而已厥凡有六曰事父母曰友兄弟曰正妻妾曰教子孫曰睦宗族曰御奴婢

冠婚喪葬祭祀燕享能率家人以古禮自持

此言其大綱也齊家者齊之以禮而已冠婚喪葬祭祀燕享家禮之大者也酌古而不戾俗準今而不遠時文質得中奢儉合宜則善矣

冠婚喪葬祭祀燕享不能循禮

事之無害于義者從俗可也害於義則不可從也風俗頹敝古制蕩然如冠不父命婚不親迎乘喪嫁娶治喪酒肉信任風水葬不以時五祀既墜祭祖宗不先期齋戒任用師巫邪說非鬼而祭燕飲賓客備陳水陸之饌習俗因之以爲固然者君子之所當矯正者也

善事父母諭親於道

此事父母之事也不得乎親不可爲人不順乎親不可爲子善事父母得親也諭親于道順親也善事父母謂如冬溫夏凊昏定晨省愉色婉容服勞奉養出告反面承顏順志薦親勞逸撫親疾病無私貨無私畜親愛亦愛親敬亦敬之類皆善也諭親于道謂如贊親行善勸親改過下氣怡色柔聲以諫三諫不聽號泣而隨之之類善之大者也

不善事父母不能諭親於道

不善事父母謂如定省失節唯諾不謹奔走不恪湯藥不嘗私財私貨不守成業刑恩恃愛徑行自遂之類皆過也不能諭親于道謂如親善不能贊成親過不能諫止阿意曲從陷親不義或責善而離或產成親過以至徒知祿仕不能養養之類過之大者也

兄弟怡怡有情有義

此友兄弟之事也兄友弟恭讓地讓產饑寒相恤有無相通同心竭力不爲讒說所間皆善也互爲師友相尊以道善之大者也

兄弟相猶

兄弗友弟弗恭或爭長競短或憂患不恤或貧富相忌或異母相嫉或聽妻子離間或挾勢閥橋皆過也惡養天倫過之大者也

教諭妻妾

此正妻妾之事也夫婦居室天命流行不既情而狎不敎拘而乖相對肅雍如賓如友或隨事勸勉使孝舅姑和妯娌安井臼樂槽操權不內操言無出閫不私自歸甯不入廟燒香不親近六婆皆善也

不教諭妻妾

素無身教致婦德不順或閨閫讙詬或婦言是聽或懸戾戾目或縱婦女入寺燒香往來出入或愛妾虐妻或寵婢奪嫡皆過也

教訓子孫

此教子孫之事也令子孫安分循禮奉公守法以至慎擇師友禁絕匪人之類皆善也最立家訓世世守之使之遷善改過希聖希賢善之大者也

不教訓子孫

謂如簡慢師友縱子孫不修禮法比昵匪人護短匿非之類皆過也

敦睦九族

此睦宗族之事也禮親恭謹情好欽至勤燕享息爭訟皆善也行義莊以養之立宗法以教之善之大者也

不敦睦九族

宗族之初一人之身也而或言語相侵貧富相奪尊卑無敘長幼無禮亦過矣

善御婢僕

此御奴婢之事也女子小人最爲難養莊以涖之慈以畜之而已恤其饑寒時其勞逸不妄笞扑不數詈罵皆善也家法謹嚴禁戢爲非善之大者也

不善御婢僕

彼亦人子也虐而使之過也或縱之爲惡或畜歌童或養艷婢過之大者也

治平之學

一命之士存心利物必有所濟故不必有天下國家者然後有治平之責也上下四旁事事絜矩物物得所治平之學在其中矣厥凡有四曰事君曰交友曰仁民曰愛物

進盡忠退補過盡事君之道

此事君之事也盡忠補過謂如夙夜勤勞清廉奉法出使四方不避艱險不立朋黨不畏强禦犯顏諫諍進賢退佞以至守正不回設身成仁之類即至出處以正進退不苟不把持官府不囑託公事不避差徭不違稅課之類皆善也

不能盡忠補過不盡事君之道

謂如長君逢君非道事君始進欺君遷轉欺君貪位固寵貪贓疲軟敖上陵下把持囑託以至遲完國課脫漏差徭之類皆過也

善相勸過相勉盡朋友之道

此交友之事也責善朋友之道也能風雨不渝生死無二久而能敬緩急相通群居有禮聚飲有節救患分災勸善懲過皆善也

不能善相勸過相勉不盡朋友之道

謂如勢交利交面是背非緩急不救有無不通存亡易心初終渝盟遊戲聚處留連酒食幸人有過

忌人爲善之類皆過也

汎應曲當使人各得其所

此以下皆仁民之事也汎應曲當謂老者安之少者懷之不傷鰥寡不虐無告救人一命全人一嗣調遣已責排難解紛予人衣食濟人藥餌周人之急拯人之難交易公平遇事方便以至掩骼埋胔之類皆善也

不能汎應曲當使人不得其所

謂如不愛老不矜少欺鰥寡虐無告交易不公借貸厚息見人急可周不周遇人難可救不救自捍己利不行方便之類皆過也

爲地方興大利除大害

興利謂如建議蠲租開屯治水擇一賢吏薦一善人興一善政之類除害謂如去一積弊殺一大奸除一大盜誅一亂首之類皆善之大者也

見地方大利大害可爲不爲

時勢權力可與利而不與利可除害而不除害是所謂越人視秦人之肥瘠欣戚不以動其心也天下陰受其害而莫之覺矣過孰甚焉

勸人行善改過

仁民之法養先于教仁民之功教大于養故君子與人爲善之念無日忘之也勸人行一善改一過殆甚于以身爲之矣不亦善乎

見人善過可勸不勸

人有善過可勸而不勸此所謂可與言而不與之言者也過也阻人之善成人之過則又過之大者也

明先聖之道繼往開來興起絶學

先聖之道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孟以來相傳不易之道也既爲先知則以此覺後知既爲先覺則以此覺後覺所自明其德推以及人使之皆明其德善之大者也

背先聖之道以左道曲學惑世誣民

索隱行怪欺世盜名左道邪術驅神役鬼皆聖人所不爲也使尊崇其教以之惑世而誣民其害甚矣

著述有關世教有益於天下國家

或著書立言發先聖之未發或編輯經傳集諸儒之大成此皆功在萬世澤及人心善之大者也

創造淫辭邪說壞亂風俗

如淫詩艷曲及譏傷聖賢誹謗國是之書流傳後世足以蠱人心志壞人學術顛倒人是非過莫大焉

能盡物性恩及禽獸

此愛物之事也人物之生同本乎天好生天地之德也如釣而不綱弋不射宿魚禁鯤鮞鳥翼鷇卵

啟蟄不殺方長不折以至敝帷埋馬敝蓋埋犬無故不殺無故不食見生不忍見死聞聲不忍食肉之類皆善也

不能盡物性殺傷物命

謂如焚林而田竭澤而漁圍澤掩羣覆巢破卵以至見生而食聞聲而食取物不順時令無故殺戮犬豕拔一草折一木之類皆過也

論日省敬怠

君子莊敬日強安肆日偷小學不繇乎敬則無以涵養本原而謹夫洒掃應對之節與詩書六藝之教大學不繇乎敬則無以開發聰明進德修業而致明德新民之功敬之一字聖學之所以成始而成終者也有內敬主一無適是也有外敬整齊嚴肅是也有靜時之敬戒愼不睹恐懼不聞是也有動時之敬喜怒哀樂發皆中節是也有一日之敬終日乾乾夕惕若是也有一息之敬終食之間不違仁是也有統體之敬欽明恭己聖敬日躋緝熙敬止是也有物物之敬足容重手容恭非禮勿視

聽非禮勿言動是也先儒曰敬勝百邪入小學者一口之中時時若父母之訓誨師保之提撕入大學者一日之中時時若上帝之汝臨鬼神之來格豈非所謂一敬立而萬善從之者乎故容有善而未必敬者矣未有敬而不善者也學者誠繇是而用力焉則庶乎其近道矣

論日省善過

君子敬以直內義以方外遷善改過此君子集義之學也顏子得一善則拳拳服膺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illegible]嘗復行所以爲聖人之亞子路人告之以有過則喜所以爲百世之師古之聖賢下學而上達未有不從事於遷善改過者也或曰儒者分卑而力微無善可爲亦無過可紀奈何曰人之爲善非必有所矯揉造作而爲之也善過無他是非而已但於一動一靜之間存心察之何者爲是是卽爲善何者爲非非卽爲過則善過將有不可勝道者矣況天下之理無有介於善不善之間者一出乎善卽入乎過而又何善之無可爲何過之無可紀哉然善過一也有似重而實輕似輕而實重者有本大而反小本小而反大者有本爲善而有爲而爲反可爲過有本爲過而視過知仁反可爲善者卽此便可窮理卽此便可精義此又存乎吾

心之權衡臨事之裁斷能用力於此者當自知之

敬怠紀法

每日以十分爲率存一分敬卽去一分怠如敬三則怠七敬四則怠六是也

善過紀法

每日先分四格自寅至酉約二時爲一格內紀所讀何書所作何事聞過者書一曠字後分二格以一格紀善一格紀過皆量其分數而書之曰若干善若干過

總結法

每半月一結自考其進退如何其法分爲四等曰

大進曰少進上大退曰少退格致學進則于格致下書之誠意學進則於誠意下書之退倣此小學亦如之

奉行法

先期齋戒三日焚香告天隨置一簿編次年月每日臨臥詳記所爲明註善過不得欺隱不可間斷半月一小比歲終一大比仍齋戒告天考其善過多寡自知罪福不必更問休咎

聖學入門書卷二

聖學入門書卷三

太倉陳瑚著
吳興劉承幹校

內訓日程

夫婦人倫之本也君子之道造端乎此故特列內訓條目以爲正家之要焉

婦德

孝順舅姑一日爲一善

不順舅姑一事爲五過大事倍益之

舅姑有過逆施順受一事爲五善盡誠感格爲百善

舅姑有過不能順受爲五過激怒爲百過

得飲食奉舅姑爲一善

私自飲食爲三過

能奉祭祀粢盛豐潔一次爲十善

祭祀之日不親理蘋蘩一次爲十過

閨門肅雍敬事夫子一日爲一善

狎昵無禮一事爲一過

凡事稟命夫子柔順和婉一事爲一善已有失夫子正之能歡欣聽從一事爲五善

有事不稟命夫子一事爲十過不從正言執拗違拂一次爲十過

教子以正一事爲一善
偏愛姑息一事爲一過
猜忌相譏一事爲十過
待妯娌姑姈和睦愛敬一事爲一善
待內外遠近親戚辨而有禮一事爲一善
或濫或吝不分等殺一事爲一過
善待婢僕一事爲一善
不善待婢僕一事爲一過
能甘澹泊一日爲一善
不甘澹泊一次爲一過
取與有節一事爲一善

取與無節一事爲一過
夢行善事爲一善
夢行不善爲一過

婦言

寡言寡笑語默得宜一日爲一善
多言多笑一次爲十過
勸夫子讀書行善一言爲一善
說虛妄言欺哄丈夫一言爲五十過大事倍之兄
詛罵詈一言爲百過丈夫爲三百過舅姑其過無
量

婦容

端莊靜好舉止安詳一日爲一善不施脂粉一日
爲一善
暴怒躁急一次爲十過輕佻失儀一次爲十過輕
露頭面出行中堂一次爲五十過不問舅姑夫子
歸甯母家及內兄弟家爲三百過諸親戚家爲五
百過
粗布衣服一次爲一善
衣服必求美麗一次爲五過不惜衣服一次爲一
過

婦工

操作勤苦一日爲一善

懶惰一日爲十過閒立閒走閒話一次爲一過
蚤起晏眠一日爲一善
晏起蚤眠一日爲一過
紡織中饋精工整潔一次爲一善
惰慢苟且一次爲一過

奉行法

婦人奉行內訓爲夫者將此數條與之講解明白隨造一冊開明月日每日臨卧詳記一日善過能書者自書某善某過不能書者每日下開列善過兩行有善則于善下加一、十善加一○有過則于過下加一｜十過加一乂如有不明請命于夫

夫爲定其善惡之數歲終總計其數入夫告天文
中一并焚化

聖學入門書卷三

聖學入門跋

昔了凡袁氏著功過格學道者病之其粗焉者則謂不當以果報之說動人儌求福利之心其精焉者則謂學者但當紀過不當紀功紀過則思懲改紀功則矜心易萌即爲退墮之漸故蕺山劉子著人譜但示人以省過條目俾其朝夕自檢所以救袁氏之流弊也而尤以太倉陳言夏所著聖學入門書爲尤嚴密其書於小學大學各分日程小學分入孝出弟謹行信言親愛文藝六門各標大綱使初學易於遵循大學則分格致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平六門而於大綱之下各加注釋分別善過推闡入微視小學爲進矣其奉行之方則別立日省敬怠之法紀其分數日分四格自寅至酉每二時一紀之迨半月則又立總結法以考驗工夫之進退紀過之法既如是其嚴紀善之法又與袁氏大異其要在以善與過相乘除必蘄至於純善而後已末附內訓日程而以德言容功分門無論男女胥堪自課誠可謂周至詳盡矣或謂科條太繁學者難於持守不知聖學工夫惟在主敬敬之一字萬善隨而百邪避果有持敬之功則如振裘者已挈其領導河者已尋其源九仞崇臺基礎既立不患無鳥革翬飛之一日宮牆美富得門者豈乏其人是在！者之堅定其志固不必以繁難爲慮也是本爲道光甲午歲吾浙沈鼎甫侍郎督皖學時所刻

板久佚急重鋟以所後人壬戌仲夏秋分節吳興劉承幹跋

聖學入門書無卷數 江西巡撫採進本

國朝陳瑚撰瑚字言夏號確菴太倉人前明崇禎壬午舉人是書分大學日程小學日程二種大學日程曰格致之學誠意之學正心之學修身之學齊家之學治平之學於八條目之中復分條目各爲疏解小學日程曰入孝之學出弟之學謹行之學信言之學親愛之學文藝之學其條目較之大學爲簡其用功之要曰日省敬怠日省善過末附日程格式於後每日爲空格以四格記晨起午前午後燈下以二格總記敬怠善過又有半月總結之法蓋即仿袁黃功過格意惟不言果報稍異乎有爲而爲然科條密於秋荼非萬緣俱謝靜坐觀心不能時時刻刻操管繕錄也

學言二卷續一卷

〔清〕白胤謙撰

山西省圖書館藏清康熙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學言三卷》

提要

學言序

安邑同年共學弟呂崇烈頓首拜撰

此東谷先生語錄也憶余獲因緣攀附於先生者有

年但見其溫醇敦厚不言而躬行余嘗願學焉而[illegible]

之能一日詢及吾師曹真予先生何為余斂容對

師云天下無閉門聖賢明德親民是一事不厭不倦

非兩時獨善其身者為自了漢難濟至亦隘耳先生

聞之爽然信服退而作詩遺余寓私淑吾師意以見

志今別又有年矣每遇良友講習之際恒以不得左

右先生為憾偶爾郵傳佐公子元將手錄先生講學

語一冊索序余受而卒業歎曰有是父則有是子一

門師友趨庭之訓可達諸天下後世也歟宿碩心性

之宗旨老成經濟之宏幽前之諸儒藉此為表章後

之學者亦因以興起盡在茲矣即參之周程集中亦

可合觀寧獨與吾師惓惓為學之意妙契也耶然後知前日不言而躬行者言在也今日躬行而後言者躬行在也豈有遺議哉是當付之秉彝公之同志以見先生之真且大焉可也

康熙二年歲在癸卯小春之月吉

學言卷上 五十九條

陽城白胤謙論著

天人一日道道即性天人貫焉學者求諸心斯近矣

聖人人心之至也其正為賢

天無往不在人得之為性而道出焉道也者天而已

性者人之天也舍人而言天無天舍性而言道無道斯謂之學

不知天所為天視人不知人所為人視天本乎天因乎地同乎人故三才皆吾事

無我之我是謂真我無知之知是謂良知

主外者忘內主內者忘外聖人無內無外仁可智也智可仁也

愛仁也知愛智也不學則幾乎息矣君子學之為貴

君子之自治治人始終于仁也而行之以禮故禮之

于人大矣孔子曰克己復禮爲仁

大學之道大矣哉一言以蔽之曰誠意中庸之德至矣哉一言以蔽之曰愼獨二書皆禮經也誠意愼獨主乎敬故禮之于人要矣孔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

君子之不得于親也自責而已矣其于君也亦然君子之敎其子也不怒而嚴

君猶天也猶父母也人之存心不得罪于父母則不得罪于天矣不得罪于天則不得罪于君矣而要先不得罪于心始論語君子有三畏皆自畏其心而已

有一言而終身行之者其孝乎仁不易能孝易盡也

西銘論仁本乎孝善夫

孝莫厚于追遠祖弟莫廣于睦九族近之推仁之始乎兄弟之子與吾出于同父愛之如兄弟盡弟道亦孝道也以其猶子則又兼慈焉

無我可以言仁萬物一體之懐原如是也此之謂復性而無我又始于無欲

人不可以自賢少而自賢則絶壯而自賢則結老而自賢則崩

君子信己而親人故常得人小人求人而恕己故常失己君子之自强也不怨人之勝己亦不多其勝人

也

好自異者失人好同人者失己二者不謂之德善及天下而民不知己不言功謂之大人

易至矣詩微矣書微矣春秋嚴矣論語化矣孟子正矣荀與揚也擇而不精語而不詳其他諸子猶是也詳而能精其宋之諸儒乎

朋友所以學也于我求之非求我者也可不愼與

原缺第四葉

二氏謎道京焦畔易
善治國者必先富民欲富民者必省剛用王道之本
也
多學好問酌古準今以悉天下利害之故達情順勢
虚巳力行以成天下治平之功
作德者必報則市而不力好德之君子心安而後身
可君也雖然心處厚而不傷天自從之矣

吾見淳樸之人多壽矣無凶事矣多有後矣號才智
者或反是焉此可以信心逸日休心勞日拙之說
今人履古王覇之墟則悲傷繫之過堯舜孔子之里
則瞻依若存甚矣斯民之不可欺也
人貴有年爲其進修之暇也凡人終日求盡人事全
天理則不虚生不然雖久猶促耳
天理即在人心心安而理得矣以人合天盡性至命
皆在此中此天下之所同也
古之相臣用人者其事納誨者其道毋不重才而重
德不尚力而尚齒弗齒未必其能誨人也弗德未必
其能用人也大學傳平天下大者在理財用人無人
則財不可理而歸于泰誓一个臣有旨哉
留心世務者必貴有本之學然典制之書誌求之人
游涉之廣經歷之深四者又其助耳

學先辨志士君子之志在乎道德而巳矣功名之有
無弗問焉况富貴乎
學者習爲詩賦猶豐年玉耳
今人之家婦女不用事則其家必孝弟矣雖禮義未
遑吾必謂賢焉賓朋不離座則其業必浮惰矣雖名
擧四達吾知其僞也
世非人弗治而天生人亦不易人之自成更不易故

實情人才君相要道始育之總聚之總用之終全之
非私其人也天地之公也若舜之傅禹湯之無方皆
是道也彼娼嫉之徒亦違天甚矣
吾見世無棄人也吾見世無棄物也
夫物之不齊物之情也吾以不齊齊之
守約而施博謂之大人彼恃才務廣者自謂圖大而
不覺墮于細瑣矣

人之存心行事無愧于屋漏不可知也能無愧于妻
子則幾矣
不思不爲言不期省而自省矣蓋不思不妄思也不
爲不妄爲也而不思又不爲之根事心者不可不知
思不可遂也不可廢也故曰慎思能慎思即無也思慎
聖人之道尊矣未若仲尼之大古今之嘗多矣未若
易之粹如其庸

飲甘泉者嘗其一勺勝于溪澗之盈腹學聖人者得
其片善賢于異曲之爭鳴
善治國家者常使之寬然有餘裕易而不勞久而不
敝元氣之謂也而毋以厭常欲速之心奪之毋怪其
難也
君子知自敬敬人耳不責人之敬于已也知自愛愛
人耳不求人之愛於已也

敬則一一則敬
王龍溪謂儒者達之則爲伊傅窮之則爲孔顏自漢
聖學不明訓詁之儒起逐逐於形名器數之末即此
可識君子儒小人儒之分
道闡于易得書而明詩禮春秋所以勘也三禮具列
猶待裁于聖人乎春秋左氏傳曰人受天地之中以
生庶矣

幾者動之微善動而惡從之陽中之陰也微乎危故
愼獨要焉

三代而下好名亦爲善機但孔孟所謂鄉原病根只
因此起舜之必得其名非舜之好名也今人有云君
子不必好名小人不妨好名似得之

易樂天知命知命然後能樂天也但非學至窮理盡
性未易語此是以聖人罕言之以俟夫默而成之不
言而信者

易以道陰陽天地鬼神死生晝夜之理俱在是其實
樂天知命可盡學易之功所謂知進退存亡而不失
其正也夫子假年以學豈欺我哉

學以自然爲至成性存存勿忘勿助之謂也

鄭端簡謂一家之中父母親族童奚相安耕織雞豚
犬畜各遂其生即是一家之位育

學莫道若道莫儒若儒其經若蘇轍曰文史末技不
通邦國之大猷

知晝夜可以知死生晝無妄營其寢必安生盡其道
而沒必寧自然之理也

知之而能行曰學不然郛廓而已雖聰明與下愚何
異而尚自巧言以爲知者猶斯道之罪人也

男方鴻錄梓

上卷終

學言卷下 六十四條

陽城白胤謙諭著

性理所以尊性之理也人無異性斯無異理矣無異理斯無異道矣學者與之言道不若言理言理不若言性孟子道性善是堯舜孔子以來最直捷方便法故曰夫道一而已矣

心虛則無私無私則公公則神雖天地不過如此故聖人以無私法天地而化行若神

周子云無欲故靜程子云有主則虛體之與天地同性張子云無我後大朱子云觀理則順推之與化育同功

周子謂明不至則疑生可見明生于誠也彼逆億何為

道之苦不勝其樂欲之樂不勝其苦此危微之幾在人誠擇之早

道學有真偽之分不獨近世孔子語子張聞達二路人即是也

聖人之道可一言盡矣其中乎孔子之時孔子之中也孟子曰權其善言時夫

禮仲尼燕居言而履之禮也行而樂之樂也方是禮樂實際所謂樂節禮樂不可斯須去身亦然

易刑罰清而民服清即尚書協中之謂其言剛中柔中無非一中之理商頌不競不絿不剛不柔湯之所以執中也書九德亦言中

程子曰君子不欲才過德司馬溫公曰德勝才謂之君子才勝德謂之小人然有德者亦必有才德其體才其用也德可兼才才不可兼德溫公又曰為國家者審于才德之分而知所先後何失人之足患哉

治天下不外仁之一字呂東萊論兵書曰惟仁一字
則其餘盡可知已治賦而不以仁則民弗共也理刑
而不以仁則民弗齊也天下可得而治與
天下不可以有心治也無心者天治有心者人治毘
陰毘陽喜怒有心之謂也張子曰爲政須先平其心
無私而已矣
誠主宰也敬工夫也非誠無以爲敬非敬何以至于

誠乎
朱子謂人之所以爲仁者當守敬之一字只是常求
放心至謂講學乃收拾放心中之一事則本末之義
了然
喜怒不偏卽是心正天理人情是是非非一以自然
處之勿爲私欲障蔽精一執中之理不異乎此
先王制禮皆以理制欲之事先尚書云把一敬字放
在腔中把一禮字放在身邊
一之謂仁敬之謂一無動靜順逆之故也况關倫常
之大天下國家之事乎必敬必仁而止矣不遷不貳
只是敬仁
友人曰居巳且欲敬况于臨事接物乎曰居巳致難
若居巳常如臨事接物則事物之來纖毫不亂
人身正氣完固則外邪不能侵然在平日保愼之察

人心亦然正氣充實自一切不能搖動係乎平日義
理涵養之功也孟子養浩然義亦然
凡物累心皆心自累之耳心有主自因物付物泛應
曲當物焉能累之哉心有主卽道心無主卽人心
每思明道先生治惡以寬處煩而裕處廓然有天地
函容氣象
呂伯承曰無閉戶之聖人

只看得此身與造化一體可榮可辱可生可死便天下無難處之境

人有一念自私鬼神必不汝寬所謂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活從今須戒其自作若天之所作則聽之矣

試思此身隨時隨處皆有人欲則知隨時隨處皆有天理要當省察所謂須臾不可離道也

凡人所好而便之者皆私欲也皆壞德之事其所惡而弗便者雖亦私情然練德之事也隨處省戒方有增益

薛文清謂尋孔顏樂處不過天命之性又云不知性而論道者妄也直剖聖傳

前之聖賢多矣道理發揮殆盡欲獨出議論者即是異端故性理一書直指性字便爲繼往開來真把柄則論學于今日文成之良知不若文清之復性平正無弊

君子未仕則憂其學之不至既仕則憂其道之不盡既退則憂其德之不固餘非所計也

易窮理盡性至命中庸天命率性修道孟子盡心知性知天總一而已矣

到盡性地位即是至命必使方寸之内不留一絲虧

負始可言盡也

只就見前事物上窮理知得明處得當便可以盡性而至命亦在其中切莫看小理當然性自然命所以然無空虛者

王虎谷提學陝西教人有曰聖賢之道雖多端然切要不過復其本然之性得于天者耳必先立志以堅其趨向之正主敬以養其清明之氣讀書以究其事

物之理愼行以致其踐履之實明義利之辨謹隱微之際勿慕高遠而忽于日用之常勿涉詭異而出乎人情之外論學精約實莫踰此又遂州學田記云主敬以存其心窮理以明其智行道以復其性蓋爲人一生出處止期行道以復本性眞是學問有得之言

易至變也實至一其太極乎天下莫大于一莫神于一詩思無邪書執中禮毋不敬春秋公好惡莫非一也

無一處不是造化氣機流動可想茂對時育萬物之妙可想太極之妙觀太極可知仁亦然

司馬公曰君子寡欲則不役于物可以直道而行

善念一萌便當做徹不徹不止惡念一萌便當禁絕不絕不止然後此心安頓得妥貼寬裕亦學

王道本乎誠意未聞道若以不測也

教化者國之元氣也

王龍谿曰道本自然聖人立教皆助道法耳

朱子教人爲學都從踐實處用功乃夫子下學上達嫡傳迥異後世自欺欺人之術而其所言窮理實本乎易

自處要恭待人要恕自然有道氣象

易乾之所稱大人者天且弗違即行四德乘六龍之

人孟子所謂聖而不可知之神也

天下之事可知者理而已然有不可知者存乎其間蓋一陰一陽之道即是陰陽不測之神而君子命義之外一槩不問也

天下之事因之而已矣事前勿迎事來勿辭事後勿與然而事前有思患之防非迎也事後有保終之慮非與也皆因之而已矣而其間難易之數又有天焉

雖欲不因得乎

人之巧營者自秘其術而不知其術君子之所羞人之務小者自狃其娛而不知其娛大人之所痛惜

君子好自損非自損所以厚吾性也思利物非利物所以奉吾天也天何在曰在心斯謂之仁草木之心亦謂之仁一而已

病求心安不惟遣病亦以護持性命然而功夫不可

不審且熟則係乎平時不待病也

每日隨事求仁則此心常在少間斷歇便是自欺但不敢自欺處即敬即誠即仁至于仁而事畢矣

先尚書醒心錄云孔顏之樂只是胸中一團天理與文清天命之性同旨蓋性即理也又云心與理合性方明心定則性章又云常知本體即是功夫又云靜坐存心學之體隨事循理學之用俱是眞儒實學見

後之論絕不浮游蹈襲求學之淵源在是矣

貪功好名固壞人品然逃之亦不必時至而事起實至而名歸眞功無功眞名無名堯舜事業不過如太虛浮雲吾儒分內原自不礙也

舊看太極圖覺切于人身遂有太極心也無極性也之語近玩朱子無形而有理之說方知無極太極只一物無極不過形容太極本來之妙且周子說內虛

有性字不必添出心字

主敬即是主靜工夫蓋無欲故靜而敬其所以無欲也

改過斷然少則不得程子曰既壞而求全無若不改之武人然

有凝陽明之學者呂文簡曰講其學而行非勿信可也不講其學而行是信之可也似多一不字

蔡介夫曰善愛其身者能以一生爲萬載之業或一日而遺數百年之休不知自愛者以其聰明際盛職掠名器徒就一已之私而已可爲惕然

先尚書卽本體便是工夫王文成亦有此言羅達夫曰世間豈有見成良知良知非萬死工夫斷不能得謂宜致也先尚書常知二字故爲有入

先君言凡爲學之道必先至誠不誠未有能至者也

又曰君子之學務求在已吾常以自欺爲愧又曰學聖賢工夫最細非可一二件偶合便自矜詡須時刻點簡時刻收歛操持旣久庶幾無大差謬又曰聖人之敬天初不爲禍福計君子之爲善初不爲身後計凡皆眞實爲近向閙地做工夫淺儒所不能道

喜怒哀樂未發以前卽是性先儒不直言性而只教認其氣象語稍墮禪反開疑局學者須掃此等遮障乃有實證正所以翼先儒處

孟子曰心本善而流于不善是放也先君常言放心不是無心此心止有一理但稍與理背馳不論何心俱謂之放此謂精一

呂伯承與余書以識仁主敬論講學之益又引王龍溪之言曰難收而易放者心難得而易失者時夫所謂不放心卽仁也不失時卽敬也其言故自有味

人知衣食官室之止爲養生則不侈矣知夫婦之止爲嗣續則不淫矣知仕宦之爲得時行道則不敢苟也知學問之爲窮理復性則不敢厭也

大道隳于曲識美業墮于私見

戒一朝之忿辨細微之惑

或問誠敬先後曰誠其先哉周子曰聖誠而已矣始誠中敬終仁畢矣

道理無窮行能不逮安敢妄談學問但素無雜好生長此中間有徵窺弗敢自處暴棄聊復志之以備觀省爲遷善補過之資而已非建講學以爲名也胤謙自記

男方鴻錄梓

學言下卷終

學言續卷 八十一條

東谷自胤謙論著

濂溪曰孔門時習之學只是求仁能有體認

程子云學者將以行之也是把作知字訓朱子云學之爲言效也即兼行在內

言不顧行者多矣須常打緊行顧其言便是工夫

君子之學大槩不外一天始而畏天終而樂天便是天之肖子此西銘之旨也更無可疑

聖賢一生德業原只成就自已并其及人之處亦在成已分量中非舍已從人也孔顏用行舍藏本領原是如此而小儒不知紛紛談仕談隱總未見道

只常念君子求諸已一語便無入而不自得

無學識人着意要做好反不得好所以中庸難及

凡事求心安即是求仁知求仁即是智者

世每有不知其然而然者謂之數君子安之而不言
萬理皆實方成天地一毫勉強造作不得故曰無思
無爲學者功夫到後雖有思爲亦無思爲矣
薛西原問致虚守靜與未發之中其旨同異唐荊川
云內有鍵而不出外有扞而不入老氏之所謂虚靜
也寂而未嘗無感而未嘗有吾儒之所謂中也說得
吾儒之與異端順逆較然

二氏學問都偏駁而釋尤背理世間萬物非無則有
豈得有不生不滅之說信之者不過爲罪福所　思
求一超脫之法其實無法可超脫耳
自道德降而爲功名及其衰也每甘心逃入二氏正
賴理學君子建立坊維乃其傳授之間多摹倣禪流
話頭何也竊謂後有作者不必相襲方是
人死有知之說聖人不言有謂大槩無知而間有知
者惟張子謂其必有知而要歸在存順沒寧一語皆
垂訓不苟處
世亦有非意物事在常理外雖聖人不知者但君子
不言蓋凡君子之言必皆其可行者也
謝敬齋居仁進學箴曰誠敬既立本心自存力行既
久全體皆仁亦與予仁敬誠贊有合
功業不可以小成非恢崇之謂也卿相不可以苟處

非退避之謂也
唐荊川曰障天機者莫如欲根欲根銷盡便是戒愼
恐懼然必苦下戒愼恐懼功夫後欲根乃可銷除耳
張西由能麟文廟碁云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
一部孝經一語括盡而有子本立道生正此意甚矣
其言似夫子也序云夫人留心於聖賢之學則人心
定而倫紀昭不至有犯上作亂之事刑且不用又何

至於用兵論亦從有子蜴出甚好

西山寄余扎云忠恕一貫之旨展轉究心終未能合其下云聖賢言語無非引人於中庸之道竊意此非卽所謂忠恕一貫者乎除却中庸二字更有何道可說所謂下學上達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皆是也

有心自有迹古人云心迹之判久矣謂不求人知也其實誠不可掩

天地間不外陰陽惟聖人能得陰陽中正之氣而用其扶抑之功

人莫幸于知過怙過而不改謂之下愚不移

夭壽不貳此心從容自在便與天運一般

元亨利貞四字作一時觀始識乾之體始識易之體

不忮不求心地自能安樂

繇後自純

揮霍于朋從其厚者遠其薄者可也制用于家守其嗇者避其汰者可也

業師之無服也吾欲守月焉馮凝之曰宇中三大君與師二之吾從君

忘情亦可以見性服習之久而氣質自變要從懲忿窒慾入門此用逆法也然較得力

烏程姚承菴謂乾元亨利貞之貞此理至正而隨時

屢遷六十四卦皆有之執着便非故曰君子貞而不諒時中之解亦然

學務實則德日進德進而行副之進退存亡無弗宜也雖然履順易耳自非上哲其必由動忍而後得耶是故處逆未爲非幸也

道一而已求之於一未必能獲必也多方而歷試之以生其信乃可以守之萬變而不離故曰無捷功也

學者第一入門必先明義利之關其餘節次自然不差非是則不足與言觀人之法亦即在此

或問予聖人人心之至也其正爲賢予曰賢守經聖人達權故聖人無不可爲之時

呂文簡曰君子不可以有已斯可以有人矣又謂克已既盡則認人不錯

又言知性命與舉子業爲一則干祿念輕救世意重

爲之德行道藝由是也

凡人爲才使者其器之小可知矣爲物動者其志之卑可知矣

孔氏謂義之所在禮亦有時而變余謂必合乎仁然後可云禮義即此箇叅亦識仁之一端

行事要實存心要虛

朱子訓復禮曰禮天理之節文張新畬云仁是渾然天理禮是天理節文正仁之隨處安頓停當者也更明又謂朱子釋仁曰無私心而當于理無私心又要當于理蓋無私心而不當理只是個混帳好人如何使得正與前意相發

又云以經傳爲必可信以聖賢爲必可學

無處無時不有當盡道理要須留意一毫假不得

自然者率性之謂纔一念自私一息在意便喪其本

來之體故君子自強不息無終食違仁也

或以二氏爲成已學問又謂以無用爲用不知即是楊墨之仁義已與物皆不能成細勘自知

纂辯非孔子斷不能作再三理會孔子學易之功如見而其所以得爲聖人處亦只在此

名位高者德難稱享受過者福難稱恩遇隆者報難稱三者君子畏之

陵川郝天挺經之祖也嘗云讀書不爲藝文選官不爲利養

學者變化氣質爲難惟有反躬自責一法隨時點勘得力

郝伯常春秋論云僞是非侈而真是非喪誕妄者入于讖緯馮藉者入于叛逆深刻者入于刑名史學之害大抵類此

處不足之地而恒若有餘者必其中自有餘也

或問禪學周先生曰此是下愚人所爲若上智者便不肯爲謂其擇術先已不正也故以下愚擯絕之

鄒東郭曰古人從氣質偏處變化今人從氣質偏處充拓古人以心體得失爲吉凶今人以外物得失爲吉凶

孫種元曰非戒懼慎獨終無自慊之時又曰戒慎之功豈容他人著力之謂子張堂堂子路行行勇吾閒然之體無干涉絲精細

忠信不如好學不止是勸學亦不是借忠信讀六言六蔽章文得一解

仁謂復性復性謂仁躬行心得原只一事

一切功夫難操持真實下手處惟一克己細看顏子一生都從此得力

邵子云學不至于樂不可謂學莊子云至樂無樂蓋非無樂特無世俗之樂耳若孔顏之樂正從憂中生出鹿伯順云凶無用力處遂無得意處又云君子以衆寡小大無敢慢爲泰名教中樂地固如此也

真樂雖在心地其作用功夫實在行事上著力自可不勞而得也絲毫難假

道理無窮聖修不息夫子說何有於我等語都是實

話都非謗辭
是處天理流行才有人欲便生隔礙故須體察之功
巍山先生云廉可以繩己不可以責人
曹真予先生體仁策云以天地萬物爲一體則體大
以四體爲體則體小以天地萬物之體爲人則人大
以四體之體爲人則人小又云虬龍歸蒞聖王之愛
物仕元明學魯齋之大用意與郝伯常厲志論同孫

鍾元許云夫學性善而已矣事親從兄仁民愛物此
外復何事哉予按孫許實吾所謂體用一原顯微無
間窮理格物致知都在是
居富貴而不淫處貧賤而安樂只是中庸之道
後世諸事不及漢唐以前。獨宋元至今理學諸儒紹
明聖學大有裨于政教。可以驅駕古先。
戒妄語以存誠。省妄作以防患。習舒緩以養德。三者
吾自治之切要也。
心一而已能常存于一上即本體即工夫
無所不有之謂心無所不通之謂聖無所不至之謂
道無所可名之謂至
論道不與藝對則知道大論理都要與欲對理方明
堯舜不守丹商。仲尼實祖堯舜。然則道統長于世序
遠矣。

一心順理無私是誠本此而言而動俱不敢妄是敬
自然不愧不怍是樂守之有恒萬變不失是仁四者
相因而至作聖之功盡矣
君猶天也猶父也義實無所逃焉有不願其君爲堯
舜之君者哉必非人而後可
萬物不外陰陽變化然其主宰則一爲之
予學言謂始誠中敬終仁近見真西山論敬是用功

之要誠則達乎天道矣孫鍾元許云敬爲始誠爲終

覺又進一解

井田封建皆後世必不可行好妄談者即是欺世之

學

王文成謂聖賢之功業氣節總是道不可以功業氣

節名予謂一功業氣節聖人便與賢人不同即此亦

可識仁

孟子論制民之產爲保恒心寓教于養中識致治之

本原

顔子不遷不貳正是克巳之功至犯而不校則天地

萬物同體總心不違仁之證

道原是一講學者卻脫不得體用知行字樣纔得明

人終日開眼見天而不知天即是道舉念無非心而

不知心之有理在凡民則然當思何以爲學者

堯舜至矣湯武便有形迹孔子聖矣孟子便露圭角

乘時之變衆人固難識也

男方鴻餘存

學言續卷終

學言三卷山西巡撫採進本

國朝白允謙撰允謙字子益陽城人前明崇禎癸未進士改庶吉士入

國朝授祕書院檢討官至刑部尚書此書皆其講學之語上卷五十九條下卷六十條又續一卷凡八十一條其曰無我之我是謂眞我無知之知是謂眞知又曰聖人無內無外仁可智也智可仁也皆語涉惝怳非篤實之學也